



# 叢書集成新編

## 第一

## 九册目錄

史地類

先秦史—春秋

春秋非左二卷	明 郝敬撰	湖北	一
春秋正旨一卷附提要	明 高拱撰	守山	一七
春秋別典十五卷附提要、補正	明 薛虞畿撰	嶺南	二一
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附提要	清 毛奇齡稿	龍威	七三
小國春秋一卷	清 焦袁熹纂	藝海	八九
春秋說一卷	清 陶正靖撰	借月	九一
春秋三傳比二卷	清 李調元輯	函海	九八
春秋三傳異文釋十二卷	清 李富孫學	別下	一〇四
春秋四傳異同辨一卷	清 黃永年撰	豫章	一七四
春秋古經說二卷	清 侯康撰	嶺南	一七八
讀春秋二卷	清 趙良爵著	涇川	一八七
左氏傳說二十卷	宋 呂祖謙撰	金華	二二二
讀左漫筆一卷	明 陳懿典著	學海	二六一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附提要	清 顧炎武著	借月	二六三
左傳事緯四卷附提要	清 馬驥撰	函海	二八三
春秋左傳補注六卷附提要	清 惠棟著	貸園	二九六
補正			
左傳評三卷附提要	清 李文淵撰	貸園	三三三
春秋左氏傳補注十二卷	清 沈欽韓注	貸園	三四八

春秋左氏古義六卷

清 臧壽恭述

清 臧壽恭述

公羊問答二卷

清 凌曙著

清 凌曙著

春秋公羊禮疏十一卷

清 凌曙著

清 凌曙著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附札記

晉 范寧集解

晉 范寧集解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清 許桂林學

清 許桂林學

一卷

清 侯康撰

清 侯康撰

穀梁禮證二卷

清 侯康撰

清 侯康撰

先秦編年

清 侯康撰

清 侯康撰

竹書紀年二卷

梁 沈約注

梁 沈約注

先秦別史

清 洪頤煊校

清 洪頤煊校

國語二十一卷附校刊札記

三國章昭注

三國章昭注

國語翼解六卷

清 陳瑒撰

清 陳瑒撰

戰國策三十三卷附重刻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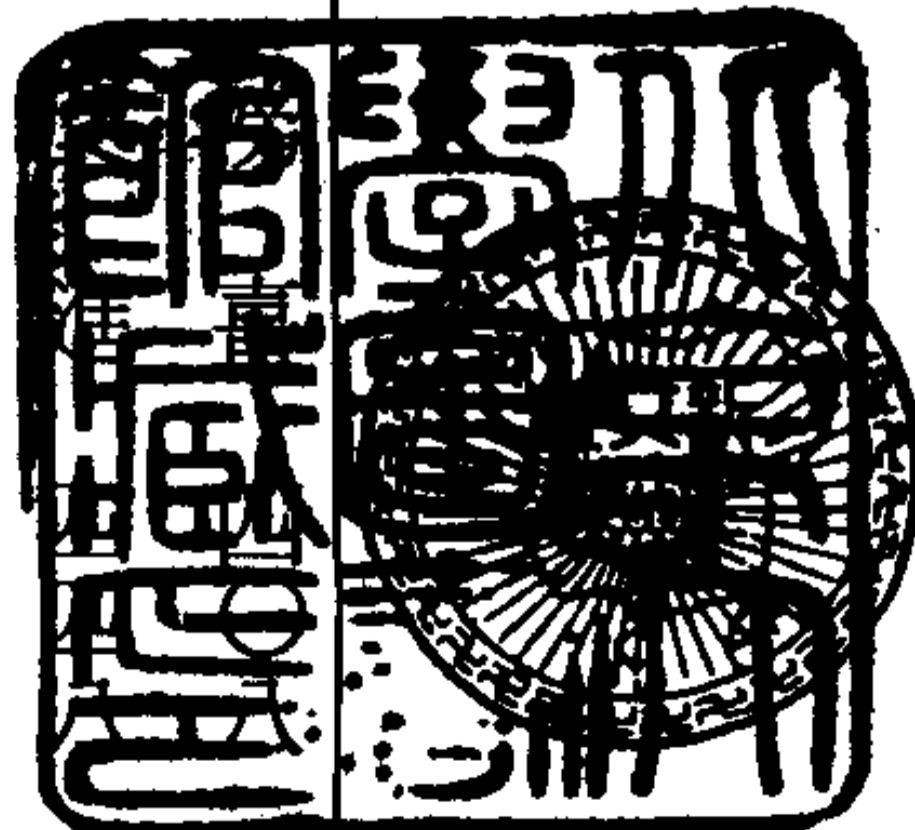
漢 高誘注

漢 高誘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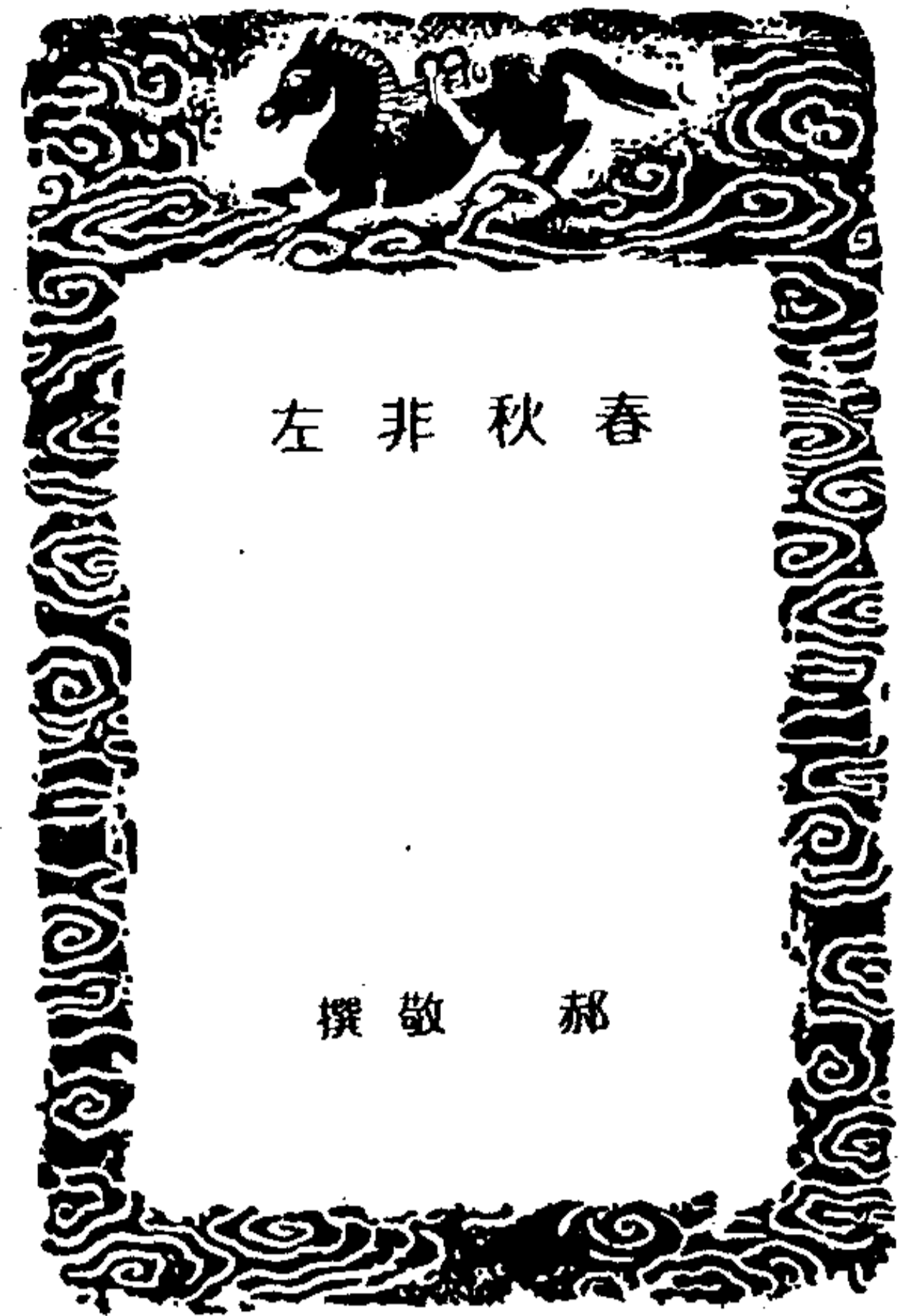
三卷

漢 高誘注

漢 高誘注







春秋非左

郝敬撰

原序

春秋非左二卷明郝敬所著本坊載其山草集中乙酉冬京人有嘉其說者抽出而刻之請余校焉余為校閱數日卒業按郝敬字仲與萬歷開仕為禮科給事中即所稱京山先生者是也所著有九經解余未能得而覽之而其山草集中別又有談經者頗亦具其春秋之說蓋其大略曰春秋無例但據史所記之事有慨於心者提而書之公道難揜是非自見時或辨新義如正月稱王王稱天鄭棄其師天王于河陽之類與凡書或不書隨宜化裁非為例也其餘多因舊史彙括成文益經特標其要領而顛末具在舊

春秋非左 原序

四百四十二字

史原非棄舊史不用也後人以雕鵲之辭補綴別籍舉以質體安起凡例後世誤為左丘明一切憑之憑而不合牽強附會聖人之情遂晦矣春秋本不獎霸而左乃尊晉春秋本不夷於九州之地而三傳乃於秦楚吳越盡弱為夷秋故舍三傳而知春秋不可一日無者始為真知春秋觀此則知非左之所言亦發之其緒餘者爾大抵世謂左氏為丘明者始自司馬遷而其實乃經傳之旨往往背馳豈謂之曾受於夫子乎杜預集解猶糾正傳文之失六事則其非夫子同時之人者亦已可以知矣是以自唐啖助趙匡痛嘗之以為秦後偽書乃有虞翻秦庶長之疑矣宋儒

春秋非左

由此字學乃諸家春秋之學起焉明儒復承而攝之則其卒有郝氏而與乎其開者固勢也未足為奇也已但專斥左氏特成一書者何休膏肓已還其唯此而已則郝氏之有功於春秋也豈又謂之淺鮮耶今我邦人士讀書率多以左氏為標的而善治左氏輒足名家矣雖乃宿者之儒亦往往信左之誇張眩左之浮華若夫能去三傳之蔽或而直究乎夫子筆削之真旨則數千百人未嘗夢見也斯尤可歎也顧左氏之言其以此一破則來者必有與者乎若夫郝氏春秋之說君子必有取捨焉丙戌孟夏望平安皆川原書

春秋非左 原序

三百二十二字

春秋非左自序

春秋本專自當依左舍左如夜行茫不知所之矣公穀尚例無左則例無稽左言事而例始有據左言例而人始能為例矣故左者諸傳之嚆矢也其材富而情瑩弔詭而好奇世人喜之謂羽翼聖經其實風影猜度去道離經遠惟其假託丘明人莫敢指其過漏查檢飾詞護而不知其為偽筆耳左傳誠出丘明手親炙先聖同心之言隻字不可易隻字可易即非丘明况諸駁外謬不可勝數豈親承聖訓見而知之者歟自司馬遷首相推信焉季長鄭康成杜元凱唯然和之末學承講乃至以周易文言語出自魯穆姜毛

春秋非左 自序

四百五十五字

襄公 凡五十八條

昭公 凡五十五條

定公 凡九條

哀公 凡十三條



ED 55/1

春秋非左卷上

春秋非左卷上

湖北叢書用海東刻本

明京山郝敬撰

隱公 凡二十條

元年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郕不書傳曰非公命非也凡內城書重守也其不書舊史略也如謂非公命不書魯事非公命者多矣晚年三桓為政非公命者什九皆不書邪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豫凶事非也以天子而下貶諸侯之妾失禮之大者區區論豫凶事舍放飯而問齒決也

冬十月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非也改葬非禮也

古者不修墓況改葬乎故不書非以公不臨也謂公弗臨者以攝政不主喪非也既不主喪又誰主改然則謂公不臨亦非也又曰太子少葬有闕故改夫惠公葬甫逾年耳太子豈遽長乎亦非也又曰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豈有攝國政舉大事賓至不會者尤非也此皆為隱將讓桓附會之

邾人私于公子豫請師助鄭伐衛盟于翼非公命不書非也已盟而終不果助故不書新作南門非公命不書非也豈有國門新作公不知者凡役非禮失時則書常事故不書

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非也不書日史闕也其書日史詳也大抵入春秋初世遠事闕襄昭以後世近史詳經據史而已漢司馬遷作三代世表曰疑則傳疑蓋其慎也

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上當有闕文傳因上文紀裂繻來逆女以繻訓伯改伯從繻謂裂繻字子帛夫裂繻紀之大夫也終春秋未有書大夫先諸侯者豈以裂繻先莒子乎非也

三年鄭莊公為平王卿士怨王之貳于虢也盟王而賀王于又取周之禾麥在悖無禮已甚而傳曰信不在質非也雖信在質宜詎可又曰周鄭交質周鄭交惡夫周鄭無等豈春秋立言之法歟

春秋非左卷上

宋宣公卒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卒亦舍子馮立

與夷是為殤公子馮奔鄭殤公與鄭構兵十年至于身死國危此小讓之害義者非春秋所予也而傳曰宣公命以義烏在為義也又曰其子饗之烏在其能饗之也

八年晉曲沃莊伯伐翼王命虢公伐曲沃立哀侯六年翼人立鄂侯皆不書史略也經未嘗以為霸國加詳而傳特為補苴鋪張唯恐失之其奉晉也如雷霆鬼神屈天子諸侯事之大旨謬矣故愚疑是書二晉辭人作也

六年鄭伯侵陳大獲先是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陳五父諫不聽傳謂陳侯長惡不悛遂自及也夫不與鄭平非惡也不聽賊子計非不悛也陳侯見虢非以不平鄭也傳欲附會陳桓公被弑為是偏曲之論耳

京師來告饑不書公為請糴于宋衛齊鄭傳以為禮非也天子告饑于諸侯諸侯請糴于鄰國卑矣諱之故不書以為禮是何禮歟

七年滕侯卒傳曰不書名未同盟非也按宣公九年成公十六年及此三書滕子卒皆不名年遠史闕也昭公以後四書滕子卒皆名近故詳也盟者春秋所賤也豈以同不同為例未同盟卒書名者如桓十年

曹伯終生卒十一年衛侯晉卒之類昭以後尤多考之非盡同盟也

陳五父如鄭泣盟歎如忘洩伯謂必不免此因五父將賦君見殺而附會之傳凡於人將死必先撰為兆秦漢之後讖緯之濫觴也

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傳稱鄭伯以齊人朝王為有禮非也夫諸侯不朝霸者以之朝又不以諸侯朝僅以其人入見則不敬莫大乎是何禮之有

如以告為例鄭莊首霸有四夷功無不告者矣

十年夏齊鄭與魯伐宋取防郕二邑以與魯傳曰鄭莊公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非也夫鄭之伐宋假王命報私怨非真王命也牽帥魯人助已取地酬之非真不貪也凡春秋之義納霸而傳皆譽霸也

齊人鄭人入郕傳曰討違王命非也鄭以私怨伐宋鄭不助鄭非不其王命也霸者口實可以解經乎

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傳稱鄭莊公使大夫百里奉許叔居許東偏為有禮非也無故而分人之國逐人之君出其君弟于其鄙又使私人

監之何禮之有

周桓公以蘇忿生十二邑之田易鄭四邑傳曰已不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此言非所論于天子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室雖衰春秋之義不衰王室何為其不能有乎

傳曰鄭伯以號師伐宋大敗宋師宋不告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告則否未知此為仲尼之例乎其舊史之例乎如仲尼之例隱桓遠矣告不告仲尼不知也如舊史之例傳何以冒為舊史乎傳非舊史又非為舊史作傳何為守舊史之例守舊史之例又焉用仲尼為也然則如何曰魯史書不書或因告不告仲尼書不書實非因魯史告不告也史不告不書者傳能詳之故知傳非舊史世儒誤也

桓公 凡十九條

傳二年晉曲沃莊伯伐翼不書不言其義三年公會齊侯于歲傳曰桓公與文姜成昏于齊非也此因文姜不淑臆度而甚之經書公子驪如齊地女稱文是未成婚也



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再赴非也是時陳佗弑太子春秋于弑逆無有不書者甲戌下必有關文當云陳佗殺世子免己丑陳侯鮑卒傳謂為再赴一人之死焉有兩期此漏若此而託之巨明千餘年人不察可笑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傳曰書弱非也弱何足書若卿大夫子弟之未嘗而奉使者世官非古也因事以表義耳

六年北戎伐齊齊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不書傳不言其故以不告為例非也是役也諸大夫皆在魯為齊饋餼何待于告蓋鄭莊始霸好戰隱九年突敗戎今年忽又敗戎二子恃功爭國禍及累世故不書不齒其功也

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書名賤之非也穀鄧近楚小國東距魯千里來朝非無事而傳不知公穀謂為失國之君似也禮不臣寄公何為賤之然則書名何也凡魯事多借小國諸侯來史書名書朝尊內也經因之直也所以謂之吾誰毀譽也傳不達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此大事不書史闕也傳不言其故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又烝皆無傳按五月夏正三月也四時之祭冬烝夏禴禘禘烝備物夏用冬祭失禮故書此烏可無傳也

楚武王伐隨傳載其事甚詳是時楚始稱王經不書傳亦不及謂經以告不告為例傳豈亦以告不告為例乎經之不備也以史史之不備也以不告傳又不及安在其為補經乎

十年王師伐虢為虢大夫詹父伐其君也不書傳不言其義

春秋非左卷上

三百六十五字

宋鄭諸國近記聞較詳耳

十一年楚屈瑕盟武彭彭敗鄭人于清繁不書十二年環又伐絞為城下之盟十三年伐羅兵敗自縊死俱不書傳皆不言其義按此類事非與要故不書即傳可無贅矣而他事經書者傳反缺詳略往往失中十四年秋八月王申御廩災乙亥嘗傳曰書不害非也夫御廩藉田所供黍盛之藏既災矣猶謂不害乎不害何以書周八月夏六月也嘗不時也燼餘之粟以供柔盛不敬也

十六年冬城向傳曰書時非也時則不書凡城必書重守也大都耦國亂之本也

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非也史闕耳官雖誤何遂不日事之不日多矣豈盡官失耶

鄭高渠彌弑昭公忽此大事不書傳不言其義按傳稱忽為世子救齊有功辭昏禮也惡高渠彌彌智也若是則賢世子哉而詩校童褻褻穉兮有女同車皆刺之何也春秋于見逐不書世子于已立不書鄭伯于被弑不書弑君大似不滿焉然則傳所稱非實錄也十八年齊襄公執鄭高渠彌輟之不書弑君無書故殺賊亦不書也世遠史闕而傳影響附會故鄭事始終可疑若使三明作傳豈茫昧如此乎

莊公凡三十三條

元年不書即位傳曰文姜出非也父死于外嗣君在喪不朝正即位故不書傳因前年書公之喪至疑姜氏阻齊今年三月夫人孫于齊則是姜氏已歸再往也前後八往皆書歸皆不書歸常也傳不達

三月夫人孫于齊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非也春秋無此等隱僻之例禍先公而孫齊者有兩夫人乎故氏可省也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此蒙前之文耳

春秋非左卷上

秋戈而反為晉人役曾謂知禮乎

十四年楚武王伐隨將庸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曰王祿盡矣行遂卒于楸木之下夫肅而能不蕩者其唯心齋者歟且何以知王祿之必盡也傳之附會迂誕多類此

五年秋鄭犁來來朝傳曰稱名未王命非也按鄭海濱附庸之國犁來其君名也小國諸侯來稱朝稱名史尊內也非以無爵也無爵則何以朝且春秋諸侯之有爵誰其由王命者乎何獨一鄭犁來云爾

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傳曰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非也按王師救黔牟而齊魯宋陳蔡五國之師其逐黔牟立朔殺公子洩公子職是王師挫劔于五國而力誦于持危也故書王人子突救衛不言敗諱之傳釋此不諱而罪二公子之不度豈不悖歟

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傳曰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非也常謂之恆常見之星忽不見而眾星隕落如雨書異也

秋無麥苗傳曰無麥苗不害嘉穀非也周之秋夏之五月也大水為災傷麥又無五穀之苗也今云不害嘉穀是以苗即麥也五月而麥尚為苗乎如二十八年冬書大無麥禾豈禾亦麥乎蓋無麥有苗無苗有麥不為大苗麥苗俱無饑甚故書而傳之紕漏甚矣

八年正月甲午治兵傳曰治于廟非也師次于郎治兵即于郎耳謂為禮尤非也治兵將與齊伐鄭黨仇人而伐同姓雖治于廟亦豈禮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傳曰君子是以善魯莊公非也按是時慶父與齊爭功欲伐之公辭以修德故傳稱善抑不思黨讐人伐兄弟不善之大者懼齊不敢爭而詭云修德何為善之

3



耳  
秋宋大水魯使往弔宋人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  
又以爲君愛拜命之辱此對行人常語耳滅文仲何  
遽以湯武許之聞其爲公子御說之辭曰宜爲君子  
義何取此因宋將立御說而附會之

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按傳宋萬奔陳  
宋人請而醴之春秋于弒君之賊見殺如州吁陳佗  
之類無不書者茲殺人而醴之非祥刑也商紂用之  
文王歎息衛蒯賁用之孔子盡覆其家醴刑之不祥  
不可以訓傳不達

十四年鄭厲公突自櫟侵鄭傅瑕弒子儀而納突不  
書傳不言其故鄭事始終未見了然  
鄭南門外蛇與內蛇鬪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此委  
卷之譚譚緯符命之作備也後世往往效之

十六年僖王使虢公命晉曲沃伯以一軍爲諸侯不  
書益曲沃篡晉而王命獎亂故諱之齊桓晉文受命  
爲侯伯皆不書即此意也春秋黜秦權薄榮寵志在  
撥亂耳一切以不告爲例鶴突甚矣

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曰不言來諱之非也書追  
其來可知何諱之有  
十九年楚鬻拳諫楚文王不聽臨之以兵懼而從之  
季遂自別傳謂鬻拳愛君非也夫人臣事君盡禮不  
可則止何得遽爾

夫人姜氏如莒明年又如莒莒非父母之邦再如必  
有故無傳  
二十年周五大夫以王子頹作亂鄭厲公以惠王歸  
處于櫟二十一年厲公與虢公納王殺子頹及五大  
夫王錫鄭地虎牢以東皆不書傳不言其故豈盡以  
不告邪

傳稱王子頹之篡立也以樂享五大夫鄭突聞之知  
其將死惠王反國亦以樂享鄭伯原伯見之知鄭伯  
將死何奇中哉附會之說也  
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傳謂殺太子非也御

二百七十字  
寇非太子也若晉殺世子申生宋殺世子痤則直書  
世子矣是時公子完奔齊爲田齊之祖顧經義不在  
陳完奔齊而在宣公殺子儀置殺子無論而侈譚陳  
完辭爵與懿氏之卜周史之室錄錄辭以神其占  
皆術士之談也

是年夏五月不書事無傳按經無事紀時必舉五月  
五月下必有闕文傳不知  
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必有故傳不知  
二十有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十二月甲寅公會齊  
侯盟于扈俱無傳竟不知何事

也春秋大夫不名多矣名者亦多矣豈名者皆賤之  
不名者皆嘉之此類無大義因舊史耳非例也  
二十六年春公伐戎夏曹殺其大夫秋公會宋人齊  
人伐徐俱無傳及汲譚晉事不休知有霸而已

二十七年王使召伯慶賜齊桓公命爲侯伯不書如  
以不告爲例桓公之始爲侯伯未有不告者矣不書  
不齒其爲侯伯也不齒其爲侯伯而傳汲汲尊霸非  
也

二十九年新延慶傳曰新作非也公羊謂爲修舊  
是也凡創造曰作修舊曰新改作曰新作成公三年  
新宮災謂修飾舊廟新主也魯廟多矣不再創亦  
不必改飾舊而已定公二年新作雉門兩觀毀于火  
改作也僖公二年新作南門亦謂改作也新延慶不  
書作故公羊說是也孰謂三明不如公羊乎

冬城諸及防傳曰書時非也是年秋有蜚去年大熱  
麥禾告糴于齊國非其國矣而築郿城諸城防焉得  
時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傳曰爲管仲非也魯自城耳經  
惟內事不稱國傳誤于管仲邑穀而不知穀與小穀  
異穀齊而小穀魯也時桓公方厚施諸侯豈勞諸侯  
城齊乎管子亦必不以私邑勞諸侯又可知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傳曰宋公請先見齊侯非也

梁丘去齊八百里齊桓遠來非宋往見也蓋齊與宋  
與有力焉諸侯從齊齊宋爲先齊盟江黃宋預謀故二  
國最親梁丘之遇桓有諸于宋故書先宋豈宋公請  
見而桓反繼就之手

二十五年六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秋大水鼓  
用牲于社于門世俗以日食爲陰蝕陽社陰主也故  
求于陰土制水秋祀門故于社與門皆委巷之禮也  
而傳曰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食不鼓是何禮歟  
雲漢之詩曰靡愛斯牲非天災歟十月之雅非日食  
歟修省而已不聞鼓也

是年秋有神降于號之莘號公享之神賜號公土田  
周史過號史闕皆知號將亡此因晉將滅號而附會  
之  
閔公凡三條

元年傳曰不書即位亂故非也禮新君踰年改元朝  
正于廟即位于朝始成爲君也時閔公甫入歲內亂  
不行即位故史無書如傳言則以公繼弒君不請王  
命經削之夫位大寶也體元正始君父之大事也仲  
尼輒以應舞文自詭貶削豈垂世之訓歟

季子來歸傳曰嘉之非也仲尼未嘗曰我書字則嘉  
之世儒臆說耳此魯季氏之始何嘉之有  
晉獻公滅魏以賜畢萬卜偃謂萬爲盈數魏爲大名  
占其後必大此市兒觀枚拆字之語以魏後爲七國  
因而附會之故愚疑傳爲戰國時三晉人之筆耳  
僖公凡四十一條

元年春傳曰不稱即位公出非也國君踰年改元往  
年八月成季以公適邾慶父奔莒成季乃以公入立  
之冬齊高子來盟公入久矣何謂公出又曰公出復  
入諱國惡不書亦非也哀姜慶父之惡不諱而公出  
復入何諱乎然則矣而不書不朝正即位舊史無書  
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曰侯伯  
救患分災討罪非也方狄之困邢也桓公以諸侯之



四百一十一

師觀望不進惡在其能救患分災也邢滅未開齊以  
一旅討狄惡在其能討罪也邢潰奔師乃以邢遷因  
敗為功霸者求名之計故經不書救邢書次于壽北  
志慢也其遷也書邢遷其城也書諸侯不與齊功也  
昭公十三年楚于復陳蔡經書蔡侯歸蔡陳侯歸陳  
不言楚復正與此同春秋貴至公不錄私惠後儒之  
言春秋諷五霸自傳始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邾人于榿傳曰謀救鄭非  
也七月楚伐鄭八月鄭伯在會楚師退久矣何救之  
有謀報楚耳

冬十月壬午公于友帥師敗莒師于郟獲莒挈傳曰  
嘉獲之非也季友獲莒挈公賜之費及汶陽田季氏  
之疆自此始奈何又嘉之

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夏不雨六月乃雨傳曰不  
書旱不為災非也三時不雨猶不為災乎不災何書  
四年夏許男新臣卒傳曰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  
禮非也是時諸侯從桓公伐楚侵蔡蔡近許許男病  
歸而卒于國也何以知之凡諸侯卒于外必書地宣  
九年晉侯卒于屠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襄十八  
年曹伯負芻卒于師二十六年許男甯卒于楚師二  
十三年蔡侯東國卒于楚定四年紀伯成卒于會皆  
書地許男不地故知卒于其國也傳又曰凡死王事

加二等於是而有以哀斂亦非也春秋諸侯焉知王事  
用禮焉知等死內死外總之備而已矣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傳曰晉來告非也告書  
不告無書為史臣例則可為經義則不可申生之死  
自縊也告則謂世子自縊縊而曰殺仲尼問實之義  
非所告也獻公無道疑庶孽亂豈待告而後書乎

夏公孫茲如牟傳曰娶焉非也大夫娶未有書者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傳曰謀靈周非也是時惠王  
欲易太子太子不得于王而與諸侯盟是殺父也諸  
侯無王命而私盟太子是要君也春秋人倫之至豈  
以要君君父為重耶與稱靈季愛君同謬

春秋非左

四百一十二

冬晉人執虞公傳稱晉之伐虢也圖上陽問于卜  
僂據童謠知虢必亡在九月十月之交凡傳所載歌謠卦  
繇皆修飾傳會之辭

傳稱虞公以道假晉宮之奇諫不聽以族行日虞不  
臘矣按歲終儻取禽獸祭先祖五祀曰臘夏曰清祀  
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左丘明先秦宮之奇又先  
丘明安得預稱秦制其為後人語可知

六年夏諸侯伐鄭圍新城傳曰鄭所以不時城非也  
夫伐鄭以首止逃盟非以不時城也地名新城非城  
新築也伐鄭以夏非必城作于夏也宋亦有新城文  
公十四年為新城之會豈亦以不時城耶

八年秋七月神于太廟用致夫人傳謂致哀姜主于  
廟非也哀姜薨七年矣至是始附邪不稱氏與諡稱  
夫人即公夫人也始歸而廟見耳吾聞以祭而廟見  
者未聞因廟見而祭者也魯祫非禮七月禘非時傳  
不達

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伯姬未聞適人書卒其故  
不可考傳不及

十年晉世子見神于狐突此因晉惠公將有韓之敗  
附會之

十一年周襄王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受玉情史過  
知其不長世此本于貢料魯定公執玉事昭鑿之

王子帶召戎伐京師王討子帶子帶奔齊齊桓公不  
能正其罪又為之請入居齊六年歸而復有伏后之  
亂經不書傳不言其義一切以不告為例可乎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傳曰遷祀不書其人有闕也  
經有闕而傳不知何稱素臣或曰舊史闕也舊史闕  
而遂書諸侯凡書諸侯者皆舊史闕歟

六月季姬及鄭子遇于防使鄭子來朝傳曰鄭季姬  
來寧公以鄭子不朝怒季姬遇于防使朝非也夫季  
姬既為鄭夫人則宜書鄭季姬季姬既歸鄭明年九  
月不書又書季姬歸鄭傳也公穀謂季姬與鄭子  
謀于防使來請己胡安國謂傳公愛女使自擇配事

春秋非左

四百一十三

或然耳孰謂丘明不如公穀乎

十五年傳稱秦穆公將伐晉使卜徒父筮卦遇蠱占  
知必勝遂虜晉惠公于韓晉獻公嫁伯姬于秦使史  
蘇筮遇歸妹之睽并懷公死高梁事皆見于經凡傳  
載辭解類漢焦贛易林與經不合著策老變亦後  
世筮家之法不見于經世儒據左解易左實未知易  
也

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傳曰風非也風則凡鳥皆  
退何獨六鷁耳書誌異也

冬十一月乙卯鄭文公殺其世子華不書傳不言其  
故按七年甯母之會華背君父賣國當誅故不書不  
詳莫大乎是聖人益亦不欲稱之傳不及

十九年衛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速曰周饑克服  
而年豐請伐邢師出遂雨豈其然乎此因衛將滅邢  
附會之

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以逼王室經不  
書傳不言其故願稱平王初年幸有適伊川見被髮  
祭于野者知百年後有戎是舍明法而譚隱怪也

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杞子卒傳曰書子杞夷非也夫  
杞神禹之裔始封陳留雍丘何得為夷豈東遷近徐  
淮遂變先代之舊乎必不然矣又曰不書名未同盟  
尤非也諸侯同盟卒而名者不可勝數也既告卒

焉得不通名不同盟告則不名于義何取有之亦衰  
世之禮春秋不由也

二十四年王以狄人伐鄭富辰諫王引詩小雅常棣  
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作是詩非也按詩序天  
保以上皆文武之雅也周公相成王致太平作禮樂  
常棣其燕兄弟之樂歌也召穆公相宣王當周未詩  
次江漢常武開馬得與天保采薇同什傳或于周公  
殺管蔡之說而國語又謂為周公作無卓識可知豈  
丘明而若此歟

鄭殺子華之弟子臧是九年內殺二子也不書傳不  
言其故初子華許子臧奔宋是同甯母之謀者有罪

春秋非左



當誅子華不書故子臧亦不書傳謂其好聚醵冠不

喪自災非也一冠何遂殺身而君子尤之

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無傳殺大夫非無故何以無

傳正坐不知耳

晉重耳納襄王誅叔帶王子之陽樊溫原欒茅之田

不書非以不告可知也傳不及

二十六年齊人侵我北鄙傳稱魯使展喜犒齊師受

命于展禽辭稱周公太公老生常諱耳師何以遂得

展齊知魯有備非以辭也

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傳曰用夷禮故曰子非也杞

聖王之後也以其東遷遂為夷則齊魯不在東海之

濱邪凡傳云用夷禮則貶之說皆非也豈有中諸侯

而甘用夷禮者歟必如傳之說用夷禮而為中諸侯

者多矣仲尼何以獨責杞子邪

傳稱子犯治晉始入教民二年欲用之曰民未知義

於是乎出定襄王民未知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

民未知禮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然後用之出穀成

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此言非也重耳以魯僖

公二十四年反國二十八年救宋與楚戰于城濮僖

德五載補葺枝梧朝不及夕孔子謂善人教民七年

僅可即戎子犯之教抑何速化也夫精王非教民之

無稽 五月晉盟諸侯于踐土傳稱王來會踐土享重耳禮

命為侯伯錫弓矢車服桓桓虎賁皆不書傳不言

其義夫使春秋而獎晉則此類宜無不書者不書則

仲尼于晉可知而傳過為揚誦非也

踐土之會王在不書諱也諸侯朝王不書以晉召王

而朝不足書也書魯朝以君舉書也非以朝王也春

秋之義了然傳皆實質爾

冬天王狩于河陽傳謂為明德非也重耳何德春秋

明之以臣召君猶謂德豈巨明而恃謬若此歟

三十一年衛遷于帝丘傳稱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

于享成公命祀相以帝丘本顛頊之墟夏后相之祖

附會之奪享似沙門因果語何當以解經

三十二年晉侯重耳卒傳稱柩出絳有聲如牛卜偃

使大夫拜曰君命將有西師過擊之必大捷因明年

毀秦師于穀附會之謬罔尤甚

三十三年秋侵齊傳曰因晉喪非也中原無歲不皆

秋重耳在而秋滅衛其亦晉喪乎

晉胥臣使過冀見冀缺轉其妻懿之敬相待如賓與

之歸而言諸文公曰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

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

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後

親而先帝非也禮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

侯公廟設于私家由三桓始耳自成王以王禮祀周

公其後嗣郊天禘祖夫子傷之故修春秋世備不達

春秋以宋郊為天子之事守本傳祖帝乙之意宋雖

後殷而鄭非後周也并以祖厲王為上祖世備因謂

諸侯大夫都家皆有祖王廟若是則魯郊禘非僭周

公不衰矣魯頌諱季孫行父史克從與為之夫子

刪魯風存魯頌所以詩也非以魯頌為禮也諸侯祀

天祖天子至也等也反以先尊後親為禮曾是以明

而謬戾若此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傳曰卿不書為穆公故

尊秦謂之崇德非也德雖三五春秋不崇何也春秋

非頌德之書也而奚數于秦穆卿大夫書人者多矣

何獨於此為尊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傳謂君即位修婚娶元妃以奉

柔盛謂之孝非也夫君娶誰不納幣者而不盡書豈

皆為不孝乎僖公以前年十二月薨猶在兩期之初



前書納幣皆志公之急欲也

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尾傳曰公後至故不敘國與人避不敘非也後至不敘世儒尊霸之例春秋職霸蓋盟豈以後至為諱書諸侯晉大夫惡晉以臣盟君也豈為其避不敘乎

按傳晉襄公卒在六年秋秦康公送子雍令狐之戰在七年夏是時趙盾始立靈公豈晉經年無君乎既稱先蔑如秦逆子雍且至又稱先蔑將下軍敗秦師豈晉有兩先蔑乎先蔑既敗秦又奔秦皆不可曉傳之訛漏如此

八年春晉使解揚歸衛匡戚之田與所取封公壻池之地皆遺之趙盾新政以此陸諸侯告可知也而經不書小惠近名不足錄也傳為趙盾揚厲耳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傳曰書公子遂珍之非也受盟于戎何珍之有慶父出奔亦書公子豈賊臣亦珍之邪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傳曰書皆以官皆實之非也宋昭公欲盡去驩公子而以子印為司馬昭公嫡祖母襄夫人率戴氏之族殺昭公之黨大夫司馬皆非端人司城者蕩意諸也出奔未幾而求復遂及于禍亦不知止者此二人為足貴歟

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傳曰緩不及楚師故諸卿不書名以懲不恪非也春秋書人多矣無此例

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傳曰頃王立故也春秋之事同盟則為君子立而求諸侯盟春秋傷之傳者以為當然爾

楚范巫商似知楚成王于玉宜申皆將殲死其後成王果遇弒于玉死城濮宜申謀弒穆王見誅巫言禍福有之而未必中即于經受取傳巫稱之多類此十二年正月鄭伯來奔傳謂鄭世子以邑夫鍾麻却奔魯公以諸侯禮逆之故書伯非也此鄭君避難奔魯耳豈有子執其父以土地獻他人而仲尼反進稱

春秋非左卷上

伯者乎

子叔姬卒傳曰不言紀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然則何以稱子從父之義傳不及

十四年春頃王崩不書傳謂王室有王孫蘇之難不告故不書懲不敬也夫天子崩豈待告然後書不告不書是喪亦不書也如是則不敬在魯又誰懲且所謂懲者其舊史懲之乎其仲尼懲之乎舊史懲之不可以論春秋仲尼懲之當時告不告仲尼不知也天子崩不下告不為不敬今不以諸侯不奔喪為不敬而以王不告喪為不敬則何以不書周不告魯不會故史無書經亦無書也而魯之不敬可知也

意不敬懲魯可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傳稱周內史叔服占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此為宋弒昭公齊弒懿公晉弒靈公而先附會之

十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傳曰貴之非也按華孫華督之孫督弒君而其孫猶為司馬蓋昭公之黨也國亂自託于魯仲尼之不貴此等人甚明也

夏齊伯來朝傳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非也夫朝者臣見君一諸侯五年一朝天子無諸侯自相朝之禮五霸強僭始朝同列故小國來皆書朝史文也經因之直也後儒遷就其說謂諸侯世相朝此在齊魯比鄰猶可若盡千八百國皆然日亦不足矣况五年而再乎傳為晉朝諸侯地而不知其謬也

單伯至自齊傳曰貴之非也按單伯奉王命為魯請叔姬于齊齊人執之以晉故然後得釋至辱也反以為貴豈不謬歟

春秋非左卷上

十六年冬宋人弒其君杵臼按傳襄夫人使昭公田孟諸將殺之公知之載其實以行蕩意諸請公出奔公曰不能于其大夫祖母人誰納我蓋以其實賜左右而死非也蓋是時昭公欲逃而不克賂左右而不得免耳又謂襄夫人使蕩意諸去公意謂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遂死之亦非也意諸八年奔魯十一年復求歸歸六年而難作鄭夫患失死非其志亦不得已耳又曰書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尤非也春秋明大義雖以桀紂之虐湯武不能掩放殺況其餘乎君弒矣猶數其罪以謝亂賊春秋無是也然則何以名其君蓋事已至此謂之不諱惟明惟允惟審惟直以告諸天下後世而已矣為君而若夫已氏者何可以弗別也故名以別之不獨名一杵臼耳

十七年冬公子遂如齊傳稱遂歸言齊君語倫將死因明年商人遇弒先附會之

十八年春齊懿公將伐魯有疾醫言其將死魯聞其來伐使使上上惠伯令龜楚丘知公與惠伯亦將死此因懿公遇弒魯文公薨襄仲殺惠伯先附會之宣公八月二十六條

二年秋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傳稱孔子曰趙盾古之良大夫為法受惡非也傳言靈公無道趙盾擊諫至盾所以出奔與趙穿弒君之故不詳第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反竟不言宣子何以出穿攻公何以正當宣子出時也聞君死即反反不討賊其何辭以解故書趙盾弒君實錄也不然弒君可以誣良大夫乎既弒君又稱良大夫是非不類倒乎至謂趙盾乃免則愈小人之腹矣故世儒責備之例君子無求備豈春秋而為申商乎

三年晉伐鄭及鄭鄭及晉平不書傳不言其故蓋是時晉趙盾弒君專國晉政卑矣楚莊王賢而修政故楚事詳晉事略傳不述

楚子伐陸渾之戎傳稱王孫滿責楚子問鼎非也過周郊問九鼎其誰不然遂以殺楚子之罪未見其尤

楚子伐陸渾之戎傳稱王孫滿責楚子問鼎非也過周郊問九鼎其誰不然遂以殺楚子之罪未見其尤



陸渾客王室為晉私人楚子伐之王使勞之蓋德之也故其書法甚堂堂反以為罪豈我者不罪而伐我者罪之可乎

傳謂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魁罔兩其能達之非也昔禹鑄鼎以象九州書典則以遺後昆如後世勸廟器銘盤孟錫刑書之類豈為知神姦乎既云協上下承天休又何神姦之有左氏所以好語怪也

傳謂鄭穆公母燕姑夢蘭生穆公事或有之至謂穆公有疾刈蘭而公遂卒則誕矣此因穆公名蘭附會之

四年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傳曰凡欲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非也果若此其君無道其臣遂免于罪乎願天下安得有道之君而弑之甚矣其言之謬也

鄭靈公遇弑國人立子良辭立子堅是為襄公按讓國美名也春秋諸侯子弟讓國者多矣如鄭子良宋子魚曹子臧吳季札楚子西衛子鄧之類皆不書何也五霸詐力相尚父子兄弟相傾智者視其國如蟻膻其讓也皆利害之私情一身完名而禍延累世春秋不貴也傳不及

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傳曰不與謀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非也經書會多矣同伐同盟皆稱會是役也公夏往秋歸焉得不與謀凡傳例之無端類此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傳謂晉人以公久不朝不與盟故諱不書盟非也不盟何足諱晉人止公賁賂乃盟故諱也傳甚貴盟未知春秋本賤盟也

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傳謂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雨不克葬禮也非也夫送死大事不夙戒而因雨廢其禮甚矣傳以不克葬為懷親則無雨克葬者皆為忌親乎禮雨當衣失容廢者如諸侯朝見之類倉卒失備若葬卜

日皆備矣何有于兩若日可易何必卜禮不違卜筮不犯日月敬嬴庚寅日中定公戊午日辰違卜皆慢也何得謂禮按禮疑而筮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踐城平陽傳曰書時非也是時冬十月夏正八月也八月城陽得時前此六年癸七年大旱是年葬敬嬴早無麻用葛縹歲儉可知而城陽得時

九年陳殺其大夫洩治傳謂孔子引詩民之多辟勿自立辟讓之非也陳靈公君臣淫洩治進諫聖人何為讓之與讓齊鮑牽同諍皆非孔子之言

冬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傳稱鄭伯敗楚師于檇楚經不書是春秋未嘗專重晉鄭黜楚也傳知有晉而已

十年夏四月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傳曰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偏公卒而逐之非也按魯成公十七年齊靈公始命崔杼為大夫是後此二十五年也魯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君後此五十年也計齊惠公時崔杼尚孩豈遂擅君寵偏高國乎崔氏世卿何止一杼而傳之紕漏如此又曰書崔氏以族來告亦非也春秋大夫出奔多矣如以告豈崔子獨氏而他人皆名乎告大夫無不名者書崔氏挈族行耳崔氏去齊崔杼不知以何年反傳亦不詳

楚子伐鄭傳曰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成鄭此晉人之功不書是春秋未嘗專與晉也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鄭子家之棺逐其族子家即歸生也故四年書鄭歸生弑君此國人公論而傳謂事由子公故傳諱張難信信經可也

十一年楚子納公孫室儀行父于陳傳謂有禮非也二子淫惡德應以止君既不與微舒同誅又從而納之何謂有禮

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傳謂歸父見齊晏桓子而稱魯樂高固知歸父將以此因魯將逐歸父先附會之

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傳稱晉侯復立黎侯而逮黎侯即詩所為賦旄丘者也不書傳不言其故夏秦人伐晉傳稱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秦武士杜回初顆父擊病且死欲以所愛妾殉顆不從及輔氏之戰妾父化為鬼物結草于路以亢杜回遂獲之夜見夢于顆此沙門因果語豈仲尼不語之教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傳不詳其事按此大夫與大夫會之始烏可無傳

冬螽生饑傳曰幸之非也春秋書饑三皆窘急故書傳曰幸之竊所未解

晉使趙盾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為魯成公八年晉殺趙盾先附會之

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傳曰人火曰大火曰災非也災即是災何分天人

十七年晉與諸侯為斷道之會傳稱卻克以齊婦一與之恨執齊使苗賁皇為說于晉侯免之語與哀公十二年子貢為衛侯說吳太宰嚭語相似修辭熟套也

冬公弟叔肸卒傳曰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日公子不在日弟凡稱弟皆母弟非也按禮其母于父同母得稱弟而異母不得稱弟是重母輕父也父死禮亦稱公子則無此例也

春秋非左卷上終

錢桂笙校字  
陶炯照覆校  
楊介康續校  
李心地續校



成公凡二十八條

元年三月作甲傳不詳其法若使甲明作傳此類自當了然

二年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傳謂衛伐齊非也新築衛地也衛師未出境與齊戰何為伐齊蓋齊侵魯乘勝伐衛戰于衛地也不書齊伐者蒙上伐我之文戰于新築則齊師過齊入衛境矣

十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鄆人鄧人盟于蜀傳曰不名國盟也于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盟非也十國大夫而皆名則瑣矣他會皆然何獨此為畏晉畏非春秋所譏也是會也楚其王幼不行陳蔡二君亦幼乘楚子戎車不書陳蔡未與盟也傳謂乘楚車為失位故不列于諸侯皆鑿說也

晉敗齊師于鞏齊使賓媚人賂晉曰五霸之霸也勤而撫之按成公時去桓文未遠也五霸尙未終不應豫稱五霸此為後世語甚明杜元凱遠引夏商豕韋昆吾等解終不悟傳之為後人作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定王與之宴而私賂之且告之曰非禮也勿籍夫周自平王東遷其威令不及魯衛之君以禮假人不知其幾獨為此說就無是也

三年楚歸晉智罃楚其王問罃何以報我罃對與重耳對楚成王語雷同修辭熟套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傳曰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也位居三孫子于衛為上卿誰先對曰次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上卿當大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古之制也晉為盟主宜先而午盟晉丁未盟衛傳以為禮非也禮序昭穆衛文之昭而晉武之穆也序晉良夫上卿而荀庚下卿也

宜先衛今舍周班而較叔季之強弱豈禮歟孟子敘周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卿大夫上中下士亦五等故書言列爵惟五五禮五玉五器唐虞時已然矣齊未有過五等者漢博士作王制因襲傳語則是五等之中又有中卿下卿上大夫共八等豈古之制歟

晉作六軍不書傳不言其故唯天子六軍晉作僭也凡諸侯僭亂之事經不毛舉言不順也惡極于弑君亡國包舉矣傳不達

四年公如晉傳稱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知晉侯必不免為後十年晉景公死附會之

五年晉放趙嬰于齊嬰夢天神索祭祭之明日見放故免于死此沙門誑愚俗語也

六年鄭伯如晉拜成投玉過于楹東晉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視流而行速為是年六月鄭悼公卒附會之

取鄭傳曰言易非也經書取多矣其皆易邪九年秋晉人執鄭伯欒書帥師伐鄭傳稱鄭使伯錫行成晉人殺之書執鄭伯而不書殺伯錫豈亦以不告與傳不言其故

十年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按傳鄭伯之見執也鄭公孫申謀曰我別立君以示不急晉必歸君遂立太子髡頑晉人果伐鄭而歸鄭伯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與弟叔禽皆不書夫急君難而故棄之是以君微倖也因夫人謀得歸而又殺之是誅有功也鄭既有君而後歸君是歸不為德也事皆反覆傾險不可以為訓後世有用此立功其得禍亦相似始知春秋應遠讓深非聖人不能作故曰言之必可行傳不及

丙午晉侯驪卒傳稱晉景公疾趙盾趙盾之祖為厲也公夢疾化為二豎伏脅背之間小臣夢負公升天而以為殉皆附會不經之譚

凡春秋書事據實而已未嘗為隱語也是年五月晉景公將伐鄭而病立太子州蒲為君以會諸侯伐鄭

父在子立父將死而子預外事皆非禮也然亦晉晉侯此類皆不待貶自見也何事于隱語乎

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傳曰凡自周無出非也夫經既書出奔矣又云無出變幻請張啟後儒穿鑿之例皆此類也

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傳稱將事不敬孟獻子知卻氏以一人容止決一族之禍雖聖知不及此因晉將誅三卻附會之獻子如周則對康公以成肅公受服于社不敬亦料其將死果死習誕成套甚可厭也

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傳曰稱族尊君命非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尊夫人亦非也前書叔孫後蒙前文耳尊君則書族尊夫人則不書于姜何居

十五年晉三卻謂伯宗及欒弗忌殺之伯州犂奔楚經不書傳不言其義凡殺大夫未有不書者如以不告為例他大夫書未必盡因告舊史備不備耳

鄆陵之戰敘事文誣士變佐中軍業已為將而戰惟恐勝是豈人情蓋因三卻將敗晉政將衰而附會之其實晉臣無此讓量也晉侯筮遇復繇明言射楚王中目魏錡夢射月退入泥戰死皆因事附會之兩皇相拒必非甚通伯州犂登巢車望晉軍何了然也臨陣矢石交接楚子以弓問卻至卻至免宵從容致辭

欒錡執榼飲子重子重飲而復鼓皆夸飾之誣說也十七年鄭子駟侵晉不書衛為晉侵鄭則書鄭與楚盟楚成鄭不書晉伐鄭則書春秋不直晉曉然豈得謂屏楚而專晉邪

齊靈公母嬖孟子私慶克鮑牽言于朝公別之傳謂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藿猶能衛其足此謂笑語不似聖人法言與譏陳大夫洩冶同謔

魯齊伯夢涉泗水食瓊瑰盈懷此因聲伯將死禮舍周珠玉附會之又云三年不敢占占之夕死怪誕尤甚



晉殺其大夫卻簡舒等至十八年春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曰民不與卻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殺大夫非也有如民與卻氏胥童不道君為亂不書殺大夫將向書乎經無此等例

十八年齊殺其大夫國佐傳曰棄命專殺以殺叛故非也傳意以書名為有罪之例不知陳大夫洩冶衛大夫孔達皆名又何罪乎後儒記禮遂以殺大夫為義皆傳誤之也

楚子鄭伯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曰入以惡曰復入非也魚石以宋臣逃楚復入于宋文義自爾何必為例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甸來聘傳曰拜朝也君子謂晉于是乎有禮非也魯君無歲不朝晉晉不加禮諸侯朝晉大夫報聘何禮之有凡傳之尊晉類此

襄公凡五十八條  
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傳曰非宋地追書非也按彭城本宋地後併于楚而時尚未定屬楚也去年夏楚子伐人之今年春晉遂圍之其不當書楚甚明也何謂追書非宋地而經書諸語乎或曰春秋書邑皆不繫國此繫宋何義也曰不繫國者如盟會于某地之類若攻圍未有不繫國者昭公二十一年書宋華

亥等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南里繫宋又何例乎  
九月辛酉天王崩無傳邾子來朝傳曰禮也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偃來聘傳又曰禮也皆非也夫以天王之喪諸侯不奔而友邦私相朝聘春秋之義了然謂之禮豈不悖哉

二年傳曰齊侯伐萊萊人賂齊寺人夙沙衛以索牛馬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非也夫諸侯之為靈者非一君招權納賄者非一臣其秋君塞國皆以賂免其多干晉何獨于齊發此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傳稱季文子取成公母穆姜之視葬之謂之非禮且曰虧始成婦逆莫大焉引

詩其維哲人順德之行議之夫魯以千乘之國豈之一概用于婦未必遂虧于姑此細事何足以定季孫之不哲何遂為莫大之逆季孫逆與不哲不專杜此四年七月戊子夫人姜氏薨傳稱匠用季孫所樹檟為檟日多行無禮必自及意謂季孫用穆姜之檟葬齊姜人亦用其檟以葬定姒夫七尺之木何遠當無禮之及其論偏曲多類此

冬公如晉傳曰聽政因請屬師以助魯之賦晉許之按諸侯于晉有常貢子產壞晉館垣以納車即貢幣之車也其賦重故魯請師為助晉許之八年公復如晉聽朝聘之數是晉受諸侯朝貢無異天子而傳以

為當然可怪也故愚謂傳本晉人作耳  
是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厥救鄆使邾邾人敗之于狐駟死者多邾人不備凶服至壘以逆喪則其敗邾已甚不書諱也傳不及豈亦以不告耶

五年王使王叔桓戎于晉晉人執王叔使士魴如京師言王叔貳于戎也夫天子之卿士有天子在晉焉得遂執之此其託辭助戎辱天子故不書為王諱也春秋之義忠厚如此傳不知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傳曰君子謂楚其王于是不刑非也王夫執政貪以誅誅雖無盆水加劍之禮亦實于官耶寵賂之章晉六卿貪婪不法所以也此不刑刑將安施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祀伯姑容卒傳曰始赴以名同豈故非也初桓公十二年盟祀侯于曲池比卒亦不名魯祀婚姻何必同盟春秋無此例前所以不名者世遠史闕也

八年正月公如晉傳曰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傳曰命朝聘之數夫諸侯朝貢天子乃有常數東遷以來未聞諸侯貢則也五霸主盟未聞率諸侯貢王也此晉責諸侯朝聘於晉耳傳侈諱之不以為僭豈春秋之義與又曰大夫不書尊晉侯也夫晉已侈矣何為

又尊之公如晉鄭伯會而公不與獨與季孫卑君而重臣是教季孫無君也春秋惡晉何為反尊之  
九年春宋災傳敘宋諸臣救災事甚詳張閭闕失火何至舉國張皇晉士弱謂宋居商丘為火正閭伯之墟是多火災德謬之譏也

夫人姜氏薨傳稱姜以僑如之亂徙東宮筮卦遇隨引易曰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蒞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孔子乾卦文言名理與義姜氏焉及此況姜之徙在成公十六年孔子尚未生也既贊易作文言距姜徙時已八十餘年姜安得此語而

先稱之則傳之為後人作甚明也宋歐陽修願謂文言用穆姜語楊儀因詆元者善之長為害道朱元晦謂古有是語穆姜與孔子皆引之宣詘文言終不敢讓傳退孔子遷就左丘明千古耳食賢愚共蔽可笑也

是年秦侵晉不書史不備也傳謂秦使士難乞師于楚以伐晉子囊曰晉官不易方舉不失選六卿相讓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此非子囊之言傳譽悼公之言也是時晉楚交構晉招吳撓楚楚連秦晉晉吳近而詩秦遠而聞耳謂子囊辭秦非也

戲之盟襄公歸自晉晉悼公宴于河上問襄公年對曰十有二歲矣晉侯命之冠季孫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馬行及衛冠于成公廟夫衛去魯近矣不歸黜于廟而假備鄭國傳以為禮非也禮諸侯未冠除喪入見天子天子賜冕服于太廟歸設奠賜服于斯

季孫為此悅晉耳何禮之有  
傳稱晉悼公能息民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非也三駕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獲兵于鄭東門鄭服也晉悼公之世楚共王當國子囊為政晉楚爭鄭鄭以犧牲玉帛待于二境楚來從楚晉來從晉牛首之役鄭方從楚晉以諸侯救之遇楚師不敢

晉牛首之役鄭方從楚晉以諸侯救之遇楚師不敢



戰而退十一年六月晉以諸侯師于阿圍鄭七月鄭人受盟于晉楚子囊以秦師伐鄭鄭使夏首石負解楚楚人執之是年九月晉以諸侯之師至鄭鄭又與晉盟秦人伐晉救鄭敗晉于櫟此所謂三駕也晉未嘗勝楚未嘗敗而鄭往來晉楚間如陽鳥何謂楚不能與之爭此與穀梁稱齊桓公兵車之會四衣裳之會十一皆諛霸之陋說也讀者以為巨明語未加察耳

十年諸侯會于相傳稱齊高厚相太子光不敬士莊子知高厚太子光皆將不免此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光遇弑附會之也不敬不免遂成通套

宋公享晉侯以桑林之樂晉侯見舞師題旌夏懼遂疾卜桑林為崇禱而愈意謂桑林股先王樂宋所以事神故為崇悠謬甚矣

傳晉人滅偃陽俘偃陽子以歸居其族于霍傳謂為有禮非也無故滅人國俘人君而以居族為禮是何禮與其為晉人文惡如此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遂侵魯運克蕭孟獻子曰師就己甚鄭其有災其執政之二三士乎此為鄭射止將殺子耳子駟子國附會之春秋師就者多矣何獨知此有災乎

楚使鄭人侵衛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于定姜云有夫出征而表其雄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遂追之而獲鄭皇耳亦附會之譚

冬成鄭虎牢傳曰書成鄭虎牢非鄭地言將歸焉非也蓋因二年冬成之會書城虎牢不繫鄭遂謂仲尼不以虎牢與鄭謂虎牢為華夷之防也夫堂宇之閒以限華夷謬矣况天王既子鄭仲尼焉得奪之且何待仲尼後歸之也不書鄭則為奪書鄭則為將歸世儒以為天子之事云爾而其誣仲尼亦已甚矣蓋晉悼之季中原擾攘諸侯無歲不役詩云匪兇匪虎卒彼曠野書成傷之也奈何更侈譚之

十二年冬公如晉傳曰朝且拜士勛之辱禮也非也

春秋非左 卷下

晉以諸侯朝于諸侯晉以大夫報諸侯之朝而又往拜其辱此足恭何可為禮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傳以孟獻子書勞于廟為禮非也襄公十一年晉從晉會諸侯于蕭魚鄭服于晉與魯何預十二年夏晉士勛來聘秋公如晉報之碌碌奔走為人役耳無勞可書仲尼豈以是為禮

夏取郟傳曰書取言易也用大師曰滅弗地曰入非也狄人入衛衛遂以遷則地亦入也凡傳之例皆無端強作

傳稱晉侯蒐于綿上士句辭中軍帥讓于荀偃六卿皆讓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皆非也夫晉六卿之不相能久矣明年伐秦卿帥不睦諸侯不睦為遠延之役以至樂城死敵樂慶逐士鞅自是以後諸卿日侈遂底于亡而曰晉國以平數世報之非妄語耶

冬城防傳曰書時非也防滅孫氏之私邑大夫城私邑書以讓之非為時也時則不書

楚子囊請師鄭良霄曰使歸而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不猶愈乎此為三十年鄭人殺良霄附會之

十八年晉荀偃將伐齊夢與晉厲公訟不勝厲公以戈擊偃首陸地偃奉以走問于梗楊之巫巫夢亦然

偃果死于伐齊之役此甚怪誕不若非不語之教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傳稱晉師曠云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此衛士風占之譚

十九年傳稱晉伐齊之師運荀偃疽發于首目出口際以其未卒事于齊也樂盈撫尸誓之乃瞑受含此為是年晉欲再伐齊附會之豈弑君之賊而急公事若此與

衛石買卒其子石惡不哀孔成子曰是寔其本必不有其宗此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附會之二十年衛甯殖將死悔屬其子喜納獻公賊臣逐君

焉知悔悔而求復則公孫剽在位六年矣又納衍將何以處剽是明教其子弑君也何悔之有

二十一年晉會諸侯于商任傳稱齊衛二君不敬叔何知皆不免此因二十五年齊弑光二十六年衛弑剽附會之

二十四年王城大水齊人城郊是時齊方背晉欲市德于周春秋以為齊事耳故不書傳不及

趙武不書尊公非也是役也晉人疆衛田以與孫林父皆皆惡之不名史闕也且書人何必盡大夫苟大夫也君前臣名不名尊公於義不類

衛獻公如晉晉人執而囚之齊侯鄭伯為之請不釋衛侯納其女于平公乃釋之皆不書春秋于諸侯貪淫敗禮除弑逆會盟征伐外不毛舉寬仁博大之至也傳不達

鄭簡公與齊景公同如晉為衛獻公請既而得釋鄭伯歸復使子西入晉謝傳稱其善事大國夫以晉侯之貪淫而鄭為足恭何善之與有

二十七年晉楚諸大夫會于宋為弭兵也楚令尹子木欲衷甲赴會伯州犂不可子木曰苟得志焉用備伯州犂知子木不及三年必死此為明年子木卒附會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謂季孫以君命命豹曰魯視邾滕約盟視宋衛不書族以違命故非也豹不族諸大夫亦不名皆蒙前會于宋之文耳事同人同故省如豹以違命諸大夫何以乎是盟也楚人先歃傳謂書先晉晉有信亦非也晉長于諸侯舊矣禮不以新開舊終春秋未嘗以楚先齊晉非獨此耳

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等七人從趙孟使各賦詩觀志立諱之頃決七子先後存亡何響應也伯有從君樂賓而歌君無良其喪心乎此謂居下流而取惡歸焉者也與二十九年季札觀魯樂

春秋非左 卷下



皆非實錄

二十八年魯梓慎以歲星過次淫于子知宋鄭伯既鄭神龜以歲星過次占周楚君以為是年八月早大雩明年天王崩楚子昭卒附會之

蔡侯朝晉歸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知蔡侯不免曰淫而不父恒有子禍此因三十年蔡世子弑君附會之子產焉知其將淫于婦也

宋之盟晉楚之屬諸侯交相見也是年宋公陳侯鄭伯許男皆如楚不書然則朝楚與朝晉等耳皆不足書也春秋未嘗以朝楚為事夷狄可知矣如以中國事夷狄雖外諸侯未有不書者傳不達

鄭伯使游吉聘楚及漢楚辭鄭伯親往游吉謂楚子貪昧將死夫春秋諸侯誰非貪昧者此因楚子將卒而附會之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傳曰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非也靈王崩後二十有二日開赴始書經據史耳天子喪不赴不書于禮何居經存其誤以志不恪也不書葬見魯之不會也傳不達

公如楚傳稱公過鄭鄭良霄迎勞公不敬穆伯知良霄必有大咎此為三十年鄭殺良霄附會之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非也每歲首公在不書朝正公不在何必釋不朝昭十

春秋非左下

五

六年正月公在晉亦不書知此非為不朝正也為楚止公送葬強公祕書以甚楚耳

城祀之役齊高止宋華定與晉荀盈相見司馬侯相禮知二子不免為是年秋高止出奔燕昭公二十年華定出奔楚附會之

吳季札聘魯知叔孫穆子不得其死因叔孫有豎牛之禍先附會之誦詩觀樂而知德之隆替國之興亡如燭照果爾札賢于仲尼遠矣仲尼學琴師襄狂齊聞韶須以時月而札立譚懸解豈有神慧邪札聘在襄公二十九年孔子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正樂然後雅頌得所札先五十九年觀樂雅頌次第一一胎

合其為後人附會甚明也世以傳出丘明蔽而不察耳

三十年五月宋災傳云或叫于宋大廟曰諱諱出出焉嗚于毫社如日諱諱甲午宋遂災委巷之譚也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傳云不稱大夫言自外非也非大夫則已苟大夫也豈以外入削之蓋上書鄭良霄出奔後入下不得更加大夫尋常文義以鑿失之

冬諸侯大夫會于澶淵宋災故傳謂魯叔孫豹在會不書以賤宋諱非也伯姬魯女魯自賤之七月叔弓已先如宋澶淵之會實不與也

春秋非左下

五

三十一年叔孫豹自晉歸告孝伯曰趙孟詵將死又以孝伯語益偷知孝伯亦將死為是秋孝伯卒明年趙孟卒附會之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傳謂公自楚歸作楚宮穆叔謂公欲楚矣必死是宮六月果薨皆附會之說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傳謂滕成公情而多涕子服惠伯料其將死為後三年書滕子卒附會之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告適晉欲朝晉而畏楚稟命耳傳以為禮何禮之有

昔人弑其君密州傳謂密州已立其世子展與廢之展與因國人弑父書昔人言罪在密州非也子弑父猶云罪在父豈春秋之義

昭公凡五十五條

元年諸侯之大夫會于穀趙孟過維濟王使到定公勞之指洛水嘆禹功以獎趙孟趙孟曰吾儕偷食朝不謀夕劉子歸語王曰趙孟不復年矣是年冬趙孟卒夫朝不謀夕人之恆言何遂當死此附會之尤謬者

秋莒展與出奔吳傳謂展與奪羣公子之秩羣公子逐之立其弟去疾君子謂莒展之不立以棄人非也試父之子雖不奪人之秩得長世乎傳言偏蔽類此鄭子產將放游楚于吳問于游吉對曰周公殺管叔

春秋非左下

五

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按周公通兄弟之誘遜位居東二年成王殺管叔公實不預詩書具在可考也而其誣起于古文蔡仲之命書有古文亦猶傳之有左也傳又取微馬是以誣微諷耳

二年韓起聘于魯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君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夫易象作自周公是也春秋是時魯魯史耳孟子云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一也何國無史春秋能重魯乎不經聖裁周公其衰矣何德之知此後人因孔子推重春秋甚明也

三年鄭游吉如晉送平公姜姜張趙與晉晉如火中將退矣齊晏平仲與叔向言陳氏將有齊叔向亦數晉公室將卑夫與外臣言而揚國惡非禮也

三子必不然傳欲附會先見適以彰其薄耳

四年秋楚子帥諸侯之師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稱慶封辱楚子益孫師之辭其實殺慶封亦一義舉也經以討賊及之傳不達

十二月乙卯叔孫豹卒傳謂叔孫豹死于家臣豎牛之手與庚宗婦人遇而夢天壓已豎牛其事甚怪又稱穆子初生父莊叔筮遇明夷之謙卜人楚丘預知有豎牛皆悠謬之譚也

楚子求婚于晉晉使韓起叔向送女于楚楚子謀則韓起宮叔向欲以辱晉遺啟疆止之夫晉女于楚便

二聘送之其事楚備矣新婚而辱人使何為此惡楚度橫而甚之亦未必有

六年鄭子產鑄刑書晉士文伯曰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不火何為是年六月鄭遂火亦附會之譚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傳謂燕與齊平非也誤蒙前齊侯伐北燕為一事遂云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瓊玉辱本他事牽入誤也春秋惟魯省國書及定公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泄盟皆魯及也正月暨齊平三月叔孫婁如齊泄盟與十



一年書法正同若齊伐燕與之平當云暨燕平何爲  
反主燕而暨齊乎是時昭公善楚娶于吳齊長魯求  
平魯暨之平耳時公將如楚故使叔孫往盟傳之無  
稽妄說如此

夏四月甲辰朔日食晉侯問士句誰當之對曰衛君  
魯上卿爲是年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附會  
之

晉人來治祀田季孫遂以成邑與之失地不書此正  
所謂非公命者也傳反不及  
鄭子產聘于晉晉平公有疾夢黃熊入寢子產曰鯀  
也此術士厭魅之譚子產既知人道適豈作此解又

春秋非左下

九

百八十六字

鄭伯有死見夢曰王子將殺我帶王實殺公孫段如  
期死子產云伯有生而取精多物引族大而悉厚  
強死爲厲夫春秋大族強死者多矣而皆爲厲則厲  
鬼塞人聞矣豈聖人民義之教

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傳謂衛襄公長子孟繁足不夏  
次子元立是爲靈公靈公未生孔圍之祖孔成子與  
史苟之父史朝兩人同夕夢康叔命立元使圍與苟  
相之至是孔成子果立靈公此類即實有之干經何  
補而專喜譚况未必有也

八年春晉有石言于魏榆平公問師曠對曰作事不  
時怨驚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此因平公築虎

祈宮成堯附會之

冬十月楚師滅陳晉史趙曰陳顛頊之族歲過鶉火  
而滅過析木而復又明年四月陳地災鄭裨窳以水  
火之數推之知五年陳將復五十二年而此星土  
緯度之言果爾爾君之存亡國之興廢惟星惟度而人  
道無權矣豈春秋之義

楚殺陳孔與無傳不詳其故

九年晉與周人爭閭田晉率陸渾之戎伐周不書傳  
不言其故

冬梁邱圍傳曰書時非也魯之不競甚矣猶作無益  
故書

春秋非左下

三

十年正月有星出于婺野神龜言于子產曰七月戊  
子晉君將死此爲晉平公將卒附會之

十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傳曰非  
禮也及仲孫獲會和子盟于祿祥傳又曰禮也夫國  
有大喪而講武預會盟皆非禮也豈蒐獵非而會盟  
是乎

秋諸侯大夫會于厥慙傳稱周單子視下而言徐晉  
叔向知其將死此爲十二月單子卒附會之

魯昭公送母葬不感晉史趙聞之知昭公不歸此以  
昭公客死附會之違人知死何料死者之多也

十二年楚靈王伐隨次乾谿與右尹子革言甚侈子  
革歌祈招之詩諷之王至饋不食寢不寐者數日楚  
度剛愎何感悟神速乃爾修飾之辭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傳以不書族爲晉罪己爲  
有禮非也不書族蒙前執季孫意如之文而省耳春  
秋未嘗尊晉意如未嘗罪己何禮之有

晉叔向弟叔魚攝理納雍子之女而蔽罪邢侯邢侯  
殺雍子于朝韓宣子問于叔向對曰三人同罪晉遂  
殺叔魚傳曰叔向古之遺直也三數叔魚之惡不爲  
末減平丘之會數其賄歸魯季孫稱其詐邢侯之獄  
言其貪殺親益榮義也嗟乎仁人之于弟也殺之而  
爲榮乎何義之有

春秋非左下

三

百八十四字

十五年十二月晉荀躒籍談如周會王后太子之葬  
王宴之而索晉彝器二子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樂  
憂其不終乎夫索器何以知其不終此因二十二年  
王室亂附會之

傳稱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不書晉人止公諱非  
也去年冬書公如晉今年夏書公至自晉留晉者半  
年不言止而止可知也如謂諱之襄公二十九年楚  
止公送葬亦逾年至正月書公在楚何以不諱不諱  
甚晉也凡如晉至自晉必書

齊景公伐徐徐人行成邾人莒人皆受盟于齊魯叔  
孫昭曰諸侯之無伯害哉是時晉衰齊稍振魯人忌

之云爾即晉荀躒未嘗息肩也詩云四國有王師  
伯勞之世無明王焉得有賢伯春秋所以惡霸也傳  
不違

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魯梓慎占知宋衛陳鄭災  
爲明年四國災附會之

十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按傳同盟例書名曹平  
公與魯昭公未嘗同盟亦名然則傳例非也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傳稱子產救火與襄公九  
年宋災哀公三年魯災語雷同拯焚可也舉國張皇  
無謂也告於諸侯可也陳不救火許不來弔二國先  
凶無謂也

春秋非左下

三

百八十二字

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傳曰悼公  
癡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  
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公殺因之遂謂許止孝  
子與稱趙盾夏大夫並反覆譴張在經義之實違聖  
人之情皆諸傳之罪也豈許止不弑父趙盾不弑君  
而春秋在之乎萬無是矣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無傳凡書出奔必  
有事昭公世近而傳不知豈丘明之作與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蔡平公未同盟亦書名傳  
例非也

二十一年周景王將鑄大鐘泠州鳩謂鐘大則樛樛  
則不容其生心疾死此爲明年景王崩附會之

七月壬午朔日食傳謂叔輒哭日昭子知其將死八  
月卒夫日食何哭哭日何預死誕也  
宋華亥向宣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傳謂居新  
里而助公者說戰脫甲于公乃歸居于公里助華者  
亦脫甲于華氏歸言無私爭也豈其然乎

二十四年婚至自晉傳以不稱族爲晉非也蒙前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婚省文耳晉倚強辱諸侯使臣  
何用辱爲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  
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因是年秋大

春秋非左下

三

百八十一字



考附會之

三百九十二字

秋八月丁酉杞伯郁釐卒杞平公亦未同盟例又非也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諸河上將賣之  
玆變爲石周大夫陰不佞取之玉也以獻于王得已  
夫玉焉能變如市并貨郎作難眼法虹小子可以轉  
經乎後世史書好誕不根左作備也

二十五年春秋孫婁如宋宋樂大心與語自卑其大  
夫而賤其宗此主人對客常語婦謂無禮必以爲定  
公十年大心出奔附會之又宋公與婦飲酒語泣樂  
那謂君與叔孫皆將死爲是年冬宋公叔孫俱卒附  
會之

有鸚鵡來巢傳曰書所無非也世謂鸚鵡不踰濟濟  
水在魯鸚鵡非絕無一名鸚鵡不能巢于子空穴中  
故鳥官以名司空寄居鸚鵡巢詩云維鸚有巢維鳩  
居之比國君夫人無成有終妻道也臣道也來巢是  
無成知始臣擅君之兆非爲書所無也傳謂文成時  
有童謠並昭公出奔死乾侯定公繼立皆詳之按文  
成去昭百有餘年矣豈童謠先若此其明告邪此附  
會之辭後世史多效之

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據傳之例大夫卒公與小斂  
則書日是時昭公在外亦日傳例又非也  
春秋非左下

二十六九年九月庚申楚子居卒楚平王未與魯同盟  
亦書名傳例又非也

二十六九年傳稱齊有彗星景公使讓之晏子止之齊  
魯相近豈齊見而魯不見不書何也杜預謂在齊分  
野然則凡書星變者盡在魯分野乎蓋舊史關耳傳  
不及豈亦以不告爲例邪

二十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按曹未同盟亦書名傳  
例又非也

二十八年夏四月丙戌鄭伯寘卒秋七月癸巳滕子  
宣卒二君未同盟皆書名昭公世近史詳耳非例也  
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是時公在外不與小

微亦書日傳例又非也

有龍見于晉却魏獻子問古秦龍氏于蔡墨蔡世有  
董父能畜龍夏后氏有劉累能擾龍官宿其業其物  
乃至夫龍神物焉可畜謂古可畜今不可畜辭窮矣  
引五行之官爲證夫五行陰陽之氣非官所得司也  
少降之四叔顛頊共工烈山之三子人邪鬼邪鬼則  
何以事人人則不能司神悠渺之譚非民義之教  
傳稱晉賦鐵錡鼎以著范宣子所爲刑書仲尼曰晉  
其凶乎失其度矣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作執秩  
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而爲刑鼎民  
在鼎矣何以尊貴按此非仲尼之言也晉文公執秩

被廬之法與范宣子刑書不可考要皆衰世苟且之  
令非先王之典刑也仲尼美貴焉晉亂政多矣其凶  
也豈在刑鼎  
春秋非左下

三十一年夏四月丁巳齊伯穀卒傳曰同盟故書非  
也前此不同盟書者屢矣赴則書不赴則不書  
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大夫不書邪以二十七年  
邾快來奔魯人納之今年又納黑肱蒙前事再甚魯  
也傳曰以地叛雖賤書名謂之欲蓋名章非也叛臣  
凶子人共知其惡名何足懲不名何足比春秋微婉  
之義不在此

趙簡子夢童子獻而歌明日遂日食史墨以爲後六  
年吳入郢之兆必以庚辰附會迂誕之甚  
定公凡九條

元年諸侯大夫會城成周齊高張後至晉女叔寬曰  
周長弘齊高張皆不免張弘遠天高子遠人意謂天  
厭周而長弘欲遷都存周是謂遠天高張後至是謂  
遠人以此料二子皆死因哀公三年周殺長弘六年  
高張來奔附會之迂誕甚矣

四年春王正月癸巳陳侯吳卒按陳魯未同盟亦書  
傳例非也

衛靈公將爲召陵之會何預知與蔡爭長強使祝佗  
從因于云祝佗之佞附會之

春秋非左下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世備以楚納子朝爲大惡

然經不書殺是未嘗以亂賊律子朝也景王太子早  
死子朝爲長庶王猛敬王皆其弟也敬王在位久爲  
天下共主故尊之非以子朝爲必可殺也傳不達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傳稱孔丘相齊以萊兵劫  
公孔子以公退辭卻之此欲譽孔子不知其謬也夫  
魯既與齊平矣何爲又劫之兵既集孔子以公退退  
將焉往齊人謀之積日以口舌解之隨事未可幾也  
又謂齊將詐享公孔子言于梁丘據免夫齊不劫公  
則已劫公而失之于萊兵又謀于飲酒不已拙乎見  
幾不早先事不備以至狼狽虎口然後因細人求免  
智者不爲况聖人乎凡傳之無識類此

十二年叔孫州仇帥師陸渾季孫斯帥師陸渾費傳云  
仲由爲季氏宰將陸渾三都於是叔孫陸渾季孫陸渾  
不詳其始末未知當時于路勸二子使之陸渾抑成  
之使不敢不陸渾又謂孟氏宰公斂處父不肯陸渾  
然則子路之力能伸于叔孫季孫何獨諫于孟孫也  
其後成不陸渾不知既陸渾之師費作何狀傳皆不詳論  
語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季孫惑志于公伯寮孔子  
謂道之將行將廢有命疑即此事也若使左丘明作  
傳當時日擊豈茫昧若此乎

十三年薛弒其君比無傳此大事烏可無傳也大抵  
傳于凡小國之事皆略不載非春秋本義

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不克葬戊午日下  
辰乃克葬傳以雨不克葬事爲禮非也大事不戒作  
且輟其慢已甚焉得爲禮詳宣公八年

冬城漆傳曰書不時告非也漆邾庶其之叛土也魯  
人納之遂城之爲盜主藏書識也

哀公凡十三條

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經不書傳謂  
吳不告敗非也當是時吳求霸甚亟敗越未有不告  
者夫差強梁自用殺謀臣信彘邪覆泰伯之宗皆驕  
于夫椒之一勝耳昔者齊晉之霸也一戰而疆吳之

春秋非左下



霸也一勝而滅故夫叔之捷不與召陵城濮同齊齊晉遷表而吳先以五霸之業足以觀矣傳不達

三年五月辛卯桓宮信宮災傳敘諸臣救火事與昭公九年鄭災襄公九年宋災皆修飾之辭又謂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信乎此因桓信二廟宜毀不毀附會之

八年十二月癸亥杞伯過卒按杞伯未同盟亦書名傳例非也

十年夏齊伯夷卒未同盟亦書名非夷狄亦不月傳例非也

十一年秋七月辛酉滕子虔母卒未同盟亦名時事詳耳傳不達

吳子夫差不用伍員計舍越伐齊員知吳將以屬其子于齊鮑氏吳子賜員劍自殺經不書殺大夫何也

蓋伍員叛宗國辱故主弑王僚殘險輔桀而欲保其身難矣當時奇其蹟後世惜其死春秋不錄吁所以為春秋也傳不達

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傳曰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非也蓋季氏不以昭公為君生不歸國葬不稱祖廢其二子何有于其妻仲尼而季氏不統不經是不以為君夫人也不以為君夫人而書君夫人則孟子案虛名而季氏捨無君之惡春秋無毀譽傳信而已不稱夫人不言葬小君直也

衛侯會吳子于鄆吳人止衛侯魯使子貢往說曰衛君來之緩也其臣之黨吳者欲之魯吳者不欲也今執之是隱黨而崇讐也與宣公十七年苗賁皇說晉侯語同修辭活套也

十三年夏許男成卒不同盟亦書名非夷狄亦不月傳例皆非也

於越入吳按吳與越猶唯與阿也吳敗越不書越入吳書何也春秋卑五霸二百四十年之閒五國成敗立視矣而吳最先以詩云雨雪浮浮見日流如燿

春秋非左 卷下

如龜我是用夏霸者之事與仲尼之徒所以差稱也傳不達

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穀謂春秋終獲麟是矣今傳終哀公二十七年經終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豈卒之日始絕筆乎則信終于獲麟矣終于獲麟不宜獲麟後復有經說者謂為舊史然何其簡約有經之甚也經文簡特舊史詳經必不準舊史也今謂獲麟後三年所書即舊史則獲麟前十二公之文皆舊史矣馬用仲尼筆削為也正月書王此新義也

獲麟後亦正月書王其非舊史甚明蓋傳以孔子本獲麟作經欲引經終孔子故續經至哀公十六年孔子卒而傳直至哀公二十七年將自成一家之書原非專為輔經而作若使左明輔經作傳終則傳止何為汎濫于獲麟之後乎左丘明姓名見論語子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殆夫子先聲而嚴事之故自名以之猶言痛比我老彭云爾假使年相若夫子卒于哀公十六年七十有三春秋絕筆于先二年傳絕筆于哀公二十七年後孔子卒又十二年則是八十有五歲矣入十五尚作傳當以何年卒是必年少

于孔子與游夏齒乃可既與游夏齒當在弟子列而七十子中無左丘明則是孔子先輩不為孔子作傳又甚明也司馬遷謬信之杜預因之後世遂謂左丘明親見夫子其言必可信至于牽強附合以求通其說而其誣春秋後學多矣不得不辨

左丘明姓名見論語論語為聖人傳神之筆也其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此孔氏之家法六經之典刑春秋之繩尺也今據傳皆犯此四者如蛇斷石語人死六日復生玉變為石柩作牛聲之類是語怪也如魯秦聖父狄屍彌齊殖綽郭靈晉州綽邢蒯聶魯武夫傳皆枚舉其人是語力也春秋雖為亂臣賊子作其于叔君賊父之事皆詳審精確必不得已而後書如存疑宣闕宣從輕如鄭子駟楚子圖弑君之類皆書君卒而傳皆執信不疑其他貪淫驕亂諸委瑣事經

不及而傳津津喜譚之是好語亂也至于神降鬼厲卜筮童謠夢兆種種杜撰不一而足是好語神也後世謀緯方術作偽于此使以邪說詔之徒託占象以誤忠良造符命以助亂賊皆以左為嚆矢經術不明流毒罔極聖人之慮豈不遠哉故夫編年指事其功不可泯而粉飾夸誕過情瑕疵甚多學者徵其事勿溺其辭超然遠覽始可與言春秋矣

或問曰左則非矣春秋何為而作也曰為繼五霸作也天下無天子五霸假方伯擅征伐夾輔王室以令諸侯其名正而事假其實爭利自為強大耳謀王室少而自謀多安天下少而亂天下多如晉朝同列受賈幣無異天子所少改正朔稱王號耳天下見吳楚稱王以為僭見齊晉不稱王以為義見其東征西伐以為方伯為勳主謂王降而霸猶之帝降而王也無王不可無霸雖號為仲尼之徒者亦以為當然不知天下有天子而後有方伯詩曰四國有王邠伯勞之無天子方伯安所稟承而自逞胸臆會盟征伐是大亂之道也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春秋者庶人議之者也故曰罪我其惟春秋自孔子沒而大義隱諸說紛紛穿鑿經義愈晦惟孟子為能知春秋其言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孔子懼作春秋春秋無義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獲諸侯以伐諸侯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此春秋明鏡指掌而諸傳反謂春秋專五霸獎齊晉首尾衝決者素倒置學者能辨乎此則十二公之文義可迎刃解耳今不信孔孟而信諸傳不由坦然明白正大之路而斤曲穿鑿謂春秋有隱嗟夫世儒自隱耳仲尼無隱乎爾曰請問無隱曰可枚舉也最大者弑君父其次叛父其次僭竊其次滅人國其次擅侵伐其次會盟其次私朝聘其次專殺大臣其次安與

春秋非左 卷下

春秋非左 卷下



作其次昏喪其次苗異如此而已矣雖其信涵蓋不盡而其是非了然在人心目故曰直道而行無所毀者其他非理委瑣之事一切不書故春秋包荒如天地含容如滄海寬仁博大之至也或云刑書喪貶命討此後儒之偽張春秋無是也

余嘗讀西漢書劉歆在哀帝朝欲為左氏春秋古文尚書立學官大臣龔勝師丹謂尚書二十八篇本不缺左氏本不傳春秋此讓先得我心後漢儒林傳李育謂春秋左氏不得聖人深義作難左氏四十一事晉王接謂左氏自一家之書不主為經發則左之不足信昔人往往以為然非獨余耳唐韓退之贈盧仝

詩云春秋三傳東高閻獨抱遺經究終始此數公皆有識人但不知當世何以說春秋恐亦只是疑之而已春秋不明非一朝一夕矣杜元凱之好左也貴其藻麗也左敘事浮華杜云先經始事後經終義依經辨理錯經合異此曲為周旋云爾其實左傳何曾轉經又云微而顯志而晦婉而章盡而污惡惡而勸善此但可以論經不可以論傳其論經云言高信遠辭約義微此理之常非故隱之又云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曰素王素臣非通論也獨此數語為有識後之言春秋不逮也

春秋非左卷下終

春秋非左下

聖

三百一十八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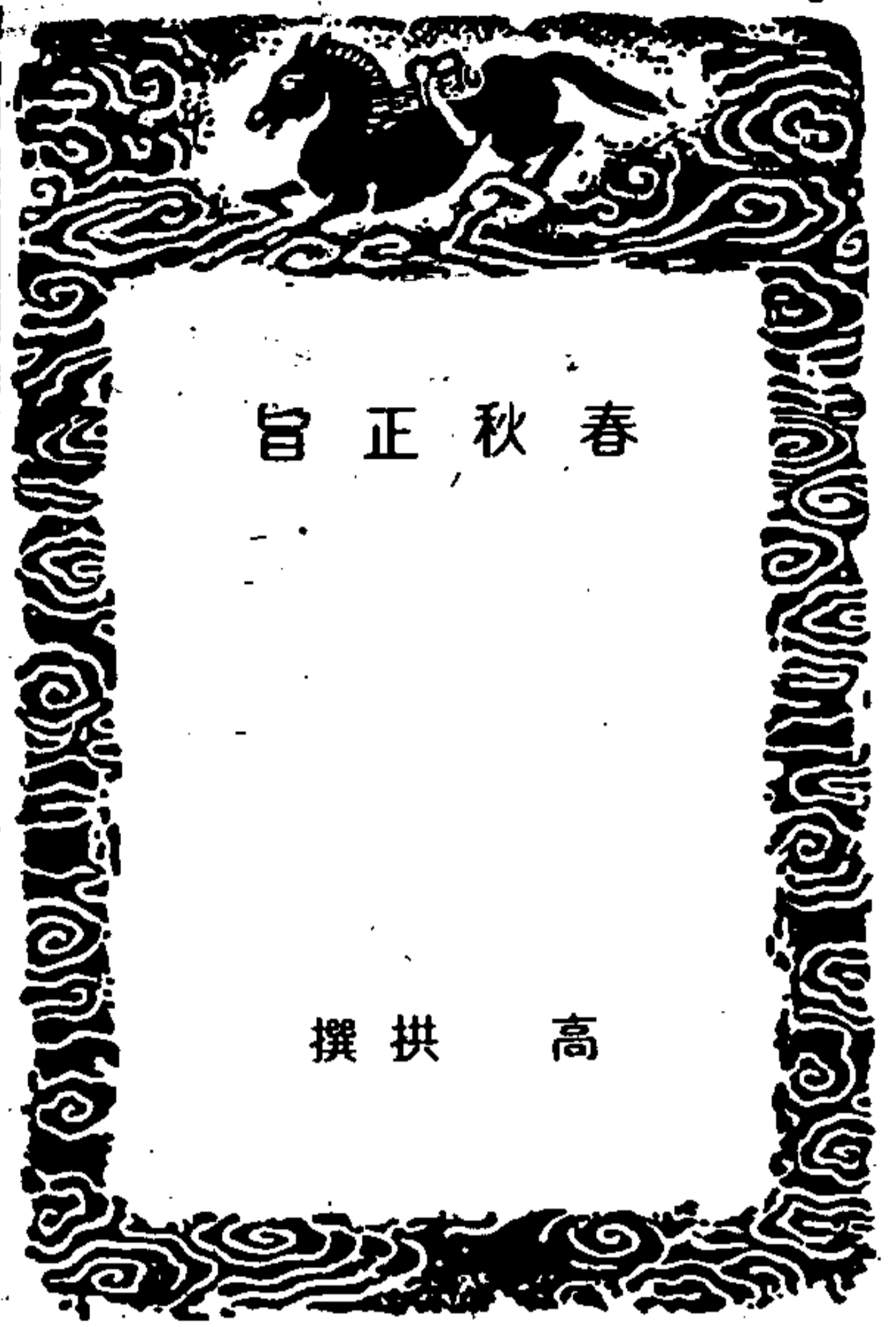
錢桂笙校字

陶炯照覆校

楊介康續校

丁兆松續校





春秋正旨

高拱撰

原序

莫大乎君臣之義而天子天下之大君也莫大乎聖人之道而孔子天下之至聖也則尊王之義宜無如孔子者是故懼亂賊之有作而春秋作焉以植天經以扶人紀正所以尊王也而後儒不察以為孔子託南面之權以賞罰天下其說既成乃沿襲至今無復能辨之者遂使冠履倒置大義淪亡曲讓橫流大道晦蝕抑又可懼也已然此何所始哉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非我者其惟春秋乎夫天子之事去者謂其明文武之憲章率諸侯以尊周至非謂其假天子之權也知我者謂我尊周也非我者謂我文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已也如此乎而後亂臣

春秋正旨序

賊子懼也其言固在其理自明而乃謂孔子自為天子命德討罪以是知之亦以是罪之其亦諛矣予昔也讀諸家之說實有不能安于心者既乃以吾心君臣之義而逆孟子稱述之旨遂有以得其大意願方從宦徒懷之數十年莫能筆之書也歲壬申歸田之暇乃稍為之敘其理以正君臣之義以明聖人之道以儆夙志嗟乎春秋果假天子之權即孔子之書吾不敢謂然也而況出於後人之誤乎謂春秋假天子之權即孟子之言吾不敢謂然也而況出於後人之誤乎尊王也而與竊柄同則竊柄者何誅明法也而與于紀同則于紀者何責茲實萬古綱常攸繫于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新鄭高拱自序

春秋正旨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春秋正旨一卷明高拱撰拱字肅卿新鄉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諡文襄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之作蓋以宋以來說春秋者穿鑿附會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欲明書法而不知所以明乃推原經義以訂其謬首論春秋乃明天子之義非以天子賞罰之權自居次論孔子必不敢改周正朔而用夏時次論託之魯史者以其尚存周禮非以其周公之後而假之次論王不稱天乃偶然異文應侯稱子乃時王所黜聖人斷無貶削天子降封諸侯之理次論齊人歸鄆譖輒陰田非聖人自書其功深斥胡傳以天自處之非

春秋正旨提要

次論春秋作于哀公十四年乃孔子卒之前一歲適遇獲麟因而書之經非感麟而作麟亦非應經而至次論說經以左氏為長胡氏為有激而作至諸家之紛紛皆由誤解天子之事一語其言皆明白正大足破說春秋者之痼疾卷帙雖少要其大義凜然多得經意固迥出諸儒之上矣

春秋正旨

明高拱撰

守山閣叢書

或問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遇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其義然否曰自孟子之有斯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明自後人之不得乎其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晦何以故曰洪範有云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故

春秋正旨

不得以自尊雖有其德荷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此孔門明訓也乃自託南面之權以行賞罰是作福作威躬蹈無君之罪亂賊且自我始而又何以懼天下之亂賊乎曰周室陵夷諸侯僭亂孔子不得已而假權以行事正以明君臣之分也曰所謂諸侯之僭也者得非謂若齊鄭等之僭公吳楚等之僭王者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假天子之柄匹夫假天子之柄而乃以誅人之僭公僭王也天下其孰信之所謂諸侯之亂也者得非謂其變禮樂專征伐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匹夫行天子之事而乃以誅人之變禮樂專征伐也天下其孰信之固知其必不然也且春秋孔氏之書歟抑魯國之書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是魯也曰謂魯史也者則國之公書也謂公書也者必其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者也周天子在而乃改其正朔禮制制度以定一王之法而修之以為魯史是可謂國之公書歟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歟固知其必不然也曰然則何為天子之事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西周盛時文武之典制天下所共守也天子之號令行于天下罔敢有非遵也故其朝會宴饗之樂與夫受釐陳戒之辭皆有以發先德盡下情王政樂然具在是之謂雅及其變也雖事或不同而王政得失猶自可見亦尚有雅焉至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室遂弱然其初典制猶有存號令猶有行善道其末年衰微益甚天

春秋正旨



下不復遠周天子虛器而已朝會禮廢公卿大夫亦靡所獻納黍離遂降為風與列國無異而雅亡矣蓋至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又其降政在于大夫矣又其降陪臣執國命矣暴行交作臣弑君子弑父者接迹于天下矣孔子為是懼以為今日之域中誰家之天下周雖衰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制雖不共守然有可考知也天子之號令雖不行于天下然天子固在也于是據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號令而春秋作焉春秋始諸魯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是王迹熄而詩亡之時也詩至是而亡故春秋自是而作王迹至是而熄故春秋自是而始乃以繼二雅表王迹續接成周之命脈耳蓋當是時天下皆曰周雖有王猶無王也而孔子則曰周固行王也其典制其號令固在行可取而行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蓋謂周天子事猶今人稱我太祖舊制云爾非謂孔氏之為天子也故取桓文者為其能尊周也書王正者存周之正朔也尊王人以抑諸侯者明周之尊衰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正謂此也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則平王以前政教號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後政教號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時王安在哉曰桓文豈誠尊周者乎胡乃取之曰固也不曰彼善于此則有之乎五霸桓文為盛孔子之取桓文也即其取管仲者也彼天下不知有王久矣而桓文者乃猶能率約諸侯攘僭竊以尊周室雖其假之不猶愈於不知有王者乎故有取而也夫以但能

春秋正旨

三

尊周即有取焉而不暇計其誠與假則聖人不得已之苦心亦自可見又烏有信時王之制而自為天子以行事反出于桓文之所不然者哉曰然則春王正月固周正歟曰何為其非周正也曰胡氏謂以夏時冠周月而引顏淵問為邦孔子答以行夏之時為證似亦有據也然非歟曰孔子之答顏淵也以讓道以立法故斟酌四代禮樂無不可者蓋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魯國紀事之書也紀事而用夏正則其所紀者夏事歟周事歟用前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文改當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史聖莫盛于孔子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事莫大乎正朔而乃任意為之以為國史將為私言乎將為公言乎且左傳僖公五年

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使用夏正則正月安得日南至也經書二月無冰使用夏正則二月驚蟄舟楫既通矣何以書無冰也秋大水無麥苗使用夏正則秋安得有麥也十月隕霜殺穀使用夏正則十月安得有穀預霜猶謂遲也冬大雨雪使用夏正則冬正雨雪之候而何以為災也諸若此者昔人會辨之世儒亦多稱述之者其理自明斷非夏正無疑也曰孔子不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乎曰然有是言也獨不觀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乎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也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于思曰仲尼憲章文武而孔子之告哀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自言則曰吾學周禮今用之

春秋正旨

四

吾從周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曰夢見周公是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亦止是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非欲于文武之政之外別立一代之制如行夏之時云者而後為見諸行事也曰然則何以曰吾志在春秋曰孔子之修春秋也是魯哀公十四年也是時孔子年已七十一矣以為吾欲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乃竟不可得而今則衰已甚矣無復可為之時矣志靡所托故托之乎春秋使今王能行文武之政即可據而行也使後王能行文武之政則亦于此取之而已矣而無俟乎他求也而吾志亦可畢故曰志在春秋也曰天子之事何獨託之魯史蘇氏云武王之崩也成王幼周公以為天子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言亦宜當歟曰此曲說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蓋傷之焉而況以天子之權假之乎蓋春秋明天子之權非以假天子之權也以天子之權還諸天子非以天子之權與魯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蓋周之舊典禮經也當時列國各有史其在西周天下尊王固史所紀者莫非王事至是既不尊王則亦不知有王事矣而史之所紀固皆其自行制度無復周之典禮矣今列國之史雖不可見而國語猶存其略如左氏傳敘晉楚之事為詳然語多張詡其

于亂法干紀非惟不知為罪反厚自矜大此必孟子所謂乘及槁杭之說也而其他概可知已惟魯史尚存周制一二文有足徵故孔子因而修之以著先王之舊則所謂述而不作者也是自周天子事夫何嘗以假魯也曰葬成風王不稱夫前且加于天子矣乃何為周天子事曰此傳者之謬也且如魯桓公之賊也其公則稱稱也孔子以宗國君臣之義乃于篡弑之賊尚不敢改其稱稱之公天子天下之大君也何如魯桓王其本稱也何如魯公其事則葬成風也何如篡弑而乃如此特加削削豈其君臣之義于天下之大君有不如宗國之君者歟然則何以不稱天曰聖人立言取諸大義非若後世比對于一字之間者或曰王或曰天王隨便而言無異同也伯之今人有稱奉聖旨者焉亦有稱奉旨者焉亦隨便而言無異同也若以王不稱天為有所削削豈亦以旨不稱聖者為有所削削歟曰葬成風無貶乎曰何為其無貶也以天子之尊而會葬諸侯之妾是冠履倒置紀法掃地堪矣只據事直書所貶自見固不在乎王之天與不天也且仲子事與成風同於成風書曰王使召伯來會葬於仲子書曰王使宰嚭來歸則在此則王不稱天而召伯稱爵豈其罪在王不在伯歟在彼則王稱天而宰嚭稱名豈其罪在宰不在王歟且狩于河陽是何理也而稱天王使毛伯來錫命使家父來求車是何理也而皆稱天王又毛伯以爵家父以字抑又何歟故知春秋之大旨固自有在非惟不崇乎王之天與

春秋正旨

六

不天而或書名或書字亦非必有意乎其間也二百四十餘年王朝列國諸臣其名其字安得必可考知或亦只據魯史舊文書之耳曰春秋既有褒貶天子之事又非孔子自行則褒貶者誰曰文武之褒貶之也何謂文武褒貶之也曰天下有聖賢之道有朝廷之法文武之法皆道所在孔子準之以作春秋其所書善者固文武所非者也所賞者也是即所謂褒也其所書惡者固文武所非者也所罰者也是即所謂貶也人但能明乎文武之道與法則春秋所書褒貶自見正不必求其義于一字之間也後儒不能明文武之道與法乃徒求其義于一字之間不惟求其義于一字之間也乃又不能虛心平氣而以謂聖人所作之經其義當不止如此而已也



而又過為深求之于是求之愈深而去聖人之意愈遠矣譬  
之法律然有明于法律者見書殺人即曰其罪當死不必更  
求其書殺之謂何也彼不知法律者不知罪所抵也乃徒深  
求夫書殺之義謂何而強為之解則其去法律遠矣曰筆則  
筆削則削亦天子歟曰然孔子以文武之道與法筆削之也  
可知者焉如據事直書即所謂筆也如齊侯鄭伯皆稱公其  
赴報之書皆公也楚子吳子皆稱王其赴報之書皆王也魯  
史舊文固皆若是書也孔子于齊公則削而為侯曰是吾天  
子之命侯也于鄭公則削而為伯曰是吾天子之命伯也於  
楚王吳王則皆削而為子曰是吾天子之命子也即所謂削

春秋正旨

七

也而後以不合王度削者固可知也曰滕侯爵經書  
滕子來朝亦所謂削歟曰非也此傳者之謬也彼其謂魯桓  
篡弑乃天下大惡而滕侯首朝之是黨惡也春秋惡黨惡故  
降而為子則安有此理夫孔子安得降人之侯又安得與人  
以子若謂惡其黨惡直惡之而已乃遂降而為子豈以黨惡  
者不可為侯止可為子歟夫大惡魯桓也于大惡者會去其  
僭稱之公否乎而顧于朝之者去其本稱之侯于大惡者會  
有所降之爵否乎而顧于朝之者降而為子抑何舛也且滕  
子來朝二百年前事也彼二百年來其子孫世承侯爵乃緣  
其會高以上之祖曾有朝魯桓之事遂于二百年間皆稱爲  
子彼固侯焉吾固子焉豈不可笑之甚歟曰然則孰降之曰  
是周天子之降之也周天子雖弱然亦豈曾無一事之行于  
微小之國者乎傳曰杞侯爵魯莊公三十七年書杞伯來朝  
其後又稱子蓋為時王所黜薛侯爵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  
卒蓋為時王所黜滕侯爵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蓋  
為時王所黜固亦有記之者矣此何不足據而必以為孔子降  
之乎且孔子降滕侯為子也其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亦  
皆孔子降之乎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果時王所黜也則  
滕侯之子獨非時王所黜之乎孔子作春秋只可明是非以定  
褒貶斷不得自行于奪降人之侯而又與之以子也曰若是  
則知我罪我謂何曰知我者謂我為尊周也罪我者天子之  
法明則借亂之罪者諸侯惡其害已也且有王者起在所賞

春秋正旨

春秋正旨

乎在所罰乎在所命乎在所討乎如此乎而後亂臣賊子懼  
也曰若然則春秋之事孔子固無與與曰修則孔子修之事  
則非孔子之事也曰經書齊人來歸鄆龜陰田而傳則云  
聖人以天自處不嫌于自敘其績不然歟曰不然也聖人之  
心蕩蕩平平而其立言也大公至正既不嫌于自敘亦不以  
天自處有此事只直書其事如何只直書如何行所無  
事而已非有意也非有意也且宣公時書公如齊後即  
書曰齊人歸我濟西田是歸濟西田者由公之如齊也使公  
不如齊固不歸也哀公時書歸邾子邾也後即書曰齊人  
歸譚及邾是歸譚及邾者由歸邾子邾也使不歸邾于邾固  
不歸也茲書曰及齊平公會齊侯于夾谷後即書曰齊人來  
歸鄆龜陰田是歸鄆龜陰田者由公之及齊平也使不  
及齊平固不歸也三者義一而已若以歸鄆龜陰田為孔  
子之績則歸濟西田者誰之績歟歸譚及邾者又誰之績歟  
且歸田小事也夫子之得邾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如之何其可及也而乃以區區歸田稱  
聖人之神化又設為以天自處之說而謂其不嫌自敘則亦  
非所以語聖人矣且孟子只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已而後人  
則遂謂其以天子自處也以天子自處之未足又謂其以天  
自處也惟其謂為以天自處是故于天子亦可賞罰焉嗚呼  
亦甚矣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乃為論至此使夫子可作  
其亦謂之何矣曰獲麟之事何如或曰感麟而作故文止于

春秋正旨

九

所起或曰文成而麟至以為瑞應孰是曰皆非也春秋立百  
王之大法撥亂世反之正是萬代之綱常也而何與于麟若  
曰感麟而作則使麟終不出春秋固不作歟使麟出于哀公  
之前在十一公之間春秋固遂止此歟固知其不然也若曰  
文成而麟至以為瑞應則安知麟之所出瑞為已歟且後世  
亦每有麟焉豈亦皆聖經之應歟固又知其不然也曰王通  
不云乎春秋以天道終故止于獲麟非歟曰天道遠人道邇  
春秋修人事不言瑞應蓋不以茫昧不可知者參乎人事之  
間以惑人也而況可以瑞應神其書乎以瑞應神其書少知  
道者不為而謂聖人為之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  
夫孔子何思鳳鳥河圖曰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鳳鳥河圖

伏義舜文則有孔子思伏義舜文之言而不可得見又不可  
以明言故思鳳鳥河圖以寓思伏義舜文之意使其得伏義  
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鳳不至圖不出固不思也使其不得伏  
義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鳳鳥不至河圖不出猶夫思也魯如堯之  
世無河圖禹之世無鳳鳥若孔子得生其時相與都俞一堂  
共成雍熙之治將亦思鳳鳥河圖乎固知其必不思也曰然  
則終于獲麟謂何曰是時孔子年已七十一矣越歲而孔子  
歿則魯史之修宜止于此麟非常有之物有之即直書之而  
已固非取義于麟也聖人不語怪神其言其事如日月之在  
天而人無不仰之者夫豈以茫昧不可知者而符己之事為  
若是誕乎且麟一獸耳與人理無與亦何足為聖經經重也

春秋正旨

十

後人不知重聖人而以聖人借重於麟不知重聖人之春秋  
而以春秋借重于麟至亦惑矣故謂經感于麟是聖人經世  
之書乃因一物而起何視經之淺也謂麟應于經是術家者  
流幻妄之說何誣經之深也皆無得乎聖人之道者也曰反  
袂拭目曰吾道窮矣有諸曰此又証聖人之甚者也道之將  
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聖人樂天知命而不受何  
乃反袂拭目稱吾道窮至是乎且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亦豈  
必俟獲麟始知而泣乎杜預云亦無取焉蓋邪說當闢詎止  
無取已也曰然則麟不足為瑞歟曰瑞應之事有道者不言  
謂其理之不可詳也昔嘉靖己酉三月鄭州生麟于適過鄭  
朝兒之越歲于門人王從諾氏家生麟邑人皆見之然迄無  
所應則麟雖非世所常有而亦世所有者即有之亦麟其所  
麟而已誠何與於聖人之經也曰韓子云麟不待聖人而出  
謂之不祥亦宜然乎曰此亦曲說也彼其必以麟為聖人之  
瑞也然固有不待聖人而出者焉求其說而不得則從而為  
之辭耳殊不知聖人之世亦有無麟者焉非聖人之世亦有  
有麟者焉非必謂聖人之瑞也以麟不待聖人而出為不祥  
猶夫以桓宣書有年為記異理無可據者矣曰記異之說亦  
非歟曰祥則書之為祥異則書之為異乃直筆也今既書有  
年大有年矣而意則以為記異聖人固不若是說也且胡氏  
之說曰二君得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是反  
常也先儒說經者多列于瑞慶之門至程氏發明與旨然後

春秋正旨

春秋正旨



以為記異信斯言也則所謂水旱凶災者君當之歟民當之歟年雖大殺何難于君而民則流殍且相食矣天誠有意誅罰無道乃降水旱凶災之譴而使無辜之百姓當之亦非所以為天矣而況其理實有非人所能測識者乎春秋書祥異不書事應而後儒必以事應符合之蓋非惟無以得聖人大公至正之旨而又徒以啟人君矯誣之心彼其天馬作頌寶鼎作歌登泰山禪梁甫矯誣上天以自侈者固皆瑞應之說敢之也故知說經貴足以取信苟徒滋惑則亦無貴于說經也已矣曰古之說經也則何如曰三傳左氏為優昔人已言之矣下此者其杜預乎預頗識聖人尊周之意言故近理但于天子之事未能明其說耳曰伊川先生云春秋只是一箇

春秋正旨

有在也吾懼夫聖人之志晦而君臣之道乖也君臣之道乖則亂臣賊子得以借口仍復接迹于天下故必君臣之道正而後聖人之志明聖人之志明而後春秋之法可行於萬世俾亂臣賊子無復可借口者而永有懼焉斯于明之意也蓋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紀也其理本如是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麟龍也生而火光滿室其頭角鱗甲皆龍也大較形象與繪者合惟是鱗甲乃就膚斷界成文如鱗甲然非若魚之鱗甲可鼓而張也想龍之鱗甲亦如此否則不可以飛騰屈伸故知其亦如此耳蓋陰雨晦冥牛馬在野龍偶與交則感而生麟故自古言生麟者必於野城邑無有也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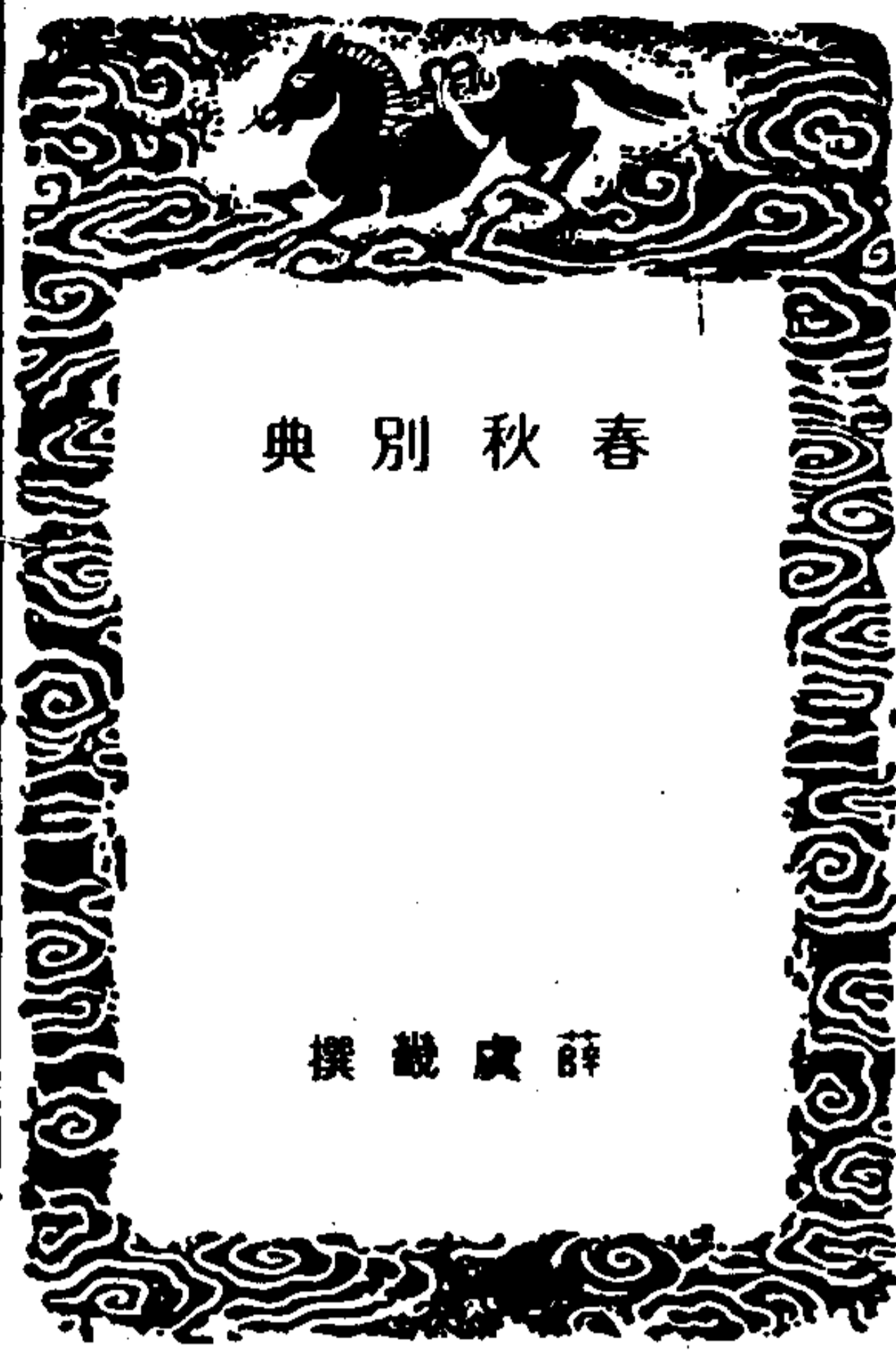
在野者牛多而馬少故麟多牛生也牛生者牛蹄馬生者馬蹄謂皆馬蹄非也似龍而非龍似牛馬而非牛馬猶之馬蹄生羸似馬而非馬似驢而非驢也即是而言則麟固亦有種非無自而生天特出之以示瑞也是故古之聖王只修德修政綏緝其民人以昌大其國家而瑞之有無所不言者蓋非惟其理不可知而亦何與于生民之休戚即有亦無益也或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不然歟曰朕兆之先見則有之故曰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如必以異物如麟者為祥則不然自古國家之興何嘗必有異物如麟者而有異物如麟者亦何嘗必興也子因親見麟又審究其所以生者如此故詳著其義以告後人庶乎誣妄之論亦可以

春秋正旨

少息也夫

春秋正旨終





春秋別典序

薛虞撰

春秋別典序

昔仲尼作經口授弟子左邱明思其妄意失真迺推論本  
事作內傳復採諸國名物作外傳蓋修故博乎其紀事也  
已觀周篇嘗載孔子將作春秋與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  
史歸而作經邱明作傳若是乎其於二百四十年之蹟蓋  
目睹而備言之也惡有所謂別典哉考其書或先經而  
始或後經而終辨理者依合異者錯皆彬彬乎條分臚布  
猶伍兩焉公穀後出譚經不啻史記耳而傳之歷歷什  
一二耳然舊史遺文無關聖筆左氏捐而不錄者尤眾劉  
知幾亦謂邱明紀載當世得十之四豈非深慨乎記事之  
未周歟不佞嘗閱注牒見春秋君臣往蹟醇雅奇袤不下  
千事散著百家皆三氏所弗錄開或微撥其端而未究其  
緒存其半而不撮其全見軋舛之因不自度略仿左例分  
十二公以統其世稽三傳人以繫其事年不盡考而附諸  
大人不盡知而援諸事參稽互證務極恢闊幽章纖巨兼  
收咸紀蓋庶幾疑於舊史遺文之猶在焉嘗借自謂言  
略成乎一家功可裨於三氏題之曰春秋別典殊三傳也  
荀悅有言曰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  
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勛五曰表賢能嗚呼典無當於五志  
奚取於典也哉或者曰拾金者汰沙撥珠者捐蚌三氏有  
作皆鏗銑也夜光也子何用砭砭沙蚌是營哉且也無關  
於聖經何必春秋耶不佞謂不然匠石不遺輪囷削而不

春秋別典

案漢淳為取用者眾也且粗梨可以充品吹竹可以開聲  
前鋒後距兵之所以萬全也左驗置對獄之所以平反也  
春秋既曰刑書何歷乎具兩造哉比事屬辭豈盡無取爾  
耶况鏡古可以觀今也軌前可以循後也準得可以形失  
也典皆有焉凡十五卷書目凡例列在左方粵瀛後學薛  
虞識

春秋別典序

文字數

春秋別典凡例

春秋之年事無輯也起隱盡哀一如左  
民開詳晉大曲沃趙保晉陽雖逾二百四十年之外為晉  
生夏盟宜詳始卒從左例也

凡輯曰別典匪別弗提左氏內外公穀檀弓既列於經家  
傳戶誦無用取焉諸子百氏希於聞見蒐羅殆備義取翼  
傳不妨躋左也

凡輯主分年年據三傳或人可年繫則隨年引經或傳有  
其人則因人繫事焉史世家不無同異用列分註以資考  
索

春秋別典凡例

文字數

凡霸盛桓文烈稱管晏自非孔氏誰不道之二氏有述桓  
景獨備若概錄著斯亦繁矣略加鉛黃唯存馴雅

凡事取實錄不列寓言鄭圃濠梁塵存可據耳

凡史載事輯史例也標僅及事言因事見端言弗錄也

凡輯萃百家事多錯見此詳彼略甲工乙拙要在參提事  
必不遺文資簡要



春秋別典卷第一

海陽 薛虞畿 舜祥報

魯隱公元年己未即位十一

晉侯立封文侯弟成師於曲沃曲沃邑大於翼也

成師號為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時年五十八

矣好德晉國之眾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未

夫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

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

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諱潘父

晉世

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子也曲沃莊伯也

春秋別典卷第一

卒乃與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

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見傳 哀侯三年

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八年晉侵

庭見傳 庭庭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於汾旁虜哀侯

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小子元年曲沃

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曲沃益強晉無如之何晉小

子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

沃武公武公入於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晉侯二

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

器賂獻於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

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

晉武公始都晉國後二年卒子獻公諱諸立 晉曲沃始終

之與左互有詳略 史記晉世家

燕繆侯七年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侯十

三年卒子桓侯立桓侯七年卒子莊公立莊公十二年齊

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溫立惠

王弟頹為周王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納惠王於周二十

七年山戎來侵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公送齊

桓公出境因割燕所至地于燕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

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三十二年而卒 燕事三傳希見特

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菟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

子童子曰此名為媚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印欲殺之拍撫

其首媚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

人乃逐二童子化為雄雌上陳倉北坂為石秦祠之 平王

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

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

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

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走出入豐水中其

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

之人不出故置旌頭 史記正義

秦文公東獵渭之閒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

屬地其口止於廊衍文公問史敦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

其祠之於是作廊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作廊時後九年

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

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

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雉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史記封

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

水 史記封

秦寧公二年徙居平陽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

我遂滅蕩社 寧公魯隱公八年立據史年表

宋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

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

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 隱三年經書宋穆公

魯桓公 八年周桓王九年 史記宋世家

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

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

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 楚武

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

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

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

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

而兵罷 按左桓六年楚伐隨八年隨少師有寵楚伐之

陳厲公娶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厲公所殺

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梓白共令蔡人

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曰利公 桓左

年陳侯鮑卒於是陳亂文公子他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

病而亂作國人分故故再赴他立兵屬周王戰歸萬陳氏

無聞心是以改齡年蔡人殺他見經不稱周十有二年經

書八月壬辰陳侯鮑卒即厲公與史謂他為厲公異 史

說陳

厲公佗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

是為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

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

入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

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

立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

罪之也莊公卒弟杵臼立是為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

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奔齊 莊二十 完卒諡

為敬仲仲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為田氏田穉孟

夷生潛孟莊田潛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

之大夫樂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

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字無字有力事齊莊

公有寵無字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

收賦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與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景

公弗禁由是田氏得眾家益彊民思田氏 陳完始卒備此

郭君出郭 郭即魏桓十年 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

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梁粲曰何備也御者曰臣

備之曰奚備之御者曰為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日子知

我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以不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

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

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大賢

曰夫賢者所以不存而亡者何也御者曰天下無賢而獨

賢是以亡也伏軾而嘆曰嗟乎夫賢者如此乎於是身倦

力解枕御膝而臥御自易以備疎行而去身死中野為虎

復所食 韓詩外

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於車 十八 豎曼曰賢者死忠

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今彭生二

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菟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

子童子曰此名為媚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印欲殺之拍撫

其首媚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

人乃逐二童子化為雄雌上陳倉北坂為石秦祠之 平王

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

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

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

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走出入豐水中其

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

之人不出故置旌頭 史記正義



君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君失親戚之禮命又  
功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  
君以怒遂禍不其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豈及彭生而  
能止之哉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曰寡君  
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  
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魯管子大

魯莊公 元年戊子在位三十  
二年周莊王三年

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搆菜二子出採見老才  
載春乞焉不與捕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  
大辭曰取春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  
史入造軍而言曰鄧為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搏而奪  
吾春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討  
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  
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  
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 四年楚文王立六年伐申過鄧  
公亮至

荆文王曰莫語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  
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  
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養我意吾所欲先我為之與處  
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  
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 左申侯伯善於文王文王將死與  
九年 呂氏  
春秋長見篇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  
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  
伐也對曰大之伐小疆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  
之食豚也惡有不得文王遂與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  
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  
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說苑指  
荆文王得黃黃之狗宛路之增以收於雲夢三月不反得  
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徐申曰先王卜以臣為葆吉今王  
敗三月不反期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衣襪  
祿而商於諸侯願請變更而無笞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  
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寧

抵罪於先王王曰謹諾引席王伏葆申束細荆踞而加之  
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  
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申出自流  
于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乃變更殺黃黃之狗  
新宛路之增放丹之姬後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于  
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呂氏春秋  
上三事年無考據特因制  
文王伐鄧乃附其後方

齊僖公 桓十五年 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管仲召忽往見  
之曰何在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  
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此賤臣知  
所棄矣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管仲  
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嚴間將有國者未可知  
也子其出乎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  
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  
仲曰不然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  
母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  
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為人也無小智而有天大慮天不幸  
降禍於齊糾雖立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忽曰百歲  
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君所立奪吾君也雖得天  
下吾不生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  
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以死者社稷破宗廟滅  
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  
利矣鮑叔曰然則奈何管仲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納  
遂傅小白 管子大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  
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  
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弒君小白先入為  
君魯人拘管仲而放之鮑叔言而相之 見八年傳 韓  
公子糾將為亂 九年經九月齊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  
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 韓非子  
魯子得於魯魯極而送之齊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謂役  
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  
道甚速 呂氏春秋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  
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  
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  
公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  
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說苑尊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善者入門而右不善善者入門  
而左東郭牙中門而立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  
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  
驥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  
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  
傷於民 說苑善



齊威欲干齊桓公窮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車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焚火甚盛從者甚眾甯戚負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疾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甯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而亡人之大美此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遂大用之為上卿呂氏春秋舉難篇

春秋別典卷第一

春秋別典卷第一

齊桓公伐魯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曹劌謂莊公曰君寧死而後死乎寧生而又生乎公曰何謂也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公曰請從明日將盟皆懷劍至壇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管鮑進刺按劍曰二君將攻國母或進者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與之盟歸而欲勿予仲曰不可人劫君君不知不可謂知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與不可謂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春秋

春秋別典卷第二

海陽 薛虞 舜祥 撰

嶺南遺書

魯莊公 十三年

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十三年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于城下城墮壓境君不圖歟莊公曰噫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劍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墮壓境君不圖歟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操劍而去左右曰盟盟可倍曹劌可離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離而君不離著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翁然而歸之春秋別典卷第二

春秋別典卷第二

齊桓公伐魯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曹劌謂莊公曰君寧死而後死乎寧生而又生乎公曰何謂也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公曰請從明日將盟皆懷劍至壇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管鮑進刺按劍曰二君將攻國母或進者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與之盟歸而欲勿予仲曰不可人劫君君不知不可謂知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與不可謂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春秋

以下數十條多載桓公委任仲父言聽計從權掩圖霸之心疑初年屬精時事也彙輯左方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如是者二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也得仲父易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眾賢在位垂衣裳恭已無為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召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用刑也新序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魯於酒內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

春秋別典卷第二

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說苑

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進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細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說苑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驚爵祿者因輕其主其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蘇爵祿吾庸敢驚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况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呂氏春秋

桓公得管仲昭明辨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子昭明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祖說苑

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

桓公問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外境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隣之敵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管子

齊桓公問管仲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亡為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衡室之册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咳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非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



亡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噴  
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  
足大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於噴室之議有司執  
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為此噴室之事也請以東郭  
牙為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管子桓  
龍國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人復於桓公曰天使使  
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元服天之使者乎天下  
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  
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  
愚者信之管子桓  
桓公問於管仲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

春秋別典卷第二

四

管子桓

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田莫  
不見禽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  
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  
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  
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汚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  
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  
可則惡有不可者矣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則  
亡眾不敏不及事公曰善管子就舍異日請與管子劇之  
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  
為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遊於魯以結交焉公  
子開方為人巧轉而說利請使遊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  
其為小廉而苛伏足恭而辭給請使往遊則以結交焉  
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  
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臨期請立為大  
行人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眾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  
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土不旋踵鼓之而三軍  
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  
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  
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  
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夷吾  
夷吾不為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  
夷吾在此桓公曰善管子桓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  
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薰之則恐燒其木  
燬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以社故也夫國亦  
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  
於百姓不諫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  
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置表甚長而酒  
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  
酤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  
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人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  
而訛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  
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者之所患也管子桓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  
婦皆曰善可乎管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  
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學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惠士可  
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  
為非眾人所可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我也  
百已則視其過千已則諱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  
可井而收也不可暴而殺也可摩而致也眾不可戶說也  
可舉而示也管子桓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對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  
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人君者以百姓為天百  
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曰民之無  
言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管子桓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  
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  
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心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  
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管子桓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  
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  
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乎公曰何也  
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  
何管子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管子桓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

春秋別典卷第二

六

管子桓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  
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  
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  
吾甚惡紫之臭公曰諾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曰  
少却吾惡紫於是日即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  
三日境內莫衣紫也管子桓  
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與馬  
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  
之臣服之今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  
羣臣之所奢汰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  
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大白之冠朝一  
年而齊國儉也管子桓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眾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  
左右之請因能而授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  
焉管子桓  
管子桓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  
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  
而臣疎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偏上管子桓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濼陵其城之值雨也未  
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眾何以為管仲對  
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濼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  
與師伐之既至天卒開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  
乃還旗而去之管子桓  
齊桓公田至於麥邱見麥邱邑人問之子何為者也對曰  
麥邱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  
乎子其以壽祝寡人麥邱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  
主是賤人為寶桓公曰至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  
復之麥邱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恙學無惡下問賢者



在旁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其  
復之夢邱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桓  
公佛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  
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子之言也子更之夢  
邱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  
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  
因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  
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為謝至今不赦公曰  
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  
自御以歸禮之於胡封之以麥而斷政焉新片雜  
秦武公卒史記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死死者六十

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德公  
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鄉時卜居雍後子  
孫飲馬於河梁芮伯來朝二年初伏以狗禦蠱史記秦本紀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早邢不亡晉不敵晉  
不敵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  
救以敵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  
救晉伐邢年不可考似桓初年事且伏伐邢尚  
在開元年晉伐或在先耳 韓非子說林上  
楚成王憚元年初即位楚成王二十二年熊渠殺兄  
堵敖代立是為楚成王布德施惠  
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  
之亂無侵小國於是楚地千里史記楚世家  
陳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欵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

春秋別典卷第二  
九  
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已乃奔齊莊二十二年傳備始  
末 史記陳世家  
晉獻公八年士為說公曰莊二十三年傳晉之羣公子多不  
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絳  
九年晉羣公子既亡奔號號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  
欲伐號士為曰且待其亂史記晉世家

楚成王立子文代公子元為令尹三十年傳公子元歸曰  
伐鄭而處王官秋申公  
子文為令尹子文因鬬班之殺子元也緇帛之冠以朝鹿  
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盈積  
自毀其家以紓國難不為勸不為諫勉以憂勤於社稷  
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為政度人以用人薄  
惠以撫下凡以自究厥心不逞他恤於時齊桓方霸楚邦

多難子文量力而動舍命不渝戰國其族有干法者廷理  
拘之間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責之曰凡立  
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  
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理之不端而  
駁於法也執國之柄而以私開與吾生不以義不若以義  
而死也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  
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  
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  
黨何憂乎乃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因法程廷理釋之子文  
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說苑至  
公篇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衛姬望君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

春秋別典卷第二  
一  
吾於衛無故子曷為我請對曰妾望見君之入也足高氣  
強有伐國之志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  
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仲曰君之揖  
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  
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  
者不言也今管仲乃以容貌聲音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  
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燎燭也經二十八年書伐衛  
呂氏春秋精論篇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齊三十年書使人請助於魯魯君  
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  
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  
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之國不親非

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  
以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  
年起兵伐魯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轉  
禍為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左傳言伐山戎為病燕  
故也 說苑權謀篇  
齊桓公北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迎而出境桓公問管仲  
曰諸侯相迎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  
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  
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韓詩外  
傳四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  
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  
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仰有

春秋別典卷第二  
一  
水乃掘地而遂得水韓非子  
說林上  
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聞然而止瞭然而視  
有頌兒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左袂衣走馬前疾以問左  
右左右不見也管仲曰事必濟此登山之神愈兒也臣聞  
霸王之君與則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導也袂衣示前有  
水也左袂衣示從左方涉也桓公果從左度遂得水遂得孤  
竹霸天下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於是寡人  
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乃  
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說苑辨  
物篇











齊桓公出獵遂風而走人山谷之中一老父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曰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觀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將生子而大賈之買約少年日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何為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君在上管仲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此叟者必不與也公知訟獄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者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乎

齊桓公與管仲鮑叔常飲酒桓公謂鮑叔如為家人視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甯戚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使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時必不驕矣呂氏春秋齊桓公出遊過一丈夫衣應步帶著桃及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一桃桃之為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及桓公說其言與之其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桃齊傳桓公置酒令諸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

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失言失言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韓詩外傳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為何墟野人曰是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為誰桓公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齊傳里克殺奚齊卓子使告公子求入而納之公子以告子犯

春秋別典

字犯不可曰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家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子犯曰假也聞之喪亂有大小大喪大亂之制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議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里克殺君九年申生遇狐突兒乃謠曰其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記晉世家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內水漿曰馬為知已者良士為知已者死鮑子也天下莫知我安用水漿初學記鮑叔死管仲與上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鮑子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死而况為之哀乎說苑復齊桓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穆公問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穆公聞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韓之戰在十五年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管子今年老矣為棄寡人而絕世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固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奸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崛起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位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賢諂諛在旁一阻也言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

也蓬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三阻也詠獄諷其弊以法遏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捕倒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由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說苑君管仲有疾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廉潔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顯明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顯明可命篇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變已乎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實無之為人也好善甯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為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誦實實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誦實實無之為人也

在之為人也善言而不能以口息臣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誠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顯明其可乎明之為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明然而款曰天之生明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唯唯且暮欲齧我而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唯唯且暮欲齧我而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

春秋別典

也蓬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三阻也詠獄諷其弊以法遏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捕倒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由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說苑君管仲有疾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廉潔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顯明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顯明可命篇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變已乎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實無之為人也好善甯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為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誦實實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誦實實無之為人也

在之為人也善言而不能以口息臣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誠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顯明其可乎明之為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明然而款曰天之生明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唯唯且暮欲齧我而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唯唯且暮欲齧我而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

也蓬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三阻也詠獄諷其弊以法遏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捕倒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由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說苑君管仲有疾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廉潔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顯明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顯明可命篇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變已乎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實無之為人也好善甯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為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誦實實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誦實實無之為人也



五味不至於是乎行反易牙官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隣公薨六子皆求立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齊國大亂管子

桓公問管仲疾管仲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誣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味事公公曰唯蒸嬰兒之未嘗於是蒸其子首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內而始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也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蓋虛不長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桓公曰善管仲死

曰葬公憤四子者廢之逐堂誣而苛病起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官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處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饑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誣公子開方四人分其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食將不得矣公曰嗟乎茲聖人之言長乎哉死者無知即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地下乃援素襪以裹首而絕死十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管子

春秋別典卷第三

春秋別典卷第三

春秋別典卷第四

海陽 薛虞畿 舜祥撰

魯信公十四年

不鄭子豹奔秦說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不聽而陰用約見十年傳

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王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襄辱之遂行至孟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二十一年事二十二年為鹿上之盟二十三年戰於泓次年襄公卒

晉文公入國二十四年晉侯夷吾至於河合棄筮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

香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我反國乎對曰筮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水視之乃沉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公而誰唯二三子者以為己力不亦誣乎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縣書宮門

曰有龍矯矯頓夫其所五蛇從之周禮天下龍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大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聞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子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其鄭望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已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餓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知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

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吾欺也恃吾不可欺也韓非子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七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為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就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沈我行昭明我名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諍善援我使我不得為非數引我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問乎死人不問乎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士固為首矣豈敢忘乎哉原內史亦與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說苑復

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度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為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為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頓夫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能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嚼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請待且日之期子欲祿耶請今命康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為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與

製今為一人言施一人猶為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應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說苑復

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躬三行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頓夫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能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蛇嚼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為子爵與待且之朝也吾為子田與河東陽之問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謂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為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為人臣而不見察於其君者則

春秋別典卷第四

春秋別典卷第四

春秋別典卷第四

春秋別典卷第四



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素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  
上文然使人求之不得為之避寢三月號呼斯年詩云逝  
將去汝適彼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文公待  
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為焚其山宜出乃焚其山不出  
而焚死新序節

晉文公反國李離為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當死  
文公令之曰官有大小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  
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  
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罪死非義也臣之罪當死矣文公  
曰子必自以為有罪則寡人亦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  
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

政寧過於生毋失於殺臣受命不稱聖惠蔽恩如臣之罪  
乃當死君何過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即生失殺即死君以  
臣能聽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  
不察是非聽他詞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聞  
之必譏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揚於天  
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  
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員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  
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  
所以教於國也離不敢受命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為  
人臣也身辱而君肆行汚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  
而有汚辱之名無霸王之功而有射鈞之累夫無能以臨

官藉活以治人君雖不忍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汚官亂治  
以生臣聞命矣伏劍以死新序節

晉文公問咎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  
可也公曰非汝之贊也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贊  
也羔見舅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而薦之於君得為西  
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  
義子其去矣願吾射子也說苑五

翟人有獻封狐文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皮而歎曰  
此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則以名號為罪徐偃王是  
也以城與地為罪虞虢是也韓非子

春秋別典 卷四

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為罪也大夫樂伎曰地廣而不平  
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樂枝曰  
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  
以分民散財以賑貧說苑政

晉文公問政於咎犯咎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  
分地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  
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斯之謂乎說苑

晉文公舉兵欲伐衛公子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  
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  
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悟其言乃止引師而  
還未至有伐其北鄙者此舉疑未敢來之說

晉文公見咎季其廟傳於西牆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  
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牆  
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  
告之僕僕頓首于軫曰呂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  
明羣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入宅版築有  
時無奪農功說苑建

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為之奈何對曰夫  
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  
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  
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

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  
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  
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  
以權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  
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  
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若類乎亡國百姓發  
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  
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  
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刻羊而約曰自後子  
孫敢有相攻者合其罪若此刻羊矣臣之君固以刻羊不  
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意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說苑建

春秋別典 卷四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岑鼎往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為非  
也使人告魯君柳下惠以為是請因受之魯君請於柳下  
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為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  
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所難也魯君乃以真岑  
鼎往柳下惠可謂守信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存魯君之  
國信之於人重矣猶與之輓輓也故孔子曰大車無輓小  
車無輓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謂也呂氏春秋

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  
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春秋繁露

柳下惠三黜於魯而不去也其妻謂之曰子無乃瀆乎吾  
聞之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  
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矣惠曰彼為彼我為我雖裸  
程安能汚我由然與之處柳下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妻  
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  
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  
屈柔從俗不覆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而心  
不易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  
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曰惠兮於  
是門人從之以惠為諡列女傳

晉歲時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  
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曰卜戰龜燬是荆  
人也我地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晉星見彼操其柄我  
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王搏彼在上君  
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  
輔我我舍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  
敗說苑建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  
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  
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  
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



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答犯侍者曰城濮之戰答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答犯之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陂之陵履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

晉文公問箕鄭曰救飢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

晉文公將伐鄆趙衰言所以勝鄆文公用之而勝鄆將賞趙衰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卻虎公召卻虎卻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虎非親言之者也而賞及之此疎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不苟論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由無佐也

晉文公由於執遇一老夫而問曰執之為執久矣子處此故矣執亡其有說乎對曰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之此執之所以亡文公輟田而歸之遇趙衰而告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間農夫老古曰吾鹿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聞而近人故得魚鱉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眾而亡其國詩云維鷓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道遇樂武子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樂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樂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合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選載老古與俱歸

晉文公出田逐獸踴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問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合日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外澤則必有九罜之憂龜鼈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羅釣射之憂今君逐獸踴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與吾漁所

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堤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慶惡則脩德大夫慶惡則脩官士慶惡則脩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穡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斂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吏夢天帝殺蛇曰何故當聖君之道為而罪當死發夢視蛇臭腐矣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晉文公好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羔羊之裘練帛之冠且直之履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直服為其難為也然為而文公悅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

晉文公行地登陸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公曰會夫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矣如對曰其罪重死文公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為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為人臣而忍其君者而不問為人君而忍其臣者耶文公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矣如對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為謀辨士不為言仁士不為行勇士不為死文公授級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股臂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憂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鄰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憂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經吾地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孤舉尚薄屋無哀吾喪也與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師要之殺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及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

春秋別典卷第四

春秋別典卷第四

春秋別典卷第四

春秋別典卷第四

春秋別典卷第四

春秋別典卷第四

春秋別典卷第四

春秋別典卷第四

春秋別典卷第四

春秋別典卷第四

春秋別典卷第四

春秋別典卷第四

春秋別典卷第四

春秋別典卷第四

春秋別典卷第四

春秋別典卷第四

春秋別典卷第四



海陽 薛庚 舜祥撰

魯文公 元年乙未在位十八年

晉襄公使人於周曰敝邑寡君寢疾下以守龜曰三塗為

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容武色

願公備之晉襄公與阮梁蠻氏呂氏春秋

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門穆

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

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

詩書禮樂法度為治然尚時亂今戎則無此何以為治不

亦難乎由余歎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

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

法度之威以督責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

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

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上之政猶一身

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穆公退而問內

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

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僻區未聞中國之聲君試

遺之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開留而莫遣以失

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

樂必息於政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

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管而後合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

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數諫不聽

穆公又數使人問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穆公客禮待之

左傳秦戰彭衙在二年按史記秦誘

由余在戰彭衙之後 史記秦本紀

秦穆公問於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

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

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盞啜於土瓶其地南

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得天下

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備其刃備漆黑之

以爲器諸侯侈國之不暇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

爲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紉帛爲首飾躬身有彩爲飾

春秋別典 卷五

春秋別典 卷五

春秋別典 卷五

春秋別典 卷五

春秋別典 卷五

春秋別典 卷五

春秋別典 卷五

春秋別典 卷五

春秋別典 卷五

春秋別典 卷五

春秋別典 卷五

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

爲大器而建九徹食器雕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雕

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

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穆公說拜由余爲上卿問其兵勢與

其地利既以得矣舉兵而伐戎兼國十二問地千里穆公

香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淫於樂美於利以亡其國由

離實獲也說苑反

穆公益厚孟明視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舟大敗晉人取

王官及鄆以報殺之役三年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穆

公自茅津渡河封殺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

嗟士卒聽無諱余誓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遺

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

過君子聞之皆爲流涕曰嗟乎秦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

孟明之慶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史記秦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

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

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

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僮僮采薪者九

方埋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

三月而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邱穆公曰何馬也對曰

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而問之曰

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

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此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

也若堯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

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

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此條

考證按傳六年秦穆公卒此宜附之

穆公未卒之年云 淮南子道應訓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亥曰飢召

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

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成東邊荆

人報行韓非子說林上

楚莊王立爲君韓非子說林上

年立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

臣而遽諫其君者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

春秋別典 卷五

春秋別典 卷五

春秋別典 卷五

春秋別典 卷五

春秋別典 卷五

春秋別典 卷五

春秋別典 卷五

春秋別典 卷五

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

非忠臣也乃人諫莊王立鐘鼓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

左擁越姬右擁越姬曰吾鐘鼓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

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樂好樂者多亡荆

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右手抽陰

刀劖鐘鼓之縣明日授蘇從爲相說苑正

楚莊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問

左右羣臣曰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

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

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

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

春秋別典 卷五

春秋別典 卷五

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也之愚是鳥雖

不蜚蜚必冲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土慶稽首曰所願聞已

王大悅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爲合尹授之相印士慶喜出

門顧左右笑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

衣冠御巾櫛十三年矣前爲豪矢而後爲藩蔽王賜士慶

相印而不賜臣臣將死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

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

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

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脩治士無所行矣新序雜

楚莊王聽朝罷晏樂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

飢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樂姬曰王

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與中國之士與莊王曰則沈令

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者何也姬曰妾得於

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

之梁鄭之開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

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

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

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

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

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楚史令尹一作

十一年令尹 韓詩外傳

叔敖始見傳 韓詩外傳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請於山川曰天其忘

春秋別典 卷五

春秋別典 卷五

春秋別典 卷五

春秋別典 卷五

春秋別典 卷五

春秋別典 卷五

春秋別典 卷五



子與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說苑  
孫叔敖為嬰兒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以告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向者吾見之恐去吾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之福汝則不死也及長為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新序

孫叔敖沈尹莖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不知脩行不聞沈尹莖謂孫叔敖曰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窮我不若子耦世接俗以適主心子不如我子何不歸耕乎吾將為子遊沈尹莖遊於郢荆王欲以為令尹辭曰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迎叔敖以

為令尹十二年而薨此沈尹莖之力也晉書

楚令尹虞邱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訟獄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戶祿素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後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而何虞邱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而不忠王又何以為忠臣願周解莊王從之賜虞邱子采地三百

春秋別典卷第五

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邱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邱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仇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說苑

公篇

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士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赭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說苑

孫叔敖遇狐邱丈人狐邱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叔敖然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邱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生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邱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作韓詩外傳

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王以為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相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史記

春秋別典卷第五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眾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富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道安強人君幾至失國而不悟士幾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道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禍國驕士民哉新序

春秋別典卷第五

孫叔敖相楚樓車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韓非子  
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雲夢之野莊王知其可為令尹也乘馬三年而不知其牝牡淮南子  
孫叔敖妻不衣帛馬不食粟乘樓車牝馬披殺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孤寡則溫何不為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矣益恭小人服矣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文選

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筭聞於國莊王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觀布衣者其交皆孝悌焉觀士者其交皆信誠有行好善如此者措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者也人主朝臣皆多賢左右皆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名聲日顯此所謂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新序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何對曰臣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莊王曰善淮南子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踏露者斬其軀面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踏露廷理斬其軀戮其御太子大怒人為王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去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危位社稷不守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說苑

春秋別典卷第五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太子怒人謂王曰少師慶逐臣車王曰舍之老臣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說苑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欠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己者遊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我聞之說人主者皆開觀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己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賢矣遂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己來汝將諫也諸御己曰君有難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直君愛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費咎血成於道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諫乎願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鞅而楚并之曹



不用傳質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  
胥而越并之時吳未有子胥事秦人不信楚叔之言而秦  
國危矣楚殺國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  
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  
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遣而追之曰已  
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  
寡人之心又危一作加諸寡人故皆至於死今子之說足  
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將用子之諫明日合  
日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  
之曰薪乎菜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菜乎薪乎無諸御已  
訖無人乎說苑正

春秋別典卷第五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疏折北面立於殿下  
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  
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  
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  
淮產子

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  
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  
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  
人也身故不自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  
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  
察之無為大笑君固信妾余之詐為正妻余又欲殺甲  
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  
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不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  
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  
也韓非子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  
王后衣者后起冠纓而絕之言於王曰今滅燭有牽妾衣  
者妾托其纓而絕之願起火視絕纓者王曰止立出今日  
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為樂也於是絕纓無完者不知王  
后絕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  
有人常為應行五合戰五陷陣却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  
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常有異於子何為於寡人厚耶

春秋別典 卷五

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膽塗地質日久矣  
未有所効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尚可為王破吳而強楚說苑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  
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萊刺虎  
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攖屏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  
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  
士焉楚因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說苑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咒中之隨咒一作科難申公子培劫而奪  
之王命誅之左右進諫曰子培賢者此必有故願王察之  
不出三月子培病而死郊之戰楚大勝晉賞有功者培之  
弟進曰臣兄有功於車下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咒者  
不出三月是以驚懼而爭得之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而  
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呂氏春秋

楚莊王所愛馬病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梓大夫禮葬  
之下今有敢諫者死優孟入哭曰馬者王之所愛也楚國  
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葬之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貴人  
而賤馬也王於是馬屬大官史記滑稽傳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  
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  
仁人也蓋聞國倉粟有餘者下民多飢後宮多幽女者下  
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  
君人之道故庖廚有肥魚廄有肥馬民有飢色是以亡國  
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  
此論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寡寡而存孤獨出  
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而妻鰥夫楚  
民欣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一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  
謂仁智矣新序雜事

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十八年文公之子赤立  
為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按傳十八年公薨仲子殺  
赤諱之也惡文公太子視其  
弟也宣公文公妃敬嬴子按立為魯侯公子盼者宣公之  
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盼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

矣何以兄食為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  
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宣十七年經特書冬  
十有一月壬午公弟  
叔勝卒庶弟稱公弟子  
之也 新序節士篇

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  
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  
能累十二博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  
正顏色定志意以基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懼息  
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  
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  
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將與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  
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壞九層按左傳荀息死  
靈公時而稱荀息恐非靈公文六年立宣公  
二年賦 太平御覽七百五十八引說苑

春秋別典卷第五

春秋別典卷第五



魯宣公 八年周王五年

趙宣孟見飢桑之餓人為之下食而餽之其脯二脗拜受而不取食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宣孟公欲殺宣孟伏士以待因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宣孟公令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先及曰君嘗謂君為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為誰曰何以名為臣飢桑之餓人也遂開而死宣孟遂活 呂氏春秋報更篇

春秋別典卷第六

聽而愈失威儀夫土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木曲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言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嘉令君不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則弒靈公問之以洩治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弒於夏徵舒 九年陳殺或也 說苑君道篇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十日雨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列行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陣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辛寢趨擊之大敗吳師 按左傳倚相是楚王時人莊王時楚莊王將縣陳聽申叔時之諫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為陳君如故是為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記陳世家 楚莊王將與師伐晉曰敢諫者死孫叔敖曰臣聞畏難者之嚴而不敢諫其父者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

其君者非忠臣也於是遂諫曰君今貪彼之土所謂知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正猶螳螂欲攫蟻而不知黃雀之在後而黃雀不知放箭者方將窺而斃之也臣敢愛死不以告王哉遂不伐晉 傳十

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慮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臣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心與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 說苑奉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 傳十

楚莊王既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乃築為五仞之臺臺成而賜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為賜乃仰而歌曰將將之臺宵宵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說苑權

莊王既服鄭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王曰然則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如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而我獨不得若我生者何以食為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賦然憂恐聖智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傳十

莊王使使賈金百斤聘於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曰夫子以織屨為食食粥免履無林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傳十

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患王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驕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也莊驕非越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 喻老篇

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言王懼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諸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為上客罷陽夏之師 傳十

春秋別典卷第六

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汝汝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閒有寢邱者其地確石而名醜荆人鬼越人莫之利也故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邱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在不在以其邦為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 淮南子

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而若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或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勤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賂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田四百戶以奉其祀 史記滑稽傳

晉國苦盜有郊雍者能視盜之觀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



情晉侯使觀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  
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矣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  
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邾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  
吾所窮者邾雍也遂共盜而殺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  
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邾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  
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  
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  
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按左氏宣十六  
七年請老乃晉景公之八年也至成八年趙氏方有下宮  
之難趙文子時未之生也安能使士會為政此事見列  
子列多寓言即非寓言而記事久矣矣左傳宣十六年  
士會將中軍為大傅晉之盜逃奔於秦列子說符篇  
魯成公元年辛未年位十八

吳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  
殷封其後為二王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蠻方十二世  
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蠻方之吳與大凡  
從太伯至壽夢一十九世按春秋成七年始書吳  
吳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親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見  
經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  
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南蠻徒以推譽為俗豈有斯之服哉  
因嘆而去曰大乎哉禮也史年表壽夢元年即成公六年  
晉趙盾薦韓厥晉君以為中軍尉趙盾死子為卿至景  
公三年趙朔為晉將朔取成公姊為夫人初盾在時夢見  
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吉兆絕

而復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  
之咎也至子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能於靈公至景公  
時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趙盾偏告諸將  
曰趙穿弑靈公盾不知猶為首賊也趙盾子孫在朝何  
以懲罪請誅之趙盾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  
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復妄誅  
妄誅謂之亂也有人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厥告  
朔趨亡則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厥許諾稱  
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  
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趙腹走公宮匿公  
孫杵臼程嬰者皆朔客也公孫杵臼有趙腹胡不死嬰曰

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孫死耳無何  
而朔妻免生男買開之索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  
滅乎若號即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  
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  
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  
其難者吾為其易者吾請先死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  
文祿匿山中嬰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  
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  
曰小人哉程嬰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  
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而呼天乎趙氏孤兒  
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也諸將不許遂并殺杵臼與兒諸  
將以為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兒乃在程嬰卒與  
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冑者為祟景  
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  
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厥姓也中行衍人而鳥鳴降佐帝  
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  
晉事先君繆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及吾君  
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  
後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  
宮中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眾以晉諸將而見趙孤  
兒孤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  
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命固將請立  
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於是召趙武程嬰拜諸將遂  
俱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  
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  
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今子既立為成人趙宗復故我  
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臼趙武號泣問詩曰武願苦筋骨  
以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  
成事故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為不能成也遂  
自殺趙武服衰三年為祭也春秋祠之不絕君子曰程嬰  
公孫杵臼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說苑  
節士篇

楚共王戰於鄢陵十六年潘允養由基黃衷微公孫丙相與  
楚共王戰於鄢陵十六年潘允養由基黃衷微公孫丙相與

楚共王戰於鄢陵十六年潘允養由基黃衷微公孫丙相與  
楚共王戰於鄢陵十六年潘允養由基黃衷微公孫丙相與

楚共王戰於鄢陵十六年潘允養由基黃衷微公孫丙相與  
楚共王戰於鄢陵十六年潘允養由基黃衷微公孫丙相與

楚共王戰於鄢陵十六年潘允養由基黃衷微公孫丙相與  
楚共王戰於鄢陵十六年潘允養由基黃衷微公孫丙相與

楚共王戰於鄢陵十六年潘允養由基黃衷微公孫丙相與  
楚共王戰於鄢陵十六年潘允養由基黃衷微公孫丙相與



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為天下笑楚程朱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廟堂之內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六年子罕見傳即樂喜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罕也入則同食出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罕不從子罕來復召子罕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罕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悅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惟不能用于章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罕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吾之亡也吾臣之削跡攀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說苑尊賢篇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賢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父二年子國為司馬五年來聘八年子產始見傳子國責子產非子外儲說

周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之言弗能尚也晉年十五顧而問曰吾聞太師能知人之短長也師曠對曰汝色赤白汝聲清汗火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天汝慎無言禍將及汝其後太子果死按國語靈王二十一年魯將殺王宮王將殺之太子晉諫之注靈王二十二年魯將公之二十四年也是歲齊人城郟

楚共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按左氏十三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

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正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國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此生矣夫世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構亂猶兔走也共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說苑建本篇

邱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向者穀臣之觴香子也甚惟今侯深過而不辭邱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權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以璧寄之我也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甯喜之難作穀臣死之使人御其妻子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知

可以謀微仁可以託財者其邱成子之謂乎說苑君臣篇

齊魯相與戰平阿平阿在魯界之餘子亡戰得牙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戰得牙可以歸乎人曰戰亦兵也牙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心猶不自快遇高唐叔之孤叔無孫曰牙非戰也戰非牙也亡戰得牙豈充責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噫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罹其難疾馳而從之亦死而不反十八年中行偃伐齊齊無諸平陰十九年偃死一十三

晉逐欒盈之族盈出奔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為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故晉君釋之說苑復恩篇

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三年伐魯報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平陰還報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

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趨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傳作杞下問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闕

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閒不能入隰侯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我踰子隰侯重杖楯伏族二子乘而入願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我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我死是以哀之昔人日子無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首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闕殺二

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隳而闕西崩說苑立節

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袴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痛

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不得將死之與其友俱立於衢三日不得却而自反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屈也有可以加乎呂氏春秋

中牟無合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讐也曰私讐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說苑非子

解狐薦其讐於簡主以為相其讐以為且幸釋已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讐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壇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解狐管仲公時邢公受所薦者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侯薨武子謂樂懷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體而後弔乎懷子曰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而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鼫也武子曰益而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鼫哉遂駁田說苑君道篇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者曰此螳螂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韓詩外傳八

春秋別典卷第六

文字歌賦室

文字歌賦室

文字歌賦室

文字歌賦室

文字歌賦室

文字歌賦室

文字歌賦室

文字歌賦室

文字歌賦室

文字歌賦室

文字歌賦室



海陽 薛虞畿 舜祥撰

魯襄公 二十五年

齊崔杼弑莊公也有陳不占者問君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匙上車則失轡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往開關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弑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崔杼弑君

崔杼弑君邪刺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邪刺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邪刺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余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曰邪刺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為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

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杯血仰天而嘆曰惡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我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非仁也劫以及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勾之嬰之不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綬而垂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危尉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

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晏子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崔子不說

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計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之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色欲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計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傷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謂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邱墓

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

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

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

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

春秋別典卷第七

主

祝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者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季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止而望之不見乃止

鄭之富人有滂洧水者人得其屍者其子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金愈益求愈甚其子患以問鄧析曰置之彼必無所更賣矣子產治鄭三十年子皮授子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服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鄭國大亂民日謹謹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民心乃服法律大行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

春秋別典卷第七

不美車服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甲兵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聞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小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及簡公之身無患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鐘鼓不鳴寡人之事也國人不定朝廷不能治與諸侯交不得志子之事也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陸於街者莫有援也雖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仇也



趙文子問於欒曰晉六將軍誰先亡乎曰其中行氏  
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夫中行氏之為政也以苛為察  
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其君猶  
韓革者也夫則夫矣裂之道也當先亡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何如對曰人君之道清淨  
無為務在博愛越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四方不固溺於  
流俗不拘繫於左右靡然遠見踴躍立應者考績以臨  
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襄十五年晉平公立四十年  
平公卒在位四十二年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  
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得不知其士眾  
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言勇也言之而  
不聽不賢也說苑善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  
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曰昔者制制制制制  
善削縱賓賓無善純純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  
曠侍曰臣請言之以五味管仲善制制之也明善煎煎之  
賓賓無善齊和之羹以蒸矣奉而薦之而君不食誰能強  
之亦君之力也說苑善

晉平公為馳逐之車龍旌象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毛  
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  
不一顧公作色大怒問曰田差爾三過而不一顧何為也  
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人  
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絮以  
者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說苑反

晉平公過九原而嘆曰嗟乎此地之藹吾良臣多矣若使  
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公曰子堂  
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為人也立若不勝衣言  
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主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  
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  
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為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之為賢臣  
也相晉天下無兵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  
也新序雜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飢民疫霍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  
飢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霍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  
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  
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  
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無隱左右言及國無罪昭元年  
昭元年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  
不炳燭乎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  
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  
日出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善哉  
師曠退說苑建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在宮壁左右欲  
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問之曰平公非不  
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淮南子

晉平公之時寶藏之臺燒士大夫聞者赴車馳馬救火三  
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  
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  
赴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  
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  
於百姓商賈藏於篋篋今百姓乏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  
不充口虛耗而賦斂無已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  
且臣聞之昔者桀焚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  
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  
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鄰國笑矣平公曰善自今以往請  
藏於百姓之閒韓詩外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韓詩外  
晉平公鑄大鐘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  
之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君恥之師涓  
至果知鐘之不調也呂氏春秋

晉平公泛西河中流樂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之樂此  
也船人盍胥一作固桑踞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  
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君苟好士  
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吾食客二千朝食不足夕收市租  
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尚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  
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毛益一把飛  
不能加高損一把飛不能加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也將  
腹背之毛也平公默然不應新序雜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  
曰蔡侯言地計眾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  
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楚伐蔡而殘之說苑備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賜之宴晏子在前范昭  
趨曰願君之倅樽以為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  
客晏子對曰微去樽范昭不悅起舞顧太師曰子為我奏  
成周之樂願舞太師曰旨臣不習范昭遂起出門景公謂  
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  
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知禮  
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  
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  
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  
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閒折衝千里而  
太師其與焉韓詩外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扶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  
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  
公平公曰吳其亡矣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為  
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  
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說苑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不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不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



之有咎犯也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等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願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屈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精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僂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飢色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等瑟遂與咎犯參治國諫疏

春秋別典卷第七

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諸大夫共誅姬宋惠公懼齊齊九年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按史年表在昭公七年見魯傳曰燕簡公燕世家

晉平公問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矣子之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羣臣行賂以求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也忠臣不聞聞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家家在傍而君不悟此四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也固有五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小墨墨耳何害於國家哉領字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謂師曠曰吾聞之謂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鴉食鴉鴉食鴉鴉食鴉鴉食鴉鴉食鴉鴉食鴉夫駁之狀有似駁馬今者君之出必駁駁馬而出駁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為駁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謂王之主處下之今日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

春秋別典卷第七

諫其為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為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悅異日置酒鹿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嘆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與妖而還自賊也五刑之具不當生蒺藜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為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脩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公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為期寡人何如師曠不樂謂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說苑辨

叔向之殺其宏也數見其宏於周為其宏書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其宏也乃殺之左氏哀三年周人殺其宏也其惡范氏其宏此曰叔向殺宏非也韓非子內儲說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邱矣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邱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

春秋別典卷第七

彼如出之可以得荆彼不出是幸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邱矣公曰善乃城壺邱謂秦公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悅以鍊金百鎰遺晉此鍊金因非羊舌肸之為也且云以百金見叔向叔向受金益知其非是矣盼觀數解之略而已以昭問乎決不無矣韓非子下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斲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所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

耳何以剛為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級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為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柔者得焉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大懷謙不足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矣平子曰善說苑敬慎篇

春秋別典卷第七

春秋別典卷第七



春秋別典卷第八

海陽 薛虞 齊祥

魯襄公二十五年齊景公立至五年方卒而晏子  
年故類輯於此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者  
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實人將加大誅於子  
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  
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  
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賄不  
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是之時民無飢者而君反以罪  
臣今臣之復至東阿也屬託行貨賄至并會賦斂倉庫少

春秋別典卷第八

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  
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  
再拜請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者子之  
東阿也寡人無與焉晏子春秋 雜上篇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言  
之景公景公曰譖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  
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  
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  
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  
之人代君為君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篋篋  
存也仁人不為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耳死而財遷智  
者不為也嬰也聞為人臣進不事上以為忠退不克下以  
為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并辭不受也晏  
子朝乘樊車駕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  
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足以壽三族及國交遊  
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樊車駕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  
晏子出公使梁邱據造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  
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  
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  
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臣亦乘  
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  
讓不受也晏子春秋 雜下篇

春秋別典卷第八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報問曰君至晏子被元端立  
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以乎君何為非時  
而支辱乎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  
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筮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  
馬穰苴之家前驅報問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  
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  
而夜辱乎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  
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筮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  
邱據之家前驅報問曰君至梁邱據左操琴右擊琴行歌  
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何以治吾國微此  
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佞樂之臣景  
公勿能及故兩用之得得不亡晏子春秋 雜上篇

春秋別典卷第八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  
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  
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  
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闕伍之中  
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未信人微權願得君之  
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穰苴往穰  
苴既辭與莊賈約曰且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  
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  
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  
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既定夕時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  
賈謝曰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  
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  
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  
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  
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  
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懼久之景公  
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  
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  
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右駟馬之左  
騶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施飲食問  
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

春秋別典卷第八

三

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  
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  
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  
解約束盟誓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  
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  
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謂於景公景公退穰苴直發  
疾而死史記司馬穰苴傳

春秋別典卷第八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  
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縞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  
駕驚馬以朝是僇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  
君命浮于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  
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厚於子  
今子衣縞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驚馬以朝是  
則隱君之賜也故浮于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  
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  
不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能  
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君賜而不顧  
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  
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鄙野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  
之所職若有播亡在於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  
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車駑馬以朝非臣之罪也且  
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  
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  
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桓子也晏子春秋 雜下篇

春秋別典卷第八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騶贖之載歸弗  
謝入聞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  
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細  
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  
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己也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  
紲之中晏子延入為上客史記管仲傳



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  
然子之意自以為足矣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  
惟而問御以實對晏子為大夫史記

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  
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渴而穿井臨難而後  
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  
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  
上交者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  
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人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  
年必得粟主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天下失道而後  
仁義生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焉民爭不分而後慈惠  
生焉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

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  
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  
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  
故君子居人則治小人居人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  
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  
君子不可以不慎擇人在其間說苑雜

齊景公為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柏常壽曰為臺甚急臺  
成君何為不踊焉公曰然有梟者鳴其聲無不為也吾  
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柏常壽曰臣請禱而去之公曰何具  
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焉公使為室成置白茅焉柏常壽

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日聞易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  
使人往視之梟當陞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  
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  
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  
動公喜令百官起具壽之所求柏常壽出遺晏子於塗拜  
馬而對曰為君禱最而殺之君謂壽曰子之道若此其  
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今且大祭為君請壽故將  
往以開晏子曰嘻亦善能為君請壽也雖然古問之惟以  
政與德順乎神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  
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善者吾見維星絕樞  
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壽俯有聞仰而對曰然晏子

曰為之無益不為無損也薄賦斂無費民且毋令君知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殿乎公曰朝居殿則何害於國家  
哉晏子對曰朝居殿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  
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則非害國家如何也  
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  
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  
固有受而不用焉有距而不入者哉說苑正

林既衣章衣而朝齊景公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  
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  
荆為長劍危冠合尹子西出焉齊短衣紫綬之冠管仲隲

朋出焉越文身髡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推結  
由余亦出焉即如君之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  
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為變乎景公曰子真為  
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辨也一鄰之閭也千乘之勝也  
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謂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  
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者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龜鼈而出  
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龍龜而出者此獵  
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  
勇悍也今臣居廣庭作色端辨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  
軒之賞未為之動也後雖有斧鑕之威未為之恐也此既  
所以為勇悍也說苑善

齊侯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  
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察各得其所宜而善  
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善則不善無由入矣不  
善進則善無由入矣晏子春秋

復棄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棄之君不對而循口操  
矜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飢寒乎夫以我為聖人也故  
不用言而論因禮之千金說苑政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  
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  
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  
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

懸牛首於門而賣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  
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為也晏子春秋

齊人甚好擊擊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為新  
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擊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  
處不敬乎下車而棄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為晏子春秋

景公使宋至於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嘆曰昔我先  
公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能  
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欽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  
大君明則臣出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  
之臣盡管仲也說苑尊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當今之世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  
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說苑權

景公敗於梧邱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倚  
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  
而誅無罪邪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敗五丈夫畧而駭  
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邱此邪公令人掘  
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合更葬之國人不知  
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  
智矣故曰人君之為善易也晏子春秋

孔子見齊景公梁邱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  
其小臣小臣有辭為是故遲公笑而曰孔子曰周書所謂  
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人也罰人而有辭謂不慎矣孔子答

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為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  
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戒之文其書曰惟乃不  
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  
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眾平然後行之致刑措也此言其  
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  
有過言則安得聞君子之教也論語

高綽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綽之事夫子三年  
曾無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人陋之人也四維  
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我三年未嘗勸吾過是以逐之也

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政有先言歸

春秋別典

卷八







晏子侍於景公朝，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府養也，敢辭。」公曰：「請進。」對曰：「嬰非侍衣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則夫子與寡人奚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嬰子也。」  
說苑臣術篇

梁邱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為不置，常行而不休者也，故難及也。」  
說苑建本篇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也；知而不用，二不祥也；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入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晏子春秋諫下篇

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後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為而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履險阻，解辭令，不給則闕，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備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脩，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急戎事，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則管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補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問者也。」  
春秋別異卷八

曰：「未具公曰：「善。」吾聞高綽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為地戰者，不能成王為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綽與嬰為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進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說苑君道篇

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願使者曰：「齊有登若此乎？」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椽桷不斲，者猶以為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懼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且能專對矣。」  
春秋別異卷八

春秋別異 卷八

晏子使於魯，魯公起大臺，大役歲寒不止，國人望晏子，至已復事公，乃坐飲酒樂，晏子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為至此？殆為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移者曰：『吾細人也，皆有羞處，以避燥濕，君為臺而不速成，何為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為虐，晏子歸未至，而君輟罷役，仲尼聞之，嘆曰：『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舉其君之德，義當此道者，其晏子耶。』」  
晏子春秋諫下篇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瓜桃不剖，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之也。」  
說苑建本篇

晏子將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楚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故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為橘，乃為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楚，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楚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說苑建本篇

晏子使楚，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僕者使從大門入，見楚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闔，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何為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名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說苑建本篇

晏子之晉，披裘負薪，息於塗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召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樂之，吾名曰越石甫，晏子曰：『嘻，賢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甫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可也。』越石甫曰：『吾聞君子知微，知微而信乎？知已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容之容，而今也見容之意，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發微要，可以鮮而無棄乎？』越石甫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上客。  
前修史記似與當從此

春秋別異 卷八

也見容之意，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發微要，可以鮮而無棄乎？越石甫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上客。  
前修史記似與當從此

景公探得蝦蟇，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為者也？」景公曰：「我探得蝦蟇，弱故反之。」晏子遂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探得蝦蟇，弱而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得蝦蟇，弱而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加之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說苑建本篇

景公視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乎？」晏子對曰：「君在何為而無歸使養之，可立而聞。」  
說苑建本篇

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鯨寡之不至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鯨寡有室。  
說苑建本篇

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遲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石急國人皆以君為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原深淵而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為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為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為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為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也。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遂援晏子之手，與乘而返。  
左傳二十年田於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辨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偵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雖然者，三日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人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以諸侯之禮。』」  
說苑建本篇

春秋別異 卷八







春秋別典卷第八

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  
 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  
 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  
 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則則  
 其身蒼君其猶有詔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  
 為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章章歸魚乘塞塗撫  
 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君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質  
 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  
 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者未見於眾而受若魚是反晏子  
 之義而願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說苑君  
 晏子後范中行其反晉晉攻之范范中行請粟於齊田  
 乞欲為亂樹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素有德於齊  
 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史記田  
 齊公行汚而晏子事之以儉梁邱據問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  
 公修而晏子事之以儉梁邱據問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  
 俱願為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  
 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  
 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問下篇

春秋別典卷第八

春秋別典卷第八

齊世家

魯昭公二年庚申在位三十  
 薛虞微 舜祥撰  
 齊魯公二年庚申在位三十  
 薛虞微 舜祥撰  
 齊魯公二年庚申在位三十  
 薛虞微 舜祥撰

海陽 薛虞微 舜祥撰

魯昭公二年庚申在位三十  
 薛虞微 舜祥撰  
 齊魯公二年庚申在位三十  
 薛虞微 舜祥撰  
 齊魯公二年庚申在位三十  
 薛虞微 舜祥撰

春秋別典卷第九

齊世家

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孔子  
 會子從孔子之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會子會子固辭將行  
 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  
 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所  
 以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  
 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  
 移性者欲也不可不慎也說苑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邱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  
 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  
 我廩邱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高氏春秋  
 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為之諫冠故有慈母之服禮記

訓論

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未向曰子無二  
 馬二與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  
 白者多徒行故不二與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  
 儉也叔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  
 賁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  
 上大夫二與二乘中大夫二與一乘下大夫一乘此明等  
 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  
 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  
 之備以成節儉以潔私名獻伯之儉也可歎又何賀說苑

楚靈王為申之會

楚靈王為申之會齊世家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  
 君拘齊慶封中射士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  
 也昔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緝叛之糾為黎邱之蒐而戎  
 狄叛之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  
 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谿之上韓非子  
 孔子聞師襄善琴適晉學之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  
 矣子曰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  
 以益矣曰已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子  
 曰已未得其為人也有閒曰有所移然深思焉有所怡然  
 高望而遠志焉曰已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頹然而長眼如  
 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  
 曰師襄云文王操也史記訪樂於其宏其宏謂文公  
 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修  
 然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  
 謙讓治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  
 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子布衣聖將安施其宏曰堯舜  
 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既而孔  
 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史記

春秋別典卷第九

齊世家

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公子棄疾發兵伐陳陳留奔  
 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八年事使棄疾為陳公招之  
 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晉平公問太史趙曰  
 陳遂亡乎對曰陳顛頊之族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亡自幕  
 至於晉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世世守之及胡  
 公周陽之姓使祀康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康之世未  
 也其在齊乎史記

魯哀公

魯哀公自經殺招卒立留為陳君四月使使赴楚楚  
 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公子棄疾發兵伐陳陳留奔  
 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八年事使棄疾為陳公招之  
 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晉平公問太史趙曰  
 陳遂亡乎對曰陳顛頊之族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亡自幕  
 至於晉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世世守之及胡  
 公周陽之姓使祀康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康之世未  
 也其在齊乎史記



王亡靈王於是獨榜後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  
銅人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銅人口新王不法  
有敢饒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  
而臥銅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飢不能起三  
年楚公子棄疾掩殺靈王  
而奪之位 史記楚世家

楚平王初即位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之子立  
為陳侯是為惠公惠公立採續京公卒時年而為元空籍  
五歲矣七年陳火十五年吳王僚使公子光伐陳取胡沈  
而去 史記陳世家

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之  
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  
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 晏子卒在定九  
年 說苑反質

孔子之鄉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子路曰取  
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問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  
先生子路肩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  
君子不取也孔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露漙兮有美  
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乃天下之賢  
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說  
苑賢

燕有左伯桃羊角哀者二人相友善也聞楚平王好上同  
入楚值雨雪山道阻絕糧罄桃度不能俱生併衣食與哀  
哀辭之桃曰子不我受同我於死無名可痛哉於是哀受  
之桃餓死空樹中哀至楚為上大夫乃言於平王偽禮以  
葬桃葬畢哀自殺 太平御覽人  
事引列士傳

許悼公疾瘞飲藥毒而死 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  
其位與其弟緯專哭泣啜粥噉不容粒痛己之不嘗藥  
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 析序節  
費無忌 無極復於楚平王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而  
楚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  
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通北方下自收其  
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令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  
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言太子甚仁且勇得民心

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固聞之太子內推百對外約諸侯  
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為我太子又尚  
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謀伍子奢九  
年無忌帶太子建見左氏二十年 楚  
殺伍子奢子奢奔 淮南子人間訓

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奔亡而之吳乃  
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子也死而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  
而不一明不若舉天地以成名於是紆身而適適闔廬治  
味以求親闔廬甚安之說其謀果其舉反其德用而任吳  
國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  
上下調而無尤天下服而在御四境靜而無虞然怨心  
發怒出凶言陰必死提兵以伐楚 楚  
萬鄂城之門執高兵傷五臟之實毀十龍之鏡捷平王之  
墓昭王夫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 書耳雅

伍員亡楚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其主俗主也不足與  
舉去鄭而之許問所之許公東南而睡員再拜曰知所  
之矣因如吳至江上見一丈人刺一小船將漁從而請焉  
丈人渡之絕江問其姓族不告解千金之劍與之不受曰  
楚令得伍員者祿萬擔金千金者吾過吾猶不取我何  
以子之千金劍為乎員過吳使人求之不得也每食必祭  
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矣將矣不有為也而無  
以為報矣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其唯江上之丈  
人乎 呂氏春秋  
異貴篇

楚遣使追捕子胥胥乃貫弓執矢去楚楚追之見其妻曰  
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矢欲  
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報汝平王欲國不滅程吾父  
兄若不爾者楚為墟矣使反報平王聞之即發大軍追  
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子胥行至大江行哭林澤  
之中 吳越  
春秋

伍員與勝奔吳到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  
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  
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派  
水上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我者再渡父欲渡之  
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欲口日月昭昭乎寢已寢矣子期

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  
憂悲日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寔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  
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澤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之具  
有飢色乃謂曰子侯我此樹下為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  
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漁父來持麥飯飽魚羹盍  
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  
士乎如是者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  
色為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  
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  
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值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  
楚之法令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圖百金之劍  
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為楚所得子胥曰  
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  
也兩賊相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蘆中人我為漁  
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誠漁父曰掩子之盜  
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人已覆船自沈  
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  
會女子擊綿於漸水之上簞中有飯子胥過之謂曰夫人  
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  
胥曰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恆人遂許之發其  
簞首飯其盤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  
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  
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歌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  
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禮禮儀妾  
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漸水矣 吳越  
伍子胥見王子尤惡其貌辭之伍子胥曰此易也願王  
子居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說之王子許之伍子胥  
說之半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大說伍子胥以為  
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耕於野七年光代王僚為王任  
子胥六年然後大勝楚於柏舉鞭楚平之墳三百鄉之耕  
非忘其父之讐也待時也 呂氏春秋  
首時篇

子胥與吳王論兵七薦孫武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  
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

子胥與吳王論兵七薦孫武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  
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

子胥與吳王論兵七薦孫武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  
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



憲大悅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之寵姬二人以為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回旋使知其禁乃令一鼓皆進二鼓操進三鼓為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袍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鉢饋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何如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揚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為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逾泗越千里而戰者乎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

春秋列傳卷九

子胥與要離見吳王吳王曰子何為者要離曰臣國東下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聞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主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

案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曰聞虛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圖虛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操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於上風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掉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曰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誠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說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勸其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斷手足伏劍而死

春秋列傳卷九

東海有勇士曰苗邱所以勇猛聞於天下遇神淵而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訖之言飲之其馬果沉苗邱亦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訖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訖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日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謂門人曰苗邱訖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苗邱訖果夜來拔劍注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謂不肖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解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苗邱訖引劍而去曰諱所不若者天下惟子耳傳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文猶若此乎

中行穆伯攻鼓年十五弗能下使問倫曰鼓之膏夫問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問倫為人

伎而不仁若使問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吾賞之是賞伎人伎人得志是使吾國之武舍仁而為伎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子自宰路之淵子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靈也君曰漁者有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遺余且之網能知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智萬人謀之魚不畏網罟而畏鸛鵲去小智而大智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春秋列傳卷九

宋有蘭子者以技于宋元君元君召而使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輒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千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于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權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于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越前來獻三枚

春秋列傳卷九

閻廔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為二枚一曰干將一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侯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為劍問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真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鎔中然後成物今後世即山作冶麻經蒸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若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鑄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于鎔中使重男重女三百人鼓鑿裝炭金鐵刀濡遂以成劍陽曰干



將陰曰莫耶陽作詭文陰作淺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  
 獻之闔廬甚重既得寶劍遂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闔廬使  
 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鏘中缺者大如黍米  
 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  
 有缺則亡矣我雖好其可受乎不受而去吳越  
 闔廬既亡莫耶復命於國中作金鈞合曰能為善鈞者賞  
 之百金吳作鈞者甚眾而有工食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  
 以血釁金遂成二鈞獻於闔廬請官門而求賞王曰為鈞  
 者眾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眾夫子之鈞乎作鈞者曰吾  
 之作鈞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鈞王乃舉眾鈞以示之何  
 者是也王鈞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鈞師向鈞  
 而呼二子之名以鴻冠稱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  
 絕於口兩鈞俱飛著父之曾吳王大驚曰嗟夫寡人誠負  
 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吳越  
 吳有士曰張胥鄙諱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  
 死諱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  
 行而解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為  
 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于而  
 生不若反拘而死闔廬聞之合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  
 同於諱夫吾固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諱夫吾故  
 免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觸牆而死諱夫吾聞之曰我任而  
 不受依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依不可以接上愚不可以事  
 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恥以此立於世乃絕頸  
 而死君子曰諱夫吾其以失士矣張胥鄙亦未為得也可  
 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新序節  
 孟獻子聘於晉宣子餽之三從鐘石之縣不移而具獻子  
 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富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  
 惟有一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  
 此二者耳獻子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蒸賢為富我鄙人  
 也以鐘石金玉為富孔子曰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新序  
 長宏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長宏乃明鬼神  
 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

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長宏周人之言方怪者自長宏  
 氏京三年劉氏范氏世為婚姻長宏事劉文公故周與范  
 氏相親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長宏史記封爵書

春秋別典卷第九

春秋別典卷第十

海陽 薛虞 受祥撰

魯昭公二十六年

楚平王卒伍子胥謂白公勝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楚  
 在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子胥坐泣於室昭王立

春秋

魯昭公棄國走齊二十五年遷陽州二十六年自齊居于郕齊君問焉曰君  
 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昭公曰輔弼無人諂諛我者甚眾  
 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其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  
 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  
 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而後問  
 墜迷而後問路譬之臨難而遽鑿兵噎而遽掘井雖速無  
 益也於是昭公卒死於乾侯晏子春秋

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  
 與人鬪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  
 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之聲而折  
 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何言之鄙  
 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類而  
 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  
 用適公子光之有謀也進之公子光得而禮待之二十七

白喜歸吳一作白喜歸闔廬傷之以為大夫與伍子胥共謀  
 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  
 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  
 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  
 鷲向日而照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吾觀  
 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  
 其言與之俱事吳王昭二十七年楚殺卻宛伯州犂之  
 吳伐楚子胥陰合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為將吾將得而  
 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用于子常退子期吳遂破  
 楚入郢定四年

越簡子春築臺於郢鄆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趣種  
 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縣之臺夫雖欲趣種不能得



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為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為臺故知吾之愛也說苑貴德篇

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釋我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輝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媿釋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釋也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也不質於人中恐君之不愛呂氏春秋召類篇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六先以一壁為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吾未以往而趙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為不可知也今既已知矣乃報衛說苑權

簡子沈鸞微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微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微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微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微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獨善也說苑尊賢篇

趙簡子有兩白鬃甚愛之陽城胥渠夜欬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鬃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董安于慍曰嘻胥渠也期吾君驟請刑焉簡子曰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殺白鬃取肝以與胥渠無幾何趙與兵攻翟廣門之官皆先登而獲甲首呂氏春秋愛士篇

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侍者曰以趙之大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公伐之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衛有士十人於吾所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呂氏春秋期賢篇

或謂趙簡子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來以諫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說苑君道篇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兩毅三日信乎曰信又問兩血三日信乎曰信又問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又問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兩毅三日風之所飄也兩血三日勢為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也此非獲

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何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說苑辨物篇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金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善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効二人之尸以為和說苑善者

趙簡子問於成搏曰吾聞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為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

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說苑善者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嘗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何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之言說苑善者

若者周舍事趙簡子立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謂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為諂諂之臣墨軍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曰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眾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諂諂諂諂則昏昏而亡武王諂諂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問吾過也故人君不問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業於亡矣是以泣也新序雜事篇

趙簡子乘敝車瘦馬殺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佞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說苑反質篇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呼醫扁鵲視之扁鵲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呼醫扁鵲視之扁鵲曰

趙簡子時人惟因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與曰吾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合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識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開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能欲來援我射之中熊熊死有一罷來我射之中罷罷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賜我一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七世而亡疏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亦不能存也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刃當道者曰吾欲有言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命主君射熊與罷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難主君首之帝命主君滅二卿夫能與罷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賜我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

春秋別典卷第十

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聞其姓而欲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史記趙世家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犢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矣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政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犢犢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巨厲之剝胎焚天則麒麟不至

春秋別典卷第十

春秋別典卷第十

春秋別典卷第十

春秋別典卷第十

春秋別典卷第十

春秋別典卷第十

春秋別典卷第十

春秋別典卷第十

春秋別典卷第十

春秋別典卷第十

春秋別典卷第十

春秋別典卷第十



乾澤而漁則蛟龍不遊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巨問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說苑權謀篇

趙簡子使聘孔子孔子將至焉及河間鳴犢與負驘之見殺也回與而旋之衛息邾遂為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幾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鳥鳴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輟息邾傷子道窮哀彼無辜翔翔於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孔叢子記問篇

楊因見趙簡子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主好士故走來見簡子聞之絕食而歎蹙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眾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人矣

春秋別典卷第十

簡子曰子不知也夫美女醜婦之譽也盛德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說苑尊賢篇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眾矣君如欲生不若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列子說符篇

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軍吏進問君何爲止簡子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子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誅董安于迨至簡子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

此安于之所以爲後也簡子曰官之責壁吾忘令人殺之對曰此安于之所以爲後也簡子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以爲後也簡子可謂內省外知人矣說苑至行篇

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誡之辭于二簡投二子曰謹藏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

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九

外傳詩外傳

始布子卿見簡子簡子稱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

子也簡子召子毋郵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郵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郵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郵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郵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郵爲太子史記趙世家

董安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淵深峭如墻深百仞因問其旁鄰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孽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豕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安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淵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矣何爲不治非子內篇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安于曰毋郵不才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爲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日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爲飲器說苑建本篇

簡子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履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泰美吾將何履而履之夫美下卽耗上妨義之本也韓非子外儲說

春秋別典卷第十

九

春秋別典卷第十

春秋別典卷第十

九

春秋別典卷第十一

魯定公 元年壬辰在位十五年 年周敬王十一年

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嶽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遊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遊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遊之子何爲絕我遊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駟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遊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遊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遊耳後世遊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樂而遊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遊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說苑正諫篇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饑饉時酒二醴重裘而立猶愀然有寒氣將奈何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囊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居二年闔廬繁鄧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戰致死於冠闔廬一夕而五徒臥不能顧楚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年論

荆有次非者得寶劍於于遂還反涉江有兩蛟夾其船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曰未之見也次非操臂祛衣拔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得活荆王聞之仕之執珪孔子曰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日氏春秋

公叔文子爲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



暗下暗則上聲聲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閉之也順  
針織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  
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說苑政理篇

介之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  
有二十五俊士堂下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  
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  
固免矣乎與仲尼同時則非晉文時之介子推可知矣  
說苑尊賢上三條年次無改恐亦楚那之世故附之

吳與楚戰於柏舉定四年事三戰入郢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  
離散蒙蔽給關於官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  
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官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心

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離蒙蔽獻典五官得法  
而百姓大治此蒙蔽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  
百畝蒙蔽怒曰殺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  
無君子遂自棄於磨山之中戰國策楚

吳與楚戰於柏舉兩御之閒夫卒交莫敢大心撫其御之  
手顧而太息曰嗟乎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  
軍若僕一人若梓一人以與大心也者社稷其庶幾也故  
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戰國策楚

吳王闔廬與楚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楚人  
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服非王之利也王其反  
乎五將與頭闔廬未之應五人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  
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  
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  
於吳說苑指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  
一飲而止則無遂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沉之韓非子說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  
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  
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  
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臣  
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

天下弱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大夫之義乃  
賜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以徇於國傳柏舉之戰子囊奔  
也襄十四年子囊伐吳吳敗歸  
兩卒 呂氏春秋高義篇

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子胥既伐楚遂引軍擊  
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  
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而行  
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叩  
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  
與語公爲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懼令於國有能  
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  
君乞鄭之國子胥嘆曰悲哉我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

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吳越春秋

陳橫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  
得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信橫公乃以疾謝吳四年  
吳復召橫公橫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  
乃立橫公之子越是爲緡公定公八年  
史記陳世家

子胥還軍過溧陽潮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饑於此乞  
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  
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  
何哭之悲嫗曰吾有一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於  
此遇一窮途君子而飯之而恐事泄自投於潮水今聞  
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  
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吳越春秋

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屢決背而行失之行  
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隨左右問曰王何曾惜一跣屨  
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惜一跣屨哉惡與偕出弗與偕反  
也自是楚國之俗無相棄者書論新

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辭  
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羊反國臣亦反其屠羊之祿既厚  
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強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  
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吳師入郢臣畏寇避  
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  
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獻重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

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  
命入於湖中昭王謂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議  
論甚高爲我求之願爲兄弟請爲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  
求五日五夜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  
也無富貴於上甘貧苦於下者過也今君願爲兄弟請爲  
三公不聽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  
矣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今見封爵之利而  
忘辭受之禮非所敢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  
君子聞之曰甚哉屠羊子之爲也約已持窮而處人之國  
矣說曰何爲窮吾說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之中  
而不援彼之危見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絕迹以病其國  
欲獨全己者也是厚於已而薄於君者乎非救世者也子  
王

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  
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廬痛之  
葬於國西門外鑿池積土石爲椁題湊爲中內納金  
鼎玉杯銀罇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令萬  
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  
生以送死國人非之吳越春秋

齊侯使女爲質於吳吳王因爲太子波聘齊女少思齊  
日夜號泣因乃爲病闔廬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  
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殞落女曰令死者有知  
必葬我於虞山之嶺以望齊國闔廬傷之正如其言是時  
太子亦病而死闔廬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定計波太  
子之子夫差日夜告於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  
立此計在君耳伍子胥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則決矣闔廬  
有頃召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祀廢於絕後與於有  
嗣今太子不祿早失侍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於波之  
子夫差闔廬曰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於吳國子胥  
曰夫差信以愛人端以守節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  
文闔廬曰寡人從子立夫差爲太子使夫差屯兵守楚吳越  
春秋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慶



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以是生亂也寡人聞之既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蚌蚶然不乘毒於人則不靜子恐乘毒於我也遂道之

湛盧之劍惡閻廬之無道也乃去而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胡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胡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胡子曰臣聞越王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閻廬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胡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剛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鄉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聖之山已合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翠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况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鄉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爲寶

孔子使宰子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子以遺孔子焉宰子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對曰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行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辭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采妻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竊窺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廢息其志欲與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耶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

也夫矣宰子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子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子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大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子之實也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反楚王使使者黃金百鎰造門請接輿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不得辭而去妻從市歸曰子少而行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鞅迹何深也接輿曰王不知我不仕也遣使聘我妻曰子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人之所欲也子何惡焉我許之矣妻曰我聞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賤而改行妾事夫子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被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改行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飯妻戴織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爲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也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斧鑕頸而死於廷中君子聞之曰直夫法哉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石子之謂也

楚王使使奉金幣而聘孔子宰子再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歎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窳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陽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八年陽虎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罰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顏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斬法薄服

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矣魯君聞陽虎失大怒門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有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子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鄴武王處鎬鄴鎬之閒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昭王遂止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亦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起治溝天將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非獨守道而已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陽虎去齊走趙九年虎以齊師簡子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大索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簡子俛而笑曰夫樹樹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樹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子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

春秋別典卷十一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爲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也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斧鑕頸而死於廷中君子聞之曰直夫法哉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石子之謂也

楚王使使奉金幣而聘孔子宰子再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歎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窳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陽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八年陽虎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罰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顏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斬法薄服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爲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也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斧鑕頸而死於廷中君子聞之曰直夫法哉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石子之謂也

楚王使使奉金幣而聘孔子宰子再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歎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窳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陽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八年陽虎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罰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顏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斬法薄服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爲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也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斧鑕頸而死於廷中君子聞之曰直夫法哉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石子之謂也

楚王使使奉金幣而聘孔子宰子再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歎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窳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人國政何故相也簡子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取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子簡子之強幾至於霸

趙簡子將裝衛使史默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默曰謀利而得害猶不察也今選伯玉為相史默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

相史默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相史默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相史默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

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我先君以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女公即位三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則人定天子之位成尊名

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軍士乘之簡子曰與我得革車千乘也不如得行人過之一言

孔子為魯司寇十年相友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孔子曰弗甫致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傳曰諸侯之有德者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

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教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孔子以為何若某子以為云云又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智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故讓也

支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曰往執之三日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季孫聞而不悅曰司寇欺子矣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

救之何哉冉有以告孔子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狂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

春秋別典卷第十一

春秋別典卷第十一

孔子為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間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也夫子始為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

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言僞而辯三曰行僻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

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僞則其智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誅之也昔者湯誅蠅蚋沐太公誅潘趾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鄆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謂其盡則攻

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惡人之所惡也詩云憂心悄悄惓于羣小此之謂也魯有沈猶氏者巨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儀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逸魯市之羣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為魯

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儀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羣馬牛不豫賈市正以待之也既為司寇季孟繫邱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魯國之富者寡而貧者眾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耀也宓子曰若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耀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靡猶未有益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

春秋別典卷第十一

春秋別典卷第十一

春秋別典卷第十一

有所亡者三日王事若糞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得習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悅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有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

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得習足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

若人得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逆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子賤為單父過於陽晝日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拔輪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鱈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厚而味必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鱈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焉馬期亦治焉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

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至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眾說語丘所以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與賢者百福之宗

春秋別典卷第十一

春秋別典卷第十一

春秋別典卷第十一

春秋別典卷第十一



也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說苑政理篇

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者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用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思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若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己志新序雜事篇

季子即子賤治宜父即單父而巫馬期統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間行者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淮南子道應訓

宓子治單父於是齊人攻魯過單父始父老請曰夢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附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資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諷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會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賦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稔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宓可居吾豈忍見宓子哉說苑政理篇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韓詩外傳六

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人頗苦故子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乃使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由

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為饑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之而以汝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連已則可矣否則汝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說苑臣術篇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與敬可以攝勇寬與正可以容眾恭與敬可以親上說苑政理篇子路性鄙好勇力仇直初見孔子冠雄雞冠佩鞞豚子傳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備服委質因門人請以為弟子說苑政理篇

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忠者也說苑建本篇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固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小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耶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

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誇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母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說苑政理篇

中行寅將亡十三年晉逐乃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齊戒不敬邪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斂厚則民怨謗誑矣且君苟以為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為損乎君一人祝

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斲新序雜事篇

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喬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伊尼問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說苑權謀篇

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况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也遂掩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悻矣為人主而惡聞其過猶此也呂氏春秋自知篇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安信乎曰信於今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安于曰此三者足矣十四年趙殺董安于而與智伯盟說苑政理篇

春秋別典卷第十一

春秋別典卷第十一

春秋別典卷第十一

春秋別典卷第十一

春秋別典卷第十一

春秋別典卷第十一

春秋別典卷第十一

春秋別典卷第十一



魯定公十四年

吳王闔閭允常越王死乃與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

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到吳師觀之越因擊吳師吳

師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閭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

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且以報越越欲

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

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于所未

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與師吳王聞

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保棲于

春秋別典卷第十二

魯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

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衆節事者以地

卑禮厚幣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

種行成於吳十四年吳伐越于檇李聞

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入臣宦于吳反

國棄禮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爲擒韓非子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積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爲而泣也

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

侯之憂也子易爲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有

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轡吾聞而食

吾聞之莫是歲吾聞國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

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長而死

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禮與禍相反也今

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弟三人能無憂乎此條年無據

之後時事也韓詩外傳二

書曰唯高宗報上甲徵世湯之先也定公問曰此何謂

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

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

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

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論語

顏淵侍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

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

春秋別典

卷第十二

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

階而去須臾馬敗開矣定公蹶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

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

矣雖然其馬將失也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

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

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

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應險致遠

而馬力竭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

歟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

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御之

善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新序雜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

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

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

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而在賢臣珠玉玩

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

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

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

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

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

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

西在此奉圭璧使諸侯解忿情之難交兩國之權國無兵

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

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敵提柝鼓

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不顧一生之難司

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

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所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

使者反言于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新序

孔子至衛靈公問而喜郊迎孔子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

家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

粟六萬史記孔子世家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

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

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

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反之己者也昭七年靈公

始其所歸事當係于昭定之世然事蹟

多今類係之定公末年說苑政理篇

衛靈公禮被以與婦人遊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

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

衛奚其亡也說苑權

孔子居衛月餘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

爲次乘招搖市過之於是醜之去衛史記孔

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

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

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

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情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

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使

人視之果蘧伯玉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

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知有蘧伯玉耳

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

妾是以賀公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列女傳

靈公使伯玉於楚逢楚公子皙於濮上伯玉爲賦車子哲

曰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

耶伯玉曰謹受命既致使昭王因問士伯玉曰楚多士而

不能用昭王曰何也伯玉曰子皙生於楚逃之吳吳相之

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當黃生於楚走之晉

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瓊之

來道子哲於濮上又將行矣於是昭王追子皙而還之善說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苑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

寒乎苑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

履決不組君則不寒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

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

役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春也魯國之

匹夫也而我舉之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呂氏春秋

魯君聞顏淵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淵守陋聞其

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淵自對之使者曰此

春秋別典



顏闔之家歟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

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

者何耶太公曰是因是也伯常壽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

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搗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

見賢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稀章曰夫靈公也

死下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邱而吉掘之數得符石椁

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

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

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者曰一

之閒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何乎其無

備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者勿往者勿

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偈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

挫而况有大塗者乎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

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

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

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

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

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

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

且為無涯亦與之為無涯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

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材之美者也

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天養虎者乎

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

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

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蠟盛

腸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

至而愛有所忘可不慎耶

衛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夫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

已而見之夫人在綸帷中夫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

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夫子曰吾向為弗見見之禮答焉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夫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

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

下不及焉者三寸繫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欣

然嘆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

遂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趙

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觀焉還報曰遂伯玉為相未可以

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

靈公問於史黯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

者不可復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少焉子路

見公以史黯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兩國有難兩軍相

搏司馬執槍以行之一國不當死者數千以殺人為非也

此其為殺人亦眾矣故曰司馬為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

二子之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馬與有扈戰三陳而不

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矣

獄之可聽兵革之不陳矣鼓之可鳴故曰教為務

靈公書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宿道遺行

人卜商卜商曰何嘔之疾也對曰公書廢而起使我召勇

士公孫宿子夏曰微情而勇若情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

曰載我而反至公曰使子召勇士何為召儒使者曰行人

曰微情而勇若情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

生上趨召公孫宿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

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

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趙簡子披髮伏

劍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

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灑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

吾君子耶我耶情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

與子從君而東至河遭齊君重刑而坐吾君單帽而坐我

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偷

其一細以去之者子耶我耶情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

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圍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

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情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

矣所貴為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放乎匹夫外立節矜而

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

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眾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

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眾之所

誅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

前哉於是靈公遊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

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

以慈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

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

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

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

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

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

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

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

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

何懼哉孔子曰吾聞之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駟如舞

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

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民無禮而亦治何

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廁而浴民輕相犯故

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

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

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

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

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

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

春秋別典卷第十二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賤其得之命也失之固道也說苑反

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則彌子母  
病人閒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馬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  
孝哉為母之故忘其罪罪異言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  
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或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  
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  
以餘桃韓非子

靈公時彌子有寵專於衛國僕僮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  
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  
者夢見日矣為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  
物不能掩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掩也故將見人

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燭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  
人有燭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韓非子

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  
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  
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  
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  
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

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夷施之臺平公昭  
靈公昭十年立此相過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  
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涓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  
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

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  
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  
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

使遂之師涓鼓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  
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  
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  
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公曰寡人之所好者

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元鶴二  
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坵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  
鳴舒翼而舞音中官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  
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

春秋別典 卷十一

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  
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  
並銜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  
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  
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  
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元雲從西北方起  
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墜廊瓦坐者散  
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之間晉地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

身遂瘡病韓非子

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君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  
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為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  
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為非禮也文子  
乃止說苑反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  
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  
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  
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為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  
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  
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類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

從前視之益益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唯不  
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汗而不  
惡假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焉平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

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  
不知喪家之狗何足辭也孔子曰賜汝獨不見乎喪家之  
狗歟既斂而樽布器而祭願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  
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眾暴寡百姓縱心

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上為欲當之者也上何敢乎韓詩外  
傳九

孔子之宋過匡簡子將殺陽貨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  
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圍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  
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丘之過也若似陽貨則非  
三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子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

甲罷說苑雜  
言篇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之前有賢者至則臯魚也  
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  
之悲也臯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遊諸侯以後吾親失  
之也高尚吾志閉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  
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  
可得見者親也吾從此辭矣立槨而死孔子曰弟子識之  
足以誠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韓詩外  
傳九

子路曰有人於斯風與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  
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噫意者身  
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會不  
爾即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為無孝之名意者所友

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  
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為其無孝  
子之名韓詩外  
傳九

周使伯齋問道夫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利  
者無不弊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家語三  
恕篇

夫子觀於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  
成王負斧展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  
古所以知今家語觀  
周篇

夫子入稷廟有金人二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  
也誠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誠  
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

不聞神將何人焯焯不威炎炎若何涓涓不塞終為江河  
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言福之  
根也日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

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尚也故下  
之知泉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  
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

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  
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誠之哉願  
謂弟子曰小子識之哉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說苑敬  
慎篇

魯有儉者瓦甌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甌之器以進孔子  
也受之歡然而說如受太牢之饋弟子曰瓦甌陋器也煮

春秋別典 卷十一



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於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為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美哉於此樂者不圖為樂之至於此

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圍人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則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弗復見

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

身吾所以告子若此而已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無以為己為人臣者無以私己夫子乃自周反於魯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滯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

楚人有證其父攘羊者問人皆直之問於楚王楚王召而賞之辭不受問人復稱其行善而不受賞也仲尼聞之曰

一事而再取名焉君子不為也

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問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乎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令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齊王疾瘠之宋迎文摯文摯視王之疾謂太子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文摯曰諾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王固已怒矣摯至不解屣登牀履王衣問王疾王怒而不與言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遂已王大怒立命殺之太子與王后急爭不能得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問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為師強王堅乎趣見之遂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前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也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試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鄰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聞且亡日何以知之應之曰吾聞之病之將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吾數諫吾君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而伐蔡窺牆者為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眾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為主我為役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解其縛而俱之楚

魯哀公 元年丁未在位二十七年

越王降吳 元年吳夫差登舟徑去終不反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願鳥鳴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為鶴陵元虛兮翩翩集洲渚兮優恣恣蝦蟇兮雲開任厥 兮往還安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謫天賦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悵悵兮若割淚法兮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為鳥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迴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未遇兮何辜離吾國兮去吳妻衣

楚伐陳吳救之軍開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輒而兵聚失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陣陣未成而吳人至見楚陣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將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 按史記哀二年孔子如蔡吳救蔡

魯哀公 元年丁未在位二十七年

越王降吳 元年吳夫差登舟徑去終不反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願鳥鳴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為鶴陵元虛兮翩翩集洲渚兮優恣恣蝦蟇兮雲開任厥 兮往還安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謫天賦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悵悵兮若割淚法兮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為鳥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迴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未遇兮何辜離吾國兮去吳妻衣

楚伐陳吳救之軍開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輒而兵聚失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陣陣未成而吳人至見楚陣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將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 按史記哀二年孔子如蔡吳救蔡

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見曰凡人為善者天報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為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子以諫者為必聽乎伍子胥何以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為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為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為必用乎鮑叔何為而內枯則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眾矣豈獨上哉賢不肖者才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為天子則其遇

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為天子則其遇



義也傳說負壤土釋版築而立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日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為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為人牧羊以為卿大夫則其遇秦繆公也沈尹筮聞天下以為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閻廋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盛車非無驥狀也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為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也愛不哀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愛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端行修身以須其時也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闕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而無驕也小人好樂而無懼也其誰知之子不知我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援戈而舞三終而出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於莒勾踐心生于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庸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與明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是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言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羸里秦繆公困於殺齊桓公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春秋別典卷第十三

文霸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庸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與明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是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言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羸里秦繆公困於殺齊桓公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勵其世臣故稱焉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雖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何如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論語曰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孔子孔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頰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毋乃非季孫之意乎孔子曰何也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魯季孫有喪孔子弔之入門而左客次也主人以璠與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猶之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孔子見季康子在三年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子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以眾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亦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為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轉站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府之矣古之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羅收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羅門之間富家為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乃請舍訟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季孫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問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過先生以為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皆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項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不伐蒲子世家

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孔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陳侯默然而退遂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孔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惟君耳孔叢子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博作敵在前敢鬪者勇也得食相呼仁也守

春秋別典卷第十三

七

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日淪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味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黃鵠舉矣公曰止吾將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為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大平國無盜賊公聞之慨然太息為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新序雜

元年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飲田乞盛陽生囊中置坐中央發囊出陽生日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亡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史記齊世家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見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謹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

蔡也七年立

宋圍曹不拔七年宋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有所缺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八年宋滅曹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曾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太山不益其高且為不智大宰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尊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七年吳微百牢康

春秋別典卷第十三

九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吳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吾師是不可恃也於是揚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為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歟吳王懼乃與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十一年見傳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

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

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夫勇

春秋別典卷第十三

十

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狂暴羣臣不堪國家做於數戰士卒不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徵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也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其攻之弱吳必矣其

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弊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子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為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



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與大  
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  
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  
二十領鉄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  
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  
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  
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  
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  
不先辦不可以應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  
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  
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  
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  
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晉吳爭疆晉人擊之  
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  
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  
官穀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  
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  
五國各有變按子貢聖門高弟必不爲此好事之言非  
其實也 艾陵之戰在哀十一年殺子貢在  
仲尼弟子列傳 史記

衛孔文子將攻大叔疾問策於孔子辭不知退命載而行  
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乃歸魯  
孔子作邱陵之歌曰登彼邱陵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  
世家

若遠迷迷不復自嬰屯蹇哨然四顧題彼泰山鬱鬱其高  
梁甫遐連積棘充路陟之無繚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  
永嘆涕實潏潏然終不能用夫子亦不仕十一年 孔  
子說問篇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  
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  
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爲魚天帝  
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  
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  
從和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說苑正  
論

越大饑范蠡曰吳甚富王年少智寡好須臾之名不顧後  
患王卑辭請糴食可得也越王乃使人請於吳吳王將與

之子胥曰吳越仇讎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齊  
秦晉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阨以有吳哉不若勿與而  
攻之且夫饑代事也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王曰義兵不  
攻服仁者食餓餓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之  
三年吳亦饑請於越弗許乃攻之夫差爲禽哀十一年吳  
年會彙年十三年越入吳然則越饑  
在哀九年間 呂氏春秋長攻篇

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  
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膳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  
至且擊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  
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  
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  
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史記越  
世家

吳王欲伐楚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  
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且  
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是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  
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  
蟬而不知黃雀在其旁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  
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  
也吳王曰善乃罷兵說苑正  
諫篇

西施美婦人也居苧蘿山若邪溪之西故曰西子鬢新浣  
紗爲世絕色嘗病心而擊其里之醜婦見而美之亦捧心  
而擊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挈妻子而去  
之越王得之厚飾以羅縠教以容步學服而使范蠡獻之  
於吳王吳王大悅子胥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賢士國  
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  
吳王不聽遂受之越絕  
書

子胥數諫吳王不聽將殺之子胥歸謂被離曰吾貫弓接  
矢於鄭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於斯前王聽從吾計破楚  
見凌之讎欲報前王之恩而至於此吾非自惜禍將及爾  
被離曰未諫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亡乎子胥曰亡臣安往  
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鏃之劍按傳吳殺子  
胥在十一年

吳王使使賜伍子胥屬鏃之劍日子以此死子胥仰天嘆

日嗟乎讓臣詬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  
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  
立欲分吳國子我我願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  
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我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快  
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刎死吳  
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  
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史記伍  
子胥傳

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見被離而刑  
之王孫略問之不朝王召而問日子何非寡人而不朝乎  
略曰臣恐日子以吾殺子胥爲重乎略曰大王氣高子  
胥位下王誅之臣何異於子胥臣是以恐也王曰非聽宰  
詔以殺子胥圖寡人也略曰臣聞人君者必有敢諫之  
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  
不信不得爲前王臣吳王中心悵然悔殺子胥非宰詔之  
讒子胥而欲殺之略曰不可王若殺宰詔此爲二子胥也  
於是不誅吳越  
春秋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  
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  
知危也孔子避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且小人也  
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徵吾子無所問之矣孔  
子就席曰然吾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楹棟俯見几筵其  
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味爽而櫛  
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  
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  
君之門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  
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則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  
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  
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  
民之上慄慄乎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  
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孔子  
公何乃告老之日也凡公有問宜於  
此時故併附此 荀子哀公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  
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對曰爲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則

春秋列傳卷十三

春秋列傳卷十三

春秋列傳卷十三

春秋列傳卷十三

春秋列傳卷十三

春秋列傳卷十三

春秋列傳卷十三

春秋列傳卷十三



何為不博也對曰為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者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悒悒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哉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問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嚼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以雪桃也仲尼對曰臣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菰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上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菰之下

春秋別典卷第十三

六

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外傳說

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此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說苑政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讒健驕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譽而後求智焉士不信焉又多智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矣周書曰為虎傅翼不亦殆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若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閭門之內始姊妹無別對曰臣親於朝廷未觀於

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

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悅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云莫眾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

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君雖問境內

之人猶之不免於亂也

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雪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

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况於人君子

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

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

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其

殺之少以犯眾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

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

也

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

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其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

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人弗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

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既而夫

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

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賢爾子曰怒其子

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文伯康子從弟與同

時 孔叢子記義篇

春秋別典卷第十三

春秋別典卷第十三

春秋別典卷第十四

海陽 薛虞畿 舜祥撰

魯哀公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眾趣救

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

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

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

足以賞於人請徒行罰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

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人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

已救矣

哀公問於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宅而忘其妻有之乎

孔子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

聞歟對曰昔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修禹之道毀壞

爵法裂絕世祀荒淫於樂沉溺於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

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墳而居此

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而變色曰善

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

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眾皆君之蓄也君此將誰攻

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之眾皆君之讎也君將誰與守

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為民惠也

陳有陋人曰敦洽備舉椎頰廣額色如漆赭垂眼臨岸長

用而整心甚不仁陳侯見而怒之楚合諸侯陳侯請不從

往使敦洽離陳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客有言其

狀惡且告之佞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

可使是不智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是不可不攻

也遂與師伐陳

楚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

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眾

矣夫子不為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

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眾不能行於此吾

故弗式也

哀公問書稱變曰於于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

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

樂

樂

樂



樂其功善者其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况百獸乎變為  
帝樂正其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  
樂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樂官之長  
既威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樂一足有異於人信  
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在焉舜曰夫樂  
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爲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  
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也公曰善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  
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  
葉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  
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  
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  
益之與爲命也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  
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  
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下之野人也  
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問  
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  
代謀爲一舉而欲伐秦桃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遂  
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爲上卿夫百里奚  
齊之乞者也遂於齊西無以自進自賣五羊皮爲一駟車

見秦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大公望少爲人婿老而見去  
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又王與而用之封於齊管  
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讎之心立以爲相存亡繼絕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  
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  
子於是哀公嘻然而歎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韓詩外傳  
以下數十條年譜無考  
始附哀公問孔子之後

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  
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  
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太皞顓頊學乎綠圖帝學乎赤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  
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趂不敢休  
息以見君七日君之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  
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  
寫龍於是乎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  
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  
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  
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云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官巫官  
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株絕穀之  
老大張袂以受之何不告祠之從之而疾去

衛侯輒朝於吳十二年會於衛 吳王因之欲流之於海誅  
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哀公問之撤鐘鼓之懸編素而朝  
仲尼入見曰君胡爲而有憂色公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  
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吳王因之而  
欲流之於海孰意衛君之行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  
而不能爲奈何仲尼曰君欲免之請子貢行哀公召子貢  
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賁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敘  
躬而行至於吳見夫宰誦太宰誦甚悅之欲薦於王子貢  
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誦曰子焉知節  
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

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東  
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實言朝  
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  
此兆今朝於吳而不利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  
業不亦難乎太宰誦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  
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說矣人問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自觀察  
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所以失之也人既難  
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  
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  
者舜臣堯官才任七歲一從之左右日人君用人當自任  
耳付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日吾之舉舜已耳目之  
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日人終無已也君  
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問珠之所在日投之池  
中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

陳桓弒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欲與我  
以我爲知乎臣弒君非知也以我爲仁乎見利而背君非  
仁也以我爲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  
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

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收與齊悼公有卻欲悼  
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與闕止俱爲左右相  
簡公田常心害闕止闕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  
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大駭之曰姬乎  
采芑歸乎田成子亦大夫朝御執謙簡公目田常不可

陳桓弒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欲與我  
以我爲知乎臣弒君非知也以我爲仁乎見利而背君非  
仁也以我爲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  
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

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收與齊悼公有卻欲悼  
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與闕止俱爲左右相  
簡公田常心害闕止闕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  
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大駭之曰姬乎  
采芑歸乎田成子亦大夫朝御執謙簡公目田常不可

陳桓弒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欲與我  
以我爲知乎臣弒君非知也以我爲仁乎見利而背君非  
仁也以我爲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  
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



也君其擇焉弗聽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田氏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闕止及公族之疆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邾那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者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田常卒有七十餘男齊世家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于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則叛而危之不可願若夫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子

春秋別典卷第十四

七

於庭弑簡公於朝簡公喟然太息曰子不用鞅之言以至

此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見傳說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

中曰不見旌節毋起賜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

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卒以攻之遂殘之也說苑

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質見孔子而訪焉孔子曰子為義也

正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

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

也盍始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於無極之

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

危子之謂也馬方駭鼓而為之方地重而填之馬奔車

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

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孔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

為義者也子亦告之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孔叢子

子貢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丹

綽子貢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貢曰人問乎已

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混而不

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貢下車曰賜也不仁過問三

言可復問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貢三偶則

賦五偶則下說苑

子夏坐業於孔子規模狹隘孔子嘗出行顏淵後遇雨欲

假蓋顏淵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也吝於財者也母為假

春秋別典卷第十四

八

蓋蓋護其短也說苑

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詩

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若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

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發憤

忘食矣夫子曰商也始可與言詩也已然吾恐見其表未

見其裏也韓詩外

會子家貧食力敝衣耕野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

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

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至驕也吾豈能無畏之乎莊子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衰知其將為亂不敢

舍其重器而行盡寶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

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

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

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累規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臣而

有不臣之心則名所不赦幸哉孫子以此免戮也孔叢子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戚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

孰為賢漆雕馬人曰戚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

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

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

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

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說苑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

也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怨

之不肖者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雖欲無亡

得乎說苑

孟懿子問於孔子曰文王有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四鄰

夫子亦有四鄰乎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日益親

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乎自吾

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

耳是非禦侮乎尚書

孟懿子會城成周獵得麋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

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懿子適至求鹿對曰余不忍而與

春秋別典卷第十四

九

其母懿子怒逐之居三月後召為子傅曰夫子不忍麋又

豈忍吾子乎韓非子

澹臺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

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遊至江弟子

從之者三百人設取子去就名施於諸侯孔子聞之曰吾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記仲尼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

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將軍文子

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

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

具於赤也至觀其養親則若與朋友處然恩勝禮也大戴

將軍文子

巫馬期與子路新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

車百乘筋於韞邱之上子路與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

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期

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

其元子不知子歟子路慙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為借出

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子道不行也使汝以是願也

韓詩外

閔損幼喪母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

生二子則衣之以絨父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單

母去三子寒遂止太平御覽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刑至政無所用刑至

刑無所用刑策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

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家語

孔子嘗謂顏回曰家貧居單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

田五十畝足以給饑渴郭內之田十畝可以為絲麻鼓琴

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是以不願仕也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

何如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踣

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

政從矣忿怒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來也慢



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

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

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可從矣大戴禮子張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

汝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

旗纛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擗地千里塞旗

執馘唯由能之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得齊楚合

戰於泝泝之野兩壘相望挺刃交兵賜著綈衣白冠陳說

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顏回

退而不言孔子曰汝獨無願乎對曰回聞之薰蕕不同

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

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

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

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

凜然曰美哉德矣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子曰不

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說苑指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

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可得爵從黃口

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

網之患說苑報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乎答曰然

同僚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號

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以德以贊文武及

號叔死四人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武伯

年見傳孔

孟孫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

所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武伯將執之

訪於孔子孔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

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

安往武伯乃止刑論篇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執精氣以

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

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

之敬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

對門不通矣說苑雜

見曾西曰斜引其被則傲矣其妻曰斜而有餘不若正而

不足先生以不斜之故至於此生而不斜死而斜非先生

意也曾西不能應遂哭之曰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諡其妻

曰以廉為諡曾西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

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

而諡為廉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

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

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

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

諡曰廉不亦宜乎曾西曰宜斯人也而有斯婦列女傳

春秋別典卷第十四

是以有芻豢之色韓詩外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

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文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

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

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

在其所與居在所與謀也韓非子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問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

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



海陽 薛虞畿 舜祥撰

魯哀公十五年

辛尹文者楚之歐鹿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辛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賊車抽弓於駭援矢於箭引而未發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楚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王悅使文為江南令而大治

春秋別典卷第十五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澗溜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以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可以言言也爭魚者濫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未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譖見逐建有子曰勝在外子西召勝使治白號曰白公勝怨楚逐其父將執惠王及子西欲得易甲名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與我則此是也易甲笑曰嘗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執子之君而使吾從子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為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應子以聲鄙也吾聞士立義不爭行死不歸拱而待兵顏色不變也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則死而君子曰好義乎哉

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問以為王王子問不肯劫之以及王子問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後自庇焉問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

不受也王子問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惡其位也以潔其行也今吾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卻白刃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葉公子高率眾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

白公勝將執楚惠王惠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為人臣也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內其劍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為仁若信不知安得為聖子路曰建天下之明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鐘乎

趙襄子攻翟勝取尤人終人使者來謂之襄子方食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一旦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管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以是知夫子將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為亂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銀上貫頭血流至地而不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為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

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父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為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枹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得行不可兩全也如此而生何而自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為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覆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云其維哲人告之語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

子羔為衛政則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別子之足吾在難中



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則者曰斷足固我之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側傾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固臣所以脫君也孔子問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之謂乎按左傳衛鞅出奔在襄十六年子路死子羔出說苑至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珮珌婦人舍珠珌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琴瑟之聲仲尼之死在十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何也子游曰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猶浸水之與天雨也按右哀十六年孔丘卒說苑貴德篇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當自請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將誰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壽二十一歲公曰

子何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七年三七二十一故曰延二十一年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徙三舍如子韋言史記年表熒惑守心在十呂氏春秋制樂篇

楚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國啜羹而熱投匕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答之三百子國自公亂後十七年見傳

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官室於是遂焚官室人莫之救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

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按實十九年越伐吳說韓非子內儲說

越王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龍乃為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明年之戰以頭獻王者幾十餘人韓非子內儲說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為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以不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劊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棄之夫亡者豈期人知其過哉說苑權謀篇

越王勾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為未足以知之其勇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進也愛中篇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為民誅之韓非子外儲說

魯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韓非子說林上

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諍輔弼之入社稷之臣明君之所專禮而闇君以為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開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說苑臣新篇

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徒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為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趨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為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為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醉酒肉韓非子說林上

襄子擊殺代王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主今十有餘年矣代無大故而主廢之今代已亡吾將歸且吾聞婦人執義無二夫吾豈有二夫哉欲避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哭而呼天自殺於靡笄之地代人懷之列女傳

趙簡子病按史記簡子病在晉頃公召太子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簡子死已葬襄子上夏屋以望代君好色以其弟姊妻之所以善代者以萬故襄子謂代君請觴之令舞者置兵羽中具大金斗酒酣反斗擊之舞者操兵以闖其妻聞之磨笄自刺故趙氏至今有磨笄反斗之號呂氏春秋長攻篇

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與師而攻之圍未市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者是天助之也君曷為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危不厄人於險使



其治城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

佛肸以中牟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烹

中牟之士皆從之城非田基一作田卑獨後至袂衣將入

鼎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

不仁而富不如烹佛肸脫履而生之趙氏屠中牟得而取

之論有功者田基為始田基曰不可一人舉而萬夫俛首

智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則中

牟之士終身慙矣以行臨人之道吾去矣穉負其母南徙

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佛肸叛在十七年之前孔子未卒故論語記之

勾踐已平吳傳二十二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

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已去

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與宋魯泗東方

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舉號稱霸王史記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楚而攻晉左史倚相謂楚王曰夫越

破吳蒙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

也不如起師與分吳楚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

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蒙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克不

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貽之韓非子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

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為長轂千乘卒三萬

與分吳地王聽之遂取東國說苑

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於楚王楚王使者曰越南蠻之國

也臣請欺其使者楚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

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

曰夫越亦周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波與

魴鱣魚鼈為伍文身剪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

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劍墨文身

剪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楚王聞之披衣出謝韓詩外

晉智伯伐鄭齊田恆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

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成而後敢食智伯曰吾

聞田恆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如

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哀二十七年見傳

智伯欲取衛故遣之乘馬先之一壁衛君大悅酌酒諸大

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

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

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

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津梁而擬邊城智伯聞衛

兵在境上乃止策論

吳赤市使於智伯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紵三百製將

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壞交假之道則亦敬矣

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

將歸笑智伯命造舟為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

造舟為梁諸侯維舟大夫舟舟之職也且敬太甚

必有敬使人視之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

假吾道而厚贈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為謀也稱疾而留使

人告衛衛人警備智伯聞之乃止說苑

智伯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智伯而去之三年將東

之越而道聞智伯之見殺也謂御者曰還車反吾將死

之御者曰夫子絕智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絕屬

無別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

吾聞智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存吾

將往之反而死新序

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悒

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悒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

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新序

魯人攻鄭會于解於鄭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

使狗豕入吾舍鄭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

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鄭而數

之罪子而會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鄭君復修會子之舍

而後迎之說苑

去莊子魯十邑大夫也性好勇嘗刺虎豎子止之曰兩虎

在食牛牛甘必爭鬪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之舉必

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史記齊人欲伐魯忌下莊

子不敢過下荀子莊子善事母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

交遊笑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

與師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吾甚

辱焉今母歿矣請塞責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

一恥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

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止之請為兄弟莊子曰三北以

養母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

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而塞責滅世斷

宗於孝不終也韓詩外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

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

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

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矣待優莫曰桀

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

能亡然亦殆矣新序

春秋別典卷第十五

春秋別典卷第十五

春秋別典卷第十五

春秋別典卷第十五

春秋別典卷第十五

春秋別典卷第十五

春秋別典卷第十五

春秋別典卷第十五

春秋別典卷第十五

春秋別典卷第十五

春秋別典卷第十五

春秋別典卷第十五

春秋別典卷第十五

春秋別典卷第十五

春秋別典卷第十五

春秋別典卷第十五

春秋別典卷第十五

春秋別典卷第十五

春秋別典卷第十五



先仲氏輯春秋別典未脫稿而不幸下世郭郡公用唐祠部言亟取而序之臆其日於郡乘藝文志中公其賢於中即遠矣顧其甫成於草創而考覈未加不無挂漏甲乙年代倒置之病貽好事者之惜走謂昔邱明受經作傳廣記而備言表時而記月籍令輯別以翼左乃采摭未廣而世次乖舛舛稱別典故特廣閱博蒐遇有異聞輒嘿識以歸參互考訂不遺餘力焉世懸者更類殊者析刪其繁複者十一其闕畧者十三事則咸備而罔缺序則有條而不紊案之以三氏之遺者庶無面却適越之嘆嗟夫躬太史者亡十篇司蘭臺者遺八表創始之難為功自古志之矣矧仲氏列章逢治博士家言出其餘力以從事於此且

春秋別典跋

又以無年何怪乎立言之罔終哉長志未信責在後人走媿續成瘴精極慮聊以自塞其責云爾若曰妄千載筆以附於作述之林則吾豈敢弟虞賓跋

暇思輯春秋別傳一書凡左氏內外傳及公羊穀梁所書暨不登載於經文下別錄子史百家之言有志未逮不意薛君先得我心也別典十五卷抄撮具見苦心惟是各條之末不疏明出何書明人之習大都若是君名虞畿弟虞賓其字里新通志不載莫得其詳矣康熙辛巳十月脚竹垞老人蔡尊識

右春秋別典十五卷明海陽薛虞畿撰詳按潮州府志隱逸傳先生初為諸生後棄去隱韓山之麓以農圃自娛郡長史欲致之鑿垣而遁著有聽雨蓬稿而是書則舊通志府志縣志均不著錄原書各條之末未注出典朱竹垞檢討跋語深惜之此本為曾廣文勉士從浙人筠軒洪氏借鈔各條下皆注所出謂孫淵如觀察所補也考孫氏書目內編春秋別典十五卷明薛虞畿撰星衍考注出典南海吳氏刊本則淵如觀察果注是書矣今案所注核之有各書俱同而但注一書名者有互異者有詳畧繁簡開有

春秋別典

條未注者其鈔胥所脫與原本未注均不可知今但正其譌字及不可句讀者付之割剝餘仍其舊未敢借更俟覓孫詞藏本重校之至謂吳氏會刊此書迄今未見豈當時有是言而未及竟歟辛卯未伏後後學伍元徵謹跋

春秋別典十五卷

明薛虞畿撰前有虞畿自序不著年月稱嘗閱往牒見春秋君臣往迹不下千事散見百家皆三氏所未錄間或微撮其端而未究其緒存其半而不採其全因不自度略仿左例分十二公以統其世稽三傳人名以繫其事凡十五卷未又有其弟虞賓跋稱先仲氏輯春秋別典未脫稿而不幸下世不無挂漏乙年代倒置之病故特廣閱博蒐參互考訂世懸者更數殊者析刪其繁複者十一其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別典提要

其闕略者十三云云則此書乃虞畿兄弟二人相續而成也舊無刊版此本為朱彝尊家所藏有康熙辛巳十月彝尊題字惜其鈔撮具有苦心惟各條之末不疏明出何書明人之習大都若是所譏誠中其病然網羅繁富頗足以廣見聞要亦博洽之一助也虞畿序自署曰粵瀛彝尊跋稱其字里通志不載莫得其詳虞賓跋中稱仲氏列章逢治博士家言蓋廣東諸生也考胡恂潮州府志曰薛虞畿字舜祥海陽人初為諸生後棄去隱韓山之

麓以農圃自娛郡長史欲致之鑿垣而遁著有聽雨蓬藁云云當即其人又考潮州在梁為東陽州後改曰瀛州與粵瀛之稱亦合惟志不言其有此書疑偶未見耳虞畿序又稱書目凡例列在左方今卷首有凡例七條而無書目則傳寫者佚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別典提要

二



春秋別典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楨撰

春秋別典十五卷

前有虞畿自序不署名月稱嘗往牒見春秋君臣往迹不下千事散見百家皆三氏所未錄間或微擷其端而未究其緒存其半而不採其全因不自度略仿左例分十二公以統其世稽三傳人名以繫其事凡十五卷末又有其弟虞賓跋稱先仲氏輯春秋別典未脫稿而不幸下世不無挂甲漏乙年代倒置之病故特廣閱博搜參互考訂世懸者更數殊者析劃其繁複者十一直其闕略者十三云云則此書乃虞畿兄弟二人相續而成也舊無刊版此本為朱彝尊家所藏有康熙辛巳十月製尊憲字借其

春秋別典提要補正

鈔撮具有苦心惟各條之末不疏明出何書明人之習大都若是所譏誠中其病然網羅繁富頗足以廣見聞要亦博洽之一助也

李慈銘桃華聖解益日記云依左傳十二公世次采輯史子各書之事

涉春秋者條錄件系其凡例謂國語公穀禮弓以既列於經而不錄管

晏二子以太繁而略刪莊列諸家以寓言而節取體例頗有斟酌蒐香

亦云繁富後有朱竹垞跋言鈔撮具見苦心而惜其各條之末不疏原

書為明人之積習金山錢氏謂其所采約六百餘事說苑一書居三之

一其餘雜出於大戴記韓詩外傳逸周書戰國策史記吳越春秋列女

傳家語孔叢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莊列韓非呂覽淮南春秋繁露新

書新序抱朴子諸書而誤收晉語二條編次亦有先後倒置及脫漏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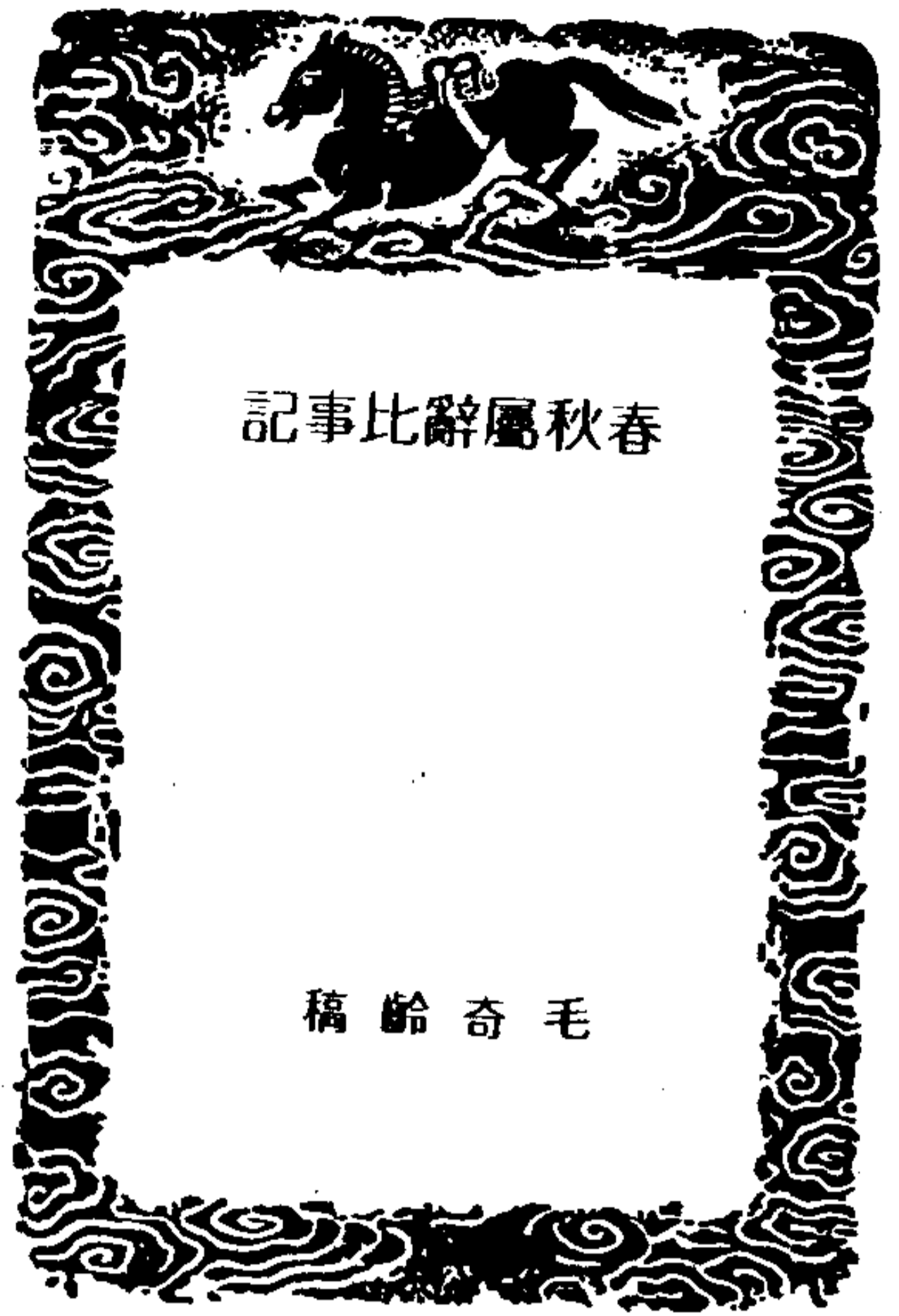
錯然其用心可謂勤矣因為之逐條補注出處有一諫而兼取兩書或三書者依文之節次一一注之有事與書同而文句小異者或別有所據或以意增損則注云某書文小異其顯然謬誤者則附案於下薛氏此書雖所采無奇祕之籍然有益於學者不淺錢氏注之更為完密竊謂此與孫淵如孔子集語兩書當並梓之家塾為讀經者所必需也



春秋別典提要補正

二





西河合集

毛奇齡稿

西河合集

卷一

改元

生

卷二

卷三

已後周

春秋屬辭比事記目

春秋屬辭比事記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春秋屬辭比事記

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夫辭何以屬謂夫史文之散漫者宜合屬也事何以比謂夫史官所載之事

春秋屬辭比事記卷一

全無統繫而好事者自造為書例謂辭有褒譏事有功罪皆于書法乎例之書人書辭書名書日並有義例而較之全經而一往不合則于是重疑春秋而春秋不傳昔者孟子解春秋曰其事則事當比也曰其文則其辭當屬合也而在天子以前晉韓起聘魯見魯史春秋即嘆曰周禮盡在魯矣則魯史記事全以周禮為表志而策書相傳謂之禮經凡其事其文一準乎禮而從而比之屬之雖前後所書偶有同異而義無不同並無書人書辭書名書日之瀆亂乎其間而遍校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而無往不合則真春秋矣向非屬辭亦安知其文之聯屬如是也昔人亦例不書人亦例也書名書辭書日無一非例即不書名書辭書日亦無一非例也而于以比事則事之相似者而褒譏與功罪見焉即不相似者而褒譏功罪亦無往不見焉以禮為志而其事其文以次比屬而其義即行于禮與事與文之中謂之四例亦謂之二十二志而總名之曰春秋屬辭比事記夫如是而天子之春秋庶可見乎予傳春秋成已創發

四例而人或不信因復重闢之而分禮門部比屬其辭事之繁禮者而萃之于篇

改元

周禮天子諸侯分國各紀其年以行于國中每遇國君新立則必改年以始之謂之改元

公隱

此魯隱公元年即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隱為惠公子魯史不載惠公死日但以禮推之則商禮崩月改元周禮踰年始改元此必惠公死于周平王

四十八年而隱于是改之若史世家云惠公四十六年卒則此為惠公四十六年之明年然不敢據者傳稱惠公娶宋仲子為魯夫人而世家謂惠

在隱公之妻而自娶之生桓公則于隱年為過長桓年為過幼其于年月必有與春秋不合者故

寧略之耳

公桓

公莊

公閔

公僖

公宣

公成

公襄

公昭

公定

元年年

元年年

元年年

元年年

元年年

元年年

元年年



定公以是年六月即位是六月以前宜書昭三十三年經于春王三月即書元年者商禮兩君共一年周禮不然以一年不可有二君也

元年

即位有二商禮遭先君之喪即于次月改元次月即位而其禮已畢周禮不然凡遭喪時必先受命于殯行奠殯之禮故天子十日而殯即十日即位書康王之誥乙丑王崩越癸酉而入即位凡十日

春秋屬辭比事記卷一

是也諸侯五日而殯即五日即位魯史昭公癸亥喪歸至戊辰而入即位凡五日也此遭喪即位禮也至明年改元則于朝正後仍鄭重而行即位之禮而于史書即位于改元之後此改元即位禮也春秋十二公即位皆從改元後書之其有不書者必丁弒逆之後但遭喪即位而于改元時不忍又行即位禮則不書如莊閔僖三君皆無即位文者以先君皆被弒故也此周禮也

隱元年春王正月

此不書即位者以攝位也周禮天子諸侯有始娶再娶之禮始娶名元妃名始適夫人再娶名又娶夫人若繼室則廢妾之當室者耳始娶無子則再娶衛莊公始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則又娶于陳曰厲嬀及厲嬀生孝伯早死則又以厲嬀之姊戴嬀所生子完立為桓公雖前此廢妾之子實長于先如州吁者而皆不得立何則以再娶者夫人也若始娶者或卑微或不成禮則亦可再娶魯莊公始娶孟任已為夫人矣後以其卑微且以築臺于

春秋屬辭比事記卷一

驚氏而私娶之不必成禮故又娶于齊曰哀姜及哀姜無子則仍以孟任之子般立為適子雖哀姜有姊叔姜已生閔公即前此廢妾之子成風又早生僖公而皆不得立何則以始娶者夫人也此周禮也今隱公為繼室釐子所生子而惠公再娶仲子實為夫人則其立桓公為適而隱公居攝於禮實然或曰此春秋之禮何以必知為周禮曰若非周禮則莊姜知禮者豈甘以身在而令其再娶且是時州吁已長不患無公子也又況子般之立成季王之甚至酈叔牙縊仲慶父手殺二兄而懸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而未嘗以為過何則禮在故也故曰此周禮非春秋禮也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隱被弒桓不宜行即位禮然而桓諱弒逆名則故行之行則史官必有書此史例也讀者當因書而驗其惡此義也

莊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以先君被弒不忍行即位禮也

春秋屬辭比事記卷一

閔元年春王正月

上同

僖元年春王正月

上同

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文遭喪即位於冬十二月至改元未一月而又即位禮在故也且周禮諸侯五月而葬此時僖尚未葬也僖未葬而即稱公以葬年改元當稱公耳諸傳謂未葬稱子既葬稱公此是為周禮者春秋不

然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東門襄仲殺適子惡與視而立宣公則亦承弒者而仍書即位宜不以殺惡為弒故也此與桓行即位禮同

位禮同

成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春秋屬辭比事記卷一

定承昭喪逾六月非遭喪即位者然六月即位又非踰年改元即位者此以昭喪歸魯之日作遭喪之日故自癸亥喪歸至戊辰即位與奠殯受命禮同但祇行遭喪禮而改元即位全不及行非好反商禮也時為之也

哀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生子

禮太子生必書然必初生時有接子之禮內則云國君世子接以太牢謂以太牢接夫人行饗后之禮然後書策此周禮也

桓六年九月子同生

春秋屬辭比事記卷一

春秋生子禮惟此一書者以十二公皆非夫人所出獨文公哀姜以夫人生惡而是時未得行接子之禮即不書故此傳云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生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因名同杜預所謂以其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于策是也

立君



周有立儲禮傳每言之如立適以長立子以貴年  
鈞以義義鈞以下類而統統不及然禮固有是也  
隱四年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此經之紀立君者時衛州吁弑桓公石碻同國人  
殺州吁且迎桓公之弟公子晉于邢而立之故有  
此文與常時立君禮不同

朝聘

朝聘會盟在三禮並無明文惟傳有歲聘間朝與  
再朝而會再會而盟語大率每年一聘三年一朝  
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與尚書周官六年會朝十  
二年又會朝年數頗合若諸侯相朝禮則全無可  
考傳謂諸侯五年再相朝則似過密季氏周官經  
謂諸侯世相朝則又過疎若晉自定制謂三年一  
聘五年一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朝聘較疎而  
盟會反密皆與周禮不必合且晉雖改制強齊魯  
共遵而當時朝聘會盟其期與年數並不相準則  
春秋禮也惟歲聘諸語是周禮他總非是也

春秋左傳句解卷一

僖二十八年夏公朝于王所

此朝襄王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僅見信公此朝  
然又赴晉文踐土之會而王來踐土故即于行在  
朝之曰朝于王所然則仍未朝京師矣

冬王申公朝于王所

此又朝于河陽者然總在是年一時一事非再赴  
朝也

成十三年春三月公如京師

此成公朝簡王也成以赴晉文之召過周因而朝

之此何朝乎如之而已

成十有八年春公如晉  
諸侯相朝禮大抵小國朝大國耳故大國君新立  
則小國朝新君小國君新立則新君朝大國時晉  
悼新立成公以朝新君如晉其不書朝而書如者  
史例也夫以齊桓之伯莊僖每如齊而未嘗一朝  
以齊晉魯衛本敵國也至此則齊魯晉屬國矣故  
曰春秋自文宣以後多志晉惡非虛語也

春秋左傳句解卷一

此襄公以新立朝晉悼公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此朝晉也晉領屬國朝聘貢賦之數也

昭五年春公如晉

此昭以新立朝晉平公也前二年往朝以兼弔晉  
少養而晉辭之故再往焉

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以晉昭公新立往朝而晉受晉怨怒而辭之

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以晉怨故執季孫意如公往朝請之仍不得入

十五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頃公新立故往朝而晉又辭之

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以邾邾故執我行人公孫舍公往朝兼請而仍  
不得入因託疾以歸經書有疾者諱辱也

楚與晉爭伯而宋公為向之盟以平之至是諸國

楚與晉爭伯而宋公為向之盟以平之至是諸國

楚與晉爭伯而宋公為向之盟以平之至是諸國

楚與晉爭伯而宋公為向之盟以平之至是諸國

各朝晉楚以成其事經不書朝晉而獨書朝楚者  
以朝楚而楚康王卒公留楚送葬歸年不歸遂不  
能諱辱故也

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桓二年春王正月滕子來朝前稱侯此稱子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穀以杞為紀而宋程氏胡氏皆遵之謂齊欲滅  
紀而紀侯求魯為之主故齊則齊之謀紀始於  
五年齊侯鄭伯如紀之經而後至六年而公會紀  
侯紀侯來朝經屬書之此時並無齊謀也公穀胡  
氏之誤全不顧經予傳中已屢及之茲傳所略者  
而偶檢其誤因復書此

六年冬紀侯來朝

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鄧皆近楚小國名綏與吾離則兩君名也諸侯  
來朝無書名者此以附庸例名之胡氏謂貶其朝  
相則莊之鄭黎來朝蕭叔來朝為不可通矣

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十五年夏四月邾人牟人來朝

經例諸侯之卿稱名大夫稱人附庸之君與諸侯  
卿等可稱名則附庸之卿當稱人此必道邾來朝  
耳

莊五年秋邾黎來朝邾國名

二十三年夏蕭叔朝公蕭國叔字小國

不書來朝而書朝公以公在齊而叔就朝之故也

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

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其子

來朝也

春秋左傳句解卷一



七年夏小邾子來朝即邾來也初封小邾  
 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邾子過于防使邾子來朝使夫來朝也  
 二十年夏邾子來朝  
 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前稱伯此稱子為時王所降也  
 文十一年秋曹伯來朝又為時王所降也  
 十二年春杞伯來朝又為時王所降也  
 秋滕子來朝  
 十五年夏曹伯來朝  
 宣元年秋邾子來朝  
 成四年三月杞伯來朝  
 六年夏六月邾子來朝  
 七年夏五月曹伯來朝  
 十八年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襄元年秋邾子來朝  
 六年秋滕子來朝  
 七年春邾子來朝  
 夏小邾子來朝  
 二十二年冬曹伯來朝  
 二十八年夏邾子來朝  
 昭三年秋小邾子來朝  
 十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秋邾子來朝  
 定十五年春邾子來朝  
 哀三年夏四月滕子來朝

昭三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時襄王來聘而戎報之  
 文元年夏叔孫得臣如京師命故報之  
 宣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命故報之  
 襄二十四年冬叔孫豹如京師命故報之  
 昭七年秋公子友如齊命故報之  
 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命故報之  
 二十八年秋公子遂如齊命故報之  
 文元年冬公孫敖如齊命故報之  
 十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命故報之  
 時我文公薨而齊惠以新立來會葬故兩卿並行一聘新君一謝會葬也  
 宣十年秋季孫行父如齊齊頃公  
 成十一年秋叔孫僑如齊齊靈公  
 襄二十年秋叔老如齊齊莊公  
 叔老宣公母弟叔肸之孫叔氏而老名者禮使聘用上卿此以宣弟大宗之後世為宗卿而行使者猶桓弟季友為季氏傳弟仲遂為仲氏此以宣弟叔肸為叔氏也  
 昭九年秋仲孫綽如齊齊景公  
 昭三十二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文公  
 文五年夏公孫敖如齊齊景公  
 六年秋季孫行父如齊齊景公  
 宣十八年秋公孫歸父如齊齊景公  
 成六年夏公孫嬰齊如齊齊景公  
 冬季孫行父如齊齊景公  
 十一年夏季孫行父如齊齊景公  
 襄二十四年春叔孫弱如齊齊景公

二十九年冬仲孫錫如晉錫  
 昭二年夏叔弓如晉錫  
 叔弓叔老之子  
 八年夏叔弓如晉  
 定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二卿並行一獻  
 昭五年夏公孫茲如齊齊景公  
 公孫茲者即叔孫戴伯叔牙之子也因自娶牟國女故假聘以往焉  
 文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陳  
 十一年秋公子遂如宋  
 成五年春仲孫蔑如宋  
 成八年春公孫嬰齊如莒  
 襄二年秋叔孫豹如宋  
 六年冬叔孫約如宋  
 七年季孫宿如宋  
 二十年冬季孫宿如宋  
 昭六年冬叔弓如楚  
 二十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昭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周禮天子有下聘諸國之禮此與上凡伯來聘皆桓王聘我者其凡伯稱魯南季稱字且或稱名以王國卿以上出使稱爵大夫稱字士稱名不同  
 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其官渠其氏伯糾其名書例之不拘如此  
 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天子大夫稱字故仍氏叔字之子者子代父行也

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家父字

莊二十三年春祭叔來聘

祭邑叔字天子內臣也其不言天子使者史略文

有此如王人子突殺衛類

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此宰太宰本食邑于周而為三公者故稱爵不名

宣十年秋天王使王子來聘

王子王子之季子即劉康公也

隱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此齊僖公使聘也年者僖之母弟為僖父齊莊公

之大宗此亦宗卿使聘者而不書氏以初立莊族

此時未有氏也且史例有盟書其名者不姓不稱

氏并不稱公子書法如此

僖三十三年春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國歸父名

宣十年冬齊侯使國佐來聘

襄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齊景公

聘者成三年冬十二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春秋左傳卷一

晉景公恐魯貳楚故來聘且尋盟焉見盟部

八年冬晉侯使士燮來聘謀伐

十一年春晉侯使祁雙來聘

十八年夏晉侯使士匄來聘晉悼公新立

禮國君新立小國朝之大國聘焉

襄元年冬晉侯使荀息來聘

八年冬晉侯使士匄來聘報朝

十二年夏晉侯使士匄來聘

二十六年夏晉侯使荀息來聘晉悼公

二十六年夏晉侯使荀息來聘晉悼公

二十九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昭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魯昭公

二十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晉頃公

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

人者大夫也

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氏

卿可字可名

文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

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春秋左傳卷一

子越椒不稱氏書例有此

十二年秋秦伯使術來聘

術即西乞術亦不書氏

成三年冬十有二月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宋共公

襄元年冬衛侯使公孫剌來聘

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鄭僖公

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十九年夏吳子使札來聘

吳季札也不書氏

三十年春楚子使薳罷來聘薳罷

昭十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宋元公

歸版

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版石氏

周禮大宗伯以版歸親兄弟之國即歸版也

錫命

周禮諸侯死王有錫命即追命也新君立王有錫

命即錫瑞之命也此周莊王錫桓公命是追命襄

王錫文公命簡王錫成公命俱是瑞命不同

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榮叔

天王失天宇史闕文也

大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伯

成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召伯

天王稱天子史闕文也

命即錫瑞之命也此周莊王錫桓公命是追命襄

王錫文公命簡王錫成公命俱是瑞命不同

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榮叔

天王失天宇史闕文也

大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伯

成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召伯

天王稱天子史闕文也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龍翰 又名龍 號西河 廣東人

春秋屬辭比事記

會盟禮見朝聘門第分合不同必設多部以析之 舊例有殊會兼會殊盟特盟參盟諸名以皆非經 文所有故不立部按經文所有惟來盟泄盟同盟 不盟類可依立部名其兼會一部雖經文所有如

會盟禮見朝聘門第分合不同必設多部以析之 舊例有殊會兼會殊盟特盟參盟諸名以皆非經 文所有故不立部按經文所有惟來盟泄盟同盟 不盟類可依立部名其兼會一部雖經文所有如

隱二年春公會於潛

古史狹維處中國如西南之播獮然自秦始盡歐 之舉外而築長城以截之夫然後中國夷狄亦有 分別其在秦郡縣之外凡漢武所開之土未經歐 逐者則諸夷尚存今之西南徭獠所稱土官土民 皆是也春秋開卷即與盟此亦不得已而以與 國禮相待故然胡氏誤以楚為夷狄而攘之夫 夷猶夏所在都有徒攘荆楚無為也况荆楚本先 王所封國實五等諸侯非夷狄也魯詩曰戎狄是 唐刑舒是懲戎狄指淮夷徐戎非荆楚也 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

二會俱奉桓公命討宋殤公也

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桓元年春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二年秋祭侯鄭伯會于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高平

春王失王字闕文

六月公會杞侯于郟

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郟

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

齊鄭邀衛師伐魯魯求成于衛而衛絕之

十一年秋公會宋公子于夫鐘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子于闕

十二年秋公會宋公子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于龜

已上四會策書未詳說見毛氏傳中

十四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春王失王字闕文後倣此

十五年夏公會齊侯于艾

十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

如齊齊侯與公夫

莊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此齊桓始會平宋亂也桓親至會而列國以大夫

至故齊稱侯而列國稱人

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齊桓假王命伐宋宋服故有此會後同

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鄭伯會于鄆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杞成公夫人莊公之女以事見公而未及歸寧之

期故不入國而會公于洮禮也

冬公會齊侯于城濮

周惠王新立遇王子頹之亂衛師與燕師助之伐

王而齊桓不能正討至王請伐衛然後會城濮以

謀之伯主之無道如此

僖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于榘

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王世子于首止

此王世子即襄王也惠王將廢王世子而立王子

帶故會之以定其位

九年夏公會單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葵丘也

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此僖公夫人會齊桓也策書未詳其事

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鹹也

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邾侯曹伯于淮

十七年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下

齊桓以僖公滅項之故乘其會淮而執之不令歸



僖夫人本桓女會而請之然後公得至自會推此  
財前此陽穀之會亦必有他故而史亡之矣

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  
子邾子秦人于濶  
此晉文與伯討不服也秦人者秦大夫也

文元年秋公孫叔敖會晉侯于戚  
十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晉諸侯  
十二年冬公如晉衛侯會于齊晉平子

十有二月公還自晉鄭伯會于棗晉平子  
十七年六月諸侯會于扈晉平子  
宣元年公會齊侯于平州無功

東門襄仲請于齊以立宣公故會齊固其位也  
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九年秋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十一年秋晉侯會秋于檜  
晉景求成于秋而秋服之因就秋與會焉

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朱楚子歸宋而

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成二年冬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五年夏叔孫僑如會荀首于穀  
荀首如齊適女而僑如往會申饋禮也

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  
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始也  
十六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不見公

春秋屬辭比事記

晉召師于魯以伐鄭因公遲至遂怒而絕之例大  
夫稱人若邾鄭小國則皆卿而降一等比大國之  
大夫故亦稱人他倣此

襄元年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  
曹人邾人于戚為晉謀

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晉使往  
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邾人于戚

七年冬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  
子邾子于鄆

八年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  
邢此晉定朝聘之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柵謀病楚也

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  
衛人鄭公孫蕞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會吳于向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蕞曹  
人邾人于戚

十九年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  
二十一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于商為晉卿

二十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復細樂  
二十四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儀謀伐

二十五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儀復謀伐

晉悼行伯動輒召十三國諸侯大夫日夕奔命而  
晉平滅之諸國荼毒已極矣此會盟將變之候也

二十六年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  
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齊人曹人于宋

昭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  
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  
于號尋宋之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  
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靈王篡弒後思固位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十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  
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楚救蔡

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邱

晉成虜祁宮諸侯朝而歸者多二心乃用叔向謀  
召會諸侯而假兵力以存之

二十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  
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二十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祁鞅衛北宮喜曹人邾人  
滕人會于扈會成周謀  
三十一年春季孫意如會晉荀偃于適廕謀納昭



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齊伐我而晉來救故迎會之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十四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謀殺范中行代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同

邾子來會公

因蒐比蒲而會于蒐所故稱會以不行朝禮也

哀六年夏叔還會吳于相會也

七年夏公會吳于郕

十二年夏公會吳于橐泉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郕

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于黃池

或稱吳或稱吳子史例如此如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類

盟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凡會盟侵伐不必書為政皆魯公以此為魯史也即或但書及而不書公亦公及也若邾子書名則以附庸君與天子士可名可字例同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宋大夫稱人

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月甲有書有不書史例如此

冬紀子伯莒子盟于向子伯紀大夫字

三年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此似謀紀而豫會者然策書不詳其事

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平野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桓元年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易許田也

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伐我後軍為此盟

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饒此迎公于糾者

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公宋公

齊宋謀伐魯公子結以使勝聞而專盟故特書之

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後盟于防齊桓修好于魯也

閔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僖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八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邱

此齊桓以王世子會諸侯而重為此盟者然不及

王世子者以諸侯不敢與世子盟也按周禮天子

十二年巡狩與諸侯盟于方岳之下則天子尚盟

何況世子但周禮今時已亡漢儒皆依文立說並

鮮考據如此必王世子原不與盟故不書及非謂

王世子不可盟也

九年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夷邱

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宋襄公起伯也

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齊魯也

三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三十二年秋衛人及狄盟于平丘

文二年三月己巳及晉處父盟

晉襄初立以魯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使陽處父盟

公以耻之處父不書字史例如此

三年冬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于夷

十年秋及齊子盟于女栗齊子王官也

十三年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十五年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此晉宋會八國謀伐齊者其不書諸國名者以公

不與會不能通也

十六年夏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郟

十七年夏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殺齊侯親伐我表也

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成元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赤棘謀齊也

二年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

時魯之戰魯大夫帥師同晉衛曹三國大夫與齊

侯戰齊敗而行成故與盟焉

十有一月丙申公及齊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時楚侵魯故盟蜀以平之

三年冬十二月丙午及齊侯盟于未及孫良夫盟

此晉衛二卿來聘而與之盟者恐二楚也

十一年三月己丑及邾莒盟于郕邾莒亦來聘

十六年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鞮盟于扈

襄三年夏四月壬戌公及齊侯盟于長樛

七年冬十月壬戌及孫林父盟于平丘此亦來聘

十五年春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此亦宋來聘而與盟者然他皆不地而此書地以

他盟于國而此獨盟于城外邑也

十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此我與晉同圍齊之諸侯也

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晉楚

定元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皇陂

晉定借王人及諸國之師會召陵侵楚而重為是

盟與僖八年諸侯會首止九年諸侯會葵邱例同

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侯衛侯盟于沙

晉伯衰諸侯自相盟如此

八年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哀二年春王二月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

盟于句澤

同盟

同盟者眾為之雖一國為政而為眾國所共成

則曰同盟梁謂同者眾所同欲而為釋例者遵之

則同盟雞澤顯有齊侯不欲盟而盟于形水之外

即晉欲媾吳遣荀會迎吳于淮上而吳子仍不

來至平邱同盟則諸侯皆晉用叔向謀大出

兵力脅王官并十三國諸侯而強使之盟然且有

春秋屬辭比事記卷三

五

我公之不與盟者何同欲也若左氏曰同尊周室

則凡同盟者皆晉挾諸國以與楚爭諸小國並未

嘗尊周也三傳皆不知此事而以臆釋經誤矣

宣二十二年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

宋服

成七年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晉與楚爭鄭也

十七年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晉伐鄭也

襄十一年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晉伐鄭也

已上無諸國諸侯字者承前文也

春秋屬辭比事記

二十五年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邱晉伐齊也

昭十三年八月甲戌同盟于平邱晉齊諸侯服已也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秋野稿又名姓稿文編克利較遠宗慶漢

春秋屬辭比事記三

會盟而後

隱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桓十二年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

冬十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春秋屬辭比事記卷三

十七年春正月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齊將謀紀而魯成之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也

二十三年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僖七年秋七月公會蔡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

盟于齊母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

陳世子欵盟于洮

齊桓定襄王位也

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

于牡邱楚伐徐而謀救之

十九年夏四月鄭子會盟于邾

宋襄思起伯召曹伯邾子會于曹南而曹伯邾子

皆不至但使大夫赴會經書宋公曹人邾人盟于

曹南是也是時急召鄭子鄭子追宋襄及邾而不

及會矣宋襄乃使邾子殺鄭子作犧祭而祭而然

後伐曹故此變書會盟言來赴會與盟而不知盟

春秋屬辭比事記卷三



而後會抑會而後盟也此志宋惡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此僖公與諸國召楚子以謀伐宋也鄭子魯塔故魯先之然亦宋襄無道故諸國合謀如此

二十一年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蒲釋宋公時楚以諸侯之師伐宋執宋襄而後為會以釋之

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衛成爲我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晉子衛甯速盟于向

楚會諸侯伐宋而公往會之

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此晉文奉襄王以會諸侯也

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此踐土盟且謀伐鄭也

文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晉襄以魯衛不朝新君來討公已知晉未選

秦人盟于翟泉

此踐土盟且謀伐鄭也其所會皆卿大夫而我但書會字亦公會也史例如此

文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晉襄欲伐衛而諸國求成于晉故晉士穀受成焉

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此晉靈初立諸國共盟而晉趙盾受盟者其不書諸國名而統言諸侯以公後至未通名也

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以雒戎將

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魯請盟而齊不許也

三年六月陳侯使袁僑如會成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此晉爲雞澤之會陳請入會而與之盟者

十六年二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浹梁戊寅大夫盟

晉平新立與楚爭伯魯諸侯爲盟獨齊侯不至晉令諸國大夫與齊使盟而齊使又逃歸于是大夫自爲盟故變文如此

二十一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昭十五年夏五月仲孫纘會邾子盟于祿禚

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

定十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會同盟

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宣十七年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成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龜牢

九年春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十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十八年十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侯

襄三年公會單于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公子例通名語者鄭弟名也此與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同

閔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齊桓定魯難也高後稱子與前年稱季子來歸同

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此齊桓伐楚而楚來盟故云于師召陵師所退地

宣七年春衛侯使孫良來盟

襄二十九年夏杞子來盟



位盟

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位盟齊桓公與魯之會也

文七年冬公孫敖如齊位盟

昭七年春叔孫舍如齊位盟

定十一年冬叔還如鄭位盟魯鄭俱

乞盟

僖八年春鄭伯乞盟齊桓公與魯之會也

逃盟

僖五年秋鄭伯逃歸不盟齊桓公與魯之會也

不盟

昭十三年八月公不與盟晉平公與魯之盟受

過會之名

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過于清

八年春宋公衛侯過于垂

莊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過于垂

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過于穀齊桓公與魯之會也

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過于魯齊桓公與魯之會也

二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過于梁邱

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鄭子過于防使鄭子來朝

公惡鄭子不朝留季姬歸寧而將絕之故姬過鄭

子而使之來朝蓋鄭子魯婿也

胥命

相命也有約言而不敵血謂之相命

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齊衛于隱八年曾為危屋之盟以平鄭此不知何

事策書未詳

平

春秋屬辭比事記卷三

春秋屬辭比事記卷三

春秋屬辭比事記卷三

平即成也傳多稱成而經多稱平要其義則一耳

隱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宣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

伐莒取向

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定十年春王正月及齊平

十一年冬及鄭平

成

桓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之亂

侵伐

軍禮為五禮之一而侵與伐又祇得軍禮之二然

而大槩可見者以酒師掠境與辟罪致討一陰一

陽行軍之大致不過如此舊謂春秋皆征伐之書

即孟子亦曰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則春

秋並無一征字凡侵六十伐二百有七其中圍襲

入戰取救諸部原與侵伐別見者各就其標目而

分著于篇

侵

莊十年春二月公侵宋

十五年秋鄭人侵宋

二十四年冬戎侵曹

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

此策書不詳其事然鄭以許為與國而思以并之

竟與春秋相始終者此其一也

僖二年冬楚人侵鄭

春秋屬辭比事記卷三

春秋屬辭比事記卷三

十三年春秋侵衛

十四年春秋侵鄭

二十一年春秋侵衛

二十八年春齊侯侵曹

三十年夏狄侵齊秋介人侵蕭

三十二年夏衛人侵狄

三十三年夏狄侵齊

文四年夏狄侵齊

七年夏狄侵我西鄙

春秋屬辭比事記卷三

春秋書侵三十四而狄居十四然且侵宋伐鄭滅

衛滅邢即以齊桓之攘夷而僖三十年齊伯葵而

遂侵之今忽乘我書所稱蠻夷猾夏詩所稱戎

狄是摩者正指此等胡氏妄以楚當之而不知其

誤也秦楚吳越皆春秋五等之爵並非夷狄惟此

戎狄橫肆春秋屢書之此即當攘之意若胡氏謂

內中國外夷秋則以秦後之夷秋論春秋不通極

矣春秋遍中國皆夷秋焉能外耶

九年夏狄侵齊

十年冬狄侵宋

十一年秋狄侵齊

十三年冬狄侵衛

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

冬十有二月齊人侵我西鄙

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二年夏齊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三年夏楚人侵鄭

秋亦狄侵齊

春秋屬辭比事記卷三

春秋屬辭比事記卷三



四年夏赤狄侵齊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成二年齊師鄭師侵衛

十八年冬楚人鄭人侵宋

襄元年夏晉師宋師衛師侵鄭

十四年夏萬人侵我東鄙

定六年春公侵鄭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二月公侵齊

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齊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滑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假王命伐楚而不敢伐即書侵而仍不侵陋之也

僖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

及

定七年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括以侵衛

此齊衛欲叛晉而衛大夫不從衛侯陰通齊侯使執其使以侵之蓋思齊其諸大夫也

春秋屬辭比事記卷三

僖八年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宣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侵無不帥師者特書例偶不同耳或曰帥師重侵事非也先仲氏謂成襄後史多書帥師前此皆不然此為得之

成六年春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衛與我皆受晉令以討宋並非重其事而書帥師者若二卿並書則凡我出師有然亦是史例蓋正

出師不是重此一師也

八年春晉欒書帥師侵蔡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十六年夏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十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襄元年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十一年夏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十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二十四年春仲孫羯帥師侵齊

定八年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九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哀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十年夏晉趙鞅帥師侵齊

十三年秋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僖四年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襄十九年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也

同一帥侵而晉楚多爭強鄭宋多釋忠魯衛在信文之間皆受命于齊宣成以後則皆受命于晉而文無異同者正所謂義以事起以禮斷而不在于書法句字間也

春秋屬辭比事記卷三

隱二年十二月鄭人伐衛

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五年秋鄭人鄭人伐宋

七年秋公伐鄭

桓八年秋伐鄭

十六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十七年秋及宋人衛人伐鄭

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十五年秋宋人齊人鄭人伐鄭

十六年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秋荆伐鄭

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冬齊人伐我

二十六年春公伐我

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僖元年楚人伐鄭

三年楚人伐鄭

四年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七年春齊人伐鄭

八年夏秋伐晉

十年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十五年楚人伐徐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冬宋人伐曹

十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鄭人伐齊

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九年衛人伐邢	二十一年冬公伐邾	二十二年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二十三年楚人伐陳	二十四年夏秋伐鄭	二十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	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	三十三年秋伐齊	文元年晉侯伐衛	二年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三年秦人伐晉	四年晉侯伐秦	七年春公伐邾	十年夏秦伐晉	十一年春楚子伐麋	十四年春邾人伐我南鄙	十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宣元年晉人宋人伐鄭	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	四年冬楚子伐鄭	五年冬楚子伐鄭	八年晉師白狄伐秦	九年齊侯伐萊	十年六月宋師伐滕	楚子伐鄭
					衛人伐齊	衛文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衛人伐晉	陳人鄭人伐秦			冬徐伐莒			我南鄙	齊侯伐我西	秦師伐晉	陸渾之戎			楚師伐陳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春秋屬辭比事記 卷三

十三年齊師伐莒	十四年晉侯伐鄭	十五年秦人伐晉	十八年晉侯衛世子城伐齊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厲	四年鄭伯伐許	七年吳伐鄭	九年秦人白狄伐晉	十五年楚子伐鄭	襄二年鄭師伐宋	八年莒人伐我東鄙	九年楚子伐鄭	十年晉師伐秦	十一年楚子鄭伯伐宋	十五年邾人伐我南鄙	十六年齊侯伐我北鄙	十七年宋人伐陳	十八年秋齊師伐我北鄙	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	二十四年夏楚子伐吳	二十六年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五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夏楚子伐宋			公伐杞	也	也	冬鄭伐許							秋莒人伐我東鄙	冬秦人伐晉			冬邾人伐我南鄙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		此合諸國師而不書會者以楚放晉作機伐而不	

六年齊侯伐北鄙	十二年楚子伐徐	十六年春齊侯伐徐	十九年春宋公伐鄭	三十二年春齊侯伐許	三十二年夏吳伐越	定二年秋楚人伐吳	哀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	五年夏齊侯伐宋	六年吳伐陳	八年吳伐我	九年夏楚人伐陳	十年宋人伐鄭	
	晉伐鄭										秋宋公伐鄭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 初稿 文揮克有較 遠宗聖訓

春秋屬辭比事記 四

從王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此桓王惡鄭莊以諸侯之師伐之而大國無至者 卽小國以大夫行而君不親軍故經以從王發例 蓋深痛春秋之無王也是役王師敗績而不書諱 之也文也

春秋屬辭比事記 卷四

師莊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邱萊書

僖三十三年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文十四年叔孫彭生帥師伐邾

宣九年九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成三年鄭公子棄疾帥師伐許

六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七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九年晉欒書帥師伐鄭

十四年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襄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冬晉荀偃帥師

伐許

五年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八年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十年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十四年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十七年衛石買帥師伐曹

十八年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九年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春秋屬辭比事記 卷四

春秋屬辭比事記 卷四

二十年仲孫速帥師伐邾

二十四年齊程棼帥師伐莒

二十五年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冬鄭公孫夏帥

師伐陳

昭六年楚薳罷帥師伐吳

十年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定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七年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八年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十二年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十三年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

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三年宋樂髡帥師伐曹

五年晉趙鞅帥師伐衛

六年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春秋屬辭比事記 卷四

宋向巢帥師伐曹

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

十二年宋向巢帥師伐鄭

十三年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僖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

伐鄭

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莊三年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十四年夏單伯會伐宋齊桓 王命也

二十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宣元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

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成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八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

十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十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十六年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晉假王 命也

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邾人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

邾人伐鄭

襄九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十二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春秋會伐卽孟子撰也據伐之習雖起齊桓然

不過數國且得再耳晉自襄靈後無歲不然且動

輒一十二國若必親至試問從王之師有是也

十四年叔孫約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

孫囊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春秋屬辭比事記 卷四



非命卿有名即稱人十三國伐秦是成之也甚矣  
 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哀十年公會吳伐齊  
 十一年公會吳伐齊  
 隱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取其師而  
 僖二十三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  
 宣四年春公伐莒取向  
 僖十二年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隱五年冬宋人伐鄭圍長葛  
 僖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二十六年冬楚人伐宋圍緡  
 襄十二年春王二月萬人伐我東鄙圍台  
 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文十五年齊侯伐曹入其郛  
 成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公子糾也  
 隱七年戊戌凡伯于楚邱以歸  
 此非構伐徒剽略耳特書伐重王人也  
 僖三十三年宣十二年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襄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會隱四年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十年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魯齊鄭奉王命討宋而君不親軍但遣大夫帥  
 師故不書王命亦交例也

春秋左傳卷四

宣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緡  
 哀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伐邾取郟東田及沂西田  
 僖十七年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文十五年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宣九年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哀十年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成九年楚公子嬰齊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  
 襄元年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  
 會人杞人杞人次于郟  
 僖九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  
 圍新城  
 文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  
 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  
 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合伐宋  
 莊二十八年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文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  
 鄭  
 僖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敗莊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  
 齊人戰衛人敗績  
 齊桓奉王命討衛而經不書不親軍也  
 會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春秋左傳卷四

克  
 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克者勝也勝之已耳子之也此春秋專例也  
 入不取其地殺名曰入  
 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 無駭帥師入極  
 五年衛師入郟  
 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  
 郟  
 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此後俱闕  
 按屬辭比事記十卷在同門編緝時已亡其半今  
 無可問矣諸門做成式尙可補綴然不敢誣罔闕  
 之已耳若屬比切例一門則在本傳下細觀自具  
 如惠公娶宋仲子與衛莊娶陳厲嬀比例惠公立  
 桓公爲嫡子與魯莊立子般爲嫡子比例類並鮮  
 闕軼且每傳下又有明註如隱二年無駭帥師入  
 極與莊三年溺帥師伐鄭例同隱三年武氏子來  
 求購與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例同類較之二十  
 二門部一槩比屬者迥別此在本傳已自瞭然何  
 敢再贅釋者諒之遠宗謹識  
 春秋左傳卷四



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作春秋傳分義例為二十二門而其書則仍從經文十二公之序此乃分門隸事如沈萊趙訪之體條理頗為明晰考據亦多精核蓋奇齡長於辨禮春秋據禮立制而是書據禮以斷春秋宜其秩然有紀也至周禮一書與左傳多不相合蓋周禮為王制而左傳則皆諸侯之事周禮為初制而左傳則皆數百年變革之餘強相牽附徒滋糾結奇齡獨就經說經不相繳繞尤為特識矣是書為奇齡門人所編云本十卷朱彝尊經義考惟載六卷且云未見此本於二十二門之中僅得七門而侵伐一門尚未及半蓋編次未竟之本雖非完書核其體要轉勝所作春秋傳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屬辭比事記提要





小國春秋

焦袁燕

藝海珠塵

經部春秋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斐縣 姚 椿 春木校

小國春秋

焦袁燕 丙子舉人以薦舉奉 召辭病不赴安  
貧樂道好學不倦著述  
甚富皆以此木軒標題

知

曹姓顛頊之後武王封其苗裔邾侯為附庸即邾  
縣是也安至儀父十二世附從齊桓公進爵稱子  
其後滅于楚

藝海珠塵

小國春秋

魯隱公元年 儀父邾君字克名與魯侯盟于蔑 及魯鄭

盟翼 五年宋取我田及鄭人伐宋 七年秋魯伐我  
欲以宋未 桓公八年魯伐我 十五年使世子朝于

魯 十七年公會魯侯盟于 宋魯衛伐我 莊  
公十三年齊侯為北杏之會我與會 十五年從齊宋

伐鄭 十六年公薨 二十年公薨 閔公二年  
魯哀姜遜于我 魯季友以公子申公來奔 僖公元

年會齊侯已下于榘 魯敗我師于假邾地 十八年  
從宋公已下伐齊納孝公 十九年同宋公及曹人為

曹南之盟鄭子來會執而用之鄭文 二十一年魯伐

小國春秋

我 城須句 二十二年魯伐我取須句 八月

公以須句故伐魯敗之獲魯侯胃 三十三年魯伐我  
取訾 秋復伐我公子遂 文公七年魯伐我 十

三年公薨 五月自邾遷于繹 十四  
年伐魯南邾魯叔彭生伐我 立定公晉納捷莒于我

弗克納 宣公元年公朝魯 十年魯伐我取繹 十  
七年公會晉侯已下同盟于斷道 十八年使大夫殺

鄭子于郕 成公二年會楚人已下盟于蜀 五年公  
會晉侯已下同盟于蟲牢 六年公朝于魯 七年公

會晉侯已下同盟馬陵 八年會晉人等伐鄭 十三

藝海珠塵

小國春秋

二

年會晉侯已下伐秦 十五年會晉侯已下同盟于戚  
會晉士燮已下會吳于鍾離 十六年會晉侯已下

于沙隨 會尹子已下伐鄭 十七年會尹子已下伐  
鄭同盟于柯陵 冬會單子已下伐鄭 公薨

十八年公朝魯 晉侯已下同盟于虛打 襄公元  
年會晉欒黶已下圍宋彭城 會齊崔杼等次于郕

地 秋公朝魯 二年會晉荀偃等于戚 冬會荀偃  
已下等子戚城虎牢 三年公會單子已下同盟雞澤

四年伐邾魯滅孫公紇來侵敗之于狐貍 五年公  
會諸侯于戚 六年魯穆叔來聘 七年公會諸侯于

郕 八年會晉侯已下于邢丘 九年公會晉侯已下  
伐鄭同盟于戲 十年公會晉侯已下會吳于粗 公

會晉侯已下伐鄭 十一年公會晉侯已下伐鄭盟毫  
城北 公會晉侯已下伐鄭 十四年會晉士句等會

吳于向 會晉荀偃已下伐秦 會晉士句已下于戚  
十五年伐魯 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濮梁大夫盟晉

執我公以歸宣公 十七年公薨 伐魯 十八  
年公會晉侯已下圍齊 十九年盟祝柯晉人執公

以伐魯故 二十年公會晉侯已下盟澶淵 魯仲孫  
速帥師伐我 二十一年庶其以漆闕丘二邑叛奔魯

藝海珠塵

小國春秋

公會諸侯于商任 二十二年公會晉侯已下于沙

隨 二十三年界我叛奔魯 魯滅孫紇來奔 二十  
四年公會晉侯已下于夷儀 二十五年公會諸侯于

夷儀秋同盟重丘 二十七年公朝于魯 三十年會晉  
侯國之大夫盟 二十八年公朝于魯 三十年會晉

人已下于澶淵宋災故 昭公元年公薨 十一年  
公會晉侯仲孫纘盟于祿禕 十三年公會晉侯已下

同盟于平丘 十八年入郕 十九年宋公我取蟲  
歸鄭俘 及鄭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 二十五年

會晉趙鞅已下于黃父 二十六年公會齊侯已下盟

藝海珠塵

小國春秋

四

公三年公薨 公及魯仲孫何忌盟于披 四年  
公會諸侯已下召陵侵楚盟卑池 十四年公如魯會

及魯盟于句瀋 三年魯何忌伐我 六年魯伐我  
七年魯侯伐我以公歸 四諸侯盟 八年魯歸公

吳來討四公子樓臺 十年公奔魯遂奔齊 公會  
吳子鄉子伐齊 二十一年公與齊侯魯侯盟顯 二

十二年公自齊奔越 越人歸公太子車奔越 二  
十四年越執公以歸立公子何

首 嬴姓少昊之後武王封茲與于苕初都計後徙苕  
自紀公已下為已姓滅于楚

魯隱公二年我入向向小國姜姓 公及紀子帛盟于  
密 四年伐杞取牟婁 八年九月及魯侯盟于浮來

莊公十年齊滅譚譚子來奔 十八年齊鮑叔牙以  
公子小白來奔 十九年魯夫人姜氏來 二十年復

來 二十七年使大夫慶逆魯叔姬 閔公二年魯公  
子慶父來奔 僖公元年魯季友敗我師于鄆魯地 獲

藝海珠塵

小國春秋



公弟季 二十五年茲至公會諸侯簡子盟洮 二十六年公會魯侯衛甯速邲而 文公七年徐伐我 魯公孫敖來盟 八年公孫敖來奔 十八年太子僕弑父紀公奔魯魯使出諸境 宣公四年齊侯魯侯平我及鄭弗從魯伐我取向 十三年齊伐我 成公八年魯公孫嬰齊來逆女 晉使如吳假道于我 九年公會晉侯已下同盟于蒲 殺楚公子平楚師圍我戎衆潰於楚 十四年公薨 十七年齊高無咎來奔 襄公元年會晉欒黶已下圍宋彭城 三年公會單于晉侯已下盟雞澤 四年伐鄭 五年公會諸侯于戚 藝海珠塵 小國春秋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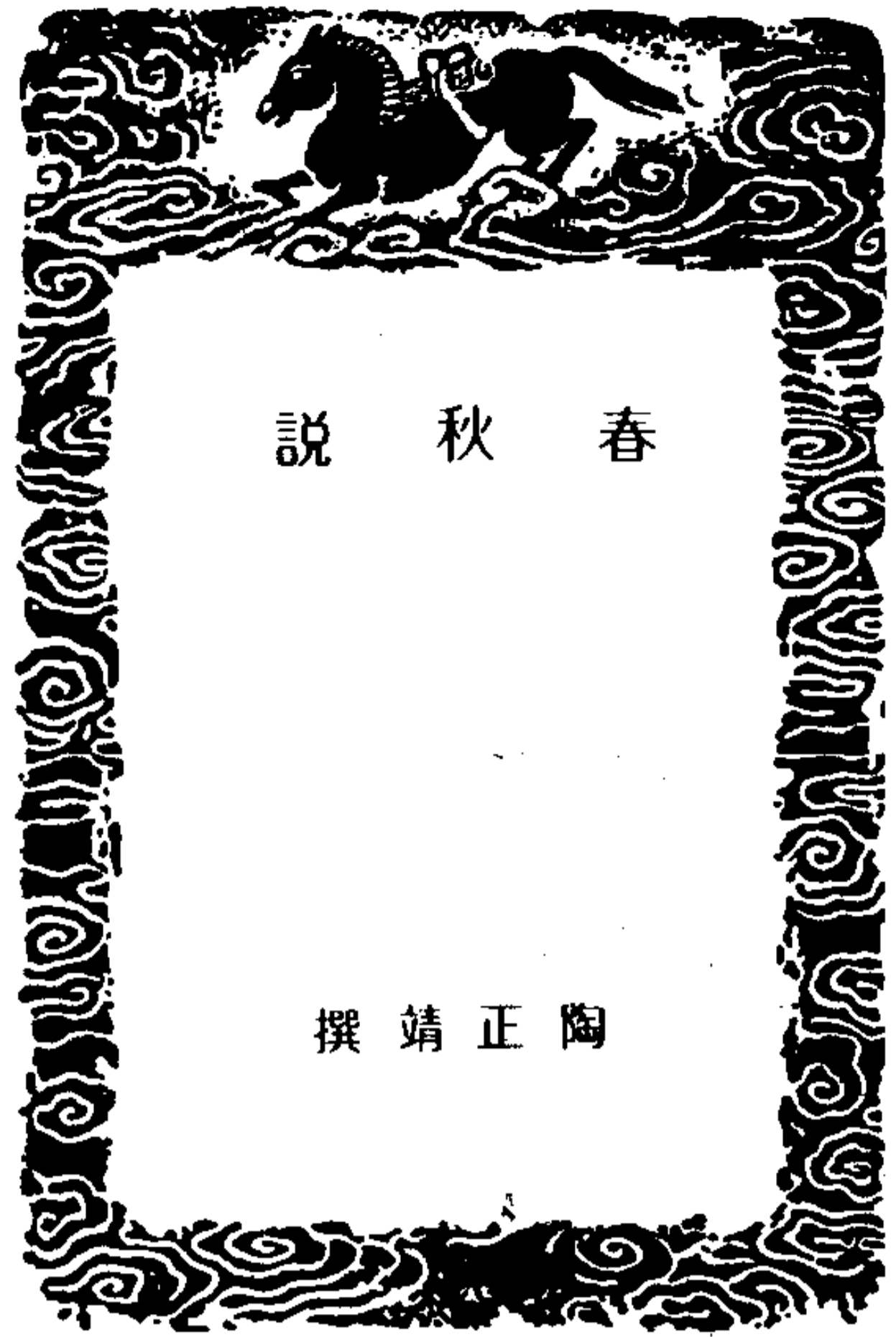
六年滅鄭 七年公會晉侯已下于鄆 九年公會諸侯伐鄭盟戲 十年公會諸侯會吳于柎 秋伐晉城北 公會諸侯伐鄭 十一年公會諸侯伐鄭秋同盟亳 會晉士句等會吳于向 會晉已下伐秦 侵魯 會晉士句已下于戚 晉執我公子務 十六年公會晉侯已下于渙梁晉執公以歸 十八年公會諸侯圍齊明年盟祝柯 二十年及魯平會魯仲孫速盟向公會晉侯已下盟澶淵 二十一年公會諸侯于商任 二十二年公會諸侯于沙隨 二十三年齊襲我公之獲華還杞殖及齊平 二十四年齊崔杼帥師伐我 公會晉侯已下于夷儀 二十五年公會諸侯夷儀八月同盟重丘 齊侯立景與大夫及公盟 二十九年前晉荀盈已下城杞 三十年晉人己下于澶淵 三十一年世子展與秋公 而自立 昭公元年公自齊入 疾展與出奔吳 魯季武子伐我取郕 五年平夷以牟婁及防茲叛奔魯 魯叔弓敗我師于粉泉 十年魯伐我取郟 十三年公會諸侯盟于平丘 十四年公薨 去疾 殺公子意恢 會齊侯及余郭盟蒲隧 十九年齊伐我 二十二年敗齊師于

壽餘齊侯伐我行成盟 二十三年國人逐公 與公奔魯齊人納善丘公之子郊公 二十六年公會齊侯魯侯等盟鄆陵 三十二年晉已下城成周 定公四年公會劉子已下于召陵侵楚 十五年公如魯會葬 哀公六年齊國夏來奔 十四年公薨 狂 滕

文王子錯叔繡之後武王封于滕侯爵為周卜正 魯隱公七年春公薨 十一年春公與薛侯同朝于魯 桓公二年朝魯 是年滕 莊公十六年公會齊侯宋公已下同盟于幽 僖公十九年宋人執公 宣公十二年公從宋公已下同伐鄭 文公十二年朝魯 昭公 宣公九年公薨 昭公 宋國我 因喪 十年宋伐我 成公十三年會晉欒黶等圍宋彭城 五年公會晉侯已下于戚 六年朝魯 成公 九年公會諸侯盟戲 十年公會晉侯已下會吳于柎 公會諸侯伐鄭 十一年公會諸侯伐鄭盟亳城北 公會諸侯伐鄭 十四年會晉士句等會吳于向 會晉荀偃等伐秦 十八年公會諸侯同盟齊 十九年盟祝柯 二十年公會諸侯盟澶淵 二十四年公會諸侯于夷儀 二十五年公會諸侯于夷儀八月同盟于重丘 二十七年公如宋 成公 及諸國大夫盟 二十九年會晉侯荀盈已下城杞 三十年晉人己下澶淵 三十一年公如魯會葬 昭公三年公薨 成公 魯叔弓來會葬 四年公會于申 十三年公會諸侯同盟 平丘 二十五年晉人己下于黃父 二十七年會晉士執已下于屬 二十八年公薨 定公四年公會劉子已下于召陵侵楚 哀公二年公朝魯 四年公薨 昭公 十一年公薨 昭公

藝海珠塵 小國春秋 七





春秋說

陶正靖撰

春秋說

精熟 陶正靖 稱衷

隱元年不書即位左氏曰攝也得其實矣公羊曰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非也穀梁曰惠公勝其邪心以與隱才非也愚果與隱隱矣而不立隱之不立也以惠公固未嘗定嗣而以魯夫人故宜屬桓也桓少故隱攝隱以攝故不朝王不錫命諸大夫而大夫遂多專行不忌者所謂權輕不足以鎮撫也然則隱之才雖或不足主社稷而不欺死父之志直與夷齊同穀梁以為攝桓而成公

春秋說

志又謂公成父之惡斯鄙儒曲說進退失據者矣

公羊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案左氏惠公既以聲子繼室而仲子自以手文之瑞歸子我仲子之非以廢來也明矣此相之所為以母貴也公羊曰其為尊卑也微國入莫知使仲子聲子皆以廢來孰先孰後胡能掩人耳目桓母而果右廢也次妃攝治胡不屬之仲子而屬之聲子公羊以國人莫知章隱之克讓村學究鄙俚之見非所以度量朝廷事也禮人君即位免喪而入見天子受策命以還周宣王時

春秋說

此禮猶存觀詩韓奕及魯世家立孝公語可見魯之不命於王也由隱公始也隱以攝故不敢入見自桓以降無復請命矣桓以身後錫命自是惟文成二公上受命其他并不復追錫矣託始於隱殆以是乎或以為魯隱之讓或以為善舊史而不復修恐未必然隱公之為攝主蘇氏說善矣而以鄭氏上卿攝政之說為陋愚謂是有二義詎聞禮行雖有長君猶屬于冢宰高宗是也儲嗣未定植遺腹朝委裘必屬之次當立者周公是也二者各從其時

春秋說

及宋人盟于宿自公穀皆以為卑微杜氏從之穀梁曰卑者之盟不日胡氏遂謂卑者之盟不志此以宿國之君在也宿君果與盟也則參盟始于宿不始于瓦屋書法當并及宿男不當略異時宿男卒亦當以名赴矣愚謂春秋之初外大夫以名見者五等而外大夫稱人曰卑曰微未詳何據隱方欲求好于未豈其使微者泄之乎然則人者宋大夫而及之者公也大夫不得當公故書及而不書公以全國體自大夫專政而名著於經次國之君不惜屈體受盟其甚也霸主亦盟諸大夫而

世變亟矣

公子益師卒左氏公不與小斂不書曰公羊以為遠斂梁以為惡胡氏皆非之其駁左氏曰公孫放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舍卒于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而書日與益師異也愚謂公之不與二子斂正以在外內故不能追事也非有所厚薄也若主臣皆在內而公不與斂則恩禮誠薄矣然則胡氏厚薄之云非有異于左氏也但不曉左氏文理耳

紀履緌來逆女公羊曰昏禮不稱主宋使公孫壽來納

春秋說

幣稱主人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又曰紀有母而不稱母不通也夫紀有母而不得通宋雖有母辭得無窮乎其說已自相違反愚謂逆女而系以伯姬歸則卿為君逆可知若納幣不書使則未知宋公納與公孫壽之自為納與必冠以宋使而後明此納幣逆女之文不容一例而昏禮之致辭不得以難史臣之紀載者也穀梁曰以國氏者為其來接平我故進之夫不冠以紀則履緌為何國之大夫而伯姬又何自而歸紀乎以為進之者謬于衛州吁弑君則曰以國氏者嫌也夫不冠以衛則所弑者何國之君平將曰州吁弑衛君完而可乎故以為嫌者亦謬

春秋說

夫人子氏薨顧亭林從穀梁以為隱公妻而愚終以左氏桓母之說為長案仲子以手文之瑞來歸惠公以夫人之禮歸也桓生而少未定為嗣然以母貴故位宜在桓其始之繼室也仲子始未歸也序次甚明其葬而即書夫人也必非追尊之辭也顧氏曰成風敬嬴定如齊歸之書夫人書小君也邦人稱之舊史書之夫子焉得而貶之然則惠公夫人之隱安得易之豈必待桓立及

追尊哉或曰諸侯無二嫡如何夫周道既衰舊坊之廢壞多矣黜申立褒廢長立少始自王朝況列國乎惟然故成風敬嬴之屬不絕書也厥後晏嬰叔向號為知禮請繼室而莫之議也子氏之為桓母何疑歸而稱惠公仲子不稱夫人自天王言之也考仲子之宮不稱夫人遂元妃也言各有當而臨文之不得不然者也左氏先經始事於隱公元年前歷敘明白曰繼室以聲子為君氏卒張本也曰仲子歸於我為夫人子氏薨及歸脂考宮張本也若以仲子為惠公母夫人子氏為隱公妻



則簡首當并著之矣紛紛辯由不曉左氏史法耳若夫稱夫人而無諡不敢為之諡也賢於敬嬴定姜之別為諡也別宮而不耐廟賢于後世之並祀也猶秉周禮亦於是見無庸過譽矣

衛人立晉晉莊公之子桓公之弟倫次宜立也穀梁以為不宜立其說曰與正不與賢則未知誰為正者與晉之立也豈以賢故與公羊曰家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意即胡氏所云不承於先君不請於天子也桓公既歿矣子何受命若不請於天子則當時列國皆然何獨責

春秋說

五

晉晉不稱公子非貶也如以為貶將轡帥師為貶而公子豈逆女為夷耶竊嘗論之凡平世置君以次適亂以賢適亂者大臣行權濟變之時也吾君之子執賢孰否熟察於平時推賢而立之以安國家庇民人是謂大忠拘倫次避嫌疑非忠之至也霍光立昌邑幾以致亂至更立宣帝豈倫次當然乎石碯以大義滅親衆心胥服此可以行權時也苟能置賢必無新孽鬻父之亂矣經不書公子見位之不必在晉也書衛人見國人自以倫次立之不以罪碯也曷為不以罪碯行權非常人所及權道亦非所以責人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則算也

夏城中邱穀梁曰凡城皆然則王公設險守國易義非與城郭滿池以為固必使不固而可與或有云仲宮闕宮雖用兵力不可以已以常事不書曷謂舊史所無聖人勿益可也以常事不書則城築之時且義者孰非常事而民力之不可以已者乎此乃胡氏穿鑿舞文故智耳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穀梁曰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

通以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愚謂兄弟不以屬通者自本國而言臣子之分也使其弟來自異國而言紀實之辭也年非卿大夫又未賜寵號不書其弟而突書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是也胡氏謂變文示貶非也公求成而宋使大夫來卑公也故宿之盟不書公與莒盟序來以成紀好郵小也故不詳公穀梁曰不可言公及大夫小國之大夫例稱人人也大夫也寧有異耶無駭卒卒而後賜氏無庸追書也公羊以為疾始滅者

桓二年紀侯來朝公穀皆作紀侯穀梁桓為齊侯鄭伯討數日以略紀即是事而朝惡之故謹而月之也春秋不以日月為褒貶先儒論之已詳况桓之責略何與於紀而往朝胡氏以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主凡皆依附時事而為之說也

春秋說

七

會于麻成昏於齊也記是會之由也杜氏遂云不由媒介案左氏紀列國昏禮詳及媒氏者少矣可得謂盡無媒介耶君行師從擯相成在選而使之無所不可矣得謂以無媒為議公狩于郎左氏書時也公羊謂常事不書識其地遠杜氏亦曰郎非地案桓十年三國來戰于郎公羊又以為近何說之相戾也胡氏謂如秦鄭之具囿原圃為常所或者遂以魯之大野當之案大野在今鉅野縣境去魯都已遠愚謂山林川澤獸之所同人跡罕近是即馳逐之場溱洧甫草何必有定所乎常事不書者公不泣則不書公泣則書

終隱桓世王人凡六至魯無一介報聘守府之共主會不得比邾莒之屬雖戎翟未應若此愚謂陪臣聘周常事可無書也王臣下聘王靈及焉雖常事不可不書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穀梁曰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

書常事而文有異於常者殆必有故史氏即弗能詳述者參考其事迹則得之不可與以褒貶之例使其說屬闕而不通也以歸賄言之於惠公則已緩于惠公之母則尤緩于子氏則已慘斯禮也王朝豈不知之而冒然行之以是知唯非為歸賄來而託此名以來也歸賄有司事耳而使宰宰詔王廢置者也惠公之繼嗣未定而隱以攝聞得母有篡奪之禍與孰宜廢孰宜置于宰決之矣漢世諸侯王有罪使人微驗重者即訊收印殺夫宰恒之使則微驗者比而已案伯糾之聘何也曰隱未

即位故以歸賄行也桓即位且免喪矣是故以聘來也抑或舊史之錄其辭也二使皆命宰宰則不得不書名矣書宰書名讀者可以疑而察之矣桓歸數年而凡伯來聘信隱之宜攝而安之也糾鼠而仍叔子遠來益知糾之不以聘來也當是時王猶能命虢公伐曲沃蔡衛陳猶從伐鄭其後晉武公猶賂王請命桓得晏然已乎王之不加誅也蓋有由矣仍叔子繼來所以定其位也使弱者所以殺其禮也否則比年再聘不已數乎史氏以宗國故弗詳言以事迹求之灼然不誣也左氏于

春秋說

八

啗謂非禮故名是貶王使也謂糾以父在故名夫王朝卿士之不名以尊王也豈以父在故復抑之耶抑凡諸使者皆以孤露得不名耶蓋求其說不得而為之辭耳或曰僖三十年之使宰何也曰齊晉之伯也僖皆有功且二十八年兩朝王所矣或勞之而重其禮故享之亦有加也不書名三公且魯宗也四年五年王因繼聘以

年祀後欲請王命來于齊公告不能於身後始來命命其情事可以想見然較之唐來諸侯遠來諸侯與始容

繫王子天致崇極之稱也特書則宜從王伐鄭非特書



也公羊曰從王正也謂非天討而致貶非也惟錫桓公命不稱天當屬聖人特筆顧氏舉以闕文亦非也

衛人殺州吁于濮以討賊之義予衛也蔡人殺陳佗以陳之不能討賊而非以討賊之義予蔡也佗以淫獵見殺未正其罪與陳之請治者異春秋安得過予之蓋以兩下相殺為文耳胡氏云陳不以為君故稱名案陳桓公殞踰年矣使陳人不君佗誰從王伐鄭佗亦安得淫獵異國乎然則稱名者春秋之筆陳何與焉

御廩災不書重作災未甚而猶可補葺也左氏嘗不書也災未甚而書以御廩書也或以為常事不書非也鄭伯突出奔蔡諸侯失地名且忽在須別嫌耳公毅以為譏奪正則終厲公世皆當名矣

邾人牟人為人來朝小國之大夫例止稱人也杜氏以為三國之子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愚按附庸君稱名未詳其例豈以邾儀父稱字左氏謂費之故邪夫附庸之君不純乎臣不名而字所謂貴之也莊五年鄭翠來朝左氏以未王命故名然則已命宜字杜似誤鄭伯突入于櫟時鄭有二君書名示別也突亦稱伯不

春秋說  
得貶其爵也

齊襄禽獸行著於詩著於春秋倘矣公羊於遠紀曰為襄公諱也紀侯夫去曰為襄公諱也傳之後世曰齊襄復九世雖春秋大之則皆公羊之說也哀公以譖而烹至襄公已閱九世又十餘世而後有公羊氏傳聞異辭不啻定哀之於隱桓矣事有無不可知藉令有之哀公者周也紀侯譖之非必欲烹之也仇紀是仇周也以襄公之行仇厥先祖也大矣顧與其能復仇乎當是時紀固有必亡之勢齊師未及而避之曰夫去書其實耳

春秋說

單伯逆王姬左氏作送非也惡有夏送而秋始築館者乎較梁謂命大夫不名案春秋命大夫見經者皆名無不名之例也意如顧氏所云史失其名而公之者與百則如後世以字行者與

乾時敗績不書公蒙伐齊納糾之文耳公羊曰伐敗也曷為伐敗復讎也又曰不與公復讎既不與矣何敗之伐凡皆泥于內諱敗之說而曲為之辭耳胡氏曰能與讎讎雖敗猶榮此說在宋南渡時以激厲退怯則可非春秋說

簡論也仲尼不云平陸事而懼好謀而成若不顧成敗經于一擲復讎而更敗于讎是再辱也榮于何有嗚呼宋室之不統則符離五路之師為之也可以鑒矣冬浚洙此所謂雖時亦書者也公羊以為畏齊案乾時長勺勝敗略當而洙在魯城下豈遠為嬰城固守計乎強敵加兵必修辭執禮以退師若其不退則將乞降而可耶長勺乘邱說者以為責魯經無此意思未敢謂其然

宋大水公羊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較梁曰先代之後也案經書齊大災宋災宋衛陳鄭災豈皆及我與抑皆先代後與水火雖不同物為災一也然則外災不書應說也不告則不書於義為長

單伯會伐未左氏齊請師於周此先經始事之文也繼書單伯會之其為周師甚明若請師而周師不出不亦損威傷重乎較梁曰會事之成也諸備亦謂後會之文知為先伐而後會則知成十六年十七年之尹子單子定四年之劉子會而俱伐者書法不容一例矣單伯既字而不名加以左氏請師之文可據較梁氏以臆說易

春秋說

之何也  
同盟于幽不書公程氏曰魯首叛盟故不書公惡失信也而胡氏從之陳氏曰齊初主盟不言公楚初與盟不言公晉大夫初會盟不言公諱之也余以為不然案所謂叛盟以鄭庸之逃來也庸信有罪未若樂氏之見制齊人執庸亦非必極之所往庸不詳所終安知不歸之齊抑或請于齊而縱之不然何齊之不以為討也盟楚盟晉大夫辱也盟齊桓義也今於柯之盟固云不可背矣此則繼也又何諱公羊嘗公會患謂宜從

先儒以稱爵為褒稱人為貶故於齊人執鄭詹有稱人以執非對討之說案經諸侯見執于晉者四負芻以罪執執謂之伯討可也曹成公之乘軒三百遂可以係累加之乎是私怨也而皆書何鄭誠向楚當不復如晉如晉而以貳執則疑獄也衛侯殺叔武信有罪矣而執皆書人何也愚謂書爵為難辭書人為易辭往而執則書爵入會而執曹伯為會而執負芻是也來而執則書人鄭伯如晉而見執衛侯與元咺訟而見執是也蓋紀

春秋說  
實非褒貶也

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公羊曰衛未有罪又曰衛不稱師未得乎師也近儒頗沿其說愚謂齊以王命討而衛違與職是志乎職也故書衛及衛抗王命不得稱師齊以賂還非九伐之法也故皆從微者之稱齊衛相去非可朝發夕至也至而即戰其整兵以待久矣何謂未得乎師此蓋舊史偶詳其日夫子弗削耳

冬築鄆大無麥禾公羊曰諱以凶年造邑也兩事相屬

春秋說

春秋說

春秋說

春秋說

春秋說

春秋說

春秋說

春秋說

春秋說

春秋說

春秋說

春秋說

春秋說

春秋說

春秋說

春秋說

春秋說

春秋說

春秋說

春秋說

春秋說



大書特書何諱之有

臧孫辰告糴于齊公羊曰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案魯卿出無稱使者以爲不必稱也穀梁曰不言如爲內諱此與小兒掩目爲迷視者何異豈所以說經哉齊人伐山戎公羊曰既操之已廢也北戎病無職貢不至桓公伐之不惟完燕亦以滿屏周也何謂操之已廢又曰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其說與貶稱人者互異而與穀梁微合穀梁曰愛齊侯于山戎則婦孺語矣書伐而不書戰者觀外傳所載懸車束馬刺令支

春秋說

斬孤竹轉圍于里非決機兩陳間已也故以伐戎總其凡以獻捷終其績

僖公十年齊桓公北戎之役與許男俱故齊亦書圍山戎則齊獨伐之也故書人觀獻捷書齊侯則知齊侯親在行間矣

公子牙卒或疑謂莊閔始終之際季友似不在魯案經子般卒左氏書季友奔陳季子來歸左氏曰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經所未詳傳爲之終始者多矣謂不見於經事亡足信乎

外臣來聘則書名盟則書名乞師則書名爲其接乎我君也君前臣名外臣猶內也齊仲孫以省難來非有聘問交接之禮是故不書名異時高子來盟國無君矣所盟者諸大夫也主人不以名見則客亦不稱名禮之稱也春秋以道名分果當名也聖人豈以魯故私二子哉左氏曰嘉之公羊曰喜之吾謂皆非也仲孫書來問公未試無庸擅盟也高子之盟以定嗣也據實而書謂有

春秋說

所子奪亦過矣  
閔公葬公羊曰慶父何以不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然則周公誅管叔不得親親之道與穀梁曰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姜與弒公即公之仇矣何母之有禽獸知母而不知有父如殺梁言人將不爲禽獸與以慶父之罪繼而論爲共仲立子爲卿非討賊之法也觀于春秋哀姜葬而閔不書葬則春秋之罪季氏也深矣

夫人姜氏孫于邾或謂不去姓氏罪降于文姜夫文姜淫于其兄而桓見弒哀姜淫于夫之昆弟而閔見弒淫則均淫也弒則均與聞乎弒也謂哀姜罪降于文姜不得也愚謂孫齊蒙前如齊之文孫邾者前無所蒙不得不斥其姓氏

莊閔之際內亂頻仍鄰敵之窺伺者衆矣是故齊桓會謀取魯而邾成虛邱邑亦賁賂皆有所侮而動也敗邾敗莒卒不敢報國成伸而肘腋之患亡矣較之救鄭緩急懸殊邾備責僨無安攘之誠皆詐職曰敗之說誤之也

春秋說

獲莒擊而莒人懼服季友功也是改賞之也重殺梁獨謂屏左右相搏給莒擊而獲焉審如是經嘗先書獲次書敗矣此以經文核之而知其妄也且使季友果給以

博也制勝之計必已先定何至博而始煩左右呼孟勞左右之呼也是友幾爲軍困也是以本文核之而愈知其妄也嗚呼賈餅家言其不足與於朝廷軍旅之事明矣

城楚邱公殺皆以專封爲讒衛周封也存衛所以尊周也此與武王之興滅繼絕不同安得以專封爲讒公羊曰實與而文不與夫文既不與矣奚以辨其實胡氏以

春秋說

爲微其詞近儒謂略桓功不序異於城邢之文案城邢之役魯未嘗與書三國從簡書也城楚邱則魯以伯主命其徒庸與役焉書勞而已侈陳何爲蓋此魯史非齊史也假如北魏書侈陳劉裕與復晉室之功庸有當乎又案胡氏引周禮凡封國大宗伯內史云云此始封之典非存亡國比也夫子告哀公曰與滅國繼絕世其以專封導之耶

于首止王世子殊會而不盟于洮王人序諸侯上而同盟于葵邱宰周公序諸侯上而不盟尊卑之等秩如也

春秋說  
胡氏據孟子謂書之重詞之複有大美惡存焉而未及乎周公不盟之故亦見其陋而已穀梁譏朱子與會爲忘哀禮諸侯必列於會以定其位此異于士庶者也況三公位盟伯主申命其得不赴乎推而上之麻冕黼裳入即位亦將謂之忘哀乎

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左氏曰未葬也于時獻公之喪才踰月耳齊昭公以五月卒舍以九月弒書君蓋已葬也已葬雖未即位政令于是出焉得而不君之或有以舍例奚齊證明殺梁不子之說余謂子者諸侯在喪之稱其君之子自里克而言也稱子故不得書弒曰其君之子則克無君之罪明矣

救爲善則侵伐爲惡此先儒常例耳然宋襄伐齊則與他侵伐不同以奉桓命也桓欲立孝公不屬之國臣而屬之鄰國君固知身後不免于爭而精力于宋也爲伐爲救其稱師也異詞其不忘乎桓則一而已師救齊而輒之戰不與蓋亦以桓有成命敵師而退也狄之救齊則非魯比也桓無德於狄狄何爲來救蓋乘伯主之沒狡焉思逞而藉救齊爲名耳不然孝公已立宋師已還



何賴於救濟猶可衛師并未與敵之戰也何為而致  
伐是則假救濟之名行稍夏之計顯然矣陋儒牽于書  
教之例不察情實以為人狄而進之其為狄所愚乎狄  
之稱人以與邢人連書文相因也

楚使宜申來獻捷公羊曰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經  
於周魯或有諱辭愚如宋襄何諱之有上書執宋公以  
伐宋則未捷可知何乃擊而為之說胡氏又云魯不  
能拒其使聲罪致討故為魯諱也夫受其使故可以會  
而釋宋公否則將與力競乎是齊桓所不逮也抑將度  
外置之歟○魯欲戎翟是齊桓所不逮也抑將度  
史臣夸大之辭然終歸公世戎翟無犯其用師惟升陞  
以卑邾致敗餘則多勝召陵之役雖藉齊力而盟薄之  
事經不悉敘諸侯又不諱公則宋襄之燔公之功也必  
以受楚使為諱固矣

春秋說  
殺者耶  
○衛侯見執叔武之怨仲矣嗚呼是時能超然遠引終  
身不入于衛斯知進退存亡而得其正者矣經書復歸  
言不宜復也

意嘗謂左氏最善說經如克段云段不弟故不言弟數  
語曲盡事理公殺以下並覺辭煩其尤善者略舉一二  
以例其餘讀者可以推求而得若逐條判斷則於筆削  
意或轉有失之者矣又如交質鄭武公莊公云云罪案  
顯然無所復加君子云云乃推本言之冠履失序皆自  
不忠不信始也鄭伯怨王是謂不忠王貳於虢而曰無  
之是謂不信朱子非之似未得左氏文意  
宣王會諸侯講武稱中興功天王狩河陽蓋晉又以故

春秋說

事請而從之也左氏曰召王曰使王狩其辭嚴矣經惜  
其名傳實其實相為表裏矣

胡氏于元咺復歸以為絕之而并罪晉文于殺元咺則  
又以反求薄責之道議切衛侯何說之迂曲而難通乎  
愚謂晉命元咺皆衛臣之良也衛侯避晉奔楚命咺輔  
叔武以守子角見殺咺不廢命相武受盟卒歸衛侯忠  
之至也叔武無罪先驅殺之咺懇請晉則亦義也衛未  
有主咺復奉暇經書咺復歸而繫之於衛安得謂絕之  
乎以再俞之忠輔君而訟不勝及衛侯復歸而書名反

春秋說

同失地之例則經意可知而元咺之不去官也有由矣  
故吾謂咺之忠於衛與衛俞同特所處異耳嗚呼不有  
若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捍牧圉俞則既言之矣汾  
王流旄而共伯首邱正統蒙塵而肅怒死國蓋有幸不  
幸焉論者不明乎社稷為重之義徒以成敗論也悲夫  
○衛侯見執叔武之怨仲矣嗚呼是時能超然遠引終  
身不入于衛斯知進退存亡而得其正者矣經書復歸  
言不宜復也

狄為衛患久矣方遷帝邱力不能報乘亂而侵之結盟  
而退保境息民之道也胡氏以為罪衛紙上談兵豈足  
與謀國哉

勤而無所必有悖心謂不使師知也行千里而不知所  
向必疑且怨疑怨日積必謀潰叛所謂悖心也觀下文  
云且行千里其誰不知此兩句文義可見杜解未當

彭衙之役晉再得志矣復與師以報不亦甚乎此先且

春秋說

居等所以略而稱人亦從舊典也左氏以為尊秦崇德  
於義未允三年書秦人伐晉豈亦尊晉耶

王臣無外交謂以私交也翟泉之盟王城密邇寧有不  
果命而盟者乎歿而赴且弔情不容已故左氏以為禮  
也又何譏焉晉若後世方鎮于宰相不私交結可也至  
死生之際不一相郵可乎此季末鄙陋之論其弊也陽  
拒而陰相厚焉吾所見者不少矣

宋人殺其大夫穀梁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案此穆襄  
之族而所殺者公孫固公孫鄭也昭公欲去羣公子二  
子或與謀焉而稱兵攻公波及二子則非其罪也書法  
蓋以兩下相殺為文穀梁說誤矣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趙盾罪也先蔑以師會而從賊  
既戰而奔秦罪不在蔑矣公羊以為貶蔑者謬

楚殺其大夫宜申或有謂稱國以殺而不夫其官以所  
謀弒者穆王即商臣故也案商臣立已十餘年宜申北  
面事之久矣君臣分定復圖弒逆庸可未滅乎稱國以  
殺者不得不國也不去官者不得不官也否則知為何  
國所殺而所殺者為何等之人乎自公殺有罪累上之

春秋說

說而後儒沿誤穿鑿例以他國事動多滯礙欲以尊聖  
經而不知適以誣聖人也若夫書國書人則固有別矣  
書國者出國君之意也書人者由執政之意或犯眾怒  
也褒貶之義初不繫此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時宋及陳鄭三君皆與以失位不  
書杜氏說是也胡氏謂三國者皆不得已而從楚蔡無  
四境之虞得已不已志在從夷故削三國書蔡侯愚謂  
是四國者其不能自強於政治則同而失位降爵至受  
辱于司馬其可恥尤甚經胡為怨彼而編此也書蔡侯



則楚不得書人其義甚明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鄭厲者狄之種名猶後世之部落云爾備如等則其酋長云爾公穀皆以為敗一人穀梁又謂不言獲為內諱豈備鄭厲乃至此

諒聞之禮自殷宗以後弗復能行觀成康之際可見矣而即事必有其漸所謂在喪稱子者自未葬而言也已葬雖未行即位禮然政教號令于是乎出不謂之君可乎商人執其君舍夫稱君必其已葬也以亂故不赴魯不葬故不見於經耳商人執舍必謂舍不宜立于是加其母以罪而叔姬執

春秋說

矣怒王之為請而單伯亦執矣單伯而果導淫是叔姬初嫁時事也何從而追案也且舍見弑叔姬見執單伯又何敢以復往故公穀所傳皆不足據也

晉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案是時赤狄強盛諸狄服屬焉且密邇晉封晉之用師亦不得已也胡氏謂晉不能討陳服鄭而亟亟于狄狄之強晉肘腋之患也陳鄭則四肢之外也舍肘腋而從事于四肢之外豈工于謀國者乎胡氏援伯禽之征淮夷宣王伐獫狁武侯征戎瀘為比亦嘗考其地之遠近否乎謂士會稱人為貶士會于是役也始以功受命服其始將則未命也書人乃從常例何貶之有

盜殺鄭公子驂公孫孫正義云以盜為文不待言其大夫其說是也或謂不書大夫以嘗討之賊也案驂負狄君罪謂之賊可也發輒特附從葬之禮而已矣以賊目之乎當時貴戚之卿加之寵號乃稱公子經

乘盈出奔楚近婦謂盈不能防其母有取奔之道案先儒論魯莊公有誠敬格母威刑御下之說夫誠敬可格矣精威刑則誠敬有不格者矣又謂制其侍御母不能獨往不知淫人無忌豈為子制耶况亂之事體又與

春秋說

莊公不同向使逐州實甚且殺之耶之諸烈也疾厲免於逐乎又謂君子遠不適仇國盈之奔楚欲藉楚力復入晉案是時諸侯多從晉適楚非不得已也觀商任沙隨再會非齊楚其誰能容之首楚相去則已遠矣縱楚楚力何由入晉此莫須有之罪案未足服盈也盈自齊復入由商任之錮激之使無所容而齊亦乘禍故也豈出奔時初念固然哉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此承會宋之文而略其詞耳左氏謂以遺命不書族案魯為列國若視邾滕不盟是大辱國矣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者專之可也况是命也出自季氏而託之於公所謂國家年幼詔令不出尊懷者豈可遽以罪耶耶

大夫出奔離其官次即不書官列國所同也鄭良霄出而復入其見殺也無緣復書大夫胡氏以為討賊之辭而因以例諸書官者謂皆有可原之罪謬之甚也

葬鄭僖公葬蔡景公公羊曰為中國諱君子辭也穀梁曰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嗚呼信斯言也春秋宜無作矣亂臣賊子何由知懼耶愚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者治內之例也若隱公則公是也於外則否魯使會葬則

書人弑其君齊州左氏展與因國人以攻管子弑之乃立陸賈以經不書展與也謂以當作之然則因字當作何解趙盾以反不討賊受惡展與之立不聞其討賊也而去疾為之出奔與聞于弑明矣弑君而不得其主名從乎赴告之辭經如是比者多矣以不斥展與而曲為說何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勝負相當公羊所謂敵也穀梁曰進楚子不知何為而進之

葬許悼公歐陽氏之論辨矣謂許世子止哭泣未踰年死者獨見于穀梁左氏公羊氏無聞焉固未可盡信公羊曰讓子道之不盡嗚呼古今來子道之克盡者幾人曾聞而外胥破以大惡之名可乎穀梁又以不就師傅罪及許君尤為迂繆

宋華之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釋之者曰言不作亂是明與經文

春秋說 晉駘先儒頌稱其善言道理何也 吳敗頃胡沈蔡陳許之師公羊曰不與夷狄之主中國

案吳雖夷地國則至德之後也推文武之心其忍以夷狄待之乎又曰中國亦新夷狄也將責頃胡諸小國以勤王之舉乎聖人筆削因事成文初無成例偏載詐戰皆治經者以意妄說如曰頃胡沈蔡陳許之師敗于吳使高亦輩捉筆或優為之游夏之徒所不能也況聖人乎又曰獲陳夏蜀吳少進也于戰則以夷狄斥之于獲則以少進褒之其說自相抵牾茲所謂敗績失據者與

事君如在國杜氏云書公行告公至是也愚謂書行告至必非常時情實公之行至固未嘗告廟特秉筆者記之耳如在國如歸馬具衣服之類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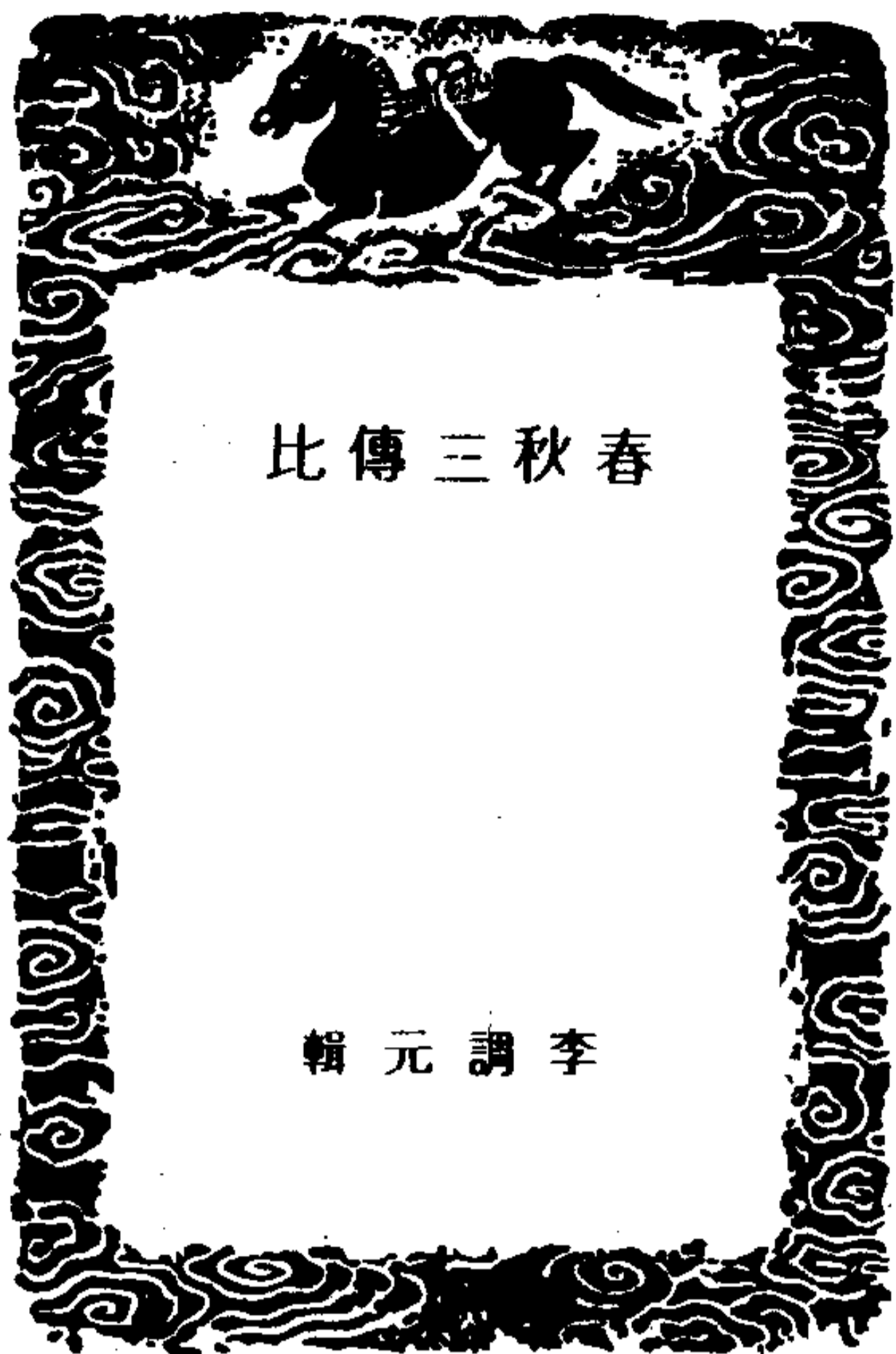
定元年春王此傳寫之脫落非闕文也必欲強為說當曰昭喪未至未得視朔有司無所稟命而行事故不書正月也不然如桓如莊如僖皆不可謂得正者而皆書至定哀之際多微詞矣而不書何也 閏月葬齊景公喪事不數閏月必周二十五日耳非謂閏月不得葬也諸侯五月同盟畢至必曰不數閏也使



夫二三子者淹恤于外脯資餼牽困於供億豈制禮意哉若夫解禫之制固有常期豈以欲短喪故遽葬耶

春秋說終





春秋三傳比

李調元輯

說春秋者類以左氏為證而然以公穀二家後其因事以屬詞錄詞以命例事同則詞同詞同則命例宜無不同然而正變相錯權衡互異若徒執一也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紀元一也或書王正月或不書王正月或單書春王而不書正月或國一也或名或字或爵或不爵專將帥師一也或去其公子或不去公子乃三家各就其詞而為之說求之春秋本文皆無有也考班固藝文志云仲尼傷紀宋亡微以魯春秋存此序

周禮文倫物與左邱明共觀史記而作春秋信其言也則信與經有輔車相依其言與詞無不互行而有於公穀二家乎乃漢初出列於學官而左猶後出後人又有浮考議焉則亦不從也當左而點公穀矣今其文中互異之處班固可比而左經為遠度而道從則惟有摘錄於篇不加論斷以自附於闕疑之說而已矣

山李調元序

春秋三傳比序畢

春秋三傳比卷上

綿州李調元雨村輯

隱公

元年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作邾婁後邾人小邾 公穀作昧

二年 無駭帥師入極

駭穀作倭後音該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裂公穀作履繻公作綸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春秋三傳比卷上

三年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君氏公穀作尹氏

四月 戊申衛州吁

州穀作祝後說

五年 春公矢魚于棠

矢公穀作觀

秋衛師入郟

郟公作威後說

六年 春鄭人來渝平

渝公穀作輸

八年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祔

祔公穀作邠後說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公穀作包

九月 挾卒

挾公穀作俠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作邠

十年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

伐取之

戴公作戴

十一年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夏公穀作夏五月時來公作邾黎

桓公

二年 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公穀作紀

五年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穀作任

僉

公作燧後說

六年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成穀作邠

十一年 公會宋公于夫鐘

鐘公作童

十二年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於曲池

杞公穀作紀曲池公作歐蛇

公會宋公于虛

虛公作邠

十四年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春秋三傳比卷上

十五年 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作邠穀作蒿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袤公作侈

十七年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奚穀作邠

莊公

元年 夏單伯送王姬

送公穀作送



二年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三年	冬公次于滑
五年	秋邾犁來朝
六年	冬齊人來歸衛俘
七年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八年	甲午治兵
九年	公及齊大夫盟于藐
十年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十一年	秋八月甲午其君獲及其大夫仇牧
十二年	秋九月齊侯來朝
十三年	秋九月齊侯來朝
十四年	秋九月齊侯來朝
十五年	秋九月齊侯來朝
十六年	秋九月齊侯來朝
十七年	秋九月齊侯來朝
十八年	秋九月齊侯來朝
十九年	秋九月齊侯來朝
二十年	秋九月齊侯來朝
二十一年	秋九月齊侯來朝
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春秋三傳比上

二十四年	赤歸于曹 郭公
二十八年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三十年	夏次于成
元年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元年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八月	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柁
九月	公敗邾師于偃
冬十月	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二年	春齊侯伐宋圍郕
二年	春齊侯伐宋圍郕
四年	齊人執陳轅濤塗
冬十有二月	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五年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下世子十首止	止公殺作戴
七年	曹伯班卒
九年	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十年	其君卓
冬大雨雪	公作卓子
十二年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四年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二十一年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二十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二十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郕
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內
齊人侵我西鄙	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鄆公殺作嵩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二十九年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晉公作狄

三十三年 公伐邾取訾婁

訾公作葦婁殺作樓

文公

元年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書朔

冬十月丁未其君顛

顛公殺作駝

二年 夏六月公孫叔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

于垂隴

殺殺作殺宣十三年九殺故以此隴公殺作殺

五年 三月辛亥莫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殺作毛詳云

六年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

驪公作驪

晉孤射姑出奔狄

射殺作夜

七年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王殺作壬

晉先蔑奔秦

秦秋三傳比卷上

蔑公作時奔秦作以師奔秦

八年 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

雜公作伊維

九年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殺作菽

十年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厥公作岳

十一年 春楚子伐麇

麇公作圖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

叔仲公殺無仲字筐作匡

十二年 秦伯使術來聘

術公作遂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鄆公作運此後

十二年 大室屋壞

大公作世

鄭伯會公于渠

渠公作渠宣元年

十六年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邱

齊侯傳比卷上

鄆公作厚殺作師

十七年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釁姜

釁公作聖

宣公

元年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公作柳

二年 秋九月乙丑其君夷皋

皋公作獐

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公作賁殺無之字宣十年

五年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

公殺作子叔姬

八年 楚人滅舒蓼

蓼殺作鄆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釁嬴

釁嬴公殺作頃熊

十年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公作賴

十一年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殺作夷

納公孫寧侯行父于陳

寧公作寧昭二十年宋向寧二十八年

十五年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公作牟

十六年 夏成周宣榭火

火公殺作災

十八年 甲戌楚子旅卒

旅殺作呂

歸父還自晉至莒遂奔莒

莒公殺作極

秦秋三傳比卷上



春秋三傳比卷下

綿州 李調元 兩村 輯

成公

元年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公穀作賈

二年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

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

于鞌齊師敗績

首公穀作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袤

表穀作美

三年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虜谷如

廣公作將

五年 夏叔孫僑如會晉首首于穀

首公作秀

十一年 晉侯使卻犛來聘

犛公作州

十二年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公作沙

十五年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

齊國佐相人同盟于成

成公作成

十六年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邱

莒公作招

十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作結

壬申公孫嬰孫卒于狸脹

脹公作軫

十八年 晉侯使士魫來乞師

魫公作彭

春秋三傳比卷下

春秋三傳比卷下

襄公

元年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厥公作屈

仲孫蔑及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杞人次于鄆

鄆公作合

四年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如公作弋

五年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道公穀作稿

七年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哥師

穀公穀作原

八年 鄭人侵蔡復蔡公子突

突穀作涇

十年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偃穀作傳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轅

騂公穀作斐

十一年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公穀作京

十二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

師救台遂入鄆

台穀作郟

十三年 夏取郟

郟公作詩

十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

人衛人鄭公孫曼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會吳于向

向公作嚙

己未衛侯出奔齊

齊公書行名

春秋三傳比卷下

春秋三傳比卷下

十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貜公穀作啗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桃公作逃

十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柯公作阿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作瑗

鄭段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作嘉

二十年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穀作光

二十三年 夏邾界我來奔

界公作鼻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榆公穀作淪

二十四年 陳鍼宜咎出奔楚

鍼公作咸

二十五年 十有二月吳子過伐楚門于巢卒

過公穀作謁

二十七年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

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真公作瑗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穀作專

二十九年 仲孫羯會晉荀息齊高止宋華定衛世

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儀公作齊

三十年 春王正月定子使遂罷來聘

罷公作頗

春秋三傳比卷下

春秋三傳比卷下



天王殺其弟佖夫

佖公作年

昭公

元年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  
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

弱公作酌此 罕公作軒十一年死十五 統公

作鄆穀作郭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鹵公穀作原左傳

營展與出奔吳

公穀無與字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公穀作卷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原公作泉

四年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

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賴公穀作厲

五年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畋泉

畋公作瀆穀作貴

七年 叔孫婁如齊涖盟

婁公作舍後放

九年 夏四月陳災

災公穀作火

十年 夏齊樂施來奔

齊公作得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纘帥師伐莒

意公作隱後放

十一年 仲孫纘會邾子盟于殺祥

殺祥公作侵羊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

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厥慙公作屈銀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有穀作友

十二年 楚殺其大夫成熊

熊公作然穀作虎左傳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慙公作慙

十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末公作昧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作昭

十六年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蠻公作曼

二十年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鄭穀作夢

二十一年 八月乙亥叔軫卒

軫公作痊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穀作東

二十二年 大蒐于昌間

間公作姦

二十三年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胡子髡沈子逞滅

父穀作甫逞公作楹穀作盈

二十四年 丁酉杞伯郁釐卒

郁公作鬱

二十五年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

鄭將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詣公穀作倪二十九 大公作世定十年

有鸛鶴來巢

鸛公作鸛後放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陽公作揚

二十六年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於郟陵

郟公作刺

三十年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羽公作禹

三十一年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躒公穀作櫟

冬黑肱以濫來奔

肱公作弓

定公

三年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拔公作枝

四年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皐鼬公作浩油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春秋三傳比卷下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

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柏舉公作伯莒穀作伯舉郟公穀作楚

七年 齊侯衛侯盟于沙

沙公作沙澤

十年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夾公穀作頰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郟

郟公作費



宋公子地出奔陳  
 地公作池故其一年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公作葦  
 十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葦  
 葦公作瑕  
 十四年 春衛公叔成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衛趙陽公款作晉陽公作鞅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  
 牂歸  
 春秋三傳比類卷下  
 公孫公作公子牂公作槍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檇公作醉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作堅  
 十五年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渠蔭公作蔭蔭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示  
 吳公作椽  
 哀公  
 元年 龜負食郊牛改卜牛  
 穀作郊牛角  
 二年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  
 于鐵鄭師敗績  
 鐵公作栗  
 三年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破陽  
 破公作開進漢景  
 四年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姓公作歸姓  
 六月辛丑亳社災  
 春秋三傳比類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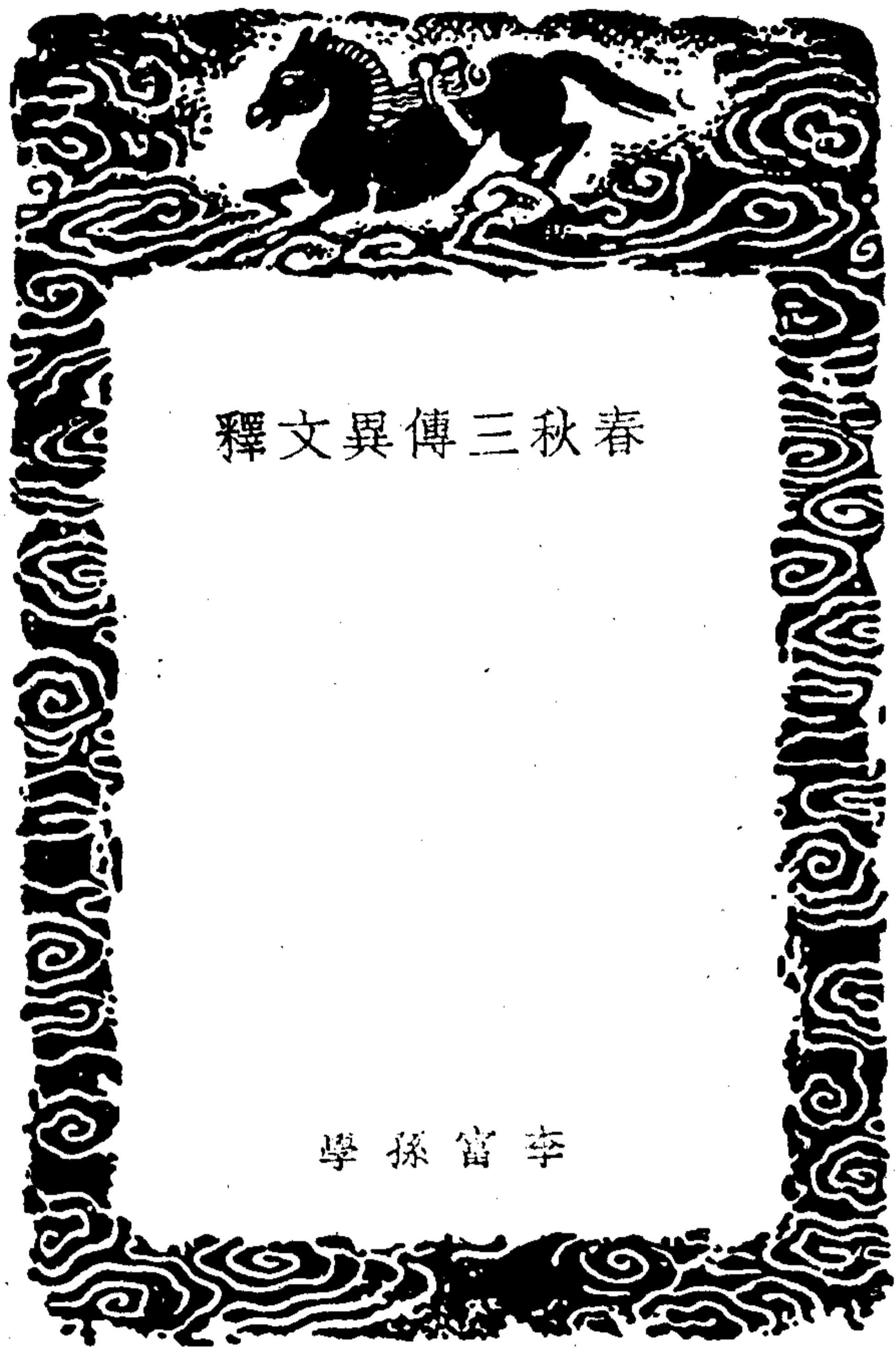
亳公作蒲  
 五年 春城毗  
 毗公作比  
 六年 春城邾殺  
 瑕公作葦  
 其君荼  
 荼公作舍  
 八年 夏齊人取譚及聞  
 聞公作憚  
 十年 薛伯夷卒  
 夷公作夷  
 十二年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郟  
 郟公作運  
 十三年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公無曼字  
 盜殺陳夏區夫  
 區公作疆  
 春秋三傳比類卷下

春秋三傳比類字校記

卷	頁	行	校	正	字	句
上	十	一	叔仲公穀			
上	十	九	裴公作斐			
上	十一	一	來逆叔姬			
下	二十	二十	諸侯丙戌卒于鄆			
下	十八	十八	乃克葬			

春秋三傳比類卷下





春秋三傳異文釋

李富孫學

春秋三傳異文釋自敘

孔子作春秋。明王道。筆削謹嚴。旃夏不能贊一辭。漢嚴氏彭祖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齊公羊高。魯穀梁赤。爲子夏之門人。竝作傳以發明春秋之誼。三家於經。互有得失。前人論之甚詳。左氏先箸竹帛。公穀先繇口授。後箸竹帛。所說不能盡同。公羊著於漢景之時。穀梁顯於漢宣之代。歷世既久。安能無展轉傳寫之誤。其間方俗異言。音聲易滑。而文字因隨以變。經師授受。家漢各殊。故三傳之文。最爲錯雜。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庶采諸家之文字音切。而未盡會通其誼。茲就羣籍之餘。見經史傳注。諸子百氏所引。以及漢唐宋石經。宋元槧本。校其異同。或字有古今。或音近通假。或沿襲乖舛。悉據古誼。而疏證之。而前儒之論說。竝爲蒐輯。使正其訛。辨其得失。折衷以求一。是學者讀之。而經傳之異文。亦可無惑於紛紛之岐說矣。

嘉慶十有八年歲在尙章作郭。陽月。李富孫述。

嘉興李君蕪。爲秋錦徵士來孫。少從從祖敬堂明府學。故學有淵源。長游四方。得就正於盧抱經學士。錢竹汀宮詹。王述庵司寇。孫淵如觀察。質疑問難。欽聞緒論。今相國儀徵阮公撫浙時。肄業詒經精舍。深究漢唐諸儒之學。勤於著述。嘗有七經異文釋五十卷。馮柳東郡授僞其詳。該與博。得未曾有。爲詒異。者集其大成。可垂日月而不刊。足補陸元明之所未逮。易書已刊行。春秋三傳。攷數俱精審。辨異同而定得失。實可羽翼經傳而不繆。余因索其藁。授諸梓。以竝傳於世云。道光丁卯仲冬。海昌蔣光煦跋。























































其婦生卓子。晉世家：婦作卓子，作悼。下竝同。案：索隱曰：弟，女弟也。公羊莊十九年傳：婦者何？弟也。字。晉世家作卓子，音義。卓，一作悼。齊世家音義：史記卓多作悼。秦本紀集解又作悼。悼與卓祇偏傍增。省。史記所據，或為悼字。梁氏曰：悼，卓疑古通借。

歸於公。穀梁作致。福於君。晉世家作歸。益於君。案：說文云：肸，祭福肉也。益，家福也。文異而義竝同。與犬入斃。說文：犬部引，作犬斃。云：頓仆也。或作斃。晉世家作成。案：斃，从犬，或通作斃。非是。晉世家作成，義同。

地墳。穀梁作地資。案：范解云：資，湧起也。與墳義同。當从省。

五年。經會王世子于首止。公穀作首戴。水經河水注同。案：杜注：首止，衛地。范解首戴同。鄭注以爲首陽山。夷齊之歌所矣。隱十年經：伐戴。釋文音再。止戴亦音相近。

傳：狐裘。龍茸。晉世家作蒙茸。集解引服注同。詩：小戎疏引同。案：詩：狐裘蒙戎。毛傳：以言亂也。蒙戎有苑。箋云：蒙戎也。疏：蒙戎同音。茸與戎亦同。爲下國駭。荀子：蒙戎引作蒙戎。蒙與戎古字通。

公使寺人披伐蒲。晉世家作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案：隱曰：即左傳之勃鞮。亦曰寺人披。傳廿五年。傳：寺人勃鞮。晉語同。文選注：履鞮，後漢宦者傳序同注。一名勃鞮。字伯楚。案：韋昭注云：官勃鞮，一作勃鞮。勃鞮，此疑誤。蓋披是其名，而履鞮，勃鞮皆主權者之官名。後呂卻之難。晉語曰：伯楚知之。以告公。後漢張衡傳注：伯楚，勃鞮字也。梁氏曰：晉語：披字伯楚。注云：文公時，爲勃鞮。宋庠補音云：官名，則所謂勃鞮。勃鞮，履鞮之異。蓋主權者，若周官之鞮鞞氏。鞮是革履，鞞是皮履。勃乃排比之義。

公孫茲如。案：釋文云：安，本又作取。案：廿五年傳：使僅取之。釋文：取，或作娶字。不可娶也。釋文：娶，亦作取。云：本亦作娶。案：說文云：娶，取婦也。古多通用取字。

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玉篇：面部，輔引作輔。云：亦作輔。呂覽權勳：淮南說林，竝引作唇竭。莊子：臆。漢五行志同。案：說文云：輔，人頰車也。輔頰也。易：咸其輔頰。釋文：虞作輔。是輔正字。輔通戰國趙策：唇揭而齒寒。注：揭，猶反也。呂覽注：竭，亡也。義亦同。竭揭又音相近。

大。伯虞仲。論語作泰伯。案：皇侃義疏引范甯曰：泰，善大之稱也。伯，長也。太，王元子。故號泰伯。大泰亦古今字。

其愛之也。正義：服虔其作甚。注云：愛之甚。廿四年傳：行者甚衆。釋文：甚，一本。案：正義云：當愛桓莊之族甚也。愛之若甚，何以誅之。且文勢不順。又改字，真繆之甚也。然其與甚亦字形相涉而亂。

丙之晨。漢律歷志引：作丙子之辰。案：下云丙子且。故作丙子辰。說文：晨，房星。或作晨。是借字。均服振振。釋文云：均，字書作均。漢書五行志：引作均服。師古注：均服，振振。振振，均服之貌。文選注：劉涓子。

春秋三傳異文釋 卷三 五三

御覽 三四四 引竝同。案：開居賦注引服虔注：袴服，黑服也。說文：袴，今本作。元服也。呂覽悔過注云：兵服上下無別。故曰袴服。司几筵注引作均。劉涓子注：均，同也。文異而音義不殊。臧氏曰：士冠禮：兄弟。畢袞元注：袞，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古文袞爲均。均，均也。則從今文作均。晉語賈注：呂覽注杜注：竝云均。同也。與此注義正合。又曰：據開居賦注：則左傳本作袴服。其義爲黑衣。均同也。蓋賈景伯義，而杜氏用之。惠氏曰：上下皆元。故謂之黑服。袴，古文皆作均。梁氏履鞮曰：均也。言戎服均尚黑。故即以均服爲黑服。蓋衣同色者皆爲袴服。廣韻專以均爲戎衣。於義似矣。

號公其奔。漢五行志：奔作奔。案：玉篇云：奔，牛驚。奔與奔音同。漢書多作奔。及其大夫非伯。晉世家：非伯下有百里奚。案：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君，及其大夫百里奚。以爲秦穆夫人媵於秦。然孟子言百里奚，奚知虞公不可諫而去之秦。則無晉虜秦之事。史公雜采。它書傳聞有異。附。世說注引：百里奚，尤非。

罪虞公言易也。唐石經公作且。案：此當从石經作且。言易也。今俗本譌。七年經：盟于甯母。穀梁作甯。公羊作甯。案：廿一年經：甯，同。廿八年經：甯，同。公羊作甯。案：廿五年傳：甯，同。案：說文云：甯，甯所願也。寧，願詞也。徐鍇曰：甯，甯寧也。今俗人言寧如此。爲甯可如此。漢禮樂志：周流常羊。思所并。稷穰復正直。甯甯古注：甯，甯甯。王莽傳：永以康甯。後漢烏桓傳：始復置。被尉上谷甯。注云：甯，甯縣作寧。史記：甯城亦作寧。甯甯音義同。杜注：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泥甯音相近。

傳：襄王惡大叔帶之難。釋文云：叔，又作州。案：文十年經：叔，彭生。案：衛州吁殺梁作祝吁州。祝古音相近。叔與祝聲亦同。八年經：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公羊：陳世子款下有鄭世子華。案：下書鄭伯乞盟。則鄭世子華當不預此會盟。公羊所據，恐未得其實。趙氏坦曰：公羊衍此四字。

傳：以狄狄于采桑。晉世家作留桑。案：晉世家作留以重耳。故亦擊晉於留桑。集解：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是一地而二名也。九年經：甲子，晉侯從。案：諸卒，公羊作甲戌。公穀作詭諸。十二諸侯年表：晉世家：竹書紀年同。案：杜注：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則當从公羊爲是。隸釋鄭固碑：造膝從辭。洪适云：碑以僞爲詭。僞，詭音義同。趙氏坦曰：據左氏盟于葵邱傳：獻公之卒，實在盟後。公羊作甲戌，爲九月二十一日。似得其實。左設作甲子，或譌一字。

傳：天子有事于文武。文選宋郊祀歌注引作于郊。案：李善注每多改經文以就選。此作郊，當亦因郊祀而易之。

春秋三傳異文釋 卷三 五五



以伯舅董老御覽三百八引作老老案杜注云七十曰耄釋言郭注同曲禮八十九曰耄漢平帝紀師古注八十曰既耄董字形相涉

其在亂乎水經泗水注引作有亂案杜注云在存也微戒獻公晉將有亂有與在形近作有義通

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靖引作靜動作勳案詩靖共爾位韓詩外傳作靜古字通勳俗體

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晉語秦本紀作丕鄭晉世家作邳集傳纂例引公羊作邳十年傳平約李斯唐石經左公作平昭三年傳味且丕顯釋文淳化本案說文丕大也漢石經尚書丕作平山陽太守祝睦碑涼州刺史魏元平碑梁相費汎碑皆同五經文字云丕平上說文下石經是平爲隸變體說文邳奚仲之後湯左相仲虺所封國或从省作丕字互通

令不及魯釋文云令本又作命案玉篇云命教令也義同齊隲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齊世家集解作隲朋案易朋來无咎釋文朋京作崩漢五行志引同崩朋聲轉而字異

公謂公孫枝曰晉世家枝作支李斯傳說苑同案詩本支百世左莊六年傳作本枝古枝支字通見詩十年經晉里克弑其君卓公羊作卓子案本紀十二諸侯年表漢五行志師古注引同殺梁經稱卓傳作卓子案傳九年傳稱卓子又稱公子卓呂覽原是卓其名子者男子之稱故可通言之

多大雨雪公羊作雨也漢五行志引同案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也與雪以字形相似而誤公羊言記異則似當作雪若冬而大雨雪此常事可不必書也錢氏曰班史敘恆寒以雪爲首而霜雪次之大雨雪此左穀經文故引劉向說次引公羊經兼采董生說蓋以經有異文特附出之其餘書大雨雪者別見於後義例之嚴如此劉知幾偶見誤本不尋其上下文義輒生駁難非矣

敵於韓晉世家敵作弊宣十五年傳敵色易子而食後漢來欲傳注引作弊漢十九年傳登惟敵色文選水明十陸我敵色秦漢晉書宗注昭四年傳其敵猶食晉紀趙盾傳注五等諸侯論注首引作弊定九年傳敵無存之矣御覽七百二引作弊案論語衣敝緇袍說文衣部引作弊玉篇敵或作弊俗作弊今通用

呂甥晉世家作呂省下皆同案秦本紀仍作呂甥甥省一聲之轉杜注取呂怡甥即呂甥蓋姓取呂名怡甥趙氏佑曰蓋本氏呂而取與陰皆食邑非姓也梁氏履繩曰呂甥以邑爲氏族系無致廿四年僂瑯甥亦其邑故并僂瑯呂通志氏族略所謂複姓取呂氏是也其僂陰怡甥者兼食陰邑耳杜氏以瑯呂爲姓未免從俗甥者蓋晉侯之甥即以爲名

十一年經晉殺其大夫丕鄭父公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案左傳十一十年傳或作丕鄭則經常無父字故徐彥所見本如此今本有父字或後人從公穀增通志氏族略云丕鄭亦曰丕鄭父名字通僂也父

者男子之美稱則知自僂爲丕鄭人僂之曰丕鄭父傳受玉情說文心部引作執玉情昭廿六年傳後世若少情案周語晉侯執玉卑并不稽首執與受義通說文情或省作情古文作情今皆从或體而何繼之有漢五行志而作其唐石經同案依文義當作其今本誤

十二年經春王三月穀梁作正月案正與三字形相近蓋所見之不同陳侯杵臼卒公羊作處曰白卒文十六年經宋人試其杵曰定五年經齊侯杵案杵處同音通用著亦音近傳楚滅黃楚世家作滅英音義年表及它本皆作英一本作黃唐石經初刻作楚人案經作楚人十一年經亦作楚人伐黃故石經於傳亦增人字史記正義云英國在淮南蓋楚國也然滅楚在文五年非是

十三年傳晉荐饑文選水明九年策秀才文注引作游飢文十六年傳楚大饑釋文亦作飢案游荐古字通見易說文云穀不孰爲饑飢餓也二字義別今俗或通用非

天災流行晉世家災作苗案說文云苗不當作耕田也从叀音災故古多僂爲災字十四年經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釋文云鄆本或作緇殺梁竝作緇十九年經鄆子曾盟于鄆案梁竝作緇釋文云緇本或作鄆與七年經公會吳于鄆殺梁作緇十二諸侯年表吳世家魯世家孔子世家同八年傳拘鄆人之監者考工記注引作緇案孔子世家吳與魯會緇正義曰括地志故鄆城周水紀正義在沂州承縣地理志緇縣屬東海郡也周語杞緇山大奴又云杞緇猶在補音鄆或作緇通荀子非和注云緇與鄆同說文鄆奴姓通在東海或作緇者亦同音通左氏傳立作盟字

沙鹿崩說文林部引作沙麓漢五行志元后傳引同昭廿年傳衡鹿守之大司徒案殺梁傳曰林屬於山爲鹿說文解同杜注以沙鹿爲山名在晉地公羊以爲河上邑殺梁爲山足書納于大麓魏受禪表作大鹿鹿麓古字通

十五年傳步揚御戎晉世家作步陽漢四年傳論在繁揚昭五年傳師繁揚之師唐石經並作陽漢地之方揚漢谷永傳引作陽釋名陽揚也陽氣發揚在外二字古通

梁由靡御韓簡晉世家由作繇十六年傳吉內由人漢五行志作繇案說文無由字本作繇通作繇繇由古今字古今人表羊繇繇師古注繇讀與由同文選諷諫詩注繇與由古字通

晉大夫反首拔舍詩載馳疏引作拔舍案大司馬職仲夏教拔舍注拔讀如萊沛之沛拔舍草止之也杜

同傳疏云拔與跋通詩狼跋釋文云跋或作拔同







廿三年傳遂取焦夷水經陰溝水注引作遂取離案杜注云焦今離縣也水經注澗水又東逕離縣故城北魏立離郡此後人增加言旁

而殺人以逞釋文作以呈云本亦作逞案逞與呈聲之轉嘗从省信

生伯條釋文作條云本又作條音同文十六年傳：唯條魚人，釋文作條，十七年傳：以待於條，宣三年：案條與條音義並異，晉世家：唐石經：皆作條，釋文作條，以形似而誤。

我二十五年矣晉世家我作擊案呂后紀黎明孝惠還徐廣音義黎猶比也黎與我亦語音之異段氏曰

選徐也或假黎爲之史衡靈傳選明一作黎又或假黎爲之史尉陀傳黎且城中皆降伏即黎明漢書

黎且爲選且晉世家黎二十五年益可見黎之爲選也

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晉語作野人舉塊以與之漢律歷志野竝引作整下作舉由而與之案說文整

古文野从里省从林由或作塊字同漢志當本晉語文

聞其駢者欲觀其謀晉語呂覽上德淮南人聞竝作駢晉說文骨部引同論衡骨和作世晉語裸作狀

案說文云駢并骨也今傳作駢晉世家同是同音通用今釋文引說文：駢引世駢又音相近外傳作狀語加詳呂覽淮南皆云使祖而捕池魚此所傳之異也。

薄而觀之晉語作微薄而觀之案孔晁云微蔽也薄簾也杜注訓薄爲迫是隨文釋之

債負稱之妻晉語作債淮南道：債負稱之妻晉語作債淮南人：作債負稱韓非子晉世家作債負稱曹世家古今人表作職唐石經同君之四臣：岳本作職：十三年傳：爲職終世：楚世家作職：案說文云職馬絡頭也玉篇職職旅也寄止也釋文：寄也音義同然說文無職字。

晉公子廣而儉呂覽上德注廣引作廉案廉與廣字形相似義並通

公子賦河水晉語草注云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案杜注云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若沔水詩則

正合朝宗于海之義章說是

廿四年傳所不與列氏同心者檀弓疏引所下有反國二字案此二字當爲衍文

寺人披請見釋文云寺本又作侍昭六年傳：宋寺人柳：十年傳：宋寺人柳：釋文云：寺：寺人披請見釋文云：寺本又作侍：本又作侍：廿五年傳：使侍人柳：釋文：侍：本亦作侍：案周禮敘官注云：寺之言侍也文異而義同古多通用。

以田涓涓韓非子作惠涓案惠涓音同與涓通涓涓字形相似

女中宿至釋文無至字云一本有至字案有至字文義較明

曹侯之豎頭須注云頭須一曰里免須正義史記謂之里免須新序雜事同案韓詩外傳云晉文公亡過

曹里免須從因從重耳責而亡重耳無須不能行介子推割股以食重耳然後能行豎頭作里免亦

晉之轉惠氏士奇曰免與頭古音同案氏曰頭字古叶同都切與免音近里蓋其字此傳聞之別故章

章

章

章

章

章

杜竝著之非有二名也

介之推不言祿呂覽介立晉世家古今人表說苑雜言新序節士竝作介子推後漢荀爽傳水經汾水注

同晉世家又作介推說苑復恩同弟子傳作介山子然大戴衛將軍文子作介山子推荆楚歲時記引

琴操作介子綏案杜注云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則推其名故下但借推之爲語助如舟之僞燭之武

下義其非晉世家作下冒案正義云在下者以貪天之功爲立君之義是下義其非史記作冒字義尤明

王使伯服鄭世家作伯曠案隱云即伯服也案易服牛乘馬說文引作曠牛後漢皇甫嵩傳注云曠古服

字

以藩屏周文選注案：藩屏周室，藩屏周，釋文作藩，定四年傳：以藩屏周，釋文：藩屏周，案：史記滑稽傳引詩：止于藩，漢昌邑王傳引作藩，大司徒職注：杜子春謂藩爲藩，二字同聲通。

邢茅昨祭潛夫論五德志茅作昨昨作昨釋天子傳說文邑部祭作鄭案隴人職弗注鄭大夫讀弗爲

茅說文新附昨字此後人所加是弗與昨皆俗通字說文鄭周邑也古从省借

使讀叔桃字釋文云桃本或作姚亦音桃定十四年傳：小玉桃字：案姚與桃亦形聲相亂。

狄固貪林文選馬汧督誅注引作貪婪案說文云河內之北謂貪曰婪貪也二字音義同

及坎飲續漢郡國志作坎培注引同案廣雅培培也飲營坑也易釋文坎本亦作培京劉作飲險也陷也

二字義同

服之不衷後漢劉元傳注作不中案周語其君齊明衷正即中正字孔子世家皆折衷於夫子漢賈禹傳

作折中此作中字尤切

子臧之服釋文云一本作之及案作及字義亦通王氏念孫曰作者是也謂及於難桓十八年傳周公

弗從故及於難也

天子有事膳焉說文炙部膳引作燔云宗廟火執肉春秋傳天子有事燔焉以饋同姓諸侯釋文云潘周

禮又作燔字案：廿二年傳：與執燔焉：案燔當从燔省通玉篇燔燔或作燔俗字。

得罪于母弟之胤子帶五年傳正義引作母氏案宋淳化本無弟子曲禮疏引及唐石經岳本皆有弟字

或爲氏字之誤

石甲父廣韻三十二押引作甲石父案石甲父當即石癸之字晉有晉甲父古有甲父之鼎氏族略以甲

父癸爲二人廣韻注謂姓甲竝誤

廿五年傳掖以赴外詩衛門掖掖引作持謂持其臂而投之域外案說文云掖持臂也義同

命之宥晉語有作仇新序善謀引同廿八年傳：命晉侯仇：案：聘禮注云：古文仇皆作宥有司微注同。

章











































案下文自外曰狀。則此句當作自內。正義述經有內字。俗本脫。唐書義通。錢氏曰。今本少內字。內與外相對成文。似不可省。

作殞。知振與阻通。

請曲縣繁纓以朝。釋文云。繁纓亦作樊纓。案中車職。玉路錫樊纓。注。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釋文。樊步干反。廣韻。繁馬飾。薄官切。古繁樊皆讀如鞶通。

君之所司也。呂覽審分注。司引作慎。案上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作慎字義長。

余姑翦滅此。說文繁傳引。作搆滅。案莊子。搆滅可以休老。急就篇。沐浴搆滅。文異義同。

右援枹而鼓。釋文云。枹本亦作桴。文選孫楚與孫皓書注引同。案說文云。枹擊鼓杖也。王融曲水詩序注。

引作桴。鼓柄也。桴本棟名。禮運釋文。桴鼓槌。明堂位。桴皆枹之借字。古包乎桴同。說文。桴从半作。擊故枹桴字亦通。吳氏玉指別雅曰。古字。包乎一聲之轉。錢氏曰。一切經音義。枹桴二字同體。扶鳩反。

是桴與枹同音。段氏曰。桴枹異義。桴借為鼓柄耳。

且辟左右。唐石經。且作旦。且。唐石經作且。且。淳化本同。案此為韓厥夢其父之言。夢當在夜。故曰且。今作

且。形近致誤。昭卅一年傳。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且。占諸史墨。此且字今本不誤。錢氏曰。夢必在夜。則且義為長。左氏紀夢。每言且。庚宗之夢。則云且召其徒。社宮之夢。則云且而求之。曹石刻字畫分

明。可證俗本之誤。

韓厥執紼馬前。說文馬部引。作執轡前。云絆馬也。从馬口其足。讀若輒。或作紼。案今經傳多用紼字。襄廿

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曰。陳侯免擁社。子展執紼而見。說文無馬字。與此傳合。臧氏曰。據說文。

左氏古文本作執馬前。今本誤為馬。又別出紼字。當為衍文。上言駟結於木而止。丑父為蛇傷。不能推

車。為韓厥所及。故厥執齊絆馬而前也。杜注以為執之示修臣僕之職。正義引襄廿五年傳。非是。錢氏

姑曰。今有馬字。誤也。

無令輿師。唐石經作輿帥。案上釋文云。師如字。一音所類反。地官注。師之言帥也。義通。

遂自齊關入。唐石經作徐關。攷文。宋本。永懷堂本同。案襄十七年傳。齊侯與國佐盟于徐關。此石經作徐

關。不誤。俗本誤作齊字。顧氏曰。杜子美寄臨邑舍弟詩。徐關深水府。送舍弟穎赴齊州詩。徐關東海西。

徐關在齊境。今不可攷。

辟女子御覽。二百。辟引作避。案釋文。辟音避。一音扶亦反。御覽從杜義。陸氏案曰。辟義如周禮司寇前王

而辟。讀作關。孟子。行辟人。注。辟除人。使卑避尊也。陳氏樹華曰。杜注。使避君也。使字正解。辟除人之義。

入自丘與。擊馬。御覽。七百五。引作丘擊。齊世家。陞作陞。音義。一作陞。案易。輿說輟。釋文。輿本或作輿。呂

覽。武王未下。此輿之別體。輿與陞字形相亂。

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公羊作蕭同姪子。殺梁作蕭同姪子之母。齊世家。同作桐。晉世家。蕭桐姪子。案杜

注云。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何休注。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子之子。范寧注。齊侯與

蕭同叔子為質。公羊作蕭同姪子。殺梁作蕭同姪子之母。齊世家。同作桐。晉世家。蕭桐姪子。案杜

注云。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何休注。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子之子。范寧注。齊侯與

### 春秋三傳異文釋卷第五

春秋左氏傳 五

成元年經。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穀作質戎。周本紀。漢五行志。劉向傳。竝同。案茅質聲之轉。故又作質。惠氏

士奇曰。齊魯諸儒。讀茅為質。

冬十月。穀梁注云。疑下脫季。係行父如齊六字。案春秋於四時雖無事必具書。此冬十月無傳。未知范何

所據。

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典瑞職注引。作瑕嘉。釋文。段。本又作瑕。亦作假。音同。案檀弓。公肩假。古今人表

作肩瑕。是瑕假同音通。段讀為遐。古又從省。

二年經。及國佐盟于袁婁。左傳。穀梁作愛婁。案廣韻注云。袁。或作愛。亦同音通。川。

傳。取龍。十二諸侯年表。作取龍。齊魯晉世家同。案索隱曰。劉氏云。隆。即龍也。二字同音通。十二諸侯年表

在元年。與傳不同。

隰子。釋文。說文手部引。作振子。案說文云。振。有所失也。廣雅。振。扶失也。杜注。隰。見禽獲。是振本字。隰同音

字。惠氏曰。呂覽季夏紀。昭王振于漢中。注。振。音顛隰之隰。史記東越傳。不戰而振。此振字之誤。漢書



姪子同母異父昆弟不欲斥言齊侯之母故云姪子之母三傳既所聞異辭故注亦各異桐同聲同姪與叔亦語音之異宜以左氏為正

五伯之霸也正義鄭云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案漢律歷志云共工氏伯九域地里志穆公稱伯師古注竝云伯讀曰霸伯之語轉為霸也

君子謂華元樂舉呂覽安死注引作樂呂潛夫論引同案樂呂於宣二年為鄭所獲已二十年復歸於宋傳無文舉呂當以音近相雜

吾知免矣釋文云一本無知字案依杜注當有知字鄭公子去疾古今人表作齊疾昭十二年傳齊侯去疾卒案齊古棄字去與弃形聲相近義竝通

事不亦淫從其欲釋文云從本亦作縱昭十四年傳晉君世從其失釋文從本亦作縱案論語從之釋文從鄭讀曰縱玉篇縱恣也放也古字从省

三年經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廕咎如公羊作將咎如穀梁作廕廕廿六年傳寺人緇緇伊氏釋文作廕云或作廕紀作廕淳化本作廕案詩兄弟鬩于牆釋文廕本或作廕蓋廕正字廕廕變體廕將同部音近字

傳以為俘誠說文人部引作俘誠耳部引同或作誠案釋文唐石經及諸本皆从或體而誠字不行矣四年經鄭伯堅卒公羊釋文作堅云苦刃反本或作堅疏云左氏作堅穀梁作賢字今定本亦作堅字玉篇系部引作鉅案說文云堅也古文以為賢字陸氏所據公羊本作賢疏以為穀梁作賢皆為古本

賢古今字與堅聲近義同釋名緇也疏證云今本經皆作鉅疏亦古堅字惠氏曰公羊作賢穀梁作賢本一字也漢潘乾校官碑親賢賢國三老賢良碑優賢之寵今文大誓云優賢揚歷是優賢即優賢也玉篇又引作鉅鉅與堅同賢亦為古堅字堅又與賢通東觀漢紀陰城公主名賢得續漢天文志作賢得疑古堅字賢字皆省作賢公羊从古文作賢穀梁以為賢左氏以為堅師讀各異故也

五年經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公羊作荀秀案秀首同部音近公羊作秀亦語音之異傳以傳召伯宗穀梁傳作伯尊案白虎通宗廟云宗者尊也音相近義同許靈公怨鄭伯于楚鄭世家作鄭公案說文云羸炎帝太嶽之允甫侯所封讀若許許聽也今通假讀若字為之

辭以子靈之難釋文云一本無之難二字案文義當有此二字六年經鄭伯費卒鄭世家作費案隱引鄭本作沸又作弗案費沸沸皆形聲相似漢律歷志注費古沸字也竹書紀年晉穆侯名費生世本作弗費弗又聲之轉

晉欒書帥師救鄭公羊作侵鄭案左氏傳曰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襄廿六年傳伍舉亦言繞角之役是左氏為得其實公羊作侵所傳聞異辭耳趙氏坦曰按五年盟于蟲牢左云鄭服也故

六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鄭有楚師故欒書救鄭本末如此則非侵鄭可知公羊作侵既不發傳無從見義當是傳寫之誤

傳沃饒而近鹽水經涑水注引作近鹽鹽校仍案服虔云鹽鹽也杜注鹽鹽也義同正義云鹽是鹽之名鹽雖是鹽唯此池之鹽獨名為鹽餘鹽不名鹽也

民愁則墊陸說文兩部引作墊陸土部仍作陸昭四年傳所遇又陸定四年傳直讀其案禮器君子以為陸矣釋文陸本又作阨戰國楚策塞鄢陸高誘注陸阨字通鄢陸即定四年傳其阨段氏曰阨隸變字阨陸古通用

有沈溺重隨之疾埤蒼引作重隨云與隨同案玉篇隨或作隨當為俗字七年傳囚鄭公鍾儀釋文云鄭本又作員員九傳傳使員歸命校正釋文員本亦作員定案說文云鄭漢南之國是作員从省通

此申呂所以邑也釋文云一本作所邑也案杜注云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無以字亦通及其王即位呂覽權勳作襲王昭廿九年傳共工氏有案書偽孔傳序魯共王釋文共亦作襲漢百官公卿表襲作共工師古注共讀曰襲說文襲擊也襲給也則敬共字作襲亦為通假

八年傳以其田與祁奚呂覽開春風俗通十反易林祁作祈晉世家作祁侯昭廿二年傳衛侯祁侯注文選四征賦注祁作奚大戴衛將軍文字作祁案詩與雲祁祁呂覽亦作祈同音通孟子百里奚秦本紀作侯管子小問作侯侯漢字亦同呂覽去私作祁黃羊注祁奚高梁伯之子祁黃羊也又云黃羊祁奚字

唯然故多大國矣釋文云唯本或作雖後人改也案正義云俗本作雖今定本作唯少儀雜記注雖或為唯表記注唯當為雖二字恆相亂

九年傳又賦綠衣之卒章釋文云綠本又作綠案鄭箋以綠為綠言綠衣自有禮制也此又作綠从鄭說冷人也釋文云冷依字作冷昭廿一年傳冷州州周語作冷非也案呂覽古樂云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古今人表作冷淪律歷志作冷淪詩簡兮序衛之賢者仕於伶官正義引作冷官一作伶人文選登樓賦注引昭卅一年傳景

王錡無射冷州鳩之文選鄭師賦中書注周語景王錡錡成冷人告利善語冷簫詠歌及鹿鳴之三是冷為樂官之稱俗通字

無棄菅蒯玉篇艸部引作菅蒯同案說文云蒯也無蒯字則蒯無俗體

無棄蕪萃史記呂后紀案隱引作蕪萃後漢應劭傳引作不棄蕪萃詩東門之池疏文選注四部賦任功侯表王文竝引作蕪萃案說文云蕪蕪也萃憂也讀與萃同心部無蕪字是蕪萃為借字頓萃聲同

意慎注蕪萃蕪萃古字通錢氏曰說文蕪頓即蕪萃之異文

為將改立君者釋文云為本或作偽昭廿五年傳為偽於城氏魯世家作偽定八年傳以為公期案詩人之杜注讀偽十二年傳子為不知釋文作偽云一本作偽























投之以机。釋文作几。云本又作机。同。昭元年傳。四有几。釋文。几。本亦作机。禮書八。引作几。案說文云。机。木也。几。几也。此作机。亦通假字。

生秦不茲。釋文云。一本作秦不茲。案語弟子解作不茲。案語。秦商。魯人。字不茲。弟子傳作子丕。書。予丕克。秦爾。漢石經作不克。爾丕克。遠省。漢石經傳亦作不。古多假不為丕。見。茲。古字通。

請侯之師。還。鄭。釋文云。還。本亦作環。案杜注云。還。繞也。漢食貨志。還。廬樹桑。師古注。同。士喪禮注。古文環作還。是還環亦古今字。段氏曰。今人還繞字用環。古經傳祇用還字。

門圭。案玉篇云。圭。亦作圭。廣韻同。備行作圭。案說文云。圭。闔。特立之戶。上闔。下方。有似圭。杜注。闔。寶。小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則作圭。從省。通。備行釋文。案徐音。豆。是讀與寶同。惠氏曰。案與寶同。物同音。

十一年。經。同盟于亳。城北。公穀作京城。北。公羊疏云。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之。案杜注云。亳。城。鄭地。然其地別無所見。公穀及服氏。皆作京城。北。於義為合。惠氏曰。京。鄭地。在蔡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大叔。是也。亳。城。無攷。此傳寫之。當從公穀為正。

傳。居安思危。周書。程典。作於安。楚策。呂覽。慎大同。高注。引書同。文選。檄吳。將校。部曲。亦作於。案楚策。引。為春秋。呂覽。陳琳。所引。皆當為古語。居於。聲相近。字通。見。

十二年。經。圍台。殺梁。作圍。鄭。釋文。本又作台。案。下。教。台。殺。梁。詩。即有。邵。家。室。白。虎。通。引。作。台。吳。越。春。秋。後。稷。母。台。氏。之。女。杜。注。琅。邪。費。縣。有。台。亭。說。文。部。從。邑。台。聲。故。通。作。邵。字。

吳子。案卒。傳。作。壽。步。杜。注。壽。步。吳。子。之。號。案。十。年。傳。正。義。引。服。虔。云。壽。步。發。聲。吳。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步。一。言。也。是。壽。步。二。字。合。言。之。即。為。壽。字。錢。氏。曰。案。壽。皆。齒。音。壽。當。讀。如。時。與。案。為。雙。聲。步。古。音。莫。登。切。與。案。聲。併。兩。字。為。一。言。孫。炎。制。反。切。蓋。萌。芽。於。此。吳。世。家。案。壽。曰。系。本。吳。孰。姑。從。句。吳。宋。與。注。姑。之。音。諸。也。毛。詩。傳。說。姑。為。諸。孰。姑。壽。步。為。一。人。又。名。米。也。

十三年。經。取。郟。公。羊。作。公。取。詩。傳。曰。詩。者。何。郝。妻。之。邑。也。疏。云。正。本。皆。作。郟。字。有。作。詩。者。誤。案。說。文。云。郟。附。庸。國。在。東。平。亢。父。郟。亭。杜。注。任。城。亢。父。有。郟。亭。水。經。濟。水。注。亢。父。縣。有。詩。亭。春。秋。之。詩。國。也。郟。詩。亦。同。音。通。假。

楚子。案卒。楚。語。莊。王。使。士。壘。傅。大。子。藏。注。藏。共。王。名。今。左。傳。作。審。案。藏。明。道。本。與。審。聲。之。轉。也。傳。小。人。農。力。以。事。其。上。唐。石。經。初。刻。作。展。力。淳。化。本。同。案。石。經。後。改。作。農。魏。了。翁。說。書。雜。鈔。云。農。力。乃。農。用。八。政。之。農。厚。也。是。了。翁。時。已。有。作。農。石。經。作。展。即。小。人。盡。力。之。意。

唯是春秋宿步之事。所以從先君於廟廟者。說文穴部。引。作。宿。從。先。君。於。地。下。案。正。義。云。晉。語。屯。厚。也。唯。是。春。秋。宿。步。之。事。所。以。從。先。君。於。廟。廟。者。說。文。穴。部。引。作。宿。從。先。君。於。地。下。案。正。義。云。晉。語。屯。厚。也。

說文。夕。暮。也。是。古。作。屯。夕。後。加。从。穴。許。君。所。引。之。文。與。今。本。不。同。當。為。撮。舉。之。辭。而。藏。習。其。詳。表。記。注。習。引。作。襲。大。卜。職。疏。引。同。文。選。侍。游。蒜。山。注。引。作。歲。下。案。世。一。習。吉。曲。禮。疏。引。作。襲。吉。司。稽。職。注。故。書。襲。為。習。齊。師。注。同。是。習。襲。古。今。字。文。選。竟。陵。文。宣。王。行。狀。注。襲。與。習。通。卜。字。義。略。同。

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釋文云。不習則增絕句。一本無增字。則連下總為句。案正義述經。似亦無增字。並通。

焉用之。釋文云。焉。本。或。作。何。案。正。義。云。何。須。用。此。良。習。留。之。於。楚。則。正。作。何。字。義。亦。通。十四。年。經。鄭。公。孫。董。公。羊。作。曠。案。說。文。云。曠。高。氣。多。言。也。從。口。董。省。聲。襄。九。年。傳。公。孫。董。杜。注。子。曠。說。文。訓。曠。為。曠。則。子。曠。當。名。曠。公。羊。作。曠。形。聲。相。離。王。氏。引。之。曰。說。文。曠。曠。也。漢。朱。博。傳。曠。曠。音。曠。引。呂。靜。韻。集。云。曠。曠。也。則。曠。即。曠。以。其。尾。天。矯。上。曲。故。謂。之。曠。齊。公。孫。董。字。子。尾。其。意。一。也。公。羊。作。曠。假。借。字。耳。

衛侯出奔齊。公羊作衛侯。案杜注云。不書名。從告。公羊疏。傳言舉君絕為重者。謂書行者名。見其當絕。不合為諸侯。此各據經文為說。然諸侯出奔。例得書名。公羊亦曲為之解。趙氏坦曰。禮記。諸侯失地。名。左。傳。定。姜。曰。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則。諸。侯。之。策。當。書。衛。侯。名。為。得。左。殺。或。脫。衍。字。

傳。蓋言語漏洩。文選注。王。案。附。文。叔。良。任。引。作。漏。洩。案。莊。子。秋。水。云。尾。閭。深。之。而。不。虛。是。與。洩。同。使。子。行。於。孫。子。攷。文。云。子。行。下。異。本。有。請。字。案。杜。注。云。使。往。請。也。則。亦。當。有。請。字。阮。宮。保。師。曰。唐。石。經。子。行。二。字。改。刊。此。行。只。九。字。初。刻。尚。有。一。字。則。石。經。刊。去。之。字。即。請。字。也。

敗公徒於阿澤。水經。深。水。注。引。作。柯。澤。十九。年。經。諸。侯。盟。于。柯。澤。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注。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水。經。河。水。注。河。水。右。歷。柯。澤。左。傳。孫。文。子。攷。公。徒。於。阿。澤。者。也。又。濟。水。注。玉。水。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襄。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左。傳。所。謂。督。揚。者。也。漢。輿。改。之。曰。阿。矣。通。典。東。阿。春。秋。時。之。柯。邑。柯。阿。形。聲。相。近。

射為禮乎。釋文云。或一讀射而禮乎。唐石經初刻作而。御覽。引同。案為與而。同部音近。故一讀為而。義通。王。氏。引。之。曰。作。而。為。是。

公使厚成。叔弔于衛。呂覽。觀。表。作。郟。成。子。古。今。人。表。作。厚。成。子。釋。文。云。厚。本。或。作。郟。音。同。漢。廿。五。年。傳。郟。氏。厚。昭。伯。也。魯。世。家。案。厚。昭。伯。厚。氏。即。文。選。廣。絕。交。論。注。引。孔。叢。子。與。呂。覽。同。嵇。康。幽。憤。詩。注。引。作。后。一。案。說。文。厚。古。文。作。厚。此。本。或。作。郟。形。聲。相。似。魯。世。家。郟。氏。音。義。云。一。本。作。厚。世。本。亦。然。檀。弓。漢。五。行。志。風。俗。通。過。舉。厚。作。后。集。韻。厚。或。作。郟。是。郟。作。厚。作。后。皆。從。省。通。

右宰殺從而逃歸。呂覽。觀。表。古。今。人。表。作。殺。臣。文。選。廣。絕。交。論。注。引。孔。叢。子。作。殺。臣。宋。本。孔。叢。子。案。古。本。或。



作殺臣杜注已無臣字道德經孤寡不殺即殺字殺與殺同音通  
余狐裘而羔袖釋文云袖本又作裘案說文云裘袂也袖俗作字

臧紇如齊暗衛侯釋文云暗徐作殯案玉篇殯同暗集韻殯與暗同此又別體字

仰之如日月釋文作印云本亦作仰案詩高山仰止說文引作印止漢溝洫志注印讀曰仰古省通

畏之如雷霆釋文云本又作電案易鼓之以雷霆釋文蜀才云疑作電蓋電亦聲相近

若困民之主置神之祀說苑君道引作困民之性之神之祀新序雜事引同釋文云乏本或作之誤案周

語說文公曰置神之祀而困民之財明道本作乏祀補音云讀音以與此傳文略同陸氏案謂主或當

作生大司徒職注杜子春讀生為性古生性字通乏作之為是沈氏形曰主當作生乏當作之

王室之不壞釋文云壞服本作懷案正義引孫毓云衛本及賈氏皆作壞服虔本作懷云懷柔也繁蒙也

十五年經晉侯周卒晉世家集解作糾公羊釋文一本作離案大司徒職注杜子春云糾當為糾糾糾離

皆聲之轉  
傳邦人伐我南鄙唐石經作北鄙案經作南鄙則石經誤也

若以與我淮南精神注引作若予我廿九年傳·置書道而與之·魯語·唐石經·與予·昭十二年傳·王其與我乎

其尾以與之漢案說文云予推予也與賜予也曲禮注與或為予字通

鄭人奪堵狗之妻釋文作苟云本或作狗廿九年傳·見此狗案苟狗亦形聲相似而變

十七年經邾子貜卒公穀作邾子貜案經與邾形義並異亦方音之轉惠氏曰攷工梓人云數目顧注

故書顧或作邾鄭司農云邾讀為顧頭無髮之鬚是邾有顧音故或作邾劉昌宗周禮音云邾苦顏反

今左傳音苦耕反非也

圍桃公羊作圍洮發梁莊廿七年經·公會紀伯姬案水經瓠子河注瓠子故洮又東逕桃城南春秋傳曰分曹

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蓋曹地也今鄆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也洮洮形聲相近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公穀作齊高厚案公穀有齊字經師相傳之本不同爾趙氏坦曰此接齊侯伐我北

鄙圍桃下則高厚為齊分遣之師故不須復繫齊公穀或衍齊字

傳爾父為厲詩民勞箋爾引作其案傳重邱人詢孫蒯故稱爾父箋祇引一句故易其字

以杙扶其傷而或釋文云傷一本作焉音羊案醫師職注身傷曰瘍廣韻瘍傷也文異而義同

遂幽其妻漢五行志幽引作就案幽就聲之轉言就其妻案大壁亦通

獯狗入於華臣氏釋文云獯字林作獯漢五行志引作獯狗說文犬部引作獯犬入華臣氏之門論衡咸

類作華臣之門案說文云獯狂犬也則古本作獯獯與獯聲相近當為俗字九經字樣收獯獯二字云

見春秋上說文下經典相承是唐時又有作獯說文多之門二字與論衡本同段氏曰哀十二年傳國

狗之獯許所見作獯左非古也

妨於農功岳本作農收攷文永懷堂本同案杜注云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則作收為是今本作功或

因下文相涉

澤門之哲釋文云澤本或作臯誤詩絲疏引作臯門攷文宋本永懷堂本皆皆作哲昭元年傳·子姑婁子哲

引作案昭廿八年傳御以如臯注云為妻御之臯澤疏云詩鶴鳴九臯是臯為澤也故澤亦或作臯

水經潁水注云臯澤字相似名與字乖耳說文哲人色白也杜注皇國父白哲則當作哲字洪氏曰尙

書臯陶列女傳作臯陶詩鶴鳴傳臯澤也義同釋文哲星歷反徐思益反是徐為哲

皆有閭廡晏子春秋作閭廡昭廿七年傳·閭廡以其子為卿·呂覽當染·簡選·大戴保傳·吳越世家·古今人表·地

注·勤晉王疏注·廣韻十一唐·並作閭廡·歐苑·新序·廡廡二字見·案後漢郭丹傳范滂字子虛漢官儀

作閭廡音同古字通用

晏嬰縶絏釋文作鹿云本又作縶哀十三年傳·縶則有之·縶作衰·云本又作縶·廿三年傳·晏嬰縶·釋文

三身負·釋文·衰·本又作縶·昭三年傳·在縶之中·釋文·衰·本又作縶·雜記注及疏引作衰後漢東海恭王傳注文選

注解嘲引作縶斬衰·齊·引同孔叢子·六·引作斬衰案玉篇云縶不精也或作鹿此俗體說文縶喪服衣古

經傳多從省作衰字

菅屨孔叢子引作菅非案喪服傳曰菅屨者菅非也非者屨之別名是非與屨字異而物同

食醫雜記注引作食粥孔疏後漢東海恭王傳注孔叢子引同案說文云鬻饑也徐鉉曰今俗作粥從省

十八年經齊師伐我北鄙穀梁作齊侯案左傳齊侯杜注云不書齊侯齊侯不入竟據傳文則與經異

趙氏坦曰左傳明云齊侯則經宜書齊侯左公作齊師或字之誤

傳執孫蒯于純留釋文云純地理志作屯案詩白茅純束鄭箋純讀如屯漢地理志屯留屬上黨郡師古

注屯音純水經濁漳水注屯留即純留是也從省通

叔向謂晉侯魯語晉語呂覽明春求晉世家漢五行志並作叔嚮昭十五年傳·以告案向嚮古今字

乃弛弓而自後縛之釋文云弛本又作施案論語君子不施其親釋文作弛云本又作施筆解云當為弛

北堂書鈔六引作弛施弛古字通

伐雍門之萩釋文云萩本又作秋案萩與楸同漢東方朔傳師古注萩即楸字作秋從省王氏引之曰萩

即楸字繫傳楸梓也引作萩萩同漢貨殖傳山居千章之萩師古注萩即楸樹字也晏子春秋外篇作

楸中山經其狀如楸郭注即楸字也

斬其楸以為公琴御覽九百六引作斬雍門之楸案此引作雍門當涉上文而增說文楸也徐鉉曰楸



















廿九年經。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曹人滕人。公羊作世叔齊。公穀曹人下有邾人。公羊疏云。世叔齊。左氏經作大叔儀。說文石部。公孫段。引作公孫段。字子石。案今本左氏經作世叔儀。是與徐彥所見本異。大與世。古字通。儀。公羊作齊。亦經師相傳不同。左傳。公孫段字伯石。印段字子石。說文所引當有誤。九經字樣。儀字。云見春秋。即本說文。今皆作段。為傳寫之失。

傳。則布幣也。風俗通義引。作布帛。案正義云。與行朝之時。布幣帛無異。義並通。楚鄭敖即位。吳世家。古今人表。作夾敖。案魯語。十二諸侯年表。陳世家。皆作鄭。大戴諸侯贊廟注。鄭室。門鄭之室。是夾與鄭亦从省通。

祇見疏也。釋文作祇。云本又作多。正義述經作多見。云服虔本作祇。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古人多祇同音。案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集注。多與祇同。適也。正義亦引此以證多祇字同。洪氏曰。正義本作多。今本作祇。是後人从服本改。

晉姻孔云。詩正月釋文云。本又作員。案毛傳云。旋也。下文其誰云之。杜注云。猶旋。旋歸之。即本毛義。員與云古通。戴氏疑曰。員。旋也。古字云員通。姚氏鼎曰。古云作員。與幅員同字。此詩及僖廿二年富辰引詩。皆當作孔員。以旋繞製衛為義。如幅員之員也。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唐石經無齊字。案子太叔稱鄭。宋司徒稱宋。故高子容俗本亦加以齊字。然已見於經。則傳可從省。錢氏曰。予謂左氏義例至精。一言不可增損。此傳子太叔稱鄭。以經不書。游吉華定書官不書族。故稱宋以別之。其餘諸卿。已見於經。知悼子不書晉。大叔文子不書衛。高子容何獨書齊乎。此後人妄加而失其義者也。

為之歌。鄭。鄭。吳世家。漢地理志。鄭作庸。師古注。鄭。或作鄭。庸。或作鄭。王莽傳師古注。鄭作鄭。鼓傳注同。案古作鄭。庸。後或作鄭。漢碑有作鄭。詩。沫之庸矣。即鄭也。其周之舊乎。吳世家。舊作東。案杜注云。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地。故曰周之舊。以東為東遷。似於上義不協。或涉上文而誤。

險而易行。吳世家。險作儉。杜注。險當為儉。字之誤也。詩疏。引作儉。文選。魏都賦。劉涓林注。引同。案易。動乎險中。漢劉侗碑作儉中。君子以儉德辟難。虞翻注。儉。或作險。二字形聲相似。故易致滑。陸氏案曰。吳世家注。引賈逵云。中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依此說。當為險難之意。非字之誤。惠氏士奇曰。險。史記作儉。古文也。險而易行。即易之易。以知險也。杜讀為儉。直是不識字。

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吳世家作遺風。詩蟋蟀小序疏引同。案杜注作遺風。漢地理志正義作遺民。義並通。何憂之遠也。正義述經作憂思。唐石經作何其憂。下旁注思字。案石經竝依正義本。然其字當非經文。

春秋三傳異文釋 卷七 一六一

曲而不屈。通而不通。吳世家。屈作曲。通作近。案說文云。屈。無尾也。曲。詰曲也。古但作曲字。文選子虛賦注。曲與屈同。長楊賦注。曲。古屈字也。釋詁。通近義同。

見舞韶者。釋文云。韶。本或作招。案正義云。吳世家作韶。賈逵注。韶。大護也。荀子禮論作護。後漢班固傳注。文選典引注。竝引作大護。案五帝本紀。禹乃與九招之樂。即舜樂。韶。九成。故曰九招。漢禮樂志。舜作招。師古注。招讀曰韶。孟子。徵招角招。竝與韶通。呂覽古樂。湯命伊尹。作為大護。公羊隱五年傳注。殷時民樂大其護己也。白虎通禮樂曰。大護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廣雅。護。護也。文選漢高祖功臣頌注。引漢書。舜作韶。湯作護。大司樂職疏。言護者。即救護也。救護天下。使得其所也。護。護音義同。

而猶有愆德。御覽。引。作愆色。案色與德音近之誤。非禹其誰能俯之。吳世家作及之。案脩作及。義亦通。如天之無不轉也。吳世家。轉作旋。詩周頌疏引同。後漢朱穆傳注。引。作旋。云。轉與旋同。案傳當作旋。中庸。無不獲轉。鄭注。轉。或作旋。轉亦覆也。說文。轉。轉帳也。是通借字。

將宿於戚。吳世家作介於宿。衛世家作過宿。孫林父為擊磬。案史記以宿為邑名。大射儀注云。古文宿皆作登。戚與宿亦音相近。吳世家作聞鐘聲與左氏同。衛世家又雜采它說。而又何樂。吳世家作而可以呼乎。案史公雜采它書。故有與左氏異。此語當以左氏為長。猶燕之巢於幕上。文選注。燕。引作驚。初學記。引同。案玉篇。驚。俗燕字。廣韻同。此六朝增加偏旁字。

齊人立敬仲之曾孫。正義云。董遇注。鄭作偃。案正義云。據世本。偃為敬仲元孫。今傳云曾孫。必有一誤。此鄭即後所云高偃是也。世族譜以高武子為鄭偃。為一人。蓋鄭偃聲相近。而字為二耳。神譜曰。古今人表作卑。釋文云。謚本亦作湛。後漢皇后紀注。引風俗通。作卑。路史後紀作諱。案論語神謚。鄭本作卑。經音辨引同。古多以卑為俾。風俗通姓氏。卑氏。鄭大夫卑湛之後。卑。神。諱。竝同聲通。湛與謚亦形聲相似。梁氏曰。卑。疑神之省。湛。謚蓋古通。

卅年經。楚子使薳罷來聘。公羊作薳。釋文云。薳。音皮。一音普。何反。一本作跋者。音同。師伐吳。公羊作薳。案易。或鼓或罷。釋文云。王肅音皮。徐音扶。波反。鄉飲酒禮。飲酒罷。劉音皮。是罷與薳皆有皮音。又皆讀婆。與頗音義亦同。唐韻正。按罷音皮。皮音婆。凡經傳中。罷。罷之罷。罷休之罷。皆讀婆。今人因皮而誤。又添一蒲。盤反。至士。音則又轉而為蒲。怕矣。少儀。師役曰罷。注。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罷。此可見罷。罷之罷。罷休之罷。同為一音矣。

宋伯姬卒。公穀作伯姬卒。案左氏傳曰。宋大災。宋伯姬卒。下經書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皆

春秋三傳異文釋 卷七 一六三











今子哲之意亦如此。攷工函人疏。以衣衷著甲謂之裝。則衷與裝文異而事同。及衝擊之以戈。說文行部引。作及衝以戈擊之。案復古編云。衝。从行。董聲。俗作衝。非許氏所引。下句文特倒耳。義同。

而蔡蔡叔釋文云。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蔡。音同。云。搃。發散之也。正義云。蔡為放散之義。故注訓為放。隸書改作。已失本體。蔡字不可復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重為一蔡字。重點以讀之者。定四年傳。而蔡蔡叔。今定本作蔡。非也。後漢蔡邕傳注。說文蔡字。竝引作蔡。案蔡邕傳注。引作放。案書。竝三苗於三危。孟子。大戴五帝德。作殺三苗。此即說文蔡字之省。亦為放也。張氏文苑曰。古寫字與蔡同音。故。五經文字云。蔡。春秋多借蔡字為之。今唯李賢注尚不誤。段氏曰。蔡。本謂散米。引伸之。凡放散皆曰蔡。字譌作蔡耳。惠氏曰。蔡。本與蔡通。故又作蔡。再其。二百里。蔡。鄭注。蔡之言殺。誠殺其賊。誠殺者。未滅也。叔非首謀。應從未滅之科。故不殺而囚之。如此。則不必改字。而義亦得矣。小爾雅曰。蔡。法也。

趙孟曰。天乎。唐石經作天乎。淳化本同。案漢五行志。引作天。正義云。國無道而歲又饑。則君或早夭。俗本作天。形近之。錢氏曰。天與亡相對。故云鮮不五稔也。又曰。謂國既不亡。則君當夭折也。今本譌為天。而年穀和熟。漢五行志。熟引作孰。案說文云。孰。食任也。古但作孰。熟。俗字。趙孟視陰。釋文云。陰。本亦作陰。案釋名曰。陰。陰也。氣在內與陰也。詩桑柔箋。陰。覆也。漢五行志。師古注。陰。讀與陰同。

主民既歲而惕日。晉語作怵日而歡歲。說文心部引。作怵歲而歡日。云。怵。貪也。歡。欲飲也。晉語引。與今本。厭也。釋文云。說文。說字又作玩。漢五行志。引作玩。案釋名曰。懷。怵。惕。貪也。杜注。說。怵。皆貪也。是怵。玩。惕。皆義皆同。說文心部。所引本外傳文。而小異。章昭注。怵。偷也。歡。遲也。較貪義為勝。易。所樂而玩者。釋文。鄭作說。文選。陸機。蒼。賈。長。淵。注。玩。與說。古字通。欲飲與貪義略同。段氏曰。說。與怵。音同。義近。惕。國語作歡。爾雅。惕。即歡之假借。

私盟於閨門之外。初學記。廿一。引。作閨門。案杜注云。閨門。鄭城門。釋宮曰。宮中之門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閨。字異而義通。顧氏祖禹曰。閨門。鄭內宮北門。斬以徇。說文。心部。引。司馬法。作斬以徇。案說文云。徇。行示也。集韻。徇。或作徇。黎。是徇為正字。方震大叔。釋文云。震。本又作振。鄭世家。作振。其。引。作。案說文云。振。女妊身動也。震。取動義。後人又從女。旁。孟康曰。振。音身。漢史。身多作振。古今字也。師古以邑。姜。方。震。自為震動之意。不作振。然義亦相通。有文在其手。曰虞。隱元年傳。正義云。石經古文。虞。作。案。漢一字。石經。釋體。此與魯夫人。引石經。作。當為魏三體石經。中古文字。

臺駘。論衡。別通。水經。汾水注。引。作臺台。案。台駘。同音。亦从省。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大祝職注。此三句。在日月星辰之神三句下。疏云。彼傳文。癘疫之災。此云不時者。鄭君。讀傳有異也。豈人注。引。日月在山川之前。災作不時。祭法注。引。同。案。據鄭注。日月星辰之神三句。在山川之神上。則今本有錯簡。豈人疏云。鄭君所引。與賈服傳不同。彼無不時。此有之者。鄭以義增之。非傳文。大祝注之。吳二字。是後人據左傳。妄改也。夕以修令。御覽。廿七。引。作修念。案杜注云。念。所施。作念。當為注文。相涉之誤。二年傳。宣子譽之。孟子。梁惠王。下注。作豫焉。案服虔注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竦曰。一游一譽。為諸侯度。今孟子作豫。二字音同。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譽。猶豫。古字通。三年經。滕子原卒。公羊作滕子泉。案說文云。泉。水原也。巖。水泉本。案文作原。泉原音近。公羊作泉。或即原之省。

傳。少姜有寵而處。唐石經作少齊。淳化本同。案二年傳曰。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正義云。以其齊女。故以齊為別號。所以寵異之。則子大如。晉送葬。當如晉侯所稱。作齊為是。服虔。少。錢氏曰。今本齊作姜。亦石本得之。早世。隕命。釋文。隕。作。案。玉篇。云。殞。致也。此別體字。以備續。釋文。作。云。本又作。其。元。年。傳。容。有。紀。續。釋。文。續。本。案。杜。注。云。續。婦。官。玉。篇。同。屬。為。續。之。隸。體。路。史。國。名。紀。續。屬。也。屬。屬。同。聲。通。錢。氏。曰。說。文。無。續。字。當。依。石。經。為。續。陸。德。明。云。續。本。又。作。應。或。作。應。漢。隸。引。刻。字。或。變。从。廣。屬。與。續。皆。一。字。也。

齊其為陳氏矣。齊世家作田氏。齊六年經。陳乞。齊魯田完世家。並作田乞。十四年經。陳乞。魯子非。魯。公羊。作田。田完世家。齊世家。皆同。案。田完世家。云。敬。仲。如。齊。以。陳。氏。為。田。氏。案。隱。曰。以。陳。田。二。字。聲。相。近。遂。為。田。氏。應。劭。注。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是。據。後。代。所。傳。而。改。四。升。為。豆。後。漢。郎。顛。傳。注。引。作。四。斗。下。蓋。十。則。續。案。斗。升。為。形。近。之。譌。四。釜。為。鍾。亦。記。憶。之。誤。劉。氏。敬。嘗。正。之。

其相胡公太姬。正義云。定本。相作祖。案杜注云。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是杜本作祖。故定本从之。沈氏彤曰。胡公為始封陳之祖。箕伯與胡公六人。傳只平數之。則相乃祖字之誤。饒鼎之銘。正義。服虔云。饒鼎。疾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案。韓。子。說。林。曰。宋。人。求。饒。鼎。魯。人。曰。真。也。齊。人。曰。贗。也。呂。覽。審。己。齊。攻。魯。求。岑。鼎。新。序。節。士。同。饒。崇。岑。皆。音。相。近。王。氏。應。麟。曰。饒。岑。二。字。音。相。近。說。鼎。魯。鼎。也。明。堂。位。魯。有。崇。鼎。服。注。不。為。無。據。



其利溥哉。後漢書注。引作博哉。注同。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同。案說文云。溥。大也。二字義略同。溥博亦聲之轉。

余髮如此種種。釋文云。種。本亦作董董。羣經音辨引同。案杜注云。種種。知也。董。種聲之轉。此形言其髮之短。亦無定字。

王以田江南之夢。文選羽獵賦注引。作雲夢。元和郡縣志引同。案杜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宣四年傳。言夢中。昭四年傳。言雲中。則雲夢實兼二澤言之。禹貢。爾雅。雲夢並舉。故一本或有雲字。

四年經。春王正月。大雨雹。公殺作大雨雪。公羊疏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若此。有作雹字。誤也。范甯解。雪或為雹。疏云。左氏為雹。故范疑之。云或為雹也。案此當從左氏傳作雹。申豐所對甚詳。雪與雹以字形相涉而誤。莫氏曰。大雨雹。記災異也。若十一月兩雪。又何足異。

遂滅賴。公殺作滅厲。公羊釋文。厲。如字。又音賴。疏云。有作賴字者。案左桓十三年傳。楚子使賴人追之。注。賴國在義陽隨縣。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是厲即賴也。漢地理志。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注。厲。讀曰賴。水經。滌水注。滌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亦云。賴鄉。故賴國也。論語。則以為厲已也。釋文。厲。鄭讀為賴。特賴也。厲。賴音相近。又讀通。顧氏棟高曰。厲。炎帝後。姜姓國。即賴。名。今河南商邱縣南有賴亭。蓋古厲賴同音。故有此誤。

傳。三塗。水經伊水注。引作三塗。一仍作塗。十七年傳。與三塗。水經伊水注。引作三塗。案杜注云。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則以為一山。不從服注。三塗之說。說文。引庚書。三塗。山塗。同音。中南新序善謀引。作終南。案水經渭水注云。地理志。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杜預以為中南。西京賦。終南太一。則非一山。潘岳關中記。終南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也。中終音近字通。

以享神人。新序善謀引。作以享。文選魯靈光殿賦。李善注。引同。案杜注云。亨。通也。如字讀。說文。亨。象作亨。隸變作亨。古亨通。亨獻之字。同。易。公用亨于天子。釋文。衆家並香。南反。劉向引此作享。義長。王氏引之。曰。當從新序。讀為享。古字亨通。杜氏以人不可言享。亦得因神而并僞之。襄廿七年傳。能敬神人。義正同。

又何能濟。新序善謀引。作有何。案詩。不日有暵。箋云。有。又也。音義同。固陰。沍。寒。文選西都賦。作涸陰。沍。寒。注。引同。釋文。沍。作沍。案漢郊祀志。秋涸凍。師古注。涸。讀與沍同。沍。寒也。是涸與固通。玉篇。沍。閉塞也。沍。寒也。杜注。沍。閉也。則常从水。

周武有孟津之誓。絕世家作盟津。釋文云。孟。本又作盟。音孟。穀梁隱八年傳。注作盟津。舊作會。案書。東至于孟津。夏本紀。漢地理志。漢志。並作盟津。水經河水注。引論衡。與八百諸侯成同此盟。故曰盟津。亦

注同。諸侯。幡。幡字形相似。以盟其大夫。呂覽慎行引。作以亡。案。亡其大夫。高注。謂崔杼。而或義。亦通。惠氏曰。哀六年傳云。不必亡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後漢班超傳注。引。作禮儀不愆。何恤乎人之言。注云。逸詩也。案荀子正名引詩。有此二句。注。逸詩。說文云。義。己之威儀也。儀。義於乎。古字皆通。漢東方朔傳。匡衡傳。文選。且而皆召其徒。文選。思元賦注。引。作且而瞻其侍。案李善所引。文雖異。而義不甚殊。下則置虛命。田於丘。猶。文選。運命論注。引。作蒲邱。案杜注。邱。猶地名。未詳所在。蒲邱。當為字誤。并倒其文。使實饋于个而退。釋文云。真。本或作奠。文選注。思元賦。个。引作介。案說文云。奠。置祭也。杜注。真。置也。義亦同。介與个。字形相亂。

五年經。敗莒師于盼泉。公羊作潰泉。穀梁作黃泉。案公羊傳曰。潰泉者。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杜注。范解。皆云。魯地。釋文。盼。潰。黃。並扶粉反。是字異而音同。黃。又從潰省。傳。有子家駒。公羊昭廿五年傳。作子家駒。魯世家。漢五行志。淮南人開。荀子大略注。同。案杜注云。駒。莊公女孫懿伯也。荀子注云。名駒。駒。其字。亦僞子家子。公孫歸父之後。別為子家氏也。五行志注。子家駒。一名駒。非。

吳子使其弟。厥由。師古。今人表作厥。由。韓子說林。作厥。融。案厥作厥。常从省。由融音相雜而變。六年傳。登之以行。漢刑法志。登。引作儻。晉灼注。儻。古棟字。案杜注云。登。懼也。儻。即說文。儻字。義同。師古注。儻。謂。儻也。又一義。

猶求聖哲之上。文選晉紀總論注。上。引作主。案杜注云。上。公王。正義作。也。李善引作主。與下官字相對。義較勝。正義謂。聖哲。王公之上。制。似稍迂曲。而徵幸以成之。釋文云。徵。本又作邀。案玉篇云。邀。要也。求也。古通作徵字。賄賂。並行。漢刑法志。引。作賄賂。十六年傳。賄。賂。案說文。賄。賂。並訓財。文異而義同。火未出而作火。郊特牲疏。引。作用火。案杜注云。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義亦同。

徐儀楚聘于楚。說文邑部。引。作鄭楚。云。鄭。臨淮徐地。徐。錯曰。杜但言儀楚徐大夫。不言鄭是地名。據許說。則鄭為所食之邑。楚是其名。今傳作儀。亦同音通假。

曰孟津。地理志。師古注。盟讀曰孟。孟津在洛陽北。都道所湊。孟盟聲相近讀同。康有鄭宮之朝。絕世家作豐宮。續漢郡國志注引同。案說文云。鄭。周文王所都。詩。作邑于豐。古从省。服注同。

播於諸侯。釋文云。播。徐云。字或作幡。敷袁反。案說文。敍云。鳥羣書所以書幡信也。當謂書慶封之事。於諸侯。幡。幡字形相似。

以盟其大夫。呂覽慎行引。作以亡。案。亡其大夫。高注。謂崔杼。而或義。亦通。惠氏曰。哀六年傳云。不必亡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後漢班超傳注。引。作禮儀不愆。何恤乎人之言。注云。逸詩也。案荀子正名引詩。有此二句。注。逸詩。說文云。義。己之威儀也。儀。義於乎。古字皆通。漢東方朔傳。匡衡傳。文選。且而皆召其徒。文選。思元賦注。引。作且而瞻其侍。案李善所引。文雖異。而義不甚殊。下則置虛命。田於丘。猶。文選。運命論注。引。作蒲邱。案杜注。邱。猶地名。未詳所在。蒲邱。當為字誤。并倒其文。使實饋于个而退。釋文云。真。本或作奠。文選注。思元賦。个。引作介。案說文云。奠。置祭也。杜注。真。置也。義亦同。介與个。字形相亂。

五年經。敗莒師于盼泉。公羊作潰泉。穀梁作黃泉。案公羊傳曰。潰泉者。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杜注。范解。皆云。魯地。釋文。盼。潰。黃。並扶粉反。是字異而音同。黃。又從潰省。傳。有子家駒。公羊昭廿五年傳。作子家駒。魯世家。漢五行志。淮南人開。荀子大略注。同。案杜注云。駒。莊公女孫懿伯也。荀子注云。名駒。駒。其字。亦僞子家子。公孫歸父之後。別為子家氏也。五行志注。子家駒。一名駒。非。

吳子使其弟。厥由。師古。今人表作厥。由。韓子說林。作厥。融。案厥作厥。常从省。由融音相雜而變。六年傳。登之以行。漢刑法志。登。引作儻。晉灼注。儻。古棟字。案杜注云。登。懼也。儻。即說文。儻字。義同。師古注。儻。謂。儻也。又一義。

猶求聖哲之上。文選晉紀總論注。上。引作主。案杜注云。上。公王。正義作。也。李善引作主。與下官字相對。義較勝。正義謂。聖哲。王公之上。制。似稍迂曲。而徵幸以成之。釋文云。徵。本又作邀。案玉篇云。邀。要也。求也。古通作徵字。賄賂。並行。漢刑法志。引。作賄賂。十六年傳。賄。賂。案說文。賄。賂。並訓財。文異而義同。火未出而作火。郊特牲疏。引。作用火。案杜注云。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義亦同。

徐儀楚聘于楚。說文邑部。引。作鄭楚。云。鄭。臨淮徐地。徐。錯曰。杜但言儀楚徐大夫。不言鄭是地名。據許說。則鄭為所食之邑。楚是其名。今傳作儀。亦同音通假。

則鄭為所食之邑。楚是其名。今傳作儀。亦同音通假。

則鄭為所食之邑。楚是其名。今傳作儀。亦同音通假。

則鄭為所食之邑。楚是其名。今傳作儀。亦同音通假。

則鄭為所食之邑。楚是其名。今傳作儀。亦同音通假。

則鄭為所食之邑。楚是其名。今傳作儀。亦同音通假。

則鄭為所食之邑。楚是其名。今傳作儀。亦同音通假。

則鄭為所食之邑。楚是其名。今傳作儀。亦同音通假。



士句相士缺釋文云句本或作巧古本士句或作王正蓋選王肅本同學者皆以士句即士缺之父不應取其父同姓名人以爲介今傳本誤也王元規云古人質口不言之耳何妨爲介案士文伯是士缺之族亦名句無妨今相范缺即文伯也然文伯名古本或有作巧者案正義云世族譜以王正爲雜人諸本皆作王正俗本或誤爲士句不當與士缺父同姓名然襄卅一年傳釋文云伯瑕宣子不嫌同名則不妨爲介陸孔兩說互異杜注作士句王與士正與句皆字形相似而誤梁氏曰句巧義同宣子之名本亦作巧無所分別而王正必士巧之譌文未可據爲定本也

七年經叔孫姑如齊公羊作叔孫舍十年經叔孫姑如齊公羊作叔孫舍案釋文姑徐又音釋唐韻正姑上聲則音舍大胥職注舍即釋也釋文舍音釋舍又有釋音與姑聲亦相近錢氏曰舍乃姑聲之轉觀悉字自明

傳善天之下釋文作溥云本或作普案詩本作溥孟子戰國策呂覽荀子史記漢書皆引作普二字同音通用見詩

僕臣臺方言注玉篇人部臺竝引作儘云與儘也案此爲後人滋益之字古抵假用盡字詩所謂彼日而食漢五行志引作此日案詩作此日說苑政理引亦作彼正義云詩作此此云彼者師讀不同

故自取讀於日月之災漢五行志引作取適昭廿一年傳日始有後漢鄭與傳注引作適案晉義曰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注適之言實也說文適訓也漢文帝紀師古注適讀曰適古通作適適俗體

使長鬣者相說文人部引作長僂者相之云長壯僂僂也案廣雅云僂長也僂僂長壯兒十七年傳楚語皆云長鬣即僂之同音假字桂氏曰章昭杜預釋僂爲美須髯

好以大屈釋文云大屈弓名服云大曲也案正義云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於章華之臺與大曲之弓魯世家集解引服注大屈寶金可以爲劍一曰弓名大屈即大曲也屈曲音同

今夢黃熊晉語作黃能王制注引同釋文作能云亦作熊一音奴來反三足能也說文字林皆云熊屬則能既熊屬又爲能類今本作能者勝也論衡無形賦死爲仍作水經注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准水注作黃石經作能御覽三百九十九引同三百九十九案說文云能熊屬足似鹿是與熊同類諸本皆作能疏引王劭云古人讀熊與熊者皆於陵反能讀如字則與熊音亦同廣韻能爾雅謂三足能又獸名禹父所化也

宋庠補音無左傳作熊之語是舊本作能字疏曰正義既言諸本皆作熊又引注作能釋文云亦作熊孔氏疏正之是也

實爲夏郊說苑辨物水經淮水注實竝引作是案書是能容之大學作實釋詁是是也周策高注是實也古實寔字通故實亦可作是

春秋三傳異文釋 卷八 一八一

鵠在原文釋文云鵠鵠本又作即令案詩作脊令釋鳥曰鵠鵠爾雅多俗字即與脊音同崔靈恩詩集注作鵠鵠皆後人增加鳥羽段氏曰爾雅少古字故往往與經典不合

叔父陟恪詩文王朱傳引云或疑恪者降字之誤案杜注云陟登也恪敬也正義引釋詁同與詩意自異詩伐本疏引作陟恪乃字之譌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釋文無相字云本或作病不能相禮孔子世家索隱引作病不能禮案上云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當涉上文相字而衍唐石經論語季氏咸氏曰傳文本無相字下云苟能禮者從之不能禮正與能禮相對唐時本已衍陸氏不從是也王氏引之曰病不能禮以不能禮爲病非疾困之謂家語正論王肅注僖子病不知禮亦無相字

其祖弗父何潛夫論志氏姓何作河案詩其員維河釋文本或作何箋云河之言何也二字古通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檀弓哀三年傳注說竝作閱案詩我躬不閱襄廿五年傳引作說周語王孫說古今人表作閱二字同聲通魯語注云南宮說懿子之弟梁氏曰仲孫說南宮敬叔是一人南宮適南宮縉南宮是一人人表分列第三第四甚明確

或燕燕居息或惓惓事國漢五行志燕燕引作宴宴十三年傳以文伯宴五行志引作燕惟惓作燕頓案師古注燕與宴同古字通正義云詩盡瘁此作惟惓蓋師讀不同

史朝亦夢康叔古今人表作史朝廿二年傳王子朝古今人表五行志竝作子朝風俗通杜氏同通志氏族略作史案說文云朝也讀若朝揚雄說蟲名杜林以爲朝且非是徐鉉曰今俗作史漢景帝紀師古注通古朝字文選長笛賦注同文選羽獵賦上林賦注段氏曰屈賦甲之靈吾以行王逸注鼈且也風俗通史量之後爲鼈姓漢書鼈姓又作鼈是古假鼈爲朝也

孟繁之足不良弱行文選張子房詩注引作能行唐石經淳化本攷文宋本竝同案杜注云跛也正義述經作弱是唐時有二本石經非誤陳氏樹華曰謂繁生而足不良比能行之時孔成子以周易筮之後人或因下及弱足者居句遂改爲弱行邪

圖吉何建釋文云本或作可建案杜注云今以位不定卜圖得吉則當从吉而建之也則作可建義通陳氏樹華曰可乃古何字

八年經陳侯溺卒十二諸侯年表陳世家溺作弱古今人表同案書導弱水說文引作溺水文五年傳注釋文溺本作弱古溺與弱竝通

傳莫保其性漢五行志引作莫信師古注信猶保也一說信讀曰申淳化本作信說苑辨物引作安案信與保字形相雜安與保義亦並通咸氏曰信當依師古訓爲保一讀爲申非是漢書所載左傳即劉歆等所據古文杜本作保是以點訓代寔也性生也亦當有所本杜以爲性命非也

春秋三傳異文釋 卷八 一八三







各千乘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貨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終為楚國大患。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奉公子乘疾內作難。則傳云四國者。兼葉言之。十三年傳。稱陳蔡不羹許葉之師。葉本許都。靈王遷許於城父。而取其地。故有許葉之稱。十一年。十三年傳。但稱陳蔡不羹。而不及葉者。傳寫之脫文。杜不審。而分不羹為二以當之。誤矣。十二年經。楚殺其大夫成熊。公羊作成然。釋文。左氏作成熊。殺梁作成虎。案左氏傳曰。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謂成虎于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祖也。正義云。經書熊。傳言虎者。此人名熊字虎。傳言其字。經書其名。名字相覆。猶伯魚名鯉。然左傳作成虎。與殺梁正同。當是舊本不誤。陸德明所見。已作成熊。則傳異已久。然熊以字形相涉而誤。趙氏坦曰。左氏傳明云。楚殺其大夫成虎。則經文作虎字可知。故殺梁經直作虎字。今左氏經文作成熊。或篆文殘脫致誤。正義謂名熊字虎。則古人未有以一物為名。又以一物為字。即以伯魚為證。伯魚名鯉。固未嘗以別一魚為字也。其說不得通矣。

公子慙出奔齊。釋文。慙。魚覲反。一讀為慙。公羊作公子慙。真十一年傳。晉悼公。子慙。釋文。慙。之傾反。或作慙。案慙。慙。形聲相近。據釋文。慙。與慙。讀亦同。

傳。則朝而墮。說文。土部。墮。引作墮。云。器葬下土也。釋文。云。墮。禮家作墮。義同。案墮。墮。字。古。朋。崩。通。見。易。正義云。周禮作墮。禮記作封。此作墮。皆葬時下棺於墮之事。而其字不同。是聲相近。經篆隸而字轉易耳。

有酒如淮。釋文云。學者皆以淮。抵。韻。不。切。云。淮。當。為。淮。淮。齊。地。水。名。下。稱。淮。亦。齊。國。水。也。按。荀。吳。既。非。齊。人。不。應。遠。舉。淮。水。古。韻。緩。作。淮。足。得。無。勞。改。也。正義云。劉。炫。以。淮。當。作。淮。以。抵。為。水。中。之。地。杜。注。抵。古。之。為。韻。不。甚。要。切。淮。抵。和。韻。何。故。不。可。御。覽。七百五。引。作。淮。案。陸。孔。俱。不。從。劉。說。以。荀。吳。不。應。遠。舉。齊。地。水。然。淮。亦。非。近。在。晉。竟。或。即。因。齊。侯。而。舉。其。境。內。之。水。容。有。然。也。古。淮。淮。字。通。顧。氏。曰。淮。水。其。字。或。省。水。作。淮。或。省。糸。作。淮。又。或。从。心。作。淮。總。是。一。字。古。人。之。文。或。省。或。借。其。旁。竝。從。鳥。佳。之。佳。則。一。爾。後。人。誤。讀。為。淮。沂。之。淮。而。呼。此。水。為。槐。河。失。之。矣。臧。氏。曰。淮。淮。同。聲。皆。與。抵。韻。劉。氏。以。淮。非。韻。而。欲。改。淮。誤。也。有。肉。如。抵。當。從。劉。說。釋。文。亦。用。之。有。肉。如。陵。釋。文。大。阜。曰。陵。與。此。正。相。類。趙。氏。伯。曰。古。韻。支。微。咍。為。韻。此。淮。抵。切。也。有。酒。如。淮。水。經。溜。水。注。引。作。如。繩。案。鄭。注。云。繩。水。出。臨。淄。縣。北。逕。樂。安。博。昌。南。界。西。入。時。水。自。下。通。謂。之。為。繩。繩。繩。音。同。字。變。耳。

春秋三傳異文釋 卷八

年傳作督。李斯傳。督。責。之。術。鹽。鐵。論。詔。聖。作。篤。責。古。字。通。惠。氏。曰。說。文。督。背。繞。壯。子。養。生。云。緣。督。以。為。經。亦。謂。背。繞。也。字。通。王。氏。引。之。曰。考。工。匠。人。注。分。其。督。之。術。疏。云。名。中。央。為。督。督。者。以。督。半。剛。王。皮。冠。釋。文。云。一。本。作。楚。子。皮。冠。案。上。稱。楚。子。下。竝。稱。王。則。此。不。應。重。稱。楚。子。矣。

僕。析。父。從。楚。語。作。僕。夫。子。哲。案。僕。即。僕。夫。同。析。父。當。為。字。或。又。僞。子。哲。析。從。省。

與。呂。級。書。顧。命。齊。楚。世。家。古。今。人。表。竝。作。僕。唐。石。經。淳。化。本。岳。本。攷。文。永。懷。堂。本。同。釋。文。云。級。本。亦。作。僕。一。作。詩。齊。風。譜。疏。作。汲。齊。世。家。正義。作。及。案。級。汲。汲。皆。形。聲。相。類。而。字。有。變。易。耳。

王。孫。牟。杜。氏。世。譜。作。王。孫。髦。案。衛。世。家。索。隱。云。牟。髦。聲。相。近。

軍。路。藍。縷。楚。世。家。作。軍。一。作。露。藍。縷。定。八。年。經。曹。伯。露。卒。十。二。諸。說。文。繫。傳。巾。部。引。作。藍。縷。案。說。文。有。藍。無。軍。玉。篇。云。軍。亦。作。軍。古。從。竹。字。隸。變。或。从。艸。詩。胡。為。乎。中。露。列。女。傳。引。作。路。路。露。字。通。見。詩。就。文。藍。楚。謂。無。綠。衣。也。作。藍。借。字。服。虔。注。云。軍。露。柴。車。素。大。格。也。藍。縷。一。作。言。衣。敞。壞。其。藍。藍。藍。然。也。是。藍。亦。縷。之。假。借。年。傳。作。藍。縷。

今與王言如響。釋文云。本又作響。案。易。其。受。命。也。如。響。釋。文。響。本。又。作。響。荀。子。勸。學。注。響。與。響。同。富。國。注。響。讀。曰。響。漢。天。文。志。陳。餘。劉。向。等。傳。師。古。注。同。然。響。隸。變。俗。字。

八。索。九。丘。釋。文。云。索。本。又。作。素。北。魏。鄭。義。碑。八。素。九。丘。靡。不。昭。達。案。中。庸。素。隱。漢。疏。文。志。作。素。隱。書。序。謂。之。八。索。釋。文。本。或。作。素。釋。名。云。八。索。素。也。著。素。王。之。法。唯。賈。逵。以。為。八。王。之。法。索。素。一。聲。之。轉。形。民。之。力。家。語。正。論。作。刑。民。案。止。義。云。鑄。冶。之。家。將。作。器。而。制。其。模。謂。之。為。形。說。文。型。鑄。器。之。法。也。型。刑。字。同。漢。王。莽。傳。儀。形。虞。周。之。盛。形。即。刑。字。荀。子。成。相。注。形。常。為。刑。強。國。注。形。與。刑。同。古。刑。形。字。通。見。易。段。氏。曰。形。為。型。之。假。字。謂。程。量。其。力。之。所。能。為。而。不。過。也。

豈。其。辱。於。乾。谿。家。語。正。論。其。作。期。案。易。虞。期。將。至。釋。文。作。其。二。字。音。同。義。通。

十。三。年。傳。越。大。夫。戮。焉。楚。世。家。戮。作。儻。案。隱。云。儻。辱。也。案。正。義。云。戮。者。陳。其。罪。惡。以。徇。諸。軍。言。將。殺。之。終。亦。不。殺。過。至。今。在。楚。故。怨。而。作。亂。是。常。作。儻。儻。為。通。借。字。

與。史。獬。先。入。釋。文。云。獬。本。或。作。籛。音。同。案。說。文。有。獬。字。不。儻。人。名。方。言。滂。謂。之。籛。亦。同。音。通。

王。聞。羣。公。子。之。處。也。楚。世。家。作。王。聞。太。子。祿。之。處。也。案。上。云。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下。云。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故。史。公。單。言。大。子。祿。

將。欲。入。郢。釋。文。云。入。本。又。作。至。案。至。與。入。義。竝。通。

遇。諸。棘。闈。以。歸。楚。世。家。作。遇。王。飢。於。藍。澤。奉。之。以。歸。案。吳。語。云。楚。靈。王。獨。行。屏。營。仿。徨。於。山。林。中。三。日。乃。見。其。涓。人。時。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故。云。王。飢。史。公。雜。采。它。書。往。往。於。左。氏。有。不。同。下。使。周。走。而。呼。曰。字。通。故。以。為。人。耶。

日。肝。君。勤。說。文。日。部。引。作。君。勞。案。說。文。云。勤。勞。也。義。同。

司。馬。督。釋。文。作。督。云。本。亦。作。督。古。今。人。表。作。篤。案。督。發。竝。从。叔。聲。故。字。得。通。用。義。亦。同。書。篤。不。忘。僖。十。二。

春秋三傳異文釋 卷八

春秋三傳異文釋 卷八



觀從謂子干曰釋文作謂子干云本或作謂子干曰唐石經初刻無曰字案陸本無曰字義通石經初刻  
從陸本也

臣之先佐開卜唐石經作問卜案卜師職掌開龜之四兆杜注云佐卜人開龜兆哀十八年傳注觀瞻楚  
開卜大夫觀從之後石經作問形似之誤

使枝如子躬聘于鄭廣韻五支引作子躬案論語吾黨有直躬者釋文躬鄭本作弓鄭曰直人名弓後漢  
陳寔傳字仲弓隸釋載陳太邱碑作仲躬二字古省通

投龜詬天而呼釋文云詬本又作詢二十年傳余不私其詬釋文作詢云本或作詬案說文詢即詬之或體  
使五人齊釋文云齊本又作齋廿五年傳昭子齊於其庭哀十四年傳案齋本字齊古省借字

奇匿不作釋文云奇本或作荷案檀弓無荷政釋文荷本亦作荷漢鄭食其傳師古注荷與荷同古多以  
荷爲奇字

私欲不遠楚世家作不遠案服注云不以私欲遠民心作遠義亦通  
鄭伯男也周語作伯南家語正論同正義引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案周語先鄭注云南謂子  
男家語注南左氏作男古字作南亦多有作此南男男與南古字通賈說亦非

以蒲伏焉釋文云蒲本又作匍又音扶本亦作扶伏本又作匍廿一年傳扶伏而擊之釋文正義云蒲伏即  
匍匐也案詩匍匐救之檀弓引作扶服匍與蒲扶匍與伏服皆聲轉而字異見詩

十四年傳而求無厭釋文云厭本又作厭十六年傳何厭之有唐石經作厭廿六年傳使欲無厭釋文  
文云厭飽也厭飽也二字義別孟子我學不厭論衡知質引皆作厭玉篇厭飽也即厭之滋益字厭通  
假字

而賂以買直家語正論作置直案置與買字形相近作置亦通  
貪以敗官爲墨家語正論墨作默下同廿一年傳古語史墨案史記商君傳紂墨墨以亡漢田蚡傳墨墨不  
得意默與墨古字通

乃施刑侯正義云晉語孔晁注廢也則讀爲弛家語亦爲弛王肅注弛空爲施施行也服虔云施罪於邢  
侯施猶劾也案施弛古字本通惟文異而諸家所訓不同服虔謂施罪於邢侯近是孔晁注亦非惠氏  
曰晉語秦人殺冀芮而施之注陳尸曰施愚謂施陳也謂殺而陳其罪哀廿七年傳國人施公孫有山  
氏是羅泌曰施者殺而肆之也

不爲末滅家語正論作不爲末滅或曰義正義云服虔讀滅爲成下屬爲句說文繫傳引作灑滅案咸  
滅字本通見詩服說與家語正同以不爲末爲句杜注末薄也滅輕也說文灑拭滅兒與薄義不遠傳  
作末亦聲近字徐鍇曰灑今作末假借咸氏曰家語注云或左傳作咸句讀與服氏合作咸不作滅亦

與服本同杜改咸爲滅屬之上句失之臆見也不爲末王杜皆知字服云不爲末是讀末爲抹  
十五年經吳子夷末卒公羊作夷末傳同釋文味音末本亦作末十二諸侯年表吳世家作餘味刺客傳  
作夷味古今人表說苑至公唐石經同案夷餘聲之轉味末聲相近唐韻正十三末末莫撥切去聲則  
莫佩反夷末公羊作夷味字承讀變耳趙氏坦曰說文有味字無味字玉篇味味並見廣韻十八隊有  
味字十三末有味字漢高帝紀李廣利傳師古注味其字从本末之末音末此後人過於區別其實古  
祇作味或讀去讀入隨其方也左氏作末公羊作味聲之轉耳

蔡朝吳出奔鄭公羊作蔡昭吳無出字疏云左穀皆言朝吳出奔鄭今此作昭吳字又不言出者所見之  
文異案廣韻朝亦姓左傳有蔡大夫朝吳公羊作昭同音字變不言出或脫文何休以昭吳即蔡侯非  
傳楚費無極十二諸侯年表楚世家子胥傳呂覽慎行淮南人聞吳越春秋並作無忌案索隱云極忌聲  
相近故字隨讀變耳顧氏曰極去聲音渠記反

以鼓子戴鞮歸晉語作以鼓子苑支來釋文云戴本又作戴廿二年傳水經濁漳水注引作戴唐石經淳化  
本攷文同案戴苑鞮支皆聲相近說文無戴字俗之釋爲戴烏醜釋文戴字亦作戴五經文字云戴  
俗或作戴漢五行志有戴焚其巢師古注戴鴟也戴戴竝俗體錢氏曰古讀支如鞮苑支即戴鞮也  
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漢五行志引作填撫案漢高帝紀填國家師古注填與鎮同王莽傳謂以土填水  
師古注讀與鎮同漢書多作填字

闕鞮之甲說文石部引作闕鞮云說水邊石案杜注云闕鞮國所出鎧古本當作鞮今作鞮同音通九經  
字樣云鞮見春秋則唐時本尚有作此字  
以爲大政漢五行志引作大正案杜注云孫伯鑿晉正卿凌人職注故書正爲政政當爲正漢陸賈傳師  
古注正亦政也二字古通此作正本字  
宴樂以早漢五行志以引作已案檀弓注云以已字以與已字本同古通用

與服本同杜改咸爲滅屬之上句失之臆見也不爲末王杜皆知字服云不爲末是讀末爲抹  
十五年經吳子夷末卒公羊作夷末傳同釋文味音末本亦作末十二諸侯年表吳世家作餘味刺客傳  
作夷味古今人表說苑至公唐石經同案夷餘聲之轉味末聲相近唐韻正十三末末莫撥切去聲則  
莫佩反夷末公羊作夷味字承讀變耳趙氏坦曰說文有味字無味字玉篇味味並見廣韻十八隊有  
味字十三末有味字漢高帝紀李廣利傳師古注味其字从本末之末音末此後人過於區別其實古  
祇作味或讀去讀入隨其方也左氏作末公羊作味聲之轉耳

蔡朝吳出奔鄭公羊作蔡昭吳無出字疏云左穀皆言朝吳出奔鄭今此作昭吳字又不言出者所見之  
文異案廣韻朝亦姓左傳有蔡大夫朝吳公羊作昭同音字變不言出或脫文何休以昭吳即蔡侯非  
傳楚費無極十二諸侯年表楚世家子胥傳呂覽慎行淮南人聞吳越春秋並作無忌案索隱云極忌聲  
相近故字隨讀變耳顧氏曰極去聲音渠記反

以鼓子戴鞮歸晉語作以鼓子苑支來釋文云戴本又作戴廿二年傳水經濁漳水注引作戴唐石經淳化  
本攷文同案戴苑鞮支皆聲相近說文無戴字俗之釋爲戴烏醜釋文戴字亦作戴五經文字云戴  
俗或作戴漢五行志有戴焚其巢師古注戴鴟也戴戴竝俗體錢氏曰古讀支如鞮苑支即戴鞮也  
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漢五行志引作填撫案漢高帝紀填國家師古注填與鎮同王莽傳謂以土填水  
師古注讀與鎮同漢書多作填字

闕鞮之甲說文石部引作闕鞮云說水邊石案杜注云闕鞮國所出鎧古本當作鞮今作鞮同音通九經  
字樣云鞮見春秋則唐時本尚有作此字  
以爲大政漢五行志引作大正案杜注云孫伯鑿晉正卿凌人職注故書正爲政政當爲正漢陸賈傳師  
古注正亦政也二字古通此作正本字  
宴樂以早漢五行志以引作已案檀弓注云以已字以與已字本同古通用

闕鞮之甲說文石部引作闕鞮云說水邊石案杜注云闕鞮國所出鎧古本當作鞮今作鞮同音通九經  
字樣云鞮見春秋則唐時本尚有作此字  
以爲大政漢五行志引作大正案杜注云孫伯鑿晉正卿凌人職注故書正爲政政當爲正漢陸賈傳師  
古注正亦政也二字古通此作正本字  
宴樂以早漢五行志以引作已案檀弓注云以已字以與已字本同古通用

闕鞮之甲說文石部引作闕鞮云說水邊石案杜注云闕鞮國所出鎧古本當作鞮今作鞮同音通九經  
字樣云鞮見春秋則唐時本尚有作此字  
以爲大政漢五行志引作大正案杜注云孫伯鑿晉正卿凌人職注故書正爲政政當爲正漢陸賈傳師  
古注正亦政也二字古通此作正本字  
宴樂以早漢五行志以引作已案檀弓注云以已字以與已字本同古通用

闕鞮之甲說文石部引作闕鞮云說水邊石案杜注云闕鞮國所出鎧古本當作鞮今作鞮同音通九經  
字樣云鞮見春秋則唐時本尚有作此字  
以爲大政漢五行志引作大正案杜注云孫伯鑿晉正卿凌人職注故書正爲政政當爲正漢陸賈傳師  
古注正亦政也二字古通此作正本字  
宴樂以早漢五行志以引作已案檀弓注云以已字以與已字本同古通用

闕鞮之甲說文石部引作闕鞮云說水邊石案杜注云闕鞮國所出鎧古本當作鞮今作鞮同音通九經  
字樣云鞮見春秋則唐時本尚有作此字  
以爲大政漢五行志引作大正案杜注云孫伯鑿晉正卿凌人職注故書正爲政政當爲正漢陸賈傳師  
古注正亦政也二字古通此作正本字  
宴樂以早漢五行志以引作已案檀弓注云以已字以與已字本同古通用

闕鞮之甲說文石部引作闕鞮云說水邊石案杜注云闕鞮國所出鎧古本當作鞮今作鞮同音通九經  
字樣云鞮見春秋則唐時本尚有作此字  
以爲大政漢五行志引作大正案杜注云孫伯鑿晉正卿凌人職注故書正爲政政當爲正漢陸賈傳師  
古注正亦政也二字古通此作正本字  
宴樂以早漢五行志以引作已案檀弓注云以已字以與已字本同古通用

闕鞮之甲說文石部引作闕鞮云說水邊石案杜注云闕鞮國所出鎧古本當作鞮今作鞮同音通九經  
字樣云鞮見春秋則唐時本尚有作此字  
以爲大政漢五行志引作大正案杜注云孫伯鑿晉正卿凌人職注故書正爲政政當爲正漢陸賈傳師  
古注正亦政也二字古通此作正本字  
宴樂以早漢五行志以引作已案檀弓注云以已字以與已字本同古通用

闕鞮之甲說文石部引作闕鞮云說水邊石案杜注云闕鞮國所出鎧古本當作鞮今作鞮同音通九經  
字樣云鞮見春秋則唐時本尚有作此字  
以爲大政漢五行志引作大正案杜注云孫伯鑿晉正卿凌人職注故書正爲政政當爲正漢陸賈傳師  
古注正亦政也二字古通此作正本字  
宴樂以早漢五行志以引作已案檀弓注云以已字以與已字本同古通用

闕鞮之甲說文石部引作闕鞮云說水邊石案杜注云闕鞮國所出鎧古本當作鞮今作鞮同音通九經  
字樣云鞮見春秋則唐時本尚有作此字  
以爲大政漢五行志引作大正案杜注云孫伯鑿晉正卿凌人職注故書正爲政政當爲正漢陸賈傳師  
古注正亦政也二字古通此作正本字  
宴樂以早漢五行志以引作已案檀弓注云以已字以與已字本同古通用

闕鞮之甲說文石部引作闕鞮云說水邊石案杜注云闕鞮國所出鎧古本當作鞮今作鞮同音通九經  
字樣云鞮見春秋則唐時本尚有作此字  
以爲大政漢五行志引作大正案杜注云孫伯鑿晉正卿凌人職注故書正爲政政當爲正漢陸賈傳師  
古注正亦政也二字古通此作正本字  
宴樂以早漢五行志以引作已案檀弓注云以已字以與已字本同古通用

闕鞮之甲說文石部引作闕鞮云說水邊石案杜注云闕鞮國所出鎧古本當作鞮今作鞮同音通九經  
字樣云鞮見春秋則唐時本尚有作此字  
以爲大政漢五行志引作大正案杜注云孫伯鑿晉正卿凌人職注故書正爲政政當爲正漢陸賈傳師  
古注正亦政也二字古通此作正本字  
宴樂以早漢五行志以引作已案檀弓注云以已字以與已字本同古通用







案正義云釋卦棟也棟與登音義同長壽賦注棟與登古字通依許義登棟竝通用李善云張以慢先懸反今本竝爲體大視呼縛反此當爲慢之誤

札寔天昏釋文云札字林作址遷作遷案字林云址天威也篇海址音札厲也玉篇遷與寔同皆別體字勞能成轉唐石經初刻作罷勞案義當作罷勞後人磨改石經作勞能今本從之

廿年經曹公孫會自鄴出奔宋毅梁作自步釋文步本或作蔑案說文無鄧字玉篇鄧曹邑亦後加偏旁字毅梁當爲古本蔑步又形聲相近

盜殺衛侯之兄熱公殺作兄輒案毅梁傳曰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蒸楚謂之輒衛謂之輒釋文輒或云音近熱左氏作熱蒸劉兆云連併也輒聚合不解也輒本亦作熱劉兆云如見熱絆也攷說文輒絆馬也讀若輒或作熱是熱輒音相近讀亦同蒸與熱形近玉篇輒兩足不能相過是與輒義同輒氏俗曰輒公之子輒名輒孫又名輒必無此理亦可見輒之不一咸氏曰說文輒讀若輒或字則輒當作輒蓋兩足不能相過如馬之熱絆其足不能馳走左傳作輒者輒之或體公殺作輒者輒之同聲假借字楚謂之輒當從宋本作輒從足從取集韻輒連須切類篇輒足不相過皆與劉氏合陸從孔玉篇廣韻五經文字俱作輒疑非是

傳案君向風俗通案作堂定五年傳君向風俗通案作堂後漢延熹傳作唐駱續漢志作案駱吳越春秋劉向新論慎言同釋文云君或作尹案史記弟子傳中案案隱謂文翁圖有申堂堂案與唐皆音同字變杜注云尚案邑大夫則作尹亦通君尹形聲相近

乃見錄說諸焉公羊襄廿九年傳戰國魏策呂覽論威十二諸侯年表廿九年吳世家古今人表說苑奉使吳越春秋竝作專諸漢書買諸傳司馬相如傳作制杜注作專諸廿七年傳專諸置諸於魚中文選吳都賦李善注通志氏族略作專諸案專作專當從省漢蕭何傳師古注朝讀與專同轉形聲相沿說諸單言諸亦語音緩急之異梁氏履繩曰說語辭

取太子鑄金石錄作鑄博古圖有微鑄鼎云鑄者宋景公名十二諸侯年表宋世家作頭曼古今人表作兜鑄案鑄古作鑄從省孫炎云鑄爲頭曼之合聲山海經謹頭國注謹兜堯臣頭兜音之轉曼亦音近梁氏曰頭兜古通鑄曼音相近呼之有單復耳段氏曰說文鑄與鑄亂音義皆同宋景公名左傳作鑄宋祕閣有宋公鑄鑄鼎與竹書合

使華齊御公孟正義云諸本皆華上有使字計華定是公孟之臣自爲公孟御非齊氏所當使不得有使字案上文有使祝禮使一乘下有使華賓故此亦加使字然從上文例下是爲華氏所使定本亦有使字皆非

終夕與於煠鼓人賦注杜子春引無於字釋文同云一本作終夕與於煠案據杜子春所引是古本無於

字故釋文從之苑何忌辭曰羣經音辨苑引作苑廿二年傳苑廣韻二十阮引同案漢地理志師古注苑古苑字買云苑姓也於阮切苑羊牧音於元切是一姓而分兩音釋文竝音於元切

郎申唐石經申作甲廿五年傳生中唐石經作甲案春秋時人名多有取十千十二支甲與申亦字形相雜或謂甲者失其名猶言某甲耳

使少司寇輕以歸說文牛部引作司馬輕案上文有司馬強不應再有司馬輕當是偶誤

齊侯疥釋文云疥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疥說文疥兩日一發之瘡也後學僉以疥爲疥按傳例因事曰遂若孩已是瘡疾何爲復言遂疢乎顏氏家訓引作疥正義云後魏李繪聘梁梁袁狎與繪言及此事云疥當爲孩孩是小瘡疢是大瘡非疥也此即梁主之說按說文疥搔也疢有熱瘧疢二日一發瘧是齊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類日熱發故曰疥遂疢以此久不瘳故諸侯之資問疾者多在齊也不然疥搔小患與疢不類何云疥遂疢乎案陸孔各主一說說文疢部引作疥徐仙民音作疥定本亦作疥是先儒舊說皆爲疥瘧以二日一發久不瘳者爲重類日發者爲輕則不得謂疥小而疢大也疢氏俗也咸氏曰說文引作疥則左氏古文本作疥顏云世間傳本多爲疥陸云舊音戒是漢晉以及唐初皆作疥顏氏誤從梁主說私改爲孩誤矣

陳信不愧釋文云愧本又作媿案說文媿或作愧字同

斬刈民力釋文作艾云本又作刈案詩是刈是獲釋文作艾說文艾艾艸也或作刈漢賈誼傳師古注艾讀曰刈假借字

不思防諱正義云俗本作畏定本作思案畏與思字形相似義竝通

澤之菴蒲說文竹部引作澤之目菴云菴苑也風俗通引作莞蒲案說文菴或作𦉳篇海𦉳池水編籬菴魚廣韻作菴注同漢宣帝紀注蘇林曰池菴折竹以編籬連菴菴使人不得往來則澤中編竹籬遮菴以養魚籬當有孔眼故謂之目菴許見本當如此菴蒲之利似無煩舟較守之也莞菴音轉字變耳

已責釋文云責本又作債同案說文債新附字古但作責漢淮陽憲王傳師古注責音側懈反唐韻正管子苟從責者責讀爲債責債入聲轉去竝側賣反

齊侯至自田釋文云田本亦作佃音同案易以佃以魚釋文佃本亦作田漢韓安國傳師古注佃治田也或借爲田獵字

以烹魚肉釋文作亨唐石經同真十六年傳亨案易公用亨于天子釋文音許庚許兩音皆庚三反古烹亨字但作亨烹俗增字

以齊其味後漢劉梁傳齊引作劑案章懷注云左傳劑作齊陸音才細反又如字竝通



出入周疏釋文云周疏傳本皆作流古本有作疏者注訓周爲密則宜爲疏耳正義云定本作流非案此五句皆相對其義相反則俗本作流以形似而誤也

若琴瑟之專壹釋文云專壹遇本作搏音同樂記注後漢劉梁傳壹竝作一案易其辭也專釋文專陸作搏天官書注如淳曰搏專也義同士冠禮注古文壹皆作一則作一从古

季前因之詩齊風疏兩引作季蒯漢地理志作蒯案蒯蒯竝形近之說蒲姑氏因之漢書地理志應劭注水經蒲姑水注詩齊譜疏竝引作蒲姑案書序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馬作薄姑周本紀同蒲薄一聲之轉

取人於翟荷之澤韓子外儲說水經渠水注杜氏釋例文選安陸昭王碑注竝引作翟蒲唐石經初刻同釋文在王次子翟谷案說文翟小翟翟葦字當作翟俗省作翟通作翟尤誤釋廣韻十虞注云晉有荷洪木姓蒲氏因其孫望背文有艸付之祥改姓符氏是蒲符字同

盡殺之釋文作盡之云本或作盡殺之殺衍字案正義述經有殺字依釋文本亦通臧氏曰正義盡謂盡翟荷之內盜也少止謂鄭國餘處之盜由此少止知孔本亦無殺字與陸本同上殺字及標起殺字皆後人所增

毋縱詭隨釋文作無云本又作毋定十年傳毋無運廣韻七之引作毋通志氏族略同案詩本作無士昏禮注云古文毋作無詩書皆作無是从古字

廿一年經叔輒卒公羊作叔輓案輓輒形聲不相似當是所見本異也趙氏坦曰公羊作座方音支歌二部通轉之說

蔡侯朱出奔楚殺梁作蔡侯東案左氏傳曰蔡侯朱出奔楚殺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戮于楚杜注東國隱天子之子平侯庶之弟朱叔父也殺梁傳曰東者東國也據左傳朱與東國之事敘述甚明殺梁作東朱東當以字形相涉而誤傳即指東國非是趙氏佑曰此與後廿三年傳蔡侯東國卒于楚者爲二人殺梁作東爲朱字之誤

傳大者不楓漢五行志作楓下同案說文新附楓橫大也當即本杜注玉篇楓寬也廣韻同今本从木菊誤洪氏曰字書無楓字漢志引作楓易列木爲舟注舟必用大木列擊其中釋文作擗即楓字之省

宛則不成漢五行志作不感釋文云成本或作感唐石經初刻作成後改作感下感是以感感實生感感也義同杜注不充滿人心與感義相近減與成字亦通武氏億曰咸古文咸上云宛則不成故下云心是以成石經从咸非誤陳氏樹華曰心是以感語說石經初刻作感

王心弗堪漢五行志引作弗戢成字之孟康注戢古堪字案釋詁曰堪勝也郭注引書西伯堪黎說文戈

部引作錢黎是錢爲古文豐愆釋文云愆本或作衍案愆衍聲之轉或脫去下心字至相過也文選弔魏武帝文注引作相遇案正義云二至長短極竝行則相遇以爲理必相侵故言不爲吳則作相遇亦通

揚徽者公徒也說文巾部引作揚徽云幟釋文引也以此幟幟者于背案說文云徽表幅也大傳注云徽號旌旗之名大司馬職云家以號名注號名者徽幟所以相別也徽與徽同音通用正義云如鄭言則徽幟如旌旗其所任之官與姓名於上被之於背以備其威與許義亦同文選東京賦字善注引此

莊董爲右釋文云本或作莊董父案襄十年傳有秦董父此其字或與之同干鞞御呂封人華豹正義云呂邑封人官名豹即下文華豹是也本或豹上有華字王肅董遇注同釋例

謂一人再見名字不同皆兩載之宋維人內有呂封豹華豹爲一人知此本無華也今定本有華案正義本無華今作華豹者是從定本增也臧氏曰傳本云呂封人豹故杜云呂封人豹華氏黨明豹即華豹也今本作華豹華衍文王董竝云華豹則本正文無華字可知

豹則關矣釋文云關本或作關下案說文云關持弓關矢也孟子越人關弓而射之吳都賦注引作關弓詩小弁箋釋文關本作關轉本字關通借字

廿二年經大蒐于呂間公羊作呂茲釋文作大蒐云本亦作蒐案書渠搜列子作巨蒐五帝紀作度廣雅

陵求也蒐與度同音字通詩方秉蘭兮衆經音義二云茲字書與爾同是茲開亦同音通假以王猛居于皇御覽五百六作王子龍續漢郡國志皇引作皇案埤雅云龍善怒故音猛是字從龍變猛

孟通孟與龍亦通釋詁孟勉即龍勉音相近渥又後从水旁傳樊頃子釋文云頃本或作須字案荀子性惡注頃本或爲須此以字形相類而異

次于皇水經洛水注皇引作黃案經居于皇杜注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是皇或作黃易黃帝風俗通聲音作皇帝陶潛讀山海經詩文心雕龍史傳贊拉傳軒黃路史後紀注作軒皇漢成陽靈臺碑欲造皇

尾亦作黃同音字通臧氏曰黃與皇亦古通敗陸渾于社釋文云社本或作杜下皆同案杜注云社周地杜與社亦字形相雜

廿三年經公如晉至河有疾公毅作公有疾案左氏傳曰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上巳書公則下不必再傳公公毅有公字疑衍何休注舉公者重疾也似亦曲爲之辭

傳吳大子諸樊入郢吳世家書此事作公子光案襄廿五年經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杜注遏諸樊也傳亦云諸樊卒則此傳當誤杜未能辨正陸氏案曰孔陸皆云吳子諸樊是王僚伯父何容僚子乃與同名乎恐傳寫誤耳







金聲也。蓋擊金為聲亦名鑿。此甚誤。許氏鑿讀若鑿。非謂左氏傳作鑿。注義甚明。今本作鑿。知孔氏已誤也。

王使女寬守關塞。水經伊水注引。作關塞。唐石經。淳化本。岳本。攷文同。案杜注云。關塞。洛陽西南伊闕口也。鄭注。伊水又北入伊闕。春秋之闕塞也。樂史云。服虔謂南山伊闕是也。今本作關字。誤。

魯武王克殷。正義云。服虔。王肅注云。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云文武克殷。下云吾無專享文武之功。則合文武是也。諸本悉作武王。疑誤。案定本及諸家本皆作武王。以文王不合言克殷。古人文字。不拘於上下文之稍異。義亦各通。

咸黜不端。正義云。諸本咸或作滅。案攷工轉入。與氏。釋文云。咸。本又作滅。漢百官公卿表咸宜。師古注。咸音滅省之。滅。史記酷吏傳作滅。咸。滅聲之轉。說文。滅。損也。亦通。王氏引之曰。文十七年傳。克滅侯宣多。咸與滅古字通。趙世家。帝令主君滅二卿。皆謂滅絕也。

規求無度。正義云。服王孫。皆注云。玩貪也。則此言貪求無限度。本或作規。謬也。案俗本作規。杜無注。玩字義。亦通。陸氏案曰。作玩義短。宜作規。計度也。猶圖也。

貫漬鬼神。說文手部引。作損。漬。云。習也。案杜注。貫。習也。損。本字。貫。同音省通。震澤播越。釋文云。滋。本又作游。案易。八卦相滋。釋文。衆家作薄。說文云。滋。滌器也。亦同音通。

無助狡狴。釋文云。狴。又作狴。案書。蠻夷狴夏。大傳作狴。周語注。狴。亂也。淮南精神。趨舍狴心。注同。說文無狴字。

大道不詔。釋文云。詔。本又作恂。案十七年傳。天會不詔。釋文。君。本又作恂。文。案釋詁曰。詔。疑也。哀十年傳。注。恂。疑也。詩。恂恂不歸。御覽。三十。引。作恂。恂。西京賦。李善注云。恂與詔音義同。三字皆同音通用。傅氏進曰。詔。恂。通。川。而各有宜訓。此言天道不恂。惟德是與。觀下文可見。

君無遠德。論衡。遠德。作回德。案詩。大明傳云。回。遠也。字異而音義同。

工賈不變。釋文云。本亦作商賈。案工賈作商賈。竝通。

廿七年傳。使公子掩餘。吳世家。刺客傳。竝。作蓋餘。吳越春秋同。案釋言曰。弁。蓋也。釋文。弁。古掩字。周語注。淮南說林注。竝。蓋。掩也。是掩與蓋義同。武氏憊曰。韓非說林。將攻商蓋。書作商掩。孟子作伐奄。此奄掩蓋字異而義同。

公子燭庸。刺客傳。燭庸。案既夕禮注云。古文燭為燭。燭同聲。亦省通。

帥師圍濟。吳世家作六潛。水經。泚水注引。作潛。下師師。水經注。水經注。亦作潛。案杜注云。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卅一年傳。吳侵楚潛。六。故史記并言六。潛。泚。道。漢地理志。作潛。郊祀志。師古注。潛與潛同。亦借字。此

王尹康。正義云。王。定本作工。唐石經。淳化本。岳本。攷文同。案服虔云。王尹。主宮內之政。然楚有工尹。路。工尹。壽。作工尹。為是。正義。楚官多以尹為名。知二尹是官名。其莠王之義。不可知也。莠尹。當與藍尹。芋尹。同。

與吳師遇於窮。水經。淮水注引。作窮谷。案正義云。土地名。窮。闕也。本或窮下有谷字者。為定七年傳。敗尹氏于窮谷。涉彼而誤耳。鄭注。窮水出六安國安豐縣窮谷。

光伏甲於堀室。釋文云。堀。本又作窟。吳世家作窟。初學記。廿二。引。同。御覽。三百四。引。作堀室。又。三百四。作窟。案詩。蟬。掘。掘。掘。說文。引。作堀。云。突也。漢鄒陽傳。師古注。堀與窟同。杜注。堀地為室。故字又作窟。作掘。聲義相同。

駮交於臂。吳世家。臂作句。唐石經同。御覽。三百四。引。作臂。案說文云。句。膊也。或作臂。御覽引。作臂。亦轉寫之誤。

或取一乘。釋文云。說文禾部。引。作或。或。一乘。釋文云。說文。作或。是涉下文國人投之而誤。或。或體字。五經文字。釋。科。云上見春秋傳。是唐時本作釋。

陽虎論語作陽貨。案邢疏云。名虎。字貨。此恐是臆說。虎貨音相近。進胙者莫不謗令尹。呂覽。慎行。作動作者。謗作非。案上云。國言未已。下云。與大謗。則何止進胙之人也。是

作動作為勝。梁氏曰。胙。即古文作字。進胙。猶動也。杜注。以國中祭祀解之。非。廿八年傳。及楊食我。論衡。命義。作羊舌似。食。一作我。案杜注云。楊。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下云。遂滅羊舌氏。故此作羊舌。似食音近。

昔有仍氏生女。黧黑。古今人表。作有仍。釋文云。黧。說文。文。多。又作黧。案詩。仍。執。醜。醜。釋文。仍。本或作仍。說文。仍。因也。仍。亦因也。古字通。髮。髮。如雲。說文。引。作參。或作鬢。正義云。鬢。即鬢也。音義同。

生伯封。古今人表。作柏封。叔。案伯封。惟見此傳。叔字疑衍。梁氏曰。金仁山謂。傳載伯封。事是誣也。路史。伯禹命伯封。及昭明。作衍。歷。歲紀。甲寅。雖未可為據。亦不應有封家之目。

悉類無期。釋文云。類。本又作類。服同。案說文云。類。絲節也。凡人之愆。九曰類。十六年傳。刑之類。類。服虔注。類。讀為類。老子。釋文。類。河上本作類。字亦通。

孟丙為孟大夫。漢地理志。作孟丙。廣韻。十虞。引。同。案古今人表。作孟丙。水經。汾水注。引。同。近。唐石經。淳化本。竝。同。孟孟。形近易。梁氏曰。丙。初受縣。不當即僭孟丙。餘九大夫。各著名氏。可見。丙為孟大夫。丙者非。

魏戊。謂閭。閭。女。寬。晉語。作閭。明。叔。寬。又作叔。案。明。混。語。音。之。轉。說文。喪。衣。博。裾。有。寬。大。義。或。即。其。字。比。至。釋。文。作。比。置。唐。石。經。同。案。下。云。吾。子。置。食。之。閒。三。欺。則。當。作。置。今。俗。本。誤。































孟麟仲尼弟子傳作登麟古今人表作狐麟師古注即孟麟通志氏族略同御覽口口孟又作于文選辨命論注麟作厭御覽口口作狐麟通志略作麟案登孟同部音近呂覽下實登邱子古今人表作狐狐登亦同音于厭竝从省黠與麟亦通

十六年經夏四月己丑孔某卒杜注云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案孔子之卒史記依春秋作己丑孔蓋子同然哀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食以此遞推之則十六年四月朔為戊申是卒於壬戌四月十八日乙丑也杜氏說是

傳吳天不弔大祝職注引作閔吳天不淑嬖嬖子在亥家語終記後漢東平憲王傳注文選注王傳文竟陵王行狀竝引作吳天說文心部引作吳天不懟女部引作嬖嬖在亥家語正論作堯堯東平憲王傳注引同案詩序云吳閔也集韻閔吳字同吳字字形相類漢張表碑吳天不淑今淑與弔義通張壽碑作閔天不懟此懟嬖字嬖古通用見詩洪氏曰說文春秋傳吳天不懟爾雅夏為吳天孔子以夏四月己丑卒義當作吳天殺梁傳序吳天不弔疏哀十六年傳文王氏引之曰費晉鄭注弔至也至猶善也弔有祥善義淑亦善也故淑弔古字通

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水經河水注引作行于延津無而字案杜注云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西門平陽門鄭注滑臺城即故鄭陵邑下有延津邑南故城即衛之平陽亭故謂行于延津也許公為反所釋文云反本亦作返案書祖伊反說文引作返云春秋傳从彳作返今皆省作反市南有熊宜僚者釋文云本或作熊相宜僚後漢孔融傳注引同淮南主術僚引作邊案宣十二年傳蕭人囚熊相宜僚殺之此為熊和氏世代隔遠或牽合為一人甚謬淮南主術注市南宜僚居市南因為號也仲尼弟子傳公伯僚案隱作邊漢武班碑百邊惟口漢隸多假邊為僚字梁氏曰後漢傳注有相字誤

不為利諂晉傳成左傳詩詔作唱案唱字義亦通或形近而淆日日以幾釋文云幾本或作冀案昭七年傳日月以冀楚世家索隱冀亦作幾讀曰冀杜注云冀君來漢郊祀志師古注幾讀曰冀音義同

使與國人以攻白公釋文作與云一本作與與謂與廢也案與與字形相亂作與義亦通十七年傳良夫乘夏句兩杜釋文云句說文作佃云中也春秋乘中句今說文本人部作佃一轅車也案杜注云夏句一轅車即本許義正義夏中也四馬為上乘兩馬為中乘句即乘也諸侯大夫士唯駕二無四下文太子數之三罪夏句不在其數傳言其奢僭多也說文注中也疑當作中佃也夏中二字古通玉篇佃作佃也釋文句時證反古乘句陳田皆同音

車賤釋文云率本又作帥下同案說文云輶將衛也輶傳多省作率古帥率字又通見詩禮

春秋三傳異文釋 卷十 二四九

曾過於其志淳化本岳本言作吉攷文宋本永懷堂本同案上文枚卜子良以為令尹則當作吉為句今本作言誤

衡流而方羊詩汝墳疏引作衡流而彷彿後漢東平憲王傳注引作橫流而仿伴案衡為古橫字彷彿伴皆後加偏旁字正義云劉炫以為卜繇之辭文句相韻荷焉二字宜向下讀之章懷此注亦從劉說錢氏曰劉炫謂當以方羊為句其說當矣而孔穎達曲護杜義辨之甚力然詩汝墳疏引左傳正與劉氏讀合且引鄭衆注為證仍不取杜說

公登城以望呂覽慎小作登臺衛世家索隱同案下云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則傳自作城

十八年傳趙固楚世家伍子胥傳作屈固古今人表同案定四年哀十六年傳箴尹固即趙固史記班表誤作屈春秋分記高氏姓名攷皆以趙固箴尹固為一人也

衛石圃逐其君起十二諸侯年表作傳一作專衛世家作石曼專案索隱云左傳作石圃此專音圃殺梁作曼姑專或音姑諸本多無曼字傳與圃音相近專或音圃音姑是讀亦同洪氏曰專即敷之省與圃姑音相近此作石曼專本依穀梁諸本依左傳故刪曼字

二十二年傳寡君之老無恤趙世家作母郵淮南道應作無郵案無毋古今字郵與恤同見詩史豳何以得為君子說苑尊賢作史豳案晉語韋注史豳晉大夫史墨也豳與墨義通豳與豳形聲相近梁氏履繩曰蔡其氏史其官墨名豳字豳與豳通

廿一年傳魯人之泉呂覽口口注舉引作高瞋怒貌案杜注云泉緩也士器禮泉某復注泉長聲也高與泉古字通唯文異而訓亦略殊

廿三年傳其可以稱旌繁乎說文系部引作旌繁案說文云系馬髦飾也繁俗字晉荀瑤伐齊墨子所染瑤作搖淮南修務注作絛案搖絛與瑤皆以同音相雜

知伯親禽顏庚後漢左原傳注引作顏庚引杜注云顏庚齊大夫顏涿聚庚字譌廿四年傳是筮言也說文口部引作囁言云高氣多言也釋文字林作囁云夢言不慧也案杜注云筮過也正義服虔云筮偽不信也玉篇筮夢言不諛也皆是不實之義說文囁也筮也亦借字陸氏案曰筮者踈弱之義此當作筮三蒼云說言廣雅寢言也此謂晉人妄語若夢中說寢之言耳錢氏曰釋文筮戶快反與囁音河介切相近古文从口从言之字多相通說文兼收囁譏二字譏訓譏譏又訓

誇譏義較過為尤長然則囁言即筮言亦可作囁言也

廿五年傳臣有疾廣韻四覺引作臣有足疾案杜注云足有創疾則杜本似有足字君將設之說文口部引作設之玉篇引作設焉唐石經作設案說文云設歐兒杜義同今作設譏以鈞越釋文云鈞本或作拘同案巾車職注故書鈞為拘杜子春讀為鈞莊子徐無鬼釋文鈞亦作拘曲



禮則自下拘之。釋文拘，古侯反。二字音讀同。

廿六年傳。會越泉如后庸。吳越春秋作句如。新書耳痺。作渠如處。吳語。后庸作舌庸。唐石經同。廣韻十七

薛引同。案句與泉兩部得通轉。渠句亦聲近。古今人表。后庸與大夫種。諸稽郢。皋如。竝列。吳語。句踐命

范蠡舌庸。帥師以絕吳路。廣韻注。舌。姓。以越大夫舌庸為祖。舌與后形近而字變。宋庠國語補音。謂后

姓非出越。內傳作后。是後人妄改。其說非是。錢氏曰。唐阿彌陀像。其後為君。左。傳。后庸。即舌庸之誤。蓋二字音相近。

衛師侵外州。足利本無衛字。案杜注云。越納輒之師。足利本上文乃睦於子矣。注有民睦二字。今本誤作

衛字。為傳文甚經。阮宮保師曰。足利本無衛字。此義長。蓋越師非衛師也。

掘褚師定子之墓。釋文云。掘。本或作措。玉篇手部引同。案說文云。措。掘也。義同。

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宋世家。周作糾。得作特。案宋世家。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案隱曰。

按左傳與此全乖。未知史公何據而為此說。蓋史公雜采它書。故與左氏不同。周糾聲之轉。得特音相

近。

四方其訓之。唐石經作順之。淳化本。詩效。岳本。攷文。宋本。竝同。案魯世家。能道順諸侯。音義順。一作訓。文

選幽通賦。實業謀而相訓。注訓。或為順。古訓字多通用。正義述經。亦作順。云四方諸國皆順從之矣。

今本作訓。乃後人依詩文改之。錢氏曰。古書訓與順多通用。洪範。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宋世家皆作順。

廿七年傳。召顏涿聚之子晉。古今人表作顏燭。此梁氏依毛本。師古注。即顏涿聚子也。說苑正諫。主易

作燭。雖正諫游海。又作燭。晏子春秋作燭。淮南汜論作燭。集韻。類篇。作燭。燭音聚。案呂覽尊

師曰。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燭與涿。雖趨鄭與聚。皆形聲相近。故字隨變移。燭又涿之異

此與衛之顏雝山為二人。梁氏曰。顏燭。即哀廿二年顏庚。師古注。中子字衍。涿聚之子晉。孔子世家。

顏涿聚。顏雝山。索隱。疑世家與孟子不合。正義謂涿鄭音卓聚。竝誤為齊之顏涿聚也。

及留舒。詩車攻箋。作舍於柳舒之上。案詩疏云。留柳不同。蓋所據書異。留柳聲之轉。

乃遂如越。漢五行志。越作粵。案漢地理志。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公羊桓元年經。盟于越。釋文。越。本亦作

粵。攷工記序疏。粵。今之越字也。粵。越古通。見說文。

早下之。釋文作卑。云一本作卑。案上云知伯復而好勝。則作卑下。與上義亦合。卑與早字形易混。

鄭人俘鄆魁壘。古今人表作鄆魁壘。師古注。鄆人。所俘也。案杜注云。鄆。魁壘。晉士鄆。顏注音傳。說文。玉

篇。無此字。當為鄆之誤。說文。壘。增也。壘。軍壁也。同音通用。梁氏曰。鄆。乃鄆字。釋文音戶圭反。與師古異

音。古壘字與壘通。荀子大略。不憂其係壘。可證。盧學士云。鄆字誤。

### 春秋三傳異文釋卷第十一

公羊經傳

隱元年傳。會猶最也。注云。最之為言聚。若今聚民為投最。案說文云。取。積也。最。犯而取也。二字音義皆異。

樂記注。會猶聚也。聚。或為取。今本作最。管子禁藏云。冬收五穀。取萬物。注。取。聚也。古取聚通用。音義同。玉

篇。廣韻。皆刪去取字。後人多誤以最為取矣。見禮記釋。葛。氏古義亦誤。

四年傳。晉者何。漢石經。晉作晉。石記。案。易。明出地上。晉。說文。引作晉。又晉。即奇字晉。石經。從篆體。今作

晉。隸省。

石磻立之。漢石經。磻作磻。案說文無磻字。或因上石字而亦作石。玉篇云。石磻。衛大夫。惠氏曰。當从石

經作磻。段氏曰。今从石誤。

五年傳。登來之也。注云。登。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為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

口授也。大學注。引。作登。戾之。案疏云。得聲如登。謂高語之時。猶言得來之。至著竹帛時。乃作登字。太卜

注。陟之言得。登。陟。皆聲相近。來。戾。亦音近字。鄭注云。戾之言利也。何休云。美大多得利之辭也。義通。

君將不言率師。釋文云。率。本又作帥。案。率為瀝之省。又與帥字通。見詩



















桓九年經。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釋文云。射音亦。靡氏本即作亦。注廿三年經。曹伯射姑卒。案莊廿三年經。曹伯射姑。古今人表作亦姑。師古注。即射姑也。射讀入聲。音亦。故即作亦字也。

傳使世子伉諸侯之禮。釋文云。伉。本又作元。十八年傳。以夫人之伉。案詩。崇門有伉。釋文。伉本。又作元。論語。陳亢說文作伉。二字音義同。

則是故命也。唐石經。故作放。御覽一百四。引同。糜信注。放。遠也。案義當作放。言世子遠命而止。今作故。字之訛。

十三年傳。其不地於紀也。注云。鄭君曰。紀當為已。謂在魯也。字之誤耳。案疏引鄭云。紀當為已。在龍門城下。故不地。何休亦云。戰魯龍門。兵攻城池。恥之。故不地。是皆以紀為已。其作紀。傳寫之失耳。

十四年傳。以其乘盛。釋文云。其。一本作供。下同。案其給字當作供。毛本釋文作恭。必有兼句之事。釋文云。句。一本作句。十日為句。注亦然。唐石經作句。案注云。夫人親眷。是兼句之事。句與句。字形相涉而誤。王氏引之曰。兼句者。對下文壬申至乙亥不及句而言。故范注曰。是兼句之事。今作句。乃涉上文句字而誤。楊疏已誤。

莊元年經。夫人孫於齊。釋文云。孫。本亦作遜。國二年經。夫人姜氏孫於齊。釋文。孫。本或作遜。案傳曰。孫之為言猶孫也。注。孫。孫。通。而說文云。遜。通。也。古書多通用孫字。

十八年傳。不使戎適於我也。釋文云。適。一本作介。亦近也。十九年傳。不使難我。釋文云。難。介。猶近也。說文。適。古文作途。余與介。字形亦相雜。

廿三年傳。禮。天子諸侯。御覽一百八。引。作天子。諸侯。案。天子諸侯。當有等差。不應同。御覽。今本疑脫丹字。洪氏曰。傳意。魯僭用天子之禮。故下云。丹。禮。非禮也。若天子諸侯。同。御覽。傳何用述此禮。御覽所引本是。

廿七年傳。未嘗有歃血之盟也。士相見。禮注。釋文引。作。吐。血。云。吐。皆也。玉篇。口部。引。同。亦云。吐。皆也。案鄭注。古文。偏。皆。膳。今文。偏。皆。膳。故。吐。訓。皆。皆。與。歃。聲。相近。說文。無。此。字。當。為。歃。之。別。禮。

卅年傳。周之分子也。釋文云。分。本或作介。案注云。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莊子。漁父。釋文。分。本作介。介。分。字形相似。介。子。謂。貴。介。也。亦。通。

卅二年傳。以齊終也。釋文云。齊。本亦作齋。案疏云。齋者。齋。齋。之。名。故。記。稱。齋。之。為。言。齋。也。是。齊。齋。義。同。故。范。訓。為。齋。古。齋。齋。字。通。

僖元年傳。是向之師也。釋文云。向。本又作鄉。八年傳。以向之通。釋文。向。本又作鄉。昭七年。案說文云。向。北出。屬也。屬。不久也。廣。韻。向。對。也。漢。人多。假。鄉。字。為。之。

惡公子之給。唐石經。初刻。作。公。子。友。案。文。常。有。友。字。後。人。磨。改。去。友。字。今。本。從。之。非。是。

十年傳。覆酒於地而地黃。釋文云。黃。漢。同。案。左。傳。作。地。墳。此。當。從。省。作。黃。列。子。湯。問。云。壺。領。之。山。有。水。湧。出。名。曰。神。澗。釋。水。郭。注。云。今。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潰。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為。澗。馮。翊。邵。陽。縣。復。有。澗。亦。如。之。陸。云。黃。澗。同。亦。謂。土。湧。而。也。

二十年傳。以是為閔宮也。漢五行志。作。愍。公。宮。案。說。文。云。愍。痛。也。閔。弔。者。在。門。也。徐。毅。曰。別。作。漢。書。凡。臨。閔。皆。作。愍。傷。痛。為。閔。二。字。音。義。同。案。經。音。義。三。引。字。詁。古。文。愍。今。作。閔。同。

廿二年傳。司馬子反曰。釋文云。子反。左。傳。作。子。魚。案。宋。無。司。馬。子。反。當。從。左。氏。

文十一年傳。佚宕中國。釋文云。書。云。本。又。作。宕。唐。石。經。作。害。御。覽。三。引。作。迭。害。注。亦。作。迭。案。注。云。佚。猶。更。也。釋。文。佚。大。結。反。亦。與。迭。同。公。羊。傳。曰。兄。弟。三。人。一。者。至。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何。休。注。三。國。各。欲。為。君。象。周。衰。禮。義。廢。魯。成。就。周。道。之。國。齊。晉。諸。者。之。後。此。三。國。為。後。欲。見。中。國。皆。尊。翟。之。行。則。作。迭。害。義。合。此。傳。下。云。射。其。目。身。橫。九。畝。疏。引。考。異。云。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欲。為。君。范。云。五。丈。四。尺。是。因。其。長。而。謂。之。佚。宕。也。洪。氏。曰。下。文。既。云。瓦。石。不。能。害。此。不。應。復。云。佚。害。宕。與。蕩。同。猶。翻。翻。也。

宣十年經。飢。釋文云。餓。本或作飢。案說文云。餓。不執為餓。飢。餓也。二。字。義。別。俗。多。亂。之。

十八年傳。挽殺也。釋文云。挽。捶打也。或作撲。案注云。挽。謂。捶。打。殘。賊。而。殺。地。於。緝。撲。與。挽。義。同。

成元年傳。晉郤克。衛孫良夫。左。宣。十。七。年。傳。疏。沈。氏。引。殺。梁。作。晉。郤。克。殺。衛。孫。良。夫。定。本。作。郤。克。眇。衛。孫。良。夫。跋。就。文。類。聚。十九。御。覽。八。引。作。晉。郤。克。跋。衛。孫。良。夫。眇。案。左。宣。十。七。年。傳。郤。克。微。會。於。齊。郤。子。登。婦。人。笑。於。房。杜。注。跋。而。登。階。故。笑。之。此。傳。在。成。元。年。作。晉。衛。曹。同。時。聘。於。齊。與。左。氏。不。同。杜。范。據。左。氏。作。跋。楊。疏。從。定。本。非。是。晉。世。家。作。郤。克。微。而。魯。使。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尊。客。此。又。所。傳。之。異。臧。氏。曰。郤。克。之。跋。三。傳。同。文。自。唐。定。本。以。殺。梁。傳。跋。眇。互。倒。釋。文。及。疏。皆。從。定。本。故。陸。氏。反。據。傳。以。非。范。注。楊。疏。引。或。說。亦。以。范。注。跋。常。作。眇。是。使。不。誤。者。亦。誤。矣。

二年經。叔孫僑。釋文云。僑。本又作喬。案說文云。僑。高也。从。省。作。喬。音。義。同。

五年傳。伯尊由忠問焉。御覽一百四。引。作。伯。尊。由。悉。問。焉。案。少。儀。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釋。文。作。遵。云。本。又。作。尊。二。字。古。通。御。覽。引。注。悉。至。疑。欲。重。問。之。也。是。與。范。本。異。悉。忠。字。形。相。通。

伯尊其無績乎。注云。績。或作績。謂無繼嗣。案注云。績。功也。取。輩。者。之。言。而。行。之。非。己。之。功。也。績。績。形。近。字。變。楊。氏。以。績。字。為。非。然。伯。尊。至。十。五。年。三。郤。害。而。殺。之。

七年傳。日展解角而知傷。釋文云。解。或本作解。非。案注云。解。球。球。然。角。見。詩。兕。觥。其。觶。有。觶。其。角。觶。即。解。之。別。禮。說。文。引。或。作。筋。誤。哀。元。年。傳。與。此。同。

非人之所能也。釋文云。能。亦作耐。案禮運注云。耐。古。能。字。樂。記。注。同。見。禮。段。氏。曰。今。俗。所。謂。能。耐。能。耐。本。一。字。俗。殊。其。音。



十八年經。晉侯使士句來聘。釋文云。句。本又作丐。案左成十六年傳。范句趨進。釋文云。句。本又作丐。後皆同。此為俗字。

襄元年經。晉侯使荀息來聘。唐石經作荀嬰。下同。案穆天子傳。黃金之嬰。即晉魏世家。惠王勞魏策作嬰。古同音通用。

七年經。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於鄆。釋文云。鄆。本又作隱。案說文云。鄆。地名。隱。鄆地。春秋傳曰。將會鄆伯於隱。范注。鄆。鄆地。則字當作隱。

廿六年經。衛侯復歸于衛。釋文云。衍。一本作衍。案二傳皆作衍。衍與衍以形聲相近而譌。廿九年傳。寺人也。釋文云。寺。本又作侍。案左傳廿四年傳。寺人披請見。釋文云。寺。本又作侍。詩瞻卬疏云。寺。即侍也。義同。

昭八年傳。以葛覆質以為藥。注云。葛。或作揭。釋文云。葛。毛布也。案葛覆聲近。字變作揭。義長。御盤者不得入。釋文云。盤。劉兆云。絰也。本或作擊。案說文。盤。引周禮。舟與擊互者。擊盤義異而聲同。

拾禽旅。釋文云。拚。本亦作掩。案說文云。自關以東。謂取曰拚。掩。斂也。是掩為通用字。十一年經。楚子虔誘蔡侯般。釋文云。虔。或作乾。案乾虔聲同。字從讀變。

十九年傳。糲貫成董。釋文云。糲。又作糲。案玉篇云。糲。亦古文糲字。絡頭也。此从糲省。亦別體字。廿一年經。自陳入於宋南里以叛。公羊疏云。賈氏引穀梁。作南鄙。蓋所見異也。案左公穀經。皆作南里。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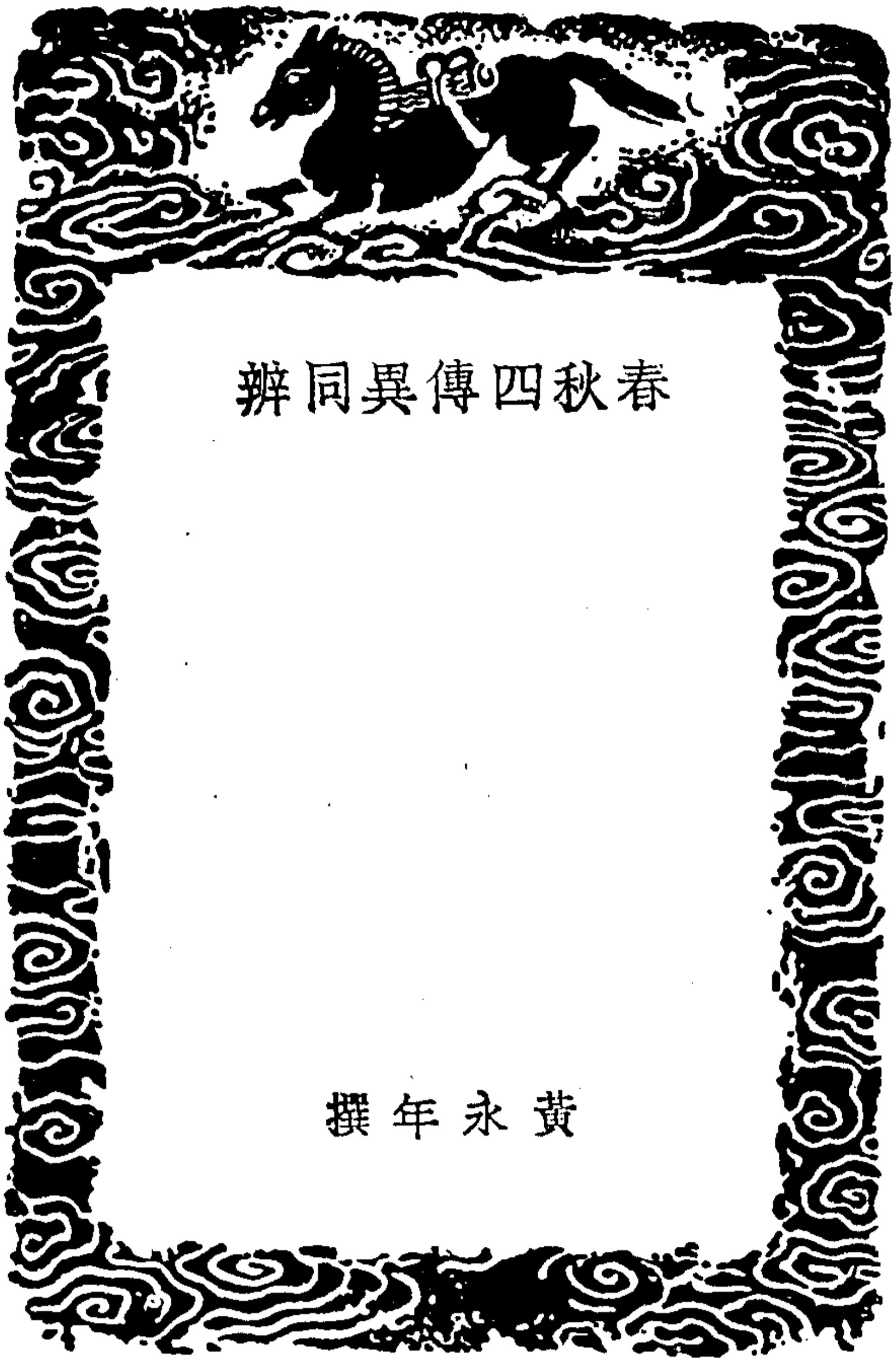
梁傳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是賈據傳文言之。廿五年傳。加公也。注云。加。當為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於曲棘者。欲謀納公。案加訪一聲之轉。加。借字。

定十年傳。首足異門而出。孔子世家。作手足異處。家語相魯同。案古今人表。數手。說文支部。作數首。士器。禮注。古文首為手。二字古通。見左傳釋。

哀元年傳。此該之變而道之也。唐石經作郊之變。案注云。春秋書郊終於此。故備說郊之變。變。謂郊非其時。或姓被災害。下文又云。該郊之變而道之。今本脫去郊字。不成文義。錢氏曰。石刻止存郊之變而四

字。以字數計之。郊上常有該字。顧氏謂該誤為郊。又不然也。洪氏曰。該下當有郊字。





辨同異傳四秋春

撰年永黃

春秋四傳異同辨

清 廣昌黃永年 靜山撰

吾治春秋。左氏、公羊氏、穀梁氏、胡氏四家言。日據其性迂驕。拘牽附會。抵牾與經旨相亂者。稍為折衷。而闕其不可信。已復廢卷。嗚呼。六經獨春秋。孔子所自作。孟子敘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聖人之業。必曰孔子成春秋。而孔子自言。亦曰知我罪我。其義丘竊取之。蓋未嘗不自矜慎貴也。當時七十子之徒。道術莫醇於曾。而文學莫盛於游夏。聖人宜授之使卒業於此。顧何以屬之丘。明游夏之徒。且曰一辭莫能贊。以轉授其弟子。顧能發明之。無謬於聖人之旨耶。是聖人之春秋。一再傳而已。為鄧書燕說。捕風捉影。何有於千百世之後。此不可解者也。諸儒之失。其大者在於學不得其統宗。以方隅之見。求聖人之經。於訓釋。又悉以臆見傳聞之雜出。故多不軌於正。要於一。而善言春秋者。惟孟子。後之學者。因是猶得有所尋逐。彼其去聖人之世近。而學得其統宗。故也。嗚呼。今吾去聖人二千數百歲之久。讀聖人之書。於燒焚散亡。後備區區補綴之餘。其文字篆隸屢更。書縑紙再易。謬訛脫失附會。莫可究詰。烏從盡信之。以為皆聖人之舊典。此百家之論。所以尤貴於深思。而慎擇也。故善治經者。當如孟子。論王制封建井田。諸侯喪禮等曰。此其大略也。又曰。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噫。抑不獨春秋為然矣。其官爵名氏。各以意斷。抵牾矛盾。如聚訟。如射覆。使經義墮。雲霧者十有一。元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

春秋四傳異同辨

春秋四傳異同辨

仲子之贈。一仲子也。左公胡曰。桓母。殺曰。惠母。左曰。繼魯夫人。公殺曰。妾也。一贈也。左曰。子氏未薨。公曰。告喪。一幸也。公曰。士曰。胡曰。蒙幸。將何去。何從耶。按經義。總著天王之失。下贈妾母耳。桓母。惠母。吾惡乎知之。惠母之仲子。妾也。桓母之仲子。亦妾也。蓋魯有兩仲子。諸儒傳聞。是以有紛紛之說。準以情理。殺為較優。蓋桓母之卒。在明年十月。二月。子氏薨。預凶事。非人情。又以年。僖公成風。推之。俱繫母於子。禮。妾不得以體君。仲子為惠妾。曰。惠公仲子。是繫妾於君矣。故曰。殺為較優。其幸之為士耶。蒙幸耶。吾惡乎微之士來贈也。失也。蒙幸來贈也。亦失也。夫人子氏薨。公曰。隱母也。殺曰。隱妾。吾惡乎知之。然考魯當時國母無嫡。孟子先卒。聲子仲子。俱不得稱夫人。隱攝妻。亦不得稱夫人。以下。考仲子之宮。推之。似子氏三年之喪。舉。隱別為宮。以祀。公曰。隱為桓立。為桓祭其母也。子氏疑當為桓母。仲子。仲子不得稱夫人。而稱夫人。隱始終以嫡子之禮待桓。故以夫人稱子氏。以亂異桓。此隱之失也。公殺隱母。隱妻之說。疑俱非也。殺於仲子之宮。亦曰。惠母。不如公羊說。於情為近。且於經有徵。然經義。總著妾母別祀之非。視成風。敬。居然竝嫡。尚猶有開。此志失禮之漸耳。惠母之仲子。妾也。桓母之仲子。亦妾也。尹氏卒。左曰。君氏聲子也。公殺曰。天子之大夫也。歐陽永叔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吾取焉。烏有聲子而稱君氏者。胡曰。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左曰。父在故名。公曰。天子之下大夫。胡曰。宰。蒙幸。渠氏。伯糾。糾名。宰而書名。貶也。胡遇宰。即以蒙幸。歸則蒙幸也。來聘蒙幸也。周雖不振。亦無事以蒙幸。僕僕趨奉侯國。使他國盡如魯。數十蒙幸。奔命不給矣。又以宰。嚭。比。例。謂。嚭。未。受。封。故。但。書。官。糾。則。以。諸。侯。入。相。或。已。相。而。封。故。兼。書。封。引。漢。制。為。比。以。本。無。可。證。之。獄。情。為。莫。須。有。之。識。決。愈。深。愈。遠。緣。泥。伯。糾。糾。名。耳。伯。糾。安。知。非。字。耶。此。但。著。天王來聘之失。宰必蒙幸耶。伯糾耶。糾名耶。非執魯史周桓時官籍對冊而稽。吾惡乎取信。而惡庸辨之。仍叔之子來聘。左曰。弱也。公殺曰。父老子代。從政。胡曰。世官。此與。武氏子俱無考。以為世官。於義猶有取。齊仲孫來。左曰。齊仲孫。來。省。難。自。明。公曰。公子慶父也。繫之齊。外之也。殺亦云然。魯慶父。忽變為齊仲孫。又從而為之說。其所引子女子。當時齊魯開學者。好為新異如此。以此傳聖人之經。其兒童之見歟。福於太廟。用致夫人。左曰。哀妾。是致莊嫡既死之夫人。公曰。齊媵。是致僖妾生夫人。殺曰。成風。又致莊妾。尚未死之夫人。何從耶。今夫斷獄者。兩造之辭。折之以情。衡之以理。雖不中不遠。既而懼其失也。曰。吾訪諸邑人之論焉。其說愈紛。則其見愈惑。已而遂取決於附屬偏袒之說。其誣陷為不可窮決矣。胡氏之說。毋乃類是。既惑於三子之夫人。無可據。遂援左成風私事。季友一段。從殺以夫人為成風。而歸獄季友。謂友以私恩立之為夫人。噫。吾惡左氏誣妄。正在於此。友果如是。是與叔牙慶父等耳。何以誅二兄。服國人耶。史氏之解。不樂成人之美如此。胡反據以為證。是聖人之春秋。乃聽用左氏誣罔之言。而作耳。乘經信傳。不可惜哉。按經義。乃著魯禘之失。在於用致夫人。其夫人之為哀妾耶。齊媵耶。成風耶。吾惡乎知之。必求其可據。左為稍優。故傳公。其禮三。今果行之。是故論古者。貴折衷之。以情。而又必論其世。立武宮。左曰。季文子以室之功立武宮。非禮也。杜預曰。文子以室之功築武軍。孔穎達曰。如。二十。年。之。戰。潘。黨。請。築。武。軍。楚。子。云。武。有。七。德。我。無。一。焉。遂。不。敢。築。武。軍。以。

春秋四傳異同辨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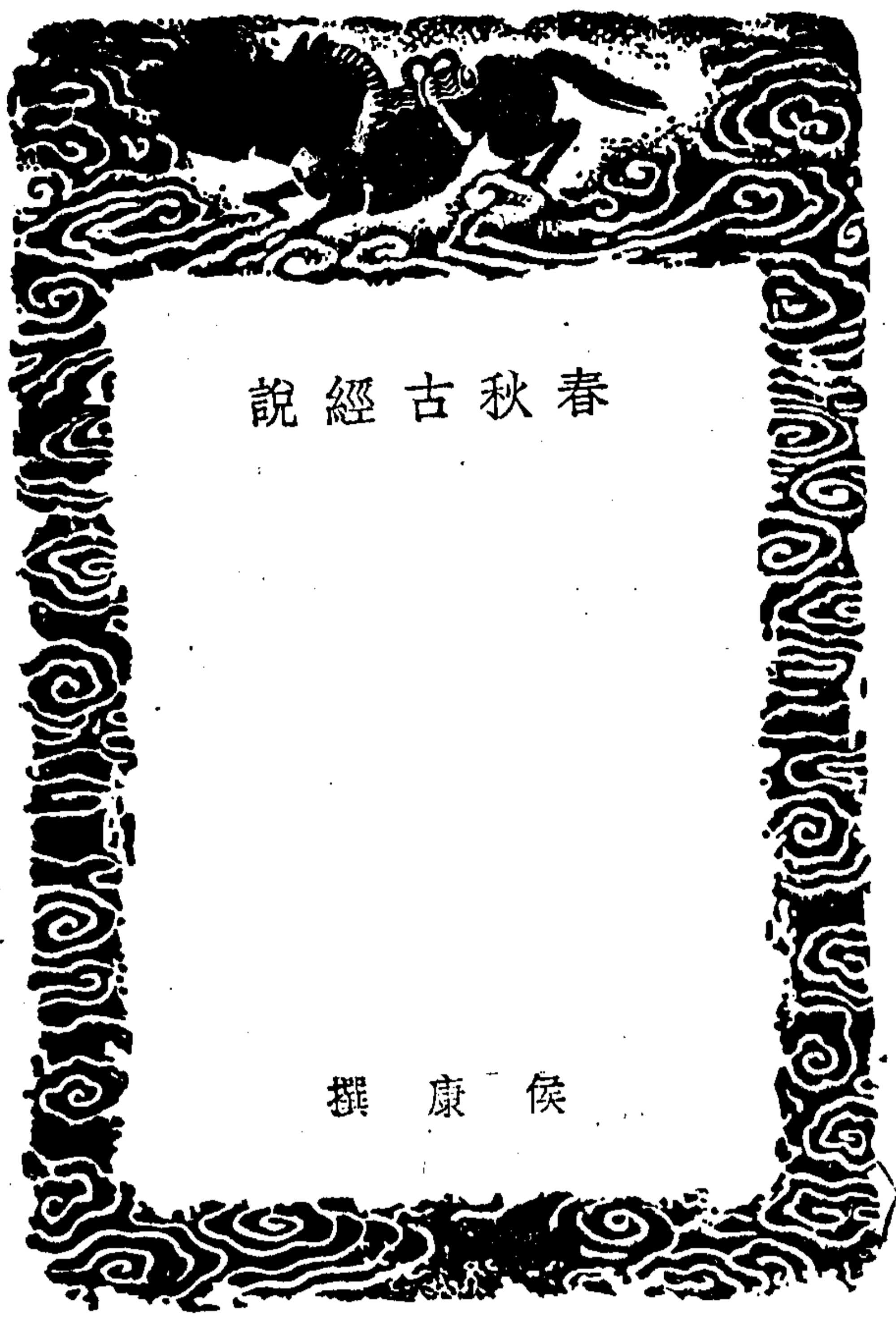






適有如是四大夫以御之。史氏文好滑稽，飾無爲有。蘇子瞻曰：姑言之，姑聽之而已。左曰：婦人笑克，後於  
鞏之戰，欲以衛同叔子爲質，公殺謂笑者，蕭何姪子。宣八年。妻我小君敬嬴，此左氏經文。秦女也。公殺經曰  
項熊，又楚女。昭十二年。楚殺其大夫成熊，左殺曰成虎，公曰成然，一事而名異。成五年。梁山崩，左曰伯宗請見  
降人于晉侯，不可，是以告而從之，是伯宗揚善也。殺又曰伯宗，據善。宣十八年。歸父奔齊，據左。歸父欲以晉  
人去三桓，季文子殺之，遂追咎襄仲殺惡及視事，臧宣叔逐歸父。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公曰：宣公卒，成公幼，  
臧宣叔相，君死不哭，既而聚諸大夫，問叔仲惠伯之事，皆曰：仲氏也，遂遺歸父之家，乃哭與左殊。十六年。晉  
執行父，據公。行父再代君執，危不避難如此。左事最綜核，何以未及，而左于是執，以爲宣伯告卻鞮，行父  
將叛晉，故執亦與公殊。昭二十一年。盜殺衛侯之兄縶，縶公殺曰：縶，惡疾也，兩足不能相過。齊曰：縶，衛  
曰：縶而衛侯之孫又名縶，豈亦惡疾耶？縶兩足不能相過，又與父爭國耶？是故史莫古于三代之春秋，而  
縶括矛盾如此。况于後世也哉？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其將經誤讀，強爲之說，乖舛不可通者一。莊二十四年。郭公經本闕文，公殺皆蒙上赤歸曹，讀曰曹無赤，蓋郭  
公也。郭公失地之君也，不解何以如是。有宜蒙上解義者一。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左曰：北燕與齊平，胡  
曰：魯與齊平。按經：昭數年間，與齊無侵伐之舉，而上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宜從左。  
黃永年曰：四氏之文，左氏病於誕妄，公殺好爲鑿新，胡氏之病，不能闕疑，傳曰：春秋之失亂，誕妄鑿新，疑  
不能闕，此必亂者也。求是經之治，無至于亂而已矣。





春秋古經說序

侯康撰

春秋古經說序

春秋經一而已。自三分而經分。并其卷數亦分。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者。左經也。經十一卷者。公穀經也。說詳四。今以三傳參校之。左傳莊三十年夏次于成。公穀作師次。以上三年公次于滑。八年師次于郎。例之。無直言次者。則有師字是也。僖九年甲子晉侯僖諸卒。公作甲戌。以上文戊辰推之。則甲戌是也。然大要古經為優。而自漢以來。即有取公穀亂古經者。如昭十一年齊國弱賈遷從公作酌之類。宋元諸儒。避賢路。尤好舍古經而用二傳。夫古經傳序相授。非一世矣。公即位為公。即立。已經後人竄改。古字古言不盡可見。乃并其幸留至今者。亦屏棄弗錄。此毛氏春秋簡書刊誤。段氏春秋左氏古經所由述。與三傳異同。有不必辨者。據則愈之或體。遞則速之簡文是也。此外則形聲相近。假借通用之字居多。濫輸同訓。黎宋同音。即微本一地。賈實一國。前人論之詳矣。穀梁出較先。其誤尙寡。公羊出最晚。其誤滋甚。口授愈久。則愈離。不期然而然者也。毛氏動輒詆為有意變易。又豈通論哉。今刺取其義意可尊者。疏通證明之。至說文述春秋用左氏。而衣部引公會齊侯于禚。品部引次于岳。北。部引石尙來歸。與古經皆不同。蓋又師談互異。今不復盡據為定云。

右春秋古經說二卷。國朝番禺侯康君謨撰。按亡友侯君謨。道光乙未舉人。滿深經術。兼工文筆。殆吾粵之孔聖軒汪容甫也。考漢志。稱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註曰。公羊穀梁二家。則左氏經文不著錄矣。然陸德明經典釋文。稱舊夫子之經。與耶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釋之。則左傳當自有經。又徐彥公羊傳疏。稱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則所謂古經十二篇。即左傳之經。經十一卷。公穀二傳之經。刻漢書者。誤連二條為一耳。是書以左傳經文與二傳校勘。而左氏義長者多。排比參訂。勒成二卷。亦毛氏簡書刊誤。段氏春秋古經之類。而闡補其疏舛闕略。簡要篤實。殆欲過之。蓋左傳雖晚出。而其文質竹帛相傳。公穀雖先立學官。而其初皆經師口授。草野之傳聞。自不及簡編之記載。或記憶之失。真。或方言之遞轉。勢所必然。原無足異。又春秋有魯史舊文。有夫子特筆。左氏身為魯史。親見聖人。昔元趙汭春秋集傳自序。稱陳傅良誤以左傳為魯史舊文。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恐未必然。知左氏所據以作傳者。為魯史舊文。為聖人特筆。則凡以虛詞說經。而舍傳以從者。不攻而自破矣。數典不忘其祖。是書尤其第一義也。夫道光庚戌夏五。南海伍崇曜謹跋。



春秋古經說卷一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作邾婁後做此據檀弓亦稱邾婁公羊釋文云邾人語聲後曰婁檀弓釋文云邾人呼邾聲曰婁然則公羊之稱所謂名從主人也左毅正其名公羊從其俗猶越或僞於越義可兩通無關體要及公羊氏說雖是史異詞耳孔疏近之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君公毅作尹云天子之大夫按左氏親見國史不應以男人為婦人垂繆至是蓋經本作君氏後字脫其半而成尹如戰國策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周禮司几筵其柏席用舊注元謂柏櫛字磨滅之餘君之為尹正所謂磨滅之餘也昭二十年傳蒙君尚謂其弟員曰釋文君或作尹亦其例公毅不知為脫誤見春秋時適有尹氏此人凡兩書于經氏以王子朝奔楚遂奉合其說耳

春秋古經說 卷一

清 番禺侯 康君謹撰

春秋古經說 卷一  
為即鄭之尹氏然則何以僞君氏曰春秋書妾媵之卒僅一見于此僞子氏則據與定十五年姬氏卒同如氏固夫人也故特變文以見其為君母也如東山謂妾媵本不登于祭此以君母與妾媵不可同日知錄引襄二十六年傳君夫人氏為證謂當時有此僞去其夫人即為君氏引據最確不必如惠半農春秋說以不僞姜氏絕不為親難之也

隱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矢公毅作觀史記魯世家十二諸侯年表漢五行志下上皆作觀按咸信伯有則公不射之語故葉氏夢得云古者天子諸侯必親射牲因而獲禽以共祭春獻魚之節也公將盤遊託射牲以祭焉惠氏補注亦引周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司弓矢共射牲之弓矢及外傳左史猶相語證之又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矢魚更有明文矣淮南以夏令紀事夏之季冬正周之春蓋公本意在觀而託名于矢言矢則觀見言觀則矢不見古經為長而杜注以矢魚為陳魚亦非古經意也

隱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羊作邴按春秋時防地有四一魯邑即此年會齊侯者是也一魯山僖十四年季姬及邾子遇于防是也一宋地隱十年取防是也一莒地昭五年莒卒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也魯防邑與齊接壤蓋在北邽故莊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廿二年及齊高偃盟于防十七年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邽圍防而滅之亂亦自防奔齊莊廿九年襄十三年又屢城防皆以邊齊故也則公會齊侯必于防無疑若邴者據說文則宋下邑此會正謀伐宋安得會于宋地據公毅則即邴之防桓元年始卒易防田前雖云我入防蓋未肯受而有之也仍出鄭境齊魯又何必去其本國而會之于義古經為長或公羊意以魯別有地名邴者耶

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公毅作紀何注謂天子將娶于紀故封之百里按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其餘后父據春秋儀紀之義王莽傳信鄭侯修上言春秋天子將娶于紀則襄紀子侯侯蓋為公羊學者相傳有此說然其禮于經典無徵且紀季姜歸京師在九年豈有天子立后謀于七年之前而納于七年之後者是時桓王已立十年又非少不能成禮待其長而後娶可知也胡傳及吳草廬又謂齊欲滅紀朝魯求庇以六年之事

春秋古經說 卷一



率合于此。按左氏親見國史。既知六年會成。為諸謀齊難。何獨于此不知也。劉道原又謂春秋雖亂世。至于兵革之事。亦慎用之。杞來朝魯。有少不敬。未宜便入其國。按惠半農春秋說云。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九月入杞。與桓二年秋入杞。正同。皆討不共也。討不共者。古之制。故凡伯弗賓。杞侯弗敬。一書伐。兩書入。皆所以懲不共。春秋書之以為戒。且滕杞皆前僑侯後僑子。奚獨于杞侯而疑之。杞侯者。皆魯之親。杞侯不復。魯氏此數語。似較較。然則作杞于義為長。

桓六年春正月定來

三傳並同。然竊意古經當作實來。詩大雅。實塘實壑。實畝實籍。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疏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此其證也。錢氏養新錄。又以觀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是實即寔之古文。春秋公穀為今文。左氏為古文。故二傳作寔。左氏作實云云。引據尤確。今左氏亦作寔來。則未知何人。據二傳改錢氏歸咎于杜元凱。恐非。何者。元凱雖多信傳不信。然于經但有疑辭。如隱九年大雨震電。文十七年齊侯伐我西鄙之類。皆明言經誤。而亦未嘗擅易。況杜即以實訓寔。又何必不仍其故字。蓋杜所見本。已改作寔。故經必兼改傳。傳亦本實。而別本尚有作實。流傳至唐。初孔氏猶及見之。錢氏謂為伏虔本。未知信否。要古經之作實不作寔。則確有可憑矣。

桓六年公會紀侯于成

成穀作邲。按襄十六年齊侯伐我北鄙。邲邲。即此地。彼經穀作成。而左作邲。與此正相反。然則邲成通用。邲弓。成人有其兄死。釋文。成本或作邲。亦其例。不必因說文云邲。魯孟氏邑。遂謂邲是而成非也。此邲為魯邑。與衛師入邲之為國名者。名同而地異。邲國之邲亦可作成。蔡管世家封叔武于成。及公羊莊八年傳是也。公羊他處。成邑亦可成邲。則左穀所載是也。

桓十一年公會宋公于夫鍾

夫鍾。公羊作夫童。穀梁慶氏本。亦作童。按古鍾鍾通用。夫鍾之鍾。蓋古經。別本有从童者。後奪其半而成童。如禮記。引說命為兌命之比。水經淇水注。又東南逕千童縣。故城東。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故童也。一作千鍾。

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羊衛先于蔡。毛西河春秋簡書刊誤云。此非蔡衛爭長之時。不必有次第可據。按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杜注云。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注。正義引班序譜。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征伐會盟。凡十六國。時無霸主。會同不并。無有成序。其間蔡與衛凡七會。六在衛上。唯此處在陳下。故以為善後至也。又襄二十七年。正義引班序譜。晉合諸侯二十國。起僖廿八年。盡哀十四年。大率皆陳後次蔡。相進之。在衛上。終于春秋。見杜注。蔡後次衛。據此而言。蔡合先衛。若其後至。又當如十六年例。序于諸國後。今乃居衛陳之間。其為誤倒無疑。當從古經。

又按若援昭公元年會于訖。衛齊惡之例。則蔡雖不以後至。而衛自可以先至。進衛序蔡上。非必無說。特以此經左穀皆同。又其常例如是。故疑公羊誤倒耳。

莊元年夏單伯送王姬

送公穀作逆。欲明送與逆之是非。當先定單伯之為周為魯。春秋毛氏傳及春秋簡書刊誤力闢單伯非魯大夫。致詳明矣。而猶有未及辨者。今并正之。陸氏淳以祭仲比單伯。謂諸國大夫。王賜之圻內。邑為號。令歸國。蓋亦知單伯非魯地。而創立此論。不知祭仲之祭。非祭伯祭公之祭。左傳桓十一年注。祭鄭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地。而畿內之祭。釋例土地名注云。闕。顧氏春秋大事表。則以為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北十五里有祭亭。其非一地。明甚。晉之長垣縣。則故程廷祚春秋地名辨異。列之于二地。一名中。且云。賜圻內邑。為號者。以為實與其地。則隱桓之間。祭伯祭公祭仲。並見經傳。不容一邑而分二人。以為空假其名乎。則三代時無此官制也。祭仲既非畿內邑。則謂以畿內之單賜魯大夫者。其說孤而無據矣。命氏星又謂周有單子。非單伯。按釋例世族譜。皆根據世本。最可信。其序單襄公為單伯子。此當是文十四年之單伯。若伯子。送王姬之單伯。則相去太遠。則單子。即單伯。且如命說。將滕侯滕子。辭侯辭伯。杞侯杞伯。杞子。俱分為二國乎。是單子單伯之說。不足疑也。至劉氏做鄭氏玉等。復以下十四年文十四年之單伯。左傳有明文者。亦斷為內臣。以附會此經。不信親見國史之左氏。而徒于字句間推求其義。亦可謂避賢蹈虛矣。故單伯決當作王官。而逆決當作送。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上夜字。穀梁作昔。毛氏刊誤。亦知昔可訓夜。而謂不應上夜作昔。下夜不作昔。按四庫提要云。列子僂夜則昏憊而熟寐。昔昔夢為國君。又僂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正昔夜二字並用。然則偶然異文。無關義之長短也。隕。公羊作賈。凡隕字皆同。實一字耳。見漢書司馬相如傳。滂濶賈隕注。又按劉向治穀梁者。而本傳載其上封事。引作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疑其初本。尚不作昔矣。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

公穀作納糾。按古經似亦但作納糾。正義引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下齊人取子糾殺之。疏引賈逵云。僂子者。僂之。則賈景伯本無子字也。正義又引沈云。齊人僂子糾。故魯史從其所僂。而經書子糾。文在殺子糾下。不在納子糾下。則沈文。阿本無子字也。沈據杜注為義。則杜元凱本亦無子字也。正義又云。劉與賈同。則劉光伯本亦無子字也。公羊釋文云。納糾。左氏經亦作納子糾。亦作。猶言或作。乃別本偶異。則陸德明所見本。尚有無子字者。則不云亦作。蓋書之不詳。唯唐定本有子字。蓋涉下文而誤。今不從。至前不僂子。後僂子。公羊謂宜為君子。子糾子野之例。後僂多從之。然鮑叔方請魯討。而以宜為君子之辭奉之。且何不正其名于初納之時。而正其名于見殺之時也。賈逵云。僂之。夫糾果不當立。雖死于非罪。不能僂其枉殺。而加以僂。春秋書法。未聞有與也。唯鮑叔華氏春秋疑義



云鮑叔請魯討糾而僂子糾或疑子糾為名非貴而僂子段氏意同其說似矣而猶未盡合蓋公子糾實單名糾上年傳文可據且春秋時人皆以子取字無取名者蓋十五年左傳歷序是公子午公子糾則但名焉耳註以子字屬下非然雖不取名而僂謂之間或配子字以成文如楚公子元僂子元鄭世子華僂子華宋公子朝僂子朝齊公孫明僂子明年昭四宋公子城僂子城昭二其名本皆無子字僂子糾亦猶是也沈文阿所謂從齊人所僂也然則僂子不僂子皆可非義例所繫特歷據古本則左經實作糾不作納子糾耳

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羊會上有公字與僂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鄭人盟于齊公羊作公會僂二十九年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盟于翟泉公穀作公會同然彼處或是公羊原文此則俗刻所誤段氏引十九年徐彙疏云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以下同盟于幽經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阮宮保校勘記又引春秋繁露滅國下篇云幽之會莊公不往據此二證公羊原本無公字可知公羊有公字者非許男下公穀有曹伯二字按繁露滅國下篇云曹伯之所以戰死于位諸侯莫助變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然則江都所見本尚無曹伯不知何時妄加原加者之意見僂公以來齊桓凡有征伐會盟曹皆與齊宋陳衛鄭許同列今此盟亦適六國皆在而獨無曹故取以掩入許男下耳穀梁誤亦同當以古經為正

莊二十年冬齊人伐我

我穀作我簡書刊誤謂不可致按此固有可致也齊魯自盟柯盟幽後即修和好惟十九年齊宋陳伐我西鄙此必公子結會盟時有開罪三國者本非深仇既已致討則亦已矣故二十二年遂及齊高偃盟于防公亦如齊納幣觀社和好如初而是時我患方亟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二十四年戎侵曹二十六年公伐我故齊桓亦有此役為獻戎捷先聲其非伐我審矣又汪氏克寬云經書伐我十有九皆齊四鄙惟哀八年吳兵至城下十一年齊師伐我戰于郊兩書伐我此言齊人則將卑師少安能深入乎其言尤得屬辭比事之法當從古經作伐我無疑五亦皆言鄙

又按春秋繁露奉本篇云當此之時魯無鄙強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即指哀八年吳伐我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二役也其說與汪氏殊然亦可見伐我例合書四鄙不書鄙者必有故今無故而不書鄙則非伐我也

莊三十二年春城小穀

三傳同然據公羊疏云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則古經實作城穀二傳乃作城小穀高氏閔張氏洽趙氏鵬飛李氏廉諸人未詳古經本文而曉曉致辨齊地之穀不名小穀因從范氏說以小穀別為魯地力斥左氏為管仲之非雖以順亭林之工致核而其日知錄杜解補正二書亦沿舊解是移公穀之經配左氏之傳固宜不合也李氏廉又謂此時桓未見有功于魯按魯自盟防之後與齊情好日密以小

事大必多得其庇護特經傳文不具耳且即就經傳論臧孫告糴齊侯獻戎捷則有恩禮于魯可知豈必待高子來盟而後為功哉今仍定為城穀以還古經之舊以杜贊左氏者之口

此條左氏無可議杜注則可議杜注云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釋例土地名云穀小穀二名是其所見本已作小穀人誤加是未改釋例也杜不能據善本審正者則在管仲井釋例有作城穀而亦合其說此則可議者也但范氏之說亦無據原范氏意不過以城上不繫人小穀上不繫國必是魯事故泛云魯地耳而參稽他書實未見魯地有名小穀者後儒推衍范說亦終鮮佐證徒取孫氏尊王發微謂曲阜西北有小穀城一語果足信乎故杜范之注同一無據而後漢郡國志云穀城春秋時小穀水經濟水注云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魚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故春秋之小穀也二書皆用杜義則吾亦寧從杜

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己未公穀作乙未以杜氏長麻推之十月戊午朔不得有乙未乙未十一月八日也此亦如僂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穀作己巳以長麻推之五年癸未朔不得有己巳作己酉亦誤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穀作乙亥以長麻推之九月戊子朔不得有乙亥也蓋乙巳字形相似而說當從古經襄二十一年公羊疏云何氏自有長麻不得以左氏難之錢大昕養新錄謂疏家依違其詞無明文可證

僂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貫公作貫澤按公羊九年傳貫澤之會解云即上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而此言于貫澤者蓋地有二名然則此經本無貫澤字今有之者不知何人據九年傳增貫一名貫澤如穀一名穀澤沙一名沙澤也又杜注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莊十二年宋萬秋圍公于蒙澤注蒙澤宋地梁國有蒙縣是貫與蒙澤近蒙以澤名必其地有大澤故貫亦得借貫澤也

僂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穀作寧與宣十一年公孫寧昭二十二年宋向寧廿八年鄭伯寧滕子寧公羊作甯者正同按甯甯古通用甚多史記酷吏傳寧成漢書作甯成徐廣史記注已史記引過秦論六國之士有寧越漢書作甯越前漢地理志上谷郡有寧縣廣寧縣後漢郡國志作甯縣廣甯縣皆是也郡國志山陽郡方與有泥母亭或曰古甯母泥甯亦擊之轉

三傳同段氏據徐彙公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又攷左氏傳言不鄭者四不言父則其經之無父字明矣按徐彙所見左氏恐是後人據傳刪經未為善本古經當實有父字古人名多配以父取字多配以子皆泛詞也僂謂之間可從省如僂叔與父為叔與宋子哀為宋哀之類而經文據實直書則不宜



省故箕鄭見于文七年傳。而九年經則書箕鄭父。皆甲見于文十二年傳。而宣元年經則書得甲父。此之傳不言父。而經言父。其例也。

傳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孟。殺作等。或為字。公作從。按此展轉訛之跡。顯然。殺作等者。等孟音同也。公羊後殺梁而出。又因殺之等而誤。則以形近也。蓋殺梁一誤。而公羊再誤也。但漢五行志下。引董仲舒劉向說。春秋阻石于宋五。六鷗退飛。過宋都事。亦云為等之會。二人治公殺者。疑其初本尚與古經合矣。

傳二十三年秋。楚人滅麇。以麇子歸。

麇。公羊作隗。按周國隗。麇為二國。史伯對鄭桓公曰。西有虞。號首隗。雀楊魏芮。又曰。華姓麇。不足命也。蓋一在西。一在南。風馬牛不相及。今以隗當麇。不幾疑于西方之國乎。水經江水又東。過梯歸縣之南。注云。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即麇。歸蓋麇鄉矣。然則以麇為隗。猶之以麇為歸。皆聲相近而誤。其本字則當作麇。

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殺作萩。或作菽。公羊一本作萩。按萩。椒雙聲。左傳昭三年。子服椒。十三年。子服菽。襄二十六年。楚椒舉。椒。楚語作菽。舉。菽。古。今人表亦作菽。舉。哀元年。敗越于夫椒。史記伍子胥傳。作夫菽。椒之為菽。猶椒之為菽也。又說文無椒。即菽字。是字形尤與菽易混。而菽字亦或作椒。又與椒字從木者易混。此椒菽菽三字所由別出也。

文十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公穀無仲字。左傳釋文云。叔仲彭生。本或作叔彭生。仲衍字。非也。古經當有仲字。叔仲乃彭生之氏。不宜去其一。凡左傳傳叔仲氏。皆二字連文。古經當亦然。且魯固有叔氏。叔仲之後是也。左傳于孟孫氏。季孫氏。臧孫氏。或單稱孟氏。季氏。臧氏。而于叔孫氏。無單稱叔氏者。嫌于叔仲之族也。傳文尚謹嚴如此。何況于經。全書而論。無別。然則古經必作叔仲可知。不知何時奪去仲字。而二傳仍之。下十四年。古經亦無仲字。則闕文。如定六年。經。仲孫何忌。為仲孫也。此三傳同之。則公羊。哀十三年。乃從而為之。釋文。不以十四年。經。為。而以此。經。為。衍。誤。信。公。穀。之。過。至。漢。五。行。志。下。下。引。作。叔。彭。生。者。乃。董。仲。舒。劉。向。之。言。二。人。治。公。穀。固。宜。如。是。若。水。經。陰。溝。水。注。引。則。有。仲。字。矣。俗。刻。無。此。據。武。本。

定六年。杜注云。何忌。不言何闕文。而下十四年。叔彭生。注不云闕文。則杜所見左氏。恐當有仲字。其無仲字者。當是或本。如此年。經。釋。文。亦。云。本。或。作。叔。彭。生。也。

文十三年。邾子貜卒。

公穀作籛。段氏謂公穀為正。籛。籛。竹。席。也。此。以。器。為。名。也。按。籛。籛。為。竹。席。亦。為。惡。疾。如。詩。籛。籛。不。解。是。也。而。惡。疾。之。籛。籛。又。作。籛。籛。漢。書。敘。傳。下。舅。氏。籛。籛。幾。陷。大。理。是。也。左。傳。雖。有。名。子。不。以。隱。疾。之。言。

春秋古經說 卷一

春秋古經說 卷一

春秋古經說 卷一

春秋古經說 卷一

春秋古經說 卷一

春秋古經說 卷一

春秋古經說 卷一

春秋古經說 卷一

春秋古經說 卷一

春秋古經說 卷一

春秋古經說 卷一

春秋古經說 卷一

春秋古經說 卷一

春秋古經說 卷一

春秋古經說 卷一

春秋古經說 卷一

春秋古經說 卷一

春秋古經說 卷一

春秋古經說 卷一

春秋古經說 卷一

春秋古經說 卷一

春秋古經說 卷一

春秋古經說 卷一

而春秋時以隱疾命名者正多。如宋平公太子名廞。說文。廞。小廞也。一曰族。廞。齊。廞。繩。名。與。說。文。與。廞。表。仇。與。廞。也。然。則。邾。子。之。名。或。以。器。或。以。疾。皆。不。可。知。以。器。則。字。不。能。從。廞。以。疾。則。從。廞。從。廞。皆。可。無。以。定。二。傳。之。必。是。而。左。經。之。必。非。也。邾。子。之。名。或。以。器。或。以。疾。皆。不。可。知。以。器。則。字。不。能。從。廞。以。疾。則。從。廞。從。廞。皆。可。無。文。十。七。年。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聲。公。作。聖。按。史。記。衛。世家。聲。公。世。本。作。聖。公。見。索。隱。蓋。聲。聖。音。之。轉。也。然。必。是。聲。聖。聖。非。聖。聖。聲。知。者。以。周。書。諡。法。解。傳。善。賦。簡。曰。聖。敬。賓。厚。禮。曰。聖。皆。非。婦。人。所。宜。而。婦。人。諡。聲。者。則。有。隱。公。之。母。聲。子。齊。靈。公。之。母。聲。孟。子。公。孫。敖。之。妻。聲。已。諡。法。不。生。其。國。曰。聲。聲。姜。其。殆。生。于。外。家。者。與。

春秋古經說卷二

宣八年。夫人嬴氏薨。

嬴。公。穀。作。熊。按。春。秋。時。嬴。熊。分。兩。姓。伯。益。後。為。嬴。如。秦。徐。江。黃。諸。國。皆。是。熊。則。不。知。何。人。後。桓。十。二。年。左。傳。釋。人。欲。伐。之。注。釋。熊。姓。國。正。義。以。為。世。本。文。今。以。言。近。而。嬴。誤。熊。不。幾。于。紊。亂。世。族。乎。

宣八年。楚人滅舒蓼。

蓼。殺。作。蓼。本。又。作。蓼。按。左。氏。桓。十。一。年。傳。將。與。隨。州。蓼。伐。楚。師。釋。文。文。五。年。傳。楚。公。子。雙。滅。蓼。釋。文。哀。十。七。年。傳。是。以。克。州。蓼。釋。文。俱。云。蓼。本。或。作。蓼。詩。漸。漸。之。石。箋。亦。稱。舒。鳩。舒。蓼。而。釋。文。云。本。又。作。蓼。是。蓼。蓼。通。用。或。據。說。文。邑。部。蓼。地名。从。邑。蓼。聲。謂。殺。梁。為。正。則。恐。未。然。前。漢。志。六。安。國。蓼。縣。下。本。注。云。故。國。泉。陶。後。為。楚。所。滅。後。漢。志。廬。江。郡。蓼。侯。國。此。實。沿。古。之。舊。傳。知。本。不。作。蓼。公。子。雙。所。滅。之。蓼。與。見。地。圖。杜。注。自。明。與。舒。蓼。則。似。為。一。正。義。說。也。春。秋。大。事。表。從。高。氏。地名。改。則。三。蓼。當。分。三。國。似。更。確。今。姑。從。正。義。且。說。文。不。云。國。名。而。但。云。地名。即。許。意。亦。未。必。以。舒。蓼。當。之。

宣十五年。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公。羊。作。婁。按。郊。特。牲。之。毋。追。釋。名。釋。首。飾。以。為。車。追。即。禮。記。釋。文。亦。云。毋。音。牟。列。子。黃。帝。篇。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釋。文。無。莫。侯。反。又。左。氏。襄。十。四。年。傳。執。莒。公。子。務。婁。務。徐。音。莫。侯。反。荀。子。成。相。篇。















名未詳何者誤。段氏因謂史記作昭侯甲，則此申字誤。按文侯之父莊公甲午，則甲亦蔡先君名也。雖二名不偏諱，而子孫終未必以此取名。況汲古閣本史記仍作申，不作甲，則二君之名亦疑以傳疑可詳耳。段氏擅改古經，非至殺字，公毅作紘，段謂古經亦當作紘，則甚確。傳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說，詳經韻樓集中，茲不具列。

二月公作三月，以杜氏長麻推之，三月己未朔，不得有庚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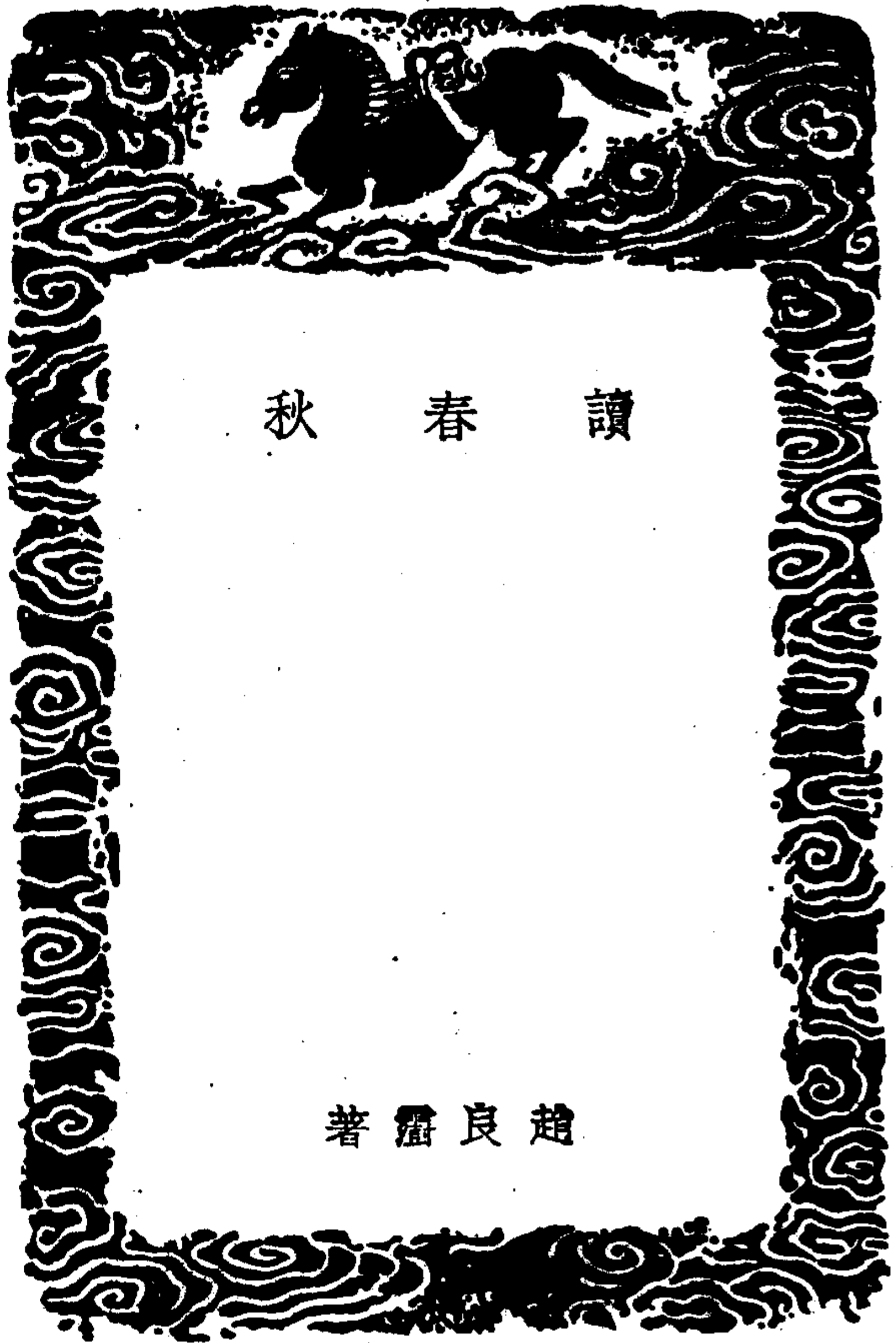
哀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公羊作蒲，簡書刊誤云。此勝國之社，以齊都商亳故名焉。得有別出字，按毛說非也。臧玉林經義雜記云：郊特牲，薄社北牖，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釋文：薄本又作亳，書序：將遷其君于蒲姑，釋文：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史記周本紀：作遷其君薄姑，是薄蒲亳三字古通，然則亳社未嘗不可作蒲社，特邨公不悟蒲即亳，以蒲為先世之亡國，在魯境，徐彥更申其說，謂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此則大謬耳。又攷董仲舒治公羊，而漢志載其遼東高廟災對，凡兩引皆作亳社，春秋繁露王道篇，亦兩引皆作亳社，近地無毫校定本，依公羊改為，蒲則或以誤例之則不改亦可，則公羊初本實作亳，徐彥疏引賈氏云：公羊曰薄社，則又或作薄，當是由亳轉薄，由薄轉蒲，亳薄音同，蒲薄形聲俱相近也。

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

荼，公作舍，九經古義云。釋文：荼，音舒，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是舍有舒義，故有舒音。按穀梁釋文：荼，尚有丈加反，一音又漢書江都易王傳：使男子茶恬上壽，蘇林曰：茶音食邪反，地理志：長沙國茶陵，師古曰：茶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皆與舍音相近，則荼之轉為舍，恐是因丈加反之音而說，非因舒音而說也。





讀春秋

趙良著

讀春秋卷上

清 竹巖趙良撰著



百二十國寶書，吾不得而見之矣。所見者惟夫子之春秋。夫子修春秋以明王道，固必有所筆削以寓權衡。而學者不見魯史舊文，究不知何字爲所增損。孟子曰：其文則史。是夫子雖有增損，因仍者多。而欲於千百年之後，推求聖心于一二字之間，雖朱子不敢據以自信，況後人乎。顧三傳皆註春秋，而左氏每有背于經，公穀又往往不同于左。漢儒著論，互有短長，而卒並傳不廢，則知聖人之心如天，春秋之理如日，而坐井亦天，容光亦日。豈惟三傳，唐宋以來諸儒之說，經者多矣，自非好爲穿鑿，而據同然之心，以揣當然之理，徵文大義，遞有發明，亦如人之遊於光天化日中者，各執所見，以擬諸形容，大小固殊，總之不離乎天日矣。辨不敏，幼承先訓，屢講是經，今老矣，恐提命多所遺忘，卒如盲于目者之幾，非天日所能曜也，因讀而述之。

春王正月隱公

不曰王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先儒於是。有夏時冠周月之說，然考桓之篇，書春無冰，冬雨雪，以誌災異，其非夏時甚明。時與月俱從周，則天之所爲，即王之所爲，何不可以王冠春。蓋春秋魯史也，諸侯奉王正朔，廟聽政，必行于每月初，事係于月，不係于時，故先言春，而惟以月屬王，見周制之頒行于列國也。

讀春秋 卷上

讀春秋 卷上

元年正月必行即位之禮，隱不嘗即位者，蓋探惠公之邪志，以位爲桓之位，而已特攝焉耳。攝必有歸，攝之久而不歸，則奸臣必有覬覦于其間者。公之袞兆于此矣。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及者，內所欲也。邾爲魯之附庸，地近而親，誼聯一體。公初即位，不布誠信于邾，而與之刑牲敵血，要質鬼神，是上下無同德而有違心也。傳謂邾能修好息民，而魯儀父以貴之過矣。黎氏淳曰：儀父，名也。附庸例書名。

鄭伯克段于鄆

克者，何穀梁謂殺之是也。其不言殺而言克，殺易而克難也。言殺則罪專在莊，如天王之殺其弟佖夫矣。言克則莊固有以制段，段亦有以敵莊，勢均力侔，固處于不能兩立之地，而莊不殺段，則段必殺莊。春秋不言出奔可知矣。使果自鄆奔共，則以段之包藏禍心，必不能靖，何不聞其據邑以叛乎。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宰咺稱名，以天王下賵諸侯之妾也。妾母之卒，不赴不祔，禮也。桓未即位，而仲子係于惠公，固未成之爲夫人，使魯不以其喪赴告王室，王亦何由知之而賵之。則亂嫡妾之分者，隱公之罪也。於周何與，然家宰掌建邦之六典，諸侯有壞法亂紀者，而無以正之，亦不得辭其咎矣。

及宋人盟于宿

及者，公也。公成于宋，故與其大夫盟于宿。宿亦預盟也。陳氏傅良曰：三國共爲盟，參盟之端見矣。然則春秋之諱公不書，非諱其屈己以敵微者也，謹參盟之始也。

公會戎于潛

戎之雜居中夏者，種類不一。此其近于魯者，費誓所謂徐戎是也。潛，魯地，戎踰境以修惠公之好，而公往會之，非公有求于戎也。春會而秋後盟，則固辭之而不得矣。然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既躬與于會盟，而凡伯下聘，明知爲得而來，顧敢要于路以伐之，則必有以親魯之無能爲矣。決內外之防，而招戎狄之禍，實自于潛于唐始，故春秋惡之。

莒人入向

入者，造其國都，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之辭。雖得而非居，未遽滅之。然觀宣公四年伐莒，取向，則向之夷爲莒邑，於其始入之時，而已知有終并之勢也。莒，小國也，敢干王法爲兵首，直書之而惡已見。其曰入者，春秋詳內略外，自宜以前。內大夫名，外大夫則人之。故下經，魯師入極其惡，亦與莒同，而無駭以名見也。

夫人子氏薨

婦人之爵從夫，隱既不自爲君，則不以其妻爲夫人。子氏宜書卒不書薨矣，或曰書薨，臣子之辭，然使公不喪以夫人之禮，則國史必不敢書夫人，亦猶公不行即位之禮，而國史亦不書即位也。乃書薨而不書葬，是葬以夫人，而不葬以小君，公之視其妻，若以爲夫人，若以爲非夫人，則羣臣之視公，亦若正其爲君。

讀春秋 卷上

三



若未正其爲君而非有天澤不易之義也。登之心從此生矣。使謂夫人從君先卒。則不審葬。彼晉人之如周葬穆后者。何以說焉。

尹氏卒

王臣卒而書於魯之冊者三。尹氏及王子虎。劉卷是也。天子之卿無外交。其喪不宜赴于諸侯。而虎曾澁踐土之盟。卷能合召陵之師。天王念其功而爲之赴。故不舉爵第稱名也。尹氏之卒。亦天王爲赴耶。乃不舉其名而舉其族。豈以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第。稱族而天下無不知其人耶。其世爲上卿。權逼天子。亦赫赫矣。春秋既不能知其名。而仍而不削。蓋以著子朝之亂所本也。而傳以爲君氏。隱公之母。聲子也。果爲聲子。公即不敢僭用夫人之禮。史亦當書公母某氏。今第曰君氏。古無此徑省之文矣。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鄭與衛爲仇。而宋與衛爲黨。鄭欲挾齊以敵宋。故於石門尋澁之盟。以固其交好也。外盟不書。此何以書。蓋春秋之初。莫詐於鄭莊。莫強於齊僖。二國合而干戈無寧日矣。故於其來告而謹誌之。

公及宋公遇于清

簡其禮以相見之謂遇。王法不行。諸侯無統。各相要結以謀其私。與古之從王事而適值于途者。異矣。隱之籍。嘗遇者二。宋魯遇清。將以伐鄭。宋衛遇垂。將以結齊。欲祕其情。故託爲不期而遇。如果遇也。則兩君之出。各有所之。何以一遇而遂已乎。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州吁弑君而欲會諸侯以定其位。何不與鄭釋怨。而謀必出于伐我。意州吁求和于宋。而宋以伐鄭懲惡之也。衛桓桓出陳之不爲州吁明甚。觀擊鼓之詩曰。平陳與宋。則知陳蔡亦宋爲合之。故經序衛人于下。而以宋公主兵。蓋宋之師。本爲公子馮出。非徒爲州吁也。穆既受位于馮。亦豈忍使其子無開口之地。今鄭以馮在鄭。而連兵伐之。是忘其父之爲德。而欲窮其子之所歸。亦不仁甚矣。卒之亂不起于馮。而起于督。則伐鄭之役。不足以自救其亡。而徒陷于黨惡之罪而已。

齊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豈有無君之心。而後敢以國卿會伐于諸侯。以師衆助黨乎。亂賊使公能知履霜之警。則既拒宋之乞師。而弗許。必不狗彘之固請而得行。乃執義不墜。不能正身以正其下。而無駭專兵于前。豈遂躡行于後。鍾巫之禍。亦公之自貽伊戚矣。豈去氏猶無駭未賜族也。再序四國。甚諸侯之助逆而不知返也。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諸侯無二嫡。仲子者。妾辭也。桓未君而先立廟以祀之。非禮也。隱但知從父爲孝。而不知道以彰父之愆也。讓桓爲友。而不知道以啓桓之篡也。考宮而獻六羽。隱固知仲子之不宜祔廟矣。固知仲子之宮。不可同于羣公之宮矣。而卒違禮爲之者。春秋於隱公之孝友。蓋深憫之。

鄭人來輸平

此鄭莊欲開宋于魯。而通魯于齊也。齊爲鄭黨。而不能踰魯以助鄭侵宋。故莊不惜屈己以求和于魯。魯許鄭成。自不能終與齊絕。故平以春來。而艾以夏盟。齊魯之好。莊實結之。蓋其心灼知隱貪于利。借貪于功。故於魯輸財。以釋其舊仇。而爲齊樹黨。以成其小計。迨三國之交既固。而後連兵以大肆其伐宋之謀。不然。長葛之圍。魯年矣。不思禦敵而求睦鄰。顧爲此不急務之哉。語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莊之島雄。算無遺策矣。不特魯弄宋。使之幸小勝而忘大禍。即齊魯亦墮其術中。隱爲所用而不知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齊年來聘。所以申艾之盟也。艾盟不書。及而書會。志此盟者齊。故急于聘者亦齊。年不稱公子。非貶也。未爲大夫也。不任大夫而任其弟。隱以示我之所親貴。以推心于魯。而使之固結于齊也。蓋僖之圖霸。而後

鄭伯使宛來歸訪

鄭謹聽陰書來歸者。我故田也。訪爲鄭邑。亦曰來歸。蓋輸平之時。已納諸魯。特其意。尙俟魯魯侵宋而後致之。今見魯之伐鄭。師爲宋出。則於舊好猶未忘。而於新交必不固。故懼而急以訪來。訪來而盟宿遇清之志。淪矣。宛。鄭大夫也。接於我。故以名見。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瓦屋之盟。傳謂齊人卒平宋衛于鄭者。非也。以齊之強。果欲爲三國釋怨。鄭敢不從。而是盟莊無與焉。則東門之師。長葛之取。積怨如故。烏乎平。蓋其時鄭既與魯修好。則宋衛之黨已孤。故懼而求盟于齊。而欲離齊于鄭。大邱之遇。爲此謀也。然鄭之平魯。實唱之以重賂。而宋衛之附齊。徒要之以虛言。齊其肯棄鄭而從宋衛乎。故明年會防。又明年會中邱。而齊遂合魯助鄭以肆毒于宋。蓋僖之勤于會盟。本欲執牛耳以長諸侯。而瓦屋直以得序。則其心亦不能無望于宋矣。

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隱宋者。鄭也。助鄭者。齊也。而伐宋之役。豈既帥師以先之。公復潛師以敗之。曾不待齊鄭與偕。而決句之間。克其二邑。魯之肆虐于宋亦甚矣。傳謂鄭師入郟歸于我。入防歸于我。而據經文。則取邑者非鄭也。魯也。徒以歸訪之故。而魯之君臣。竭心力以致其果毅如此。則利之役人。可慨也夫。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取師之惡。甚于取邑。莒取牟婁。宋取長葛。經猶惡而書之。況鄭莊之取三師者乎。宋衛入鄭。既克其國都。而又移師召蔡。以戕其附庸。固爲不義。乃鄭莊以凱旋之師。出其不意。掩覆而盡俘之。亦慘矣。終春秋之篇。惟此及哀之九年。得取鄭師于雍邱。十三年。得取宋師于岳。皆惡其草菅人命。幾與戰國無殊。而鄭莊實爲作俑。孟子所謂善戰服上刑者。莊其當之。

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鄭助齊以虐鄭。齊助鄭以侵許。二國之相爲黨。侵陵弱小。其素志也。而入許。顧以公及之者。許豈不共于魯哉。無故入人之國。魯受其惡名。而鄭獲其厚利。公亦何樂爲此。王氏錫爵所謂以許與鄭。償前日部







惡曹之盟先儒皆謂三國之君貶而稱人果此之稱人為貶則前之稱爵為褒乎惟方氏在謂自宜以前會盟侵伐外卿大夫皆稱人者是也三君俱在而使其大夫為盟是喜于勝魯而君志荒臣志肆矣是年寤生卒明年晉卒又明年祿父卒死期將至烏能有深謀遠慮以防其操柄之失乎漢梁兆于此矣

宋人執鄭祭仲

稱人以執亂辭也執他國之命卿而劫之以逐君宋罪大矣使祭仲臨危投命誠計之上者否則要盟不信從宋以逃死歸而背之可也乃仲歸而立突出忽豈果懼宋之殺其君滅其國而委曲以圖存乎蓋素習于鄭莊之不臣可以取周麥可以中王肩惟所欲為而莫之忌則視廢置其君如奕者之舉棋耳經不名仲而書行次尊王命所以誅權臣也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突自外歸明本無鄭也忽自內出明本有鄭也突依宋以爭國與赤之依戎糾之依魯等而忽獨繫鄭則無異于曹驪齊小白也其正不正可知矣而或以忽不稱子為貶顯稱子亦不過顯為君耳國不可一日無君既不君突則必君忽雖稱名亦何損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宋莊納突執其君臣以要略祭仲已心術之仲本為忽者也突雖圖君仲實專國遂絕宋而不與交宋人惡其背已而知魯與陳蔡之有積怨于鄭故與三國盟于折以圖之柔大夫也能修宋之好未敢定鄭之謀故復與公會于夫鍾會于闕皆宋越魯境以要之也夫鄭莊實平宋亂今卒未踰年而奪其嫡立其庶以貪其財已則無禮而欲責人之有禮得乎

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武父之盟鄭志也不勝宋之賁賂而求親于魯以謀宋也先是公與宋盟于穀邱會于盧于龜所以為鄭求平于宋者不憚屈己以勤人矣而宋卒辭平則魯愧無以紓鄭之患而勃有以忿宋之貪故會盟以鄭為主而伐戰以公為及其不言公者丙戌盟而丁未戰甫踰月耳公可知也魯執宋馮鄭突竝立之徒同惡相濟而一較計于節銖遂至反覆乎恩怨春秋之邦交莫此為悖矣故書以交讓之

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齊與紀為讎宋與鄭有怨鄭之役衛從齊殺邱之盟燕附宋魯欲平紀于齊平鄭于宋雖屢為會盟而無以戢其貪利之心故齊宋攘衛燕以來伐而魯會紀鄭以拒之其不言伐而言戰諱伐也戰未有不書地者趙氏鵬飛曰齊人伐衛戰于衛故不地四國伐魯戰于魯故亦不地胡傳以為戰于紀者非也然則鄭何以地公羊子曰鄭納可以地則此戰之不可以地者師至于城下矣

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突何以稱爵忽何以不稱爵國無二君也突會諸侯臨臣民業經五年不可謂非鄭伯然能竊國之尊而不能奪忽之正故忽雖流離奔竄而必書世子以著其繼世守國之流與前之出而驚鄭互相證明使忽

而稱爵則似入而爭國轉無以正突之為篡矣其曰復歸順辭也而何出惡歸無惡之有

許叔入于許

許莊公之出奔不見于經歷十有五年而鄭有忽突之爭許叔始得乘勢以歸于國故書曰入以著其克復之難且以甚鄭莊之惡也其不以名見而以行次書者明其與君為一體兄終弟及與蔡季之歸蔡從同

鄭伯突入于櫟

入者出入惡公羊之義也然宜入而入為順許叔是也不宜入而入則逆鄭伯是也櫟鄭邑入邑未入國也而突何以稱伯蓋櫟有強都則其勢已足以制國命而震人心故渠彌弑昭公齊人殺子慶其意未始不在突也雖子儀在位而莊四年與齊陳遇于垂者亦突故經於其始入稱爵以著其終能篡國而為君者實由於此

衛侯朔出奔齊

衛之奔君如鄭如衍皆不名而朔何以獨名鄭得罪于弱主衍見出于權臣其義猶未絕于衛也朔則說殺其兄篡奪其位五年之間國人皆痛心疾首而後左公子洩右公子職見貶斥于天子而立為君則國固為許牟之國矣朔不得而爭焉故劉氏做以為奔而名者見有君也朔之于衛大義已絕何可援鄭衍以預視之

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齊欲納朔魯欲平紀故為黃之盟桓自會紀于鄭受紀之朝為紀納女子于王皆所以謀紓齊難而齊乃有鄭之戰四國之師其耽耽視紀必欲肆其吞噬者遂至遷怒于魯齊僂圖霸尚不能保小寡而顧婚媾況襄之政令無常知利而不知義者乎卒之遷其邑逼其君齊不能為魯存紀而魯不敢不從齊納朔則是盟也陽許而陰圖之齊襄欺魯實甚何桓之愚而不悟也

蔡季自陳歸于蔡

經於蔡季不書其出而書其歸則其出也不以罪其歸也不以爭賢可知矣而或以季之賢宜能死國遂以季與獻舞為二人使果為二人則季非承國為君其出入又非有接于魯魯史何重其事而書之況人之賢有深于出處之間者有明于生死之義者各得其性之所近必欲全而責之非大賢不能而何嫌于蔡季之即為獻舞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春與齊盟于黃夏即及齊戰于奚齊之無信雖愚者亦知之而公復與為好會姜氏欲之也男女之無相讓申繻言之矣縱夫人之驕仇既借與會濼遂從而如齊豈所謂夫子制義者乎蓋天之奪其魄將假手于齊以討賊矣

春王正月莊公



莊不即位而猶書正月者正其始也。觀此而知定無正月之失其正矣。莊有正月而不書即位者隱其終也。觀此而知桓行即位之漠無隱矣。

夫人孫于齊

此夫人既隨喪歸而復如齊也。不書如而書孫。著其與于秋也。不書姜氏。見若非齊女。然以稱其禮也。哀姜孫邾齊桓殺之。喪歸甚至。此孫而不至。何也。則莊公以私恩迎之。而國人以公義絕之也。其後或會或享。或如齊如莒。屢涉而不諱。何也。譏失賊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莊公將何以爲人矣。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桓公命。王不稱天。順氏炎武以爲闕文非也。毛伯錫文公命。稱天王。召伯賜成公命。稱天子。彼皆不闕。此獨闕乎。順云。此與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舍且贈同。不知歸舍且贈。正以其厚禮委母。譏之也。故下文召伯會葬。亦不稱天。然則平王之贈仲子。得稱天王。何也。彼既斥其宰之名矣。謂或匡弼不以其道。及加禮于成風。則知嬖寵匹嫡。實習爲常。不得更貸其咎于使臣矣。或曰。文成之亂命。亦借賞也。何獨於錫桓而譏之。譏其甚者。莫甚于獎篡弒也。

紀季以鄆入于齊

紀侯猶未去國。而先以邑附齊。不幾疑于季之奔叛乎。顧季見齊之遷郟鄆部。知其心必欲滅紀。侯其既滅而後下之。恐難容也。故當紀侯之命以承國。而遂入鄆以求爲附庸。春秋善其於傾覆之時。尙能延宗社之祀也。故書行次以賢之。賢紀季所以惡齊襄也。

紀侯大去其國

齊方與陳鄭謀紀于垂。未嘗以兵隨之。而紀侯知其欲滅紀也。力既無以敵齊。心又未能下齊。則不如委其土地人民。而飄然遠引以避齊也。春秋憫其無失國之道。而特迫于強大之陵。故不日出奔。而曰大去。或曰大名也。名紀侯以責其不死社稷。顧社稷既有托矣。季存則祀存。將以一死爲誰殉哉。

齊侯葬紀伯姬

伯姬魯女也。葬。臣子之事也。使書葬紀伯姬。則紀人葬之。魯往會之矣。今斥言齊侯。所以罪襄之肆行。侵逼令其殯不及葬。而又欲假以爲名也。

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所伐者。黔牟也。伐黔牟。所以納朔也。朔殺兄篡國。義所當誅。而齊襄連諸侯之兵以納之。其黨惡之罪。豈待貶而人之哉。然或以爲四國皆微者。則大不然。先是濶會齊師。納而弗克。今糾集大衆。期于必成。襄之親歷行間可知矣。而顧人之者。何也。襄鳥獸行。通文姜以弑桓。魯雖屈于力。弗能報。未嘗不心惡之。故狩。而齊人。不欲使公與仇讎會獵也。伐衛而書齊人。不欲使公與仇讎會師也。既人齊襄。即不得不人宋陳蔡。此魯史之特筆。以啓後人疑問者也。終諸兒之弑。非與文姜會。未有書齊侯者。與文姜會。是魯之惡襄實甚。惡襄所以病公也。若第以納朔貶稱人。則桓十六年伐鄭納突之諸侯。何以爵之。

王人子突救衛

救衛者助黔牟以拒朔也。使朔非得罪於天子。天子廢之而立黔牟。則當時諸侯之助亂以伐正者多矣。何未聞王旅之赫然怒乎。雖周之弱不敵齊之強。未成爲救。而春秋必以救書之者。所以尊天子之威命。而託子突以正五國逆王之誅也。子突名也。方氏苞曰。王朝之大夫。例稱名。

衛侯朔入于衛

不曰歸。而曰入。逆詞也。王人救衛而朔入焉。雖不書王師收績。而收績可知矣。不書黔牟出奔。而出奔可知矣。朔藉五國之力以抗王命。其罪豈不子縶焉哉。顧猶不黜其爵。何也。緊國爲正。緊爵不掩其爲非正也。故朔之入衛。與突之入樛同文。

齊人來歸衛俘

公殺以衛俘。爲衛寶賂也。賂一入而不惜。黨惡之名。不避抗王之罪。胡傳以爲有欲貨之心。而後動于惡是也。顧其事齊人主之。四國從之耳。以寶入齊宜也。而齊乃來歸于魯。豈果從文姜之請。欲以親魯歸寶。乃所以歸惡也。歸之者詐。受之者怨矣。

公及齊大夫盟于既

齊大夫。而不目其人。非其貴者也。諸兒弑。齊無君。謀國者懼。魯之乘亂以復其仇。而見糾之在魯。魯實安之。故以迎糾爲名。而與公盟于既。使魯貪納君之利。而不與報怨之師耳。不然。立君大事。國高二守。何從而聽諸不知名氏之大夫乎。顧齊則詐矣。而盟書公及。內志也。公不志于報父之讎。而志于定讎人之國。則其罪不可道矣。

齊小白入于齊

小白與糾。皆齊傅之庶孽。其當立與否。非如忽與突。竊與亦之灼然易明。但立嗣以嫡。非嫡以長。禮也。使小白爲弟。則殺兄而奪其國。其惡與衛朔等。春秋豈肯與之。乃小白繫齊。亦如鄭忽曹驪之。以國氏則其當立之義。固齊之臣民所共戴。非若伐齊納糾。特出于魯人之私也。其曰入者。亦以糾之爭國難之耳。豈與突之入樛。亦之入曹。朔之入衛。同爲逆辭者。故三傳皆謂糾兄桓弟。程子特易其說。而斷之以聖經。正不必以薄昭之言爲據。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此乾時之師。即伐齊納糾之師。不言公可知也。顧小白既入。齊有君矣。我師不可已乎。而公決求一還者。蓋憤既之盟。受欺于前。故乾時之戰。致死于後。使公能移此師于不共戴天之仇。雖致敗績。亦何所慙。今乃以納仇而敗也。固不能諱其耻也已。

齊人取子糾殺之

相既得國。糾一亡公子耳。有何能爲。然小白忌魯。鮑叔薦仲。非置糾于死地。則魯不靖而仲不來。故始詐而迎之。終忍而殺之。此即霸者功利之見。不自惜其不仁者也。經書曰。取病魯尤罪齊也。而或以糾之稱。



子為齊人正其君臣之義亦為知子糾非名如陳子禽之或稱陳亢或稱陳子亢耶如例之以既葬稱子則小白罪不勝誅矣

公敗齊師于長勺

敵加于已不得已而後應於魯何責焉顧將卑師衆曰師齊而稱師用大衆矣而魯能勝之及齊宋修怨連師至郎又能敗之于乘邱則是魯之兵力非不足以摧敵也乃自納糾以前宋聞師加于齊而乘長勺之勝待宋以啓其釁屢敗其師則公之忘讎而黷武固有責之不勝責者矣

以蔡侯獻舞歸

此著楚之強憑陵中國之始也先備以為齊敗而名其君者責其服為臣虜絕之也蔡小而逼于楚力不足抗強鄰從而服之寧得已乎楚人滅夔以夔子歸不名固無罪矣晉師滅潞以潞子嬰兒歸名之果何罪乎即據左氏所云罪在鄆舒晉誠不利其土地人民則殺鄆舒而立潞子如楚莊之殺陳夏徵舒可也何遽滅之故凡滅國而執其君皆罪在滅之者而深憫夫所滅者以著世變也如責蔡季以不死社稷之罪則夔子亦未死矣況蔡季既執蔡人立其子於國有君矣社稷固未亡也方氏苞曰諸侯卒必名奔執而不返則與卒等故名之其不名者不知其名也如有則其義皆可通矣如謂子奔其子奔黃溫子奔衛皆不知其名者

宋萬出奔陳

春秋書宋萬事與左傳詳略懸殊或謂宋魯方惡赴告不通則當乘邱郟交兵之後宋有大水魯使甲之而書諸策豈有討賊立君國之大事而不以告哉如竟不告則萬之弑君殺大夫亦宜不見于經矣故例以衛州吁之事則宜書曰宋人殺萬宋人立御說葬宋閔公而顧不書書出奔似乎緩討逸賊者而左氏皆釀之說恐有不然先儒謂書奔陳以責陳人之黨賊受賂焉有欲責隣封之小愆而忍殺臣子之大義哉

齊侯宋人陳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之會傳謂以平宋亂果爾則在會者當為御說何以不書得而書人乎胡傳謂桓非受命之伯諸侯推戴以為盟主故貶而稱人然其時魯衛大國地與齊鄰鄭為懿親素與齊黨今皆不與于會而自宋以外惟陳蔡邾三小國焉何足為主天下會盟之政意者桓假平宋之名以圖霸事而信義未孚故四國君不親行而臣往聽命劉氏做所謂皆大夫者近是

齊人滅遂

滅譚書師將卑師衆也滅遂書人將卑師少也以遂弱于譚其國易舉也北杏之會豈惟遂人不與而齊桓欲以威讐諸侯故以罪加小國金氏履詳曰遂在濟北必為魯之附庸則滅遂所以逼魯也于是魯人懼而有柯之盟

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北杏所以平宋不踰年而宋遂背之非情也伐之者蓋責宋公之不親行而遣大夫耳陳蔡邾亦大夫何

以得免于伐會不為宋舉也且國諸侯必先大國陳蔡邾非所急也

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甚矣桓之急于得宋也前年會陳曹以伐之以北杏之不親至懼其有離心也及兩會于鄆宋已固交于齊齊愈推誠于宋遂以師從宋伐鄭鄭叛宋也又從宋伐鄭鄭侵宋也其序齊于宋下者春秋之例會則以主盟者為先伐則以主兵者為先鄭鄭兩役宋主兵也而胡傳以為齊未成霸彼二十六年伐徐仍序齊于宋下豈猶未成乎弱也哉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盟而曰同盟其有不同之情而要以必同之義蓋齊桓始霸之辭也柯之盟書書公矣而于幽謀公何也柯特盟也不過通二國之好幽齊盟也直欲收諸夏之心天王在上而列侯不朝覲于京師不會同于方岳聯結八國推戴一人越禮犯分莫此為甚故無霸而天下之戎兵不戢聖人憂之有霸而天子之威權以亡聖人尤憂之特諱公以著世變即胡氏北杏傳中所謂誅始亂正王法也而於此傳則云桓公仗義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顧魯之叛盟在納鄭詹餘年以後事也春秋豈能逆探其事而先於幽之盟貶之齊人執鄭詹

冬十二月盟幽春執鄭詹是執之于會所也傳謂責其不朝豈有會猶未歸而遵責之以朝哉蓋桓見荆楚方強伐鄭及櫟而還疑鄭之有二心于楚也故拘其執政大臣以為質而要之以固事齊是桓之不以德懷而以威攝也故稱人以執惡之也詹苟知義如叔孫舍子服漱之于晉待禮而歸可也

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不書戰而書伐以三國來伐未戰而魯服也蓋魯之事齊也緩北杏固未與矣既盟于柯而猶不親乎鄭之會甫同于幽而遽私受乎詹之逃反覆無信齊宋惡之于是有西鄙之師說者徒以遂事招寇歸咎于公子結夫結以媵婦私出而擅與大國抗盟誠為不恭然齊宋既與之盟矣豈其不預拒于先而反追怒于後哉

及齊高偃盟于防

盟書及內所欲也不書公不與公之請婚于齊也納幣逆女皆斥公而獨於盟防諱之者不諱則外大夫之來聘而公出國都以盟之者有矣烏知高偃之以議婚特來也不書齊使於齊無責焉耳

夫人姜氏入

公於盟防之後官三如齊說者以為朝也而假納幣觀社逆女之名以諱其事顧春秋小國之朝大國實禮之常滕曹邾之於魯是也傳公於齊亦嘗五年一朝經皆書如而不諱何諱乎莊公且莊而朝齊其可耻孰與結婚于齊蓋姜氏齊襄之女也襄于九世之讐猶必報之況其為先君之讐乎經不曰夫人至而曰姜氏入謂其義不可入也殺梁所謂宗廟不受也丹桓宮棧刻桓宮桷將以為夫人歸而不知適足傷桓之心矣



曹驪出奔陳亦歸于曹  
 不書子氏以國不嫌沒其爵也。忽之出奔繁鄭歸則書世子則竊之繁曹即為世子可知矣。但鄭先書歸見繁賊者之有力也。曹先書出見扶正者之無人也。要之竊與忽之當有國則一也。而論者每以不書爵為貶則通一經之奔君未有不繫以爵者。聖人誤皆予之耶。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前之盟幽諱公。而不諱者一諱焉。而其義已著也。魯為乘國之邦。宋為先代之裔。陳鄭皆嘗荆楚之衝。齊必得宋魯而後可以服中夏。必得陳鄭而後可以禦荆蠻。故自北杏以來。先服宋。次服魯。次服鄭。叛則以兵威之。歸則以恩結之。歷十數年而諸侯皆有畏服之誠。無疑貳之志矣。其曰同盟者。喜其同也。天下同此尊周攘夷之心。而霸業以盛。

公子友如陳非原仲

左氏以原仲為季友之術。則如陳私行也。禮云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命而行。雖私無貶。顧必誌之于策者。為異日友之奔陳誌也。自于餘邱之伐。慶父以庶兄而專國兵二十餘年矣。其必為害于宗社。公與友所心愛。故女叔來聘。使友報之。越竟會葬。任友行之。蓋欲通友于與國。一旦禍起。得借以息肩。而徐圖反正也。然其不託于齊。何也。齊魯舊好。桓方主盟。其不與慶父以長魯亂也可知。

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衛朔反國。實抗王師。及王有子頹之難。朔又與燕伐周立頹。王之積怒于衛實甚矣。使桓果有尊周之心。則必恭奉王命。親歷戎行。而顧自居城濮。遣將薄伐。使懿公尋前幽之盟。求成于齊。則師不戰而退矣。故春秋書衛及齊。以見衛不量力。自取敗衄。而非桓之欲伸天討也。傳曰取賂而還。殆不誣矣。

齊侯來獻戎捷

此齊桓欲親魯而謙以下之也。先儒謂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而春秋特書來獻以抑之。恐未必然。使齊果欲誇其功以震魯。魯惡其誇而故抑之。使與下之奉上等。是益為誇詞以爭勝。非所以為榮也。惟其自以來獻為文。故聖人因而書之。以見霸主之本虛衷。以孚衆志。固與楚宜中之來獻捷。以魯不會孟而脅之以威者。其用意大相懸也。張氏薄曰。遇魯濟則親至魯。遇梁邱則序先。齊能執謙。宜其定伯得之矣。

公子牙卒

成季之誅牙也。為大義滅親也。春秋曷為諱而卒之。成季諱之也。牙。慶父之黨也。其欲弑莊公以致國于慶父。固積慮耳。使明徵其辭。如周公之誅管蔡。則慶父久專國兵。勢必激而成變。故仇之而徵其跡。第以卒告于臣民。立其後嗣。而慶父猶晏然不知牙之以罪誅矣。故莊公得正終。子般得繼立。皆成季之密于機事。而無害其成者也。春秋善乎其諱之也。非僅善其不與國人慮兄弟也。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如齊。告立閔公也。慶父之欲篡國久矣。恐國人之不與也。故且立君以伺其便。懼大國之見討也。故又如齊以探其情。而說者以通其使。許其歸。雖齊桓之縱賊。則大不然。如齊之役。與般卒同月。魯既歸獄于圍人。則齊桓為知秋殺之為慶父。而不通其使許其歸乎。但自通其使許其歸。而慶父遂若內有哀姜之助。外有方伯之援。魯真己之魯矣。春秋書之以見閔公之秋。已兆于此也。

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姑之盟。請復季友也。時閔公甫九齡耳。慶父專國。威讎華僚。誰能為公畫此計者。陳氏謂國人為之。吳氏謂魯之世臣為之。卓氏謂季子在陳。介陳人以為之。而不知公自為之也。公雖幼。見慶父哀姜之所為。心必惡之。而力不克制之。因思季友之賢。能除逆黨。則必能輔公家。故請于齊而復之。以從國民之望。而齊亂賊之權。慶父力利公之幼弱。不謂其能辨賢奸。將為己害。故季子歸而年。遂肆然動于惡。而使卜公相類。嗚呼。閔公有志于治。而親賢是求。能愛其傅。而奪田不禁。其天性有過人者。而卒以此亡其身。閔之所以為閔也。

齊仲孫來

季子秋歸。而仲孫以冬來。閔公秋薨。而高子以冬來。齊桓之務事魯難至矣。使當日季子不歸。則慶父之篡必成。齊使不來。則季子之功不立。而說者謂桓公有取魯之心。是泥于傳而不揣情事者也。齊之南伐。以魯為主。仲父之謀。風定。烏有欲成尊攘之業。而敢觀親王室之懿親哉。觀哀姜之孫。桓而不孫。齊則弑君之賊。桓公決欲討之。慶父所以懼而奔也。慶父奔。而季子以信公入矣。至季子仲孫高子三大夫。字而不名。則朱子所謂魯史喜而書之。聖人直書史家之辭是已。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北郭

狄未至邢。而陳師北以先待之。安見次之為緩。其謂之緩者。見傳有邢人潰出奔師之言故也。然傳不載邢與狄戰。則邢懼而自潰。非敗而後奔也。去其國都而欲托于險阻。擇夷儀而居之。諸侯因而城之。始終一救患分災之心。何得謂救邢。其緩。城邢美其功哉。其再敘三師者。以救在春。城在夏。事既竣時。而未嘗別役諸侯之師也。則其事有制而不擾矣。

城楚邱

楚邱。衛邑。而城之。直等于魯邑者。齊桓分任其功于會櫟之諸侯。而令魯總其成也。公穀以為不言城衛。不與齊桓專封。夫所為封國者。本無其國而今建之。本無其爵而今命之。則邢。魯來之國。號小邦。而得稱于魯也。若衛則康叔之國。周先王之所封。懿公甫滅于狄。戴公旋立于曹。至文公徙居楚邱。建城市而營宮室。劉氏敵據定之。方中之詩。謂先徙都而後築城。非齊桓城而遷之也。其不言衛而言楚邱者。不言楚邱。則疑于城衛之故。其實城楚邱與城邢等耳。觀閔公之篤。齊狄入衛。而不書滅衛。則衛固依然存也。何俟齊桓封之。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濟遂伐楚次于陘

自莊公十六年以後，楚之伐鄭屢矣。齊桓合諸侯以謀之，大如宋魯，遠如江黃，數為會盟以固己之交，披楚之黨，然後乘侵蔡之師，聲其罪而討之。書曰：遂伐楚，非第繼事之辭，亦謂同幽會禮盟，貫會陽穀，積二十餘年之經營，而今乃得遂其事也。陘者，楚地，定公四年，諸侯侵楚，會于召陵，論者以召陵為楚之要地，而陘又在召陵之南，師次于此，非緩以待之也。蓋將蒐乘簡卒，申令而行，駭駭乎有深入之勢矣。故楚懼而遣使如師以請盟，其書屈完來盟，而不言使之來者，外楚而不欲進其君于同盟也。其書盟于召陵，而不言與之盟者，尊桓而不欲使大夫得與抗也。雖不必戰勝攻取，而桓之屈服于荆蠻者，其功已存于天下矣。郝氏敬以為齊能討楚，當首問其稱王，問其伐鄭，問其廢蔡侯之罪，如是則楚無以為辭，勢必決于一戰，戰而勝幸也。萬一不勝，則彼將肆其吞噬之心，以侵害中國，而震驚京師，王室之禍由此熾矣。故第責之以包茅不貢，使之引辭服罪，則君臣大義，昭然常存。楚雖強，亦自知其僭王猶夏之不見容于天下也。自召陵以後，終齊桓之世，楚雖滅弦伐黃，祇自暴其近隣，而未嘗加兵于鄭，則亦憚于伯主之義也。夫○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以楚之強，而深其阻，莫其旅，雖武丁奮捷伐之，咸尚必歷久而後成功。況桓文乎？城濮之戰，得臣恃勇直前，自離巢窟，而所從者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故晉文得而勝之。今則楚師不出，憑險為安，蓄全力以待齊，而欲懸軍深入，歷方城漢水而戰郢郊，此取敗之道也。說者以召陵為伯主苟且之事，夫以苟且責其平日之所為，不足服楚則可耳。至于召陵受盟，正以不戰而屈人者，雖聖人亦不沒其一匡之功矣。

諸侯盟于首止

會盟同地而不同時，故復舉首止。世子與會而不與盟，故再言諸侯。前之會，特尊世子以明示諸侯也。此之盟，復要諸侯以同戴世子也。

盟于洮

首止之會，不盟王世子，葵邱之會，不盟辛周公，于洮則與王人同盟書之，將以示貶乎，非也。王室有難，勸使求援以結盟，列國事之變，而義之權也。顧惠王崩在冬，洮盟在春，其時固無叔帶爭立之難，故劉氏敏以為洮之會，本非謀王室也。意者，鄭始聽從楚之言，逃首止之盟，及經新城之圍，楚師不競，寧母之役，子華不意，遂自悔厥禍，求成于齊，齊上請于天王，為此會也。故書曰：鄭伯乞盟，然自鄭復從齊，而惠王益知諸侯同心，太子之羽翼既成，廢立之邪謀永息矣。則即以此盟為寧周難可也。故王人不嫌與盟也。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一夫人也。三傳異說，自劉向目為成風，後儒多因之。顧古無以妾體君之義，亦無以子立母之文，位雖欲尊所生，豈敢因禘告廟，自誣其祖乎。宣之敬，襄之定，昭之齊，歸其葬，皆稱夫人，其葬皆稱小君，而未嘗入廟致之，使謂春秋略其題事者，獨譏其作始者，則宜詳其姓氏，直書之曰：用致夫人，成風而嫡妾之亂，不益昭然足為後世戒乎。何為書夫人不書姓氏，將以示譏，轉令讀者不知所譏之為誰氏也。惟左氏

以夫人為哀姜者得之。蓋自夫人之喪，至自齊，已削其姓以貶之矣。徒稱夫人，即可知為哀姜。文相承也。哀姜薨已七年，何以今始致之。蓋其淫而與弑，國人欲絕之于祖廟也。而其葬而成禮，魯公已尊之為夫人也。或曰：哀姜入廟，則宜書附，顧既葬卒哭，而以班祔，事之常也。哀姜不宜入廟而入廟，則人子之心，斷而制之者也。故曰致也。

公會辛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襄王甫立，而家宰出會諸侯，則猶傷于叔帶之難，而倚伯主以固其位也。第惠王之喪在去年冬，葵丘之會在此年夏，正當七月而葬之期，故汪氏克寬疑其會葬既畢，而修禮以申王禁也。然魯方在會，而王葬不書于冊，則伯者之功過，亦不相掩矣。

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其君之子云者，私也。對世子而言也。君私其孽子，而殺世子，是不曾以孽子手殺之也。國人所同讎也。故不書弑而書殺，惡其君之愛之，適所以多其子之罪，而使人殺之也。譏在君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

書曰：其君，里克之君也。其為里克之君奈何。奚齊者，獻公所辱，苟息以傅之者也。卓非其所傅也，使克于奚齊見殺之後，盟國人而召重耳，則苟息將殉奚齊，而卓必不立矣。卓不立而亦可免于死矣。故凡卓之得立者，苟息為之，而實克之縱之也。傳曰：里克殺公子卓于朝，既躬入其人之朝，而又忍而殺之，故春秋特書弑，以正卓之為君，罪在克也。

諸侯城緣陵

城邢序三國之師，齊自主之也。城楚邱，略諸侯而不書，使魯主之也。城緣陵，書諸侯而不序，任諸侯之各自為役也。修安攘之業，而無繼一之令，故殺梁以為諸侯城，散辭也。自是以後，次于匡以救徐，而徐終為楚所敗，會于淮以謀鄭，而鄭不果城而還，諸侯憤貳，舉無成功，何其始勤而終怠也。蓋自九年會葵丘，十年公如齊，十五年公如齊，五年一朝，得蓋以事天子者事之，而齊直安受其禮而不辭，久矣。桓志之荒矣。

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齊桓始合諸侯，與宋魯為尤睦。今桓方在殯，而宋遽伐之，豈仗義執言之師乎。雖奉齊桓之遺命，納公子昭，而心則實幸其喪，乘其亂，於其威力，欲與齊代與耳。故春秋略其納昭，書其伐喪，顯之戰，不以齊主兵，而以宋及之，皆惡宋也。夫古者立子以嫡，無嫡以長，公子昭非正也，使無虧既立，宋襄因而撫之以修桓公之好，諸侯其誰不樂從。顧計不出此，而謀動其國家，變亂其少長，以此圖霸，不亦難乎。觀魯與狄之救齊，聖人皆善而書之，狄尚可善，而宋之不善為已甚矣。

宋人執滕子嬰齊

名滕子，非貶也。其義與楚執蔡侯獻舞同。宋襄求伯不以德禮懷諸侯，而侮弱為強，直書其事，其惡自見，不待貶也。啖氏助曰：春秋於執諸侯皆稱人，亂辭也。



會陳人蔡人鄭人盟于齊

齊之盟楚所以恐弄諸夏以竊霸者也。陳蔡逼近于楚，惟其所役。桓公既沒，鄭伯新朝，楚見其隙之可乘，故託言不忘桓德而介陳蔡以通于齊。孝公既為甘言所餌，而又見宋襄肆虐，雖有納己之德，實懷奪霸之心。故欲結楚以擯宋，而魯適以救齊怨宋，遂合而為此盟。願楚大夫在焉，序先陳蔡何也？蓋欲矯宋之虐小，而故下之以誘來者也。夷之參盟于夏，大夫之抗盟于諸侯，皆始此矣。春秋懼之，沒不書公，方氏所謂特文以見義也。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曹南之盟，從宋者曹邾，齊之盟，從楚者五國。宋自知其力之不足以致諸侯也，而介齊以求成于楚，使宋楚之從者，交相見也。故鹿上之盟，惟有三國，蓋共謀為孟之會耳。楚方欲陵駕中國，既與齊魯通盟，所懼與爭衡者惟宋。今幸宋求諸侯與為好會，故偽許之以誘致其君，使之以乘車往，而自伏兵車以執之，甚矣宋之愚而楚之詐也。當是時，魯方有事于邾，而齊第坐觀其成敗而莫之援，中國無霸之禍亟矣。故春秋於會孟執宋，盟薄釋宋，不為宋隱，閔宋之自取也。不授楚權，抑楚之暴橫也。而齊魯之附楚以外宋，亦不能逃其罪矣。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方氏以楚稱人，非君也，恐有不然。春秋外楚，自椒聘以前，未有以爵舉者，屈完來盟沒不書，使宜申獻捷，使亦書人，惟孟之會稱楚子者，蓋著夷狄爭霸之始。自宋召之，故書爵以抗宋罪宋也。及盟薄則沒楚，而戰法復稱人，經之常例耳。至宋襄飾小名以取大禍，則習見夫齊桓之假仁義以服人，而不量己之力不逮齊也，其不書公敗績者，先儒謂為宋諱辱，然戰泓以後七月而卒，則乘敗身傷，其事亦不能諱矣。

衛侯燬滅邢

衛侯燬之名也。三傳皆以滅同姓故然。晉滅虞虢，齊滅紀楚滅夔，皆不名，何獨於燬而名之？按邢衛皆滅于狄，齊桓城而復之，桓方在殫，衛乃與宋伐其喪而殺其子，衛之於齊甚矣。邢以救齊之故，與衛為讎，而衛遂用二禮之謀，斬其血食，是衛之不仁，其心已死。故書燬以從諸侯死則名之例甚衛也，而邢之無罪可知矣。而齊桓與滅繼絕之德，益以著矣。

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君臣概稱人，常也。陳蔡鄭許雖屬役于楚，經書戰伐會盟，未有以大夫先列侯者，垂隴之會，不先士穀，新城之盟，不先趙盾，豈於圍宋之役，獨先得臣，方氏謂主兵而先，猶可言也。列會而先，不可言也。主兵而冠履倒置，豈可言哉？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而楚虐之，執之于孟，敗之于泓，今又以背楚即晉之故，而帥四國以圍其都，是其心直欲盡驅中原之諸侯以從楚而後已。直書其事而楚禍猶夏之惡已彰，固不待以人為貶也。

公會諸侯盟于宋

此圍宋之諸侯也。楚子在焉，不目楚子者，書法與盟薄同，不予楚以主盟之權也。于宋，宋與盟也。宋迫于兵而受盟，情有可原。魯以伐齊取殺之師，德楚為深，不召而往會之，且為宋求服于楚以釋其圍，是楚之臣屬諸侯，魯實佐之，不待成衛以備晉，而公之罪已不可道矣。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城濮，衛地也。致楚師于衛地而與之戰，則楚之勢孤，以視召陵之深入楚境而攻之者，其難易何啻倍蓰。方晉之欲救宋也，惟恐我師既出，楚遂解圍而歸，則欲一大創之實難。故始而使曹伐衛，以致其救衛之師，既而執曹昇宋，以激其護曹之心，及兩師既陳，而又許曹衛以攜之，拘宛春以怒之，退三舍以驕之，遂以一戰而取成定霸，雖陰謀秘計，不及齊桓之正，而其為功于天下，則過齊遠甚。蓋自齊桓既歿，宋霸不競，陳蔡鄭許之臣服于楚，不足言矣。而魯且屢盟衛與為婚，惟宋不屈，圍之踰年，非晉文起而討之，則楚之猖狂不道，禍且延及王室矣。故雖使曹伐衛為婚，執曹昇宋非伯討，春秋曲諒其為服楚之計，而亟書晉侯以予之，逮乎城濮之戰，三國稱師，晉獨書爵，則聖人之心可見矣。先儒拘于書及之例，謂經于晉無美辭，不知以晉及楚，亦以別異主客耳。豈必以此判其事之美惡哉。

衛侯出奔楚

鄭突衛朔出奔則名，衛侯鄭獨不名者，突奔而忽立，朔奔而黔牟立，方氏所謂國有二君，不名無以別者是也。鄭之奔也，晉人立叔武矣，而武則以國為君之國，特與元咺守之，俟其反也。故鄭之不名者，所以表叔武之心，以甚衛侯殺之之慘也。自踐土受盟以後，武不見經，而結書元咺奔晉，晉執衛侯，比事以觀，則傳所謂疑其篡已而殺之者信矣。既已殺之，是叔武不自為君而鄭成之，為二君也。故於其復歸而名之。

公朝于王所

自入春秋以後，僅于成公十三年，書如京師，獨晉文創稱之初，盟于踐土，會于溫，一歲之間，兩率諸侯以朝于王，豈非十二公僅見之盛事哉。書曰：公朝朝之，異于如也。著晉侯尊王之功也。書曰：王所之，異于京師也。亦不掩晉侯召王之罪矣。

會王人晉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盟者，告神以約信之辭也。不敢以不信加于尊者，故諸侯尚不與王人盟，況大夫乎。而翟泉又在王城之側，諸侯之上逼天子，大夫之交政中國，皆自此始。沒公不書，所以貶晉文者深矣。

取濟西田

濟西魯田也。宣元年齊取之，非齊地，故言取也。十年齊歸之，本魯地，故言歸也。與鄆讎龜陰之言歸一也。今晉執曹伯而反諸侯之侵地，則濟田宜歸于魯，乃不言歸而言取，若非所有者，然則曹人力屈于晉，而非心好于魯也。與成二年取汶陽田同，但曹弱于齊，故汶陽仍以歸齊，而濟西遂為魯地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啓於而郊，於周正宜用三月，四月非其時矣。庸愈于九月用郊也，卜不過三四卜非其禮矣。庸愈于五卜



不從也。免牲則不郊。固知上帝弗享矣。望郊之細也。不郊而望。不亦可已。而不已乎。故書猶以譏之。魯之有郊禘也。記云。成王賜之以報周公之勳。然呂覽言。魯使宰讓如周請郊禘禮。王使史角諭止之。而惠公怒執王使。則是僭端起自惠也。但其時或以平王不許。未敢肆行。故歷隱桓莊閔之篇無見焉。及僖公從齊伐楚。誇大其功。僭用王祀。其在詩曰。皇皇后帝。謂郊也。周公皇祖。謂禘也。自是相習為常。經不勝記。惟於其失而又失者記之。則自僖始。豈得謂賜自成王。受自伯禽也哉。

衛遷于帝邱

衛遭狄難。齊城楚邱以遷之。今三十年矣。而避狄于帝邱。則以自遷為文。晉霸方盛。而狄之為患于中國如此。豈非文以出奔之事。德狄而怨衛歟。及明年衛乘狄亂而侵之。亦所以自古其困不得已之計也。而論者以盟狄為衛罪。不亦苛乎。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魯不朝王。而僅使公子遂報宰周公之聘。非禮甚矣。魯雖盟國。惟強是從。齊強則朝齊。楚強則朝楚。今將聘晉。而恐晉文之責其無禮于周也。故不得不先如京師。而後如晉。書曰。遂者。繼事之辭。亦專主之辭也。魯事盟主。過于事周。脫非晉文之率諸侯以勤王。得毋如隱桓之時。王臣屢聘而不一答乎。

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秦既背晉盟。而遣鄭戍於鄭厚矣。復欲潛師以取其國。其意豈僅在鄭。亦將乘霸主之喪。而爭主諸侯之盟也。使其果得鄭以窺中原。則馳騁殺函。蹂躪畿甸。周鼎入秦。恐不待孝公以後。惟晉襄墨衰發命。遂與姜戎。犄角之。使之匹馬隻輪不返。始得摧其雄心。不敢越晉而謀東夏。家氏鉉翁謂城濮之戰。功在天。殺之戰。功在其國。豈篤論哉。

晉人敗狄于箕

先儒謂殺與箕之役。人晉以貶其忘親而即戎。非也。殺之謀原軫發之。箕之功卻缺成之。大夫主兵。自公以前。皆書曰。人。非有所褒貶也。狄之為害。非僅在晉。齊桓即世。狄侵衛伐鄭。而孝公不能禦。故齊霸遂衰。晉文末年。狄圍衛侵齊。而襄公能敗之。故晉霸弗替。繼先人之業。而彌中夏之患。此二役也。使桓公見之。庶歎生子當如晉襄矣。

公如齊

周公下聘。而公不朝王。歸父一來。而公遂如齊。此何禮也。據傳公之朝齊。文仲勸之。此臧氏之不足與謀國難。免竊位之譏也夫。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天王使毛伯來錫命文公

叔服會葬。天王欲親魯以懷諸侯也。魯之無禮于周甚矣。而獨善事強大。朝齊聘晉。動無虛歲。凡桓文仗義之舉。皆皆從之。踐土河陽。遂迫于晉文。兩脩朝禮。王於其卒。特加厚焉。獎其善而宥其愆。欲使天下之相勸于尊周也。又春秋侯國。世子既不誓于天子。嗣位亦不請于京師。下不以禮來。而上遂不以禮往。是

使上下否隔不通。而廢立皆得以自擅矣。今不俟文之喪。而先命之。固寵其父以及其子。亦所以正天子之操柄也。故春秋於會葬錫命書之。無貶詞。不貶周而所貶固有在矣。

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

書世子弑其君。春秋之治楚也。所為用夏變夷也。頹嘗弑其兄而奪之位。事不見經。外之也。故其先國以號舉入蔡。曰。伐鄭曰。荆。即來聘。亦曰。荆。自頹之漸大。與宋爭霸。與魯同盟。駁駁乎與中國之諸侯等。中國則不可以夷狄之治也。故為正其尊親之名。而誅其亂賊之罪。楚幸矣。聖人治之。即聖人不絕之矣。不然。以楚之僭王。必不以其嫡子誓于天子。而目之以世子也何為。

及晉處父盟

及不稱公。諱辱也。處父擊國。誌此盟之在國都也。誌處父之受君命也。禮身之幹也。晉以非禮加于諸侯。而使其臣得抗鄰君。不將誨之與己抗乎。書曰。及晉處父盟。惡晉襄之自決其禮防也。而魯文不免自立。雖諱之而亦欲蓋彌彰矣。

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毅盟于垂隴

晉襄紹霸。躬墨衰而敗秦狄。可謂振作有為。自伐衛驅戚之後。志驕氣怠。直以國事委其大夫。故垂隴之盟。書士毅伐楚。救江之師。書陽處父自入。春秋外大夫。而出主名于征伐會盟間者。實始于此。彼徒儻一時之安。而不知大夫強諸侯。遂以兆六卿專晉之禍。春秋于此有履霜之懼焉。

逆婦姜于齊

出姜之歸寧也。書夫人姜氏如齊。夫人姜氏至自齊。正其為小君也。而其始歸于魯。何書之略也。夫逆則稱女。至則稱婦。稱夫人。禮所固然。第曰逆婦姜于齊。惡文公也。以公之不告月。不視朝。不饋。雨。作主不時。壞廟不修。雖天祖之質臨。而敢于慢之。其亦何所不慢。故逆不以卿。至于禮以卑其主。而不知敬。厥仲遂之竊視其旁也。由不敬其始。遂無以善其終。記云。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此之謂矣。

楚人滅江

初商臣弑逆之日。正晉襄尊攘之資。使當彭衝既勝。而移伐秦潰沈之師。聲其罪以致討。則楚必有情屈勢阻。負罪不敢抗者。而何暇圖江。惟伐秦不足中其忌。潰沈不足披其心。楚知晉之無能為也。於是肆其吞噬之謀。而始而圍之。繼而滅之。小國之無所依庇也。哀哉。春秋書處父救江于其前。書晉侯伐秦于其後。是江之未滅。而處父以孤軍促之。江之既滅。而晉侯以修怨忘之。所由與桓文之分災救患者異矣。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廬

廬之會。不序諸侯。不名晉大夫。左氏謂責公之後至者。非也。先儒謂以君幼而怨后之主盟者。尤非也。國無長君。而大夫遂假一時之權。則季子可以盟落姑。仲孫可以盟長楊。亦何必以閔襄親之。使當靈時而有桓文。必將會而不盟。而責趙盾以舍嫡嗣而外求君之罪。則不臣之心。或可稍戢。乃據左傳考在會之



諸侯齊有狄患。宋有內亂。魯文習安于昏惰。陳鄭心憾于楚氣。皆自救之不遑者。而盾遂以大夫抗衡于壇坫。故略之曰諸侯。著之曰大夫。蓋總觀天下之大勢。祿去政遠。自此始也。胡傳所謂趙盾內專廢置。外強爲此盟。故不名以見其強者是也。至謂公之不及于會。則十五年盟于扈。十七年會于扈。皆不序諸侯。又豈以公故乎。

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公既與晉盟于扈矣。陰年而遂復爲衡雍之會。不亦復乎。晉靈幼弱。權在趙盾。遂欲外結強援。內專國政。托爲尋扈之盟以行。而文公固弱直縱之也。觀公之時征伐會盟。諸卿迭出。而遂爲尤專。故殺適立庶。遂之禍發于近。而三家亦顯而分魯矣。

楚子使椒來聘

楚之爲夷。諸夏所推。所謂政教不及其人者也。自成穆以來。既爲正其肆逆之罪。即不得不錄其慕義之心。其來聘也。君臣並見于經。與中國等。蓋聖人不忍沒人之善如此。然亦隱痛文襄之霸業既衰。遂使楚與中國等也。則世變存其間矣。

秦人來歸嬴公成風之櫜

成風之薨。葬嬴夫人矣。此曰嬴公成風。殺梁以爲秦人。非夫人也。使秦人果非夫人。奚爲加禮于人之妾乎。秦人既來歸櫜。奚肯致慢于人之母乎。且成風繫嬴與仲子之係。正自有殊。君無二嫡。而母以子貴。則係嬴者。未成之爲夫人也。係嬴者。已成之爲夫人也。使嬴仲子之例。則宜書曰莊公成風矣。或曰追附嬴公兼及成風耳。果爾。則以母居子下。非所安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狼淵之師。晉救不力。楚遂平鄭及陳。至此益知北方之可圖。而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其趨越不遠。前者未嘗不惕于文襄之餘威也。而趙盾鼠掛蠅縮。方待踰年而爲承筐之會。不思已之無以庇諸侯。而責諸侯之從楚。又何足以固同盟。而威強敵乎。故厥貉書楚子。非以褒楚。特以著晉之不競。而楚益強也。

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新城之盟。宋陳鄭之從楚者皆在焉。亦晉霸復興之機也。當楚子田于孟諸。分宋鄭爲左右孟。而以公侯受役于司馬。廉人且耻而逃之。況宋鄭乎。特患晉之無志于諸侯也。及彭生爲承筐之會。魯文有齊棠之會。諸侯之惡楚者。將惟晉是依。於是翕然相從。先會後盟。而載書要言曰。同晉不貳也。使晉於此乘諸侯之同志。誅猾夏之狡謀。安知桓文不可以再見。故春秋序諸侯而名趙盾。與扈之盟異者。蓋幸列國之散而復合。而以攘楚望盾之乘時也。

齊人執子叔姬

三傳皆以叔姬爲舍母。而或以叔姬爲舍妻。以叔姬稱子。定爲文公之女。其年與齊昭不相稱也。然考隱及莊傳之篇。伯姬叔姬季姬皆不稱子。豈無一爲時君之女乎。況莊公之會伯姬于洸。信公之歸季姬于

鄭。先儒皆議其愛女之過。安在君女之必以子稱。或以爲叔姬之舍母。則當書執其君之母。吾以爲叔姬果舍妻。則當書執其君夫人。其不稱母與夫人。而第曰子者。自魯錄之。若曰是固吾魯之子也。親之而憫之也。其執書齊人。何也。今之黨商人者。齊人後之。執商人者。亦齊人。齊人固多詐矣。亦以見執君之賊之。遺弒于其黨。商人導之也。

諸侯盟于扈

盟扈將以討齊。會扈將以討宋。皆取賂而還。經書諸侯而沒晉。責遂之不足主盟也。或曰是役也。晉遂不出。顧靈在位九年矣。計其年當得十一二。非不能行會禮者。觀其後屢欲殺盾。則盾之廢立專政。靈實積怒于心。豈肯使之展合諸侯而不自出。則傳謂晉侯親之者。應不誣也。或又謂扈之會盟。以趙盾實序諸侯之上。不可以訓。故書之從略。然終春秋之篇。未有以大夫先諸侯者。趙氏鵬飛開新城之盟。盾實主之。聖人排盾于諸侯之下。亦如垂隴之盟。排士毅于下者。使盟扈赴台之書。果先趙盾。春秋何難排而下之。而必隱諱不言。轉無以顯著君臣之分耶。觀鄭穆以晉不足與。受盟于楚。及靈弒成立。而鄭即背楚而從晉。則弒君之賊。惡固有所歸。而靈亦不得辭其咎矣。

子卒

弒而書卒。臣子所不忍言。諱之也。然于子卒之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與齊人弒舍而歸叔姬。其事正同。則其故可知矣。獨以叔仲彭生之節。而不得與孔父仇牧並書。何也。諱子惡即不能諱彭生也。然會承。則書彭生。師師伐邾則書彭生。而自子卒以後。寂無聞焉。亦足令學者疑而思之矣。

季孫行父如齊宣公

宣公之篡。仲遂成之。仲遂之謀。行父成之。當子惡既卒。夫人大歸。行父如齊。必以賂動齊侯。而告以國人。之欲立宣。及宣既立。喪皆復爲如齊納賂。以請平州之會。而定其位。始終曲全。而篡君之德已深矣。而奸臣之竊柄固矣。宿與意如之專國。行父啓之也。夫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行父實心知其罪。使能爭之于仲遂。兆謀之始。而不待歸父謀去三家之時。則魯以行父爲社稷臣。吾亦信之。

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華元

鄭自會扈以還。叛晉從楚。侵陳及宋。晉兩伐之。而不足以創鄭也。至此遂受命于楚。與大衆以伐宋。既敗其師。又獲其帥。而不畏晉救之至者。蓋隱知其君臣之有隙。非盡殺盾。則盾執靈。固無暇謀及諸侯也。春秋書此所以惡晉之失德。而列國遂相尋于報復之師焉。又帥師書華元歸生者。方氏謂自文以後。霸國之卿以名見。與列國會伐仍稱人。自宣以後。卿將以名見。而大夫將則稱人者是也。亦足見諸侯之皆厭其政。而權歸國卿矣。

楚子伐鄭四年

是年伐鄭。書子。胡傳謂歸生弒君。諸侯未能討。而楚師至也。及九年伐鄭。書子。胡傳謂著其凌暴中華。以重兵臨鄭也。是同一子。而前用爲子。後用爲奪。何義例之矛盾乎。不知子者。楚之本辭。自公子嬰齊以前。



凡稱子者。君自將也。稱人者。大夫將也。無所為子奪也。如以稱子為子。則伐陸渾之戎。楚且觀兵以城周鼎也。其何以予之。

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宣公在位甫三年。而叔姬已可以適人。則楊氏士助以為公之同母姊妹者。同母不可知。而姊妹自可信。亦足見稱子之不必為時君女也。顧叔姬既為公之姊妹。而連婚於齊之大夫。固自逆之。公自主之。則魯宣之以不義屈于人。齊惠之以非禮。其下其惡皆不可掩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黑壤之會。晉人止公而不與盟。或曰諸侯本不盟也。然當是時。晉成繼立。五年始會諸侯以外楚。宜無不盟者。使宣公非有執止之辱。奚為多會春至。不月而時耶。況至自會。而遂即是齊。喪未終而公自朝齊。及晉侯會盟。清邱。公皆不與。憤晉意深。事齊彌謹。而公竊之藉齊成謀。情益顯矣。惜乎晉成承弒君之後。而不能討賊。亦非無瑕可以戮人者。而魯遂得終逃其罪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春秋書國殺大夫。皆以著其專殺之罪。而大夫之功罪。未嘗不即事可徵。其無可徵者。必無功亦無罪者也。而有功與罪者。則事繫于此。而每錯見其義于前後。如陳殺洩冶。經雖不明著其諫。然讀陳風株林之詩。則蠶之淫于夏氏。明甚。而洩冶死于其朝。則其不與孔事。儀行父從君。宜淫亦明甚。洩冶既死。隄年而有微舒之禍。雖公弒而二子奔。則洩冶之以孤忠見殺。雖微。三傳亦可按其時事而知之矣。

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陵之盟。楚先陳鄭。說者謂于楚以弱非也。二國近楚。屈于力而受盟。亦如宋襄之盟曹南。曹邾獨從。未足為弱。但楚方銳圖中原。而晉願求成衆。故辰陵書楚子。所以對晉函之誓。晉侯一競于所必爭。一務其所不急也。胡傳謂于楚之能謀討賊。使辰陵果為討陳而盟。則義聲先有以動人。而傳載子良之言。不應云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

傳先書入。而經先書殺者。胡傳謂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然經誌其時。誌其月。又詳其日。依次直書。豈任意為倒置。蓋楚師既出。先告陳人以討少西之意。而陳果翕然同欲靜侯行誅。故大衆臨城。元惡授首。書曰楚人。臣也。義在殺不在人也。使楚于此。滿徵舒之宮。定陳午之位。斂兵而退。無遺國都。則可謂霸者之師矣。乃假其事以為功。而貪其國以為利。書曰楚子。君也。義在入不在子也。殺其所當殺。而入其所不當入。楚之功罪判矣。聖人之于奪明矣。若夫孔事儀行父。陳之罪人也。討其亂而縱其致亂之臣。義師之謂何。蓋楚子自度其力不足以有陳。故納二子以制其國。使無背楚而已矣。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晉師敗績

不書救鄭。鄭已服也。無及于鄭而助民。林父亦既知之。使其整軍而還。以俟後釁。則餘威猶存。楚人非無懼也。自郟戰一敗。楚遂滅蕭。圍宋。而晉乃急急焉為清邱之盟。則楚氣張而晉氣益衰矣。

楚討陳而得陳。圍鄭而得鄭。今又伐宋。宋歷年加兵。必欲服之而後已。蓋宋天下之樞也。晉得宋則可服陳鄭以逼楚。楚得宋則可通齊魯以逼晉。清邱之盟曰。恤病討武。宋之伐陳為討武也。而晉曾無恤病之心。使楚人得志于宋。晉之自棄其與國亦甚矣。況宋以擊德之餘。抗楚不屈。雖至易子析骸。猶不肯為城下之盟。其義勇大可鼓也。使晉景以伐鄭示整之師。移而救宋。親泄戎行。與為犄角。縱不能一戰勝楚。而楚亦必畏而避之。乃惑于權長不及。馬腹之言。疑兵不出。而宋遂不得已而與楚平。故凡平不書。而此獨書者。陳氏傳良以為天下將有南北之勢也。晉執其咎矣。

宋人及楚人平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自齊元既卒。公不如齊者四年矣。齊以援立之功。不能無望于魯。故使歸父會齊侯于殺。復使蔑會高固于無婁。蓋欲探齊人之意。能庇我則終事之。否則改而事晉。斷道之盟。決於此矣。春秋蓋示後世以躬負大匿者。無以自存。而惟以諂事強大為急也。若大夫與大夫會。則自衛雍承位已先之。不待貶矣。

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人同盟于斷道

此晉侯之欲合齊魯以復振其霸業也。蓋自宋楚既平。魯卿薦賄。使楚介宋得以通齊。則天下將盡歸楚。而凌暴中原之禍。不備魯衛曹邾當之矣。故晉侯急欲得齊。而使卻克微會。使齊頃親泄境。而不備使其大夫。則踐土之好復通。將與之戮力同心。惟楚是攘。必不以口血未乾。而背盟與師為臣報怨也。說者徒見鞍之戰。皆在會諸國之卿。遂謂同謀伐齊。釋其忿怨。然是年魯楚之盟。與明年陽穀之師。景皆親之。而戰則僅屬之卻克。是為笑咄咄。乃國卿之擅兵。非晉景之夙志也。殺梁以為同外楚者得之。

公弟叔於卒

書曰公弟。明非大夫也。非大夫則不卒。而叔於獨卒。與其不義宜公之所為也。公為不義。國人皆知之。而三桓戚氏諸臣。儼然立其朝。食其祿。其有殺身而不顧與同朝者。彭生也。繼屨而不屑與共祿者。叔於也。彭生宜卒而不卒。所以愧大夫而卒者之莫非同惡也。叔於不宜卒而卒之。所以愧卒而大夫者之誰為能賢也。春秋之旨微而顯矣。

邾人殺鄆子于鄆

于鄆。國都也。造其國都。殺其君。雖用大師。猶恐不克。今不曰師而曰人。則微者也。殺者。殘其支體之謂。陰伺其隙。卒起而刃之。盜之為也。然使書曰盜殺鄆子。則守禦不嚴。將歸罪于鄆之臣子。而邾之陰賊險狠。凌虐弱小者。轉得逃其誅矣。

歸父還自晉至塗奔齊

宣公之肉未寒。而用事之臣。遽黷行父之死。其君也甚矣哉。蓋歸父會齊會楚。伐莒伐邾。公之任為腹心。過于行父。今又使之如晉。行父疑其不利于己也。而遂暴揚先君之惡。追仇既往之愆。逐東門而專國柄。



孔子所謂鄙夫患失無所不至者此矣。左氏惑于行父之飾小節而竊美名。遂以謀去三家。被罪歸父。無論其事之有無。即有之而不臣如行父。亦豈非王法所當誅者哉。

讀春秋卷下

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成公

歸父始而如晉。既而奔齊。齊魯之隙已成。而仲途之好未泯。行父當國。恐其出齊師以開逐東門之罪。故不得不求庇于晉。而為赤棘之盟。顧行父不自如晉何也。東門之逐。行父啓之。許則成之。許黨行父而為之用。則是盟也。特為行父結援于竊主。外以備齊。實內以脅魯。而晉侯則惟恐魯之即于齊楚也。固不惜降尊以就卑。不暇慮大夫之抗矣。

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昔楚子在宋。歸父應賄謀國。固不滅矣。但其時魯方親齊。齊已通楚。固不得不謀所以事之。今既受盟于晉。與晉伐齊。則謹守封圉以待晉援可也。乃楚師甫臨。魯君遽出而降。晉以盟楚。及列國之大夫。季孫之辱其君為何如也。且晉楚亦非有政令嚴明者耳。使陽橋之役。楚必欲究伐齊之人。盟蜀之後。晉復來討。從楚之罪。則季孫果得以君為孤注。而已能倖免乎。徒見其於君為不忠。於己為可恥耳。故春秋會楚必諱。公盟外大夫必諱。公而于蜀。獨不諱者。蓋魯不在公也。

新宮災三日哭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災新宮。天所以誅宜也。而在臣子之心。則不能不自引罪。哭之三日。固宜。胡傳從劉

氏之說。以宜主未入哭為非禮。劉云。丹雘。則非禮。皆稱桓。顧公薨二十有八月。遷主已為綏矣。今以易棺改塗之後。天又燬之。則入廟將在何時。誅宜亦所以警成也。安得而不哭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杞伯同盟于蟲牢

鄭自郟戰之後。一意從楚。晉雖屢伐之而不能服也。今幸其訟許不勝。遣使請成。霸勢之振。實係于此。故為合諸侯以申其存而固其交。自後馬陵之會。蒲之盟。鄭皆與焉。楚懼失鄭而屢威之以兵。甚且求之以賂。則知晉楚之強弱。實視鄭之向背。蟲牢會盟。晉景固善乘其機矣。至于九國之不奔喪。則據事直書。不待貶而惡自見者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杞伯同盟于馬陵

前此楚師伐鄭。晉以藥書救之。遇于繞角。而楚師還。茲之救鄭。亦遣藥書足矣。而景必躬親之者。非惟于楚氛之益熾也。蓋欲為馬陵之盟。於宋釋辭會之隙。於莒結久叛之心耳。顧其先會而後盟何也。楚師在汜。鄭方修其戰備。不暇請盟。故率八國之師以救之。懼失鄭也。蓋與齊桓之移師救許。同一分災急病之義矣。使景常存此心。以睦鄰攘楚。文襄之業不其興矣乎。故春秋特書救鄭以善之。

吳入州來

楚方爭鄭。而吳已以兵入。其與國競前功而忘後患。入州來。即入郢之漸矣。吳為僖王之國。春秋惡之。實與楚同。而晉顧欲通吳以能楚。屢以好會招之。不知吳控州來。則南以病楚。而北且以窺魯。封豕長蛇。吞食上國。亦兆于此。吾不意晉之君臣。竟無一能如季孫之知懼也。黃池爭先。所謂自貽伊戚者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杞伯同盟于蒲

此晉欵疑諸侯之貳。而為會以尋盟也。汶陽。魯之故地也。而晉奪之。孫林父。衛之叛臣也。而晉納之。鄭本寡弱。力屈于吳。而晉不恤之。而合三國以伐之。措置乖方。景亦自知不德。縱諸侯畏晉之強。莫敢依違。而先待之以虞詐。要之以神明。已則疑人。而謂人能無疑乎。惜乎蟲牢馬陵。晉稍稍有起色。自盟蒲而終無以駕楚也已。

晉人執鄭伯

傳謂楚以重賂求鄭。蓋欲間鄭于晉也。使鄭伯果通于楚。則必不敢朝晉。春尋盟而秋來朝。其不叛晉即楚之心亦明矣。而晉顧執其君。殺其行人。既以藥書伐之。又使衛人侵之。是為楚驅鄭也。及鄭人立君。而晉乃合五國之師伐而求成。鄭雖暫屈。而卒為楚侵宋。為楚戰郟陵。終厲公之世。三假王命以伐之。而終不服。則鄭之積怨毒于景也甚矣哉。

公會晉侯衛侯于瑯瑯

傳以瑯瑯為華元合晉楚之成。而經惟會晉。不列楚鄭。故劉氏啟以左氏為未足信也。考傳所謂盟于宋西門者。惟晉士燮。楚公子罷。許偃。三大夫而已。非惟其君不與。他國更無與焉者。及鄭伯如晉聽成。亦晉與鄭為成。未嘗合魯衛與同盟也。此與瑯瑯之會。本為兩事。傳誤合而一之耳。然則經紀瑯瑯。而略宋



盟何也。厲公嗣爲新主。修好魯衛禮也。若與楚爲盟。則裂中外之防。諸侯何歸焉。況其後楚子伐鄭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爲。則是盟。特奉元之邪謀。固無足道者。

公如京師

文之借霸也。勝楚而兩朝王。襄之繼霸也。伐衛而躬朝王。厲欲振文襄之緒。而知惟尊王可以服人。故於伐秦之役。率諸侯以修朝禮。而公先如京師焉。其先如者。特以不敢慢主之令。豈所謂六年一朝者哉。使當日非會晉伐秦。道過王畿。吾知諸侯皆絕跡于周之廷矣。春秋猶幸厲公假此義也。昔如京師。書自京師會伐。若稟令于天子者。然存君臣之倫也。觀此而知過北門而超乘。臨周疆而觀兵者。其罪不勝誅矣。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歸人會吳于鍾離

鍾離。楚邑。而吳能據之以會列國之大夫。則楚之避吳可知矣。列國懼楚。欲假吳以爲援。不得不趨而承之。故始會。大夫會也。繼又會。與吳會也。公毅以殊會爲外吳。不知吳楚之惡一也。經不外楚。何獨外吳。蓋自彼來會。則列序而不殊于戚是也。自我往會。則殊會而勿并鍾離。相向是也。趙氏鵬飛所謂事殊而文異也。獨是晉以霸主之威。不能致吳于蒲。而委其大夫以往從吳。則吳愈強而大夫之勢亦熾矣。衆會而皆以名見。遂始此矣。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

鄆陵之師。爲鄭之侵宋動也。師甫及鄭。楚遂親率大衆而來。其氣甚銳。固有剪滅此而朝食者。使當日從范文子之僞逃。而不使之國。楚王傷。則楚鄭之師。必及于宋。納其叛臣以據宋。而爭中原。不惟魯衛交病。問鼎之禍復橫矣。左氏徒見厲之不得其死。遂以外寧內憂之言爲先見。豈知厲之執。由諸臣之爭權。而亂互相讒害以延及君耳。而以克敵爲天益其疾以召難也。則過矣。

曹伯歸自京師

初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曹伯有可執之罪。而晉侯無擅治其罪之嫌。終春秋之執諸侯大夫。無善于此者。及其釋之。徒以反子臧而不以略。與晉文之以十穀釋衛鄭者異矣。書曰歸自京師。不名曹伯。不舉其國。若無罪而歸者然。蓋天王念曹伯之列于會盟。義不復討。從其請而赦之。以掩晉侯先會後執之誤。天王亦無譏也。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邱

僑如之譖。固出于私。而其言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則兩國之政令萃于私門。衆人皆知之。獨成與厲不知也。若邱之執。赦而與盟。則行父之素托于強援。欒范之隱庇其黨與。情狀昭然。而魯猶以行父爲忠。晉人亦思變書如召伯。此季所以專尊。而書且甚而執厲也。

晉執其君州蒲

三郤之誅。欒書之背。董之死。欒書刃之。州蒲之執。欒書使之。春秋皆稱國而無主名。蓋晉人久爲所愚。

而不欲以書之惡赴諸侯也。然自郤克以後。書秉國政十餘年矣。國之執君。非書而誰。說者以稱國爲君無道。顧厲即無道。豈甚于董。而盾獨不免。則盾之惡。與所以自飾其惡者。奸不及書。故盾猶有後。而書遂再傳而亡矣。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楚鄭之以師納魚石也。豈惟亂宋。將以塞夷庚之道。伺諸侯之聲。中夏所同懼也。晉悼以畏簡書之義。冬會盧打。春圍彭城。取五叛臣歸置鮑邱。而後得以彭城歸宋。顧其始圍之時。而即繫之宋者。先儒謂仲尼親筆也。以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也。不知盧打之會。宋公與諸侯列序。彭城之圍。華元與諸大夫列序。而未嘗有救宋之明文。不繫之宋。則未知衆所圍者。果爲何國之地矣。安在舊史之第書圍彭城哉。曹人。薛人。滕人。小國之大夫也。此益知之。蓋之曹公子首特以魯之四病率連而書之。

仲孫蔑會晉欒黶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逐城虎牢

虎牢不係之鄭。何也。非鄭之所有也。鄭之有虎牢。平王嘗賜之矣。其後失之。惠王又與之矣。謂非鄭有何也。蓋鄭人惟楚是從。南向必出虎牢。楚人藉鄭爲援。東侵必踰虎牢。據其險阻。以肆其暴橫。虎牢幾爲楚之虎牢。而非鄭之虎牢矣。迨至魯人謀之。晉人取之。諸侯城而戍之。則楚人之侵陵。斷其要道。鄭人之疆域。盡其舊封。虎牢始爲鄭之虎牢。而非楚之虎牢矣。初不係鄭。而後係鄭。一字之增損。而天下之大勢。昭然在目矣。

同盟于雞澤

雞澤之盟。單子與焉。杜氏以爲王使出盟以安王室。故無譏也。顧即有王命。事不可如幸周公之與會。而不與盟乎。當靈王即位之初。非有襄王叔帶之難。亦不得以王人盟。洵爲比。夫晉悼之姿。不下齊桓。顧其敢與單子要言者。則翟泉作之于前。柯陵繼之于後。悼惟守其遺法。而其臣亦無能告以尊王之大義者。則韓厥荀息之有愧于管氏也。

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不曰大夫。而曰諸侯之大夫。臣統于君之辭也。陳自辰陵之盟。久于從楚。今袁僑如會。是欲棄異而即同矣。不與之盟。則無以固其心。躬與之盟。則無以正其分。故悼公不以諸侯及之。而以大夫及之。正不欲使列國之大夫得抗諸侯也。論者徒見渙梁以後。大夫益張。遂以此盟爲操柄之所由失。豈篤論哉。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人莒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郈人于戚

春秋狄吳。常以號舉。其稱人者。由與鄭並列。公羊所謂吳郈人。則不辭者是也。而或以其與晉爲會。猶徐與齊同役。故人之。彼十年會祖。亦晉悼也。而吳復以號舉。將何說焉。若先儒諸侯往會。則貶而稱國。來會諸侯。則進而稱人。恐亦非春秋之旨。

莒人滅郈

郈之屬魯也。公請之。晉侯許之。而郈與莒伐之。自戚紇有狐貍之敗。約復與巫如晉。欲憑霸主之令以戕



強暴之心而害之忿怒未釋也。故魯不利於屬鄭。而使鄭聽命于會。使晉而畏晉。則不敢滅鄭。使晉而存鄭。則必將討晉。顧乃舍晉而責魯何也。蓋自元年會鄭。齊將叛晉。而晉方事齊。晉欲固齊之交。遂曲怨魯之罪。書曰。晉人滅鄭。責晉之無以正諸侯也。

鄭人侵蔡

于鄭之會。陳侯逃歸而晉不問。蓋自其力之不足以撫陳也。何有于蔡。而鄭人無故侵之。既非受命于晉。徒以結怨于楚。是子驪之心。欲致楚師以脅其君子必從也。不知鄭隸王畿。陳近荆楚。乘陳猶可。失鄭必爭。駢徒欲專一國之謀。而適以召三駕之禍。其悖甚甚。觀此則知鄭僖之卒。公毅所謂臣欲從楚。遂執其君者。未可議其說之誣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邱

此左氏所謂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也。而經皆人之說者以爲貶。而方氏斷爲非卿不顯。與傳背歟。然考十四年會吳之役。名晉士句鄭公孫。而於齊宋衛人之。伐秦之役。名晉荀偃。衛北宮括。鄭公孫。而於左氏從爲之辭耳。又考二十六年澶淵之役。名鄭良霄。而人晉趙武。宋向戌。左氏謂趙武不書。尊公也。良霄獨不宜尊公乎。向戌不書。後也。後亦情之爲病。良霄豈能攝而無失者乎。此劉氏說所謂皆未足信也。然則邢邱之會。謂貶大夫使不得抗晉者非也。夫合諸侯以命朝聘之數。晉侯臨之。大夫聽之。上令而下共。有何不自爲政。委于其臣之患。且即譏晉之失柄。而名列國之大夫。亦豈不足以示譏。則舍稱人非卿之說。而於義俱有所未安也。即據經而背傳可也。

會子蕭魚

啖氏助謂戲臺二盟。止言十二國。蓋鄭未服而諸侯自同盟也。然以蕭魚之會觀之。鄭伯亦不列序。不得謂鄭弗與也。則前此戲臺受盟可知。但盟而復叛。故書曰。同。蕭魚不書。同。不書盟。則晉鄭之相與誠矣。蓋自個陽滅。而晉能通吳人之道。子驪死而鄭得用子展之謀。楚方懼吳之乘其後。而不致爭鄭矣。鄭乃幸晉之可以依。而因以絕楚矣。不戰而屈人之師。不約而堅人之信。先儒所謂伐楚盟召陵。伐鄭會蕭魚。皆序績之文也。

衛侯出奔齊

諸侯出奔則名。所以明有二君。而衛行不名者。不與刺之爲君也。行爲無道。失國固宜。而刺藉強臣之力。肆篡奪之惡。使春秋從而名。則是天位可竊。而亂賊皆得逞志于其君。人道不幾絕乎。其以自奔爲文。而不書孫甯逐之者。亦此義也。

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莒人邾人于戚

林父負逐君之大惡。而棄會大夫能不懼晉人之討乎。蓋其世專國政。素結強援。晉之諸卿皆私之矣。既聞師曠之言。直斥行之不德。又有荀偃之對。以定刺之爲君。知逆謀之有助。而討執之不加。則合列國之

大夫以會于其私邑。必由林父請之也。夫悼本賢侯。而自蕭魚以後。會向伐秦。委諸臣下。既持其利器以假人。且惑于邪言而黨惡。天下尙知有君臣之大分乎。其亦死期將至。而神智先亡也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澶淵。戊寅大夫盟

晉平即位。臨月速葬。改服而蒸。汲汲以合諸侯。不可謂無志者。惜其不能杜漸防微。而遂使諸侯失政。大夫不臣也。漢梁之會。齊有異志。使大夫盟高厚。蓋欲法雞澤之盟。冀倂悼不屈己。僞不抗尊也。不知雞澤之役。悼既與王臣列侯盟矣。使當日僞不如會。豈容大夫復盟。今高厚既逃。大夫不得及以盟。則惟晉平與在會之諸侯盟焉可也。即不盟而畢會而散焉。亦可也。顧既德不協之情。爲同討之誓。而令不自己出。不與諸侯盟言。而惟大夫是任。其與雞澤所稱諸侯之大夫者。名實不大相差謬耶。平之昏庸。不足嗣乃父之業。徵于此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澶淵

邾莒之侵。魯助齊也。齊之屢伐。魯嘗晉也。齊自柯陵以後。兼會齊盟。君不自出。而或遣世子。或使大夫。其不下晉而欲與之爭霸。晉非不知之也。特以攘楚服鄭。晉方勤于三駕。未暇及齊。今承悼公之威。正欲討高厚之叛。而齊復以凌暴宗國。啓釁諸侯。此兩齊之師所由聚也。顧國書而同。非徒以齊環之惡。衆所同仇。亦以邾莒驟來。屬于齊。恐其陽從晉令。陰黨齊謀。故尋漢梁之盟。同討不庭之言。以沮其攜貳之志。晉於此有懼心焉。觀于圍齊之諸侯未退。而鄭子孔已召楚師。侵及純門。則當日之欲伺其間而起者衆矣。

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林父怨行之在齊。而必欲窮其所往也。則假伐舉之辭。以請于晉。而挾蒞主之令。以威于齊。傳曰。晉欒黶帥師從孫文子伐齊。從之者。蒞。則主之者。林父矣。重邱人詢之爲厲尤矣。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齊桓在殯。而宋襄伐之。衛速鄭費未葬。而楚人伐之。列國行師之不仁甚矣。獨士句明于古不伐喪之禮。于向之會。能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其於仇讐之楚。且然。況于齊乎。侵齊至穀。聞喪乃還。朱子謂春秋分明與之者是也。觀于祝柯之盟。齊不行成。至士句不伐其喪。而齊光乃出會于澶淵。則秉禮之師。所以威人子之心。而生其仁。孝者豈微哉。何忍如穀梁之刻而論之。

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黃爲二慶所譖。而奔楚。以自理宜也。若公子變欲以蔡之晉。而蔡人殺之。則變實蒙叛楚之聲。其弟履亦無由以自解。非若黃之見怨。僅有虛辭無實跡者。而奔楚不適投于阱乎。然以陳蔡之密通仇讐。等干縣鄙。不出奔。則禍恐難免于己。而奔中夏。則禍且將及于國家。固不如投楚。以自歸于司敗。尙幸楚之原其誠。而不以兄弟罪相及也。論者每責履而原變。然變之謀。固非不正。而不量力度勢。適足自戕其身。而累及其弟矣。



邾庶其以漆聞邱來奔

何以名小國之大夫。不名其人。無以知為誰之邑也。邑。君之邑。據邑以奔。叛也。何以不諱魯之納叛。諱魯納叛。無以著季氏之惡也。昔宣公嗣位。莒僕以寶玉來。而行父逐之。所以昭君之過。以竊名也。今襄公如晉。邾庶其以漆聞邱來。而宿受之。所以彰己之權。以專利也。竊名者。即竊民之由。專利者。乃專國之實。父子濟惡。行父以陰。宿以顯耳。傳載臧紇之言。蓋明以宿為盜魁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欒盈不得曲沃之甲。則無以難晉。其入也。特先歸于私邑。聚其死黨。而後侵絳。以攻公。勢所必然。故公羊以為由乎曲沃而入也。願經先書入晉者。以其志在入晉。而欲與國為仇也。後書入曲沃者。以其乘既退奔。而藉曲沃為固也。使先書曲沃而後書入晉。則固得其帥乘入攻之次第。而於未入之先。欲覆國以作亂。既敗之餘。猶欲退守而進戰者。其惡不可見矣。觀晉人之圍欒。歷夏及冬。而後能克之。則曲沃久非晉之曲沃。故于晉書復入。而於曲沃第云入也。

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欲伐晉。以救盈。而先伐衛者。蓋欲托衛為名。使晉不設備。而移師以乘之也。故曰遂也。願不令之臣。天下同惡。伐盟主而黨逆臣。不幾自導其臣以逆乎。崔杼伺其後矣。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齊豹帥師。將尊師衆也。晉雖值曲沃之難。猶能出邯鄲之師。使豹與趙勝相為犄角。同心死敵。即不勝齊。而救盟主之大義。亦足昭于天下矣。願乃息棄君命。觀望不前。以視倍公之救齊而不書次者。相去遠矣。

諸侯同盟于重邱

前年夷儀之會。而不盟。而此書同盟者。以崔杼請成而盟諸侯。以定齊景之位也。蓋自朝歌之役。齊與楚通。使必撥而不與。恐齊之從楚遂固。而晉之服齊為難。故因其弑君以說。而遂釋怨。修好以同外楚。晉計固然。然自有此盟。而大國之討。皆得以君償。亂賊之誅。皆得以賂免。天下尚何賴有盟主焉。悼公之業掃地矣。

衛侯入于夷儀

鄭伯突之入櫟也。名衛侯之入夷儀也。不名行所以誅刺也。衛侯在外十餘年矣。何以能入。考傳則晉平使魏舒逆之。又使衛與之夷儀也。甚矣晉平之悖也。將以行宜為君耶。則合諸侯以納之。使刺退而為臣可也。以行不宜為君耶。則聽其息肩于齊。終為齊公可也。願乃逆之。至衛分之以邑。封城之內。遂有兩君。其附行者將請殺刺。而附刺者必不安行。孫甯之禍。非平為之乎。夫平之納行正也。惜其納之而未思所以定之也。經於重邱同盟之後。書衛侯入夷儀。於行無讓。而於平則不能無咎矣。

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之得國也。篡而殺之宜。不得為弑君者。然剽由孫甯立。而殖與喜世臣事之。則剽之不順。固不足

為國人之君。而不得謂非前氏之君也。書曰其君喜之罪不可逃矣。及衛行殺喜。而不以有罪之辭書之。何也。喜納行者也。與行為一體。行之不得殺喜。猶喜之不得弑剽也。經於衛之君臣權衡審矣。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此南北分霸之始。事成于向戌。而戌不列會。說者謂宋公洸之也。使果宋公洸之。則必如十六年伐許之役。先書叔老會鄭伯。而後序列國大夫。豈肯沒宋公而使大夫自主會盟乎。其不列向戌者。既會于宋。盟于宋。則戌自無不與之理。亦猶僖公十九年盟于齊。不列齊人。而齊人自在。二十七年盟于宋。不列宋公。而宋公自在也。獨是桓文之霸。功在攘楚。今向戌借弭兵之名。而驅列國之諸侯。以交見于楚廷。不亦傾乎。自是而會申滅賴。以篡弑之楚。居然為諸夏之盟主。而莫敢違焉者。先儒多以首禍罪宋。然非晉平之昏庸。趙武之儉情。亦何至為宋人所惑。傳載晉楚爭盟。書先晉而實先楚。則楚之挾其詐力。以玩弄乎晉也。亦有以窺其深矣。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會無諸侯。而曰諸侯之大夫者。明乎大夫之必有所統也。雖澤潁諸侯之大夫。君臣之統明。而大夫不敢擅也。漢梁之第書大夫。君臣之統散。而諸侯猶自存也。此則諸侯不如會。而大夫相與盟。幾于無統矣。無統而稱其統以臨之。亦易嫌于無陽之義耳。盟再書宋。同地而異時也。豹不書族。一事而卒名也。以是為獲貶則外矣。

公在楚

昭公孫而在外。故於歲首書在乾侯。以存公。至于襄之在楚。不過與往年冬如晉。春至自晉等耳。而經獨書所在者。蓋以諸夏之君旅見于楚。而為楚所制。使之久羈。而不得歸。所以著宋之盟之為禍于諸侯。罪晉平也。且三始之正。嘉禮所重。公既在楚。則朝正視朔。宿必越而代之矣。荀躒謂意如曰。君怒未忘。子姑歸祭。則季氏之入廟主。豐樂習為常。當自此年之正月始也。故春秋特誅其無君之心。而謹誌之。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昔齊桓晉城緣陵以遷杞。而諸侯勞而不怨者。以其時淮夷方病杞也。今杞何病。而晉合十國之大夫。以城之。役之不以其義。勳之又不以其時。是徒恤其親之私。而不念其鄰之困。此諸侯所以懷貳。而伯業由是墜也。使杞之力。果不足以自存。則保小弱恤災患。固晉平之職也。豈得以其為夏肆而棄之。

吳子使札來聘

吳不舉號而稱子。史進之也。蓋吳之益大。能堪楚秦。故於其來聘而書之。亦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等。彼稱得稱君子足矣。逆如越椒。實如季札。一例書名。則第記三國之通使于魯。而於承使之。人固無論其美惡也。胡傳謂札不齊公子。以其讓國生亂而貶之。願札讓在魯昭之時。於此日來聘何與。且即讓國論之。札非不知有父兄之命也。願夷昧死。倂何敢以庶長而即之。倂既立。光何忍以人臣而刺之。其貪戾不仁。札知之深矣。使因其僞讓而受之。札即不及身。以亂能保其後之終無殺奪乎。固不如退老延陵。以自附



禮春秋 卷下

六四

子叔齊之義此正札之賢春秋所貴而何貶焉胡傳又謂椒術之不書族皆史所略而惟札為貶是貶讓而獎爭也況史於三人本無異文夫子仍而不革又何從曲探其心而生異議哉

鄭人殺良霄

良霄之入鄭與繼位之入晉其惡一也顧盈不書自齊而得書自許者何也盈入而齊師起則齊人助之可知但盈有曲沃之甲不專恃齊而齊荒淫嗜酒孤特無從彼見許鄭接壤世為仇讐正可借力以伐其國雖許本寡弱不敢助亂而其出奔許入自許齊固有成謀矣故經以討賊之辭書之然不曰鄭殺而曰鄭人殺則政刑不出自君而士甸公孫黑之惡亦具見矣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會未有書故者而澶淵之為宋災不書其故則恐讀者之疑于討蔡也蔡殺弒君賊未討而書葬晉實成之蓋自厥緒以來蔡久從楚楚師不動晉未敢問其罪也是當時楚昭既卒國權在圍圍方欲行大事不令其君得握兵柄而召諸侯使晉平能乘其機合十二國之大夫進師討蔡則義聲所布亦足奪楚圍之心而振晉悼之業顧乃深居簡出置若罔聞遂使圍於篡弒之後得借討賊之名以滅其國而戕其君楚之虐晉之偷也書曰宋災故而諸大夫之務于細而忘其大罪狀昭然豈待稱人以貶之哉方氏曰為宋故會人為貶蔡矣

子野卒

子般之弒慶父欲自篡也子赤之弒仲遂佐宜篡也當襄公時宿之勢未可自篡而昭公之立穆叔決其為季氏憂則固非宿之所佐以篡者而謂子野為宿所執似非情理之宜然子卒而不地書法與般亦同而傳又云次于季氏而卒則不能不生後儒之疑矣

昭公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號之會楚又先晉晉之恥也傳載趙武之言將信為本乃強為之辭以諱其恥春秋豈果貴武之信而書先晉乎其先晉于楚者魯史舊文而夫子因之則所以嚴華夷之等耳說者謂蜀之盟申之會皆直書楚人為主何獨於此易之不知齊桓而後所藉以攘楚而尊周者惟晉耳蜀與申晉皆不在固不嫌以楚為先晉在而先楚焉則天下不知有晉又安知有周故宋號二會之先晉者魯史以為貴信仲尼以為卑夷所為文則史而義則竊取者於此見之

取郕

取郕而不書伐莒何也以郕本為魯之附庸取其舊壤非如伐宋取防伐邾取釋而春秋必書之者惡季氏也自文十二年行父帥師城郕襄十二年宿復帥師入郕則以郕之近于費季氏欲據其土以自封殖為日久矣既因叔仲之詔而城費即乘莒人之亂而取郕其張私家而弱公室罪不容誅矣觀昭公孫齊而藉齊侯之力始得取郕而居之則季氏之市恩于郕而使之為己堅守也其術蓋深

禮春秋 卷下

六五

禮春秋 卷下

六六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

去疾驚莒錄其終也展與驚莒錄其始也莒為展與之莒去疾焉得爭之然藉齊為援則得國不難自始入時莒即為其莒矣展與逼于強齊自內出奔雖終身不復而承國為正不得謂莒非其莒也然君弒而賊不討遂使去疾得藉口以肆其攘奪之心經並以名繁國蓋兩罪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此昭公喪服既終而如晉以朝盟主豈特弔少姜哉先備以輕舉召侮責之過矣使晉以少姜之非嫡辭而魯以文襄之舊制對何至却公不納其却公不納者必晉之強臣素黨季氏謂與其君見不如與其臣見斯交魯愈固而事晉愈恭也故特却公納宿而宿即藉此以脅制其君專擅其政蓋晉人下比之私即季氏逐君之漸矣

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申之會楚遂專主諸侯也考傳所載鄭以往朝而止許以從田而留宋公不行世子後至魯衛曹邾皆託辭不會則楚雖以詐力取諸侯而篡弒之惡固天下所痛憤使晉平因諸侯之心會師以問其罪未始非霸業再振之一機也惜乎其君少安大夫多求不在諸侯遂使楚遂得逞其狂悖也胡傳以淮夷不殊會為春秋伏在會之諸侯無論淮夷米會事與鍾離往會不同而苟可執淮夷以例諸侯則非有所歸彼晉平將遂得辭其咎乎哉

執齊慶封殺之

經於襄之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譏魯之納亂也今以楚伐吳執慶封而殺之則知自魯奔吳其心固謂魯不足以拒齊而惟吳為能庇己所以避禍謀亦深矣孰知得罪於齊假手於楚天於黨惡助逆之人不使漏網如此雖楚度以亂治亂未得附討賊之義而苟削而不書則讀者第知慶封之奔魯而未見其聚族而殲也豈足以懲淫人

取郕

元年取郕今取郕皆取諸莒也傳云莒亂著邱公不撫郕郕叛而來則非魯之取之也而經書曰取蓋以郕素屬魯方藉魯以圖存而還貪其利不為之反地置君豈先公保寡小之義乎魯之惡與莒等矣即此而知莒之滅郕謂為立異姓以泄祭祀者其鑿實甚

舍中軍

魯本二軍皆屬于公三家各有其食采之私乘而已季氏明知國大賦重霸政難堪亦何利有三軍特其心欲奪公家之稅以入私門而不能一朝遽擢之故假大國三軍之名以改舊制定國政而姑以中軍歸公其作之也蓋預為舍之地也叔孫知其隱而要之以盟詛臨之以神民故能久而不變要其耽耽虎視未嘗一刻忘也今叔孫卒于冬中軍舍于春四分公室而擇其二既不使公得撫其民亦不使孟叔得敵于已然後逞其悖亂惟所欲為而莫之禁陽州之遜其禍已成于此然卒不能為齊之陳氏何也則其專

禮春秋 卷下

六七



務封殖，茂視同僚，宿與意，如久為怨府，家臣之効尤者，伺其後矣。

公如楚

五年公如晉，以始之不納而再朝也。七年公如楚，以靈之既立而始朝也。蓋從宋統之盟，一時兩朝，既如晉，即不得不如楚。禍由平也，第以公辭申，不會與吳為婚，楚人怨之，將有加罪于魯者。而季氏素結晉援，敢于如晉，不敢于如楚，故聘使叔弓，相使孟孫，而宿托為守國，避禍深居，徒令公于三年之間，南北奔馳，皆歷三時而後得反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惜楚人無能以此詰之。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世子君之武也，以君之弟而殺之，殺之者，罪在招，而任招以殺之者，罪在陳侯。骨肉而忍戕虐，宗社遂致淪亡，春秋書之，所以誌陳滅之由也。顧晉獻殺申生，宋平殺痤，而國幸存，何也？彼二君者，惡皆自己，權不歸人，而陳哀本無殺子之心，且致殞身之禍，則固無能自立者。況陳逼于楚，度之貪虐，日睨于旁，今幸其變生倫紀，而以討賊為名，陳欲不亡得乎？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行人何罪，執而殺之，書曰楚人，惡之也。蓋楚實貪陳而利其亂，故誣徵師為招之黨，而加之以顯戮，所以懲陳以先聲也。自是而留出奔，招且殺過，皆迫于楚之詐威，而無能効死以守國矣。

陳公子留出奔鄭

徵師赴楚，告有立君，而出奔不稱陳留，稱公子，何也？蓋招殺偃師以立留，在陳侯未卒之先，第立為世子，未為君也。及溺既卒，留將嗣位，而猶俟楚命，其告辭亦應稱世子留耳。而春秋不與招之立之，則曰此亦陳之諸公子云。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此公子招殺之，以求解免于楚也。經不曰招，而曰陳人，著過之本為招黨，而殺嫡立庶，宜為國人所討也。顧不去其大夫何也？稱其官，蓋較之稱為弟者，其罪稍減焉耳。所以甚招之惡也。

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先書滅而後書執殺，是其意主于滅陳也。主于滅陳，則以重兵臨之，必欲克其國都，夷于屬縣而後已。故不曰楚人，而曰楚師也。殺偃師者，招也。孔奐之罪，不著于經傳，即謂黨招，亦有輕重。今於重者則僅放之，於輕者則竟殺之，即其用刑之頗，愈顯其貪利之隱。蓋楚度方幸招之造亂，得藉口為兵端，則陽怒招而陰德之，遂以招之罪，盡委諸奐，經於孔奐，去其大夫，而於招稱為公子，所以探楚度之志以誅之也。

葬陳哀公

陳已滅矣，誰為葬哀公者？傳云哀克葬之，顧克與璧耳，何能葬君？據傳，棄疾帥師奉孫吳以滅陳，既以吳勝陳而取其國，即使吳備葬以收其心，經書葬陳哀公，以吳主之也。觀蔡般之殺于申，楚豈不為殮而葬之，然必遲之三年，蔡廬歸國後書葬則，哀克之請私未足書也。其為楚度之命與必矣。

陳既降為楚縣，而書陳災者，杜註災繫于所災，故以所在為名。孔疏謂傳無存陳之義，故杜以公般為非，然傳泐神龜之言，逐楚建陳，則固以楚之縣陳，其事為不順于天也。書陳以存亡國，春秋亦非無意于此矣。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蔡般弑父自立，與楚度弑君，其惡一也。般固宜討，而度非討般之人，況度合諸侯于申，會列國伐吳，般皆與焉，名列于會，雖負大愆，例置不誅，故般不疑楚召之而來，變之而醉，度乃乘其不意而執殺之，是以甘言重幣，驅而納諸陷阱之中，倘稍有人心，豈忍出此，故春秋不曰討，而曰誘也。考諸侯不生名，般殺于申，固宜名之，而斥般必兼斥度者，皆待以死而名之例也。若曰如楚度者，豈宜一日在人世乎？其心之亡久矣。

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甚矣晉之不競也。宋魏之會，名曰弭兵，而楚之肆暴愈甚，陳既速亡，晉不及救，今楚頓兵于蔡，自夏歷秋三月矣。蔡人效死以俟諸侯之援，使晉合八國之大夫，奮厲直前，以責楚度背棄齊盟，凌虐弱小之罪，則蔡有堅守于中，而列國合擊其外，楚雖恃其詐力，未必不屈于諸大夫之義勇，震駭而逃，顧乃觀望徘徊，遣使請楚，則楚心知晉之不能，而滅蔡之謀，愈肆然而無忌矣。故澶淵之會，譏蔡之宜討而不討，厥慙之會，譏蔡之宜救而不救，皆惡晉也。

楚子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楚既誘殺蔡般，圍之八月而後克之，則楚固志存于滅蔡，而蔡之不屈于楚，亦可見矣。使蔡有不念戴天之痛，而存偷生之心，則執而臣服于楚，未必不與陳吳同列，何至用之闕山，吾於楚之酷而微有之孝也。案國君之禮，既葬稱子，未葬稱子某般之喪未歸，而有獨稱世子，則以能世其祖父之業，而國存與存，國亡與亡，雖虐用其身，於心固無悔也。吾於有之孝，而愈惡楚之酷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朝嗣君也。晉以取郟之役，却公不納，夫取郟者，季孫也。晉之黨季孫者，必為之歸咎于公，恐公見晉侯自伸其辭，故於其至河而先拒之。穀梁所謂季孫氏不使遂乎晉者是也。顧平邱之會，晉何以執意如，則公不自伸，而從公如晉之公子憇代辭之也。然本與南蒯謀去季氏，固有志于扶公室者，及還自晉，畏意如而出奔，公之勢愈孤矣。

叔弓帥師圍費

費，季邑也。而叔弓帥師圍之，若強敵然，則季自南遺城費，叔仲助役，所以私營其狡兔之窟者，亦已固矣。孰知魯以費賜季友，而季氏藉以凌其君，季以費厚南遺，而南氏即藉以謀其主，季肆逆于前，南效尤于後，而且遺之以口實，曰吾魯公室，故春秋不書圍之為叛，第書費之見圍，所以治季氏也。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執其君度于乾路

公子比歸而楚度緘則比不歸而棄疾雖有弑君之心固不敢躬為戎首矣方度執郊故比為右尹懼禍出奔其惡度而欲殺之固其宿志今有四族之徒起于中陳蔡之仇乘于外正可因其潰叛之勢以舒其忿疾之心故一聞觀從之召倉卒以來而棄疾遂因之以殺太子吹散其師度聞比歸疑獲晉助而不得不自縊于申亥氏矣是棄疾得濟其謀實由比為禍首予之惡名其能辭乎或曰書歸而不書入明比之非弑然經既書弑矣安見歸之愈于入哉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棄疾殺比意謂討賊而經以兩下相殺之辭書之何也蓋楚度無道比與棄疾皆欲弑之觀從之召比未必非棄疾之謀但專罪棄疾則比之自外而歸驟居其位者其意欲何為乎故弑君必書比也顯比雖有罪而或書楚人殺比則棄疾之召比盟鄧乘亂入楚始以君國之利誘之繼假討賊之名誅之者其惡不幾隱乎故殺比必目棄疾也其不稱比為君而稱公子者比未成乎為君春秋固甚惡棄疾之詐而亦不欲加之以惡名矣

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邱八月甲戌同盟

于平邱

甚矣晉之無能為也自宋號以來伐吳滅賴楚先背盟而晉不問滅陳滅蔡楚尤肆暴而晉不問今楚度既死棄會平邱欲何為乎使昭能用示威之師以問棄疾之罪未始不可以服楚而收諸侯顧未聞有討賊之令而徒上盟王人輕棄宗國措置乖方人心能無武乎書曰同盟不同者多矣再書平邱非第踰月之故亦見晉之會其地盟其地而不敢進逼乎楚云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沙隨執行父而不見公平邱執意如而不盟公皆以人之訴其臣而辱其君是君為臣受罰不亦慎乎以季孫之竊國分民誠宜見討于盟主而經書晉人以譏其非弱討則執之不當其罪尚不足服意如而不盟又何足以耻公哉故經不為魯諱者所以著晉政之頗無以治季而魯卿之弱公強私亦習實為常而無所懲矣

蔡侯處歸于蔡陳吳歸于陳

歸者易辭也陳蔡夷為楚縣其存亡之權實操自楚歸亦何易而春秋以國繫爵以爵繫名若二君之自歸而於楚無與焉則聖人存先王之封國而所以播絕強楚者亦深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氏之惡公心術之久矣今幸為晉所執正可假手除奸而公願朝晉以請之者蓋知晉人之庇季氏必將復歸恐君臣之猜跡以露則悖亂之陰謀益深其禍將不有可言者故寧忍其詢而屈己以如晉也乃荀吳輩猶恐公之得見晉侯或斷其專制魯國之罪討而戮之故托辭以卻公子河公既卻而意如隨以

至矣

齊殺其公子意恢

不曰大夫而曰公子公子而為大夫也以其親名之也殺其君之親臣則君自不安于其位郊公所以奔齊也及其後庚與來奔而齊為納郊公則郊公固非國人所弗順者而庚與與其黨誣而逐之耳第去疾屬郊公子意恢知意恢之賢而不能彌庚與之亂則稱國以殺去疾執其咎矣

公如晉

此公為晉釋季氏而躬朝以謝罪也晉人承季氏之意止公而困辱之歷冬及夏涉三時而後返而晉昭莫之間也蓋強臣之私相結納以欺凌其君而惟所欲為其罪可勝誅乎子服回曰晉之公室將卑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蓋陰以刺意如也

齊侯伐徐

徐楚之與國也而齊伐之非政與楚為難蓋知楚承大亂之後棄疾新立方南憂吳未暇爭徐故遂與師及遠以竊為蒲隨之盟此亦如齊光之伐晉滅孫所謂抑君似鼠者也豈足以有為哉使齊景果能有為則乘晉弱既衰之時修桓公之德禮明管子之政刑而後糾合諸侯以明禁而伸威以齊之強寧不可與晉代興乎不此之謀而汲汲于伐徐盟莒也何為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趙盾弑君許止弑父歐陽氏皆據經以滅傳謂實弑其君父者非也盾有弑之心無弑之跡者也止有弑之跡無弑之心者也誅盾之心則後世有假手于人以肆其逆者無可逃也誅止之跡則後世有細微不謹以危其親者大可懼也究之心甚于跡故晉雖不書葬而許悼書葬春秋所以立萬世臣子之防者法嚴而情恕矣

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奔未有言所自者此曰自鄆出奔故殺梁以為專乎鄆也果專乎鄆則雖無叛君之跡已有據邑之私矣會子臧之後也當子臧返國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則鄆之為采與否正未可知傳無明文而杜註云曹邑趙氏賜飛以為曹境上邑會既得罪于君則出國都而居邊境以待環玦之賜決去留耳何專之有春秋錄之所以示臣人去國之禮以正當時之據邑以要君者

盜殺衛侯之兄釁

不得其人而名之故曰盜傳云齊豹殺釁則得其人矣不應泛書為盜即謂微賤之名不登于史冊則書尉止為盜宜矣豹卿也說者謂奪之司寇則非卿顧奪之者勢非衛侯視其職也安可謂非卿考傳所載豹所欲殺者釁耳而衛侯何為而出奔齊氏何為而射公使非華寅南楚雖幾不免則是豹直欲弑君也而當亂作之時盜竊竊發適會不知誰何之人賊釁于蓋獲之門外而傳遂并屬之齊氏耳由是推之尉止所欲殺者釁也子國子耳非與止有宿怨者何為連而及之當其時公子嘉實與三卿爭政西宮之難



知而不言。安知非嘉之說。陰使其人殺之。而蔽獄于尉止乎。更推之。蔡侯申始而背楚。既而誑吳。及吳師襲之。而後流離播遷。死于道路。殺申者恐非蔡人也。衆見嗣之率先從君。遂謂遂而射之。而凡爲公孫者。或奔或殺。則終疑于罪之無所歸矣。然則尉止也。齊豹也。公孫嗣也。皆非真盜。安得不泛書之爲盜乎。惟陽虎陪臣名氏不宜見經。而竊寶玉大弓。又非弑君殺大夫之例。窮于辭而書之曰盜。以著國之失其政刑焉耳。

蔡侯朱出奔楚

蔡侯朱之出奔。東國逐之也。東國以貨餌收無極。讓而出之。則楚於朱。既殺其祖。又奪其嫡。固世仇也。而朱乃奔楚。安知棄疾不復信無極之說而殺之乎。願寧歸死于楚。而不敢遠適他國。則蔡之受制于楚如拘囚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頃嗣位五年。而公不朝。士鞅來聘。蓋徵之也。公是以如晉。而晉復托鮮虞以辭公。則士鞅怒其卑已。而將洩其忿于叔孫矣。甚矣季氏之惡。既脅制其君。又欲困辱諸臣。使上下皆懼于己之威權。而後肆行其異志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喪未踰年。而稱王繫猛者。春秋之特筆也。蓋自王子並爭于戈相向。輔猛者惟有劉單。而子朝之黨甚衆。良由嫡庶未明。羣臣皆惑于景王之寵命。未知宜立者之果何在也。朝居成周。實據勝勢。猛之微弱。力不能爭。使劉單避臣人以君之嫌。則將任朝以殺猛矣。誰與之居于皇。入于王城。及猛卒而句嗣卒能出死力以定多難。寧王室哉。昔惠王寵帶。齊桓會諸侯以定世子。襄出居鄭。晉文辭秦師以納天王。今頃爲方伯。而兩郊之師。黃父之會。皆以大夫主之。而不親行。以此見當時之不明于大義。而劉單之忠貞爲不可及也。觀春秋之書王猛。即知聖心之與劉單。豈得執以之爲言。而以劉單之以猛等諸尹召之以朝哉。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陳夏留

此聖人之惡楚。而憫六國之君與大夫也。頓胡沈蔡陳許。非敢構怨于吳。而素受制于楚。楚糾之以救州。來能不從乎。帥死師廢。楚已無圖心矣。率六國而去之可也。顧猶強之使戰。是滅胡沈之君。獲陳大夫者。吳之詐。而驅之以界吳者。楚之殘也。經不書楚而書雞父。雞父。楚地也。則知楚實爲戎首矣。小國之逼近于大國也。哀哉。而先備多責六國之從楚過矣。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猛卒而句立。經不書立句者。句不待劉單立之也。尹氏奉朝以據成周。歷有二年。固自以爲王矣。茲見猛不水年。句復出避。以爲天實助朝。故遂明正其位。以發動天下之人心。聖人黜其挾私以亂國也。若曰居狄泉者。則天王也。尹氏之立朝何爲。

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禮春秋 卷下

晉以意如之惡叔孫。執而困之者。釐年。公如晉以請之。而懼復爲所止也。故托疾而返。然則公未至晉。晉何以釋叔孫。蓋實不能加以顯戮。則拘之無益。雖明知公非真疾。固不如因其辭而歸之矣。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內諱奔書孫。不曰季氏逐君。而以自孫爲文。咎在公也。然考公所爲。非有不道于其民者。第祿去政速。自行父始專國柄。加以宿與意如之奸雄。已成田氏篡齊。三卿分晉之勢。自非有不世之英略。固難挽已去之威權矣。昔襄公在楚。季氏取卞。公懼而不敢歸。非榮成伯爲賦式微。襄早客死于外。豈待昭乎。論者每咎公以不用子家之言。然子家始告之以止。繼勸之以歸。亦祇爲隱忍偷生之計。何嘗有所挫損于季氏哉。觀公之告子家曰。季氏無道。吾欲弑之。臣而言弑。意如之罪上通于天矣。

齊侯唁公子野井

公不之晉而之齊。固有鑑于晉之黨季。然晉爲方伯。列國有以臣逐君者。實有所歸。公誠求援于晉。晉即惡公。豈肯坐失其霸權乎。迫齊不能援。而後告晉。則晉有所藉口以辭之矣。公見齊景之伐除伐莒。若強大可託庇者。不知其庸懦無能。正與公等。使能爲公討季氏。何不能爲齊先討陳氏乎。野井之遇。亦以公之次陽州以待命。不得已而借弔唁之虛文耳。其於同惡相恤之簡書。豈誠有所畏也哉。

齊侯取郕

取郕而齊舉。非後也。言景親之耳。郕成則諉諸公矣。蓋齊不得郕。則公無所歸。倘如齊而責于社之言。將何以謝之。故一舉郕而於途無餘事焉。雖以齊之兵力。取成非難。而君不親行。則士無圖志。景之以師從公。而坐聽其成敗。其無納公之意明矣。

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郟陵

齊往年爲蒲陰之盟。今又爲郟陵之盟。皆有志于爭霸也。以晉頃之儉懦少安。尹氏之亂周。久而未定。季孫之亂魯。置若罔聞。嫡庶之混淆。冠履之倒置。事莫有急于此者。使齊景仲大義于天下。整飭兵戎。號召與國。定天王于成周。納昭公于宗魯。列尹氏季孫之罪狀。執而戮之。繼桓之業。在于是矣。乃寧周既無遠略。而帥敵賦以從魯。區區攻一成而不能舉。則合三小國以要盟。復何益哉。況既盟以後。并未聞有匹馬隻輪及于魯郊。則景之慕虛名而無成事也。公失所主矣。

天王入于成周

天王居于狄泉。越四年而後入于成周。固由晉人納之。而當晉未克鞏之先。敬王子朝之師。造勝迭負。使非單劉同心戮力。則成周之不并于朝者幾希。今經以自入爲文。見東都本天王之士。雖劉單不得居其成功。况晉人之緩于勤王者哉。其不曰京師而曰成周者。京師統名成周。據所都言之。無他義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據傳晉師克鞏。召伯益逐王子朝。則其黨先自攜矣。朝安得不奔哉。而書奔必書以之者。所謂春秋誅亂賊。而尤嚴亂賊之黨是也。乃召伯毛伯以行次書。而尹氏以族舉。則知其世執周政。而逢景王之邪心以

禮春秋 卷下



助亂者尤衆也故前之立朝惟晉晉氏而此之挾朝以奔楚者亦必以首惡歸之。

晉士鞅宋樂新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賂人會于扈

扈之會諸國同役而不同心蓋其時主戎周者晉也主納公者宋衛也公之出奔求援于齊并不告難于晉晉方怒公之會齊而卑己也亦何樂乎納之獨宋衛之君屢困于叛臣故心惡季氏所爲而欲援公于危亡之際若王室益盛則固諉爲大國之憂矣觀城周之役宋不受功則晉之威令不行而天下將不復宗之也預於此會微之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自失國居郕之後會齊者一如齊者再必待齊之卑公而後如晉亦已晚矣次者止而不進之意晉頃尸位權在六卿彼方與季氏同惡相濟而肯使公得見頃乎亦聽其寄食于乾侯已耳

釋潰

郕之隸于季氏固矣非借齊之兵威公詎得取特齊以郕居公而郕人懼其得罪于季氏也又見公之如晉踰三時而不返恐季氏來討而無以禦之故潰而歸于齊耳觀定公六年斯與何忌帥師圍郕十年齊來歸郕則郕非叛公實叛季氏也論者歸咎于公以爲虐用其民民實不堪則公之往來居郕于今四年矣何待在乾侯而後潰也哉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季氏負出君之大罪而敢如適歷以會荀躒者蓋知荀躒之在家晉雖欲爲公討季而荀范固足以制之也既會而敢從荀躒以如乾侯者蓋知子家之不用公雖欲從季歸晉而羣小必有以泥之也此皆季氏之奸不待映之保其無咎而爲意料所能及者使當日召而不至至矣而不逆公歸則必有以觸晉侯之怒而非誅則遂將在一言矣自有此會而練冠麻衣之狀請囚歸死之言若不勝其卑屈者晉侯不覺墮其術中而遂使荀躒以弔唁之禮禮謝公于乾侯也

公薨于乾侯

昭公淹恤在外居郕者四年在乾侯者三年栖栖齊晉之間不得一蒙其援而卒以羈死春秋出奔之君未有如公之窮者亦可哀矣然自公伐季而季出公則豈端旣成猶阻日甚使公果得返國則君臣必不能容而或爲意如所執轉不如薨于乾侯者之尙無及出于背也公謂荀躒曰將使歸而葬除宗祧則不能見夫人其亦慮及於此歟

元年春王定公

定之卽位在六月則是年春夏尙屬昭之末年耳自昭在乾侯每歲必書正月公存而存之也昭既薨而定未立則正月將繫之誰乎聖人削而不書所以著定之非嗣位于昭也公衍公爲俱存而使國家之承正朔者虛無人焉季氏之罪可勝誅耶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歸于京師順也執于京師逆也會城成周而不受功仲幾誠有罪矣然不屬王吏而自執之是其心尙未知有天王況其君乎晉之替也固宜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據傳喪及城隍公于宋先入則立君固有成議矣乃喪之至魯在六月癸亥越五日戊辰而後卽位何其緩也蓋既立其所不當立者以市己之有德于公又緩其所不當緩者以要公之無遠于己皆季氏專國之謀也惜乎公之貪儲既不能如子臧之守節并不能如叔孫昭子之不勞徒使廢立大事一聽操縱于季孫於六月而書卽位者諛公之以位爲餌也

立煬宮

武公至成十世而宿立其宮煬公至昭二十世而意如立其宮昭也季氏世專國政甚至出君而以爲祖實祔之彼將以其祖爲何等鬼乎亦越王制誣神靈實甚矣或曰煬公考公之弟以弟繼兄故立其宮以爲定之繼昭說也然以意如之威福自擅昭可由我逐卽定可由我立亦何懼于魯人之清議哉

雉門及兩觀災

天子五門諸侯三門雉門非雉而雉門之設兩觀則借也爾雅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蓋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諸侯固不得有闕也子家子譏魯之借禮亦言兩觀而不言雉門然則經書及者亦謂災雖起自雉門而天所惡而火之者尤在兩觀不然觀爲門之飾言門而觀在其中矣何必及之

新作雉門及兩觀

春秋書新作雉門及兩觀者二傳之南門及此雉門兩觀是也天子諸侯皆明而治則魯之三門皆可爲南概言南門則借天子之觀闕可知矣其曰新作蓋前此所未有而借實創始之自借以來制度已定理應無可增加而亦曰新作者則以災禍所延一土一木皆化爲煬燼而復貫直無可仍耳此亦見天之示變以警魯者爲深而定之頑尤甚于僖之僖也

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自重邱以後深居簡出雖以納敬王城成周之舉關王室皆以大夫主之而君不親行操柄之失有由來矣晉定初立非無志于諸侯也乃欲爲魯討季而士鞅阻之爲蔡伐楚而荀寅阻之二子之賄貨無厭豈有異于蠶瓦之陳豺狼哉故傳以召陵之會爲劉子合諸侯言晉之不能也然既有天子之老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十八國中如陳蔡之世與楚仇頓胡之不堵楚役皆欲致死力于行間者使晉定明聲其罪仗義而前則諸國爭奮安在召陵之師不與齊桓比烈乎乃諸臣若恐定之復收其威權而不利於私家也多方阻卒使其君有志而不得伸經書曰侵蓋憫晉之果不復振而荀寅士吉射之叛其端亦於此徵之

公及諸侯盟于泉



卑鄙之盟，即召陵之諸侯，公固在其中矣。而復掩公者，則以平邱之會，昭不與盟，故其後為季所逐。諸侯遂無執同盟之誼以納之者。今公嗣位之初，朝晉而不獲見，與晉之拒昭略同。故懼而汲汲為此盟也。殆亦隱德荀范之黨，意如恐復昭之覆轍也夫。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蔡瓦出奔鄭。

蔡以弱小之邦，逼近強楚，而借吳之力以敗其師，不徒快于目前，而忘異日之禍乎。顧柏舉之戰，春秋予之誠以楚之干蔡，既誘殺般，又虐用有出，侯朱拘東國，蔡昭怨毒益心，生不如死。況蔡即無此戰，亦終亡于楚耳。固不如戰而勝之，納得一報其祖父累世之仇。此亦足教天下後世之為人孫子者，故特書曰：蔡侯以之也。吳稱子闔廬君也，楚稱人薳瓦大夫也。以吳之君而奔楚之大夫，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晉之君臣聞之，其亦不能無愧也已。

吳入郢

入郢，獨書吳，則蔡不與俱入，而吳之君臣乘勝以貪其利耳。吳以號舉之常也，復從常稱，則知柏舉之書得特著蔡侯之能用其君，而非有所進之也。郢者，國都。以楚之強大，一戰而克其國都，則列國諸侯之畏吳，將甚于畏楚矣。

公侵鄭

鄭人敢伐周之六邑，而魯奉命以討之，因為勤王之師矣。然魯之政令，久在三桓，公無放一之衆，何能伐人。特以陽虎之奸，欲奪私家之兵權，以歸諸公，而後借公之威令，以逞其志，故遂以公主兵，而使季孟從之。季孟知其欲啓于鄰，封假手以圖己也，故不敢聲鄭人之罪，而第潛師掠境取匡，以違書曰：公侵鄭。蓋著三春之受制于家臣，而聽其挾公以謀亂也。

齊侯鄭伯盟于鹹

鄭乘楚師之敗而滅許，因僂之亂而伐周，獻之所為，直與莊等。春秋之始終，皆鄭之罪也。齊景果欲圖霸，宜先伐鄭以寧王室之禍難，保小弱之危亡，則天下諸侯不召而自至矣。顧乃挾叛晉之私，而結鄭人之援，與之特盟于鹹，欲何為乎。自有此盟，中國遂無殷會。聖人謹而誌之，亦猶詩錄下泉，傷天下無霸之害也夫。

齊國夏帥師我西鄙

齊既與鄭盟于鹹，又與衛盟于沙，而魯未肯背晉，即齊也。于是乎有西鄙之師，顧不能緩之以德，而欲脅之以威，齊景之求諸侯也，俱矣。

公侵齊

公於三月之間，兩出侵齊，杜莊報前年西鄙之伐也。夫誠欲報齊，一侵亦已足矣。何為師甫入而復出哉。當是時，陽虎為政，欲去三桓，傾覆宗社，故迫公出侵。外以挑釁于齊，內以兩役于魯，使強鄰外攻，民心內潰，而後得肆其奸謀。蓋不惟欲殺季氏，而駭駭乎難及君身矣。觀其請師于齊，曰：三加必取之，此其志昭。

然可見，故春秋兩書侵齊，為公危之也。

從祀先公

三傳皆謂順祀閔僖，而胡傳則取馮氏之說，謂昭公始從祀于太廟也。顧昭雖為季氏所惡，而乾侯歸葬，經既書君，書諡與羣公同，則既葬而處，卒哭而祔，事固有以日舉者，豈不連而及之哉。國之大事在祀，定既承統于昭，其禮尚在月祭之例，使入廟而先君之主不列昭穆，羣臣縱不敢言，定獨不愧于心乎。況意如死已四年，定又何所懼而祀典久不舉行，此必不然之事也。顧道南之墓，何以必待孔子仕魯而後合之。考左氏傳，意如將溝公氏以諫而止，則昭墓固與羣公離而未絕，衆人不知其非，惟孔子必求其正，否則榮獨鵠宜復言之矣。豈若主不從祀，其失禮為顯而易見者乎。況從馮氏之說，經曰：從祀昭公，今既稱先公而不舉諡，則自太祖以下，莫不序而祭之，禮所謂三年一祫也。而不書大事于太廟者，蓋略之以發疑，使後人推循而知為陽虎之黷，神以祈佑也。

盜竊寶玉大弓

據傳陽虎謀去三桓，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既敗而後，竊寶玉大弓以出，經不書，而第謂之盜，說者以經不為大夫討賊也。顧大夫君之大夫，叛大夫非即叛君乎。魯之三桓竊國分民，使其家臣得藉口于張公之說，以陰售其謀亂之禮，正其叛以誅之，而三家之罪豈不益以著明。乃卒不目其人者，先儒所謂陽虎南蒯侯犯之叛，以賤不書，其說不可易也。顧寶玉大弓，國之宗器，虎得竊之，則叛不待言，而大夫之不能詰盜，其罪亦難道矣。

及齊平

有以平齊為魯叛晉者，非也。魯自僖文以來，歷世事晉，前年國夏伐我，晉人救之，師至于瓦而公出會，有何嫌隙而叛之哉。或謂陽虎在齊，將謀害魯，顧虎之奸回不軌，齊人豈不聞之，而肯勤師以助亂乎。蓋其時孔子為魯司空，與聞國政，將率天下以戡其干戈，而懷以德禮，使日與齊尋伐之怨，則魯且不可為，又何以靖列國。卓氏爾康以平齊事晉，為聖人救時第一務者得之。

公會齊侯于夾谷

夾谷之會，齊欲結魯以援晉，顧坦懷相與會而不盟，與于鹹于沙之盟，鄭衛異者，則聖人盛德之感信于明神矣。左氏見汶陽之田久入于齊，季孟帥師圍鄭，尚不能取，今不煩一兵，不費一矢，而齊自來歸，意其必有以要之者，故設為殺齊之辭，益無還之對耳。使當日果有其事，經何以不書盟乎。左氏又有萊兵劫盟之說，說者因謂是會也。三桓畏齊，故不自出，而以公主之，孔子相之，不知齊魯新平，釋怨修好，景既自來，何得以大夫往會，且以知禮之聖，而攝上卿以襄會儀，用得其人。孟子所謂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正兆于此，何至視為危途，而使聖人佐公以試之。

及鄭平

此平侵鄭取匡之怨也。左氏以為叛晉，不知晉弱之不振，春秋所傷。孔子用魯，講信修睦，平齊及鄭，蓋將



率列國以從晉使霸統有所歸耳。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從晉乃所以尊周。何忍叛之。且晉即當訂定之。諸侯解體，而子朝之爭，僑之亂，齊置不問，而晉寧之。使從齊而背晉，天下豈復知有共主哉。然則茲之平也，亦欲外靖干戈，內脩政治，以徐展其東周之志云爾。

公圍成

隨邱之師，州仇主之，墮費之師，斯與何忌主之。圍成而以公主兵何也。圍成而出于公，成之所以終不墮也。邱有侯犯之叛，費有南嗣不狹之叛，兩家親受其害，而公欲陽容脫季孟于齊師，收陽貨于棘下，是成不惟孟氏之保障，亦季叔之所相倚為固者。夏墮邱費冬及于成，三家始知孔子之意，惟欲張公弱私，故遂聽處父之謀，而留成以為狡兔之窟也。使季孫終信孔子，則率師從公，期于必克，舉成易耳。今任公自圍，而三家袖手旁觀，季孫之心蓋矣。故因齊人之饋女樂，而導公宜淫以行孔子。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趙鞅據晉陽以避荀寅，寅吉射據朝歌以抗晉君，寅吉射之惡，不待言矣。而鞅亦以叛晉何也。使鞅當二子舉兵之時，自歸司敗，待命于君，則可謂不叛矣。乃明知趙午荀范有姻婭之親，而專殺之以啓釁，復陰恃晉國救書，有始禍之死，而姑後焉以避誅，是寅吉射之伐鞅，其惡顯著于迹，而鞅之陷寅吉射，其惡早包藏于心也。並書為叛，均之無君焉耳矣。

晉趙鞅歸于晉

趙鞅既負大逆，而晉侯乃許之歸，是為君而獎臣之叛也。亂其可弭乎。自三臣始禍，知讎請皆逐之，言非不衷。迨范中行既伏，其罪猶難韓魏之請，盟趙鞅于公宮，是使趙與韓魏傾心相結，以同仇知氏，而後三家果滅知伯而分晉。君召之也，故書歸者罪定非恕鞅也。抑自晉昭失權，六卿爭政，賄賂公行，而范鞅荀寅為尤貪，卒以先敗，多藏厚亡，天道之不爽如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之殺母，出于南子之口，成于戲陽迷之言，其事之有無，誠未可知。但據經書世子，則蒯聵之罪當有可原者矣。而論者以楚商臣蔡般之弑君，皆稱世子，用以定殺母之愛書，不知弑君之惡，與出奔殊。弑君書世子，蓋謂有君之尊，兼父之親，而忍為悖逆，罪專在子也。出奔書世子，蓋謂子固不孝，父亦非慈，而輕棄國本，罪不專在子也。經有辭同而旨異者，當觀其事何如耳。然則蒯聵之出奔，誠為不善事其父母，而南子之恣淫，衛盛之信讒，亦甚矣哉。

姬氏卒

杜註以姬氏為定公夫人，果為夫人，三家雖橫，不應不成其喪。殺梁以為妾，辭者是也。然得自成風以來，妾母皆借用人之禮，獨姬氏卒，不書夫人，非不書小君，說者以為哀未即位也。然在喪稱子，孝子不忍之心則然，而國內臣民固已尊之為君矣。母以子貴，三家豈不可遵用信宣齊典，而顧不赴不祔不成喪者，則假正名之義，以肆其君若之私也。卑其母，必棄其子，哀公之孫邾如越，其機自此萌矣。

齊侯衛侯伐晉

平有幾危之難，而齊莊伐之，定有范中行之難，而齊景伐之，皆由晉政不綱，內無以制其臣，斯外有以招乎。冠晉之不足以主盟，已可知矣。然齊不能修政明刑，與晉代霸，而合從黨惡，棄君助臣，是自誨其臣以叛也。崔杼之弑莊，景親見之，而復蹈其故轍，倒行逆施，遂至陳乞弑荼，陳常弑壬，景雖幸以身免，而國且變為田氏，老將至而老及，不反為晉定所笑乎。彼衛靈內有父子之亂，而尚從齊以伐晉，又不足責矣。

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澤

戰案而四卿並將，齊強也。邾子寡弱，何足觀魯，而三家各出其師以伐之者，蓋欲借邾以耀武而勸其君，因挾勢以取田而收其利，雖會朝奔喪，邾之事魯為勳定之撫，邾亦厚，而三家正術其知有公，不知有臣也。故乘定之既薨，衰之初立，而大肆其毒，以舒宿忿，顧三卿伐而二卿盟何也。州仇何忌猶自知其貪暴，而懼邾人之觀于齊晉也，季則肆然無忌，若無庸盟以要之矣。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蒯聵在外四年矣，使衛靈明正其罪而黜之，則蒯聵不得稱世子，稱世子宜有衛也，乃納以趙鞅之師，弗克歸衛，而僅入戚，則鞅之據國固矣。父子之間，孰無天性，既不能迎之于其先，復不能遜之于其後，故書納者，所以著鞅之不仁也。而胡傳以為國人所不受，國豈有無父之人，而獨使其君為鮮民以衛恤哉。

蔡遷于州來

吳與楚為仇，楚既使蔡遷于江汝，而蔡請遷于吳，當為楚所不許，故久而居其故土。吳人知其情，以師遷之，而蔡乃得徙于州來，其有阻遷之計者，如公子闔公孫獵，則殺之放之，蓋蔡遷于兩大之間，不為吳遷，必為楚遷，豈能中立其國，而經以自遷為文者，猶幸吳之不夷蔡于縣也。然蔡自昭侯以後，不復見經，則其受制于吳，亦猶昔之受制于楚矣。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曼姑圍戚，而以國夏首兵，蓋禍端起自齊也。齊見鐵上之師，救鞅于車收鄭于下者，皆蒯聵為之，不去蒯聵，則衛之從齊不固，而齊之圍晉為難，故令衛輒伐戚，而命將出師以佐之，方輒之據國稱兵，未嘗不懼討于方伯，今得齊之黨，遂惘然以子闔父以臣圍君，而戚幾不免矣。噫，齊欲輸粟于晉之叛臣，而忍助攻于衛之逆子，天理人倫，漸滅已盡，昔夫子因其問政而告之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何其徒以聖言為瑣也。

桓宮傳宮災

桓宮傳宮而廟不毀，借也。天故災之以警魯人，夫當毀而不毀，固為有于于禮，不當立而立，將愈見惡于天。經書桓宮之災，隱以著武宮煬宮之立于季氏者，尤為不經，宜鑑于此而毀之，以承天道。

晉人執戎欒子赤歸之于楚



戎蠻為楚所凌，急而投晉，固意晉可拒楚而托庇焉。使晉以范中行之難，辭蠻弗納，已不足以帖人心矣。顧乃助楚為虐，執赤歸之，其視秦疾之勝殺蠻子，不仁為更甚也。楚受天王之叛，始子朝尹君之徒，不執而歸之于周，其橫可憎，而晉以中夏之盟主，甘為楚役，不惟不仁，其無恥更可笑。故經書晉人以惡之。

齊國夏及高張來奔。使國高可以托孤，則當景公廢長立少之時，早能犯顏進諫，乃不問義之是非，輕受顧命，其必無成事可知矣。顧來奔而以國及高者何也？伐我以國夏，圍戚以國夏，乘國之權既重，則奉茶之責愈深，而陳乞之志而圖之者亦彌甚。今不能防其亂于未作之先，而遽委其君于一戰之後，國夏奔而高張已無能為矣。陳乞得以肆志矣。故書曰及，明罪之尤在夏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執其君茶

景公葬已踰年，則茶之君齊久矣。陽生在魯，婚于季氏，實懷且安，本無爭國之志。使陳乞不召，則陽生不入，陽生不入，則茶不弑，國不二君，二則多難，此事勢所必然，不待陽生之告，乞早熟籌之，是乞心主于弑，而特假手陽生以加之及也。夫主少國危，則奸雄得志，乞何利于殺孺子而立長君？亦其時承爭霸之餘，非驟起所能擬，故先假廢立之事，以張大其威權，而徐觀其後。經書陳乞弑君，所以著田氏篡齊之本也。其以陽生繫齊者，以文無所承故。

公會吳于郟

吳自柏舉以後，遷蔡伐陳，其勢益張，魯人畏之，將以事齊晉者，改而事吳。前年會桓，猶楚地也，令會于郟，則招之入魯矣。吳宿與昭為婚，而昭為季所逐，三桓懼其往而見執，故托為守國不行，而使公供其役，則會吳者，亦公迫于強臣之令，非得已也。觀太宰之言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則三桓之無禮，雖吳人亦深惡之矣。

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魯自哀公嗣位，五伐邾矣。前此或一卿出，或二卿出，或三卿並出，皆自帥其師，而此獨以公主兵者，蓋季孫之志，將以一舉滅其國，虜其君，盡取其土地，而自知為無名之師，或為大國所不容，故陰收其利于己，而顯推其惡于公也。春秋之例，諸侯有奔執而不返者，則名之。今邾子於七年來，八年歸，非與蔡侯獻舞，徐子章羽等，而顯名之者，蓋季孫已獻于亳社，因諸負瑕，非齊鮑牧之來討，邾子必死于魯而不歸矣。故經直以亡國之辭書之，著季氏之情也。

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與宋鄰，宋貪其土地久矣。哀三年樂髡伐之，六年向巢伐之，傳皆不著其師與之由，則曹之無罪明甚。今於七年秋而圍之，八年春而入之，遂俘其君以歸，宋之虐曹，何異魯之虐邾？乃救邾者有齊與吳，而救曹者惟鄭，曹其能復乎？諸侯無賴，而使小國心傷于鄰之禍，以私相救援，而卒無益于事，可哀也已。

吳伐我

吳伐我，傳謂邾故，不知吳既敗楚，遷蔡伐陳，南方諸侯無與抗者，將欲通東北之道，主魯服齊以爭晉，而邾衍之盟，特假為行師之名耳。魯人疑其果為邾來也，故歸其咎于季孫，而孟叔不與協心齊力，先禦諸侯，及吳師次于泗上，逼近國都，而欲攻王者，僅有微虎之徒七百人，使吳欲取魯，如摧枯朽耳。顧反與行成結盟而退，而救曹亦不以邾為言，則吳弟欲魯以修好，而使之為東道主也，其意可知。然以魯為吳貳，而遂至有城下之盟，則季孫之棄國也亦甚矣。

歸邾子益于邾

使齊不取譴，則益不歸，使魯不歸益，則譴不返魯，取邾既負不義之名，而失二邑，又有蹙國之耻，以利害之勢較之，不得不歸益以釋齊怨，而弭兵端，豈魯之自能悔過乎？胡傳以為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也，烏乎掩。

齊侯陽生卒

鄭髡頑楚廢之，弑，舊史承赴而書卒，蓋其事起于倉卒闇昧之間，雖國人傳之，仲尼不得據所聞以革之也。陽生之卒，傳謂齊人弑之，赴于師，蓋歸罪于君，假國討以誅于吳，而解其兵，當吳之伐齊，公實會焉，赴告之冊，魯所共聞，則定為齊人弑其君矣。仲尼考其事察其情，而正舊史之謬，改書曰卒，蓋弑君之大惡，聖人不敢輕以加人，故髡頑楚廢之，實弑而書卒，寧仍之，陽生之實卒而書弑，則易之，由此以推，而凡春秋之為臣子被惡名者，豈可幸哉。

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國書之伐我師至城下，其聲雷實起于魯之會吳伐齊，顧不自反而復會吳以伐之，魯祇知己之羸弱不足敵齊，故假吳以快其報復之私，而不知吳自入郟以來，方欲吞食上國，正假魯以逞其志也。夫越國以行師自古為難，故吳為蔡用而後能敗楚于柏舉，吳為魯用而後能敗齊于艾陵，敗楚而功固可喜，敗齊而禍甚可憂也。自是而會魯，漸衛侯，爭長黃池，吳之盛威于中國者，魯實導之。經以國書主是戰者，以內及外也，外吳而所以貶魯者深矣。

用田賦

魯取民之法，諸家異說，其數之多寡，已不可知，但各就其文義考之，古者公田，藉而不稅，今日稅畝，是既統計其畝而均分之，復遍履其畝而橫斂之，十而取二矣。古者四邱為甸，出長絞一乘，甲士三人，今作邱甲，使邱出一甲，是甸有甲士四人，合步卒為百人矣。古者田出租以足食，里出賦以足兵，故曰賦里以入，而賦其有無，今用田賦，是託軍旅以為名，而於耕物之家，復責市廛之布也。變法厚征，至此為已極，故書用以譏之。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孟之會，楚宋爭霸，而顧始稱子黃池之會，吳晉爭霸，而夫差始稱子，皆舊史之文也。顧孟不書及，而此書及者，楚顧用詐，以霸推宋，夫差用強，以霸自居，春秋欲正中國之名，而不沒兩霸之實，故先晉以及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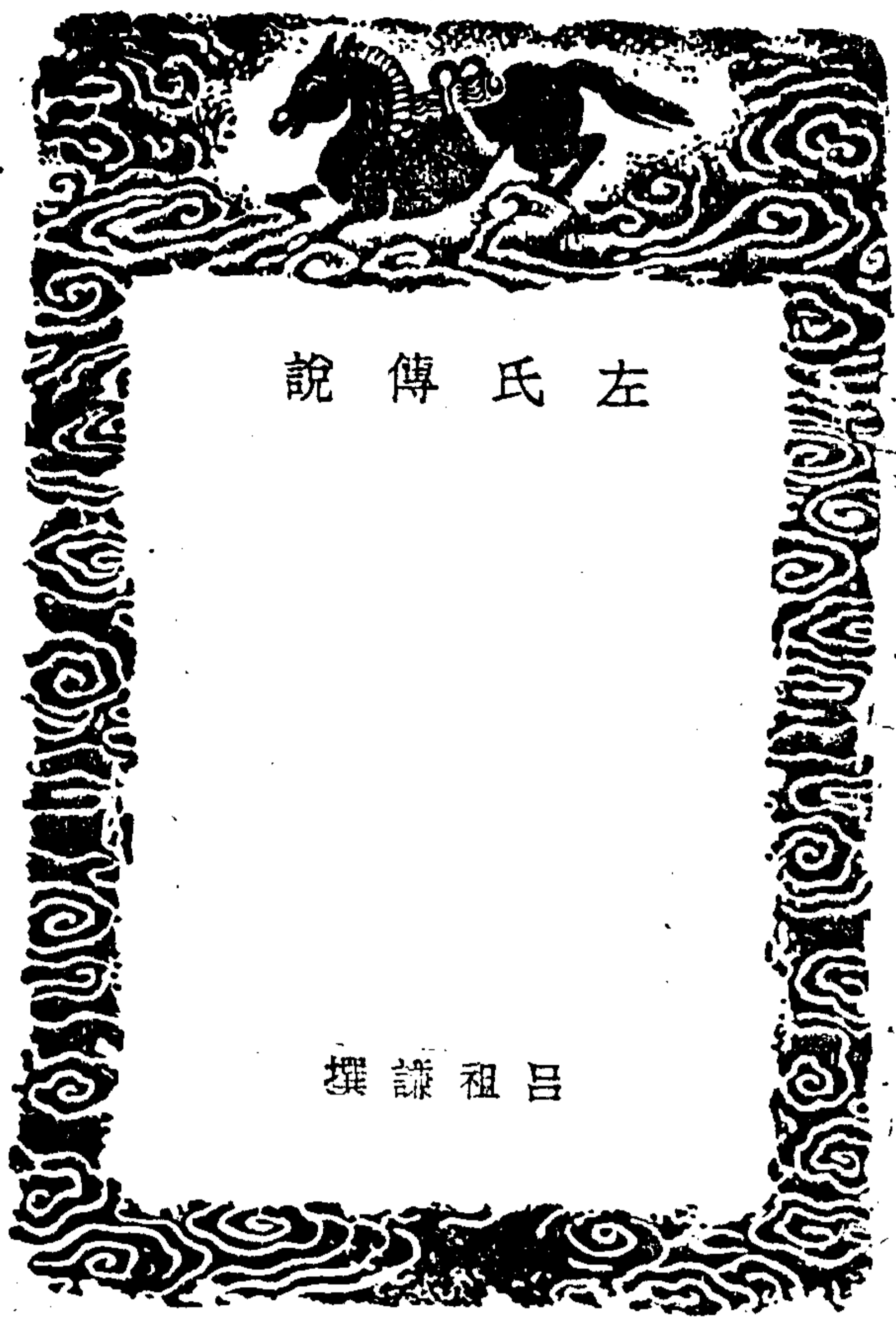
顧兩霸在會而從之者惟有一魯。晉之久衰固不足言。而吳多行無禮。外不能服諸侯之心。內不能弭於越之禍。傳云七月辛丑盟。而經不書。蓋譏其皆不足以主盟也。而中夏之霸統自此絕矣。

西狩獲麟

聖人道既不行。而作春秋以治萬世之天下。雖不感麟。亦豈容已。既作矣。麟雖不至。其書自足以明王道而立人紀。功垂無窮。然麟實爲王者之瑞。今出非其時。遊非其地。而爲虞人所獲。固與鳳不至圖不出同。足發已矣之歎者也。春秋於是乎綴筆。

韓昌黎詩云。春秋三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是時嘆助趙匡陳質之徒始出。而退之大儒言早如此。則固知三傳之不足以釋經矣。自是而至於宋。又不惟其經之釋。而多比附時事以釋經。此則疑於宋之經。而非周魯之經。故今之論者復不以爲然也。蓋不知經無以得其意。不知傳無以得其事。不得其意。而事之舛者不知也。不得其事。而意之與者亦不知也。此吾叔春秋論之所爲作。未嘗捨經而泥傳。亦未嘗離傳以釋經。幸生明備之後。得以考訂折衷。而要其參互。綜所獨得於心者。爲不少也。叔弱冠舉於鄉。公車九上。而後捷於禮闈。一典試于廣東。卽移疾歸。鍵戶著書。不與世務。方將取諸經某史而論定之。而此一書其始事也。故特先梓之以問世云。嘉慶十四年五月端陽節後一日。姪紹祖跋。





重刻左氏傳說序

余刻金華文萃凡呂成公所著述。既真輯次第就刊。獨念公生平於左氏研究尤深。其並類編博議而作者。茲編其一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謂是書似係一時講說。門人所鈔錄者。以余觀之。良然。顧類編久無傳本。是編持論與博議略同。而其論世知人。於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國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以及一書之所以得失。推闡源流。瞭如指掌。不徒與博議互相發明。且視博議更為詳盡。誠哉左氏之功也。今從通志堂經解中鈔出。仍舊釐為二十卷。校正付梓。而撫其大概如此。以語天下後世之讀左氏傳者。同治八年冬十一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左氏傳說

呂祖謙撰

左氏傳說

看左氏規模

看左傳須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國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能如此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然後看一書之所以得失。試以隱公六七年間考之。事事皆備。所謂一代之所以升降者。春秋之際。三代之衰也。然去三代雖遠。先王之流風遺制。典章文物。猶有存者。禮樂征伐。尚自天子出。如鄭武莊為平桓卿士。鄭伯為左卿士。則諸侯猶入為臣。如伐曲沃立哀侯。則猶能立君。至於宋公不王。鄭伯伐以王命。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之。則征伐之權尚在。如戎朝發幣。猶不廢禮。觀鄭莊封叔段。京城過制。而祭仲之諫。張皇駭愕。翼以九宗五正。逆晉侯于隨。此蓋成王封唐叔之濼。則先王制度尚存。凡此皆三代之餘澤未泯。使平王當此之時。能振作奮厲。尚可有為。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然所以不三代而春秋者。蓋由平王自為不振。如鄭莊公為卿士。當用則用。當廢則廢。何必以虛言欺之。此全失人君之體。曲沃莊伯本出孽。正當助翼伐曲沃。今乃助曲沃伐翼。此附臣伐君。全不是天討。君臣之綱亂矣。仲子。惠公之嬖妾也。今乃以天王之尊。而下賄諸侯之嬖妾。則夫婦之綱亂矣。以至祭伯非王命而私交。武氏子非王命而求賄。及鄭伯怨王奪政。而有交質之舉。若敵國然。則王綱解紐。委靡削弱。因以不振。皆是平王自壞了。所謂一國之所以盛衰者。試以魯衛鄭宋言之。如臧儉伯諫觀魚。攷其言而及曲章文物。



之盛。孔子所謂一變至道者。於此可驗。而韓宣子亦謂周禮盡在魯。至於其後而猶有存。如鄭莊公有權謀。善用人。當時有祭仲。子封。原繁。洩忽。曼伯。子元之徒。皆為之用。故能以小而強。而其後有子皮。子產之徒出來。如衛之亂。石碚以身殉國。定亂討賊。維持社稷。而其後有史黶。蘧瑗之徒出來。故季札有衛多君子之言。發源蓋始於此。至於宋之宣穆。亂父子繼立之義。而始殤公子。馮之亂。其後隨有六卿爭政。骨肉相殘之禍。舉此數端。雖數百年之事。皆可槩而見也。所謂一君之所以治亂者。且以隱公言之。惠公既沒。隱公居長。本自當立。徒以姑息惠公之愛。遂居攝而不能正君位。至如費伯非公命而城郕。公子豫非公命而擅及邾。鄭盟。公子鞏非公命而帥師。皆隱公不能收君柄。故末年所以有鍾巫之變也。所謂一人之所以變遷者。今且舉兩端而言之。有自善而入惡者。如鄭莊實母姜氏於城穎。天理已絕。古今大惡也。及其終也。一有悔心。因穎考叔以遺羹之意開導也。天理油然而生。遂為母子如初。此自惡入善者。如鄭請成。陳侯不許。五父有親仁善鄰之諫。見得歷歷分明。其於謀國也如此。豈不甚善。不一二年間。如鄭洩盟而敵如忘。全不以盟誓為事。到此昏然不曉。如喪心志者。與前面諫陳侯時和氣無復存。幾乎自是兩箇人。此自善入惡者。讀左氏傳能如此。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矣。然後看一書之所得失。所謂一書之得失。如序鄭莊公之事。極有筆力。寫其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皆可見。始言亟請於武公。亟之一字。母子之相仇。疾病源在此。後面言姜氏欲之。焉辟害。此全無母子之心。蓋莊公材略儘高。叔段也在他掌握中。故祭仲之徒愈急。而莊公之心愈緩。待段先發而後應之。前面命西鄙北鄙貳於己。與收武爲己邑。莊公都不管。且只是放他去。到後來罪惡貫盈。乃遽絕之。略不假借。命子封帥師伐京。段奔鄆。公又親帥師伐鄆。於其未發。待之甚緩。於其已發。迫之甚急。公之於段。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者也。然莊公此等計術。施於敵國則為巧。施於骨肉則為忍。大凡人於骨肉兄弟分上。最不可分彼曲我直。縱分一箇彼曲我直。便失親親之意。觀莊公始者欲害段。而有姜氏欲之焉辟害之語。則是欲曲在姜氏。直在莊公。及其欲伐段而待其惡大。亦欲曲在叔段。直在莊公。此所以伐之無辭。莊公之心。只分曲直兩字。殊不知兄弟間豈較曲直。縱言彼曲我直。彼我對敵。便有日相戕賊之害。此左氏鋪敘好處。以十分筆力。寫十分人情。其後序周鄭交質一事。則全不能分別君臣之大義。如云周鄭交質與結二國之信。此等言語。似敵國一般。蓋周之衰。習俗見得如此。左氏雖才高識遠。然不曾明理。溺於習俗之中。而不能於習俗之外。別著一隻眼看。此左氏紀述之失也。若向所說通鑑四條。六七年間亦可見得。軍制如鄭之敗燕。以三軍軍其前。潛軍軍其後。若此之類。人孰不知其為兵制。至於不說兵制。因而見之者。須當看也。如諸侯敗鄭徒兵。此雖等閒句。而三代兵制大沿革處。可見於此。蓋徒兵自此立。而車戰自此沒弛也。財賦之類。然所賦之類。人孰不知其為財賦。至於不說財賦。因而說之者。須當看也。如臧伯伯之陳觀魚。此固非論財賦。然所謂魚鼈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之類。此亦見當時惟正之供。其經常之大者。雖歸之公上。而其小者常在民間。此所以取之無窮。用之不竭也。如武氏子來求歸一事。此可見天子之權不振。不能使諸侯自來貢而反求之。兼周之盛時。自有大喪記之類。使其

左氏傳說 看左氏規模

三

制不廢。亦何緣至於求賄。地位須當如此考。如鄭武公莊公為王卿士。則猶有官制之舊。左氏一書。接三代之末流。五經之餘派。學者苟盡心於此。則有不盡之用矣。故今特言其大槩耳。

### 左氏傳說目錄

看左氏規模

#### 第一卷

隱公

- 祭仲諫鄭莊封叔段元年
- 石碚諫衛莊公龍州吁三年
- 師服諫晉封桓叔四年
-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八年
- 秋會于溫盟于瓦屋八年
-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八年
- 羽父請諡與成八年
- 滕薛來朝爭長十一年
- 鄭莊因入許而曰寡人有弟弗能和協十一年
- 息侯伐鄭十一年

桓公

- 宋督弑君與大夫二年
- 臧哀伯諫取郕大鼎三年
- 條之役千畝之戰三年
- 楚武王侵隨六年

左氏傳說 目錄



左氏傳 目録

魯以周班後鄭六年

鄭忽辭昏六年

楚子伐隨隨敗八年

楚子伐隨八年 晉滅耿滅霍滅魏四年

魏仲與芮梁荀賈伐曲沃九年

莫敖請濟師十二年十三年

鄧曼謂鬬伯比非衆十三年

鄭厲奔蔡十五年 公會宋伐鄭同上

莊公

單伯送王姬元年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同上

齊無知弒君諸兒八年

第二卷

莊公

齊小白入于齊九年 會于鄆齊始霸十五年

師及齊師戰于乾時九年 公敗齊師于長勺十年

公敗宋師于乘丘十年

齊桓霸中國十五年 侵蔡伐楚僖四年

晉文退舍辟子玉僖二十八年

荆伐鄭十六年二十八年 楚人伐鄭僖元年三年

鄭伯見虢叔曰盍納王三十年 鄭伯將王自南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頎二十一年

齊侯使敬仲爲卿二十二年

懿氏卜妻敬仲二十二年 畢萬筮仕於晉閔元年

有婚之後將育于姜二十二年 畢萬之後必大閔元年

楚公子元帥師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殺於菟自毀其家

以紆楚國之難三十年

閔公

狄人伐邢元年 狄人伐衛二年

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二年

僖公

晉假道於虞以伐虢二年三年

左氏傳 目録

二

左氏傳 目録

驪姬欲殺申生四年

第三卷

僖公

士蔣築蒲與屈五年 晉侯伐屈夷吾不守盟而行乃之梁六年

陳轅宜仲勸申侯美城 後申侯見殺五年七年

鄭太子華請去三族七年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九年

秦饒晉附之羅十四年 晉侯背路中大夫十五年

管仲辭上卿禮十二年

秦晉戰于韓原十五年

城郟役人病十六年

管仲卒五公子求立十七年 齊人立孝公十八年

宋敗齊師于戲十八年 晉敗秦師于微三十三年

宋襄盟于鹿上二十一年

頹叔以狄師伐周二十四年 王出鄭伯省視官具于汜同上

王與晉陽樊温原檟茅田二十五年

子犯言子玉無禮二十八年 子犯請擊秦三十年

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二十八年

第四卷

僖公

晉侯侵曹伐衛二十八年 戰于城濮同上

晉侯秦伯圍鄭鄭使觸之武說秦秦伯說與鄭人盟三十年

蹇叔言師之所爲鄭必知之三十三年 勳而無所必有悖心同上

文公

諸侯朝晉元年 衛成公不朝同上

先且居請君朝王臣伐衛元年

楚國之舉常在少者元年

秦伯復使孟明爲政二年 秦伯猶用孟明二年

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三年

晉人懼無禮於公請改盟三年

左氏傳 目録

四



楚滅六蓼五年 邾滅須句二十一年

晉蒐于夷易中軍六年

士會如秦納公子雍六年 晉納捷菑于邾十四年

趙孟穀公子樂立公子雍六年 邾缺請復衛田七年八年

買季怨陽子易班六年 先克奪劇得田八年

范山言晉可圖九年

第五卷

文公

夷之蒐士殺將中軍八年 先克言狐趙之勳不可廢同上

西乞術來聘十二年

秦伐晉晉甲趙穿無功十二年

君弱不可以怠十五年

驩蠻百濮叛楚十六年 楚人謀徙阪高同上

宋饑公子鮑竭粟而貸十六年

晉侯不見鄭伯十七年 鄭子家以書與趙宣子同上

敬嬴私事襄仲十八年 仲殺惡及視同上

宣公

宋鄭戰于大棘元年 宋城城者譚同上

晉趙盾執其君夷皋二年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三年

楚滅舒參及滑納盟吳越而還八年

令尹蔣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十一年

邾之戰楚莊不築武軍十二年

第六卷

宣公

晉楚戰于邲晉師敗績十二年

邲之戰晉楚軍制十二年

成公

欒書救鄭楚禦諸梁陸六年 欒書侵蔡侵楚侵沈獲沈子揖八年

晉卻至如楚聘楚子享之十二年

左氏傳說 目錄

七

成子受服于社不敬十三年

曹人使公子負刳守秋負刳殺其太子而自立十三年

第七卷

成公

聖人內外無患十六年

晉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十八年

襄公

孟獻子請滅虎牢以逼鄭知武子曰善二年

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三年

定朔堯不殛于廟無榘不虞匠慶謂季文子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四年

鄭子驪使賊夜執信公而以瘞疾赴于諸侯七年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九年

荀偃士句請伐偃陽十年 荀偃言雞鳴而駕塞井夷寇十四年

鄭子驪為田洹司氏堵氏侯氏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以作亂十年

同盟于亳范宣子言不慎必失諸侯十一年 會于戚范宣子假羽毛於齊十四年 晉侯問衛

故於中行獻子十四年

晉悼公賜絳繆曰子救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十一年

晉平公即位改服修官會于澳梁十六年

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侯農功之畢十七年

楚子言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十八年

第八卷

襄公

諸侯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十八年 鞏之戰大敗齊師成二年

齊侯遂東太子光後光即位殺子牙十九年

范宣子逐欒黶欒黶復入于晉二十三年

晉欒黶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二十三年

季武子無嫡子公彌長而愛悼子二十三年

太史書崔杼弑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二十三年

十五年

蔣掩為司馬子木使庇賦掩書土田二十五年

左氏傳說 目錄

九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二十五年

秦伯使其弟鍼如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當御三云叔向不應二十三年

宋寺人伊戾無亂於太子痤諸公而害之三十六年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二十七年 宋左師請免死之邑同上

第九卷

襄公

崔杼廢成立明二十七年 慶封好田者酒二十八年 陳無字言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同上

吳季札來聘觀樂二十九年

鄭子產如陳洧盟而知陳亡三十年

鄭子皮授子產政三十年

昭公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元年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元年

韓宣子聘于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二年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張超曰甚矣子之爲此來也三年

第十卷

昭公

楚靈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四年

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四年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四年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五年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詰子產書六年

穿封戌爲陳公曰城棗不詔八年 穿封戌因鄭皇頴公子圍與之爭之遂二十六年

第十一卷

昭公

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請佐公使會而遂酌以飲工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九年

諸大夫如晉非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十年

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殺之十一年 楚子奉孫吳以討於陳而遂縣之同上

楚子爲令尹殺大司馬遂掩使蔡洧守國奪成然邑十三年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

左氏傳說 目錄

于乾路十三年

第十二卷

昭公

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十三年 平丘之會叔向日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其何敵之有同上

叔弓圍費十三年 南蒯將叛十四年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九月楚子殺闞成然十四年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十七年 晉荀吳使師僞繇者負甲毀

鼓滅之二十二年

第十三卷

昭公

齊人伐徐徐人行成十六年 楚子誘戎蠻子嘉殺之同上

晉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子產弗與十六年

鄭子來朝十七年

周原伯魯不說學十八年

第十四卷

昭公

費無極言於楚子若大城城父而真太子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王說十九年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十九年

費無極言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二十年

齊豹北宮喜褚師圍作亂公遂出二十年 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

渠子滅齊氏而公入同上

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據亦同也焉得爲和二十年

宋華亥自陳入于南里以叛二十一年 宋華亥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二十二年

第十五卷

昭公

魯人侵邾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執行人叔孫婁二十三年

楚靈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二十三年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二十四年

昭子如宋逆女公若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九月戊戌伐季氏二十五年

左氏傳說 目錄



宋樂大心言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二十五年

第十六卷

昭公

齊侯欲納昭公命無受魯貨二十六年

晏子論彗星則曰天道不諂昭公二十六年 論路寢則曰在禮同上

公三年 不誅祝史厚微困民昭公二十年

吳公子光弑其君僚二十七年

楚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二十七年

魏獻子為政分郟氏之田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為三縣二十八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二十八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濟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二十九

第十七卷

昭公

晉頃公卒八月葬鄆游吉布且送葬二十年

吳子問伍員伐楚何如三十年

晉侯將以師納昭公三十一年

王使富辛如晉請城成周三十一年

定公

季孫言子家子亟言於我未肯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元年

第十八卷

定公

楚子常欲殺唐二侯娶馬二年 晉荀寅求貨於蔡終四年 晉人假羽毛於鄭同上 祝佗言

於襄弘蔡將先衛同上

蔡侯吳子庸侯伐楚敗諸雍澶五戰及郢四年

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四年 伍員與申包胥友謂曰我必復楚國包胥曰子能復

我能與之同上 申包胥以秦師救楚大敗夫槩王子沂五年

第十九卷

定公

六月季孫意如卒九月陽虎囚季桓子三年

宋樂祁首諸侯惟我事晉六年

左氏傳 目錄

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盾魯於是始尚羔八年

季寤公鉅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

陽虎陽虎欲去三家而代位八年

陽虎奔齊請師伐魯九年

晉趙簡子盟衛侯將欲涉佗捷衛侯之手及掩八年 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曰敵矣

九年 晉執涉佗成何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十年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隨邱季氏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役人以襲魯十三年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於晉陽午不從趙孟怒殺午十三年 秋范氏中行氏伐

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同上 二月趙鞅入于絳同上

子貢見邾子執玉高公受玉卑皆有死亡十五年

第二十卷

定公

於越敗吳于槜李十四年

哀公

公孫強言霸說於曹伯乃背晉好宋七年 宋公伐曹將還子肥殿曹人誑之公怒遂滅曹八年

齊師伐魯冉求為季氏謀一子守二子從季氏曰不能十一年

吳子胥使於齊尉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十一年

孔子將攻大叔仲尼對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十一年

越子伐吳為二陵十三年

陳恆執公子舒州十四年

宋向魋請享公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與皇野謀召左師同發兵魋奔衛十四年

楚子西召子木之子勝為白公葉公言無乃害乎弗從秋果殺子西十六年

越滅吳二十二年

晉荀瑤伐齊何必下二十二年 晉荀瑤伐鄭齊陳成子救之二十七年 晉荀瑤圍鄭門于栢

柝之門同上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二十四年

中行文子告陳成子曰有自晉師告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二十七年 范氏中行

氏將伐公齊高強言三折肱知為良醫定十三年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八年

秋會于溫盟于瓦屋八年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八年

春秋之初齊僖公當時謂之小霸見於春秋經傳與諸侯會盟征伐稍多這便是霸之始方周末東遷之前未嘗無方伯連帥之職然當時尙稟王命所以不謂之霸到得平王東遷後王者自無總合係屬人心道理諸侯稍有才智自然出來會盟此霸之名所以立然僖公所以謂之小霸非惟其他政事權謀不可望後來桓文然當時時節亦未能做得所以凡書盟於宋衛告成三國不過三國之盟到得後來齊衛鄭宋盟惡曹亦不過四國之盟又如齊宋衛燕伐魯時亦不過四國蓋春秋之初王綱尙在未至於其壞後來王室陵替凡會盟統天下之諸侯皆在焉以齊一國論之僖公霸業不如桓公以天下之勢論之桓公之時卻不如僖公之時何故王道崩壞相為消長到得桓公所以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其餘莫不至霸業盛處便是王道消亡齊僖公所以小霸多是用私意所謂諸侯會于稷以成宋亂又與桓公會成魯之亂以至班爵不同帥諸侯來戰于郎凡此類是私意當時偶然得諸侯此時才智無加於僖公所以略

羽父請證與族八年

春秋之初證族尙少見於魯者如所謂挾如所謂暈如所謂宛如所謂無駭皆不命氏傳世官春秋初東遷命大夫官爵甚少以魯一國論之證族甚少大夫官爵無非賜姓使當時春秋以前有世官所謂鄉舉里選實與不可行秀民無處安排若得世官只是起於春秋以來

滕薛來朝爭長十一年

滕薛來朝爭長此一段須看官制滕侯曰我周之下正也以此見成周盛時諸侯非惟入爲王卿士而卜正一官亦皆諸侯爲之

鄭莊因入許而曰寡人有弟弗能和協十一年

鄭入許而不有許此一段看王綱初解紐諸侯亦未敢放手滅人國如後之滅莒滅狄滅魏略無顧忌觀莊公封許之言委曲涵養有唐虞三代氣象然因入許而曰寡人有弟弗能和協使備其口於四方此謂莊公悔過之言不可此謂莊公不情之言亦不可蓋莊公是一箇有才智占勝底人觀他初待叔段止欲段曲我直彼惟有欺於心故恐爲人所議所以先自說破了依舊是前時養惡之氣習猶未之改至莊十六年鄭厲公之言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則是共叔嘗有後於鄭矣此言非是虛言正是兄弟不可派絕處後來果然封他子弟世世食祿而不絕夫共叔之於鄭初無功德及民而有叛逆之惡何爲必欲不絕其後也於此須見得非是莊公之悔心正是莊公當初機謀培養陷叔段也深至此常常自歎故施恩意於後也亦深使當時只恁地逐段不用許多機關陷穿到此必不然也且如楚懷王之在國荒淫不度本無德以及人一旦秦人殺之而舉國無有不念之者至於八十餘年之後猶以是而亡秦只緣秦人

### 左氏傳說卷第一

#### 隱公

祭仲諫鄭莊封叔段元年

石碚諫衛莊胤州吁三年

師服諫晉封桓叔桓二年

左氏所載春秋以前事如第一第二卷尙有數段事可取如祭仲之諫鄭莊公石碚之諫衛莊公師服之諫晉如此三處皆是東遷之初是以言多典法如祭仲之諫鄭莊公封叔段於京所謂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見得成周築城之遺制尙在如石碚之諫衛莊公所謂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見得先王教子家傳之法尙在如師服之諫晉君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武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殺猶見得三代上下名分等差纖悉委曲如此之不可亂此是春秋初老師宿儒之所傳先王之典法在學者須當深考三代之氣象到後來春秋中與末能如此言者甚少如左史倚相之於楚叔向之於晉子產之於鄭纔能言當時便謂之聖賢博物君子

宋 呂祖謙撰



毒之太深。故國人思之愈切。莊公惟其當初下手得毒。故後來施得恩意極深。蓋兄弟天屬也。此正相反之道理也。

息侯伐鄭十一年

息侯伐鄭。此段須就息上看得楚之盛衰。當是時。如息如蔡。尚與中國相通。皆會盟征伐。及楚一盛。則與中國絕矣。蓋息蔡皆近楚之國。楚既盛。則必有吞併之意。彼朝夕自救之不暇。何暇及其他。若此可見是時楚未強盛也。何故。蓋楚衰則邊楚之國必強。楚盛則邊楚之國必弱。大抵看左傳須旁看方可。若一事只作一事看不可。

桓公

宋督弑君與大夫二年

左氏序宋督事極好。觀其論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此左氏識見高遠處。蓋人心各有所主。使宋督有尊君之心。決不敢為弑逆之事。惟此心一蕩。則縱橫放肆。無所忌憚。蓋督之殺孔父與桓公。乃為惡之末流。其有無君之心。乃為惡之根本。聖人所以過位變色。入門鞠躬。夫豈繁文末節哉。蓋所以發其尊君之心也。

臧哀伯諫取郕大鼎二年

臧哀伯之諫取郕鼎。其中所言周家宗廟制度。固當攷。然桓公於弑逆之事。猶忍為之。哀伯乃諫其取叛臣之鼎。是猶不能三年之喪。而忍小功之祭者也。哀伯亦可謂習而不察矣。然看哀伯之諫。周內史之言。須看得天下之人皆習而不察。哀伯魯之賢大夫也。周內史。周之良史也。尚不知君臣之大義。區區然惟納賂之是諫。文辭之是取。在賢者猶不知。而況下賢者數等。而為衆人者乎。以此知當時天下之人。視秋君秋父。以為常矣。

條之役千畝之戰三年

條及千畝之役。皆在幽厲間。又見得周衰諸侯之相侵。有日矣。夫人君命太子之名。臣下視之。以為輕重。漢武名鉤弋之門。為堯母。故江充遂譖戾太子。是知命名之際。亦不可不謹也。

楚武王侵隨六年

楚侵隨一段。見得楚自此憑陵諸夏。自前年蔡鄭會于鄆。則始懼楚。至此楚浸盛矣。蓋夷狄之強弱。常由中夏之盛衰。中國元氣也。夷狄邪氣也。元氣全在邪氣不能入。元氣喪則邪氣乘之。楚之猖狂。其來有自矣。如商之衰。荆楚常為亂矣。至高宗時商盛。故能乘入其阻。其後周之盛時。桃弧棘矢。以其禦王事。第路藍縷。以處草莽。以其勤勞如此。方服役之不暇。可見其弱。至此復悍然陵犯中國。非專楚之罪也。蓋君子之與小人。夷狄之與中國。其相為消長。理之常耳。

魯以周班後鄭六年

諸侯伐齊。鄭忽有功。魯以周班後鄭。此段見得魯乘周禮。舉春秋之初一事言之。則以周班後鄭。而致三

國之師。舉春秋之末言之。則以不見天子不稽首。而取齊侯之責。其二十年原始要終。則魯之乘周禮可知。然魯乘周禮。見與於大國則甚易。今也吾方乘禮。而彼之加於我者。大則甲兵。小則責讓。乃能守而不替。此則甚難。此其所以魯一變而至於道。然此非魯之君和能然。蓋一國之風聲氣習。能使之耳。亦周公伯禽之化所漸者深也。

鄭忽辭昏六年

北戎伐齊。鄭忽救齊。齊侯請妻之。忽辭。其言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此言甚善。彼祭仲之諫。特以利害論之耳。後世徒見昭公奔衛。則咎其不用祭仲之言。卒以無大國之助。殊不知忽之敗。正在此。特以不能充自求多福之言耳。自求多福。雖以堯為父而不能與丹朱。舜為子而不能與瞽瞍。周公為兄而不能與管蔡。況大國乎。後世不可因昭公之失而廢其言也。

楚子伐隨隨敗八年

第二卷適嘗楚之方輿。故其載楚事為甚詳。隨之敗。止緣有一少師。博議論之詳矣。大抵小人之根未去。則雖勝不足喜。小人之根既去。則雖敗不足憂。此固已言之。然而尚有未盡者。蓋大而天下。小而一國。必有所謂體國之臣。有所謂社稷之臣。君存與存。君亡與亡。社稷之臣是也。夫季梁之謀楚亦工矣。言不用諫。不行。去之可也。然必待少師之死而不去者。蓋季梁隨之宗臣。與國相為終始。義不當去。是以隨侯當時雖不用其言。而楚人上左君必左。其效謀畫計如初。此季梁所以不去。所謂君存與存。君亡與亡者也。

楚子伐隨八年

晉滅耿滅魏魏元年

入春秋之初。當時先聖王之後。及三代所封之國。尚小大皆錯。其事可見者。尚有一二。到得後來。窮滅吞併。雖不盡見於傳。以大略觀之。見於傳者。楚晉為多。何故。楚與晉。蓋有說。楚自是夷狄之與中國相為消長。中國是元氣。元氣絀衰。邪氣便勝。所以被他吞滅。先王所封之國。無足怪者。楚之於中國。蓋自商以來。迭為盛衰。商盛則楚衰。商衰則楚盛。如殷武時所謂捷彼殷武。奮伐荆楚。乘入其阻。哀荆之旅。以此見商衰楚盛。到得莫敢不來。莫敢不來。王見得商盛楚衰。及到周時。周盛楚再衰。如與晉戰時。欒武子謂其謂之若敖蚘。第路藍縷。以啓山林。見得楚衰周盛。到得東遷後。周既衰。楚自然盛。所以楚武王偃號。抗衡中國。以此見中國與夷狄迭為消長。楚固是夷狄。與中國相為消長。何故。晉亦吞中國。如滅耿滅魏滅魏。蓋緣晉不是先王所封。乃是宗族作亂。自封桓叔於曲沃。其後恃其詐力。自覆本宗。以詐力為常事。不復有先王之制。故敢吞滅中國。蓋緣他都是詐力。無規矩典刑了。若是他國。如齊非不滅譚滅遂。亦不滅於晉。然尚有畏懼者。蓋齊是太公後先王所封之國。所謂典章文物法度尚在。

魏仲與芮梁荀買伐曲沃九年

魏仲芮梁荀侯買伯伐曲沃。此雖等閑言語。亦可以觀天下之勢。何以見之。蓋自此以後。五國皆不見於傳。蓋為大國併吞了。此又見世代升降。是豈不可以觀天下之大勢乎。



莫敖請濟師十二年十三年

莫敖之為人徒外面加添而裏面初不長進。蒲騷之役。用闕廉之謀。能敗鄆師。及伐絞之役。幸而絞小。復勝。及其伐羅之時。志滿意得。徒恃前日之勝。而謂小國不足敵。是以輕敵而敗。遂致有荒谷之經。大凡學者最怕外面加添。裏面初不長進。

鄆曼謂闕伯比非衆十三年

楚屈瑕伐羅。闕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云云。入告夫人鄆曼。鄆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君此一段。便見得楚之在當時。所謂盜亦有道。夫楚滅狄之國耳。以夷狄而憑陵諸夏。其強如此。其盛如此。者豈不以亦有其道哉。觀當時內則有鄆曼之賢。以爲之助。內強可知。外則有闕廉伯比之智。以爲之謀。外強可知。內外俱有人。所以到得如此強盛地位。蓋大學之道。必本於家齊。而二南之化。亦首於關雎。豈非所謂盜亦有道乎。

鄆厲奔蔡十五年

公會宋伐鄭同上

此卷載鄭事稍詳。見得莊公始末。當莊公之初。殺弟因母。雖是天下極惡。緣其權謀智略。有以掩之。固不甚覺。及其季年。公子互爭。兵革不息。病弊至此始露。大抵人之一身。於少壯時。戕賊其血氣。雖有疾。亦自可以支持。及其老也。血氣既衰。百病俱作。如唐太宗初間。內則肅清華夏。外則蕩滌羌戎。雖有殺兄戮弟。閉門大惡。亦緣正觀之治。有以掩之。故不甚見。及一傳高宗。百弊俱出。學者切不可於一事二事上錯放。過不理會。雖其初未甚覺。其後終不可掩也。

莊公

單伯送王姬元年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同上

莊公之立。桓公見殺於齊。則莊公之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而不能以復讎爲念。前輩論之詳矣。然須識得莊公之要領。王姬歸於齊。魯絕之而不與主昏。義也。而魯則畏齊之強。而不欲與之主昏。內則畏清議。而不敢與。外則畏齊之見討。而不敢絕。其君臣之間。宛轉商量。一箇兩不相妨。底道理。故築王姬之館于外。三傳之說不一。然皆未必是。凡天下之事。不知夫不共戴天之讎。義不可與者。未足爲憂。既知之。而求所以委曲回護者。深可憂。蓋其不知者。良心一朝頓回。則其發不可禦。既知之。而欲立一名字。求以委曲回護。亦終於此而已矣。父子之間。天淵之恩。莊公報齊之心。宜如火之必然。如水之必寒。如手足之之掉頭目。安可以委曲安排回護。使其兩不相妨。至如伐鄭一段。亦然。莊公本自畏齊。而曰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皆是要立一箇名字文飾之。此其所以終於不振。

齊無知弒君諸兒八年

看齊襄公須看得每舉而每得志。是其所以速襄公之死。觀其當時淫侈無度。肆行不道。無不得志。如一

滅紀。則紀侯大去其國。繼以王人伐衛。衛使服。纔欲滅鄭。鄭使降。至於欲會魯侯。則魯侯至。欲娶姜氏。則姜氏至。每舉而每得志。惟其得志之頻。故所以爲死期之速。宜乎卒躬無知弒君之禍也。

左氏傳說卷第二

莊公

齊小白入于齊九年

會于鄆齊始霸十五年

莊九年。齊桓公自莒入齊。十五年始霸。鄉者說左傳須分三節看。五霸未興以前。是一節。五霸既衰之後。是一節。五霸桓公爲盛。孔子稱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則桓公之有大功於天下。固可知也。然看得桓公之有大功。又須看得他有可憾者。當王綱解紐。國自爲政。強者陵弱。衆者暴寡。當時之人。思大國之正己。如襄裳之詩。此時得桓公出來。總集天下之勢。整頓天下之事。豈非有大功於當世。然所謂猶有可憾者。蓋五霸未出。先王之遺風餘澤。猶有存者。天下之人。猶有可見者。竊主一出。則天下之人。見霸者之功。而無復見先王之澤矣。大抵重新總集。整頓一次。必十分是當方可。或有一毫之憾。則前美皆失之矣。試以二事明之。傳註之學。漢之諸儒。專門名家。以至於魏晉梁隋唐。全經固失。然而王肅鄭玄之徒。說存而猶有可見之美。自唐太宗命孔穎達集諸家之說。爲正義。編經一番總集。後之觀經者。便只知有正義。而諸儒之說。無復存。詩詞之作。自漢魏而下。如建安七子。如顏謝徐庾。雖爲淫麗。而古人之遺風餘韻。猶間見也。至唐杜子美以大才爲之。一切蓋了。故後世惟見子美之詩。而前日之詩無



復見矣。

師及齊師戰乾時九年

公敗齊師于長勺十年

公敗宋師于乘丘十年

齊桓公霸業在春秋涉三公莊、閔、僖。若莊公正是桓公當時初歸經營霸業。桓公規模自用管仲後。與未用管仲及管仲新得政時。事體不同。桓公以莊九年入齊即位。是時敗魯師。是年取管仲歸國而相之。管仲雖初入國。是時尙新得政。若莊公十年此一兩年事。未是管仲經營。所以與後來不相似。大抵管仲歸國規模緩而不迫。若莊公十年前。既敗魯師于乾時。次年又舉師伐魯。長勺之戰。爲魯所敗。到六月齊又與宋次于郎。若得涉兩年前。三加師於魯。規模促迫。大抵與後不同。以此知正緣管仲新得政。未得盡施其術。不惟三加師於魯。規模促迫。後而兩爲魯敗。長勺之戰。爲魯人三鼓而敗。後來郎之次。又爲公子偃先敗宋師。齊師乃還。若當時管仲便謀慮計畫。無緣得兩敗。以此看管仲規模。不惟外面經營諸侯。緩而不迫。他裏面所以得君得政。亦緩而不迫。何故。前年桓公因鮑叔之言相管仲。若是管仲規模促迫時。便須諫桓公。不可加兵於魯。使加兵於魯。管仲必紛然建謀。出其所長。蓋管仲初得政。當時自有國子高子政未專出他。他且袖手旁觀一兩年。以此見管仲得君得政。亦緩而不迫。自此以後。桓公之規模。大率不同。十三年北杏之會。是時管仲全得政。且如楚當時憑陵諸國。管仲且放二三十年不問。直到屈完之盟。不戰而自屈。晉獻公父子憑陵諸國。亦放而不問。到得後來葵丘之會。管仲自來。蓋管仲不去歲月間見效。常要自家政事修舉。兵乘修舉。本強則精神折衝。所謂強強不服之國。教他自入管仲規模中。此其所以爲管仲。此其所以五霸桓公爲盛。大抵王之與霸論。王者不計功謀利。霸者計功謀利。王者不求近功速效。霸者求近功速效。然而就霸者論之。以桓文對說時。桓公計功謀利。比文公時便少。桓公不急功。效勝文公。桓公卻做得王者事。何故。晉文公事業。在僖二十八年都做了。如使曹伐衛。敗楚朝王。雖赫赫震蕩人耳目。一年都做盡。桓公規模。三十餘年尙熾。其用功之所以遲速時。便是桓文才之高與下。管仲勇犯規模之深與淺。以是知晉文不如管仲。

齊桓霸中國十五年

侵蔡伐楚僖四年

晉文退舍避子玉僖二十八年

看桓公之所以霸。須看管仲規模。當時桓公之霸。蓋將以尊中國攘夷狄也。楚之憑陵中國者。非一日矣。如伐鄭伐蔡。而桓公皆不之問。桓公以莊之十五年霸中國。而以僖之四年始伐楚。置楚於度外而不問。且二十年者。何故。仲之意豈不以吾驟加兵於楚。萬一不勝。則霸威屈矣。故遲養時。至於力強威盛。而後一舉以臨之。則楚無不服矣。夫以堂堂之楚。而不敢以兵抗齊。不過使人如師。及使屈完來盟。則齊之盛強蓋可知。至於晉文公則不然。桓公以兵加楚。而楚不敢抗。文公退舍辟子玉。而子玉犯之。文公之

規模小於管仲也明矣。文公蓋數年便欲服楚。雖力再而僅勝之。然傷威損重已多。仲之相桓。則遲楚以二十年之久。則文豈足以及桓哉。其服晉也。規模猶大於服楚。晉獻公之滅耿滅滅滅魏伐東山。而齊皆不問者。何故。仲之意豈不(欲)以晉之於齊。猶家也。楚之於齊。猶鄰也。以至強之晉。吾驟臨之以兵。萬一不勝。爲晉所敗。則吾家人猶不能勝之。何以服其鄰。故一切置而不問。逮夫諸侯盡服。夷狄皆從。光焰既大。聲勢既盛。故葵丘之會。管仲不召而自至。服楚以兵。服晉以不召而自來。則以聲勢光焰臨之耳。其服晉過於服楚遠矣。蓋其遲速之不同。故其力有厚薄。威有輕重。論至於此。非惟王道不可要近功。而霸者亦然。齊桓遲之以二十餘年。而晉文求之於六七年間。須要做盡許多事。故晉文之霸。不及齊桓之盛。當時葵丘之會。晉侯欲往。而宰孔止之。而不會。蓋宰孔見得齊侯之驕。故如此。於此又須看管仲之事。桓公專去事上做工夫。卻不去君心上做工夫。惟其去事上做工夫。故鋪排次第。二三十年。皆如其規模。惟其不去君心上做工夫。故訕訕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管仲之事。蓋積數十年而成。桓公之驕。止一日而壞。不能格君心之非。其禍蓋如此也。

荆伐鄭十六年 二十八年

楚人伐鄭僖元年三年

齊桓公霸中國。楚數侵鄭。桓公惟務於鄭。而不再加兵於楚者。何故。以此儘見得管仲之規模。大能養威。蓋仲之意。以謂能勝楚。則不過如前日。萬一不勝。則霸權屈矣。此仲之所以善養威也。

鄭伯見說叔曰桓納王二十年

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說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類二十一年

周惠王以王子類之亂。出奔鄭。處于櫟。是時說叔與鄭伯同帥師納王。殺王子類。當時齊桓爲新主。卻自不納王。其納者卻出於說叔。齊桓卻不管他何故。若是晉文。凡有一事。便要占做。如納襄王時。辭秦師而下。必欲出於己。不要與秦分功。到桓公爲霸。聽說鄭納王。亦是規模不同處。然所以說鄭納王時。亦自有來歷。自周室東遷。說鄭乘周政。說公爲王卿士。鄭伯爲王左卿士。兩國入仕王朝。與周最親者。所以凡有患難。二國首先任爲己責。定王室之亂。正王室之義。所以當時齊桓公雖圖霸業。必竟當時自有王室親臣。定其亂。桓公不得而預。所以諸侯皆未出。說鄭獨先去。正緣世乘周政之故。這是霸者之初。王綱尙在。處當時尙不以甲兵強弱爲事。諸侯尙乘王命。後來王室衰時。王室自爲之。自此以後。諸侯無復事王。朝霸者所以興。至於諸侯皆霸者。此周之所以衰。然說鄭之所以事王。亦周自爲之。當時本是鄭伯爲王卿士。說以諂媚奪鄭政。自取周之麥。溫之禾。時說已有寵。鄭已無能。然而到得周有患難。說視之常緩。鄭視之常急。且如王出居櫟。鄭伯見說叔曰。隨禍忘憂。憂必及之。查納王乎。論來情意厚薄。說當先。鄭當後。今舉兵時。卻是鄭在先。說在後。到得後來王賜說公酒。泉。又與之爵。與鄭伯止以祭。夫王室定後。王何故不察平定之功。又卻與說之爵。復厚說而薄鄭。蓋說公於王室無事時。又卻築王宮于琿。又以阿。鄭周



王以此知阿媚順旨。大抵無事時。此等人固可喜。繼則患難時。看得意思終是緩了。

齊侯使敬仲為卿二十二年

齊侯欲使敬仲為卿。辭以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此見得當時朋友之清議尚在。故管仲前來請齊侯救邢。亦按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如上文畏此朋友之義。此見得當時猶知簡書朋友之可畏。又見得古詩之意。猶有存者。

懿氏卜妻敬仲二十二年

畢萬筮仕於晉閏元年

懿氏卜妻敬仲一段。後人云。符命讖緯之說。起於王莽篡漢。假此以愚人耳目。不知已見於春秋之際。看左氏所載敬仲畢萬之言。蓋左氏之生。適當戰國之初。田魏始興。故諱其祖。以神下民。當時民無有知者。故皆信之。左氏亦惑於流俗之所見。不能於流俗外。着一隻眼。故於敬仲畢萬之事。亦從而書之。後來柳子厚作貞符。以為符命俱不足信。遂以玄鳥生商。伏羲負圖之事。皆可疑。此又墮於一偏之見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大抵帝王之興。和氣充塞。豈無祥瑞。但當觀象之正邪。豈可謂之無也。

有婚之後將育于姜二十二年

畢萬之後必大閏元年

符命讖緯之說。王莽以此篡漢。後世論符命讖緯之說。起於哀平之間。比附王莽。以此為禱祥。移人耳目。竊奪天下。然推其源流。符命固是起於哀平之間。而符命讖緯之實。已自始於戰國之初。考之左氏可見。戰國之初。如所謂如秦如楚如燕。都是世襲舊國。如晉如齊。皆是篡廢之國。當時未嘗不假符命之說。為篡奪之事。看左氏所載畢萬敬仲。見當時以此移人。所以載懿氏之卜。敬仲說有婚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及生敬仲。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此其代陳有國。至於畢萬。卜假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以此知戰國時。已自有符命惑人了。雖左氏好說符怪。然戰國之時。已自相傳如此。便到得陳涉。以狐鳴魚腹。惑亂一世。遂成與王莽。然此所謂符命。皆是造作湊合得來。如柳子厚作貞符之說。謂無符命。此又見得一偏。大抵符命之說。亦不可謂之無。如所謂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所謂帝王之興。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當深察其邪正。若以不正之說。例論之。且如玄鳥生商。伏羲受圖。也不足信。是因噎而廢食也。大抵帝王之興。自有自然之兆。人之正心。感天地之正氣。所謂符命者。自可信。卻不是附會湊合得來。豈可謂之不予其祥于其仁。若以此察之。正邪之說。昭然如日星之明。

紆楚國之難三十年

楚公子元帥師伐鄭。而處王宮闕射師。諫則執而格之。秋。申公闕班殺子元。闕殺於菟。自毀其家。以楚之興。自武王兼并。自此便繼。繼以文王。亦能守其基業而不失。傳于成王。成王初即位尚幼。是時公子

元為令尹。以貪冒淫縱。為申公闕班所殺。當時君尚幼。大臣見殺。論來楚到此合衰。所以不衰時。蓋緣楚能用子文。子元初死時。正是楚之盛衰存亡交關樞紐處。是時復有子元時。楚自便亡。幸而得一子文為令尹。以清忠表倡於一國。自毀其家。以紆楚國之難。自此楚再安。大抵楚之所以立國。本皆以勤儉。所謂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如告戒之辭。所謂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皆以勤儉。勤儉是楚之家法。到子元出來。淫縱不道。以破楚之家法。如築館于夫人宮側。振萬舞。貪淫不厭。臣下不平。卒至相戕。以殺令尹。楚之勤儉家法。或幾乎息矣。子文出來。獨以清忠勤儉。再復楚之規模。當時子文繼子元之後。平常也。做不得。須是自毀其家。自貶損方可。何故。到奢修驕淫之後。能以清忠勤儉。表倡於一國。如易之小過。所謂行過乎恭。用過乎儉。當時是卻恁地平常。做不得。所以自毀其家。卻不是矯枉過直。正是合做底事。故不如是。則何以救已離之人心。續將絕之國命。

閔公

狄人伐邢元年

狄人伐衛二年

齊桓公始霸之初。狄滅衛。又伐邢。見得當時夷狄憑陵中國。如此之甚。向非齊桓之霸。封衛遷邢。則中國幾何。而不淪胥為夷狄。此孔子所以有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之歎也。

太子申生伐東山。阜落氏二年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阜落氏。里克則入諫。獻公出則告太子以孝。固是善處父子之間。然其後驪姬欲殺申生。未敢下手。使問於克。克對以中立之言。夫驪姬之欲殺申生久矣。所懼者惟克耳。今克既告之以中立之言。則驪姬固無所畏。何為而不下手。左氏書曰。既與中大夫成謀。此句有筆法。中大夫。即里克也。克雖不助驪姬。既不拒之。是亦助之也。使克能拒驪姬。彼必有所畏。而不敢下手。其後里克殺奚齊。卓犖角。子克雖有區區之心。終不免弒逆之惡者。由其守初心之不堅。而為驪姬之所動搖也。學者最怕守初心不堅。申生伐東山一段。論者自先友而下。凡數人。或是或非。而皆有意義。亦見當時隨所在有人。又見晉國人才之盛。

僖公

晉假道於虞以伐虢二十五年

晉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此一段知宮之奇諫必不聽。知虞之必可假。知虢之必可亡。料敵如見。自是觀之。晉國智謀之士如荀息者。亦自有數。至於傅奚齊。此段全不能知。卻不能先為保護之計。何料敵如是之審。謀國如是之疎。蓋息本非就自身上做工夫。專以臆度揣摩為事。故有著不著處。

驪姬欲殺申生四年

驪姬之殺申生。國語所載甚詳。看左氏與國語相為表裏。而國語中所載。本末具備。中大夫。里克也。左氏則載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而國語中則載驪姬欲殺申生而立奚齊。所難者尚有里克。使優



施以酒飲里克。欲以優言說之。觀優施以言動克。言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是言申生之勢。已自摧死。不可倚恃。里克卻言吾乘君以殺太子。吾不忍。迪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則驪姬之計行矣。故優施得里克之語。以告驪姬。驪姬聞之。遂肆行而無忌。以國語所載論之。所謂里克不同謀殺申生。但對優施言然。左氏直書中大夫成謀。當時驪姬里克。里克若能守正不奪。則殺申生之謀必不成。克既有中立之言。故姬得以肆其謀而無懼。雖不預驪姬謀。謂之成謀亦可也。大抵姦人作亂。不必要人依附。則且持兩端中立。以為無所與於其間。則姦人便可以成謀。左氏斷所以歸中大夫之罪。到後面一段。使之歸於於公。當時驪姬殺申生之謀。獻公已許他了。今特造此一段事。為罪名而已。然則殺申生。不是獻公不知當驪姬謂君之際論來。太子合當便行。當時太子謂我辭。姬必有罪。或使之行。謂君實不察其罪。皆是不知獻公之心。然此時太子既是不出。甘心待死而已。辦一死了。以正理論。固是成父之過。然而犯逆死罪了。已自不是。太子合即便就死。又卻奔歸於所封之邑。須當看這一節。這箇不是變生倉卒時。無措如此。申生既不畏死。尚自當倉卒之變。奔歸於邑。又不是要恃城郭以作亂。以此見處死卻易。從容就死則難。此無他。元無工夫。且則是小心不忍。便至倉卒無措。其不近道理。亦自可見。

### 左氏傳說卷第三

#### 僖公

士蔣築蒲與屈五年

晉侯伐屈夷吾不守盟而行乃之梁六年

自僖元年至卷終。試舉數段論之。士蔣築蒲與屈一段。可以見重耳夷吾識度廣狹遠近。一人終於霸諸侯。一人終於失國。當初士蔣築二邑。皆不謹。實藉於其間。重耳不訴。至夷吾則訴之。蓋重耳惟知其君父之命。初不暇校城之美惡。至於夷吾。則惟知己之利便。而至於訴。則夷吾之識度。已不知重耳矣。非特如此。晉侯之伐蒲。重耳以君父之命不校。則知臣子之義。遂出奔翟。至於伐屈。夷吾力不能守。卒盟而行。迫於不得已而奔梁。則夷吾又不如重耳矣。至若其從游賓客。重耳則有狐趙之徒。夷吾則有呂卻之徒耳。以築蒲屈論之。則二人之用心不同可知。以一則知臣子之義而出奔。一則迫於不得已而出奔論之。則二人之臨事變不同可知。以游從賓客論之。則二人之得人不同可知。此其所以一人終於霸諸侯。一人終於亡國。

陳轅宜仲勸申侯美城五年

後申侯見殺七年

左氏傳說卷三

觀鄭申侯之陷。陳轅宜仲勸申侯美城其賜邑。而申侯卒以見殺。夫宜仲之怨申侯。申侯非不知。視仇讎之言。不啻如親密。卒為所陷而殺其身。何也。蓋人心不可有所倚。申侯之心。一倚乎利。但只見利之為美。而有以動乎其心。故雖仇讎之言。樂然聽而行之。皆不見其為機謀陷害也。鄭太子華請去三族七年

鄭太子華請去三族。這一段見得管仲猶有三代氣象。其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訓辭而討鄭。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此等言語。蓋管仲先生長者之餘論矣。惜其急於功利。俯首以就桓公。自小。惟其嘗與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故時出其所謂。實有過人者。如前此請齊侯救邢。所云畏此簡書。此等言語。時時規正得桓公一兩段。若淺論之。則管仲時有三代氣象。固甚可喜。責備論之。管仲不能大其規模。反俯首以就桓公。一箇狹小規模。亦甚可惜。管仲之相桓公。大抵務在正名。辨分。觀其王使宰孔賜齊侯昨。管仲則教桓公以天威不遠。顏咫尺。敢不下拜。則不敢慢天子之命。觀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則對以有天子二守國高在。而不敢越周室班爵祿之制。至於舅犯之相。管仲則不能齊桓專在於扶名分。管文則適以壞名分。如以諸侯而請天子之隱。襄王以危言拒之。而始不敢。蓋仲則會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故所以輔桓公者。猶有三代之遺制。至於舅犯之徒。未嘗聞先生長者議論。徒知力之可以請隱召王。而不知義之不可。視仲為如何。故孟子曰。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猶若得一箇學字。至其後如晉文公之有舅犯。楚莊王之有孫叔敖。晉平公之有趙文子。則皆無此一字矣。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九年

秦穆公納晉惠公。問於郤芮曰。公子誰恃。郤芮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所以為此言。是說晉惠公別無恃。便見得專倚靠。在秦。謂所恃猶歸重秦。秦固是如此。大抵天下之人。有疏必有親。有愛必有憎。以亡人而方入新造之邦。有愛情厚薄。禍亂自此興。觀郤芮所謂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言語甚得要領。然晉惠公入國即位之後。所與俱者。郤芮呂甥之為黨。如舊臣者。德。翦滅殆盡。安能謂之無黨。以此知平居論事。甚易。到得臨時克愛心甚難。

秦饑晉閉之繼十四年

晉侯背賂中大夫十五年

晉惠公始以賂秦而入。終以背賂而見伐。其曲在晉明矣。然其間亦有曲折可論。大抵多賂必寡信。惠公之所以許秦者。皆是不可還之賂。於其既入之後。有不得不背。且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當時號射之徒。其為謀不過謂無損於怨而厚於寇。是皆只去仇讎上思量。卻不能去解釋消除上思量。豈不速秦師之至哉。號射之徒。雖有罪。然慶鄭亦不得口。把慶鄭事看時。見得二國之禍。皆慶鄭之言。有以激而成之。且其言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如此等語。分明是當面責他。惠公既是一箇忌別狼鷲之人。慶鄭又不能和緩其辭以諫之。得不激成其事。以是知當時號射之徒。雖可罪。然鄭亦不得辭其責也。及惠公為秦所執。其傳君命以告國人。而國人皆哭。於是作爰田。作州兵。夫以惠公之不道。何

左氏傳說卷三



以得此於民。只緣惠公被秦虐得深。故能成民心亦切。使惠公既反國之後。乘此機會。能臥薪嘗膽。側身修行。以接續此民心。則皆可用之民也。晉之定霸。當不在文公而在此矣。一歸便殺慶鄭。以快私怨。則民心自此都渙散了。是知暫時得民心。不能接續者。全不足恃也。

管仲辭上卿禮十二年

管仲平戎于王。當時王以管仲為齊相。齊國即在管仲。特以上卿之禮享之。當時仲辭曰。臣賤有司。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命以子嘉乃動。往踐乃職。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此見得當時周室之典法尚在。又見得齊之伯與晉不同。且如晉文之伯時。始者舉卻縠。後來又舉原軫。便命將中軍。所謂上卿元帥。初不請命於天子。以管仲得君如此之專。行國政如此之久。尚退然在班次之下。亦不敢□□。以此知當時與晉時節。已自不同。然王所以命管仲往踐乃職者。謂管仲雖卑職。是秉齊國權。即自當用上卿之禮。以此知當時秉國命者。不必是上卿。到這裏周王要管仲以職。所以說往踐乃職。蓋管仲之職。實是秉公之權。以此知當時周已有官與職兩者之分。後世都如此。且如漢時霍光。司馬大將軍秉國政。上面又有丞相。當時章奏稱丞相楊敞。大司馬霍光。論班爵丞相在上。論職時霍光實秉國政。以此知周漢官制源流尚相接。官是定制。職卻是一時所任。

秦晉戰于韓原十五年

秦伯與晉韓原之戰。秦晉之曲直。其理固甚明。然當時所以為晉謀國。所親者如所謂號射慶鄭。呂甥。卻稱冀芮之徒。然當時趣得亂成。實是慶鄭。慶鄭是一箇剛狠自用之人。以不見用於晉惠公。相激所以致敗。今則所可恨者。蓋於慶鄭猶有可恨處。使他當時若是愚而無知。一向狠僻。固無可恨。觀他前而所言。其論也多正。為謀也多密。其所可見者。前論秦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詳。怒鄰不義。後來論馬。見惠公乘小驢。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則君論馬。曲折如此。推此兩端論之。慶鄭於事理之閒。不為不諳練。以理論之。如論秦乞糴。當時是非曲直所在。慶鄭皆能知。則可以謀王體。斷國論。後之論小驢曲折。則可以議戎政。既是如此。當時可惜專以狠戾壞了。蓋緣他氣不勝志。故致得如此。然晉侯以敗由慶鄭不能用。固是如此。然亦非晉侯不能用慶鄭。慶鄭自以狠戾。不能用其才耳。學者治心養氣。須當下十分工夫。看慶鄭於是非邪正之理。論馬之曲折事務。無有不曾講者。今卻如此。蓋緣慶鄭不知治心養氣之工夫。學者於治心養氣。不可不知其先後。

城郟役人病十六年

僖公中卷。正是桓公末年。霸業漸衰。故號令紀綱。到此與前日甚不同。舉城郟一段。便見得役人病。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夫以桓公節制之盛。初時一箇服楚。遷邢封衛。諸侯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及至末年。欲做一件事。也做不得。同一桓公也。何故昔強今弱如此。蓋桓公自葵丘之會。志得意滿。自放縱故霸業漸衰。且如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乃使孔達侵鄭。不能使諸侯畏威。自至於用兵以□之。此亦是霸業衰處。大抵霸業皆如此。至王道卻不然。霸業初開。故有可喜處。到得末

年。往往易衰。觀齊桓晉文之二君可知。此亦力之不如德。然桓公末年。城一小國。而役人如此。蓋是時管仲已死。恐於內亂。志慮皆疲。故前輩謂齊桓中主。管仲輔之則治。豎刁易牙開方輔之則亂。此言極是。

管仲卒五公子求立十七年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之霸業。到此便衰。這裏卻有兩說。一則管仲不能為齊求人。二乃孝公無志。不能繼桓之業。所謂用管仲以興進賢。以敗如晉文雖死。至於悼公時。有能繼文公之業。緣晉文雖死。有狐趙之徒。風聲氣習。相與扶持。孝公初無此般人。故興衰之不同。然陳穆公欲修桓公之好。以此知齊桓之德在諸侯。使孝公有志而能振奮。乘此機會。繼齊桓之業。其復興霸業甚易。然而不能者。雖是管仲當時不能用人。亦是孝公無志。及宋襄會諸侯。便俯首會之。其後宋敗。便與師伐之。大抵欺善怕惡。畏強陵弱。非是霸者事業。此所以不能復齊桓之業。可深為孝公惜。且如晉文成勳。所謂伐原示之信。大蒐示之禮。皆積漸成霸業。孝公有桓公見成規模。反不能成霸業。論此深為孝公惜也。此固可為孝公惜。然而管仲為桓公之大臣。全不能立些根本。亟亟引賢人以任國政。徒能以一身盡忠而事君。更不能謀身後事。但區區屬孝公於宋襄。故終無益也。

宋敗齊師于廩十八年

晉敗秦師于穀二十三年

五霸莫盛于桓文。以桓公初時一箇規模宏遠。豈晉文之所能及。桓公身死之後。未幾五公子爭立。其國遂亂。晉文之後。襄蓋扶厲悼六七君。迭相為霸。與春秋相為終始。何故。此蓋有兩說。其一是齊之所以霸。獨倚一管仲。管仲以一身任齊國事。更不旁招俊乂。為齊子孫之計。晉文雖死。有狐趙輩相與維持。風聲氣習。接續不絕。此一說也。其二桓公之後。孝公懦弱無志。不能激昂奮厲。紹桓公已成之業。且如鹿上之盟。既類首聽宋人之命。其後宋敗。方敢舉伐宋之師。大抵畏強陵弱。豈是霸者規模。此所以不能復齊桓之業。晉文既死。襄公後之役。雖未必是。然既能勝強敵。終不至於委靡。此又一說也。此二說也。因可見齊晉霸業之久近。

宋襄盟于鹿上二十一年

齊晉所以霸。皆先弱楚。蓋楚於中國。其勢不兩立。惟齊晉能攘戎狄。尊中國。此所以成霸業。桓公有葵丘之會。以弱楚。晉文有城濮之戰。以服楚。所以子子孫孫服晉。且宋襄本不足以預五霸之列。人見他亦會諸侯。故列之於五霸。夫宋襄尚且不識霸者題目。霸者欲尊周會諸侯。大要在摺楚。蓋楚與中國相為消長。宋襄欲成霸業。反求諸侯於楚。便不能攘戎狄。尊中國。與齊晉皆異。此霸業所以不成。宜其見辱於楚也。然宋襄公之終始。此一卷大可見。若去事迹上看。無緣看得出。觀其初用鄆子于次睢之社。那時之暴虐。雖桀紂不過如此。及其泓之戰。不禽二毛。其慈仁又如此。若以事迹上看。甚難曉。人處世皆當明此。若以理推之。其仁其暴雖不同。其失則一。此皆是襄公一箇昏暗處。惟其暗於前。故欲做一時之福。而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惟其暗於後。故泥古之陳言。而不禽二毛。自取敗亡之禍。以理論之。宋襄之所為。不過



一箇暗字。所以求諸侯於楚。使其稍知事體。必不如此。所以終於此而亡也。

王與晉陽樊温原摺茅田二十五年

周襄王以王子帶之故。出在鄭地。晉文公納王。襄王與之陽樊温原摺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雖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足見文武成康之德澤。結民者深。不肯輕捨王氣。且如前隱公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盟向之田。直到桓公七年。鄭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鄭。然後盟向始服于鄭。到此襄王與文公陽樊温原摺茅之田。陽樊不服。必待晉圍之。蓋盟向之民。不忍輕棄周而服鄭。陽樊温原之民。亦不忍輕棄周而服晉。以此見周之德澤結民深處。不肯捨周服諸侯如此。

子犯言子玉無禮二十八年

子犯請擊秦三十年

推而詳論之。文公人材之多。無如子犯。看晉文公始終用事。皆子犯規模。如二年教民示之信示之義示之禮。皆子犯使之如此。文公所以成霸業。皆是子犯規模。看子犯之在晉。便是管仲之在齊。然反覆論之。其子犯亦未必一一皆是。且如僖公二十八年。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請復衛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若使文公從子犯之言。則失親鄰報施之義。當時若無先軫之言。幾至於敗事。賴得一先軫謀之。晉方得勝。又如僖公三十年。同秦圍鄭。秦伯私與鄭盟而去。鄭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使當時文公從子犯之言。則又失親鄰報施之義。未必不蹈惠公覆轍。又賴得文公自理會得。曰。因人之力而斃之。不仁。亦歸。舉此兩事論之。人君雖有腹心謀臣。須是自識得治體。若使晉無子犯。就業未必成。見得人材須要多。然人材雖多。亦要人君自理會得。若使文公從子犯之言。與秦戰。便是蹈惠公覆轍。舉前一段謀臣不厭多。舉後一段人材雖多。須是人君自識安危治亂之大體。

類叔以狄師伐周二十四年

王出鄭鄭伯省視官具于汜同上

周襄王使類叔桃孫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以其女爲后。及後來不終。狄反犯王室。以致王失國。出奔。處鄭地汜。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王初開厚狄。狄後來反。犯王室。王初開狄。鄭後來反。忠於王室。此一段人事。最要人看。其始周王以狄女爲后。時所厚者在狄。所薄者在鄭。及其終所厚者反。與兵伐王室。所薄者反。忠於王室。及王出奔。又卻不去他國。卻入居鄭。此最要看。大抵中國是君子之類。夷狄是小人之類。鄭前爲王所薄。及出奔。又爲王省視官具。而後聽其私政。何反勤王室如此。蓋鄭是君子。雖王薄之。到急難不廢臣子之禮。夷狄是豺狼之類。少有不到處。便起反心。發兵伐王室。至王失國。以此事論之。大之於天下。小之於一身。事結怨於君子。不可受恩於小人。鄭是中國君子之類。狄人何厭之有。

晉人復衛侯事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二十八年

事武子處衛侯奔走艱難之時。君臣上下。皆失其道。始者晉伐衛。國人出衛君。臣之逐君。當時晉師已自大。後來再得歸。事武子爲宛濮之盟。曰。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要得合和彼此。緣此國人稍不貳。衛侯又先期入。至殺其弟叔武。元咺奔晉。盟之於晉。晉受元咺之怨。所以執之歸于京師。後晉遂欲殺衛侯。以此知衛侯亦危乎殆哉。何故。一國之人共怨。既出其君。衛之君臣上下。相戕相賊。晉是堂堂大國。爲霸主。亦致毒於衛侯。內則一國之怨。外則諸主之怒。如秦晉俱發。並在衛侯之一身。雖泰山之壓卵。亦未足以喻。今事武子獨以區區一夫之誠。左枝右梧。欲調護衛國上下之怨。以氣勢論之。事武子一夫之力甚小。一國之怨甚大。霸主之氣甚大。一夫之氣甚小。何故。一夫之氣。內而回。得一國之勢。外而勝。得霸主之力。這見得事武子忠誠懇切。積德深厚。雖堂堂霸主之怒如此。一國之怨又如此。人皆知之一夫之忠誠。如何勝得。殊不知忠誠到處。天地可動。金石可貫。雖浩浩然一國之怨。堂堂然霸主之怒。皆可以消釋融化。以此知爲國患無忠臣。若得其人。則何事不成。

### 左氏傳說卷第四

僖公

晉侯侵曹伐衛二十八年

戰于城濮同上

晉文公凡出外許多時。直到成霸業。皆是趙衰狐偃二人。爲之謀主。文公自僖之二十四年入國。至僖二十七年。蒐于被廬。方始命狐偃將上軍。狐偃則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則又讓於欒枝先軫。若以後世論之。二人自入國。便合處於高官大職可也。何故。輕涉許多年。方命他將上軍及爲卿之任。他又相遜二人。初不會計較官職。以此知二人是心腹宗臣。與社稷同休戚。初不論職位之高下。又見得古之禮。禮之臣。但欲成國事。不會計較官職。且如齊桓公之伯。全在管仲。仲只爲下卿。及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之。仲不敢受。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當時國子高子常爲齊上卿。然國高初無功於齊。所以讓者。是不計較官職之高下。漢高祖之與張良。實在三傑之列。叔孫通初無大功。後來立太子。使叔孫通爲太傅。良止爲少傅。自常人處之。必有憤然不平之心。凡此皆國之宗臣。初不會計較官職高下。專以推賢讓能。使之利害相謀。是非相參而已。又見人材不厭多。夫晉文之有子犯。亦猶齊桓之有管仲相似。晉文一箇霸諸侯之規模。皆是子犯出。然文公之規模。與齊桓大段不同。桓公是三十年工夫。方做得成。所以優



游。文公兩三年盡做許多事，所以急迫。桓公雖有兵車之會，然史無可書之事，亦無可喜之功。至於文公事業，載在史冊，察然可觀。如城濮一戰，功業森然在目。齊桓成霸業，卻無述。晉文公霸業，便有述。桓公霸業，緩成。文公霸業，速就。此竹文所以不如齊桓處。試又舉其大者言之。如齊桓之興，便去封已滅之衛，歸公乘馬。凡牛羊豕雞狗門材，皆以與衛。閔二年救邢，復具邢器用而遷之。又與城邢，其存植亡國如此。晉文公於僖二十八年伐衛，使衛失國。其一國君臣，互相屠戮。又執曹伯，至使其國亂亡。方復曹伯，桓公封衛。齊邢以存亡國，文公執曹伯，使衛失國。桓公遷邢封衛，一舉便得安迹。文公復曹衛，反使其國家危亂。足見文公不如桓公處。然不特此。初，晉文公於僖之二十三年，欲歸國，及鄭，鄭文公不為之禮。後來於僖之二十八年，城濮既勝之後，鄭伯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使欒枝與盟。五月，文公及鄭伯盟于衡雍。凡與鄭盟者，再矣。亦可以釋怨。至僖三十年，復與秦圍鄭。看得文公度量不廣，未到坦然大度處。所以記人之怨而不忘。其不及齊桓，又如此。齊桓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無非尊王室。天子亦未嘗親出慰勞。若文公踐土之盟，河陽之狩，兩屈天子之尊。蓋周王不親齊而畏晉，天子視齊桓乃忠臣，不過一誠實。而晉文權謀高大，所以畏晉不畏齊也。舉天子畏與不親，又見文公不如桓公。看得晉文公既種種不如桓公，然桓公霸業不繼，而文公雖死，霸業不絕何故？只緣有一件勝如齊桓。此晉文所以霸業相繼不絕。前說管仲一身任事，不能為齊求人材，而晉專務收人材，看得晉國人材之盛，皆出於狐趙。初，使狐偃將上軍，則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則讓於欒枝先軫，及先軫死，復使且居將中軍，又佐之。晉人材之所以盛，緣狐趙之徒，倡推賢讓能之風於上。一國所以皆有此風，至曰季見冀缺於田野之間，其夫婦敬相待如賓。曰季歸，既薦之於文公，文公以為下軍大夫。以此見非特朝廷如此相遜，而田野之間，亦莫不皆然。一國所以皆有推賢讓能之風，趙衰狐偃實倡之也。直至景公時，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其波流之及，直至如此。故晉之霸業所以長久，桓公之霸業所以不永也。

晉侯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秦伯說與鄭人盟三十年

秦穆公當時納晉文公，使之有晉國者，其德可謂甚大。文公既立之後，鑒晉惠公之事，與秦穆公左右周旋。盟會征伐，未嘗不同。然而後來秦晉同伐鄭，秦納燭之武之說，私與鄭盟而戍之。秦之背晉，亦要察其由。若以惠公之事甚易見，如秦納晉惠公時，晉許秦地，及歸又不與秦。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其曲直甚分明。此固是曲在晉。直在秦。若以曲直未察之時論之，曲全不在晉。直全不在秦。何故？秦晉連兵伐鄭，而穆公獨與鄭盟，及子犯請擊秦，晉文公卻又說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此見晉文公不忘舊德處。若把此一段看，似乎直在文公。到得殺之役，又不是晉先犯秦。秦先襲鄭，然後先軫遂發命，兵端又不在于晉。似乎曲又不在于晉。考其實事論之，則不然。晉之失秦，有自來矣。不獨因鄭。當時天王出居于鄭，晉與秦本要同出兵納王。晉專功求霸，故辭秦師。順流而下，秦穆公是曉了人，豈不知他辭師之意，其間隙已自形見於此。但未見於事。晉文公驪姬之難，受恩於秦，其結好如此。及到圍鄭，一使燭之武說秦，秦穆公便欣然與鄭盟。何故？以此知曲全在晉不在秦。觀秦穆公恩意之於晉文甚拳拳，不獨納他歸國，既歸之後，如

後來呂卻之難，將焚公宮。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又以三千紀綱之僕，為晉文之衛。其拳拳於晉，當是時，尚無疑晉文公之心。自晉文辭師專功掠美之後，其間隙已自形見。以此事迹上稽之，則秦合與鄭盟，不是曲在秦，曲全在晉。

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同上

秦穆公與兵伐鄭，而蹇叔諫勞師，製遠非所聞也。師之所為，鄭必知之。且行千里，其誰不知。秦伯不用蹇叔之言，終於出師，所以有殺之敗。論蹇叔諫秦伯一段，為秦穆公謀甚忠。後世論蹇叔能料事情於千里之外，如此之審，自今觀之，大抵看書考古今成敗，不當隨成敗論。若以成敗看，蹇叔為秦穆公逆料事情於千里之外，如此精審，雖著龜亦不過如是。此未免為隨事論人。若深考事情，蹇叔意甚忠，所以諫秦伯之辭，當時所料，未為精審。如謂師之所為，鄭未必知，幸然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方知秦師之出，以牛十二犢，秦師詐為鄭辭，以款秦師，使傳告於鄭。鄭聞其言，然後使視客館，方見東載厲兵秣馬，以此知秦師出，路上不遇弦高，鄭未必知。秦未必成功，則蹇叔師行千里，其誰不知之言，未為精審。這未見得事情舉此一段看古今成敗，不當以逆看。雖然，蹇叔之言，其中自有精審處。若勤而無所必有悖心，此兩句卻最精審。何故？其勞師千里，既無所成，必不肯空手歸。所以滅滑，當時本要滅鄭，不要滅滑。所以既勤而無所，所以滅滑而還。果中蹇叔之所料。當時秦聞鄭知便歸，時尚可以全師。蹇叔前幾句雖忠，未料得事情惟是此兩句料得事情出，所以最為精審。

文公

諸侯朝晉元年

衛成公不朝同上

齊桓之會，城濮役人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始者葵丘之會，踐土之盟，天下莫不從風而靡。至末年，齊一城而役人至於夜呼。諸侯朝晉，而衛成至於不朝。又使孔達奸盟以伐鄭，是知力之果不足恃也。大抵王霸之分，王以德，霸以力。以德為尚，則終始如一。以力為尚，未有始盛而終不衰者。方霸者之盛時，如葵丘之會，踐土之盟，諸侯見勢力之盛，莫敢不赴。其功之可喜，若勝於王。及至末年，勢力之衰，身未及死，役人已有登丘之呼。文公亦有衛侯不朝之事，以此始信力之終不如德也。

先且居請君朝王臣伐衛元年

晉襄公既祥，使告諸侯而伐衛。從先且居之請也。觀且居之言，乃曰：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皆臣伐衛，以此知春秋霸者之尊王，皆非其本心。蓋必有所為而然。初不知君臣之大義，倘使襄公不伐衛，則不復為朝王之舉矣。

楚國之舉常在少者元年



楚子立商臣為太子。令尹子上曰：楚國之舉，常在少者。觀此見夷狄之與中國不同。大抵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其有三綱。夷狄之所以為夷狄，只緣無三綱。三綱者，君臣父子夫婦也。以楚甲兵之衆，土地之廣，固足以抗衡中國。至於傳國立嗣之際，則失其大倫。亂其大本，所以多有戕殺之禍。正緣無三綱，故此觀其上有天子，而僭稱王號，則無君臣之綱矣。立嫡以長，而常在少者，則無父子之綱矣。息婚繩於蔡，哀侯而息遂見滅，以息婚歸，則無夫婦之綱矣。三綱既絕，此春秋所以降楚於夷狄也。大抵看書，其間有兩句，可以見得一國之風俗者，最當深考。這一段只看令尹子上說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便可見一國之風俗，學者不可不察。

秦伯復使孟明為政元年

秦伯猶用孟明二年

秦穆公用孟明，有殺之敗。左右皆罪孟明，公獨舉周芮良夫之詩，且曰：孤實貪以禍夫子，復使為政。穆公悔過，秦晉見之詳矣。秦之以此段，方見得穆公自知得病源在於貪，向使穆公不知病源所在，則雖欲悔過，亦無下工夫處。惟穆公既自知得病源，所以悔過，又能刻意消除之。此所以遂銷西戎，大抵學者要做工夫，亦須各自知得病源，方會長進。且如易之噬嗑卦，口中有物，欲噬而噬之，故謂之噬嗑。其爻辭曰：利用獄。何取夫獄？蓋獄之情有開，亦如口中有物，須是推究獄情，知其病之所在，而噬之，殺之，穆公再用孟明，未足為難。及彭衙再勸之後，猶用孟明，實天下之至難也。蓋一敗雖不足以沮穆公之心，再敗而不沮者，實寡。穆公所以能為天下至難之事者，只緣他見得定處，故能信之不移，任之不易也。大凡人若任人，須是要見得端的，方能如此。

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二年

齊孝公繼桓公之後，霸業遂替。晉襄公繼文公之後，霸業不衰者，須是識得襄公所以勝孝公之大端處。先軫一死，既用其子且居將中軍，初非以先軫死於狄之故，以此報之。實且居有是能，遂拔之。元老大臣之中，觀請君朝王一事，亦足以見先且居之賢。又如文公出奔，以及於歸國定伯，狐趙衰有大功，所謂佐命元勳，是宜居尊位，乘國政，而後有以報之。今襄公繼文之後，乃以先且居將中軍，而趙衰佐之，衰亦不以元勳自居，甘處其下。此見得趙衰乃愛君體國與國同休底人，故但知一意為國，理會人材，初不計校祿位之高下。惟上有好賢之君，下有推忠之臣，襄公勝得孝公處，大端在此。

晉人懼無禮於公請改盟三年

晉襄公以魯文公朝晉之緩，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又懼其無禮於公，請改盟。大抵國之盛時，雖有一二事不是，卒未見其害。蓋天下畏其強，不敢與之校。故襄公雖以大夫之卑，盟國君之尊，魯之君臣，熟視亦不敢校。至於改盟，魯亦惟命是聽。在當時雖未見其害，馴致衰世，平公襲其迹而為之，欲改衛盟，衛既叛而不從，遂至兵連禍結，數年不解。正緣襄公做得樣子不是，此所以後世蹈之有其害也。

楚滅六蓼五年

楚滅六蓼，夫須句司大皞之祀。六蓼實皐陶之後，此皆先王所封諸侯。自唐虞三代以至春秋，初滅須句，楚滅六蓼，夫須句司大皞之祀。六蓼實皐陶之後，此皆先王所封諸侯。自唐虞三代以至春秋之初，千百世綿延，而皆不廢絕。何故能入春秋之世，便見屠戮，蓋須句六蓼皆小國，所以不廢於春秋之前者，蓋向時間有聖賢之君，以振作之，風聲氣習，尙有典刑。老成人相與維持，故得世守其祀。所以雖小而僅存，至此先王德澤既已斬絕，漸入春秋戰國氣象，故先王之諸侯，亦不能自存。此最見得風聲氣習之大推移，習俗之大變革處。學者當子細看到此，又須看得天下大勢，與戰國漢唐相接。

晉蒐于夷易中軍六年

晉國之窮，固賴賢才衆多，然亦有偏處。大抵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出乎此必反乎彼。最不要流入於一偏，善為治者，常就一偏處救。方晉之盛時，英豪滿朝，皆能率職勸功，聽命之不暇。雖賴其力，及其後君上之權，浸移於臣下，試舉一二端論之。如襄公之歸秦囚，先軫則不顧而唾，則有無君之心。夷之蒐，陽處父則終於易中軍，則專君上之權。此二人皆已暗移易了，惟其積而不能收，故其流弊至於厲公之弑。馴而至於六卿之分晉，正緣偏於此，不能收其權，而終至於亡國也。是知權不可弛，忠不可不自微時制。士會如秦納公子雍六年。

晉納捷菑于邾十四年

晉文公之後，襄靈二三君，所以不墜霸業者，趙宣子之力居多。故當時號為名卿，而左氏亦稱以賢大夫。然考其處大事，則有若可疑者。天下之勢，內與外而已。內事莫大於立君，外事莫大於伐國。襄公卒，宣子欲結秦援，使先蔑士會如秦納公子雍，未幾迫於穆嬴與國人之大義，改立靈公，是其立君之不審也。邾文公卒，宣子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既而邾辭以齊出疆，且長，宣子以其辭順，遂還師。此是伐國之不審也。夫宣子處大事如此，何以能光輔晉君，使霸業累葉不衰。蓋宣子亦有長處，只緣他能不遂過飾非，始雖不審，繼而能改，此所以轉危而為安，易非而為是，不失為當時之名卿。是知改過善之大者，也。非特為國如此，大抵學者改過亦當如此。

趙孟殺公子樂立公子雍六年

卻缺請復衛田七年八年

士會在秦七年十三年。晉趙宣子秉國政，當時謀臣非不多，如襄公卒，欲立公子雍，賈季欲立公子樂，宣子不從賈季之言，遂殺公子樂。至卻缺請復衛田，引六府三事，趙宣子因而舉匡戚之田，申虎牢之境，盡還於衛，立君之事，既不從賈季，然一聞卻缺之言，遂捨已得之田地，棄之於衛。士會在秦，賈季在狄，中行桓子請復賈季，卻缺請復士會，宣子不從中行桓子，而從卻缺，歸士會於秦。何宣子於他人之言，皆不從，而卻缺每言輒聽，自三代以後，至春秋間，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之學，不講，故言語無力，不能動人。大率要得言語動人，須是自裏面做工夫出來。卻缺耕於田野，耒耜之際，其妻饋之敬，相待如賓，則知卻缺工夫，皆自裏面做出來，故其



言語有力足以動人也。

賈季怨陽子易班六年

先克奪蒯得田八年

晉自文襄以來人材衆多。然人材既多。則不能無爭。陽處父易賈季之班。賈季乃使緝簡伯殺陽處父。先克爭奪鄭父之位。將奪蒯得之田。亦至於相屠滅。蓋人材之多。固是國家之福。須是上面有一箇總統處。然上之人苟無以總其要會。平其猜疑。杜其開隙。引其禮遜。使有才者獻其才。智者獻其智。則才者以才相戕。智者以智相謀。當文公之時。人材非不多。然不至於爭者。有文公總統其會要也。襄靈之際。往往多是先朝故臣。然上無賢君以總統。故至於相戕相賊。無所顧忌。如此。臯陶謨曰。翁受敷施。九德成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自俊又在官以上。是唐虞總天下人材處。自百僚師師以下。是唐虞人材能師師相遜如此。有前一節。又無後一節。不足以見唐虞之氣象。晉襄時正緣有後一節。無前一節。所以其害如此。

范山言晉可圖九年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遂伐鄭。以此見夷狄纔見中國。便來陵犯。如齊桓之前。楚固強矣。自召陵一勝。楚遂不敢與中國爭。桓公既衰。楚遂伐宋。敗襄公于泓。自晉文城濮一勝。楚又衰。至靈公時。去城濮之勝十餘年。楚輒敢陵犯中國之衰而後入。數十年間。須用一次鎮壓之方。俯首帖耳不敢校。故唐虞五載一巡狩。周十二年一巡狩。皆是欲時復一提撕。整頓過。故天下有姦謀邪志者。不敢作。不特夷狄。小人亦然。

### 左氏傳說卷第五

#### 文公

夷之蒐士殺將中軍八年

先克言狐趙之勳不可廢同上

齊桓公後繼之以孝公。霸業墜。晉文公後繼之以襄公。霸業不墜。論來善繼前人之業。莫善於襄公。莫不善於孝公。考二國所以興亡。齊之霸業。雖衰於孝公。齊之亡形。不成於孝公。晉之霸業。雖繼於襄公。晉之亡形。卻成於襄公。所當精察。孝公不過委靡無志。失霸業而已。襄公當時。自殺之戰。名為繼前人之業。諸侯又服從。何故亡形成於此。蓋襄公之權。移於臣下。所以後來六卿分晉。自襄公造出來。且如自殺之戰。論之。方其在喪服之中。從先軫。至既戰勝。舍三帥以從文夫人之請。先軫怒。不顧而唾。已失君臣之義。後來襄公依舊敬先軫。先軫之志不衰。若把來做好事論。襄公能用直言。能待故老。不知失君臣之義。正在此。到得夷之蒐時。要立中軍帥。其中又無所主。大抵晉之中軍帥。乘國政。如後世兼將相者。最是國之重任。君之大事。初襄公欲使士殺將中軍。謀既定。先克說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公從之。又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此是謀不定。到陽處父至自溫。又改蒐于董。又改趙盾將中軍。狐射姑佐之。謀中軍帥。襄公全無所主。頃刻間三次改易。人君大權何有。自此趙盾有弑靈公之難。中行偃有弑厲公之難。自此馴致六



卿分晉晉遂亡。論來當時虛心任賢，固可以成霸業。然全無所主，不知君道，權安得不下移？所以謂晉亡，形成於襄公。襄公但知虛心任人，不若洪範三德所謂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作命，惟辟作威，惟辟作命。初不知虛心與乘權兩者何嘗相妨？只謂晉文公可見當時以大者論之，謀中軍帥，問於趙衰，衰對曰：「郤穀可。」乃使將中軍，當時何嘗不虛心？但不曾如此紛紛不定，其中自有所主。大抵人君用人，固當虛心，又當中有所主。為君之道，禍福相半，遂至於亡。

西乞術來聘十二年

西乞術聘魯，襄仲辭玉。西乞術一時應對之間，文辭可觀。襄仲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何憂仲一聞其言，便信其為君子，且知其國無陋，何故？蓋春秋去三代尚近，人之氣質尚厚，巧言令色者尚少。至後世則氣質漸薄，其言始不可信矣。夫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自春秋至孔子，方百有餘年，風俗推移，其言便不可信如此，況後世乎？」

秦伐晉晉甲趙穿無功十二年

秦伐晉，晉與秦戰，晉甲趙穿干紀犯令，當軍門而呼，師遂無功而還。晉治其罪，殺趙甲，趙穿自此以後，趙穿順長其惡，馴致弑君，以此見權綱所在，不可一日失。晉所以不治趙穿，當時不過謂穿是晉之婿，不知其來有自。惟當時不治趙穿之罪，不知履霜堅冰之戒，遂至穿後來去弑靈公，然此事其端又出於晉文。初晉文公遣顛頡去伐曹，令無入信負編之宮，魏犢顛頡至焚其宮，文公止殺顛頡以徇于師，以魏犢為才而免之，所犯同而一誅一赦，由文公倡之於先，故襄公亦學之於後，循習其弊至此，以是知創業垂統之君，苟有一毫不盡處，其流弊皆足以為後世子孫累也。

君弱不可以怠十五年

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晉靈公之時，人材如趙盾士會，郤缺之徒，皆立於朝，人材非不多。然靈公終至於身弑國危者，何故？蓋當靈公少時，其惡未成，郤缺趙盾士會之徒，皆晉賢人，都不能於是時正君心，發君德，自裏面做工夫，一向只是謀人城，攻人國，郤曰：君弱不可以怠，都去外面做了。至於正君心裏面工夫，都不曾做得一分。及靈公長，其惡已成，難先之以士會之諫，繼之以趙盾之諫，辭盡意竭，終不能正救其惡，賢如郤缺，在當時人臣之最，其謀亦不過張其甲兵，侵伐以示威耳，所以終不免有篡弑之禍。

羣蠻百濮叛楚十六年

楚人謀徙阪高同上

羣蠻百濮叛楚，楚人謀徙阪高，使當時不有羣蠻之謀，楚便退避消縮之氣，則羣蠻百濮並起乘之楚自此瓜分，亦未可知。賴有羣蠻之謀，振作其氣，出師侵庸，而羣蠻諸小國冰消瓦解，使楚之社稷既危而復安，將亡而復存，則賈之謀固可謂精審。然以其終始考之，其終乃與伯楚共謀，伯楚為令尹，已為司馬，席未及煖，而死於伯楚之手，何故？不知伯楚狼子野心，蓋為利祿蔽了，況賈初開謀，利害不入

其心，心平氣定，不為事所昏，故其謀精，其後則以貪位慕祿之心生，雖伯楚是狼子野心之人，亦與之共事而不覺，卒斃其手，所謂驅而納之罟獲陷阱而莫之避，司馬遷曰：利令智昏是也。學者於此，不可不戒。

宋饑公子鮑竭粟而貸十六年

春秋之世，上失其政，亂臣賊子，多以小惠取其民，如公子鮑以粟救饑取宋，公子商人以賑施取齊，陳氏亦以賑施取齊，當時亂臣賊子，取人國者，無不以小惠取其民，其間雖不是亂臣賊子，公卿能保其世家，亦多因小惠，如宋之樂氏，鄭之罕氏，皆賑貸乏絕之故，所以如此者，亦有由矣。大抵先王盛時，荒政十有二，有司之所掌，至於札瘥荒歉，有司聞于上，以舉行荒政，亂臣賊子，無緣得入其間。惟春秋時荒政不舉，所以到札瘥患難之時，小民窮焉傾覆，無所告訴，亂臣賊子，便乘此以賑施收民心，取其國。若究本原論之，大抵為人君者，不逃其責，君職不盡，荒政不舉，不當專責亂臣賊子，使乘此以賑施收民心，取其國。若究本原論之，何世無之？雖然，亂臣賊子之中論之，其開勢有厚薄，而其失又有淺深，且如陳氏以私施取齊，公子商人亦以私施取齊，然陳氏就他私施中，積累多時，自齊景公至於田恆，所施已多時，所以至於戰國，尚能因此以取人之國。若公子商人始者取齊，固與陳氏無異，然公子商人既得國之後，又滅人之國，每人之妻，肆行無道，向來姑息小惠，都消散了，所以商人為人所殺，舍爵而行，略無人□□何故？區區之私惠，本不足恃，既得其國，又以無道行之，如何會持久？如理推而大之，大抵或以惠恩，或以勢力，牢籠把持天下，纔力衰，便無餘裕，自然絕滅。

晉侯不見鄭伯十七年

鄭子家以書與趙宣子同上

晉靈公時，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當時鄭子家執訊而與之書，其述朝會之疏數，所謂將悉敵賦以待于條，唯執事命之。子家辭如此之峻，晉遂使鞏朔行成於鄭，又使趙穿公培池貴胤之人為質，方得鄭平。此一段若以事迹論之，晉始者不見鄭伯，如此之倨，後來見子家辭峻，又卻從而行成，又使貴胤人為質，其禮又如此之恭，前後後恭，全不度德量力，然就事上看，是時趙宣子為政，德雖不足，其閱天下之事亦熟，何故猖狂不審，見輕小國，徐思此事有由，當時靈公不君，自此後晉中衰，外以霸主虛名加諸侯，始者強張霸主之威，以虛名加鄭，卻得鄭服，後來動不得鄭，鄭卻以實事抗晉之虛名，都被他勝了。此一段事正如涉佗成何一般，當時趙簡子為政，亦要張霸主虛威加諸侯，到得衛侯忿怒，始者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又殺涉佗以謝衛，亦未能得衛服，然就趙宣子趙簡子二人論之，亦自不同。宣子自度不能服鄭，便與他平，所以遮蓋得疎脫，簡子不能便平他，所以直至後來無措，至於殺涉佗，若以理論之，晉中衰，虛勢不足以加人，若以權謀論之，簡子不如宣子，以此知晉國雖綠羣業之盛衰，亦緣當時乘權之臣有能否，又就子家身上論之，子家能不屈晉國之虛威，以峻辭拒晉，亦可謂能自立，有子產之風。然後來公子宋欲弑君，不免受惡名，何故？子家外面拒晉，能自立如此，內而首鼠依違從公子宋，不能自立，蓋天下事切近處最難，子家以峻辭拒晉，晉雖強，尚封疆不相接，雖拒晉，苟有兵戈之禍，時事尚遠，惟子家見得



事勢遠。所以敢明目張膽。峻辭厲色以拒晉。若夫公子宋與子家並立於朝。其凶威甚切近。便到身上。所以子家到這裏。畏縮不免從他。他若學。須知利害切近處。能自立方可。若利害不切近。雖能自立。未足為喜。然子家為公子宋。亦自有由。所謂利害遠近。則是大綱論他。若公子宋所以敢脅持他時。就左氏看。亦有形見處。所謂子家與子家謀。先子家始欲不從。公子宋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只這幾句。便見得子家依違怯懦。所以致公子宋敢為。秋君之謀。何故。伐國不問仁人。始者公子宋敢與他論。則子家可知。此不足論。子家曰。畜老猶懼殺之。而況君子乎。子家雖有不忍之意。他語脈已自慢無力了。秋君何等事。卻以此語對之。雖有隱然不忍之意。未有凜然可畏之氣。到後面又依違。所以到公子宋反要譖他。既懼不免。從他秋君。其間無時節。使子家能以剛直自立。則公子宋謀。便告君以正其罪。何緣會有秋君之罪。以受此惡名。惟其不忍。所以如此。非惟不忍秋君。亦不忍告公子宋於君。惟依違無斷。所以有此事。此是他病之根由。

敬嬴私事襄仲十八年

仲殺惡及視同上

文公敬嬴私事襄仲。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以襄仲殺嫡立庶論之。罪固不可逃。然論其根本源流。卻不在此。閱之二年。成風聞成季有為公室輔之。乃事之而屬。成季之。敬嬴惟見成風留下樣子在。遂亦案本而行。做成風私事襄仲而立宣公。終有篡逆之惡。大抵天下事。雖當盛時。不可做一件微俸事。微俸而得者。其害雖不見於當時。終必為子孫之害。如僖公之儉。以足用。寬以愛民。三十年間。魯國之人類之。季友為此。初無大過失。然後世做之。其害始有不可勝言者。微俸之事。不可做。以此知家法不可不正。

宣公

宋鄭戰于大棘二年

宋城者譚同上

宋鄭大棘之戰。華元帥敗身囚。其辱國亦甚矣。終不失為春秋名臣者。蓋元之為人。雖有寬縱處。亦有含洪之度。觀羊斟與入鄭師而敗。其反國也。自他人處之。必殺羊斟而後入。元乃曰。子之馬然也。又如城者之所嘲諷。元則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元則曰。夫其口乘我寡。全不與之校。聞其言即去之。此二事足見元之度量。深得為上之體。大抵為上有包含容納之度。雖有小疵。亦蓋覆得過。古人居上克寬之道。元雖未盡如古人之寬。亦足以得其勞。所以能維持宋國也。

晉趙盾弑其君夷臯二年

趙穿弑靈公。董狐直筆書之曰。趙盾弑其君。蓋弑雖是趙盾。其情實為趙盾出去了。蓋盾平日所與親厚者。惟穿耳。穿為盾之出。故敢行弑君之逆。此雖是穿弑君。實為盾弑。何故。見得是盾意。以穿既弑君之後。盾歸既不討其弑君之罪。反使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則盾親厚穿之情。無所逃矣。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三年

楚莊王之在春秋時。皆謂之賢君。如左氏載其築京觀之事甚詳。亦以為賢君。攷其觀兵於周。問鼎之大。小輕重。則傲然有篡逆無君之心。暴露於此。雖有終身之小善。亦蓋覆不過。今左氏不見其大惡。而特取其末節。何故。蓋緣當時之人。風聲氣習。都不知君臣之大義。人皆有此患。視篡奪之禍。不以為怪。以為常事看了。以此知學者。最不可不識大義。

楚滅舒及滑洹盟吳越而還八年

當楚莊王時。楚之威北加於中國。南被蠻夷。所謂盟吳越而還。看傳所載。則與舒絞州。莖相似。到得十二年。莊王既沒。其王繼之。吳始大。不憚楚。晉申公巫臣。以五乘車教吳。楚自此疲於奔命。其間爭得二三十年。莊王時。吳越與晉之徒。同受盟於楚。其時可謂微弱。何故。數十年間。吳便為害。後來至於郢。幾滅楚。以此知天下形勢。不獨中國與夷狄相為盛衰。蠻夷種類。亦自相為盛衰。何故。楚盛時。吳越衰。到莊王死。楚衰。吳越盛。吳出來威加中國。到得夫差。越卻起。如漢時。匈奴盛。方其盛時。凡北方所謂。匈奴之國。無不服匈奴。後來匈奴分南北。烏丸又盛。到烏丸既盛。所謂匈奴微矣。散而處中國。如劉元海。亦列于邊民之閒。到西晉時。五胡亂華。匈奴左右賢王。劉元海再起。舊時烏丸又微了。自此五胡迭長。始者胡越盛。氏羌衰。及胡越衰。氏羌再盛。苻堅盛。苻堅衰。慕容鮮卑繼之。慕容衰。李頭元魏繼之。更為消長。直到唐藩鎮。未嘗不相為盛衰。論來一消一長。此天道不息處。

令尹蔣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十一年

孫叔敖城沂。此一段見得築城規模。曲折詳細精密處。正要學者看此。如版築之事。孫叔敖已洞曉。如何卻使封人慮事。蓋不親細務。深得為上之大體。規模曲折。雖自知之。又須是眾謀。使觀其事者。其上規模。條目將來。然後從而增損。裁正之下。不使有司之事。築城是小事。獨守封疆。此亦見深慮無不當。量功命日。量功是量用功之多寡。命日是度其日子多少。分財用者。財用謂芻藁版築。分謂看四隅所費多少。而分配糧料之。平版。平是商量。必平其高低。厚薄。板。板謂合當築幾堆。稱。稱謂一人可以運幾工。一人可以築幾堵。春是度其負土之多寡。不使虛費。人得預其開築下手也。程土物。程是料度用得多少。土是泥也。物是材木也。議遠。謂就近取水取土。如百步與五十步。去百步內取。已爭一半。略基址。略是巡行也。先巡略基址。闊狹高下方圓。曲直。都安排之。具。備。謂先辦其役夫之糧食。度有司。是審度有司各稱其材。謂如材有餘者。可以傾大事。至若無材之人。卻能謹慎者。則可使之監視。有便利輕捷者。可以供來往。度。謂如使謹慎者治財。卻不得。若令監視。則必專其才。亦不至於無用。所謂度者如此。惟其精密詳細如此。所以事三句而成。不愆于素。蓋謂今日用事。與前日所料條目一般。並無增損。至後來用事。這裏添一件。那裏又退一件。如此是愆于素也。大抵左氏載版築用兵救焚之事。如世務曲折。條目所載。纖悉備具。所載甚詳。亦足以見當時風聲氣習。近於三代。其人皆是着實做工夫。皆為有用之學。非尙虛文也。今人為學。多尙虛文。不於着實處下工夫。到臨事之際。種種不曉。學者須當為有用之學。



鄆之戰楚莊不築武軍十三年  
春秋窮者到志得意滿之後。未不自滿者。所謂五霸。是齊桓晉文楚莊秦穆宋襄。如宋公不度德。不量  
力。不當受霸者之名。今且論四者。齊自葵丘之盟滿。至用易牙豎刁。晉自踐土之盟滿。以私仇衛侯。秦自  
焚舟之役滿。後用三良殉葬。到楚莊王。鄆之戰勝後亦滿。看楚莊王鄆戰之前。規模警戒。晉之所稱。上下  
相規。截然可見。可謂戰戰兢兢。不築武軍。不作京觀。如此。到後來志得意滿。使申舟無假道於宋。公子馮  
無假道於鄆。分明逞大國之威。憑陵小國。論來假道禮之常。載在聘禮。假道之禮甚明。楚使兩使經涉兩  
國而不假道。此見得楚莊王滿處。前三人未足論。唯楚莊王之滿最要。看大抵天下之事。當能謙退時。猶  
得意未深。去警戒近。所以能不築武軍。不作京觀。然而必覺到後面移換了。至於憑陵中夏。吞滅小國。而  
不自知。正如人飲酒。正飲時猶自得。酒過了方作。以此知人遇得意事。當時能謙損者。未足名喜。須防在  
後作。這要人深察。

### 左氏傳說卷第六

#### 宣公

晉楚戰于鄆晉師敗績十二年

楚子圍鄭。宣成之間。正是楚莊王霸業強盛之時。舉鄆之戰。晉楚之強弱可知。當是時。晉景公但循常襲  
故。政事少怠。楚莊王方厲精為治。政事修明。晉楚之強弱。大綱在此。楚之所以強。蓋得叔孫敖整齊軍政。  
訓教卒伍。細大本末。無不具舉。兵威所向。雖中國亦不敢當其鋒。楚之盛。不特兵之不可敵。亦莊王善能  
持勝。何故。其能縣陳。又復封之。既而克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又復其社稷。夫楚用兵以取兩國。而又復  
封其社稷。此見楚王有其功而不居其功。齊桓晉文以來。未之有也。當鄆之戰。晉楚正欲爭衡。荀林父樂  
書之徒。一見楚師。便欲斂軍避楚。則其強弱又易曉。要之鄆之敗。其罪固在先殺。然林父亦不能無罪。以  
殺之剛愎不仁。固不可信用。林父以晉之名臣。統元帥之權。而不能制一先殺者。蓋其新進之徒。威德未  
孚于人。故如此。以楚變人伍參之言觀之。謂晉之從政者。此言論林父最切當。大抵賢才處事。或至敗  
事者。未必其才之不足。處事之不審。特其素望之未熟於人。所以至於敗事。古之人所以四十而仕。五十  
而為大夫。蓋欲涵養積習。使威望在人。已熟。然後可以從政。若是養之無素。驟然居人上。鮮有不敗事者。  
良以此也。故鄆之敗。雖是彘子之罪。然荀林父亦有不是處。觀彘子以中軍佐先濟。林父不得已而從之。

此彘子之罪。又使趙括更行人之辭。是以惡言以激楚之怒。亦彘子之罪。不設備而為楚所乘。三者雖彘  
子之罪。然荀林父乃元帥。至於魏錡趙旃。以不得官職。挾憾而往楚。欲敗晉師。是人皆知其不可用。獨林  
父不察焉。一請往。即許之。遂至於敗國事。此乃林父之罪。先殺先濟。而林父亦從之。此亦林父之罪。及後  
為楚軍所乘。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遂致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此亦林父之罪。原鄆之敗。皆  
是晉軍帥浮躁不協。遂至於敗師。晉自鄆敗之後。大率規模與前不同。故常厚若自養。不敢有事乎他。既  
不急於報楚。亦不急於報鄆。如伐鄆。但蒐焉示之以整而還。及楚圍宋。亦不過使解揚致命而已。惟其如  
此。所以有塞之勝。夫以滅夷數者之事觀之。林父之謀慮。亦可謂明矣。至於鄆之戰。何如此之昏亂。蓋人  
心最不可昏。當鄆之戰。綠先殺強狼。必欲先濟。林父又不得已。勉強從之。惟其自相矛盾。自相攻奪。如此。  
故林父方寸精明。都昏亂了。其徒先濟之時。心已不在軍事。是以舉措乖錯。鄆之戰。先殺曰。由我失斷不  
如死。稷書從傍而止之。至鄆陵之戰。稷書為元帥。乃曰。不可以當吾世失諸侯。反蹈先殺之覆轍。不自  
知。范武子從傍而止之。何智於前而昏於後也。蓋天下之事。傍觀之時。無不精審。及自臨事時。利害切於  
己。私心難克。所以如此。楚莊既勝晉。不肯築京觀。此亦是不敢自居功之意。既伐陳。因申叔之言。即封之。  
既人鄭。因其君有禮。復封其地。退然不敢自滿。引詩書之言。宛有儒者氣象。及其過周問鼎之輕重。遽然  
陵轅天子。聘齊不假道于宋。聘晉不假道於鄭。而又陵辱諸侯。所謂儒者之氣象。已不復見。何故。蓋生乎  
其地。安乎其俗。風聲氣習。易於漸染。故難轉移。楚自武王以來。其君臣日之所講者。無非此等事。觀其借  
號稱王。其迫脅陵轅氣象。亦有定本。此亦家法所使。故雖莊王之賢。不能免乎氣習。故莊王視以為常。做  
了。以此知居移氣。養移體。學者不可不知。晉自莊王在時。其兵未嘗輕動。觀林父略狄士以廣晉。初未嘗  
與楚爭也。及其伐鄭。亦但蒐以示之整而已。初未嘗急於服鄭。但積習培養其力。遂致有塞之勝。至塞之  
戰。莊王已死。方敢用威以治中夏。蓋當是時。莊王之威。加於諸侯。自齊桓晉文之後。襄公以下。皆不及楚。  
楚所以霸。其根本安在。惟稷書之言。最得其要。其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  
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  
後。訓之以若敖蚘冒。筆路藍縷。以啓山林。篋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置。不可謂驕。此數句。是得楚君臣自  
相警戒。雖王之所以王。霸之所以霸。強國之所以為強國。聖賢之所以為聖賢。皆不出此。最學者所宜用  
工夫處。鄆之所以敗。以羣帥之情不一。自相矛盾。不能降心相從。所以致敗。至塞之戰。深以相從為先。且  
以卻克為元帥。韓厥為司馬。元帥之尊。司馬之卑。韓厥欲斬人。克救之無及。從而勸之使徇。且曰。吾以分  
謗也。克之意。未必止於分謗。所以先自降尊貶重如此。則羣帥安得不和。正欲將帥降心下志相從之  
意。其後晉帥有功。師歸。范文子後入。其羣帥亦皆相讓。皆卻克啓之也。以是知鄆之敗。其條目雖多。一言  
以蔽之。曰。爭而已。塞之勝。其條目雖多。一言以蔽之。曰。和而已。其後君臣不無自滿之心。雖比厲公鄆陵  
之勝後。臣下相戕賊不同。當時君臣。不能不為勝心所動。何故。見得。觀魯來朝。晉景公以不敬之。遂至  
魯捨晉以從楚。其君未免為勝心所動。以驕魯侯也。又齊侯來朝。晉卻克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







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收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效篤。此一段見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妙旨。力學之根本。觀劉子之言。乃見胸中所得。皆三代老師宿儒傳道之淵源。大本皆自此中出。學者為學。當致力於此數句上觀之。吾聞兩字。便見得老師宿儒之傳。不是虛公口口語。其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此在中庸。便是子思天命之謂性。在大易。即是太極一判。品物流形。各正性命。萬物得天地之偏。人乃得天地之全。夫天之生物。同一氣耳。人與物在偏全之間。故民者天地之心也。此中即命之所在。即詩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便是此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須看是以兩字。人之所動履。適亦舉止得節。皆不自外來。無所勉強。無所矯拂。皆自然然而。不可差一毫之過。亦不可差一毫之不及。此見是以有則處。所謂以定命者。此心操之常存。則與天地流行而不息。一或捨之而不存。則便墮於私意人慾中。天命便至於墜過而不流行。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收以取禍。禍則不言取而禍言取者何故。此心常操而存。則心廣體胖。怡愉安泰。福本自內有。若一欲敗度。縱收禮則禍自外來。故禍言取而福不言取。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今之所謂學士大夫。皆是君子。所謂農工商賈。皆是小人。論其中本無君子小人之別。蓋君子小人。各自有則。所謂勤禮莫如致敬。最是下工夫處。人能致敬。則動作威儀。皆合於禮。便是有則處。所謂盡力。如今或從事於賦畝。或服勞於商賈。就小人盡力處。便是君子勤禮處。勤禮莫如致敬。如曲禮三百。威儀三千。苟泛然無統。則無以行。必有根本。自我一心之敬發出。則動作合禮。盡力莫於效篤。如勤賦畝以奉父母。如服商賈以致孝養是也。此一段最要。就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一句。下工夫中者。一身之大本。下面一句。卻是入道之門戶。而今人多把作閑看了。不知此一句。最是用工夫處。如成王作誥。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于非幾。至於會子臨終。亦得孔子之深旨。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而今學者。正要用功在如此。一步之速。以事考之。亦未嘗事。不知當時此心。是定與不定。一言之性。以事考之。亦未嘗事。不知當時此心。還是存與不存。正心誠意之事。學者當隨力深淺行之。其始雖若勉強。其得味自有不可已者。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十三年

曹宣公從晉侯伐秦。卒于師。使公子負芻守國。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公子欣時。即子臧也。負芻與欣時。俱曹伯庶子。公子欣時逆喪未歸之閒。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晉為驕主。率諸侯討殺太子之禍。執曹成公而歸之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遂逃奔宋。不肯立。後來負芻歸自京師。自為曹君。大抵學者之患。最是勇於義而不能精擇。如子臧輕千乘之國。視之如敝屣。而不肯受。固是勇於為義。然而講學不明。擇義不精。所以辭受取予之際。亦不曉。自曹宣公之卒。太子是正嫡。本當立。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其罪當討。晉人討篡弑之賊。諸侯擇其賢者而立之。太子在時。子臧固不當立。然而既死之後。子臧固當受之可也。亦當討前日弑君之賊。今乃遷延不受。反使篡弑之人。儼然居一國之上。使三綱五常都失序。豈是晉人之罪。都緣子臧歸潔其身太過。輕重隆殺都不分。卻說聖達節。次守節之語。觀這一二句。便見他講學未盡。擇義不精。亦皆有病。夫所謂節者。天之生民降衷。秉彝天地。

智愚聖賢。同守之而不可加損。在文王則曰順帝之則。在易則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今子臧講學不明。卻以九縱八橫。超乎節之外。亦是子臧未曉得帝則。民彝處。雖有高世之行。難行之操。所以不免得罪於君子。都是擇義不精之過。

### 左氏傳說卷第七

#### 成公

聖人內外無患十六年

鄆陵之戰。以兵家曲直論之。楚新與晉盟。而背之用師。是晉直楚曲。勝敗之勢。顯然可見。晉元帥偵然與師。卻欲討楚。獨范文子不欲戰。曰。若違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及臨陣。又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樂書之徒。徒能外面看晉楚之曲直。不能於內看君之昏明。說背盟棄好。討之必勝。不知厲公驕縱。遂至於滅亡。大抵天下之事。有當作而不作。惟知義之君子。隨時輕重。權衡隆殺。觀一時之勝敗。如射其王中目。見得楚之大敗。晉師三日館穀。見得晉之大勝。然楚大敗之後。君臣戒懼。兢兢守國。終始保全。厲公一勝之後。殺卻錡卻縠。卻至。又欲殺欒書中行偃。君臣相賊。然范文子雖見之。明憂之深。立於戎馬之前而言之。其拳拳之忠。懇懇之意。可謂深切。而終不能救厲公之驕。至使祝宗祈死。但以不見禍為幸。文子之志。固亦可哀。然亦有可責處。文子雖有區區之意。養之未充。信未孚於人。威望不足以壓羣臣。是以終無所濟。區區於衆邪之間。事窮計極。拱手無策。徒欲避禍而死。使其加之講學。終無值爭之禍。必將見幾而作。或出或處。亦不至於徒欲速死。後之有志之士。規模狹小者。可以此為戒。

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十八年



厲公既執，悼公初立，若論事勢，晉自襄公以來，權柄浸移，臣下至靈公之執，臣下之權漸重，到得厲公既執之後，最是難為時節。然悼公即位之後，自朝廷至於田野，曠然大變，使復見文公之威儀綱紀，此見得悼公得要領處。悼公自大夫逆于清原之日，先與之定要約，凡晉之驕臣，皆併然股栗，此亦是正其紀綱。此一段正與惠公相反，惠公未入之初，許賂中大夫，惟恐不得入，今悼公先與羣臣要約，而後肯入，大抵天下之事，須是初時做得是，若太阿倒持，已授他柄，那時如何正得？是時悼公即位之始，先逐不臣者七人，以明君臣之義，使威令赫然，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速繹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惡，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大布曠蕩之澤，使羣業復興，是知羣業之所以興者，一則明要約，如悼公初人之言曰：「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如此等言是也。」二則立威令，如逐不臣者七人是也。三則布恩惠，如施舍已責是也。四則定規模，如命有司等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悌是也。五則舉賢才，如六官之長，舉不失職，以下是也。晉悼公之所以新其規模根本，皆在於此。

襄公

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通鄭，知武子曰：善三年。

晉悼公成之會，以鄭從楚，故謀討鄭。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通鄭，知武子善其言，遂城虎牢。鄭乃服。此一段事雖小，見得悼公所以新處。蓋孟獻子魯國之臣也，當成之會，獻城虎牢之謀，知武子遂從其言，此見悼公之君臣惟善是用，初無親疏內外之別。孟獻子雖魯之臣，言一可用，則欣然從之，亦見悼公規模稍闊。處晉之君臣能用善，所以致得孟獻子敢言，雖然是如此，又須觀孟獻子納忠之由，亦緣悼公初即位大率規模，足以服諸侯之心，且魯君初朝晉，歸語杞桓公以晉侯之德，是時魯之君臣已心服於晉，孟獻子雖不立晉之朝，於成之會，使獻城虎牢之謀，武子欣然從之，又須看獻子所以不外於晉，晉亦不外於獻子，這兩句須兼看晉之君臣視諸侯為一體，此晉之所以霸。

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三年。

晉悼公怒魏絳殺楊干之僕，晉侯私愛其弟，初欲殺絳，及觀授僕人書，公遽翻然改悔，至不及履，跳出以止其死，又與之禮食，不特食之，又使佐新軍，又使之聽國事，從和戎之謀，初疾之如仇讎，後乃委之如腹心，此最見悼公天資易曉，無固必處，晉之所以霸，雖一時私愛私忿，未能克除，恨殺魏絳之不逮，及其悔過，不特是克除私愛，又且因以知其人之賢，委之以腹心，看得這一段，晉悼公之資質大段高，以春秋時論之，自悼公資質已難得，在後世獨有漢高帝二君，皆無意無必，當其觸物，髮上衝冠，不可止潔，及其事過，毫髮不留，此二人有過人資質，然高帝總理事物，尚有疏略，若悼公規模，纖悉備具，樞機周密，則天資又在高帝上，惜乎當時人臣如韓獻子、知武子等，不過輔之以才能事功，無有知道之士，引而達之，此悼公之所以止於悼公。

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柩，不虞，既慶，謂季文子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四年。

定姒，魯襄公之母，季文子魯之正卿，定姒薨，季文子降殺夫人之禮，以從非薄，國君之母，葬而無柩，當是

時季文子乘一國之政，不能成君母之喪，他主意要非薄，誰能諫止得他？若要諫止，須是勢均力敵之人，如孟孫何敢廢嫡立庶者，一等人，又不然，其次如成孫，猶似可諫，而數子又無一言以及之，既慶不過工人之賤，乃能以此責季氏，又擅伐蒲圃之櫓，以成其禮，初季孫為已樹六櫓於蒲圃，他日準備要自己用，既慶請木，季氏說道與劫略何異，以上卿如此忿辭，既慶一面自斫，更不恤他，季文子亦不能止禦，以此知至理所在，雖至微賤之臣，所守既正，雖如正卿之貴，有所不能屈，此最學者不可不講究。

鄭子驪使賊夜執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七年。

鄭僖公將會諸侯，在道中，子驪使賊夜執僖公，僖以瘧疾赴諸侯，晉悼公當時方圖羣業，何故受他僞赴，都不考究，明正其罪，求子驪執之實，遂從而隱忍不問，以此見新者本原不是處，大抵新者本心，只在於強國，初無誠心為天下賞善罰惡，其所以賞有功，罰有罪，不過假此以濟羣業耳，至於事有不可掩者，不得已而與師討罪，若其可以苟免，便因循爾非過了，初不曾有為天下討亂臣賊子之誠心，此晉國所以止於悼公一節而已。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九年。

秦假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初不許立晉朝之上，歷數晉國之德政，自任賢使能，至於工賈阜隸，政事本末，無不備知，如親立於晉朝，此一段當以郊之戰參看，當時楚莊王方強，如晉士會變武子雖晉之臣，而能歷數數國之德刑政事，卒乘軍旅之事，士會變武子不在楚之朝，言楚之政，如親歷楚之朝，子囊不在晉朝，言晉國之政，亦如親歷晉之朝，蓋晉楚兩國強國，所以兩立百有餘年者，蓋其國各有腹心之臣，互觀兩國之政，表裏洞見，不敢輕略，故如此，凡一盛一衰，一治一亂，其腹心皆隨，一見得，是以晉楚之霸業，各至於百餘年，至如陳隋之際，一在江南，一在江北，但有一江之隔，隋情德政欲取陳，而陳惜然不知，此陳隋不能兩立，而晉楚相距如此之遠，所以相持百餘年者，以其國各有人，常察兩國之政，以是見國之有人，無人之閒也。

荀偃士句請伐偃陽十年。

荀偃言雞鳴而駕，塞井夷滄十四年。

晉悼公再修文公之霸業，復使晉之威令，赫然布於諸侯，自襄公厲公，未有如悼公者，所以後世論晉之霸，必須稱悼公，然其間亦有得有失，其小處固不足論，今則論其大處，所謂得之大者，向者固已言之，至其大失，卻未有說出，晉自厲公以來，政事弛墮，權移臣下，悼公初立，方其朝於武宮，遂不臣者七人，固已能攬權柄，使上下知所畏，到此為之一新，固是得之大者，若失之大者，是何處？晉自襄公以後，權在臣下，世世都如此，自襄公時，先軫不顧而唾，已有臣強之漸，後來靈公以下，馴至厲公，威令在臣下，以悼公之霸，一時收晉國之權，及細考之，政在臣下，君弱臣強，根本之患，元不曾除去，悼公事不一，如十年荀偃為元帥，荀偃士句請伐偃陽，營不能遂，卒從之，及十四年，偃為元帥，令軍中曰：雞鳴而駕，塞井夷滄，唯余馬首是瞻，樂懸狼狽，從下軍而歸，當時此事甚不一，自此數事觀之，以悼公之明，其臣尚如此，後六卿遂至分



晉在悼公論固如是。今則論時。深為晉惜。自晉傳之悼公出來。禍亂萌非。當盡掃去。悼公自以在自家相。可以辦事。止論目前。不能深憂遠慮。此是悼公大失。後不免至於六卿分晉。正如唐宦官之盛。敬宗文宗。皆不能去。此二君柔懦無志。固不足論。以武宗之英武。宣宗之明察。越過目前。將就容養。以為不害國事。反使之盤根錯節。不能盡去。但能使之稍戢。不為大害而已。此所以終不免朱全忠之患。武宣唐之賢君。二君自可除宦官之禍。既不能去。後來何緣去得。晉自襄公厲公以來。都不能去權臣。至于悼公。亦晉之賢君。卻都不理會。後來如何去得。以此見悼公規模狹小。雖有違命之臣。反將就容養。悼公自以為辦事得一時之便。不知亂根所在。子孫之所深憂。惜乎以悼公之明。臣強可削而不能削。信陽之役。其獻俘反。謂夷俘。信陽乃宋之附庸國。而謂之夷俘。晉自獻公以來。滅狄滅虢滅虞滅絀。非不多也。皆未嘗隱其名。而謂之夷俘。悼公君臣稍賢。獨知中國自相屠戮之恥。遮蓋其名。謂之夷俘。又不欲盡滅其嗣。使內史遷其族嗣。納諸蠻人。其賢可見。然就此責之。既知其非。自當不為。乃隱其名。上欺先君。下欺國人。此可見悼公大失所在。所以不忍盡滅。使周內史者。可見制度尚在。周官內史之職。掌八柄。曰爵曰賞。以封諸侯。晉要封信陽。必命周內史。此周之官制尚在。左氏與周禮源流體統相承接。

鄭子驪為田洹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以作亂十年

鄭子驪為田洹。而當時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何為許多人皆喪田焉。以此觀之。蓋周之井田廢壞。至此已見其端。四家侵占。遂更洹洹為田。子驪後來要整頓田洹。便把四家田再開。故四家作亂。且田洹自古有之。若仍舊制。何緣喪田。必其間舊有侵削。皆非舊制。有如子產欲復鄭田制。民謗以為取我田。而伍之。此又見井田漸壞。人皆謂商君開阡陌。大壞井田之制。曾不知其來之漸已久。若使元不曾壞。商君亦未能一旦盡掃去。先王之制。不獨田制如此。而先王之樂。亦莫不然。且以樂論之。孔子指不正之樂。歸之鄭聲。如當時衛有桑間濮上之音。子夏魏文侯之對。言之甚詳。皆是不正之音。何故獨歸之鄭聲者。蓋鄭音首壞先王之樂。其姦聲尤甚。如十一年鄭自蕭魚之會。以女樂二八略晉。後來十五年鄭師慧過宋朝。曰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賤。以此見鄭所有之樂。皆非先王所有之樂。亦如井田壞之有漸。

同盟于毫范宣子言不慎必失諸侯十年

會于成范宣子假羽毛於齊十四年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十四年

晉悼公之勤。至蕭魚之會。霸業成就。與齊桓公葵丘之會。晉文公踐土之盟。一同。晉悼公自即位以來。許多工夫。積累到三駕。而楚不敢與爭。此是悼公一時之盛處。然雖盛於蕭魚。亦衰於蕭魚。想蕭魚未會之前。君臣兢兢。上下一心。唯恐不及。同力以興霸業。如十一年范宣子盟于毫。曰不慎必失諸侯。其警戒固如此。及既會蕭魚之後。君臣之閒。志得意滿。且以樂賞魏絳。言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其君之驕。可見於此。如成之會。范宣子假羽毛於齊。齊人有之。已僂了。悼公不能正其罪。今宣子假羽毛

而私有之。以一大夫而僭天子之禮。則其臣之驕。亦可知。而悼公之衰。隨亦可見。就宣子身上看。未盟之前。如此謹嚴。到後來如此僭。一身之謹與僭。不同如此。更就悼公實事上看。如衛孫林父逐君。若是蕭魚以前。晉必討之。今十四年悼公問中行獻子。獻子卻說不知因而定之。皆是君臣苟簡弛惰之語。況林父自衛獻公即位時。已善晉大夫了。到得中行獻子受林父結託。故不討其罪。悼公自蕭魚已會之後。霸業日衰。不無自也。

晉悼公賜魏絳樂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十一年

悼公所以成霸業。規模皆可見得。如政事用人。此不必論。其一更出迭入。不戰屈楚。其二使魏絳和戎。欲無後顧之慮。故得專意南方。觀其賜魏絳有言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此和戎之策。正如諸葛亮出來。欲一統天下。與漢社稷。欲與魏爭衡。五月渡瀘。先去降孟獲。前整頓南邊。使無後顧之慮。然後出師為進取之計。看諸葛亮之規模。正得晉悼公之遺意。

晉平公即位改服脩官會于溴梁十六年

人君即位之初。便可占知終身之昏明。治亂之由。晉平公繼悼公之後。特晉國之少安。放於奢侈。溺於宴安。觀其即位之初。使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魏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脩官。悉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平公固是無知。其初即位。能用許多人。何故後來衰弱。須看他承悼公之後。典刑法度尚在。略有可制。固是平公之力。亦皆是悼公之餘。平公即位之初。規模便與悼公別了。且悼公即位之初。政事用人。一國上下。煥然一新。其初如此。後來蕭魚既會之後。早是漸衰。況平公即位之初。規模已不如悼公。賴悼公之舊政遺法尚在。憑藉扶持。平穩安帖。至數十年。而平公又漸漸昏墮。以此知霸業之衰。亦可占知於即位之初。其後之衰。強弱昏明治亂。亦基於此。

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侯農功之舉十七年

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侯農功之舉。公弗許。築者怨皇國父。而譽子罕。子罕聞之。而扶其不勉者。意蓋不欲怨獨歸於皇國父。德獨歸於己。欲分受其謗。春秋之時。分謗之事甚多。如鞏之役。韓獻子欲斬人。卻克馳救之。至則已斬之矣。遂令速以徇。曰吾以分謗。分謗之說。若不去深考。止去形迹上看。固見彼此相體恤。不使怨獨有所歸。恩獨有所在。與世間爭功者。相去十倍。然以大公至正之道論之。則天下之事。有是有非。有非有不幸。上則有君。次則有同列。看他舉事之失。自當竭忠推誠。以救濟他。不幸誠意已盡。有救不得。吾職已盡。歸之無可奈何之地。而非揚己取名。則人亦自不歸怨於我。萬一不幸。而人因德於我。我亦安然處之。事久自定。若自上面加添。要與人分謗。使非大公至正之道。亦是以善為之。而不知其惡。分謗之弊。流至於李斯之事。始皇每事皆與分謗。盡小忠而不知大義。所以養成始皇二世。飾非護短之惡。終至於亡國。雖然。要之分謗之後。不若無謗之可分。天下之理。自有大公至正之道。吾舉事以公。民又何怨。亦何謗。若是出於公。民雖怨謗。無恤可也。何分之有。子罕徇小忠而不知大義。不能安平和緩。而至於揚己取名。非忠臣之體也。



楚子言師徒不出人其以不殺為自逸十八年

鄭子孔將叛晉起楚師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告子庚曰國人謂不殺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殺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殺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若楚子數句見得楚自武王以來養成尚武風俗處惟其風俗尚武此楚所以常能抗衡上國雖其間君有賢有不賢有能而不能政事或惰或不惰而尚武之風俗常自若且以周論之周之君自文武成康皆以敦本務農孝悌忠厚循養天下是以能維持周室此周之所以王以周論楚王霸粹駁雖不同要之皆不可不養其根本各隨其所尚養成風俗則一也自古皆以養風俗為根本看子庚處此事又須見得他盡忠體國處當時楚子既堅意於起師庚若驟諫楚子必不能過若使楚子自行未必不傾國而往再有鄢陵之敗若使諸大夫行又恐或不能看量事情輕犯大敵故不若自以身往上下不至於沮君下不至於大敗楚國之師故雖無功而還亦足以見子庚盡忠體國處

### 左氏傳說卷第八

襄公

諸侯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十八年

晉之伐齊其大戰有二當齊頃公之時靈公之戰靈公之時平公之戰荀偃將中軍亦敗齊師此兩戰有難易不同當荀偃與頃公對敵以頃公之所為克之勝甚難荀偃與靈公為對敵以靈公之所為偃之勝甚易考其事大槩可見荀偃之戰當時頃公氣吞晉師如余姑剽滅此而後朝食如求逢丑父三出入於晉軍之間到得敗北之後猶且如此其君之強勇可知其臣如高固築石以投人繁桑本以徇曰欲勇者買余餘勇其臣又可知故荀偃之勝為甚難若荀偃之遇靈公而靈公則昏懦之君觀范宣子告析文子自其鄉入文子告公公恐遂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偽以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且以山上空張許多旌旗又曳柴以揚塵皆以虛聲恐嚇如入無人之境丙寅晦齊師夜遁到得入平陰圍盧伐雍門洋洋然如入無人之境舉此以見得偃之勝甚易以兩戰觀之荀偃成功之難而既勝之後羣帥相讓不敢居其功如范文子至不敢先入卻伯曰君之訓也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爰何力之有焉欒伯曰爰之

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退然不居其功如此此其所甚難然而未幾猶且滿盈君臣驕縱如卻克則矜加齊侯如晉侯則不敬魯君夫成大功而能警戒相讓其後尚不免有滿盈之心況荀偃克茲敵如入無入境其功初無足道而且以功自居宜其一勝之後霸業遂衰合兩戰論之猶有可言者靈公之戰雖止於敗齊師然於頃公之強而資婦人致賂求和親朝晉則是一戰之後能服齊也平陰之戰晉師直至其城下靈公雖卻走郵棠太子光叩馬止之能料其晉師將退而齊侯終不下晉及莊公即位大隗之盟方及晉平以此見晉之君臣皆不足此霸業所以衰也

齊侯遂東太子光後光即位殺太子牙十九年

齊侯娶于魯無子其姪生光以為太子仲子生牙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到得靈公疾甚崔杼逆太子光而立之殺戎子執公子牙殺二人而太子光即位莊公得國皆是崔杼之力其終何故見殺於崔杼之手當時立得不正了所謂以此始亦必以此終得之始初不正國柄自然歸崔杼靈公既廢莊公莊公乃乘君父危篤之時卻私與強臣深結殺戎子而即位得之不正道惟其得之非正故杼特援立之功而不可制方莊公即位未幾杼遂殺高厚而兼其室便是崔杼弑君履霜堅冰之漸在此使莊公雖不貪淫亦被弑緣莊公初立之時不正故也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待天下皆不為止此之謂也

范宣子逐欒盈欒盈復入于晉二十三年

欒盈奔楚初無大罪范宣子直以其勢位逼已兩不相容而逐之盈亡之後自楚適齊自齊入絳幾危晉室盈之罪尤大當時宣子逐盈之勢甚迫既禁錮之使無容足之地所以激成欒盈之禍宣子雖先逐欒盈亦從此衰夫晉以堂堂之大國遂一亡大夫東西南北任其所之可也何至勤天下之諸侯見得窮業不說故諸侯得以輕侮晉室而至於失諸侯也古者大夫出疆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欒盈無大罪乃兩合諸侯無所容於天地間其勢無聊安得而不作亂非其本心使宣子疾之不如之甚欒盈亦不至如此罪在宣子不可專罪盈雖然就盈身上論亦不謂無罪自欒書弑厲公其勢已炙手可熱繼以欒驕驕狠侈虐上無君下無同列以欒書之強又繼之以欒之虐欒氏之門如烈火炎炎可畏盈於此繼祖父之業正當恐懼修省尚恐不濟卻又如何用箕遺黃淵嘉父等人以固其黨使其如楚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尚未能免卻招許多人如以火濟火其勢方炎正滿盈之後不能自損抑又卻如此雖宣子之罪而縱風止炎抱薪救火遂致滅欒氏之門實欒盈之罪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二十三年

晉欒盈得罪於晉遂出奔齊自齊復入舊邑帥曲沃之甲以盡入絳夫晉以堂堂之大國范宣子為政不設戒備而使叛臣得日以兵而入於國都當時晉國之社稷不亡若緩旌然使向者因欒氏之汰諸侯從而求之則晉之亡者幾希宣子乘正而至此蓋緣他倚靠外面裏面都不曾謹封疆明斥候使持兵直入國都幾亡社稷與其外面號令諸侯何如自家謹守封疆宣子初嘗盈奔在外時非是不知戒觀其兩







無此等事。以是見得平公新業之開。至於如此遠矣。

宋寺人伊戾無寵於太子。遂請諸公而害之。二十六年。

宋寺人伊戾無寵於太子。遂請諸公而害之。二十六年。宋寺人伊戾無寵於太子。欲害太子。當時內則有夫人之欲立。而為之主其謀於內。又有左師之惡太子。而為之和其謀於外。主之於內。和之於外。此所以終害太子。這一段就宋公身上看。方楚客過宋。太子以其與己有舊。請野享之。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汝乎。是平公固知太子之惡伊戾。而為伊戾遠近之言所惑。即遣其往。伊戾才往。便謀害太子。及其往。則欲用牲加書徵之。馳告公曰。太子為亂。公又會說為我子又何求。是公又果知太子決不為變。伊戾之言。決不可信。既而又為伊戾欲速言所惑。使人窺之。卒囚太子。看此一段。便見得平公都開矣。大抵人之開者。遇事之始。未嘗不曉得一二。及其被人惑後。則漸漸入於闇而不自知。使平公能充此明守之能。終必不至如此昏闇。惟其不能於明處思量。所以不免被人惑。向使能就他夫不惡汝乎與為我子又何求之說上。守之以堅。則伊戾自無所容其奸矣。就左師身上看。宋向戌能引諸侯之兵。當時號為名卿。乃內與胤姬用謀。殺害家嗣。人臣大惡。亦無過於此。以戌之罪。雖誅之可也。平公方且置而不問。平公之心。必謂戌能引諸侯之兵。故可以功掩過。殊不知害國本大惡也。引諸侯之兵。小善也。豈能掩丘山之惡。平公之開。又不可言而可知。若就佐身上說。則尤有可論者。夫人同謀共殺太子。他日居太子之位者。佐也。是禍根皆本於佐。是佐為惡首。佐處此嫌疑之地。何故太子卻說道。惟佐也。能免我。又與之期約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佐之處此地。何故能使太子不疑。而反求解於佐。以此見得佐平日於孝友慈祥。上做工夫。浹洽於兄弟之間。至使危疑之際。太子信而不疑。佐固可取。然至左師語而與之語。遂為戌所留。過期而不報。卒致太子於死地。是佐以曾於平公前為太子解了。語語之際。操守不定。為他移換。遂死即為太子。想是時亦為利所動。因救太子不力。使佐於此時操守若定。則身處嫌疑之地。既為太子解了。當急報太子。如救焚拯溺。既可以脫太子之死。又可以去一己之惡名。何暇顧向戌之言。論其始則固可取。論其後則佐雖誅首可也。

宋向戌欲引諸侯之兵以爲名。一十七年。

宋左師請免死之邑。同上。

宋向戌欲為晉楚諸侯以引兵。左氏書曰。欲引諸侯之兵以爲名。左氏書得極好最得法。觀左氏書以爲名三字。便見得向戌之引兵。非是果欲息民。欲求息民之名耳。當時大國惟晉與楚。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晉楚既從。諸小國自不得不赴。故卒成引兵之一事。其後向戌挾引兵之事。又書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則向戌引兵之意。非果欲息天下之民。平諸侯之爭。區區爲一己之利而已。上而爲名。下而爲利。左氏於前書引兵爲名。既有以誅其心。於後則記其請邑之事。又有以正其罪。左氏真有書法。則成引兵之謀。其心固可知矣。當時子罕之言。猶有可論者。以是而論。引兵以爲名。是固可辭。及其以邑示子罕。子罕削而投之。左師便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夫子在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其初可罪。至此而能悔亦可嘉。又須看引兵是全生靈之事。息戰爭之苦。固善。然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事

必有內憂。此意正與孟子人則無法家拂士之意同。又如本朝李文靖爲相。當時南北皆未寧。或至肝食。羽檄日至廟堂。王文正每以爲憂。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公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參政謂今日多事。萬一邊鄙既寧。竊恐朝廷事反多於今日。參政自將見之。其後澶淵既盟之後。及北虜講和。西戎納款。而東封西祀。蒐講陸典。靡有暇日。正謂王欽若諸人相繼。更進迭用。天下紛紛。果如文靖之言。子罕之言。亦文靖之意。

### 左氏傳說卷第九

襄公

崔杼廢成立明二十七年

慶封好田者酒二十八年

陳無宇言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同上

崔杼廢成立明。崔成崔弑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慶封使盧蒲癸帥甲攻崔氏。殺成與強。盡俘其家。而杼遂縊死。大抵小人以勢利相合。一旦勢均力敵。必相屠戮而後已。初崔杼弑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是崔慶同爲此逆謀。杼弑君之後。收一國之權。其凶威虐焰。太史書而死者三人。舉齊國無一人敢當之者。孰得而滅之。及其死也。乃以家禍而死。因其處家無法。廢嫡立庶。遂致禍由內作。故不旋踵而滅亡。如安慶緒之獄。安祿山陷京師。追天子。其聲勢蓋天下。當時外面雖有張睢陽。平原之徒。盡忠於國。何曾損得祿山一毫毛。及其死也。乃其子安慶緒殺之。史思明偃叛飛揚。奄據河北。其聲勢再蓋天下。當時外面雖有郭汾陽。李臨淮之徒。盡忠爲國。何曾損得思明一毫毛。及其死也。乃其子史朝義殺之。姦雄之人。看他凶強。誰損得他。而其終也。其禍卻自內始。譬如百圍之木。外面雖能搖撼得他動。及其仆



未有不自內讎。崔氏既執莊公。以慶封為左相。至慶封謀於盧蒲癸。癸曰。崔之薄慶之厚也。慶氏終滅崔氏。崔氏既滅。慶封自謂無事。好田者酒。與慶舍政。未幾而有盧蒲癸王何之變。夫崔杼弑君。未幾而慶封俘其室。慶封戕崔氏。未幾而盧蒲癸破其家。夫崔慶相繼當國。一時威虐可畏。外人不可得而滅。其禍皆發於內也。然崔慶之亂也。又須君慶封其初甚精密。及既滅崔杼之後。君臣泰然。自謂可以專齊國之柄。盧蒲癸慶封之所與謀者也。子牙子尾之事。慶自謂皆之禽獸。吾寢處其皮。君臣都恣地驕解了。此其所以終於亡。且當時滅慶氏之人。皆爭分財貨玉帛。惟陳無字之志。皆不在貨財。但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是其寡齊之大志。已明於此。學者觀此。當知沛公入關。珍貨無所取。國女無所幸。而范增所以愛看此一段。雖可以為齊喜。亦可以為齊憂。慶氏既平。而得目前之安。是可喜也。禍亂既平之後。陳恆秋君之胎。實萌於此。豈不深可憂乎。學者當看于此。

吳季札來聘觀樂二十九年

季札來聘魯。請觀周樂。魯使樂工為之歌諸國之風及歷代之詩。如小大雅頌之類。札隨所觀。次第品評之。有論其聲者。有論其義者。如所謂美哉淵乎。美哉泱泱乎。美哉洋洋乎。廣哉熙熙乎之類。此皆是論其聲也。如所謂憂而不困。思而不懼。樂而不淫。大而婉。險而易行。思而不貳。怨而不言。曲而有直體之類。此皆是論其義也。以此知古人之詩。聲與義合相發。而不可偏廢。至於後世。義雖存而聲則亡矣。大抵詩人之作詩。發乎情性。止乎禮義。固其義也。至聲依水。律和聲。則所為詩之義。又賴五音六律之聲以發揚之。然後鼓舞動盪。使人有興起之意。如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至今清廟之詩。其義雖存。而一唱三歎之音何在。然音雖存而義亡。學者亦可涵泳其音節。使有所興起也。所謂工以納言。時而麗之。五音六律。今之世固不可求。須想像所謂歌永言。聲依水。律和聲。庶幾聲義交相發。然魯工之所歌。乃未刪之詩。而今之詩。已經孔子刪定。故魯為季札歌諸國之風。置諸於秦魏之前。然札隨所歌品評。又有可議者。如歌小雅之詩。則曰周德之衰乎。至後世文中子。則曰孰謂季札子知樂。小雅為乎。其周之盛乎。小雅之一詩。季札以為周之衰。而文中子以為周之盛。蓋是文中子錯看了。當時魯史樂工為季札歌諸國之詩。欲觀歷代之樂。一時之閒。每國不過歌一兩篇而已。若使其於風雅頌一一備歌。則雖窮年越歲。歌亦未能畢。豈一朝一夕之閒。樂工能盡歌之乎。札所聽者。樂工偶歌幾風。故札隨所歌言之。且如歌唐。季札則曰。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這只是歌蟋蟀一篇。分明以此知文中子亦錯觀了。這二段又須看次序與今之次序不同。以此知孔子刪詩。大段移轉。以季札之言考之。聲音尚可想見。如歌秦。則曰。此之謂夏聲。此則全以聲論。非無衣小戎之所。可見札當時觀樂。一一品評之。札見舞韶。則曰。若有他樂。不敢請已。杜預以為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而季札知其終。然其義似不止此。要皆不必如此說。蓋韶之樂。虞舜之時。最和氣之所聚。觀益稷之篇。其和可以想而知之。故韶最為盡善盡美。雖善而宴門亦不能出此。札一聞之。有感於中。其曰不敢請已者。非謂聽樂欲止於此。言其樂無加於此也。正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之意。相類。能知此意。則知札觀樂之意。此殆未易以言。

語訓詰求也

吳季札聘列國觀人材二十九年

當是時。季札歷聘諸國。過魯則說叔孫穆子。過齊則說晏平仲。過鄭則說子產。過衛則說蘧伯玉。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之徒。過晉則說叔向。夫吳僻陋在夷。而未嘗通於中國。今一旦札自吳出。見諸國賢者。便傾蓋如故。若素相知。以是知賢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初不可以遠近論也。如一見穆子。便說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一見晏子。便說納政與邑。以免變高之難。繼見一人。便說許多話。如平生心腹之友。蓋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故如此。又看過戚聞鐘聲一段。札在戚。聞鐘聲。曰。異哉。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為樂。留數語在文字胸中。而能使文字感之。終身不聽琴瑟。夫文字逐衛獻公。而以邑叛附晉。是衛之賊臣。小人之尤者。今一旦聞札之言。遂至終身感悟。不聽琴瑟。其變化轉移之速。使當時未遂君之前。文字獲與札處。朝夕聞札之言。未必不改移遷轉。歸之於善。以是知有國家者。不患有小人。而患無君子。蓋有君子。則小人已為他移。奪變化。衛之蘧伯玉。夫子亦嘗稱之以君子。就當時言之。伯玉地位已高。亦未易及。然把伯玉比季札。只看這一事。知文字逐君之時。伯玉不能止之。不過從近關出而已。何伯玉不能化文字於久處之餘。而札能悟之於一言之頃。以是知伯玉之地位固已高。而札之地位又高於伯玉也。伯玉不能化文字於未遂君之時。而季札數語。能使終身不聽琴瑟。則伯玉與季札已爭數等。如不有季札。則伯玉地位已儘高。看札方知地步尚多。在學者當如此看。

鄭子產如陳洩盟而知陳亡三十年

鄭子產如陳洩盟。歸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能無亡乎。這見子產之觀國。與他人不同。常人如拙樸之觀形。子產之觀國。如良醫之視脈。自常人觀陳國之形。其聚禾粟。則富矣。繕城郭。則強矣。子產獨於陳國富強之中。而察一國之脈。知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夫敖。政多門。雖有富強之形。而不足恃矣。

鄭子皮授子產政三十年

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為政。始終左右調護。人皆歸功於子皮。非子皮子產不能自立。信然。考子皮實迹。愈見其難及。子皮四世之望。臨政當子皮。而乃退然以遜。子產之立於鄭。非子皮不能者三。初伯有之亂。子產不助子驪。攻伯有。子驪欲攻子產。子皮兩止之。及伯有既死。其亂既平。次第當子皮為政。子皮又授之子產。子產辭以國小。而伯有族大多。子皮曰。虎帥以聽。孰敢犯子。以子皮鄭國之望。帥其人以聽。子產其誰不從。及豐卷將田獵。以祭。子產弗許。子張微役。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又止之。而遂豐卷。生子產於既死。還子產於已奔。向使伯有之亂。子產無子皮。則子產不能自保其身。中間無子皮。則子產不得為政。後來豐卷之亂。子產無子皮。則子產亦不得安於鄭。是子產為政。始終皆子皮之力。固是如此。然子產所以見知於子皮。子皮所以終始愛護子產。又有可論。觀子皮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



皮又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又曰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皮一聞子產此言曰善哉虎不傲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微子吾不知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其至誠懇切如此前而許多事迹卻不似這一段至誠懇切開心見意惜乎其不登聖人之門使其得登聖人之門殆未可量子皮固是虛心如此又須看子產與子皮道同氣合略無一毫居功收能處方且忠告善道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子產之謙抑一至於此所以感動子皮致他終始愛護他看子皮所言便見得子皮用子產看子產所對便見得子產所以用於子皮者精神骨髓都在此前而事迹亦都在此然子產內政又有可論處觀其有子伯石賂與之邑及豐卷既奔以他罪論來自常終身不復入鄭可也子產為之其規模甚有次序其先皆是去委曲而就直當時有強家大族以亂治如子產賂伯石人問其故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如伯石三辭卿子產既惡之復處之高位如既逐豐卷三年而復反其田里以定反側之情與勸焚載書皆是一意當時都是委曲相逐卻要就這上看紀綱自外觀之似若懦弱委靡如怕強家大族之模稜殊不知鄭國族大多亂子產怕他來壞了我紀綱故外面特先恁地調護他了然後紀綱可立至其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等事立經陳紀大夫之忠儉者與之泰修者斃之然後出賞罰示勸懲其規模截然有不可犯者此兩事須當合看子產之為政特外面如此示弱他國中紀綱未嘗不立也然此只是論子產好處然子產亦有不是處觀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勸懲鄉校子產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這幾句雖三代之名臣所言亦不過如此則子產地位不是不高其後欲鉗刑書叔向勸之堅執不從右這一處與向時所言大段各別此是何故蓋子產才地雖高不得聖人為之依歸此子產所以止於子產不能無所失以子產之賢尚如此此舉者不可不勉

昭公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元年

鄭子產之為政當時強家大族蟻結錯節勢若難制然子產卒能削制強族使政歸君上者蓋子產為之自有次序就當時巨族中觀之其跋扈難制無如子哲伯有然子哲之黨盛伯有之族孤子哲之勢強伯有之勢弱前此數年鄭國之所以不盛者以此二人為之害也及子哲既殺伯有子哲之勢愈強後來其惡浸長至於欲殺子南而取其妻此一段事以常法斷之子南之聘在前子哲之聘在後自合直子南而曲子哲矣然今乃執子南而放之於子哲則置而不問子產蓋以子哲之族尚強未可遽加以罪故委曲斟酌調護駕其罪於子南也便子產便殺子哲則其勢之亟未必不再有伯有之亂矣然子產之放子南其理亦不至於全曲他當時蓋立得名字好了何故布幣之事子哲直而子南曲二人互有曲直也故子產曰直鈞然子哲是上大夫子南是嬖大夫以卑犯尊以賤陵貴事出倒置故子產特立此名目以歸罪於子南若名字不正則放一子南雖可以委曲調護強家大族然鄭國之紀綱未必不由此壞之此子產非遽然放子南必咨之大叔蓋大叔是子南族最賢者咨其族而後放之所以使其族體察子產不得已

之意若不咨而遽然放之未必不反致怨於游氏也此皆權輕重識事機如此非有淵深之識欲做此等事不能到也及其後罪益惡貫親戚叛之子產乃乘其機而討之至於數其犯罪五與之相抗略無少恕何前日治之如此之緩今日治之如此之急也蓋前日子哲之黨尚盛治之若急適所以至於召亂今日子哲之黨已離故急乘此機而去之不敢緩此一段學者最要者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元年

晉平公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論晉侯疾證之外而及良臣將死趙孟問誰當良臣對曰主之謂矣此一段見得先王之典禮銷磨未盡雖工之技微亦獲知之其後言國之大臣有災禍與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社稷大抵國之大臣在乎委其君德保其君體三代之時為大臣者皆能如此故其典禮之遺雖工技亦知之至漢唐則無知者如霍光固可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其後昭帝以天終則光所以養其德保其體者可知唐李德裕外誅藩鎮之強梁者口口武宗終感神仙則是德裕無以養其德保其體盡此道者莫如周公佐成王所以養其德保其體公專以身任此事故無逸之作教之以先王之壽夭戒之以無逸遂使成王終其天命而臨崩之際死生屹然不亂後之為大臣必如周公而後可漢唐之間雖有霍光德裕之相昭帝武宗猶不知保養之意

韓宣子聘于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二年

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此一段可見當時君弱臣強之漸春秋時諸侯即位則告政於鄰國為其繼先君之政不敢輕其事且欲繼舊好也宣子晉之大夫為政之初乃行諸侯朝聘之禮及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則知周禮盡在魯矣此數句最要者觀易象魯春秋與周禮初無干預須看宣子善觀書處如春秋周禮自易若若易與周禮大不相同此最難看蓋左氏所書合於禮者褒之不合於禮者貶之此與周禮相去猶近然左氏所釋乃魯之舊史未經夫子之筆削者宜子但見夫子未筆削之春秋不見夫子已筆削之春秋夫子已筆削之後抑揚高下無非妙用所在此非宜子所能見易象之初未有爻辭至文王周公始為之大抵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吉凶軍賞刑皆寓於其中故易之三百八十四爻所以該在是禮周公作周禮之書所以具其條目是以周公既作易之後又作周禮實相表裏如此知周禮之所以盡在魯也宜子固不能知此必其得於老師宿儒之傳故能言之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張趯曰甚矣子之為此來也三年

晉有少姜之喪故鄭游吉如晉送葬梁丙張趯一見游吉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其意蓋謂晉乃一雙妾之喪正不必遠親大矣則亦自悼晉國之喪故子太叔言將得已乎昔文襄之崩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雙妾之喪不致擇位而數於守適惟懼獲戾豈敢煩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晉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又善其言乃曰然自今子無事矣其意謂自後晉國之喪大矣夫亦且不來矣譬如火焉火中寒若乃退此乃盛滿之時必有傾覆之患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



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蓋識其交結未深，便自不隱宗國之衰。此固如此。至齊侯欲繼室於晉，而使晏嬰來請，觀晏嬰之言，亦不隱宗國之衰。叔向之告晏嬰，亦不自隱宗國之衰。觀此二段，其意似覺相似，而張越見識於子太叔而晏嬰叔向略無一言相讓，何故？蓋叔向晏嬰是一等之賢人，屏藩離破，危岸如石投水，不知所問，愛民憂國之心，惻然有動於中，雖各言其宗國之衰，不以爲讓也。至於張越，不度其交之淺深，一見太叔之賢，便欲強親附之。至言宗國之衰，略無所隱，便說通心腹話，張越只是佞諛之人耳。宜其不免於子太叔之讓也。此固如此。考之後一段，尤可見其強附處。其後鄭子皮如晉，賀夫人，張越使謂太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養除先人之敝，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張越於太叔既去之後，猶有強附之心，故太叔告之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至此太叔之言，非特讓之，又且覺得有憎厭之意。大抵學者見一賢者，如道同氣合之時，我能破藩離與之言，雖彼有崖岸，此固不足論。如道不相似，而彼不親我，而我強附之，是交淺言深，未嘗不見憎厭於人。觀張越之事，苟非其人，則當察言觀色，不可強去附人。觀叔向晏子之事，於道同氣合之人，則當剖破藩離，不可有所閉隔。

### 左氏傳說卷第十

#### 昭公

楚靈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四年

楚靈王使椒舉求諸侯於晉，當時晉平公怠惰，溺於宴安，無諸侯之志。其臣亦無奮然有志爲宏遠規模。楚靈王初欲求諸侯，問於子產，子產固已料之於先矣。言晉君少安不在諸侯，而楚強晉弱，宜晉之必從楚也。然初則靈王使椒舉之來，晉侯欲不許，司馬侯曰：不可。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吾猶將事之。晉侯又未肯，乃言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必待司馬侯反觀調議，然後許之。何竹侯初問未肯許他，必待至於再三而後許也。當時楚方強，晉方弱，晉自是不能與楚爭。何故初問尚欲不許，蓋天下之事，人不自量者最多，使人而皆知自量，則弱自安於弱，如此則諸侯何暇奪之有。正緣衰世之君，不知自量，故內有削弱之實，而外欲避削弱之名，不肯屈意下心，以爲人役。尚欲爭虛氣，晉君之病正在此。向使平公不得司馬侯委曲調議，亦未必從。晉既不能主諸侯，諸侯勢必從楚，則以楚之威焰，未必自會諸侯矣。當是時，晉傷威損重多矣。而賴一司馬侯調議，許楚之請，今諸侯之從楚，必竟是因晉侯許之從之，則傷威損重，猶未至於極也。然司馬侯當時地位，不在六卿之列，所以其力止如此。但就事上面，能使晉侯不至於傷威損重，若在六卿之列，須能輔晉侯忍強楚使

陵之恥，捕奪奮迅，治楚之罪可也。

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

當時靈王既殺其君，卻要得諸侯爲申之會。當時諸夏之君，莫不咸在。楚子見得如此盛，其心已滿，所以欲示諸侯，侈然自滿。子產已知其不過十年，學者到這裏，最要識得他器量淺深之別。大抵人之分量，滿溢又各自有先後。如齊桓公圖霸業，以前三十年，都不曾滿，到得葵丘之會，方滿。晉悼公圖霸業，以前七八年，都不曾滿，到得蒲魚之會，方滿。然未有如楚靈王緣得諸侯便滿，以此見人之分量不同。方葵丘未會之前三十年，固嘗有安王室之功，有服強楚之功，有合諸侯之功，初不見其自滿也。方蒲魚未會之前七八年，固嘗合諸侯，和戎狄，亦未嘗自滿。齊桓公必至三十年之久，方始自滿。桓公到此分量去不得故滿，唯其滿得遲，所以爲五霸之盛。其不能不滿，是以止於五霸。悼公和我以正諸華，三烈而楚不能與爭，都未嘗滿，到蒲魚之會，分量亦去不得故滿。以桓公三十年，較悼公之七八年，其滿溢之遲速，分量之淺深，霸業之久近，已大段不同。至於楚靈王則大異，其所以不悠久，終爲天下笑。今楚靈王方一會諸侯，便侈然自滿，度量之淺深，不言可知。晉悼公之分量，遠不及齊桓公，楚靈之分量，又遠不如晉悼公之甚也。雖然，自楚靈王志意未滿之前，有識之君子，已自逆料他必至於此。何故？初則他一出來做事，所爲無不如意。東西南北，無不服從。一求諸侯於晉，晉便許。一伐吳，吳便克。一伐賴，賴便滅。一伐朱方，朱方便克。承篡弒之餘，而以無道行之，自以謂天下事皆可等閒做。反所以速其禍敗。使當時晉尚強，尚有難顯於其間。楚之禍敗，亦未必如此之速。奈何晉日以柔儒，不能與楚爭。楚王之心到此，故侈然志盈而意滿，唯其滿得速，所以禍敗也亦速。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四年

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是改三代井田之法，如魯作丘甲一般。子產告之，子產拒子寬之言甚峻。推原子產爲政，此一段事，蓋自有說。鄭小國也，中立乎晉楚強國之間，前後數年，從晉不從楚，從楚則不從晉，不過但供一邊貢賦而已。則小國尚可支持。到楚靈王方無道，晉平公衰弱，又不能與之較。鄭以亞爾之小國，事兩霸主，朝廷貢賦，與平時所貢之物，已添了一倍。所以子產不得已作丘賦。當時其他諸侯，亦莫不供兩霸主貢賦。何故其他諸侯，皆能供而不至作丘賦？何獨鄭不能供而作丘賦？須是推原子產所以作丘賦之意。蓋子產爲政，常欲使鄭國整齊有餘，不使到闕乏地位，所以不恤人之謗。已而作之，大率子產爲人，必欲要就窄狹中，卻示其寬裕。寬裕中，卻示其強。大子產之規模，多是如此。是以有得力處，有不得力處。其他諸國，則是到闕乏時，遂旋爲之。子產不肯教國中有困乏之患，於是事甘心受謗而不顧。所以多取於民，其弊至於如此。故子寬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寬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大抵士君子要識微遠，有高見遠識，而能推原存亡之所以然。方謂之通達國體。若不能如此，只隨事上看，必學有所未至也。子寬見子產不從，遂知國氏先亡，又知蔡及曹無禮而先亡，又知鄭無法而先衛亡。可謂能推原得數百年存亡興衰之迹者。其識甚遠，其見甚明，情乎子產不能聽也。



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五年  
 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五年。夫自郊勞至於贈賄皆無違。何故謂之不知禮也。觀女叔齊之言。謂是儀也。非禮也。禮與儀本非二事。凡周旋上下俯仰揖遜之際。無非至理之所在。到得後世。析而觀之。儀自儀。禮自禮。至有以儀為非禮。女叔齊不特辨魯侯儀禮之分。乃所以深警晉平公不知禮之本。平公之時。六卿方強。何異魯三家。有女叔齊向不能用。何異有子家駒不能用。是魯晉當時皆不知禮之本矣。方從事虛文。而不能於實事上理會。此女叔齊所以深警動他。蓋周之衰。大抵皆徇末忘本。從事於末而不知本。實寓於此也。故林放問禮之本。夫子曰。大哉問。是當時皆不知其本。惟林放獨知而能問。然夫子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當時皆從事於鐘鼓玉帛之末。而不知鐘鼓玉帛者。固有本末存焉。今須看禮樂固不在於玉帛鐘鼓。而亦不在於玉帛鐘鼓之外。使聖人有仁。雖不徒徇乎末。而所以為本者。又豈在於鐘鼓玉帛之外哉。學者不可緣女叔齊之言。遂分儀與禮為兩事。使昭公果知郊勞贈賄之為禮。而能立禮之本。則三家決不至於盛而魯亦未至遂弱也。

鄭人歸刑書叔向使詰子產書六年

子產歸刑書叔向詰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又曰。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貨賂並行。子產不從。大抵古者象以典刑。示五刑之大法而已。其條目輕重。淺深生殺。一切付之。以人未嘗立為定法。民之有罪者。隨其事而權其輕重。故不得乘吾隙以投其姦。後世立法。纖悉曲折盡著。於此便起人爭心。姦人得以執其法。以取必於上。所以叔向言民知爭端。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蓋三代之治。略示大綱。才略示大綱。刑便無定。所以人心常警。動敬戒。而不敢犯。當子產未歸刑書。民但知有五刑。而不知有五刑條目。故民猶有敬戒之心。及刑書既歸。民皆可以便己自營。執上之法。而取必於上。開人偽心。堯舜立法之意。都失了。蓋子產只要目前整齊。不為後計。正緣他規模如此。但要無一法之可議。一事之可指。而不知流弊於後世。亦是不曾講學之過。然以作田賦。其刑書二者觀之。方其作田賦。渾罕諫之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則不可以無法。其刑書也。叔向諫之。則以為不為刑辟。大抵賦之與刑。二者之用。正相反。賦不可使之無定。刑不可使之有定。蓋賦自有中制。不可多取一分。多則大桀小桀。不可少一分。少則大貉小貉。豈可不定。若刑則不可有定。蓋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臨事制刑。人當謹戒。及纖悉既著。為法則小人執法為姦。子產於二事正相反。賦不可不守法。卻變法。刑不可定法。卻作刑書。以此知天下事治亂相去。正如弈棋。當去東處着。卻去西處着。當去西處着。卻去東處着。以東為西。以西為東。則勝負可知。當時子產能以作田賦之心。用之於歸刑書。必不使之有定法。以歸刑書之心。作田賦。必不使之無定法。

穿封戌為陳公曰城廢不詔八年

穿封戌為陳公曰城廢不詔八年

穿封戌囚鄭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二十六年  
 楚靈王在當時。最號強暴無道。然當時得以威行於中國。雖終於滅亡。然飛揚強大。尚至於十四年。蓋靈

王雖是無道。其間亦有一二件好處。且如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廢之役不詔。當靈王為王子時。與穿封戌爭鄭囚鄭皇頡。戌陳戈欲逐王子圍。是仇讎之人。今既即位。不惟不報其讎。既滅陳。又封之為陳公。如此等事。正如齊桓公忘射鉤之讎。而用管仲。晉文公忘斬祛之讎。而用寺人披。異世一揆。此皆與桓文暗合處。若他全是無道時。雖凶威惡焰。足以懾服諸侯。如何過得十四年。惟其間有一二件與賢君暗合處。故當時雖以無道行之。猶可支持十餘年。大抵天下之道。最不可須臾離。如穿封戌事故。可取。至於申無宇執人於王宮。在靈王之虐。宜若必誅而無赦。今乃寬假撤遣之。蓋十事中有二事暗合。所以過得十四年。故當時雖以凶威惡焰加於天下。而不至於亡者。由此故也。若專凶焰暴虐。以無道行之。只如州吁數月便亡。大抵暴不可恃。若專以無道。必不能久。歷考篡弑之人。粗能支持。皆出於此。後世之君。卻謂天道難知。而不知天道本不難知也。

左氏傳說卷第十一

昭公

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請佐公使尊而遂酌以飲工九年

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請佐公使尊。而遂酌以飲工。公愧悔之心。隱然而生。本欲廢知氏。緣此遂止。看此一事。猶見得三代工執藝事以諫氣象。大抵三代以前。諫官無定職。各隨事以諫。膳宰乃飲食之官。其職甚賤。到得晉平公時。尚能一舉而轉移平公之心。蓋風聲氣習。相傳未泯。後世工執藝事以諫之風。稍衰。諫有定官。言路始狹。不似三代之時。人人皆可以諫也。當晉平公之時。晉雖號為衰世。其朝非無君子。所謂叔向。司馬叔侯。如膳宰屠蒯。皆有深慮遠識。以是只衰世。無賢人。然而晉卒以衰者。雖有賢人。只緣安頓不定。晉之時。居六卿之位者。皆委靡自私之人。雖叔向女齊之徒。不過沈下僚。雖有區區之心。無所自盡。或因職事規正得一二事。大體不正。故終難着手。以此知亂世未嘗無君子。只是安頓不定。然君子在下僚。雖不能回國家之大勢。然隨小隨大。亦可以裨助國家。古之賢者。所以自隱於抱關擊柝之間。豈獨全身遠害而已。彼亦知其欲因事規正人君過失也。如屠蒯之舉。則諫可見矣。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九年

自春秋以來。論霸業則得晉平公之世最衰。以其侈泰懦弱失諸侯。文公霸業自襄公以來。最衰莫如平



公最可罪亦莫如平公。自五霸初起，齊桓本是尊王，其後晉文公河陽之狩，雖有以臣召君之罪，然尚有依傍王室之名。自襄公以來，雖不及文公之盛，尊王室之意漸衰，然未有如平公憑陵王室，觀周甘人與晉閻嘉爭園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前此只是不能尊王室，向自未敢伐，雖如鄭伯射王中肩，卻是王先伐鄭，鄭伯不得已而禦之，使中國諸侯敢伐天子，平公實啓其端，故王使詹桓伯責晉，以為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猶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其辭甚峻，周之東遷，緊諸侯是賴，言語不如此峻，故其告命之辭，無非撫摩獎勵而已。到此言語卻如此，非周之強能然，亦是晉無禮之甚，深犯周王之怒，當時賴有叔向調護，謂宣子曰：文之勤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之事，非一蓋當時五霸之衰，君臣之分不明，不知尊卑，只問強弱，不知邪正，只計利害，猶賴當時有叔向，尚知尊周之義，調護韓宣子，使不為己甚，固則可嘉，然叔向之言，復謂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其言似是移於習俗而不自知，蓋天子諸侯本非校曲直之地，到此亦不知有天子之尊，如平公宣子不知尊周，固不足道，賢如叔向，亦以為為等盡而校曲直，以是知習俗之移人，雖賢者不能免。

諸大夫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十年。

晉平公之喪，諸侯遣諸大夫送葬，鄭子皮欲以見新君之禮行，子產止之，以鄭之小，所費不貲，必將盡用，則鄭必困，子皮固請以行，及既葬，諸侯大夫皆欲見新君，惟叔孫昭子以為非禮，叔向果辭之，諸大夫皆無辭以退，子皮遂盡用其幣而還，一如子產所料，子皮歸，乃自歎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又言我實縱欲而不自克，觀子皮數語，能深自克責如此，因觀此一段，見得天下事聽言甚難，以子皮傾心聽子產，言無不行，初聞授之以政，既以國事歸之，後來諫尹何為邑，又曰：雖吾家聽子而行，國事家事，既一委心聽之，到用幣一事，卻信子產不過，到得果然有害而無益，方悔其初之不聽，子皮自言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是言自克之當，凡人舉事，或得人勸之，豈謾然不知，正緣私慾不能自克，故爾，觀子皮言，雖此一時之語，想後來自克之愈深，以其言有力也，蓋當初聽子產之言，豈不欲從，又恐僥倖可以見新君，看得不真，二者交戰於胸中，故終歸一邊去，惟兩者交戰，不能自決，此自克工夫，所以不能用也，故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子皮可謂能自訟矣。

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殺之十一年。

楚子奉孫吳以討陳而遂縣之同上。

楚靈王以強暴兇虐之力，吞滅諸侯，固非一國，至滅陳滅蔡，是失人心最深處，他當時要滅陳，奉孫吳，要整頓社稷，及其聽命遂滅之，本以定國誘之，而終之以滅國，此固是逆人心之大處，到得滅蔡，又以甘言重幣誘之，到得蔡侯既至，遂饗靈侯於申，醉而執殺之，又刑其士七十人，乘其虛而滅其國，此兩事最是逆人心之甚者，唯其如此，故後來靈王所以不得其終，其初靈王威行於諸侯，固自滅蔡始，而靈王喪身，亦起於滅二國，正緣乘疾在陳，與蔡合謀，遂弒靈王於乾谿，觀靈王之所以死，不在其他而在陳蔡，正緣

滅陳蔡失人心太甚，故禍端起於人怨之最深處，以此見天理不可誣，且如秦滅六國，皆以兵伐而取之，雖無道行之，猶自干戈相持，勝負已分，唯楚最無罪，獨以重幣誘懷王而殺之，其後天下亡秦，禍端亦起於楚之遺民，蓋其滅楚亦是逆人心之大處，當時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以此見人心之怨之深者，不可支也，楚靈王秦始皇之亡，其揆一也。

楚子為令尹殺大司馬，遂掩使蔡洧守國，卒成然邑十三年。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十三年。

楚靈王之亡，自為令尹之後，以至於弒於乾谿之前，無一日不得其志，所以志得意滿，終於喪其身，譬如人平時或有疾病，一驚動之，故其起居飲食調護，未必不保其生，若平時無疾，恃此恣縱，一旦有疾，反至於不可救藥，靈王所以死，正緣平日略無調護，所以直至乘叛親離，不可救處，靈王之亡，正緣楚最強盛之時，晉室既弱，諸侯皆在下風，邊楚之國，如陳如蔡，皆已相繼吞滅，當時天下大勢，盡歸於楚，唯其如志，所以侈心無厭，亦速其亡，左氏敘楚靈王所以致叛亂之由，如所謂殺大司馬，遂掩而取其室，使蔡洧守國，卒成然邑，使為郊尹等數事，其所以致人怨非一端，然君子看靈王所以亡，固是如此，然亦不專在此，只緣許多仇怨之人，皆置在腹心之地，此所以亡，然看靈王敢置此等人於腹心之地，正緣他輕視一世，以為天下之人皆無能為，所以如此，當其未亡之際，見得甲兵之衆，土地之廣，四方諸侯，莫不拱服，自視不勝其強，及至衆叛親離，彷彿無措，子然一身，周章山林之間，到此許多意氣都不見了，以此知靈王不會見得真強弱，前日所以橫行四海，臣服諸侯，下視一世，而不知其所謂強者，當時盡是外面虛氣，湊合得成一箇強，亦非真強，到此衆叛親離，師潰之際，都無預於一箇身已處，外面虛氣都解散了，只子然一獨夫而已，靈王非特外面之強，是假虛氣，雖一身之強，亦是假虛氣，觀其下猶有小天下之言，則以一身之外，無加於我，及乾谿之潰，到此都無策，如右尹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則曰：衆怒不可犯，欲乞師諸侯，王則曰：皆叛矣，以此知前日外面湊合得成，都不干楚靈王事，正緣他只看得外面甲兵之強，土地之廣，養得許多虛氣，此亦為無道人君之戒，當時靈王之所以亡，固是衆怨交作，正緣公子乘疾，觀從，擄其虛而入其國，蓋乾谿之師，父母妻子皆在內，惟其據根本之地，士卒各顧其家，蓋靈王所以亡也，觀此亦是用兵之法，且以孫權取關羽，當時其勢甚不可禦，卻將呂蒙、陸遜乘虛先入荊州，是以關羽之師皆潰，當時楚雖無道，其權謀威力尚赫然，若非先據根本之地，如何便滅得他，楚人所以滅得靈王，蓋以先據根本之地故也。



而竊到得平公以後，全無德，全恃力，不知竊雖是力，亦必假德方能立，以此知維持天下者，其可斯須去德邪？昭公不台，全倚靠着力，此所以雖有四千乘，而不能以一振也。以此見兵初不在衆，晉當時所以盡出兵革，乃叔向之謀，叔向晉之望也，豈不知文公舊規模，豈不知捕境出來，後無以繼，所以如此，蓋出不得已，當時晉君侈，六卿強，公室又卑，紀綱文章皆不振，雖叔向亦不能救，勉強圖須臾之安，所以爲此舉。看此事皆非叔向之本心，觀平丘之會，別無人借臂援袂，主盟其事，其謀大抵多出於叔向，強如此，主張先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到得晉將將盟，齊人不可，叔向又奉命告於齊，齊遷延不從，叔向又舉先王朝聘會盟之禮，數十語責之，之後，方得齊人懼而聽命，叔向見得諸侯解弛，一會之間，凡兩治兵，到得於治，邦莒之烈，又是叔向責魯，時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怨，以絕兄弟之國，叔向又奮然言之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考此一會本未見得晉衰弱皆無人維持，全是叔向強主張振厲奮發如此，然叔向豈得已哉，亦圖於衰弱之中，少振起之，故不得已如此，自形迹上看叔向，但見得他發揚蹈厲，見事風生，風采凜然可畏，然未嘗知叔向強強，愧不得已之氣象，皆在言意之外，此段事只看他震動諸侯，非真知叔向者，讀書須見得叔向外爲壯語，其內心如何。

叔弓圍費十三年

南蒯將叛十四年

魯昭公當時不能堪季氏之強暴，陵弱公室，不勝一朝之忿，舉兵伐季氏，至於失其國，身死於外，自當時觀之，不過言魯失民數世，一旦輕舉妄動，以喪社稷，固昭公之可罪，然當時便使首聽命於強族，亦豈是承周公伯禽付託之意，但季氏雖強，然考當時事勢，亦自有可乘之機，昭公智不足以知此，費季氏腹心之地，季氏不能自固根本，南蒯以費叛，腹心內潰，季氏討之，三四年不服，開隙孰過於此，昭公若乘此機會，正一國之紀綱，收公室之權，當時又有子家驍清忠遠識，與之圖回，舉兵以伐之，季氏必敗，大抵投機之會，固有開不容髮者，今也季氏討費數年之久，亦一大機會也，而昭公不能知，當可爲之時，不爲，及季氏既服費，大強之後，始謀討季氏，亦已晚矣，此其所以反爲季氏所陵，而身死於外也。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而不知度九月，楚子殺闢成，然十四年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而求無厭，故楚子殺子旗，當時平王所以立子旗，實與其謀，到得平王即位之後，以子旗爲令尹，尊寵在羣臣之上，報之亦云足矣，然子旗之心，責報無已，所以至殺其身，大凡有德於人，人已報，方且誅求無厭，卒至以德爲怨，觀富辰之言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此兩言天下之至言也，當時有德於人，人報我之心已倦，然施德之人，尚無厭，卒至以恩易怨，至於不得其終，所以後漢崔子玉座右銘之語，有曰：施人謹勿念，受施謹勿忘，亦是富辰始終兩語，然於此又當求其病根，何故施恩之人，常誅求無已，受恩之人，常厭倦，此須思病根所在，正緣不知反己，只去人上看了，有德之人，但只以當時我會報他，了又如此誅求不已，兩者都不去反己，只去自私心上看了，然則報者自當無倦，施者自當知足，故

左氏傳說卷第十二

昭公

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十三年

平丘之會，叔向日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其何敵之有，同上

晉自平公以後，所謂霸業僅存而已，到得昭公時，諸侯皆有二心，在晉無策，不過捕境內之衆，以治兵於邾南，欲以服吳，甲車至於四千乘，夫晉霸業之最盛者，莫過於文公，文公之戰最大者，莫過於城濮，城濮之戰，不過七百乘，當時能服強楚，遂霸諸侯，至於後來相繼，或盛或衰，亦未嘗有四千乘全出時節，蹇之戰，雖卻克再三請益兵，不過至於八百乘，及楚靈王欲執韓宣子與叔向，而盡啓疆見之，亦不過曰：晉長較九百，是晉當時出兵，大率不過千餘乘，何故當此削弱之時，兵乃如是之多，蓋當其盛時，兵常在國，雖有四五千乘，所出不過千餘乘，故力常有餘，而能坐制諸侯，到此霸業既衰，求以自振，於是焚林涸澤，捕國內之衆而出，欲以威靈氣焰，驚嚇諸國，初不慮其後之不繼也，然而主此謀者，叔向也，叔向晉之賢大夫，豈不知前出兵規模如此，叔向之心，見國勢衰弱如此，亦欲庶幾一時之強而已，自古論王霸，皆曰：王以德，霸以力，德與力是王霸所由分處，然而霸亦嘗假德而行，亦未嘗專恃力而能霸者，如晉文公之霸，所謂出定襄王，入務利民，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皆是依傍德而行，惟文公以德輔力，故能一戰



以德易怨，出於不知此。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十五年

楚靈王之後，平王立楚國，稍整頓規模，方略莫枕，再傳至昭王，終有吳入郢之禍，幾亡楚國，其病源皆起於費無極之亂楚國，其病根則又在於諸朝吳上，當時朝吳有功於楚，與平王是同體人，費無極欲害其寵，用間謀，使蔡遂期吳，夫朝吳有佐命之功，未有顯惡，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王之怒當矣，使平王於此時，便能正無極之罪，必無後害，惟平王卻被他說，佞辨給巧言移奪了，反以無極為忠，無極以此一事，試得平王之意，自此全無忌憚，其後遂至譖逐太子建，殺伍奢，及昭王立，又譖殺左右賢人，不已，終至於神怒民怨，此其所以幾危楚之社稷，只緣當時被他移換了，大抵姦臣欲肆其謀，第一次必先以一事試其君，君若不受其欺，即正其罪，彼亦有所懼，便自俯首帖耳，不敢繼來，若被他試過，能移奪了，便無忌憚矣，無極之請，一則是欲害朝吳之寵，一則欲試平王之昏與明，使平王不改初心之怒，必無他日之禍，以此說口移人，最難自覺，佞人須是屏絕之，不使一時在左右，纔近他，雖自能執持，終必為他移奪而不自知，此孔子所以有言曰：遠佞人，此古今之所深戒。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十七年

晉荀吳使師偽緝者負甲襲鼓滅之二十二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始者鼓人或請以城叛，荀吳不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圍鼓三月，或請降，荀吳見其民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當時軍吏以獲城而弗取，勤民頓兵為諫，程子曰：獲一邑而教民息，將焉用邑，及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若獨以此論之，雖三代之用師，亦不過此，然考其本末，乃知伐鼓之役，蓋是荀吳姑假此以立信義之名，始者做得太過，後來所以不能繼，當其鼓人以城叛，固未可受，到得圍之三月之久，至於他自請降，則受之可也，然必待他食竭力盡而後取之，以此見得他分明是欲以此一事成信義之名，惟其如此，做得過當，此其後之所以不繼也，到得數年之後，欲伐陸渾之戎，亦是荀吳為主帥，到得□□先張虛聲，要祭維與三塗，使陸渾弗為備，乃用牲于維，為祭之狀，掩其不備，襲而滅之，同一荀吳，何故數年前滅鼓，守信義如此其賢，而伐陸渾之時，詐謀如此其甚，只是一箇荀吳，而信與詐前後相反如此，蓋當時圍鼓，鼓外援既絕，已在荀吳掌握中，雖少緩之數月，彼自不能逃，故於此時示信義以假其名也，若陸渾則貳於晉，又有強楚以為之助，雖欲示信義以假其名亦不得，所以不得不用詐謀以勝之也，以此知荀吳於無利害處，常是信義，於有害處，常用詐謀，惟其信義不出於誠，所以不能服人，考後來之事則可見，觀十數年後，鼓人又叛，晉附鮮虞，當時取鼓三次，方受其信義如此，論來人當心悅誠服，何故不十數年而叛，以信義不出於誠，蓋天下之不可掩者，誠也，方荀吳伐鼓時，鼓人已在掌握中，吳故於此無利害處，示信義，此心之發，鼓人已窺見其機矣，所以召其後之不服，遂致再叛而歸于戎狄，便吳當時果能三擒三縱，肯出於誠，則鼓人雖數十世亦不叛可也，以此

知矯情飾詐，不知誠之可以服人明矣，到得第二次伐鼓，便偽緝者負甲襲而取之，前此信義都不見了，何故蓋前此許多信義，到此亦自知使不得了，故不免用詐，以此知矯情飾詐之人，既如此不可久，他後來亦不自信，他當時閱暇示信義，鼓人既窺見之，及後來使不得不，不自答此心不純，方且謂誠不足以動人，信義不可以服衆，居春秋之世，不如詐謀奇計之可以立國，遂一向立詐，故伐鼓所以如此，譬如世之人，誠心素不足以服人，假一日之誠信，求以服人，而人不我服，遂斷然謂不如詐，此天下必無之理，且以唐德宗觀之，平昔猜忌，無所不至，特開有一兩件假誠信而行，及奉天之禍，方且自以為推誠之過，德宗平生是猜疑忌刻之人，猜疑忌刻，已信於人，偶然一兩事，人不信他，不能自咎，終身之猜疑忌刻，反責片時之誠，乃為信義，用不得一日之誠，豈足以勝其千日之猜忌，學者須思一杯之水，不得救車薪之火之意，反言我已為信義事，人猶不信我，今里巷人多言好事，做不得正，為此爾，須能自此充養，不可暫時善而不孚於人，緣此遂止為善之心，此與荀吳所謂示信義之意同矣。

### 左氏傳說卷第十三

昭公

齊侯伐徐徐人行成十六年

楚子誘戎蠻子嘉殺之同上

晉到得昭公以後，諸侯各自為政，不復稟諸主之命，所以齊楚交兵於中國，到得齊侯伐徐，徐人行成，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具言諸侯無霸之害，魯莊公以前，是時霸者未興，自昭公以後，霸權已失，當霸者未興之前，若魯衛宋鄭，更相侵伐，無所顧忌，自齊桓一霸，晉文繼興，方有所統屬，百餘年間，敗王法，滅小國，雖日侵天子之權，搜諸侯以伐諸侯，其罪固多，然一時維持中夏，使諸侯有所畏懼，遵守王度，亦不為無助，及霸權既失之後，晉平公既卒，昭公即位，天下無霸，齊之伐徐，楚之取蠻，肆行無懼，甚至於吳越入中國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當時諸侯大夫，慨然反思有霸之時，自此後夏無辨，胡越蠻兵交，中夏陵夷，至於戰國之際，終至強弱相吞，成周所封千七百國，所存僅七八，皆為強大諸侯之所有，若論敗王法，滅小國，搜諸侯以伐諸侯，其罪固多，迨夫先王之政，掃地無餘，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到此之時，反觀霸者維持之功，雖一時上僭王法，然止霸者一國而已，天下諸侯，不敢自肆，不至如戰國之甚，霸者之功，不可厚誣，故夫子稱管仲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分明是如此，當時管仲雖有此



功非夫子不能知也。自後世觀之，以為戎狄自強弱如此。後來如五胡亂華，懷德至於中國天子，反為狄驅之，青衣行酒，使當時有管仲決不至此。以此知孔子之稱美管仲，是灼知管仲之功如此也。

晉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子產弗與十六年

晉韓宣子欲市玉環於鄭商，子產弗與。至於反覆再三請之，子產終弗與。後世之論，皆謂子產能自立，不為強大威武之所屈。以鄭一區區之小國，介於晉楚之間，能自立者固如此。然亦未知子產之深意所在。當是時，昭公失政，六卿皆貪冒而強，所謂宣子在晉，則謂之賢大夫。在晉俗中，其貪利亦未能免。子產所以固拒宣子，蓋有深意。何故？晉既失政，六卿又皆貪，次第各求所欲於諸侯。六卿既皆有所求於諸侯，以鄭國之小，豈足以一一供之？使子產一從宣子之請，則趙氏中行氏必相繼而至。六卿既皆有所求，縱不應副一處，必為鄭國之禍。觀後來事，則可見矣。宋樂氏以楊楸六十獻趙簡子，范氏怒，執宋之使，終身不得反。以此事可見得六卿皆爭求所欲，為諸侯之禍。唯子產見微而知著，所以不與宣子玉環者，其說有二：一則宣子在晉，居六卿之長，以宣子求之，鄭尚不與，則下於宣子者，必不敢求矣。此子產所以痛塞其端，一則宣子在晉，居六卿之中，尚知畏義，略識道理，猶可以告語。故子產知其必畏義而服，必不為鄭之禍，所以敢再三拒之。借宣子以杜六卿誅求之心，而宣子果辭玉，以此見得子產之處事，凡百見微知著，精審詳密如此。讀書者觀子產拒宣子之事，無徒曰：子產能自立而已。

鄭子來朝十七年

鄭子來朝此一段，見得周其制度散亡於諸侯之國，中國已不能守先代典籍。當時四夷尚有存者，所以鄭子來朝，魯人問官名於鄭子。鄭子所言，自黃帝而下，以至歷代官制之沿革，其本末皆備舉。他就數代官制中，惟是少昊之時，鄭子世守其祀，所以其言最詳。當時仲尼聞之，見鄭子請學官名，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然則以此觀聖人之學，一箇多識前言往行，博學詳說，雖夷狄之君，尚虛心下問之，然而又須要聖人反約處。聖人序書，當時斷堯典，自堯典以上，有所不序，說者以謂自堯典以上，簡編散亡，不可考也。不再如此，若少昊官名，鄭子所陳，仲尼因而序之，豈不可為一編之書。然而不敢序者，以簡編失實，所以不序。看斷自堯典，見聖人反約處，何故自鴻荒以來，歷代聖人相繼而作，到堯始備繼之以舜，方為法於天下，可傳後世。此所以斷自堯典，觀孔子學官名於鄭子，見聖人博學而詳說，看孔子斷自堯典，見聖人反說約處，若不自古考之，無以知古之略。今之詳，台古今盡詳略，然後可以繼為萬世之法。

周原伯魯不說學十八年

曹平公之喪，諸侯大夫皆往會葬。魯大夫往見周原伯魯，原伯魯之大夫也。魯大夫與之語，不說學，歸以告閔子馬。閔子馬，魯之賢者，言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也。蓋官公卿不說學，必是一國風俗皆不說學也。想心而人此般說話多，然後漸漸漬到大人，夫人之不說學，自不居位之人觀之，無利害得失，尚不能辨。況周原伯魯是周之大夫，方且戰於人慾之地，見衆人不說學，豈暇辨是非利害，亦隨波逐

流何故？只緣他心無主，唯其如此，乃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若懷無學不害之心，苟且因循，飯蔬飲水，使人皆懷此心，自然下陵上替，其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人於學間，譬如植木，須栽培灌溉，天之於人，降衷秉彝，猶木之有根本也。人之良心，亦須是學問栽培，所以能灌溉封植之。苟根本失其灌溉，封植則枝葉自然枯槁矣。其理甚明。此一段見得魯一變至於道，觀子馬之言，見得當時魯之風俗，尚有學問源流。且如平公之葬，諸侯大夫皆在，其他人見周原伯魯不說學，則以為常。獨魯大夫見之，則以為異，而歸以告其國之賢者。其他皆不以為事，以此見學問源流，漸染薰陶，至於如此。孔子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是也。閔子馬在當時，號為知學者，若他此等言語，非知道者不能道。此其言近旨遠，而有深意。如說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這一句最有意。其他人見原伯魯不說學，只就一人身上看，閔子馬因一人占得一國之風俗，而能知其自來，是猶察瓶水之凍，而知天下之寒。善觀國者如此。學者觀古今之變，時俗之遷，亦當如此看。若看一事止見得一事，看一人止見得一人，非所謂旁通倫類之學，須當緣一人見一國風俗，如閔子馬可也。如言無學不害，則苟而可。此學問所以衰微處。大抵君子之學，本非是計校利害為己而已。縱計校利害，便是為人。所以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之學者，則知不可不學。若計校利害之心生，則可以無學。所以言則苟而可，大抵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亦人道也。須天與人常相維持，若曰苟而可，或至於息，則人道亡矣。下安得不陵，上安得不替哉。道之正統，自堯舜之後，孔子以前，當春秋戰國之閒，班班亦可見。蓋源流之不絕，此乃道之大全正統也。其他亦自相承接而不絕。堯舜之傳，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文武傳之周公。至於春秋之際，傳於孔子。蓋聖人得其道之正統，固是大統如此全備。若其開源流，亦自相接。雖數十年閒，亦未嘗開斷。如商之時，有連任甘盤傳說，如周之時，有閔子馬，皆源流相接，使他無一箇正統相傳。則閔子馬在春秋時，何以能學問淵源漸染，浸漬如此。左氏所載當時人，亦班班可見。惟其源流皆相接不斷，所以後來相繼，亦有所因。孔子言一變至於道者為此。



內外天屬之愛。內心也。惟後來被小人以開拓土地之說。引誘他內心向外去。流而忘反。他外心日熾。內心日消。使他裏面心都消盡。故其父子自爲虎狼。更相戕賊。然後說開之計可行也。學者看小人須看此處。方知小人骨髓。夫降衷乘難。何善不善。其良心或至於戕賊到泯滅地位。皆是被人物引其內心向外去了。夫豈獨父子之間爲然。凡事皆然。如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所謂內心學者不可不關防也。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十九年。平王初即位。當時吳滅州來。子旗請伐吳。平王不許。曰。吾未撫吾民。未可用兵。到得即位五年之後。卻舉兵動衆。遂城州來。以挑吳而取之。自形迹上論之。平王初時。即位尙新。民情未安。國勢未強。其不許子旗之請。未與吳校。前之不伐是也。其後五年。城州來。其意謂息民五年。然後可以與兵動衆。與吳爭州來而遂城之。亦是也。兩者皆是。何沈尹戌乃知楚人必敗。當時平王與左右。自謂息民五年。可以用兵。學者觀此。須知平王徒有息民之名。而無息民之實。平王所謂息民者。止免用兵之役一件而已。當時沈尹戌言。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徒知息之於外。而有以勞之於內。勞役有甚於用兵。使以爲息民了。卻不辨內作許多宮室。土木之工。反過於用兵。此其所以終於吳人。而至於敗亡。只緣平王錯認了息民之名。而不究息民之實。古之所謂息民者。如管仲公之施舍。已責器用不作。衣服從給。當時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他當時既息民於外。然器用不作。衣服從給。亦何嘗勞民於內。方可謂之息民。平王雖不勞民於外。而實勞於內。如何便認以爲息民。後世姦臣之事君。或十年。或二三十年。以息民爲言。而緩於用兵者。皆非其本心。其實內之工役並興。其作宮室臺榭。修苑囿池沼。其害反過於用兵。如天寶之末是也。此最不可不察。

### 左氏傳說卷第十四

昭公

費無極言於楚子。若大城城父。而實太子。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大抵小人情狀。機械雖逾百年。若合符節。而同出於一轍。驪姬賂外。雙梁五與東關嬖。五使二五。謂太子申生。與費無極同出於一謀。驪姬欲譖太子。其初說獻公。亦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嬖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驪姬無主。則啓戎心。使太子主曲沃。重耳夷吾主蒲。與屈。足以威民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其言威民懼戎。廣土開地。之利。誘獻公。先是開疎其父子。使出於外。然後施其計。費無極譖太子建。亦言若大城城父。而實太子焉。是得天下。亦是廣土開地之利。誘楚平王。亦是先要開疎他父子。其說同。其術又同。蓋驪姬賂二嬖五。先以開拓土地。威民懼戎之說。誘獻公。故獻公使城曲沃。而太子出居之。費無極亦以通北方。收南方。得天下之說。誘平王。故太子建出居城父。以此知小人之術。雖曠百數年。其機械陷窳。同出一轍。若合符節。然大抵父子之道。天性也。雖獻公平王之昏。所謂天性亦未盡泯滅。如何遽然便開得蓋。蓋人之心有

費無極言於楚子。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二十年。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觀此一段。見得當時楚平王信讒喜佞。至於一箇世子之重。爲說人所搖。遂逐太子。國本傾覆。可謂昏闇之至。然而使奮揚執太子建。揚導之使亡。空身歸報。以常理論之。平王方信讒。怒太子。奮揚縱太子使之亡。以空身歸。必蹈鼎鑊之禍。卻陳一箇正義。曰。君王命臣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陳正義。感悟王。慨然使歸。從政如他日。不特不罪。亦不奪其祿位。以此一段事觀之。似乎平王雖信讒。聞正言法語。其心便開明。何緣始怒終息。便不罪揚。若精微論之。不然。不可謂平王開明。蓋平王中無所主。易爲人所移。易前此既被無極以讒佞之說所移。易至於逐太子。是中無所主。後來怒奮揚。亦被揚以正言法語感動。



便義威息怒。此二事雖不同。極論精微。皆中無所主。易為人所移。學者看此。不可謂平王開明。須看事雖善惡不同。心無所主一也。

齊豹北宮喜褚師圃作亂公遂出二十一年

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滅齊氏而公入嗣上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及其衰也。則自諸侯出。又其衰也。自大夫出。又其衰也。自諸侯出。觀春秋時。自可見得。自平王失政。諸侯交爭。五霸迭興。主盟諸夏。此所謂自諸侯出也。至於難澤。漢梁之會。諸侯失政。大夫主盟。會之權。而一時政令。盡出於大夫。諸侯皆不能制。所謂自大夫出也。至魯昭公之世。大夫失政。所謂自陪臣出。觀衛靈公出奔一段。則見得自陪臣出之兆。當時齊豹率大夫北宮喜之徒作亂。逐靈公于外。當時逐君是大夫。到得靈公所以得歸。乃齊氏之家臣渠子。召北宮子同謀。北宮氏之宰不與其謀。乃殺渠子。滅齊氏。而公入。當時北宮子為家臣所制。俯首聽命之不暇。看此一段。便見得政不在大夫。全在陪臣。齊氏之亂。大夫不能平其亂。其平亂一時者。皆北宮宰之力。論事勢大夫為亂。家臣雖不與。而大權已在陪臣了。後之學者。看論語見陽虎專政。以謂陪臣專政自陽虎始。殊不知陽虎是後來事。陪臣專政之兆。乃在數十年前。已有北宮宰矣。蓋北宮宰之事。隱陽虎之事顯。所以學者多捨北宮宰。而惟陽虎之是責。都不曾仔細考究。大抵學者考書。當如此考。

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據亦同也焉得為和二十年

晏子立於齊景公之朝。當時景公非不知信晏子。言無不聽。景公疾。梁丘據。齊款。欲誅祝史。以謝諸侯。晏子諫以暴虐淫泆。征斂無度。宮室日更。無道若此。神怒民痛之所致。罪不在祝史。景公悟。遂命有司薄斂已責。非不尊信晏子之言。如齊侯稱梁丘據與我和。晏子又力辨和與同之異。且斥據之諂諛。是所謂同。而非所謂和。景公亦敬愛其言而受之。不以為忤。而據亦不能害晏子。此可見尊信之實處。又如孟子所載。景公問晏子。吾欲觀於轉附朝。晏子引先王省耕省斂之制對之。景公便出舍於郊。與發補不足。觀此三事。則晏子之言。景公無不聽從。然以晏子輔景公。而齊終不振。以至於衰者。何故。蓋景公雖間有一二事上聽信晏子之言。使民陰受其賜。而卻不知正其大綱。不過一時間有一兩件事從他。其大勢元不付轉。諂諛如梁丘據。終其身而不能去。強如陳氏。授之權而不能除。以是知為國者。既未能絕去小人之根本。雖有一二事上從賢者之言無益也。

宋華亥自入于南里以叛二十一年

宋華亥定自宋南里出奔楚二十二年

宋元公不能撫公族大臣。遂有華向之亂。當時華向之族皆出奔。獨華費遂在宋。費遂有子三人。華登已亡。尚有華多。儵。華驅在。而多儵與華驅相惡。乃諸諸公。驅將納亡人。元公則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元公此言已足。而又為多儵出亡逃死之言。轉移之。公故召宜僚飲之酒。使告司馬逐華驅。驅之臣張句聞逐驅。與驅議。使驅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句欲殺多儵。驅則曰。司

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驅之此言亦是。既而驅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儵御司馬而朝。句不勝其怒。遂與驅殺多儵。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以此段論之。大抵人初心之發。未嘗不是。惟其臨事移奪。多不能保此心。故其初雖是。往往終入於不善。使元公能保其初心。不奪於多儵逃死之言。華驅能保其初心。不移於張句遇多儵之際。則宋亦安有此禍哉。大抵欲驗人之良心。須於其初心之發。觀之。此時未為事物所移奪。故初心之發。即良心所在也。華向之亂。固元公不能撫存之罪。然華氏之族。兄弟亦自不相親睦。多儵與驅兄弟也。而更相戕害。而又遇其君如此。所以既出奔而復入為亂。幾亡宋國。是雖元公之罪。而華氏之族。亦不能無罪也。及華氏與公分國而守。翟偃新居于南里。既戰。脫甲於公而歸。華姪居于公里。亦如之。夫偃新居華氏之地。而反助公戰。姪居公之地。而反助華氏戰。當時彼此皆無猜嫌。便見得此時。道古之風俗尚在。春秋已後。全無此風俗。古者兵交。使在其間。以宋區區小國。尚有此風。則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信有此事。及結丘之戰。于驪華約張句同為一車。與公子城相遇。城射約。又射句。約是一車三人。已死其二。而于驪方且請一矢以死。城欲赦而用之。驪則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于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諾。乃射之。此一段見得軍法精密處。推此亦可見三代伍乘之制矣。五人為伍。七十二人為乘。伍死其伍。乘死其乘。則推而上之。萬二千五百人之軍。莫不皆相為死。則臨敵之際。烏得有魚潰鳥散之患。蓋春秋以前之戰。殺人之少。只緣伍乘之法不廢。是伍乘乃軍法之根本也。至後世伍乘之法既廢。臨戰之際。人各有心。故有一戰而殺人不可勝計者。如白起長平之戰。死者四十萬人。使當時伍乘之法尚存。雖遇起亦不至殺人如此之多也。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言曰子常必亡郢謂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囊瓦子常之孫也當時子常為令尹襄十五年卒遺言令必城郢君子謂子常忠以城郢論之子常既有遺言今囊瓦果城之可謂能承乃祖之志而終其業何故當時深譏遠慮之士便指以為危亡之證蓋當時子常建城郢之議時正是楚國之勢尊安閑暇時能為預備之計此正是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到得囊瓦為令尹時內有弱勢外逼強吳則其城郢豈不能與人校要得畏避退守為自固之地自郢之外有不暇及故城郢雖同事勢大異天下之事固有事適同而心甚異者不可不察也嘗尊安之時城郢乃所以見其有備嘗畏縮之時城郢豈非危亡之證正如仁宗朝西夏內陵范文正公建築都城之議當時斷國論者以不可示弱證之亦沈尹戌城郢之意也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二十四年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歸之叔孫疑其來殺已乃使梁其經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前日晉然而前雖死不屈到得此恐士彌牟來殺已反與家臣謀欲殺之前日直前不可少屈之氣至此盡消索不見了以此知血氣把持終是有殺時雖能勉強於前終不保其移易於後惟是集義而生至於浩然之氣則終不可得變

昭子如宋逆女公若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九月戊戌伐季氏二十五年

天下之事固有未為之前而成敗可以先卜者魯昭公欲去季氏當時季氏專秉魯權已百餘年魯之失政已四五世大抵欲去百餘年之強家巨室非其謀之審重周密終不能成事觀昭子為季平子逆女於宋季公若從是時昭公已有逐季氏之謀雖其謀未發然已可逆知其無成觀宋欲以女妻季平子平子使昭子逆女公若於聘女之際已知其必逐季氏使宋勿與女曰魯將逐之是昭公逐季氏之謀雖未發而季氏之徒已洩於外國凡出師鄰國與夫除權臣之謀不可三人共昭公欲逐季氏之權臣與百餘年之強家巨室其謀未發先使異國聞之其不審不密可知夫謀既聞於外國平子豈不知其深謀固慮為備必久君公若此一段凡與昭公謀者其病有二其一曰疎其二曰易欲逐季氏謀未發而泄於外國其疎可知逆料平子無能為而其謀不密則其易可知有此二病安能成事觀昭公逐季氏本末考論其故不惟君之謀不密當時之臣亦皆輕淺而無謀大抵欲去百年之強室非其君剛明果斷沈幾先物終不能成大事觀昭公逐季氏本末其謀卻不出於昭公都是羣臣湊合成此事蓋始者季氏與公若有怨又與邱氏有怨又與臧昭伯有怨季氏與下面臣有怨故皆欲逐季氏昭公始雖不信而終從之此是逐季氏發源處舉如此大事本不出於人君之心卻出於下面嬖倖之人與左右三三大夫當時羣小挾私怨而醜釀其謀昭公既自無謀如此安能成事觀其當時聘女於宋鄰國已知了看他相與議論之際初昭公憚季氏之強不從僚祖之言權而不出數月不見大凡惟口起差出好與戎惟甲冑起戎投機之會則不容髮當時欲逐季氏言一出於口卻停待數月則其謀如何不深其備如何不素季氏之為謀既深為備既素何故公遂入季氏之門季氏猶未覺此見季氏機謀之深欲歸咎於昭公先引昭公入來見得有

左氏傳說卷第十五

昭公

魯人侵邾邾人怨于晉晉人來討執行人叔孫婁二十三年

魯人侵邾邾人怨于晉晉人來討執行人叔孫婁初時晉使婁與邾大夫坐論曲直婁則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請以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嘗之既歷舉周制為辭乃不果坐其後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欲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則去衆與兵而朝宣子悟士彌牟之言弗與乃館諸箕及范獻子欲求貨於叔孫使以請冠為名叔孫與之兩冠而不與貨到得申豐以貨如晉而叔孫又禁之使他不得行貨惟其如此所以卒免於難而魯亦免大國之討及其歸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觀叔孫處難險阻之際措置經畫纖悉曲折件件皆當故能不辱君命叔孫之能固可取也學者於叔孫之事但知叔孫處死生艱危之際如此以身衛社稷其所以能此者則有所自嘗究其源流蓋古之大臣有世職者必有家學當時魯三家叔出季處蓋魯之季世季氏掌國中之事叔孫氏則世掌四方之事凡魯之出使無非叔孫觀昭元年叔孫約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此便見叔孫氏世世專掌此職平日父詔其子兄詔其弟無不專講論此一事則當時纖悉曲折無不知之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十三年



殺他之迹。他卻陽為不敢拒君之狀。所以為後日文過之地。做一重障。觀公之能入其門而不能登其臺。足見季氏之為備。雖不見於外。而備於內者有素矣。後來叔孫果來救他。當時從昭公與謀之臣。皆輕淺寡謀。獨子家獨深謀遠慮。有臣如子家者。乃不能用。此昭公之所以亡國。季氏之勢所以不失。學者須看子家獨忠愛懇切。似非春秋時人。初公如晉。女叔齊言有子家。其言遂至關於諸侯。子家不以昭公之不用。而拳拳之忠常不已。使昭公早從他言。不至逐於季氏。子家初言。說人以君使倖不可為。蓋當時與公共謀之臣。何嘗以祿去公室。政在大夫為念。但以私怨相報耳。昭公既無定志。下面又無誠心。如何做得事成。公是時不獨不從子家之諫。而反退之。其拒之深矣。自常人處之。使子家忠誠不篤。則以為我已會諫。君不聽。我去之可也。然子家方且曰。臣與聞命。言若洩。臣不獲死。到後來猶入身荆棘之中。周旋其間。昭公雖不從。亦要分數救他。此尤見其應變精密。尚冀公之聽其言而消其禍患也。此事第一着不能聽子家之言。及季氏登臺請命。傲然以為得志。而弗許。請囚不許。請亡不許。請待罪不許。昭公與羣臣之心。自以為唾手可取季氏。子家獨又言於公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公又不聽。此又見公與羣臣皆輕淺寡謀。不知季氏登臺之請。豈其誠心。猶設權以待公。使過在公而不在己。當時之臣。不知季氏自有深謀。獨子家識其意。使公當時能從子家之言。則君臣之間。其患猶未深。此第二着不能聽子家之言。及叔孫氏之臣。司馬慶辰救季氏。伐公徒。果敗。子家又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知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又不聽。蓋子家慮事精當。能料季氏終不敢成篡弑之事。公上二着既已不能聽其言。於此苟能聽其言。季氏雖專權。不到輕去其國。次于陽州。取笑於諸侯。此是第三着不能聽子家之言。三諫不從。猶未已。及公孫于齊。齊侯請致于社。公一聞之而喜。便有安齊之意。其輕淺可知。子家又言天祿不再。不知早之晉。昭公全不能處事。晉雖微弱。猶為盟主。尚可號令諸侯。而納公。公不知齊侯無信。而安於齊。終不能求援於晉。而晉亦得以為辭。此是第四着不從子家之言。夫以子家之於昭公。言屢不聽。而拳拳之忠。愈不自已。事無不盡。學者須細看。他本末。便見子家之用心處。

宋樂大心言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二十五

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惟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此一段。當時晉頃公會諸侯。輸粟於周。宋樂大心獨拒晉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如之何使客。晉士伯責之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惟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引他許多從來舊例。以責樂大心。大心不敢對。受牒而退。以此晉士伯能舉許多舊例。故典以折宋人。可謂有專對之才。大綱看左傳。是如此。然此一事。為晉人情。情乎晉人用得小了。何故用得小了。他引舊事以責樂大心。止能服大心而已。所用小晉人如能因此自反。其益非細。說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而何盟之不同。今於此不出粟。必是我德澤不及先公。信義不如先公。羣臣輯睦。不如先公。士卒訓練。不如先公。宋所以敢如此。前此恭命。今為跋扈。晉人反思。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而何盟之不同。

今忽然如此。我豈可不自反。使其能如此。則文公之霸業可復。惜乎士伯引將來責大心。使得小了。此晉所以終於不霸也。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一鼓鐵以鑄刑鼎二十九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左氏載仲尼之言。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法度。本末都在。有志王者之事。用此法度。尚可以去維持。與孟子時不同。到孟子時。班爵祿之制。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時雖不同。而萌芽端兆。皆起於春秋時。使諸侯常守周室之法度。必可長久。緣春秋諸侯。國自為政。不用先王之法。如魯之作丘甲。用田賦。如鄭之鑄刑書。作丘賦。如晉之鑄刑鼎。舉三事論之。當時諸國。已不用先王之法。所謂先王之法。不過藏之書府而已。所以其漸到戰國之時。敢去其籍。大抵先王法度。本末具在。不可得而變。然而立法之時。所謂諸侯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當時文武成康。分付諸侯。雖數百年。尚未嘗變。無緣一次翦滅。得非先王之意在。而唐叔之法度亦在。看仲尼言。文公作執秩之官。為被虜之法。文公雖求近功。要速效。亦未能全變。到這裏方始敢變。當其鄭鑄刑書之時。晉叔向詰書以責之。叔向晉國之望。想叔向以為不然。必舉晉國之人。亦以為為不然。到十數年之後。晉鑄刑鼎。鄭之覆轍。正緣老成先進都盡。所以做亂法度事。使叔向在。見他國鑄刑書。尚且詰書以責之。則晉有所畏。必不敢鑄刑鼎。以此知為國家者。須有老成先進。必不到做壞法度事。晉所以衰。由老成先進皆亡。使叔向在。何緣至此。



不誅祝史厚微困民昭公二十年

齊之業固衰於景公。然當時忠言諫論。亦莫盛於景公。看左氏所載。晏子立齊之朝。雖不秉政。觀其前後。獻忠如論誦貴履賤。至於一言省刑。如論厚微困民。如論省方觀民。如論和同之說。如論其星則曰天道不謬。論路寢則曰在禮。大抵左氏所載七八事。忠言諫論如此之多。何故不能救齊之衰亡。且景公非不能聽信晏子之言。看左氏載晏子之諫。或曰公乃止。或曰公曰善哉。此類甚多。如孟子所載。晏子論巡狩述職。景公大說。又如論語所載。景公問政。夫子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曰善哉。見得景公於忠言諫論。未嘗不欣然領受。而齊卒不振者。蓋能聽而不能行也。此所謂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大抵人君寧可不受忠言。固執而至於忿激。如此只是不受。猶可。望他有箇轉移道理。至於知聽而不知用人。人君之大患正在此。孔子是大聖人。言語尚不能轉移景公之心。況晏子學問力量。視孔子不啻天淵。如何移得景公之心。以此知人君雖有寬容之量。徒受直言而不能行。則國之廢興存亡。正不在此。

吳公子光弑其君僚二十七年

吳公子光弑其君僚。考左氏所載本末。公子光固不能無罪。然吳王亦不知根本之虛。因楚喪而伐楚。親賢國之望。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伐庸。用兵於外。而季子又使之聘于上國。遂至于晉。以觀諸侯之強弱。一時親近之臣。皆安頓在外。故公子光得窺伺間隙。得行其謀。而作亂。此見得吳王不知根本之虛處。大抵為國之根本。莫大於親賢兩字。有親則可以藩屏王室。有賢則可以鎮重朝廷。雖有姦賊。不敢覬覦。今則吳王親如掩餘燭庸。則使之帥師圍潛。賢如季子。則使之出聘于外。此公子光所以成篡弑之禍。使數子皆在王之左右。安得至此。公子光包藏禍心。固已久矣。至此方得逞其志。大抵篡弑之臣。乘間投隙。固不足論。所可罪者吳王也。向使不知公子光之姦。愈信他為腹心。如此則是不覺不悟。不足深罪。觀公子光伏甲享王之時。吳王亦自知其謀。觀其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階戶席。皆王之親。當時設備如此其嚴。然終不免於禍。是明知其謀。而明陷於禍。吳王既明知他有篡弑之心。須當兢兢業業。遵養時晦。於此上做工夫。既不曾於此上做工夫。而親信之臣。如掩餘燭庸季子之徒。不當使之在外。數子既在外。安得不致篡弑之禍。以此觀之。則罪不專在公子光。實吳王之罪。

楚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二十七年

楚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為郡將師。將無極所。卒不免於禍。以常情論之。直而不和。固招尤納禍之道。今卻宛既直且和。亦似乎剛柔相濟。亦似乎得守身之道。何故為小人所譖。終不免於禍。此最當察。大抵處無道之世。說邪在朝。卻宛在下位。適得一國之情。為上下所喜。自然招禍。天下之人。所以招悔尤之道。有易察者。有難察者。若大剛不濟之以柔。大柔不濟之以剛。其為招尤召禍。卻宛察到得。既直而和。柔剛相濟。只去身上看。已自無病。已自得處身之道。以大勢論之。這箇病最難察。蓋是卻宛不識時了。自以為處身於無愧之地。然而致亂自有一箇要領。但看費無極譖卻宛一段可見。大抵君子小人。同猶冰

左氏傳說卷第十六

昭公

齊侯欲納昭公命無受魯貨二十六年

齊侯欲納昭公。命無受魯貨。此命固是。然後來季氏之家臣申豐。以貨如齊。終能轉移伐魯之謀。以此知國家不可存小人之根。小人之根。正如人之有病根。外邪客氣。乘他病處入來。當齊君下令於國。非不信。然而病根卻在梁丘據上。魯之家臣。雖在千里之外。亦能逆知齊侯病根所在。而投之毫髮不差。唐時柳子厚論梁丘據言能信晏子。至與之作贊。他當時固有所激。然亦不識他大姦所在。亦不知晏子所以就他處。晏子國之正人。雖梁丘據欲效區區之小忠。晏子何肯肯附他。所以每事指他情狀。淺而論之。固如此。深而論之。則不然。以晏子之介。亦自被他移換了。雖其正色立朝。介然自守。梁丘據雖獻小忠。施小惠。晏子固不肯受他。然與他不立之意。思都慢了。不過時時規正他。梁丘據才調護得晏子無不兩立之意。他於此可以立脚。便是轉移得晏子處。便是晏子就他處。

晏子論其星則曰天道不謬昭公二十六年

論路寢則曰在禮同上

一言省刑誦貴履賤昭公三年



炭黨猶不相同塗。然既與他不相入。雖有仇疾之心。終不至於甚。且如小人所貪者在權勢。我不可貪。權勢而與彼同塗。小人所慕者利祿。我不可慕。利祿而與彼同塗。我既不與小人同趨於權勢利祿。他如何仇疾得我。當是時。令尹子常既乘楚國之政。是權勢利祿樞要處。看他無極欲語卻宛時。先謂卻宛曰。令尹將飲酒於子氏。宛言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費無極說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真諸門。令尹至。必觀之。從而酬之。雖是常事。不知此正入無極機。械。所以得圖進其說。無極機如此。乃小人之常事。然卻宛對無極之言如此。便是親附子常之意。子常奸賄信說。是權勢利祿所聚之地。而小人之所附爭趨者也。使卻宛有高見遠識。方無極說誘時。正當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望望焉若將浼之方可。卻宛不合有親附之意。安得不被禍。以卻宛得一國之情。何故不免於禍。只緣又卻親附子常。正與小人同塗。行若果是明直君子。必無親附小人之意。卻宛以親附取死。未足多恤。若飲酒一段。此是費無極設機以陷人。有不足論也。

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為三縣。二十八年。

晉自平公之後。公室漸衰。當時六卿分職。叔向前日對晏子言。所謂驪、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早隸。所以扶持公室者。翦滅殆盡。到得祁氏羊舌氏之滅。六卿之勢愈盛。晉之亡證。於此可見。何故。當襄公之前。六卿雖已在列。向自有變。卻皆原狐續慶伯。分布于朝。小大相維。參錯其間。所以雖有人專政。亦不得逞。至此互相吞併。所存者止六卿而已。其餘強家大族。皆翦滅殆盡。自然祿去公室。此一段事。左氏所載。論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為三縣。及用十人為大夫。他謂與其人為獻子美事。這只見得小節。不得大體所在。若以小節觀之。一時分付得當。固是可喜。這只見一時事。殊不知以大體而觀之。則六卿分公室。實自此始。豈不大可憂。學者考古論治。須當自大體處看。不可就小節上看。

梗陽人有獄。魏戊為大夫。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路以女樂。當時閻沒。女寬。於從容飲食之間。而能感悟獻子。看他言語。和易不迫。自有感發人處。前輩論之者多矣。此一段。向見得三代之遺風。又見得春秋之時。乃戰國之初。大抵春秋之際。堯舜禹湯文武。典刑法度。幾盡而僅存。戰國秦漢風俗。方生而未盛。正是兩邊接頭處。且論梗陽人之獄。其大宗路以女樂。因見得鄭衛之聲起。雅正之音絕。是戰國秦漢起頭處。兼行賂亦不是好事。然行賂乃是大宗。向見得忠難和恤之風。先王五宗之法。尚消磨未盡。未至相視如路人。此猶見是三代之遺意。以此知當時若有聖賢出扶持之。尚自有所因。可復先王之舊。不如後世聲消氣絕。難整頓。因此一事。亦可見得樂之變。前此三代之衰。雖有所謂淫樂。如桑間濮上之音。然當時尚未敢肆行。不過是無道之君。出末時暫如此。後來便自消亡。且如桀紂之衰。女樂淫邪之聲。固已有之。然亦未至於肆行。蓋此時先王之正氣未衰。雖欲恣為之。未可之。此固不必於其善處觀之。但即其不善處考之。亦自可見。且以春秋終始之變論之。其始也。楚是蠻夷之國。令尹子元欲繼文夫人。為館於宮側。振萬焉。為淫匿之事。以行不正。固不可言。然而用萬舞之樂。尚自存雅正之音。使當時政肆行淫樂。子元用

之必矣。以此見春秋之正氣勝。淫樂尚未敢放行。到得後來。鄭賂宋以淫樂之聲。齊人歸女樂。晉侯賜魏絳女樂二八。是女樂尚用於當時之諸侯。及其大宗以女樂賂魏子。是淫聲已徧於天下矣。雖梗陽人之微。亦或用之。以此見春秋二百餘年之間。而先王之流風遺俗。掃除盡矣。

### 左氏傳說卷第十七

#### 昭公

晉頃公卒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三十年。

晉頃公之喪。鄭游吉弔。且送葬。以一人兼二人之職。晉人所以責之。當時觀子太叔對。向見得先王之制。士弔大夫送葬。這箇三代典制。天子須加一等。後來晉之喪事。諸侯葬禮已過厚。及周失政。諸侯移所以事天子者。事晉了。稍有所貶降。晉人便責之。然而觀子太叔之對。當時周室雖微。天子有事。諸侯皆往。事之雖不如事諸主之恭。若靈王之喪。鄭簡公在楚。印段實往。以此觀靈王之時。去爵者未遠。周室有喪。諸侯大夫尚自往。見得王室雖衰。尚自間有相維持處。到得後來五霸盡了。到七國不復有周。因看許多制度。見孔孟之時不同。孔子之時。周雖衰。天命未改。先王德澤尚在。諸侯尚有尊王室之心。孔子出來。多說尊王。至作春秋。以尊王為本。到孟子時。分周為東西。天命已改。孟子出來。勸諸侯以王者。蓋緣時節大不同了。大抵後世不考其時節不同。欲解說孟子不尊王。強取孟子一二事。終不能勝議論者之口。孔子時。尚可整頓。天命未改。孟子時。不可扶持。天命已去了。須如此看方公平。

吳子問伍員伐楚何如。三十年。

吳子問伍員以伐楚之策。對曰。楚執政乘而乘。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



彼歸則出。楚必道敵。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如隋之平陳。賀若弼以沿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陳人以爲隋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兵五百人自橫江背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正是得伍員多方以誤。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之策。伍員之精於兵。固不待論。他說楚病源。執政衆而乖。莫適任忠。而以爲敗亡之根本。大而天下。小而一國。必衆人扶持而後得立。若各自彼此。無人任國事。何緣能立得。伍員之言甚的當。大抵觀一國之興亡。有樞機關紐處。楚之所以亡。執政衆而乖。莫適任忠。其樞機關紐在此。雖以六千里無一箇擔當國事人安得不亡。然又須看其所以亡。大抵公則一理。私則萬殊。若人人同心戮力。無緣得乖。惟其各私其私。互相忌疾。互相彼此。所以衆而乖。此推於彼。甲推於乙。各自謀身而已。楚之朝人。臣非不衆。國家無一人肯擔當。爲楚王者。都不見爲鄰國者。已見之。此最可慮。楚國人臣雖衆。都無人把國事爲己事。最爲國之巨患。人主所當深憂。

晉侯將以師納昭公三十一年

晉侯始者將以師納昭公。范獻子受賂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看晉執政之臣如此。豈誠有納昭公之意。不過爲盟主備禮。做這一着。子家獨見得事勢如此。本無納公之心。但是晉以方伯。欲爲其文備禮。塞天下之議。故慫恿勸昭公不就此歸。終身無歸期。晉人謂我欲歸公。公自不歸。我責已塞。以子家獨之明。豈不知昭公之歸。季氏專權。縱使昭公歸國失權。子家獨於是權輕重。量事勢。說公雖不得好歸。亦勝越在草莽。從昭公之衆。可謂不察事情。看昭公之臣。左右前後。都是輕淺。不容事情。前此在國既如此。今此在外又如此。公不知季孫之召。是備禮。反認做誠了。靠之如泰山之重。然而昭公有一子家獨不能用。反聽從亡之言。以此知昭公終始皆未盡善。子家獨之謀。雖無一中。其忠誠懇切如此。雖然看他心。大抵觀古人事迹。於事上看。不足以知他心。須平心看他心之所存。以他述考他心。以所載考所不載。以形見考所不形見。而今只就形迹上看。子家獨勸休伐季氏。昭公不從。所以出亡。後來勸昭公歸。昭公不從。終不得歸。若去形迹上看。子家獨初勸休伐季氏。不過鎮靜不生事。及勸昭公歸。不過包羞忍恥。所遇事勢不同。所以爲此謀。殊不知子家之心。不得已如此。看他才識智慮。使其不事昭公。豈止安忍不犯強臣。使其遇明君。必能遵養時晦。再振公室之權。惟是昭公手段設施不得。看子家獨爲昭公謀。都是第七八着。若子家獨之謀止於此。大段失本意。

王使富辛如晉請城成周三十二年

自王子朝之亂。諸侯成周。到這裏敬王謀於晉。爲之城成周。當時人心未定。所恃者城郭而已。今范獻子魏獻子謀。與其成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他是晉秉政大臣。自相謀如此。以事迹上看。晉人合諸大夫以城成周。定其高低厚薄。以令諸侯。似共王事。以春秋之末晉之衰。諸侯能如此。已是閒見之事。看晉執政不要去迹上看。須看其執政之相謀。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做此城成周一

段事。自此天子之事。都不要去管他了。這一段。大段要看自周之衰。五霸扶持王室。固是無誠心。欲借王室以求寵於諸侯。何故到春秋之末。雖五霸亦無。尙有王澤未盡。略知有王室在。到得王澤欲盡。僅有毫髮之存。王不能因此振奮。再張王室。此一段事。以略言之。做一番便不管。所以謀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晉一國之心如此。若以天下大勢論。見得周所以不復振處。何故。當時人心九分在私。止有一分在王。室以一分做十分事。爲周城了事。王室之心。便亡。蓋緣此一番川盡。豈特范獻子魏獻子之過。爲周王者。所當增修國政。保護愛養。生起諸侯尊王之心。反不審天下之大勢。令城其城。諸侯尊王室之心皆亡。此周所以衰。

定公

季孫言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當昭公之時。昭公與季平子相與如水火。從昭公者是季氏之謀。從季氏者是昭公之謀。子家當時從昭公於外。竭其股肱之力。無所不至。以人情常理論之。從昭公則不得於季氏。得於季氏則必不從於昭公。子家既從昭公。今季氏卻反思其謀深中吾心。要與之共國事。須看子家獨何以得此於季氏。這一事。便見得子家平日忠信誠實。雖居君臣如水火之際。上則不見疑於昭公。下則不見疑於季氏。兩不相疑。使昭公能盡心以聽子家獨。其小則可調護季氏。使不至於有跋扈之患。其大則可以平季氏。而復公室之權。故其從昭公淹恤在外許多年。尙自兩邊無疑心。未有謀不中者。使其當時悉心聽之。則君臣之閒。豈不可平。情乎有如此之人。昭公不用。都無所施。大抵兩邊相疑。中間最難爲人。得那一邊人信。這一邊人便不信。兩邊人最難得。惟是子家獨忠信誠實。所以能如此。昭公不用此人以調和。卻至客死於外。昭公之失。自可知。看子家獨所以去就之際。所謂商之三臣。自獻于先王。亦是此心。無愧於幽明。叔孫自乾侯逆昭公之喪。便見得子家外國之朝。相避就而不見。及至叔孫請見子家獨。便辭以編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竟。編不敢見。這一段。自常情論之。不過說道不敢見。恐相見了難爲辭。然其意也不止此。夫子家獨所以不見叔孫。正所以明大義。昭公魯國之君。淹恤在外十數年。魯之臣子。都無復君之心。皆不知有君。只以喪自外國歸。魯國而無臣子如此。以王法論之。皆在可誅。然則子家不見叔孫。不是恐難爲辭。正所以明人臣之大義。子家子既從昭公。出自不當見昭公之讎。從孫左右前後。無非昭公之讎。子家子正所以明大義。叔孫既不得見子家獨。叔孫受季氏之命。至誠說與他。使告之曰。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見得昭公之謀。季氏公子宋元無預於其閒。所以季氏欲立之。這一段。是欲與子家商量同謀立君。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家是聽。這第二節。是商量納從亡臣。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這第三節。致季孫慫恿之意。他說季氏願與子家同爲政。看叔孫傳季氏之言。皆心腹之語。以告子家。如立君之大事。欲與之同謀。是果然信得子家過。非子家忠信誠實。何以至此。觀子家之辭。叔孫從容曲折。有

魯昭公身沒於外。季平子使叔孫成子逆昭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當昭公之時。昭公與季平子相與如水火。從昭公者是季氏之謀。從季氏者是昭公之謀。子家當時從昭公於外。竭其股肱之力。無所不至。以人情常理論之。從昭公則不得於季氏。得於季氏則必不從於昭公。子家既從昭公。今季氏卻反思其謀深中吾心。要與之共國事。須看子家獨何以得此於季氏。這一事。便見得子家平日忠信誠實。雖居君臣如水火之際。上則不見疑於昭公。下則不見疑於季氏。兩不相疑。使昭公能盡心以聽子家獨。其小則可調護季氏。使不至於有跋扈之患。其大則可以平季氏。而復公室之權。故其從昭公淹恤在外許多年。尙自兩邊無疑心。未有謀不中者。使其當時悉心聽之。則君臣之閒。豈不可平。情乎有如此之人。昭公不用。都無所施。大抵兩邊相疑。中間最難爲人。得那一邊人信。這一邊人便不信。兩邊人最難得。惟是子家獨忠信誠實。所以能如此。昭公不用此人以調和。卻至客死於外。昭公之失。自可知。看子家獨所以去就之際。所謂商之三臣。自獻于先王。亦是此心。無愧於幽明。叔孫自乾侯逆昭公之喪。便見得子家外國之朝。相避就而不見。及至叔孫請見子家獨。便辭以編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竟。編不敢見。這一段。自常情論之。不過說道不敢見。恐相見了難爲辭。然其意也不止此。夫子家獨所以不見叔孫。正所以明大義。昭公魯國之君。淹恤在外十數年。魯之臣子。都無復君之心。皆不知有君。只以喪自外國歸。魯國而無臣子如此。以王法論之。皆在可誅。然則子家不見叔孫。不是恐難爲辭。正所以明人臣之大義。子家子既從昭公。出自不當見昭公之讎。從孫左右前後。無非昭公之讎。子家子正所以明大義。叔孫既不得見子家獨。叔孫受季氏之命。至誠說與他。使告之曰。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見得昭公之謀。季氏公子宋元無預於其閒。所以季氏欲立之。這一段。是欲與子家商量同謀立君。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家是聽。這第二節。是商量納從亡臣。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這第三節。致季孫慫恿之意。他說季氏願與子家同爲政。看叔孫傳季氏之言。皆心腹之語。以告子家。如立君之大事。欲與之同謀。是果然信得子家過。非子家忠信誠實。何以至此。觀子家之辭。叔孫從容曲折。有



不盡之意。看他說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編弗敢知。且立君大事。自有公論。幽則有鬼神。以至公之法論之。不見叔孫。乃是不與季氏之大者。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人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這兩句斷了。若以禮貌從昭公出者。無從君之誠心。不得已而出。若是誠心從君。其義自不當與季氏同處。子家自知去就之義。所以說道若編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編將逃也。子家這幾句。卻是無愧於幽明。觀子家言語。人情大段合天理。有一箇自獻。先王之心。不共戴天之義。當時昭公知我出。今昭公雖死。豈可背我之義。固自當逃。不與季氏同處。這幾句最可以感發人處。子家報此心於神明。對此心於天地。凡有血氣者。無不感發。當時若昭公許多人不都是至誠從昭公。須有一半要歸。一半不要歸。一半是誠心從昭公。一半是貌從昭公。貌從者自可歸。至誠從者不當歸。當時雖是一半貌從昭公。何故從公者無一人肯歸。皆是子家誠心感動有力。皆有不共戴天義。觀子家此言。此心可以動天事。感鬼神。何況人之有血氣者乎。今觀此言。自有感動人之意。大抵看子家編之事。須當子細玩味。凡人材多隨風氣所降。春秋風氣如此。便有春秋人材。戰國風氣如此。便有戰國人材。秦漢風氣如此。便有秦漢人材。世人莫不為風氣所移。惟豪傑之士。不為所移。如子家編雖在春秋。喚做春秋人材。不得。如董仲舒雖在漢。喚做漢人材。不得。如諸葛亮雖在蜀。喚做蜀人材。不得。皆不為風氣所移。學者深思反覆玩味。則良心油然而生矣。

### 左氏傳說卷第十八

定公

楚子常欲蔡唐二侯。襄馬二年。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四年。

晉人假羽毛於鄭同上。

祝佗言於襄弘。蔡將先衛同上。

楚令尹子常。以貪賄敗國之政。為一裘。而蔡昭侯三年。為一馬。而唐成公三年。以一裘一馬之故。淹留二國之君。囚之。至於三歲之久。使他忿然。有與楚必爭之意。後來到吳人郢。柏舉之敗。楚國幾亡。子常之罪。雖三尺之童亦知。後世觀史冊者。莫不知其然。然而病源不可不察。大抵人心之所用。有大有小。若用大。可以經緯天地。可以開物成務。可以財成天地之道。若用小。聲色玩好之閒而已。子常以一裘一馬。所以前有危而不見。後有患而不知。心之用小如此。學者看此。須察他用心在甚處。唯復在仁義禮樂上。唯復在於狗馬玩好上。若用心在於狗馬玩好上。則子常此等事。便漸漸做出來。學者觀此。不當徒罪子常。須自察其用心之大小。蔡侯既被子常留之三年。而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有所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晉必報楚。遂如晉。是時晉雖無盟主之實。其承襲世業。尚有盟主之虛名。所以蔡侯赴想于晉。當時晉之不

為盟主也。久矣。晉於此當因蔡之怒。以奉王命。會諸侯之師。以討楚。城濮之功。可以再立。文公之霸業。可以再興。晉既不能與蔡救患。方且求貨於蔡侯。自此晉失霸。蔡被劫。子常求貨無厭。見晉尚稱霸主。所以赴想。今晉之執政。又求貨於蔡侯。是脫子常於楚。又見子常於晉。他到這裏。事窮計迫。安得不歸命於吳。吳人從之。卒敗楚於柏舉。所以吳之勢自此強。中國之勢自此弱。中國不如蠻夷。何嘗是蠻夷之罪。此一件可見。大抵中國與蠻夷。君子之與小人。國家之有權臣。常為消長。蠻夷盛則中國衰。權臣強則王室弱。且如齊景公奢侈。不能撫循其民。故驅其民於陳氏。且如漢孔光董賢之徒。為政不能撫循其民。而歸之於王氏。蓋天下統一。為之君者。當撫循其民。若不拯救撫循。非所以為君。及至天下分裂。撫循其民者。當在霸主。霸主不能撫循。其勢自然歸蠻夷。此中國不如蠻夷。皆中國之過。非蠻夷之過。當時晉既不伐楚。會而歸。自此失諸侯。晉之失諸侯。其大者如適來所論。其小者方且假羽毛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旃以會。然羽毛是王者之用。鄭人借用之。故當明貴賤尊卑之等。證其罪。不以其借而不討。反借之。是與他共為亂。此見晉失諸侯處。自城濮以來。會盟先後。固有定秩。所以欲長蔡侯於衛者。非是晉人不知故事。不識先後之秩。蓋以其不能舉兵為蔡討楚。故欲以此曹蔡侯也。及至衛祝佗陳成周之封制。衛以德封。蔡有罪。封其委付不同。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祝佗陳許多故事。襄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非是晉人於城濮之故事不知。必待祝佗說方知。蔡以急難。想晉不能為他舉兵伐楚。所以長蔡侯。欲以虛禮留蔡侯。其情卻如此。到得祝佗言出先王之典。踐土之故事。晉人無辭以對。所以不得已從其術。當蔡之初。忿然有與楚不俱存之氣。晉卻不問他罪於楚。區區以先後之小禮留蔡。所以棄晉。即知天下事當從其大者。若小者不用。卻未見得害事。釋其大者而用其小。則事焉能濟。今晉釋其大者而不用。故其小節虛禮。誠不足留蔡侯。此霸權所以移於吳矣。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敗諸羅。五戰及郢四年。

吳之伐楚。所以入郢。幾滅楚。論其源流。固有自來。自子常為令尹。貪冒信讒。所以致亡之道。固非在於交戰之日。然當時所以致敗。所以速亡。蓋自有說。當吳伐楚。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成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陵。直轄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司馬說令尹與之上下。款吳人兵。不能與戰。司馬欲自後毀舟。表裏夾攻之。當時司馬之謀。要得子常禦吳人於前。司馬以奇兵繞出吳之後。使子常聽之。則伍員孫武亦無應楚之策。勝敗未可知。然子常所以敗。正緣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然所以喪師。幾至亡國。全在此。子常平日失人心。國勢以危。使其聽司馬之謀。勝敗尚未可知。亦未至於亡國。惟其私心疾忌。謂楚惡己而好司馬。怕司馬有功。不使之先戰。所以敗。子常於國家危如累卵之時。尚且忌賢疾能。恐他人有功。不恤國家之安危。此其所以亡。大抵看古今亂亡之由。無不由立朝之臣。以私忌克。所以亡。看史皇謂子常。子必速戰。不然不免。諷喻他這幾句。楚安得不亡。以此一段看秦漢之後。五代以前。所以亡國。同出一轍。住住皆自此忌心。當時子常背司馬之約。先戰。屢戰屢敗。至於



柏舉之戰。楚師大敗。子常奔鄭。吳自此入郢。當時史皇謀不用。以其乘廣死。楚之幾亡。生於楚人惡子而好司馬之一言。雖區區能死。不過匹夫匹婦自經於溝澗之諒。本不足論。看史皇之言。半正半邪。初聞與子常說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數句。便是李林甫盧杞一等人。便是李林甫盧杞口裏說話。子常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到得子常不用他言。出奔鄭。他便自死於軍。後面一段。便是張巡顏杲卿一等人。便是張巡顏杲卿口裏說話。何故史皇之為人。半正半邪。後面終至於自死者。於是知大段。蓋偽底人。尙自知恥。畏義。這箇人平日不會克私。意於愛憎勝負之間。消磨未盡。前面教子常奪司馬之功。致於亡楚。石他後面死於軍。本是一箇知恥畏義底人。緣他愛憎勝負之間。不曾克私。意論其罪。考其實。與李林甫盧杞罪一等。可爲學者深戒。何況未有史皇之畏義。於愛憎勝負。安得不十分消磨。學者須是切近看這般事。方會長進。

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四年

伍員與申包胥友謂曰我必復楚國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同上

申包胥以秦師救楚大敗夫概王于沂水上

吳闔廬與子胥謀楚。與士卒同甘苦。服勤盡瘁。所以能成功。及既入郢之後。志滿意得。至於班處宮之際。爭處令尹之宮。其無統紀如此。未幾復敗。而楚再興。大抵天下事。居功持勝最難。如唐莊宗夾河之戰。擒王彥章之徒。以服後梁。其用兵二十年。方能成功。一旦入汴之後。便放縱田獵。所以執亡。如杜元凱贊晉武吞吳之後。不能保世之不亂。以此知後面一段最難。然而當時吳之謀臣。如子胥但做伐楚工夫。不曾度闔廬之爲人。可以承當得這般事。子胥之大缺處在此。當時入郢之後。若能誅其君。弔其民。若時雨降。楚何緣得再興。其實子胥專理會得前一段。不曾去闔廬身上做工夫。後來吳王夫差與子胥論曰。其與也。以此得之。其亡也。以此失之。亦是他自悔之辭。當時既入郢。楚子自奔有郢。吳既據楚之都。當時楚已自亡了。申包胥以匹夫。再復楚之社稷。且以吳兵之衆。申包胥以眇然之力。存楚於既亡之中。何故。此最要者。伍員之與申包胥。本是一等人。志同道合。皆豪傑之士。不是碌碌底人。伍員以父爲楚所殺。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當時二人相別。已自說定於十餘年前。如鼠陶遺種德。須種得深。方始有力。伍員便有滅楚之念。申包胥便有與楚之念。伍員做滅楚工夫。申包胥做與楚工夫。所以伍員發復楚之念。十數年。其發時便能獲平王之墓。夫滅楚之社稷。此不是一日做成。自一念之力。發得十數年。到這裏有力。申包胥養與楚之念。亦得十數年。其發時以匹夫之微。乞師於秦。再與楚之社稷。此亦不是一日做成。自一念之力。養得十數年。到這裏有力。以此知古人在草野之間。所以相期如此。做工夫又如此。然其爲志。雖非居仁由義之志。在當時可謂有志者。如五代時李穀與韓熙載友。少時以功名相期。熙載將事江南。與穀別。熙載曰。江南如用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原見用。取江南探囊中物耳。已而穀和周世宗。遂臣江南。果如探囊中物。韓熙載在江南。並無所聞。徒有大言無實事。然卻不如此。李穀遇周世宗之明。所以展盡底蘊。便如子胥遇吳王闔廬。所以報讎無不如意。到

韓熙載在江南。所事者李景。閹弱之君。安能用他。與申包胥自奮者不同。所以無聞。不是大言。乃是李景不能用他。何以見得。韓熙載在江南。終日嗜酒。猖狂不事事。自是荒縱底人。亦不見他胸中有處置。後見一兩處說。景使熙載使於周。是時太祖爲殿前太尉。已識太祖於潛龍之中。他豈是尋常人。舉這一件。豈不做得李穀事。正是李景不能用他。所以自放於酒不事事。不可以成敗論人。如此之類。

### 左氏傳說卷第十九

定公

六月季孫意如卒九月陽虎囚季桓子五年

陽虎自平子疾專政。及平子卒。囚季桓子。以陪臣之微。而乘一國之政。論季氏是強家大族。在平子時。親逐君。非不強。何故身死未幾。便爲陪臣。據其家如此之速。固是說道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又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自陪臣出。陪臣之萌。既開。彼此相做。天下之大勢都如此。須又自就着實處看。魯之權所以在大夫者何故。正緣有慶父。慶父之難。所殺者三君。季友與季文子有定君之功。自此專權。因成弑君之亂。此權所以在大夫。季氏之權。所以在陪臣何故。蓋季平子所以能逐君。外則諸侯從之。內則國人服之。豈平子一手一足所能自至。皆是家臣強悍勇知之人。爲之爪牙。搏擊於外。乃可。如陽虎者。實宜力焉。於是假借長養他。惟恐他惡不強。但知崇獎他。而不知其利在前。其毒在後。及昭公死。定公立。季氏長養容縱家臣之禍。方出來。蒲圃之亂。幾亡。其所以不亡者。僅於一髮。天下事利於一時之便。其後未有不反爲所害者。譬如要得放縱肆欲之人。服丹藥相似。後來血氣既衰。未有不爲難爲疽。反以喪其軀者。當時雖得他不義。後來爲其不義所敗。古之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蓋爲此也。

宋樂祁言諸侯惟我事晉六年



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惟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寅曰：必使子往，子立後而行，料得晉政多門，必遇其禍。樂祁用其言，見而後行，及祁到晉，果如陳寅之言。為范獻子所執，終不得歸。看這一段事，當時陳寅之謀也自精密，因此可論天下大勢。考左氏所載本末，可以觀春秋天下大勢。若是桓文以前，諸侯多見於左氏所載，凡見於征伐盟會之間，皆諸侯自相為謀，蓋當時之政自諸侯出，故也。自難澤漢梁之會，大夫專盟，全不見諸侯言語。宋之一會，多是趙武等說話，大夫之事，多見於傳，蓋當時之政自大夫出，故也。及春秋末後一節，陪臣執政，如陽虎、如仲梁懷、如公山不狃、如北宮氏之宰，如樂祁之陳寅，是時家臣事，多見於傳，蓋當時之政自陪臣出，故也。以三者觀天下大勢，可見政在諸侯，縱天子失權，然猶自可政在大夫，縱諸侯失權，尚可整頓，到得陪臣名字，見於書傳，當時大勢亦自可知。

范獻子執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八年

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在春秋時，號為周禮盡在魯，然而卿大夫羔鴈之制，尚且不知，因見晉師與大夫執羔鴈尊卑之別，方始知尚羔。以此見當時先王之禮散在諸國，不能備魯最乘周禮，尚不知羔鴈之別，必待見晉卿大夫執之，方且一一修舉，此一條其禮不備處多。又以這一段推之，當時春秋之末，先王之禮散在天下，無所統紀，正合當收拾時節，所以孔子出來，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蓋這節正是道德仁義典章文物，欲散而未盡，使當時無孔子都散盡了。當時所謂典章文物之備無如魯，魯尚不知先王之制，其他可知。孔子所以問官名於郟子，問禮於老聃，皆收拾天下之遺文逸典，以示後世法，然而魯之禮，當時是周公之所傳，想見無所不備，而卿大夫所執，正是帝王巡狩之禮，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費，羔鴈正是卿大夫所執，在虞則有五載一巡狩所修，在周則有十二年巡狩所修，尊卑上下之分，全在玉帛采章，以別等差，魯所以不辨羔鴈，亦是周之東遷，巡狩之禮久不講故也。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之亂當時國人皆聽命所以三家皆在其掌握然而當時欲滅三家垂成而敗非是威力不足亦非知謀不及看得本源他所以欲去三家其本心非是欲張公室不過要得貪其祿位以亂易亂以此見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當時五人不過欲因陽虎去三桓而代其位而已當時使陽虎之事成公室未必張徒以亂易亂而已然陽虎所以不成亦是當時家臣勢鈞力敵自足以相制所以當時享季氏於蒲圃孟氏家臣公斂處父告孟孫先備陽虎陽虎雖出奔三家雖脫陽虎之禍然而陪臣得志其權卒未能收論來陽虎既出奔其權自當復歸於三家然而卒不能收者蓋所以去陽虎非是三家之功乃是資陪臣之力陪臣展轉竊位據權是去一陽虎又生一陽虎凡事皆如此小人竊位據權亦未有不敗時然其敗出於君子君子得志則公論便正出於小人小人自相攻擊雖去一小人公室之權無緣得振正如陽虎之亂相似若去形迹上看陽虎陽虎飛揚跋扈

陽虎之亂當時國人皆聽命，所以三家皆在其掌握，然而當時欲滅三家，垂成而敗，非是威力不足，亦非知謀不及，看得本源，他所以欲去三家，其本心非是欲張公室，不過要得貪其祿位，以亂易亂，以此見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當時五人不過欲因陽虎去三桓而代其位而已。當時使陽虎之事成，公室未必張，徒以亂易亂而已。然陽虎所以不成，亦是當時家臣勢鈞力敵，自足以相制，所以當時享季氏於蒲圃，孟氏家臣公斂處父告孟孫，先備陽虎，陽虎雖出奔，三家雖脫陽虎之禍，然而陪臣得志，其權卒未能收。論來陽虎既出奔，其權自當復歸於三家，然而卒不能收者，蓋所以去陽虎，非是三家之功，乃是資陪臣之力，陪臣展轉竊位據權，是去一陽虎，又生一陽虎。凡事皆如此，小人竊位據權，亦未有不敗時。然其敗出於君子，君子得志，則公論便正，出於小人，小人自相攻擊，雖去一小人公室之權，無緣得振。正如陽虎之亂相似，若去形迹上看，陽虎飛揚跋扈。

愿及一旦去之，卻是公斂處父之謀，陪臣之禍，於此方生。且如漢弘恭、石顯，欲擅帝室之權，蕭望之、劉向之徒，或死或逐，或不得志，天下所憂，成帝之時，恭顯之去，論漢室之威權，自合復振，其所以不振者，何故？蓋其所以去恭顯，又不過一王鳳而已，宦官既去，外戚又擅權，此漢室所以不免於亡。學者尚論其勢，須看去小人者，是誰去小人。

陽虎既敗於魯自魯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於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不用其策觀這一段事以此知小人所以能入其君奮其詐謀皆國無人故乘間伺隙所以得入當是時齊雖衰尚有鮑文子年九十餘為老成人在譬如人元氣未盡外邪客氣尚暫當得去以此觀之重臣宿德於國家平居無事未見得力到得邪說將興小人將進變亂之際是時得一重臣宿德次砥柱之在中流優游謀畫變亂為治若使齊無鮑文子又被陽虎專政復蹈魯之覆轍幸有鮑文子在陽虎雖有詐謀要人不得所謂老成尚有典刑正為此及其奔晉晉無人所以有晉陽之危亦是用人之過何故去齊人不得去齊人得當時齊有人晉無人故也

晉趙簡子盟衛侯將欲涉佗接衛侯之手及掩八年  
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曰敵矣九年  
晉侯使涉佗成何辱衛侯當時為他深辱朝國人欲讓國慨然發憤以衛之小晉不能抗當時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下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以乘寡弱論之晉車千乘衛車五百乘晉之師倍衛之師衛侯不度眾寡弱以一朝之忿招危取敗何故晉人望而避之不能與敵緣他當時慨然發憤立志得堅雖晉甲兵之多亦不能當以此觀之不可不立志以衛之小慨然發憤立志得堅雖三軍之衆尚自望而避之更不敢與校衛侯既有此志故卿大夫有此志士民亦有此志人人皆有此志則人人皆是必死之人十自可以擊百百自可以擊千何況衛車有晉車之半晉人雖多安能當必死之人所以望而避之事勢如此以此知天下事近而用兵大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立志在先所謂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當時衛本是會齊齊克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及衛侯過中牟晉人不敢伐褚師圃且言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果敗此有志無志之辨初不在強弱之間當時晉欲服衛緣衛侯立志之堅屢加兵而不能服到這裏反卑辭問衛所以叛之故衛人皆曰涉佗成何之辱晉人遂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趙簡子遂殺涉佗以謝衛論當時所以辱衛侯非他本心乃是趙簡子之意使非趙子使他誰敢辱衛侯涉佗成何承順簡子之意至於接衛侯之手其意謂簡子秉政當權奉迎簡子以取敵而已到得衛既叛屢加兵不服是時秉政亦是趙簡子反執涉佗殺之以謝罪於衛不知當時二子所以無禮已實使之就簡子自身上論自古姦雄賣人以自脫都如此自不足論姦雄一時使人

晉侯使涉佗成何辱衛侯，當時為他深辱，朝國人欲讓國，慨然發憤，以衛之小，晉不能抗，當時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下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以乘寡弱論之，晉車千乘，衛車五百乘，晉之師倍衛之師，衛侯不度眾寡弱，以一朝之忿，招危取敗，何故？晉人望而避之，不能與敵，緣他當時慨然發憤，立志得堅，雖晉甲兵之多，亦不能當。以此觀之，不可不立志，以衛之小，慨然發憤，立志得堅，雖三軍之衆，尚自望而避之，更不敢與校。衛侯既有此志，故卿大夫有此志，士民亦有此志，人人皆有此志，則人人皆是必死之人，十自可以擊百，百自可以擊千，何況衛車有晉車之半，晉人雖多，安能當必死之人，所以望而避之。事勢如此，以此知天下事，近而用兵，大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立志在先，所謂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當時衛本是會齊，齊克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及衛侯過中牟，晉人不敢伐，褚師圃且言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果敗。此有志無志之辨，初不在強弱之間。當時晉欲服衛，緣衛侯立志之堅，屢加兵而不能服，到這裏反卑辭問衛所以叛之故，衛人皆曰：涉佗成何之辱，晉人遂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趙簡子遂殺涉佗，以謝衛。論當時所以辱衛侯，非他本心，乃是趙簡子之意。使非趙子使他，誰敢辱衛侯？涉佗成何承順簡子之意，至於接衛侯之手，其意謂簡子秉政當權，奉迎簡子以取敵而已。到得衛既叛，屢加兵不服，是時秉政亦是趙簡子。反執涉佗殺之，以謝罪於衛，不知當時二子所以無禮，已實使之。就簡子自身上論，自古姦雄賣人以自脫，都如此，自不足論。姦雄一時使人。



為不義。後來便賣人以自脫。如司馬昭之於成濟。朱溫之於將元暉。趙簡子之於涉佗。成何。皆是學者當深戒。然涉佗成何。以匹夫之微而辱國君。正是從趙簡子如山岳。不知一旦事勢之變。他人以義來責。已道理去不得。為涉佗者終不免於戮。當此時雖趙簡子亦末如之何矣。以此知徒倚權臣為事。不顧義理之所安者。未有不反為所害。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則季氏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十二年

孔子為政於魯。墮三都。邑。考當時本末。自有次序。所謂三都。兼魯國而有之。已四五君矣。仲尼驟得政。若墮三都。邑。自當人論之。必疑變不可知。然考當時事端。初不發於仲尼。乃由為季氏宰。發此議。又是三家自有此議。後來論此。卻言仲尼不自為謀。恐三家萬一不從。傷威損重。不可復令魯國。若使仲由為之。從則公室之權自此振。不從則不過不從家臣之言。仲尼之體貌未損。魯國之威權未沮。為此論者。亦未免為利害所奪。亦未知聖人為政。夫子之得邦家。所謂立之斯立。殺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作而萬物覩。仲尼在上。同此心者。孰不懷。同此氣者。孰不感。況仲由是勇銳策人之資。成於氣最先者。所以為墮都之議。而叔孫氏季氏皆從。墮邱與費。此二人亦非仲由所能令。蓋聖人在上。他自有所感動。仲由特發之耳。然兩都既墮。獨公欲處父負固而不從。何故。此則困難感者。所以雖用兵未克。如三苗逆命一般。若仲尼終為政於魯。則閉固者亦須服。又將此事反覆論。當時仲尼為政。公室之權。雖未盡收。已不見公室與三家之異。昭公時。三家與公室相為仇讎。到此能與三子入宮。登堂。當倉卒變亂之時。敢入季氏之宮。分明見得季氏與國同體了。此見聖人感化之功如此。

晉趙鞅謂郕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於晉陽午不從趙孟怒殺午十三年

秋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同上

十二月趙鞅入于絳同上

晉范氏中行氏與趙氏相攻。觀始者作亂之由。與後來范中行氏之所以敗。趙鞅之所以再入。看此曲折。斷之一言。不過私之一字。為致亂之由。當時趙鞅欲郕午歸衛貢五百家於晉陽。午不從。趙孟怒殺午。緣此作亂。范氏助他。所以致亂之由。只緣趙氏豐植其私。欲私邑強大。到得范中行氏所以援郕午。亦非有公心。正緣午是荀寅之甥。荀寅又是范吉射之姻。親黨更相助。到得趙鞅奔晉陽。後來韓簡子之徒。言於公。欲逐荀寅。范吉射之徒。亦非是正國家之刑。其端亦私意。乃欲以私愛立梁嬰父為卿。故欲逐范氏代其位。韓簡子亦與中行文子相惡。欲乘閒逐之。范氏助私黨。韓氏報私怨。外面若欲振綱紀。其實是私。以此知晉室之亂。舉六卿雖或勝或負。或存或亡。通是一箇私意。為國盡皆私意。無一人為公晉安得不亡。

子貢見邾子執玉高公受玉卑皆有死亡焉十五年

子貢見邾子執玉高公受玉卑。皆知其死亡。既而果然。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左氏雖近。然未入聖人之門庭。觀其所載。多是變移了意。不得其真。與論語所載。大段不同。惟此一段。獨得其

真。仲尼此言。乃是深警省子貢處。前此初入聖門。專恃智辨。只去人上做工夫。如方人。如君二君死亡。皆是儲則屢中。皆是志滿意得之時。到此若非聖人有以警省他。子貢點檢己分工夫。都無專去人上做工夫了。正當驕大矜揚之際。卻與他萬鈞之石。壓倒了許多意見。所以後來說射之不齊。其忠厚意思。與前日方逆料二君死。分明是兩箇人。何故。正如病作而投藥。

### 左氏傳說卷第二十

定公

於越敗吳于檇李十四年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盛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觸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旌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曰。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履。還卒於陘。到此吳方為越所敗。闔廬傷而死。吳之陳所以如此。蓋乃當時申公巫臣孫武之餘教。何故。他當時適吳。舍偏兩之卒於吳。教他伍乘之法。後來又從孫武教。宮人戰。斬其犯命者。則陳法吳人。講之精。雖闔廬末年。尚承餘教。遺習。以越之剽悍。輕易猶畏。而不敢前。以此知用兵不可無法。何故。越出其計。變吳人耳目。終為所敗。蓋兵有正有奇。正則可效。奇則不可效。所謂行列卒伍分布之法。固可傳得。千變萬化。移換耳目。則不可教。若使巫臣孫武在。則必不到陳亂地位。既無巫臣孫武之臣。徒守巫臣孫武之法。便到敗處。以此知天下之事。有傳者。有不可傳者。闔廬既敗死。其子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其復讎之志甚堅。惟其立志之堅。所以幾滅越國。後來何故。為勾踐甘言重幣所誘。聽太宰嚭說臣之說。志滿意得。終為越滅。若以常理論之。坐薪嘗膽之時。為之則易。志滿意得之時。持之甚難。然觀夫差本源發處。其志已不全了。所以常



使人立於庭。出入必謂己是常要人。喚省他。使其志堅。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溼。如江河之不可轉移。則復讎之念。豈有間斷。今必待人提起他意思。則知他當時工夫。已自有間斷。隔絕處了。所以終至於志滿意得。為越所滅。學者觀此事。最當警戒。今學者能親直諒之友。朝夕警省。亦是大段有志之人。然而須以夫差事自警戒。見得人終豈不得志滿意得地位。便自見學者做工夫。須到不待人地位方堅固。

哀公

公孫彊言新說於曹伯乃背晉好宋七年

宋公伐曹將還子肥殿曹人詬之公怒遂滅曹八年

宋之入曹。當時本出他無意。因曹人詬辱子肥。宋公怒。遂反既還之師。以滅曹。觀滅曹甚易。必是曹大段無政無備。不然人如何無意偶然去滅他得。考當時曹之見滅。任公孫彊為政。方欲圖新。背晉好宋。築伍邑于郊。當時公孫彊與曹伯論新。大如晉。尚且背之。近如宋。尚且好之。正是用武時節。不為無備。何故忽然滅得。大抵天下事。若是根本已虛。則禍發之發。不必作意為之。雖偶然小小變故。皆足以為禍。當時曹伯與公孫彊為政。以小國單弱之衆。外則用兵於諸侯。內則興土功。民心已離了。正如元氣虛底人。不須十分病。可以致死。雖一飲一食。一起一居。稍將攝不到。便足以致死。國家到得根本民心已離。雖甲兵之利。城池之固。皆不足恃。以此知古先聖王所以培養根本者。以此。

齊師伐魯再求為季氏謀一子守二子從季孫曰不能十一年

魯哀公時。不特魯國勢衰。到此三家之勢亦衰。孔子所謂祿之去公室。三桓之子孫微矣。正是三家衰時節。始者三家之強。同心併力。以弱公室。相救如左右手。到得中間。雖有隙。然急難之際。尚為一體。如昭公伐季氏時。叔孫氏實救之。陽虎欲殺季桓子。孟孫氏實救之。到得哀公之世。三家各自為政。都不相應。及齊師伐魯。當時再求為季氏謀。言以一子守二子從。季氏則以其力之不足。以便叔孟二子。再求又欲使之居封疆之間。季孫又以再求之言告二子。二子不可。到此雖當忠難之際。皆不同休戚了。所以齊師得至其城下。再求又畫背城而戰之策。論來此是下策了。到此孟孫叔孫尚不肯向前出力。直待再求激武叔了。方退而蒐乘。豈惟魯之勢衰。三家之勢。到此亦衰。蓋齊師至其城下。論來正同舟過風。胡越相救之時。他尚不肯向前。看此一段。魯之國勢如此衰。固是可慮。三家之勢如此衰。卻自可喜。故此卻是轉移時節。魯自此若無所作。為因循拱手待之。則魯之國勢。固與三家之勢。俱至於削亡。若能君子。因三家之離心。以收公室之權。則亦尚可整頓在。何故。卻此正是轉換時節。哀公處此時。卒至於亡。蓋以有君子而不能也。三家如此離心。論來齊師至城。自合便趨於亡。然猶能相支持者。則又出於孔子之徒。初問是再求迂回委曲盡數策。得三家出師。後來又得再有用。以入齊師。及樊遲為右。所以能退齊師。而魯之社稷未即泯滅者。皆孔子之徒之力也。當時孔子既不用於魯。孔子之徒。亦不為魯用。尚餘二三人仕於魯。可以退強敵。存危邦。以此知君子初不負人之用。

伍子胥使於齊尉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十一年

伍子胥以忠諫為夫差所殺。夫差失道。固不足論。若論子胥之死。亦自有可愧處。子胥奔吳。輔佐闔廬。吳自此大。論子胥之於吳。為宗臣。當與吳俱存亡。到得夫差無道。子胥極力忠諫。奮不顧身。以此而死。固無愧。然當時子胥死。卻不然。當時子胥出使。見夫差無道。屬其子於鮑氏。以為後計。此心全不是公。以私心開難於其間。既是為吳宗臣。吳存則俱存。吳死則俱死。卻愛其子。要便宗祀有主。其意以謂已事吳。固當以諫死。而子嗣先世。不可便絕。所以屬之鮑氏。而之他國。使宗祀不孤。他當時未必自把做私心看。自以為兩下都安排得好。不知緣顧慮便是私心了。然看子胥之所以死。本不由於忠諫。正緣他有二心。以此而死。豈不有愧。然則為子胥計。當如何。使子胥當時事吳。初不為吳宗臣。則三諫不聽。去之可也。今既受闔廬之託。自當與國存亡。更無顧慮。若能以此處心。雖進之比干之徒。可也。今以此而死。與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大段不同。

孔文子將攻大叔仲尼對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十一年

左氏於定哀之閒。載孔子事甚多。其閒皆傳聞之失實。此以知左氏本不曾登聖門。使其得與聞孔子言。效之末。則必不如是之訛錯。觀其載孔子對孔文子一段事。正是左氏不曾登聖人之門。分明證據。蓋左氏載孔子答孔文子之辭。與論語載衛靈公問陳孔子之對一般。若對兩人之閒。無緣句句相似。蓋當時本是一事。唯弟子得其真。故言衛靈公。左氏不曾登聖門。故以孔文子載之。舉此一事。則其他皆可。知。

越子伐吳為二陸十三年

越之謀吳。自哀公元年勾踐棲於會稽。自此便做謀吳工夫。其次第機謀甚密。當時有大夫種范蠡。深於知兵。始者事吳。皆如臣妾。到得吳伐齊。率其衆卑身以朝。蓋欲以此驕吳之心。使皆無後顧之患。一意從事於中原。到得十三年。夫差空國盡出。以爭諸侯。為黃池之會。正是可乘之機。越王於此。方出兵伐吳。蓋吳腹心臣既死。又空國出在外。所以守國者皆庸人。此越所以沼吳之師。其戰亦有本末。當時所謂信臣精卒。悉皆在外。所與抗越師者。不過太子友。孫彌庸之徒。皆孱弱不足勝之人。然初閒與越戰。彌庸尚且獲勝無餘。王子地獲。如何能以孱弱之兵。勝越鋒銳之師。蓋此正是兵法。示之以不能。先與他一敗。所以驕吳人。到得越全師至。果然大敗吳師。入吳。他當時分兵為兩道。所謂越子全師。是一。時無餘。諷陽所將。皆孱弱之師。委之於敵。此有兩意。一是驕吳人之心。一是吳人敗越孱弱之師。其兵已困。及全師至。所以不能敵。然越既入吳國。何故不盡滅。必先退而後復滅之。蓋當時越人入吳。不過能勝孱弱不足勝之人。精銳之卒。隨吳王在外者尚多。若便滅吳。吳王之歸。雖無道。若收拾餘燼以戰。卻自未必。故越之退。所以嘗試吳王。若吳王經此大變。側身修行。吳如何便滅得。惟其經大變。而不以為事。遂一舉而滅之。此是大夫種范蠡之深謀。

陳恆執公子舒州十四年

齊陳氏之亂。始於景公。而成於簡公。自子雅子尾相繼而沒。陳氏已竊其柄。後來景公嫡庶不明。陳氏又專立君之功。封殖至簡公時。陳氏之勢已成。簡公卻欲闕止為政。所謂闕止初。非深識遠慮之人。不過當



時從陽生有道路之勞，因此得寵，是左右近習之人而已。看他所以謀陳氏，甚疏淺而無術，所謂陳豹乃陳氏宗人，當時要謀百年深根固蒂之族，深慮遠謀，猶恐不濟，今見他宗人略可喜，便以本謀告之，謂欲盡逐陳氏而立女，其輕淺無謀可見。此所以殺其身，陳氏以此而與齊，以此而亡，然以事勢論，陳氏當時尚有可圖之理，闕止是左右近習之人，驟使為政，尚能分陳氏之權，觀陳成子懼他可見。此與魯昭公欲逐季氏不同，當時盡收一國之權，人誰聞得他？若陳氏則不然，觀諸御執言於公，則曰：陳闕不可並，若其擇焉，闕止小人固不足道，然擇用之權，猶在齊侯，當時若得深識遠慮之士，豈無可圖之理？唐文宗時，宦官日盛，當時用訓注，宦官猶自稽首迎拜，尚自畏宰相在，然所以致甘露之禍，正緣注淺無謀，陳氏尚有可圖，緣用闕止，所以成陳氏之勢，宦官尚可圖，緣用訓注，所以遂成宦官之勢，圖之不可不審如此。考當時禍端，卻起於陳豹，陳豹當時欲使公孫言已，要事闕止，公孫所薦陳豹之辭，乃云：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故緩以告，以此事論之，公孫之薦，所謂謀而不忠，持兩端之說，若以正理論，他卻是反覆傾險之人，固不當薦，雖知他不當薦，又恐違他人情，不得不薦他，所以又曰：吾憚其為人，故緩告，此二句使子我知他難保持兩端，使他自擇，當時使全遮護他，專說陳豹之美，此猶可恕，今既知其如此，而持兩端之說，他日陳豹敗時，以為我曾說了，罪不在我，此其人深可誅。

宋向魃請享公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知之與皇野謀，召左師同發兵，魃奔衛十四年。

向魃自有寵，其跋扈難制，至於有殺君之謀，要得享宋公而殺之，宋公先知之，與左師謀伐向魃，向魃戰不勝，遂入曹叛，繼宋國曹，要執曹子弟以自固，魃不可，民叛之，此事始末，大概如此，然此事尚多可論者，向魃自宋公封殖長養，非一日，前此奪馬請行，哭之自牖，其崇獎他可見，大凡人君之養臣，須養之以道，若縱以奢修崇獎他，到奢修之極，他自然是不厭不厭，其勢不至於殺君不已，他當時要設享召公，以日中為期，宋公偶先知之，與皇野謀，召左師同發兵，看此尚有周制在，其大者且論發兵，當時與司馬謀既定，司馬卻請瑞，蓋當時兵雖掌於司馬，必請瑞而後敢發，以此知周之制度，兵雖散在鄉遂與卿大夫之家，固各有主宰，非得君之符節，則不敢發，此其大者，若論其小者，當時司馬詐君命，召左師來，卻言述人來告，今官職周禮，掌山澤之事，以此知周之官制，尚見於周之末，當時要攻向氏，其父兄故臣皆曰不可，其新臣卻聽命，是何故？蓋父兄故臣，家世仕於桓氏，漸染其惡，但知有君而不知有君，故不肯攻，新臣是新仕於他，尚漸染未慣，略知君臣之義，所以君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正怕漸染深了，向魃既入曹，他所利，所以寧負惡名而不恤，今則退保一邑，已不能與一國抗，恐徒然斂怨於民，所以先做活路出去，此非他能遷善改過，卻是他最能擇利害處，左氏載司馬牛一段事甚詳，觀他當時頗沛造次，肯不失義，自向魃未出亡時，故嘗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他已知有他日之禍，其既亡，宋公初未嘗遂司馬牛，他已先出奔，蓋謂兄弟既有謀逆之惡，則已亦不當處此國，遂適齊，而向魃亦奔齊為卿，司馬牛致其邑，示不與他

同政，大凡人激昂為義，第一次尚易，若至于再至于三，屢經顛挫而不悔，非學力不能，司馬牛亦是在孔門曾經做工夫了，所以能如此。

楚子西召子木之子勝為白公葉公言無乃害乎，弗從，秋果殺子西十六年。

楚子西召白公，所以致亂之由，亦當深考，當時既不聽葉公之諫，召白公使處邊境，子西既不信葉公，能委任白公亦得，蓋知他是素剛底人，凡事能殺其怒，使不至於甚，亦無緣作亂，他使者請伐鄭，欲報父讎，子西許之，不起師，及晉人伐鄭，子西反救鄭，凡事都激他怒，所以速成他殺子西之謀，他當時厲劍欲殺子西，他直言告子期之子平，子西聞得，恬不為怪，反以為白公必不至此，正緣輕忽他過了，所以致亂，大凡人心所信，固有邪正不同，若不信正人，則信邪人必篤，何故？他心在這一邊，今子西既不聽信葉公之言，何故於白公又不篤？蓋天下事不可以等閑看了，當時子西存楚於既亡之餘，負如此大功，遂於天下之事，皆以等閑處之，所以葉公白公兩無所信，殊不知他日之禍，又發於前日之所謂等閑視之者，古今人於志得意滿之後，皆不能保蓋為此，當時白公與石乞謀，不過欲得五百人，尚不能辦，子西以堂堂楚國之衆，若欲敵他甚易，正緣把做等閑看了。

越滅吳二十二年。

越之伐吳，始也因吳人為黃池之會，乘其虛以入其國，自太子以下皆見執，其再也，以三軍濟涉敗吳，及其三也，以二十年方圍吳，夫越已三加師於吳，方能圍吳之國，論來夫差自黃池之會以前，勞民力，肆強暴，其國根本虛了，到得歸自會，則已為越所入，覆其根本，何故？又須到三加兵，方能圍吳，到此已二十年了，而師在吳城下，又且兩年，方能滅人之國，何故？只緣他基業厚了，吳自巫臣教戰法，自諸樊以至閔厥，撫循其民，從事於耕戰甚久，雖夫差二十年戕賊其本根，勾踐二十年養成兵力，也須用二十年工夫，觀越三師於吳，在吳城下，又兩年，方能入其國，以此知非二十年工夫，也不能克，以此見古人立國，其根本之固，皆如此，若後世則不然，秦并吞六國，全有天下，其基業非不壯，然陳勝劉項一呼，不一二年便滅秦，隋并吞南北，兼有天下，卻到李王劉唐一起，三兩年便滅隋，所以如此，正緣無根本了，大抵觀人之國，惟於國勢危亡時，方見得根本厚薄，譬如兩人同受病，固是必死之病，然一人元氣盛，其死必緩，一人元氣弱，其死必速。

晉荀瑤伐齊言何必卜二十三年。

晉荀瑤伐鄭齊陳成子救之二十七年。

晉荀瑤圍鄭門于枯枋之門同上。

知伯以貪與驕亡其族，為韓魏趙所分，然知伯所以亡，非委靡之故，乃是才能知勇過人，伐齊之事，是知伯始見於傳，他出來做第一件事，觀當時伐齊之由，見齊師馬駭，知齊人之謀，長武子請卜，卻之，卒敗齊師，他初為政，小試之勇，便能摧堂堂之大國，殊不知此一戰正是他覆亡根本之始，他所謂恃其智勇，固是本末如此，然自輕而重，自淺而深，卻自因有功了漸漸去，看他前面卻長武子請卜一段，自是輕敵寡



謀。然猶自近傍正理。言語有次序。自此一戰既勝之後。言語略無倫理。至於後來二十七年伐鄭。齊陳氏救鄭。他所以告陳氏之辭。都無道理了。所以成子亦知其不能久。陳為楚滅。與鄭元無相干。晉用兵本報怨。與救陳亦無相干。他到此大言。略無道理。如此用之於強國。看他此後與向來請卜之辭。大段不同。他非病狂喪心。下視一時人。敢為無稽之言。以陵跨驕人。蓋到此漸漸滿了。及後來悼之四年。晉又圍鄭。知伯門于桔柣之門。使趙襄子直入門去。知伯與趙襄子本並列為卿。今乃頤指氣使。役以一卒之事。此全不近道理了。蓋驕縱漸長。正緣知伯勇悍。所至有功。所以養成他到得全不近道理地位。看他事一段深一段。觀趙襄子對知伯。以為主在此。知伯乃言惡而無勇。何以為子。此全是以訕言詆他。趙襄子以為能忍恥。庶無害趙宗。詳觀左氏記此數句。甚有意。若略看時。只說道襄子能忍恥。左氏之意。不在此。下又言知伯不後一句可見。蓋當時知氏趙氏並無強家橫勢。相與低昂。趙襄子由是忌知伯。若是有謀人到此。須自修省。知伯全不以為事。所以至於亡。左氏之意蓋如此。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二十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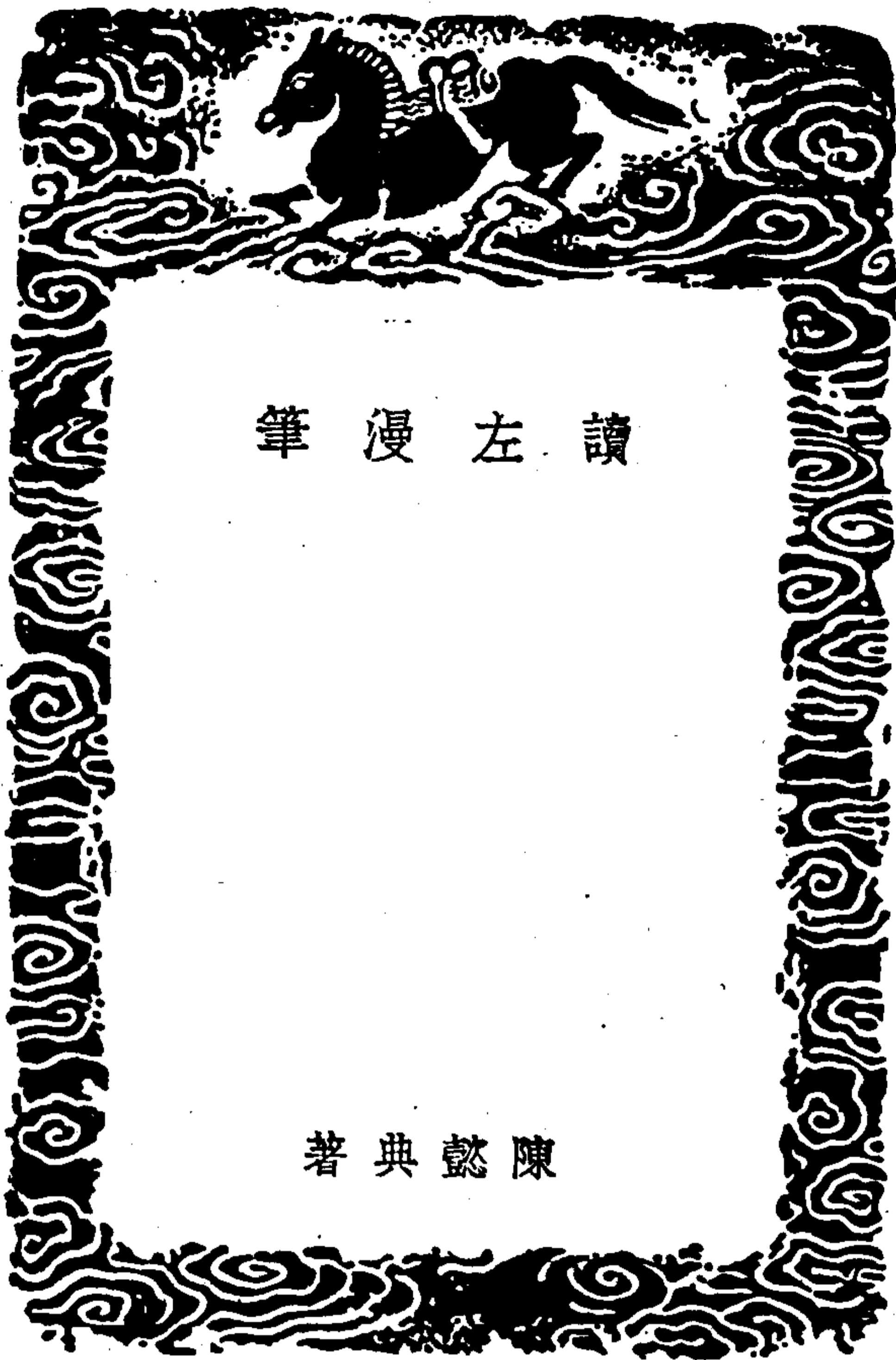
哀公欲立嬖妾。使宗人覺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問何故無之。乃以禮對。此見得魯乘周禮。他宗人尚能執禮如此。固是乘周禮。然以是仲尼風化所及。且以立夫人一事論之。仲子是妾。天王歸其貳。則因以仲子為夫人矣。成風是妾。僖公以所生之故。尊為夫人。當時之宗人。初不曾諫。以此見仲尼風化所及。若就宗人論之。如前此夏父弗忌為宗伯。躋臣於君。所謂宗伯豈能守禮。孔子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其風化之餘者。尚可見。當整頓禮之初。見於宗人能守。當整頓樂之初。見於大師擊之適齊。惟夫聖人一振禮樂。雖賤有司亦能守如此。使自為政。則三年有成。信何難者。

中行文子告陳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二十七年

范氏中行氏將伐公。齊高彊言三折肱。知為良醫。定十三年

中行文子既為晉所逐。出奔於齊。到得齊與晉師相持。所謂中行文子告成子。欲以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陳成子以其與晉有謀。他方悟而有始衷終之說。學者最當深察此。天下一事一物。皆有始衷終。若看得始不見得衷。若見得終不見得始。皆是見理不盡。若中行子在晉。豈能察始衷終之理。蓋其在困亡忠難之中。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所以言吾乃今知所以亡。觀吾今知之語。則知文子自出奔之後。方纔講論到此。以此知忠難進人如此。且如晉中氏之亂。齊高彊在晉。范氏中行氏將伐公。高言三折肱。知為良醫。亦是經忠難後方見得如此。





讀左漫筆

筆漫左讀

著典懿陳

讀左漫筆

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陳孟常曰：不但爾日，千古怒氣尚如生也。

秦伯任好卒文六年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云云。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不東征也。一篇大似論贊體。太史公曰：皆祖之。

陳殺其大夫洩治宣九年

洩治以直諫被禍，左氏以夫子貶之，恐未為得。

齊晉鞏之戰成二年

此段敘事，典勝委宛，而詞命俱勝。事多與漢事相類，卻克張侯之血戰，漢高唐中吾指之喻祖之。逢丑父之脫齊侯，紀信之誑楚祖之，實婦人蕭同叔子之對，吾翁若翁之對祖之，師歸而諸將讓功，可見春秋人物，猶有三代遺意。

晉智罽對楚子成三年

對語不諂不激，大是篤致。

鄭賈人將真幣褚中以出，真大奇計，後又不受德報，節俠也。

雙子請復椒舉襄二十六年

援引析公、雍子、子靈、負臯四人故實，子木已心動矣。然後引入本意，真善于說者。李斯逐客書全本出來。

子產數公孫黑昭二年

子產強悍，僑未即討，乘疾因而數之，急其死也。晉數王敦之罪，即其故智。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昭三年

後世禮書有能嫻于辭者，此否。

叔向晏嬰私議

二大夫之言當矣，獨怪其不力爭于朝，而私論于宴樂，豈其君實不惠而不聽良臣耶？抑委之天定人不可勝耶？或自斲其言如左券也。

叔孫豹夢豎牛昭四年

叔孫穆子之夢豎牛，與漢文黃頭郎之夢何異？黃頭郎猶不過佞倖，牛之禍叔孫氏則極矣。豈非天哉。又何如武丁之夢胥靡也。昭子即位，即朝其家衆而謀殺之，真豪傑難事。宋理宗之於史彌遠何如。

女叔齊論昭公不知禮昭五年

叔齊論昭公甚當，不知何獨遺吳孟子一事。

鄭人鑄刑書昭六年

刑書之鑄，與武鄉侯以嚴治蜀之意同，所以謝叔向而刑書卒不毀。

石碯殺州吁離窟穴而執之，大是高識。

齊侯伐楚僖四年

朱魯曰：楚有僭王之罪，而管仲不以責之，乃舍其大而責其細，何也？陳子曰：管仲豈見不到此。桓公急于圖霸，楚服則霸成，僅以小責之，使楚易以輸情，而公亦易以收服楚之名耳。若治其僭王之罪，楚豈有晏然而聽削乎？齊之力又未可以制楚之死命也。宋人持論雖正，而關於時勢類如此。

子魚論戰僖二十二年

子魚之論戰當矣，然子意宋君或者自料其非楚敵也，而托于不鼓不成列之說以自解，不然，逆禮而戰，戰又不克，名實兩喪，其何說之辭。

齊武子與衛人盟于苑濮僖二十八年

社稷收圍數語，安反側之心。

箕之戰僖三十三年

讀左漫筆

三



孟僖子知孔子昭七年

孟僖子能知夫子且能辨其上世而知後有達者可謂具隻眼人

屠廟昭九年

談言微中是滑稽而諷諫者大勝後世東方大夫之流其存智氏于言外勝優孟之于孫叔敖多矣

子產不毀司墓之室昭十二年

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棚不毀則日中而棚子太叔請毀之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僅日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孟常曰古人葬不擇時此可見也

子革規楚靈王昭十二年

前順君如應響後飄君如轉圓而邱明敘事接換亦如雲蒸龍變莫可端倪更無斧鑿後世文章家時能入其滌羅

倚相豈不諳一祈招之詩謬言以啓王問而規之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勿許昭十五年

穆子玩敵入于股掌之中以示威樹德諸葛之七縱七擒意蓋如此若乘亂因瑕勢在反掌安得援引古誼坐失事機也

晏子昭二十年

和同之辨判若鴻溝無死之言曠達而真懇其料陳氏不爽毫髮安在醫史之知天道也  
論禮一條即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意論語簡而盡左氏衍而腴亦可見聖賢之別

魏舒以魏戌爲梗陽大夫昭二十八年

大夫專封晉侯失權成歸乃比于文武狡心著矣夫是以不幾傳而有三晉之分

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又聞其命買辛也以爲忠此決非聖人之言此公附會往往若此

趙鞅荀寅錫刑書昭二十九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錫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蔡史墨曰范中行其亡乎  
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  
不得已若德可以免孟常曰刑鼎之錫實趙孟主之中行寅同之若范氏刑書則其久矣以錫刑鼎滅宗  
宜三族同受其殃趙氏何德乃首事而獨免也邱明以成敗論人傳會其說所謂失之誣者

闔廬與伍員議伐楚昭三十年

奸雄之志如此子胥謀臣哉三師以肆楚而楚疲于奔命矣

范獻子策季孫昭三十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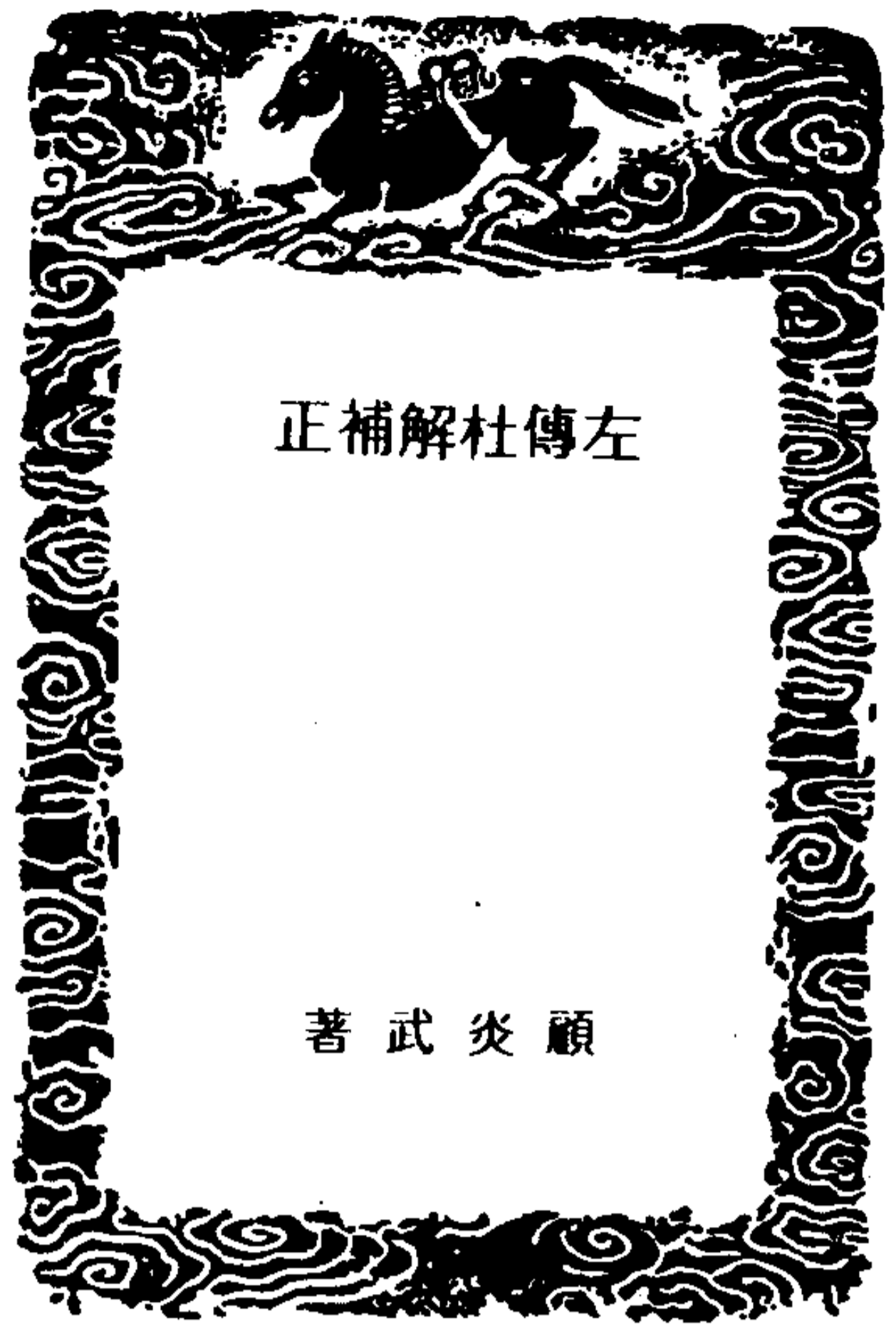
范鞅之策慮魯臣去而晉臣備也

讀左漢學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昭三十一年

晉之六卿即魯之三家也其爲意如此不然以晉之強而定魯反掌耳何以終于乾侯





左傳杜解補正

顧炎武 著

左傳杜解補正自序

北史言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今杜氏單行而賈服之書不傳矣吳之先達邵氏賢有左傳百五十餘條又陸氏榮有左傳附注傳氏運本之為辨誤一書今多取之參以鄙見名曰補正凡三卷若經文大義左氏不能盡得而公穀得之公穀不能盡得而啖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別記之於書而此不具也東吳顧炎武

杜解補正自序

左傳杜解補正

左傳杜解補正卷上

崑山 顧炎武 著

隱元年莊公痛生驚姜氏 解棟庸而莊公已生恐無此事應劭風俗通曰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為痛生不如早為之所 解使得其所宜改云言及今制之未嘗君之義 解食而不噉美非也改云爾雅肉謂之羹

弔生不及哀 杜氏主短喪之說每於解中見之謂既葬除喪諒闇二年非也改云不當既封反哭之時

杜解補正 卷上

二年宮人入向 解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非也于欽齊乘言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桓十六年城向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襄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於向杜氏於宣四年解日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按春秋向之名四見於經而杜氏解為一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為國後并於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以攝乎大國之間耳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尤遠惟沂州之向城近之

三年頑鬻蕩漾之菜 玉篇蕩於粉切菜也毛晃曰蕩亦水草

四年老夫耄矣 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自稱曰老夫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 解邢國在虜平襄國縣按此解宜移在上年衛人逆公子晉於邢之下使曼伯與子元潛單其後 無解子元疑即厲公之字昭十一年申無宇之言曰鄭莊公城櫟而實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以為別是一人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非也蓋莊公在時印以櫟為子元之邑如

杜解補正 卷上

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曼伯則為昭公守櫟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為三覆以敗戎桓五年子元請為二拒以敗王師固即厲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三事觀之可以知厲公之才略而又責之以廢邑能無慕國乎

諸侯用六 解曰六六三十六人東坡志林引宋書樂志文帝元嘉十五年給彭城王義康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傳隆以為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為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

降殺以兩兩者滅其二列爾若如預言至士止有四

人豈復成樂康度注左傳與隆同襄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

禮隆言是也

未及國 解念公知而故問賈窮辭按此非人情改云

使者未知公之聞入郭諱之不以實告

叔父有憾於寡人 按僖伯孝公之子惠公之弟故曰

叔父杜解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此

乃通稱之辭當移在莊十三年上大夫之事吾願與

杜解補正 卷上

伯父罔之之下

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此非僖二年所城之楚

邱解曰衛地非也其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則是也

春秋時為曹地

八年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 陸氏按鄭康成駁許

叔重五經異義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字為氏今作諡

者傳寫誤也朱子曰以字為氏如鄭之國氏本子國

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下云公命以字為氏是也

十一年鄭伯使卒出殺行出犬維以詛射槓考叔者佯

杜解補正 卷上



為不知而使軍士誣之  
 立桓公而討為氏有死者 解欲以秋君之罪加為氏  
 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改云言非有名  
 位之人蓋微者爾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  
 桓公二年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 補云達哀伯名莊  
 十一年臧孫達是也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 解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  
 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介休按史記趙世家周宣  
 王伐戎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  
 杜解補正 卷上  
 岳陽縣北九十里  
 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解王師敗不書不以  
 告非也改云王師敗不書不可書也為尊者諱  
 六年親其九族 孔氏書傳曰九族高祖至元孫之親  
 遂辭諸鄭伯 邵氏曰娶妻必告父母故告諸鄭伯而  
 辭之杜氏以為假父之命非  
 接以太牢 解以禮接夫人傳氏曰以太牢之禮接見  
 太子  
 不以國 解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為名焉有君之子  
 而自名其國者乎改云若定公名宋哀公名蔣  
 以國則廢名 解國不可易故廢名非也謂若秦莊襄  
 王名楚改楚為荆  
 與晉同物 史記魯世家與桓公同日  
 八年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 君謂隨侯王謂楚  
 王兩軍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左堅右取君  
 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 李雲謂曰桓公五年繻葛  
 之戰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  
 陳人是以左當其右右當其左之證也 未按此說  
 巧然玩傳文

木角木上 卷上  
 語勢若字仍  
 補楚君為當  
 十一年鄭忽出奔衛 解鄭人賤之以名赴非也蓋未  
 成君之辭  
 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  
 敗績 解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改云燕獨稱人其  
 君不在師 解又云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  
 國非禮也案春秋諸侯踰年即位則得稱君如宣十  
 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是時靈公被弑賊本  
 討君未葬已稱陳侯是踰年稱君古之常例也  
 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於鄭 解云逆以太子之禮非  
 也忽未踰年而出奔奔四年而復國未即位不得成  
 之為君曰世子者當立之辭也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補云次年有會燕之文則  
 不久而復還於魯其不書蓋夫子削之  
 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解文姜未還據下夫人孫于  
 齊則固在魯矣改云繼弑君不書即位臣子之情所  
 不忍也左氏未得其旨而見下有夫人孫于齊之文  
 所謂緣此不忍書耳  
 杜解補正 卷上  
 絕不為親禮也 劉原父曰謂魯人絕文姜不以為親  
 乃中禮爾然則母可絕乎宋襄之母獲罪於君歸其  
 父母之國及襄公即位欲一見之而義不可得作河  
 廣之詩以自悲然宋襄亦不迎而致也為嘗獲罪於  
 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孔子論其詩而著之以為宋  
 姬不為不慈襄公不為不孝今文姜之罪大絕不為  
 親何傷於義哉  
 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 解夫人行不以禮故還  
 皆不書非也夫人之禮降於君故書行不書還史之

舊文  
 六年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 不謀猶言失  
 計不知斃卒之不足與立是不謀也知其為君之孤  
 立而無助則不能自強而有其國矣 按弗強言不  
 八年夏書曰皇陶遇種德德乃降 今書大禹謨  
 十二年蕭叔大心 解叔蕭大夫名按大心當是其名  
 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解曰  
 蕭附庸國叔名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  
 衍字樂父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以為  
 杜解補正 卷上  
 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其後楚滅蕭  
 手足皆見 補云言萬力能洗屏  
 十四年傅瑕貳 解有二心於已傅氏曰如此則漢祖  
 之斬丁公也在厲公當不然矣改云雖納我仍有二  
 心  
 先君桓公命我先人與司宗祏 解見哀十六年  
 莊公之子猶有八人 解莊公子傳唯見四人子忽子  
 釐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按猶有  
 八人者謂除此四人外尚有八人見在也桓十四年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  
 二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 補云辟偏也  
 二十二年夏五月 補云書五月史闕誤  
 翹翹車乘 解曰翹翹遠貌傅氏曰高視按詩翹翹錯  
 薪錢氏曰翹翹高竦貌此於車乘亦當訓高  
 山嶽則配天 解得大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改云  
 詩曰崧高維嶽駿極於天言天之高大惟山嶽足以  
 配之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



也唯正月之朔應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  
鼓於朝 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朔也然則  
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蓋不鼓於朝而鼓於社不  
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也杜氏不得其說  
而曰以長歷推之是年失閏辛未實七月朔非六月  
也此則答在司歷不當責其伐鼓矣又按唯正月之  
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載於此或恐有  
誤

二十八年小戎子生夷吾 解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  
陸氏曰據傳云允姓之裔居於瓜州自惠公始誘以  
來則此非允姓別一戎而子則其姓爾

狄之虜莫於晉為都 解謂遣二公子出都之非也都  
者大邑之名隱元年傳曰大都不過參國之一是也  
傅氏曰以狄地之曠絕而在晉則為都其威遠樹宜  
闢土之廣

晉人謂之二五耦 言相比為好也古人共耕曰耦其  
射亦曰耦僖九年傳曰耦俱無猜此解云譽傷晉室  
太巧

杜解補正 卷上  
三十二年狄伐晉 邢解已見隱五年此重出

城小穀為管仲也 小穀不繫齊疑左氏誤范甯解穀  
梁傳曰小穀魯邑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穀  
城按史記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即此地  
杜解以此小穀為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  
劉昭郡國志鄒道元水經注皆同按春秋有言穀不  
言小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於穀僖二十六年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於穀成  
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於穀四書穀而一書小穀

別於穀也又昭十一年傳曰齊桓公城穀而實管仲  
焉至於今賴之則知春秋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  
濟北穀城而此之小穀自為魯邑爾况其時齊桓始  
霸管仲之功尚未見於天下豈遽勒諸侯以城其私  
邑哉

而以夫人言許之 以夫人言為句公語以立之為夫  
人也許之孟任許公也  
能投蓋于覆門 當從劉炫之說以蓋為車蓋正義謂  
車蓋輕而帆風非可投之物不知投車物

物而使之高則其人為有力矣漢書上官桀傳從武  
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  
常屬車而下蓋輒御事亦類此  
子般即位太子蒯氏 補云蓋適母家也  
閔元年安而能殺 補云國語曰車有震武也震有威  
武之象故曰殺

一年立戴公以廬於曹 補云曹詩作漕鄭志答張逸  
曰漕邑在河南今大名府滑縣南二十里有白馬故  
城是也

君失其官 解太子統帥是失其官也改云失官人之  
道  
用其費則佩之度 劉奉世曰佩之合法度也記云世  
子佩瑜玉而恭組綬

九原冬殺金寒玦離 林氏曰衣之九襪則有涼薄之  
意命以窮冬則有肅殺之意金屬秋方其性剛而寒  
玦如環而缺離不相連屬

金玦不復 補云人臣賜玦則去故曰不復  
內寵並后外寵一政變子配適大都耦國 解驪姬為

別於穀也又昭十一年傳曰齊桓公城穀而實管仲  
焉至於今賴之則知春秋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  
濟北穀城而此之小穀自為魯邑爾况其時齊桓始  
霸管仲之功尚未見於天下豈遽勒諸侯以城其私  
邑哉

內寵二五為外寵奚齊為雙子曲沃為大都按曲沃  
即申生所居豈可謂其生亂乎陸氏曰古人引言但  
取大意不必事事符同祇取內寵雙子一事今從之  
改曰驪姬寵奚齊雙亂之本也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補云國語申生敗狄于稷桑而  
反讒言益起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解云蓋用諸侯諒闇之  
服非也陸氏曰言其儉樸  
僖元年公敗邾師於偃虛邱之成將歸者也 魯與邾  
之尋師多矣詐而敗其戎兵不必為哀姜故也解  
二年葬為不道入自顛輪伐鄆三門 服虔謂鄆晉邑  
也冀伐晉虞助晉人伐冀師故言冀之既病則亦惟  
君故將假道故稱前恩以誘之其說為長 按此兩言  
侯廣觀下文稱假道也南鄭語氣自別杜  
說未可非况鄭與顛輪皆為地可考乎

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 邵氏曰逆旅近晉南鄙  
之容舍也出則侵退則保  
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 解晉猶王兵不信虞  
按請先伐虢者為之導也晉以師會之未見晉不信  
杜解補正 卷上  
虞之怠解可刪

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解不知其故而問  
之非也改云齊侯以為楚罪而問之  
其其資糧屨屨 解屨草屨按劉曜釋名齊人謂草屨  
曰屨

五年憂必讎焉 讎應也如詩言無言不讎之讎漢書  
律歷志注鄭德云相應為讎

孔叔止之 孔叔解已見三年此重出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此二句一意乃是喻呂氏奪

別於穀也又昭十一年傳曰齊桓公城穀而實管仲  
焉至於今賴之則知春秋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  
濟北穀城而此之小穀自為魯邑爾况其時齊桓始  
霸管仲之功尚未見於天下豈遽勒諸侯以城其私  
邑哉



秋宮之奇諫曰虞之有職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之勢是也注車牙也輔頰也與杜氏同牙車字出素問

太伯不從 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為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為解而後儒遂傳台魯頌之交謂太王有窮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秦伯之言莫須有者何以異哉

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今書蔡仲之命杜解補正 卷上

又曰黍稷非稷明德惟馨 今書君陳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靡物 今書旅旅

均服振振 漢書五行志作約服師古曰約服黑衣吳都賦六軍約服

六年後出同走罪也 史記述黃內之言曰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且及左氏文簡非此數語不明杜解非

國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實新密而經言新城故傳釋之以為鄭懼齊而新築城因謂之新城也解云鄭

以非時與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夫罪孰大於逃盟者而更責其非時與土功不亦細乎且上文固

曰以其逃首止之盟則不煩添此一節矣

七年申侯申出也 補云蓋楚女嫁于申所生作而不記 傳云無國不記解乃云齊史隱諱非也改

曰不記言不可記

八年不濟於廟 邵氏曰殯於廟謂殯而朝祖也凡柩行而止皆謂之殯

九年以是殺諸孤 殺小也

能欲復育而愛身乎 補云言欲踐其言自不得愛其身

晉郤芮使夷吾置路秦以求入 郤芮解宜在六年伐屈條下

十年帝許我對有罪矣 傅氏曰有罪謂燕于賈君十二年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爾曾不忘住乃職無逆朕命 按此數語與書微子之命相類從

書作曰篤不忘較明古字通用或傳訛未可知也晉氏之世祀也宜哉 史記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生

敬仲夷吾夷吾生武子鳴鳴生恒子啟方啟方生成子穉穉生莊子盧盧生悼子其夷其夷生襄子武武

生景子耐步耐步生微

十五年卜從父筮之 解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非也卜從父秦之卜人兼掌筮者何禮太卜掌三

兆三易三夢之法是古之筮皆兼掌於卜人也

涉河侯車敗 解秦伯之軍涉河而晉侯車敗非也秦師及韓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

敗故穆公以為不詳而詰之耳涉河侯車敗五字乃杜解補正 卷上

事實非卜人之言也如石門之盟鄭伯之車傷于濟春秋時固常有是事今特泥下文不敗何待之詔謂

是晉車敗不知古人用字自不相蒙况下文又曰復諫遠卜固敗是求豈亦是車敗乎 三敗及韓當依疏引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車三敗

千乘三去三夫之飲獲其雄狐 邵氏曰千乘侯國之車數也去猶算法所謂除也一除則三百三十三

除則六百六十三除則九百九十九三除之餘所剩惟一非君而何 按此與成十六年南國賦射其

元王中厥目並是夏商之占如連山歸藏之類故不言易

一夫不可狃况國乎 廣韻壯相仰也言一夫尚不可狃况以吾晉國之眾乎

入而未定列 解列位也陸氏曰謂師之伍列以太子發宏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 傅氏曰履薪示欲自焚

瑕呂餽錫 呂氏也取其邑名如成元年瑕嘉之瑕蓋兼食瑕陰一邑非姓也

杜解補正 卷上

敗于宗邱 劉熙釋名曰宗邱邑中所宗也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解以數

為象數之數恐非言先君之敗德及今言之其可悉數乎雖有史蘇之占而獻公心志昏亂不從其言亦

何益也是則敗亡之禍人實為之矣 或曰獻公從史蘇之言其可免乎曰此韓簡就惠公所問而言其

意以收德為主不在穆姬一事也抑考國語獻公勝國得妃史蘇告以不吉然則史蘇之為人固能以卜

筮諫者與 傅氏曰先君以敗德致告史蘇之占從不從皆無益也古文語急故略其字耳亦通

十六年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 傅氏曰言陰陽順逆為吉凶之兆而非吉凶之所由生言

凶由於人之善惡所感必先有以感之而後見於兆譏襄公不修人事而徒問物變

十八年狄師還 解云邢留距衛非也狄強而邢弱邢從於狄而伐者也言狄師還則邢可知矣 下年衛

人伐邢蓋憚狄之強不敢伐而獨用師於邢也解云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亦非



十九年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 解三亡國魯衛邢疑魯是大國且特內亂未嘗亡也傅氏曰三亡國邢衛杞

義士猶曰薄德 言其德不若古聖王 得死為幸 得死猶云考終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 大司馬即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辭以諫也隱三年言召大司馬孔父而屬焉公

馮桓二年言孔父嘉為司馬知大司馬即司馬也文八年上言殺大司馬公子叩下言司馬揮節以死知

大司馬即司馬也定十年公若菟固諫知固諫之為堅辭以諫也杜以固為名謂莊公之孫公孫固者非

朱鶴齡曰按史記宋世家則前後俱子魚之言弗可赦也已 猶書言不可追傅氏曰言違天天必不宥注以赦為救楚非

三軍以利用也 利用猶云孤矢之利注云為利與非金鼓以聲氣也 聲如金聲而玉振之之聲劉用熙曰

聲宜也宜倡士卒之勇氣 戎事不遵女器 傅氏曰戎事尚嚴不近女子所御之杜解補正 卷上

物况使婦人至軍中又示以俘馘乎 二十三年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邵氏曰此倒語也若

曰其有幾人能靖者與陸氏釋文與字絕句 解名委質 解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疏云

質形體也謂拜而屈膝委身體於地也傅氏曰質古質字也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變虎之皮晉

語臣委質於翟之鼓章昭注質也士贊以雉是凡言委質皆委質也愚按孟子出類必載質庶人不傳

質為臣皆其質字 左傳杜解補正 卷上

左傳杜解補正 卷上

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時不敏也 疑此三句俱謂未同盟者蓋恐不審其實而有誤故不書名史氏之體也

聞其駢脅 程大昌曰駢者脅骨之生兩兩相拉也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 當讀至天子為句夫子即公

子 按此陸氏說也玩文勢 仍當從杜以相句絕 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 疑此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

冬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 使殺懷公于高梁 高梁解見九年此重出

杜解補正 卷上 實紀綱之僕 傅氏曰言其可任 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為之田 之推既隱求之不得

未幾而死乃以田祿其子爾楚辭九章云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

則云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然則受此田者何人乎於義有

所不通矣 杜解西河介休縣有地名縣上今按縣上又見襄十三年定六年疑是近絳之地

晉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按魏陳思王表曰晉周公弔管蔡之不咸是則二叔謂管叔蔡叔也但下有封建

之云首列管蔡故杜氏以為夏殷之叔世昭六年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古人以末世謂之叔季國語史蘇

以樂紂及幽王為三季之王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常

棣之詩序以為周公之作而此文則以為召穆公詩各有所傳不必同也

棄髮龍而用三良 解引殺子華未當古人只是大饗言耳又以用三良為尊賢亦未合正義曰此見鄭伯

左傳杜解補正 卷上

之賢王當尊之 夏書曰地平天成 公書大禹謨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 解省

官可具器用傅氏曰官官司具器具較明 二十五年冬十有一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文公已葬成公稱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年即位然後稱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

十月子卒是稱稱稱子豈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乎葬與未葬也解誤

王章也 言天子之典章 二十六年室如縣罄 罄國語作罄章昭解府藏空虛

但有振梁如縣罄也傅氏曰禮記磬于何人注引此傳文正作磬

太師職之 太師周之太師主司盟之官解云太公為太師非

二十八年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邵氏曰躍踊者皆絕地而起所謂跳也距躍直跳也曲踊橫跳也橫跳必

先直而旋故不曰橫而曰曲百音陌音陌之陌也杜解補正 卷上

三陌蓋躍踊之度大約有此 楚子伏已而躡其腦 范守己曰躡者苦躡之名詩云

王事靡盬勉之使無以為苦也晉侯夢楚子伏已而躡其腦當是以躡躡揉入腦中故子犯曰我且柔之

矣杜氏訓躡為嗟非也 出入三觀 邵氏曰始至而見一觀也享禮受策一觀

也去而辭二觀也 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 占人多以見為知呂氏春

秋文侯不說知於顏色注知猶見也 左傳杜解補正 卷上

左傳杜解補正 卷上



殺士榮刑鍼莊子 晉人殺之刑之也 郭氏曰 猶商君  
刑太子師傅之意

亦可盛食宜二年傳為之 飢食與肉實請彘以與之  
是也

且使王狩 邵氏曰 凡天子之出皆曰狩 古之狩猶今  
之幸也 非田獵之狩也

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 補云於齊則為異姓

二十九年介葛盧聞牛鳴 補云列子言東方介氏之  
牛解補正 卷上

國其人多解六畜之語者 蓋偏知之所得

三十年行李之往來 古者謂行人為行李 亦曰行理

此與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 於襄君並作李昭

十三年行理之命 無日不至 作理國語 周之秩官有

之曰 倣國實至 關尹以告 行理以節 逆之賈逵曰 理

吏也 小行人也 漢李翁析里橋 郿關 領行理 咨嗟

君不闕秦將焉取之 補云闕損也

嬰有昌歌 白黑形隨 歌字誤 玉篇作歌 但敢切 真浦

道也

三十二年勤而無所必有恃心 言師勞力竭而無所

用 則所經之國必有背距之心 解云善及良善未嘗

按無所謂 不知所往 何地所作何事也 與上

師知所為 相反必有恃心 言軍士將怨也

中壽 李善文選注 引養生經 黃帝曰 上壽百二十中

壽百歲 下壽八十 與正義同 淮南子 則云 凡人中壽

七十歲

三十二年晉人及姜戎 敗秦師于殽 解云 不同陳故

言及非也 及者 殊夷狄之辭

晉人敗狄于箕 解云 太原陽邑縣有箕城 陽邑在今

左傳杜解補正 卷上

之太谷縣 疑襄公時未為晉境  
而隕霜不殺草 李梅實 九月十月之交 草木黃落之日  
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 非

其為死君乎 死君謂忘其先君 猶范鞅之言 死吾父  
也

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 滑國者晉之同姓

遂盟以葬文公 晉於是始鑿 喪事有進無退 已鑿則

不復反 衰故遂盟以葬文公也 後遂以鑿為常 則失

禮甚矣 蓋以誇克敵之功 猶楚之乘廣自燬之師而

先左也

葬僖公 緩作主 非禮也 劉原父曰 當以緩作主 為一

句 此傳經書文 二年二月丁丑 作僖公主之義 幸災

而耐耐而作主 今僖公以文元年四月葬 二年二月

始作主 過耐之期

批解補正 卷上

左傳杜解補正 卷中

文元年於是閏三月 非禮也 古人以閏為歲之餘 凡  
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 故曰 歸餘于終 考經文之書

閏月者 皆在歲末 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 猶朝于廟  
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 而左傳成公十七年

襄公九年 哀公十五年 皆有閏月 亦並在歲末 是以

經傳之文 凡閏不言其月 者言閏即歲之終可知也

今魯改歷法 置閏在三月 故為非禮 漢書律歷志曰

魯歷不正 以閏餘一之歲為訛 首是也 又按漢書高

帝紀後九月 師古曰 秦之歷法 應置閏者 總致之於

歲末 此意當取左傳所謂 歸餘於終耳 何以明之 據

漢書表及史記 漢未改秦歷之前 屢書後九月 是知

歷法故然

更伐之我辭之 補云辭之者 為之請平於晉

君之尚末也 而又多愛黜乃亂也 補云言君之春秋

富而內變 多將來必有易樹之事 則亂從之矣

二年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朱鶴齡曰 二語出汲冢

周書 太匡解

曰 厭臨也以尊臨卑 如漢人所云 厭勝之耳

陳侯為衛請成于晉 執孔達以說 此即上所謂 我辭

之者也 解不合宜 剛

是以魯頌曰 春秋匪解 享祀不忒 皇皇后帝 皇祖后稷

君子曰 禮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 詩曰 問我諸姑 遂及

伯姊 君子曰 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補云言僖公於

文有父之親 而閔公於僖有君之尊 禮不敢以其所

親加之於尊 故引二詩為證



廢六關 家語作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故為不仁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祭盛孝也 卽以億公之薨為十一月亦甫及大祥耳未畢二十五月之數何得云諒闈已終解謬

按此傳通言娶夫人之禮則可若在文公喪制未終而使卿納幣違禮拂經甚矣

三年雨霖於宋 解宋人以其死為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然則頃石退鷁亦喜而來告乎

四年夏曹伯如晉會正 會正卽朝正也周之三月晉之正月襄二十二年隨於執事以會歲終杜氏解曰朝正是也此解以正為政似因傳文夏字而曲為之說

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解意太迂愚謂引詩蓋取上帝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之義言恐懼可以致福

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湛露之詩只是宴樂之意取此為與耳天子當陽言神明而治杜氏補正

也解太巧

五年阜陶庭堅 十八年季孫行父所稱八凱有庭堅杜氏以為阜陶字羅必以為六阜陶之後庭堅堅之後陸氏據焦氏易林龍降庭堅為陶叔後謂二國皆阜陶後而庭堅則或以支子別封自為其國之祖故文仲並舉之也未詳孰是

德之不建民之無援 德之不建言二國不能自強於為善民之無援言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寡解非

沈漸剛克 補云漸書作潛

左傳杜解補正

六年樹之風聲 陸氏曰樹立其風化聲教為之律度 鍾律度量皆有一定之法以遺後嗣書所謂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者也

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 解立少君恐有難非也謂連年有秦狄之師楚伐與國

先君愛之 補云先君謂文公

難必抒矣 抒服虔作紆

杜祁以君故讓偃姑而上之 補云君謂襄公

七年宣于與諸大夫皆思穆蘇日畏偏 畏穆蘇之偏杜氏補正

也以君夫人之尊故解非

敗秦師于介狐至于剗首 水經注引剗曰介狐即犄氏剗首在西三十里後漢衛敬侯碑陰文城惟解梁地即剗首山對靈足谷當犄口剗字作犄玉籍犄口孤切秦地在河南當是河東之誤

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補云公既不及於會則不知班位之次序故不書諸國以辟不敏

夏書曰戒之用休 今大禹謨

八年致公塋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一傳氏曰自申至於虎牢皆鄭地也不得致之於衛竊以上文言匡戚歸衛田也此言自申至于虎牢歸鄭田也故杜於上年解云為晉歸鄭衛田張本而此則專言歸衛此杜氏之闕漏爾按自申至于虎牢鄭地晉取之以封公塋池今乃歸之傳文不言鄭言申虎牢則鄭可知矣

九年獲公子蔑 按成十六年鄭陵之戰囚楚公子蔑距此四十四年疑別是一人

左傳杜解補正

十年沿漢沂江將入郢 補云欲入郢為亂

十一年皇父之二子死焉 傳本云皇父之二子解乃云殺甥牛父誤 三大夫亦應有賞傳特以彰門之名追錄其受賞之由餘不及載耳

齊襄公之二年鄭驪伐齊 按此年世太遠陸氏曰史記傳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家曰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二諸侯年表亦於齊惠公二年書王子城父敗長翟三文皆同按惠之二年卽魯宣公之二年也在晉滅潞之前僅十三年爾此傳以惠公為襄公蓋傳寫之誤也 因此知解云長三丈者亦未可信考工記曰戈秘六尺有六寸假如長三丈之人富父終甥何由得以戈搯其喉邪 云長狄之種絕者亦非傳云亡者特其國亡耳杜以後世不聞有長人故云種絕然張蒼長八尺餘父不滿五尺其子復長至其孫長止六尺餘豈可以此論邪

十二年鄭伯來奔 劉原文曰此鄭太子也魯以諸侯逆之卽謂之鄭伯而春秋又沒其專士叛君之罪反杜氏補正

謂之諸侯而尊之豈其然乎意者鄭伯以去年卒太子今卽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夫踰年卽位則真鄭伯矣以其曰漢或謂之太子而左氏則誤以為太子出奔也

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 啖叔左曰左氏事亦倒錯者甚多此文當在成四年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之下誤書於此

十三年晉侯使荀息處取以守栲林之墓 上年晉人秦人戰於河曲注云在河東蒲坂縣南秦師夜遁復

左傳杜解補正



侵晉人瑕則瑕必在河外僖三十年注曰蒸瑕晉河  
外五城之二邑水經河水又東逕湖縣故城北注云  
晉書地道記太康記並言胡縣漢武帝改作湖其北  
有林焉名曰桃林古瑕胡二字通用禮記引詩心乎  
愛矣瑕不謂矣鄭注云瑕之言胡也瑕胡音同故記  
用其字瑕轉為胡又改為湖今為聞鄉縣治瑕邑即  
桃林之塞而道元以為郇瑕之地誤矣  
不如隨會能 邵氏曰能字句絕能言才也如孟子能  
者在職之能正義屬下文以為能處賤非 按能字仍  
杜解補正 卷中  
能賤猶云為貴  
當可使復賤也  
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補云傅氏曰蓋繞朝  
曾言於秦伯請留之  
文子賦四月 解云不欲為還晉以傳考之但云成二  
國不言公復還晉四月之詩當取亂離漢矣維以告  
哀之意耳  
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於北斗 解既見而後入北  
斗非也改云有者非常之辭字妖星之有光芒者也  
如帚者則謂之彗劉向以為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  
下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宿縮變色逆行其則為孛  
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象彗之表也于大辰于東  
方皆不言入此其言入何穀梁子曰斗有環域也  
子叔姬妃齊昭公 按僖二十七年經齊侯昭卒今此  
昭公即孝公之弟不當以先君之名為諡而經不書  
葬無可考正疑左氏之誤然僖公十七年傳曰葛屨  
生昭公前後文同 史記 先儒無致疑者  
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劉歆曰斗天之三  
辰紀綱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故當之也

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  
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夫已氏猶言彼已之子  
十五年魯人以為敏 傳以華孫辭寔為合於禮解失  
之  
十七年鹿死不擇音 言其鳴急切莊子獸死不擇音  
郭象注曰野獸獸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是  
也當從服虔之說  
趙穿公墻池為質焉 趙穿與池皆晉侯女墻故以為  
質  
十八年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殺視及叔仲惠伯不  
書亦諱之耳解非  
渾敦窮奇檣杌饕餮 此與孟子四罪不同解云驪兜  
共工縣恐未必然至縉雲氏有不才子則杜亦不能  
以三苗釋之矣 四凶事當以虞書孟子為正 縣  
婞直以亡身其為人傲而自用則有之不至如所云  
檣杌也帝之殛之亦祇邊在羽山而已  
宣二年倒戟而出之獲任夜 邵氏曰倒戟猶倒戈也  
坐此遲緩反為鄭人所獲  
杜解補正 卷中  
九  
我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邵氏曰聽猶聽政之聽解  
謂常存於耳似迂  
文馬百駟 邱光庭曰文馬馬之毛色有文采者  
觸槐而死 麀退而觸槐則非趙盾庭樹明矣解可刪  
六年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殫也 劉炫曰以繩穿  
物謂之貫書云商罪貫盈言紂之為惡如物之滿於  
貫也殫殺也解非  
八年楚為棠舒叛故伐舒滅之 解舒夢二國名羅  
必曰僖三年徐取舒文五年楚滅舒今云舒夢者當

自是一國名傅氏曰此蓋羣舒之一如舒庸舒鳩之  
屬  
九年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治之謂乎  
以上辟為僻下辟為法當時有此解昭二十八年晉  
司馬叔游引此詩亦同漢張衡思元賦覽蒸民之多  
僻兮異立辟以危身正用此也 家語孔子曰洩治  
之于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  
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姪皆死而無益可謂  
捐矣  
杜解補正 卷中  
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釋 釋注已見文十三年  
此重出按文十三年傳曰邾文公遷于繹然則此之  
取釋豈取其國都乎蓋文公雖遷後復還其故都耳  
十一年使封人處事 應鑄度也解非  
其從之也 補云言往而會狄  
十二年使改事君於九縣 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  
六年滅鄧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麇  
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庸又有武王  
滅權文王滅申凡十一國傅氏曰時楚適有九縣故  
鄭顛得比之言服事恭謹如其縣也耳非必追記其  
所滅之國也  
軍行右轅左追尊前茅慮無中權後勁 傅氏曰言楚  
分其三軍為五部而使之各專其職  
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城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  
不整所以凶也 傅氏曰將師之貴於法律者能使其  
下如已之志故謂之律所謂順成而滅也否城則律  
且竭而敗矣天崩也言其法律如水之壅而盈則必  
竭屈而不伸散而不整故為凶



其君之戎分為二廣 其君之戎謂戎車傳氏曰廣楚  
乘車名以其親兵分左右二部故名二廣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邵氏曰楚人易古偏法而為廣  
廣之所有百人故曰一卒亦古偏法也一卒之外又

有承前之卒焉其數如偏之兩兩二十五人也廣之  
所有一卒一卒百人也一卒之外又有餘卒為承前

者二十五人為兩故曰卒偏之兩車法在古為偏在  
今為廣蓋舉古今錯言之不直曰若千人而必曰卒

曰偏曰兩者今法不離於古也  
內官序當其夜 邵氏曰若今直道遞持更也

御下兩馬掉映而還 邵氏曰兩馬掉映掉兩馬之軌  
也蓋駝馬車旋則其軌須掉之而不閒暇之意亦在

其中矣  
士季使鞏湖韓穿帥七覆于放前故上軍不敢趨嬰齊  
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 傳因士季語竟言

之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 傅氏曰兵法車十五  
乘為偏今楚用舊法而易其名

杜解補正 卷中  
屈處戶之 戶止也古人以守戶之人謂之戶者取其  
能止人也漢書樊噲傳曰者無得入羣臣王嘉傳

坐戶殿門失關免唐書李紳傳擊大柱戶官道車馬  
不敢前

楚人憇之 定四年管蔡改商葛簡王室解憇毒也傳  
氏曰言楚人將毒害之而簡人乃脫局拔施投衡而

出耳未詳 杜解補正 卷中  
昔之以紀哭若如傅氏說則軍中  
常事何可勝言且未語尤無謂矣

宵濟亦終夜有聲 言其軍驚無復部伍解非

左傳杜解補正

左傳杜解補正

遂則蕭蕭瀆 下有明日蕭瀆之文此處疑衍若此三  
蕭瀆下便不得言遂傳于蕭也

十三年君子曰清邱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邵氏曰清  
邱晉與宋衛盟既而衛背盟而救陳晉背盟而不救

宋故曰唯宋可免責晉衛也  
十四年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 鄙我猶言輕我

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劍及于殿門之外車  
及于蒲胥之市 邵氏曰寢門之外遠於室皇蒲胥之

市遠于寢門之外屢人進屢追而及於室皇前此未  
杜解補正 卷中

及屢也劍人進劍追而及於寢門之外前此未及劍  
也車人駕車追而及於蒲胥之市前此未及車也蓋

與師之速如此  
聘而獻物於是行庭實旅百 劉炫曰實百品于庭以  
為獻物

十五年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 傅氏曰華元  
登牀乘其不虞劫之與盟也

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 邵氏曰子反何為而懼懼華  
元之脅也盟豈得已哉觀懼之二言則華元之情狀

可見矣論者謂其輕見情實殆非知華元者  
吾從其治也 治謂病間之時凡人病未昏酒未醉皆

曰治列子鄭析謂子產曰子奚不時其治也謂何其  
醒時

爾用先人之治命 石經作爾用而先人之治命  
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呂大臨考古圖郭敦銘曰王

格于宣榭宣榭者蓋宣王之廟也榭射室之制也其  
文作印古射字執弓矢以射之象因名其堂曰射

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

左傳杜解補正

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春秋記成周宣榭火  
以宗廟之重而書之如榭傳宮之比二傳云藏禮樂

之器非也  
十七年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  
傅氏曰言三子見執齊人必悔有遣使之心今又久

之必將背晉  
成元年作邱甲 周制四邱為甸勞加一里為成共出  
長殿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邱得十八人

不及一甲今作邱甲令邱出二十五人一句之中共  
出百人矣解云邱出甸賦驟增三倍恐未必然山堂

考索載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  
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亦二十五人為甲凡

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邱所出十有八人積四邱  
其一乘則今作邱甲者即邱出一甲向之十有八人

者今增而為二十五人是一句之中共百人為軍矣  
所未可知者其三句而增一乘乎抑每乘而增一甲

乎魯昭公時嘗蒐于紅車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  
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傳每

杜解補正 卷中  
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要之其實為益兵向之四  
邱共出三甲者今使每邱出一甲爾非若杜氏之所

謂邱出一甸之賦  
二年與先大夫之蕭 先大夫謂原軫狐偃欒枝之輩  
三周華不注 補云華不注在今山東濟南歷城縣東

北下有華泉  
傷而匿之 在軍中不敢言病故匿其傷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陸氏曰如昭二十二年傳物土

方之物謂相土之所宜

左傳杜解補正

左傳杜解補正

左傳杜解補正



畏君之威 震威也

傲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言即

幸而勝亦從晉命况於不幸

常以葬 補云以喪禮有進無退

三年叔孫僑如聞棘 僑如解宜在二年戰于綏下

四年楚雖大非吾族也 言蠻夷

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 為僕大夫則君

之親臣故獨令之從公而入寢庭也

其惡易觀 陸氏曰言垢穢易見

杜解補正 卷中

且民從教 言馴習於上之教令

七年子重請取于申以爲賞田 王應麟曰國語史

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

國詩書及左氏解不言呂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地

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

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縣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

也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傅氏曰古人一車

謂之一兩詩百兩御之孟子車車三百兩非二十五

人為兩之兩也蓋楚廣之制本用一卒故云以兩之

一卒其云舍偏兩之一者車之半邊爲偏偏五十人

今留二十五人也

八年唯或思或縱也 陸氏曰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弛

而不設備者故多兼并以成大國

十年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况不合乎 陸氏曰非

其人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效忠不見信於君適以

自害耳 按叔申既忠於君何以不見其

十二年及其亂也諸侯會自侵欲不忌爭尋常以蓋其

民略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 傅氏曰世治尚

文德武夫惟使之在外扞難故曰干城世亂尚武力

公侯用武夫侵暴鄰國以爲搆噬之用故委任之無

所不至

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干城而制其腹心 傅氏曰言

能制御武夫之腹心者使不爲害

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赤棘解見元年此重出

十三年能者養之以福 陸氏曰漢書律歷志引此語

作能者養之以福顏師古注之往也往就福也孔穎

達左傳正義亦云往適於福也蓋古本如此姚寬西

溪叢語曰玩注亦當是養之以福傳本誤也今本作

養之以福謂養之以致福耳於義亦通但杜注此

云養威儀以致福則恐非是竊謂養是養所受之中

益敬慎於動作威儀之間乃所以養此中耳 楊用

修以漢酸棄令劉熊碑辭與明哲秉道之極養以

之福惟德之賜

斯是用痛心疾首雖就寡人 一籍之中稱寡君者三

我君者一寡人者五當是屬文之時未曾參訂然古

杜解補正 卷中

人之文亦往往不拘如文十七年傳鄭子家與趙宣

子書前稱寡君後云夷與孤之二三臣亦其類也

十六年德刑詳義禮信 正義曰詳詳也古字同李經

曰詳福之善也

致死以補其闕 陸氏曰軍國之事有所闕之解非

鄭之師荀伯不復從 謂不復從事於楚解非

南國城 易以外卦爲南明夷之九三曰明夷於南狩

是也復一陽浸長而至於乾有南國城之象

敗者登大我不如子 敗者宜大恐君之不免也我不

如子子之才能以君免也解謂軍大崩爲豈大及御

與車右不同者非

不亦譏乎 邵氏曰識記也謂其能記往日好整好暇

之言

若之何憂猶未耳 謂君薨太子殺

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今五子之歌

十七年施氏卜宰 施氏之家臣也如論語仲弓爲季

氏宰之宰解家宰非

孟姬之譖吾能違兵 傅氏引晉語注曰違其兵難卒

杜解補正 卷中

存趙氏

十八年不然而收吾情使贊其政 林氏曰吾情謂吾

所憎嫉之人

襄二年官命未改 陸氏曰官命猶言公命

三年克鳩茲至於衡山 疑卽丹陽縣之衡山今名橫

山去鳩茲不遠

四年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椁不虞 啖叔佐曰此傳誤

宜在定十五年姒氏卒下按如啖說則季文子當作

桓子

靡奔有焉氏 杜氏曰靡夏遺臣事齊者仁山金氏遂

以爲左氏之誤今按此文亦未見靡之事齊蓋夏后

相之將亡而靡乃出奔爾古人之文或以二事連屬

言之然寒浞先殺羿而後滅相則亦未爲謬也

有窮由是遂亡 解云浞因羿室不改有窮之號非也

哀元年稱有過濶矣此特承上死於窮門而言以結

所引夏訓之文爾

戎狄薦居貨貨易土土可買焉 補云國語曰與之貨

而獲其土

杜解補正 卷中



五年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其王不謀於衆肯肯之盟以亡師於鄆遂失諸侯不知自反八年之中戮殺三卿是夫刑也

夏書曰成允成功 今大禹謨

六年子罕善之如初 傅氏曰子罕已出子罕不復追其射門之怨若趙盾之於買季也

七年衝而委蛇必折 傅氏曰委蛇自得之貌順道道可以自得橫不順道而妄焉自得必毀折矣

八年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 詩箋云不行而坐

國遠近故不得於道路也此解曰匪彼也行邁謀於路人也不得於道無適從按詩上文云謀夫孔

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則此解爲長古

人有以匪字作彼字用者一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敖

作匪交匪敖

九年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 漢書

五行志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

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

季秋心星伏在日下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湯

杜解補正 卷中

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祀

祭火星故云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也相土商祖契之

會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可其占故先知

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無象天不誥告

故不可必也

遇艮之八 陸氏曰劉禹錫稱重生之說曰揲著者九

與六爲老老爲復及七與八爲少少爲定位國語言

公子筮得貞屯悔象皆八八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

穆姜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之隨唯二

不動斯遇入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爲卦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且曰之某卦觀之否師

之臨之類是也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艮之六

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我心不快史以遇此爲不利

故從變爻而占曰是謂艮之隨荷以悅於美耳而杜

元凱以爲禴用三易故有遇入之云非也傅氏曰艮

五爻皆變唯二得八不變之隨筮法五爻皆變則占

之卦定爻得隨之六二係小子失丈夫是明不穆美

以通於禴如之禴美亦自知之而以象辭爲說也

杜解補正 卷中

肆會圖耶 正義曰救諸侯之軍犯法者

以先君之祧處之 鶴山魏氏曰祧者取廟外之兆域

爲義祧即廟也昭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豐氏僅大

夫兩世未有遠祖也

輸積聚以貨 傅氏曰輸者以車輦運其物四出以就

民所居而貨之也

十年請以桑林 宋洪氏容齋四筆引呂氏春秋云武

王勝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高誘注曰桑山

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淮南子云湯早以身禱於

桑山之林許叔重注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

之陸氏曰莊子有桑林之舞則桑林者樂台也

楚令也 猶云從楚之盟故也解云亦兼受楚之敕命

者非

諸侯之師還鄭而南 還與環同

猶將退也 邵氏曰猶言同一將退也

牲用備具 傅氏曰牲犧牲用器用

十一年政將及于子必不能 解謂魯次國而爲大國

之制貢賦必重故魯不能堪非也謂魯國之政將歸

於季孫以一軍之征而供霸國之政令將有所不給

則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而季氏擇二蓋亦不得已

之許叔孫固已豫見之矣

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 若猶或也邵氏曰於三分

得一之中使半爲臣臣其子則父歸公臣其弟則兄

歸公所謂半也

十二年吳子壽夢卒 夢古音莫騰反一言爲乘二言

爲壽夢非號也解可刪

夫婦所生若而人 若而人猶言某某

十三年唯是春秋寤夢之事所以從先君於廟廟者寤

多寤穴也古者既葬而論故以爲言

楚人歸之 補云良霄果亂鄭

十四年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 邵氏曰役無

虛助故曰相繼於時

子叔齊子 齊子叔老諡也解作字蓋傳寫之誤

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也 二國大

夫後濟解云情未明

暴妾使余 邵氏曰視嫡母如妾而使之加虐

杜解補正 卷中

余不說初矣 邵氏曰初從之出不得已耳今悔焉故

逃是不說初也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 補云所謂貴戚之卿

商旅於市百工獻藝 邵氏曰此二句承庶人謗而言

旅於市陳其所向之物而言從之是亦爲諫也屢賤

賤賤之類是已獻藝工執藝以諫也

十六年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 傅氏曰不使鄭伯夷

於大夫也解非

十七年唯卿爲大夫 邵氏曰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



又曰父母之喪無嘗賤一也齊疏之服汗粥之食  
自天子達今日禮卿大夫士與何君斯禮也周其衰  
矣衛布帛稱緇稱魯衛之所謂禮也非三代之通禮  
也晏子之老所謂大夫之禮者亦然其曰唯卿為大  
夫姑就其言以答之也

十八年整防門而守之廣里 解云故經書圍非也圍  
者圍齊也非圍防門也

楚師伐鄭次于魚陵 解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縣  
北鄭地范守已曰案上文言子庚治兵於汾注云襄

杜解補正

城縣東北有汾邱城茲乃謂魚陵為魚齒山在南陽  
豈子庚治兵于襄城及欲伐鄭乃南還走南陽邪然  
則魚陵之不為魚齒山明甚况下文又言魚齒山何

故於此言魚陵邪至于梅山若在密縣東北則是新  
鄭西北矣左氏何以云右回梅山侵鄭東北也

十九年夫銘天子令德 令猶令龜之令言以德布於  
銘也

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慶姬 解云顏懿  
皆姬母姓非也當云母氏

諸子仲子戎子 房元翰注管子曰諸子內官之號杜  
氏蓋未之考故以為諸妾姓子者至哀五年諸子醫

似之子茶變則又以為庶公子皆非

二十一年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邵氏曰姑姊一人  
也其殆魯之宗女於成爲妹者乎故曰以姬氏妻之

稱姊尊之也

夏書曰念茲在茲 今大禹謨  
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 讎其不能保身

書曰聖有憂勲明徵定保 今允征

五

得罪於王之守臣 守臣謂晉侯玉藻諸侯之於天子  
曰某土之守臣某是也解非

莊公為勇爵 陸氏曰爵酒器也設之以賜勇士

二十二年見於晉 傅氏曰晉秋祭耐三重醇酒嘗  
而以耐薦祖考曰嘗耐漢書景帝紀高廟耐張晏曰

正月且作酒八月成名曰耐武帝紀耐金服度曰因  
八月獻耐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來助祭今觀此

傳則知古有嘗耐助祭之禮而漢因之也  
無昭惡也 無昭子明之惡

二十三年禮為鄰國 祀孝公晉平公之舅尊同不  
降嘗服總麻三月言鄰國之喪且猶徹樂而况於母

之兄弟乎  
納諸曲沃 傅氏曰曲沃晉祖廟所在蓋諸卿分掌公  
邑而此邑屬欒氏注以為欒盈邑按晉世家主幽公

時微極矣獨有絳曲沃則平公之世未嘗以宗邑與  
人也

我實不天子無咎焉 言雖事不集而死乃我自不為  
天所貶非子之咎也解非

杜解補正 卷中  
陳文子見崔武子 解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按史記世

家乃完之曾孫  
張武軍於熒庭 今翼城縣東南七十五里有熒庭城

水經注萊谷水西逕熒庭城南  
成即邵 今濟寧縣西一百二十里有邵原關唐武德

二年置邵原縣 按邵邵當是二地計其相去亦不  
甚遠文公六年賈季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

鄂  
封少水 水經注引京相璠曰少水今沁水也

五

二十四年在周為唐杜氏 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冬十  
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賜轉而數琴 傅氏曰轉實為軫詩小戎後收注收軫  
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路之可以鼓琴

二十五年風隕妻不可娶也 陸氏曰當以風隕妻為  
句言夫既從風風能隕妻

將庸何歸 東山趙氏曰即復說上文君死安歸之  
意

及處守者皆有賒 解云皆以男女為賒非  
杜解補正 卷中

成公播湯又我之自入 辰陵之盟  
鳩數澤 陸氏曰若周官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  
以入之於王

表淳函 陸氏曰淳函地宜鹹者按上下皆以二字成  
文未解淳為何等之地

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 谷風小弁皆有此文  
說詩作閔皇詩作連

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今蔡仲之命  
二十六年吾子獨不在寡人 在如乃心罔不在王室  
之在解非

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 如宋之盟趙孟  
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待言焉子木亦不  
能對是也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今大禹謨  
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陸氏曰令其祿秩比叔向

解非  
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補云討罪而取其女且  
同姓故

五



本傳補正卷中

二十七年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傅氏曰諸侯絕期無兄弟之服今歐公獨為此服者痛于解之甚也陸氏曰稅如字禮日月已過聞喪而追服謂之稅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沈氏曰舉謂記錄之也

單其死 言未有不亡 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 邵氏曰入于宋則因宋以守也病謂楚攻而病也夫猶言人人也言人人能致死與人同力故可以倍楚

守字句絕檢夫猶彼也謂宋也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周頌

二十八年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 邵氏曰亡人謂莊公之鴛雀氏名之爲賊者也得賊以告猶今律所謂能自捕得者也不然何從而知之何從而反之

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女子曰可慎守也已 邵氏曰此三言者陳氏父子爲隱語以相諭也知禍將作而以何得問

杜解補正卷中 其子既得木之對則知其知所從違矣故以慎守堅之守謂守志非守其木愚謂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齊國之權

國人猶知之皆曰懼于也 言其尸真 二十九年乃使巫以桃茢先破殯 鄭氏周禮注列君先君若有知也不向取之 服虔曰不尙尙也言先君當取叔侯於地下治之 猶未也 言王化局於一方猶未大行也

左傳杜解補正

是其衛風乎 言三國同是衛風 國未可量也 服氏曰言其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定也

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服虔以爲此謂變小雅也華陽范氏曰一雅篇數多當時樂工或聞歌其一二季子因就所聞而評之也 盛德之所同也 商周同此盛德非必及魯 見舞象簡南衛者 補云孔氏曰維清奏象舞也即此象簡之舞程大昌曰南衛者二南之簡鼓鐘之詩所

杜解補正卷中 謂以雅以南以儉不僭者也 勤而不德 不矜不伐是勤而不德也 美哉猶有憾 猶未洽於天下 是以免於樂高之難 解難在昭八年當作十年 三十年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季猶時也 按季猶末也 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邵氏曰二首亥字上二畫也六身亥字中三畫也三畫而謂之六者其形如算之六也下二如身謂下二畫亦如算之六故曰如身蓋古字體如此疑老既爲隱語師曷史

趙因之師曷以故事史趙以字畫皆隱語也 按下二從杜解下亥上一畫豎畫身旁即解六身亦未嘗蓋古文亥下三曲皆如布算之六計爲二首一爲六者三故成二兩六千六百六句也 諱諱出由 傅氏曰說文諱痛也 唯君用鮮象給而已 陸氏曰殺新爲鮮傅氏曰象給者不必用鮮惟物之足而已 取我衣冠而禱之 陸氏曰禱衣之象也莊子曰禱小者不可以儀大按傳成三年鄭賈人有將寘諸禱中

左傳杜解補正

以出是也

三十一年我問師故 問齊人用師之故解魯以師往非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今泰誓有此文 豈不遽止 遽返也

左傳杜解補正卷中 終

左傳杜解補正卷下

昭元年商有妖巫 竹書紀年外壬元年邠人妖入叛 河夏甲三年彭伯克邠五年妖人入于班方彭伯韋 伯伐班方妖人來賓

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 大明之首章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 趙子常曰凡以喻楚諸侯 惡楚公子圍故欲趙孟安徐馴擾之 歸取酬幣終事入反 傅氏曰此蓋度其道里以次第

左傳杜解補正



舍車各預置酬幣於車中復計其遠近使之先日積  
發約享日仍以每享次第而手

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其先世必有大功德於民  
鮮不五稔 言少有不五年者

請皆卒自我始 蓋古未有此法  
遷實沈于大夏 解大夏今晉陽縣定四年命以唐諸

而封于夏虛解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也按晉之始  
見春秋其都在冀今平陽府翼城縣也括地志故唐

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所謂成王  
滅唐而封太叔者也北距晉陽七百里即後世遷

國亦遠不相及况自霍山以北皆戎狄之地自悼公  
以後始開縣邑而前此不見於傳又史記晉世家曰

成王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翼城正在  
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

之封以至侯禰之滅並在於翼史記屢言禹鑿龍門  
通大夏正義引括地志云大夏今并州晉陽及汾絳

等州是然則杜氏專指晉陽者非也呂氏春秋言龍  
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則所謂大夏者正

杜解補正 卷下  
今晉絳吉臨之間也封禰書齊桓公西伐大夏考之

於傳則曰至高梁而還高梁在今臨汾縣  
四姬有省猶可 省減也解非

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悖理  
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 傅氏曰樂有五聲宮商

角徵羽其相生大小之次皆有節焉先王所以成樂  
而用之以節百事其遲速本末皆有倫序以及於中

五聲固本以黃鍾為宮然還相為宮則其餘十一律  
皆可為宮宮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

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大降殺其有臣過君  
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

之是為五降五降得其節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  
可彈若自五降而後則非復正聲如鄭衛之樂君子

弗聽故不容彈周禮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  
聲光武使桓譚鼓琴而好其煩聲宋宏所惡者是也

女陽物而晦時 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為陽  
使后子與子于齒 傅氏曰齒猶齊列也

庚戌卒 終穆叔劉定公秦后子之言  
杜解補正 卷下

二年敢辱大館 解敢不敢當移在敢辱郊使之下  
國則不共而執其使 言齊國不共非使人之罪解非

三年今雙龍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 數列也音  
色主反

此其極也能無退乎 張遷之言止此傳於下文因言  
晉襄將失諸侯故二大夫退而太叔稱之

諸侯求煩不獲 言所求曰煩而諸侯不能應也解非  
按求煩不獲言欲煩而不可得也

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言庶幾可以為君子也蓋人臣  
雖有諱國之禮然或愛其將亂而私語之於友不嘗

為忠此叔向晏子之言所以不譏於君子也 按言在  
後是屬臣

豆區金鍾 毛晃曰豆當音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用  
之考工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

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 王若虛曰煥溫煦安息之意  
以樂怡憂 傅氏曰怡慢也以淫樂而慢其憂禍

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 懿伯惠伯之叔父而敬子之  
五從祖也陳可大曰忌忌日適及膝郊而遇此日故

敬子欲至次日乃入  
其或履處我矣 本上襄二十八年盧蒲癸替之如魯  
獸吾寢處之矣之語

四年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 享古享字  
晉君少安不在諸侯 少安猶言少惰二十六年晏子

對景公曰後世若少惰  
將焉用之 言將用何為辭 按杜解云焉用  
火出而畢賦 補云周禮夏頒水

狄無苦雨 傅氏曰雨過白露時物得之則傷宋玉九  
辨所謂皇天淫溢而秋霖者也

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 陸氏曰規正會禮之失  
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焱君將墮幣焉 傅氏曰楚武

城必有先君之廟故田獵以祭祭用幣畢墜之故云  
墮幣也恨其後至託此為辭

慶封唯逆命 謂紂君  
不見既自見矣 邵氏曰言叔孫不見仲於公而仲已

自見公矣  
水之而至又何去焉 傅氏曰牛龍任日久洩卒不處

杜解補正 卷下  
其惡之至此未喻其意而云求食可得無須去之

五年舍中軍 邵氏曰舍中軍毀三而為四也此季孫  
之志也故不曰作四軍而曰舍中軍中軍季孫之所

有也中軍既舍則其勢不得不二不得不二則不得  
不四此季孫之志也

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 傅氏曰大從猶云亂大作  
蓋不忍斥言殺其父耳

民食于他 民生於三而君食之今昭公不能養民而  
民食於三家不知有君 按昭公二十五年季子曰昭

民食於三家不知有君 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



正所謂民食於地也

初聘有珪享珪有璋 傅氏曰朝聘皆以珪為信用禮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朝親於王諸侯相見同之聘用圭璧其飾與君同其  
長各降君一等是圭璧兼用而獨言珪者據公侯伯  
言之也享類朝聘之禮使執玉以長主國之君乃行  
享禮獻國之所有享獻也類見也按行人合六幣圭  
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繡鄭元云  
上公享圭圭以馬享后璋以皮餘以次降此言珪者

杜解補正 卷二

六

據上公享后言之也

重之以睦 陸氏曰睦於楚

六年亂獄滋豐 豐者繁多之意易曰豐多故

七年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 邵

氏曰立以存絕不以厭所立在此所說在彼政者正

也反之非正矣故或反之以媚於民

人生始化曰魄 解魄形也傅氏曰左氏所謂魄不專

指形而言如下文所云魂魄能憑依於人及前所云

奪伯有魄皆非形也說文曰魄陰神也韻書云魂神

也陽也氣也魄精也陰也形也則形亦可以言魄而

魄則不可以訓形矣昭十五年未樂祁曰心之精爽

是謂魂魄

二卦皆云 初下得屯其家曰利建侯次下得屯初九

其爻辭亦曰利建侯

弱足者居 屯初九爻辭曰磐桓利居貞吉人以居字

為句魏明帝之徵管寧曰盤桓利居

八年與裴袁克殺馬毀玉以非 與裴袁大夫也寧君

之乘車如晉七與大夫之類馬陳侯所乘玉陳侯所

左傳杜解補正

七

佩殺馬毀玉不欲使楚人得之解非

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 鶴山魏氏曰由義如書

庚若類木之有由藤木生條也

九年魏駘丙岐畢 駘詩作部

蒲姑商奄 王氏曰說文鄭國在魯括地志兗州曲阜

縣奄里即奄國之地

肅慎燕亳 王氏曰史記秦本紀寧公與亳戰亳王奔

戎皇甫謚云西夷之國也

后稷封殖天下 封殖封厚蕃殖也

雖戎狄其何有餘一人 言伯父猶然則戎狄亦無所

彈矣

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

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鴉火而後陳卒

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漢書五行志

說曰顛頊以水王陳其族也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

在大梁大梁昴也金為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

陳將復封楚之先為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

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

杜解補正 卷下

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

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為

火二牡木以天五為土十牡土以天五為水六牡火

以天七為金四牡金以天九為木八牡陽奇為牡陰

耦為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為水為

中男離為火為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

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

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 邵氏曰天一生水至

地六乃成越五數矣故曰妃以五成

藤宰屠制 記作杜黃

學人舍業 補云舍業謂不習樂

又飲外嬖嬖叔 外嬖嬖大夫職司察外事

十年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 解客星居元枵之維首

傅氏曰非也言癸女居於元枵之維首而有妖星見

焉

戊子逢公以登 補云逢公亦姜姓見國語

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 彼謂樂高言雖不實

有此事聞我授甲必不能容我

杜解補正 卷下

九

公下使王黑以靈姑鉅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戴

氏疑以為旗不可斷三尺而用李雲霏曰此如芋尹

無字之斷王旌斷其旂也

戰于稷 稷地名七國時齊有稷下館

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 傅氏曰用

車百乘則徒千八八家則費廣將不能行必盡用以

給之

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 言非知之難而行之難夫子

知之以告我而我不能行此我之不足也

難不慎也 補云言不可不慎

棄德壞宗 使其宗廟曠而不祀

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 補云楚子圖改名曰虔

然墜也 墜如以土墜水積之多而後決之驟也

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邵氏曰出溺為拯凡溺皆難為

力而沒者為甚不可沒振申無拯之意而極言之

物以無親 物人也

十二年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晉人許

之禮也 子產能守喪制晉人不奪皆為得禮

左傳杜解補正

十



壺何為焉其以中備也 邵氏曰言壺何為焉而以其

中為備異 今猶古也齊將何事 言晉強不異於昔齊將何所為

平解非 遂入昔陽 漢書地理志鉅鹿下曲陽應劭曰昔荀吳

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此鼓之都而非肥都其曰

在樂平沾縣尤誤正義載劉炫之辨甚明 外強內溫也

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 惠伯 釋其義言訓無以當之人臣剛強以禦外溫順以事

主斯謂之忠秉堅貞之節而和以率之斯謂之信此

所以為黃裳元吉也 邵氏曰本卦為內之卦為外

六五陰變為陽外強也然本八也故曰內溫 供養三德為善 傅氏曰三德忠信共也

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劉炫據楚語陳蔡與不義為三

國祗有一不義古四字積畫以成蓋三之誤未知是

否水經注汝水又東南流逕西不義城南是有二不

義 李雲霏曰按賈誼新書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

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義正合四國之數或是傳文脫

乃二城之名 按傳書克邑未有克某邑之城者則

依陳蔡人以國 陸氏曰依陳蔡之眾以立國

棄禮違命 棄事神之禮 同惡相求 傅氏曰同惡謂同謀造亂之人如遠居

成然之屬 無與同好 傅氏曰言子于無黨於內

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傅氏曰皆出亡因亂而入

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 陸氏曰此夏之六月晉人

以藉家季孫當不堪其熱故飲之以冰不當以為箭

十五年將禘於武公 按此乃時禘記所謂春禘秋嘗

之禘而非五年大祭追遠之禘也二十五年將禘於

襄公定八年禘於僖公並同惟是閏二年吉禘於莊

公解云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

通入祫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 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 禮為長子斬衰三年喪

喪雖期年而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喪達子之志也是

亦有三年之義在王雖無再娶之禮而其餘哀則同

傳幾如是而不亡鄂義同 刑之類類 類當作類二十八年解類是也

立而無令名之忠 立立乎其位 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 傅氏曰人情相

與既習恒不善其終惟有是警戒當能終於好

十七年辰不集于房 今允征 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

是有無君之心解非 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宮 傅氏曰以告成事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八月辰星在西方字從其

西過星東及漢 其與不然乎 邵氏曰其與語辭猶曰其語

十八年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 邵氏曰夫必

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言不學之俗自下始也患

失恐違眾而失位也陸氏曰大人懼違眾而失位心

志惑亂故徇流俗之說而亦曰可以無學解非

振除火災 振如振衣之振猶火之著於衣振之則去

也 杜解補正 卷下 過期三日 陸氏曰太叔廟廢之間其庭小不便於蒐

宜除太叔不忍毀廟故過期三日須子產見之而有



許曰余舊國也 先許遷而卿得其地成十五年許靈

公畏偏于卿遷于葉卿人因有舊許之地襄十年東

侵及許是也解以爲許先鄭封非

十九年紡焉以度而去之 釋文引裴松之注魏志云

古人謂賊爲去亦作弄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小實

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賊之也陳遵傳皆賊去以爲樂

師古曰去亦賊也魏志華作傳去棄以待不祥臣松

之案古語以藏爲去

藏之則彼其室也 言淵固龍之室也豈能藏而去之

杜解補正 卷下

二十年相從爲愈 愈於相從俱死

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嗣 傅氏曰肉袒示必死

阿下執事 傅氏曰阿下親附而卑下之

齊侯疥遂疢 正義曰疥當作疢

四物七音 傅氏曰四物律度量衡也七音以高商角

徵羽而加變宮變徵也

二十一年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遂亡 亡字句

二十二年無元不衷以獎亂人 舉而高之曰元不衷

文王武王是也

吳太子諸樊入耶 吳子諸樊乃王僚之伯父不應太

子與之同名且僚子尚幼此必諸樊之太子光正義

亦以爲傳寫之誤

二十五年爲父子兄弟姊妹甥舅皆嫌嫡亞以象天明

陸氏曰言其親疏倫序比象於天文之行列也

季氏介其雞 呂氏春秋注介甲也作小鏡著雞頭也

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解蓋襄公別立廟陸氏曰

別衰禮廢諸侯與祀蓋有獨豐于昵者如閔二年神

於莊公趙匡曰不及於祖也今此神于襄公亦然杜

謂別立廟謬矣武宮煬宮之立經皆書之即別立二

公廟無緣不書

事若不克君受其名 言徒以虛名受禍

使有司待於平陰爲近故也 近謂近魯平陰近齊野

意於共山之首呂氏春秋曰共伯和其行好賢仁屬

王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據此諸書所說

皆同則釋位以問王政者其伯其人也

攜王好命 解云幽王少子伯服朱鶴齡曰幽王在位

十一年討伯服之生不過數歲而獲虜爲犬戎所虜

必無復立其子之理正義引汲冢紀年幽王既弑申

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太子宜白於申號公翰立王子

余臣於攜二王竝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侯所殺

是攜王者余臣也 按此則攜王之攜乃是地名猶

杜解補正 卷下

厲王流彘詩人謂之汾王或以漢法息政交外曰攜

非也梁元帝用尚書左丞劉勳議其兄邵陵王綸

爲攜王取此名而義不同

師羣不弔之人 傅氏曰好行禍亂不相弔恤之人



左傳杜補正

之禮甲公也

二十八年孟丙為孟大夫 今本作孟丙者非漢書地理志云孟晉大夫孟丙以其為孟大夫而謂之孟

丙猶魏大夫之為魏壽餘大夫之為魏嘉邨大夫

夫之為邨邨午也

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 言非素識

二十九年人實不知非龍實知 言人自無撥龍之術

故不生得耳非龍之知也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 賈鄭皆云烈山炎帝之號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 王肅家語注曰三十斤

為鈞鈞四為石石四為鈞蓋用四百八十斤鐵

三十年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 備御不虞謂

三軍之事

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 言不得備數

將自同於先王 言欲白比于先周盛王

若為三師以肄焉 肄習也

三十一年我受其無咎 受猶任

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所有名而不知其已 傳

杜解補正 卷下

氏讀至夫字為句言人以有名為貴又有所謂有名

不如無名者 言有虛也

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益而名章 王應麟曰或求名而

不得如向成欲以師兵為名而宋之明其名不列焉

或欲益而名章如趙盾偽出奔世行殺太史將以益

祿君之惡而其惡益著焉推此類言之可見謹嚴之

法求名非謂者約名章亦不止三叛也

日月在辰尾 傅氏曰辰尾居東吳在楚東故知必吳

入鄂也

三十二年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吳越雖同星

紀之分而所入宿度不同故歲獨在越

屬役賦丈 屬役屬所役人數

定元年魏子治政 此即上年南面之事而傳再書之

者兩收而失則其一也蓋周之正月為晉之十一月

而庚寅即己丑之明日土彌年既已分役豈有遲之

兩月而始裁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過三

旬而畢矣

二年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 邵氏曰以師

臨我我伐桐二我我舒鳩也為我使之無忌吳自我

也蓋吳將誘楚欲使之不忌吳於是桐適叛楚故使

舒鳩人謂楚以師伐我我則伐桐如此者為我使之

無忌也不然楚方忌吳安肯出師於近吳之地哉此

致人之術所謂多方以誤之也 按傳下文言楚與吳

五年楚已滅舒鳩矣

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 傅氏曰柏舉楚

地在今河南西平縣本柏子國

噴有煩言 噴爭言也管子有噴室之議荀子噴焉而

不類

命以伯禽 孫寶桐曰於書當有伯禽之命而今逸之

相土之東都 相上商之先君鄭氏詩箋曰相土居夏

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曰東

都不可知為何地也

密須之數 密須解已見昭十五年此重出

楚子取其妹季芊界我以出 服云界我季芊之字下

文但言季芊知非二人

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 傅氏曰雲中雲夢澤中蓋

七

江北之夢在今湖廣德安府考睢漢一水皆入江楚

子既涉睢而西復還入睢由睢而入江縷吳兵之南

而北濟以入即自鄖而奔隨也解以為江南之夢非

不敢以約為利 陸氏曰不敢乘君父困約之時以為

利

五年卒於房 房疑即防字古下字作自脫其下而為

防字漢仙人唐公所碑可證也漢書汝南郡吳房孟

康曰本房子國而史記項羽紀封揚武為吳防侯子

亦作防漢書武帝紀濟川王明廢還防陵常山王敦

廢徙房陵一卷之甲字體不同又防房二字相通之

一證

大德滅小怨 傅氏曰大德謂其弟懷初謀弑王故子

西欲舍之王憐其念父以其只有大功故并賞

六年定之讐離 讐離解已見莊二十一年此重出

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

有如先君 恐晉陰厚之故為此言邵氏曰孟孫何為

而遲晉哉見虎有不吝之勢焉有不可言之強焉而

已有不得已之情焉欲晉君臣於言外得之而豫圖

杜解補正 卷下

所以待之也凡晉辭曰有如何河有如何先君云

者若謂苟不如此將如何河如何先君何若謂

其神臨之必降之禍也此所謂圖為之請以取入焉

者也

八年主人出奔奔 賈云主人出魯人奔卻

衛人請執牛耳 盟禮畢者執牛耳尊者泄之衛侯與

晉大夫盟自以晉尊故請晉執之

涉佗援衛侯之手及挽 援提持之也班脫同掌臂交

曲處援之上及於挽



家人從焉 言事之

九年子明請桐門右師出 劉用熙曰子明蓋與右師  
同居逐之使出各居也

東郭書禮登華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  
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 邵氏曰登登城也下既登而  
入城也左右非請辭絕而後下乃請辭也

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飲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  
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斬 邵氏曰上言驂彌從之  
則書先登矣既登又讓下讓而左右不以先後彌為

杜解補正 卷下  
先下地也登絕後下此言亦然讓登爭先也讓下亦  
爭先也曩與驂彌既不得先難也今猛又言登之先  
是又難也如驂之斬則書先而猛略後焉所謂先先  
於衆非先於書也何難之有故笑而言之

皆憤而衣裡製 傅氏曰皆白皆憤以巾髮卑賤所服  
裡製狐皮之衣

十年公會齊侯于祝其齊夾谷 在今萊蕪縣按杜解  
及史記服虔注皆云在東海祝其縣今淮安府之鎮  
輸遠非也水經注萊蕪縣曰城在萊蕪谷當路粗絕

兩山間道由南北門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蕪民播流  
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高賈所謂萊夷也夾谷之  
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

是則會於此地故得有萊人非召之東萊千里之外  
也不可泥視其之名而遠求之海上矣

十三年衛是以爲邯鄲而實諸晉陽絕衛之道也 邵  
氏曰實諸邯鄲衛之意也實諸晉陽非衛之意也故

曰絕衛之道

十四年使死士再會焉不動 傅氏曰會如會焉之發

左傳杜解補正

左傳杜解補正

急持以衝其陳吳陳堅不可動

哀元年死知不曠 曠空也言不爲徒死知上必有以  
恤之

二年以兵車之飾與卒駟兵車先陳 傅氏曰設飾於  
軍前盛爲軍容與卒駟兵車在前者相對彼自後望  
之不知虛實故懼

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故兆始謀伐二子卜得吉兆  
趙孟喜曰可矣 以范中行氏失援糧竭必將亡

四年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維左師軍于苑和右  
師軍于會野 發二邑之兵與戎狄之衆以臨上維而

分軍爲二以脅晉人  
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 晉大夫守陰地者  
五年諸子驚如之子茶嬖 諸子見襄十九年  
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 邵氏曰二不  
與皆指羣公子

六年再敗楚師不如死 劉炫曰前敗于柏舉若此戰  
更敗是再敗

潛師閉塗 史記司馬貞注曰閉塗即禮記所謂取塗  
杜解補正 卷下

者謂匿其衷也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 古文尙書五子之歌  
也今書無帥彼天常一句

出萊門而告之故 解魯郭門也按定九年解萊門陽  
關邑門

君舉不信羣臣乎 悼公忌茶恐諸大夫復立茶而廢  
已欲使除之故倍子以爲疑已

七年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 陸氏曰如冕如  
旂俱十二旒玉路繁纓十二就之類

左傳杜解補正

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

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  
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 傅氏曰大夫對以  
夏時諸侯以萬計惟大小相攻伐故晉以亡今晉盟

伐邾既不字小又不事大不相趨於亡乎何不言但  
言而不聽耳凡以兵加人德足以勝之而後可今德  
不過邾而伐之其可乎蓋諸大夫皆以伐邾有吳患

不能回季孫之意故不樂杜解皆誤

八年所託也則隱 若已託於他國而其事之雖不奔  
杜解補正 卷下

命猶爲之隱諱  
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 言魯平時雖無讎則必有  
共其患

王犯書爲之宰濇焉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 傅氏曰  
吳既克武城則其人以二子之故將固與吳吳得據  
之以爲魯患故懼

吳人行成 此魯求成耳而言吳人行成者內外之辭  
十一年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 清解已見隱四  
年此重出

有子曰就用命焉 劉原父曰有子當爲子有  
州仇奉甲從君而拜 邵氏曰州仇奉甲從君者對王  
言拜者受之之禮

使於齊 子晉爲吳王使於齊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  
史記曰吳子使子晉於齊

爲王孫氏 傅終言之亦猶夫吳王奔楚爲堂谿氏也  
解謂改姓辟吳禍非

十二年孔子與申適季氏季氏不統放經而拜 傅氏  
曰孔子與申弔於公也適季氏弔畢而適季氏也見

左傳杜解補正



季孫之不視則亦去其經禮之稱也拜者賓主之拜也古者弔無拜禮

從之固矣 固如與人而不固之固

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解夫差欲霸中國

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

書之非也四夷雖大皆曰子

越子伐吳為二隧 解隧道也按陸即古隊字

十四年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傅氏曰四乘四人同乘

也如文十一年當父終甥駟乘解云兄弟八人不必

皆在

十五年曆日共積 陸氏曰共積謂共給委積蓋言倍

日而行以二日之用為一日之用

利不可得而喪宗國 傅氏曰喪失也成魯宗室背魯

出奔是喪宗國

十六年使貳車反而于西國 解西國孔氏廟所在而

殺主石而殺何曰莊十四年先君桓公命我先人與

司宗而注宗廟中藏主石室也昭十八年鄭災使祝

史遷主而于廟注廟主石室也此注同按說文云

杜解補正 卷下

昭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宮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為主

今許公為得而于囊中非石室亦非石而矣

十七年太子又使楛之 陸氏曰楛字古與詠通呂氏

春秋楛楛于之子使之爭

晉焉大國滅之將亡 當以焉焉大國為句言其邊於

大國將見滅而亡

十八年夏書曰官占唯能敵志昆命于元龜 今大禹

謨

二十一年唯其備書以為一國憂 傅氏曰二國齊魯

二十三年以肥之得備彌甥也 傅氏曰彌甥也

其可以稱旌誓乎 傅氏曰稱副也馬以馮車車有旌

旌仍以繁縷飾馬皆國君之服諫言可以稱此百

二十六年申開守陣 申如易申命之申

二十七年三子皆從康子病之 解恥從魯夷盟慈溪

黃氏曰非也蓋康子恐其君借勢於越以去己與越

將妻公康子納賂太宰嚭而止同意豈以盟誓夷為

恥哉

公弔焉降禮 陸氏曰過自貶屈

杜解補正 卷下

故寡君使瑋祭陳喪焉 傅氏曰喪中也祭其中見滅

之由

故韓魏反而喪之 補云終陳成子之言 自是晉並

微至靖公三年韓魏趙三分其地靖公遷為家人

左傳杜解補正卷下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一名絳字爾人崑山人博極羣

書精於考證

國初稱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為最李光地嘗為作小

傳今載榕村集中是書以杜預左傳集解時有關

失賈連服虔之注樂遜之春秋序義今又不傳於

是博稽載籍作為此書至邵寶左傳等書苟有合

者亦皆采輯若室如懸磬取諸國語肉謂之羹取

諸爾雅車之有輔取諸呂覽田祿其子取諸楚辭

左傳杜解補正提要

千畝原之在晉州取諸鄭康成而為廟主取諸說

文石四為鼓取諸王肅家語注祝其之為萊蕪取

諸水經注凡此之類皆有根據其他推求文義研

究訓詁亦多得左氏之意昔隋劉焯作杜解規過

其書不傳惟散見孔穎達正義中然孔疏之例務

主一家故凡焯所規皆遭排斥一字一句無不剝

曲而杜直未協至公炎武甚重杜解而又能彌縫

其闕失可謂掃除門戶能持是非之平矣近時惠

棟作左傳補注糾正此書尤涼一條大司馬固一

條文馬百駟一條使封人慮事一條遇艮之八一

條豆區釜鍾一條然其中文馬之說究以炎武為

是棟又補其引古春秋左氏說但舉漢書五行志

之名又補其禮為鄰國闕一條用服虔之說而不

著所自案徵引佚書當以所載之書為據棟引世

本不標史記注引京相璠土地名不標水經注正

體例之疎未可反議炎武至服虔一條當由偶忘

出與棟注昭公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證以王

肅家語注亦明焉時可之說未標時可之名也是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杜解補正提要

固不以掠美論矣







十月為良月傳曰就盈數焉

星名

龍 角亢也傳曰龍見而雲龍見而畢務

天根 氏也外傳曰天根見而水涸

天駟 房也外傳曰月在天駟

大辰 心也傳曰星守大辰

大火 心也傳曰心為大火火伏而後熱若畢

龍尾 尾也傳曰龍尾伏辰

天棗 傳說星也傳曰天棗燁燁

折木之津 箕斗間也傳曰今在折木之津

星句 斗牽牛也傳曰歲在星紀

婁女 須女也傳曰星出婁女

元枵 虛危也傳曰淫于元枵

天龜 虛危也外傳曰星在天龜

蛇 虛也傳曰蛇乘龍

顛頊之虛 虛也傳曰歲在顛頊之虛

北陸 虛危也傳曰日在北陸而歲冰

大水 營室也傳曰其星為大水

姦管之口 室壁也傳曰歲在姦管之口

豕韋 室壁也傳曰歲在豕韋

降婁 奎婁也傳曰降婁中而且

大梁 昂畢也傳曰歲及大梁

西陸 昂畢也傳曰西陸朝觀而出之

實沈 參也傳曰實沈主參

味 柳也傳曰味為鶉火

鶉火 柳星張也傳曰鶉之責責

鳥帑 翼軫也傳曰以害鳥帑

北斗 紫微垣附近星也傳曰星守入于北斗

歲星也

天漢也傳曰西及漢

漢

李 妖星也

彗 妖星也傳曰彗有彗星

星守 彗十四年

文十有四年秋七月有彗星入于北斗

昭十有七年冬有星守于大辰

夜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守于東方

十有四年冬有星守

星隕 隕石一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交 星隕如雨

僖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雨雪

雪曰雨雪蚤曰雨蚤凡白上下者皆曰雨

經用周正傳參夏時

春秋經用周正而傳或參以夏時以經為孔子所筆

削而傳則考採傳記也周禮燕以仲冬而魯參以正

月時王之正月也定之方中夏之十月周之十二月

而城楚邱乃書於來年之正月紀其成也何以見傳

之參以夏時也四月取麥秋取禾是夏時矣穀部來

朝經書夏傳記以春亦用夏時也而正月朔日南至

傳類以周正就傳亦何常之有若以孔子欲行夏時

左傳事緯

而遂謂春秋之經亦用夏正則二月無冰十月大雪

又何必以言異哉抑又考之晉人城杞師曠曰會于

承匡之歲於今七十三年然自文十一年正月更襄

三十年二月癸未實七十四年則與橫說違以長歷

計之文十一年之三月乃甲子朔實夏之正月而合

七十三年之數晉固用夏正矣或以據晉史不能

盡舉故十二月申生經書明年春十一月殺先克

經書明年正月冬殺平鄭經書明年春經傳互異而

杜氏每曰從夫赴必稱日月豈能更乎諸儒紛紛

殊為無稽

周歷

春正月建子 日功在

二月建丑 日功在

三月建寅 日功在

夏四月建卯 日功在

五月建辰 日功在

六月建巳 日功在

秋七月建午 日功在

八月建未 日功在

九月建申 日功在

左傳事緯

冬十月建酉 日功在

十一月建戌 日功在

十二月建亥 日功在

周室封建

周室封建自武王及成康皆有之故昭九年傳曰武

王成康之建母弟二十六年傳曰武王克殷成王靖

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也按周公營

洛始封康叔成王翦桐以封唐叔如此之類明非武

王所封也其昭二十八年傳曰武王克商先有天下

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蓋言克商乃

得封建歸功於武王耳又傳二十四年傳曰周公弔

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然所數二十六

國亦非盡周公一時所建也

天子諸侯建都

天子建邦設都故諸侯分土而置周自后稷封邰公

劉遷幽太王居岐文王作豐則猶夏商之侯國也武

王宅鎬成王營洛以郊鼎則為天子矣及周室凌夷

而平王東遷遂入春秋其曰王城即成王定鼎之郊

鄭也其敬王之遷成周即成王所營之下都也

魯都曲阜本少昊之墟也又大庭氏居之故傳有大

庭



左傳事緯卷一  
庭氏之庫又曰大庫之庭

晉都唐謂之夏墟大名也本堯所都謂之平陽晉水出焉故名曰晉正名翼亦名絳而平陽是其總名曲沃繼統遂居晉都至景公遷於新田復命新田為絳而以故都為故絳

齊都薄姑遷於營邱本顛項之墟也  
秦非子始居秦谷襄公赴幽王之難故平王與以岐豐之地莊公居犬邱文公居汧渭德公遷於雍自德公以下十八世居雍至獻公遷櫟陽孝公遷咸陽皆在春秋後也

楚都丹陽武王遷郢至昭王為吳所滅又遷於都其始號荆至成王始改號楚也

宋都高邱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也謂之火辰之墟相王因之

衛都朝歌本紂都謂之高墟及懿公為狄所滅宋桓公立戴公以廬于曹齊桓公城楚邱而遷之後文公又遷於帝邱顯帝之墟也故曰帝邱夏世昆吾氏居之故有昆吾之墟

鄭本封西周畿內之地至武公而遷洛河頽之間謂之新鄭

左傳事緯卷一  
陳都宛邱大皞之墟

蔡都汝南昭侯服役于楚徙州來  
許國小近鄭再滅之以為俘邑悼公附楚遷蔡又遷於城父又遷於白羽許遷於繁城

曹都定陶

莒都密州遷鹽官謂之南莒

邾都邾文公遷於繹其後魯伐邾取繹當別有繹

吳都姑蘇  
越都會稽  
滕遷都於公邱其故地為小邾

左傳事緯

薛故都本在魯地築臺於薛是也吳仲遷於邱

杞都雍邱遷於綠陵又遷淳于  
小邾都故滕也以上二十國有世系圖  
諸小國都名見左傳者就都上陽州都淳于鄆都開陽肥都昔陽都商密

諸侯與處

齊滅四國 項 根牟 郭 郭  
晉滅十三國 耿 霍 魏 魏 甄 甄  
洛氏 甲氏 留吁 鐸辰 緜陽  
肥 陸渾 鼓

左傳事緯卷一  
齊滅五國 紀 譚 遂 邾 萊  
秦滅二國 梁 涇  
楚滅二十國 權 申 邠 息 弦  
黃 蘄 江 六 蓼  
庸 蕭 舒 庸 舒 鳩  
賴 唐 頓 胡 陳

宋滅一國 曹  
衛滅一國 邢  
鄭滅一國 許  
蔡滅一國 沈  
莒滅一國 郟  
邾滅一國 須句  
吳滅二國 徐 巢  
越滅一國 吳  
狄滅一國 溫

國號不一  
燕有二故一曰北燕亦有二故一曰小邾說亦有二而不稱邾西者其時西號已成矣

楚本號州國有二名猶之晉曰唐殷曰高也邾至戰國為鄆鮮虞至戰國為中山

左傳事緯卷一

古者以縣統郡與後世不同故楚人滅國以為九縣  
晉趙簡子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杜氏曰千里百縣縣有四郡

列國城郭井里宮室園池

城方丈曰堵堵三為雉城上女牆曰櫨曰障曰短垣地有兩名者時來曰邾大邱曰垂句瀆之邱曰穀邱黑壤曰黃父夷曰城父新曰白羽犂曰檉邾曰拔卷楚曰斷道沙曰瑣祝其曰夾谷垂葭曰郟氏率曰脾上梁之開邱曰發陽

道六達謂之莊齊城內有之九達謂之遠鄭城內有之或名達市或名達路或名大達吳晉往來之道曰夷庚魯東南有五父之衝鄭有周氏之衝衛有馬路之衝

楚人家前闕曰經皇寢門闕曰室皇大夫亦有寢門傳曰晉趙盾寢門闕矣臣亦有朝傳曰崔氏之朝王侯之廟以盛名官如周平宮桓宮莊宮魯煬宮僖宮之類是也鄭祖廟曰大宮楚曰大室

諸侯之宮曰公宮太子之宮曰東宮又魯有楚宮晉有固宮銅鞮之宮虎祁之宮楚有渚宮章華之宮宋有沃宮鄭有西宮北宮

左傳事緯卷一  
諸侯之臺晉鹿祁之宮說苑作馳底之臺楚有章華之臺齊有臺榭臺榭有臺臺榭亦有臺榭按列國多有臺晉靈公從臺上彈人季平子登臺而請之類是也

周 城門曰東門 園門 北門 南門 上東門 東門  
魯 城門曰東門 南門 上東門 東門  
鹿門 鹿門 北門 邪門曰萊門 子駒之門  
城內有社園 桐汝之間 外有蒲園

晉 有枕園  
齊 城門曰東門 西門 北門 稷門



鹿門 雍門

城中有魚里 外有中池

秦 城門曰東門

楚 城門曰西門 北門

城中有蒲葦之市

宋 城門曰揚門 盧門 桐門 南門

西門 曹門 蒙門 澤門 有舊塢桑林之門

城內有南里

衛 城門曰東門 南門 西門 北門 閔門

左傳事緯 郭門曰蓋獲之門

城內有藉圃

鄭 城門曰東門 南門 北門 舊北門 渠門

皇門 郭門 蓋門 師之梁 時門 閔門

外郭門曰純門 遠郭門曰桔枝之門

城中有襄庫 羊肆 城中之里曰中分 城外有南里

陳 城門曰東門

許 城門曰東門

邾 城門曰魚門 郭門曰范門

絞 城門曰南門 北門

爾雅曰梁莫大于漢梁又曰梁山晉室也

魯有大野傳曰西狩于大野宋有孟諸傳曰孟諸之

入于雲中鄭有圃田傳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

圖大野諸名亦皆爾雅釋地文也

左傳事緯 卷一

左傳事緯 卷一

姓氏 馬驥 撰 羅江 李調元 贊

姓氏

姓氏今不復別按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

之別名也姓以繫百世使不別氏以別子孫所自出

舜之媯禹之姁伯夷之姜是因生賜姓也舜曰虞禹

曰夏伯夷曰呂是胙土命氏也叔牙季友則以字失

宋戴衛齊則以諡矣司徒司馬則以官矣魏范韓

則以邑矣蓋天子既命之曰齊魯侯業已胙土命氏

而諸侯位卑無土可分故不命氏而命族久之則族

亦氏也但不敢賜姓耳姓繫百世如周之支庶皆守

姬姓其曰魯衛毛冉之名則子孫所別也謂之氏矣

胙土命氏據封諸侯然耳亦有王臣不封者王亦或

賜之族與諸侯之臣無異春秋尹氏武氏是已諸侯

之臣卿乃得賜族蓋位登其極理合建家無駭卿也

故聲請之有德薄未足建家則雖卿亦不族聲援

溺柔其後無聞未得族也國語稱黃帝之二十五

人其得姓者十二人天子之子不盡得姓諸侯之臣

豈盡得族哉其士會之帑處秦者為劉氏伍員之子

在齊為王孫氏如此之類非盡君賜子孫繁衍其流

至於萬姓是又當別論也

晉侯名周衛侯名鄭陳侯名吳衛侯名晉魯侯名宋

皆以國為名者也或曰不以國謂不以本國耳

諡法

諡法起於周前此未有也卒哭而諱將葬而諡周人

以諱事神故諱則有諡白虎通言生有爵死有諡謂

君卿大夫同也春秋之世吳越之君無諡闔廬句踐

是已秦楚宋鄭之卿無諡孟明子文華元子產是已

晉衛之大夫無諡羊舌肸蓬瑗是已

布德執義曰穆名與實爽曰繆秦伯任好三納晉君

遂霸西戎宜稱穆矣而諸家謂其殺三良以殉故諡

曰繆夫葬穆者康公也豈有故從其亂命而加以惡

諡乎

靈惡諡也春秋被弑之君如晉之夷卓陳之平國鄭

之夷楚之虔咸諡曰靈楚成王諡靈不與共王曰為

靈若厲其為惡諡也明矣然史稱周之東也王綱不

振迨靈王周道始昌諸侯服從故左氏曰靈王生而

有頹王其神聖無惡于諸侯克終其世又似非惡諡

也

楚世家言熊通自立為楚武王則非諡法然恐亦臨

文遷就之辭耳如周公謂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

之弟成王之叔父伍子胥曰報爾平王當時周成楚

平固在也史筆往往如此左氏亦有誤用者陳桓公

方有寵於王惟一處而已

春秋諡有三字者衛之貞惠文子也有生賜者衛侯

之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也有出奔而仍得諡者滅

武仲中行文子也有作亂被誅而仍得諡者崔武子

藥懷子也

婦人無諡諡從其夫而已晉文嬴衛宣姜莊姜宋共

姬秦穆姬之類是也亦有與夫異諡者如景之穆后

左傳事緯 卷一

桓之姜姜莊之哀姜惠之繼室釐子成之姜定如又

不盡然卿之內子或亦殊諡孟穆伯之戴已聲已足

也

晉文公從亡之臣見於傳者狐偃趙衰顛頡魏犇齊

臣狐毛賈佗介之推凡八人鄭叔詹曰有三士足以

上人國語宋公孫固曰晉公子父事狐偃師事趙衰

長事賈佗又說苑介子推懸書云五蛇從之左傳叔

向曰有士五人諸說互異未詳所指

傳曰驪姬之亂詛無害羣公子故文公子雍在秦樂

在陳黑臂在周襄公之孫試在周蓋諸子悉出他國



德驪姬之亂也雖成公復立公族而顯者亦少是後見於傳者唯揚于及慈耳昭十八年鄭人救火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外是公族猶多在他國也

王侯妃匹

婦人圖下繫姓示不忘本且別他族齊姜衛姬葛嬴宋子之類是也有字下繫姓者齊女曰孟姜季姜宋女曰孟子仲子是也有諡下繫姓者莊姜齊子懷嬴文羊是也姬為周姓故王室及同姓之女皆曰某姬晉平公以同姓之女為嬪御故子產曰內有四姬後世不知遂以為侍妾之稱國策言幸姬如姬漢書言左傳事緯卷二

諸姬愛姬不辨為周姓矣惟婦如之不以再姓爾雅曰長婦謂稚婦為婦婦婦謂長婦為如婦則自古已然

婦人有名有字婚禮納采問名公羊傳字而笄之如宋元之母曰棄齊景之妃曰重是其名也伯姬叔姬伯叔是其字也  
匹配曰妃名通通妻故陳哀公有元妃二妃下妃魯惠公亦有元妃孟子元之一字蓋始適二義故杜曰始適夫人若始而非適通而非始皆不得稱元孟任哀姜是已妃字則無尊卑之異雖大夫亦稱之禮曰以某妃配某氏是也其尊卑殊詳於禮天子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諸侯元妃既死禮無重娶之義而以元妃之姪婦為繼室故惠公繼室以齊子晉侯請繼室於齊是也大夫亦然傳曰臧宣叔娶於緡而死繼室以其姪

周諸王妃  
平王 紀季姜  
桓王 紀季姜  
莊王 王姚  
僖王 王姚

左傳事緯

惠王 陳嬀 王后生襄王  
襄王 陳嬀 王后生襄王  
頃王 陳嬀 王后生襄王

定王 姜氏 王后生宣公  
簡王 姜氏 王后生宣公

景王 姜氏 王后生宣公  
穆后 王后生宣公

惠公 孟子 夫人生宣公  
仲子 夫人生宣公

桓公 文姜 夫人生莊公及季友  
叔姜 夫人生孟任

閔公 齊姜 夫人生宣公  
敬嬴 夫人生宣公

宣公 穆姜 夫人生宣公  
敬嬴 夫人生宣公

成公 齊姜 夫人生宣公  
敬嬴 夫人生宣公

昭公 孟姜 夫人生宣公  
敬嬴 夫人生宣公

定公 孟姜 夫人生宣公  
敬嬴 夫人生宣公

齊姜 夫人生宣公  
敬嬴 夫人生宣公

文姜 夫人生宣公  
敬嬴 夫人生宣公

祁姬 辰嬴 夫人生宣公  
悼夫人 夫人生宣公  
少姜 夫人生宣公  
衛姬 夫人生宣公

齊姬 衛姬 夫人生宣公  
王姬 徐嬴 夫人生宣公  
蔡姬 夫人生宣公

子叔姬 夫人生宣公  
蕭同叔子 夫人生宣公  
聲孟子 夫人生宣公

戎子 穆孟姬 夫人生宣公  
駮聲姬 夫人生宣公  
仲子 夫人生宣公

胡姬 重嬴 夫人生宣公  
季姬 夫人生宣公

楚姬 夫人生宣公  
鄧曼氏 夫人生宣公  
秦嬴 夫人生宣公  
巴姬 夫人生宣公

共姬 夫人生宣公  
奔平姬 夫人生宣公  
景曹元夫 夫人生宣公

莊姜 夫人生宣公  
厲嬀 夫人生宣公  
戴嬀 夫人生宣公  
夷姜 夫人生宣公

宣姜 夫人生宣公  
敬嬴 夫人生宣公  
宣姜 夫人生宣公

鄭姬 鄭曼 夫人生宣公  
雍姑 夫人生宣公  
姜氏 夫人生宣公  
江女 夫人生宣公

蘇女 夫人生宣公  
姚子 夫人生宣公  
宋子 夫人生宣公

陳姬 夫人生宣公



鄭姬 生桓師 二妃 下妃

齊姜 文元妃 生定公

晉姬 文二妃 生襄公

晉卿十一族

晉卿十一族韓魏趙狐荀先祁欒范中行知也賈季奔狄而狐氏廢齊克有疾而齊氏廢先穀得罪而先氏廢欒祁廢趙而趙復興欒氏譜殺三祁而祁氏廢范宣子逐欒盈而欒氏廢知趙魏韓逐范中行氏而趙魏韓復共滅知伯是後遂為三晉矣

韓氏 其先與周同姓或曰韓萬曲沃莊伯之弟也

晉獻封萬于韓原以為韓氏宣十二年景公以韓厥為司馬成三年晉作六軍使厥將新中軍實業之功也十三年將下軍十八年繼樂書為政將中軍襄七年告老長子無忌有廢疾不得立讓于弟韓起使無忌掌公族大夫起佐上軍知榮東厥以為政而悼公復霸昭二年起將中軍韓於魯觀書於太史氏曰周禮盡在魯矣十三年會於平邱二十八年卒定十三年韓不信同逐范中行氏不信之孫滅知伯再傳而侯侯六世而王王六世而秦滅之

魏氏 其先畢公高之後也武王封弟高子畢以畢

左傳事紀 卷二

為姓其裔孫畢萬事晉晉獻公滅魏以封之卜偃曰

其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魏犇從亡文公以為

戎右成十八年悼公即位以呂相魏頡為卿以魏犇

為司馬襄三年終佐新軍和諸戎十一年而有蕭魚

之會公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子之力也賜絳金石

之樂十三年佐下軍十八年將之平公世也昭之五

年魏舒佐上軍二十八年晉滅祁羊舌氏舒遂為政

將中軍頃公十二年也定元年成周卒十三年受

多同逐范中行氏後其子豹與韓趙共滅知伯傳而

而為列侯侯之孫稱王王六世而秦滅之

趙氏一其先與秦同祖至造父為周穆王御賜以趙

城因為姓七世孫叔帶去周事晉又五世而趙夙

為獻公戎御賜之耿驪姬之難趙衰從重耳出亡文

公反國以為原大夫僖二十七年晉作三軍欲以為

卿趙衰辭之一年晉作五軍衰將新上軍始為卿

文二年襄公使佐中軍五年卒六年趙盾將中軍立

靈公使趙穿為散卿宣二年公無道穿弑之太史書

曰趙盾弑其君盾以趙括為公族大夫盾卒趙朔嗣

立宣八年佐下軍十二年將之以括及趙嬰為中軍

大夫趙同為下軍大夫成三年景公作六軍括佐新

左傳事紀 卷二

中軍趙旃佐新下軍嬰通於莊姬同括放之姬誣殺

同括既景公用韓厥之言而立趙武馬悼公立以為

卿佐新軍襄九年將之十二年將上軍二十五年將

中軍相平公以為政傳曰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奔

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皆武之力也武退然如不

勝衣其言訥然如不出諸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

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昭元年卒

五年趙成佐中軍二十五年趙鞅合諸侯於黃父明

年納敬王定十三年范中行攻鞅奔晉陽於是知韓

魏氏共逐范中行氏而反鞅哀二十二年子無恤嗣

左傳事紀 卷二

恤與韓魏滅知伯其後侯者六世王者六世而秦卒

滅之

狐氏 其先本唐叔之後別在戎狄為狐氏獻公娶

二女於戎戎女狐姬生文公狐突以姬故事晉為大

夫閔一年申生伐東山突為戎御二子狐毛狐偃從

文公出亡懷公立名毛偃不至殺狐突及文公得國

僖二十七年使毛將上軍偃佐之明年啟楚於城濮

文六年襄公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為佐陽

處父改蒐而易之以射姑佐趙孟射姑怒及襄公卒

射姑將迎公子樂于陳而立之趙盾不從殺公子樂

左傳事紀 卷二

於鄆故射姑殺處父而奔狄狐氏亡

晉氏 晉臣食邑於白曰白季從文公出奔及反國

使佐下軍文五年臣卒十二年趙盾使晉甲佐下軍

宣元年放甲而立晉克八年克有蟲疾卻缺廢之晉

氏亡

先氏 閔二年申生伐東山先友為右僖二十七年

文公使先軫佐下軍二十八年將中軍上德也敗楚

師於城濮文公為侯伯軫之功實大焉二十三年敗

秦于殽獲三帥是秋免胄馳狄師而死狄人歸其元

面如生襄公以其子先且居將中軍文五年卒七年

先克佐中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初襄公之卒也

趙盾使先蔑逐公子雍於秦既而背之故蔑奔秦九

年都竹亂殺克晉人殺都宣十二年先穀佐中軍邲

之戰不用命而敗於楚十三年召赤狄將為亂景公

殺之盡滅其族先氏亡

卻氏 晉公族也其先食邑於卻因氏馬至卻芮而

受采於冀芮事夷吾及文公反國芮及呂甥將焚公

宮公如河上秦穆公誘殺呂卻卻氏廢齊臣過冀見

卻缺韓夫婦敬如賓言於文公而使為下軍大夫僖

三十三年襄公立卻缺獲白狄子命為卿文十二年

左傳事紀 卷二

將上軍宣八年將中軍廢齊氏十二年卻克佐上軍

十三年將之十六年佐中軍十七年將之成二年敗

齊於鞏報其笑辱也十三年卻錡佐上軍卻至佐新

軍十六年錡將上軍卻錡將新軍錡及至犇皆汰侈

號三卻鄆陵之役至進六間之說而勝楚反役樂氏

譜三卻而殺之卻氏亡

樂氏 亦公族也晉靖侯孫樂賓食采于樂因以為

氏賓傳曲沃桓叔其子共叔事哀侯僖二十七年文

公以樂枝將下軍文五年卒十二年樂盾將下軍宣

十二年樂書佐下軍成二年將之從卻克以勝齊于

左傳事紀 卷二

於鄆故射姑殺處父而奔狄狐氏亡

晉氏 晉臣食邑於白曰白季從文公出奔及反國

使佐下軍文五年臣卒十二年趙盾使晉甲佐下軍

宣元年放甲而立晉克八年克有蟲疾卻缺廢之晉

氏亡

先氏 閔二年申生伐東山先友為右僖二十七年

文公使先軫佐下軍二十八年將中軍上德也敗楚

師於城濮文公為侯伯軫之功實大焉二十三年敗

秦于殽獲三帥是秋免胄馳狄師而死狄人歸其元

面如生襄公以其子先且居將中軍文五年卒七年

先克佐中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初襄公之卒也

趙盾使先蔑逐公子雍於秦既而背之故蔑奔秦九

年都竹亂殺克晉人殺都宣十二年先穀佐中軍邲

之戰不用命而敗於楚十三年召赤狄將為亂景公



董四年將中軍十六年勝楚于鄢陵十八年與中行偃弑厲公而立悼公以樂慶為公族大夫襄九年將下軍十六年平公使樂慶為公族大夫十八年佐下軍慶汰樂氏多怨盈及好施士句畏之二十一年晉逐樂盈合諸侯以錮之盈入為亂二十三年克之樂氏亡

范氏 其先陶唐氏裔也在周為杜伯宣王殺杜伯其子隰叔奔晉為士師故為士氏士為為獻公除公族使為司空士殺嗣之文六年文公蒐于夷將使殺將中軍先克不可八年作亂九年殺先克襄公殺殺左傳事緯卷二

靈公之立也士會奔秦既而復之宣十二年將上軍十六年滅赤狄甲氏留吁鐸辰景公請于王以蔽冕命將中軍兼太傅明年先卻克而請老子士燮佐上軍成十三年將之十六年佐中軍反自鄢陵死而卒十八年悼公使士魴為卿士渥濁為太傅襄九年士句佐中軍十三年魴卒將使句將中軍讓於中行偃十九年將之二十三年克樂氏昭五年士鞅將下軍定元年將中軍十三年士吉射與中行寅作亂晉卿共逐之奔朝歌哀五年奔齊范氏亡

中行氏 本荀氏也荀林父將中行故為中行氏文七年佐上軍十二年佐中軍宣十二年將之敗於邲林父請死景公使復其位成十三年荀庚佐中軍十六年荀偃佐上軍襄九年將之十三年將中軍十四年伐秦十八年合諸侯同圍齊明年未至而卒昭元年荀吳將上軍敗無終及羣狄十二年滅肥二十二年滅鼓二十九年荀寅為下卿定公十三年與范氏作亂晉逐之中行氏亡

知氏 亦荀氏也與中行氏同宗荀首食采于知故別稱知氏宣十二年首為下軍大夫十三年佐上軍十七年佐中軍初楚之敗晉于邲也楚人囚知罃及

左傳事緯卷二

首佐中軍乃以公子穀臣及襄老之尸易筮而歸之成十三年營佐下軍襄九年將中軍輔悼公以為政明於戰陣之法三駕伐鄭遂復霸業營之力也十三年卒昭五年荀盈佐下軍九年荀躒嗣之定十三年與韓魏趙共逐范中行氏其子荀瑤求地於三晉故三晉共滅之在春秋後知氏亡

魯三桓

魯三桓孟孫叔孫季孫也慶父欲竊君位叔牙黨之季友既叔牙而立叔孫氏慶父臨而魯立孟孫氏友獲皆等而立季孫氏此三桓之始也

季孫氏 自季友獲挈賜田而手文嘉名公卿上卿之北始應至文子縱遂殺通而魯君失政武子專國而政建大夫應悼子平子而昭公見逐桓子嗣立而陽虎作亂康子奔適季氏漸衰原其初本以忠良之心除慶父而安魯國其後驕恣專國而家臣又專其家天之報施豈誣也哉

叔孫氏 僖四年戴伯侵陳為叔孫之始其子莊叔嗣之而惠伯別為叔仲氏莊叔實遂殺通而惠伯死節穆叔則祖三軍以種公昭子則愛國而祈死成子繼之數年而卒叔牙之後有四善人皆不得志而莊左傳事緯卷二

叔牙之子僖如通君之母暨牛餓父武叔殺聖亦足以振叔牙矣

孟孫氏 僖十五年公孫敖救徐而孟氏始至獻子之子宅而別為子服氏其中文伯賢而死于父先惠叔孝而無後二子知禮而諧死雖以獻子之德莊子之孝信子之講禮懿子之師聖而穆伯好色幾墜宗祀孝伯黜適以亂綱常其未免慶父之餘孽與

春秋同姓名人

春秋有兩蔡侯中一為文公一為昭公僅四世而同名必有一誤也有兩壽夢一為勾吳之君一為於越

之大夫有兩庶其一為莒子一為邾婁之臣有兩子羽一為鄭行人一為衛行人有兩石乞一為衛人殺子路一為楚人白公又如介子推晉臣也而又有行年十五而相荆者見說苑宛春楚行人也而又有進諫于衛靈公者見呂覽晉舅犯事文公者也而又有為平公參治國政者見說苑吳公子慶忌夫差之子也而又有王僚之子為要離所刺者見吳越春秋管子書載齊桓公之臣弦章說苑又載景公之臣弦章且傳中范宣子士句士鞅之父也而士句相士鞅又見于昭公之六年按杜注即士文伯豈與宣子乃左傳事緯卷二

盟誓

曲禮約信曰誓涖牲曰盟盟者要言以昭神也凡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飲之以盟飲以成血誓以成耳讀其載書以次乃飲既飲乃以牲加書而埋之其盟神則無復定限故襄十一年傳稱司慎司盟名山名川君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也其飲必取血及耳以手執王飲之血進之於口定八年後衛侯之手及掩襄九年口血未乾是也

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涖之故鄆澤之盟衛侯請執牛耳發陽之役衛石龜蒙之盟魯孟武伯皆小國執牛耳也唯鄆衛之役吳以大國執之不合盟禮故孟不從

凡盟牲用牛而莊三十二年孟任割臂盟公定四年劉子期之心哀十五年與襄從之十六年與襄從已足倉卒又不必盡用牛矣

兵戎

凡步曰卒車曰乘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人自荀吳毀車為行始用步戰然魏舒曰彼徒我



車是狄先用卒矣隱之九年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是戎又更先用卒矣

服牛乘馬以駕車古無單乘者故古書無騎字左師展將以昭公乘馬而歸蓋單騎之漸

襄公二十四年楚子以舟師伐吳此水戰之始至哀公十年吳徐承承師舟師將自海入齊又海舟之始也拜賜之師遷延之役汎舟之役皆當日所名也

陳名

魚麗之陳鄭莊公禦王也右拒左拒中軍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荆尸楚陳名也武王伐隨為之莊王因之軍行右轉左追犀前牙慮無中權後動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崇卒中行穆子敗羣狄也五乘為三伍為伍乘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

伐術之陳齊莊公作也有先驅申驅貳廣故肱大股楚田獵之陳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

鄭嗣為鶴其御為鶴越子句卒衛支維之卒皆陳名也覆伏兵也衷中也衛陳橫也簡師精也贏師弱也

刑名

左傳事緯卷二

輶高柔彌

則強鉏 曰齋奉自則則者之履曰踊

桔槔 闕射師諫執而桔之

囚 囚時伯又曰管仲請囚

國 國伯威

輶

貫耳 輶七人貫三人耳

尸

礎

府

扶 以朴扶職

禁 南冠而縶

醜 齊人醜風沙衛魯人醜子路古極刑也

劓 後者劓

炮 炮卻宛

敵 奪之杖以敵之

蔡 殺管叔而蔡蔡叔

字 字石乞

軍 軍獲曰俘毒死曰醜自經曰縊餓死曰殯刳曰自刳

左傳事緯卷二

壹 壹擊而死曰殞不以壽終曰鮮弗良死曰強死祈死

者 者士變叔孫婁不順者楚成王晉荀偃

楚 楚成王有僕區之法晉丹書以著罪鄭子產鑄刑書

鄧 鄧析為竹刑今有鄧析子書

左傳事緯卷二畢

左傳事緯卷三

解平 馬驢 撰 羅江 李詞元

變卦起於左氏

易說變卦起於左氏如鄭伯廖論曼滿自豐上六變為離晉師救鄭自師初六變為臨子產論楚自復上六變為頤蔡墨論龍見自乾初九變為姤之類其說皆指一爻以立論耳若筮法則諸爻變動原無一定

乃左氏所載悉不出一爻之變故仲之觀六四變否畢萬之屯初九變比季友之大有六五變乾伯姬之歸妹上六變睽卜偃之大有九三變睽崇姜之困六

左傳事緯卷三

三 變大過穆子之明夷初九變謙姤始之屯初九變比南蒯之坤六五變比晉救鄭之泰六五變需此十

事更無變重爻者惟晉之遇復以全卦言而魯之民之隨以六二不變爻取義豈春秋二百餘年遂無遇

兩爻以上之變卦耶左氏失誣此可見之

左傳引尚書

左傳引尚書以為譏作夏書僖二十四年地乎天成文七年戒之用休裏三年成允成功二十六年與其

殺不喜哀十八年官占惟能蔽志皆大焉謨也卑陶

謨亦作夏書莊八年卑陶適德卑陶謨也此二篇

今實虞書以太甲作夏書昭十年欲敗度太甲篇也

今實商書以洪範作商書文五年沈潛剛克裏三年

無偏無黨皆洪範也今實周書雖古今敘書或有不

同而太甲之為夏書更不可解杜氏釋傳往往以書

解為違書則未見古文故也

春秋賦詩斷章

春秋賦詩斷章未必合於本詩之義皆取一章一句

以寄意也左氏引詩以斷意義亦依此其許穆夫人

之賦載鄭人之賦清人秦人之賦黃鳥則作詩之

始也

左傳事緯卷三

左傳事緯卷三

左傳事緯卷三

左傳事緯卷三

左傳事緯卷三

左傳事緯卷三







吳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其幾余  
在彼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哀公孫  
仲尼一誅諸書互見不同禮檀弓云天不遺者老莫  
相余位馬嗚呼哀哉尼父五行志云吳天不弔不慈  
遺一老俾屏余一人惟世家與左傳同

策命

舅氏余嘉乃勳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  
朕命魯仲 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逆王  
惡魯王命 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朕肱周室師保  
萬民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魯伯舅吳積  
左傳事緯 卷三  
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  
之哉無廢朕命魯王賜命 叔父陟恪在哉先王之  
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國亞圖魯王命

盟辭

淪盟無辜國魯公 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淪此  
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亦國及而元孫無有老  
幼魯公 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  
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  
有行者誰擇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  
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

無懼其罪有淪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經  
我無爾詐爾無我虞魯公  
凡晉楚無相如戎好惡同之同恤苗裔備救凶  
患若有言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費往來道  
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淪此盟明神殛之俾  
隊其師無克亦國魯公 凡我同盟毋恤年母庶  
利母保姦母留惠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  
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  
姓十二國之相明神殛之俾失其民厥命亡氏路其

國家魯公 同討不庭魯公 戮力盡心好惡  
同之信罪之有無繼繼從公無通外內魯公  
踐土之盟曰各復舊職平邱之盟曰無或失職黃池  
之盟曰好惡同之雖不見本年而互見諸篇若葵邱  
之五命則詳於孟子

禱辭

麻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素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  
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獲有功  
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魯公  
曾孫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  
敢自秩備持牙馬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  
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王不敢愛魯公

誓辭

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父百姓欲擄晉國而成其  
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  
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  
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成人工商遂人臣  
隸國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殺之以戮相  
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橫馬無入于北下卿之罰也

凡晉楚無相如戎好惡同之同恤苗裔備救凶  
患若有言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費往來道  
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淪此盟明神殛之俾  
隊其師無克亦國魯公 凡我同盟毋恤年母庶  
利母保姦母留惠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  
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  
姓十二國之相明神殛之俾失其民厥命亡氏路其

引古書

軍志古書也其辭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  
衰凡二見宣十二 又曰允當則歸宣二  
鄭書古書也或曰鄭史其辭曰安定國家必大馬先  
又曰惡直醜正實善有徒昭二  
隱語  
呼庚琴呼餘吳 河魚皆軍中隱語也

葬歌

虞殯送葬之歌也見哀公十一年挽歌不始於田橫  
之客矣

左傳事緯 卷三



鄒平 馬驥 羅江 李詞元

左氏字義

左氏字義謂止戈為武及正為之曰為盡今人所知也亦有二首六身今人不知也

用字之異

用字之異者宋公斯之也而和繩息媽也猶懼不疏也見五任從之閻也既合而來奔也楚人慈之脫扁也以此陳事也屈蕩尸之尸止方震大叔則朝而崩也子無我廷也楚師皆大

左傳事緯卷四

是實言也也君將敬之也雨不克裏事也

以上叛下亦曰叛王孫蒯是也男子喪妻亦曰寡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是也男亦曰勝以井伯勝秦穆姬是也至公羊謂昭公欲弑季氏則以上殺下亦可曰弑矣

春秋王侯之享年久者

春秋王侯之享年久者周平王五十一年齊景公五十八年楚武王五十一年杞桓公六十年滕宣公七十餘年許穆公小邾穆公皆五十餘年邾文公五十二年遲繹而卒不為不吉也

善星文人

善星文者晉士文伯鄭裨寬魯梓慎皆詳於傳時有宋子韋不見左氏而別詳於鴻烈說苑於遺記諸書能相人者周內史叔服

勇力人

勇力者南宮長萬之破犀革圍人拳之投蓋於獲門卿人先之抉懸門狄虎病之自成一隊秦董父之登

左傳事緯

左傳事緯卷四

城隊而復上者三顏高之弓六鈞狼曠之斬因辛右先軫之免宵馳狄叔山冉之搏人以投高固之傑石以投人干擊之請一矢熊宜僚之當五百人子期之抉豫章殺人慶舍之援柝動于堯如此之類事固甚奇左氏形容曲盡其妙

善射人

善射者多養由基為取射徹七札射呂錡以一矢復命淮南子曰楚有白蠟王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而蟻抱柱號矣

形貌

形貌則晉文公駢脅也宋華元暉曰出驪腹于思也宋子罕擊也皇國父皆也齊陳武子白首鬚眉甚口口楚穆王畫目而射齊越椒熊虎之狀射狼之聲宋公子鮑美而鮑元公惡而鮑大子瘞美而很晉叔虎美而有勇力伯石射狼之聲齊陳豹長而上復望視衛澤良夫長而美孟繁足不良弱行也鄭駁茂實大夫俱惡

左傳事緯

魯聖牛黑而上復深目而級喙也子魯聖牛黑而上復深目而級喙也子魯聖牛黑而上復深目而級喙也子魯聖牛黑而上復深目而級喙也子

美婦人

美婦人形貌則孔父之妻美而鮑宋芮司徒女赤而毛長而美

手文

手文則唐叔曰虞成季曰友仲子曰為魯夫人石經古文虞作魯作友手文或似之

鬼神

左氏近巫先儒既言之矣即以鬼神論之方伯有之報帶段也國人恐矣然伯有之出乃子皙攻之而段始代之今不先報哲而顧急殺段何耶且申生之死驪姬譖之也而徒知報惠公之改葬楚成之死本太子商臣所弑也而徒知以不賙爭諡皆昧於輕重矣他如樞聲如牛老人結草秦謀六日而蘇之類皆小說家之談而在左氏不免況後世之史書乎

夢異

言夢左氏蓋屢見之夢天使者燕姑趙嬰夢河神者子王夢祖先者衛成及孔成文之夢康叔曹人之夢振鐸昭公之夢襄公韓宣之夢文公荀偃之夢厲公之夢伯有衛侯之夢渾良夫至於叔孫之夢天壓已宋昭公之夢已為大鳥則幻極矣衛侯之夢譟聲伯之夢歌則奇甚矣昭七年一歲而言夢者四晉景公一卒而敘夢者三則煩甚矣

衣飾則楚子玉瓊弁玉璽

物怪

物怪則承人立內外蛇闕蛇出泉宮虎乳子文鳥鳴出石言龍闕雞斷尾龍見絳郊左氏之証在是

衣飾

衣飾則楚子玉瓊弁玉璽鄭子臧鷓冠晉郤至棘章之跗注齊東郭書哲憤而衣狸製衛澤良夫紫衣狐裘

衣飾

兩衣曰製左右異色曰偏衣軍中上下同服曰均服

衣飾

籃纓故衣也游服常服也鑿鑑以鑑飾帶也編帶吳地所貴紵衣鄭地所貴故子產季札以相贈也

衣飾

左傳事緯卷四

衣飾

左傳事緯卷四







左傳事緯序

許元淮撰

左傳事緯爲濟南馬氏釋史中之一類釋史書帙浩衍版久不存事緯另列成部而孤行不廣其例略曰易編年爲敘事篇目一百有八令讀者一覽即解且無遺忘之病誠善本矣其篇末組織新艷貫串恣肆尤臨文必備之書坊間購此不易得余寶是書有年及門黃子春渠請讀之暇歎爲家塾中獨絕之本思重鐫之余謂昔人有借文選不得後卒鐫版行世茲誠嘉惠藝林盛舉也爰畀是書而重付之梓錢塘許元淮

馬縉左傳事緯例略七則舊文傳麗于經年時月日以相維繫也易編年爲敘事篇目一百有八將令讀者一覽即解且無遺忘之病

左傳事緯序

一

杜氏謂左傳有先經後經諸法故往往有無經之傳及經詳而傳略略而傳詳者既立敘事之法雖傳中片語隻字稍涉某事因以附入以無遺古史之文疎遺固陋沓複亦繁有一事或關兩事及數事者止從所重錄之論斷中互相援引庶乎其淹貫也

事統于篇年紀易紊故每年必隔一字書之年之首事則蒙本文大書某年餘則分注某年不使傳文疊出

篇末贅以愚論未敢言文旁集諸家雜采傳記無庸附會僻說折衷一歸于正大期于發明經傳而止

簡端碎評意之所寄偶拈一二以誌賞事之節目亦爲標額濫評一概不收六書不明豕亥致紊附以左傳字釋用爲考訂之助焉攬茝齋主

左傳事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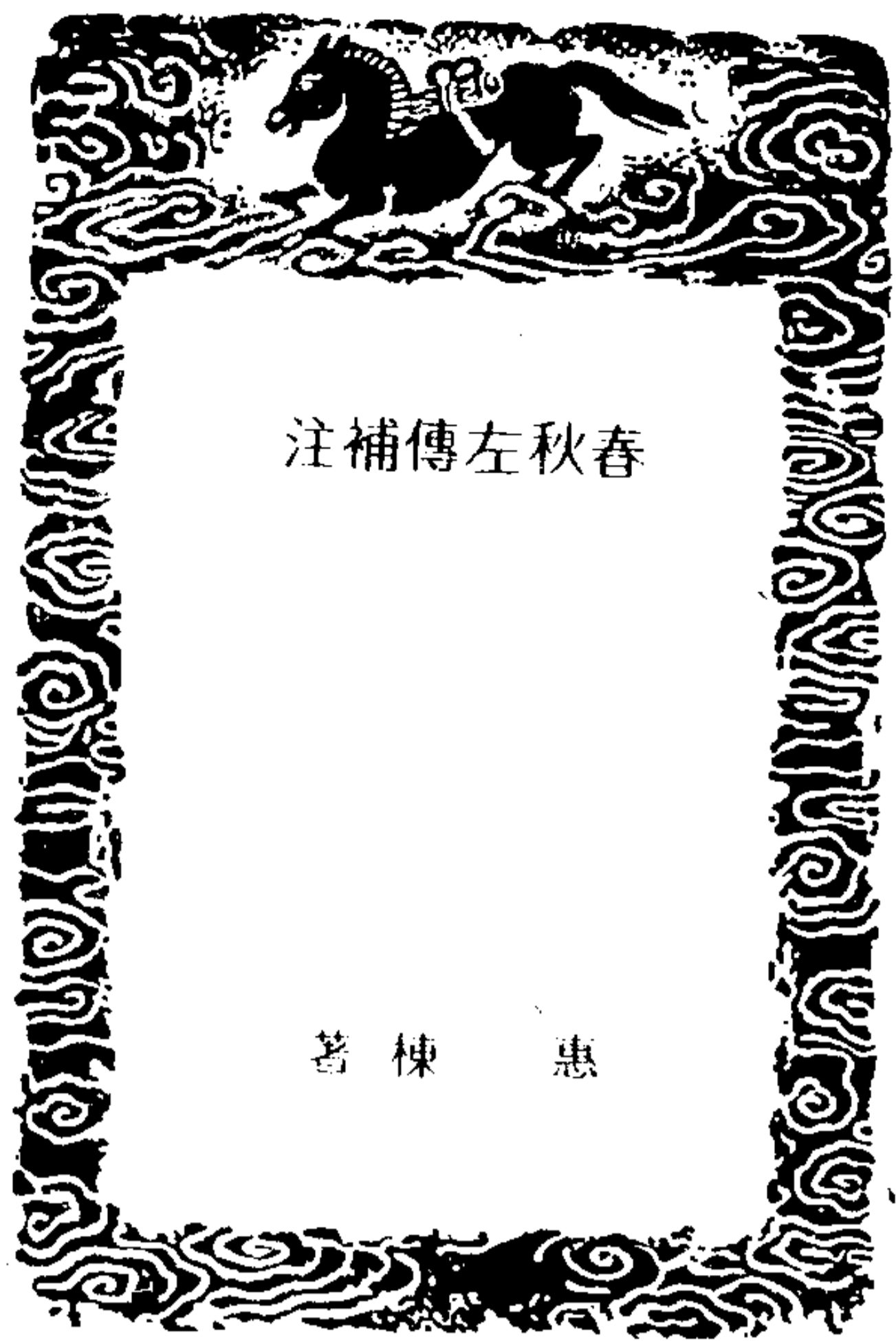
人謹識

朱彝尊曰案馬氏左傳事緯凡十二卷前有序傳一卷辨例三卷圖說一卷覽左隨筆一卷春秋名氏譜一卷左傳字音一卷驢字宛斯鄒平人嘗會萃三代之書爲釋史人目之曰馬三代

左傳事緯序

二





注補傳左秋春

著棟惠

春秋左傳補註卷第一

棟曾王父樸菴先生幼通左氏春秋至毫不衰常因杜氏之未備者作補註一卷傳序相授于今四世矣竊謂春秋三傳左氏先著竹帛名爲古學故所載古文爲多晉宋以來鄭賈之學漸微而服杜盛行及孔穎達奉勅爲春秋正義又專爲杜氏一家之學值五代之亂服氏遂以當見鄭康成之周禮章宏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合讀者可以考得失而審異同自杜元凱爲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開與諸儒相遠于其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棟少習是書長聞庭訓每謂杜氏解經頗多違誤因刺取

左補註一

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廣爲補註六卷用以博異說祛俗議宗章鄭之遺前修不恰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其中千古今文之同異者尤悉焉傳之子孫俾知四世之業勿替引之云爾戊戌冬日東吳棟定字序

隱元年經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蔑本姑蔑定十二年

傳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是也隱公名息姑而

當時史官爲之諱猶定公名宋哀廿四年傳宗人覺

夏曰孝惠取于商不云宋也古人舍故諱新故哀爲

定諱定不爲隱諱汲郡古文云魯隱公及邾莊公盟

于姑蔑魏史不爲魯諱則此經爲隱諱明矣

傳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管子曰國小而都大者弑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周書作雉云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

城九之一不舉中者從可知此周公相成王作雉所

定之制故云先王之制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 徐齊民北征記曰苑陵縣東南

有大隧湖鄭莊公所闢

其樂也融融 融古文作彤張衡思賦展洩洩而彤

彤舊注云洩洩彤彤皆和貌李善云左傳曰鄭莊公

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彤彤融與彤古字通

陰亦以

注不皆與今說詩者同 余仁仲左傳字辨曰不皆與

今說詩者同不皆相臺岳氏本作皆不誤也

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注諸侯已上既葬則衰麻除

無哭位諒闇終喪 樸菴子惠子曰荀卿云貨財曰

賻與馬曰賻末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

非禮也贈弔及事禮之大也荀卿所稱乃時王之禮

故左氏依以爲說杜元凱遂借以文其短喪之說誕

之甚妄之甚

衛侯來會葬注諸侯會葬非禮也 諸侯五月同盟至

先王之禮也杜以卅年傳文爲據明同盟惟大夫有

是理乎棟聞諸家君云

二年傳脩惠公之好 兩國有前好而會盟者謂之脩

好亦謂之尋高誘戰國策注曰溫故曰脩溫亦訓尋

禮記中庸溫故而知新鄭注云溫讀如尋溫之溫

哀十二年傳云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陸曰尋溫

也是尋與脩其義一爾

三年經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隋志曰推合己巳

朔

傳且夫賤坊貴少陵長遠開親新開舊小加大淫破義

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

順也 子惠子曰此所據古亦云然而柳子厚有取

大逆之說蓋唐以來始有不信古者棟案管子五輔

篇曰聖王飭八禮以道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爲人君

左補註一

者中正而無私爲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爲人父者慈

惠以教爲人子者孝弟以肅爲人兄者寬裕以誨爲

人弟者比順以敬爲人夫者執權與

者勤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

貴少不陵長遠不開親新不開舊小不加大大淫不

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周語富辰亦云夫禮新不開

舊則八禮之說古矣石磻山舉六者禮諫有五風諫

爲上磻爲君陳古義倍弑之事非所空言又公方暉

雙入夫婦之際所空深諫是純臣之義也

四年傳敵邑以賦 服虔曰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

之賦正謂以兵從也朱子注論語用其說

五年傳則公不射 此指祭祀射牲夏官射人云祭祀

則贊射牲司弓矢共射牲之弓矢外傳左史倚相曰

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

其牛封羊繫豕是也朱子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

矢射魚如漢親射蛟江中之類恐未然

鄭人侵衛牧 詩靜女云自牧歸黃王質以爲即春秋

之牧邑

鄭人侵衛注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鄭鄉 羅莘曰郡有

剛縣晉爲東平國之剛平無剛父棟案京相璠春秋

土地名曰東郡康邱縣南三十里有故鄭都

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 案荀子議兵篇曰王者

不屠城不潛軍不留眾潛軍之法公羊所謂詐戰非

偏戰也

六年經鄭人來渝平注渝變也 案渝讀爲輸二傳作

輸廣雅曰輸更也與樸俊改同釋奈詛楚文變輸盟

刺謂變更盟刺耳渝更也平成也故經書渝平傳曰

更成杜注自明而獨訓渝爲變必俗儒傳寫之譌服

虔曰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爲約束以結

之故曰渝平是服亦訓渝爲更 桓元年渝盟乃訓爲

輸作渝乃古

納諸鄂注鄂晉別邑 案世本居篇云唐叔虞居鄂宋

忠曰鄂地今在大夏 釋例云晉大夏大原大夏參處



七年傳敵如志 說文引云敵而志服度日如而也臨敵而志其盟載之辭古如而皆通用莊七年經夜中星隕如雨昭六年傳大如象之皆讀為而

八年傳因生以賜姓 王充曰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夏吞蕙苴而生則姓苴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子氏周履大人跡則姓姬氏

十年傳以王命討不庭 余正釋詁庭直也謂諸侯之不直者

十一年傳爭長 服虔曰爭長先登受玉工則度之 余正釋器木謂之度亦作劇廣雅云劇分也

桓元年經公即位 鄭眾曰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云古位立同字也棟案古鼎銘位皆作立見朱氏辨

傳目逆而送之 服虔曰目者極視精不轉也二年經孔父注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 棟案孔父孔子之先也傳云孔父嘉為司馬是嘉名孔父字古人稱名字皆先

乙从子乙請子之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說文此訓蓋指宋鄭兩大夫故先儒皆謂善孔父而書字杜輒為異說不可從也

傳立華氏也 立立證周法也立華氏為證乃佐成孔父之罪下文所云是也言桓公受賂枉法

盤屬游綬 游李善引作游顏猶同以為當從僂聲案說文無游字有游字云旌旗之流从汙聲汙與泗同上形下聲不當音僂顏說非也蔡邕石經論語子游之游亦作游當从汙汙省聲游與旌旗字皆在

从部从本音僂故子游名僂 惠之二十四年唐石經廿四年下惠之三十年唐石經卅年 棟案石經凡經傳中二十字皆作廿三十

皆作卅此古文春秋左氏傳本文也說文廿二十并

春秋左傳補注

卅三十并也古文省說文所以謂古文乃孔壁中文也蔡邕石經論語云卅而立又云年卅而見惡焉又云凡廿六章考工輪人云輪人為蓋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之二謂之枝鄭注云故書十與上二合為二十字鐘鼎文如秦權微樂鼎二十字作廿石鼓文周陽侯鐘三十字作卅此又金石文之

可為左證者今九經二十三十字皆當從石經改正四年經梁伯糾注梁氏 案梁周邑昭廿六年傳劉子以王出次于渠注云周地然則伯糾蓋氏于邑者

五年經城祝邱 司馬彪郡國志曰琅邪即邱春秋時曰祝邱關關十三州記曰即祝魯之音蓋字承讀變

禁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服虔曰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釋人

傳蔡衡不枝 戰國策曰魏不能支高誘云支猶拒也支與枝同項羽傳其敢枝梧如鴻曰猶枝杆也

檣動而鼓 賈逵曰檣發石一曰飛石范蠡兵法曰飛石重十二斤為檣發行二百步說文檣是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从夬會聲詩云其檣如林三

國志太祖為發石車擊袁紹注引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檣動而鼓說曰檣發石也于是造發石車所云說者即賈侍中說也杜以檣為旂蓋本馬融文

注鄭志在荀免王討之非也 劉氏權衡曰此言不可以謂於世奈之何以其解經且是使亂臣賊子喜也何謂權乎

六年經子同生 子惠子曰殺梁子曰疑故志之案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始與齊侯亂中開文姜未有如齊之事而于六年始書子同生明同為桓公子此聖人筆削之微意莊

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齊有狗噬之詩為莊公狩而作也其詩云展我甥兮亦嫌文姜之亂而證其為齊之甥夫子刪詩存之與書子同生一例公羊傳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名教大開聖人于此安得而

不憤乎知此則知聖人制定六經之意矣三傳惟穀梁得聖人之旨其真子夏之門人歟此論始於朱子竹垞亦有論

傳蕙章 王符曰魯冒生蕙章者王子無鈞也令尹孫叔敖者蕙章之孫也蕙與蕙同

奉牲以告 周禮充人曰碩牲則贊是也 疾蠶 說文曰瘞小腫也一曰族系張有復古編云族从夬矢昨木切系从糸力軌切別作瘞瘞非釋文云瘞本又作瘞蠶說文作瘞

嘉粟旨酒 劉光伯以粟為穗貌詩云實穎實粟接以太牢 服虔曰接者子初生接見于父與杜異

與吾同物 物謂六物歲時日月星辰是也與桓公同日故云同物唐釋命

八年傳無與王遇 遇敵也戰國策曰盼子復整其士李與王遇高誘云遇敵也敵猶當也故少師以為不當王

十年傳齊人餽諸侯 餽說文引作氣云饋客芻米也十有一年經宋人執鄭祭仲注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追魯以逐君罪之也 劉光伯以祭仲是字鄭人嘉之又云祭仲本非行人棟案五年傳云祭仲足為左拒此年傳云祭封人仲世本載姓氏皆先字後名

此與孔父嘉一例則仲字足名確無疑杜于五年傳注云祭足即祭仲之字是車欲遠舊法以就其曲說劉氏規之是也左氏無此仲之文仲為宋所追尊釋例斥其誤

傳君多內寵 服虔曰言庶子有寵者多 雍氏宗有寵於宋 服虔曰為宋正卿故曰有寵

十二年傳坐其北門注坐猶守也 案兵法有立陳坐陳見尉繚子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傳曰舉糧坐甲又云王使甲坐于道又云士皆坐列司馬法

曰徒以坐固荀子曰庶士介而坐道及此傳坐其北門皆坐陳也杜訓坐為守蓋未通于古義

十三年傳舉趾高 趾漢書引作止高誘曰止足也鄭

不憤乎知此則知聖人制定六經之意矣三傳惟穀梁得聖人之旨其真子夏之門人歟此論始於朱子竹垞亦有論

傳蕙章 王符曰魯冒生蕙章者王子無鈞也令尹孫叔敖者蕙章之孫也蕙與蕙同

奉牲以告 周禮充人曰碩牲則贊是也 疾蠶 說文曰瘞小腫也一曰族系張有復古編云族从夬矢昨木切系从糸力軌切別作瘞瘞非釋文云瘞本又作瘞蠶說文作瘞

嘉粟旨酒 劉光伯以粟為穗貌詩云實穎實粟接以太牢 服虔曰接者子初生接見于父與杜異



注士昏禮曰古文止作趾

賴人注賴人仕於楚者 案賴即厲也楚與國詳見後

盧戎 習鑿齒曰中盧縣古盧戎也釋文作盧

莫穀繼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 盛宏之荊州記曰荒

谷今竹林是也又云汪陵縣東三里餘有三湖湖東

有水名長谷又西北有小城名曰冶父酈元曰湖水

東通荒谷荒谷東岸有冶父城

十六年傳使盜待諸莘 服虔曰莘衛東地京相璠曰

今平陽陽平縣北一十里有故莘亭道阨限蹊要自

衛適齊之道也

十七年傳疆場之事慎守其一 古文作曷易周禮有

曷地曷地呂君碑曰慎守曷易益用此文釋詩慎

說文曰曷界也从畺三其界畫也或从疆土

復惡已甚矣 案韓非子亦載此事復惡作報惡鄭注

大司寇云復猶報也杜訓為重失之

十八年傳齊侯通焉 服虔曰旁淫曰通

莊元年傳不稱姜氏絕不為親 服虔曰夫人有與殺

桓之罪絕不為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

罪故曰禮也此說與杜異案莊廿二年肆大青然後

書葬我小君文姜則服氏之說為有據矣說苑曰絕

文姜之屬而不為不愛其母正與此同屬謂不稱姜

氏也

左補註一

十

八年傳成葵邱 京相璠曰齊西五十里有葵邱若昆

無庸成之信公九年齊桓會諸侯于葵邱宰孔曰齊

侯不務德而勤遠略葵邱不在齊也胡公廣言汾陰

有葵邱或山陽西北葵城宜在此

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服虔曰瓜時七月及瓜謂後

年瓜時

請代弗許 尉繚子曰兵成過一歲遂不候代者法

比凶軍故二人謀作亂也

九年高侯 宰相世系表曰齊太公六世孫文公赤生

公子高孫侯為上卿與管仲合諸侯有功桓公命侯

以王父字為氏食邑於盧諡曰敬仲世為上卿敬仲

生莊子虎虎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固固生厚厚生子

厲子麗生止奔燕

十年經公敗宋師于葵邱注魯地 案應邵地理風俗

記曰濟陰乘氏縣故宋乘邱邑也張華博物志亦云

古乘邱杜以齊宋次于邱故指為泰山之乘邱縣但

轉戰所及乘勝逐北豈必盡屬魯地杜氏望文為義

非遂實有所據如十一年傳宋侵我公敗之節說文

以為宋魯間地杜則直云魯地矣

十一年傳禹湯罪己 子惠子曰禹哭罪人湯禱桑林

皆罪己之事

滅孫達 世本孝公生偃伯疆疆生哀伯達達生伯氏

瓶瓶生文仲辰此傳先載文仲之言不應後錄哀伯

之語達當為辰字之誤也桓二年傳先稱滅哀伯後

云滅孫達與此一例陸渚集例以孫孫辰為

十二年經宋萬弒其君捷 賈逵曰公羊穀梁曰接案

捷與接古字通易晉卦曰晝日三接鄭注云接勝也

禮內則接以太牢注云接讀為捷捷勝也音義皆同

傳批而殺之 玉篇引作挽云手擊也與杜注同張有

曰挽反手擊也从手毘別作批非匹齊切玉篇別有

也不云

遇太宰督于東官之西又殺之注殺督不書宋不以告

家君曰督乃弒君之賊豈可與仇故同書杜氏之

謬也

十四年傳大陵 京相璠曰潁川臨潁縣東北二十五

里有故巨陵亭古大陵也

其氣燄以取之 余仁仲左傳字辨曰其氣燄以取之

陸德明音義本云炎以音燄案王符潛夫論漢書五

行志皆云其氣炎以取之釋文傳作炎注仍作燄尋

浴諸燄燄字亦當作炎故杜氏引以為證揚雄解

嘲炎炎者滅尚書多俗字鄭學已公無可是正梅福

總息嬌 呂覽四月紀曰周公旦作詩以總文王之德

孔鮒云總之舉之也杜注本此表記曰君子不以口

舉人鄭注舉繩也釋文說文作繩今說文闕廣雅云

繩舉也音繩

十有八年經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隋志曰推合壬子

朔

有蛾 服虔皆以為短狐王伯厚曰沙隨春秋例目云

有蛾或考隸古春秋作蛾音特棟案蛾亦作蛾說

文云吏冥冥犯法即生螟蟻即詩之螟蟻也唐公所

碑又作蛾蛾與蛾字相似呂覽任地曰大草不生又

無螟蛾高誘曰蛾或作騰食心曰螟食葉曰騰充州

人謂蛾為騰音相近也螟蛾皆害苗者故書于春秋

若是短狐不須記也

傳闔葑游涌而逸 盛宏之荊州記曰江津東十餘里

有中夏州州之首江之汜故屈原云經夏首而西浮

夏首東二十餘里有涌口所謂闔葑游涌而逸二水

之間謂之夏州首尾七百里

十九年傳驚拳 鄭箴音育曰驚拳楚同姓

廿一年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 服虔曰西辟西偏也

毀敦銘云繼治我西偏東偏

廿二年傳弛於負擔 案漢碑負擔字皆作僂說文曰

僂何也从人詹聲然則負擔僂何也

五世其昌竝于正卿 服虔曰言完後五世與卿竝列

遇觀之否 案之字義訓變漢高祖諱邦荀悅曰之字

國惠帝諱盈之字滿亦此類王充曰卜曰逢筮曰遇

尚書金縢曰乃逢是吉今尚書作竝

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 章昭曰庭實庭中之實百舉

成數也棟謂庭實車馬之屬玉帛束帛加璧呂覽曰

苟息以屈產之乘為庭實而加垂棘之璧是也

廿三年傳會以訓上下之制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

之義帥長幼之序又云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

之注大習會朝之禮 案管子幼官篇曰千里之外

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千里之外三千

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所謂大習者蓋習會

朝之致命也



廿四年傳女贊不過榛栗乘情正義曰先儒以為栗取

其戰栗也乘取其早起也情取其自情也說本范甯

唯榛無說 棟案榛說文引作采从木辛聲云果實

如小栗呂塔字林榛木之字亦从辛木云實如小栗

曲禮釋文曰榛古本又作采然則采與栗同義故先

儒不釋采音壯巾反正義以為榛聲近度失之外傳

魯語云夫婦贊不過乘與以告度也不及榛情明采

不訓度字林曰榛木實

廿八年經冬築鄆 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在東平

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棟案公羊釋

文云築微左氏作糜糜古文眉眉與微古今字特性

左補註一

饋食禮眉壽萬年鄭注云古文眉為微

蒲與二屈君之疆也 韋昭曰疆竟也二屈屈有南北

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鄭元案汲郡古文曰

魏襄王十一年翟章救鄭次于南屈

鄭人將奔桐邱注許昌縣東北有桐邱城 京相璠曰

今國無而城見存西南去許昌城可三十五里俗名

之曰隄其城南即長堤因有水之北防也西面桐邱

其城邪長而不方蓋憑邱之稱即城之名矣

謀告曰注謀開也 案周禮環人云搏謀賊注云謀賊

反開國賊郭璞曰謀今之細作也

臧孫辰告羅于齊禮也 子惠子曰周書羅匡篇年儉

數不足君親巡方卿參告羅故外傳賦文仲曰國有

饑饉卿出半羅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凡稱

禮皆周制也

廿九年傳水昏正而裁 蔡邕月令章句引傳曰水昏

正而裁築即管室也昏正者昏中也裁築者裁木而

始築也

卅二年傳臨黨氏 釋文云黨音掌郭忠恕曰黨氏之

黨音之仰反與鄉黨字別襄廿九年傳黨叔定七年

公族黨氏哀十一年黨氏之溝同音掌

圍人筆 家君曰圍猶扈也公羊作扈文異義同

能投葢于稷門 服虔曰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杜

春秋左傳補注

氏曰益覆也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柄反覆門上劉炫

規過曰公言學有力焉如杜此說勁捷耳非有力也

當謂投車葢過於稷門棟謂杜說鑿對說淺服說近

之

成季奔陳 服虔曰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

避難出奔

閔元年傳親有禮因重固 說文引云種有禮因重固

因就也从口大能大者東園就之服虔曰重不可動

因其不可動而堅固之杜氏从許君說

趙夙注趙衰兄 案世本公明生孟及趙夙夙生成季

衰史記以衰為夙之孫晉語以為夙之弟無緣繆戾

至此且夙與衰世次相懸不應為弟兄必傳寫之謬

史記所見異辭當以世本為正世本易林云夙夙

弟明

畢萬注畢萬魏擊祖父 世本曰萬生世季季生武仲

州 魏記正義引世本云 州生莊子降降生獻子茶茶

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生桓子駒駒生文侯斯

義州即擊也降即絳也茶即舒也多即曼多也宰相

世系曰擊生悼子悼子生昭子絳史記索隱曰系本

云武仲生莊子絳無悼子又系本居篇曰魏悼子徙

霍則是有悼子系本卿大夫代自脫耳昭子徐廣曰

世本日莊子索隱曰世本錯也居篇又曰昭子徙安

左補註一

邑與此文同愚案左傳亦作莊子

先為之極 服虔曰言其祿位極盡於此

為吳大伯 子惠子曰穆天子傳云大王直父之始作

西土封其元子吳大伯于東吳詔以金刃之刑賄用

周室之壁上文分之都城而位以卿是以大伯之地

處之但曲沃在近地故欲使逃之以順父志也

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服虔曰以魏賞畢萬是為天開

其福

辛廖注晉大夫 劉炫曰若在晉國而筮何得云筮仕

於晉又辛甲辛有並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為晉大夫

服氏以為畢萬在周筮仕於晉是也

春秋左傳補注

二年經齊人遷陽 正義曰杜世族譜土地名關不知

所在 棟案地理志東海都陽縣注應劭曰春秋齊

人遷陽是又城陽國陽都縣注應劭曰齊人遷陽故

陽國是一國兩城未詳孰是

傳號公賤犬戎于涓泃 服虔本作涓隊注云涓謂泃

也

鶴有乘軒者 服虔曰車有藩曰軒

遂滅衛 詩載馳序云衛懿公為狄人所滅鄭箋云滅

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閻百詩曰下文狄入衛

方是人其國都孔疏傳言滅而經書入引釋例為從

齊桓告諸侯之文殊不然

左補註一

衛侯不去其旗 胡渭生曰去藏也古人以藏為去棟

案鄆陵之戰乃納旌于輅中胡說是

立戴公以廬于曹注廬舍也 案公劉詩曰于時廬旅

毛傳云廬寄也小尔疋同管子中匡篇曰狄人攻衛

衛人出旅於曹外傳作廬訓為寄故詩序亦言東從

渡河野處曹邑詩序清字从水旁曹傳作曹古文省

與門材 周禮掌舍為壇遺宮棘門杜子春云棘門或

為材門正義云衛文公居楚邱國家新立齊桓其門

材先令豎立門戶以材木為門也

東山臯落氏 劉昭案上黨記曰東山在壺關城東南

晉申生所伐今名平皋服虔曰赤狄之都也

有守則從 服虔曰有代太子守則從君

從曰撫軍 服虔曰助君撫軍士

君其舍之 服虔曰舍之置中生勿使將兵也

不對而退 服虔曰里克不對

公衣之偏衣 服虔曰偏衣偏裝之衣偏異色駁不純

裝在中左右各異故曰偏衣此說詳於杜裝即督也

莊子緣督以為經

危涼 說文引作危涼云危涼牛也牛之雜色者不中

為犧牲衣之不純者不得為太子若以危為涼義無

所取古文省少或借涼為涼補正引林氏

金玦不復 應劭曰復反也金玦猶決去不反意也苟

春秋左傳補注



卿子曰絕人以決

齊辛伯論周桓公注論告也 案說文曰諗深諫也

外寵二政 棟案二讀為王貳于號之貳韓非子引此

正作貳

與其危身以遠罪也 服虔曰迷召也疾也言太子不

去自必危疾召罪孤突知其亂本既成而太子拘於

一節不達至孝之義與泉落雖戰勝而歸猶不能免

於難而使父有悖惑殺子之罪故傳備衆賢之言以

述太子所以死也經在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

生

大帛之冠 鄭康成引作曰云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

注蓋用諸侯諒問之服 家君云此杜預自造之語俗

語杜撰本此棟案服虔曰戴公卒在於此年改杜彌

縫其說耳

僖元年經次于焉北 說文引作焉北云讀與焉同

邢遷于夷儀注夷儀邢地 司馬彪郡國志曰東郡聊

城有夷儀聚薛瓚曰今襄國西有夷儀去襄國百餘

里

傳諸侯救邢注實大夫也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 家

君曰實大夫也何得稱為諸侯此預之妄也

二年傳保於逆旅 案逆旅亦作御旅見荀子 御與逆

有掌訓先鄭云訓讀為御者訓御者之 御迎也與逆

詞案公羊訓作御尚書逆字皆為御 御迎也與逆

通

四年經齊人執陳轅濬 釋文作袁 轅濬案

轅案國三老袁良碑云周之興滿為陳侯至元孫濬

塗立姓曰袁法言曰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內執袁

濬塗皆不從車旁今本及唐石經皆作轅王伯厚曰

轅與袁同

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賈逵曰春秋正義 風放也

北杜相誘謂之風案呂覽曰乃合繫牛騰馬游於北

於牧之野風合之其說與賈侍中蓋同漢儒相傳有

是語也 尚書云馬 牛其風

爾貢包茅不入 子惠子曰韓非子外儲說曰是時楚

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

無以縮酒 案說文引作縮酒云禮祭束茅加于裸圭

而灌酒是為縮象神飲之也 鄭少穎 一曰齒楹上

塞也鄭大夫讀齒為縮詩伐木有酒濯我毛傳曰

涿齒之也是先鄭以來皆作涿讀為縮也 周伯琦云

涿人州涿西即涿字會意左傳無涿涿涿涿涿涿非

也說文涿部有涿字而涿部又有涿字以爲見其此

徐邈音柳是涿也 鄭而為一非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 唐石經云昭王南征沒而不復 案

改字後增或 高誘呂覽注引此傳與石經同

死王事加二等於是而有以袞 賈逵曰死王事謂朝

天子以命用師袞敝上公九命服袞也

且其錄曰 服虔曰錄抽也抽出吉凶也

五年傳遂登觀臺 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曰天

子靈臺在大廟雍之靈沼謂之辟塵諸侯有觀臺皆

以望嘉祥也服虔曰人君入太廟視朝天子曰靈臺

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

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服虔曰分謂春秋

分至謂冬夏至啓立春夏也陽氣用事為啓閉立秋

冬也陰氣用事為閉雲蓋也物風氣日月星辰也分

至啓閉天地之大節陰陽之分也故遂登觀臺望氣

以審妖祥變亂之氣先見于八節審其雲物之形言

其所致務為之備也

虞不臘矣 朱子曰秦時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

矣是秦時文字分明案御覽引舊注云臘祭名也日

月會于龍尾百物備合因于是祭羣神也正義云月

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五祀臘之見於傳記者唯月

令與此二文而已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

十一年更改臘曰嘉平應劭風俗通曰案禮夏曰嘉

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此之虞不臘者明

當時有臘祭周時臘與大蜡各為一祭言漢改曰臘

不蜡而為臘耳又案蔡邕月令章句曰夏曰清祀殷

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棟案如應蔡之說則三代本

有清祀嘉平蜡臘之祭歷代因革故秦惠十二年改

蜡為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臘曰嘉平是臘與嘉平

皆三代祭名朱子以秦始有臘祭考之不審耳

丙之晨 子惠子曰師法用辰不用日丙日也子辰也

言丙不言子者日在尾故舉日不舉辰辰為客時為

主人故言丙之晨

均服振振 服虔曰均服黑服也古戎服尚黑戰國策

左師觸龍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

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注云黑戎服漢

書作杓 劉逵注吳都賦 禮禮士冠禮云兄弟畢袞

鄭注曰袞同也古文袞為均司馬彪與服志云郊祀

之服皆以杓玄淮南子曰尸祝杓袞高誘云杓純服

袞黑齋衣也杓袞猶袞袞也 杓袞袞袞上下皆玄故謂

之黑服謂均服為黑服失之杓古文皆作均杜氏謂

戎事上下同服是也管子大匡篇云四年備兵同甲

十萬同甲者均服之謂也 呂覽王孫滿謂秦師曰今

高誘曰初同也兵服上下無別 初服同建左不載而右之

而備虞祀 子惠子曰終宮之奇之言

六年傳許男面縛 子惠子曰漢書項羽傳馬童面之

張晏曰背之也師古曰面之謂背之不面向也面縛

之亦謂反背而縛之杜元凱以為但見其面非也

七年傳若總 石經作總孫樞曰其罪人以臨之 戰國

策曰楚請道以臨韓魏高誘曰臨猶伐也 以師臨我

會而列姦注列姦用子華 當云用子華為內臣昭四

年傳云姬在列者言姬姓為君者也子華欲以鄭屬

齊為附庸之君齊若許之是列姦也故下云記姦之

位位謂君位杜下注云會位失之如杜說何以經仍

書鄭世子華乎必不然矣

君盟替矣 三體石經作替 說文云替廢一偏下也从

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服虔曰鄭伯罪之也



八年傳不殯于廟 服虔曰廟謂殯官鬼神所在謂之廟服知周法不殯于廟故以為殯官

九年經晉侯說諸宰 案唐石經及釋文皆作僂惟穀梁傳作說釋文云左傳作僂又案鄭固碑云造和僂辭是僂與說通

傳王使宰孔賜齊侯昨 服虔曰昨膳肉周禮以服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不以賜異姓敬齊侯比之賓客

以是貌諸孤注言其幼賤與諸子縣藐 案呂諶字林曰藐小兒笑也文選顧君訓藐為小亦未當

公家之利 高誘呂覽注云公家公之朝也 齊陽明 王符曰隰氏姜姓

能關不過 棟案此即外傳所謂怒不及色也章昭曰無色過

臣聞之唯則定國 子惠子曰呂覽慎大覽引以為詩詞蓋逸詩也

十年傳狐突適下國 服虔曰晉所滅以為下邑一日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國在絳下故曰下國

余得請於帝 服虔曰帝天帝請罰有罪 七輿大夫注侯伯七命副車七葉 服虔曰下大夫輿

師七人屬申生者 棟案服杜二說皆非也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

專乘謂一輿見非子文公作三行景公時改為三軍大夫一司馬三行為六輿司馬專乘合七輿之數後遂

以為官名故襄廿三年傳云七輿大夫與欒氏蓋自文公以後始有七輿公時止有二行一尉不得為

七輿七當為五古五字如七見王肅遂譌為之叔堅以下舉里平之黨不必皆在七輿之數杜以七人為

七輿則左右行又何說與 十一年傳賜晉侯命注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為瑞

家君曰命圭世守之未聞新君再賜古稱新天子輯瑞諸侯冕還圭若國易一君亦易一瑞則百無

是禮 十二年經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隋志曰推合庚

春秋左傳補注

午朔

傳若節春秋 杜從賈逵訓節為時案王肅曰春秋聘享之節也

應乃懿德 應讀曰膺言膺受女美德也古文皆以應為膺尚書康誥曰應保厥民亦古文膺字故徐邈音膺於飯反後人以爲應對之應失之廣雅釋言云也

十四年經諸侯城緣陵 薛瓚曰北海營陵縣春秋謂之緣陵

十五年經夏五月日有食之 隋志曰推合癸未朔齊師曹師伐厲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案

桓十三年傳云楚子使賴人追之杜注與此畧同昭四年經云楚伐吳遂滅賴公羊傳于此年賴作厲釋

文云厲如字又音賴公羊傳十五年釋文云厲舊音賴則知厲與賴本一國古音通故或作厲或作賴也

賴亭故賴國 傳秦穆姬屬賈君注晉獻公次妃 案獻公取于賈則

是正妃為惠公之適母何須穆姬之屬唐尚書曰賈君申生妃故傳十年傳云夷吾無禮此為近之

東盡號畧 司馬郡國志云宏農陸渾西有號畧地 夫狐豷必其君也 狐無喻君之理齊詩有雄狐謂襄

公也齊襄通于文姜晉惠通于賈君故以狐為君

寇深矣 戰國策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高誘曰深猶盛也

步揚御戎注御犖父 世本曰御豹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州州即犖也孫樞曰食采于步後因氏焉

亂氣狡憤 鄭康成曰憤怒氣充實也 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

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若之 以上四十二字釋文云四十七字案孔氏正義

從定本刪宋以來又從唐石經采入北宋本五經正義宋以後始增入也

公子繁 韋昭據禮記云繁字子願盧植曰古者名字

相配顯當為親

無始禍 高誘曰始首也 其卜貳圍也注貳代也 棟謂貳副也坊記曰孝以事

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惟上之日稱貳君鄭氏曰上之日謂君有故而為之上也

晉於是乎作爰田注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 服虔曰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棟謂

爰田者猶哀公之用田賦也下文作州兵者猶成公之作邱甲也外傳爰作轅買遠曰轅車也以田出車

賦說文曰爰籀文以為車轅字春秋左傳多古字古言故以爰為轅服訓爰為易田之法本昆周制何

云作也漢書地理志曰秦孝公用商君制轅田豈亦賞衆以田邪外傳所云賞衆是一時之事爰田州兵

是當日田制兵制改易之始故特書之其後文公作執秩而官制又變晉之所以疆者未必不出乎此然

其後六卿分晉而晉先以君子于昆知舊章之不可易也

敗于宗邱 案曲禮注邱與區同音故與上姬旗為協顏師古曰今江淮田野之人猶謂區為邱亦古之遺音也

蛾析 釋文曰本或作蟻要壽曰古蛾與蟻通漢書白蛾羣飛扶服蛾伏陳球後碑蜂聚蛾動仲秋下旬碑

蛾附皆與蟻同折釋文作竹與石經異 十六年經是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 釋文曰鷁本或

作鷁案說文引春秋傳亦作鷁或从二傳之文左氏當不爾也

公子季友卒注稱字者貴之 杜以為季字友名劉炫

以季為氏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 傳吉凶山人 漢書由作繇是也由訓為生古文粵字

被云由人 十七年傳齊侯好內 服虔曰內婦言也 因內寵以殺羣吏 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



諸大夫也

十八年傳無以鑄兵 棟家楚金利鄭刀良故云無以鑄兵禹貢荆揚二州貢金三品鄭康成曰銅三色考工記云鄭之刀遷乎其地弗能為良是也高誘曰鑄讀作祝鑄祝屬注古皆同音辨見詩古義史記秦本紀云始皇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

廿一年經盟于鹿上注宋地 案司馬彪郡國志曰濟陰襄氏縣有鹿城鄉鄭元曰春秋之鹿上也

左傳補註卷第一

益都李文藻覆校

左補註一

承

春秋左傳補註卷第二

僖廿二年傳盜賊有毒 李媯夫人碑作蠶蠶蠶古文蠶蠶說文作蠶云或从蠶又云蠶蚌蛤从虫萬聲非毒蟲也

大司馬固諫曰 顧炎武曰大司馬即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辭以諫也杜以固為名謂莊公之孫公孫固者非朱鶴林案史記宋世家則前後俱子魚之言棟案晉語云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章昭曰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公子過宋適當公之時章杜皆據世本而言稱大司馬所以別下司馬也顧氏不見世本而曲為之說失之史記疏畧不足取證司

左補註二

馬與大半不在六卿之列文七年穆姜之機殺公孫固時樂豫為司馬泓之子魚為司馬明大司馬是宋之孤卿也文七年正義云宋上公禮得有孤且春秋變周不必如禮晉有太師太傅備為之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注明設刑戮以恥不果 案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屬之以說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明恥以教戰者所以厲其勇周書曰明恥示教蓋當時之語如此杜解迂回

則如勿傷 何休曰如即不如齊人語也下同示之俘讖 說文作俘云軍戰斷耳也从耳或聲或从昔案呂諶字林截耳則作耳旁獻首則作首旁杜云獻所載耳明當从耳旁獻或作獻見漢碑或作國見周禮國國或字通補文皆然

廿三年傳遂取焦夷注焦今譙縣也 案焦譙古通用小黃門譙傲碑以焦嶺為譙嶺是也

策名委質 服虔曰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為臣示必死節也棟案服虔讀質為費晉語曰臣委質于翟之鼓章昭曰質費也士費以雉委費而退尚書稱二生一死費故云委死之質服虔頗勝於杜當从之既注此而考屬氏補正亦與余同但不引服注故仍存之

杞成公 譙周古史考云惠公生成公及桓公曹共公 高誘曰共公名襄昭公之子間其駢脅 說文作駢脅云并脅也从骨并聲論衡作

此勝

既而揮之 振去匪中之水故曰揮何承天曰揮去為揮杜氏訓揮為前正義謂以濕手揮之使水滴汚其衣疑非

廿四年傳軍于郟注解縣西北有郟城 服虔曰郟國在解縣東郟服氏之虛也鄭元案竹書紀年云晉惠公十有五年秦穆率師過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白衰皆降焉晉師孤毛與先軫禦秦至于廬柳秦穆公使公子繫來師言退舍次于郟盟于軍京相璠春秋上地名曰桑泉白衰並在解東南不言解明不至解可知春秋之文與竹書不殊今解故城東二十四里有故城在倚氏故城西北鄉俗名之為郟考服虔之說又與俗符賢於杜氏單文孤證矣說文云郟讀若泓

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韓非子曰穆公以驍騎二千輔公子重耳入之于晉禮記曰漢律民

年二十傳之驍騎官各从其父學習騎射故謂之驍騎即所謂紀綱之僕也高誘曰衛衛護助也服虔文七年注云衛從兵也以志吾過 鄭康成曰志古文識識記也昭四年傳且論語曰賢者志其大者今作識

伯服 史記作伯犛犛與服古字通詳易考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荀子儒效篇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

召穆公 詩正義曰依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詳見服虔注

好聚鷓冠 子惠子曰鷓一作述逸周書曰知天文者冠述顏師古以為子華好與術士遊然案下文服之不衷則不必如顏說也

石甲父 廣韻引作甲石父省視官具于祀 戰國策曰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筭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退聽朝也廿五年傳請隧 杜依賈逵以為王之葬禮章昭曰隧



六陸之地事見周禮此可備一說

未有代德而有二王 周書芮良父曰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

廿六年經楚人滅夔 古史考云滅歸太康地志曰歸鄉故夔子國 尚書中侯曰何謂歸首歸于益歸鄉

傳公使展喜犒師 外傳云以膏沐犒師服虔曰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高誘淮南子注曰酒肉曰餉牛羊

曰端芬其指稿也謹案禮記言稿非古字古文作藁或作稿張揖撰廣雅始从牛旁高洪氏隸續載漢碑

有勞醕之語醕與稿同公羊注云牛酒曰犒故其字一从牛一从酉漢隸皆然非古文也 說文無稿字

左補註二 周禮小行人云若國師役則令稿餼之注云故書稿為藁鄭司農曰藁當為稿謂犒師也先鄭不言字誤

明古稿字本作藁或作稿與服子慎枯槁之說合張有復古編云稿餉也从金高別作稿非五經文字注

勞師借稿字為之案說文稿溫器也以稿為稿勞字無據

我先王熊羆有疾鬼神弗救而自窺于夔 正義案鄭語孔注云熊釋玄孫曰熊羆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奔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為夔子 荆國

索隱據周古史考熊渠率子熊翔立奉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

廿七年傳夏書曰注尚書虞夏書也 正義曰此古文虞書益稷之篇漢魏諸儒不見古文因伏生之謬從

堯典至堯征凡二十篇總名曰虞夏書棟案尚書二典皆夏史官所作故總謂之夏書此孔子刪書之本

也故墨子明鬼篇曰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伏生增為虞夏書梅賾又改為虞書皆非孔氏之舊孔類

達又以曲說扶之難所不取 傳引二典皆稱夏書惟必有所誤

樂枝 章昭曰樂共子之子杜注本賈達荀林父 世本曰晉大夫逝遂生桓伯林父案傳廿八

年林父始將中行故改中行氏 春秋左傳補注

廿八年傳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不卒戊也 高誘淮南子注云說解也一本謂楚人下有日字衍文

曹人兇懼 說文云兇懼恐也从人在凶下 藥軒 毛公詩傳云大夫以上赤帶藥軒

且曰獻狀 案獻狀謂觀狀也先責其用人之過然後誅觀狀之舉以示非報怨也顏籀以為先責不用負

羈而藥軒者眾因曰今我之來獻駢魯容狀耳斯蓋畫弄之言猶言若云謂秦拜賜之師也其說亦通

不有寧也 劉炫規過以傷為寧不有寧謂不有損傷半農先生曰古人多反語如甘為苦治為亂皆是以傷為寧亦有理

我曲楚直其眾素飽 周書武稱曰直勝曲飽勝飢武之勝也子犯言背楚之惠則我曲楚直且楚強其眾

又素飽不可為老也杜訓素為空言直氣盈飽恐非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說文云每帥盛土出也

从艸母聲高印之田艸盛土出故云舍其舊而新是謀周禮三十一曰原兆兆之豐鑄有似原田故鄭氏注云原原田也

楚子伏 余仁仲曰楚子伏已而墮其腦此本伏字絕句岳木伏已讀據此則已當音以據岳木本則已當音

紀陸德明音義不云音紀則知當以楚子伏為絕句而已作以音不音紀淳祐九經本亦用伏已絕句更詳之

請與君之士戲 朱國禎曰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所云戲下是也若云以兵見云耳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

命便解作戲弄之戲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杜征南獨不下一字已得其解矣

顯駟映粹 說文引作顯从革顯聲棟案曩古文以為顯故傳作顯从古文省

少長有禮其可用也 子惠子曰應前欲用其民鄉役之三月 說文引作顯云不久也陸氏云本又作

糾淋王應 衛輝碑云糾淋王恣案魯頌秋彼東南鄭

箋云狄當為剔剔治也逃與狄同古文作過又與剔通故或訓為遠或訓為治此傳當从古文作過訓為

治淮南子云過易牙是與過通白虎通云狄者易也瓊弁玉纓 說文引云瓊弁玉纓張衡集同薛綜曰弁

馬冠也又髦以璠玉飾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寅諸深室 荀卿子曰公侯失禮則幽故寅諸深室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 鄭康成曰行謂軍列周禮有行司馬取名于此案獻公時已有左右行至此復立中

行後改為三軍大夫 卅年傳然鄭公亦有不利焉 唐石經云雖然鄭公云云案碑是善丹後改定必有所據

左補註二 馬用公師以倍鄰 唐石經及宋本皆作陪釋文仍作倍案注當作倍

若不關秦將焉取之 新序引云不關秦將焉取之唐石經初刻云不關秦焉取之正義案沈文何云不關

秦家更何處取之案此則若字將字皆衍文俗儒從石經續刻增入當刪宋本云由不關秦焉取之亦誤

請無與圍鄭許之 服虔曰晉善蘭不忘本國故也卅一年傳自洮以南 鄭元曰今岷城西南五十里有

桃城或謂之洮案甄城漢屬濟陰 卅二年傳將殲于曲沃 鄭眾周禮注曰將葬于祖考之廟而後行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又丙午人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 孟子 唐石經初刻作孟兮後改子釋文作孟子云本或作孟兮

中詩 三體石經作孟 卅三年傳超乘 高誘曰超乘巨踊車上也

厲兵秣馬 高誘曰厲利其兵釋文曰秣音末穀馬也說文作餼云食馬穀也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 高誘曰原圃在今河南中牟具圃在馮淵池陽一名陽紆

其為死君乎 猶言不為死君乎君在殯故稱死君願氏補正以死其君為解案成十三年絕秦書曰文公

三補註二



即世移為不弔我死君則願之說未盡然也

子墨衰經 賈遠曰墨變凶

遂墨以葬文公 服虔曰非禮也

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昭

廿年傳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孔氏謂非康

誥之全文引其意而言之棟謂此康誥之闕文也法

言曰酒誥之篇俄空焉伏生引酒誥曰王曰封惟曰

若圭璧今酒誥無此文故漢藝文云酒誥脫簡一梓

材今王惟曰以下文義不屬蓋康誥三篇皆有脫誤

孔以為引其意而言之非也

外僕斃屯禽之以獻 崔憬易注曰禽古擒字擒猶獲

也 陽子宜言曰 高誘戰國策注曰宜偏也案高注本尔

正 文元年經叔孫得臣 世本曰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

伯茲茲生莊叔得臣得臣生穆叔豹

傳來錫公命 唐石經及宋本錫作賜釋文同云本或

作錫親禮云天子賜舍注云今文賜作錫

從天 管子曰處里為下陳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

空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 案韓非子作廢女上云

能行大事乎 服虔皆以為弑君案高誘戰國策注云

左補註二 九

大事兵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下云以官甲

圖成王 二年傳秦伯猶用孟明 鄭注儀禮云猶者守故之辭

大事于大廟躋倍公逆祀也 古文左氏說曰大廟周

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

大事於大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倍公於愨公上

逆祀也

夏父弗忌 禮器云夏父弗忌鄭詩大叔于田云叔善

射忌又良御忌鄭箋云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案曹

時候人彼己之己作其其可讀為記則忌亦可讀為

其古基字期字皆省作其與基同音是弗忌讀為基

如厥慙為厥銀居吾語汝為姬魚語女字隨讀變從

而辨之可識古音 服虔文云記本又作已然則鄭引

三家說也

廢六關 家語云置六關王肅曰六關關名魯本無此

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云不仁棟案廢與置古字

通公羊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鄭志答張逸

曰廢置也 何休曰廢置也置以廢為置猶以亂為治

徂為存故為今曩為曩苦為快臭為香藏為去郭璞

所謂詰訓義有反覆 勞通美惡不嫌同名也杜氏云

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周禮建國有門關關安

可廢况後傳塞關陽關皆有明文豈旋廢之而旋復

之與杜氏此說昧于義矣小亦正亦以廢為置杜集

解頗用孔緝之說獨不及此何也 上文云下展禽

下猶去也 見周禮司民法論 廢六關廢猶置也廢

與下文相對 昭曰置猶廢也彼此互訓

三年傳取王官及郊 括地志云王官故城在同州澄

城縣西北九十里又云南郊故城在縣北十七里又

有北郊故城又有西郊故城

遂自茅津濟 史記秦本紀云繆公元年自將伐茅津

劉伯莊云戎號也司馬彪郡國志云河東大陽有茅

津劉昭引杜注云在縣西南有茅亭即茅城括地志

云茅亭及茅城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水經注云

茅亭茅戎號

封殺尸而還 賈逵曰封識之案易繫曰不封不樹處

翻注云穿土稱封下穿字但殺尸多不能用葬禮

故杜云埋藏之

四年傳圍刑新城 服虔曰秦邑新所作城也

諸侯敵王所愾注愾恨怒也 案說文引作釗从金氣

聲云怒戰也許氏所據多古文必得其實

六年經季孫行父如陳注行父季孫友子 案世本云

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 案世本云

乙孫友衍子字傳寫誤也

六年傳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 服虔

曰殺人以葬璇環其左右曰殉

道之以禮則 案唐石經無以字俗儒所加後人遂以

則字屬下句

士會注隨季也 世本曰范氏晉大夫隰叔之子士為

之後為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宜

叔句句生獻子缺缺生吉射棟案范氏本陶唐氏之

後襄廿四年傳范宣子曰晉句之祖在夏為御龍氏

注云謂劉累也又云在周為唐杜氏汲郡古文曰成

王八年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杜伯之子隰叔違難

奔於晉生子與即士為也士為生士穀士穀生士會

食邑於范是為范武子故宣子曰晉王夏盟為范氏

焦弱侯曰士穀士會士皆當作士德譌耳讀為杜土

姓杜伯之後土即古杜字棟案古土字皆作土 見

史記曰有邦有士今呂刑作土周頌曰保有厥土義

作土呂覽任地曰后稷曰子能吾土靖而明浴土乎

高誘曰土當作土周牧豳亦以土為土焦氏以為傳

譌非也土本古杜字鄭康成周禮注 云世本曰

相土作葉馬 竹書亦 荀卿子曰杜作葉馬楊倞案世

本相土作葉馬 相土今左傳亦作 毛詩自土沮漆齊詩作

自杜又云微彼桑土韓詩作桑杜毛詩左氏傳皆出

孔壁中故多古文范氏在夏為劉氏周以前為唐氏

左補註二

昭元年傳云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是也周以後為

杜氏春秋時為范氏是會之幣留秦者又為劉氏自

虞以來世次秩然故宣子以為此而不朽焦氏讀土

為土訓為杜其言亦卓余故存而論之 晉語晉語曰

難於晉國生子與為理章曰曰理士官也班固亦言

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是范氏先以官為

氏以土為杜恐 未必然也存考

殺諸郟 博物志云殺之郟郟云河東垣縣有郟郟之

廐襄廿三年云成郟郟此其地也

將焉實此 服虔曰實置也此太子

頓首于宣子 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注云



婦人之常左傳穆公頓首於宣子之門有求於宣子非禮之正也愚謂穆公有喪公之喪以非喪大故用吉拜而頓首也

此子若才吾受子之賜 服虔曰如子為善教誨此子使之有賢才知人君之道也則吾受子之賜賜猶惠不才吾惟子之怨 服虔曰才而受賜美其教也不才怨子思其教不至也

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服虔曰君沒未久而言聲語氣尚在耳 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公且畏福 服虔曰患穆公以君願命之言責己也畏他公子相逼迫也

叔仲惠伯 世本曰桓公生倍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為叔仲氏

惠伯成之 周禮謂人賦曰凡有鬪怒者成之鄭眾曰成之謂和之也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怒

正德利用厚生 賈逵曰正德人德利用地德厚生天德 八年傳梁益耳 東觀漢記曰其先與秦同祖出於伯益別封于梁

九年傳秦人來歸倍公成風之權注追贈倍公并及成風 注非也成風者倍公之母莊公之妾母以子貴故上經書夫人風氏母以子氏故此經書倍公成風

十年傳糜子 糜亦作糜注不釋其地所在案盛宏之荆州記云當陽本楚之舊左氏傳云楚潘崇伐糜至子錫穴穎容釋例云糜在當陽

十一年經承匡注在陳留襄邑縣西 圍稱云襄邑本襄陵承匡地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

傳錫穴 司馬彪郡國志曰漢中錫縣春秋時曰錫穴椿其喉 鄭康成引作春

子駒之門 王符潛夫論曰魯之公族有子駒氏其人門者猶家十一 年黨氏之溝 賈逵于長邱 張華博物志曰陳留封邱有狄溝春秋春秋左傳補注

之長邱也

十二年傳鄭人立君 服虔曰立君改立君不問天子也鄭邲 子惠子曰服虔以邲邲為邲邲之家實主太子以其國寶與地夫鐘來奔也然則邲邲不從邑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呂覽云國不虛存必有賢者若使輕者肆焉 服虔曰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晉軍案詩云是伐是肆鄭箋曰肆犯突也杜謂肆為暫往而退此釋輕非釋肆也

襄糧坐甲 昭廿七年傳云吳王使甲坐于道荀卿子云庶士介而坐道故云坐甲 入瑕 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西南有故瑕城

十三年傳繞朝贈之以策 服虔曰繞朝以策書贈士會劉勰曰春秋聘幣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蓋用服說 杜氏以策 韓非子曰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是繞朝因贈策之言而戮也左氏不載似韓非據秦史而言

吾謀適不用也 白氏六帖引注云以有策而不用也其處者為劉氏 宰相世系曰會適秦歸晉有子留於秦自為劉氏生明明生遠遠生陽十世孫戰國時獲於魏遂為魏大夫秦滅魏徙大梁生清徙居沛生仁號豐公名燭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漢高祖也

左補註二 家君曰處者為留謂留於秦者遂以為漢人改為劉以合卯金刀之說

十四年傳王叛王孫蘇 劉向九歌云始法言於廟堂今信中塗而叛之王逸章句曰叛倍也倍與背同王與王孫蘇後復背之文七年 傳云乃背先蔑此其類也

十五年傳齊人或為孟氏謀 魯三家慶父叔牙季友慶父之後當云慶氏稱孟氏者鄭康成論語注云慶父朝此時人為之諱故云孟氏杜云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案公羊傳慶父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朝經而此疏云鄭氏云慶父朝死者正取此文又案禮緯含文嘉曰文家稱叔質家稱仲嬭長稱伯庶長稱

孟杜依此為說

十六年經盟于鄆邱 釋文云鄆音西賈逵云公羊曰鄆邱穀梁曰師邱今公羊作厚邱鄆本有西音釋文是毛詩衡門云可以棲遲前發碑作西遲此其證也 傳師于大林 伍瑞休江陵記曰城西北六十里有林城春秋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即此城也

百濮 劉伯莊史記地名曰濮在楚西南周書王會曰伊尹為四方獻令正南曰百濮亦正云南至于濮公十七年傳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高誘曰畏始畏終中身不畏凡有幾何言常畏也較杜注尤明晰

十八年經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注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弒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 家君曰杜預既葬稱君之說至此而辭窮矣

傳申池 杜氏依京相璠說言申池在齊城南非也申池在海隅齊之藪多竹木故云納諸竹中若近在城南不須言歸舍會也詳見襄十八年

既而復叔仲氏 世本云桓公生倍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為叔仲氏

在九刑不忘 棟案九刑謂刑書九篇也周書管麥解曰維四年孟夏王命大正刑書王陟階在東序乃命太史尚太正即居于戶西南向九刑 伯威進在中西向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階作策執策從中宰坐

算中于大正之前太祝以王命作策策告太宗王命 〇〇秘作策許諾乃北向繇書于內櫺之門眾臣咸與受大正書乃降大史策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乃左還自兩柱之門 〇〇歲大正曰欽之哉諸正敬功爾

須審三節無思民因順尔臨獄無頗正刑有撥夫循乃德式監不遠以有此人保寧尔國戒尔服世世是其不殆維公咸若太史乃降大正坐舉書乃中降再拜稽首大史乃藏之于盟府以為歲典此周作九刑之事也案其文云段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其後李悝著法經六篇始盜賊大綱捕其亦師九刑之意乎

春秋左傳補注



養養 養說文引作修食也从食殄省聲

宣二年傳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 大戴禮論四代

之政刑云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廟之事

昭有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甲冑之戒 當作昭

果毅以聽然則戎為句昭果毅以聽古語也下四句

乃左氏益之耳杜注殊不的

今日之事 高誘曰今日之事御事也

文馬百駟 說文引作馮馬云畫馬也周書王會曰犬

戎駁馬 金木此馬當畫赤鬣編身之形非真吉黃之

棄也 補正戴邱光庭說文馬駁之

子思于思注于思多須之貌 賈逵曰白頭貌案毛詩

狐葉云有兔斯首鄭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

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正義曰服虔以于思為白頭

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為白頭也後漢書朱

備傳賊多髡者號于氏根注引杜注為証案此則于

為須思為白于思為白須也

從臺上彈人而視其碎丸也 高誘曰從高臺上引彈

視其走而避丸以為樂也

實之春 何休曰春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也齊人謂

之鍾

三進及溜 釋文曰溜屋雷也案熊氏經說云古有中

雷禮蓋儀禮之逸而不傳者雷者屋有榑六開其上

以取明雨則雷之因名中庭曰中雷鄭欲記有磬階

雷即中雷也大記有東雷注云危棟上也雜記有門

內雷即實執脯賜鍾人之處

民之主也 高誘曰大夫稱主因曰民之主案昭五年

傳晏子謂子罕能用善人民之主也亦謂大夫曰主

觸槐而死 高誘曰觸畜也杜氏云槐趙盾庭樹顧君

以為廢退而觸槐則非趙盾庭樹案呂覽曰觸庭

槐而死外傳云觸廷之槐而死韋昭曰廷外朝之廷

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則諸侯之朝三槐

三卿位焉此說得之蓋當時廢退而觸靈公之廷槐

者歸死于君也

遂扶以下公曠夫樊焉 釋文扶服虔注作跪服本

作取正義曰服虔本扶作跪注云趙盾徒跪而下走

又云曠曠也夫語辭樊夫名公乃曠夫樊使之曠盾

是服讀曠為曠非作取此文本與今本有異故錄

之

以視於朝 毛詩鹿鳴曰視民不怵鄭箋曰視古示字

士昏禮曰視諸於鑿注云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

行之郭忠恕曰鄭君此說大與說文石經相乖郭氏

不識古文其說非也

我之懷矣自貽伊戚 王肅曰此邨風雄雉之詩案今

詩感作阻惟小明詩作感而上句又異王子雍或見

三家之詩據以為衛詩 三家惟齊詩出于魏代

為法受惡 服虔曰聞義則服案聞義則服弟子職文

也王肅曰為善法受弑君之名李厚菴曰此真非夫

子之言也

趙盾為旄車之族 鄭氏詩箋旄作旄陸氏曰一本作

旄服虔曰旄車戎車之倖

三年傳觀兵于周疆 服虔曰觀兵陳兵于周也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服虔曰以郊勞禮迎之也

不逢不若 張平子東京賦云禁禦不若以知神姦

魅魍魎莫能逢旃尔足釋詁云若善也郭景純注左

傳曰禁禦不若今左傳作不逢不若案下傳云其能

逢之杜氏云逢遇也既云不逢又云其逢文既重出

且杜氏不應舍上句注下句此晉以後傳寫之謬當

從張衡郭璞本作禁禦不若

余為伯備 說文作百餼云黃帝之後姑姓 釋文作

楚人賦之 子惠子曰楚滅江惡其所出為害故賦之

四年傳圍伯麻 子惠子曰月令省圍圍禁邑章句云

圍牢也圍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然則圍

固亦周時之獄焦氏答崇精曰固圍秦獄恐未然

汰朝 唐石經作汰說文曰泰滑也从井从水大聲徐

鉉云音地達切左傳作汰非昭廿六年傳云齊子淵

射洩聲子中插瓦餘胸汰朝匕入者三寸杜云汰矢

激明汰為滑也

楚人謂乳殺謂虎於菟 唐石經云楚人謂乳為殺謂

虎為於菟說文曰楚人謂虎為烏菟漢書又作於樸

方言注云今江南夷呼虎為菟音狗寶鄭康成尚書

注曰於者鳴聲則於為古文烏殺廣雅作殺 奴口

籛尹 高誘呂覽注曰楚有籛尹之官諫臣也

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 戰國策曰穰侯之治秦也高

誘曰治猶相也

改命曰生 子惠子曰劉向改名更生本此更生出莊

子

六年傳以盈其貫注貫猶習也 劉光伯據梅賾泰普

商罪貫盈以為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為

習其說是也而所據之書非也案韓非子曰有與悍

者隣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或曰子姑

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此說與劉合

可以規杜過矣

王子伯廖注鄭大夫 子惠子曰王子疑非鄭大夫

十年傳崔杼 正義曰何休膏肓以為公羊譏世卿而

難左氏蘇氏釋云崔氏祖父名不見經傳則知非世

卿云云案宰相世系曰崔氏出自姜姓齊丁公伋嫡

子季子讓國叔乙食采於崔遂為崔氏濟南東朝陽

西北有崔氏城是也季氏生穆伯穆伯生沃沃生野

八世孫天生孖為齊正卿云云又案僖廿八年傳有

齊崔天蘇寬謂崔子祖父名不見經傳非也 云蓋見

本世

十一年經辰陵注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鄭元曰

今此城在長平城西北長平城在東南或杜氏不謬

傳寫之誤耳

傳令尹為艾獵城沂 服虔皆云為買之子孫殺案世

本艾獵為叔毅之兄又孫叔毅碑云君名饒字叔毅

以艾獵為叔毅名此服虔說世本是也 襄十五年

為大司馬注云叔毅從子案世本為艾獵之子此

明文可據者正義曲說又以為世本轉寫之誤非也

使封人慮事注慮謀慮計功 顧氏補正云慮籌度也



解非棟案大司馬職云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先鄭亦謂謀慮其事服虔曰封人司徒之屬官

因縣陳 廣韻縣郡縣也釋名曰縣懸也懸于郡也古作寰楚莊王滅陳為縣縣名自此始也家君曰縣不見周官似非自楚莊王始然古文作寰亦非無本而說文無寰字似縣即寰也集韻云寰通作縣

吾儕小人 說文曰儕等輩也鄭康成曰儕猶輩類謂之夏州 子惠子曰服虔曰言取討夏徵舒之州車

武子撰桓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州名夏州盛宏之荆州記曰史記蘇秦說楚威王東有夏州今江陵夏口城有州名夏州

十二年傳卜臨于大官且巷出車吉 賈逵曰臨哭也巷出車陳于巷衛示雖困不降必欲戰也案下鄭復

備城則買說良是 甲寅克之 時鄭石制為內開故楚得以克鄭

至于達路注塗竝九軌曰達 詩正義曰尔正九達謂之達周禮經塗九軌不名曰達杜意蓋以鄭之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為竝九軌於尔正不合今杜

注塗方九軌 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周書武稱曰口強攻弱而兼

不正武之經也 軍路藍縷以啟山林 方言引作縷縷又啟作啟說文

曰縷謂之縷縷無縷也服虔曰言其縷藍縷然廣有一率率偏之兩 服虔曰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

為率言廣有一率為承也五十人為偏二十五人為兩廣既有一率為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率偏之兩

棟謹案禮說言杜氏據司馬法以釋偏兩之法司馬穰苴齊潛王時人所論兵法與周制異且與左氏

傳乖牾不合當從服虔之說 摩壘而還 鄭康成曰摩猶迫也軍壁曰壘

左射以蔽 服虔曰凡兵車之法射者在左御者在中

戈盾在右 御下兩馬 鄭康成引作補徐仙民曰兩或作柄案此

春秋左傳補注

則兩本柄字故服虔訓為飾古文省故作兩邵實以為棹兩馬之鞅非也

挑戰 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眾也挑音茶了反薛瓚曰挑戰挑戰敵求戰古謂之致師

楚人棄我 賈逵國語注曰棄陵也陵亦侵也養由基為右 高誘戰國策注云養姓由基名楚之善射人也

潘黨望其塵 孫子曰塵高而銳者車來也使潘黨游闕四十乘注游車補闕者 棟案游闕游車闕車也外傳曰戎車待游車之製周禮車僕有闕車之倅

駒伯注邵克 棟案邵鈴字駒伯克之子也大夫門子得从父于軍鄂陵之戰范句從文子於軍此其證也

屈蕩戶之 錢諡益曰家藏酒熙九經及長平游御史本巾箱本俱作戶字棟案酒熙正義亦作戶也

楚人基之注基教 說文引云楚人昇之云舉也黃顯說廣車陷楚人為舉之案此則基當作昇傳遜謂楚人將毒害之而晉人乃脫局拔旆投衡而出非也詳

見定四年訓基為教蓋本小尔正 趙使杵後 使與叟同見無極山碑說文作安云安或作倭

知莊子 案世本晉大夫遊遊生桓伯林父及莊子首本姓荀自林父將中行 世本以別為中行氏知邑名

括地志云故智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古今地名云解縣有智城蓋謂此也博物志云河東解縣有智邑

每射抽矢故注故好箭 案既夕禮云御以蒲蔽鄭注云蒲蔽杜蒧也古文故作騶賈公彥云據左氏傳

蒲非直得策馬亦為矢幹漢書杜鎔傳云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如淳曰騶矢也小顏曰騶謂善矢也左氏

傳作敢字其音同耳則知古敢字作騶 屢豐年 案說文無屢字當从毛詩作屢漢書皆以屢為屢今毛詩亦有作屢者俗作之

取其鯨鯢 說文引作鯨鯢云海大魚也从京漢書陸宣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小顏曰鯨古鯨字汗簡云鯨古作鯨出馬日碑集羣玉古文古京字

請為道 歸于怙亂者也夫 子惠子曰王荆公新經詩義本此十四年傳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 周禮司勳云事

功曰勞室祿也周書有一室之祿謂祿其子襲父位自一室至千室卿之祿也周禮謂之宅田注謂以女

妻之非是世本曰莊叔達生得間叔穀穀生成叔孫鈕鈕生項叔羅羅生昭叔起起生文叔圍圍生惺子

謂得間 叔穀也 左補註二 履及於室皇 高誘呂覽注引此傳作絳皇與莊十九

年絳皇一也 蒲省之市 呂覽作蒲疏皆疏古字通

十五年傳高下在心 服虔曰高下猶曲申也 國君舍垢 淮南子云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為社稷

主 使解揚如宋 劉向曰解揚霍人字子虎後世言霍虎

登諸樓車 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

使華元登子反之牀注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謂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

案此注皆見孫子用開篇曹公孫子注曰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善而用之可使伺候守有官

職在者謂告也上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又先知為親舊有急即呼之則不何止亦

因以之知敵情 虐我伯姬 上云 舒為政而殺之 王符引此云虐者

案尚書呂刑惟作五虐之刑墨子引作五殺之刑論語不殺而殺謂之虐又十八年傳云凡自內虐其君

曰弑皆以虐為殺也 論語陰始曰庚子之且金版宋均云謂殺龍之後庚子且庭中地有出版異也

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是虐為殺又一說賊赤狄于曲梁 注云廣平曲梁縣迺遠非也劉昭案



上黨記曰潞潞澤也縣城臨潞晉荀林父伐曲梁在城西十里今名石梁此傳潞字漢書作路劉向傳陰潞作路

案三體石經仍作潞說文同

辛舌職 宰相世系表曰晉武公子伯僑生文文生突

十六年傳禹稱善人 玉篇引云禹稱善人云與稱同

亦正曰稱舉也與杜訓同當从人

十七年傳晉師還 家君曰晉未嘗出師而云晉師還

者豈斷道討貳之帥歟似有關文

十八年傳自虐其君 唐石經云自內虐其君案正義

同今本皆脫內字

袒括發 士喪禮曰主人袒括發鄭注云古文髮作括

是括為古文髮也

左傳補註卷第二

益都李又漢覆校

左補註二

三

春秋左傳補註卷第三

成元年傳瑕嘉 周禮典瑞注引作段嘉蓋古文止作

段讀為瑕也今本亦作瑕唯陸氏周禮釋文猶存古

字

二年傳隕子辱矣 說文引云子辱矣有辱有所失也

戰國策齊宣王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耘之墨

子天志曰國家滅亡耘失社稷廣雅亦云耘失也案

呂覽季夏紀云昭王耘于漢中高誘曰耘除音曰顛

隕之隕史記東越列傳曰不戰而耘此耘字之誤漢

書作殞知耘與隕通耘古字也隕今字也徐廣曰耘

義當取耘除失之

左補註三

朝夕釋憾 唐石經憾作感案古本左傳憾字皆作感

从省文

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 孫子引軍政曰言不

相聞故為之金鼓說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

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

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荀卿子云將死鼓舞

死譽

將及華泉 京相璠曰華泉華不注山下泉水也

韓厥執紼馬前 繫說文引作馵從馬口其足讀若輒

或從系執聲 輒梁傳云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

辟女子注使避君 棟謂下云乃奔則辟當讀為避與

五年伯宗辟重同周禮大司寇云使其屬避康成曰

故書避作避杜子春云避當為辟玄謂避也行也古

避字有作辟注訓為避非也

蕭同叔子 于寶曰蕭同叔子惠公之妾頃公之母史

記作桐

物土之空而布其利注播殖之物各從土空 棟謂物

讀如既夕禮家人物土之物鄭氏云物猶相也大司

徒職云以土空之濼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周書大聚

曰因其土宜以為民資

司馬司空與帥侯正亞旅 司馬司空軍司馬軍司空

也與衆也與帥領其衆在軍之後者侯正軍侯主候

望者高誘說如此

殺御叔 韋昭曰御叔陳公子夏之子靈公之從祖父

嬀姓也

王曰止 高誘曰止禁止也

誰居註居辭也釋文云居音基 案檀弓云何居我未

之前聞也注云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開語助也

列子黃帝篇云關尹謂列子曰姬魚語女張湛云姬

音居魚當作吾是居姬互訓蓋古音同也

侵敗王略注法度 案略封也昭七年傳曰天子經略

天子謂之略諸侯謂之封

三年傳伐厲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案僖廿三年傳狄

人伐厲咎如賈逵曰赤狄之別種隗姓杜注亦同赤

狄種類已盡惟厲咎猶在故復討其餘劉炫以為厲

咎之國即是赤狄之餘杜以為餘民散入其國豈其

然乎○成十三年注云季隗厲咎如赤狄之女也是

杜自相矛盾

荀雌 案世本雌論文字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 史記晉世家云齊頃公如晉欲

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王劭案張衡曰禮諸

侯朝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

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侯為王太史

探其首而言子惠子曰授玉古文左傳作授王司馬

左補註三

子長謂齊欲尊晉為王蓋晉作六軍擬於王矣故齊

欲尊之猶戰國東帝西帝之例也古文不可見存之

以備異說棟案古玉字皆作王左氏傳多古字古言

故玉从王定五年傳云改步改玉晉語作改玉改行

荀卿王霸篇又云改王改行是古玉作王之證西漢

劉子駿治左氏始改王為玉周禮九嬀職云凡祭祀

贊玉璽註云故書玉為王杜子春讀為玉是古文皆

以王為玉之證 上文云晉作六軍擬于王矣故史

記以授玉為尊晉為王 諸侯相朝授玉此禮也下

年傳沃饒而近鹽 服虔曰土平有澆曰沃



有汾澮以流其惡 周書曰地有五行不通曰惡

七年傳 饒愿令林 子惠子曰方言曰食殺也楚謂之食林殘也又云殺人而取其財曰沐二子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故曰食林

八年經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 聘禮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注引此傳為證又云無庭實也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注服虔曰不稱主人母命不通故稱使婦人無外事

傳 祁奚 高誘呂覽注云祁奚高梁伯之子祁黃羊也又云黃羊祁奚字

九年傳 執諸銅鞮 劉昭案上黨記曰銅鞮晉別官墟址猶存有北城去晉境二十里羊舌所邑

操南音 劉逵曰商角徵羽各有引鍾儀楚人思在楚故操南音南音始于塗山之女見呂氏春秋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 蒯玉篇引作蒯云與蒯同李登聲類曰蒯草中為索苦怪切

雖有姬姜無棄蕉萃 淮南說林曰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執者必有麻蒯蕉萃猶憔悴也

十年傳 大子州蒲 應劭舊名諱議引作州滿陸氏云蒲當作滿劉子玄曰州滿杜注及今定本皆作州蒲當為州滿事 氏當操仲

晉侯夢大厲 李頤莊子解云死而無後曰厲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 陸榮曰非其人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效忠不見信於君適以自害耳棟案陸氏此言是教人慎勿為善非君子之言也

呂覽曰賢主之所悅不肖之所誅高誘引此傳以為證杜氏之說未可非也 近代李厚地亦以于忠肅事況之

十二年傳 道路無塵 唐石經作雍棟案古塞字皆作雍說文無从土者

十三年傳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以五行言則五六為天地之中以爻位言則二五為天地之中以四時言則春秋為天地之中天地之中命也民受

春秋左傳補注

之以生即所謂性也性為中情為和中庸之中和即天地之中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易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在易又謂之利貞故曰利貞者情性也

戮力同心 唐石經及宋本皆作戮說文曰戮并力也人力參贊戰國策曰戮力同憂高誘曰戮力勉力也其字从力詛楚文又作繆力蓋古字假借

蔑死我君 唐石經初刻云蔑我先君後改从今本陸氏曰本或以我字在死上案倍卅三年傳樂枝曰其為死君乎尋文義當云蔑我死君鄭康成易注云蔑輕慢也

十四年傳 宗卿之嗣注同姓之卿 國之宗臣故曰宗卿書曰記宗功是也宗臣兼同異姓故漢之蕭曹亦為宗臣

衛侯饗苦城叔 王符曰郤犇食采於苦號苦成叔又曰苦城城名也在河東鹽池東北

十五年經 宋華元自晉歸于宗 傳止華元于河上則華元未至晉時在晉境耳而云自晉者魚石以私元有平晉楚之功懼以晉討為復之故書法亦曰自晉著其所自復耳蔣杲云

傳益憎主人民惡其上 子惠子曰益憎主人民怨其上周廟金人銘也其詞曰古之慎言人也無多言多言多敗故云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十六年傳 齊盟 崔憬易注云瀆古黷字傳皆以瀆為黷

范文子曰我若羣臣輔睦以事君多矣 唐石經云我若退羣臣輔睦以事君多矣又何求案碑退字又何求三字皆旁增當是晁公武據蜀石經益之

陳於軍中而疏行首 司馬法曰凡陳行惟疏淮南子曰疏隊而擊之高誘曰疏分也

其卦遇復曰南國賊射其元王中厥目 子惠子曰此與僖十五年傳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皆夏商之易也或據周易以解之皆不得其義蓋夏商占七八周易占九六其辭義各有異同不可強解也

春秋左傳補注

踰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踰古文作踰踰立也韋經音辨云踰才九切鄭康成讀七札一甲之度也揚雄太玄曰比札為甲賈公彥周禮疏云一葉為一札呂覽愛士篇云韓原之戰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言六札者惟一札未陷耳知甲以七札為數也徹七札者猶貫甲也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 殺梁傳云聘弓餞矢麋信曰古者以弓矢相聘問故左傳云楚子問郤至以弓有鞞韋之附注 詩瞻彼洛矣云鞞韋有與毛傳云鞞韋茅蒐染草也鄭箋云茅蒐鞞韋也又駁五經異義云鞞韋名齊魯之閒言鞞韋鞞韋如茅蒐字當為鞞

陳留人謂之蒹葭昭國語注云昭謂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鞞也鄭康成雜問志曰鞞韋之不注不讀如附附幅也注屬也幅有屬也以淺赤草為弁又裁韋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為衣而素裳白鳥也棟案不與附古字通見詩箋以附注為不注者鄭所受春秋異讀也

識見不殺而趨 棟案識當為適外傳作屬訓為適高誘曰不殺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

三肅使者而退 子惠子曰為十七年樂書謂卻至張本

好以暇 唐石經初刻無以字

展車馬注展陳也 康成曰展整也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 服虔以為叔孫豹先在齊矣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宗國聞白國佐為魯請逆家君曰玩下召豹於齊及昭四年傳則服說為長

公還待于鄆 京相璠曰公羊作運字今東郡廩邱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即此城也

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 唐石經曰遂奔衛今本皆脫遂字

十七年傳 匡句須吉 應劭風俗通曰匡魯邑句須為之宰其後氏焉

春秋左傳補注



晉伯夢涉洹 鄭元曰許慎說文曰枕字林並云洹水出晉魯之間御覽隋圖經曰洹水出隆慮縣西北俗謂安陽河即晉伯夢涉之所源出林慮山東平地盈其懷 王逸楚辭章句曰在袖曰懷 余恐死故不敢占也 服虔曰晉伯惡魂贈死之物故畏而不言也

皆尸諸朝 康成論語注曰大夫於朝士於市昭十四年尸雍子與叔魚於市正義曰晉殺三郤皆尸於朝此尸於市者以其賤故也棟案論語尸諸市朝孟子若捷之於市朝索隱謂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王制謂刑人於市則此尸諸朝疑即市朝或云朝或云市隨文言之非有二所

一朝而尸三卿 韓非子載厲公語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周禮凌人曰大喪共夷檠水鄭氏云夷之言尸也尸之檠曰夷檠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為說且夷與尸古字通又古夷字作尸與尸相近故或从尸或从尸也 十八年傳周子有兄而無慧 案大戴禮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故昌邑王清狂不惠 惠與慧古字通

辛舌職 子惠子曰說苑作辛殖殖為舌職合聲 籍伍 韋昭曰籍伍晉大夫籍季之子籍游也世本日襄生司功大伯伯生候季子子生籍游游生談 左補註三

爵不踰德 荀卿子曰爵賞不踰德是以為善者勸以塞夷庚注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 案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滅榮緒晉書曰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入棄輿旋館陸機辨亡論曰旋皇輿於夷庚然則夷庚者通謂車馬往來之大道以其在彭城故屬之吳晉也 小介正曰 夷通也

襄元年經楚公子壬夫 匡謬正俗曰楚公子王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為壬夫按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幹午是十二支法有相配辛壬同是十幹與庚午不類當依本字讀為王夫 傳實諸狐邱注河東垣縣有壺邱亭 案壺與狐通見

毛公傳

二年傳正輿子 子惠子曰荀子曰萊不用子馬而齊并楊倞曰或曰正輿子字子馬 三年傳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注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 馬融曰組甲以組為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為甲裏卑者所服賈逵曰組甲以組綴甲 同 履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為固者以盈數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數而盡任力尊者所服練案禮說稱賈氏義為長少儀曰國家廢敝則甲不組滕逸周書曰年不登甲不綴滕孔晁曰縷繩甲不以組 引見初 蓋組甲之工靡于被練

故凶歲不組滕所以節財也考工函人云凡察革之道賦其鑽空欲其窳也空窳則堅窳滿則固帛粗故任力者半組細故盡任力呂覽有始篇曰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高誘曰以帛綴甲即被練是也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甲凡甲之所以為固以滿窳也今窳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窳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高誘曰組甲以組連甲賈氏之說蓋本於此

乃盟於彭外 京相璠曰今臨淄惟有濼水西北入涉即地理志曰如水矣彭如聲相似然則濼水即彭也 其將來辭 韋昭曰辭陳其辭狀也 軍法有死無犯為敬 韋昭曰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為敬命案晉語韓獻子為司馬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韋說頗勝於杜

反役與之禮食 韋昭曰反役自役反禮食公食大夫之禮 士富為侯奄 晉語曰使范獻子為侯奄韋昭曰獻子范文子之族昆弟士富也是范氏有兩獻子矣 四年傳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 周書程典曰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勳於商孔晁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

左補註三

左補註三

季孫曰略注不以道取曰略 匠慶請用蒲圃之木故季孫曰略正義言令匠慶略他木失之 有窮后羿 玉篇引作窮說文曰窮夏后時諸侯夷羿國也从邑窮省聲 生澆及豷 澆說文引作菽論語作冪尚書云無若丹朱傲劉向引作菽管子云若菽之在堯說文引書作傲云讀若傲論語冪冪冪以上是菽與冪通今傳作澆者菽澆音相近師讀各異故也

敗於狐貍 禮記作臺駘淮南子陸形曰沂出臺駘術篆文臺臺字相似壺又與狐通故傳作狐貍杜氏以為即番縣之目台山案目台即淮南子目貍山淄水所出杜說非也 日台山今杜解本作目台亭非 靡奔有鬲氏 汲郡古文曰帝相廿八年寒泥使其子澆菽帝伯靡出奔鬲杜氏以為夏遺臣事羿者案羿死于帝相八年言夏遺臣是也言事羿者非也 六年傳甲寅堙之注堙上山也 孫子謀攻篇曰攻城之法倍櫓輶三月而後成距堙杜牧云距堙者隔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

環城傅於堞 淮南子兵略曰設渠壘傅堞而守高誘曰傅守也 七年傳公登亦登注禮登階臣後君一等 聘禮曰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注云先賓升二等君行一臣行也 二韓非子載穆叔語曰今子不後寡君一等是共證也

八年傳子國曰國有大命 荀卿子引詩云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故下云童子言馬將為戮矣 一介行李 唐石經及釋文宋本皆作介徐鉉曰介字不合六書之體當作介

九年傳陳番局 唐石經作榻正義曰其字從手此臆說也漢書引此傳云陳番番音菊與榻同音史記河渠書云山行則榻章昭曰榻木器如今舉人舉以行也然則榻與榻音義皆同故孔氏書正義以為榻養本一字古篆變易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

左補註三



孰是

以出內火 漢書引云以出入火案周毛伯鄭駁云毛伯內門立中庭內讀爲入立讀爲位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出入火爲出內火皆古文也尚書云九江內錫大龜史記內作人是古八字皆作內徐邈音內爲納非也

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汲郡古文曰帝相十五年商疾相土作乘馬遂遷於商邱鄭康成注周禮校人引世本亦云相土作乘馬古文士土相亂如孟和鐘以土爲士牧鼓以士爲土之類上土又與杜通故荀子云杜作乘馬左傳从古文故以土爲杜

左補註三

遇艮之八 服虔曰及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不變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者爲占棟案易乾

六二不變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者爲占棟案易乾鑿度曰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爲象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象變之數若之一也鄭康成注云彖爻之不變動者九六爻之變動者繫辭曰爻效天下之動也然則連山歸藏占彖本質性也周易占變者效其流動也彖者斷也如鄭此言連山歸藏占彖故下文雖引周易仍用二易以彖爲占顧氏補

正其說支離不可从也 晉語曰公子重之得貞屯悔吉聞而不通爻無爲也蓋以不變爲占故云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是在周易皆利建辰又蓋因曰臣筮之得泰之入曰是謂天地配享小往大來是雖用周易而仍占彖夏殷之法也

隨其出也 虞翻注易隨卦曰隨陰隨陽謂隨卦三陰皆隨陽故卦名隨陰隨陽母隨子故隨其出也 門子刺門 張揖廣雅曰門守也

斬行栗 毛詩國風東門之栗毛傳云栗行上栗也 次於陰口而還 服虔曰參南曰陰口者水口也 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 賈服說皆以爲人君禮 十二而冠案高誘淮南子注曰三十而娶者陰陽未 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从 子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 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自己數左行得寅

春秋左傳補注

故人十月而生於寅男子數从寅起女自己數左行 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數从申起歲星十二歲 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 十五生子重國嗣也故不从制 說文曰元氣起於子 三十而冠行二十而立於巳爲夫婦 說文曰巳爲 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 女年始申也案高誘注與說文同 故未人亦以淮南爲詳慎注也

冠乎成公之廟 服虔曰成公衛會祖故以桃爲會祖 廟時不冠于衛之始祖以非己廟故也 所以幣更 呂覽二月紀是口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 更皮幣高誘曰更代也以圭璧代犧牲也管子四時 篇曰除神位謹禱祭幣周禮女祝掌以時梗膾臠

之事注云鄭大夫讀梗爲亢謂招善而亢惡去之杜 子春讀梗爲更主謂梗禦未至也案此則更讀爲梗 杜元凱謂以幣更牲未之考也詳見禮說 十年經會吳于祖注祖楚地 京相璠曰祖宋地今彭 城偃陽縣西北有祖水溝去偃陽八十里司馬彪郡 國志曰彭城偃陽有祖水

偃陽 釋文云偃徐仙音甫目反棟案徐音是也古今 人表作福陽知古皆作福音也 傅士莊伯 服虔曰免脫也言將 不脫罪禍不以壽終也傳舉此者爲十九年齊殺其 大夫高厚二十五年崔杼弑其君光起本也

左補註三 耶人紀 唐石經及宋本皆作耶耶元引作耶論語同 案聚字古或省文作取說文曰耶魯下邑孔子鄉 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 正義曰建立也立 此大車之輪而覆之以甲以爲櫓也 子惠子曰甲 覆櫓非覆輪當云立之大車之輪

右拔戟以成一隊注百人爲隊 高誘曰軍二百人爲 除南司馬法云五人爲伍十伍爲隊 見李衛是又以 五十人爲隊國語曰百人爲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 云百人爲一隊也官師大夫也故杜據以爲說 余羸老也 高誘曰羸劣人也 親受矢石 後漢書堅鐔傳曰輒先當矢石注石謂殺

石以投人也墨子曰備城者積石百枝重十鈞以上 者

桑林 莊子湯有桑林之舞司馬彪曰桑林湯樂也崔 撰曰宋舞樂名 偃陽姪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 高 誘淮南子注云天子不滅姓古之政也 獻兆於定姜 高誘曰兆契龜之兆世所以占吉凶者 也

爾車非禮也 唐石經曰爾車多非禮也案注當有多 字 尉止尉嗣以尉爲氏謂之尉氏圈稱陳留風俗 傳曰尉氏鄭國之東鄙弊獄官名鄭大夫尉氏之邑 故樂盈曰臣將歸死于尉氏是也 諸侯之師還鄭而南 釋文曰還本亦作環棟案鄭氏 士喪禮注云古文環作還哀三年傳道還公官同公 辛傳云以地還之也又云師還齊侯皆與環同 軍門閭實 說文引云軍門主齋康成禮記注云軍門 荆竹織門也圭齋門旁齋也穿墻爲之如圭矣玉篇 亦引作齋齋與實同物同音

左補註三 亦引作齋齋與實同物同音 十一年傳西濟于濟陰注濟陰水名 京相璠曰鄭地 也又曰榮澤在榮陽縣東南與濟陰合濟陰上承河 水於卷縣北河南逕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衛雍城西 同盟于亳 案經云同盟于亳城北二傳皆云京城北 公羊疏云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與此傳同棟案亳 城當依服氏作京京鄭地 在榮陽隱元年傳謂之京 城是也毫無考非也

司慎司盟 服虔曰二司天神司盟司慎不敬者監司 察盟者 女樂二八 王逸楚辭章句曰二八二列大夫有二列 之樂韋昭曰八人爲列備八音也 書曰居安思危注逸書 案周書程典曰於安思危於 始思終於邇思備於遠思近於老思行不備無違嚴 戒

三篇注二



十二年傳同姓於宗廟 毛萇詩傳云同姓同祖也

楊梁 京相璠曰楊梁平地今睢陽東南三十里有故

楊梁今曰楊亭也俗名之曰綠城非西北去梁國八

十里劉昭引杜注云有地名楊亭與京相說同

王使陰里結之 先鄭有婚禮結言結字本此傳

十三年傳什吏 周書六聚曰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即

什吏也

窀穸 孔宙碑作窀夕說文云窀葬之厚夕說文無窀

字明不从穴也

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 國語引大誓

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禮記云卜筮不相襲注

云襲因也棟案襲與習通周禮大司徒屬胥各掌其

所治之政襲其不正者康成云故書襲爲習是習爲

古文襲左氏从古文故以習爲襲也哀十五年傳云

卜不襲吉注云襲重也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又

鄭注士喪禮云古文相爲襲是襲與習通

十四年經衛侯出奔齊 不脩春秋曰孫林父甯殖出

其君仲尼情之曰衛侯行出奔齊臣逐君不可以訓

猶名君也杜注謬諸侯失國名公殺皆有衍字左傳

脫也

傳執昔公子務妻 徐邈云務莫侯反禮說云務與牟

古音同莊子務光荀子作牟光徐音是也

君義嗣也 王肅曰義宏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周書

曰王義嗣德

子瑗謚曰成子

庸知愈乎 司馬彪莊子注曰庸猶何用也

厚成叔 釋文曰厚本或作邱世本曰魯孝公生惠

伯革其後爲厚氏陸淳曰邱成叔孝公八世孫外傳

曰魯文公欲弛邱敬子之宅章昭云邱敬子魯大夫

邱惠伯之後元孫敬伯同也昭廿五年傳云季邱之

難圖徐廣史記注曰一本作厚世本亦然棟案呂氏

春秋有邱成子與右宰穀同時以傳考之即厚成叔

也厚與邱通世本作厚內傳作邱禮記又作后左傳

或作厚或作邱字異而實同 說文曰厚古作厚从

誘曰邱氏惠伯華之後 世本作惠伯華鄭氏禮記注

以字爲氏因爲邱氏邱成子邱敬子國之子國疑同

邱青孫也皆據世本而言然則厚成叔乃敬伯同之

子也 高氏曰以字爲氏則邱非宋也古今

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 高誘呂覽注云成國成千

乘之國也

師曠 王逸楚辭章句曰師曠聖人字子登生無日而

善聽

纂乃祖考無忝乃蕃 棟案舊謂祖考之蕃法也管子

牧民篇云恭祖蕃

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

章有之康成緇衣注云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公案

西漢毛詩不列于學官故服氏謂之逸詩猶鄭氏尚

書古文二十四篇也

十五年經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隋志曰推合丁巳

朔

傳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

也 左氏說詩此古訓也詩云古訓是式漢時謂之

故訓又謂之詰訓詰訓者雅言也魯語曰詩書執禮

皆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

爾雅以觀于古故又謂之爾雅俗儒不信爾雅而仲

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後之學者省諸爾

雅釋故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曰古訓是

式

十六年傳戰于湛阪 京相璠曰昆陽縣北有蒲城蒲

城北有湛水者是鄭元曰湛水出鞏縣北魚齒山西

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爲湛浦今水北悉枕箕山阜

於父城東南湛水之北山有長阪蓋即湛水以名阪

故有湛阪之名

方城之外 戰國策曰楚不守方城之外高誘曰方城

十七年傳遂幽其妻 漢書幽作就

豨狗 說文引作豨从犬折聲云狂犬也

澤門之哲 詩正義引云泉門之哲陸氏釋文云本或

作泉者誤棟案古泉澤字相同徐叔毅碑云收九罕

之利婁壽以爲澤字但泉爲白下本切 翠爲四下

本本一字漢碑从四下羊者誤今馬援傳服虔漢書

注云泉澤也詩鶴鳴于九皋王仲任薛夫子撰漢文

皆以爲九折之澤諸侯本有泉門何獨宋不然也

晏嬰薨哀斬 鄭康成曰薨衰斬者其纓在齊斬之間

謂纓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

細馬則屬於粗也

唯卿爲大夫 鄭康成曰此平仲之謙辭也言已非大

夫故爲父服士服耳王肅聖證論曰喪禮自天子以

下無等故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饋粥之食自

天子達且大國之卿與天子上士俱三命故曰一也

晉士起大國上卿當天子之士也平仲之言唯卿爲

大夫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春秋之

時尊者尚輕簡喪服禮制遂壞羣卿專政晏子惡之

故服羸衰枕艸於當時爲重是以平仲云唯卿爲大

夫逸辭以避害也杜氏从王說

十八年傳跪而戴之 李登聲類曰跪也

齊侯禦諸平陰墜防門而守之廣里 京相璠曰平陰

齊地也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 杜氏云在縣平

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

平陰三里司馬彪郡國志曰濟北盧縣有平陰城有

防門有光里京相璠曰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

與光同杜氏以爲平陰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作墜

橫行廣一里皆臆說也

巫山 京相璠曰巫山在平陰東北

必旃而疏陳之 淮南子曰疏陳而擊之高誘曰疏分

也司馬法曰凡陳行惟疏戰惟密

有班馬之聲注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 棟案班

還也郭璞引作殷齊師夜遁馬鳴聲漸遠故云班馬



之聲尚書班瑞于羣后史記班作漫古字通

戊戌及秦周 子惠子曰呂覽慎大篇曰齊達子帥其

餘卒以軍于秦周高誘曰秦周齊城門名也案秦周

當是齊地名杜氏以為魯大夫失之

伐雍門之菽 戰國策孫子謂田忌曰使輕車銳騎衝

雍門高誘曰雍門齊西門名也菽鄭元引作菽案玉

篇音且留切云菽也當从秋又七肯反釋文云本又

作秋

斬其楛以為公琴 棟案公琴頌琴也頌與公古字通

焚申池之竹木 淮南子墜形訓曰申池在海隅高誘

曰海隅鼓劉遠據以注齊都賦京相璠言申門即齊

左補註三

城南面第一門外為申池杜于文十八年傳依京氏

為說非也

以枝數圍注枝馬樹也 案枝猶个也廿一年傳云識

其枝數則枝不得為馬樹

扣馬 呂諶字林曰扣牽馬史記注

甚雨及之 甚古文湛字見詛楚文莊子天下篇云沐

甚雨節疾風崔撰本甚作湛音注湛雨猶久雨也或

云檀弓云雨甚至甚當讀如字亦通

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 服虔曰北

風夾鐘無射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南律氣不至

故死聲多吹律而言歌風者出聲曰歌以律是候氣

之管氣則風也故言歌風

十九年傳先吳壽夢之鼎注以璧馬為鼎之先 子惠

子曰馬為庭實未聞以馬為先且馬不上堂安得先

之先吳鼎亦不辭先吳猶言先秦先漢歟

瘳疽 玉篇引作疽多但切

作林鐘而銘魯功 呂諶字林曰銘題勒也

亾之道也 唐石經云亾之道也

顏懿姬殿聲姬 杜此注全用服氏服氏又云傳家從

後言之故舉證也

諸子注諸妾姓子者 杜亦用服注此當從傳遜說以

諸子為內官也

春秋左傳補注

屬諸戎子 服虔曰戎子子牙養也棟案養謂養母也

廢常不祥 服虔曰立長為祥立而廢之為不祥也

閒諸侯難 服虔曰閒犯為光已列於諸侯難成

是專黜諸侯 服虔曰專獨也光比於諸侯列於會盟

不可黜也

而以難犯不祥也 服虔曰以難成之事犯不善

崔杆微逆光 服虔曰微隱匿也棟案哀十六年傳其

徒微之是微為隱匿也

疾病而立之 服虔曰立為太子

子孔當罪 鄭康成曰當謂值其罪音丁浪反

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 服虔曰彭仲博以為

齊侯號衛衛而下云問守備焉問衛之守高唐者

衛無恩信故令守者以無備告齊侯善其言故揖之

乃命士卒登城此說近之棟案經典序錄曰汝南彭

汪字仲博說先師奇說及舊注又昭廿七年傳云母

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彭仲博云當言是無我若何我

母無我當如何我字當在若上正義所載惟此二說

廿年傳陳慶虎慶寅 王符曰慶氏嬌姓

廿一年經漆間邱注南平陽縣西北有顯間亭 關駟

十三州記曰山陽南平陽縣有閭邱鄉伍氏從征記

曰杜氏謂顯間邱今案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

里有邱鄉顯間非也

左補註三

公姑姊 子惠子曰成公同宗之女子為姑姊故云

公姑姊注及正義皆失考

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 唐石經云而不使視寢二字

論衡引此傳與石經同

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王充曰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

人多邪惡火有光耀亦有容貌龍蛇東方木合火精

故美色貌麗膽附於肝故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

剛強故多力也

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 唐石經云樂盈奔楚過於

周又一本云樂盈出奔楚過於周周西鄙人略之

得罪于王之守臣注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 子

惠子曰守臣指晉君書台同為上卿書陪臣句稱

守臣有是理乎范氏矯君命逐盈故盈以為得罪于

晉君

使侯出諸輶輅 棟案侯侯人也周禮夏官侯人職云

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

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鄭康成曰古者殺牲食其

肉坐其皮

左傳補註卷第三

左補註三

益都李文藻覆校

註



春秋左傳補注卷第四

廿二年傳焉用聖人 風俗通曰聖者譽也言聞聲知  
情故曰聖家語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何休膏肓曰  
說左氏傳者春秋之志非聖人孰能脩之言夫子聖  
人乃能情之御叔謂臧武仲為聖人是非獨孔子立  
蓋之曰武仲者述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聖今使如  
晉過御叔御叔不說學見武仲而兩行教之云焉用  
聖人為左氏傳載之者非御叔不說學不謂武仲聖  
與孔子同

與執婦焉釋文云燔又作燔 案傳廿四年傳及成十  
三年傳皆作燔說文曰燔宗廟火孰因从火番聲春  
秋傳曰天子有事燔焉以饋同姓諸侯此傳燔字當  
從燔轉寫誤為燔耳

執事實重圖之 高誘曰重深  
賁而能貧 能猶耐也  
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 荀卿子曰大功已立士大夫  
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未益祿而有馬士庶同于  
卿

三日素疾請尸 周禮掌錢曰凡殺人者肆之三日  
廿三年傳禮為鄰國關 服虔曰鄰國尚為之關樂兄  
甥舅之國乎顧氏補正用其說而不稱服注  
右權劍 案古制舞劍于左軍禮從右

美豹 廣韻引作美甫微切  
戊申 棟案鄭邵晉二邑文六年傳云趙孟殺公子  
樂于鄭說文曰鄭晉邑司馬彪郡國志曰河東垣縣  
有邵亭張華博物志曰垣縣東九十里有鄭邵之阨  
晏楚 徐邈音來棟案外傳作萊古字通徐音是也

新樽 釋文云本亦作尊又昭十五年傳樽以魯  
壺釋文云樽本或作尊又作樽棟案曹憲文字指歸  
云檢字無此从缶从木者說文云字从缶十酒官法  
度也今之尊卑從此得名故尊亦為君父之稱

福福無門唯人所召 無門言同一門出入也荀卿子  
曰福與禍鄰莫知其門管子禁藏篇曰福不擇家禍

不索人  
美疾不如惡石 服虔曰砭石也戰國策曰扁鵲怒而  
投其石高誘曰石砭所以砭彈人癰腫也石見  
娶于鑄注鑄國 樂記曰武王未及下車封帝堯之後  
子祝康成云祝或為鑄高誘曰鑄讀作祝古音通故  
或作鑄或作祝  
孟椒欲用之當其罪  
季孫用之 疾疾之言驗矣  
下妾不得與郊中 子惠子曰賤者野受吊謂之郊中  
所謂君遇極於路使人中者庶人則然士喪君視歛  
則郊中非士也注與正義皆失之

不穴於寢廟 子惠子曰廟日祭月祀朝聘饗燕皆行  
之於廟故鼠不穴疏以為廟幽靜失之  
廿四年傳既殺其言立 高誘呂覽注曰立猶見也  
恕思以明德 周書程典曰慎德必躬恕思以明德李  
登聲類曰恕人心度物也

輔 說文引作趨釋文曰本又作櫟  
部婁無松栢 說文引作附婁云小土山也應劭風俗  
通曰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田中少高邱名之  
為部矣周伯琦六書正誤啟从自似聲俗用培墀非  
皆居轉而鼓琴 傳遜曰轉當為軫棟案文選注引許  
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或是古軫字有作轉耳方言  
曰軫謂之枕郭璞曰車後橫木  
敢問降階何由 君禮臣有降階之儀程鄭下人非所  
空問故云惑也  
廿五年經諸侯同盟于重邱 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安  
德縣北五十里有重邱鄉故縣也  
傳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 往不濟謂  
九四為石所恃傷謂九二為蒺藜初至四互未濟故  
往不濟  
公拊楹而歌 服虔曰公為姜氏不知已在外故歌以  
命之也一日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

春秋左傳補注

陪臣干椒 史記作爭趣棟案左傳椒字亦有作趣者  
昭廿年傳云賓將椒杜子春注周禮引此作趣史記  
本作干趣 徐廣 後人改為爭趣非也 椒趣二字古  
故君為禮殺死則死之為社稷也則公之 服虔曰謂  
以公義為社稷死也如景者臣亦隨之死也案杜  
義未完  
若為已死而為已凶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服虔曰言  
君自以己之私欲取死凶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  
也  
南史氏 新序云南史氏是其族也  
執簡以往 服虔曰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案齊崔杼弑  
其君光則一簡之文也  
四嬰 高誘呂覽注曰嬰棺飾也畫黼黻之狀如扇於  
僕遠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也又淮南子注曰嬰狀  
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為飾多少之差各從  
其爵命之數也嬰本作嬰古文也周禮縫人云衣嬰  
柳之材注云故書嬰柳作接檟鄭司農云接讀為嬰  
檟讀為柳皆棺飾檟弓曰周人牆置嬰春秋傳曰四  
嬰不踴先鄭引檟弓作嬰引左傳作嬰明古文春秋  
傳本作嬰杜氏改為嬰失之矣  
當陳隧者 高誘曰隧道也司空治軍隧道王肅以為  
墓道非也

替虞闕父 陳球碑作遇高誘曰闕讀曰遇止之遇然  
則闕邊同音故或作遇也  
為周陶正 王應麟曰有虞氏上陶舜陶河濱器不苦  
麻周陶正猶以虞闕父為之  
以備三恪 說文引作審从心容聲敬也義雲章亦以  
憲為恪魏封孔羨碑又作恪焦弱侯以為恪即古恪  
字未詳 禮記正義熊氏云周之三恪越少昊高辛遠  
氏黃帝黃帝者取其制作之人故易繫辭云神農  
堯舜氏作  
授手于我 手古首字士喪禮云載魚左首進鬻注云  
古文首為手成二年經曹公子首公羊作手是字通  
之證

陪臣干椒 史記作爭趣棟案左傳椒字亦有作趣者  
昭廿年傳云賓將椒杜子春注周禮引此作趣史記  
本作干趣 徐廣 後人改為爭趣非也 椒趣二字古  
故君為禮殺死則死之為社稷也則公之 服虔曰謂  
以公義為社稷死也如景者臣亦隨之死也案杜  
義未完  
若為已死而為已凶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服虔曰言  
君自以己之私欲取死凶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  
也  
南史氏 新序云南史氏是其族也  
執簡以往 服虔曰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案齊崔杼弑  
其君光則一簡之文也  
四嬰 高誘呂覽注曰嬰棺飾也畫黼黻之狀如扇於  
僕遠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也又淮南子注曰嬰狀  
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為飾多少之差各從  
其爵命之數也嬰本作嬰古文也周禮縫人云衣嬰  
柳之材注云故書嬰柳作接檟鄭司農云接讀為嬰  
檟讀為柳皆棺飾檟弓曰周人牆置嬰春秋傳曰四  
嬰不踴先鄭引檟弓作嬰引左傳作嬰明古文春秋  
傳本作嬰杜氏改為嬰失之矣  
當陳隧者 高誘曰隧道也司空治軍隧道王肅以為  
墓道非也

陪臣干椒 史記作爭趣棟案左傳椒字亦有作趣者  
昭廿年傳云賓將椒杜子春注周禮引此作趣史記  
本作干趣 徐廣 後人改為爭趣非也 椒趣二字古  
故君為禮殺死則死之為社稷也則公之 服虔曰謂  
以公義為社稷死也如景者臣亦隨之死也案杜  
義未完  
若為已死而為已凶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服虔曰言  
君自以己之私欲取死凶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  
也  
南史氏 新序云南史氏是其族也  
執簡以往 服虔曰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案齊崔杼弑  
其君光則一簡之文也  
四嬰 高誘呂覽注曰嬰棺飾也畫黼黻之狀如扇於  
僕遠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也又淮南子注曰嬰狀  
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為飾多少之差各從  
其爵命之數也嬰本作嬰古文也周禮縫人云衣嬰  
柳之材注云故書嬰柳作接檟鄭司農云接讀為嬰  
檟讀為柳皆棺飾檟弓曰周人牆置嬰春秋傳曰四  
嬰不踴先鄭引檟弓作嬰引左傳作嬰明古文春秋  
傳本作嬰杜氏改為嬰失之矣  
當陳隧者 高誘曰隧道也司空治軍隧道王肅以為  
墓道非也

陪臣干椒 史記作爭趣棟案左傳椒字亦有作趣者  
昭廿年傳云賓將椒杜子春注周禮引此作趣史記  
本作干趣 徐廣 後人改為爭趣非也 椒趣二字古  
故君為禮殺死則死之為社稷也則公之 服虔曰謂  
以公義為社稷死也如景者臣亦隨之死也案杜  
義未完  
若為已死而為已凶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服虔曰言  
君自以己之私欲取死凶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  
也  
南史氏 新序云南史氏是其族也  
執簡以往 服虔曰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案齊崔杼弑  
其君光則一簡之文也  
四嬰 高誘呂覽注曰嬰棺飾也畫黼黻之狀如扇於  
僕遠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也又淮南子注曰嬰狀  
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為飾多少之差各從  
其爵命之數也嬰本作嬰古文也周禮縫人云衣嬰  
柳之材注云故書嬰柳作接檟鄭司農云接讀為嬰  
檟讀為柳皆棺飾檟弓曰周人牆置嬰春秋傳曰四  
嬰不踴先鄭引檟弓作嬰引左傳作嬰明古文春秋  
傳本作嬰杜氏改為嬰失之矣  
當陳隧者 高誘曰隧道也司空治軍隧道王肅以為  
墓道非也

陪臣干椒 史記作爭趣棟案左傳椒字亦有作趣者  
昭廿年傳云賓將椒杜子春注周禮引此作趣史記  
本作干趣 徐廣 後人改為爭趣非也 椒趣二字古  
故君為禮殺死則死之為社稷也則公之 服虔曰謂  
以公義為社稷死也如景者臣亦隨之死也案杜  
義未完  
若為已死而為已凶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服虔曰言  
君自以己之私欲取死凶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  
也  
南史氏 新序云南史氏是其族也  
執簡以往 服虔曰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案齊崔杼弑  
其君光則一簡之文也  
四嬰 高誘呂覽注曰嬰棺飾也畫黼黻之狀如扇於  
僕遠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也又淮南子注曰嬰狀  
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為飾多少之差各從  
其爵命之數也嬰本作嬰古文也周禮縫人云衣嬰  
柳之材注云故書嬰柳作接檟鄭司農云接讀為嬰  
檟讀為柳皆棺飾檟弓曰周人牆置嬰春秋傳曰四  
嬰不踴先鄭引檟弓作嬰引左傳作嬰明古文春秋  
傳本作嬰杜氏改為嬰失之矣  
當陳隧者 高誘曰隧道也司空治軍隧道王肅以為  
墓道非也

陪臣干椒 史記作爭趣棟案左傳椒字亦有作趣者  
昭廿年傳云賓將椒杜子春注周禮引此作趣史記  
本作干趣 徐廣 後人改為爭趣非也 椒趣二字古  
故君為禮殺死則死之為社稷也則公之 服虔曰謂  
以公義為社稷死也如景者臣亦隨之死也案杜  
義未完  
若為已死而為已凶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服虔曰言  
君自以己之私欲取死凶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  
也  
南史氏 新序云南史氏是其族也  
執簡以往 服虔曰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案齊崔杼弑  
其君光則一簡之文也  
四嬰 高誘呂覽注曰嬰棺飾也畫黼黻之狀如扇於  
僕遠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也又淮南子注曰嬰狀  
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為飾多少之差各從  
其爵命之數也嬰本作嬰古文也周禮縫人云衣嬰  
柳之材注云故書嬰柳作接檟鄭司農云接讀為嬰  
檟讀為柳皆棺飾檟弓曰周人牆置嬰春秋傳曰四  
嬰不踴先鄭引檟弓作嬰引左傳作嬰明古文春秋  
傳本作嬰杜氏改為嬰失之矣  
當陳隧者 高誘曰隧道也司空治軍隧道王肅以為  
墓道非也

陪臣干椒 史記作爭趣棟案左傳椒字亦有作趣者  
昭廿年傳云賓將椒杜子春注周禮引此作趣史記  
本作干趣 徐廣 後人改為爭趣非也 椒趣二字古  
故君為禮殺死則死之為社稷也則公之 服虔曰謂  
以公義為社稷死也如景者臣亦隨之死也案杜  
義未完  
若為已死而為已凶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服虔曰言  
君自以己之私欲取死凶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  
也  
南史氏 新序云南史氏是其族也  
執簡以往 服虔曰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案齊崔杼弑  
其君光則一簡之文也  
四嬰 高誘呂覽注曰嬰棺飾也畫黼黻之狀如扇於  
僕遠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也又淮南子注曰嬰狀  
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為飾多少之差各從  
其爵命之數也嬰本作嬰古文也周禮縫人云衣嬰  
柳之材注云故書嬰柳作接檟鄭司農云接讀為嬰  
檟讀為柳皆棺飾檟弓曰周人牆置嬰春秋傳曰四  
嬰不踴先鄭引檟弓作嬰引左傳作嬰明古文春秋  
傳本作嬰杜氏改為嬰失之矣  
當陳隧者 高誘曰隧道也司空治軍隧道王肅以為  
墓道非也

陪臣干椒 史記作爭趣棟案左傳椒字亦有作趣者  
昭廿年傳云賓將椒杜子春注周禮引此作趣史記  
本作干趣 徐廣 後人改為爭趣非也 椒趣二字古  
故君為禮殺死則死之為社稷也則公之 服虔曰謂  
以公義為社稷死也如景者臣亦隨之死也案杜  
義未完  
若為已死而為已凶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服虔曰言  
君自以己之私欲取死凶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  
也  
南史氏 新序云南史氏是其族也  
執簡以往 服虔曰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案齊崔杼弑  
其君光則一簡之文也  
四嬰 高誘呂覽注曰嬰棺飾也畫黼黻之狀如扇於  
僕遠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也又淮南子注曰嬰狀  
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為飾多少之差各從  
其爵命之數也嬰本作嬰古文也周禮縫人云衣嬰  
柳之材注云故書嬰柳作接檟鄭司農云接讀為嬰  
檟讀為柳皆棺飾檟弓曰周人牆置嬰春秋傳曰四  
嬰不踴先鄭引檟弓作嬰引左傳作嬰明古文春秋  
傳本作嬰杜氏改為嬰失之矣  
當陳隧者 高誘曰隧道也司空治軍隧道王肅以為  
墓道非也

陪臣干椒 史記作爭趣棟案左傳椒字亦有作趣者  
昭廿年傳云賓將椒杜子春注周禮引此作趣史記  
本作干趣 徐廣 後人改為爭趣非也 椒趣二字古  
故君為禮殺死則死之為社稷也則公之 服虔曰謂  
以公義為社稷死也如景者臣亦隨之死也案杜  
義未完  
若為已死而為已凶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服虔曰言  
君自以己之私欲取死凶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  
也  
南史氏 新序云南史氏是其族也  
執簡以往 服虔曰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案齊崔杼弑  
其君光則一簡之文也  
四嬰 高誘呂覽注曰嬰棺飾也畫黼黻之狀如扇於  
僕遠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也又淮南子注曰嬰狀  
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為飾多少之差各從  
其爵命之數也嬰本作嬰古文也周禮縫人云衣嬰  
柳之材注云故書嬰柳作接檟鄭司農云接讀為嬰  
檟讀為柳皆棺飾檟弓曰周人牆置嬰春秋傳曰四  
嬰不踴先鄭引檟弓作嬰引左傳作嬰明古文春秋  
傳本作嬰杜氏改為嬰失之矣  
當陳隧者 高誘曰隧道也司空治軍隧道王肅以為  
墓道非也







次玄楊在子虛危之次 漢律歷志星紀在子玄楊  
在丑正以歲星右行于天星紀為子而貞于丑故在  
丑其次玄楊貞于丑則在子如是則十二辰皆合  
樂用焉漢法陽左行陰右行者每退一辰以次  
為貞故星紀貞于丑時俗以星紀為丑玄楊為子失  
之合辰合樂本坤  
子雅子尾注二子皆惠公孫 棟案高誘呂覽注云子  
雅惠公之孫公子樂堅之子也子尾惠公之孫公  
子高所之子也杜氏高氏皆據世本唐時世本已  
非全書故正義不詳所出公之二弟也夏與雅古字  
通

左補註四

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注六軌之道 下云反陳于獄  
注云獄里名案莊亦里名昭十年傳云又敗諸莊哀  
六年戰于莊孟子曰莊獄之開趙岐曰莊獄齊街里  
名

樂高陳鮑之徒注樂子雅高子尾 案樂堅高所以字  
為氏故曰樂高  
慶封祀祭 鄭康成讀祀與窆同補鄧反  
吳句餘注句餘吳子夷末也 司馬貞曰計餘祭業十  
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末棟案服  
虔以句餘為餘祭是也

朱方 顧夷吳地記曰朱方秦改曰丹徒  
在外不得宰吾一邑 得罪出在外則不得宰一邑  
故下云恐失富也正義以宰為益失之  
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媿 子  
惠子曰此夏書九歌中三事之義疏也

武王有亂臣十人 唐石經無臣字石經論語亦然又  
昭廿四年傳引大誓亦無臣字後人皆據晉時所出  
古文大誓以益之非也辨見論語考  
樂成伯 王符曰樂氏魯公族章昭曰成伯魯大夫聲  
伯之子名樂

以徵過也 子惠子曰徵讀從楚辭不清徵其然否之  
徵

廿九年傳靈書追而予之 高誘曰靈讀如移徙之徒  
印也章昭曰古者大夫之印亦稱靈靈書靈封書也  
應劭漢官儀曰封太山以金泥銀泥印之以靈靈施  
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因封靈春秋傳靈書  
追而與之是也秦漢以來尊者以為名乃使避衛宏  
漢舊儀曰秦已前民皆以金銀銅犀象為方寸靈各  
服所好漢以來天子獨稱靈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  
棟案靈惟周禮月令及此傳有明文餘無聞焉唐六  
典引周書曰湯放桀大會諸侯取天子之靈置天子  
之座云云據此則商以前已有靈名矣  
祇見疏也 棟謂疏當為誦字之誤也呂覽先識篇云  
無由接而言見誦高誘曰誦讀為誦安之誦下云朕  
其君何必使余明誦為誦欲之而言叛非誦乎杜氏  
好改古文故古文古義存者少矣

固辭 鄭康成曰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辭者重辭也  
注 唐石經云辭固疑非  
不尚取之 服虔曰不尚尚也尚當取女叔侯殺之  
武獻以下兼國多矣 呂覽曰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  
九

母寧夫人而用老臣 服虔曰母寧寧也寧自取夫人  
將焉用老臣乎劉炫是服說  
請觀于周樂 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  
左補註四  
猶未也 賈逵曰言未有雅頌之成功也服同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 賈逵曰康叔遭管叔蔡  
叔之難武公罹幽王褒姒之憂故曰康叔武公之德  
如是

為之歌王 服虔曰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  
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子惠子曰王者采  
風畿內故有王風周官六詩比賦興風雅頌安得謂  
王者無風後儒以詩為雅失之甚矣  
其細已甚民弗堪也 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攝乎大  
國之間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亡也

泱泱乎大風也哉 服虔曰泱泱鈞緩深遠有大和之  
泱

意其詩風刺辭約而義微體疎而不切故曰大風  
國未可量也 服虔曰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  
此之謂夏聲 服虔曰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棟案後  
世言秦夏本此

大而婉險而易行 賈逵曰其志大直而有曲體歸中  
和之德難成而易行案史記險作儉古文也漢劉侑  
碑云動乎儉中今易作儉  
則明主也 史記作盟主案古盟字从囧賈侍中說讀  
與明同燭堂集古錄載齊侯鐘鐘曰繼命于外內之  
事申敬盟盟盟即明刑也毛詩黃鳥曰此邦之人  
不可與明箋云明當為盟釋名盟明也告其事於神  
明也

左補註四

怨而不言 王肅曰非不能言畏罪咎也  
其周德之衰乎 服虔曰此歎變小雅也自鹿鳴至菁  
菁者莪道文武脩小政定大亂致大平樂且有儀是  
為正小雅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息  
豎是為正大雅

遷而不淫 服虔曰遷徙也文王徙鄆武王居鄆  
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  
咸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  
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  
子速納邑與政 服虔曰人邑與政職於公不與國家  
之事子惠子曰古者有政便有邑邑者田邑也古祿  
以田

慎之以禮 服虔曰禮所以經國利社稷也  
辨而不德必加於戮 服虔曰辨若鬪辨也夫以辨爭  
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  
吾子好直 服虔曰直不能曲撓以從眾

神謫 古今人表作卑湛師古曰卑音脾湛音湛風俗  
通曰卑氏鄭大夫卑湛之後漢有卑躬為北地太守  
杜改卑為神俗又改湛為謫古文盡以矣釋文猶作  
湛  
卅年傳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



三之一也 熊朋來曰魯襄公三十年歲次戊午二月辛酉朔初四日甲子二十三日癸未日其季於今三之一者言甲子數至癸未日正得二十日是三分六十甲子之一也季者餘數也積四百四十四甲子零二十日算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除五十三日在本年正月二月三月止有二萬六千六百零七日逆推得緯緯老人是魯文公十一年乙丑歲三月生故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注謂夏正月若以周正則三月也本合云七十四年此時方是二月若夏正則十二月故除本年不算日七十二年也

友有二首六身 子惠子曰史趙以亥字推算其年者蓋以亥乃緯緯人之名即孟子之友唐韓非子言晉平公於唐亥云云或孟子傳寫倒其名氏也或叫于宋大廟曰諱諱出出 叫說文引作叫云大呼也唐石經作叫傳選曰說文云諱痛也案說文引傳云諱諱出出云諱然从言矣聲說文訓諱為痛與此傳無涉傳氏非也鄭氏厲注引

公焉在 士喪禮曰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鄭注云公大國之孤四命也賈疏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鄭為伯爵不命言孤但良宵鄭之公族大夫貴重之極比于大國之孤故家臣尊其主亦號為公耳

印段 說文作礙字子石 介子襄庫 案介甲也取襄庫之甲以入伐襄廿六年齊烏餘襲高魚介其庫注云入高魚之庫而介其甲是也襄廿七年傳云介慶氏之甲

上下有服 高誘曰服法服也君子小人各有制斗城 案水經注斗城在陳留沙水所經也吾其與之 高誘曰與猶助也

卅一年傳古之道也 何休膏肓曰若其以卜隱桓以禍皆由此作乃曰古制固亦謬矣鄭箴之曰立長以嫡不以賢固立長矣立子以貴不以長固以貴矣若長均貴均何以別之故須卜禮有詢立君卜立君是

春秋左傳補注 卷四

有卜也 是謂不度 顏福曰不度不遵禮度也棟案孝經接神契云天子之孝曰就諸侯曰度在戚而有嘉容故謂之不度

猶有童心 服虔曰言其無成人之志案士冠禮曰弁爾幼志順尔成德幼志猶童也諸侯十二而冠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故不終九而冠非尔幼志今有童心故

高其閉闔注闔門也 匡謬正俗曰下文云門不容車杜元凱云門庭之內迫迤又有墻垣之限余正云所以止扉謂之闔郭景純云門辟旁長楹也左傳曰高其閉闔案若館門實高而直庭內迫迤者即當云庭不容車不應云門也又高為門戶非關止盜之方文伯所稱不應云以無憂客使若門得車人則子產止須引車入門何勞垣垣云不可踰越蓋是門既不大而止扉又高以牢固并禦寇賊子產為其不容車入故垣垣耳尋文究理郭說得之

繕完其牆 李浩刊誤曰案文當云繕字其牆書云峻字彫牆足以為此

坊人以時煇館官室 劉逵引此傳煇作冪云墻也館宮室諸侯傳也

天厲不戒 正誤曰天厲注疏及臨川本作天地之天與國本及建本作天關之天據注當作天然經中有言厲疾天札則天厲亦不為非姑示違者

子太叔美秀而文 案說苑政理篇亦載此事基本左傳乃云子太叔善決而文善決說為美秀

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說苑政理篇作族姓變立愚案變立即古文班位字也古讀變為辨辨為班古文位作立劉歆傳曰春秋傳多古字古言乃知向所據者皆古字也

故委政焉 倉頡篇曰委任之也 令尹似君矣 正義曰服虔云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服言以君儀者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

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若云似君不須言矣今定本亦作似君恐非棟案古以字作目與似通故誤作以此條正義見未槩本故備錄之

衛詩曰 十九年傳歌邯鄲季札曰是其衛風乎知邯鄲衛皆為衛詩詩序亦云

村因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四 汲郡古文曰帝辛廿三年因西伯于美里廿九年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于周周書程典商王用宗禱震怒無疆諸侯口娛逆諸文王

昭元年傳伍舉為介 孫叔敖碑作五舉案唐石經初刻亦作五後改从人非也伍尚伍員字同古今人表伍子胥亦

梁其蹙 孫福曰梁其蹙魯伯禽子梁其之後牆之隙壤 韓非子曰牆之壤也必通隙

周有徐奄 案周書周公相天子殷東徐奄从三叔為亂又汲郡古文云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邠以叛買景伯杜元凱皆云徐即淮夷失之

趙孟欲一獻 鄭玄曰一獻士飲酒之禮具五獻之禮豆於幕下注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禮記正義曰卿大夫供三獻故昭六年傳云得貺不過三獻五獻者亂世之法非禮之正也

大國省積而用之 周書程典曰生積省用不愆其度

弁冕端委注弁冕冠也 案釋文云弁端委無冕字石經及正義皆云弁冕端委說文云冕也故杜訓為冕冠弁冕之冕衍文也

子孟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 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故道及穀維關後河勢愈甚劉子以治河事委趙孟故有是言齊人城郊晉未聞焉鄭大叔曰晉國不恤宗周之闕是也



及衝擊之以戈 說文引云及衝以戈擊之

將行子南 鄭康成詩箋云行亦放也下文子南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注蔡放也 釋文云上蔡字音

素葛反說文作蔡從殺下米玉篇云蔡蔡蔡也書

作蔡字正義漢書宣帝元康三年詔曰骨肉之親蔡

而不殊稍康琴賦云新木翠翠李善云子虛賦翁吟

翠翠張揖曰翠翠衣聲也案子虛賦又作萃蔡恩謂

漢書文選蔡字皆蔡字之誤蔡本與蔡通故又作蔡

禹貢曰二百里蔡鄭康成注云蔡之言殺鄭注尚書

猶殺也滅殺其賦滅殺者猶未滅也叔非首謀慮从

未滅之科故不殺而囚之如此則不必改字而義亦

得矣上文云余不女忍殺有小余正曰蔡法也

造舟于河 徐堅曰在蒲反夏陽津今蒲津浮橋是其

處

鮮不五稔 王充曰王者有過異見於國不改災見草

木不改災見於五穀不改災至身若年穀和執不至

及身而凶故云鮮不五稔

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 服虔

引司馬法曰五十葉為兩百二十葉為伍八十一葉

為專二十九葉為參二十五葉為偏阮逸謂荀吳用

車法雖舍車而法在其中服虔之說未可非也

賈沈臺駘為崇 說文曰崇神禍也

曠林 賈逵曰曠大也

遷關伯於商邱 賈逵曰商邱在漳南

主辰 服虔曰主祀也

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 史記封作國家棟案尚

書序云武王既勝殷邦諸侯又康誥序云以殷餘民

邦康叔孔氏云國康叔為衛侯此傳依史記當云邦

大叔古字邦封同正義漢書漢書改為國故云國大叔

也論語邦城之中今作下文封諸汾川同

宜汾洮 正義曰洮水關子忠子曰洮即洮川鄭氏以

為洮水一名洮水水出河東聞喜縣秦故俗謂之

華谷至周陽與洮水合司馬彪曰洮水出聞喜縣故

王莽以縣為洮亭

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

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 鄭康成注周

禮引此傳云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

是乎崇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崇之

賈公彥曰鄭君所讀春秋先日月與賈服不同說文

曰崇者設條絕為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

月星辰山川也是許君所讀春秋亦與鄭同史記所

謂樂章所以節聲言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

中聲以降 荀卿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楊倞曰詩

風淫末疾 賈逵以末疾為首疾謂風眩也逸周書曰

元首曰末易卦初為本上為末故上為首為角杜據

素問以四支為四末故謂末疾為四支然不及賈注

之當

穀之飛亦為蠱 釋器云康謂之蠱郭璞曰米皮簸之

揚之康稅在前故云穀之飛外傳云蠱之愚穀之飛

實生之

將會孟子餘 史記趙世家云趙夙生共生孟孟生

衰古今人表云趙孟夙子生衰世本云公明生共孟

及夙案文當云共孟及衰史記分共孟為兩人傳寫

之誤孟子餘謂共孟及衰

甲辰朔烝于溫 服虔曰甲辰朔夏十一月朔也祭人

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

二年經叔弓注叔老子 世本曰叔胙生聲伯嬰齊

生叔老老生叔弓

傳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

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古謂易為象故曰易象九

家說卦云乾為衣坤為裳繫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

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尚書皋陶謨帝曰予欲觀古人

之象古人之象即易也法乾坤而制衣裳觀象方知

故欲觀古人之象古人當謂黃帝伏羲畫八卦神農

重之黃帝通之杜子春以歸藏為黃帝易有以也在

天成象伏羲法之作八卦故謂之象商謂之坤乾周

謂之易左氏稱易象猶不失古意觀書于太史氏上

自易象下至魯春秋中舉周禮而周禮一書于宣子

口中敍出此左氏行文之妙也周禮為周公致治之

書觀周禮故知周公之德易為聖人贊化育之書故

觀易象而知周之所以王謂文王也讀者不考周禮

一語遂謂易象爻辭乃周公所作以實周公之德一

語失之遠矣

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注譽其好也 服虔曰譽游

也宣子游其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為諸侯度今孟子

作豫趙岐章句曰豫亦遊也春秋傳曰季氏有嘉樹

宜子豫焉周易序卦曰豫必有隨鄭康成注引孟子

吾君不豫以為證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虔互

引為證孫子兵法曰人效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

譽令猶行也外傳作暇豫李善曰譽與豫古字通

三年經北燕伯欵出奔齊 此與衛侯行出奔齊一例

杜注謬

傳張遷 宰相世系表曰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

裔事晉為大夫張侯生老老生趨趨生階

豆區釜鐘 顧氏補正云毛晃曰豆當為斗後人誤作

相豆之豆用之考工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

斗字棟案考工梓人云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

以觚一獻而酬則一豆矣一獻三酬則十升不得為

四升之豆故鄭注云豆當為斗陶人云庚實二般先

鄭云般讀為斛般受三斗聘禮記有斛案聘禮記云

十斗曰斛安得云般受三斗故鄭據旅人云豆實三

而成般則般受斗二升明般不得為斛豆不得為斗

矣

三老凍餒注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

養遇 服虔云三老者工老商老農老棟案杜說長

也晉姜鼎銘云保其子孫三壽是利魯頌曰三壽作

朋三代養老之法于國老中取三人馬謂之三老于

庶老中取五人馬謂之五更



道瑾相望 荀悅曰道瑾謂之瑾亦作瑾韋昭依毛傳  
曰道冢為瑾

女富溢尤 周書鄭保十敗所謂女貨速禍也

君日不梭以樂怡愛注怡藏也 棟案怡過也言君不  
愆後改可憂而樂與日俱怡 訓怡為過劉光伯云怡

慢也好音樂而慢易憂禍義亦通

讓鼎之銘 韓非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讓鼎魯以其厲

往齊人曰馬也魯人曰真也是古鼎之名 已見國益  
當時鼎已狂齊故晏子述之

公事有公利無私忌 韓非子曰私怨不人公門一說  
忌忌曰故云私忌

小人糞除先人之獻廬 聘禮卿館于大夫游吉卿也  
張耀大夫也吉送少姜葬館焉故今云糞除先人獻  
廬舍廟中故云先人

左傳補註卷第四終

順德胡亦常覆按

左補註四

詩

春秋左傳補註卷第五

昭四年傳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盧毓冀州論曰冀州  
北接燕代 初學後世謂代為馬郡故呂覽曰馬郡宜  
馬

以亨神人注亨通也 亨古文章字杜訓為通故古文  
獨存新序載此事作亨

冬無愆陽 周書時訓曰草木不黃落是為愆陽

秋無苦雨 服虔曰害物之雨民所苦

夏殷有鈞臺之享 汲郡古文曰夏殷元年帝即位于  
夏邑大饗諸侯于鈞臺歸藏曰昔夏后啟筮享  
神於大陵而上鈞臺枝占舉陶曰不吉連山易曰啟

左補註五

筮享神於大陵之上鄭元曰即鈞臺也魏大饗碑云  
夏殷均臺之亭均古鈞字亨古享字

商湯有景亳之命 汲郡古文云帝癸二十八年昆吾  
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  
成有岐陽之蒐 汲郡古文曰成王六年大蒐於岐陽

晉語云晉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茅蕪設  
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

康有鄧宮之朝 汲郡古文曰康王元年朝于豐官服  
虔曰鄧宮成王廟所在也

穆有塗山之會 汲郡古文曰穆王三十九年會諸侯  
于塗山

寡君將墮幣焉 服虔曰墮輪也子惠子曰墮幣謂祭  
也周禮肆師大祀用玉帛又守祧歲大祀墮幣小  
祀墮幣特牲少牢又有墮祭然則禮神之幣亦曰墮  
謂祭後乃相見故曰敢謝後見如服杜解則與上文  
宗祧之事不相連屬而文亦不願蓋楚之武城有先  
君之廟也服云將受宋之幣於宗廟謂薦陳之亦可  
備一說

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 汲郡古文曰帝癸十一年  
會諸侯于仍有緡氏逃歸遂滅有緡

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 汲郡古文曰帝辛四年大  
蒐于黎韓非子曰紂為黎邱之蒐而戎狄叛之服虔

曰黎子姓

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 汲郡古文曰幽王十年  
春王及諸侯盟于大室明年申人緡人及大戎入宗  
周弑王

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 呂氏春  
秋載此事曰毋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以其  
大夫弱其孤謂殺崔成崔彊以其大夫謂崔杼強而  
死京六年傳云不必以一大夫左氏傳世既久或先  
秦以來所據本異當以呂覽為正

鄭子產作邱賦 服虔曰作邱賦者賦此一邱之田出  
一馬三牛復古法耳邱賦之法不行久矣今子產復  
情古法民以為貪故諺之子惠子曰春秋作邱賦當  
从服說作邱甲當从穀梁說 下引詩禮義不愆何恤  
病民何不愆之  
有服注是也

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 苟卿子載是詩云長夜  
漫兮永思驚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  
人之言兮愆當作魯从籀文見余正疏

作法于涼注涼薄也 說文曰余正疏薄也从无京聲  
廣雅曰羗薄也曹憲曰良音世人作羗薄之羗水旁  
著京失之矣補即薄字郭忠恕汗簡云古尔正涼作  
羗

姬在列者注在列國 案列位也言姬姓之君倍十五  
年傳云人而未定列

入棘櫟麻 鄭元曰汝水東逕櫟亭北春秋之棘櫟也  
今城在新蔡故城西北半淪水杜預以為在東北未  
詳司馬貞曰解者以麻即襄城縣故麻城是也  
曰唯 皇侃禮記義疏曰唯謂人應爾是也

襄大夫以落之 服虔曰魯以瑕豕為落

牛謂叔孫見仲而何 正義曰牛謂叔孫曰以仲見君  
何問何故以仲見君其說非是案韓非子載此事云  
豎牛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  
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已佩之  
矣玩傳義與韓非合

左補註五

三



夫子疾病不欲見人 秦越人難經五十一難曰病有欲見人者有不欲見人者欲見人者病在府也不欲見人者病在藏也府者陽也陽病者欲得寒之又欲見人藏者陰也陰病欲得溫又欲閉戶獨處惡聞人聲

牛弗進則置虛命徹 張衡集舊注引傳云牛不進叔孫覆器空而遷之示君已食益增益傳文而為之或本左氏舊說意亦與杜注同也

五年傳殺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 棟案臧氏為司寇古者兵獄同制故質成于臧氏

葬鮮者自西門 列子曰越東有輒木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張湛注引此為證云鮮謂鮮少也

卿喪自朝注從生存朝觀之正路 服虔云言卿葬三辭於朝從朝出正門卿佐國之楨幹君之股肱必過於朝重之也案杜臆說當从服氏

既葬而行注善杜洩能辟禍 唐宰相世系曰杜洩避季子之難奔於楚生大夫綽綽生段段生赫赫為秦大將軍食采於南陽衍世稱為杜衍

使亂大從注使從於亂 服虔曰使亂大和順之道案從順也服注是

故有十時亦當十位 古言時皆謂四時此十時謂分一日為十時以當王至臺之十位杜注用十二時與傳不合十時據日十

明而未融 服虔曰融高也謂日高也 純離為牛 荀九家序卦曰離為牡牛

菟氏 鄭元曰野兔水上承兔氏亭北野兔陂鄭地也 陂水東北入八里溝溝水南逕右倉城西又南逕兔氏亭東鄭伯勞屈生於兔氏即此

子家羈注羈莊公立孫懿伯也 司馬貞曰子家駒魯大夫仲孫氏之族字懿伯楊倞曰子家駒公子慶之孫歸父之後名羈字駒案仲孫氏出自桓且懿伯為子家諡非字也司馬失之世本云述產子家歸父與述字通楊氏謂羈為歸父之後則是桓公立孫非莊公

也世本已公無可是正

索氏 索音欄故水經或作欄 朝聘有珪 案說文珪古文圭 辛舌四族注四族銅鞮伯華叔魚叔虎兄弟四人 案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故服氏數伯華叔向叔魚季夙正義以季夙即叔虎非也叔季兄弟之次且叔虎已死不得與四族之數劉氏以為別有季夙而規杜氏其言是也宰相世系曰辛舌職五子赤於鮒虎季夙赤字伯華於字叔向鮒字叔魚虎字叔罷號辛舌四族

楊盼 漢名臣奏載張衡說云晉大夫食采於楊為楊氏食我有罪而楊氏滅楊字从手不从木宰相世系曰晉公族食邑於辛舌凡三縣一曰銅鞮二曰楊氏三曰平陽

六年傳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 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不為一成之刑著於鼎也

魯之以行 漢書引此傳作魯晉灼曰古棟字 案光遠以棟為棟 案十九年傳云駟氏魯說文引作樓云樓也 也从心雙省聲 說文耳部云生而樓曰樓 因駟左氏古文為後人竄易者多矣

商有亂政而作湯刑 汲郡古文曰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外傳云元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

而隕祖甲賢君事見尚書止以改作湯刑故云亂之 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大於不孝 高誘曰商湯所制法也荀子正名篇云刑名從商康誥云殷罰有倫蓋自祖甲以後刑始頗矣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注周之衰亦謂之刑書謂之九刑 案九刑者刑書有九篇成王時所造 見周周衰重作之定為成科亦若祖甲之作湯刑也

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 案爭辟焉火如作而象之不火何為 古春秋左氏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鑄鼎刻刑辟書以為民約是為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為災其象然也服氏

解說从其說棟案漢書五行志許叔重五經異義所載左氏說及古春秋左氏說皆前漢諸儒傳左氏者之言唐人正義以為賈逵非也顧君補正亦采五行志數條而不言左氏說沒其義矣

寡君以為驩也 左氏權字皆作驩此古文之異者高誘戰國策注云權猶合也

見於左師 子惠子曰向戌與寺人比而害太子華亥與寺人比而逐右師戌交黨寺人則同而戌之罪淫于亥也戌不思前事而責亥此目睫之論耳其後元公并逐華向有以哉 以其乘 鄭氏引馬八匹私面 鄭康成曰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又云私面私覲也 主不思質 鄭康成曰恩猶辱也杜訓為患从小尔正七年傳天子經畧 劉逵曰天子經畧土地定城國制諸侯畧分界也一曰遠界為經畧也 願與諸侯落之 庚蔚之禮記畧解曰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 日月以冀 案索隱冀亦作幾讀曰冀 使長鼠者相注鼠須也 說文引作儂云長壯儂儂也 子惠子曰杜訓鼠為須亦臆說 正義汲冢書瑣語 案御覽備引汲冢瑣語乃共工事非蘇也 張叔皮論 張姓叔名叔曾作反論引見御覽作皮誤也 傳余敢忘高圍亞圍注二圍周之先也為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正義曰二圍之受殷命無文也 子惠子曰二圍受命見竹書紀年棟案杜氏此注蓋本汲郡古文外傳云高圍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故服虔注此傳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馬融曰周人所報而不立廟杜氏以經傳無報亞圍之文故異說孟僖子病不能禮 今本禮上有相字 從之則相字衍 蓋襲上文相儀之誤當从釋文 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 王肅曰武仲謂弗父何殷



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

或憔悴事國 漢書引此傳作盡頌與詩同如淳曰頌

古悻字

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謂也 服虔曰歲星

之神左行于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

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星為六物

八年傳或馮焉 子惠子曰漢書引云神或馮焉案注

當有神字

莫保其性 宋淳化元年本保作信案漢書五行志引

此傳亦作信類補曰信猶保也戰國策甘茂曰以曾

子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

高誘曰信猶保也

商衛 子惠子曰宋衛稱商衛為定公諱也昭公事

當紀于定公時也

寅德於遂 世本曰陳舜後宋忠曰虞思之後箕伯直

柄中衰殷湯封遂於陳以祀舜

自暮至于暮晚無違命 賈逵曰暮舜後虞思也至于

暮晚無聞違天命以廢絕鄭眾曰暮舜之先也裴駟

從賈侍中說杜用先鄭說

九年傳以夷濮西田益之 京相璠曰以夷之濮西田

益也

暴蔑宗周 唐石經及宋本皆如此俗本蔑作滅非

左補註五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賈逵曰筮以乙卯入紂以甲子

喪惡以為戒張晏曰云夏殷以乙不推湯武以興此

說非也翼奉曰北方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怒行

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

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

春秋諱焉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東方木

木生於亥盛於卯李奇曰北方卯也卯又陰賊故為

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翼奉又言師法用辰不用日

甲乙為日子卯為辰故云辰在子卯

孟僖子如齊殷聘 大行人職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

問也殷相聘也鄭氏注云小問曰問殷中也久無事

春秋左傳補注

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先鄭引此傳以證之服虔

云殷中也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二十年

故中復倍盛聘之禮

十年傳邑姜晉之妣也 李厚菴曰邢應璠皆無國矣

武之穆惟晉存故曰邑姜晉之妣也然不自齊者以

出于姜女故推本邑姜

齊惠樂高氏 棟案惠公子樂堅高所後皆為氏故云

樂高詳襄廿七年注 正義作子樂子高蓋

疆於陳鮑氏 尔正曰疆當也言其族盛與陳鮑相當

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服虔曰斷三尺使至於較

孤斬焉在衰經之中注既葬未卒哭故棺服斬衰 家

君曰預既葬除喪之說至此乃窮故復作道辭下云

喪禮未畢如預說則卒哭而喪禮遂畢乎葬與卒哭

為時無幾諸大夫何不少待

十一年經厥怒釋文云怒魚新反徐五巾反 棟案公

羊作屈蝦是怒讀為銀徐音是也說文云怒从心然

聲又犬部云狀从犬來聲讀又若銀是古音皆以然

為銀

傳擇子莫若父擇臣莫若君 管子大臣云鮑叔曰先

人有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此當用賈逵鄭眾之注

鄭京棟實殺曼伯注屬公得棟又并京 案楚語范無

宇曰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棟人實使鄭子不

得其位明京屬叔段棟屬屬公左氏約舊史而為傳

取其文勢之便兼障京棟而單舉曼伯此傳之漏義

得棟并京既無明文何必遷就而曲為之說也

十二年傳司墓之室有當道者 家君云周官墓大夫

帥其屬而巡墓居其中之室以守之故云司墓之室

有當道者

請免喪而後聽命 此與下六月葬鄭簡公杜二注

吳皆當刪之李厚菴曰未葬而朝晉有是理乎李以

傳為未可信棟謂非傳之誤乃杜以免喪之語而移

其傳之次也

六月葬鄭簡公 杜注云經書五月誤此謬耳古文左

傳當在齊侯衛侯鄭伯如晉之前鄭伯欲如晉故速

葬而往杜預欲附會短喪之說而移其次于後耳亂

左氏者非預而誰

供養三德為善 董遇注本為共養解云盡共所以養

成三德棟謂古供字作共董季直本是也訓為盡共

恐未然三德謂黃裳元也注亦誤

且可飾乎 漢儒言易以黃裳元吉為坤五降乾二乾

二升坤五故曰且可飾乎

司馬毅 唐石經作督釋文音篤云本亦作樂棟案

與繁通說文云繁背縫莊子養生云緣督以為經亦

謂背縫也方言云繞緇謂之樞樞郭氏云衣督脊也

王孫牟注衛康叔子康伯 世本云衛康伯名覺宋忠

曰即王孫牟也事周康王為大夫司馬貞曰牟覺

相近故不同耳譙周古史考無康伯而云子牟伯立

蓋以不立父子俱諡康故因其名曰牟伯也棟案馬

融王肅尚書傳皆云康國名在千里之幾內既滅管

叔更封為衛侯其子始以康為諡索隱之說未盡然

鐵秘 高誘曰鐵音七

摩厲以須 說文曰摩研也从手麻聲

祗官 子惠子曰祗官在南鄭見竹書

左補註五

祈招之惜惜 韓詩章句曰惜惜和悅見李登聲類曰

惜惜和靜兒

形民之力 家語作刑案古刑字皆作形王肅曰形以

刑傷民力

十三年傳將欲入鄆 服虔曰鄆別都

下尹 服虔曰下尹卜師大夫官

康王跨之 服虔曰兩足各跨壁一邊

再拜皆厭紐 王充曰後共王死招為康王 傳作至子

失之固為靈王 傳作及身而弒子千為王 傳作十有

餘日子皆不立又懼誅死皆絕無後棄疾立竟續楚

祀如其神符







假道於周

長弘 淮南子曰長弘周室之執轂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

天事恆象 先鄭司農曰象謂災變雲物如衆赤鳥之屬有所象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

夏數得天 周書周月曰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

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故易乾鑿度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若火作其四國當之 唐石經此下又云六物之占御覽八百七十五卷所引有此四字蓋據賈服本如此

案石經四字旁增當是見公武據蜀石經增入見前以蜀石經校唐石經碑中所增疑皆出是氏之手

水火之壯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子惠子曰水爲夫火爲妻夫從妻所好故以合日爲

災 十八年傳毛得以濟侈於王都 薛綜曰濟謂度也度於奢侈謂僭也

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注東北曰融風 淮南子墜形曰東北曰炎風高誘曰良氣所生也一日融風張晏曰

融風立春木風也火之母也火所始生也 七日其火作乎 張晏曰火以七爲紀

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官 高誘曰有新客校出之爲觀釁也禁舊客爲露情也

屏攝 韋昭曰周氏云屏者井攝主人之位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爲祭祀之位近

漢亦然先鄭司農曰攝束茅以爲屏祭神之處草易然故巡行之案周氏者漢儒說春秋者周仲文也

祈于四鄰 案鄭水庸也 十九年傳許悼公瘞 服虔曰悼公靈公之子許明買

瘞寒疾也 書曰弑其君 服虔曰禮醫不三世不使君有疾飲藥

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公疾未瘳而止進

春秋左傳補注 卷五

樂雖善而不由醫而卒故國史書弒告於諸侯

若大城滅父而實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 高誘曰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沛國北方宋鄭魯衛也南方謂吳越也

騶氏聲 說文引作騶云騶也廣韻引作騶詳六年注騶曰無過亂門 呂覽引詩云無過亂門所以遠之也

高誘曰逸詩 沈尹戌注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 王符潛夫論曰

左司馬戌者莊王之曾孫也葉公諸梁者戌之第三弟也高誘呂覽注曰沈尹戌莊王之孫沈諸梁葉公

子高之父也三說不同 左補註五 九

廿年傳自以爲猶宋鄭也 高誘呂覽注曰猶如也其事集矣 高誘曰集合也

棠君尙 風俗通作堂云堂楚邑大夫尙尙爲之其後氏焉 案堂與棠古字通見魯峻碑

資將撤 杜子春引作越讀爲造次之造謂擊鼓夜戒守也又云越與造音相近 與造音相近 故曰終夕

與燎買公彥曰買服讀字與子春異棟案子春受學于劉歆歆傳左氏春秋以越爲撤必有據依 史記亦

買服後于劉杜唐人咸所尊尙故不以其說 終夕與於燎 於字衍當從釋文刪古木無於字杜子

春注可據 若琴瑟之專壹 董通本作博司馬貞曰博古專字管子內業 史記樂皆以博爲專

蒲姑氏 亦作薄姑古文通關駟曰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作亂周公滅之以封太公陸澄地理書曰呂尙

封於齊郡薄姑故城在臨菑縣西北五十里近濟水取人于菑村之澤 唐石經初刻作菑蒲後改菑村案

韓非子內儲說引此事作菑詩小弁曰菑葦泔泔韓詩作菑傳外古字通也

遺愛 賈逵曰愛惠也 廿一年傳天子省風以作樂 應邵曰風土地風俗也

有中和之風以作樂然後可移惡風易惡俗也

春秋左傳補注 卷五

小者不究 高誘呂覽注云究不滿密也

究則不咸 釋文云本或作感漢書同唐石經初刻作咸後作減愚案咸本古文感故下云心是以感从咸爲是也

王心弗堪 漢書作咸孟康曰古湛字向書西伯載茶說文引作咸郭璞余疋注又作堪黎釋文古字咸

堪通詳見尙書考 張句尤之 小余疋云尤怪也杜訓從之

是何物也注物事也 子惠子曰歲時日月星辰謂之六物是何物也謂六物之占當何屬也注未詳

鄭綱頤爲鶴 陸佃引舊說江淮謂羣鶴旋飛爲鶴井則鶴善旋飛陸薄霄漢與鶴之成列正異故古之陳

法或願爲鶴也 不死伍乘 衛詩曰死生契濶與子成說鄭箋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尉繚子云凡伍臨陳若一人有不進死於敵則殺者如犯法者之罪

軍之大刑也 周禮條狼氏職曰凡番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番僕右曰殺番馭曰車轅

廿二年傳盟于稷門之外 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齊城門也齊地記曰齊城西門側系水出故曰稷門古

側稷音近耳司馬貞云棟案稷齊地名昭十年傳云戰于稷顧炎武曰七國時齊有稷下館

郭於伐皇 左補註五 水經注 食采于郭因氏馬說文

郭周邑 焚諸王城之市 焚如之刑周法也

敗績于前城 服虔曰前讀爲泉周地也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伊闕外前亭

毀其西南 顧炎武曰唐石經此下有子朝奔邾四字棟案碑四字非初刻當是見公武據蜀石經增入非

杜本也案下傳云二師圍邾郭濩杜氏云二邑皆子朝所得是杜本無奔邾之文

廿三年經狄泉注時在城外 京相璠曰今大倉西南地水名狄泉舊說狄泉本在洛陽北其城成周乃

地水名狄泉舊說狄泉本在洛陽北其城成周乃



繞之

傳尹辛敗劉師于唐 司馬彪郡國志云洛陽有唐聚去備薄威 尉繚子曰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以其有法故

先君之力可濟也 服虔曰獻公亦欲立子猛不欲合子朝得國今南宮極震死為天所弃先君之功事可成也

遷滋注楚地 鄭元曰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亦云水際及邊地名也禹貢曰道漢水過三澨春秋傳有句澨雍澨及此而三水經注

明其伍候注使民有部伍為候望正義曰賈服王董皆

左補註五

作五候 賈逵曰五侯五方之候也散授民時四方中央之候也王肅云五侯山侯林侯澤侯川侯平地候也董遇云五侯四方及國中之姦謀也杜作伍候棟案周書程典曰協其三族固其四援明其伍候習其武誠依其山川通其舟車利其守務古伍字皆作

五傳本文也杜氏依周書為說故从人旁

廿四年傳今王室實蠢蠢焉 說文引作意意云亂也

三體石經作載尚書書字說文引作載古泰字皆作載俗作泰

日過分而陽猶不克 孟康曰謂春分後陰多陽少為不克陽勝則盛故言甚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漢書曰湛于河釋文云

本或作沈于河

與之東營注鞏縣西南營城是也 司馬彪曰縣有東營聚今名營城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在縣之東

吳鍾楚 依說文當作種種相述也

左傳補註卷第五終 順德胡亦常覆按

春秋左傳補註卷第六

廿五年經宋公佐本于曲棘 圍齊陳留志曰外黃於春秋為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別都矣

傳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 案古文孝經實作是是即古寔字見尚書秦誓及詛楚文鄭康成詩箋云趙魏之東寔實同聲故此傳又作寔

生好物也此惡物也 周書度訓曰凡民之所好惡生

物是好此物是惡 有鸛鶴來巢書所無也 服虔曰鸛鶴不除濟今除宐宐而及巢故曰書所無也

吾聞文武之世童諺有之 唐石經作文成謂魯文公

左補註六

成公時也史記漢書論衡皆作文成舊本左氏傳亦有作成者若云周之文武上下數百年豈能逆知童

諺為魯昭徵驗乎今本皆作文武俗誤行之久矣

微蹇與襦音蹇 方言曰袴齊魯之間謂之襦郭璞云傳云

邱氏為之金距 服虔曰金距以金踏距高誘呂覽注云以利鐵作銀距查其距上查即踏也又淮南子注云金距施於于距

邱昭伯 案世本昭伯名昭

臧昭伯之從弟會 賈逵曰昭伯臧伯賜也案世本臧會臧頃伯也宜叔許之孫與昭伯為從父昆弟也司

馬貞曰為護于臧氏史記為作偽月令云無或作偽無于時作為偽詐偽左傳偽字亦有作為偽者定十二年傳云子偽不知得文作為偽為偽

柯臧氏老 服虔曰老臧氏家之大臣

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 吳仁傑曰淮南書亦云禮于襄廟舞者二人案傳氏言四人為列尚不成樂況

二人乎人當作八傳文誤也 請以五葉公 服虔曰言棄自省約以出

日入愿作 周禮環人察軍愿康成曰愿陰也謂軍中有為愿者

司馬驥 鄭康成曰大夫家臣為司馬者 大子樂 黃伯思曰秘閣古寶器有宋公驥餘鼎考汲

冢師春書錄乃宋景公名與鼎銘合董道曰竹書有宋景公繇而史為頭曼孫炎以繇為頭曼合聲以辨

周秦之語則繇為古文樂也 楸枰所以藉幹者 說文引云楸部薦榦云楸部方木也幹榦也

計於季氏 上計也 廿六年傳百兩一布 先鄭云布泉也墨子曰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荷而饑焉必擇良者

齊子淵捷 王符曰齊子淵氏姜姓 鑿而棄於它車注鑿一足行正義云說文云鑿金聲也

棟案說文鑿讀若春秋傳曰鑿而棄它車則傳本作鑿五經文字亦誤作鑿故杜氏訓為一足行若从金輕聲與

斷足無涉必傳寫之譌正義失考 女寬 韋昭曰女齊之子叔襄

是亂國而惡君王也 服虔曰廢而不立是謂亂國也 惡君王也

國有外援不可驥也 服虔曰外援謂太子任秦之外孫驥易也秦為任外援不可易

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周之典籍盡在楚矣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左史倚相射父讀之而楚書之書願

可觀國語采之流及屈宋而楚騷比于周雅書之益人如是乎

王愆于厥身 汲郡古文云夷王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王陟

諸侯釋位以開王政 服虔曰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政案開氣為臣故云開

宣王有志 鄭康成周禮注云志古文識有志謂長而有知識也王伯厚以為有撥亂之志恐非外傳曰宣

王長而立之疑之亂宣王尚少至始有知識乃授之政猶周公復子明辟也

賈濟鬼神 說文引作損訓與杜同 君無違德 論衡引作回德回邪也與下文回亂合

廿七年傳與吳師遇於窮 京相璠曰今安豐有窮之



北入淮水經曰淮水又東北窮水入焉注云水出安

豐縣窮谷窮音戎唐石經窮下有谷字鄭元所引同

正義曰此為定七年敗尹氏于窮谷涉彼而誤非也

左尹卻宛 王符曰卻氏之班有州氏祁氏伯宗以直

見殺其子州黎奔楚卻宛直而和故為子常所妬受

誅其子駘奔吳為太宰德祖禰之行仍正直遇禍也

乃為詔諫而公吳徐廣史記注云伯州犂者晉伯宗

之子也伯州犂之子曰卻宛卻宛之子曰伯駘宛亦

姓伯又別氏卻司馬貞曰卻宛州犂子伯駘卻宛子

伯氏別族案定四年傳云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

出注云卻宛黨又云伯州犂之孫為吳大宰楚世家

云宛之宗姓伯氏子駘則駘乃宛之族也與左傳合

王符徐廣司馬貞皆以為卻宛子非也韋昭又以為

伯州犂子尤誤趙長君又以卻宛即白州犂

此時也 服虔曰時言可殺王時也

不索何獲 服虔曰不索當何時得也

我王嗣也注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正義曰吳

世家云餘昧之子僚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孫公羊云

云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

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李僚代立故光曰我王

嗣也是用公羊為說也杜言光吳王諸樊子用史記

為說也 棟案司馬遷探世本為史記然亦有旁采

諸國之書不與世本左傳合者今以左傳證之服氏

之說也襄公卅一年傳吳屈狐庸曰若夫所啟其

在今嗣君乎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注云

嗣君謂夷昧則光夷昧之子審矣世本左傳本出一

人之手正義以世本多誤不足依馮豈其然乎

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正義曰彭仲博云當言是無我

若何我母無我當如何我字當在若上 案彭注說

以待天命 服虔曰待其天命之終也

不足以辱令尹 高誘曰覽注曰辱屈辱也

吾無以酬之 高誘曰酬報也

或取一乘杆焉 杆說文引作程或从干

邇無極也 邇讀為爾燕禮曰公南鄉爾爾大夫鄭

注云爾近也移也指而移之近之也

使宰獻而請安注比公于大夫也 案管子幼官篇云

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為廷安齊君飲

昭公酒故使宰獻而仍用廷安之禮非卑公也杜氏

以為比公于大夫失之

廿八年傳慈使吾君聞勝與賊之北也以為快注慈發

語之音 棟案慈願也言鈞此耳願使吾君先聞二

人之北以為快注言發語音非外傳云吾慈置之於

耳以慈御人又云慈庇州犂章昭皆訓為願大夫稱

主今稱君者蓋其臣三世仕於祁氏矣詩云不慈遺

一老箋云慈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釋文云慈尔疋

願也強也且也韓詩云慈間也 慈讀為與與同音

字說文與與同音 爾音訓為願

其母欲取其黨 案論衡叔向之母姬姓

吾懲舅氏矣 列子曰北山愚公懲山北之塞出入之

迂注韓詩外傳云懲苦也

樂正后夔取之 伏生書大傳曰樂正定樂名八伯貢

樂九奏具成則自唐虞已有樂正之名尚書不詳耳

成轉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

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 案荀子以為天下立七十

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與此異也

心能制義曰度 服虔曰心能制事使其空言善揆

度事也棟案自此至經緯天地曰文皆見周書論法

惟關曰莫曰君張守節所引論法云賞慶刑威曰君

昭臨四方曰明 服虔曰豫見安危也

教誨不倦曰長 服虔曰教誨人以善不懈倦言善長

以道德也

慈和徧服曰順 服虔曰上愛下曰慈和中和也為上

而愛下行之以中和天下徧服從而順之

擇善而從之曰比 服虔曰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

之

經緯天下曰文 服虔曰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

曰文

閻沒 韋昭曰閻沒闕明

不夕食 服虔曰昨願酒醉故不夕食案二人謂昨不

夕食故始饋而恐不足耳杜注不及服氏之分明

屬厭而已 韋昭曰屬適也厭飽也已止也適小飽足

則自節止

廿九年傳主君 服虔曰大夫稱主

秦龍氏御龍氏 賈逵曰秦養也殺食曰秦

乃擾畜龍 應劭曰擾音柔擾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慾

案玉篇擾當作擾 尚書擾而後曰擾一作柔字

其後有劉累 後古文作后服虔曰后劉累之為諸侯

者夏后賜之姓

以更承韋之後 史記更作受 夏本周禮巾車云歲時

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為更儀禮燕禮及大射儀注皆

云古文更為受是更與受古今字也 汲郡古文云孔

氏使劉

魯縣 汲郡古文曰孔甲七年劉累遷於魯陽班固曰

南陽魯陽縣有魯山古魯縣御龍氏所遷

遂濟窮柔 服虔曰濟渡也言四叔子孫世不失職遂

渡少暉之世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 服虔曰鼓量名也曲禮

春秋左傳補注



義合顧氏云蓋用四百八十斤鐵

卅一年傳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贏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請火勝金故弗克 服虔曰是歲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

梁大梁水宗十一月日在星紀為吳國分楚之先顧頊之子老童童子楚象行歌象楚走吳姬姓日日在星紀星紀之分姬姓吳也楚衰則吳得志吳世世與楚怨楚走去其國故曰吳其人郢吳屬水水數六十月水位故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適而食故知吳終亦不克後六年定四年十一月閏餘十七閏在四月後

其十一月晦庚辰吳入郢在立冬後復此月也十二月辛亥日會月於龍尾而食庚午日初有適故曰庚辰一曰日月在辰尾尾為凶臣是歲吳始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午火庚金也火當勝金而反有適故為不克晉諸侯之霸與楚同盟趙簡子為執政之卿遠夷將伐同盟日應之食故夢發簡子 周禮

占夢職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鄭注云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任春秋昭三十一年史墨云云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其術則今八合其遺象也鄭志張逸問占夢注云云不知何術占之前問不

左補註六

九

了前問 志今無考 答曰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末有尾星建戌厥寅 前一次故厥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 對衝也 申近庚 暮指庚 白露故知申近庚 辰與戌對 故知庚辰辰下為主人故知為主人 客時為主人 金 侵火故不勝雖不勝即復故云弗克日有適氣時九

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 古五子 篇也 一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一月也從庚午以下四 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通同四十二日 如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言時得九月節 也言雖不勝即復者以其庚金午火位相連故云雖 不勝即復也言雖不勝者吳君臣爭官秦技復至不

能定楚是其不勝不能損吳是明即復也問曰何知有此厥對之義乎答曰按塔與黃帝問天老事云 志增與金 四月陽建於己破於亥 己亥為對陰建於 未破於癸是為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為陰 陽交會十月丁巳為陰陽交會言未破癸者即未 與丑對而近癸也 癸亥知丑近癸為未所破也 會惟有四月十月也若有變異之時十二月皆有建 厥對配之義也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 夏體 正應在析木而云在星紀何答曰據此月中有十一 月節 折木十月星 故舉言之成長以為誤也 賈公 彥曰今八會其遺象者按塔與大會有八小會亦有

左補註六

十

八賈不疏八會者賈蓋據鄭志唐時堪輿已亡故不詳也案越絕書言太歲八會淮南天文曰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為厭日 雄為 雌為 厭辰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為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為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於歲前則此八合於歲後則無殃即八會法也蓋六十日之中大合八小合八 詳說

卅二年傳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服虔曰歲在星紀吳越之分野 禁復之歲歲在大會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 故使今年越得歲龍東方宿天德之貴神其所任之 國兵必昌向之以兵則凶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 也或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史墨知不及四十年 越有吳者以其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存亡之數不過 三紀三者天地人之數故歲星三周星紀至玄枵京 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年

遲速衰序注衰差也 案襄廿九年正義云衰者差也 九章算術謂差分為衰分是衰與差通故訓衰為差 士冠禮記云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注云殺猶衰也亦

左補註六

十一

以衰為差 定二年傳聞乞肉焉 子惠子曰諸侯燕禮賓醉而出必取所薦脯重君賜也以所執脯賜人于門內 廣君惠也夷射姑私出無脯奪枝敲閣無禮甚矣 三年傳聞以餅水沃廷 韓非子云損水即門雷下類 溺者之狀

有兩肅爽馬 子惠子曰當用賈逵注載見正義漢注 多舊典遺言杜預盡去之而益以臆說正義所載者 千百之十一而已 四年經許遷于容城 地理志南郡華容縣應劭曰春 秋許遷于容城是 戰于柏舉 高誘呂覽注云柏舉楚郢邑京相璠曰柏 舉漢東地夏有沮水或作舉疑即此也 柏二傳皆 作伯郭璞穆天子傳注云古伯字多从木 傳社稷不動 劉炫以社稷動為軍行是也杜注非 君以軍行社稷震鼓 案即周禮大祝所謂設軍社也 夏后氏之璜 高誘曰半圭曰璜夏后氏之珍玉也 封父之繁弱 鄭康成曰封父國名荀卿子曰繁弱鉅 桑古之良弓也繁亦作蕃古字通上林賦云鬱繁弱 文穎曰蕃弱夏后氏良弓之名 備物典策釋文云本又作冊或作簿 說文云冊符命 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

形古文作籀从竹今作策从俗 命以伯禽 當用劉炫說伯禽唐諸百篇不載封伯禽 事別見洛誥唐叔有歸禾故皆不載也 孔子刪書亦 不再書 之例

管蔡啟商甚開王室注甚毒也 棟案甚當訓為教十 二年注謂 言管蔡開商叛周之心而教之藥開以圖 王室張衡西京賦云天啟其心人甚之謀與傳意合 左傳甚字凡四見宣十二年傳楚人甚之當依說文 作昇哀元年傳少康甚澆當訓為毒 說文云廿七年 傳趙襄子甚知伯當訓為忌 小余云云此傳當訓為 殺 甚也 小余云云 杜唯哀元年注得之餘皆非也

管蔡啟商甚開王室注甚毒也 棟案甚當訓為教十 二年注謂 言管蔡開商叛周之心而教之藥開以圖 王室張衡西京賦云天啟其心人甚之謀與傳意合 左傳甚字凡四見宣十二年傳楚人甚之當依說文 作昇哀元年傳少康甚澆當訓為毒 說文云廿七年 傳趙襄子甚知伯當訓為忌 小余云云此傳當訓為 殺 甚也 小余云云 杜唯哀元年注得之餘皆非也

管蔡啟商甚開王室注甚毒也 棟案甚當訓為教十 二年注謂 言管蔡開商叛周之心而教之藥開以圖 王室張衡西京賦云天啟其心人甚之謀與傳意合 左傳甚字凡四見宣十二年傳楚人甚之當依說文 作昇哀元年傳少康甚澆當訓為毒 說文云廿七年 傳趙襄子甚知伯當訓為忌 小余云云此傳當訓為 殺 甚也 小余云云 杜唯哀元年注得之餘皆非也

管蔡啟商甚開王室注甚毒也 棟案甚當訓為教十 二年注謂 言管蔡開商叛周之心而教之藥開以圖 王室張衡西京賦云天啟其心人甚之謀與傳意合 左傳甚字凡四見宣十二年傳楚人甚之當依說文 作昇哀元年傳少康甚澆當訓為毒 說文云廿七年 傳趙襄子甚知伯當訓為忌 小余云云此傳當訓為 殺 甚也 小余云云 杜唯哀元年注得之餘皆非也



無始亂 賈逵曰無為亂始

還塞大陰直隸其阨 案冥阨九塞之一高誘曰在楚

史記蘇秦傳云塞鄆阨徐廣曰鄆江夏鄆縣棟謂鄆

阨即冥阨也墨子非攻篇曰吳閭閭次注林出於冥

隘之徑隘即阨傳戰於柏舉中楚國而朝當子常不

從司馬之計濟漢轉戰至於柏舉其時吳已出隘而

西楚事不可為矣

季芊與我 當用服虔注

申包胥 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

封豕長蛇 高誘曰封大也豕蛇喻貪也

虐始於楚 高誘曰虐害也始先也言將以次至秦也

五年傳陽虎將以璵璠斂 高誘曰璵璠君佩玉也昭

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佩璵璠故用之正義曰

璵璠是一玉名案說文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

與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乎勝明是

兩王正義非也

改步改玉 周語襄王謂晉文公曰先民有言曰改玉

改行章昭曰玉佩玉所以飾行步也君臣尊卑遲速

有節案荀子王霸篇云國者世所以新者也其禮

非變也改王改行也與周語同是玉從古文作王成

二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玉本作王故張平子誤以

為魯晉侯為王乃知古文春秋玉字皆作王也

公山不狝 王符曰公山氏魯公族姬姓

齊楚為堂谿氏 王符曰堂谿谿名在西平司馬彪郡

國志云汝南吳房有堂谿亭廣韻引作棠古字通

藍尹臺涉其柁 廣韻引世本云楚大夫涉其柁則臺

柁為二人然外傳云載其柁則柁非人名未知世本

何據

六年經仲孫忌 賈逵曰公羊曰仲孫何忌公羊疏云

賈經無何字案下經云仲孫忌當無何字

傳小惟子 呂覽云小惟子陸氏釋文云本又作惟

八年傳士皆坐列 案坐謂坐作列謂表正行列司馬

徒以坐固又 云行慎行列

春秋左傳補注

吾志其目也 鄭康成云志意所擬度也商書曰若射

之有志

主人焚衝 高誘淮南子注曰衝車大鐵著其轆端馬

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

或濡馬楫以救之注馬楫馬衣 高誘淮南子注曰楫

毛布如今之馬衣

搜衛侯之手及挽 說文云搜推也挽唐石經初刻从

定本後作腕腕俗字也經傳皆作擊郊祀志云海

燕齊之間莫不搯擊游俠傳云搯擊而游談師古曰

擊古手腕字說文曰擊手擊也从手取聲今傳作挽

者儀禮士喪禮云設決麗于擊今作擊鄭康成注云

古文擊作挽史記樊於期偏袒搯腕索隱曰挽古腕

字史記多古文今人知者鮮矣高誘呂覽注云擊

戒都車 案戒讀為駮鄭康成云疾雷擊鼓曰駮易歸

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

林楚怒馬 高誘曰怒讀如強弩之弩方言曰弩猶怒

也匡謬正俗曰怒字古讀有二音今山東河北人讀

矣

子言辨舍爵 辨古文編

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 謹應劭引作鄒云今泰山鉅

平縣陽關亭是也

九年傳茲陽貨所欲傾覆也 韓非子載其語曰陽虎

有寵於季氏而欲伐季孫食其家也今君富於季而

齊大於魯陽貨所以盡詐也

載靈靈 賈逵云靈靈衣車也尚書大傳云未命為士

不得有飛輪鄭康成注云如今憲車也輪與靈古字

通

趙氏其世有亂乎 此語非實事春秋後事左氏不及

知故云然案韓非子曰陽貨遂於魯疑於齊走而之

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

也簡主曰陽貨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

貨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吾從子如驂之斬 毛詩小戎云游環脅驅傳云游環

斬環也沈重曰斬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

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猛蓋言斬所以輔驂非相

違也而相從也何仇難之有

龜焦 焦說文引作爨云龜焦不兆與讀若焦東二年

皆噴 傳遜曰哲白皆噴以巾屣卑賤所服此說非也

古者有冠無幘秦漢以來始有其制此傳幘字說文

引作幘云齒相值也故杜訓從之古省或以幘為幘

衣狸製注製裘也 子惠子曰說苑吳赤市使於智氏

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紵三百製將以送之左傳狸

製注云裘此云紵紵非裘也乃衣耳裘名為製不見

左補註六

經傳疑杜注誤棟案傳曰狸製故注云裘謂狸裘也

哀廿七年陳成子殺鄭及濮雨成子衣製杖戈注云

製雨衣也杜皆望文為義然以製為裘似有脫文

十年經鄭謹龜陰田 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

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

傳步左右皆至 劉熙曰徐行曰步步捕也如有所伺

捕務安詳也

叔孫氏之甲有物注物識也 周禮閭人職云潛服賊

器不入宮注云賊器盜賊之任器器物皆有刻識棟

案刻識之語出于漢時梁冀傳云刻其毛以為識是

也

十二年傳登武子之臺 鄭元曰曲阜上有季氏宅宅

有武子臺王肅曰季孫宿所築

十三年傳歸告其父兄 服虔曰午之諸父兄及邯鄲

中長老

戊也驕注戊文子之子 世本曰衛獻公生成于當當

生文子拔傳作拔生朱為公叔氏鄭康成云朱春秋

作戊

十四年傳使死士 戰國策蘇秦曰厚養死士高誘曰

死士勇戰之士也先鄭司農曰死士欲以死報恩者

大公六箱曰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

曰必死之士賈景伯以死士為死罪人非也



哀元年傳如子西之素 案功命日謂之素宣十一年  
令尹為艾獵城圻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是也

蔡人男女以辨 辨讀曰班徐廣史記注曰辨音班漢  
書王莽傳辨社諸侯義作班襄廿五年傳云男女以  
班賂晉侯劉炫曰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士  
虞禮曰明日以其班附鄭康成云古文班或為辨是  
辨為古文班也

賈逵曰夫椒越地杜氏云夫椒吳縣西  
南大湖中椒山司馬貞曰賈說得之杜以為大湖椒  
山非戰所夫椒與椒不待一旦夫差以報越為志又  
伐越當在越地何乃不離吳境近在大湖中又案越  
語云敗五湖也

大夫種 高誘曰大夫種姓文字會楚郢人  
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 戰國策引書曰樹德莫如  
滋除害莫如盡 在大晉與此異

滅夏后相 汲郡古文曰帝相九年居於斟灌廿六年  
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廿八年寒浞使其子澆  
弑帝公辛傳云君死千位曰滅

服虔曰后縉遺腹子  
而邑諸綸 司馬彪郡國志曰梁國虞縣有綸城少康  
邑

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服虔曰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  
民餘衆撫脩夏之故官憲典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服虔曰以絲配天也物職也  
注猶言天與不取 漢書蕭何曰書云天與不取反受  
其咎

欲與楚者右 此與絳侯右祖意同懷公意欲從吳故  
使與楚者右

在軍執食者分而後聽食 案劉向說苑載此事云在  
軍食執者半而後食故服虔注云以其半分軍士而  
後自食其餘若簞醪注流也公羊傳曰師與分焉分  
亦訓半杜訓為徧古訓之亾自杜始

二年傳鄆不足以辱社稷 服虔曰鄆自謂己無德不

足立以汚辱社稷

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 服虔曰衰經為若從衛來逆  
太子也較杜注為明

上大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周書作雜曰國方千里分  
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高誘曰周制天子地方  
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故言上大大夫受  
縣下大夫受郡周時縣大郡小秦始皇兼天下初置  
三十六郡以監縣耳

志父 注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杜意言趙缺一名志  
父今俗本作改名誤

桐棺三寸不設屬辟 荀卿子曰罪人之葬棺槨三寸  
左補註六

衣衾三領不得飾棺鄭玄引此傳作屬柩  
樸馬 荀卿子云芒馭樸馬楊倞曰未調習之馬  
羅無勇糜之 廣雅引作糜 八年傳云及路糜之法云  
無折骨無面傷 鄭仲師引云無破骨無面夷案外傳  
晉惠公韓之誓曰將止無面夷死此求勝之辭故云  
無面夷

大命不敢請 晉語曰死不敢請韋昭曰言不敢請歸  
之神也

三年傳鬱攸從之 介正曰鬱氣也攸所也火氣出之  
所也襄九年傳云奔火所杜注欠分明

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 服虔曰象關也法令縣  
之朝謂其書為象魏案象魏六官所縣之象如治政  
教刑之類繪為圖象唐虞所謂畫象是也此說本程  
大昌棟案風俗通云光武中興以來五曹詔書題鄉  
亭壁歲補正多有闕謬永建中兗州刺史過翔箋撰  
卷別改著版上一勞而久逸漢之五曹猶周之六官  
又漢時教令皆奏可施行尚書掌之故謂之五曹詔  
書亦見應劭傳

拾漚注漚汁也 釋名曰宋魯人皆謂汁為漚高誘引  
作漚

四年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注承音懲蓋楚言正義  
曰懲創往年之遷也 棟謂承讀為懲經傳無文詩

左補註六

魯頌曰戎狄是應荆荼是徵則莫我敢承毛傳曰承  
止也傳言承者謂諸大夫皆欲止之也

五年傳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 墨子所染篇云范  
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王胜即王孫也古張字省作  
長見楚相孫叔敖碑此古文也

齊燕姬 服虔曰燕姬齊景公之嫡夫人昭七年燕人  
所歸

諸子黨似之子 服虔曰諸子諸公子黨似景公妾淳  
于人所納案諸子內官傅氏遯據管子辨正杜沿服  
氏之謬耳淳于人所納未詳所出

若之何 服虔曰為子為太子也茶少故恐立之言  
君長未有太子一旦不諱當若之何欲齊侯早立長  
也案今本為子作為太子疑後人所增杜無注或杜  
所增也

二子開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  
服虔曰言二子當國家閒暇無憂虞恐疾疹在其  
間今無疹疾何為不自謀樂何憂無君乎

寅羣公子於萊 服虔曰寅置萊齊東鄙邑欲使遠齊  
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  
乎師乎何黨之乎 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  
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感而歌

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  
六年傳楚子使問諸周太史 服虔曰諸侯皆有太史  
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太史一日是時往問周太史  
棟案楚靈王言齊衛晉魯皆有分而楚獨無有則楚  
不當有周所賜典籍蓋自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  
楚是時當有掌典籍之太史從子朝奔楚楚子在外  
而使問周太史也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  
山川為望

莫方 高誘淮南子注曰莫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穀  
梁傳曰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詳顧炎武日知錄

莫方 高誘淮南子注曰莫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穀  
梁傳曰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詳顧炎武日知錄



關止 案呂覽以關止為宰予高誘曰宰予字子我史記亦言宰我與田常作亂皆秦漢人相傳之語未必然也

以安孺子如賴 古今人表作晏孺子晏與安古文通今文尚書欽明文憲晏今尚書文思安安司馬彪曰濟南管縣有賴亭

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 子惠子曰必欲殺孺子而先以政投陳子此齊之所以公也一言喪邦朱毛之謂

七年傳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 戰國策頽燭曰大禹之時諸侯萬國及湯之時諸侯三千今乃一十四

社宮 鄭眾曰社宮中有室屋者乃背晉而好宋 賈逵曰以小加大八年傳所託也則隱 所託也者謂所寄託之國則隱者隱本國之惡也杜注不明

魯雖無與立必有與能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魯無與立言弱也必有與能言公實庚之屬

拘部人之滙管者 鄭康成注考工記引作滙管釋文滙為豆反與滙同是滙為古文滙也

何故使吾水滋 說文引作茲云黑也釋文云本又作茲

景伯負載 鄭玄詩箋云載猶戴也謂負戴器物劉光伯說甚是也

梅之以棘 說文曰以柴木墜也从木存聲本又作存釋文作存音在薦反非也

遂殺之 悼公弱安能殺鮑子必陳乞之謀也陳乞所畏者鮑高國耳乞既除高國所畏者鮑氏耳故希公意并除之而後行篡弒以并齊耳有馬千乘之言亦乞所構

春秋左傳補注

十年傳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服虔曰諸侯相臨之禮

十一年傳黨氏之溝 黨氏魯大夫猶云子駒之門也注有子冉求也 正誤曰論語冉求稱冉子有若稱有子冉求字有亦稱冉有二者必有一誤春秋權衡曰案有子當為子有子有者冉求字也仲尼門人字多云子某者不得云有子也傳寫誤之矣

見保者而泣 王肅曰保縣邑小城也案晉語尹鐸曰抑為保障乎韋昭曰小城曰保禮記曰遇入保者後

壤地同而有欲於我 呂覽載子胥語曰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壤交通屬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故云有欲於我

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 呂覽載子胥語曰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得其民不得使故謂之石田也

鳥則擇木 服虔曰鳥喻己木以喻所之國如是則以邱亦尼矣 邱賦作於前故云以邱亦尼矣十二年傳吳人藩衛侯之舍注藩離 案杜注非也藩藩盾扶胥之屬名為宿衛實困之也

效夷言 觀此則春秋時已重吳音矣不始于晉也十三年傳為二陰注陰道也 軍法司空治軍陰道義

見淮南子 彌庸見姑蔑之族 墨子旗識篇曰建旗其畧令皆明知之曰某子族

十四年經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 史記齊世家云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司馬貞曰徐字从人說文作郈並音舒續漢志云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戰國策齊一篇曰楚成王戰勝于徐州高誘曰徐州或作舒州

是時屬齊棟案徐舒古字通易困之九四曰來徐徐子夏傳作茶茶先鄭考工注云茶讀為舒舒徐也茶本古舒字是徐與舒同說文郈讀若塗易釋文云茶音圖然則舒亦有塗音歟非也司馬貞得之

傳諸御鞅 世本曰陳桓子產子慶登產子獻獻產鞅司馬貞曰鞅為僕御之官故曰御鞅

子行舍於公官 服虔曰止于公官為陳氏作內閒也成子兄弟四棄如公 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棄杜氏云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邱子意茲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棄司馬貞案世本曰東僖子乞產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邱子尚暨暨通茲子盈惠子得凡七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案世本昭子將來是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強相証會言四棄有八人耳今按田完世家田常兄弟四人

如公官與此事同今此惟稱四棄不言人數知四棄謂兄弟四人棄車而入非二人共車也然其昆弟三人不見者蓋時或不任不同入公官不可強以四棄為八人添叔父為兄弟之數服杜殊失之 正義引世本云僖子

太史子餘 子餘陳氏黨侍人御之 服虔曰闕豎以兵御陳氏何以見魯衛之士 服虔曰子方將欲奔魯衛也公文氏攻之 王符曰衛之公族有公文氏十五年傳寡君是以寒心 高誘戰國策注曰寒心懼也

二人蒙衣而棄 服虔曰蒙衣為婦人之服巾蒙其頭而共棄也

孔氏之老樂寧問之 服虔曰家臣稱老問其姓名遂入適伯姬氏 服虔曰入孔氏家適伯姬所居

孔伯姬杖笏而先 服虔曰先至孔裡所遂劫以登台 服虔曰於衛台上召衛羣臣使告季子 子路二十字也季子五十字

召獲駕棄車 服虔曰駕棄車不駕兵車也言無距父之意也

行爵食炙 王充曰車行酒騎行炙案古人皆以車騎行酒肉 補堂集古錄載周叔那父蓋云叔那父作蓋

行酒肉 補堂集古錄載周叔那父蓋云叔那父作蓋



饋鼎以征以行用饋用羹故西都賦云陳輕騎以行  
知古人有行饋食多之事故西都賦云陳輕騎以行  
魚騰酒車而斟酌馬融廣成頌云清醪車湊燔炙騎  
將行倚食炙而行示無懼也正義以為此句顛倒辭  
氣不允蓋未通於古

奉衛侯輒來奔 服虔曰召獲奉衛侯  
弗及不踐其難 賈逵曰言家臣憂不及國不得踐履  
其難鄭眾曰是時輒已出不及事不當踐其難子羔  
言不及以為季路欲死難也

無入為也 服虔曰言輒已出無為復入  
必或繼之 王肅曰必有繼續其後攻太子

十六年傳曼天不淑不慈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  
應邵曰慈且詞也言曼天不善於魯不且遺一老  
使羣蔽我一人也鄭玄所引與此同今不淑作不弔  
慈作慈王肅曰屏輔也

嗚呼哀哉尼父 鄭玄曰尼父因目字以為之諡孔氏  
駁之案字諡見穀梁非康成臆說以字為諡左傳有  
明文孔氏之駁未為得也

使武車反於西園 魯語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  
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  
陪乘告奔走也許叔重五經異義曰或曰卿大夫有  
主不答曰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祿享昭穆故無

主古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於西園而石主也  
言大夫以石為主謹案大夫以石為主禮無明文大  
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有石主玄之問  
也以下解 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東周依神特牲饋  
食士祭禮也結茅為菽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  
所依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  
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

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  
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為祭主  
孔悝而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為之主耳以上皆鄭氏  
同詳氏異義解衛孔悝之反時有主者何謂也答云  
禮大夫無主而孔悝有者或時未代之君賜之使祀

其所出之君者謂不祀天而魯加稱也 正義曰以  
不祀天子而魯加稱王皆時君之賜也  
為孔氏始姓仕於衛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  
有所出公之主知是傳為之此說非也管子山至篇  
曰君人之主弟兄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為祖三  
世則同祀所出之公故不立主十世為祖所以別于  
宗也案世本莊叔達至孔悝凡七世上歷三世當在  
春秋之前至孔叔時合為祖主春秋以來兼國多矣  
未必皆書于經何得以所出之公無考而遂謂之僭  
耶鄭氏之言不為無本若以舊章放失追議先儒恐  
違闕疑之義 昭十九年傳云禮宗主服虔  
市南有熊空條 高誘曰熊空條勇士居楚市南  
請以戰備獻 子惠子曰戰備猶家備備甲兵也  
齊管情 風俗通曰管情自齊適楚為陰大夫  
高府 淮南子曰閭閻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蓋  
宮中府名

史記曰惠王從者屈固  
其徒微之 說文曰微隱行也  
十七年傳戎州 司馬貞曰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  
濟陽與衛相近故莊公登台望見戎州又隱七年云  
戎伐凡伯于楚邱是戎近衛  
鄭玄 說文曰鄭宋地也讀若譏疑般采邑  
十八年傳宋殺皇瑗 汲冢古文曰敬王四十二年宋  
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丹水雍不流  
廿年傳吳公子慶忌 高誘曰慶忌吳王僚之子又淮  
南子注云吳王僚之弟子

史記 高誘曰史記史墨也  
廿一年傳使我高蹈 呂覽曰子胥高蹶高誘曰蹶蹈  
也傳曰魯人之高使我高蹈蹶怒兒 高與舉通  
見釋名  
廿二年傳南東 賈逵曰南東越東鄙南江東也  
廿三年傳其可以稱旌繁乎 繁說文引作絲云馬髦  
飾也

廿五年傳楮師聲子職而登席注古者見君解義 東  
昌彭氏軌以為古無見君解義之禮棟案燕禮云賓

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鄭志云凡燕坐必說  
屨屨不在堂也蕭山毛氏姓以為脫屨非解義也棟  
又案少儀云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鄭志  
云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為歡也毛氏曰燕飲  
君但脫屨而臣必解義記曰燕則有跣跣者解義也  
閻百詩曰陳氏禮書謂漢魏以後朝祭皆跣義又  
謂梁天監問尚書奏議案禮既義事由燕坐今極恭  
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  
皆跣義是時有不跣義者故議者及之杜氏謂見  
君解義見君字不確須易為古者燕飲解義耳 棟  
又案宣二年左傳云晉侯飲趙盾酒其右提彌明趨  
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而下服虔本作  
遂跪以下注云趙盾徒跪而下走此本書燕飲解義  
之明文也左傳古本盡為杜預所改故學者每有疑  
義莫能詳焉

君將設之 說文引作設云歐兒从口設聲玉篇同案  
釋文作替與說文合與石經異釋文是也  
君何所不逞秋 說文引云何所不逞云楚人謂疾行  
為逞

廿六年傳后庸 唐石經作舌庸廿七年傳同 吳語亦  
掘楮師定子之墓 掘玉篇引作掘云掘也釋文云本  
或作掘 戰國策會稽風古  
今人表作會稽風古

左補註六  
公遊于空澤 鄭元曰獲水東南逕空桐澤北澤在虞  
城東南左傳公遊于空澤即此然則空澤者空桐之  
澤也  
今君無疾而死 汲冢古文瑣語曰初刑史子臣謂宋  
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日臣死後五年五月丁亥災  
公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此日朝見景  
公夕而此後吳公景公懼刑史子臣之言將死日  
乃逃於瓜圃遂死焉求得已盡矣  
使祝為載書 周禮詛祝作盟詛之載辭  
廿七年傳設棄車兩馬 服虔曰一曰兩飾  
及留舒 鄭康成引作柳舒孔氏曰留柳不同蓋所據



書異棟案樂松之三國志注云古劉聖卿柳同用卯字以从聲故也律歷志云

吾乃今知所以凶 子惠子曰恨其語不審

惠定字先生左傳補註六卷向在京師假困未及錄乾隆壬辰冬歷城周書昌寄副至羊城乃戴東

原先生手校本予覆校其半將歸潮陽以付順德

胡生亦常刻之明年癸巳三月胡生書至云刻未竣而病久之始知其是月已死其冬予再至羊城

屬順德張君錦芳蒞其事而胡生不及見矣胡能詩古文精六書予辛卯分按鄉試所得士會試報

罷與東原同舟行月餘慕其學歸益鑽研經義殆

正補注六

然有心得而天弗假以年惜哉甲午二月益都李

文藻記

左傳補註卷第六

順德張錦芳覆校

左傳補註提要

左傳補註六卷

國朝惠棟撰棟有周易述已著錄是書皆援引舊訓以補杜預左傳集解之遺本所作九經古義之一以先出則行故九經古義刊本虛列其目而無書目作四卷此本實六卷則後又有所增益也其中最典確者如隱五年則公不射引周禮射人祭則贊射牲司弓矢供射牲之弓矢及國語倚相之言證旁引射蛟之誤案此朱杜注也蓋因補莊公十四年繩息媯引呂覽周公作詩以繩文王之德及表記鄭注魯繩也證杜訓魯之由二十年八年滅孫辰告繼于齊禮也引周書羅匡解年儉殺不

左傳補註提要

足君親巡方卿告繼證為古禮僖五年虞不職矣引太平御覽補注及風俗通月令章句證臘不始秦十年七與大夫引王肅詩傳證七嘗作五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引晉語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證固為人名二十七年夏書曰引墨子明鬼篇證尚書但有夏書商書周書本無虞書文十八年在九刑不忘引周書書麥解證為刑書九篇宣二年以視于朝引毛詩鹿鳴箋儀禮士昏禮注證視為正字郭忠恕作示為誤三年不逢不若引郭璞爾雅注作禁禦不若證以杜注違字在下文知今本謬寫六年以盈其貫引韓非子以我滿貫證貫字成十六年微七札焉引呂覽愛士篇證鄭康成

左傳補註提要

一甲七札之說義二十三年娶子鈞引樂記鄭注證鐘即祝國又踞轉而鼓琴引許慎淮南子注證轉即軫二十五年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引周書常訓解證不出古文蔡仲之命二十七年崔杼生成及強而寡引墨子辭過篇證無妻曰寡昭元年具五獻之過豆于幕下引禮記正義證杜注五獻之誤十五年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引墨子公孟非儒二篇證喪三年為春秋未造之禮二十六年繫而乘於他車引說文證繫誤作繫哀二十五年繫而登席引少儀證燕必解鞶皆根據昭然不同臆揣至文二年廢六關引公羊傳注證廢訓置則

左傳補註提要

建置之置公羊注所言是也一為棄置之置國語注所言是也此猶亂可訓治而亂離瘼矣不可訓治與可訓香而逐臭之夫不可訓香古之設關在譏而不在征賦文仲廢六關以博寬大之譽而使魯充其詰陰以厲民故誅其心而謂之不仁棟但執反覆旁通之義殊為偏駁又文十三年其處者為劉氏孔穎達疏明言漢儒加此一句則為劉字無疑而必謂原作留字漢儒改為卯金刀宜二年文馬百駟當以邱光庭兼明書所辨為是而必引說文畫馬之訓義十七年澤門之哲謂古皋澤字通又謂諸侯有皋門其說固是然邑中澤門各指所居皋門非所居之地也二十一年公姑姊既謂注疏皆非斷為同宗之文然於姑可解於姊終無解也二十五

左傳補註提要

年執簡以往引服虔說一簡八字禮太史書崔杼事亦八字殊嫌牽合三十年亥有一首六身即指為孟子之亥唐尤為附會昭七年余敢忘高圍亞圍引竹書紀年補杜預之闕不知汲郡古文預所目視預既不引知原書必無此文未可以後來偽本證其疏漏案竹書紀年原未及詳考至於二十一年鄭爾雅為鶴引陸佃埤雅之確說爾雅非始於爾雅六年無疾而死因汲冢瑣語之野談十二年效夷言謂春秋時已重吳音不始於晉更非注經之體矣他如公即位之位必欲從古經作立屢豐年之屢必欲從說文作屢亦皆徒駭耳目不可施行

左傳補註提要

蓋其長在博其短亦在於嗜博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也



春秋左傳補注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緒撰

左傳補注六卷

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丁氏藏書志有盧文昭校刊本云益都李文藻以戴東原手校本付順

德胡亦常後胡炳麟順德張錦芳刊校盧抱經學士謂誤字猥多復加

校正且記交游酬酢雜事於校語之後

左傳補注提要補正





左傳評

李好文撰

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史之職據事直書懲惡勸善而已。曷嘗規。馬若後世論文者之說哉。昭明太子不以春秋內外傳史記入文選。真西山文章正宗始采左氏傳為古文之首。近世寧都魏氏桐城方氏各以作文之法評左氏謂字句疎簡皆有義例。其說甚辨。二君世所稱工為古文者也。益都李靜叔好學嗜古。手評左氏傳議論頗有出魏方兩君之上者。然次未竟。不幸夭折。其兄素伯哭之踰時。而慟因錄其本刻而藏之家塾。起隱公元年盡僖公廿有四年。嘉定錢大昕序。

序

左傳評

左傳評卷第一

左氏傳子十四五時讀未熟而廢。今幾十年矣。乃取此本點評之前後遺忘。弗能窺其深也。乾隆乙酉九日。僅堂李文淵識。

隱公

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則以次妃攝治內事。故曰繼室。所以別於夫人也。後人乃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蓋制其難圖。故託詞以辭姜且。且此詞向未失。段多行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來。公曰。不義不暉。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讓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傾而誓之。觀此見莊之惡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大母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君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

左傳評卷第一

一

之公人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美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不友。其不孝也。况又寘姜氏而誓之。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綏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預凶。事非禮也。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界號。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文取成周之禾。此春秋之所以作也。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實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澗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文焉。用質風有采。蔡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殯。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同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諸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殯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贊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成。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嬌生孝伯。早死。其姊戴。嬌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

左傳評卷第一

三

公人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美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不友。其不孝也。况又寘姜氏而誓之。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綏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預凶。事非禮也。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界號。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文取成周之禾。此春秋之所以作也。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實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澗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文焉。用質風有采。蔡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殯。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同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諸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殯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贊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成。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嬌生孝伯。早死。其姊戴。嬌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



于耶。賈注。伏所自耶也。西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暗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眇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開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齊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禱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宋襄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

左傳評卷第一

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治。治絲而勢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壹師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碚。石碚曰。王觀為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碚使告於陳曰。衛國禍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石碚使其宰孺羊肩汲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碚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定大事始以從容。終以猝發。狄梁公之反周為唐。王沂公之計去丁謂事。雖不同。皆得石子之意者。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

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晉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禮焉。鄭不來矣。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邱以歸。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王。

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郟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

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鄭伯未抗王以前。王命猶行於天下。如此。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冠而逃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

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蔡人衛人。鄭人。不命。王命。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郟。猶在郟。未入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突亥克之。取三師焉。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

不和而敗。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冬。齊人鄭人入郟。討違王命也。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實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則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夏。公會鄭伯于柘。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輅以走。于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于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登弧以先。登于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發。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夫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焉。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之。之不暇。而況能禮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實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自失其序。夫許太岳之胤也。夫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郟。行出犬難。以詛射穎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郟。而詛之。將何益矣。

左傳評卷第一

許庚辰。傅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登弧以先。登于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發。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夫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焉。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之。之不暇。而況能禮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實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自失其序。夫許太岳之胤也。夫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郟。行出犬難。以詛射穎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郟。而詛之。將何益矣。



王取鄭則為弔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澤原締  
樊隲郟橫茅向盟州經廣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  
想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亡弗能有而以與人之  
不至不亦宜乎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  
矣使管寬魯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  
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  
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  
祭鍾巫齊于社園館于焉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焉氏  
立桓公而討焉氏有死者只三字而羽父不書葬不成喪  
也

桓公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自逆而送之曰美而歸二年  
春宋督攻孔父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  
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會于  
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  
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皆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  
言曰先宣言者明其圖孔父已久不獨為奪其妻也而實  
因民之不堪命則君之過以行其惡其有無君  
之心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子而使之  
以親鄭以鄭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所以有殺 故遂相  
宋公

督懼罪而弑君在殺孔父之後而春秋之書法如

九

此故以有無君之心釋之而以第三段為之証魯  
為賂故立華氏齊侯陳侯鄭伯何為從之而會於  
稷乎故第四段言親鄭與皆有賂以明之意深而  
章法嚴整

合二事為一傳叙宋督則因解經而叙事叙會稷  
則以叙事為解經僅一百五十餘字而無不詳備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城京伯諫  
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  
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  
馨昭其儉也袁冕蔽髮帶裳幅屬衡紕紕經昭其度也樂  
率轉結聲厲游縵昭其敬也火龍繡黼昭其文也五色比

左傳評

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  
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昭臨  
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實  
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  
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部鼎在廟章孰甚焉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不當抑而抑為義士猶或非之行文所累也  
相公存三以國以屬諸侯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  
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滅孫達其有後於魯乎  
君達不忠諫之以德  
蔡侯鄭伯會于鄆始懼楚也

春秋之初天下無伯而滅公之禍未甚者以楚尚

左傳評卷第一

未為中國患也楚之患及於蔡鄭則小國不能自  
存而天下賴伯功矣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  
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  
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  
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名大子  
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  
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宿傅之師服曰吾聞國  
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杜林本作大是以能固故天子建  
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  
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  
晉有侯也而建國本既屬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  
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  
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侯生哀侯哀侯  
侵陸庭之田陸庭南鄭啓曲沃伐翼三年春曲沃武公伐  
翼次于陸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遂翼侯于汾隰驂絀而  
上夜獲之及樂共叔

以師服之言張本即叙其事以應之兩次叙述略  
不變換事繁則章法宜整也  
於春秋以前獨詳晉事者以晉主盟中夏南可以  
制楚西可以制秦也晉公則春秋變為戰國矣故  
傳終於韓趙魏之喪智伯

叙次簡括而明析大史公本紀世家之體製所自  
出也

會于臯成昏于齊也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送姜氏  
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  
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  
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鄭不來矣人之不至不亦宜乎皆  
通而鄭伯不朝則王有以致之耳此左氏論人之怨也到  
射王中肩之後以王亦能軍與祝射之請接書則又顯著  
其惡而深惡 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號公  
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  
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  
亂民莫有關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願之必亂蔡衛不枝  
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  
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  
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緡葛命二拒曰旂動而鼓蔡衛陳皆  
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射王中肩王亦  
能軍祝射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  
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鄭伯為中軍以當王至於射王  
則之請者以王亦能軍從之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  
右

北戎侵鄭子突敗之北戎病齊子忽敗之齊桓公  
未出而鄭人兩敗北戎其攘夷之功甚大亦不得  
因抗王而沒之也

左傳評卷第一

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  
蟄而烝過則書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  
董成闞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  
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  
故難閉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難楚之  
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良在何益闞  
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  
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良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胤其



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怪所謂道  
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也視史正辭信也今民  
後而君遂欲視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牲  
肥腍案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  
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  
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蠶也謂其  
備脂成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  
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  
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  
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  
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

左傳評卷第一

七

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  
伐

北戎伐齊齊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  
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  
之大夫成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忽以其有  
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  
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  
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  
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  
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  
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天子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  
之壬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  
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  
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  
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  
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  
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  
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  
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  
隨少師有寵楚圖伯比曰可矣雖有費不可失也夏楚子

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遠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  
淮之南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息冠也少  
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  
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  
敗偏敗眾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  
隨師敗績隨侯逸歸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  
楚平楚子將不許圖伯比曰夫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  
盟而還

冬王命說仲立晉叔侯之弟緡于晉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  
聘於鄧鄧南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

使遠章讓於鄧鄧人弗受遠章使圖廉帥師及巴師圍鄧

鄧養甥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圖廉陳其師於  
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攻之鄧師大  
敗鄧人宵潰

秋說仲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  
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買害也乃獻又求其寶劍  
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  
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  
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

左傳評卷第一

七

王爵也

楚屈瑕將盟貳軫鄧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嬰伐楚師  
莫敖患之闕廉曰鄧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  
也君次於郟郟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郟鄧有虞心  
而恃其城莫有圖志若敗鄧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  
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敵君之所聞也  
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  
卜遂敗鄧師於蒲騷卒盟而還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仲曰必取之  
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  
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

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  
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  
死亦執厲公而求路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卒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  
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  
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難盟無益  
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  
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  
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

左傳評卷第一

六

下之盟而遠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  
嘉謀之三巡數之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羅人比迭之遠  
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  
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其  
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狂  
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  
夫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  
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  
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狗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鄧  
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  
之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孫之罪  
也皆免之

十五年春天王使冢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夫  
子不私求財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增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  
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  
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  
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  
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秋鄭伯因樸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冬會于袤謀伐鄭將納  
厲公也弗克而還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



美公取之生壽及朝賜壽於左公子夷姜皆宣姜與公子  
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華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  
不可曰棄父之命惠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  
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  
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  
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通篇順叙故文甚質直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  
之也

可見春秋書字以寡人是史官從當時之俗而孔  
子因之者

春秋之俗如弑君者既列於會則不得討賊之類  
誠逆理滅倫之甚者孔子改史舊文多此類耳其  
他可以示勸戒者未嘗不因之也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  
其殺己也幸卯弑昭公而立公子慶之子謂昭公知所惡  
矣此其惡惡而不能退以昭公也蓋昭公即位幾三  
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于復惡已甚矣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  
室無相讓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櫟遂及文  
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譴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  
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

左傳評卷第一

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  
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姜氏不稱夫人諱桓之醜也更稱文姜者明姜氏  
即夫人也魯稱人者譏其不討賊復讎也魯之賊

為文姜讎為齊侯使使齊人殺彭生豈足當之哉

秋齊侯師于首止于慶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  
子慶而高渠彌祭仲逆鄭子於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  
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  
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  
諫曰並后匹嫡兩政禍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左傳評

左傳評卷第一

左傳評卷第一

左傳評卷第二

莊公

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夏五月葬桓王綏也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  
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春秋書次師十有三而未有書舍書信者其所書  
皆過信耶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校師于焉以伐隨將齊人告  
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

左傳評卷第二

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  
徒無虧主蕩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櫛木之下令尹  
鬬郤莫敖屈重除道梁澆營軍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  
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邊濟漢而後發喪

冬伐衛納惠公也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  
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

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王人不言言矣夫能固  
位者必度于一本于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

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楚文王伐中過鄧鄧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甥聘甥

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公鄧國者必此人也若  
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國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

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  
取餘弗從遠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鄭降于齊師仲  
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

夏書曰單陶過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  
君子是以善魯莊公之言君子之言善魯莊公者惟治兵於廟

禮而與共事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成  
公罔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







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寡人言人又不念寡人寡人其心其何風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風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若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蔡京侯為幸故總息鳩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鳩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

左傳評卷第一  
字以變引據常法而如天之燎于原不可鄉運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京侯乎

冬會于鄆宋服故也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齊師滅後則規規過晉文多矣秋諸侯為宋伐鄭鄭人聞之而侵宋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

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

王使欒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說諸為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諸周公忌父出奔欒惠王立而復之既命為侯又使一軍周之典禮王室以見命之為侯乃迫於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十八年春欒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皆賜玉五殺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欒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寔惠后

初楚武王克權使國繆尹之以叛國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圍款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圍游洧而逸楚子殺之其法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十九年春楚子樂之犬敗於津邊鬬率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踏陵邊及款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鬬率葬諸少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初鬬率

左傳評卷第一

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鬬率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別也楚人以為大圖謂之犬伯使其後率之君子曰鬬率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念納君於善

初主姚嬀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焉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焉國之圃以為圃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焉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伐周冬立子頹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環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執叔白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俸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好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蓋納王乎欒公曰寡人之願也子之亂齊未劫王國創伯者之失計然周之東連晉鄭焉休以其適於王也齊處東海而晉鄭於周為隣國其力又足以助王此齊之所以未至也二十一年春齊命于弭夏不然而仲之智豈在子犯下哉

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欒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耳鄭伯以大義討賊定王位而後享王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視守欒公為王宮于珪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帶子

左傳評卷第二  
之欒公請壽王與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此即名位不也而鄭伯由是惡王矣君弱文主歸自欒

首段述王取諸大夫圃宮田秩末段述王與欒鄭田器相對作章法第二段述蘇子奉子頹鄭伯奉

王第三段述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享王樂備亦各自相對然章法太整故王與之武公之略二句不叙於鄭伯之享王也之下而叙於樂備之下以取其變化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顛孫奔齊顛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敢其不闕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

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誘敢以死告詩云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此義足以昌後矣陳氏之昌壽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媿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公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也成子得政

左傳評卷第二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功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晉桓莊之族備獻公患之王為曰去富子則桓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為與羣公子謀諸富子而去之

秋丹桓公之榷二十四年春刻其楨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觀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贖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贖不過榛栗棗棗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贖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晉士為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為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晉士為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

左傳評卷第二



國聚盡殺羣公子二十六年春晉士為大司空夏士為城隍以深其宮

晉獻公殺羣公子有驪姬之禍唐太宗殺太子齊王有武氏之禍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晉侯將伐莒士為曰不可說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

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說弗畜也亟戰將儀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二十八年

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晉獻公娶於賈無子燕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

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

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

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秋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

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

驪姬謂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

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志變讎

鄭入于枯柢之門子元闕御疆闕梧耿之不比為飾闕班王孫游王孫喜殿泉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

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

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

三十年春王命說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說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闕射師諫則執而格之秋申公闕班殺子元闕殺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圍之難

冬過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二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

以誓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

過于梁邱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凶神又降之觀其惡也

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凶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

聞說請命反曰說必凶矣虐而疑於神神居莘六月說公使祝應宗厚史罷享焉神賜之土田史歸曰說其凶乎吾

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凶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說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園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

以相賊

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擊有力焉能

臣以死奉般公曰卿者身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信

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醜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

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圍人擊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閔公

親睡不可寤也寤安就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

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乘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凶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

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閉構貳覆昏亂崩王之器也

晉侯作一軍公將上軍大子中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

萬魏以為大夫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

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下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

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

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士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

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以大夫之後為公侯反映太子之不得立此篇之

結構也然卜偃之言實無理故述辛廖之占以徵之

二年春說公敗狄于濶泃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初公傅奪卜崎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崎賊公于武圍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

仲于莒莒人歸之入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綏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故齊人

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

之







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者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南至于茅不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微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

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屈完必欲帥之者志在借諸侯之從已以服楚非欲與之戰也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恒公之必帥諸侯正為此耳然此意惟屈完與管仲知之諸侯亦能知之故陳諸侯於楚也○或疑齊固不欲戰矣使楚不戰而歸之諸侯之師皆楚也○或疑齊奈何曰此管仲執事而後發者因諸侯之說附以勸其同好所謂德之以德加之也謂諸侯得不服則齊一不

服而戰齊之強自足以制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桓公原欲觀剛已以服楚正以德綏之而非以衆戰也故借屈完之言以結通篇不必桓公有衆戰攻城之議言而屈完對正以屈完及諸侯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天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實諸房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辭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由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紘于新城姬遂請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蔣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恤真新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蔣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尚讎之保不忠失忠

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為用懼退而賦曰狐裘老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袿遂出奔翟

此篇以讎必保焉指二公子宗子指奚齊說方順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吉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則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執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

以厲聲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且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號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莊公十八年號公朝王二十一年伐子頽以納王三十年奉王命討樊皮執之歸於京師閔公二年

敗犬戎於渭汭僖公二年敗戎於桑田其尊王攘夷之功雖齊桓弗能及矣而謂以國之君能如是乎然不免於此者以小國隣狼虎之晉而助晉為虐者又有虞焉故勢有難存耳舟之備下偃之言未可盡信也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木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街雙大夫衰絰士與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櫬其纆受其璧而救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懼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譜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于取于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

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皆受方物也此因詳述子華之事故齊侯修禮以二語括之也又與此相對其意實與管仲諫桓公之言相貫鄭伯請盟之巧妙至矣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遠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好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晉從之未亦可乎對曰君若緩之以德與信皆德也故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將覆亡之



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而列侯何以不復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之者位君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天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開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鄭伯使請盟于齊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權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自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夏會于葵丘尊盟且修好禮也主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過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動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子務靖亂無動於行晉侯乃還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不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自以是親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荀息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變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

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

左傳評

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齊故不書

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士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圖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文曰不備不賦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思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自此篇以後叙晉事皆為韓之戰本而以忌則多怨為綱領

惠公賂秦之地大矣使入國而踐言則秦益強而晉不能制其食之禍豈待三卿分晉後哉故背秦之賂在惠公自謀則過矣以天下之勢論之則其為得計也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翬齊隰朋立晉侯晉未與齊同亂其君而立之此齊晉侯殺里克以說里克而中大夫桓之伯業所以後也晉侯殺里克以說里克而中大夫

許駘中大夫與而皆背之則中大夫實不止一人矣未入而賂之入而或殺之或背之宜其失晉大夫之心也

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與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聘于秦且謝賂賂故不及

晉侯改葬共大子秋孤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做於韓

不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為不從若重聞以召之臣出晉君納重耳度不濟矣冬秦伯使冷至且召三子各為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及士與大夫左右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雖欲虎待宮山祁省里平之黨也本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悔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主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而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夏揚拒泉阜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邪懼狄難也

黃人侍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自自郟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北伐山戎南伐楚西會葵丘之後齊之伯業多虛應故事不獨桓公之氣衰而管仲之才亦發露幾盡矣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息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成周齊仲孫湫致之

冬晉釋僂使乞羅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平對曰重施而

左傳評







事之關鍵絕合之神巧至於如此真神施鬼設也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國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若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若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若武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武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公以此後秦晉相怨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年焉申言秦晉之怨俱釋晉侯所以歸國以應能合其眾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

左傳評卷第三

共

敗取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于丑殺慶鄭而後入此段與復諫連下相應能改也望漢方氏曰結正慶鄭之罪又見晉侯之忌克終非所而無能改德所以為外內所棄而重耳由是與也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餓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望漢方氏曰此篇著惠公所以敗為重耳之與張力于足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此段點出正意

此篇與前篇意義相承

晉侯以多怨為外內所棄皆由忌克也乃將戰之際仍復諫連下是臨禍而不能改其忌克也彼獲之後歸咎於先君是在困而不能自省其忌克也殺慶鄭而後入是復國之後終不能改其忌克也其欲怨以取敗由忌克而終身弗能改焉宜其卒為人所棄而文公得以入國而興也此兩篇之正意也晉侯雖欲怨以取敗而亦自有其親暱如卻乞呂甥之徒所謂能合其眾也是以被獲之後晉臣能愛感以重秦婉言以說秦朝國人以收眾心而晉侯卒賴其力以復國此兩篇之關鍵也而皆以怨字括之蓋忌克乃欲怨之由而能合其眾則釋怨之由也此兩篇之綱領也其用意如此而處處雖然無迹又處處變化無方望漢謂之出奇無窮誠非虛言也

左傳評卷第三

右二篇方本合為一篇因其意義相承也然二篇中間已隔數事且前篇篇法已完實難強合論意義則合觀之論篇法則分觀之可也

何以見前篇篇法已完乎曰首段提晉秦之怨而篇末引詩以結之則首尾備矣前半篇敘晉秦之怨後半篇敘解秦晉之怨與秦晉之怨已釋而又以下徒父之獲史蘇之占相對待則前後備矣以三敗及韓對晉侯被獲一段以穆姬之怨對登臺履薪一段則正事與旁事無不備矣故曰篇法已完也蓋左氏限於編年之體前後之事不得接書故事雖未完而必使其篇法完整以自成一篇也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內史叔與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國之與語以總率之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田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十二月會于淮謀節且東略也城郟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襄林之役也

帥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下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麻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

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今人稱姜曰如夫人又曰如君其出謂也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錫兵故以錫三鐘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鹹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

冬邠人狄人伐衛圍苑衛侯以國讓父兄弟及朝眾曰苟能治之治之應指那煥請從焉眾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雒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秋衛人伐邢以報苑圍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夫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與而雨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間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後伐之困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衛之伐邢曰諸侯無伯陳蔡楚鄭盟於齊曰修桓公之好可見齊桓伯業甚優而難繼矣宋襄公乃欲合諸侯其不妄哉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公乎幸而後敗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夫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書

秋諸侯會宋公于孟于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

左傳評卷第三

共

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錫兵故以錫三鐘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鹹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

冬邠人狄人伐衛圍苑衛侯以國讓父兄弟及朝眾曰苟能治之治之應指那煥請從焉眾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雒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秋衛人伐邢以報苑圍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夫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與而雨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間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後伐之困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衛之伐邢曰諸侯無伯陳蔡楚鄭盟於齊曰修桓公之好可見齊桓伯業甚優而難繼矣宋襄公乃欲合諸侯其不妄哉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公乎幸而後敗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夫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書

秋諸侯會宋公于孟于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



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

禍猶未也宋足以懲君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初平王之東遷也幸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

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公秋秦晉邊陸渾之戎于伊

川

晉大子固為質於秦將逃歸謂麻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

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

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

遂逃歸

信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吾兄

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

京師王召之也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

無小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

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

小國也邾有而況國乎弗聽八月子未公及邾師戰于升

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胃縣諸魚門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

矣君將與之弗可救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

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

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

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臧焉國

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

阻險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戢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

勅敵之人險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戢之不亦可乎猶有

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

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

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

氣也利而用之阻險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

丙子晨鄭文夫人羊氏姜氏勞楚于於柯澤楚子使師縉

示之俘縉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

國戎事不運女器于丑楚子入餐于鄭九獻寢質旅百加

楚王其不沒于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

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宋襄敗死楚又不能遂霸天之欲與晉文也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

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

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因其不靖而投之以政更甚於宋人調停之說矣

焉有不誤國者乎唯仁者能惡人子文知子玉之

不靖而不能惡故夫子不許以仁也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

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

免對曰子之能任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

也今臣之了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

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

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下偃稱疾不出日周書有

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

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

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

人而按罪莫大焉善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頤

魏武子司空季子秋人代應答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

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

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

五年矣又如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

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

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曰天賜也天之所賜稽

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

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薑姜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

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

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悖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

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運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謁欲觀

其裸浴薄而觀之

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

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

焉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贈之以馬二十乘

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

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

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將啓

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而從之三也言得人亦晉國同

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

楚子餐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殺對曰子女

之餘也其何以報君自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

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

左執鞭弭右屬囊鞬以與君周旋

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

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

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

廢之遠天必有大咎

與焉與齊桓公妻奉區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

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

之文也請使衰從

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

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

拜

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縲從君巡於天下上

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退

晉師即退其中必有微婉諷說之詞矣而一語不

載以前後記言甚詳再述此則冗蔓無窮裁也

載以前後記言甚詳再述此則冗蔓無窮裁也

載以前後記言甚詳再述此則冗蔓無窮裁也

載以前後記言甚詳再述此則冗蔓無窮裁也



辛丑穆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郟壬寅公子入于晉師內  
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子高梁不書  
亦不告也呂都畏偃將焚公宮而執晉侯寺人披請見公  
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  
狄君以田涓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  
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枯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  
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  
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  
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  
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不念舊怨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  
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

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  
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  
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  
沐則心獲心獲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  
行者為購械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  
懼者甚矣僕人以告公遠見之不念舊怨狄人歸季隗于晉  
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  
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  
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  
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此段應狄人代盾特如段。此  
人天之所磨質之而又不得為惟狄齊秦納女事不能以得  
書故使之自相對付以成法晉侯賞從臣者介之推不  
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  
外內棄之再點秦納惠公以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  
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  
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通篇下義其  
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  
誰慰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  
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  
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反映寺晉  
侯求之不獲反映公見之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  
旌善人

前半篇敘文公之出後半篇敘文公之入國而  
左傳評卷三

以子犯請囚一事為前後樞紐  
前半篇以得人天之所啓者文公之所以反國又  
處處為叔伯一切事張本後半篇以不念舊怨知  
過旌善者文公之所以與此通篇之大意也然得  
人實不能買下牛篇故借叔詹之語貫得人於天  
之所啓之中而於篇末復申明天之所啓以見披  
之告變頭須之用藏求納實天之功而前後皆  
以天之所啓貫之矣義法精深至此真變動猶鬼  
神不可端倪  
自秦納惠公後敘晉事皆著惠公為人之所棄以  
見文公為天之所啓此意已借秦伯姑樹德焉以  
待能者一語點出然猶隱而未顯也故此篇借楚  
子介之推之言及復言之

楚子介之推語以一篇論之則為縮合通篇以前  
後晉事論之則為明點正意其變化胡可測也  
左傳評卷第三  
子弟靜叔之于古文奉退之為圭臬子厚習之而下  
即以爲不合法桐城方氏刪改唐宋八家文當時已  
有相詆諆者靜叔獨好而錄之又謂所授左傳義法  
舉要于韓城漢郊鄆陵諸戰十僅得五而已得其九  
年未冠即取左國史記兩漢書五代史韓歐諸集手  
加評點旋復自悔多塗改不可識丙戌夏遭吾母之  
喪既葬以毀卒年二十六自為墓志且標其文可存  
者之目于盡得其草葉而藏之所讀書盈三巨篋鍵  
置其室以付弟妻鄭子與平仲季深皆不忍啓視矣  
己丑春子將請選哭而啓之檢得所評左傳二冊才  
至傳公廿有四年耳先是靜叔好古文辭壬午歲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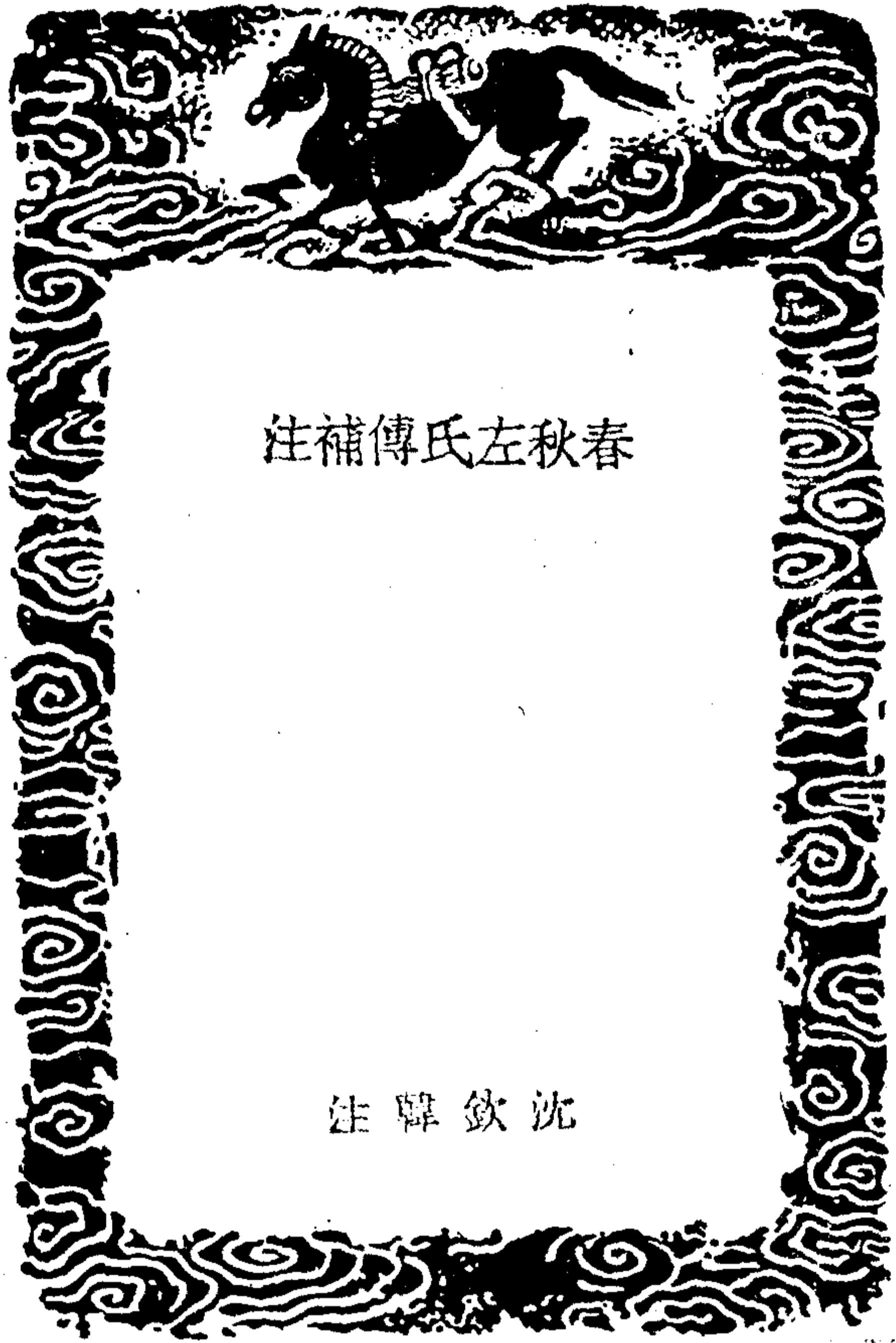
左傳評卷三

周書昌子濟南歸而潛心易禮兩經取古人圖象傳  
注羅而繹之者數年以至干病且死故他所評閣或  
未終卷是書子攜以入都投學士嘉定錢公及瑞金  
羅君臺山餘姚邵君二雲皆以為可采而惜其未竟  
其冬子過里開平仲忽發篋取去謂子自揚州入粵  
舟行且七千里書無副度其失也子竟不能強庚寅  
夏到官恩平惟時展視其文及海內諸文匠所為表  
傳哀辭以抒子慟而已辛卯冬季深自新安回里視  
平仲壬辰五月子方移潮陽而季深攜此書之副復  
來弄二年至甲午冬錢公以少詹事督廣東學政相  
見于羊城即索觀此書且為之序子乃釐為三卷命

之左傳評以付梓其城濮已後諸戰靜叔自謂所見  
勝于方氏者今集內尚未著筆嗚呼使天假靜叔以  
年則是書必非定本而靜叔之可傳者實亦不在乎  
是乾隆乙未四月廿五日伯兄文藻書

左傳評三卷  
國朝李文淵撰文淵字靜叔益都人春秋左傳本以  
釋經而自真德秀選入文章正宗亦遂相沿而論  
文近時甯都魏禧桐城方苞於文法推闡尤詳文  
淵以二家所論尚有未盡乃自以己意評點之僅  
及傳公二十四年而文淵天逝書遂未畢其兄文  
藻哀次遺彙編為三卷刊版於潮陽未有文藻跋  
稱其潛心易禮兩經取古人圖象傳註羅而繹之  
者數年以至於病且死故所評閣多未終卷云





注補傳氏左秋春

注韓欽沈

自序

左氏之學。儒林傳。經典序錄。言之詳矣。二千餘年。黃童白叟。知呻吟而抄括之。然其學若明。若滅。若存。若佚。若亡。國之社。其神不靈。若樹之根。雖發大榮。塊然于天壤。終無人窺其撰述之旨。得一二微言妙義。曉然為輔翼乎周。公孔子。而于世一。飽者。則俗學顯排之。邪說陰敗之。鄙夫小生。中其毒厭。不啻傳尸鬼病。嗚呼。可憫也已。為左氏厄者。有四焉。始也。一經一傳。闕而不宣。學士端居匡坐。懷不能已。竊自其口。傳以遺時日。遂有公羊。穀梁。驕夾氏之異。為一王之法制。為學官之祭酒。始顯豈及此哉。然漢之賤儒。喜其書短而易習。義淺而易推。則羣居點處。傳致雜術。以繼世法。以存後生。胡毋尹生之徒。生享美祿。沒有榮名。羣不逞者。就腕唾舌而起矣。假左氏得行。其好醜。譬諸二八妙姝。與夫盲母狗也。彼復何所容其隊。青子於。不好操瓢而行乞。誠不能不出死力以排之。至范升。何休。而猖獗極矣。其厄一也。然其書雖不立于學官。通材大師。猶避相傳習。其訓故雖末由發聖師之蘊。與但守章句。數名物。待明智者自得之。固無傷乎左氏之書也。有杜預者。起執紼之家。習纂殺之俗。無王肅之才。學而慕其鑿空。乃絕智決防。以肆其猖狂無藉之說。是其于左氏。如蟹之敗漆。蠅之汙白。其義埋沒于鳴沙礧石中。而杜預之妖焰。為難為狗。且蓬蓬于垣次矣。其厄二也。江左輕浮。學尚王杜。中原敦龐。師仍鄭服。三百年中。崔暹恩。衛冀隆。諸人猶能關其口。而奪之氣。孔穎達者。賈國之謫子也。枵然無所得于漢學。蟋蟀之智。奉為孔氏。杜預而甘。

春秋左氏傳補注 自序

一

春秋左氏傳補注 自序

三

春秋左氏傳補注 自序

二

且旨焉。排擊鄭服。不遺餘力。于是服氏之學。始歇終亡。而杜預之義。赫然泉日之中天。其厄三也。自後博士倚席不講。人心益復。趨穉辨章頭。便欲誇人之短。揚己之長。嗚呼。趙匡陸質。劉敞之流。哆然弄筆。弱弓萬箭。競以左氏為質的。經世大典。戾于附枝。緘狀甚者。以為蠶心喪志。學者搖手不敢窺。反不如杜預。預猶之涕唾。猶時時吮咽。而宋習尚。亦何可言。幸而不亡。蓋宏辭從囊。應官之文。自其舊。耳。元明來。此制一廢。而士大夫。莫不識丁矣。其大厄四也。禮者。奠天下之磐石也。禮廢。則天子無以治萬邦。諸侯無以治四境。卿大夫無以流一家。時則下陵上。裔亂華。亡國破家。殺身如償券。孔子傷之。欲返諸禮。而無其位。故因春秋。以見意。以為修整于既往。其召禍祥也。如彼。悖亂于當今。則嬰毒禍也。如此。左氏親受指歸。故于禮之源流得失。履復致詳焉。周公孔子。治道之窮通。萃于一書。若其勸懲之旨。則婉而多風矣。時以君子。則君子之時。以為善。則善之。察此心。默喻于千載。謹守遜言之戒。以全春秋付託之重。然其以禮愛護君父。不已深切著明哉。奈何杜預。以罔利之徒。懵不知禮文者。驟然為之解。儼然行于世。害人心。滅天理。為左氏之巨蠹。後生曾不之察。騰杜預之義。而播左氏之疵。左氏事受焉。亦見其蠱中薄植。一魏晉之安人。莫覺莫悟。何有于古學哉。區區之衷。久懷憤懣。遂補注十二卷。發明婉約之旨。臚陳典章之要。象緯堪輿之細碎。亦附見焉。注疏之謬。逐條糾駁。各見于卷。則左氏之沈寤。稍白。杜預之醜狀。悉彰。其么靡。盡類。橫左氏。始不足辨。不悉著。若夫百家傳聞。衆言淆亂。與公羊。穀梁。司馬。邊事。辭之悖謬。別為考異。不列茲編。噫。嗚呼。昔者賈逵之訟左。不盡括左氏之長。劉炫之規杜。又不足仆杜預之短。是以芳烈不揚。休亦吳未末。殺小子何人。敢與茲事。將前哲之所啓。屬乎。今險伎剽薄之人。有竊鑽何休之餘。以誣誤。子何不仁之甚也。蓋聖世之賊民而已矣。道光元年辛巳季夏。



十稔。僣愧不能繼述。然纂集之志。不敢一日懈也。倘異日者。得以采輯成書。實諸海內之治左氏者。豈非私心所願哉。與先生同時治左氏者。有廣陵劉孟瞻先生文淇。蓋本未刊。聞同邑錢茂才綺。著有左札三卷。爵亦未之見。附誌之。以誌當世之爲左氏學者。咸豐己未秋月。後學潘錫爵。賦于安石榴院。

春秋左氏傳補注 跋

跋

同邑沈小宛先生欽韓著作等身。皆未之見。此左傳補注十二卷。左傳地名補注十二卷。假之顧孝廉瑞清。屬胡君家董。余弟錫誥分任影鈔。其譌缺者。略加校補。藏諸家塾。是書國朝有崑山顧氏。吳江朱氏。元和惠氏。桐城姚氏。馬氏。陽湖洪氏。諸家補注。而此注訓解名物。剖析字句。尤有詳於諸家者。惟僖十七年傳。雍巫。史記集解。引賈逵說。謂是易牙。索隱謂其未知何據。而以爲即管子之棠巫。先生取索隱說。而更證以呂覽。知按籍之常。知巫不用賈義。昔先君子纂經索隱。駁去小司馬之說。曰。棠與雍。形聲俱不相近。待中之說。雖不知所本。然必受諸先師。決非憑空臆造。況雍即棠字省文。儀禮公食禮。雍人倫。少牢禮。雍人概七。並以雍爲羹。可證。又國策。齊桓公夜半而嘆。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是易牙固以烹調事桓公。雍當是易牙之官。昭二十五年傳。雍人檀。亦於官下舉其名。是其例也。襄二十一年傳。美而不使。據唐石經。王充論衡。下添視寢二字。遂以爲爲幸婦人。古無此訓。二十八年傳。鄭伯廷勞于東門之外。以廷爲古文往字。而以作誑字用者。爲本於說文之譌。引傳文爾無我廷一語。不句鄭風人實廷女。亦以廷爲誑。毛詩爲古文。則古文往誑二字。並通用。誑若斯之類。均有可商。其餘駁正注疏。謬說。申明賈服古誼。則誠實史氏之功也。昔先君子嘗謂。曰。治左氏當以賈服爲主。博采魏晉。至國朝諸家之說。爲之箋疏。如余之治論語。庶幾古誼可以復顯。余老矣。有志未逮。汝其勉之。附敬誠之。今先君子歿已

春秋左氏傳補注 跋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一

隱公

【傳】繼室以聲子。雜記所謂攝如君也。白虎通說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殺也。祭宗廟攝而已。按大夫而下。繼室有爲嫡者。故喪服之繼母如母。曾子問。宗子雖七十無主婦。天子諸侯不再娶。故繼室而非嫡。昭三年傳。少姜有寵而死。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魯。是姜死繼往者。猶謂之繼室。知繼室非嫡也。

【經】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雜記。上介贈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則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須矣。陳乘黃大路于中庭。此諸侯相贈之制。天子贈諸侯。亦如是也。

【傳】鄭武公。史記。武公名掘突。譙周云。名突滑。故名曰寤生。史記集解。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年生太叔段。按史記云。生之難。此寤生之解明矣。又風俗通云。俗說兒墮地。未可開目。使能視者。謂之寤生子。妨父母。鄭武公終老。天年。姜氏亦然。豈有妨父母乎。應劭說亦近是。如杜解。則寤寐中便已生子。較后稷之先生如達。文王之洩于少牢。殆又易之。姜氏當鍾愛。何爲惡之乎。寤與許同。呂覽明理篇。頡頏百疾。注。許逆也。說文。許逆也。亦通作悟。韓非

清 吳沈欽韓文起注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一



子說難。大意無所拂忤。史記韓非傳。作大忠無所拂忤。司馬貞索隱云。不拂忤于君。張守節正義。拂忤當為拂忤。古字假借耳。顧廣圻非子諱誤云。列女傳不拂不痛。亦用痛字。呂覽薄兵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新序雜事篇。衛靈公賦然易容。寤然失位。皆悟字之義。禮記哀公問。午其衆注。逆其衆。王肅本作逆。是午。悟寤皆通。悟也。凡從此聲者。其義並通。士喪禮下篇。無器則拮受之。疏云。拮。即逆也。劉熙釋名。女。青徐州。曰。媿。忤也。始生時。人意不喜。忤忤然也。此其證也。今生子有足先出者。妨產婦。即謂之逆生也。號叔死焉。竹書紀年。平王四年。鄭人滅虢。

小九之一。周書作維解。大縣城。方王城。九之一。惠棟曰。不舉中者。從可知。國不堪貳。坊記。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唯卜之曰。稱二君。注。不貳。不自貳于尊者也。自貳。謂若鄭叔段者也。二當為貳。惟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皆惠公獲于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也。按二五尊卑。大易明文。別嫌明疑。春秋法戒。故公子呂云。國不堪貳。疏謂兩屬。則賦役倍。而國人不堪。是以長慮為淺見矣。

不義不暱。說文。和。粘也。引傳。不義不暱。或作黏。考工記。凡暱之類。不能方。故書暱。或作機。杜子春讀為不義不暱之暱。或為黏。案尚書典。無豐於暱。孔傳。暱。近也。馬融云。暱。考也。考于祖。為近為親。此作暱。非體。說文。暱。曰。近也。引昭二十五年傳。私降暱宴。此言所為不義。則人無肯親附。與下京叛叔段相應。杜注非是。

未嘗君之義。顧炎武曰。爾疋肉謂之義。故云。未嘗君之義。按杜預以義為賜賤官之常。若賜賤官。則以肉饋取盡飽。所謂賤者。取賤骨。周語。戎狄則有饋薦。何得只啜羹也。禮經自鄉飲酒。至少牢。饋食。曰。澆定。曰。羹。任。皆其所殺之肉。饋。又聘禮記云。賜饗。惟羹。任。注。謂任。一牢也。豈可盡以盛饋者當之乎。若然。則類考叔食舍肉。一語為贅矣。

弔生不及哀。士喪禮下篇。既窆。主人反哭。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蓋前乎此。皆營死者之事。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故賓乃弔生者。經又云。就次。猶朝夕哭。猶者。猶既殯之朝夕哭也。喪服疏云。既殯以後。卒哭祭以前。階之下。為朝夕哭。在廬中。思憶則哭。按其時。雖不代哭。甚哀。未殺。故為哭三無時之一。傳文所謂及哀者。即是此時。以卒哭祭為限也。喪服疏又云。凡喪服。以冠為受。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為受。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為受。裳七升。冠八升也。又虞禮記。卒哭祭。錢尸畢。丈夫說。經帶於廟門外。婦人說。首經不說帶。所謂卒哭後。變麻服葛。只是男子易腰帶。以葛。婦人易首經。以葛。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麻不易也。其負版衰裳。練祭。猶服。大祥祭。畢。始焚之耳。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杜預謂天子諸侯。既葬無服。非聖無法。古今之罪人也。

有蜚。政和證類本草。飛廉一名負蜚。蜀人食之。辛辣也。如蠅蟲。別錄云。形似蠅。腹下赤。八九月多入人家。屋裏。寒。有兩三種。以作廉蜚氣者。為真。南人噉之。又夜行。一名負蜚。即蠅蠅。名字及蟲相似。終非一物。按爾雅注。蜚。即負蜚。臭蟲。似當為蠅蠅。

【經】夫人子氏薨。穀梁傳。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疏云。穀梁知是隱公之妻者。以隱推讓。據其為君。而亦稱公。故其妻亦稱夫人也。夫既不葬。故其妻亦不葬。按左氏無明文。說左氏者。以子氏未薨。句。謂之桓母耳。當從穀梁說。

【經】二月己巳。日有食之。顧棟高大事表。穀梁云。言日不言朔。日晦日也。杜以春秋日食皆在朔。故于去年十二月置閏。若移此閏于今年二月。而以己巳為二月晦。則于穀梁之說合矣。蓋今法日食必於合朔。而古法疏。或有食晦日者。漢晉時猶然。按顧說非也。元史歷志。姜岷。三紀甲子元歷。校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己亥朔。無己巳。似失一閏。三月己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岷合。今授。時歷推之。是歲三月己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六千六百三十一。入食限。又附書歷志。劉孝孫云。春秋經。八食並無朔字。今以甲子元歷推算。俱是朔日。丘明受經于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皆臆說也。此年二月己巳食。推合己巳朔。唐志。大衍合朔議曰。劉孝孫推。俱得朔日。以丘明為是。然依左氏例。本無先後食法。顧氏引入異家之論。為左氏痼疾也。

【傳】不反哭于寢。杜預云。自墓反虞于正寢。疏依和其謬。按既夕禮。反哭。入自西階。東面立。婦人拾踊。送賓于門外。遂適殯宮。送賓出後。乃云適殯宮。明上文升西階為廟。所以先反哭于廟者。當尸柩遺奠時。已在廟。朝廟先禱而後祖。故反哭就其最後行處。鄭云。反哭者。于其祖廟是也。檀弓。日中而反。反哭升堂。主婦入于室。孔疏。恐人切室與室為正寢。故云。此皆謂在廟也。是禮經皆謂反哭于廟。傳云。哭于寢。寢。即廟耳。猶諸殯宮本是寢。而雜記云。至于廟門。注云。廟所殯宮。以尸柩所在。故寢可謂之廟。祖廟以酌奠在室。故廟亦可謂之寢。月令注。凡廟前曰廟。後曰寢。是也。杜預以為正寢。不知寢廟通稱也。士虞禮。側亨于廟門之外。主人即位。如反哭位。疏云。迎魂而反。神還在寢。故以寢為廟。虞于中祭之。是虞與反哭異所矣。

君子曰。趙訪左傳補注曰。凡傳中所引君子曰。義皆腐淺。左氏之陋見也。殿本注疏攷證。臣照按君子之稱。或以德。或以位。左氏所謂君子曰者。謂其時所謂君子其人者。皆如是云云也。非左氏意以如是云云者。乃可稱君子之論也。後儒每忘卻左氏之書。以紀事。而以是為左氏論事。往往警警之。亦惑矣。王貳于號。王孫蘇。皆直書其事。而時勢與義理並著。如孔子之不得不作春秋也。按此論最善讀左傳者也。

【傳】修先君之怨。服氏以先君為莊公。孔疏引衛世家。稱桓公十六年。乃為州吁所弑。則隱二年。鄭人伐衛。當桓之世。按疏但據傳口年之文耳。惠云。州吁弑桓。而稱先君。無是理也。先君之怨。在春秋前明矣。敵邑以賦。論語。孔注。賦。兵也。杜預謂賦。調非。衆仲。潛夫論。志氏。姓。魯之公族。有衆氏。



猶治絲而禁之也。說文：禁，屋棟也。廣正釋宮：禁，闕也。非此義。蓋借禁為紛亂耳。書呂刑：泯泯禁禁。傳云：禁，禁同。是亦有難亂之義也。

【傳】則公不射。惠云：此指祭祀射牲。按此謂田獵上殺也。詳王制及毛詩傳。

大夫四十二。按論語馬融注：伯列也。八人為列。是大夫以下。亦以八人為列。服氏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大夫為四八三十二。士為二八十六者是也。杜用何休說非也。宋書樂志：元嘉十五年。太常傅隆云：夫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杜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顧炎武云：襄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疏以爲舞勢宜方。故行列既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至利昂論語疏：反援何杜之說。以亂馬注。殊不思士之四人口得方勢。于何見綴兆行列邪。

【傳】宋人取長葛。劉敞曰：按前國今取諸家並云一役。杜氏分爲兩役非。猶懼不說。說文：葛，草多兒。此訓爲至。廣正不載。蓋與暨通。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字林暨及也。亦至也。章昭周語注：暨至也。莊九年傳：暨于蕞。殺梁作暨。

【傳】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主國致幣有二事。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用乘皮束錦。勞勞者。此一事也。賓事畢。即館。君使卿章弁歸。饗餼五牢。大夫奉束帛。賓受幣。致大夫乘馬束錦。此又一事也。然皆主先而賓酬。非此發幣之事。至歸。饗餼之明日。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致命。命也。降出。又請而如。觀君之幣。幣。畢。乃餼賓。此所謂發幣于公卿也。主人朝服迎門外。再拜。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再拜受幣。此敬賓之禮。而凡伯不然。故戎嫌之。

【傳】先配而後祖。賈逵以爲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鄭衆以配爲同牢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皆與禮文不合。鄭康成以爲較道之祖。又與傳先言入鄭者不合。杜預謂忽不先告祖廟而行。則陳鍼子既非目擊。安得方來讓之。愚按聘禮。大夫之出。既釋幣于廟。其反也。復告于廟。忽受君父醮子之命于廟。以逆其婦。反不告。徑安配。始行廟見之禮。是爲墜成命而誣其祖。

【傳】乃可以還。方言：還，苦了快也。此言可以還我之志。

【傳】以王命討不庭。諸侯職貢。充庭。親視。庭實。惟國所有。不庭者。不修職貢也。庭與寧聲同。大戴記：投壺。諸侯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孔廣森曰：諸侯不臣。謂之不寧。惠云：釋詁：庭直也。謂諸侯之不直者。

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禮也。傳義謂諸侯有功。則加地進爵。鄭能推其功于魯。以王爵勞之。合于正禮。尚書大傳：命諸侯得專征。而歸其地于天子。

【傳】薛庶姓也。爲婚姻者。謂之異姓。鄭注禮記大傳云：異姓謂來嫁者也。司儀注云：庶姓無親者也。

工則度之。釋器：木謂之劑。郭注引傳亦作劑。廣正釋詁：劑分也。

周之宗盟。賈逵以宗爲尊。服虔以爲同宗之盟。孫毓以爲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按夏見曰宗。鄭云：宗尊也。欲其尊王同盟。亦是尊王之事。宗尊字古本通。左傳伯宗。殺梁。傳作伯尊。字林：宗尊也。宗盟亦謂主盟。賈義是也。

及大遠。釋宮：九達謂之遠。此云大遠。當從爾正。宣十二年傳：至于遠路。或乃考工記之經涂九軌耳。詩疏：謂周禮經涂九軌。不名曰遠。杜注與爾正不合。

許莊公奔衛。杜預云：奔不書。兵亂遁逃。未知所在。按國君出奔。寧有不知蹤跡。若實不知所往。傳又何以言之。知經不書。實是史文所略耳。

奉許叔以居許東偏。元和郡縣志：東偏城。在許州長葛縣東北五里。許叔所居。即此城。寰宇記：今有東西兩城。按西偏東偏。當即許之國都。漢爲許縣。魏爲許昌。宋省入長社縣。宋史地理志：長社。在今許州東三十里。長葛本是鄭地。在州西北五十里。地勢闊遠。何得謂之居許東偏。地志不通。往往類此。

而使餽其口於四方。方言：餽。寄也。或曰：寓寄食爲餽。

卒出級。行出犬雞。言苦辛若行。各以級犬雞爲詛也。小正：何人斯。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斯。滅也。又盡也。己弗能有。而以與人。上十二邑。本非王地。王弗能有。虛以優鄭。鄭亦弗能有。而空失故采地。此失八柄之馭。不能服人之一端也。假令鄭託王命與師。以與蘇氏爭地。是教其相賊害。豈所以鎮撫宇內。傳意雖未及。可以意推之。

不度德。說文：德。外得於人。內得于己也。釋名：德。得也。得事宜也。鄭莊能自用其威福。忌故不如也。有死者。言雖有死者。非首惡也。顧炎武云：非有名位之人。如司馬昭之族成濟。

桓公。【傳】公即位。周官宗伯注：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位。古者立位同字。然則此人旁。即是杜預妄改古文。

【傳】美而黠。說文：黠。好而長也。从豐。豐。大也。淮南精神訓：獻公黠。驪姬之美。注：好體曰黠。與說文義同。按此黠當作敵。黠之義。郊特牲疏云：敵。黠是愛欲之言。

【傳】及其大夫孔父。穀梁傳：孔父字諡也。杜預因公殺兩家皆美孔父。故欲立異而稱名罪之。非也。顧炎武曰：知錄云：家語本姓篇。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而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亦其證也。按若以孔父爲名。則夫子得氏之始。不應以所諱爲氏。

【傳】立華氏也。督有弑君之罪。無以自立。故爲此會。以滿洗之。經書成宋亂者。以此。惠氏言：立華氏爲證。桓公罪。此公羊家言。非也。先言華氏。是史文追稱。猶諸侯預稱諡。杜言督未死而賜族。義亦非。氏。衛統。迫師注：王后之衛筭。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衛。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紉懸。髮者。鄭辨衛筭異制。以先鄭云：衛維持冠者。以衛筭爲一物。凡筭有二。一以束髮。一以固冠。衛非維持冠所用。



也。杜亦沿先鄭之誤。衛蓋隋唐后妃首飾所名兩博髮矣。

蕤華。華。即組也。三禮圖云。既以采色。蕤華衣于板上。前後垂之。又有五采組繩以爲繫。故聘禮記云。玄纁。長尺絢組。注云。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省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爲地是也。按疏云。此組繫亦名纁。即上文反命之時。使者執圭垂纁上。介執璋。屈纁。率與纁同。詩傳。纁。纁也。詩疏。纁。訓爲絳。絳是大組。說文作纁。云率。蓋其字從絲。知李正謂組也。

盤厲。內則。男。盤革。玉藻。注。凡佩繫于革帶。按大帶博四寸。以束體。革帶博二寸。以繫鞶。施佩。易訟。上交。或錫之。盤。虞翻注。引內則文。知此盤厲亦革帶也。方言。厲。謂之帶。革帶之餘爲厲。大帶之餘爲紳。杜反以盤厲爲紳帶。謬矣。白虎通。男子所以有盤帶者。示有金革之事也。晉書。與服志。革帶。古之盤帶也。隋書。禮儀志。阮。謹以爲有章印。則于革帶佩之。今博三寸半。加金鏤。蟬。蟬。以相拘帶。

不克。紀年不克。晉人殺潘父。  
【經】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元史歷志。姜。姜。以爲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姜。合。以今歷推之。是歲八月壬辰朔。加時在晝。食六分一十四抄。  
【經】州公如曹。鄭王制注云。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爵尊國小。蓋指此。彼疏云。張逸疑而不解。以問於鄭。鄭答之云。設今有五十里之國。於此無功可進。無過可退。亦就其地。爲百里之國。爵尊而國小者。若虞。虢之君。爵爲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皆大于虞。虢。按鄭以殷制。大國不過百里。周初猶因殷之地。至周公始大其封。公。五百里。至男。百里。故爲此說。其意虞。虢之君。始封當不止百里。或是陵夷斥削。或爲戎狄并吞。故春秋時漸微弱耳。禮記射義注。諸侯有虞。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則爵易崇。地亦易削也。服云。州公在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爲公。劉光伯難之。以爲爵得稱公。士亦應廣。知不然者。爵自王命。受于當陽之朝。士因世守。削于弁冕之代。若能保其舊。何至國危而不復乎。

【傳】旂動而鼓。尋。賈逵。許慎之義。並以旂爲發石。後漢書袁紹傳。曹操乃發石車。章懷注。今之拋車也。晉書卞壺傳。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旂。則知古訓相承。以旂爲石。明矣。唐書李密傳。命護軍將軍田茂廣。造雲旂三百具。以機發石。爲攻城械。旂將軍。峻。杜預以旂爲旂。漸染私說。穿鑿不經。而宋儒遂廢旂。故。

且問左右。杜注。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按以王討爲非。則鄭之合戰射王爲宜。苟有人心。必不至是。殆爲司馬昭解耳。經之不書王師敗。何也。曰。君失其政。臣無敢不盡其節。此大經也。今鄭之待天王。若夷狄。陳交鋒。志在必殺。此豈可以示天下後世哉。後漢書孔融傳。荆州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僞。遂乃郊。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劉表所爲不軌。罪不容誅。至于國體。宜且諱之。是以齊兵次彭。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以露布。哀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彼特。窺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臣愚以爲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此春秋之意也。陵夷之漸。謹于其小。決積之極。諱于所

傳。杜預拘傳例。謂不以告。故不書。不知傳例自爲諸侯發。列國非兵。蠻觸交爭。書之不可勝書。故有此例。至于畿甸諸侯。天王問罪。師敗身夷。可書之事。寧有大于此。豈緣不告而不書哉。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以戎故。不足諱也。傳極言鄭莊之姦狡。而杜初爲瀟灑鄭惡。其于經傳。皆憤憤而臆決者矣。

啓。而郊。龍見而雩。律歷志。雩。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今日雨水。降。其初至五度。雨水。今日驚蟄。是古歷以驚蟄爲正月中氣。淮南天文訓。周書時訓。並以爲雨水。正月中。是後人追改耳。三月之清明。穀雨。今亦互易。唐大衍日度議曰。周歷立夏。日在鶩。鶩。二度。于軌。鶩。角一度。中。鶩。畢。見。【經】定來。釋詁。定。是也。杜解定爲實。非也。韓奕。定。實。當作定。趙魏之東。實定同聲。定。是也。疏云。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今此方說所爲不宜爲實。故轉爲定。以此推經。上年州公如曹。今年方來。不可爲實。定來者。言于是乎來也。傳作實者。猶之毛詩。定命不門。韓詩作實。命不同。即方俗聲同之誤。張洽曰。觀禮。天子曰非他。伯父定來。成二年傳。王曰。鞏伯定來。今案書州公曰定來。以其不復國而略之也。

【傳】嘉栗旨酒。詩生民箋。栗。成。就也。

親其九族。杜預用歐陽尚書說。然助祭合食。惟同姓耳。當從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之義。以名生爲信。按名生之字。所包甚廣。唐叔虞公子友之事。其偶然者。自虎通。股以生日名。子何。股家賈。故直以生日名。子。以尚書道股家太甲。武丁也。於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以股臣有巫咸。祖己。又云。或聽其聲。以律定其名。此所謂名生爲信也。

【傳】莫敖患之。淮陰侯傳。爲楚連敖。李奇云。楚官。張晏曰。司馬也。按楚策。斷腹決腹。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致諸定四年傳。即左司馬沈尹戌。則莫敖。故爲司馬之官。明矣。  
【經】御廩災。大雅召。召。麥。米之率。糶。十。糶。九。糶。八。侍御。七。疏云。九。章。粟。米之法。云。粟。率。五。十。糶。米。三十。糶。二十七。糶。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糶。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按。御。米。則。得。二。升。一。合。以。其。爲。米。之。最。精。故。以。名。虞。文。選。注。引。月。令。章。句。云。穀。藏。曰。倉。米。藏。曰。廩。釋。言。廩。也。邢。疏。引。孫。炎。云。廩。藏。穀。鮮。潔。也。舍。人。云。鮮。少。鮮。也。按。鮮。即。御。廩。也。此。兼。兩。義。以。其。經。導。擇。自然。鮮。少。治。春。尤。精。故。得。鮮。潔。漢。惠。帝。紀。注。應。劭。曰。擇。米。使。正。白。爲。白。粲。  
【經】鄭伯突。出奔蔡。釋例。謂。諸。侯。奔。亡。皆。追。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衛。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爲。文。責。其。不。能。自。安。自。固。愚。按。此。與。衛。公。出。奔。經。之。所。書。或。仍。其。赴。告。何。者。突。本。非。嗣。子。祭。仲。立。之。徒。以。希。于。宋。人。突。之。出。也。必。不。以。臣。逐。君。之。事。播。於。鄰。國。則。突。之。歸。其。得。失。係。于。一。身。非。有。義。例。若。臣。逐。君。而。更。深。責。被。逐。之。君。豈。扶。陽。抑。陰。之。義。哉。左。氏。義。深。于。君。父。而。杜。預。自。盡。之。

【傳】壽子載其旌以先。春官司常。職。旗。物。省。畫。其。象。鳥。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者。徵。識。所。以。題。別。衆。官。樹。之。于。位。朝。者。各。就。焉。觀。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旌。而。立。此。其。類。也。三者。旌。旗。之。細。也。疏。云。士。喪。禮。銘。旌。制。亦。如。此。又。大。司。馬。注。云。凡。要。號。名。者。徵。識。所。以。相。別。也。疏

【傳】壽子載其旌以先。春官司常。職。旗。物。省。畫。其。象。鳥。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者。徵。識。所。以。題。別。衆。官。樹。之。于。位。朝。者。各。就。焉。觀。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旌。而。立。此。其。類。也。三者。旌。旗。之。細。也。疏。云。士。喪。禮。銘。旌。制。亦。如。此。又。大。司。馬。注。云。凡。要。號。名。者。徵。識。所。以。相。別。也。疏

【傳】壽子載其旌以先。春官司常。職。旗。物。省。畫。其。象。鳥。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者。徵。識。所。以。題。別。衆。官。樹。之。于。位。朝。者。各。就。焉。觀。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旌。而。立。此。其。類。也。三者。旌。旗。之。細。也。疏。云。士。喪。禮。銘。旌。制。亦。如。此。又。大。司。馬。注。云。凡。要。號。名。者。徵。識。所。以。相。別。也。疏

【傳】壽子載其旌以先。春官司常。職。旗。物。省。畫。其。象。鳥。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者。徵。識。所。以。題。別。衆。官。樹。之。于。位。朝。者。各。就。焉。觀。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旌。而。立。此。其。類。也。三者。旌。旗。之。細。也。疏。云。士。喪。禮。銘。旌。制。亦。如。此。又。大。司。馬。注。云。凡。要。號。名。者。徵。識。所。以。相。別。也。疏

【傳】壽子載其旌以先。春官司常。職。旗。物。省。畫。其。象。鳥。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者。徵。識。所。以。題。別。衆。官。樹。之。于。位。朝。者。各。就。焉。觀。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旌。而。立。此。其。類。也。三者。旌。旗。之。細。也。疏。云。士。喪。禮。銘。旌。制。亦。如。此。又。大。司。馬。注。云。凡。要。號。名。者。徵。識。所。以。相。別。也。疏



云若某官某姓某甲之名。故此按諸子載。即是彼注所稱微。以表急子之名。故賊見其旌。而諸子誤為所殺。

【經】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據長歷。是年冬十月庚午朔。元史歷志。大衍歷。推得在十一月。交分入食限。失閏也。

【傳】蔡人召蔡季于陳。杜預云。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彙纂云。蔡季非獻舞。預誤合為一人。

【傳】齊人殺彭生。杜預云。不審非卿。陳傳良曰。杜氏說非是。殺彭生不審。嫌討賊也。趙訪曰。史既諱殺彭生。則殺彭生必不復審。

並后匹嫡。兩政構國。韓非說疑。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嫡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

###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二

莊公

【經】築王姬之館於外。杜預云。公在諒闕。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按鄭以諒闕為凶。庶預以諒闕為心喪。子之於父母。從無心喪之文。若如預意。則不共戴天之讐。可釋。三年不祭之服。已除。參預嘉禮。本自無傷。但不忍純以吉禮。謂美莊公之得宜。悖亂莫甚焉。善乎殺梁之言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奔冕也。

【傳】絕不為親禮也。文姜罪大。母子之義已絕。但子無出母之道。故春秋婉其文曰。孫于齊。釋言。遜也。謂逃去。見姜之自絕。去氏焉。以貶之。於是焉。莊公可以已矣。曰。此禮也。率義之謂禮。夫成乎其為母子者。未有不稱氏也。故凱風曰。母氏。汪口曰。莊公立而文姜出。蓋猶有畏懼羞惡之心焉。至于逾年。而無防閑責備之者。則遂肆不知忌。六年之中。而會齊侯者三。享齊侯者一。如齊者又一。其惡益深。而無羞恥也。益甚矣。春秋備書於冊。凡以絕之也。【傳】絕不為親禮也。文姜罪大。母子之義已絕。但子無出母之道。故春秋婉其文曰。孫于齊。釋言。遜也。謂逃去。見姜之自絕。去氏焉。以貶之。於是焉。莊公可以已矣。曰。此禮也。率義之謂禮。夫成乎其為母子者。未有不稱氏也。故凱風曰。母氏。汪口曰。莊公立而文姜出。蓋猶有畏懼羞惡之心焉。至于逾年。而無防閑責備之者。則遂肆不知忌。六年之中。而會齊侯者三。享齊侯者一。如齊者又一。其惡益深。而無羞恥也。益甚矣。春秋備書於冊。凡以絕之也。

【傳】疾之也。按傳疾之之義。雖不明言。然玩六年經云。王人救衛。又云。齊人來歸衛寶。則莊公釋仇。以狗衛母之智也。

而與之比肩從事。同惡相濟。桓公身為篡弑。而成宋亂。莊公身自忘義。而助衛惡。由其躬行不謹。致茲披猖。傳發明經意。疾之者。疾莊公也。然左氏身是魯史。直指君惡。懼以危身。故仿佛其辭。與彙纂師語。同藉以含蓄耳。蓋前此築王姬之館。為齊主昏。猶曰王命也。溺會齊師伐衛。執使之乎。注家徒牽於前後之例。而昧是非之心。隱四年。彙纂師曰。疾之者。疾彙有無君之心。擅盜兵柄。為篡弑之萌。非獨於師時貶也。終隱之世。彙不稱公子也。溺于莊公。初無疵戾。又會齊師伐衛。書法與彙不同。然則疾之之義。通計五年六年伐衛言之。其疾莊公顯矣。

【經】公及齊人狩于禚。杜云。越境與齊微者狩。失禮。按莊公雖無人心。何為與齊之微者狩。尊卑上下。自有統紀。齊之微者。安能儼然與鄰國之君狩。然則人者齊侯也。莊公安之。而書者為愧之。因而微之。【傳】授師子焉。傳言楚始用兵車也。考工記。兵車戈。戈。戟。矛。四等。吳子圖國篇。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

卒於楛木之下。管子地員篇。縣泉其地不乾。其木乃楛。漢書西域傳注。楛木心似松明。一統志。楛池在德安府應城縣治南。楚武王卒于楛木。即此一統志。楛山。在安陸府鍾祥縣東一里。

【經】齊人來歸衛俘。公羊。穀梁。經傳。皆作衛寶。左傳。同。惟經言俘。疏云。說文。保從人。柔省聲。古文保不省。寶或作保。字與俘似。故誤。惠云。李氏說。銘。明如日月。世之保。保與寶同。周書顧命。陳寶赤刀。說文引作案。按說文。案。藏也。本寶之正字。【傳】必度於本末。按度其本者。其人於義當立者也。度其末者。其人立後。能安固國家者也。

【傳】我奚御哉。言不女御也。詩傳。御。禦也。淮南時則訓注。御。止也。

【傳】彼竭我盈。孫子軍爭篇。三軍可奪氣。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孫子之言。蓋本於此。

【傳】威孫達曰。惠云。上載文仲之言。終錄哀伯之語。按世本。孝公生伯。伯強。強生哀伯。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文仲為哀伯之孫。世次不相及。且史官所載一時之言。無祖書名。孫稱證者。遂當作辰。傳寫誤也。按達字不誤。上文仲誤耳。始言宋之當與。尚不審其辭令之人。後知御說言宜為者。則其時御說已立矣。文仲於此時尚幼小。若追論其事。不應不審御說之辭。又可知哀伯之言。亦非一時。傳括言之耳。伯氏瓶。殆致於哀伯之先。故無證。文仲以孫繼祖也。韓詩外傳。以為孔子語。

【傳】及其大夫仇牧。仇牧殉君之難。固聖人所必褒也。杜預獨以為無善可褒。此彼時之議。高貴鄉公死。而王經族誅者也。具此汚見。欲注聖經難矣。

【傳】蕭叔大心。顧炎武曰。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唐書宰相世系表。宋戴公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

【傳】蕭叔大心。顧炎武曰。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唐書宰相世系表。宋戴公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



有功於國。以為附庸。今徐州府蕭縣是也。

【傳】其氣餘以取之。惠氏辨。本為炎。按後漢書任光傳。光炎燭天地。可證古只作炎。

故繩息媯以語楚子。廣正釋詁。說。舉也。小爾雅作繩。蓋借繩為繩耳。

縱弗能死。列女貞順傳。息君夫人自殺。

【經】多塵。京房易傳。廢正作播。為火不明。則國多塵。塵陰類。故多塵記其異。張華博物志。東陽縣多塵。百千為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塵。民人隨此。峻種田。不耕而獲。其收百倍。則塵非害稼之物。

【傳】鄭不朝也。鄭玉曰。同盟于幽。在去年之十二月。纒。纒。月爾。安得便責其不朝。當是以事來聘。應對失詞。或禮慢而見執耳。按鄭既行。或身不自朝。而使一介來往。故傳以不朝言之。

【經】三月。日有食之。長歷三月。係癸未朔。按隋歷志。劉孝孫推是年食。合壬子朔。元史歷志。大衍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食限。三月不應食。以今歷推之。五月壬子朔。加時在晝。交分入食限。蓋誤五為三。

【傳】王饗醴。饗當作享。聘禮。賓執圭致命。公受玉。賓出。執者出請賓。奉束帛加璧。享庭實。乘皮。公受幣。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預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奉束帛。以請覲。預者入告。出辭請禮。賓公出迎。賓。宰夫實。解以醴。薦脯醢。公用束帛。庭實。乘馬。其行禮之次第。獻酬之儀物如此。若諸侯朝王。其次序亦同。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祿三享。即聘禮之加璧。享。覲禮所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也。再祿。即聘禮之禮賓也。前乎此者。致館致殯。後乎此者。致饗。致饗。致饗。大行人云。饗禮九獻。食禮九。舉鄭注。設禮以飲賓也。禮賓之時。不名為饗。以其但有脯醢。無牲牢也。杜預云。王親率后。始則行饗。禮。此目不見周禮禮經者也。

命之宥。宥與侑同。此當饗食之節也。鹿鳴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宰客職。上公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注云。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此明饗食皆有幣。聘禮注云。幣所用。未聞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鄭以兩經但云致幣。不審多少之數。故據禮賓之時。惟束帛乘馬。勸飲食之幣。不能多於彼矣。若親饗食。則君自致之。公食大夫禮云。賓三飯。庭實。設。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勤之。欲用深安賓也。此酬侑之幣。親送于饗食賓之時也。皆賜玉五穀。馬三匹。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四亞之。重賜無數。注。四謂乘馬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按加賜之物。則寶玉。鐘器之屬。此禮賓所用。非送爵相酬之玉幣也。禮器云。琥璜爵。注云。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疏云。琥璜非爵名。經云。琥璜爵。故知琥璜送爵也。諸侯于聘賓。惟用束帛乘馬。皆不用玉。今琥璜送爵。故知是天子酬諸侯。及諸侯相酬也。今按上云命宥。此即宥之儀也。亦當有幣。小行人職。琥以繡。璜以黼。言玉則幣可知。禮用乘馬。此惟三匹。亦非典也。

不言其來諱之也。注。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按我狄為中國之患。故諱言其來。喜其得親。

有素。故書追之。魯之疆場猶能自保。若來而不知。後而無備。則國非其國。杜預此解。同兒戲矣。此戎即伐凡伯之戎也。水經注。濟濱。自濟陽縣故城。南東運。或城北。

【傳】魯卒葬諸夕室。夕室非地名。晏子雜下。景公新成柏榭之室。使師開。並琴。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呂覽明理篇。常主為主。而未嘗得主之實。此之謂大。悲。是正坐于夕室也。注云。夕室以喻悲人也。玩呂覽文。則死者之所為夕室。

楚人以為大關。大關。若漢之光祿勳也。百官公卿表。如淳引胡廣曰。勳之言關也。關者。古主門官也。光祿主宮門。故漢制。公卿將軍大夫以下。有罪被劾者。輒移光祿勳。禁止不得入殿門。古文苑。揚雄光祿勳。經兆宮室。畫為中外。廊殿門闔。限以禁界。艮卦九三。厲關心。虞翻曰。艮為關。關守門人。古關作熏字。如。虞義。則光祿勳之言。關審矣。杜預云。若城門校尉非也。

【傳】取其寶器而還。紀年。子頹亂。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為蜮射人。

【傳】王以後之。祭饗子之。杜云。祭饗而以饗為飾。今西方光胡猶然。按淮南主術訓。趙武靈王。貝帶。鸚鵡而朝。高誘注。以大貝飾帶。史記佞幸傳。孝惠時。郎侍中皆貝帶。蓋胡服或以貝飾之。未必以貝為飾也。整。自是二物。鄭解內則云。整。小囊盛帨巾者。裴松之三國志注。引曹瞞傳。操。自佩小整。盛。手巾細物。東觀漢記。詔賜鄧遵虎頭整。一鄭之註。經。篤。矣。孔穎達。達。小子。日不知書。輒肆譏許。可恨。

【經】肆大眚。賈逵以文姜為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按莊公向不嘗齊。何有釋其母。普天曠。劇。夫人得同其例否。此晉武帝以關孫秀。非真有其事。賈乃創之于前。徒見經文下。即有葬文姜之事。強傅合之耳。

【傳】請以死告。呂覽贊能注。告。白也。漢書高紀注。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

未卜其夜。服云。臣將享君。必卜之。示戒慎也。按飲酒有饗。燕。彤。弓。詩云。一朝饗之。所謂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暮不廢夕也。燕禮。開人為燭。滿。詩。厭。厭。夜。飲。則燕固以火繼之。臣飲君。有饗而無燕。晏子雜篇。晏子飲。飲。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上章云。晏子飲。其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于民。此又前期卜日之證也。

遇觀之否。杜云。六爻皆有變象。劉炫云。觀之否者。為觀卦之否爻。屯之比者。為屯卦之比爻。皆不取後卦之義。惠云。筮法有三爻。四爻變。止占一爻者。觀之否。即觀之六四也。否之比。卦。劉氏之說是也。不然。左氏所占卦數處。當時豈皆一爻變者乎。二篇六十四卦。其中六爻有不變者。有升有降。有剛柔易位。杜未通易理。概言之曰。六爻皆有變象。非也。

【經】公如齊觀社。墨子明鬼篇。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即社下也。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又曰。王里。國中。里。微。二子者。歷三年而獄不斷。乃盟齊之神社。詳彼文。則齊之社。同著聞矣。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二 一九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二 二一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二 二二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二 二三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二 二四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二 二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二 二六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二 二七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二

二二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二

二四

【傳】諸侯有王。請如終王之王。服云。有王朝于王。小人職。諸侯入王。鄭司農云。入王。朝于王也。  
 四年【經】公如齊逆女。咳助曰。凡昏姻合禮者。皆不齊。齊者皆識也。劉敞曰。讓以響之子共宗廟也。杜預云。禮也。非大夫宗婦。觀用幣。杜預云。大夫宗婦同饋俱見。按禮有內宗外宗。鄭云。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又得兼母之黨。雜記。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鄭云。謂姑姊妹身之女。及從母皆是。又有同姓大夫之妻。喪大記所謂外命婦也。又有外親之婦。亦通謂之外宗。服問注云。外宗君外親之婦也。經言大夫宗婦。則外內宗之婦。大夫之妻。觀夫人。非謂大夫與宗婦。雙而至也。尋傳文。並不言大夫見小君。其言男女同饋者。直謂婦人而用幣。是無別於男子。故志其非禮。杜預函莽疏。願欲扶其說。又無證據。徒謂小君與君同體。義亦當見。此等荒謬。誕妄處。直孔氏手筆矣。列女傳雙雙六。亦載此事。婦費用幣。是男女無別也。較傳語尤明。則注疏之謬灼然矣。  
 五年【經】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元史歷志。大衍推之。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  
 二十【傳】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元史歷志。大衍推之。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此所用性不以性也。地官牧人職。凡外祭毀事。用尤可也。注。尤謂雜色不純。毀謂副奉候。毀除殃咎之屬。即此所用性不以性也。

【傳】非常也。顧棟高云。正義謂以前不應置閏而置閏。誤使七月為六月。不當伐鼓用幣。故云。非常鼓之月。此說非也。傳謂非常者。以六月為夏之四月。正陽之月。災異尤大。不比尋常之月。日食。故須伐鼓用幣以救之。所云餘月則否者。餘月即常月也。經于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日食。而此為首見。故須發例。自莊元年至二十四年。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有九年七閏之數。何云置閏失所乎。按禮說。是也。古歷本疏。杜預與大衍所推。未必悉合。經紀其鼓用性。正以微懼天變。發明經意。見常食不書鼓用性。而此書之。義若以為。本非六月不當鼓用性。則應言司歷之過。僅如杜預解。傳文為不辭矣。  
 非日月之舊不鼓。傳以此章亦上非常。恐學者誤會。故著此句。見亦之義。與上條自別。上云非常。見用性伐鼓之故。此亦非常。見不必用性伐鼓。  
 六年【傳】晉士為大司空。王制大國三卿。正義。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春秋傳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此是三卿也。按晉末于後。並著六卿之號。當獻公時。雖不審。即備六卿與否。要十為新有功。由大夫升為卿。循其名。則下卿也。加大字者。以別有司空。主功役之事。秩是大夫。故以大別之。  
 八年【經】衛人敗績。杜預云。不地者。史失之。按不地者。齊聲罪致討也。已薄其國都。城門之外。即為戰場。可不言地。非史失之。

【傳】燕于齊。元和志。晉齊姜。在絳州正平縣南九里。太子申生之母。  
 小戎子。蓋後為陸渾之戎。杜預云。允姓之戎子女也。按陸渾戎。據傳云。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自惠公始。誘以來。則此非允姓。別為一戎而子其姓也。  
 使俱曰。按此二五于言下。假設兼人夸美之詞。以贊助獻公。說士之常調如此。杜預謂獻公未決。驪姬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二

二二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二

二五

復使二五說之。則此三字于文為不辭。且上文語氣亦不了。

而振萬焉。詩。籥分籥。萬舞于舞也。文王世子。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注。于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象文也。殷周各有萬舞。以象湯武之武功。商頌云。萬舞有奕。周頌序云。維清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下文夫人云。先君以是舞習戎備。則楚亦自制萬舞。振者。樂記注云。振籥以為節也。  
 九年【傳】有蜚為災也。羅願爾正。劉敞言。食穀為災者。未嘗蜚者。負盤臭蟲也。今負盤好以清且集于稻上。食稻花。田家率以蚤作。撮拾置他所。至日出。則皆散去。不可得矣。既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煇稻使不著。春秋書之。當由此爾。

三十【經】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唐志。大衍合朔。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當以盈縮遲速為定朔。殷歷雖合。適然耳。非正也。元歷志。今歷推之。是歲十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十四日。四千六百九十六。入食限。失閏也。大衍同。  
 三十【經】公子慶父如齊。杜預云。慶父權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劉敞曰。非也。傳云。成季奔陳。立閔公。然則立閔公者。慶父也。慶父雖殺子般。未敢使取其國。利閔公之功而立焉。其如齊者。真告立君也。又何假焉。

【傳】從之。說文。閔。閉門也。詩。閔。閉也。書。閉門拒公。割臂盟公。淮南齊俗訓。越人割臂。高勝注。割臂出血。列子釋文。引許慎注。契。割臂出血。講於梁氏。大宗伯職。凡祀大神。治其大禮。注。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又小宗伯職。肆儀為位。注。肆。習也。若今時肆司徒府也。漢書楊惲傳。太僕戴長樂。嘗使行事肆宗廟。蓋長樂奉詔。率百官肆丞相府也。閔公。

【傳】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詩。出車箋云。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按古者大事書之於策。小者書之于簡。簡。單札也。國有急難。不暇連簡為策。單執簡往告。猶今之羽檄矣。魏志王凌傳注。凌遙謂太傅懿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不敢不至耶。太傅曰。以卿非首逐折簡者。故也是知倉卒便易。以簡施之。

天若祥太子。其無咎乎。言天祥太子。終有晉國。勸其且逃以待命。  
 辛卯占之。杜云。辛卯。晉大夫。劉炫云。若在晉國而筮。何得云筮仕于晉。又辛甲。辛有。並是周人。何故辛卯獨為晉大夫。服氏說。以為畢萬在周。筮仕于晉也。魏世家。畢公高之後。安而能殺。此言震之變坤也。庚氏逸象。坤為安。為殺。杜預言。震殺非也。  
 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惠云。坤為民。畢公高之子孫。始仕於晉。為民之象。復其始者。比互坤。坤變成震。此為復震為侯。復其始之為侯也。

【傳】乃益。杜預云。季子推親親之恩。故略其罪不書殺。按杜預于公殺。二家。一例刊落。獨此襲公羊之說。漢武帝責劉屈氂曰。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又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



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桓弓曰。殺其人。壞其室。洩其宮而藉焉。然則慶父之罪。至夷宗。豈得推恩。使從容自謀乎。季友于是失刑。于是忘忠矣。春秋不書殺與卒者。內大惡諱也。有慶父為元凶。國之恥也。季氏亡則魯不昌。言與魯為終始。然其事世家不載。春秋為季氏私邑。說苑尊賢篇。魯人攻鄭。曾子辭於鄭君曰。請出寇。能而後復來。則費君立國。即在哀公孫越後矣。孟子有費惠公。趙岐云。小國之君。呂覽慎勢篇。以勝。費則勞。以鄒。魯則逸。楚世家。費。邾。邾者。羅。也。此四國。頃襄王時尚存。蓋亦與魯同滅于楚。

衣之偏衣。春官司服職。凡兵事。章弁。服注。章弁以韎韐為弁。又以為衣裳。按此所謂均服也。衣與裳同色。曠彼洛矣。箋。諸侯世子服韎韐之韠。弁服材衣繡裳。則亦皆赤色。太子申生之服。當仿此。若非出兵。亦不用純色。故朝服細衣素裳。玄端服之裳。天子諸侯以朱。上士以玄。中士以黃。下士前玄後黃。不嫌雜色。聘禮。卿韋弁。歸。箋。注云。韋弁。韎韐之弁。蓋韎布以為衣。而素裳。彼非兵事。入廟不得純如兵服也。今太子出兵。乃用偏衣。上下異色。明非制也。則佩之度。玉藻。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紱。

龍涼。廣正釋詁。涼。薄也。玦離。荀子大略篇。絕人以玦。反絕以環。白虎通諫諍篇。臣待放于郊。君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取也。

龍奇無常。奇讀如奇耦之奇。結漢與服志。祀宗廟諸祠。皆服約玄。絳緣領袖為中衣。絳絳絲。示其赤心。奉神也。戎事亦貴一心。致慎于節。故純赤。今以偏衣。則示無常也。

大布之衣。大帛之冠。雜記注。帛引作白。按諸侯玄端服。用十五升布。緝弁用三十升布。皮弁玄端。皆以布為衣。惟冕與爵弁。服用絲耳。今此衣制。蓋亦不殊。稍蠲沽以示儉。蓋答布之類。冠本布。今以帛。猶諸麻冕而易以材也。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三

僖公

【傳】齊師、宋師、曹師、城刑。並列三國。各著其勞也。春秋錄纖芥之善。諸侯能帥師以救鄰國之患。以師為重。故不書爵。

【傳】為已甚矣。按夫家弱不能討。又哀姜為僖公君母。無自討之理。然則討之誅之是也。桓公所以伯也。

【傳】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服杜解。皆非也。言冀國往日。因冀不道。與師伐之。冀之創。君實使之。以見鄰國得相征伐。起已伐。冀亦有故。

【傳】不日旱。不為災也。得救災之道。後漢書黃瓊傳注。引考異。鄭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將山川。以六過自讓。請女媧。放下。讓。侯郭都之等十三人。誅傾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事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罪。請以身塞無狀也。

【傳】及江人。黃人。伐陳。高氏曰。此書及者。非魯及之也。蒙上齊人執轅濤塗。齊及之耳。按杜預乃因殺梁內師之說。然預何以知齊不行也。

【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服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高誘呂覽季春紀注。豝牛父牛也。騰馬父







君與其嫡爲之而不與成風胡爲而致于廟也。曰：喪禮所謂主人者，其嗣子也。其主婦則死者之妻也。執喪推母爲主婦，則祭祀固推母爲主婦矣。喪服曰：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何也？宗子之妻，以有姑在不與祭，故族人無服。賈公彥曰：宗子母七十已上，則宗子妻得與祭，此亦準酌人情，逾七十之年，篤老不復堪奉豆耳。是成風之助祭無疑也。若公羊云：信公本娶楚女爲夫人，乃無稽之言。哀二十四年，宗人毀夏曰：周公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齊，自桓以下，皆擇明德舊族，其秩次班班可考。魯與楚素非婚姻，華夷之辨，見于魯頌，必不共奉宗廟。又齊與楚，風馬牛不相及，楚即嫁女於魯，齊肯以姑姊妹爲媵哉？此極易曉，俗情好異，不自見其睫耳。權舉之言，又無足辨也。漢武帝崩後，衛皇后以加諡，不得祀食子好惡，其說已行，漢人制度，每稱經術故事，亦其一端也。

【傳】則弗致也。傳言哀姜四事俱無，一朝入廟爲非禮，杜預言哀姜惟不薨于寢，故不得致，顯與傳違。信公請葬，但懲其暴棺，自然不反寢，豈得援嗣子即位柩前之例，復正棺于兩楹之間，與君薨於外者比乎？若先已附棺，又奚爲而致之？身滿被殺，魯國蒙恥，不赴同盟，又可知矣。杜何所置喙乎？  
【傳】小白余釋，余身也。郭璞云：今人亦自呼爲身，按魏志后妃傳，毛皇后父嘉封侯，語輒自謂侯身，南史孔觀之傳云：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庚悅傳：劉毅相問曰：身今年未得子，豈能以殘疾見惠，是彼時並稱我爲身也。  
以是觀諸孤，呂忱字林，小兒笑也。廣雅釋詁：藐，小也。

公家之利，高誘曰：公家公之朝也。貞也。韓非難三，死君復生臣不愧而後爲貞。里克殺奚齊于次，士喪禮注：次謂斬衰倚廡，又云：倚木爲廡，在中門外，東方北戶，疏：東方者，以中門內殯宮之哭位，在阼階下，西面，鄉殯，明廡在中門外，亦東方，向殯北戶，倚東壁爲廡，一頭至北，取鄉陰，至既廡之後，柱相翳，乃西鄉開戶也。按殯在路寢西階也。  
荀息有焉。杜預謂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按司馬文正傳家集，荀息論云：立婦以長正也，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自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于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于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元凱失左氏之意矣。  
隰朋，潛夫論：志氏族，隰氏姜姓。

【傳】狄滅溫，杜預云：滅而居其土地，按襄王以賜晉文公，狄固未嘗居之也。  
【傳】殺里克以說，杜預云：自解說不篡，按以說，謂示討惡之義，夷吾久在外，其入也，乘國乏主，假援鄰好，何嫌於篡而欲自解說。  
夷吾無禮，韋昭曰：惠公蒸于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臭達於外，不欲爲無禮者所葬，唐以賈君爲申生妃非也。按唐固之說，於無禮更切近。

若重問以召之，聘禮賓朝服問卿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禮問本如此。

及七與大夫，服云：上軍之與，帥七人，屬申生者，襄二十三年，下軍與帥七人，往申生將上軍，今七與大夫，爲申生報怨，樂益將下軍，故七與大夫與樂氏，按韓非外儲，左苗賁皇曰：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與二乘，中大夫二與一乘，下大夫專乘，是與者，大夫家卒乘之名，大司馬屬，有與司馬，上士八人，服以爲與帥是也。

【傳】賜晉侯命，周語：襄王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韋昭云：端委，上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王制：諸侯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按未賜爵，即謂未賜命者，小正箋云：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正義云：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赤紱，不得服士服，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于正君，白虎通：世子受爵命，衣士服，何嫌不敢自尊也。蓋成周之隆，天子統御，諸侯畏威，外諸侯雖得出國，猶須王命，方敢用其車服，公羊傳云：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春秋時，諸侯不待天子之命，天子亦或賜或不賜，不以此爲重輕也。又知賜命，以車服爲正事，其受玉者，乃將命之飾耳。杜預謂所賜命圭，受玉情，玉人職：珪圭九寸，而纁以象德，注：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珪圭，以致命焉。疏引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爲證，則此受玉者，受珪圭也。知非命圭者，以玉人之事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五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觀執焉，居則守之，然則諸侯自始封以來，受諸天子，世世守之，惟朝覲執以見王，尚書大傳：諸侯執所受圭，朝于天子，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之，故諸侯朝覲畢，王還其玉，是常禮也。其尋常聘問，亦別有玉，典瑞職云：璋圭璋璜，琮圭璋璜，琮圭璋璜，琮圭璋璜，諸侯自相聘問，既還還玉，則諸侯于天子之玉，亦還于事畢可知。

而惰於受瑞，聘禮賓執圭，擅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升西楹，西致命，公當楹再拜，是鄰國之臣，致其君之命，再拜方受，於天子之使致命，則降階再拜，稽首可知也。晉語：說惠公受瑞事云：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則其惰而不共其矣。瑞是玉之通稱，典瑞職：注：人執以見曰瑞，瑞，符信也。故珍圭至瑞圭，鄭通解爲瑞節，不獨命圭稱瑞也。杜預：韋昭等近見尚書五瑞之文，見此傳有受瑞之語，遂誤切爲命圭。周語：襄王賜晉惠公命，命圭也。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以爲瑞節也。下賜晉文公命，則復解云：命，命服也。同是賜命，而所解異辭，緣外傳叙惠公，但言受玉，叙文公，但言受冕服，其實致玉時，即致冕服，致冕服前亦送玉，但所指各異，舉一見二，自可意會，而韋氏猶滯於彼，何怪乎杜預之淺學也。

【傳】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元志：姜姜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其五月庚午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五月庚午朔，加時在盡，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蓋五誤爲三。

【傳】氏之世祀也，注云：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惠云：史記管仲列傳曰：子孫世祿于齊，十餘世索隱：按世本云：非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豫，豫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能，能產微，凡十代也。



十四【傳】公怒止之。傳言止則但留而不遣。明非絕昏也。此年曰止之。明年曰歸于郕。兩事可發明。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高誘淮南注。皮盡則毛無所傅也。新序雜事二。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

十五【傳】不齊朔與日。長歷五月壬子朔。附志。劉孝孫推合癸未朔。元志大衍推。四月癸丑朔。去交分八食限。差一閏。今歷推之。是歲四月癸丑朔。去交分一日一千三百一十六入食限。屬賈君焉。杜預云。獻公次妃。按傳云。娶於賈無子。明始適夫人也。預何從知為次妃。蓋誤切龍驪姬為夫人。遂謂獻公先無正室。

盡納羣公子。杜云。武獻之族。按獻公之子九人。申生之難。被逐。晉語云。驪姬又謂二公子。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與武公無涉。涉河侯車敗。劉炫以為侯車秦伯之車。顧炎武云。五字乃事實。非卜人之詞。當依劉說。按此亦古詞也。秦伯筮之既旅。占以為吉。而復有涉河侯車敗之語。故疑其不吉。而詰之也。秦伐晉。則秦當渡河。下文三敗及韓。韓是晉地。故竹侯曰。寇深。若謂秦方涉河。竹侯之車已敗。則前後事俱不相屬。

三去之餘。獲其雄狐。邵寶曰。千乘侯國之車數。去猶算法所謂除也。一除則三百三十三。二除則六百六十六。三除則九百九十九。三除之餘。所剩惟一。非君而何。惠云。此與咸十六年。其卦遇復。皆占七八為夏商之易。狐者以蠱惑為事。夷吾無禮。有雄狐之行。故云。必其君也。齊詩有雄狐。謂襄公。

亂氣狡憤。淮南假真注。狡。少也。廣正釋。狡。健也。古狡好之字。書俱混為狡。月令養壯狡。詩狡童。傳昭公有壯狡之志。正義孫毓云。此狡好之狡。謂有貌無實者也。樂記注引此傳。作血氣狡憤。此狡宜作交。釋文。狡本又作交。疏云。言馬之血氣。狡作憤怒也。疏亦作交字解。傳刻誤也。

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大司馬職。中夏教。拔舍注。拔舍。草也。詩傳。拔舍。草也。正義。草中止舍。故云。拔舍。字當從草。尉繚子武議篇。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敵。檟。蓋之以蔽。霜。露。此拔舍之事也。說苑尊賢篇。削迹拔樹以從。亦謂舍於樹下也。

使以免服衰經逆。問喪篇。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注。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又士喪禮注。至小斂。變服。衆主人免者。齊衰將祖。以免代冠。此經姬之服。當如喪服。女子子適人。為昆弟之為父後者。齊衰期。惠公師喪。身。雖未即死。而同於死。凡喪禮。更事須致哀。則問。故雜記從。極及哭。並免。此問晉侯將至。當袒而哭。故以免也。玉藻注。免。悲哀哭踊之時也。宋程泰之謂。免如免冠之免。反以鄭義為非。不知於此傳作何解也。妄矣。

曰。上天降災。至裁之。疏云。此下至惟君裁之。左傳本無此。後人妄增耳。按釋文亦言。古本無此四十七字。然列女傳。絞。並從傳文。有此語。孔陸之本。偶爾。奪耳。

晉於是乎作州兵。案周書。兵器本鄉師所掌。州共。賓器而已。今更令作之也。惠云。州兵。猶魯之作丘甲也。

遇歸妹之睽。此占亦只就歸妹上爻。變成睽象。與觀之否。同。服以離為戈兵。兌為羊。震變為離。用兵刺羊之象。三至五有坎象。坎為血。血在羊上。故刺無血也。震為竹。竹為筐。震變為離。離為火。火動而上。其施不下。故筐無實也。三至五為坎。坎為月。月生西方。故為西鄰。坎為水。兌為澤。澤受水。故坎貴之澤。澤價水則竭。故貴言不可償。兌為金。離為火。金火相遇而相害。故無助也。離為火。為日。秦嬴姓。水位。三至五有坎象。水勝火。故為贏敗。五至三有坎為水象。震為車。車得水而脫。其輹也。震為龍。龍為諸侯。旂。離之震。故火焚其旂也。震東方木。兌西方金。木遇金必敗。韓有先君之宗廟。故曰宗丘。坎為寇。為弓。故曰寇張之弧。按服之言象。略與虞翻同。真能變而通之者。橫為空。疏。寡學之徒。排退。故復錄之。六為宗廟。指歸妹上六。故云。木遇金而敗於宗丘。

此一役也。服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按當從服解。杜預云。還惠公。復可當一事之功。曲辰。昔解。呂甥對秦伯。必不出此。韓七年。周禮掌客職。侯伯。養。殯。七年。十六【經】六鷁退飛。白孔六帖。引三蒼云。鷁鳥高飛似雁。目相擊而孕。吐而生子。其色蒼白。徐鍇繫傳。一曰。鷁一身九頭。

十七【傳】今茲魯多大喪。惠云。呂覽任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曰。茲年也。此與襄二十八年。今茲宋鄭其微乎。茲皆當訓為年。

十八【傳】以為太子。韓非難三人。有設桓公隱者。桓公不能射。管仲射曰。三難。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蓋即此事。

雅巫。杜預云。即易牙。按史記集解。賈逵亦以為易牙為雅巫字。案隱曰。未知何據。按管子有案巫。恐與雅巫是一人。管子小稱篇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堂巫。公子開方。又呂覽知接篇。桓公曰。常之巫。審子死生。能去苛病。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如二書所言。堂巫常之巫。與此雅巫。決是一人。又有從中出之事。其有龍于衛。共姬信矣。傳于寺人貂上。脫易牙耳。

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瘞。長曆十二月乙亥九日。辛巳。十五日。按禮。瘞於日出時。言夜瘞。明其非常。安子諫上。桓公身死。死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

十九【經】邢人狄人伐衛。杜云。史異辭。傳無義例。趙鵬飛曰。狄書人。便文爾。如襄五年。成之會。書吳人。鄙人。蓋不可曰吳鄙人也。故十四年向之會。復書吳而已。今狄與邢。伐衛書人。至二十一年。狄獨伐衛。則復書狄而已。按穀梁。善狄救齊。又能伐衛。進而稱人。此最不通。春秋之書。願以褒狄為務。哉。胡安國復竊其說。無是非之心者也。

二十【傳】無以錫兵。說苑指武篇。楚劍利。倡優拙。

二十一年【經】執宋公以伐宋。杜預云。為諸侯所疾。故總見衆國共執之文。按宋襄雖寡德。中夏之上公也。



楚雖強大荆山之蠻也若云楚執之則為禮樂之邦蓋俾強梁之志退聖人扶陽抑陰不與楚子之執

宋故不言楚此公羊之義所可從也杜預於大義全然憤憤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經曰使則有使之者矣使之者非楚子乎吳曰稱使則既是來魯豈有不稱君

命而私交乎杜預謂不稱君命行禮故曰楚人此闕鼠穴而味康莊也經不言楚子者亦惡楚也楚夷得

志於夸上國由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以致此

【傳】修城郭服云國家凶荒則無道之國乘而加兵故修城郭為守備按民艱于食故修土功給其稍

食亦救荒之策若宋史趙抃於越洲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是也

【傳】見被髮而祭於野者野祭亦非禮蜀志諸葛亮初亡百姓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

尉習陸等上表曰悉皆止於私門廟象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道在昔者

也周禮大祝職九祭二曰衍祭鄭司農云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場無所主命又男巫望祀望衍杜子春

云望衍謂衍祭也封禪書注李奇曰山阪曰衍案隱引李奇曰三輔謂山阪間為衍也是野祭即古之衍

祭漢書武帝紀止禁巫祠道中

大司馬固諫顧炎武曰大司馬即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詞以諫按子魚為左師不為大司馬晉語公子

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是此大司馬固矣顧失之

司馬曰即大司馬固省文耳杜預謂子魚又非也

門官職焉門官即門子也卿大夫之子弟衛公若唐之三衛矣襄九年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

鼓儻可也廣雅釋詁儻疾也周語戎狄冒沒輕儻注儻進退上下無列也

【傳】策名委質傳選曰質古質字管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質於狄

之鼓章昭注質也士質以雉是凡言委質皆委質也按春秋交質之字並同置音古相見禮凡政者

再拜送質卑者奠費再拜不親授若始見於君執費至下容彌盛所謂委質者委費於庭不敢送於君前

也聘禮賓觀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介入門右東上奠幣皆是奠諸地杜以質為形體委為屈膝於典制毫

無所知鄙倍甚矣

杞夷也杞自同夷不勤職貢故天子黜以夷狄之爵劉敞曰天子貶之也杜預謂仲尼貶之此何異何

休之進滕侯薛侯以其朝魯乎

不然則否按此謂未同盟之人本以審其名故不赴名不書也若已同盟雖不赴名策書固已悉之書

其名無不審之患放經中則有未同盟而書名無同盟而不書名者杜解此句謂同盟而不同名告顯違

傳例貽誤後學

公子安之晉世家重耳留齊凡五歲

浴薄而觀之姚寬西溪叢語云聞晉公子驂脅欲觀絕旬其裸浴絕旬按晉語云設微薄而觀之傳意

不作薄近之義月令其曲植簾篋注曲薄也方言薄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曲自關而西謂之薄漢書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三

四三

賈誼傳惟薄不修皆此薄字淮南道應訓高誘注曹共公聞重耳驂脅使祖而捕魚設薄而觀之此則垂

簾薄以微窺也闕然迫觀者較近人情淮南注與晉語足相證明釋文亦謂國語云薄篋也杜與韋昭同

解為迫近非也

其波及晉國者韋昭國語注波流也按波與禱聲同禱益也

辟君三舍呂覽不廣篇注軍行三十里為一舍穆天子傳五舍至于重壁之塗注三十里為舍也

奉區沃盥韋昭國語注婚禮婿入於室腰御奉區盥按昏禮無此文蓋漢禮也少牢禮宗人奉漿東面

於庭南一宗人奉區水西面於漿東一宗人奉簋巾南面於漿北乃沃尸盥於漿上士虞禮注漿以盛漿

水為淺汗人也然後知沃盥之次區水錯於漿中執區者以區口沃盥者之手馮水受以漿沃畢乃授以

巾

既而揮之郭璞爾正注揮振去水特性禮注尸尊不就洗又不揮疏云有巾故不揮也此公子揮者蓋

未授巾也攷鄉飲酒禮云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注云沃洗者主人之羣吏然則公子洗爵亦自有

御者沃洗本非懷亂事不得嫌其不授巾自揮手使乾也

公降一級而辭焉公食大夫禮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與也注賓將降終其再拜稽首聘禮

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案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是禮賓主非敵賓必降拜公必降辭也

辭者辭其降拜非辭其稽首杜云辭公子稽首發言無不謬也

【傳】經天王出居于鄭公羊言不孝杜預反之故謂其蔽于匹夫之孝自絕于周然傳歷著富辰之

諫見其喜怒無常動作失度女禍作于內寇戎與于外職其自取書曰出居見萬乘之主失據非常自治

殃咎非謂蔽于匹夫之孝也先后如何之語乃其飾詞當時襄王力能殺帶乎

【傳】女中宿至釋文云或無至字按韓非書無至字

置射鉤而使管仲相管子小匡篇桓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于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

其君動也

晉侯之豎頭須韓詩外傳十里處須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

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按以所為嫡子固然以叔隗為內子則姬氏之意特欲相推而未必遂其事

耳宣二年趙盾稱趙姬為君姬氏則固以趙姬為嫡母矣

公子士洩堵俞彌殿本考證云俗本讀作公子士洩非

狄固貪棼楚辭王逸說句愛財曰貪愛食曰棼一切經音義棼又作棼棼二形按賈子新書傳棼棼飢

而棼方言晉魏河內之北謂棼曰殘楚謂之貪棼即棼

王御士將禦之周官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御士蓋即虎士若如杜預云十二人之御士禦狄何益又

周禮本無御士之官杜所指蓋太僕屬有御僕下士十二人爾

好聚鵲冠逸周書知天文者冠鵲續漢輿服志有建華冠記曰知天者冠鵲知地者履鵲子咸鵲冠是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三

四五



也說苑修文篇知天道者冠鉢也。淮南道應訓去其替而載之木。注云知天文者冠冠。按木爲  
 述之脫字。鷲又鷲之誤也。史記趙武靈王欲胡服曰。卻冠冠。大吳之國也。亦述之借。鷲同聲。故省文  
 耳。陸佃埤雅鷲一名鷲。似燕。知天將雨之鳥也。或謂之鷲。鷲子威之病。在好聚。不爲非法之服。  
 有喪拜焉。喪大記。君拜寄公。國賓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是諸侯拜賓之法。知宋爲二王後。得以  
 賓禮待之。嗣天子亦拜之也。  
 省視官具于祀。周官掌客職。王巡狩設國。則國君膳以牲。饋。令百官百姓皆具。史記魯仲連傳。天子巡  
 守。諸侯避舍納筵。筵在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

###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四

傳公。

五年【經】楚人圍陳。杜預云。子玉稱人從告。按此亦賤楚而略其辭耳。至桓文之伯。楚曰駁駁。志陵  
 上國。聖人亦不能不隨時事而詳其名位。春秋之法。大易消長之機也。  
 公會衛子宮。孫覺曰。衛侯稱子。衛文公卒未踰年也。惠云。杜預既葬除喪之邪說。於此而窮。故作逆  
 詞。按預以傳言。修衛文公之好。故借云述父之志。夫述父之志。美事也。何以反稱子。則云降名。善子以善  
 之。以降名爲善。則杞。滕之降爵爲子。寧是有善可稱。其支吾閃屍。不過欲護其短喪之說耳。按白虎通云。  
 父歿稱子某者。屈于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  
 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即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  
 以上公羊家義。又曲禮疏。準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即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即嫡子之位。二是踰年  
 正月。即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于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爲諸侯之位。是三傳諸家。均無既葬除  
 喪之事也。

【傳】王享醴。釋文石經。並作此享。享醴爲初見時事。非食饗也。大行人司儀。及聘禮。本分明。後人因杜  
 注混解。俗本遂改享爲饗。

請隧。喪大記。凡封用梓。梓。封。周禮作窆。窆。下棺禮。惟天子葬有隧。檀弓云。公室視豐碑。注云。言視者。時  
 借天子也。豐碑。斂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柩前後四角樹之。穿中于間。爲鹿盧。下棺以梓繞。天子六綽。四  
 碑。前後各兩鹿盧也。如鄭此注。則天子亦用梓。梓。窆也。按周官。遂人職。及非帥而屬六綽。及窆陳。役。鄭司  
 農云。窆。謂下棺時。遂師職。及窆。抱。鄭司農云。抱。磨。磨。下車也。按磨。即鹿盧也。玩周禮。亦是縣。窆。無。窆。道。  
 故買。疏。于。遂。人。鄉。師。下。並。云。陳。役。者。天子。亦。六。綽。四。碑。背。碑。挽。引。而。下。蓋。秦。漢。始。有。羨。道。賈。逵。準。時。事。言。  
 之。鄭注。喪大記。偶用。買。說。耳。章。昭。謂。隧。六。隧。也。周禮。天子。有。六。鄉。六。隧。惟。天子。有。隧。諸。侯。則。無。也。然。魯。人。  
 三。郊。三。遂。非。無。遂。也。蓋。不。得。六。隧。耳。  
 昔趙衰以壺殮從徑。韓非外儲說。趙衰作箕。鄭。挈。壺。殮。而。從。劉。炫。于。此。傳。改。徑。爲。經。謂。經。歷。飢。餒。屬。下。  
 讀。

六年【經】公子遂如楚乞師。按自有乞師之役。中國且假命於蠻夷。而楚乃儼然同伯矣。春秋著之。爲  
 履霜。陸冰之戒。孫復曰。書者。惡魯不能內脩戎備。而外乞師于夷狄。

【傳】至如縣。服云。言室屋皆發。檟。檟。在。如。縣。縣。孔。晁。曰。縣。縣。但有。檟。無。檟。按。國。語。作。檟。章。昭。解。與  
 服。孔。同。又。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繫。于。甸。人。鄭。云。縣。殺。之。曰。縣。以其。縣。而。死。曰。縣。與。此。縣。縣。義。正。合。  
 以其。不。臣。也。注。言。其。不。臣。事。周。室。按。楚。已。僭。號。豈。復。有。尊。周。之。心。此。云。不。臣。者。以。齊。宋。不。肯。尊。事。楚。耳。  
 又何。祀。焉。此。喪。之。對。楚。失。辭。也。禮。惟。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王。制。疏。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惟  
 因。先。代。之。後。以。封。之。左。傳。宋。祖。帝。乙。是。也。按。二。王。後。不。祖。始。封。之。君。以。封。國。之。義。原。爲。主。先。代。之。祀。若  
 以。始。封。之。君。爲。祖。則。五。世。後。王。者。之。祀。仍。絕。故。不。爲。始。封。之。君。廟。也。若。諸。侯。之。支。庶。而。有。別。封。者。則。同。別  
 子。爲。祖。之。義。無。疑。也。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禰。諸。侯。此。自。卑。別。于。尊。者。也。以。喪。之。熊。掌。論  
 之。雖。居。嫡。長。而。不。傳。重。則。義。同。支。庶。身。不。得。以。熊。掌。爲。禰。其。子。亦。不。得。以。熊。掌。爲。祖。也。喪。服。傳。又。云。若。公  
 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以。喪。論。之。熊。掌。本。公。子。又。是。始。封。則。喪。之。後。世。固  
 世。世。以。熊。掌。爲。祖。矣。于。禮。既。不。得。禰。祖。之。祖。又。不。當。捨。喪。自。立。之。祖。則。喪。之。不。祀。視。融。熊。掌。又。何。責。焉。  
 劉。敞。曰。楚。祖。鬻。熊。祖。能。舉。是。不。得。祀。者。也。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變。子。可。謂。若。于。義。矣。是。前。人。亦。有。見  
 及。此。者。然。變。之。對。楚。反。作。對。辭。不。能。正。誼。引。古。以。折。之。蓋。禮。教。廢。絕。僻。于。荒。慢。雖。承。其。制。而。莫。能。言。其。故  
 矣。

七年【經】齊侯昭卒。齊世家。孝公卒。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是。爲。昭。公。  
 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杜。預。云。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徵。者。告。按。稱。人。者。猶。賤。之。也。傳。明。云。楚。子。  
 杜。預。既。謂。楚。主。兵。赴。告。之。體。可。稱。其。君。徵。者。歟。孫。復。曰。陳。侯。蔡。侯。鄭。伯。許。男。不。同。貶。者。四。國。之。君。雜。然。從  
 夷。圍。中。國。其。貶。自。見。

公會諸侯盟于宋。亦惡楚而不欲斥之也。張洽曰。春秋書公會諸侯于薄。于宋。皆楚子爲會主也。然猶  
 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從楚之罪。必待考而後見。春秋之微婉。蓋可見矣。



【傳】賈三人耳。說文：賦，軍法以矢貫耳也。漢書游俠傳：原涉肉袒自縛，當貫耳。所繫，謂司馬法曰：小罪賦，中罪別，大罪剕。

其不能以入矣。言決其敗死，不復再入國門也。孔穎達謂必不能入前敵，非也。作執秩以正其官。韓非：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

一戰而霸。管子幼官篇：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八年【經】刺之。說文：君殺大夫曰刺，刺直傷也。

楚師敗績。杜預云：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按子玉所將，即楚師。陳、蔡以偏卒，故總言楚耳。楚能恥敗，晉獨不能誇勝乎？觀其解經，如小兒弄唇舌，無不可嗤笑者。

【傳】稱舍于墓。周官墓大夫職：令國人族葬。注：古者萬民墓地同處。按史記田單守即墨，亦用發墓之事，以激怒其衆，知戰國猶族葬也。

而乘軒者三百人也。曹風侯人詩：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序曰：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且曰獻狀。杜預言：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非也。按晉語：文公誅觀狀以伐鄭。注：唐尚書云：誅曹觀狀之罪，還而伐鄭。觀狀即觀駢之狀，皆其罪。猶今之供罪也。惠云：先責其用人之過，然後誅其觀狀，以示非報怨也。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邵寶曰：距躍，直跳也。曲踊，橫跳也。橫跳必先直而旋，故不曰橫而曰曲。陌，猶阡陌之陌。三陌，蓋踊躍之度。按漢書甘延壽傳：投石拔距。張晏曰：拔距，超距也。呂覽適威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使之鈞百而少及焉。司馬彪注：莊子注以百爲百反，非也。鈞，百即阡陌之陌。猶諸盤馬，蟻封，以此爲巧耳。

殺順頤以徇于師。商子賞刑篇：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于是令諸侯大夫于侍于宮，順頤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遂斷順頤之脊，以徇晉國之士。穉焉皆懼曰：順頤之有寵也，斷以徇，況于我乎？其衆素飽。廣正釋詁：素，本也。字林：素，昔也。

作王宮于踐土。魏禮：諸侯親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注：宮謂壇土，爲壇以象階也。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魏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注：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鷩也。鷩此注，約巾車及司服文言之。以侯氏中有同姓異姓，及公侯伯子男之異也。此大輅之服，則金路。蓋知衮冕者，以雜記云：復諸侯以褒衣，冕服，弁服。注：褒衣，始命爲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復鷩也。晉是侯七命，本應鷩冕。今王所賜，固在鷩冕之上。王制所謂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謂侯伯亦有服衮者，皆是加賜，非制也。孔疏謂文公所賜是鷩冕服，非也。以晉侯有武功，兼賜戎輅，則車路草弁服也。車輅之制，略見於續漢輿服志焉。

受策以出。蔡邕獨斷：策長二尺，下附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以命諸侯。王三公，按古制大略亦如此。魏禮：諸公奉篚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逃命侯氏降兩階之間。

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是尋常親錫，皆有命書。今命符侯爲方伯，則有加策可知。凡辭即內史讀之。

出入三覲。邵寶曰：始見而見一覲也，已去而辭二覲也，享禮受策三覲也。按邵說非也。當獻楚俘之時，則親禮神冕墨車以朝一也，受策之後拜命于王二也，聘禮食饗之後拜禮于朝三也。其三享即在始覲。

又天子親饗，意在待賓，不主於覲，皆不與焉。受策又于館，不于朝也。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王制疏：引服虔云：瓊弁，玉纓也。按獨斷云：金鑊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如玉華形，在馬髦前，繫纓在馬膺前，如索帶。文選：西京賦：鼓車馬事云：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駉，戴翠冒，倚金較，璫弁玉纓，還光儼儼，薛綜注：弁，馬冠也。又髦以璫玉作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則璫弁即金鑊。在髦前，故云又髦。後漢書：徐廣曰：金爲馬又髦。宋書禮志：金爲又髦，插以翟尾，蓋或以金或以玉，其飾不一也。有綱而插，插髦於馬。漢人學有師承，知瓊弁玉纓爲馬飾，證據多矣。杜預陋學，乃至附會皮弁耶。

風于澤。鄭注：瓊，馬牛其風，風走逸。王鳴盛後案曰：牝牡相誘爲風，因風而走逸者多也。亡大旆之左旂。疏謂左軍之旂非也。車攻傳云：揭鼙旂以爲門，大司馬職以旌爲左右和之門，以敔和出。注云：軍門曰和，立兩旌以爲之，敔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大旆乃軍中所建，今之坐纛旗，漢以後所云建牙也。以大旆爲表，則所謂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也。別以旂旁敔左右，今亡其左旂，蓋對中所樹表言之。故曰亡大旆之左旂。

擊武子爲輔。爲衛侯相，禮文王世子注：輔，相也。疏謂輔，輔也。莊子非也。士榮爲大士。晏子內篇：爲夫婦，謙讓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此大士當音泰。且使王狩。杜預云：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按晉侯朝王之意，以爲朝於京師，不過述職之常，不足以發動諸侯，故欲假王靈以徵方岳。且省王駕林之費耳。豈謂強大自嫌，如王敦桓溫引兵入都，人情震駭之比乎。果令竹侯有辟嫌之心，王有畏備之勢，則仲尼不備謂臣君，不可以訓也。杜預解經，苟非市儈鬼點之談，則亂世塵雜之心，疑誤後學多矣。古者延飲賓，皆曰召。漢書司馬相如傳：卓王孫曰：臨印，今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賈誼傳：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呂覽分職篇：今召客者，酒酣注：召，請也。鄉飲酒禮：主人速賓注：速，召也。淺學之徒，但知君命召之召耳。

九年【傳】問之而信。列子黃帝篇：今東方介氏之國，其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張湛注引此傳介葛盧事。

【經】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杜預於元咺復歸，言國人與元咺，此既被殺，又云非國人所與，前後自相矛盾。由其胸中無是非之心，望文起義耳。若春秋之義，書元咺之復歸，惡之也。衛殺其大夫元咺，當其罪也。何者，衛侯得罪於伯主，桓僂出奔，國非其國矣。賴元咺輔叔武，彌縫其闕而復歸，歸而枉殺叔武，咺之義，不可立乎汗君之朝矣。計惟竄身他國，沒齒不言衛事，豈非卷懷退藏之道哉。誠不及此，乃







晉、擄兵之禍。

晉於是始墨。杜預云。後遂常以為俗。顧炎武曰。喪事有進無退。已墨則不復反矣。後遂以墨為常。則失禮甚矣。按晉于是始墨者。謂自後喪葬。遇有兵戎。盟會之事。遂援此以墨。從非謂居常不用衰麻也。閔子襄經而服事。故曰。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晉雖失禮。不至如杜預所說也。顧說失之。

秦伯素服郊次。司服職。大札。大荒。大裁。素服。大司馬職。若帥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即引此傳。按郊次。出舍于郊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不置孟明。出師之役。為已之過。

卻缺獲白狄子。杜預云。西河郡有白部胡。此漢末白波賊之遺。波部聲轉耳。史記灌嬰傳。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符堅亦謂鮮卑為白虜。金蠻苗亦有以白黑名者。

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王制。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以一命命。卻缺為卿。王制。大國下卿。再命。典命。公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此云一命。為卿者。蓋以士秩試守也。漢制。太守二千石。亦有以六百石八百石任之者。亦未有軍行。以五軍帥見有人故。

公如齊朝。家鉉翁曰。天王聘不往朝。國歸父來。乃躬報謝。不加貶而義自見矣。按傳文雖不著是非。然連類觀之。自足曉人。施元之注。蘇詩。載蘇公答張嘉父。問春秋學云。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束中。乃近法家者流。惟丘明識其用。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得之。蘇子誠知言哉。

葬僖公。緩作主。劉原父曰。當以緩作主為一句。卒哭而祔。士哭禮下篇。卒哭明日。以其祔。注。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祔。卒哭之明日。祭名。按所謂卒哭者。止無時之哭。為朝夕之限。以孝子思慕之心。無窮而一時之序已過。若復終日泣血。恐其不能勝喪也。杜預既創免喪之論。孔穎達附會之。而云。天子諸侯。於此除喪。全不復哭。則周公之經。獨為士庶人設。忍矣哉。

特祀于主。士虞禮。注。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祔。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疏云。曾子問云。天子諸侯。既祔。祭主各反其廟。今祔于廟。祔已復于寢。如祔祭。主反廟相似。故引為證也。服注云。特祀于主。謂在寢。若然。惟祔祭與練祭。在廟。祭主反於寢。其大祥與禫祭。自然在寢。祭之按曲禮。疏。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寢宮。至小祥。作粟主八廟。乃埋。祭主于祖廟。門左。埋重處。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寢宮。至小祥。而入廟也。檀弓。重主道也。鄭注。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者。案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繫之于虞。謂之虞主。作主為祔所須。故知左氏據祔而言。故云。祔而作主。按孔穎達。欲調停兩家之說。然公羊義非也。檀弓云。葬日虞。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又云。虞而立尸。有幾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蓋前此皆以生時養

禮。至卒哭後。始鬼神祭之。則知卒哭方作主。有主以象之。祭事方成。故曰成事。虞祭之時。通用主。何待云。虞而作主乎。又左氏之義。本無二主。桑主粟主。出于公羊。穀梁。二家。蓋以檀弓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以祔時不同。主亦不了。沿誤謂祔練。途有二主耳。又推左氏特祀于主之義。則祔祭之後。三年喪未畢。並在正寢。而鄭注。虞禮云。練而後遷廟。崔靈恩以此義入三禮。義宗。孔。賈。並援穀梁為證。然楊士疏云。此雖為練作主。作主在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櫛。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為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擔改塗。故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傳說不然。故不從之。是說穀梁者。不以傳義為然。何休公羊注。但云。期年練祭。埋虞主于兩階之間。易用粟。初不言粟。主便入廟。則公穀。二家。與此傳亦無乖也。

蒸嘗禘于廟。士虞禮。疏。引服注云。蒸嘗禘于廟者。三年喪畢。遭蒸嘗。則行祭。皆于廟焉。按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練而行事。鄭注。曾子問。惟嘗禘宗廟。侯吉也。又曾子問云。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于死者。無服則祭。然則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修時享可知矣。通典。禮。十。或廢祭。議。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弘訓。羊太后崩。其伯。宗廟廢一時之祭。賀循。祭議云。喪者不祭。祭吉事故也。其義不但施于生人。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戚。故云。于死者無服則祭也。按服其服。所以稱其情也。孔子曰。總不祭。口口口口。總之喪至輕也。祭其祖禰至重也。猶不許飾情。而從吉。三年之喪。雖服有變除。然哀毀未復。衰經未除。何能改莊敬之容。被弁冕之服。忘新哀而修舊禮乎。故服未終而不祭。不必為祖禰措思也。實生

者所不堪為也。故因二年。吉禘于莊公。傳。護其速。公。穀。二傳。護其未畢。三年而吉祭。此天下之通義。愚不肯所共知。杜預獨創反常之說。于此傳云。既特祀于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夫宗廟常祀。非吉祭乎。孔穎達從而和之。故其疏。王制。喪三年不祭。勉強敷衍。而引杜預釋例云。禮記後儒所作。不必與春秋同。將從來經傳。一概抹殺。獨本杜預為金科玉律。其毒流于來茲。宋儒遂漫然曰。杜氏因左氏之失。遂有國君卒哭除之說。見禮記。然杜預事與左氏乖遠。預乃左氏之罪人。竊人不曾反覆熟玩。并反唇左氏。陋矣。觀服虔之解。則真左氏先師之旨。夫亦可恍然悟矣。服虔。禮記。文公。

元。【經】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元曆志。姜岌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三月癸亥朔。入食限。大衍亦以為然。今曆推之。是歲三月癸亥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九百十七分。入食限。失閏也。宋史曆志。翰林天文。鄭昭晏以為其年三月癸巳朔。去交分。入食限。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杜預云。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按禮。無天子使大夫會葬之事。高開曰。葬者。臣子之事。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辭也。天王惟有弔贈含禭之禮。今使叔服來會葬。是自同于諸侯也。

【傳】君之齒未也。韓非內儲說下。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訖。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訖。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此與子上之言相類。而春秋列國。父子之端。每由于此。



役夫。管子輕重已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列子周穆王篇有老役夫。筋力竭矣。盡則呻吟而爲僕虜。

環列之尹。若漢之衛尉矣。唐六典十二衛大將軍掌統領宮庭警衛之法。令後人謂之環衛官。

始聘焉。禮也。大行人職。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殷中也。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按君即位。鄰國有來朝聘于我。我國亦朝聘于鄰國。兼彼我二義也。

【經】秦師敗績。杜預云。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按上傳云。復使爲政。則孟明實正卿矣。不書其名者。秦僻在西戎。初交中國。春秋之記。由略而詳。故孟明晦于前。西乞著于後。不緣貴賤也。若謂非天子之命卿。則屈完。宜申詎是天子所命。疏又謂。備卿禮乃成爲卿。秦之卿禮不備。故孟明雖執政。而不成卿禮。究其不成卿禮之由。於預無由知之。孔之迷惑豈不可憐。

丁丑作僖公主。此所謂綏作主也。杜預曰。十二公作主。附廟。未嘗書之。今書作僖公主。必有所護也。及晉處父盟。傳有明文。杜預之言。囑嘲無倫。胡安國曰。去處父之族。非特爲魯諱。實責晉也。

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稱人者。惡其兵連禍結無已也。于秦自若。非尊秦也。

【傳】衛之以從公乘。按。既斬囚。因有進逸。復追禽之。仍追從公車。言其趨疾也。

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周書大匡解。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用大匡。勇如害上。則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周書寶典解。死勇于武。

謂上不我知。謂而宜。乃知我矣。言始之黜人。謂我屈于上之不知也。今死而不義。則其見黜也宜。彼黜之者。真知我矣。

書十穀。塔其事也。杜預謂。士穀非卿。以十穀能塔卿事。故書。按莊六年。士爲爲大司空。杜云卿官。此言司空。猶宋之大司馬。大司寇。亦單稱司馬。司寇。晉孟孫爲司空。于當時皆爲卿官。非一矣。晉之法。用三軍帥。皆以次而升。六年。災之。將使士穀將中軍。使士穀。素非卿。何能越次爲中軍帥。傳言塔其事者。發士穀見于經之故。亦對上處父盟言。其事與處父異也。杜橫加臆說。以誣傳。

文武不先不雷。此皆論合食時位次。鄭注。活制云。夏無太祖廟。疏引禮緯云。夏無太祖。宗禹而已。禹不先。鯀者。鯀親未盡也。親盡。則鯀不在禘祫之列矣。此唐仲子。殷以契爲祖。湯固不先。周以后稷爲祖。不雷以下。皆在合食之列。故文武不而先之。疏於此憤憤。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宋二王之後。不以始封之君爲祖。故祖帝乙也。鄭始封在畿內。周禮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注云。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見夏官。鄭因此有厲王之廟。相沿失之。

廢六關。惠云。廢家語作。王肅曰。六關。關名。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云不仁。廢與置。古字通。公羊傳去其有聲。廢其無聲。鄭志答張逸曰。廢置也。

委織蒲。史記公儀休傳。爲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秋令。農士下女。安所擇其貨乎。

作虛器。王肅曰。蔡。天子之守龜。非文仲所宜畜。故曰虛器。按天子諸侯。有大貞立君。選國之事。故須寶龜。大夫常事無所用也。故曰虛器。說苑權謀篇。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文仲。文仲。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戚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此其事虛誕。可證文仲時有此龜。遂爲戚氏世守也。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檀弓疏。引鄭箋。齊魯。魯公母成風。主昏。得權時之禮。愚按。傳祇言納幣禮耳。主昏。經發凡。不專指文公事也。文公之得夫人。自推究可知。故不復言。劉敞橫議左氏。以喪娶爲禮。卻是冒昧。杜預謂。諒開既終。又大謬也。顧炎武曰。即以僖公之薨。爲十一月。亦甫及大祥。未畢二十五月之數。何得云諒開已終。

【經】秦人伐晉。此惡秦也。杜預言。晉以微者告。則此魯史。又據晉告。而不取于秦之夸耀耶。前後抵牾。其辭如鬼。

【傳】夫人風氏薨。啖助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之事。所謂屬辭此事也。

【傳】爲賦。淇水及彤弓。按。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則天子當陽。董子天辨人在。驚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不當陽者。臣子是也。當陽者。君父是也。諸侯敵王所愾。愾。說文。引作。釗。怒戰也。

【經】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玉藻疏。天子告朔于明堂。其朝享。從祖廟至考廟。故祭法云。曰考廟。曰王考廟。皆月祭之是也。又諸侯告朔。在太廟。而朝享。自皇考至考。故祭法云。諸侯自皇考之下。皆月祭之。是告朔與朝廟不同。又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太牢。又云。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即論語云。告朔之餼羊也。則于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朝。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朝。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于明堂。諸侯于太祖廟。訖然後祭于諸廟。謂之朝享。可。韓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按彼疏。比此處爲詳明。故錄之。

【傳】治滄。說文。滄。濁水不流也。一切經音義。三蒼云。停水曰滄。按水停則濁。故致民疾。管子水地云。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汚。民心易則行無邪。又禁藏云。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滋毒也。蓋水火養民。古人治政之所急。疏以爲政之滄穢。理治改正。錯會杜意。所謂郭再燕說者矣。

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秦本紀。武公二十年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按穆公武公之弟。穆公之子。其殉葬已歷二世矣。

使求遺喪之禮以行。劉炫云。聘使之法。自須造遺喪之禮而行。防其未然也。非是。聞晉侯有疾。按管子問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擇從人。君出竟。有喪。備則人臣出竟。亦預慮喪事。當然矣。聘使兼主者。二國聘。



禮云。遺妻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此遺主國之喪也。又云。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赴者至。哀而出。惟稍受之。此遺已國之喪也。

辰嬴。班在九人。諸侯一娶九女。辰嬴班在九人。所處為末。其他則皆賤妾。給使令者矣。

人將害于家國。則如白圭之論。惠施者亦可也。均是世臣。賢否相當。國已發號。施令已發。秩受官。而以一之見。更張之。使其出于公正。已為侵官。漸至無君。不可以訓也。況以已之親疏厚薄。而私焉者乎。國君用人。猶不可以私。陽子檀之。其罪可誅。其禍自招。故傳曰。侵官。發明經意。以昭炯戒。公殺。二家。造為荒唐之詞。以欺世。漢時左氏學未行。人之信之。猶有說也。至宋如劉敞。胡安國輩。不信左氏實錄。而拾彼二家之垂餘。亦可謂無心矣。

【傳】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按趙盾身為正卿。立君大事。輕發其謀。中易有慮。晉國幾于亂。秦禍由此深。春秋書法。為謀國不滅者戒。

【傳】步招御戎。戎津為右。注云。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車右戎御猶在職。按必如杜言。則晉之出軍。原是揚聲。以逆雍為名。秦人猶信其為逆雍來。故受給而敗。非是先立御右。後變計立靈公。倉卒不及替之也。御右自假設。以逆君之計。為給秦之術。

秣馬蓐食。杜預云。蓐食。早食于蓐也。按方言。廣正。俱云。蓐。厚也。王引之云。按訓。宰利兵秣馬。非疑之時矣。蓐者厚也。商子兵。為蓐云。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兩軍相攻。或竟日未已。故必厚食。乃不飢。成十六年傳。蓐二十六年傳。蓐食並與此同。

叔仲惠伯諫曰。禮記疏。引世本。桓公生。傅叔牙。牙生。武仲體。體生。惠伯彭。彭生。皮。為叔仲氏。

【經】不至而復。丙戌奔莒。陸淳曰。還者事畢。復者未畢。愚按經文云。不至則其事不共。無待言矣。傳云。以幣奔莒。則是將幣贈天子之幣。以充私囊。無君之罪。莫有大於此者。彼必不敢復魯國。經云。復者。返于魯境。以往言耳。

【傳】皆貴之也。按兩人內困于君夫人。外逼于強族。昭公又昏庸難輔。雖有知能。無所施為。故一死于官。一致其節。不辭難。不避汙。經意以為貴之。劉敞襲公羊之說。而加誣焉。謂此二人皆讓之。且云。華孫殺之。華孫逐之。明此二人之無能。不知其所據者何書。公殺。臆造于焚書坑儒之時。劉敞乃齊府。扶舌于經。學定著之後。噫。亦愚矣。

【經】葬襄王。杜預云。卿共葬事禮也。王制疏。鄭駁異義。曰。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按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贈。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于魯既含且贈。又會葬。為得禮。則是魯于天子。一大夫會葬。為不得禮。可知。又左傳。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按隱二年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

軌。畢至是諸侯會葬。傳有明文。此年傳。但言莊叔如周葬襄王。不舉例者。正以五年有榮叔之含贈。召伯之會葬。信使交錯。其待諸侯之禮。隆且渥。如是。經書此。遙遙相對。有失禮無疑矣。且以天子之喪。而卿士出求金。求者非禮。而游衛之義。惟知有伯主。不知有天子。其為非禮。何待言乎。以求金之故。而如京師。共葬。雖遺得臣。亦非本心。傳意微而顯。而杜預不之究。創為謬說。

【傳】雖不當事。當事。謂敵及啓殯而葬。

【傳】何必使誘我。釋詁。誘。進也。言我先為弱。而屈伏之。何必使進兵于我境。杜預解作誘呼。于上下文不順。

右孟左孟。孟取迂曲之義。蓋圓陳也。或曰。左右和。韓非外儲說。左上李悝。與秦人戰。為左和右和是也。亦曰。左右甄。竹書周勃傳。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文選海賦。引甄。甄。表也。

【傳】皇父之二子死焉。賈服。並云。三子皆死。獨存彫班。鄭衆以為殺甥。牛父。二人死。皇父不死。馬融以為皇父之二子從軍。為狄所殺。方道二子死。故得勝之。如令皆死。誰殺緣斯。按馬說是也。若令右與騶乘俱死。則傳文當云。皇父與二子死。不當云。皇父之二子也。傳不言三人。實者。主記彫門事耳。

齊襄公之二年。陸榮曰。史記晉世家。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家。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二諸侯年表同。此傳以惠公為襄公。蓋傳寫之誤。

【經】邾伯來奔。杜預云。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劉敞曰。此邾太子也。魯以諸侯逆之。即謂之邾伯。而春秋又沒其專士。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之。豈其然乎。意者。邾伯以去年卒。太子今即位。而不自安。遂出奔。夫隸年即位。則真邾伯矣。以其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則誤以為太子出奔也。按左氏明言非禮。則可知是太子。若隸年即位。以吉禮逆之。安得謂之非禮乎。春秋書爵者。就魯本意。欲反之其國耳。

【傳】襄仲辭玉。杜預云。不欲與秦為好。故辭玉。按聘禮。賓襲執圭。檝者入告。出辭玉。注云。圭。贊之重者。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傳言襄仲辭玉。正合禮文。杜未見禮經。故為臆說。趙汭補注云。傳錄賓主辭令。以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四

六六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四

六六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四

六六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四

六六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四

六六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四

六六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四

六六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五

文公。【傳】皇父之二子死焉。賈服。並云。三子皆死。獨存彫班。鄭衆以為殺甥。牛父。二人死。皇父不死。馬融以為皇父之二子從軍。為狄所殺。方道二子死。故得勝之。如令皆死。誰殺緣斯。按馬說是也。若令右與騶乘俱死。則傳文當云。皇父與二子死。不當云。皇父之二子也。傳不言三人。實者。主記彫門事耳。

齊襄公之二年。陸榮曰。史記晉世家。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家。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二諸侯年表同。此傳以惠公為襄公。蓋傳寫之誤。

【經】邾伯來奔。杜預云。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劉敞曰。此邾太子也。魯以諸侯逆之。即謂之邾伯。而春秋又沒其專士。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之。豈其然乎。意者。邾伯以去年卒。太子今即位。而不自安。遂出奔。夫隸年即位。則真邾伯矣。以其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則誤以為太子出奔也。按左氏明言非禮。則可知是太子。若隸年即位。以吉禮逆之。安得謂之非禮乎。春秋書爵者。就魯本意。欲反之其國耳。

【傳】襄仲辭玉。杜預云。不欲與秦為好。故辭玉。按聘禮。賓襲執圭。檝者入告。出辭玉。注云。圭。贊之重者。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傳言襄仲辭玉。正合禮文。杜未見禮經。故為臆說。趙汭補注云。傳錄賓主辭令。以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四

六八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四

六八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四

六八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四

六八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四

六八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四

六八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四

六八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四

六八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四

六八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四

六八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四

六八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四

六八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四

六八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四







不擇君，郭象解義同，當從服說。

既而走險，饒讀如莠，重囚之疑，沈書劉屈，饒傳，挺身逃，師古曰，挺，引也。

六月壬申朝于齊，長麻云，魯莊公二十三年六月癸丑朔壬申，則六月二十日。

豈其罪也，此追引鄭事，齊桓之時，鄭固從齊，而亦間成于楚，所以然者，介于兩大也，以救急也，齊于爾時，未嘗見罪，晉胡為苛求乎。

趙穿公培池，為黃焉，韓非亡微篇，公培，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此公培之證。

【經】公薨于臺下，臺下非寢疾之所，卒然而斃，或升高而隕，俱未可知，穀梁曰，臺下非正也。

子卒，未踰年，故不稱君，既葬，故稱子，不名，范甯曰，諸侯在喪，既葬之稱。

【傳】惠伯命龜，命龜，即命龜也，周禮大卜，大祭祀，既高命龜，士喪禮，宗人即席，西面坐命龜，按卜法，有六事，陳龜也，貞龜也，泄卜也，命龜也，眠高也，作龜也，其卜立君，卜大封，事更大于祭祀，則小宗伯命龜，故小宗伯職，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也，小宗伯尊于太卜，此惠伯命龜，亦因事以卿命之，賈疏云，以大貞事大故，太卜身為勞事，則大宗伯臨卜，其餘陳龜貞龜，皆小宗伯為之，小事則太卜泄卜，卜師命龜也。

歸舍而而行，告奠於廟而去也，定八年傳，子首辨舍，婦于季氏之廟而出，與此同，杜預謂飲酒訖者，歸舍而歸也。

辭也，仲殺惡及視，杜預云，視不書賤之，按方言，子卒不可云殺視，顧炎武曰，亦諱之耳。

殺而埋之馬矢之中，說文，藎，藎也，藎會云，通作矢，莊子人間世，夫愛馬者，以筐盛矢，音義，矢或作屎，後漢書獨行傳，戴就殺船下，以馬通藎之注，本草經曰，馬通，馬矢也。

在九刑不忘，周書齊麥解，太史策刑書九篇，昭六年傳，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醜類惡物，釋草注，醜，類也，言比類惡事，杜預以醜為惡，則此語不屬。

渾敦，玉篇作渾，渾敦，高誘淮南注，一作叨鈔。

宣公，【經】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服云，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妻，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按公殺傅，與服說同，並是苛求，孔氏佐杜，橫指為闕文，非也，文四年，經傳皆稱婦姜，而無氏，可知婦姜是魯史常稱，猶王姬不稱王姬氏也，杜預于文四年，略無所說，此獨指為缺，殆是自尋方便耳。

【傳】以定公位，杜云，竊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按此非傳意也，春秋時，習見篡弒之禍，敵國以上莫不乘已死之舊交，而貪建樹之私恩，于是覬覦之徒，以為與于會盟，已結鄰援，國人亦敏怨降心，莫可誰何，此鄰國之罪也，與之會盟者，有罪矣，竊竊之君，豈謂罪惡便可除乎，時無討惡之人，儼然目之。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曰公曰侯，則經亦不能不書之曰，公與侯也，非獨經多微辭也，左氏身為魯史，記魯之事，亦不能不隱情以避禍，如宣公此事，豈教人為惡，而開以避罪之方哉，其深痛而概責之可見矣，曹伯負芻之執，晉之討也，後遂令曹人得藉口以乞哀，杜預執彼權辭，使成義例，其甚輕而輕傳也多矣。

【傳】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司馬法定得篇，在軍廣以武，亦上果以敏，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

文馬百駟，文馬，說文引作鳩馬，云，書馬也，按周本紀，求驪戎之文馬，尚書大傳，故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馬，駟身朱鬣，難目者，若是借書為文，則不須遠求，惟此傳百駟，乃是畫者，所謂朱其尾鬣。

子之馬然也，按此為叔莊語，非馬也，其人也，為華元答語，當如鄭衆說。

華元為植，按鄭司農大司馬職，注云，植為部曲將吏，引此傳，後鄭云，植，築城植也，尉賦，丈尺，當從後鄭。

于思于思，小正，狐葉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思與斯聲同，故曹達以為白頭貌，又說卦，巽為宣髮，虞翻曰，為白故宣髮，宣鮮聲同，故宣亦為白，于曰也，曰思曰思，不必指其頭髮白，澤門之哲，有類于此。

乘甲則那，那如何也，宋書劉敬宣傳，平桓玄之後，令我那驍騎，何與此義同。

三進及溜，溜即密，有門內之密，燕禮，賓所執脯，腸鍾入于門內，密，是也，有階間之密，鄉飲酒，記階間，縮密是也，此及溜及階間之溜也，三進者，按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八門右，北面東上，此一進也，公降立階，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卿西而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此二進也，始也八門，繼而當庭，及至升階，當密，則三進矣，管子中匡，管仲反，八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傳堂，公曰云云，此三進之證也。

觸槐而死，晉語作觸庭之槐而死，韋昭曰，庭外朝之庭也，杜預云，趙盾庭樹，顧炎武曰，退而觸槐，則非趙盾庭樹，按此家衢之樹也，周語，列樹以表道。

過三爵，非禮也，小正箋，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玉藻，君若賜之爵，三爵而油，油以退，疏即引此傳，按此謂三爵禮成，則可退，爾明應急之辭，非所論于說，屢無算爵也。

惜也，越竟乃免，言倉皇出奔他國，義不再反，乃可逃，越君之名。

又官其餘子，餘子，即國子之伴，諸子掌之，其民在鄉，為義卒，在遠，為餘夫也，書傳略說，適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餘子之稱，猶沿于後世，呂覽報更篇，張儀魏氏之餘子也，又離俗覽，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說苑立即篇，佛胥用中牟叛，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皆謂支子也，高誘注，大夫庶子為餘。

君姬氏之愛子也，君姬氏，猶言君母氏，自妾言之，謂之女君，自妾子言之，謂之君母，趙盾雖為嫡子，猶以姬氏為君母。

趙盾為施車之族，詩箋云，公路主君之駟車，庶子為之，疏引服虔云，駟車，戎車之倅。

使屏季以其故族，杜預云，以其故官屬與屏季，按傳言族，不言官屬，故族，謂趙夙以來之族屬也，大宗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五







說而反唇于左氏則暗也。

【傳】令尹為艾獵。服云艾獵為賈之子孫叔敖也。諸子書稱孫叔敖為期思之鄙人其得進于莊王或謂沈尹或謂虞丘蓋為賈子越所殺因淪于凡庶耳。漢遊詔孫叔敖碑云名饒字叔敖出後人妄傳不足信世本云艾獵為叔敖之兄。

使封人慮事。高誘淮南注揚權無慮大數名也。抑人亦有言。詩十月之交釋文韓詩抑意也。周語敢問天道抑人故也。賈子禮容篇作意人故也。蓋前言未了復起一辭謂之抑以其意所生故轉抑為意。

【傳】庸可幾乎。列子黃帝篇履虛乘風其可幾乎釋文音冀。檀弓子張曰吾今日其庶幾乎疏云庶幸也其幸冀為君子乎。

先穀佐之。劉炫云傳文皆稱穉子杜預何以知是歲季按彼誤以十飭之字為先穀也服云食采于庭故曰穉子。

觀豈而動。若武王觀兵孟津是殺梁傳常事曰觀非常曰觀服云豈問也韋昭晉語注豈隙也。前茅虛無。雜記云御柩以茅謂以茅旌為前導也新序鄭伯肉袒左執茅旌韓非外儲說右楚國之法車不得至于茅門天雨庭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茅門廷理舉受而擊其馬敗其馱說苑至公篇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于茅門之外少師慶遂之然則楚軍之法以茅旌為和門如漢之旄頭在豹尾車在後故太子車不得近之也。庶無者韋昭晉語注云去則候遮夜則扞衛謂羅圍狗附也張羅圍去壘五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橫皆注矢以誰何謂之羅圍又二十人為曹輩去壘三百步奇犬于中或視前後左右謂之狗附皆昏而設明而能候遮二十人居狗附之處以視聽候望明而設昏而能通典李靖兵法諸軍營下定每營夜別設外探每營折衝果毅相知作次每夜面別四人各領五騎馬于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又云或刻為獸足而印履于中途或上冠微禽而齒伏于叢薄然後傾耳以聽聽疎目而深視見水痕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以辨來寇之驅馳也所謂踞伏也晉石勒為伏夜牙門唐有遊奕提生將宋有踏白軍王明清撫青雜說北人南侵朝廷遣大軍遊其衝主將每令小校四出遊微謂之踏白軍薛居正五代史朱珍傳復以踏白騎士八陳臺間。

左道。通典李靖兵法曰移營先使候騎前行持五色旂見溝坑揭黃衢路揭白水澗揭黑林木揭青野火揭赤以鼓五數應之令相聞六韜軍用篇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鐵鎖大通索。

中權後勁。尉繚子兵令常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順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坐之兵劍斧立之兵戟弩將亦居中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為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待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開為握奇大將軍居之六韜五壘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

七十五分為八陳六陳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陳各減一人以為一陳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武之善經也。周書武稱解攻弱而襲不正武之經也。

衆散為弱。杜預云兌柔弱按兌卦于地為剛而兌剛而為弱矣。兌剛而為柔也。師惟九二陽為帥以統羣陰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之今初變九二之權則坤衆散而為弱矣。二為初撓故下三有帥而不從。有律以如已也。九家易曰坎為法律今變之兌則律不從已張惠言曰初失位不變故不用律。

失屬亡師。處子中軍之佐故云失屬杜預以為鄭國非也。

沈尹將中軍。杜預云沈或作寢寢縣也惠云杜意以孫叔敖封于寢丘故謂之寢尹呂覽當染篇荆莊王染于孫叔敖沈尹蒸注云孫沈其二大夫則此沈尹也按叔敖為令尹似沈尹即孫叔敖也又呂覽察傳云楚莊問孫叔敖于沈尹筮贊能云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新序雜事作沈尹筮說苑雜言沈尹名開天下以為令尹而讓孫叔敖據諸文則實有沈尹其人異說難同故並存之。

藍縷。方言云楚以布而無緣敝而秩之謂之藍縷又云楚謂無緣之衣曰縷秩衣謂之縷按秩也疏所引縷誤。縷案疏引方言云楚謂無緣之衣曰縷秩衣謂之縷按秩也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若中射郎尹之屬見韓非淮南書。

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吳語注遷轉退也言欲遷退楚師之迹無在于鄭遷或當作迂且堅切行進也佩觿辨證曰集韻據謂之迂一曰伺候也進也表也言使羣臣候視大國之迹猶在鄭否字與遷別後人疑迂為遷改之耳。

御下兩馬。音義徐云或作捕集韻補飾也周禮夏官環人注引此傳作捕齊召南云偏旁當從手不從木。

請挑戰。楚策兵不如者勿與挑戰。元戎十乘。史記集解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輓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六韜軍用篇所謂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也。游關四十乘。周官車僕掌闕車之萃注云闕車所用補闕之車六韜軍用大扶胥衡車三十六乘。注從也。螳螂武士其載可以擊從橫。

駒伯曰。杜預云郤克惠云郤鑄字駒伯郤克子。屈滂戶之。惠云小剛正戶止也昭十七年傳屈民無淫是古皆訓戶為止也按漢書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關免注亦引此傳為證俗本說為戶蘇轍續集次子瞻石芝詩自注亦引此傳戶之知宋本不誤楚人甚之脫局。甚說文引作昇云舉也从升由聲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隊楚人昇之晉顯說廣車陷楚人為舉之玉篇收部昇渠記渠基二切舉也士昏禮注局所以扛鼎張衡西京賦旗不脫局薛綜注局關也建旗車上有關制之令不動搖然此下有披飾投衡之事則脫局不為止旗橫木也服云輪間橫木者是也。



晉重獲在木下。詩皇矣箋。獲。得也。抽矢。既夕禮注。蒲葦。杜預注。詩楊之水箋云。蒲柳。陸機疏。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於柳。皆可以爲箭幹。故春秋傳。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按鄭云。杜蒲者。赤楊也。其幹尤堅直者耳。

楚重至於郢。曹棟孫子注。革車。重車也。杜牧曰。革車。輻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也。按軍行輻重在後。故孫子軍爭篇。委軍則爭利。則輻重。指尉繚子所謂。與軍去大軍一倍其道者。也。遂圍蕭。蕭。顧炎武曰。下二字衍文。

有麥麩乎。本草。麩。止痢。齊民要術。作笨麩。有神麩法。七月。川小麥不蟲者。于大鑊釜中炒之。緩火微炒。連疾攪之。不得暫停。停則生熱不均。候麥香黃便出。不用過焦。然後簸擇。治令淨。磨不求細。預前數日。曝艾令萎。漉欲剛。灑水欲均。漉訖。聚置經宿。來晨熟擣。作木範之。令餅方一尺。厚二寸。使壯士熟踏之。餅成。刺作孔。臥麩餅艾上。以艾覆之。密閉窗戶。三七日。麩成。打破。看餅內乾燥。五色衣成。便出曝之。令極乾。然後高廚上積之。此麩一斗。殺米七升。

有山鞠窮乎。本草。山鞠窮。一名山鞠窮。此藥行上。專治頭腦之疾。兼禦濕氣。出四川者爲川青。河魚腹疾奈何。以上所謂隱語也。義文志。雜賦家有隱書十八篇。列女傳。咸文仲。拘于齊。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詞云。此六韜所云陰書也。又無鹽女言于齊宣王曰。竊嘗喜隱。宣王發隱書而讀之。呂覽重言。載成公賈。與荆莊王譏。說苑正諫。答犯見晉平公曰。臣善隱。文心雕龍。諸論篇云。自魏代以來。化爲謎語。迥互其辭。使皆迷也。

【傳】使人弗去。晉使來責衛者。不肯去。欲得其要領也。【傳】復室其子。劉炫以爲傳文無衛侯之女。爲孔達之妻。復室其子。謂復以室家還其子。惠氏曰。室。祿也。周書有一室之祿。自一室至千室。卿之祿也。周禮謂之宅田。杜注非是。其子謂得閭叔殺也。見世本。按喪服。公卿大夫之貴。臣曰室老。襄十七年傳。華臣弱臬比之室。是卿大夫之家爲室耳。

宋。淮南脩務訓。馬。與蟲也。注。發無知也。及于室皇。杜預云。寢門闕非也。寢門之間。安得有闕。室皇。即堂皇也。漢書胡建傳。護軍諸校。列坐堂上。廣正堂。堊也。謂前檐築土高處。今謂之滴水者是也。呂覽行論篇。作履及諸庭。釋文云。室皇門闕亦非。

於是。有庭實旅百。按禮器所云。三牲魚臘。蓬豆之薦。皆謂諸侯助祭于天子所賞耳。庭實。車馬與皮也。旅百者。所謂旅幣無方。各以其國之所有也。此實所以享主人者。非主人之饗賓。杜預謂主人亦設蓬豆百品于庭。以答賓。預之此言。非獨禮記未見。并此傳上文。聘而獻物。亦不曉其義矣。

初稅畝。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于此。不稅民之自治也。何休公羊注。聖王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盧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穀梁疏。徐邈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十一也。

【傳】登諸樓車。六韜軍略篇。若攻城圍邑。則有積糧臨衝。祝城中。則有雲梯飛樓。而下臣獲考。當與下死字爲句。考死。猶考終命也。而申固其命。詩傳。申。重也。言後人修德。則其命將毀而重固。

【經】宣榭火。服云。宣。揚威武之處。按今之演武廳矣。鄭敦銘。惟二年二月初吉。王在周昭室。丁亥。王格于宣射。宣射。久矣。五行志。榭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爲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而藏之。按傳云。人火。而說春秋者。歸諸天戒。盧相。引非也。

【傳】以蔽冕。命士會將中軍。典命。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小國之君。司服。職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注云。孤。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自祭家廟。爵弁。其大夫皆玄冠。與士同。按蔽與職同。玉藻。三命。赤韎。注云。玄。冕。爵弁之韎。尊祭服。異其名耳。疏云。他服稱韎。祭服稱韍。按他服之韎。則玉藻所云韎。若大夫素士。爵韎。注云。玄。端服之韎。凡韎以韋爲之。皮弁服皆素韎。然則爵弁服以上。合自稱韍。鄭云。尊祭服。異名者。以卿大夫惟助祭用冕。弁方施韍。但祭服爲然。故言尊之。其實韎韍之制一也。士冠禮注云。韍之制。似韎。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周龍章。注云。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而下。士韎韍而已。

殺蒸。牲體不合升。直以體骨薦俎也。典禮注。殺骨體也。疏云。熟肉帶骨而饋。曰殺。禮運注。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熟其殺。謂體解而爛之。疏云。豚解者。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脾。兩肺。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解。解前後脰。即兩脾。脊脊而已。是豚解七體也。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于俎。以進神者。特牲九體。肩一臂二。臠三。臠四。胙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脊八。短脊九。皆用左脾。少牢則十體。加以腰脊。代脊爲十一體也。楊復儀禮旁通圖。十一體。前脰骨三。肩臂。臠也。後脰骨二。膊。胙也。作脰。背有三分。前分爲正脊。次中爲脰脊。後分爲橫脊。脊亦作三分。前分爲代脊。次中爲長脊。後分爲短脊。按豚解下所云。享有體薦。韋昭云。以體委與之體解者。下云。宴有折俎。周語云。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是也。

【經】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元志。姜氏云。六月甲辰朔。不應食。大衍云。是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蓋誤。今歷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八食限。六月甲辰朔。泛交二日。已過食限。大衍是也。

【傳】喜怒以類者。鮮。詩傳。類。善也。言喜怒不安。施在。珍也。庶有豸乎。杜預云。豸。解也。疏以爲方言文。今無之。按周官封人職。設其楅衡。置其絙。注。絙。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雄絙。字當以豸爲絙。絙是牽牛之繩。則豸亦制正之義。檀弓注。雄。牛鼻繩也。即用今



雉字方言。紕繆雉也。注云言正理也。此言卻子之快其志。庶幾得其正理。又昭十七年傳。服虔解五雉云。雉夷也。夷平也。亦是平正之義。與此相通也。

【傳】以失大援者。杜預云。不能堅事齊晉。故云。按失大援之語。行父之詭詞欺乘耳。宣公之于齊。朝聘喪葬。汲汲奔走。若是其勤。齊以公故。反其路。援之者亦甚力。傳文分明。何可厚誣。

壇惟復命於介。既復命。相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曲禮大夫士去國。縮食為壇位。鄉國而哭。此去國之儀。本自有壇。聘禮。聘若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辯復命。與介八。北鄉哭。注。北鄉哭。初夕。疏云。初夕哭。出祖括髮。八門右。即位踊。此出使。君喪復命之禮。歸父既復命。不得復命于殯。故使介復命也。按奔喪禮。至于家。八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祖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凡踊。數經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于又哭。括髮祖成踊于三哭。猶括髮祖成踊。又明日也。三日成服。奔母之喪。皆如奔父之禮。于又哭。不括髮。按臣為君斬衰。似三哭皆祖髮。奔喪又云。聞喪不得奔喪。乃為位。凡為位者。壹祖。是今歸父惟壹祖也。又云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注謂哭其舊君。未知歸父之哭宣公。視舊君之否。此即位者。即哭位也。鄭云。位有鄭列之處。如于家朝夕哭位矣。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六

成公。

【經】作丘甲。孫覺曰。如杜說。以為句出甲士三人。而使丘出之也。夫一甸之地。有四丘。而使丘出甸賦。丘豈能供之哉。亦不能頓取于民如此之暴也。蓋古者一甸之地。兼有四丘。而出長較一乘。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成公始作丘甲。則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十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為故曰。作丘甲也。按杜牧引司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李衛公問對。引然古制惟七十五人。其斷輿之役。皆在步卒七十二人之中。如司馬法。百人為一隊。則丘出二十五人。當一丘而一甲也。車兼輕重。則一甸又出二乘也。司馬法本于穰苴。是春秋之中。皆用丘甲之法。而皆楚諸國可知也。李衛公問對。論古制引之。以其楚二廣之法。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是丘出甲。又不止一矣。

【傳】隕于隕。說文引云。振子辱矣。振有所失也。惠云。廣疋。振。失也。呂覽季夏紀。振于漢中。高誘曰。振。墜也。曰。隕。隕之隕。孔氏傳四年疏引云。隕于漢中。則振與隕古字通。按楚策。莊辛云。黃鵠折清風而振矣。振即隕耳。

繁纓以朝。王肅家語注。繁馬飾大帶。纓當馬膺。以素鞵。銜以黃金為飾也。釋名。鞵。嬰也。喉不稱嬰。言纓

絡之也。其下飾曰樊纒。

豈敢言病。荀子議兵篇。將死鼓。御死轡。且辟左右。石經作且。北宋本同。俗本作且。按且日當戰。預于一昔寢。其父使之辟左右。其步必不在戰之日也。作且誤。

故不能推車而及。按御車非右之事。云不能推車者。即上文鄭緩所云。苟有險。余完下推車者。蓋御者止執策循軌耳。險阻陷輪。則須勇力之士扶輪。故欒鍼為右。撤公出淖。周禮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宋史輿服志。王輅。有捧輪將軍四人。推輪軸官健八人。即周禮遺意。奉觴加璧以進。古之軍禮。想當如此。服云。司馬法。若隕命。則左結旗。司馬授飲。右持苞。左承飲以進。按韋昭晉語注。伐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是為隕命。

三入三出。杜預云。三入晉軍求之。劉炫曰。齊侯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丑父。每出之時。齊之將帥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于狄卒。按劉說是也。齊侯破膽之後。豈敢復入晉軍。晉軍方憤于丑父之給。三入其軍。豈無指目。寧肯輕縱。如狄衝之容情乎。劉氏所解。皆明通遠。過杜預。孔穎達等必扶立一家。不容稍參同異。故唐立五經正義。而漢魏以下。經生之業。盡亡。殊可惜矣。

狄卒皆抽戈楯冒之。說文。覓。突前也。一切經音義。引賈逵國語注。覓沒猶輕觸也。沿作冒。韋昭注。冒。抵觸也。狄與齊無素。故以戈楯抵觸之。齊侯乃逸入衛師也。冒釋文音亡。報反。非也。

辟女子。惠云。辟讀為避。大司寇職。使其屬。按文不必讀為避。鄉士云。為之前驅而辟。朝士云。以鞭呼趨。且辟。是解為辟止行人也。釋文音避。非。

銳司徒免乎。尚書顧命正義。鄭云。銳。才屬。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如漢大將軍。有軍司空。主墜墜事也。淮南兵略訓。處軍輯。井窺通。此司空之官也。蓋齊無司空官。

敢不惟命是聽。杜預云。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非也。言幸而戰勝。亦可從命。此是虛言。若不幸再敗。方當如子命也。

若苟有以藉口。藉。借也。杜解藉薦迂。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尚書顧命。郊特牲。俱有先路次路之文。鄭注。先路象路。次路。是象路之貳也。禮記疏。先路亦股路也。對次故稱先。尚書疏。引鄭注。次路是金輅之貳。則以先輅為金輅。義各有所當也。然則此先路。亦卿之正車。謂夏竦夏綬之等。杜預云。嘗受玉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是不曉先路之義。而妄為說。按諸侯之卿。車服不必皆受于王。非有大功。若士會子驥者。王亦不輕賜。故傳特著于彼文。以為異數。今此三卿。何能同時受王賜。且計校于新舊乎。彼直以先為前後之解。亂道如此。猶煩疏家發明哉。

樽有四阿。檀弓。天子柏梓。以端長六尺。注。以端。題湊也。天子葬無文。以殯事明之。喪大記注。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輅。木題。湊。象。樽。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橫。不題。湊。象。樽。疏云。題。頭也。湊。鄉也。謂以



木頭相漢鄉內也。諸侯雖不象梓，亦中央高似屋形，但不為四注。按彼論天子諸侯之殯，如其梓制，則知四阿之樽，是天子制也。周書作榱，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孔晁注：廟四下曰阿。

哭于大門之外。此蓋臨葬前，載柩南向時也。既夕禮，乃祖，婦人降即位于階間。疏云：以柩還鄉外，階間空，故婦人從堂上降在階，又云：賓入者拜之，賓出主人送于門外，是賓來弔哭，猶入門東階下，其他國來者，猶入門西階下也。據士喪禮，無事時，賓位繼外兄弟，在門外北上，其朝夕哭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注云：賓皆即位，乃哭盡哀止，主人乃右還拜之。上言賓，此言卿大夫，明其亦賓，賓少進前于列，今異國來哭，不就門西少進之位，其非禮可知。

遂常以葬。知此常為禮葬時，非始死及既殯後事者。以諸侯五月而葬，五月以內，來弔哭者，非一不可。盡在大門內行禮，惟祖廟正柩，為時無多，故得援晉人之例，亦因中庭陳器車門柩也。鄭注既夕云：其上士二廟，則既夕哭，先葬前三日疏云：以其一廟則一日朝，二廟則二日朝，故葬前三日，中間容二日。若然，大夫三廟者，葬前四日，諸侯五廟者，葬前六日，天子七廟者，葬前八日，差次可知。按還柩外向為行始，當在祖廟最後一日者也。

是天子也。杜預謂夏姬之兄鄭靈公，按兄弟何與其事，當是先許嫁在御叔前，列女傳無此句。不得尸吾不反矣。御覽十六卷四：董仲舒決獄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為人妾，當棄市。按漢律，夫喪既葬始嫁，未葬而嫁為不道，夏姬將適巫臣，故詭求襄老之尸，無為吾望爾也乎。言其後入，曾不為我望爾已久乎。

蔡景公為左。曲禮：蔡君之葬，車不敢賦左，故以蔡景公當其處。公衛為質，成公雖有子，尚幼不任為質，蓋宣公子也。隱盟也。隱，空也。言空有是盟也。誰居。惠引檀弓及列子黃帝篇，以證居姬互訓音同。按類弁箋：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釋文音基。與居姬義同也。

而輩伯毫來。而，汝也。實當為實是也。三傳：兩釋樂囚。晉釋殺臣楚釋知益，謂之兩。

而使嗣宗職。宗職，猶言宗子之事。下次及于事，乃是以次序而當晉之事。杜預言嗣祖宗之位職，非也。其位在三。荀庚上軍帥，于六卿位在三也。杜預以為下卿，則下軍新軍將佐，又是何物。將授玉。史記以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索隱云：王劭按張衡曰：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侯為王。太史公探其旨而言。按史記：齊欲尊晉為王，其傳謬，如正義所駁。若王劭所稱，兩君相朝不授玉，亦無稽之談也。定十五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公受玉卑，兩君相朝，固授玉矣。豈邾子復欲尊魯為王乎。蓋朝禮如聘，修玉帛之好，無不執玉。

也。典瑞職：公侯伯子男，執圭璧以朝王。諸侯相見亦如之。鄭司農云：亦執圭璧以相見，是明證也。王字說文作王，三畫勾，王字中畫近上，直是史遷不識古文有此謬耳。

御克趨進曰。御克為上，趨相君也。必趨進者，晏子雜篇云：兩禮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適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適古速字。燕禮疏：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趨等，無遲步。四傳：鄭伯堅卒。堅，玉篇引作經，古千古兩二切。公羊作臥，殺梁作質，惠棟引漢陽校官碑，以為臥即質。按集韻：經，天切。緊也。或作經，通作堅，即此也。

既而告其人曰。按其人，嬰齊所使之人也。自以私意告之，亦如衛出公問于子貢，而子貢乃私于使者。古人使問之禮，節如此。杜預謂自告貞伯從人謬。降服。司服職：大裁素服。注云：君臣素服，編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乘綬。杜預謂車無文，按巾車注：夏綬亦五采，無珠耳。綬非無文之謂。以君而降從卿之乘車，自貶之。

六傳：立武宮。以明堂位證之。武宮或為武公之廟。玩傳中立武之語，則是作宮于他所，美其名曰武宮。未必廟也。杜預所解皆非。劉敞乃斥左氏為謬妄。若然，史漢所載，無一非謬妄矣。傳：授玉于東楹之東。聘禮：賓升西楹，西東面，賓致命，公當楹再拜，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中堂南北之中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疏云：兩楹之間，為賓主處中，今乃于東楹之間，更侵東半間。故云：君行一，臣行二也。按鄭伯以兩君相見，而降同大夫聘禮，其志在過恭，士貞伯譏其行速，謂失其常度耳。其實鄭伯降心于晉者深也。

從公立于庭庭。僕大夫如王之太僕，掌內朝之事。公揖則司士職之。特揖，旅揖三揖也。入者入內朝，諸侯大夫皆退矣。太僕從入路寢。正君位，乃卻立于庭，以待諸侯。羣臣之復逆。七傳：經：鼠食郊牛角。爾雅：鼠類之最，小者或名鼠，又名甘口鼠。食物當時不覺痛。邵晉涵云：今俗傳鼠能入人耳。

傳：舍偏兩之一焉。卿行旅從，巫臣非卿，故殺于旅。沈文阿謂聘使未有將兵車者，非也。傳選曰：古人一車謂之一兩。詩：百兩御之。孟子：革車三百兩。非二十五人為兩之兩。蓋楚廣之制，本有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舍偏兩之一者，車之半邊為偏，偏五十八人，今留二十五人也。按桓五年傳云：先偏後伍，偏亦卒伍之數。當是留步卒五十人，甲士二十五人，偏兩各一也。

傳：宋華元來聘。杜預云：聘不應使卿。按聘禮：君與卿圖事。鄭云：聘使卿。疏云：及竟張廬，司常云：孤卿建廬，故知使卿也。禮記：卿館于大天，則知聘使是卿。小聘乃使大夫也。春秋經所載卿聘多矣。杜為此言，不知其何心也。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按宣二年，趙盾以括為公族，而主趙宗，今括誅，其田邑宗祀廢矣。故韓厥有無後。















焉。按小記。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以髻當免。此對士喪禮。衆主人之免者也。孔子彼疏云。男子之免。乃有兩時。而惟一種。婦人之髻。則有三別。以麻髻對男括髮時。以布髻對男子爲母免時。以蓬髻對當喪服之女子在室髻。又云。喪服所明。皆是成服後。既不論男子之括免。則不容說女子之未成。義也。既言髻髮三年。益知恆髻是髻。孔氏于小記。既明三種之髻。復主鄭氏蓬髻之義。爲三年恆服。是不遠正經。于義得矣。杜預于此云。遺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髻而已。若然。傳當譏云。魯于是始不成服。禮口本有髻。寧僅云始髻乎。魯雖衰替。不至若是之無忌憚也。孔穎達攻鄭露髻之說。不復尋喪服注疏矣。魯于是乎始髻。檀弓。魯婦人之髻而弔也。自敗于臺。始也。注。禮婦人弔服。大大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皆吉笄無首。素總。喪服。傳注云。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鑿頭矣。一尺。端爲華。公卿列侯。二千石。大夫。一尺。按弔服用吉笄而無首。同于女子。爲父母卒。哭後歸。夫家而著吉笄。折其首也。魯習見狐貍之役。去笄。繼以髮。此失之過重。而杜預以爲凡爲喪者。皆惟髮而無服。非解也。

國人誦之。樂師賦。鄭司農注云。奏爾悲誦。此國人之誦。所謂悲誦也。

我君小子。仰之詩。實虹小子。於乎小子。皆稱厲王也。箋云。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按晉有小子侯。襄公在定姬之喪故也。

【傳】貪也。君子謂楚其王。于是不刑。劉敞曰。傳言王夫貪。殺之當也。何謂不刑乎。解經若此。取舍安從。按左氏所載君子者。皆其時先生長者之言。所以參同異之趣。極商權之情。故其言有是非。在好學。

深思者自得之。劉敞之言非也。殷本注疏考證。臣照按劉敞之論。蓋亦謂左氏自作。史斷而託諸君子云爾。夫使非其時君子。實有此論。左氏自以爲君子。而著其論于聖筆之後。則之史策之間。謬妄已極。尙何問其論之當否乎。夫左傳記事之書也。紀當時君子之論云然。卽以知世風之升降。後儒妄規左氏之過。何未之思耶。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趙訪補注曰。行父殺嫡立庶。專國政。傳舍大惡。錄小善。亦當時流俗之論。臣照按趙訪亦未悟左氏之意。斥左氏爲流俗之論。不知左氏所記者。正當時流俗之論也。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七

襄公。

【傳】長相優。優。謂優假饒益之。

子罕善之如初。服云。子罕不同。族亦逐樂。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射其門。畏從華弱之。復善樂。是爲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按子罕宋之正卿。雖逐子蕩。何患。從乃昧惡惡之義。抑心強梁。是國之大命。得挾持之。而執政爲虛器矣。服義甚正。杜說謬。

【傳】曹操孫子注。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通典攻城法。于城外起土爲山。乘城而上。卽孫子所謂距堙也。

【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祈穀之後。卽擇日而耕。郊特牲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生民疏。箋意定以正月。爲郊高辛氏。當以建寅之月。爲正。后稷高辛氏之。郊必正月。是郊以祈農事。在耕耨之前也。

公登亦登。食大夫禮。公升二等。賈升注云。遠下人君。惠云。韓非子載穰叔語曰。今子不後寡君一等。是其證也。

委蛇。唐石經初刻地字。郭忠恕佩觿曰。委地之地。余脂反。蛇是遮反。虺也。



衡而委蛇必折。言委蛇人臣常度。當順行無愧。縱有此容。若衡不順理。猶復委蛇自得。必致毀折者也。衡指孫子之不後魯君。委蛇指孫子之無後容。

【傳】子國怒之曰。韓非外儲左下。子產忠于鄭君。子國譏怒之曰。夫介異于人臣。而獨于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于羣臣。離于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父矣。循彼文。蓋即此傳怒子產之辭。而傳聞之訛也。以彼文無事實本末。故不入考異。而附于此。

楚師遠。糧食將盡。史記。李左車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悉索敵賦。論語集解。孔曰。賦。兵賦也。小司徒疏。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于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于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于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編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成元年疏。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此悉索敵賦。亦謂總徵境內之兵也。

不違啓處。按古人坐席皆按膝。故管寧著膝處皆穿也。以坐是跪。故詩傳訓啓為跪。李巡曰。啓。小跪也。以別于長跪。不違啓處。猶云不違坐處。

【傳】用馬于四壩。校人職。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漢書溝洫志。上自臨決河。滿白馬玉璧。然則祈禳之事。皆用馬牲。用馬四壩。此城隍神之濫觴。

相士因之。紀年。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士作乘馬。遂遷于商邱。漢五行志。相士代關伯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

國亂無象。言國無道極亂。則天不復出妖變也。說苑君道篇。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歸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歟。

遇艮之八。劉禹錫集。易九六論。夫艮之隨。惟二不動。斯謂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馬筮法。以少為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為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為東宮管幽也。遇此為不利。故從變而占。苟以說于姜也。何則。卦以少為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隨之類是也。變與定均。即決以內外。今變者五而定者一。宜從少占。懼不吉而更之。故曰。是謂艮之隨。是謂之云者。苟以說也。故程姜終死于東宮。與良會耳。而杜元凱于此注。以為難用三易。故有遇八之占。非臻極之理也。

艮之隨。汪琬曰。隨內震外兌。是動而得毀折之象也。反體為蠱。蓋醫和所謂女惑男者。以擬程姜之為人。亦甚類矣。又互體為艮。艮止。巽入。入而止焉。其兆皆不能出。象辭雖无咎。于程姜乎何有。而史云然者。殆阿姜意而為之諱也。或謂艮之隨。亦隨之艮。信如此說。則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艮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又皆不可出之象。則矣。

隨其出也。隨初九爻。出門交有功。惠氏周易述。帝出乎震。故震為出。初爻交坤。故為交。震方伯之卦。當

春分。春分在卯。說文曰。卯象開門之形。二月為天門。故震為開門。隨于消息。為二月卦。按此云隨其出也。以此。

固在下位。虞翻曰。隨象陰隨陽。惠云。婦人當陰交。例居下位。謂六二。不靖國家。惠云。謂諷為靜。婦人體坤。當安于承天之正則亨。今效坤亂。故不可為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坤為身為害。

棄位而嫁。棄位。猶爻之失位不正。故不可為貞。服讀效為放效之效。乾鑿度曰。俊易立節。或作備。效。效字本通。易繫辭。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惠氏周易述云。崇效天。五卑法地。二。程姜自言棄坤之正位。而效乾之俊易也。杜謂效淫之別名。此野文也。

斬行栗。惠云。鄭風。東門之栗。毛傳。栗。行上栗也。按釋宮。行道也。周語。列樹以表道。公子嘉。說文。孔從乞。從子。乞。謂子之候鳥。乞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

閏月。杜預云。此年不得有閏月。疑閏月當為閏五日。衛懿難杜云。按昭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云。閏月戊辰。殺宣姜。又二十年云。閏月取前城。並不應有閏。是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閏之限。杜豈得云。此年不得有閏。而改為閏五日也。蘇寬云。杜為長曆十年十二月後置閏。既十年有閏。則九年無閏也。按杜預長曆。彼自編排日月。為解詰之用。本非魯曆。十年之閏。亦其意造。何知魯閏不於九年。而必於十年置閏乎。杜自以十年置閏。而于此年閏月不可通。則改為閏五日。衛氏之難。深中其病。而蘇寬以杜解杜。斯笨伯也。

冠而生子。禮也。高誘淮南汜論訓。注。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而生子。按文王十三歲生伯邑考。十四歲生武王。前哲故事。故云禮也。

以先右之禮處之。祭法注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魏絳請施舍。鄉師注云。施舍。謂應復免不給繇役。

祈以幣更。管子四時篇。除神位。謹幣幣。劉績注。淮南子。仲春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疑此乃幣更。誤。按高誘注。更代也。周禮女祝注。杜子春讀梗為更。

【傳】扶之以出門者。服云。扶。攬也。謂以木。攬扶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按呂覽慎大篇。孔子之勤。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開。淮南道應訓。孔子勤。約國門之關。又主術訓。孔子力。招城關。高誘云。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關端。能舉之。皆此舉人。紇之事。傳誤也。關。攬也。服謂以木。攬扶之。門關即木。攬也。

以為櫓。孫子謀攻篇注。李筌曰。櫓。櫓也。以蒙首而趨城下。杜牧曰。櫓。即今之所謂彭排。按漢書劉屈氂傳。以牛車為櫓。即與狄虜彌。彌。蓋倉卒不備器械。借以禦矢石也。呂覽貴直論。趙簡子攻衛。居于卑。蔽屏櫓之下。是櫓固以革蒙之。小戎詩所謂。蒙伐有苑。解詩者。以蒙為雜羽。似非。

以成一隊。杜預云。百人為隊。按通典。司馬稱。百五人為伍。十五人為隊。一說五人為列。二列為火。五火為隊。有。一隊不得有百人。也。狄虜彌。執櫓。披載。以預此一隊。史記。孫武子以吳王寵姬二人。各為



陳長皆令持戟是也。

請以桑林。莊子養生。主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釋文。司馬云。桑林湯樂名。經首。咸池樂章也。呂氏順民篇。湯以身禱于桑林。注。桑山之林。能與雲出雨也。

題以旌夏。夏。雉羽也。禹貢傳。夏。翟雉名。羽中旌旄。周禮樂師職。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鄭司農云。帔舞者。全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此題以旌夏。即先鄭所云皇舞也。廣雅釋親。題。額也。其形象非常。故音侯。權。杜訓。夏為大夫旌。非舞人所能持也。

於是子驪當國。當國為專大政。其次為聽政。則與聞政事。而不能專也。如魯季氏則當國。而叔氏。孟氏為聽政。漢之大將軍。霍光。王鳳。為當國。而丞相御史大夫。則聽政。宋平章事。與參知政事。亦其次弟也。杜預乃云。攝君事。至襄十九年。猶云簡公尚幼。故大夫當國。所謂言偽而堅也。

以位序聽政。服云。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今子孔欲擅政。使之先為士大夫。乃至卿也。按襄十九年傳。立子產為卿。服說是也。若如杜預解。則有國之常法。何須為載書乎。子產勸於書。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實約束已定。未之改也。

其能來東底乎。釋。底。止也。邵晉涵曰。底。通作祗。何人斯云。俾我祗也。鄭箋。祗。安也。安亦為止也。杜訓。底為至。與來義復。

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劉炫曰。七年傳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晉斷王朝之獄。乃以下正上。宣子若在下。而無直心。何以謂之為正也。勸宣子使心正。按炫言非也。瑕禽言王叔之勢居上。伯與勢居其下。若使在上者。恃勢得直。在下者。雖有理而不得直。則何以謂之正直為正乎。此言兩造之曲。直非斥宣子。賜冠子送送。為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此之謂也。

王叔氏不能舉其契。小宰注。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釋名。契。刻也。刻。識其數也。按其數則謂之契齒。

【經】齊世子光。杜預云。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按先滕先莒。皆以為先。至先滕猶有傳文。先莒復何所據。若使光先于宋。魯將超在宋上乎。愚以為此經據舊文采錄。本無義例。公至自會。杜預云。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按上經明言伐鄭。何謂不果侵伐。言至自會者。與會于蕭魚相接也。

【傳】不入者倍征。按三家既各分一軍。則徵發兵役。皆出于所領之軍。所謂役已入者也。無征于常調之外。無征也。其不在軍行者。主貢公之租稅而已。既不與兵役。則倍其征。所謂不入者倍征也。杜解不近人情。季氏已三分公室。何用驅之。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周禮小胥。鄭注云。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按樂之半。則鍾八磬八。注又云。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也。賈公彥云。以天子卿大夫。判縣之一肆。分為東西。庶長鮑。續漢志注。劉劭制曰。春秋傳有庶長鮑。商君為政。備其法。品為十八級。合關內侯。列侯。凡二

十等。按第十爵左庶長。十一爵右庶長。十七爵駟車庶長。十八爵大庶長。

【經】吳子乘卒。杜預云。公不與盟。而赴以名。劉炫云。杜五年注。公及其盟。還不以盟告。廟。今云不與盟。自相矛盾。服云。壽夢發誓。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按步乘聲同。今徽州寧國人猶然。

【傳】臨于周廟。禮也。左氏但言。臨同姓于廟為禮。禮弓云。兄弟吾哭諸廟。奔喪云。哭父之黨于廟。是也。其文王廟。得立以否。其是非人人知之。左氏固不論也。劉敞不循事端。而輒譏左氏。非也。

【傳】小人農力以事其上。廣雅釋詁。農。勉也。魏了翁讀書雜鈔。農力。乃農用八政之農。農。厚也。左注缺。

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偽孔傳。習。因也。疏云。習。則襲也。襲。重衣之名。因。前重之。故習。為因也。釋文。謂不習。則增絕句。非也。當一句讀。從祖果堂先生曰。此蓋楚先王之故事。因楚子伐鄭不利。在不能修德。故以此立說。卜。征。謂卜伐國。尊楚。故以上伐下之名。歸之。注云。巡守。與本事無干。使歸而廢其使。廢。納置也。言釋良宵歸。置其使于位。則成楚之患。而自怨疾其君大夫。陷已于楚。則鄭之臣。各有左右。良宵心自鄉楚。以牽制彼專事晉之心。為楚計。不亦善乎。

【經】衛侯出奔齊。公殺衛侯。俱有行字。俗師妄加也。春秋闕疑。高氏曰。人臣逐君。而專罪其君。則是臣可逐其君矣。不可以訓。故不名衛侯。所以抑強臣存大義也。家鉉翁曰。春秋以自奔為文者。著人君失御之戒。非以林父為是。而歸過其君也。按杜預心術邪曲。故諱春秋之旨。宋。胡安國解此經。與杜同。

【傳】被苦蓋。此苦蓋似非茅蓋。乃氈蓋也。桂海虞衡志。蠻。蠻人晝披夜臥。無貴賤人有一番。即此類也。

【傳】有司徹禮。司宮攝酒注。更洗。益。整頓之。士冠禮。再醮。攝酒注。攝。猶整也。則攝是更新之義。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鄉飲酒禮。主人戒賓注。戒。警也。告也。此非公食大夫禮。蓋玉藻所謂。賜食于君前也。

射鴻于囿。漢字記。開封府浚儀縣鴻池。衛獻公食射鴻于此。案陳留郡之浚儀。春秋時為宋地。不得言獻公射鴻于此縣。

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變雅也。據此。則三百篇之詩。無不可歌。墨子歌詩三百之言。非虛語。與孫子盟于邱宮。杜預云。疑孫子。故盟之。案此時獻公。穆林父將作亂。故與結盟。以掩前失。明已無他心。豈是不知孫子之事。而復欲要盟乎。

野人執之。服云。執追公徒者。公如野。故野人為公執之。案服與杜解。皆非也。野人叛公。故為孫氏。執公徒之奔逸者。

無告無罪。杜預云。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案定姜亦第言其告之非耳。婦人不與外事。未必禁之。使不告也。



公使厚成叔弔於衛。禮記疏引世本云魯孝公生遺伯華其後為厚氏魯語文公欲弛耶敬子之宅章昭注耶敬子魯大夫耶惠伯之後元孫敬伯同也魯世家季氏與耶氏鬪難徐廣曰一本作厚世本亦然此厚成叔釋文云本亦作耶呂覽觀表有厚成子孔蓋同漢書古今人表作厚成子增淫發洩釋名淫沒也沒淫旁入之言也釋詁淫大也言積淫沒之怒而發洩之至于逐君知朔生盈而死齊召南曰史記索隱引系本云莊子首生武子壽壽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驟驟生宣子申申生知伯瑤據此則朔為壽子盈為朔子朔早卒未及為卿于傳文為甚順但其祖首既諡莊朔又諡莊則誤耳不知杜注何以必指盈為朔弟也

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禮記細衣注云此詩毛氏有三家則亡疏引服虔注以為逸詩蓋毛氏詩不立學官故服虔以為逸詩非服不知有此詩也

【傳】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長曆以為八月丙戌朔案隋志劉孝孫推合丁巳朔元志姜氏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大衍同今曆推之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三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

【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祭法注官師中士下士也案左傳單劉並稱不應單為三公劉乃庶士蓋劉夏初免喪繼爵未命者猶從士服耳

【傳】改服修官通典五服變除云斬衰三月而卒哭男子受以六升布為緘裳七升布為冠纓帶亦如之婦人亦以六升布為連裳七升布為總小祥而練除首經此所謂改服也若杜預則除喪易吉始終一說者也

案傳意以主兵者荀偃非鄭伯若直書叔老會荀偃則是鄭伯與諸大夫等夷無以見尊卑故先書會鄭伯傳云為夷故解經先鄭伯之義杜預謬解義取皆平大夫得會鄭伯淺學之徒以彼謬說彈射左義此杜預之咎也春秋本主魯事或齊公會某國君或齊大夫會某國君義取在我非是元尊故無所嫌

【傳】爾父為厲周禮序官司厲注犯政為惡曰厲以杖扶其傷而死說文作弋也也杜預以杖為劉子樹書通作杖莊子人間世拱把而上求狙猴之杙者斬之

澤門之皙詩疏引云泉門之皙釋文云作泉門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圓黃澤澤音澤澤誤為澤注家乃音澤為澤荀子王霸篇舉天下而制之馬融廣成頌舉宰陵山列子天瑞望其墟舉如也釋文音泉又成泉縣韓策史漢皆是成泉續郡國志作成舉舉是舉之誤東觀記成舉令印舉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印長吏印文不同泉字為四下羊則同舉字蓋漢人相沿之誤故舉舉互見

孟子云魯君之宋呼于埳澤之門趙岐云埳澤宋城門名是此澤門方輿紀要括地志宋東城南門曰澤門作泉非也

親執朴尚書鄭注朴槓楚也朴為教官為刑者錢大昕曰古無朴字說聯木部朴訓木皮鄭鄉射禮注朴所以撻犯教者蓋古人止用木皮撻人以為教學之刑其物即名之曰朴後人緣朴有撻義遂改從手九經字樣收用手部則磨改之弊或即出于唐元度之手正石經初刻作朴

委嬰纊纊斬案雜記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鄭注引此傳唯卿為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為父服士服耳纊纊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閒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為正微細焉則屬于纊也然則士與大夫為父服異者有纊衰斬草矣惟大夫以上乃能備縷縷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為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為高行也疏云喪服初章斬衰次章縷縷縷即縷也案喪服疏衰疏縷注云疏縷縷也此謂受服之人較縷不如斬衰之尤至呂覽勿躬注縷甚也正與縷字相對非謂衣布之縷細也鄭以不及為縷杜預以過之為縷竊謂雜記與此傳具非正禮然謂縷而可薄其親固與短喪之失相表裏則毋寧鄭義云縷而不能盡其情為愈也若其正禮則齊衰之情縷縷之食曾孟子固云自天子達豈有貴賤之別哉

【傳】杜預云杜預非喪服正文案喪服正文言苦枕塊杜預誤以為傳耳賈公彥疏衰三升枕塊據大夫已上大夫適子為士得行大夫禮若正士則枕草衰則縷三升半成布三升安平仲為其父服是也

唯卿為大夫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晏子在齊非卿故給以是說晏子雖為載此事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退矣不以己之是取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跡其實則彼時卿大夫往往託于兵革使問之事而不得盡喪晏子之為之過也非不及也與雜記旨異矣

【傳】疏陳之淮南道應訓知伯圍趙襄子于晉陽襄子疏隊面擊之高誘注流分也二百人為一隊分斯隊卒擊之司馬法定爵曰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

烏鳥之聲樂殺子行軍篇烏集者慮也

有班馬之聲屯卦六二乘馬班如虞翻注班躡也馬不進故班如矣讀如盤桓班馬之聲義當如此又釋言般還也郭注引傳作般亦謂盤辟不前之意還音旋或音環杜預謂班別迂辭會於甲面縛說文給衣系也玉篇給亦作給結衣也釋名給亦禁也禁使不得解散也故杜預云不解甲愚謂以甲系縛之











石其實一也。梁書王僧孺傳。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鄧元起。欲工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鍼。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鐵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鍼。春秋。美疹不如惡石。服子慎云。石砭石。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也。案素問病能論。有病頭暈者。或石治之。或鐵灸治之。歧伯曰。氣盛血聚者。宜石而瀉之。同病異治也。王疎注。石砭石也。又腹中論注。石謂以石鍼開破之。又宣明五氣論注。衝氣留滿。以鍼瀉之。結聚膿血。石而破之。石謂石鍼則砭石也。今亦以鐵鍼代之。然素問亦自有鐵鍼。蓋大者爲石鍼。小者爲鐵鍼也。靈樞九鍼十二原篇。黃帝問于歧伯曰。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營其逆順。出入之會。令可傳于後世。然則九鍼及小鍼解。專論鐵鍼所用。全元起云。黃帝造九鍼以代鐵石。是也。良以砭鍼猛烈。或氣體虛弱者。所不能堪。故云惡石。奇病論所謂。身麻痺者。無用鐵石。病能論所謂。氣盛血聚者。宜石而瀉之。此所謂同病異治者也。秦策。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注。石砭所以砭彈人難種也。此則用石鍼也。王僧孺尙知一而不知二。杜預解。混爲藥類。疏遂引鑽乳鑿石之類。以證之。寒學之徒。貽笑千載。

臧孫使正夫助之。鄉遂之正卒也。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爲正。案臧孫爲司寇。或犯罪者。復作司寇。若周禮司隸。司圖所掌是也。杜預以正夫爲隄正。而疏云。臧氏兼主掌之。真妄說也。

且致大蔡焉。高誘淮南注。大蔡。元龜所出地名。因其龜爲大蔡。

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掌惡臣。若史籍所記。慶父東門遂之事。亦兼司盟之事也。周禮司盟。職。盟萬民之犯命者。鄭注。即引臧孫乾事。

作不順而施不恕。廢長立少爲不順。開盟于公。爲不恕。王肅家語注云。念此在此。常當順其事。恕其施也。

###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八

襄公

【經】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元志大衍云。不應頻食。在誤條。今曆推之。交分不協。不應食。大衍說。是。

【傳】范宣子適之。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

象有齒以焚其身。御覽異物志曰。俗傳象牙。歲晚猶愛惜之。掘地而藏之。人欲取。當作假牙。往易之。覺則不藏。沈懷遠南越志曰。不爾窮其主。乃得已也。服讀笑爲信。先師所傳。有齒焚身。職是故爾。

已皆乘乘車。杜預云。乘車安車。案曲禮注。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疏云。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此臣既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庾蔚之云。漢世駕一馬而坐乘。漢書田千秋傳。年老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晉書輿服志。三公九卿以下。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騶。他出乘安車。其去位致仕告老。賜安車騶馬。蓋自漢晉以來。始有安車。猶以優老爲義。古人則男子無安車。皆立乘也。惟婦人得坐乘。曲禮云。婦人不立乘。則男子立乘矣。巾車職注云。婦人皆坐乘是也。此張輔二子受命致師。既非蒲輪之典。又殊輻耕之義。何乃遷以高車。目爲輻輪乎。廣車是長轂。衡障之車。乘車自其所常乘者耳。

踞轉而鼓琴。傳遜曰。轉當爲軫。惠云。文選注。引許慎淮南注曰。軫轉也。或是古軫字有作轉耳。方言。軫







嫌於通公。又不失所。故經獨書鄭良。劉敞云。此傳皆不足信。莫曉其不信之由。

賦轡之柔矣。見周書太子晉解。

美而很。莊子漁父釋文云。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水經注。河水篇。有很子。惠云。惡而婉。內惡而外婉也。美而很。內美而外很也。

夫不惡女乎。夫讀如曲禮若夫之夫。釋文。音扶非。

賂而與之語。莊子天下篇。強聒而不舍。楚詞疾世注。多聲亂耳為聒。字林。聒。喧語也。

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廣韻。步馬習馬。孫愐按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字不從馬。按周禮度人職。教駮攻駒注。駮。始乘習之也。今俗謂之溜馬。亦曰壓馬。

班荆相與食。周語注。班。分也。言披荆棘而坐。晏子諫篇。塞草而坐之。杜預注云。朋友世親。按潛夫論。交際篇。人推舊。器惟新。昆弟世疏。朋友世親。

如杞梓皮革。陸機疏。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蠶而白色。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今其北淇水。

傍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趙岐孟子注。杞柳柅柳也。

加膳則飲賜。此飲字當爲餽。陳氏毛詩稽古編曰。餽飽也。乙席切。左傳飲賜。杜解飲爲餽。唐韻亦云。飲飽也。後儒相承。竟以飲代餽。而飲則亡其義。餽則并亡其字矣。按集韻九御韻。餽依據切。說文燕食也。又餽說文飽也。民祭祝曰。厭餽。唐韻雖失之。集韻仍自分明。陳氏未考也。

樂范易行以誘之。賈鄭皆讀易爲變易之易。賈以行爲道。樂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樂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樂。樂以良卒從而擊之。鄭爲易行。中軍與上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接。

鄭說是也。以中軍羸兵誘之。而卒精卒於上下軍。故傳曰。中行二卻。必克二穆也。

以比叔向。陸彜曰。令其祿秩比叔向。叔向。大夫。蓋以上大夫處伍舉。

王使請事。聘禮及竟。君使士請事。注。請猶問也。問所爲來之故也。蓋主國雖知其爲聘來。猶不敢必實。

事之有無。或有他故來也。故聘享成禮後。經又云。若有言。則以東帛。如享禮。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東帛加。

書將命。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是也。據者猶必復請。故經云。據者出請事。實告事畢。然則主國之請事。

有二。一是士請事於境。一是據請事於廟門之次也。此傳。王使請事。則已行聘禮。據者請事於次也。

七年【經】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元志姜氏云。乙亥朔。交分入限。應食。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

十一月乙亥朔。加時在正。交分初口八百二十五分。入食限。

【傳】叔孫與慶封食。聘禮大夫於賓。壹饗壹食。

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服云。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爲稅服。稅服服之輕者。然所謂追服。不。

知施於何人。杜以稅爲縗或是也。喪服。縗衰麻經。既葬除之。縗弓。請縗衰而環經。則縗衰服之至輕。

者。同於弔服。故鄭注云。縗衰小功之縗。而四升半之衰。環經弔服之經。又注喪服云。凡布細而疏者。謂之。

縗。今南陽有鄧縗。然杜預言。縗子鮮者。非也。子鮮見存。安可預服。當是成子鮮之去。痛甯子之亡。爲縗衰。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八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八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八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八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八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八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八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八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八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八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八

之弔服。於情未慊。故特用縗衰非常之服。以報橫死之枉。以志畢生之痛。亦人心所宜有也。

惟卿備百邑。坊記疏。熊安生曰。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與百乘別。論語皇侃義疏云。舊說。五。

等之臣。其采地亦爲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爲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

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中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伯方三百里。其臣大。

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中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

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中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凡制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

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

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按此傳。祗論邑。不論乘。杜預以一乘爲邑。欲配百乘。

之數。非也。從祖果堂先生。周官祿田考云。上公之孤。食都。卿食縣。下大夫食甸。上士食邱。中士食邑。下士。

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侯伯之卿大夫士。食如公之國也。何以知之。曰。典命稱侯伯之卿大夫士。其命數皆。

如公國。其祿則亦皆如公之國也。衛免餘云。惟卿備百邑。鄭志以爲邑方二里。是百邑即方二十里之縣。

也。若計其地。則三分去一。而止六十四邑。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田者。俱備所食也。加田者。見司馬。謂田。

也。加于其地也。四十里者。一。止五里。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田者。俱備所食也。加田者。見司馬。謂田。

也。加于其地也。四十里者。一。止五里。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田者。俱備所食也。加田者。見司馬。謂田。

也。加于其地也。四十里者。一。止五里。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田者。俱備所食也。加田者。見司馬。謂田。

也。加于其地也。四十里者。一。止五里。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田者。俱備所食也。加田者。見司馬。謂田。

也。加于其地也。四十里者。一。止五里。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田者。俱備所食也。加田者。見司馬。謂田。

也。加于其地也。四十里者。一。止五里。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田者。俱備所食也。加田者。見司馬。謂田。

也。加于其地也。四十里者。一。止五里。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田者。俱備所食也。加田者。見司馬。謂田。

也。加于其地也。四十里者。一。止五里。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田者。俱備所食也。加田者。見司馬。謂田。

也。加于其地也。四十里者。一。止五里。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田者。俱備所食也。加田者。見司馬。謂田。

也。加于其地也。四十里者。一。止五里。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田者。俱備所食也。加田者。見司馬。謂田。

也。加于其地也。四十里者。一。止五里。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田者。俱備所食也。加田者。見司馬。謂田。

也。加于其地也。四十里者。一。止五里。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田者。俱備所食也。加田者。見司馬。謂田。

也。加于其地也。四十里者。一。止五里。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田者。俱備所食也。加田者。見司馬。謂田。

也。加于其地也。四十里者。一。止五里。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田者。俱備所食也。加田者。見司馬。謂田。

也。加于其地也。四十里者。一。止五里。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田者。俱備所食也。加田者。見司馬。謂田。

也。加于其地也。四十里者。一。止五里。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田者。俱備所食也。加田者。見司馬。謂田。

也。加于其地也。四十里者。一。止五里。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田者。俱備所食也。加田者。見司馬。謂田。

也。加于其地也。四十里者。一。止五里。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田者。俱備所食也。加田者。見司馬。謂田。

也。加于其地也。四十里者。一。止五里。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田者。俱備所食也。加田者。見司馬。謂田。

也。加于其地也。四十里者。一。止五里。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田者。俱備所食也。加田者。見司馬。謂田。

也。加于其地也。四十里者。一。止五里。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田者。俱備所食也。加田者。見司馬。謂田。

也。加于其地也。四十里者。一。止五里。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田者。俱備所食也。加田者。見司馬。謂田。

也。加于其地也。四十里者。一。止五里。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田者。俱備所食也。加田者。見司馬。謂田。

也。加于其地也。四十里者。一。止五里。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田者。俱備所食也。加田者。見司馬。謂田。







南附和之云。書襄公在楚。即昭公在乾侯之漸也。順竊傳事。以移簡端。逆探其意。以誣聖經。指鹿為馬。此趙高之害也。張照曰。左氏但以闕朝正之禮言之。錄實也。時謂闕朝正之禮。則記之。非左氏云然也。若劉敞之論。則由後而知前。由今而論古也。左氏傳止記當日事。不得闕入已語。如劉敞云云也。按此為善讀左傳者。

乃使巫以桃菊先禱。鄭檀弓注。桃鬼所惡。菊菴若。可培不祥。淮南注。言祭死于桃楮。注。楮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由是以來。鬼畏桃也。按禮儀志。仲夏以桃印。宋志作桃印。本。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施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所尚為飾。夏后氏金行。作華菱。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更。言氣相更也。然此桃菊。即桃梗與華菱也。桃為楮。所謂桃艾是也。韓詩外傳。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帶著桃艾。續與服志。佩雙印。刻文有云。化茲靈艾。既正既直。既既方。即謂桃艾也。檀弓注。又云。君聞大夫之喪。未襲。以坐視。桃菊已襲。則止坐。去桃菊。疏云。知喪後無桃菊者。按喪大記。大欲。惟有坐止之文。無桃菊之事。下云。刑人使公親。請加衣于殯。公以楚人無禮於己。故公用天子未襲之前。君臨臣喪之法。以巫祝桃菊也。

祇見疏也。惠云。疏當作說。高誘曰。見說讀若誣妄之誣是也。按呂覽知接篇。無由接而言見說。說字。書俱不載。當為說文說。夢言也。龍龜手鑑。說謬。狂言也。致其邑於季氏。此季氏家臣所食之邑。傳云。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則季氏之臣。得邑當大於施氏宰矣。果堂先生。祿田考云。侯伯之卿之宰。當大夫。大夫之宰。當上士。論語稱公叔文子之臣。為大夫。檀弓稱陳子車之宰。為大夫。明侯國之卿。其家臣有大夫。而大夫即其宰也。漢書。公叔文子之臣。為大夫。檀弓稱。各分加田而食也。有知也。都邑而未加田也。則宰何食。曰。分其粟與之而已。王之公之卿食甸。則上公之孤之卿。亦食甸矣。王之孤卿之大夫。食邱。則上公侯伯之卿之大夫。亦食邱矣。王之大夫之上士。食邑。則上公侯伯之大夫之上士。亦食邑矣。按家宰所食之邑。處其位則以為祿。謝其事則還其邑。止於身而不傳世。此公治之所以致邑于季氏也。杜預不曉家臣食邑之制。故此注不了。晉國不恤周宗之闕。周宗言周室也。詩正月。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不得謂周宗為諸姬也。此護晉之不平。周喪而為杞築城。既言周室之不恤。亦何有于諸姬。故復言其棄諸姬。亦可知也。杜解謬。

展莊叔執幣。聘禮注。酬幣。禮酬酒之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公受宰夫束帛。以侑。則執幣是宰夫之事。以宰夫為主人。故宰夫受幣。其受聘在祖廟。食饗在廟。是宰夫之事。此因饗而射。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注云。君與賓為耦。大射禮。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夫射。參。士射。于遂。比三耦。三耦。俟于次北。司射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三射。大夫射。參。士射。于遂。比三耦。三耦。俟于次北。司射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三射。

耦卒射。司射請射于公。公許命。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即位而後告。司射於大夫之西。比耦。大夫與大夫。卒途比衆。耦。詳禮文。則三耦射。最在先。其次公與賓。其次卿大夫。耦射。然此傳三耦不足者。若是卿大夫。則須繼賓而射。或有不能射之倫。又有執事之大夫與士。若司馬司射。宰夫負獲。釋算之等。三耦最先射。又須閱於弓矢。魯已三分公室為三軍。故官屬皆在三家。而公臣不足。只是三耦。非以後全無衆耦射之人也。其王與諸侯射。則六耦。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令諸侯之六耦是也。其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獸。上下共射之。無三侯。王與諸侯射。則張五采之侯也。不尙取之。服云。不尙尙也。尙當取女。叔侯殺之。劉炫曰。夫人懼而出辭。則其言當悖。直言不尙此事。所譏太輕淺。非是。懼之意。昭八年。穿封戌曰。若君之及此。追恨不殺靈王。其意乃悖於此。蓋古者不諱之言。服說未必非也。按維庚云。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古人敬事鬼神。皆以鬼神懼之。服說是。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服云。毋寧寧也。寧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按夫人於先君。有同穴之義。請觀於周樂。服云。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按樂官肄業。而季札觀之。非以樂官適。應遞奏。季札故循弦。辨風。以通廣博。易良之教。何嫌於喪。不廢樂也。若是餘祭所使。則在聘國。聞喪。當卻食。饗。惟受芻。魯吳。接壤。聲息非遙。季札豈得不知。而復有開情觀樂也。自是新君所使。將命已畢。既受饗。則請遊觀。觀樂之事。正是此時。執禮正文。破杜曲說。誰曰不然。是其先亡乎。紀年。安王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

險而易行。惠云。險。史記作儉。古文也。古文易云。動乎險中。又云。儉。德辟難。按虞翻云。儉。或作險。皆謂為險。險而易行。即易之易以知險也。杜預讀為儉。直是不識字。其周德之衰乎。服云。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思上世之明聖。而不武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按變小雅。護尹氏。皇父者。實有此旨。而杜預謂殷主。餘俗。則鹿鳴。天保之詩。無從推測。服說是也。處而不底。底。滯也。淮南原道訓。謂其底滯而不發。後漢書。馬融傳注。底。伏。猶滯伏也。見舞象簡南籥者。服云。象文王之樂。墨子三辨篇。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作樂命曰象。呂氏春秋古樂篇。周公為三象。則又成王之樂。按禮記。下管象。注云。周武王伐紂之樂也。詩序。謂維清象舞。箋云。武王制焉。疏云。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俱是為象。然雖文王之樂。亦是武王時也。簡說文。從竹。削聲。虞舜樂曰籥。韶。下韶。簡既為籥。則此亦籥也。舉籥以統象樂。舉籥以統象舞。韓邦奇志樂云。籥。堂上堂下皆設。衆樂之祖也。故別言之。今太常之所謂單籥。即古之籥也。惠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故曰南籥。康成謂雅與南皆舞名。以此見舞韶。漢書。墨子三辨篇。湯自作樂。命曰濩。又循九韶。見舞大夏者。呂覽古樂篇。禹立勳。勞天下。日夜不懈。命皋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見舞韶簡者。志樂云。樂器惟韶。乃十二律之本形。舜所製者。長短並列。有如鳳翼。故曰鳳籥。每一管。



具七聲十二管則八十四聲六十調已備十二清聲口十二中聲之內十二人各執一管以長短為序並立各奏一均如黃鐘至蕤賓并歸宮八聲一均自備于黃鐘之管餘律皆然書稱下管豈鼓詩稱嘒嘒管聲古今言樂皆稱豈歌下管夫竹音莫重於簫乃獨言管而不及簫者則管蓋竹音之總稱後儒乃別立管十二或未深考也周禮吹簫簫篴篴管字總承上四者言也

辯而不德服云辯若鬪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按辯與變通以臣逐君非正也既為變亂而又不德則其戮必重易坤卦由辯之不早辯音義苟作變禮運注變當為辯是辯變互易也奪伯有魄大戴禮少閒篇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

【傳】其季於今三之一也趙汭補注劉待制云季者末也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四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乃癸未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熊明來曰魯襄公三十年歲次戊午二月辛酉朔初四日甲子二十三日癸未日其季於今三之一者言甲子數至癸未正得二十日是三分六十甲子之一也季者餘數也積四百四十甲子零二十日算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除五十三日在本年正月二

月戊午正月大該三十日有二月二十三日止有二月六千六百零七日逆推得絳縣老人是以魯文公十一年乙丑歲三月生故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注為夏正月若以周正月則三月也本合云七十四年則以此時方是二月若夏正則十二月故除本年不算曰七十三年也

說文引作談

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張照曰其時之君子譏其女而不婦左氏記其語俾後世知其時之人視節義輕而妄譏論如此也按此雖當時之言要自有理以六十餘年之母守一介之節忍以不誓之身委為灰燼傷孝子仁人之心非聖賢之所許也

自朝布路而罷綠路散歸或有未入公門者誰知所敝大司馬職弊止也

取我衣冠而褚之陸榮曰褚衣之露也莊子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按呂覽樂成作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周禮人注褚藏釋文云本作貯或作褚一切經音義引傳亦作貯

【傳】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詩抑釋文引坤蒼諄告曉之熟莊子肱注諄諄以已誨人也集韻諄或作諄按今老人口語重頓煩絮正如此

衰衽如故衰方言縷謂之衽注衣襟也或曰裳際也按喪服記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注廣衰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疏云據上下闊一尺若橫而言之不著尺寸人有羸細不定若無要則衣與裳之交際露見表衣有要則不露見故云掩裳上際也言上際者對兩旁有衽掩兩廂下際也揭復禮圖衣身二尺二寸僅至腰而止無以掩裳上際故於衣帶之下用從布一尺上屬於衣橫繞于腰以掩裳上際而後綴兩衽於其旁也注又

云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按鄭玉藻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疏皇氏云凡衽非一之辭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或殺而上謂深衣之衽寬頭在下狹頭在上是衰與深衣裳際通有衽而形制各殊也燕尾者以一幅布自角斜裁則一頭廣一頭狹若深衣齊用狹者向上以廣者施下若衰衽齊以廣者向上狹者垂下其形如燕尾然

高其闔闔廣雅闔里也說文汝南平輿里門曰闔巷門釋宮衙門謂之闔又云所以止扉謂之闔郭引此傳云闔長杖即門闔也說文所以止扉謂之闔按釋文作闔云本或作闔邵晉涵云此申釋上文大者謂之闔長者謂之闔義陸本誤作謂之闔諸本俱沿其誤按杜解闔為門則本為闔與郭氏所見本自殊

緒完其緒李涪刊誤云當作緒字音緒未見見時詩有客疏引豐卦初九遇其妃主雖旬无咎鄭注云初修禮上朝九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為咎正以旬日者朝聘之禮止于此主國以為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為稍久留非常如鄭此言似諸侯之朝鄰國其留以十日為限

詩致其殷勤欲留之者止云信宿聘禮賓不欲奄卒主人主人不敢稽賓古法如此今大國之於小國虐之若此亦可傷已

甸設庭燎大射禮甸人執大燭於庭

巾車脂轄吳子治兵篇車膏錮有餘則車輕玉篇錮車軸鐵詩釋文衆車軸頭鐵也轄輿錮二名而一物今俗猶云膏車

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趙匡陸博並云之字誤為以字然不敢輒改唐人猶有闕疑之善勝于宋人也言罪之在也杜預云罪在銀也按臣子弑其君父而專罪死者何以垂戒傳言罪之在者以衆人共為惡故不書展與

不如吾聞而樂之也王肅曰又不如存之以為樂石也按新序無此不如二字於文理亦便夫亦愈知治矣說苑政理篇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益明

不使人學製焉齊策王斗云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趙策魏牟云王能重王之國若尺帛必待工人以為冠則王之國大治矣

紂囚文王七年紀年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二十九年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於程



具五獻之蓬豆於幕下。幕下東房也。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餠，九俎。庶羞之豆二十。饗禮已亡。五獻之蓬豆則不可考。據有司徹，主人初獻尸，主婦薦非菹醢，又薦昌菹醢，又進饗黃白黑之蓬，則四豆四簋也。主婦獻尸，又設糗與醢，連上為六簋也。主人酬尸後，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於尸。注云：房中之羞，其羞則糗與醢，其豆則醢食糗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醢醢。連上為八簋十豆也。彼所載豆蓬不具者，以饋尸三獻，又無牛也。內則說膳之事云：膳，膳醢醢，牛豕醢，牛醢醢，羊豕醢醢。醢豕醢醢，豕醢醢醢，免，鴿，雞，鄭注：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其蓬豆，僅蓬人所載之數矣。禮終乃宴。脫履就席坐，則曰燕。凡饗食，皆有燕。鄉飲酒禮，主人曰：請坐于賓。鄭云：請坐者，將以賓燕也。吾與子弁冕端委。服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夏尚長，故曰委。按弁冕祭服，端委朝服也。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之朝服，亦得通稱玄端。玉藻疏云：若以素為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為朝服也。

###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九

昭公

【經】楚公子比出奔晉。書名者，內無從行，外無強援，如匹夫奔亡也。賤之，非罪之。

【傳】其敢愛豐氏之祧。豐氏但得有禰廟，襄公冠於成公之廟，而云以先君之祧處之，然則祧是廟之通稱，不必為遠祖廟也。

設服離衛。服云：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衛在門，按服以在國時事，解所會之處，固未當。杜預以離為陳，亦非也。易象離也，曲禮離坐離立，鄭注：離，兩也。公羊和二年傳注：二國會曰離，亦以離為兩離，衛正指下文二執戈者，故曰離衛。喪大記：君即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於後，是人君之儀也。

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服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按子家所言，乃其在國時事，杜預乃云：緝蒲為殿屋，野人之詞。

梁其經。惠云：廣韻，梁其經，魯伯禽庶子梁其之後。子皮戒趙孟禮終。按此聘禮，大夫饗賓之事，又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親戒速，鄭云：速，召也。先就告之，歸具既具，復自召之，杜預謂受所戒禮畢者，謂上介出，請入告拜辱禮，辭許之事。

女自房觀之。香禮，女立於房中南面。及衛，張有復古篇，衛，通道也。从行董聲，別作衛，非。一曰：衛，衛宮也。廣雅：甄，甄也。按衛，即甄也。

弗去禮選。按呂覽少選之語，屢見，高誘注：少選，少間也。又須臾也。任數籍云：選，間食熟，高誘曰：選，間，須臾也。又處方篇：選，間，猶選頃也。然此選選者，言可懼在日前耳。杜預言選數亦一義，云：數其罪而加戮，則非也。釋詁：算也。數，選與算通用。盤庚云：世選爾勞，釋文：選，即算也。後漢書注引詩云：威儀棣棣，不可算也。論語：斗筭之徒，何足算也。車千秋傳：贊引為何足選也。其母言：誠弗去，數當及矣。猶云：貫滿也。

十里舍車。服云：十里當幣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車率皆日行一百六十里。按百乘之車，布於千里，每車止行十里，一往一反，為二十里，今終事八反，知百六十里，每車所行之數也。元史：車，每里一孔，孔不離道，云一百六十里，計一萬六千里，何其遠也。

趙孟曰：天乎。據疏文，有君或早天語，則此天字，似當作天，錢大昕云：與上亡乎相對，諸本傳訛已久，崇卒也。釋詁：崇，充也。儀禮：主人拜崇，酒樂記：復綴以崇，皆訓充。此言以卒充行伍，杜訓為崇，非。

以什共車。六韜均兵篇：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八人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今此至阨之地，則十人當一車之用也。尋常之法，每乘有七十二人步卒，若以邱甲之法，又滿百人，未必以一乘之卒為列，故此云以什者，別為行伍也。

困諸阨又克。按舒言：乘于阨而搏之，又取勝之道。趙奢曰：道遠險狹，猶兩鼠鬪于穴中，將勇者勝。杜預復說用車之事，非也。

為五陳以相離。離，麗也。疏謂布置使相遠者，非。李筌太白陰經曰：陽隊起一至九，陰隊起九至一，隊有















觀之後。即請私面。周禮司儀。雖有私面見君為名。非此義也。杜預不曉禮典。遂以私面為私見鄭伯。周禮疏亦沿其誤。

不抽屋。服云。抽。裂也。言不毀裂所舍之屋也。按毛詩傳言。顏闔抽簞。續燭。喪大記。甸人徹廟西北扉。新襄二十八年。子尾抽櫛。擊扉。是有抽屋之事也。

誓曰。聘禮若過他邦。至于境。使次介假道。誓于其境。實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史讀誓。司馬執筮。立于其後。注云。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史于衆介之前。北面讀誓。以勸告士衆。為其犯禮暴掠也。傳所云與禮合。

【經】暨齊平。賈謂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為燕與齊平。服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為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于鮑。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按賈說。何休注。公羊用之。宋人孫復。劉敞輩。皆宗之。經于下有叔孫婁如齊。澠盟。若不承與齊平之文。但言如齊足矣。何用言澠盟乎。劉敞云。杜說與傳意錯。傳所云齊求之者。似指齊求與魯為平也。其下乃云。癸巳齊侯次于鮑。燕人行成。若齊已暨燕平。無緣更進次鮑。而燕乃行成也。此年三月。叔孫婁如齊。澠盟。亦猶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澠盟。章灼不疑。

【傳】芋尹無宇。十喪禮。其實葵菹芋。注。齊人或名全菹為芋。詩傳。芋大也。然此官。是主君之膳羞乾豆者也。庶羞是田獵所得。故新序義勇篇。芋尹文者。荆之駭鹿鹿者也。

作僕區之法。服云。僕。隱也。區。匿也。為隱亡人之法也。按詩傳。僕。附也。附與隱義相生也。按百官公卿表。僕射之義。取主射。應劭云。僕。主也。亡匿者。所謂通逃主。

僕臣臺。方言。臺。農夫之醜稱也。南楚凡屬庸賤。謂之曰臺。或謂之臺。儋即臺。儋即僕。以其居十等最下。故以為醜稱。

好以大屈。御覽。八百。魯連子曰。楚王成章。華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與之大曲之弓。不琢之璧。既而悔之。伍舉見魯君云。按考工記。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注云。材良則句少也。又云。往體寡。來體多。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則此大屈是也。

莒之二方鼎。服云。鼎。三足者。圓。四足者。方。按釋器。鼎絕大謂之鉶。圓。鉶。上謂之彝。是圓鼎。鉶。上其方鼎。則大口也。以宜和博古圖驗之。其文王鼎。南宮中鼎等。皆四足方鼎。如服說。

以取媚也。大雅文王箋。媚。愛也。淮南傲真訓。傷死者。其鬼。時既者。其神。注。燒。煩。燒。善。行。病。害。人。

詩曰。鸚鵡在。原。陸機疏。存。令。大。如。鸚。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按。鸚。鵡。生。江。淮。洲。諸。國。取。以。作。脯。甚。美。

高。園。亞。園。紀。年。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園。盤。庚。十。九。年。命。侯。亞。園。祖。甲。十。三。年。命。侯。祖。紺。

亦莫余敢侮。莊子列御寇。作孰敢不軌。郭象云。言人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與杜預注同。非也。言無有。余所敢侮之人。此自銘。不當言人之無侮于己也。

非長之謂乎。惠云。初九。震二為元子。故云。非長之謂乎。孟非人也。猶言否之匪人。比之匪人。言孟賈當陰爻。履六三。跛能履。陰爻也。

各以所利。惠云。此初云利居貞。利建侯。爻詞本云。入則居正。出則建侯。今以居貞。利孟。建侯。屬元。故云。各以所利。

【經】非陳哀公。殺梁疏云。滅國不葬。今書葬者。以楚無道滅人。閱陳之滅。故書葬以存之。孫復曰。非陳哀公。所以存陳也。九年陳災同此。按二家之說。勝於杜預。魯往會故書之說。

【傳】游服而逆之。游服。燕游之服。玄纁深衣之類。杜預謂游戲之服。不解其所謂也。魏志。楊阜見明帝。著得被縹緜半裘。春秋時豈有此製。

冬十一月壬午。滅陳。顧棟高表云。九年四月陳災。傳。火出而火陳。杜以為八年不應。而誤置閏八月。故四月得火。今考上下傳文。八年實無閏。壬午。實十一月十九日。定為傳是而經誤。

私于幄。加絰于額而逃。私于幄者。幄中盡哭踊之禮。哭踊則祖免。既畢。哀乃加冠絰。猶將復由。惠云。山。謂。若。顛。木。之。有。由。藥。之。由。按。說。文。弓。部。粵。木。生。條。也。商。書。若。顛。木。之。有。粵。楸。古。文。言。由。楸。徐。錯。曰。說。文。無。由。字。今。尚。書。只。作。由。楸。蓋。古。文。省。弓。而。後。人。因。省。之。通。用。為。因。由。等。字。王。鳴。盛。後。案。曰。粵。是。木。生。條。故。經。傳。由。字。皆。訓。為。生。毛。詩。序。云。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由。訓。為。生。春。秋。傳。曰。吉。凶。由。人。言。吉。凶。生。乎。人。也。

自幕至于替。孔晁魯語注。幕能修道。功不及祖。德不及宗。故每于歲之大燕而祭焉。謂之報。按內外傳。皆以幕為替。上世。韋昭指為虞思。非也。呂梁碑。舜祖幕。幕生窮蟬。竊以為幕即窮蟬耳。

真德于途。索隱引宋衷曰。虞思之後。箕伯。直柄中衰。故殷封途于陳。以祀舜。按董子。三代改制。殷。故。親。夏。虞。細。唐。蓋。在。湯。時。為。二。王。後。也。

【傳】豈如弁髦。既夕記。既殯。主人說髦。注。兒生三月。剪髮為髦。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玉藻。親殺不髦。按弁者。三加之皮弁。弁其縹布冠。既冠而敝之。髦則親殺而說之。既說亦同于敝矣。因通言之。杜預意。弁冠同名可也。彼不詳髦之事。劉炫所駁。確有依據。疏惟杜預之謬。意謂弁上有髦。按詩傳云。髦者髮至眉。內則。拂髦用髮為之。象幼時髦。說文。髦。髮也。先儒所訓。未聞以髦飾冠也。孔穎達等。作左傳正義。其底蘊畢露。乃全無學問者也。

斤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言周自后稷。積功累仁。封殖此天下。一旦令戎據之。余一人不亦難乎。杜預為后稷所耕。墾者。而今戎畜牧。全無文理。

歲五及鶉火。水數五。







王皮冠。趙岐孟子注。皮弁也。疏引禮圖云。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爲之。高尺二寸。按周禮司服職。王旬則冠弁服。注。冠弁委貌也。疏。崇義圖。以爲玄冠。則非此皮冠。藉與服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委貌以阜編爲之。皮弁以鹿皮爲之。按列子湯問篇。北國之人。鞞巾而裘。此之皮冠。則後世所謂帽也。說文曰。小兒及蠻夷頭衣。秦復陶翠被。秦所遺羽衣。被字同。被。以翠羽爲飾也。釋名。被。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說苑善說篇。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後世則有雉頭裘。集翠裘。是四國者。劉炫云。楚語作三城。無四國也。縱使不獲有二。或當前後遷焉。非是並有二也。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李雲鷲曰。按賈誼新書。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葉。正合四國之數。或是傳文脫葉字。按九年遷方城外。人于許。許昔已遷葉。今言四國。則許合在其中。

麻厲以須。漢書梅福傳。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廉也。祭公謀父。逸周書序。周公云。沒。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其守位。作祭公。即此祭公謀父也。克已復禮仁也。王應麟曰。左氏相闕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輒有更易。殿本考證。臣照按國語曰。教之語。語者。先聖先師之嘉語也。魯論。顏子曰。請事斯語。冉子曰。請事斯語。知此皆非孔子自言。皆述古語也。故請事斯語。王應麟不本左氏以解魯論。轉因魯論以疑左氏。非也。

【傳】因正僕人。即僕人正也。大射禮。僕人正。徒。相太師。僕人師。相少師。注云。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半姓。楚其後也。熊霜卒。三弟爭立。而少弟季徇立。至杜敖欲殺其弟熊渠。熊渠杜敖代立。是爲成王。索隱引離周云。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釐有疾。少子熊延立。是有楚國者常在季也。賓須無。管子小匡篇。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辯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須無。請立爲大司理。

饋叔向羹。羹亦肉也。鄭伯男也。服云。鄭伯在男服也。按周語。富辰曰。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賈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也。鄭司農云。南謂子男。鄭今新鄭在畿內。畿內之諸侯。雖爵有侯伯。皆食子男之地。韋昭引此傳。以子產先云。甸服。證在南服者是也。禹貢。二百里男邦。孔傳云。男任也。白虎通云。南之爲言任也。王肅家語注云。男南古字通用。則服言是也。惠氏本鄭司農。據公羊義云。春秋伯子男一也。何休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然彼傳。黜周王魯。故不從周禮。別立說。子產方與晉爭王制。何爲遠徵殷法。鄭司農之說非也。

奉壺飲冰。莊子人間世。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陸榮曰。此夏至六月。晉人以暮蒙季孫。故當不堪其熱而飲之以冰。不當以爲箭筈也。

其若之何且泣。孔叢子儒服篇。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備夫。以泣著愛。【傳】莒殺其公子意恢。杜預云。意恢與亂者爲黨。故齊名器之家。鉉翁曰。郊公以子代父正也。公子意恢。君之黨。必當復臣也。意恢死。爲君故耳。繼莒子卒。而齊意恢死。意恢受託孤之寄。而不能其事者也。郊公居喪不戚。而不能正之以禮。蒲餘與鐸謀爲亂。而不能豫爲之防。身雖爲國而死。何益哉。故不書死難。而書見殺。按家氏之言。推究詳盡。杜說則寬于逐君之賊。而罪其死君之臣。獎亂成篡。是司馬昭族王經之口口也。

有孤罪。呂覽去宥篇。注。宥。利也。漢書禮樂志。注。宥。祐也。蔽罪邢侯。周禮先鄭注。引作弊。獄邢侯。鄭君云。弊。斷也。歸也。歸獄。周書鄭謀解十敗六曰。佞說歸獄。乃施邢侯。服云。施。猶勸也。邢侯亡。故勸之。按列女傳。作族邢侯。晉語韋昭注云。陳尸曰施。孔晁云。廢其族也。當如韋解。莊子馬蹄篇。襄弘。臆。音義。臆。或作施。臆裂也。

【傳】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晉語。秦伯納公子董。因迎公于河。韋昭注。董。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傳曰。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故晉有董史。則董是人名。顯然。杜作董晉之董。今讀者以董之絕句。仍杜之謬。三年之喪。二焉。喪服斬衰章。父爲長子。注云。不言適子。通上下。此天子以至士也。雷次宗曰。既爲正體。又將傳重。兼有二義。乃加其服。又杖期章。爲妻疏云。夫爲妻。年。月。禫。杖。亦與父在。爲母同喪服。小記云。爲父母妻長子禫。按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禫。十二月而禫。而大祥。十五月而禫。則其喪之亦如三年也。故喪服傳云。父必三年然後娶。遂子之志也。疏云。左氏傳云。三年喪者。據遂子之志。而言三年也。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注云。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也。然則君所主喪。非獨妻與長子。雖適婦亦服之。喪服傳。適子父在。爲妻不杖。鄭云。以父爲之主也。杜預云。天子絕期。不知所絕者。乃旁期。若后之喪。非旁期也。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中庸云。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其爲父母與爲祖後者。雖貴遂服。無論矣。不杖期章。鄭云。降有四品。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子之昆弟。以旁降。降爲人後女子。子嫁者。以出降。疏云。天子諸侯。爲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子長子之妻等。不降。餘親則絕。天子諸侯絕者。大夫降一等。此太子王后之喪。本亦逾三年之服。今王以其卑幼而不遂。故云。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杜預邪說。與叔向語意。大隔礙矣。

以喪資。宰客職。遺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性禮。聘禮。遺主國君喪。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惟饗餼之受。遺夫人世子之喪。如遺君喪。則喪中饗宴。非禮也。【傳】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服斷字小之難。以下爲義。解字。養也。言事大國易。養小國難。按服







璫學下環。三禮圖云。璫。盛明水。圭瓚酌鬱鬯。說文。璫。玉也。春秋傳曰。璫。則知以璫為學。注疏分此作三物。非。

【傳】弗良及也。服云。良。能也。弗。良及者。不能及也。疏以為良是語辭。能非良之訓。按良是善。善即功能義。相生也。孔氏妄人。反讓服安言乎。

禁舊客勿出于宮。高誘時則訓注。傳曰。禁舊客。為露情也。有新客搜出之。為觀釐也。大人思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按父當謂大人。已有思失之惑。心又將謂無學不害。不害則不學之志益堅。如此則一切苟且。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也。杜預謂學而失道。豈有失道。真悖妄也。陸粲又謂。大人懼遠棄而失位。心志惑亂。夫衆人即不學。何至惡大人之學。而有失位之患。此皆不達道理。循文而失其義也。

擱然授兵登郭。漢書文帝紀。擱然念外人之有非。孟康曰。擱猶介然也。與此擱義同。許不專於楚。許若不遷。則不為楚所專。有杜解。許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詞令之間。尚不能辨。

【經】許世子止。弑其君買。蘇轍曰。今律過失殺人。以贖論。過失殺大父母。減殺人一等。而和御藥。誤不如法者。死。父子之親。許以情論。至于君臣。則情不勝法。此蓋春秋之遺意也。按唐律。十惡六曰。大不敬。注云。合和御藥。誤不如本方。及封題。誤若造御膳。誤犯食禁。

【傳】紡焉以度而去之。去同弄。漢書蘇武傳。去草實而食之。注。去謂藏之也。劉云。紡謂紡麻作縲為布。作縲之法。有小繩記其升縲。縲既為布。縲無所用。婦人不肯棄之。積而藏之。按縲。縲也。紡者。以輒界之。為經緯也。度。丈尺也。紡時為城高下之度。而藏弄之。

則投諸外。言投諸外。則僅以繩投出。而身未嘗隨出也。杜預好為辟展之解。疏曲為分割。云。若身不離城。何得言獻諸子占。按傳云。或獻諸子占。或字指他人。豈是此婦。字義尚不能諳。為一杜預。甘蒙不識字之差。

諺曰。無過亂門。呂覽原亂篇。詩曰。毋過亂門。注云。逸詩也。周語。太子晉曰。無過亂人之門。勞罷死轉。文子上仁篇。民生無乏。用死無傳尸。淮南主術。襲文子語。作轉尸。漢書功臣侯表序。死為轉屍。此死轉之義。

室于怒市于色。韓策周最曰。語曰。怒于室者。色于市。【傳】己丑日南至。律歷志。昭公二十年正月己丑朔。且冬至失閏。故傳曰。二月己丑日南至。隋志。春秋緯命歷序。昭二十年庚寅朔。且日南至。傳一日。

使請所聘。公曰。請當聘與否。于齊侯。而齊侯告以猶在衛境。當致聘也。此公曰。是齊侯也。齊侯疥遂店。晏子作疥且瘧。疥不當作瘧。周禮疾醫。夏時有瘧疥疾。秋時有瘧寒疾。疏云。四月純陽用事。五月已後。陰氣始起。惟水沝火。水為甲疥。有甲故有疥瘧之疾。按素問生氣通天論。春傷于風。邪氣流連。乃為洞泄。夏傷于暑。秋為痲瘧。瘧論。風之與瘧也。相似同類。疥亦風所致。故轉而為瘧。韓昌黎集。宿醒

未解瘧店作。則店是老瘧。然所謂三陰瘧。舟蛟守之。莊述祖曰。舟蛟當作舟駁。周禮獸人。音義云。駁音魚。本又作魚。亦作駁。同又音御。駁即攔文。駁。舟駁掌澤之官。蛟無取。按說文。律。禁苑也。春秋傳曰。澤之舟。字又作駁。然則蛟字。應是駁之誤字。不當改作取。或籀駁聲同故歟。

一氣。服云。歌者氣也。按續漢律曆志。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列以物。音志。氣道之本也。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墜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葦灰抑其內。按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此則氣者。音律之元也。

二體。律呂有陰陽。三類。三類者。謂天地人也。周語。伶州鳩曰。紀之以三。注。三。天地人也。古紀聲合樂。以舞天神。地祇。人鬼。故能人神以和。

四物。物猶事也。即詩之四始。七音。續志。定義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大族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通典。樂三自殷已前。但有五音。變宮變徵二者。自周已來。加文武二聲。謂之為七音。五聲為正。二聲為變。變者利也。律呂新書云。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于自然。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于正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

八風。呂覽古樂篇。顛頊登為帝。惟天之合。正氣乃行。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然則六律造于黃帝。八風辨于顛頊也。靈樞九宮八風篇。其名又異。若琴瑟之專壹。惠云。專壹。遇本作搏。按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搏之也。算地篇。民力搏于敵。則勝。並是專字。

【傳】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喪大記。始死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疏云。世子坐于東方。謂室內戶東。諸侯以上位尊。故順命。康王入翼室。恤宅宗。不宜與卿大夫下。俱在室內。卿大夫等。或當在戶外之東方。遙繼主人之後也。韓。按士喪禮。始死。主人入坐于林東。既夕禮。主人極東西面。又云。入復位。注云。主人自死至于殯。自啓至于葬。主人及兄弟。恆在內位。以此準之。士之啓殯在內位。則國君世子。在內位可知也。喪大記。大夫之喪。非命夫命婦。則皆立。則國君子父兄子弟。皆立可知。今傳言太子朱失位。亦可知也。

加四牢焉。為十一牢。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禮器云。大夫五介五牢。依禮則本五牢。春秋時。以大國之使。不敢循其故。常已加為七牢。杜預言。命數為七牢。譬說也。掌客之法。以侯伯七命。故饗餼七牢。耳。大行人職。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注。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



是卿大夫只論爵不依命數也。知者以王制云。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傳言晉滅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是三命為極榮。聘饗若依命數。則僅止三宰耳。所謂禮窮則變。有順而推也。

公子苦雒。集韻二十二覃。雒鳥名。姑南切。按雒即雒之省耳。說文雒屬。

揚徽者公徒也。說文作微。云。微也。以絳微帛。著于背。尉繚子經。率令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卒有伍章。亡章者有誅。又兵教篇。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肩。中軍章胸前。書其章曰。某甲某士。隋書禮儀志。大業七年。諸軍各以帛為帶。長尺五寸。闊二寸。題其軍號為記。蓋省王公已下。至于兵丁。斷隸。悉以帛為帶。綴于衣領。名軍記帶。亦此微帛之流也。

不死伍乘。尉繚子束伍。令五人為伍。共一符。亡伍。而得伍當之。甲首者。功過相抵。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而不得伍。身死家殘。八人不救。致令陣亡者。八人俱斬。

【傳】無元不更。明堂位注。元。舉也。項籍傳注。元。讀與抗同。書傳。衷善也。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與人為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于己。疏及邵寶。解此非不。

【傳】無元不更。明堂位注。元。舉也。項籍傳注。元。讀與抗同。書傳。衷善也。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與人為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于己。疏及邵寶。解此非不。

【傳】無元不更。明堂位注。元。舉也。項籍傳注。元。讀與抗同。書傳。衷善也。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與人為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于己。疏及邵寶。解此非不。

【傳】無元不更。明堂位注。元。舉也。項籍傳注。元。讀與抗同。書傳。衷善也。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與人為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于己。疏及邵寶。解此非不。

【傳】無元不更。明堂位注。元。舉也。項籍傳注。元。讀與抗同。書傳。衷善也。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與人為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于己。疏及邵寶。解此非不。

【傳】無元不更。明堂位注。元。舉也。項籍傳注。元。讀與抗同。書傳。衷善也。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與人為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于己。疏及邵寶。解此非不。

【傳】無元不更。明堂位注。元。舉也。項籍傳注。元。讀與抗同。書傳。衷善也。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與人為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于己。疏及邵寶。解此非不。

【傳】無元不更。明堂位注。元。舉也。項籍傳注。元。讀與抗同。書傳。衷善也。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與人為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于己。疏及邵寶。解此非不。

【傳】無元不更。明堂位注。元。舉也。項籍傳注。元。讀與抗同。書傳。衷善也。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與人為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于己。疏及邵寶。解此非不。

【傳】無元不更。明堂位注。元。舉也。項籍傳注。元。讀與抗同。書傳。衷善也。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與人為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于己。疏及邵寶。解此非不。

【傳】無元不更。明堂位注。元。舉也。項籍傳注。元。讀與抗同。書傳。衷善也。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與人為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于己。疏及邵寶。解此非不。

【傳】無元不更。明堂位注。元。舉也。項籍傳注。元。讀與抗同。書傳。衷善也。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與人為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于己。疏及邵寶。解此非不。

【傳】無元不更。明堂位注。元。舉也。項籍傳注。元。讀與抗同。書傳。衷善也。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與人為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于己。疏及邵寶。解此非不。

【傳】無元不更。明堂位注。元。舉也。項籍傳注。元。讀與抗同。書傳。衷善也。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與人為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于己。疏及邵寶。解此非不。

【傳】無元不更。明堂位注。元。舉也。項籍傳注。元。讀與抗同。書傳。衷善也。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與人為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于己。疏及邵寶。解此非不。

【傳】無元不更。明堂位注。元。舉也。項籍傳注。元。讀與抗同。書傳。衷善也。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與人為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于己。疏及邵寶。解此非不。

【傳】無元不更。明堂位注。元。舉也。項籍傳注。元。讀與抗同。書傳。衷善也。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與人為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于己。疏及邵寶。解此非不。

【傳】無元不更。明堂位注。元。舉也。項籍傳注。元。讀與抗同。書傳。衷善也。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與人為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于己。疏及邵寶。解此非不。

【傳】無元不更。明堂位注。元。舉也。項籍傳注。元。讀與抗同。書傳。衷善也。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與人為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于己。疏及邵寶。解此非不。

【傳】無元不更。明堂位注。元。舉也。項籍傳注。元。讀與抗同。書傳。衷善也。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與人為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于己。疏及邵寶。解此非不。

【傳】無元不更。明堂位注。元。舉也。項籍傳注。元。讀與抗同。書傳。衷善也。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與人為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于己。疏及邵寶。解此非不。

【傳】無元不更。明堂位注。元。舉也。項籍傳注。元。讀與抗同。書傳。衷善也。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與人為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于己。疏及邵寶。解此非不。

【傳】無元不更。明堂位注。元。舉也。項籍傳注。元。讀與抗同。書傳。衷善也。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與人為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于己。疏及邵寶。解此非不。

【傳】無元不更。明堂位注。元。舉也。項籍傳注。元。讀與抗同。書傳。衷善也。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與人為犧則難。已用其犧何所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于己。疏及邵寶。解此非不。

樂祁佐。燕禮。主人酬賓之後。小臣自階階下。請饗爵者。公命長此樂。祁佐。蓋即卿大夫饗爵者也。所以佐君以為賓歡。

為九文。王鳴盛尚書後案曰。此即鄭注。春官司服之九章也。而杜預則謂山也。龍也。華也。蟲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以此為九華。既為草華。藻又為水草。九章之中。何以取于草者。猶多。其謬一。蟲類甚多。但舉蟲之一。言將何所指。其謬二。山在龍上。安在其為卷冕。華蟲為二。安在其為卷冕。除去宗彝。安在其為卷冕。按諸司服之文。展轉不合。其謬三。諸說總以鄭為正。

民有好惡喜怒哀樂。賈云。好生于陽。惡生于陰。喜生于風。怒生于雨。哀生于晦。樂生于明。案漢書翼奉傳。六情十二律。北方之情好也。好有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己酉主之。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白虎通。北方陽氣始施。故好。東方萬物之生。故怒。南方陰氣始起。故惡。西方萬物之成。故喜。上多樂下多哀也。案在上為明。在下為晦。三說大抵相同。惟董子陽陰陰卑篇。喜氣為燥而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為太陰而當冬。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此泛說事。與此傳異也。

吾聞文武之世。惠云。文武。史記漢書。皆作文成。蓋為魯先君時童謠。若曰。周之文武。則太遠矣。當是傳寫之訛。論衡亦作文成。案唐石經宋本。並文成。

季氏介其雞。賈云。持芥子為末。播其雞翼。可以益肥。季氏雞。介甲也。為雞著甲。呂覽察微篇。注。介也。作小銳著雞頭也。淮南人閒訓注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二注不同。正兼用賈鄭之說。為之金距。呂覽注。以利鐵作鉞。距。查其距上。又淮南注。金距。施金芒于距也。

將禱于襄公。萬者二人。呂覽注。禱。大祭也。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六佾者。四十八人。于襄公廟二人。餘在季氏。季氏僭也。陸案曰。周禮禮。諸侯與祀。蓋有獨豐于昵者。如閔二年禱于莊公。趙匡曰。不及于祖也。今此禱于襄公。亦然。杜預別立廟謬也。按傳通言。數事。為啓怨之由。不必定在當年。此禱即是時祭。不必定為大祭。蓋諸侯五廟。次及襄公之禱。而萬舞不足也。所以不足。緣季氏亦有私祭。召其衆也。禮君祭孟月。臣祭仲月。季氏與君同日祭。又矯用樂舞。論語所謂八佾舞于庭。以私廢公。此大夫所以怨也。若謂禱必大祭。專在襄公一廟。則將事之先。泄卜戒期。百司比具。魯雖貧弱。不應除舞。季氏外。惟存萬者二人也。若專禱一廟。季氏雖不臣。不應便奪其樂舞。致令大禮不成。觀聽駭歎也。解經當以理通之。執滯文句。乃陋儒也。吳仁傑曰。人當作八。舞必以八人成列。故鄭人賂晉。以女樂二八。四人尚不成列。況二人乎。按二人二八。雖有多少。其乏事無君之罪一也。

執冰而踞。北堂書鈔。詩義問云。踞。所以覆矢也。謂箭筒蓋也。

【傳】百兩一布。鄭司農云。布。泉也。案解布為泉。則百兩之價不可通。百兩為一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聚也。禮幣則布之。

【傳】百兩一布。鄭司農云。布。泉也。案解布為泉。則百兩之價不可通。百兩為一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聚也。禮幣則布之。

【傳】百兩一布。鄭司農云。布。泉也。案解布為泉。則百兩之價不可通。百兩為一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聚也。禮幣則布之。

【傳】百兩一布。鄭司農云。布。泉也。案解布為泉。則百兩之價不可通。百兩為一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聚也。禮幣則布之。

【傳】百兩一布。鄭司農云。布。泉也。案解布為泉。則百兩之價不可通。百兩為一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聚也。禮幣則布之。

【傳】百兩一布。鄭司農云。布。泉也。案解布為泉。則百兩之價不可通。百兩為一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聚也。禮幣則布之。

【傳】百兩一布。鄭司農云。布。泉也。案解布為泉。則百兩之價不可通。百兩為一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聚也。禮幣則布之。

【傳】百兩一布。鄭司農云。布。泉也。案解布為泉。則百兩之價不可通。百兩為一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聚也。禮幣則布之。

【傳】百兩一布。鄭司農云。布。泉也。案解布為泉。則百兩之價不可通。百兩為一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聚也。禮幣則布之。

【傳】百兩一布。鄭司農云。布。泉也。案解布為泉。則百兩之價不可通。百兩為一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聚也。禮幣則布之。

【傳】百兩一布。鄭司農云。布。泉也。案解布為泉。則百兩之價不可通。百兩為一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聚也。禮幣則布之。

【傳】百兩一布。鄭司農云。布。泉也。案解布為泉。則百兩之價不可通。百兩為一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聚也。禮幣則布之。

【傳】百兩一布。鄭司農云。布。泉也。案解布為泉。則百兩之價不可通。百兩為一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聚也。禮幣則布之。

【傳】百兩一布。鄭司農云。布。泉也。案解布為泉。則百兩之價不可通。百兩為一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聚也。禮幣則布之。

【傳】百兩一布。鄭司農云。布。泉也。案解布為泉。則百兩之價不可通。百兩為一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聚也。禮幣則布之。

【傳】百兩一布。鄭司農云。布。泉也。案解布為泉。則百兩之價不可通。百兩為一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聚也。禮幣則布之。

【傳】百兩一布。鄭司農云。布。泉也。案解布為泉。則百兩之價不可通。百兩為一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聚也。禮幣則布之。

【傳】百兩一布。鄭司農云。布。泉也。案解布為泉。則百兩之價不可通。百兩為一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聚也。禮幣則布之。

【傳】百兩一布。鄭司農云。布。泉也。案解布為泉。則百兩之價不可通。百兩為一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聚也。禮幣則布之。

【傳】百兩一布。鄭司農云。布。泉也。案解布為泉。則百兩之價不可通。百兩為一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聚也。禮幣則布之。

【傳】百兩一布。鄭司農云。布。泉也。案解布為泉。則百兩之價不可通。百兩為一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聚也。禮幣則布之。

【傳】百兩一布。鄭司農云。布。泉也。案解布為泉。則百兩之價不可通。百兩為一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聚也。禮幣則布之。

【傳】百兩一布。鄭司農云。布。泉也。案解布為泉。則百兩之價不可通。百兩為一布。其大凡之數。猶云一聚也。禮幣則布之。



甚口。言其善罵。疏謂大口非。而乘于他車以歸。說文。鑿金聲也。讀若春秋傳曰。鑿而乘他車。據彼文。則鑿足之字。本從足。不作鑿。今說文于足部。偶漏鑿字耳。玉篇。鑿。邱聲。切。一足行貌。

夷王愆于厥身。紀年。夷王八年。王有疾。諸侯所于山川。王陟。

諸侯釋位。以開王政。紀年。厲王十三年。王在處。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二十六年。王陟于處。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莊子。共伯得乎共首。呂覽。開春論。共伯和穆。其行好仁賢。而海內皆以來為積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又慎人篇。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故許由處乎潁陽。共伯得乎共首。呂氏所云。即公伯攝王位。明矣。傳文。諸侯釋位以開王政。則亦以為共伯和。史記粗疎。不足信也。

而後效官。效官者。致天子之位于宣王也。說苑至公篇。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晉宋間。呼天子為官家。

攜王好命。杜預云。幽王少子伯服。束皙云。古文作伯盤。紀年。幽王十一年。犬戎弑王。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是為攜王。二王並立。平王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于余臣于攜。

成黜不端。疏云。成諸本或作滅。案呂覽仲冬紀。水泉滅竭。今月令作滅。史記酷吏滅宜。漢書作滅宜。生而有顯。御覽。三百七。風俗通曰。不舉生髮鬚子。俗說人十四五。乃當生髮鬚。今生而有之。妨害父母也。謹案周書。靈王云云。與此傳文同。按周書者。即左氏傳也。諸史五行志。間有此事。

民歌舞之矣。韓非外儲說右。上。晏子曰。田成氏甚得齊民。故齊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按成子當作桓子。顧廣圻曰。秦當作齊。周禮也。謂適齊國之人。此與史記田敬仲世家不同。

二十。【經】吳弑其君僚。杜預云。稱國以弑。罪在僚。按此說。亦是獎亂賊。為高貴鄉公事解說也。鄭玉春秋闕疑曰。王僚之弑。由季札之讓也。先儒謂春秋書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吳之大臣。舍季子將誰歸乎。夫子之意。蓋歸罪于季子也。

楚殺其大夫卻宛。杜預云。書名罪宛。按經云。殺其大夫。明被殺者無罪。家鉉翁曰。殺無罪之大夫。且夷其族。是以有入郢之禍。

【傳】帥都君子。吳語。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注。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賈良。齊所謂士。

左尹卻宛。吳越春秋。白州掣楚之左尹。號曰卻宛。注。辨其非是。按史記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犂。其孫伯誥亡奔吳。楚世家云。卻宛之宗。姓伯子誥。及子胥皆奔吳。伍子胥傳云。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誥。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犂之子曰卻宛。卻宛之子曰伯誥。宛亦姓伯。又別氏卻。索隱與徐廣同。

據史記諛言宗姓。而徐廣因將此三人。為其三代。伯州犂被殺。在昭元年。相去甚遠。史語連卻宛耳。而趙驥。徐廣。以誤傳誤。可怪也。

是無若我何。索隱云。專設諸度。儼可殺。言其少援救。故云。無奈我何。太史公采其意。且據上文。困復加。與兩弟將兵外困之辭。按索隱自解史記。非傳意。與後文同。此傳有光曰。我爾身也。當如杜預解。言王可弑。我亦死。

夾之以鉞。劉達吳都賦注。鉞。兩刃小刀。

羞者獻體。燕禮。小臣請執事者。與羞膳者。蓋別有進膳之人。獻體者。獻肉體也。獻體當升堂。近公席。故下云。改服于門外。漢唐至御前。皆搜索。亦如此也。杜預以獻體為解衣。則發露其形。何用改服乎。

真劍于魚中以進。吳越春秋。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

一乘杆焉。聘禮記注。乘謂刈禾盈手也。曹操孫子注。杆。禾葉也。說文作稭。使宰獻而請安。杜預謂齊侯請自安。不在坐。此則公食大夫之禮矣。齊侯雖卑。公不應若此。劉炫據燕禮。司正北面。命卿大夫。若曰。以我安。當如彼。使宰請齊侯自安耳。服說亦然。按燕禮。旅畢。樂卒立。司正而後命。即安。彼是燕其臣下之禮。猶備儀節。今始獻而請安。是亦卑公也。惠云。管子幼官篇。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為廷安。入其受命焉。此伯主客諸侯之禮。非比公于大夫也。以證此事。惠說迂遠。非也。

請使重見。坊記大饗。廢夫人之禮。注。夫人之禮。使人攝。疏云。按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而獻。故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謂異姓也。內宰之職云。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親王以爵。禮之後。以瑤爵。亞獻。謂同姓。自陽侯殺。禮後。其

后夫人獻禮。遂廢。並使人攝也。按內宰注。裸之禮。亞王。而禮賓。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然則裸獻。嗣后夫人。所以禮賓。共三事也。彼疏所引。粗略。非鄭義也。請使重見。亦是獻酬之禮。時不行。故子家以君出。







元【經】春王。定公是時雖未即位而昭公已薨不得仍稱三十三年此春秋之變例也通鑑從其書法然建安二十五年十月以前漢未亡天寶十四載七月以前太子未即位稱黃初至德者又非也

【傳】魏子泄收。顧炎武曰此即上年南面之事而傳再詳之者南收而失朔其一也蓋周之正月為魯之十一月而庚寅裁即己丑之明日士彌牟既已分役豈有逼之兩月而始裁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也不過三旬而畢矣按顧說雖辯然此年辛巳日為正月則不得以去年之己丑按今年之庚寅也蓋去年魏舒赴周馳使列國徵集期會須曠時日士彌牟預度其功受功之後不過三旬而畢也

易幾而哭。杜預云幾哭會也按詩楚茨傳幾期也故杜以為朝夕哭會子家子不欲見叔孫若會哭則與守龜在。周禮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公氏將溝焉。疏云公氏昭公按稱昭公為公氏猶觀禮諸侯為侯氏也或曰公氏寧公之墓地如周禮之家人

【經】雉門及兩觀災。趙匡曰此自雉門延及兩觀義理分明據實成文耳公穀乃曰自兩觀始遠經妄說按周官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則兩觀所設應在庫門外朝之位今之五鳳樓是其制邵晉涵云觀闕諸侯設于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然則此經但言雉門災足矣何言及兩觀乎明在異處闕里志兩觀臺在魯城門之外周圍各四十步高二丈東西相去一百步

【傳】奪之杖以設之。燕禮賓辭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以賜鍾人于門內齒大射禮亦如之言鍾人而不及闕人則闕人固無乞肉之事又私出尚未取師故奪闕杖以設之燕禮闕人為大闕于門外賈公彥曰古無麻燭而用荆燭則杖是所削之劑也又按私出謂便旋出也杜預以為出避酒者非

【傳】有兩肅爽馬。賈云色如霜純馬融說肅爽雁也其羽似練高首而修頸馬似之天下希有按廣雅釋鳥鶴鵠鳳皇屬也禽經白鳳謂之鶴說文五方神鳥西方曰鶴鵠則賈謂色白馬謂似鳥俱得之君以弄馬之故。弄馬謂玩好之馬漢書弄田弄兒皆如此義

【傳】噴有煩言。荀子正名篇注噴爭言也說文噴大呼也顧云管子四問有噴室之議君行師從。春秋繁露王道篇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師以備不虞陶叔授民。周書及史記無陶叔為司徒之事蓋毛陶聲相近毛叔之誤

周索。馬融注說卦索數也太玄玄祝上索下索注索數也此周索戎索并周戎之疆數之耳五叔無官。杜預以毛叔聘當五叔之一按周書克殷解毛伯鄭奉明水周本紀毛叔鄭奉明水則毛叔名鄭不名聘杜預蓋誤合聘季也攷史記又非同母弟

豈尙年哉。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載冉季載最少康叔與聘季為司寇司空故云不尙年

不敢以約為利。不敢于王窮約之時傲利杜預以約為要言非【經】於越入吳。王會解東海蛤於越納口則於越之名舊矣

【傳】將以瑀瑀斂。呂氏春秋安死篇注瑀瑀君佩玉也昭公存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備瑀瑀故用之杜預此注全襲用之說文瑀瑀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瑀瑀遠而望之免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字勝按初學記引孔子語以為逸論語

秦子蒲。子蒲楚策作子滿蒲與滿史書多相亂葉公諸梁。潛夫論志氏姓左司馬成者莊王之曾孫也葉公諸梁者戊之弟也按章昭注以諸梁為戊子涉其幣。廣韻其字漢複姓世本楚大夫涉其幣則此是人姓名不得謂藍尹壘自度其幣也

遂逃質。新序節士篇論之曰質所以勸善也辭質亦非常法也故強為之請顧炎武曰恐晉陰厚之故為此言

【經】從祀先公。此禘祭也周禮家人疏兄弟及俱為君則以兄弟為昭穆文二年躋僖公謂以惠公為昭隱公為穆桓公為昭莊公為穆閔公為昭僖公為穆今升僖公于閔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八年始云昭穆乎明本以僖昭穆別故于後皆亂也然則定八年經云從祀先公以昭公之上昭穆皆亂今審諦而易之故通言先公按賈氏言隱桓閔僖從來昭穆之敘是也謂文二年逆祀閔與僖易其昭穆則未然躋僖公者直是升僖公同在昭位不別為一世從此以後文為穆宣為昭在先只緣少僖之穆位故自後世次悉亂蓋兄弟可以同廟至合食之時復嚴為人後之義則兄弟昭穆禮之經也杜預謂親盡通言先公曾不思禘祭之時自有親未盡者在若非一一皆順豈得因僖閔而概言乎章懷此注引杜預故詳辨之

【傳】主人焚衝。淮南兵略注衝車大鐵著其輪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于敵城也通典兵十為林下安四獨輪上建雙旌旌間橫檢中立獨竿首如桔槔其竿高下長短以城為準首以窺敵石大小多少隨竿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其車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腳踏地其旋風四脚亦可隨事而用謂之拋車即衝車矣

魯于是始尚羔。杜預云魯始知執羔之尊賈云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執雁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尚羔鄭衆云天子之卿執羔大夫執雁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故傳曰惟卿為大夫當執雁而執羔僖天子之卿也魯人效之而始尚羔按賈謂魯之僭禮反出晉上杜預魯不別羔雁之尊卑是皆謂魯僭然無知何謂乘周禮鄭說得之

按衛侯之手及挽。說苑權謀篇成何涉佗按靈公之手而抑之一本作擗漢書土吉傳注擗擗也荀子儒效篇不郵是非然不之情以相薦擗注薦藉也擗抑皆謂相陵駕也擗之亦謂抑之此作挽非也杜預云血至挽謂衛侯被擗而所敵之血遂淋漓汚其挽



桓子昨謂林楚。杜預云。昨。不可訓。致工記。鐘修則昨。注云。誠昨。昨。聲大也。史照通。釋文。昨。大聲也。然桓子方虞陽虎。不應大聲告人。後漢書。馬援傳。但委贖。昨。舌。魏策。起與田文論功。起。昨。舌。不。敢。談。則。昨。非。大。聲。乃。縮。舌。含。糊。之。謂。乎。唐。石。經。初。刻。作。乍。蓋。依。杜。氏。暫。也。之。訓。林。楚。怒。馬。史。游。急。就。驚。駭。馳。驟。怒。步。起。

以為公期。公期者。託魯公有所期會。徵發。蒲圃在魯東門外。為季氏援。杜預言。公期。孟氏支子非也。喜於徵死。與上林楚云。遂之。徵死。義同。隸釋。羊竇道碑。盜賊徵止。以徵為德。荀子。正論注。徵。讀為德。左傳。釋文。徵。本。又。作。德。此。言。魯。人。之。喜。在。德。懼。其。死。之。後。杜。預。作。徵。召。解。非。

九傳。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史記。子貢說田常曰。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惟君也。呂覽。似順。論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與師。誅田成子。曰。笑。故。殺。君。而。取。國。田。成。子。忠。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必。敗。敗。請。必。死。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于。國。君。與。諸。孤。處。國。以。巨。觀。之。國。必。安。矣。皆。與。此。言。相。類。姦。臣。移。國。柄。又。自。有。術。

載。憲。蓋。賈。云。憲。蓋。衣。車。也。前。後。有。蔽。兩。旁。開。窗。可。以。觀。望。窗。中。樹。木。謂。之。蓋。子。今。人。猶。名。此。木。為。蓋。子。按。憲。即。窗。蓋。今。通。作。樞。廣。雅。釋。名。樞。柁。也。注。文。選。游。天。台。山。賦。樞。柁。也。經。典。作。輪。或。作。柁。文。選。甘。泉。賦。注。輪。與。樞。同。玉。藻。正。義。柁。即。式。也。但。車。式。以。柁。為。之。有。蓋。者。有。樞。者。故。考。工。記。云。輶。式。式。植。者。衡。者。也。按。車。輿。即。為。輪。不。必。定。是。式。也。王。應。麟。急。就。注。輪。車。輶。下。縱。橫。木。也。尚。書。大。傳。未。命。為。士。不。得。有。飛。輪。鄭。注。如。今。窗。車。也。續。漢。輿。服。志。注。李。尤。小。車。銘。曰。輪。之。嘯。嘯。疏。達。開。通。即。是。輪。上。施。窗。也。

如。騶。之。新。詩。傳。游。環。新。環。也。釋。文。新。環。木。又。作。鞞。沈。重。云。舊。本。皆。作。新。新。者。言。無。常。處。游。在。騶。馬。背。上。以。騶。馬。外。轡。貫。之。以。止。騶。之。出。左。傳。云。如。騶。之。有。新。無。取。于。鞞。也。說。文。新。當。鞞。也。徐。鍇。曰。新。鞞。新。制。其。行。也。急。就。注。新。鞞。馬。之。帶。也。王。猛。言。我。之。遇。子。如。騶。為。新。所。制。矣。謙。不。敢。與。校。鞞。鞞。而。衣。鞞。製。說。文。引。此。傳。鞞。鞞。相。值。也。徐。鍇。曰。謂。齒。縫。上。下。相。對。也。按。兵。事。章。弁。服。故。知。此。非。中。鞞。之。鞞。然。齒。相。值。齊。侯。何。從。識。之。

犀。軒。與。直。蓋。韓。非。子。姦。劫。弑。主。篇。犀。車。良。馬。後。漢。書。張。衡。傳。注。犀。堅。也。此。疏。云。以。犀。皮。為。飾。非。也。宋。史。儀。衛。志。蓋。本。黃。帝。時。有。雲。氣。為。花。蓋。之。象。因。而。作。也。宋。有。華。蓋。導。蓋。皆。赤。質。如。繖。而。圓。漉。水。繡。花。龍。又。有。曲。蓋。差。小。惟。乘。輿。用。之。崔。豹。古。今。注。華。蓋。黃。帝。所。作。曲。蓋。太。公。所。作。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蓋。焉。戰。國。常。以。賜。將。帥。自。漢。朝。乘。輿。用。之。謂。為。轡。鞞。宋。史。志。有。軍。號。者。賜。其。一。也。按。曲。蓋。為。太。公。所。作。不。可。知。以。此。傳。證。之。春。秋。惟。有。直。蓋。無。曲。蓋。也。

十傳。叔孫氏之甲有物。周禮。關人注。兵物皆有刻識。惠。云。刻。識。之。語。出。于。漢。時。梁。冀。傳。云。刻。其。毛。以。為。識。按。惠。說。隔。也。周。禮。司。兵。職。掌。五。兵。五。柝。各。辨。其。物。司。弓。矢。職。辨。其。名。物。月。令。物。勒。工。名。以。考。其。誠。注。云。刻。工。姓。名。于。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通。典。李。衛。公。兵。法。諸。應。請。甲。數。葉。行。數。于。甲。襟。上。鈔。記。古。者。

造。彝。器。刀。劍。之。屬。有。款。有。識。豈。僅。漢。時。為。然。哉。

十二經。公至自圍成。書之者。所以恥公。而惡夫方命者也。十三傳。戊也。駟。檀弓疏。世本。衛獻公生戊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為。公。叔。氏。鄭。云。朱。春。秋。作。戊。十四經。天王使石尚來歸。杜預云。祭社之肉。盛以版器。按。周。禮。疏。云。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版。始。故。掌。版。云。祭。祀。其。版。器。之。屬。注。云。飾。祭。器。是。其。祭。器。皆。飾。以。版。

傳。屬。劍。于。頸。屬。讀。如。犀。甲。七。屬。之。屬。陸。釋。文。初。音。非。次。音。是。婁。豬。艾。殺。釋。詁。樓。聚。人。婁。與。樓。通。小。雅。角。弓。箋。婁。斂。也。趙。岐。孟。子。注。樓。率。也。凡。六。畜。通。淫。之。時。好。狂。走。羣。聚。故。杜。預。以。為。求。子。豬。今。養。母。豬。家。有。牽。牡。殺。就。風。合。之。呼。為。豬。郎。集。韻。雙。求。子。豕。也。或。省。作。豕。豕。字。林。豕。三。毛。聚。居。者。一。曰。豕。老。謂。之。豕。

劇。賈。將。殺。余。此。尹。吉。甫。後。妻。逐。伯。奇。之。計。也。劉。敞。曰。蓋。劇。賈。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為。夫。人。夫。人。惡。其。斥。已。淫。則。啼。而。走。言。太。子。殺。余。以。誣。之。劇。賈。曰。劇。賈。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驅。姬。亂。晉。若。此。比。者。多。矣。鄭。玉。曰。或。者。猶。有。疑。于。戲。陽。速。之。言。不。知。誰。人。何。所。不。至。聞。夫。人。之。啼。知。其。欲。歸。罪。太。子。即。迎。合。夫。人。之。意。趣。太。子。以。證。其。事。此。姦。人。之。所。為。世。常。有。之。按。晉。之。懲。懷。太。子。附。之。庶。人。勇。潘。岳。楊。素。皆。決。然。為。戲。陽。速。事。而。不。惜。此。固。無。可。疑。也。學者。不。察。因。謂。左。氏。之。譏。當。劇。賈。出。奔。南。子。援。戲。陽。速。以。為。證。蓋。公。播。其。惡。于。鄰。國。左。氏。所。錄。據。彼。國。之。辭。爾。先。著。南。子。之。惡。蓋。公。之。無。恥。則。其。事。不。待。辨。而。可。知。矣。

十五經。公薨于高寢。說苑。脩。文。篇。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哀。公。

元傳。夫屯晝夜九日。杜預云。夫。猶。兵。也。劉。敞。云。夫。屯。謂。夫。役。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築。壘。成。耳。夫。者。別。有。城。夫。非。戰。士。按。古。兵。字。只。謂。甲。兵。五。兵。魏。晉。間。始。為。士。伍。為。兵。有。老。兵。兵。子。之。目。杜。注。不。文。古。者。版。築。之。役。即。士。卒。為。之。劉。謂。別。有。城。夫。亦。非。此。然。蓋。子。非。古。也。此。傳。尤。非。對。向。所。校。本。也。

如。子。西。之。素。廣。雅。釋。詁。素。本。也。凡。物。功。未。畢。而。質。已。成。亦。謂。之。素。士。喪。禮。注。形。法。定。為。素。曲。禮。疏。素。形。樸。也。大夫種。呂。覽。當。染。注。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鄒。人。寰。宇。記。云。文。種。楚。南。鄒。人。吳。越。春。秋。注。楚。之。鄒。人。皆。誤。也。史。記。正。義。引。吳。越。春。秋。文。種。字。子。禽。荆。平。王。時。為。宛。令。蓋。范。蠡。為。楚。之。三。戶。人。而。文。種。曾。官。於。楚。乃。與。范。蠡。俱。適。越。耳。高。誘。尊。師。篇。又。作。楚。鄒。人。蓋。越。為。楚。所。滅。鄒。亦。通。為。楚。地。明。一。統。志。甯。波。府。人。物。云。文。種。鄒。縣。人。甯。波。府。志。文。種。鄒。縣。人。則。鄒。鄒。皆。鄒。之。誤。耳。

樹。德。莫。如。滋。小。雅。廣。詁。滋。益。也。齊。語。注。滋。長。也。甚。澆。能。戒。之。小。雅。甚。忌。也。又。教。也。淮。南。經。稱。訓。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記。注。昭。道。認。誠。也。甚。











驟顧諸朝。曲禮。朝而視。不有異事。必有異慮。子我夕。夕見于君也。朝曰朝。暮曰夕。

望視。釋名。望望羊。羊陽也。言陽氣在上。舉頭高。似若望之然也。孔子世家云。眼如望羊。即此望視。成子兄弟四乘如公。索隱云。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車。故四乘。按系本陳僖子乞。產成子常。簡子齒。實子其夷。穆子安。康邱子向。暨莊子芒。益。惠子得。凡七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按系本昭子。將來是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強相證會。言四乘有八人耳。今按田完世家云。田恆兄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惟稱四乘。不言人數。知兄弟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車也。按呂覽似順論。田成子有兄曰完子。或是田常庶兄。合八人之數。然傳言。乘者非一。文十一年。富父終甥。驅乘。司寇牛父。驅乘。昭二十年。鴻臚。驅乘。四即驅。方謀闕止。事須秘密。必不多車。索隱之言是也。本傳子生昭子。注則附會也。

聞公猶怒將出。王世貞曰。成子兄弟。昭然叛逆。而猶聞公怒而將出。若有迫于所遭之不幸者。蓋姑以是激私黨之怒。以濟其謀焉。爾非其情也。意如之受伐。請以五乘亡。彌牟之拒。輒欲自北門出。奸雄飾詐。大都如此。

東郭賈奔衛。孔遺有東郭賈。事詳考證。子告季孫。孔子辭。同惡相濟。知告季孫。必不從也。

【傳】涉人之過也。涉人猶津吏。

【經】夏四月己丑。孔某卒。宋濂孔子生卒年月辨云。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年與日。同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與公羊差一月。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有五。則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世家云。孔子生于襄二十二年。杜預主司馬遷。司馬真主公羊。穀梁。以證史記。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偶去疾見傳記異辭。則造為調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己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曆法稽之。則大尊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有為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為庚子。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為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為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年七十有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于年于月。皆據實而書。公羊于年。亦據實而書。于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則以節書。總而論之。三者皆非誤也。濂以春秋長曆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一日。時交十一月節。當從穀梁氏也。且注家謂己酉為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意或誤書。未可知也。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宮建丑矣。書則曰。十有二月。漢宮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

周制可知。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謂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尊後。即為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歷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因有生于己酉。而以庚戌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耶。至孔子所卒之年。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謂十六年。為辛酉。己丑日。為戊戌。亦非也。自壬戌歲。上溯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尤非也。按宋濂駁洪。馮二氏之妄說。是也。必據長曆。始知十一月。庚辰朔。庚子。為十一月二十一日。又何疑乎。公羊書。本無十一月。或作十有一月。又後之俗師。妄益。與穀梁初無異也。索隱云。若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一年生。至哀公十六年。為七十三。若襄公二十二年。則孔子年七十二。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者。此正惑于公羊。十有一月之文也。若十一月。則為襄公二十二年歲首。依周正。孔子壽止七十二。依夏正。亦為七十三。蓋不明周正夏正之差池。其實夫子壽數甚明也。據十月庚子之說。無論夏正周正。夫子卒年七十三。宋濂誤算一月。眩于周正夏正。因謂七十四。非也。

【傳】不慙道一老。小爾雅。慙。強也。

尼父。檀弓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諡。疏云。尼則字也。父且字。士冠禮疏。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若孔子生于周代。從周禮。呼尼甫。至五十去甫。以尼配仲而呼之。曰仲尼。然則以伯仲者。為正字。故以二十所字。為且字也。

武車反。孔。孔。有廟主。似大夫得有主也。鄭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之反。所出公之主耳。戴侗曰。說文云。祔。宗廟主。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為主。今許公為得祔于室中。非石室。亦非石函矣。按管子山至數云。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為祔。然祔為遠主明矣。孔。但。有祔主。而無祖。主。知大夫無主明矣。

乞。曰。不可得也。言一千五百人。數多不可給。挾豫章。陸璣疏。豫章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構葉大。可三四葉一。遺。木理細。綴于豫章。子赤者。材堅。白者。材脆。荆州人曰。梅終南及新城。上庸皆多構。構。彼說。則豫章與構。木為一類也。爾雅。豫章。大木。生七年乃可知。按本草。別錄。有釣樟。陳藏器拾遺。有樟。李時珍曰。豫章。乃二木名。一類二種也。樟。木高丈餘。小葉似構。而尖長。背有黃赤茸毛。四時不彫。夏開細花。紅。小子木大者。數抱。肌理細而錯縱。有文。宜于雕刻。氣甚芬烈。豫。即別錄所為釣樟者也。根似烏藥。香。故又名烏樟。按爾雅。榆。無疵。郭注。榆。檉屬。似豫章。鄭樵草木略。釣樟。曰。榆。亦樟之類。爾雅之榆。無疵。蓋類樟之木。非即樟也。顏師古漢書注。豫。即枕木。章。即樟木。二木生至七年。乃可分別。此師古妄分。為二。不知其何據。時珍襲之。漫指釣樟為豫。非也。

殺齊管修也。後漢書陰識傳。修管仲七世孫。自齊適楚。為陰大夫。王如高府。淮南秦族訓。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此即石乞所欲焚者也。問白公之死焉。死同屍。呂覽雜論。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漢書酷吏傳。安所求







二十六年【傳】后庸。唐石經作舌庸。宋庠國語補音亦作舌。吳越春秋作與。或作洩。雖與舌近。此作后誤。卒于連中。名勝志。連中館在空澤後。遺址高二丈。藝文類聚。古文瑣語曰。初。邢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臣死。自臣死後。五祀。五月丁亥。吳亡。以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邢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死。後吳亡。景公懼。思邢史子臣之言。將死日。乃逃于瓜圃。遂死焉。求得已盡矣。

二十七年【傳】屬孤子三日朝。下令于死事之孤。使三日而朝。大戴記千乘篇。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設乘車兩馬。既夕禮。注。兩馬士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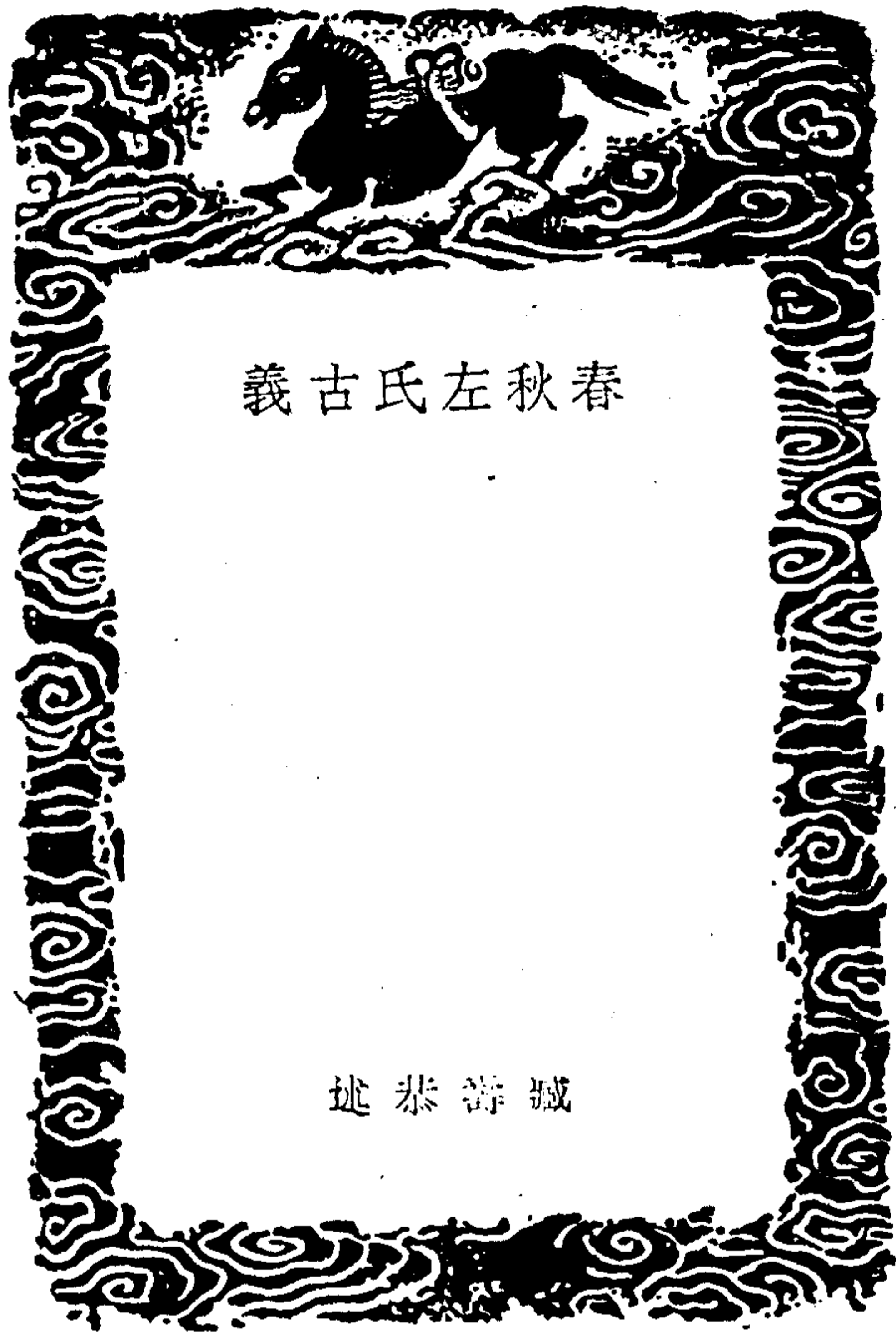
召顏深聚之子晉曰。呂覽尊師篇。顏深聚。梁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按晉者進也。衣製。六書正譌。製雨衣。今俗訛為裁製。

知伯聞之乃還。說苑指武篇。智伯曰。吾聞田假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走之耳。

多陵人者皆不在。釋詁。在。終也。

吾乃今知所以亡。荀子國篇。亡國至亡。而後知亡。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說苑建本篇。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安子曰。無恤不才。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





春秋左氏古義

臧壽恭述

敘

余交臧君伯辰早相契最深。伯辰舉孝廉。澹於進取。嗜漢儒經學。嘗言諸家經學。後人輯述已辯。惟春秋賈服義尚無所屬。當為輯之。閱二十年。往晤於雒城。時稿已完。尚未錄出。伯辰旋游皖。聞學幕。余亦遠適嶺右。踪跡中疎。歲丙午。伯辰歸道山。其弟子沈明經鳳飛持經義來。因得披閱。伯辰精於算述。依劉歆推日食。為前人所未有。且博采二家義幾盡。余為校正兩條。目力昏眊。不能加審。因屬楊茂才覘校之。補其譌漏。務求精當。至伯辰依公。殺日食三十六。以為正經止此。而楊茂才補出獲麟後日食一。與劉歆左氏日食三十七相足。亦將以引後人之惑也。楊茂才受伯辰算學。自為春秋中朔表。并將補輯左傳賈服義。續述之功不小。戊申仲夏。李鄉園司馬將為伯辰編其書於仁和官舍。余欣然贊而付之。歸安下斌。

春秋左氏古義 敘

春秋左氏古義六卷。長興臧孝廉壽恭卿眉所著也。孝廉本先為左氏春秋經古義。後為左氏傳古義。其若干卷。物後。其傳稿全佚。惟存其經。而闕自昭公二十三年以下。其弟子楊君覘為補完之。予悲其名字冥斃。將無以傳於後。為刻而行之。因識其端曰。春秋左氏經最後出。而行獨最遠且盛。其與公殺異者。往往左氏之經為長。蓋公殺之經得之口耳傳授。經歷數世。始著竹帛。故不免文字脫失。年月差互。為之傳者如公羊子。雖深明禮意。具有微言。而憑籍爛文。推求誤簡。曲為之說。偏而不周。左氏則丘明備見寶書。親承聖教。文字完密。明而易曉。又書皆古文。無傳聞轉寫之失。此漢之通儒許鄭二君皆深信而篤守之。比之於詩。公羊義高而文駁。猶之齊。穀梁旨近而理淺。猶之魯。韓左氏則猶之毛也。惜杜氏溺於晚近之學。惑於變亂之談。其為集解。不特不能申釋傳意。得其言外之旨。而反譏傳以汨經。并強經以從傳。於君臣大義。晦而弗明。致令宋以後人集矢於傳者。更從而疑左氏經之誤。此國朝諸儒所以有古義之作矣。自顧亭林氏補正杜解。惠定宇氏更闢古義及補注。馬器之氏復補之。張阮林氏又著辯正。然皆多及傳文。亦未專取賈服。類諸家也。洪北江氏為春秋左傳註。嚴豹人氏為春秋內傳古注輯存。近時李次白氏為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始專事於此。而李氏為尤備。疏證亦最詳。三家書皆後出。孝廉著此書時。蓋皆

春秋左氏古義



未及見而精於算術。據三統以考正歲星超辰朔閏之次。又備擬漢志所引劉歆之說。以左氏之學與於歆。其言皆足裨古義。則皆非諸家所及者也。其體例簡質。亦得古注家之法。後之考左氏經者。當有取於斯焉。同治十有三年太歲甲戌十有二月吳潘祖蔭。

春秋左氏古義卷第一

清 長興臧壽恭述

賈逵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孔穎達春秋正義。正義又云。說左氏者。言孔子自衛反魯。齊來應。齊驥為孔子至也。驥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說。孔子自以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且明自以為素王。故為素王。作左氏之傳。以魏諸儒皆為此說。漢書禮志云。初左氏傳多古字古句。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理義備焉。後漢書賈逵傳云。逵與父。臣驥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闕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寵。杜預春秋序云。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廣引公羊。殺奪適足自亂。孔穎達春秋正義序云。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逵。尹咸。劉歆。後漢有鄭眾。賈逵。許崇。鄭玄。各為古訓。然雖取公羊。殺奪以釋左氏。又正義云。先儒取二傳者多矣。春秋之經。僅伐會盟。及戰敗克取之類。文與而義殊。錯文以見義。先儒知其如是。因謂有與文莫不替義。先儒謂於二傳。僅為左氏造日月。上各條。可見與左氏學之細微。南齊書陸倕傳云。永明元年。澄頓國子博士。時國學置杜。服春秋。澄與王儉書云。左氏宜取服虔。而奪取以達經。服虔無經。雖在注中。而經又有無傳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案據此知賈氏經傳。雖注服氏注傳。而不注經。又知服氏於傳注中。其引經。文字與所引服氏注正如此。

隱公

正義云。隱公以平王四十九年即位。是歲歲在壬申。案。錢氏大明云。正義與三統術推長之法。合。蓋舊說也。而謂以三統術推隱公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二千五百九十九年。滿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去之。餘八百三十三。以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一萬七千八百八十五。滿百四十四而一。得八百八十八。為積。次滿十二去之。得定。次二。數從星紀起算。外歲星正在隱公即位歲。故云是歲歲在壬申。

春秋古經第一。漢書藝文志。案。志云。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卷。公羊。穀梁。二家。以十一卷屬公羊。穀梁。則十二篇為左氏經。漢志本謂七篇。當是劉歆從師。第一者。志云。十二篇。蓋公羊。穀梁。各一篇。故以十二公之次為之次。

三統術云。夫曆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禮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曆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漢書律曆志。案。志云。三統術及曆以說春秋。是三統為左氏說。

賈逵云。春秋取法陰陽之中。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正義。公羊疏。一。說。據疏。一。公羊疏云。三統術云。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依此以解春秋之義。

賈又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正義。

元年春王正月。平王四十九年。歲在壬申。太歲在甲寅。

三統術云。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以自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經曰。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為三月。商為四月。周為五月。夏數得天。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為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暎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暎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人生自寅。成於申。故曆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為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許始。其序亦如之。漢書律曆志。



















十有二年。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侯公羊殺梁曰紀侯曲池公羊曰毆蛇。案杞與紀不同已見上池當作沱蛇即它字沱從它聲故與蛇通毆當作毆

音曲爲丘禹反是曲與毆同音相轉

公會宋公子盧。

盧公羊曰鄭。案未詳疑康有空音鄭與空音通轉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賈服以爲衛惠公稱侯護其不稱子。禮記正義四

十有四年。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語殺梁曰禦。語與同音相假禦兒侯漢書國傳傳作語兒侯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劉歆以爲御廩公所耕藉田以奉桑盛者也。桑法度亡禮之應也。漢書五行志上

乙亥嘗。

服虔云嘗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正義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羊曰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案公羊衛在蔡上釋文不言與左氏異

十有五年。

許叔入于許。

先儒以爲國逆。正義

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羊曰鄆殺梁曰蒿。案蒿艾同爲喉音鄆蒿同从蒿聲地名無定字二家經出口授蓋齊人謂艾爲蒿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公會宋公公羊曰公會齊侯宋公莒公羊曰修。

案說文衣部修字下引春秋傳曰公會齊侯于修說文所稱春秋傳皆左氏傳左氏無齊侯說文音齊疑今本左氏經有齊文然此是經而說文云傳亦不可疑且傳云謀伐莒將納厲公也說文厲公是宋意非齊意故下十六年會于曹夏伐鄭齊皆不與此會或亦無齊侯與齊經同修之作誤錄製體別修經與多作修禮記表記衣服以修之儀禮少牢饋食禮錫衣修袂皆假修作修考工記與人師車

欲修鄭注修故奇作修是移與修通

十有六年。莊元年歲在大梁太歲庚辰

冬城向。

杜注云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魯說因謂傳案杜氏所稱書說蓋買服說也

十有七年。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雒。

公會邾儀父公羊曰公及邾婁儀父殺梁曰及邾儀父。

案傳云及邾儀父盟于雒雒莒之盟也疑左氏經會亦當作及然隱元年正義引作公會邾儀父盟于雒是正義本與今本同殺梁唐石經及上公有字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案序正義云桓十七年五月無夏禮記中庸正義云桓十七年五月不云夏唐石經亦無夏字岳本及諸本作夏五月者誤衍

奚殺梁曰郎。案說文郎讀若奚凡說文讀若之字皆可通假郎从白从邑奚與郎相似殺梁蓋假郎爲奚後人多譏郎少識郎故誤郎爲郎耳

賈服以爲視朔而不登臺故書月不書時。禮記正義五十三

癸巳葬蔡桓侯。

劉賈許曰葬蔡桓侯獨不稱公桓卒而季歸無臣子之辭也。正義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楚鄭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九百四十八年積月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五閏餘五積日三十四萬六千二百四十九小餘三十一大餘四十九正月癸酉朔小餘七十四二月壬寅朔大餘三十六三月壬申朔小餘七十九四月辛丑朔大餘四十一五月辛未朔大餘三十八六月辛丑朔小餘四十六七月庚午朔大餘五十一八月庚子朔小餘五十九九月己卯朔大餘五十八十月己亥朔積日三十四萬六千二百四十九加積日二百六十六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十三

井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三十九萬七千七十二滿統法而一得二百五十八度命如法合辰在軫十一度鄭注周官保章氏云鶉尾星也鶉尾星也鶉尾星之次終於軫十一度鶉尾星之次起於軫十二度今合辰在軫故曰鶉尾分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紀侯大去其國。

禮記曲禮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傳以魯大王居郕。狄人攻之。乃輪城山邑于岐山。故有去國之義。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正義云。不書葬者。亡國之婦。夫喪皆降。莫與之。而賈。許方以諸侯禮說。又失之也。案正義所引賈說。蓋謂齊侯加禮于伯姬。經齊葬伯姬與諸侯同。

五年。

秋。鄭黎來朝。

案。鄭黎。皆從兒聲。故鄭說見三字古多通用。此經左。設作鄭。公羊作兒。十五年。也。鄭公羊又作兒。是三字通用之證。說文作兒。從牛。勳聲。孫音作。鄭黎。實一字也。

六年春王正月。

正月。公羊。穀梁曰。三月。案。漢書引劉歆說云。衛公子黔牟立。齊師請侯伐之。天子使使救衛。據劉說。是伐與救相比。前年冬。公羊。左氏。疑今本二傳說。又俗本。穀梁作二月。非。今據唐石經。

冬。齊人來歸衛俘。

案。正義云。說文。保。从人。象。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作保。字與保相似。故誤作保耳。又顧師古。匡謬正俗。四云。案。爾雅。俘。取也。非。序。蓋。伐。三。獲。俘。厥。寶。玉。然則所取於衛之寶。而來獻之。經傳相會。義無乖。與。豈。必。俘。即。是。人。語。蓋。謂。受。即。古。文。字。俘。亦。可。通。保。且。俘。从。手。聲。寶。从。缶。聲。字。仿。同。在。尤。尚。部。同。聲。亦。可。相。假。顧。謂。俘。爲。取。孔。以。俘。爲。保。之。說。皆。不。知。俘。爲。寶。之。假。借。耳。

七年。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案。正義云。說文。保。从人。象。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作保。字與保相似。故誤作保耳。又顧師古。匡謬正俗。四云。案。爾雅。俘。取也。非。序。蓋。伐。三。獲。俘。厥。寶。玉。然則所取於衛之寶。而來獻之。經傳相會。義無乖。與。豈。必。俘。即。是。人。語。蓋。謂。受。即。古。文。字。俘。亦。可。通。保。且。俘。从。手。聲。寶。从。缶。聲。字。仿。同。在。尤。尚。部。同。聲。亦。可。相。假。顧。謂。俘。爲。取。孔。以。俘。爲。保。之。說。皆。不。知。俘。爲。寶。之。假。借。耳。

夜。穀梁曰。昔。隕。公羊曰。寶。

案。正義云。說文。保。从人。象。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作保。字與保相似。故誤作保耳。又顧師古。匡謬正俗。四云。案。爾雅。俘。取也。非。序。蓋。伐。三。獲。俘。厥。寶。玉。然則所取於衛之寶。而來獻之。經傳相會。義無乖。與。豈。必。俘。即。是。人。語。蓋。謂。受。即。古。文。字。俘。亦。可。通。保。且。俘。从。手。聲。寶。从。缶。聲。字。仿。同。在。尤。尚。部。同。聲。亦。可。相。假。顧。謂。俘。爲。取。孔。以。俘。爲。保。之。說。皆。不。知。俘。爲。寶。之。假。借。耳。

傳曰。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劉歆以爲。齊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也。星隕如雨。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雨偕也。明雨與星隕兩變相成也。洪範曰。庶民惟星。易曰。雷雨作。解。是歲歲在玄枵。齊分野也。夜中而星隕。象庶民中離上也。雨以解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行伯復與周室也。周四月。夏二月。日在降婁。魯分野也。先是衛侯朔奔齊。衛公子黔牟立。齊師諸

侯伐之。天子使使救衛。魯公子溺專政。會齊以犯王命。嚴弗能止。卒從而伐衛。逐天王所立。不義至甚。而自以爲功。民去其上。政錄下作。尤著。故星隕於魯。天事常象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下。案。賈逵元年。歲星定次。一百二十八。積次滿十二去之。得定次。命如法。得歲在玄枵。鄭注。周禮。保。氏。云。玄枵。齊也。故云。是歲歲在玄枵。齊分野也。又是年入甲申。統九百五十六年。積月一千八百二十四。閏餘四。積日三十四萬九千一百七十二。小餘七十六。大餘三十二。正月丙辰朔。火。小餘三十八。二月丙戌朔。火。無小餘。三月丙辰朔。小餘四十三。四月乙酉朔。七月辛卯朔。置。上積日八十九。以統法乘之。又以十九乘小餘四十三。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十二萬六千七百七十六。滿統法而一。得四月朔。合辰積度八十二度餘五百五十八。加七度。度餘八百七十七。得辛卯夜。牛積度八十九度餘一千二百八十。命如法。得辛卯夜。牛日在奎三度。距降婁一度。故曰。日在降婁。周禮。保。氏。注。曰。降婁。魯也。淮南天文訓。以。奎。爲。魯。之分野。故曰。魯分野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賈逵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

服虔言。欲共伐鄭。並正義。

甲午。治兵。

治兵。公羊曰。治兵。案。禮記。大司馬。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甲午。治兵。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治兵。五兵。才。劍。鎗。弓。矢。及。銅。羊。字。之。誤。以。治。爲。訓。因而作說如此。嚴氏元照云。古。台。司。制。旁。字。多。通用。與。與。等。通。于。德。弗。訓。徐。廣。曰。今。文。作。不。怡。案。晉。君子。易。辭。公。羊。文。十。二。年。傳。作。易。意。詩。鄭。風。子。子。寧。不。爾。音。轉。時。作。治。音。此。其。例。也。海。音。謂。釋。司。作。訊。與。台。相。似。亦。作。與。與。相。似。故。二。字。易。混。然。傳。說。不。同。不。必。強。通。

注云。三年而治兵。與秋同名。兵革將出。故曰治兵。周禮疏。二十九。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案。公羊。鄭。作。成。此。作。成。者。說。有。明。文。春秋。經。傳。云。變。成。謂。之。成。諱。大。惡。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賈逵以爲。弑君取國。故以國言之。正義三。

九年。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莒。公羊。穀梁曰。莒。案。正義。莒。音。莒。同。

夏。公伐齊。納子糾。











會公羊、穀梁曰公會。案穀梁經有公字，傳有明文，左氏經無公字，公羊經有公字，二傳及注疏皆無此疑，左氏經有齊。

二十有八年。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公羊曰公會齊人、宋人，邦婁人救鄭。案，唐石經公羊及宋鄂州刻本皆冬，築郟。有邦婁人三字，似非今本誤衍。

郟，公羊、穀梁曰微。

案，徐氏養原云，左氏音微云，築郟，亡也，是左氏經作郟，與今本同。乃公、穀音微也。左氏作郟，自乃實，服本左氏經也。故同內錯出不符，郟微築三字同音，古多通假。信禮士冠禮，肩髀萬年，鄭注云，古文肩作郟，少牢饋食禮，肩髀萬年，鄭注云，古文肩作微，此其證也。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在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故微，魯邑也。大無麥，禾。

服虔云，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傳言饑而經不書者，得齊之糴，救民之急，不至于饑也。

正義，漢書五行志上云，劉向以爲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穀種不成者也。是時夫人淫于二叔，內外無別，又因凶饑一年而三歲，故雖是而經不書，師說謂以淫亂之謂云，遂不改厥四年而死，禍流二世，皆淫之患也。案，劉向是穀梁說，與服虔同，是左氏說，亦以穀梁說也。又案五行志之例，劉向後不別出劉說，及劉說後不別出劉向者，皆向說同說。臧孫辰告糴于齊。

服虔云，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於穀，故云如楚乞師。正義。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

劉、賈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延廡不書作，所用之木非公命也。正義。秋，有蜚。

劉歆以爲負蟊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也。漢書五行志中之下。

城諸及防。

賈逵云，言及先後之辭。正義。

三十年。

夏，次于成。

次于成，公羊、穀梁曰師次于成。案，杜注云，將軍師少，故直書次，是杜本左氏經無師字，穀梁傳云，不書公，不能救鄭也，似穀梁經亦無師字，公羊無明文。秋七月，齊人降郟。

劉、賈以爲郟，紀之遺邑。正義。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

案，是年入甲申統九百七十九年，積月一萬二千一百八十四，餘十三，正小，閏在十一月後，積日三十三萬七千五百五十九，小餘五十七，大餘十九，正月癸卯朔，大餘十九，二月癸酉朔，小餘六十二，三月壬寅朔，大餘二十四，四月壬申朔，小餘六十七，五月辛丑朔，大餘二十九，六月辛未朔，小餘七十二，七月庚子朔，大餘三十四，八月庚午朔，又置上積日，加積日二百七，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三十四，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二十八萬七千四百一，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一百八十六度餘七百八十六，命如法，合辰在鬼二度，去柳二度，淮南天文訓以東井與鬼爲秦之分野，以柳七星張爲周之分野，故曰秦周分。

齊人伐山戎。

服虔云，山戎北徂，蓋今鮮卑也。史記集解三十二。

三十有一年。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說文手，捷，捷也，軍捷得也，从手，廷聲。作秋，傳曰，齊人來獻戎捷。案，公、穀經及杜注，左氏經皆作齊侯，而許君引作齊人，蓋許君親見賈逵受古學，所讀者乃賈氏經也，賈服之例，凡傳言諸侯而經書人者，皆是賈。此傳云，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則經書齊人，故知許君所引，乃賈經，非字之誤也。

冬，不雨。

劉歆以爲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公羊疏云，二傳作小穀，與左氏異。案，禮疏說，是左氏經舊作城穀，今本作城小穀者，乃杜氏改從二傳。

賈逵云，穀不繫齊者，世其祿。正義。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己未，公羊、穀梁曰乙未。

左氏說云，臣之奉君，悉心盡恩，不得緣君父有子爲立廟，無子則廢。禮典內禮十五引五經異義。

閔公。



正義云。閔公於惠王十六年即位。是歲歲在大梁。案。置莊元年定次七。次餘一百二十二。各加三十二。得積次三十九。次餘一百五十四。次餘滿百四十四。加積次一。共得積次四十四。次餘十。積次滿十二。去之。得定次四。命如法。得歲在大梁。

春秋古經第四

元年。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姑。公羊。穀梁曰。落姑。案。穀梁傳文云。落姑。一本作路姑。蓋落姑。謂落路。三字皆從各得聲。古皆通用。

二年。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賈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遞也。審遞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禮記正義十二。又引禮記志云。魯莊公三十二年八月。幾閔公二年五月吉禘。時廢公

殺子般之後。公懼于難。不得時禘。則去首禘于門外。乃入。務自尊敬。以厭其禍。若已。然。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禘。此禘。又即五月禘于其廟。比月大祭。故禮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于禘少四月。又不禘。云吉禘。其無憾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賈服以爲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殺子。罪輕。故不去姜氏。正義。

十有二月。狄入衛。

賈逵左傳言滅。經書入者。不與夷狄得志於中國。詩正義三之。

春秋左氏古義卷第三

僖公。

僖公。史記。漢書皆作益公。正義云。僖公于惠王十八年即位。是歲歲在鴉首。案。閔元年歲星定次四。次餘十。各加二。得定次六。次餘十二。命如法。得歲在鴉首。

春秋古經第五

元年。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新北。救邢。

案。曹師。各本誤作曹伯。今從唐石經。及莊三。癸廿三年正義引經改正。

說文。品部。品字。注引春秋傳曰。次于新北。讀與品同。案。品爲正字。讀爲假借字。許字所引。蓋實經也。

左氏先儒以爲齊桓君也。進止自由。故先次後救。正義八。又是年正義云。公羊以爲此言次于新北救邢。與義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二事相反。爲之作說。言此是君也。進止

自由。彼是臣也。先通君命。賈服取以爲說。







一命如法。合辰在井二十六度。周禮保章氏鄭注。以實沈爲晉分。以豷首爲齊分。實沈終于井十五度。豷首起于井十六度。故曰齊晉分。

六年。

七年。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母。公羊曰甯母。案。宣十一年傳。孔寧。公羊作孔甯。後漢書烏桓傳注云。寧甯兩字通也。

曹伯班卒。

班。公羊曰般。案。班般。古通。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壬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陳世子款下公羊有鄭世子華。案。下。鄭伯乞盟。似是公羊經誤衍鄭世子華四字。然何注云。鄭伯欲與盟。不肯自來。盟何注不直言不肯自來。乃言不肯自來盟。尋味自字。公羊經或多鄭世子華四字。

九年。襄王元年。歲在癸亥。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賈逵云。漢法。三年祭地。陰方澤。澤中有方丘。故謂之方丘澤。即鄭丘也。水經注云。正。襄曰。或曰。河東汾陰縣爲葵丘。案。正義引或說。即賈注。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詭諸卒。

甲子。公羊曰甲戌。案。上有戊辰。疑左。殺經亦作甲戌。今本左氏經作甲子。乃杜氏所據漢本也。殺經亦後人所改。故釋文不言與公羊。詭。當从石經。岳本作危。殺經釋文云。詭。左氏作危。詭。此左氏經作危之明證。詭。從俱。從危。聲。通。故。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殺。公羊曰弑。案。殺弑同音。釋文如字。又音弑。

左氏說。未踰年之君。未葬。繫于父。殺奚齊于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爲君。不繫于父。齊公子商人殺其君舍。父已葬。通典內禮十五。引五經異義。

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公羊曰卓子。案。傳曰卓子。又曰公子卓。據晉悼公名。而成十八年傳。又稱周子也。蓋公羊以卓子爲名。左氏以卓爲名。而以卓子爲別稱。漢書元王傳。引作晉里克弑其君卓。此殺經也。左氏經與殺經同。與公羊異。他如國語晉語。史。

春秋左氏古義 卷三

五三

記十二諸侯年表。晉世家。漢書古今人表。及史記集解。引服注。並作卓子。疑用左氏別稱。莊二十八年傳。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生奚齊。其婦生卓子。或卓子。本二名。左。殺經。齊子字。又案。桓二年正義。引釋例云。晉之荀息。期欲復晉。本無大節。先儒。隨加善例。又爲不安。蓋恭肅謂。此則左氏。以說善荀息。與公殺同。

冬。大雨雪。

大雨雪。公羊曰大雨雹。案。傳說不同。漢書五行志于兩雪類別。出公羊經曰。大雨雹。正以其經文不同。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公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案。傳十年左氏傳云。殺平鄭無父字。則左氏經。父字。今本有者。誤衍。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三月。殺梁曰正月。案。漢志載。劉歆以爲二月。齊。衛分。是漢時春秋古經作三月。趙元王傳注引。經亦作三月。今文殺經。經作正月。而釋文不言與左氏。疑今本殺經誤。

劉歆以爲二月。案。今本漢書。劉歆。齊。衛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九百九十五年。積月一萬二千三百六。閏除十一。積日三十。庚子朔。小除七十一。三月己巳朔。二月庚午。又置上積日。加積五十九。以統法日乘之。以十九乘小除七十一。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六萬四千六百八十四。滿統法。而一。得積度四十二。度除四十六。命如法。得三月己巳朔。合辰在危十三度。二月庚午。在危十四度。危十五度。爲玄枵之次。終危十六度。爲蠲之次。初十二次之分。玄枵。齊也。蠲。衛也。故曰齊衛分。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臼。公羊曰處臼。案。杵處音相近。杵爲正。字處爲同音假借字。

十有三年。

十有四年。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於防。使鄆子來朝。

鄆子。殺梁曰緡子。左氏釋文云。鄆亦作緡。案。漢書地理志。東海郡。緡。故國。禹後。緡。漢書郡國志。緡。國。緡。故。國。東。海。是。鄆。當。作。緡。宜。從。釋。文。亦。作。字。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氏以爲沙鹿。晉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伯陽父所謂國必依山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不過十年。數之紀也。至二十四年。晉懷公殺于高粱。志下之上。

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林。樹于山曰鹿。正。義。案。服注。用殺經說。此說。引作。說。古文。作。案。史記。索隱。一。引。殺經。傳。亦。作。鹿。向。書。傳。大。鹿。釋。文。音。鹿。上。云。錄。也。馬。鄭。云。山。足。也。易。屯。卦。即。鹿。釋。文。王。肅。作。

春秋左氏古義 卷三

五五



鹿云山足據此則鹿按按鹿假借字

十有五年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帥公羊曰率

夏五月日有食之

劉歆以為二月朔齊越分

齊師曹師伐厲

九月公至自會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隕公羊曰隕錫公羊殺梁曰隕

傳曰風也劉歆以為風發于他所至宋而高駝高蜚而逢之則退

執應六觀之數云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宋公曹伯公羊曰宋公會曹伯

十有九年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邾子會盟于邾

宋公公羊曰宋人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公羊曰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劉賈先儒皆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

五月乙巳酉宮災

左氏以為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言宮舉國

二十有一年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孟公羊曰孟殺梁曰等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公羊曰須句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賈氏云泓之戰譏宋襄故書朔

公及楚人戰于泓左氏以為不用子魚之計至於戰敗身傷所以貴公也而公羊善之云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是







正義云文公以襄王二十六年即位是歲歲在降婁。案置位元知歲星定次六次餘十二各加三十三得積次三十九次餘四十五積次滿十二去之得定次三命如法得歲在降婁。

春秋古經第六

元年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癸亥公羊曰癸亥朔。

案杜注本左氏經無朔字。漢書五行志引經亦無朔字。楚元王傳注引有朔字蓋穀梁經也。

劉歆以為正月朔燕越分。

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十七年。積月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八。閏餘十三。是歲有閏。閏日三十七。七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五十三萬一千二百七十四。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三百四十五度餘五百七十三。命如法合辰在斗七度。五行志云凡春秋月食三十六。公羊以為朔二十七日。晦日二。若是年作癸亥朔則當為朔二十八。然則公羊亦無朔字。今本有者。誤衍。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賈逵以為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以命珪合瑞為信。通典八十引段暢議。

叔孫得臣如京師。

惠棟曰世本云桓公生伯叔牙牙生伯。伯益生莊叔得臣得臣生叔孫得臣。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

頤公羊穀梁曰頤。

案頤從君聲。從儿聲。古音文通。頤部。故頤與相通。漢書楚元王傳注引經作楚太子商臣弑其君頤。

二年

丁丑作傅公主。

通典吉禮七引五經異義曰。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唯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備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制。小祥以前。主用桑。始死尙實。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于廟。以為祭主。凡虞主用。練主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前。而作主。特祀於主。燕嘗耐于廟。主之制。四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皆刻諸于背。案許氏要古學于賈逵。其義所遺。蓋左氏說。又案此作主。謂練主。傷三十三年傳云。作主。非禮也。謂虞主。兩處經傳不同。舊說尙可證。據杜氏故為。案漢反疑傳文倒錯。謹誌。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士穀穀梁曰士穀垂隴公羊穀梁曰垂歛。案左傳釋文云。穀本亦作設。穀梁釋文云。穀本又作穀。二字聲同形近。古多通假。歛之與穀。以雙聲相假。猶漢書梅福傳。穀之作府。府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劉歆以為文公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公子遂如齊納幣。又與諸侯盟。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躋蓋公主。大夫始顯事。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會四國而救鄭。楚使越椒來聘。秦人歸櫜。有炕陽之應。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邠伯來奔。秦伯使遂來聘。季孫行父城諸及郟。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二邑。炕陽失衆。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八月丁卯大率于太廟。躋僖公。

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變有禮儀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于太廟。故言大事也。躋也。登蓋公于懸公上。逆祀也。蓋雖閔之庶兄。嘗為懸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懸上。又未二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為貌不恭而狂。外為言不從而僭。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大室屋壞矣。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夷陵。將墮周公之祀也。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三年

秋。雨蟲于宋。

劉歆以為蟲為穀災。卒遇賊陰。墜而死也。漢書五行志中之下。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伐楚以救江。公羊穀梁曰伐楚救江。案公穀釋文不言與左氏異。左氏經多以字。或涉傳文誤衍。

四年

衛侯使甯俞來聘。

賈氏云甯俞公羊曰甯速。公羊疏十三。案今本公羊經亦作甯。與賈氏所見本異。然位二十六年之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為夫人。母以子貴。禮也。通典嘉禮十七引五經異義。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春秋左氏古義 卷三

春秋左氏古義 卷三

春秋左氏古義 卷三

春秋左氏古義 卷三

春秋左氏古義 卷三

春秋左氏古義 卷三

春秋左氏古義 卷三

春秋左氏古義 卷三

春秋左氏古義 卷三

春秋左氏古義 卷三

春秋左氏古義 卷三

春秋左氏古義 卷三

春秋左氏古義 卷三

春秋左氏古義 卷三







秦人來歸嬴公成風之榼。

案成風者，嬴公之母，莊公之妾，母以子貴，故上經書夫人風氏，母以子氏，故此經書嬴公成風。

十年。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不書氏，賈氏以爲陋，正義引釋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厥貉，公羊曰屈貉。案周禮內司服，厥貉注云，鄭司農曰，喪大記作風秋，風者音聲與厥相似，蓋音訓同。厥俱从厥聲，故厥亦與風通。凡偏傍从厥之字，亦借風風，如刺厥作刺風之類是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麇，公羊曰麇。案麇與閭古音同，部故二字相假。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叔仲彭生，公羊殺梁曰叔彭生，承匡，公羊殺梁曰承匡。

服虔曰，叔仲惠伯。史記集解三十三，案釋文云，叔仲彭生，本或作叔彭生，仲衍字，蓋漢書五行志，水經陰溝水注，並引作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唐石經亦無仲字，蓋作匡，據史記集解，疑有仲字者，服虔經也。

服虔曰，魯地也。史記集解三十三。

十有二年。

秦伯使術來聘。

術，公羊曰途。案禮記月令，審端經術，鄭注，術，周禮作途。學記術有序，鄭注術當作途，是術與途通。

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服虔曰，河曲，晉地。史記集解四。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郟。

郟，公羊曰運。案鄭作運，假借字。又案，魯有東郟，此爲山郟，晉所爭者，是時屬晉，故季孫城之，後入于晉，成九年，楚子庚伐郟，郟人入郟，十二年，晉人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郟，是也。昭元年，季孫宿伐郟，取郟，自此又屬晉，禮漢東諸有郟字。

十有三年。

邾子貜卒。

公羊殺梁曰鐘條。案凡鐘條从竹之字，多變从竹，今本左氏經作鐘條，乃鐘條之誤。

大室屋壞。

大室，公羊曰世室。

案古文作大，今文作世，猶衛大叔儀之爲世叔齊，宋樂大心之爲樂世心也。

服以爲大廟之室也。正義，詩正，義二十一。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於杏。

公羊曰冬，公如晉，衛侯會于杏。案公羊經，公字疑奪。

鄭伯會公于栗。

栗，公羊曰斐。案斐從非，擊故可通假。

十有四年。

齊人執子叔姬。

服虔云，子殺身執閔之，故言子，爲在室辭。正義。

十有五年。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衛分。

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三十一年，積月一萬二千七百五十一，閏餘十六，是歲有閏，積日三萬六千五百四十八，小餘四，大餘四十八，正月壬申朔，小餘四十七，二月辛丑朔，大餘九，三月辛未朔，小餘五十二，四月庚子朔，二月辛丑，又置上積日八十八，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五十二，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九萬八千七十二，滿統法而一，得積度六十三度餘一千一百十五，命如法，得四月庚子朔，合辰在壁一度，二月辛丑日在壁二度。

十有六年。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郟丘。

賈氏云，郟丘，公羊曰舊丘。殺梁曰師丘。公羊經十四，案今本公羊經作師丘，公羊釋文云，師丘音四，左氏作郟丘，殺梁定字，隨音而異也。又師之與師，只多通假，漢書匈奴傳，黃金師比，師比，是借師作師。







戊子，夫人嬴氏薨。

嬴氏，公羊，殺梁曰熊氏。案，嬴熊氏，近相通。

楚人滅舒蓼。

舒蓼，殺梁曰舒蓼。案，說文邑部，地名，从邑，舒聲。是謂為正字，蓋為假借字。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

劉歆以為十月二日，楚鄭分。

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四百二十二年，積月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七，閏餘十七，正春分，閏在四月後。積日三十八萬五千六百六十四，小餘二十四，大餘四十四，正月戊辰朔，小餘六十三，二月丁酉朔，小餘二十五，三月丁卯朔，小餘六十八，四月丙申朔，小餘七十三，五月乙未朔，小餘三十五，六月乙丑朔，小餘七十八，七月甲午朔，小餘四十八，八月甲子朔，小餘二，九月甲午朔，小餘四十五，十月癸亥朔，二日甲子，又置上積日，加積日二百九十五，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四十五，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四十一萬三千八百六十六，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二百六十八度餘一千三百六十四，命如法，得十月癸亥朔，合辰在角五度，二日甲子在角六度，角在鶻尾，鶻尾之周十二次之分，鶻尾也，善星，也，故曰楚鄭分。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敬嬴，公羊，殺梁曰頃熊。案，敬之與頃，皆音聲相近，頃，禮以敬為作頃，一人有兩號，非也。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左氏說，妾子為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通典九十三，引五經異義。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冶，殺梁曰洩冶。案，凡泄之作洩，皆唐人避諱改。

十年。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劉歆以為二月，毛本漢書曰，魯衛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四百四十四年，積月一萬二千九百十二，閏餘十二，積日三十八萬一千三百二，小餘四十二，大餘二，正月丙戌朔，小餘四，二月丙辰朔，小餘四十七，三月乙酉朔，小餘九，四月乙卯朔，二日丙辰，又置上積日，加積日八十九，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九，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十二萬六千四百四十四，命如法，得四月乙卯朔，合辰在奎七度，二日丙辰在奎八度。

五月，公至自齊。

還至不月，為下癸巳月。賈服例。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公羊曰，繹，案，繹，邾子，古有繹，類不同，繹。

十有一年。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陵，殺梁曰夷陵。案，辰之作夷，蓋譌，繹致誤。

納公孫儀行父于陳。

事，公羊曰，甯，案，甯，作甯，故見七年。

賈逵云，稱納者，內難之辭，二子不繁之陳，絕于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正義。

十有二年。

宋師伐陳。

公羊疏云，諸家經皆有此文，惟賈氏注者闕此一經，疑其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莒，公羊曰，衛，案，衛，故不同。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先穀，殺梁曰先穀。案，殺作穀，故見文二年。

十有四年。

十有五年。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賈逵云，稱人，衆辭，善其與衆同欲，正義。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棣。

無棣，公羊曰，車，案，無作車，方音通，備禮，公食大夫禮，注，無母，禮文，無音車。

冬，緣生。



劉歆以為錄蠶登之有翼者食穀為災黑管也。漢書五行志中之下。

十有六年。

夏成周宣榭火。

火公羊穀梁曰災。案傳說不同。

左氏說榭者講武之坐屋。漢書五行志上。

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正義。

冬大有年。

劉賈許云言有者不宜有之辭也。正義六。

十有七年。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劉歆以為三月晦朧魯衛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五十一。年積月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九。閏餘四。日三十八萬三千八百七十一。小餘五十七。大餘五十一。正月乙亥朔大。小餘十九。二月乙巳朔小。小餘六十二。三月甲戌朔大。癸卯晦。小餘二十四。又置上積日加積日八十八。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二十四。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十二萬五千三百三十七。滿統法而一。得積度八十一度餘六百七十八。命如法。合辰在癸下度。

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朧。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應侯王其肅。朧則侯王其舒。劉歆以為舒者侯王展意顯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王侯縮胸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胸不任事。故食二日仄。應者十八。食晦日朧者一。此其效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下。

十有八年。

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

晉遠云邾使大夫往殘賊之。正義。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梁曰呂。案說文云。晉楚文呂。从丙旅聲。是呂為古文。漢書文。旅即晉之古文。齊秦晉旅力既壯。詩小雅。旅力方剛。其字皆當作呂。旅乃假借字耳。

公孫歸父如晉。

服虔曰歸父襄仲之子。史記集解三十三。

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筮公羊穀梁曰榭。案左氏釋文云。榭。動真反。穀梁釋文云。榭。丑真反。是二字同音。故得通假。

成公。

正義云。成公以定王十七年即位。案正義不首是歲。歲星所在。蓋謂齊。宣元年歲星定次九。次餘六十三。各加十八。得積次二十七。次餘八十一。積次滿十二去之。得定次三。命如法。得歲在降婁。

春秋古經第八。

元年。

三月作丘甲。

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殺一乘。

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楛具備。謂之乘馬。詩正義十三之二。禮記正義五十一。

漢書刑法志云。魯成公作丘甲。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成王道。服注用服說。又曰。一說。別令人為丘作甲也。士農工商。四類。異業。甲者非凡人所能為。而今作之。謂不正也。案服注所稱一說云云。此二傳說。然服注傳每稱一說。疑服注兼取二傳。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戎公羊穀梁曰賈。案公羊釋文云。賈音求。是茅賈同音。故得通假。

二年。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師戰于梁。

首公羊曰手。案手古首字。備禮大射儀。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士要禮。載魚左首。鄭注並云。古文首為手。齊魯兩國二十五年。傳授手于我手。亦首之古文。聲同通用。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袁婁穀梁曰爰婁。案袁婁通說。見後四年。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郕人。盟于蜀。

于蜀。

正義引釋例云。楚之君臣。最多混錯。齊亦隨文。雖生善惡之狀。混攪無已。其不能得辭。則皆首。豈與夷得志。案據此則左氏意。以傳云。不稱盟也。專指齊宋陳衛鄭魯。楚公子嬰齊。不稱是。應與夷之得志。傳云。其晉而與。與與盟。故曰。盟。然則未嘗盟。齊也。與齊之不齊。非為盟可知。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公羊曰沙澤。案瑣沙聲轉相通。釋文云二傳作瑣澤定七年同案今本左氏經定七年作沙與陸氏所見本異。

十有三年。

曹伯廬卒于師。

廬公羊穀梁曰廬。案左傳釋文云廬亦作廬公羊釋文云廬力吳反本亦作廬廬古多通用。

十有四年。

十有五年。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歸于京師公羊曰歸之于京師。案傳說不同。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劉歆以為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漢書五行志上。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為四月二日魯衛分。

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六十八年積月一萬三千二百九十四日餘九日三十九萬七千三百三十三日小餘十五大餘十三正月丁酉朔小餘五十八二月丙寅朔大餘二十二三月丙申朔小餘六十三四月乙丑朔二日丙寅又置上積日加積日八十八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六十三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除十一萬五千八百六十六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七十五度餘三百九十一命如法得四月乙丑朔合辰在奎四度二日丙寅日在奎五度。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

賈氏云鄆陵之戰譏楚子故書。正義五十一。

服虔曰鄆陵鄭之東南地也。史記集解三十九。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丘。

莒丘公羊曰招丘。案音相假。

賈逵以為書執行父舍于莒丘言失其所不書至者刺晉聽讒執之示已無罪也。正義。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羊曰結。案括結聲轉相通。

九月辛丑用郊。

劉氏以為諸言用皆不宜用反于禮者也。正義引釋例。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廕。

狸廕公羊曰狸廕殺梁曰狸廕。案地名無定字狸廕音之轉廕疑古字通故狸廕亦作狸廕。

舊說壬申十月十五日狸廕魯地也。

正義引釋例案下十有二月丁巳朔劉歆以為九月朔則此壬申劉歆以為七月十日六月初三日三十九萬四百二十七小餘四十五大餘七正月辛卯朔大餘七二月辛酉朔小餘五十三三月辛卯朔大餘十二四月庚申朔小餘五十五五月己丑朔大餘十七六月己未朔小餘六十三六月戊子朔大餘七十二七月戊午朔大餘七十八八月丁亥朔大餘八十七九月丁巳朔大餘九十五十月丁巳朔大餘一百零三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其卒之義也范甯注云嬰齊定以十月壬申日卒而公以十一月還先致公而後錄其卒故壬申在十一月下也嬰齊從公伐鄭致公然後伐鄭之事畢須公事畢然後書臣卒先君後臣之義也公羊以為得君命然後卒大夫殺梁以為致公而後錄其卒二傳說各不同左氏先錄梁取二傳然二傳但言壬申在十月不定為十五日定為十五日者左氏說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為九月周楚分。

案是年積日三十九萬四百二十七加積日二百六十六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二十七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除三十七萬七百六十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二百四十度餘一千四百命如法合辰在翼十二度距張十一度張為周之分星翼為楚之分星故曰周楚分。

十有八年。

晉弑其君州蒲。

正義二十六引應劭說云周穆王名滿晉國公名州蒲又有王孫滿同名不詳則此為州蒲。案史記諸侯年表作海曼壽州曼滿聲近相通疑當如正義說作滿。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士魴公羊曰士魴。

案魴彭同聲相假。

士魴公羊曰士魴。

案魴彭同聲相假。

士魴公羊曰士魴。

案魴彭同聲相假。



四年

秋七月戊子。夫人嬖氏薨。

嬖氏。公羊曰。弋氏。案。說文無弋字。當作以。與弋同音相通。

五年

叔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善道。公羊曰。善道。案。說文。道。禾也。司馬相如曰。道。一。道。六。道也。道。道。即。道。之。音。與。道。同。音。相通。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郟人。于戚。公至自會。冬。成陳。楚

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公羊曰。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公羊曰。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案。左氏傳云。九月丙午。盟於戚。會吳。且命成陳也。冬。諸侯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戚。以救之。成陳之諸侯。即會于戚之諸侯。惟鄭子魯。不與成陳。救陳之諸侯。即成陳之諸侯。疑左氏經當與公。同作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今本左氏經無莒子。滕子。薛子。滕子。薛伯。八字。蓋傳寫訛奪。故三傳釋文皆不標異同。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賈氏云。月。為下卒起其義也。公羊疏。十九。

六年

七年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公羊曰。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案。頌原同聲相假。將據俱从。頌。原。為。正。字。據。乃。假。借。字。穀。梁。釋。文。云。頌。若。門。反。本。又。作。郡。或。作。頌。音。于。倫。反。是。穀。梁。別。本。又。假。郡。為。頌。

變。穀。梁。曰。溼。案。穀。梁。釋。文。云。溼。本。又。作。隰。又。音。變。二。十。年。同。據。隨。音。溼。為。變。即。本。左。氏。作。音。又。作。隰。隰。乃。隰。字。也。說。文。云。變。讀。若。溼。此。變。溼。相。通。之。證。

八年

九年春。宋災。

### 春秋左氏古義卷第五

襄公

正義云。襄公以簡王十四年即位。是歲歲在壽星。案。說。成。元。年。定。次。三。次。餘。八。十。一。各。加。十。八。得。積。次。二。十。一。次。餘。九。十。九。積。次。滿。十。二。去。之。得。定。次。九。命。如。法。得。歲。在。壽。星。

春秋古經第九

元年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郟。

韓厥。公羊曰。韓屈。郟。公羊曰。合。案。厥。屈。古。通。說。見。文。十。年。范。氏。說。梁。注。云。郟。地。郟。或。作。合。是。穀。梁。經。或。本。作。合。與。公。羊。同。是。年。左。傳。正。義。引。賈。逵。云。齊。魯。曹。邾。杞。次。于。郟。則。賈。注。本。左。氏。經。作。郟。與。今。本。同。

二年。王元年。歲在

三年。大火。歲在丙戌

秋。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穀梁曰。公至自會。案。會。作。會。疑。穀。梁。字。誤。



宋災公羊曰宋火

案傳說不同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薛伯杞伯小邾子殺梁曰薛伯小邾子

案左氏釋有杞伯傳有明文殺梁經無杞伯疑誤

十年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偃陽殺梁曰偃陽

案左傳釋文云偃甫曰反是偃與傳同音古詩多通假

冬盜殺鄭公子騫

騫公羊殺梁曰斐

案騫斐皆非聲騫正字斐假借字騫之作斐猶梁之作斐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正義引何休傳云李武子將作三軍何休以為左氏說云魯公室休以為與魯中軍義同于義左氏為短曰左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家始專兵甲公室云云左氏說者魯公室失左氏意遠矣案據章昭魯語注是李武子意欲專公室而名則魯公室故何氏云然則詳是年傳下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城北公羊殺梁曰京城北

案公羊疏云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之也又案亳商邑也毛詩商邑翼翼後漢書變準傳引作京師翼注云韓詩之文也是亳亦稱京故魯語云討諸于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台殺梁曰部

案部為正字台為假借字

十有三年

夏取郟

郟公羊曰詩

案鄆詩皆從寺聲謂為正字詩為假借字然左氏以郟為國公羊以詩為郟之邑傳說不同不必強通

十有四年

公孫蔓

蔓公羊曰蔓

案蔓即蔓之或體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為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

案前年入甲申統一千八百八十三年積月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五無閏餘日三十九萬五千五百六十五小餘七十五大餘四十五正月己巳朔大月小餘三十七二月己巳朔小月小餘五十二八月丙申朔大月小餘四十二四月戊戌朔大月小餘四十七六月丁酉朔大月小餘九七月丁卯朔小月小餘五十七八月丙申朔大月小餘四十四九月丙寅朔小月小餘五十七十月乙未朔大月小餘十九十一月乙丑朔小月小餘六十二十二月甲午朔大月小餘四十九

二月甲午朔二日乙未又置前年積日加積日三百二十五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六十二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四十九萬九千九百二十八統法而一得積度三百二十四度餘一千二百九十二命如法得十二月甲午朔合辰在尾十五度二日乙未日在尾十六度尾在大火析木之間十二次之分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故曰宋燕分

己未衛侯出奔齊

衛侯公羊曰衛侯行

案左殺經無行字杜注文稱疏也明有文桓十六年衛侯出奔齊公羊傳曰衛侯朔何以名絕何休注此云不稱孫實逐君者舉君絕為重據此則公羊經有行字與左殺異正義引釋例云諸侯奔亡皆追逐而衛侯非自出也正義又云曲禮云諸侯失地地名失地書名傳無其事禮記之文或據公羊之義不可通于左氏故杜不為此說案據釋例及正義則左氏先儒亦取諸侯失地名之例故凡諸侯奔亡皆書名此不名者為孫實所逐故不名左傳具有明文杜預滅梁古義遠為從告之說顯與傳違正義回護杜說駁難先儒即其說而細釋傳文則古義猶可得也

十有五年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劉歆以為五月二日魯趙分

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八百八十五年積月一萬三千四百四十九閏餘十四在九月後積日三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四小餘五十四大餘三十四正月戊午朔大月小餘十六二月戊子朔小月小餘五十九三月丁巳朔大月小餘二十一四月丁亥朔小月小餘六十四五月丙辰朔二日丁巳又置是年積日加積日一百十八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六十四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十四萬八千二百六十八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九十六度餘五百二十四命如法得五月丙辰朔合辰在婁九度二日丁巳日在婁十度婁在降婁大梁之間十二次之分降婁魯也故曰魯趙分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公羊釋文云周一本作職

十有六年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賈服以為不曰諸侯之大夫者惡大夫專而君失權也

正義正義公羊以為溴梁之盟若若然然殺梁云不曰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政教約信在于大夫其事不由君也不曰諸侯之大夫則大夫不臣也賈服取以為說

冬叔孫豹如晉







邾子薛伯公羊曰邾婁子薛伯殺梁曰邾子薛伯案左氏經無薛子疑誤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六年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先儒以為諸侯有過貶而稱人正義十三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夏穀梁曰座案座音同相假

二十有七年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孔奐公羊穀梁曰孔瑗案奐與瑗通垣从旦聲瑗从爰聲互爰同聲故發瑗與奐通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殺梁曰專案專即鱄之名文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為九月周楚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九百七十七年積月一萬三千五百六十八閏餘三積日四十萬六千七百七十四小餘六十一大餘五十四正月戊寅朔小餘二十三二月戊申朔小餘六十六三月丁丑朔小餘二十八四月丁未朔小餘七十一五月丙子朔小餘三十三六月丙午朔小餘七十六七月乙亥朔小餘三十八八月乙巳朔大無小餘九月乙亥朔又置是年積日加積日二百三十七以統法乘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八十九統法而一得積度二百三十一度餘八百八十命如法合辰在亥三度

三統術云治曆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周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班朔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部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中而可曆以為在建戌史書建亥又曰襄公二十七年距辛亥百九歲九月乙亥朔是建中之月也魯史廿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中可曆過也再失閏矣言時實行以為十一月也不察其建不考之於天也

案傳作十一月故云可曆以為在建戌經作十二月故云史書建亥辛亥僖公五年為孟統五十三章首故曰距辛亥百九歲

二十有八年

公孫夏公羊曰公孫嚙案夏嚙方音之誤

冬公孫夏帥師伐陳

先儒以為國逆正義

衛侯入於夷儀

二十有五年

劉歆以為六月晉趙分案置上積度一百十六度餘八百七十六加積度二十九度餘八百七十七共得積度一百四十六度餘一百五十四命如法合辰在癸四度

二十有四年

先儒以為叔孫臣也先通君命故先救後次正義八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賈以為昇我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正義

昇我公羊曰昇我釋文作昇我音必利反案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鄆出奔陳兩引作昇卑昇形近漢校官碑作昇卑是錄傳昇卑也昇卑同字







秋九月大雩。

劉歆以為先是莒牟夷以二邑來奔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外和大國內獲二邑取勝鄰國有杭陽動衆之象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賈逵以為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為燕與齊平服虔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為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正義

叔孫婁如齊蒞盟。

婁公羊曰舍案婁舍一擊之轉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為二日魯衛分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于是有災其衛君乎魯將上卿是歲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魯季孫宿卒晉侯謂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宴宴居息或盡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公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減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適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此推日食之占循變復之要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于日月是故聖人重之載于三經于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亡咎于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于右肱之所折協于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案此左氏先雷引傳釋經之舊式故備錄之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八年積月一萬三千七百四十四日四萬四千六百九十九日小餘七十八日大餘五十九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四十五并之滿周天除之餘十二萬三千九百七十五滿統法而一得積次八十二次餘五百六十八命如法得四月癸卯朔合辰在奎十一度二日甲辰日在奎十二度

八年。

秋蒐于紅。

劉、賈、穎云蒐于紅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權在三家也正義

冬十月壬申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賈服以非哀公之文在殺孔奐之下以為楚葬哀公正義

九年。

許遷于夷。

正義云若許不欲遷而楚強遷之則當云楚人遷許案禮正義云云先儒必有以為楚人強遷者傳云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其為楚人強遷無疑經以自遷為文不言楚人遷許者不與楚也正義舉宋人遷宿齊人遷陽為比例蓋不明春秋夷夏之義

夏四月陳災。

災公羊穀梁曰火案傳說不同

賈服以為陳已滅而書陳災懲陳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陳尚為國也正義

十年。

夏齊樂施來奔。

齊公羊曰晉案左氏作齊傳有明文公羊無傳公羊釋文云晉樂施左氏作齊樂施是公羊作晉之明證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纘帥師伐莒。

意如公羊曰隱如案意隱擊轉相通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成公羊曰戌左氏釋文云成音城何休音恤公羊釋文云宋成讀左傳者音成何云向戌與君同名則宜音恤案二文形近易誤莊子大宗師成然釋文云成本作戌與此正同

賈服以為去冬刺不登臺視氣公羊疏二十二禮記正義五十三

十有一年。

大蒐于比蒲。

賈服以為書大者言大衆盡在三家正義十四

仲孫纘會邾子盟于段祥。















二十有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郕。

賈云公不得歸其國都而書至者季氏示欲為臣故以告廟正義。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朝陵。

朝陵公羊曰郕陵。案宋中箱本左氏經作朝其餘本俱作郕與公穀經同鄭正字。制造假借字圖本公羊疏作朝增音釋云朝音專本亦作專。

二十有七年。

二十有八年。

夏四月丙戌鄭伯卒。

鄭公羊曰甯。案下滕子寧公羊亦作甯說見宣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

三十年。

徐子章羽奔楚。

章羽公羊曰章馮。案羽馮同聲通假。

三十有一年。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躒公羊曰躒。案躒同聲通假。

冬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公羊曰黑弓。案備禮射禮侯道五十弓。云今文改弓為肱是弓與肱通。

十有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劉歆以為二日宋燕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三十二年。積月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一。小餘五十一。大餘一。正月乙酉朔。大小餘十三。二月乙卯朔。小餘五十六。三月甲申朔。小餘六十一。四月甲寅朔。小餘六十六。五月癸未朔。小餘七十一。六月癸丑朔。小餘七十六。七月壬午朔。小餘八十一。八月壬子朔。小餘八十六。九月辛巳朔。小餘九十一。十月辛亥朔。小餘九十六。十一月庚辰朔。小餘一百零一。十二月庚戌朔。小餘一百零六。統法而一得積度。

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三十八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四十九萬七千五百三十六。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三百二十三度餘四百三十九。命如法得十二月庚戌朔合辰在尾十四度。二日辛亥日在尾十五度。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賈遠云昭公得闕季氏奪之不用師徒正義。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莒人薛人公羊曰莒人邾人。案左氏經無邾人疑奪。

賈遠云魯有昭公難故會而不盟正義。

### 春秋左氏古義卷第六

定公。

正義云定公以敬王十一年即位。案正義不言是歲歲所在。蓋昭元年定次四。次餘一百三十。各加三十二。得積次三十六。次餘一百六十二。積次滿十二去之。得定次一。命如法得歲在亥。公羊疏二十五云何氏以為定公者昭公之子與賈服異。

春秋古經第十一

元年春王。

案春時不書月者推夏服之例。當是定公未即位。太史登歲氣而不視朝故時不書月。

二年。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賈遠云刺緩朝見辭失所不諱罪己正義。

二月辛卯。

二月公羊穀梁曰三月。案公羊疏云三月辛卯云云公羊。穀梁曾作三月左氏作二月未知孰正。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拔。公羊曰枝。案。拔與枝形近易混。公孫枝之爲公孫拔也。

四年。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

公孫姓。公羊曰公孫歸姓。案。未詳。襄六年公羊疏引經亦作蔡公孫歸姓。

五月。公及諸侯盟作皋鼬。

皋鼬。公羊曰滑油。案。地名無定字。皋與滑。與油音同音通假。

杞伯成卒于會。

杞伯成。公羊曰杞伯戊。案。釋文云。伯戊音茂。是隨氏所見公羊經作戊。史記趙世家。大戊午爲相。徐廣曰。戊一作成。漢書古今人表作大成。午。國策韓策亦作大成。午。是戊成二字古書多相亂。

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

案。推其服之例。還至不月。爲劉卷卒月。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孔圉。公羊曰孔圉。案。與國音同通假。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薳瓦出奔鄭。

柏舉。公羊曰伯莒。案。史記范雎傳。而從唐舉。案。蔡侯引荀圃作唐。顧氏家訓音韻篇云。北人之音。多以舉爲莒。是舉莒同音通假。柏伯古通。

庚辰。吳入郢。

郢。公羊。穀梁曰楚。案。傳說不同。因學紀聞亦云。楚昭出奔。獨有君。申包胥求救。猶有臣也。故不言楚。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月。公羊曰正月。案。漢書地理志。注亦云。五年正月辛亥朔。師古所據。疑是誤。經而二傳釋文不言與左氏異。今本穀梁經亦作三月。與左氏同。

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越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三十八年。積月一萬四千七十五。圓餘五。積日四十一萬五千六百四十六。小餘七十四。大餘二十六。正月庚戌朔。二月辛亥。又置是年積日。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七十四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五十五萬一千六百。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三百五十七度餘七十七。會知法得正月庚戌朔。會辰在斗十九度。二日辛亥日在斗二十度。

夏。歸粟于蔡。

賈逵曰。不書所會。後也。正義。

六年。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郕。

賈氏云。公羊曰。仲孫何忌。公羊疏二十六。公羊疏云。穀梁及賈經皆無何字。案。今本公羊經亦作仲孫忌。無何字。上經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三家經。雖同。范氏於如晉下注云。仲孫忌。而曰仲孫何忌。當所未詳。是上經有何字。杜氏于爾雅下注云。何忌。不有何爾文。是杜注本左氏經與賈經同。疑今本公羊經傳有誤。

七年。

齊侯。衛侯盟于沙。

沙。公羊曰沙澤。案。左氏經作沙。而傳作成。成十二年。會于沙澤。公羊經亦作沙澤。於沙即成澤。成澤即沙澤。故公羊作沙澤。

九月。大雩。

賈逵云。旱也。正義。

八年。

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

賈逵云。還至不月。爲曹伯卒月。公羊疏二十六。

晉士鞅。

士鞅。公羊曰趙鞅。案。傳說不同。

葬曹靖公。

靖公。公羊曰歸公。案。歸公。漢書地理志。注。王子爵。傳作歸。史記周本紀。宣王靜。漢書古今人表。作靖。是歸靖三字古通。

盜竊寶玉大弓。

劉歆以來說左氏者。皆以爲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緜。成王所以分魯公也。正義。

九年。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案。說文作夏。又曰部。高糾多音也。从口。夏省聲。二字音同。古語通假。又見襄十四年。

夾谷。公羊。殺梁曰頰谷。  
案。夾谷。頰之音。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鄆。龜陰田。殺梁曰鄆。龜陰之田。  
案。殺梁多。之字或衍。

賈氏以爲鄆。鄆二邑。邑內人民多。故舉邑名。龜陰言田者。龜是山名。直得田而不得邑。  
公羊疏。二十。

圍鄆。

鄆。公羊曰。殺。案。疏云。賈氏不云公羊曰殺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賈氏云。樂大心。公羊曰。樂泄心。  
公羊疏。二十六。案。今本公羊經泄作世。疏云。宋樂世心。世字亦作泄字。故賈氏言焉。

宋公子地出奔陳。

地。公羊曰。池。  
案。地與池。雖形近。古音多。莊子大。宗師穿池而養。給釋文云。池本作地。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於安甫。

安甫。公羊曰。案。公羊疏云。賈氏不云公羊曰安甫者。亦是文不備。殺梁經甫亦有作浦氏者。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疆出奔陳。

仲佗。公羊曰。宋仲佗。  
案。公羊多宋字。何注有明文。

十有一年。

十有二年。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侯。公羊曰。竹侯。  
案。傳說不同。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劉欽以爲十月。二日。楚鄭分。  
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四十五年。積月一萬四千一百六十一。閏餘十六。正月。閏在六月。前積日四十一萬八千一百八十六。小餘四十六。大餘四十六。正月庚午朔大。小餘八。二月庚子朔小。小餘五十一。三月己巳朔大。小餘十三。四月己亥朔小。小餘五十六。五月戊辰朔大。小餘十八。閏月戊戌朔小。小餘六十一。六月丁卯朔大。小餘二十三。七月丁酉朔小。小餘六十六。八月丙寅朔大。小餘二十八。九月丙申朔小。小餘七十一。十月乙丑朔。二日丙寅。又置是年積日。加積日二百九十五。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七十一。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四十一萬六千二百八十八。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二百六十九度餘八百六十八。命如法。得十月乙丑朔合辰在角六度。二日丙寅日在角七度。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垂葭。公羊曰。垂葭。案。腹股并。葭。同聲相假。

十有四年春。衛公孫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衛趙陽。公羊。殺梁曰晉趙陽。  
案。傳說不同。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公孫佗人。公羊曰。公子佗人。群。公羊曰。論。  
案。公孫佗公子。傳說不同。詳前同音相假。公羊疏云。左氏殺梁皆作假子。群子。賈氏不注。文不備。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檇李。公羊曰。醉李。  
案。左傳釋文云。檇音醉。公羊釋文云。醉李。本又作檇。音同。是公羊經亦有作檇之本。二字音同。故相通假。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羊曰。堅。  
案。公羊釋文云。于堅如字。本又作牽。音來是。堅同音。故相通假。

天王使石尙來歸賑。

先儒解此云。祭祀之肉。盛于賑器。以賜同姓諸侯。  
正義。案。此年無冬。依左氏例。當刺不登嚴祀。

十有五年。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渠蔭。公羊曰。鐘條。  
公羊疏云。左氏作鐘條。字。賈氏無說。文不備也。據此則左氏經又有作鐘條者。案。凡雙聲疊韻。因聲得義。本無定字。故音同皆可通假。

賈逵云。欲救宋。善恤鄰也。  
公羊疏。二十六。

秋七月壬申。姬氏卒。

姬氏。殺梁曰弋氏。  
案。已見。宣四年。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劉欽以為六月，晉趙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四十八年，積月一萬四千一百九十八，閏餘十八，正曆盤，閏在三月前，積日四十一萬九千二百七十九，小餘十七，大餘五十九，正月癸未朔，小餘六十二，二月壬子朔，大餘六十二，三月辛酉朔，小餘六十五，三月辛亥朔，大餘六十七，四月辛巳朔，小餘七十二，五月庚戌朔，大餘七十二，六月庚辰朔，大餘七十七，七月辛巳朔，大餘八十二，八月辛巳朔，大餘八十七，九月辛巳朔，大餘九十二，十月辛巳朔，大餘九十七，十一月辛巳朔，大餘一百零二，十二月辛巳朔，大餘一百零七，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三十二，滿周天除去之，餘二十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二，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一百四十九度餘三。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漢書五行志上云：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宮災，董仲舒對曰：此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宮之宮乎？以為桓季氏之所出，董使季氏世嗣者也。正義引服虔注云：季氏出桓公，又為魯公所立，故不毀其廟。案：服虔注與二傳說同，凡五行志所采春秋款于董仲舒對向後不別出劉欽者，疑左氏說皆與之同。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乃克葬。辛巳，葬定妃。

日下，於穀梁曰：日下，稷。案：釋文作吳，易曰：日中則昃，釋文吳，孟本作稷，是與稷通。又案：三統推丁巳九月十日，辛巳八月三日，先葬定妃，後葬定公者，禮所謂葬先而後葬也。經先葬定公，後葬定妃者，禮所謂葬其其也。先重而後輕也，故何休注此經引管子問曰：並有葬則如之何？何休何後？孔子曰：葬先而後重，其其也。其其也，先重而後輕也。辛巳不重，八月者，上有八月庚辰朔，辛巳在八月，不可知，且于九月後復葬八月，于文不順，故不書。漢書劉欽左氏說：葬者，公與何休同，自杜預注以為辛巳是十月三日，有日無月，江左學者皆用杜注，故劉欽作公羊疏，亦誤會何休引管子問之意，是葬先而後重，其其也。禮之禮不見，而聖人筆削之精義遂晦，皆杜預之罪也。

啓陽，公羊曰：開陽。案：公羊釋文云：開陽，左氏作啓陽，開者為漢景帝諱也。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二月，公羊曰：三月。案：三傳釋文不言異同，疑賈氏所見本異，謂即薄之者，薄與若同音相假。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雀。

公孫姓，公羊曰：公孫歸姓。案：三傳釋文不言異同，未詳。

六月辛丑，亳社災。

賈氏云：亳社，公羊曰：薄社。公羊疏二十七。案：今本公羊經及釋文俱作薄社。與賈氏所見本異，謂即薄之者，薄與若同音相假。

左氏以為亳社者，殷社也。武王滅殷，遂取其社，賜諸侯，以為有國之戒。公羊疏二十七。案：左傳正義云：說者以而致戒也，正義所云說者，蓋左氏舊說。

五年春，城毗。

毗，公羊曰：比。公羊釋文云：比，本又作庇，亦作庇，同音毗，左氏作毗。案：毗比庇庇四字同音，蓋地名無定字耳。

六年春，城邾。

城邾，公羊曰：城邾，甚。案：定十三年左氏經，次于邾，公羊曰：垂，邾，此年在氏經，城邾，公羊曰：城邾，甚，邾，同音故互用。

齊陳乞弑其君荼。

荼，公羊曰：舍。案：舍，舍古並韻，若舒，故可通假。

七年。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氏以為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禮記正義十引五經異義：正義云：穀梁傳曰：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圖父也。先儒皆同穀梁之說。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漢書五行志上云：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宮災，董仲舒對曰：此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宮之宮乎？以為桓季氏之所出，董使季氏世嗣者也。正義引服虔注云：季氏出桓公，又為魯公所立，故不毀其廟。案：服虔注與二傳說同，凡五行志所采春秋款于董仲舒對向後不別出劉欽者，疑左氏說皆與之同。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陽，公羊曰：開陽。案：公羊釋文云：開陽，左氏作啓陽，開者為漢景帝諱也。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二月，公羊曰：三月。案：三傳釋文不言異同，疑賈氏所見本異，謂即薄之者，薄與若同音相假。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雀。

公孫姓，公羊曰：公孫歸姓。案：三傳釋文不言異同，未詳。

六月辛丑，亳社災。

賈氏云：亳社，公羊曰：薄社。公羊疏二十七。案：今本公羊經及釋文俱作薄社。與賈氏所見本異，謂即薄之者，薄與若同音相假。

左氏以為亳社者，殷社也。武王滅殷，遂取其社，賜諸侯，以為有國之戒。公羊疏二十七。案：左傳正義云：說者以而致戒也，正義所云說者，蓋左氏舊說。

五年春，城毗。

毗，公羊曰：比。公羊釋文云：比，本又作庇，亦作庇，同音毗，左氏作毗。案：毗比庇庇四字同音，蓋地名無定字耳。

六年春，城邾。

城邾，公羊曰：城邾，甚。案：定十三年左氏經，次于邾，公羊曰：垂，邾，此年在氏經，城邾，公羊曰：城邾，甚，邾，同音故互用。

齊陳乞弑其君荼。

荼，公羊曰：舍。案：舍，舍古並韻，若舒，故可通假。

七年。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劉欽以為六月，晉趙分。案：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四十八年，積月一萬四千一百九十八，閏餘十八，正曆盤，閏在三月前，積日四十一萬九千二百七十九，小餘十七，大餘五十九，正月癸未朔，小餘六十二，二月壬子朔，大餘六十二，三月辛酉朔，小餘六十五，三月辛亥朔，大餘六十七，四月辛巳朔，小餘七十二，五月庚戌朔，大餘七十二，六月庚辰朔，大餘七十七，七月辛巳朔，大餘八十二，八月辛巳朔，大餘八十七，九月辛巳朔，大餘九十二，十月辛巳朔，大餘九十七，十一月辛巳朔，大餘一百零二，十二月辛巳朔，大餘一百零七，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三十二，滿周天除去之，餘二十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二，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一百四十九度餘三。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漢書五行志上云：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宮災，董仲舒對曰：此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宮之宮乎？以為桓季氏之所出，董使季氏世嗣者也。正義引服虔注云：季氏出桓公，又為魯公所立，故不毀其廟。案：服虔注與二傳說同，凡五行志所采春秋款于董仲舒對向後不別出劉欽者，疑左氏說皆與之同。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乃克葬。辛巳，葬定妃。

日下，於穀梁曰：日下，稷。案：釋文作吳，易曰：日中則昃，釋文吳，孟本作稷，是與稷通。又案：三統推丁巳九月十日，辛巳八月三日，先葬定妃，後葬定公者，禮所謂葬先而後葬也。經先葬定公，後葬定妃者，禮所謂葬其其也。先重而後輕也，故何休注此經引管子問曰：並有葬則如之何？何休何後？孔子曰：葬先而後重，其其也。其其也，先重而後輕也。辛巳不重，八月者，上有八月庚辰朔，辛巳在八月，不可知，且于九月後復葬八月，于文不順，故不書。漢書劉欽左氏說：葬者，公與何休同，自杜預注以為辛巳是十月三日，有日無月，江左學者皆用杜注，故劉欽作公羊疏，亦誤會何休引管子問之意，是葬先而後重，其其也。禮之禮不見，而聖人筆削之精義遂晦，皆杜預之罪也。

啓陽，公羊曰：開陽。案：公羊釋文云：開陽，左氏作啓陽，開者為漢景帝諱也。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二月，公羊曰：三月。案：三傳釋文不言異同，疑賈氏所見本異，謂即薄之者，薄與若同音相假。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雀。

公孫姓，公羊曰：公孫歸姓。案：三傳釋文不言異同，未詳。

六月辛丑，亳社災。

賈氏云：亳社，公羊曰：薄社。公羊疏二十七。案：今本公羊經及釋文俱作薄社。與賈氏所見本異，謂即薄之者，薄與若同音相假。

左氏以為亳社者，殷社也。武王滅殷，遂取其社，賜諸侯，以為有國之戒。公羊疏二十七。案：左傳正義云：說者以而致戒也，正義所云說者，蓋左氏舊說。

五年春，城毗。

毗，公羊曰：比。公羊釋文云：比，本又作庇，亦作庇，同音毗，左氏作毗。案：毗比庇庇四字同音，蓋地名無定字耳。

六年春，城邾。

城邾，公羊曰：城邾，甚。案：定十三年左氏經，次于邾，公羊曰：垂，邾，此年在氏經，城邾，公羊曰：城邾，甚，邾，同音故互用。

齊陳乞弑其君荼。

荼，公羊曰：舍。案：舍，舍古並韻，若舒，故可通假。

七年。

七年。

七年。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邾東田及沂西田。

左氏以邾東，沂西為邑名。公羊疏二十七。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澤。

服虔云：季孫尊卿，敵服先歸，使二子與盟。正義。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公羊疏云：諸家之經，軒遠之下皆有帥師，惟服引經者無，與諸家異。案：水經注五引亦有帥師二字。

鐵，公羊曰：栗。公羊疏云：子鐵者三家同，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公羊釋文云：栗一本作秋，二傳作鐵。案：鐵栗秩皆一聲之轉，故可通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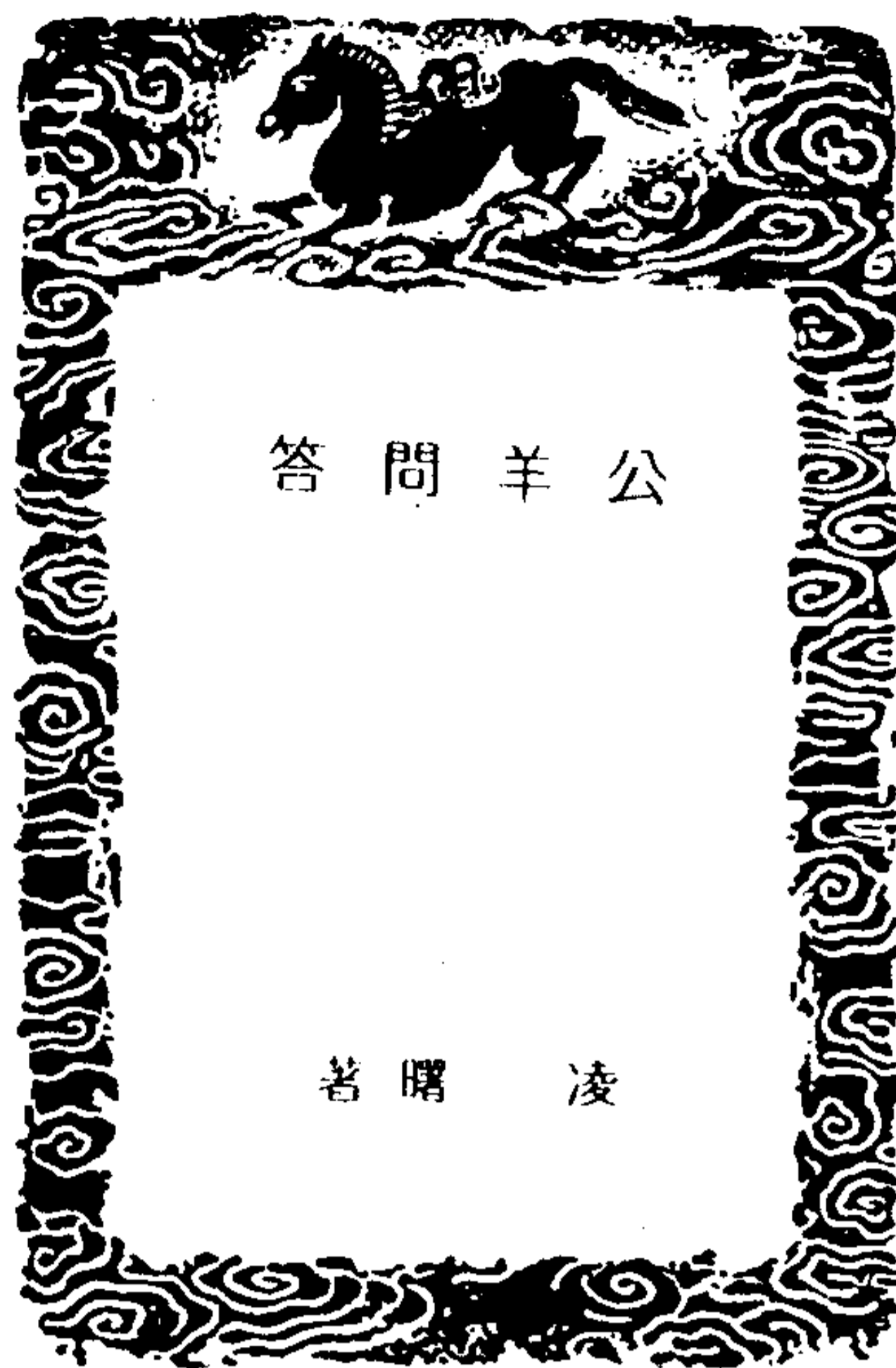






右眉卿臧先生道著也。凡七易稿。成書若干卷。經與傳分者。依陸德明經典釋文也。臧先生歸道山。無子。夫已氏持易傷。嗚呼酷矣。時鄉園李先生令長興。將爲臧先生。願請入鄉賢祠。例當有撰述。羽翼聖賢者。始邀可。徧訪不獲。最後獲此於朱沁泉廣文家。昭公二十三年以下全闕。蓋猶初稿也。李先生意未慊。然願請之議已迫。姑命岷足成六卷。傳則全逸。以呈於當道。格不應。雅堂下先生讀而首肯。謂宜彙聚梨。手校數條。以屬李先生。粵逆起。仍不果。岷家亦丁於亂。插架之書。盡付一炬。亂定後。復從同門子高戴君錄副。俟當世采擇焉。夫傳不傳未可知。懼有美而弗宜。大雅宏遠。倘亦鑒諸。同治癸酉三月。受業楊規謹跋。





公羊問答

著 曙 凌

公羊問答序

昔春秋一經親授子夏公羊六傳始著竹帛秦燔書而...

公羊問答序

...

學主晉但試讀文今始絕無師說者其信然已舅氏曉樓...

其目舊疏自為問答茲編益仿其例凡以導揚古義遵守...

公羊問答序

...

公羊問答目錄

卷上

何

三府據

百二十國寶書

隱括

三公

立子

原心定異

駕六

乘馬

二歸

春王二月三月

子

分陝

書外取邑

書首時

歷

期

許田

...

...

...

...

...

...

...

...

...

...

...

...

...

...

...

...

...

...

...











故生新萬物更生相代之道故東為岱也

問桓十六年注諸侯有疾稱負茲白虎通作負子者諸侯

子民今不復子之也此說然否曰爾雅尊謂之茲郭注公

羊傳曰屬負茲者辱也史記周本紀衛侯叔封布茲

注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索隱曰茲公明

草蓋取此草以織席當指臥病不起展轉牀第惟與席相

枕藉而已雅訓較為親切子與茲雖通而義不同不必取

白虎通之說若徐疏云負事繁多又以為皆漢禮之名則

俱失之左矣

問周禮有五百里以下之國而莊元年注云百里不過九

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何也曰此取孟子

王制之說當時包周孟子何休等不信周禮是周公所制

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故其說不同

問莊三年經紀季以鄒入於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

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注言入者難辭賢季

有難去見入齊之心故見之夫既欲服罪矣而又有難辭

何也曰此當與繁露參觀而得之繁露曰齊將復讐紀侯

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

不死也汝以都往復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有所

依歸據此則季紀之復罪紀侯實使之故難迫於兄命而

猶有不忍去之心故經書人以起之舉凡常例之大夫不

得專地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避難皆不足以責之

夫亦曰彼有所使之者也不然使紀季自主之方且罪之

不暇而又何賢乎

問莊三年傳魯子曰元郝氏經以魯子皆是曾子之說昭

十九年傳引樂正子春為說子春是曾子弟子則此為曾

子無疑也此說可信否曰按元和姓纂周公子伯禽至頃

公三十四代九百餘年為楚所滅子孫以國為氏漢魯賜

賜人也據此則孔氏之門徒受春秋者尚無魯姓也又按

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二說何故不同曰鄭東為

左氏經師與何氏不同無足異也第後漢書注引公羊以

釋之誤矣注書者於經師家法不可以不知也

問莊十二年注極其禍生於博戲何以謂之博戲曰其來

舊矣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

曰有之為其二乘也公曰有二乘何為不博孔子曰為其

兼行惡道也說文曰博局戲也六著十二著也史記蔡澤

傳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

皆君之所明知也薛孝通謂曰鳥曹作博其所由來尚矣

雙箭以象日月之照臨十二著以象十二辰之躡次按博

之為戲也易於爭道衰世之君臣對博其取禍宜矣

問莊十二年注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何所本曰女子

也按其傳曰姓辛氏葵邱濮上人號曰計然范雎師事之

本受業於老子文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名研文子其字

也

問莊十七年注漢者死文漢之為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

漢積衆多何也曰爾雅殲盡也健為文學注殲衆之盡也

故何氏以為漢積衆多漢二傳作殲

問莊十八年注盛之猶言惑也其義何所取曰人臣盡惑

其君則盡生周禮輔氏疏引服虔云盛短風南方盛暑所

生其狀如籠古無今有含沙射人皮肉中其毒如疥癩

身中漢漢城賦故曰災禮曰惑君則有

問莊二十年經夏齊大災齊何大齊也大齊者何

病也以病為齊以齊為病於事有微乎曰劉向說苑古者

有災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至醫旬

旬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露寡孤獨以病不能

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

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

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聚重童子擊鼓巷火入官

禮也三年則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

機之內察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得純以君臣之義責之不

知其何所本也曰白虎通亦引此文而不明出處齊風雞

鳴傳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東方明作夫人纓筓而

朝疏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纓筓而朝

則有君臣之嚴據此則何氏所本者列女傳

問莊三十年注操迫也已甚也盛痛也迫殺之甚痛何也

曰詩江漢鄭箋云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驟切

之也孔沖遠引公羊傳何休注云驟迫也已甚也盛痛也

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侯殺傷過多甚可痛盛是齊

桓之兵急驟之也鄭言急驟意出於彼又免爰爰急者有

所驟盛也按操與驟通鄭作驟切漢書貢禹傳身猛能操

切百姓者可說但孔氏所見公羊本作驟字

問大傳鄭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莊三十二年注有攻

守之器曰械未審所從曰三倉云械器之總名荀子彼王

者之制也觀形勢而制械用稱遠邇而等貢獻必齊哉

故魯人以楛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土地形勢不同者械

用備飾不可不異也亦有專指攻守之器者墨子曰公輸

班為雲梯之械將以攻宋呂氏春秋曰蚩尤作兵也利其

械淮南子古之兵弓劍而已矣精矛無擊修械無利晚世

之兵隆衝以攻渠帷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關周禮王官

冢宰三歲大計庫吏之治以知民器械之數鄭注械猶兵

也注與何氏又未嘗不合蓋望文生義也

公羊問答卷上終

歸安姚鼐元校

歸安姚鼐元校

歸安姚鼐元校

歸安姚鼐元校

歸安姚鼐元校



問倍元年注則知桓公宿遷城之為一事陳氏注曰宿遷二字他書未見想亦漢時方言也信乎曰史記五帝紀宿

問倍二十一年注詳該切實諸侯亦有劫質之事乎曰於古未見也有之自此始此傳執宋公以伐宋莊二十二年

之元子亦死元乃前謝罪乞天下凡有劫質者皆並殺之不得贖以貨寶開長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

浩數責皆斬之惟既免太祖開之謂浩曰此可為萬世法乃著令注孫盛曰按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

問倍三十年注稱若命聘晉釋文木又作矯何也曰漢書燕王旦傳方今寡人欲搖邪防非注師古曰矯止也矯與

何注崇重也陸氏音義崇重直龍反何注從爾雅釋詁崇

車也郭注增崇皆所以為崇豈何氏之意言崇朝則兩側不崇乃一朝與詩絕然不同俗儒於此傳欲強合毛傳造

問周禮春官言四望公羊倍三十一言三望何也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故四望魯下天子故三望陳氏

宗有其數無其名先儒各以意說之謂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

光劉歆之說詳慎賈逵從古文尙書馬融從尙書大傳李鄭從今文尙書謂六宗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此

昭三穆也此張純六宗表也張從之謂六宗為太極神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也此劉邵之說也謂坎為水離為

則成爲六六爲地數推較經句則無祭地也此虞喜別論也謂卦類於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

是祭地不言地而言六宗六是地數之中以該社稷等禮

從可知也禮者禮也祭之名非升禮之祭此劉昭之說也謂六宗爲六代帝王此張迪之說也杜佑以後魏孝文帝

問倍三十三年注指其父於師古介者不拜謂其拜如躡何也曰此軍禮也孔叢子介胄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

問文五年注大夫以碧春秋說題辭作璧當從否曰說文碧石之青美者山海經高山多青碧何氏以天子以珠諸

問文七年注以目通指曰朕於書有後否曰此亦如漢書李陵傳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注師古曰以目相

否曰此如論語異乎三子者之僕專注僕讀曰詮詮之言善也祭統論其先祖之美疏言子孫爲銘論說誤錄其

問文十二年傳河曲矣河千里而一曲也何所據曰此見之於河國緯象河九曲河尋崑崙山一曲也東流千里

問文十二年傳往黨衛侯注黨所也所猶時也齊人語也



古書有微乎曰越語夫上黨之國韋昭注黨所也釋名上黨之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至於所猶時也見墨子節用篇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所字作時字解

問文十四年傳獲且齊出也注出外孫也何所據曰此即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女子之子為外孫也問文十四年傳子以指則接苗也四獲且也六注言俱不得天性之正何也曰莊子駢拇篇駢拇枝指而侈於德附贅贅疣而侈於性釋文司馬云性人之本體也駢拇枝指附贅贅疣此四者各出於形性而非形性之正

問文十六年注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祭之無營上犯軍法者要斬殺人者刺頭此何代之法也曰說文梟不孝鳥也故曰至捕梟磔之從鳥頭在木上梟首義取此左傳叔孫昭子殺監牛投其首於甯風林上梟首蓋屬於此後世如漢王入關秦故塞王欣頭於櫟陽市是也五行志曰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於上上立涇陽五帝廟欲出周鼎夏四月郊見上帝虞餘懼誅謀為逆發覺屢斬夷三族高祖本紀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博雅制斷也一切經音義自引注引公羊傳云公逃制而何休曰制制也何氏所據皆戰國以來秦漢之法非先王之舊制也

問宣六年傳有人荷春注春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說文曰部春蒲器所以盛種二訓不同當何從曰周易擊鼓氏擊春以令種鄭注春所以盛種之器故以春表東左傳宣二年正義引說文蒲器所以盛種今本說文作種誤也

問宣六年注赫然已支解之貌未詳其義曰後漢禮儀志黃門令奏曰侯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侯子和曰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驅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故何以赫然為支解貌也支解之法古無此刑韓詩外傳曰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面而問曰古者明王每支解人不審從何之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此可證為衰世之淫刑

問宣六年傳趙盾逃北而再拜稽首何氏無注其義未詳曰趙盾有作趙盾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趙盾逃趙而不逃趙盾雅逸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爾雅趙盾也管子桓公楚然趙盾射趙盾注少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晏子趙盾而對有作趙盾者漢書萬章傳趙盾甚懼有作趙盾者莊子趙盾勿爭有作趙盾者靈樞經黃帝遊

問宣六年傳趙盾逃北而再拜稽首何氏無注其義未詳曰趙盾有作趙盾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趙盾逃趙而不逃趙盾雅逸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爾雅趙盾也管子桓公楚然趙盾射趙盾注少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晏子趙盾而對有作趙盾者漢書萬章傳趙盾甚懼有作趙盾者莊子趙盾勿爭有作趙盾者靈樞經黃帝遊

問宣六年傳趙盾逃北而再拜稽首何氏無注其義未詳曰趙盾有作趙盾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趙盾逃趙而不逃趙盾雅逸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爾雅趙盾也管子桓公楚然趙盾射趙盾注少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晏子趙盾而對有作趙盾者漢書萬章傳趙盾甚懼有作趙盾者莊子趙盾勿爭有作趙盾者靈樞經黃帝遊

問宣六年傳趙盾逃北而再拜稽首何氏無注其義未詳曰趙盾有作趙盾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趙盾逃趙而不逃趙盾雅逸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爾雅趙盾也管子桓公楚然趙盾射趙盾注少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晏子趙盾而對有作趙盾者漢書萬章傳趙盾甚懼有作趙盾者莊子趙盾勿爭有作趙盾者靈樞經黃帝遊

問宣六年傳趙盾逃北而再拜稽首何氏無注其義未詳曰趙盾有作趙盾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趙盾逃趙而不逃趙盾雅逸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爾雅趙盾也管子桓公楚然趙盾射趙盾注少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晏子趙盾而對有作趙盾者漢書萬章傳趙盾甚懼有作趙盾者莊子趙盾勿爭有作趙盾者靈樞經黃帝遊

問宣六年傳趙盾逃北而再拜稽首何氏無注其義未詳曰趙盾有作趙盾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趙盾逃趙而不逃趙盾雅逸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爾雅趙盾也管子桓公楚然趙盾射趙盾注少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晏子趙盾而對有作趙盾者漢書萬章傳趙盾甚懼有作趙盾者莊子趙盾勿爭有作趙盾者靈樞經黃帝遊

問宣六年傳趙盾逃北而再拜稽首何氏無注其義未詳曰趙盾有作趙盾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趙盾逃趙而不逃趙盾雅逸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爾雅趙盾也管子桓公楚然趙盾射趙盾注少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晏子趙盾而對有作趙盾者漢書萬章傳趙盾甚懼有作趙盾者莊子趙盾勿爭有作趙盾者靈樞經黃帝遊

問宣六年傳趙盾逃北而再拜稽首何氏無注其義未詳曰趙盾有作趙盾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趙盾逃趙而不逃趙盾雅逸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爾雅趙盾也管子桓公楚然趙盾射趙盾注少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晏子趙盾而對有作趙盾者漢書萬章傳趙盾甚懼有作趙盾者莊子趙盾勿爭有作趙盾者靈樞經黃帝遊

問宣六年傳趙盾逃北而再拜稽首何氏無注其義未詳曰趙盾有作趙盾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趙盾逃趙而不逃趙盾雅逸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爾雅趙盾也管子桓公楚然趙盾射趙盾注少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晏子趙盾而對有作趙盾者漢書萬章傳趙盾甚懼有作趙盾者莊子趙盾勿爭有作趙盾者靈樞經黃帝遊

問宣六年傳趙盾逃北而再拜稽首何氏無注其義未詳曰趙盾有作趙盾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趙盾逃趙而不逃趙盾雅逸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爾雅趙盾也管子桓公楚然趙盾射趙盾注少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晏子趙盾而對有作趙盾者漢書萬章傳趙盾甚懼有作趙盾者莊子趙盾勿爭有作趙盾者靈樞經黃帝遊

問宣六年傳趙盾逃北而再拜稽首何氏無注其義未詳曰趙盾有作趙盾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趙盾逃趙而不逃趙盾雅逸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爾雅趙盾也管子桓公楚然趙盾射趙盾注少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晏子趙盾而對有作趙盾者漢書萬章傳趙盾甚懼有作趙盾者莊子趙盾勿爭有作趙盾者靈樞經黃帝遊

問宣六年傳趙盾逃北而再拜稽首何氏無注其義未詳曰趙盾有作趙盾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趙盾逃趙而不逃趙盾雅逸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爾雅趙盾也管子桓公楚然趙盾射趙盾注少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晏子趙盾而對有作趙盾者漢書萬章傳趙盾甚懼有作趙盾者莊子趙盾勿爭有作趙盾者靈樞經黃帝遊

問宣六年傳趙盾逃北而再拜稽首何氏無注其義未詳曰趙盾有作趙盾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趙盾逃趙而不逃趙盾雅逸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爾雅趙盾也管子桓公楚然趙盾射趙盾注少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晏子趙盾而對有作趙盾者漢書萬章傳趙盾甚懼有作趙盾者莊子趙盾勿爭有作趙盾者靈樞經黃帝遊

問宣六年傳趙盾逃北而再拜稽首何氏無注其義未詳曰趙盾有作趙盾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趙盾逃趙而不逃趙盾雅逸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爾雅趙盾也管子桓公楚然趙盾射趙盾注少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晏子趙盾而對有作趙盾者漢書萬章傳趙盾甚懼有作趙盾者莊子趙盾勿爭有作趙盾者靈樞經黃帝遊

問宣六年傳趙盾逃北而再拜稽首何氏無注其義未詳曰趙盾有作趙盾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趙盾逃趙而不逃趙盾雅逸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爾雅趙盾也管子桓公楚然趙盾射趙盾注少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晏子趙盾而對有作趙盾者漢書萬章傳趙盾甚懼有作趙盾者莊子趙盾勿爭有作趙盾者靈樞經黃帝遊

問宣六年傳趙盾逃北而再拜稽首何氏無注其義未詳曰趙盾有作趙盾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趙盾逃趙而不逃趙盾雅逸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爾雅趙盾也管子桓公楚然趙盾射趙盾注少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晏子趙盾而對有作趙盾者漢書萬章傳趙盾甚懼有作趙盾者莊子趙盾勿爭有作趙盾者靈樞經黃帝遊

問宣六年傳趙盾逃北而再拜稽首何氏無注其義未詳曰趙盾有作趙盾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趙盾逃趙而不逃趙盾雅逸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爾雅趙盾也管子桓公楚然趙盾射趙盾注少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晏子趙盾而對有作趙盾者漢書萬章傳趙盾甚懼有作趙盾者莊子趙盾勿爭有作趙盾者靈樞經黃帝遊

問宣六年傳趙盾逃北而再拜稽首何氏無注其義未詳曰趙盾有作趙盾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趙盾逃趙而不逃趙盾雅逸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爾雅趙盾也管子桓公楚然趙盾射趙盾注少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晏子趙盾而對有作趙盾者漢書萬章傳趙盾甚懼有作趙盾者莊子趙盾勿爭有作趙盾者靈樞經黃帝遊

問宣六年傳趙盾逃北而再拜稽首何氏無注其義未詳曰趙盾有作趙盾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趙盾逃趙而不逃趙盾雅逸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爾雅趙盾也管子桓公楚然趙盾射趙盾注少趙盾也亦有作趙盾者晏子趙盾而對有作趙盾者漢書萬章傳趙盾甚懼有作趙盾者莊子趙盾勿爭有作趙盾者靈樞經黃帝遊

口注以木銜其口也

問宣十五年注煙距堙上城具有據否曰左傳晏弱城東陽而逃圍蔡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堙孫武子攻城篇攻城之法修轅輹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注謂土稍高而前以傳其城也

問宣十五年注廬舍二畝半食貨志之外別有所徵乎曰孟子曰五畝之宅趙岐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為五畝也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廬廬二畝半也按廬即里也何注下云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皆與許同不獨合於漢志

問宣十五年注井田之義云云食貨志無文何氏何所據耶曰此見之於後漢書劉寵傳注引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為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云云何氏之說本此

問宣十五年注還廬舍種桑何也曰荻爾雅釋草蕭荻注即蒿也荻字當從穀梁作微彼注云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椒桑以備養生送死古椒字往往作荻史記貨殖傳千樹荻林之說也今食貨志種桑下無荻字

問宣十五年注上田一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境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今食貨志無三年一換土易居之文何也曰此即漢志三歲更耕自爰其處也國語作曠田曠注曠易也為易田之法實眾以田易曠界也唐云曠取境也孟子死徙無出鄉注徙謂爰土易居不肥饒也孟康注漢地理志曠田云三年爰土易居古訓也

問宣十五年注其有辨護位健者為里正何以謂之辨護曰詩疏中候程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耕護注云辨護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謂之護也

問宣十五年注得乘馬然則有不得乘馬者乎曰此古制也春秋繁露散民不取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元乘馬謂之服制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人能散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馬車駟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今里正得乘馬者非散民可比矣

問宣十五年注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三老孝弟之名始於何代曰漢書高帝紀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以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注宋祁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

問宣十五年注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三老孝弟之名始於何代曰漢書高帝紀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以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注宋祁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

問宣十五年注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三老孝弟之名始於何代曰漢書高帝紀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以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注宋祁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

問宣十五年注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三老孝弟之名始於何代曰漢書高帝紀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以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注宋祁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



老寧教化秦制也高后紀初寧孝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問宣十五年注里王比庶人在官之吏里正於經有據乎  
曰此傳記里尹主之注王度龍曰百戶為里里一尹其  
庶如庶人在官者按尹即正也

問宣十五年注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而食貨志無  
作字何也曰荀悅漢紀作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據此  
可知食貨志有脫字

問宣十五年注學於太學何為太學曰魏六侯孝經傳太  
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

問宣十八年注埽地曰埽今齊俗名之云爾此於經有據  
否曰說文云埽野土也東門之埽傳曰埽除地町町者埽  
封土謂之埽除地者謂之埽賈公彥以為謂四邊委土為  
埽於中除地為埽埽內作埽謂若二埽同埽之類也

問成二年傳以紀侯之廟來注或說廟玉飯何也曰說文  
廟飯也方言曰飯自關而東謂之飯郭璞注音言  
問成二年傳歸於格而闕注歸上此亦齊人語乎曰  
晏子春秋齊景公為露寢之臺而鳴其上公惡之臺成  
而不歸此其證

問成七年經鼠食郊牛角鼠何物也曰說文鼠小鼠  
也博物志春秋書鼠食牛牛死鼠之類最小者食物當  
時不覺痛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或名甘鼠  
俗人諱此所嗜衰病之徵

問成十年注不免牲當坐盜天牲何也曰此漢律也書微  
子殷民乃穡穡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傳竊天  
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疏漢魏以  
來著律皆云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也特重故也  
據此知何氏以漢法況之

問成十年傳何為婦人以衆多為侈也曰此如詩維鵝有  
巢維鳩盈之傳盈滿也箋云滿者言衆衆婦之多又疏  
侈者因物而大之名是婦人以多為侈之證

問成十三年傳上擊行也注擊猶更造之意其義未詳曰  
此如漢書張騫傳之擊空也師古注空孔也猶言始擊其  
孔穴也按西南夷傳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幕中國患  
匈奴隔其道誠通身涉國道便近又無害是擊空之事  
也空孔也穴隙也趁此空隙而行也事故曰擊行

問襄二十三年注度近升平何以為康康也曰漢書循  
吏傳此康康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注師古曰康康言  
有丰采也

問襄二十九年傳君子不近刑人而周禮墨者使守門何

也曰然統云問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注  
謂夏殷時然則春秋用四代之禮而損益之不獨用周禮  
故不同

問昭二十年注選老大夫為傳選老大夫妻為母疏春秋  
說文作時王之禮於何徵之曰漢時亦有此制東方朔傳  
昭平君曰驕醉殺主傳注如淳曰禮有傳婦說者又曰傳  
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傳翁主也師古曰傳婦是也

問昭元年經言敗狄於大原傳此大原也曷為謂之大原  
他物從中國何也曰元和郡縣志曰中國曰大原夷蠻曰  
大原按晉大原大原大夏夏墟晉陽太康六名其實一也  
問昭十二年傳子曰我乃知之矣與史通所引不同何也  
曰當是劉知幾所見之本異也故子曰下有齊之事三字  
耳

問昭十二年傳子曰我知之矣注時孔子年二十三何氏  
何所據依而知其時孔子年二十三歲乎曰索隱曰昭七  
年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之及其將死召大夫  
云云按謂病者不能禮為病非疾困之謂也至二十四年  
僖子卒賈逵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據此推昭公十二年孔  
子正合二十三歲

問昭二十二年傳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傳成周者  
何東周也而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周公相成王以鄧鄙偏  
處西方職貢不均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即中土故  
撥神契八方之廣周洛為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  
為王東都之洛邑故周書稱我乃卜瀾水東瀾水西唯洛  
食是為王城名曰東周故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據  
此以王城為東周不以成周為東周何也曰王城本東周  
也漢志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為成周春秋昭二十二年晉  
合諸侯於翟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按以王猛入於王城  
自號為西周王天下因謂成周為東周據本初而言故  
曰東周然謂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則誤矣

問昭二十五年注鉄鑽為要斬之罪何也曰春秋元命包  
曰斧鑕主亂行斬狂詐斧之為言捕也史記項羽本紀執  
其身伏鉄鑽注崔浩云質斬人權也又郭注三倉云質至  
權也范雎傳何當質質要傳斧鑕秋官掌戮注斬以斧鑕  
若今要斬

問昭三十一年傳有子焉謂之野夏父者其所為有於類  
者也釋文以為野及夏父和類公之二子何也曰野是叔  
術所生陸氏之說誤

問昭三十一年傳公扈子者知與之父兄也注公扈子者

氏也後世有此氏石曰說苑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  
舉春秋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德而自  
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又漢書古今人表公扈子列子  
魯公扈皆其證

問昭三十一年注李氏負種謝過種何物也曰說文以杖  
擊也前漢路溫舒傳種楚之下何求不得故疏以為負種  
聽刑之禮也

問定四年注挾弓者懷格意疏格猶拒也或曰格來也二  
說不同當何從曰格敵也闕也殺也史記張儀傳驅犀羊  
攻猛虎不格明矣周語殺洛陽韋昭云二水格周禮注若  
今時無故八入室宅盧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  
時格殺之無罪莊三十一年何休注云古者方伯征討諸  
侯不道諸侯交格而戰者誅絕其國獻捷於王者此皆格  
之明訓疏後說非也

問定八年傳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者五人順  
祀而叛何也曰論衡曰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  
叛者五人實於俗者謂則禮為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稀  
問定十二年注白藏天子青藏諸侯此何說也曰此不見  
於經當是禮何注半注曰璋此天子與諸侯用以為合  
符者也故各執其半漢書司馬相如傳故有符符之封析  
圭而爵位為通侯注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  
侯也即此可以證之魯諸侯用白者以郊天之故

問定十五年注異日西也易曰日中則昃何也曰孟喜周  
易章句廟日在西方時側也  
問又曰下具蓋時何也曰此如前漢五行志日中時食  
從東北過半時復淮南子日至於悲谷是謂時時玉篇  
曰時中時也

問哀六年傳有魚菽之祭陳乞為大夫而祭以魚菽何也  
曰祭典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饋庶人有  
魚炙之薦今陳乞大夫而言魚菽之祭故注云示薄陋無  
所有

問哀十二年注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徵民錢以田為率  
矣古安得有此制耶曰此舉漢法以況之也食貨志董仲  
舒曰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貢禹傳古民無賦算口錢起  
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  
困宜令免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元帝令產子  
七歲乃出口錢鹽鐵論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加之以  
賦更益之役此皆漢法之可考者哀公事強吳而虛國  
用有類於後世之徵民故何注以漢法況之

問哀二十九年傳君子不近刑人而周禮墨者使守門何



問哀十四年注待聖漢之王以為法此漢儒之空言與抑  
 果有確證否曰兩漢君臣皆以經義發為文章觀其詔誥  
 奏議凡決疑定策悉本之於公羊舉其大略可得而言焉  
 公羊之義大一統路溫舒曰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  
 慎始也公羊之義立子以貴不以長光武之詔曰春秋立  
 子以貴不以長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驩  
 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遠之其以王為東海  
 王立陽為皇太子公羊之義子以母貴公孫瓚表袁紹罪  
 狀曰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傅婢地實微賤據職  
 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公羊  
 之義大居正袁盎等曰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  
 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  
 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殷道太子死  
 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之道不  
 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  
 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  
 即何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  
 之禍宣公為之也公羊之義天子嘗娶於紀故封之百里  
 恩澤侯表其餘後父攝春秋褒紀之美應劭曰春秋天子  
 將納后於紀紀本于魯也故先褒為侯言王者不娶於小  
 國公羊之義子魯不加於父母鄭元伏后讓帝皇后父屯  
 駟校尉不其亭侯伏完公庭完拜如臣禮及皇后在離宮  
 拜如子禮公羊之義昏禮不稱主人不稱母母不道也杜  
 預曰臣聞陽尊陰卑卑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男尊  
 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  
 有父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甥陰義殺也公  
 羊之義喪儀父李固曰春秋喪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  
 閉利門夫義路開則利門閉利門閉則義路閉也公羊之  
 義三公之職號尊名也翟方進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  
 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符上公謂之宰  
 海內無不統焉公羊之義昭公出奔國當絕匡衡曰春秋  
 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公羊之義善善及子孫成  
 帝詔曰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  
 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令其祀絕於其後之夫善  
 善及子孫古今之通義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為  
 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公羊之義臣有大喪  
 則君三年不呼其門陳忠曰夫父母母與子同氣異息一  
 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人緣人情以著其節制服  
 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更

公羊問答

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  
 臣行之禮也公羊之義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  
 之可也御史大夫張湯劾僞編制大害法至死僅以為春  
 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諫之可也公羊  
 之義世卿樂飲曰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祿春  
 秋以戒聖人懲惻不虛言也公羊之義原情定罪霍譚曰  
 春秋之義原情定罪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  
 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  
 也公羊之義人臣無將膠西王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悞  
 詐偽心以亂天下榮滅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  
 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公羊之義二年一祔五年一  
 禘張純曰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  
 主皆登合食太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祔毀廟主  
 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朝會  
 始為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以行此禮公羊之義未  
 禘年君不書葬周禮曰北鄉本非正統姦臣所投立未禘  
 歲年號未改孔子作春秋王子崩不稱崩稱子野不書葬  
 公羊之義歲進祀順帝詔曰昔定公道正順祀春秋善之  
 其令恭陵次康陵禮儀次恭陵以序親秩為萬世法公羊  
 之義不書閏班固以閏九月為後九月公羊之義慎以  
 養徵是月不殺帝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  
 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因公羊之義通三統制  
 向曰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  
 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殷  
 士庸微釋將於京唱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  
 孫是以官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慎庶民何以勸  
 懲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此皆微見於兩漢  
 書中是以東平王蒼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祿履周  
 之冕為漢制法王充曰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  
 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為漢制文傳在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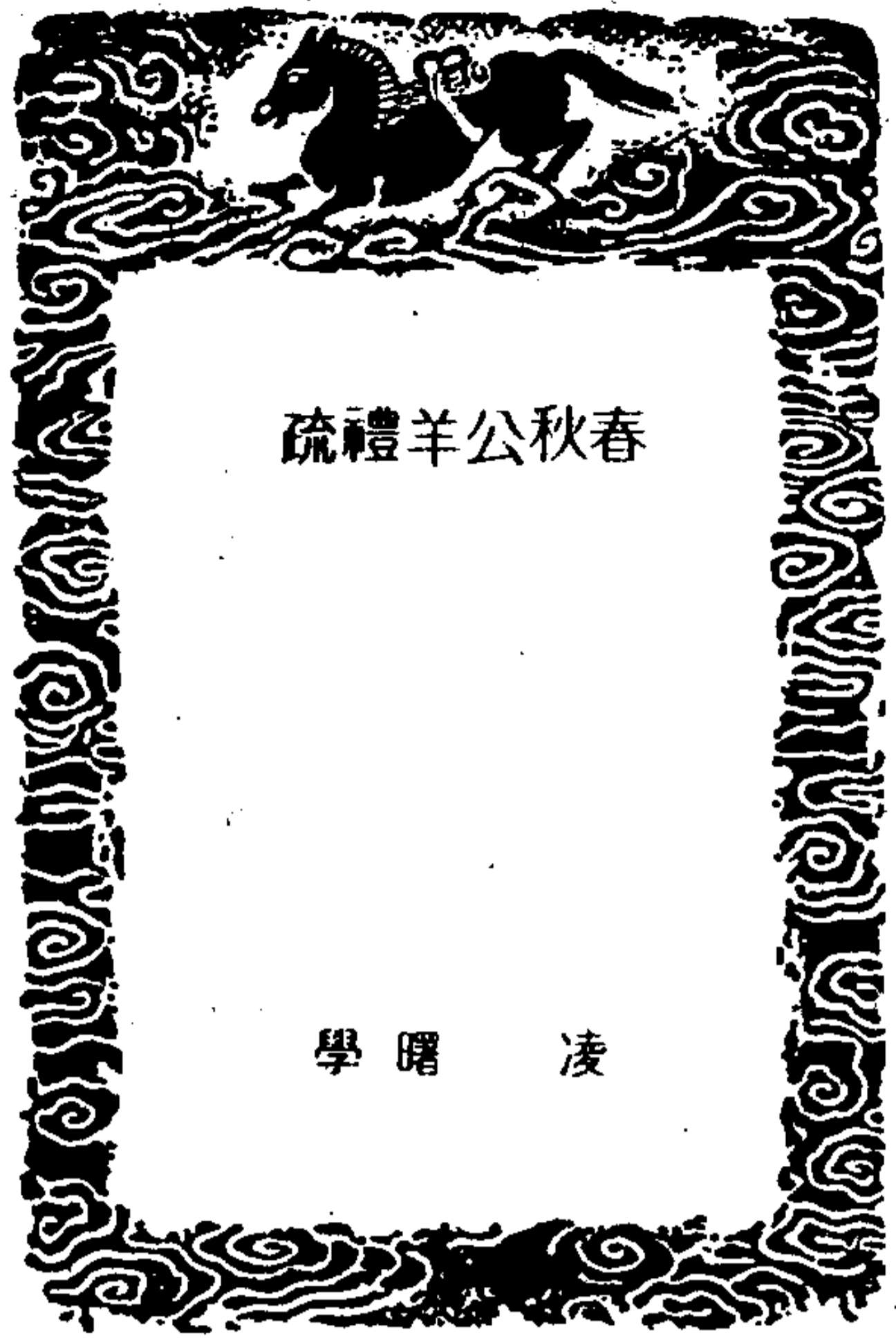
公羊問答

歸安姚元校采

七 恩德善書

歸安姚元校采





春秋公羊禮疏

學曙凌

史進齋叢書第一集

公羊禮疏十一卷

公羊問答二卷

孝經疑問一卷

說文答問疏證六卷

瘞鶴銘圖攷一卷

蘇齋唐碑選一卷

姚氏藥言一卷

咽喉脈證通論一卷

俗民義齋算學十一卷

大雲山房十二章圖說二卷

大雲山房雜記二卷

棠湖詩稿一卷

第一集目

春神堂遺稿一卷

凌曙

公羊之學微冒久矣言之失實者是疑也議之蹈空者猶拾瀟也君子何貴乎謬言自七十子之後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於是奮其私智創為流說者有之師資既無功力亦薄世有如仲舒之下帷邵甫之閉門知幾藏往而潛心大業者乎班固以董生為儒宗王嘉以何氏為學海後有作者漢儒弗可及矣若夫視皮面而鑿要眇之論無由而知雖有日月之光盲者不能見雷霆之聲聾人不能聞是至明無補於眩暎至震無效於聾聵也欲治公羊而未學膚淺亦終不能精已荀卿曰春秋之微也又曰春秋約而不述太史公曰約其文辭而旨博范滂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由是觀之口傳耳剽之談無怪乎億錯之妄也大抵空言無補惟實事求是庶幾近之而事之切實無有過於禮者舊疏嫌其闕略故撰公羊禮疏十有一卷正

公羊禮疏序

凌曙

徐氏解禮之失破諸儒持論之偏引據經史疏通而證明之復撰禮論三十篇都為一卷又有緒論未著於篇而不盡涉乎禮者撰公羊問答二卷在昔荀爽有公羊問答五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今自為問答變其例而仍襲其名其間有與惠定宇先生之九經古義發竹汀先生之答問相同者諸如此類一概從刪恐不知者以為似伯氏之學難盛行於河北而北方之明公羊者魏梁祚一人而已漢儒之書遺佚殆盡猶幸仲舒之繁露十有七卷尚在人間其已為之注釋因表裏而相資矣舉凡所著之書莫詳於左氏義莫精於公羊春秋乃明義之書非紀事之書也若云紀事一良史之才已足何至等夏之徒一辭莫辨將謂春秋非事實不明孔子不能述料邱明為之作傳世無左傳而聖經亦因之而晦乎似非通論也春秋區區無傳而明者也孔子假當日之行事而王法寄焉爾其事實不足繁有無之數也故公羊略之史重事經重義未修之春秋魯史也既修之春秋孔經也古者人君勤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春秋是動作之事左史其職也此指未修之春秋而言若已修之春秋重義而不重事矣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邱明取之矣事與義之辨豈不彰明較著也哉若舍公羊而求義是木行而棄舟楫也陸行而無楫楫也江河之惡流不可知况治海乎衆山之崩崖不可知况東岳乎然則公羊其治經之梯航也乎吾以為治是經者由聲音訓詁而明乎制度典章以求進夫微言大義猶魯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

事於預宮魯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也僕以開其之資無厚研編削之才亦無游博持掩之好唯篤嗜公羊春秋專精竭思力索有年矣然窮其技業而未及宗原見知孰寸是以撞鐘橫一炬而鑿鑿其無益也明甚不有賢哲何足以知春秋管子云老馬識途子雖驚駘亦既為之前驅矣士有志於春秋者尚或覽焉不致驚濤洋而悲歧道也乎

春秋公羊禮疏序  
序曰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太乙禮事起於達皇禮名起於黃帝迨至唐虞命秋宗典三禮而祭天地宗廟之屬爰分為天地人而三禮之名乃立降至夏殷互有損益尚不道矣倫垂外治法淪亡維時西伯目擊王章禮壞樂崩故設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官禮萌芽造端於此亦越武王克商反政當其所重民食喪祭文公繼志經商然禮有五經吉凶軍賓嘉也以吉禮敬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軍禮討不庭以嘉禮合昏冠父作子述以加矣東遷而後九服徒存一綫未絕宗邦積弱盡失侯度規畫之廟不設昭穆之主逆祀是祠祭不以禮而吉禮亡矣亂聖人之制欲久喪而不能是喪祭不以禮而凶禮亡矣以大夫而會諸侯以諸侯而召天子是朝覲不以禮而賓禮亡矣作三軍作邱甲逾時不蒐而忘武備是師旅不以禮而軍禮亡矣取同姓以為昏立妾媵而為適是昏姻不以禮而嘉禮亡矣觀夫古帝王之經理天下也得禮治失禮亂得失之所關治亂之所本也可不慎與是以淫辟之罪多昏姻之禮廢也爭鬪之獄蕃鄉飲之禮廢也骨肉之恩薄喪紀之禮廢也君臣之位失朝聘之禮廢也由是觀之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尤急周禮在魯何以視為具文也然道無終晦聖不虛生帝失權水精繼王孔子以有宋之裔生衰周之末自衛反魯道雖不行乃退考五代之禮修六藝之文因魯史而制春秋焉賅東門化鳥之書創西狩獲麟之制五始提要三統參徵承百王而號素王總千聖而為元聖經立九月道光奕世治國之體備矣生民之紀在焉在昔三王之道一質一文若順連環春秋改



用之文從殷之質採益扶衰非故相反亦所運之變然也  
說者謂春秋為漢帝制法故其制度文為多所採擇魏晉  
而後沿襲相承元魏景明時孫惠蔚因論上言謂今之  
取證唯有王制一節公羊一書考此二書以求厥旨是以  
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斯文以為朝典原夫公羊至漢  
始著竹帛都夾無傳厥最盛然是非不明句讀亦失於  
是任城何君起而修之採東國之微言開西河之至教依  
經立注厥功偉矣觀其解詁言禮亦詳徐氏之疏乃詳於  
例而略於禮未能如孔賈之該洽也今取徐氏之疏而補  
疏之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便徵他議自鄭氏三  
禮注晉宋諸志通典唐志苟有合於何義者固不致紛凡  
以疏通證明而詳其論說云爾

公羊禮疏序

四 禮安氏家

凡例  
疏不破注向例如此今開有未安者引先儒之說以正  
之實事求是非敢難詰也  
注中雜引四代之禮不盡用制也可證古禮之無別國  
疑若舊疏概以為時王之禮殊欠明晰  
注中如郊禘六宗明堂禘祫之制異議紛紜今但取其  
合於何義者引一二說以證之餘則不敢濫登  
疏中所引皆序而不附然觀其去取亦可知從違之所  
在矣若臆列諸說而上下其詞論是經說而非疏體  
漢書藝文志公羊三經各十一卷宋王倫七志梁阮孝  
緒七錄皆云何注十一卷以附公附莊公也今疏之卷  
數一仍何注之舊

春秋公羊禮疏

春秋公羊禮疏卷一

江都凌曙學

元年春王正月  
注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  
疏班固白虎通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  
也王者改元年即事天地沈約宋書禮志魏明帝初司  
空王朗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猶或有世而改有  
中元後元元改稱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  
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隱公元年則簡而易知漢世之事  
曰建元元年則後不見宜若古稱元而已樂資春秋後  
傳惟王者改元諸侯改元自汾王以前未有也晉竹書  
曲沃莊伯十一年十一月則用夏正為歲首而秦諸至  
宣公初志問月不惟改元又改歷矣萬氏斯大學春秋

公羊禮疏卷一

禮安氏家

隨筆君曰元首臣曰股肱天子為天下共主五等諸侯  
出作屏藩入為卿士依然臣也一統天下咸奉正朔同  
軌同文安有諸侯改元之理即曰國自有史亦必大書  
天子之年而分繫其事何休曰必天子然後改元此說  
是也白虎通所以有夏殷周之號何以為王者受命必  
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為子孫制也夏殷  
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  
下之大禮號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必改  
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已於天下也已復襲先  
王之號與繼體改文之君無以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  
也

注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平日為朔法物見色尚黑  
以斗建丑之月為正春為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斗  
建子之月為正夜半為朔法物青色尚赤  
疏伏生尚書大傳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  
周以仲冬月為正夏以十二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  
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以鷄鳴為朔周以十一月  
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不以二月後為正者萬物不  
齊其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履運  
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二月為正者嘗  
用十二月也  
注禮年二十見正而冠  
疏荀子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劉  
向說苑周召公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為方伯諸侯  
矣又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白虎通禮所以  
十九見正而冠者何漸二十之人耳男子陽也而成於

公羊禮疏卷一

禮安氏家

陰故二十而冠曲禮曰二十弱冠言見正何以知其不  
謂正月也以禮士冠經曰夏葛屨冬皮屨明非歲之正  
月也又陽小成於陰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  
注士冠禮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既於客位加有成  
也三加彌尊論其志也  
疏注杜佑通典後漢何休冠義約制云將冠子者其衣  
冠冠者父兄若諸父宗族之尊者一人為主人主人告所  
素敬僚友一人為冠賓必自告其家告曰某之子某若  
弟某長矣將加冠於首願吾子教之賓既許主人自定  
吉日先冠一日宿告賓曰請以明日行事賓曰敢不從  
命主人洒掃內外皆肅執事者於兩楹間為冠者設北  
鄉筵又設賓東鄉筵兩筵相接授冠以篋器設於兩筵  
又設爵爵於東方冠者如常服待命於房風與賓到迎  
延揖讓如常坐定執事白請行事主人跪告賓曰請勞  
吾子賓跪答曰敬諾賓起立西序東西聽命之禮賓冠  
者與西鄉拜賓答拜訖命就筵賓主各還坐冠者北  
鄉筵坐復賓跪曰吾子之使請將命主人跪答曰勞吾  
子賓起就東鄉筵執事者執爵跪向冠者祝曰令月吉  
日始加元服東鄉功志順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  
冠者即坐賓跪加冠訖冠者執爵酌地然後啐酒訖賓  
興復還本坐主人亦起乃俱坐冠者還房自整飾出拜  
父父為起若請父昆弟從及兄應答拜者答拜如常  
人拜母母答拜其餘兄弟及姊妹皆相拜如常主人  
命冠者出更設酬為勸乃罷異日有祭事白告祖考者  
自如舊祭禮常儀

公羊禮疏卷一

禮安氏家

疏白虎通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故禮士  
冠經曰賓北面字之曰伯某甫叔仲季聽其所當又曰  
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  
命思慮定也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禮禮  
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賈公彥曰殷賈二十為  
字之時兼伯仲叔季而呼之周文為字之時未呼伯仲  
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禮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  
周道也  
注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疏通典五經要義云冠禮也冠首服也首服既加而  
後人道備故君子重之以為禮之始矣孔子曰正其衣  
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又曰不莊以蒞之則民  
不敬此人君早冠之義也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

凡例  
疏不破注向例如此今開有未安者引先儒之說以正  
之實事求是非敢難詰也  
注中雜引四代之禮不盡用制也可證古禮之無別國  
疑若舊疏概以為時王之禮殊欠明晰  
注中如郊禘六宗明堂禘祫之制異議紛紜今但取其  
合於何義者引一二說以證之餘則不敢濫登  
疏中所引皆序而不附然觀其去取亦可知從違之所  
在矣若臆列諸說而上下其詞論是經說而非疏體  
漢書藝文志公羊三經各十一卷宋王倫七志梁阮孝  
緒七錄皆云何注十一卷以附公附莊公也今疏之卷  
數一仍何注之舊







智釋疑問曰昆弟骨肉以罪惡徒流死者諸侯有服石  
 智答曰凡以罪惡徒者紀之因君於兄弟有罪者亦絕  
 也舊說諸侯於兄弟有弔服服經素服而已不弔臨  
 其喪也諸侯之身體先君奉祭是以不得盡其情於  
 所絕耳然則不為父後者則服之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贈  
 注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廟

疏釋名父甫也始生已也父死曰考考成也亦言稿也  
 權於義為成凡五材膠漆陶冶皮革革乾稿乃成也白虎  
 通告於祖廟廟  
 注以無諱也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  
 不違同姓  
 疏白虎通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會  
 獸別昏姻也故禮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  
 得相娶皆為重人倫也又禮記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  
 禮之稱字婦人姓以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  
 注今仲子無諱知生時不稱夫人

疏通典皇后諡及夫人諡議白虎通云后夫人諡臣子  
 共於廟定之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為義夫貴於朝  
 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諡又云夫人無爵故無諡或曰  
 夫人有諡夫人一國之母備閨門之內則下以化之故  
 設諡以彰其善惡公羊曰非宋共姬稱其諡賢之也卿  
 大夫妻命婦也無諡者以賤也妾無諡亦以卑賤無所  
 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諡也

傳聞者何喪事有期期者蓋以馬以乘馬東周注此道  
 周制也以馬者謂士不備四也禮既夕曰公贈元纁束  
 帛兩馬是也乘馬者謂大夫以上備四也  
 疏劉向說苑古者行五十里乘車百里贈車及事之  
 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  
 子之贈期者何喪事有期者蓋以乘馬東周注此道  
 貨財曰贈衣被曰襚口實曰含玩好曰贈知生者贈贈  
 知死者贈襚贈所以送死也贈所以佐生也與馬  
 東周貨財衣被玩好其數奈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  
 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元  
 士三各五十尺諸侯元士三各三十尺大夫元一  
 士二各三十尺元士一各一丈二寸下士絲綬各一  
 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期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  
 匹乘輿大夫曰參與元士下士不用與天子文綉衣各  
 一襲到地諸侯覆紼大夫到葬士到葬天子含實以珠

春秋公羊疏  
 九 尺進爵書  
 尺進爵書  
 尺進爵書

諸侯以王大夫以瑣士以貝庶人以殺實位尊德厚及  
 親者贈贈合襚厚貧富亦有差三三四五之數取之天  
 地而制奇偶度之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  
 也  
 注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  
 疏于旌疏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  
 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濯殷益以一驂謂之駟  
 周人又益一驂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駟經言  
 駟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連  
 傳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  
 為服傍以一馬駟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株林曰乘  
 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  
 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軼錯衡八鸞駟騶是則

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  
 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  
 四騶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龍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  
 牲駟駟周道侯選大夫所乘謹按禮王度記曰天子駕  
 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  
 易春秋同元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  
 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圍四馬為乘此一圍者養一馬  
 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  
 獻四黃馬朱言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枝人則何不以馬  
 與圍以六為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夫  
 夫駕三經傳無此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  
 注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  
 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

疏庾人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駟六尺以上為  
 馬株林箋馬六尺以下曰駒傳大夫乘駒陸佃傳雅曰  
 傳曰大夫乘駒蓋駒血氣未定有蹄齧之虞故大夫乘  
 之說文從句字音拘以駒血氣未定宜拘執之焉爾  
 注束帛謂元三緇二元三法天總二法地因取足以共  
 事

疏士昏禮注束帛十端也孔鮒小爾雅五尺謂之墨倍  
 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疋疋有  
 端謂之束媒氏疏昏禮每端二丈其餘行禮則用制帶  
 丈八尺爾雅三染謂之練考工記三入為纁注六入  
 為元  
 傳車馬曰贈貨財曰贈衣被曰襚注此皆春秋制也贈  
 貨也贈貨財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

春秋公羊疏  
 九 尺進爵書  
 尺進爵書  
 尺進爵書

死之禮知生者贈贈知死者贈襚  
 疏白虎通贈何謂也贈之為言稱也玩好曰贈襚之  
 為言遺也衣衾曰襚知死者則贈襚所以助生送死追  
 恩重終嗣至意也贈贈者何謂也贈者助也贈者覆也  
 所以佐助不給也故弔辭曰知生則贈贈貨財曰贈車  
 馬曰贈  
 傳桓未君則諸侯為來贈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  
 喪告於諸侯注經言王者贈赴告王者可知故傳但言  
 諸侯

疏白虎通諸侯葬赴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春秋  
 傳曰桓母喪告於諸侯桓母喪尚告於諸侯諸侯葬告  
 鄰國明矣諸侯夫人葬告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天子  
 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  
 子之贈讓不及事仲子者魯君之貴妾也何况於夫人  
 乎  
 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

疏荀子貨財曰贈與馬曰贈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  
 曰贈贈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棺  
 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行五十符喪百里贈贈  
 及事禮之大也禮者政之觀也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  
 注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  
 疏詩嗟嗟臣工後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  
 將歸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疏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  
 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藩衛純臣謹按禮王者所不純  
 臣者謂彼人為臣皆非己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  
 所親建純臣也元之聞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

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唯鄭據大行  
 人之文以為不純臣之證也以賓客之文明不純臣之  
 義則謂天子與諸侯對為賓主行禮是為不純臣君與  
 朝廷之臣行禮禮無則使人為主諸侯燕其臣使宰夫  
 為獻主不與臣對行禮是純臣之也大人行人又云九州  
 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注云謂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  
 小行人云凡四方之使大客則摺小客則受其幣聽其  
 辭見於春秋若君臣亦稱賓客則四夷諸侯亦不純臣也  
 此則天子於諸侯之義耳若諸侯於天子皆純臣矣北  
 山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極云萬邦黎庶共為帝  
 臣是彼於王者皆純臣也書傳周公謂越裳氏之譯曰  
 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  
 臣明政令之所及盡為純臣故此所以正君臣之禮也

春秋公羊疏  
 九 尺進爵書  
 尺進爵書  
 尺進爵書



白虎通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上得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與凡不臣者異於眾臣也朝則迎之於著觀則待之於阼階升降自西階為庭燎設九賓享禮而後歸是異於眾臣也

公子益師卒

注時思哀義缺  
疏大戴禮禮之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以四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恩厚者其履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曰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尊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服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注禮為父母三年

疏喪服斬衰章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疏答云父至尊者天無二日家無二尊父是一家之尊中至極故為之斬也戴德喪服變除斬衰三年之服始有父之喪笄纓徒跣披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惻但痛疾既襲三稱服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絢

注為祖父母期

疏齊衰期章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疏不云祖至尊而直云至尊者以是父之至尊非孫之至尊戴德喪服變除齊衰不杖周者謂始有祖父母之喪則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絢哭踊無數既襲無變

注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  
疏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注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總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為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戴德喪服變除其齊衰三月者始有曾祖父母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絢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注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  
疏尚書大傳折者天子之意也諸侯曰竟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諸侯非朝聘不出竟賈子新書齊桓公之始霸也翟人伐燕桓公為燕北伐翟乃至於孤竹反而使燕君復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里桓公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竟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竟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其人恐後世以寡人為存燕而欺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

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遂溝以為竟而後去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傳婚禮不稱主人注為養廉遠恥也  
疏白虎通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取防淫佚也

注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

疏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為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昏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稱主人變禮也白虎通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已矣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於門  
傳然則親有母乎曰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注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耳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  
疏班固漢書杜鄴傳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師古注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婿也不稱母母不通也

傳議始不親迎也  
疏詩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傳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司馬遷史記外戚世家故易基乾坤詩首開離書美釐降春秋議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昏姻為就就白虎通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綬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頤者防淫佚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於門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曲禮疏異義禮說說天子親迎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上卿臨之許氏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駁之云太姬之家在渭之浹文王親迎於渭即天子親迎明文也引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

注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疏荀子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說苑何以善親迎禮也其禮

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備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論於傳姆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視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顯為正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於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婦於室拜諸母於大門外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轡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備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紉紡績之事得奉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

注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  
疏許慎說文逆迎也關東曰逆關西曰逆通典送皇始有夫婦之道伏羲氏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五帝取時娶妻必告父母夏后氏親迎於庭殷於堂周制限男女之歲定婚姻之時親迎於戶注何休曰後代漸文而迎於戶示其親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注禮男之將取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女之將嫁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  
疏白虎通禮曰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火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之衰老代至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注時隱公卑屈其母不以夫人禮葬之以妾禮葬之疏雜記主妾之喪則自耐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疏妾既卑賤得主之者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雖攝女君猶下正室故殯之與祭不得在正室喪服葬注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

三年春王二月  
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般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美恭讓之禮於是可得兩親之  
疏白虎通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其先祖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魯吾能言之宋不

注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疏荀子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說苑何以善親迎禮也其禮



足徵也春秋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傳其正色行

其禮樂詩曰厥作祿將常服編尋言微子服殷之服助

祭於廟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

郊特牲疏尊賢不遺二代者所以尊賢之事取其法象

但代易時移今古不一若皆法象先代今則不可盡行

故所尊之賢不遺取二代而已若過之遠難為法也按

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引此文

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建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三公封

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公許慎說云治魯詩丞相章

元成治易施華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聞觀乎

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與左氏說同鄭駁之云所存二

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樂祭其先祖受命之

王自行其正朔服色皆禮也禮其先聖而封其後與

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如鄭此言公羊自據二

王之說左傳兼論三恪義不乖異也通典三恪二王之

義有三說焉一云二王之後更立三代之後為三恪此

據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及下車

封夏商之後通已用六代之樂二云三王之前但立一

代通二王之後為三恪此據左傳封胡公以備三恪明

王者所徵先王有二更封一代以備三恪存三恪者所

徵之道不過於三以通三正三云二王之後為一恪妻

之父母為二恪夷狄之君為三恪此據王有不臣者三

而言之按樂記靈恩云三義之說以初為長何者禮記

郊特牲云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遺二代又詩序云二王

之後來助祭又春秋公羊傳說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

三正以上皆無謂二王之後為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

通備三恪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封胡公以備

三恪者謂上同黃帝堯舜下同殷夏為三恪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傳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

存不得必其時也注說有王后崩當越絳而奔喪不得

必其時故思錄之

疏白虎通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憫恤莫不

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又為天子守蕃不可頓

空也故分為三棺有始死先奔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

有得會葬奉送君者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

子之事者有欲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

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之內咸悲臣下若喪

春秋公羊疏

子諸侯不朝而來奔喪者何明臣子於其君父非有老

少也亦因喪質無般旋之禮但盡悲哀而已王制疏諸

侯奔喪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

之喪越絳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

既哭問故送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

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為得禮許慎謹按易下邳傳共容

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

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說為近禮鄭駁之云天子於諸侯

無服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按魯夫人成風

薨王使榮叔歸合且鬪毛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

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於魯既合且鬪又會葬為

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為不得禮可知又左

傳云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

印段賈往魯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

氏諸侯奔天子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

得乘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奔喪又與

禮乖鄭之所駁從公羊之義

傳天子曰崩注大塚塚之辭

疏白虎通書曰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

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為言崩也伏僊天下撫擊失聲

明黎庶墮涕海內悲涼

傳諸侯曰薨注小塚塚之辭

疏白虎通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言奄也奄然亡也

傳大夫曰卒注卒猶終也卒之為言終於國也

傳士曰不祿注不祿無祿也皆所以別尊卑也

疏白虎通士曰不祿不終君之祿也祿之為言消也身

消名彰漢戴聖石渠禮讀問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

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士或曰卒

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

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

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祿者通貴賤之義也

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辭也孝

子諱死曰卒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傳世廟非禮也注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

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為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

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

尤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

疏白虎通大夫不世位何服股之臣任事者也為其專

權擅勢傾覆國家又曰孫首也庸不任輔政防塞賢故

不世位故春秋公羊傳曰讓世廟世廟非禮也異義公

羊穀梁說卿士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專政犯

君故經讓周尹氏齊崔氏也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

世祿不得世位父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而有賢

才則復升父故位後漢書樂恢傳夫政在大夫孔子所

疾世卿持祿春秋以戒聖人懇懇不虛言也注公羊傳

讓世廟也

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時天

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饋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

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

疏大記喪有無後無主疏喪有無主無主者釋

所以必使人攝及其哀抱幼之義無後則已自絕嗣無

關於人故可無後也若無主則相對實有闕故曰鄰里

尹主之無得無主也穀梁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於

天子之崩為魯主故隱而卒之

秋武氏子來求聘

傳喪事無求聘非禮也注禮本為有財者制有財送

之無則致良而已不當求則皇皇傷孝子之心

疏孟子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越越注悅

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

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

不可稱貸而為悅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注不言葬者春秋王魯死當有王文聖人之為文辭深

顯不可言崩故取外言卒所以發內也

疏越絕書卒者聞盛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

卒士稱不祿聞盛諸侯也不稱葬而稱卒者何也當此

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疆者為君南

夷與北夷交爭中罔不絕如殺矣臣弑君子弑父天下

莫能禁止於是孔子作春秋方攝魯以王故諸侯死皆

稱卒不稱葬遊魯之盛也雜記疏按異義今春秋公羊

傳諸侯曰薨赴於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

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

癸未葬宋穆公

注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舉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

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葬於北



疏注禮天子至外類至白虎通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  
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必至諸侯  
以別四夷之國同盟同在方岳之盟三月者古者行役  
不踰時疏諸侯以下不言畢至者有來有否不必盡來  
王制注尊者疏卑者速疏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為三月  
士三月者數死月為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  
疏注孔子曰至故也白虎通所以於北方何就陰也禮  
弓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孔子卒以所受魯  
君之璜玉葬魯城北

夏公及宋公過於清

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注古者有遇禮  
為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運於途近者為主遠者為賓

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謹絕慢易也當春秋時出入

無度禍亂姦尤多在不虞無故卒然相要小人將以生  
心故重而書之所以防禍原也

疏王制疏故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二年一  
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入聘四朝再  
會一盟許慎謹按公羊說夏制異義朝名公羊說諸  
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送  
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日朝夏日宗秋曰覲冬曰遇許  
慎按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於海知  
其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為  
古昔按覲禮曰諸侯前朝皆交舍於朝朝通名曲禮天  
子當依而立注夏宗依春冬遇依春秋時齊侯唁魯  
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親禮今存朝宗遇禮公亡  
疎按宗伯冬曰遇鄭注遇猶偶也彼其若不期而俱至  
又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疏若今未至前所期之日及  
非所期之地而忽相見則並用遇禮相接故曰遇也所  
以爾者遇禮易略既期未至故用簡易禮也

秋鞏師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傳鞏師公於鍾巫之祭焉注巫者事鬼神神解以治病  
請福者也男曰祝女曰巫傳道此者以起淫祀之無福  
疏注男曰祝女曰巫周禮男巫春招舞以除疾病注招  
招福也女巫凡邦之大災歌舞而請家人疏男子陽有  
兩稱名巫名祝女子陰也不變而名巫無祝稱

疏注起淫祀之無福白虎通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  
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祖曲禮曰天地四時山  
川五祀歲備諸侯方祀山川五祀歲備卿大夫祭五祀

士祭其先非所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注祀無福  
秋衛師入師  
注二千五百人稱師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  
疏白虎通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  
社稷安不忘危也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  
則謀與詩云周王於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地  
人也以為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  
旅為師師二千五百人為師師為一軍六師為五千人  
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十人必死百人不能當  
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  
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為不足故復加五  
千人因法月數月者陰之長也十二月足以窮陰陰  
陽備物成功萬二千八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天下太平  
也夏官大司馬疏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眾皆稱師  
詩云六師即六軍也然軍旅卒兩皆眾名獨舉師者故  
易師象云師貞丈人吉无咎軍二千五百人為師丈之  
言長也以法度為人之長故吉无咎謂天子諸侯而主  
軍軍將皆命卿天子六軍兵眾之名移矣正言師者出  
兵而多以軍為名次以師名少旅為名言師舉中言之  
也由此言之故以師為大名

九月考仲子之宮

傳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注考成也成仲  
子之宮廟而祭之所以居其鬼神猶生人入宮室必有  
飲食之事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為夫人猶特廟  
而祭之禮妾廟于死則廢矣不言立者得變禮也  
疏注考成也服虔左氏傳解詁宮廟初成祭之名為次  
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孫毓  
毛詩異同評斯干宣王考室也箋宣王築宮廟畢既  
成而釐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  
又祭祝先祖大戴禮成廟釐之以羊君元服立於寢門  
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元服宗人曰請令以饗某  
廟君曰諾遂入雍人執羊乃行人廟門碑南北而東上  
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封羊血流於前乃辟門  
以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朝舞屋下當門朝室舞於  
室中有司亦北面也既事宗人告事畢皆退反命於君  
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釐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  
燕君揖之乃退

疏注不就惠公至祭之漢書韋元成傳元帝永光五年  
韋元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

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

武太元中為國學助教孝武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  
或為宜配食中宗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  
成風成稱夫人經言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  
絲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為號祭於寢園不  
配於高祖孝武之廟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  
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懷皇后雖不繫子  
為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  
皇后之異至於並配食義同陽秋惟光武追廢呂后  
故以薄后配高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为皇  
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祖二廟無配  
故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  
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恤之情

申別建寢廟則嚴稱之義顯繫子為稱兼明母貴之所  
由一舉而九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宋書禮  
志成欲議以為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  
適是以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

疏注禮妾廟至禮也喪服小記妾廟於妾祖姑亡則中  
一以上而耐耐必以其昭穆疏妾廟於妾祖姑亡則中  
死亦耐夫禮之妾也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者亡無也中  
間也若夫耐無妾則又間曾祖而耐高祖之妾也耐必  
以其昭穆者解所以耐無妾不耐曾祖而耐高祖之義  
也凡耐必使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也然此下云妾母  
不世祭於孫否則妾無廟今乃云耐及高祖者當為壇  
耐之耳匡衡告毀廟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  
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  
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

初獻六羽  
注魯者列也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法八風六人為  
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四人為列四四十六人法四  
時

疏白虎通天子八份諸侯四份所以別尊卑也樂者陽  
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  
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  
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份諸公六份諸侯四  
份諸大夫士琴瑟御八份者何謂也份者列也以  
八人為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為行諸侯四  
四為行蔡邕月令章句天子省風以作樂舞所以節八  
音而行八風天子八份諸侯六份大夫四份份列也每

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

武太元中為國學助教孝武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  
或為宜配食中宗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  
成風成稱夫人經言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  
絲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為號祭於寢園不  
配於高祖孝武之廟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  
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懷皇后雖不繫子  
為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  
皇后之異至於並配食義同陽秋惟光武追廢呂后  
故以薄后配高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为皇  
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祖二廟無配  
故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  
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恤之情

申別建寢廟則嚴稱之義顯繫子為稱兼明母貴之所  
由一舉而九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宋書禮  
志成欲議以為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  
適是以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

疏注禮妾廟至禮也喪服小記妾廟於妾祖姑亡則中  
一以上而耐耐必以其昭穆疏妾廟於妾祖姑亡則中  
死亦耐夫禮之妾也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者亡無也中  
間也若夫耐無妾則又間曾祖而耐高祖之妾也耐必  
以其昭穆者解所以耐無妾不耐曾祖而耐高祖之義  
也凡耐必使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也然此下云妾母  
不世祭於孫否則妾無廟今乃云耐及高祖者當為壇  
耐之耳匡衡告毀廟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  
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  
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

初獻六羽  
注魯者列也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法八風六人為  
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四人為列四四十六人法四  
時

疏白虎通天子八份諸侯四份所以別尊卑也樂者陽  
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  
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  
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份諸公六份諸侯四  
份諸大夫士琴瑟御八份者何謂也份者列也以  
八人為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為行諸侯四  
四為行蔡邕月令章句天子省風以作樂舞所以節八  
音而行八風天子八份諸侯六份大夫四份份列也每

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

武太元中為國學助教孝武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  
或為宜配食中宗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  
成風成稱夫人經言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  
絲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為號祭於寢園不  
配於高祖孝武之廟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  
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懷皇后雖不繫子  
為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  
皇后之異至於並配食義同陽秋惟光武追廢呂后  
故以薄后配高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为皇  
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祖二廟無配  
故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  
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恤之情

申別建寢廟則嚴稱之義顯繫子為稱兼明母貴之所  
由一舉而九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宋書禮  
志成欲議以為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  
適是以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

疏注禮妾廟至禮也喪服小記妾廟於妾祖姑亡則中  
一以上而耐耐必以其昭穆疏妾廟於妾祖姑亡則中  
死亦耐夫禮之妾也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者亡無也中  
間也若夫耐無妾則又間曾祖而耐高祖之妾也耐必  
以其昭穆者解所以耐無妾不耐曾祖而耐高祖之義  
也凡耐必使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也然此下云妾母  
不世祭於孫否則妾無廟今乃云耐及高祖者當為壇  
耐之耳匡衡告毀廟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  
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  
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

初獻六羽  
注魯者列也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法八風六人為  
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四人為列四四十六人法四  
時

疏白虎通天子八份諸侯四份所以別尊卑也樂者陽  
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  
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  
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份諸公六份諸侯四  
份諸大夫士琴瑟御八份者何謂也份者列也以  
八人為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為行諸侯四  
四為行蔡邕月令章句天子省風以作樂舞所以節八  
音而行八風天子八份諸侯六份大夫四份份列也每



份八人每服寬而執威  
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  
處子內

疏五經異義王者已有州伯所以復設二伯何使使續  
職也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爲二所以稱伯何使使續  
乎曰以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爲二所以稱伯何使使續  
之也三公臣之最尊者也以王命行天下爲其威故  
抑之也明有所屬伯也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  
職也也是伯分主東西者

注禮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  
疏白虎通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  
者施牛所以主兵何兵者爲謀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  
其養也故兵稱天冠賊猛獸皆爲除害者所上也論語  
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司馬主兵不言兵  
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焉不以傷害爲文故  
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衆也重民衆司空  
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尙主之何况於實以微見著

注不言六份者言份則于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  
奏文樂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  
疏注不言至文樂劉向五經通義王者之樂有先後者  
各尙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旄而舞以武得之  
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所以增威武也戚斧干楛也  
玉取其德干取其仁明當尙德行仁以斷斷也

疏注羽者至疾也樂師有羽舞鄭司農云羽舞者折羽  
宗廟以羽樂記德莫如文羽箭象焉五經異義公羊說  
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動輕一舉千里毛詩說萬以翟羽  
公羊禮疏卷一  
三思進齋書  
歸安姚氏

韓詩說以大鳥羽  
注凡人之從上教也皆始於音首正則行正  
疏黃佐樂典河間獻王樂記古爲樂也本於詩今之  
爲詩也沿乎樂樂之典故不可復已故禮應而樂注樂  
節則禮和則樂樂節則禮是以容得其正焉禮和則  
樂是以心得其平焉斯須不違正樂則夷鄭之音無自  
入也以此修德學道音正而行正矣

注故聞宮聲則使人溫雅而廣大聞商聲則使人方正  
而好義聞角聲則使人惻隱而好仁聞徵聲則使人整  
齊而好禮聞羽聲則使人樂養而好施所以感蕩血脉  
通流精神存甯正性  
疏五經通義湯作義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  
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聞

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  
邯鄲五經析疑問角聲無不惻隱而慈者聞商聲無  
不斷割而無事者

注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  
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禮  
樂宜於今者用之堯曰大章舜曰箛韶夏曰大夏殷曰  
大濩周曰大武各取其時民所樂者名之堯時民樂其  
道章明也舜時民樂其修紹堯道也夏時民樂大其  
聖相承也殷時民樂大其護已也周時民樂其伐紂也  
蓋異號而同意異歌而同歸

疏注魯詩至琴瑟白虎通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  
下之太平富穡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  
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明有  
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微樂  
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又詩傳曰大夫士琴瑟  
御

疏注王者至同歸春秋元命包王者不空作樂樂者和  
盈於內動發於外應其發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是故作  
樂者必反天下之始樂於已爲本舜之時民樂其韶堯  
樂故樂名韶韶者紹也禹之時民大樂其誓三聖相繼  
故樂名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大樂其武之於思害故  
樂名大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所同樂一也其所同樂之端  
不可一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紉  
注叔姬者伯姬之廢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  
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  
疏注叔姬者至國也白虎通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  
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盈任爲人母  
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內則曰男三十  
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  
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  
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於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  
無所繫二十五繫者就陰節也陽舒而陰促三十數三  
終奇陽節也二十數再終偶陰節也陽小成於陰大成  
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成於陽大成於陰故  
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又姪婦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  
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

公羊禮疏卷一  
三思進齋書  
歸安姚氏

也詩云諸婦從之祗如雲韓侯歸之爛其盈門公羊  
傳曰叔姬歸于紉明待年也  
疏注婦人至君子尙書大傳文

注古者諸侯朝聘爲恭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  
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  
美於先君且重賓也  
疏白虎通諸侯相朝聘何爲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  
子無志法度得無變更所以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  
也聘禮至於朝主人曰不忝先君之職既併以侯矣注  
遷主所在曰朝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  
祧始祖也是亦廟也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注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  
臣受之於太廟所以尊王命歸美於先君不敢以己當  
之  
疏王制疏其天子亦有使大夫聘諸侯之禮故大行人  
云問問以論諸侯之志歲循存三歲循類五歲循省問  
年一聘以至十一歲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  
下聘義周禮說問問以論諸侯之志許慎謹按禮臣疾  
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無駁與許慎  
同也

傳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注小序瞻卬凡伯刺幽王也箋云凡伯天子大夫也正  
義曰凡國伯爵禮侯伯人王職則爲卿故板箋以凡伯  
爲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  
公羊禮疏卷一  
三思進齋書  
歸安姚氏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鄆  
傳鄭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  
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注有事者巡守祭天  
告至之禮也當沐浴潔齋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邑也  
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  
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百里袤四十二里取  
足舍止共乘數而已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  
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細  
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  
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縣足以知四方之政  
而已尙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  
遂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  
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

公羊禮疏卷一  
三思進齋書  
歸安姚氏



估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  
於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於廟祖用特是也  
疏注有事至禮也王制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  
望祀山川注柴祭天告至也疏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  
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  
疏注故謂至也五經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  
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  
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  
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  
否

疏注禮四井至二里小司徒四井為邑注四井為邑方  
二里白虎通所以分陝者是國中如若言面八百四十  
國矣

全禮疏卷一

三 禮記疏義書

疏注王者所以至點陟白虎通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  
者循也特者牧也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  
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敬謹重  
民之至也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歷叶時月皆為民也尚  
書曰遂觀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尚書  
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  
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削  
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  
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為畔畔者君討有功  
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又所以不歲巡守  
何為太煩也過五年為太疎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  
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  
一巡狩三年一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  
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為三公  
出為二伯中分天下主黜陟

疏注五年至而已王制天子五年巡守注五年者虞夏  
之制也

疏注歲二月至岱宗馬傳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詩合  
神霧五嶽視三公岱宗為之長五經通義泰山五嶽之  
東嶽也為兗州鎮一曰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  
成必於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為羣  
岳之長也一名天孫言為天帝孫也

疏注協時月正日書鄭注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  
有缺誤其節氣晦朔恐諸侯存不同故因巡守而合正  
之

疏注同律度量衡漢書律志云虞書曰同律度量衡所  
公羊疏卷一

以齊遠近立民信也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以  
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  
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  
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仲呂度者分寸尺  
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殺秬黍中  
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  
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者合  
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黃鍾之合用度數審  
其容以子殺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合以井水準其  
粟十合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審  
矣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  
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  
其在天也佐助旋瑋掛衡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  
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

疏注歸格於廟祖用特王制歸格於祖廟用特注格至  
也特特牛也祖下及廟皆一牛孔叢子巡守歸反舍於  
外次三日齋親於祖廟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  
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白虎通王者出必告廟何孝  
子出辭反面也事死如事生尚書歸格於祖廟十三經  
校勘記段氏玉裁按作藝乃漢人用古文尚書改之也  
何所據者今文尚書按馬傳作藝祖藝訓作爾何注意  
作爾從今文也

公羊疏卷一

三 禮記疏義書

八月葬蔡宣公  
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何以日  
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  
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  
子故自從蔡臣子辭稱公

疏白虎通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從  
聞之加贈贈之禮故春秋傳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  
而葬不告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傳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注春秋王魯王  
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通外言如外通內言朝聘所以  
別外尊內也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太廟與聘同義  
疏春秋繁露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遣  
之義也

春秋公羊疏疏卷一終

編安姚觀元校果

公羊疏卷一

公羊疏卷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注即位也先謂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  
也事畢而反囚服焉  
疏顧命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陞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  
即位傳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敵當主公卿大  
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康王之誥王釋冕反喪  
服白虎通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  
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  
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既殯  
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  
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與對乃

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  
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稱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  
也李延壽南史沈文阿傳及文帝即位日講廟尚書  
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人物推移質  
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  
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且叔  
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  
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虛社稷之  
艱難速乎末業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  
兵或踰月即會或崩日稱謂此皆有為而為之非無心  
於禮制也今因諱之日雖仰哀於蠶紱之重猶未序於  
君臣之儀古禮廟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  
廟還而御太極殿以前南面之尊此即周康王在朝  
一二臣衛者也蔡子顯南齊書禮志永泰元年有司議  
應廟見否尚書令徐孝嗣議廟君即位並無廟見之文  
蔡支蔡業乃有虞湯之禮左丞蕭琛議見賦見賦祖  
義者尚書朝於武宮事光晉策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  
天而不虔親祖宗格於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文  
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  
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  
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  
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適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  
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  
君並皆謁廟文在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  
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馬端臨文獻通考按

公羊疏卷二

三 禮記疏義書

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  
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稱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  
也李延壽南史沈文阿傳及文帝即位日講廟尚書  
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人物推移質  
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  
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且叔  
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  
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虛社稷之  
艱難速乎末業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  
兵或踰月即會或崩日稱謂此皆有為而為之非無心  
於禮制也今因諱之日雖仰哀於蠶紱之重猶未序於  
君臣之儀古禮廟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  
廟還而御太極殿以前南面之尊此即周康王在朝  
一二臣衛者也蔡子顯南齊書禮志永泰元年有司議  
應廟見否尚書令徐孝嗣議廟君即位並無廟見之文  
蔡支蔡業乃有虞湯之禮左丞蕭琛議見賦見賦祖  
義者尚書朝於武宮事光晉策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  
天而不虔親祖宗格於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文  
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  
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  
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  
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適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  
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  
君並皆謁廟文在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  
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馬端臨文獻通考按

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  
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稱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  
也李延壽南史沈文阿傳及文帝即位日講廟尚書  
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人物推移質  
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  
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且叔  
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  
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虛社稷之  
艱難速乎末業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  
兵或踰月即會或崩日稱謂此皆有為而為之非無心  
於禮制也今因諱之日雖仰哀於蠶紱之重猶未序於  
君臣之儀古禮廟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  
廟還而御太極殿以前南面之尊此即周康王在朝  
一二臣衛者也蔡子顯南齊書禮志永泰元年有司議  
應廟見否尚書令徐孝嗣議廟君即位並無廟見之文  
蔡支蔡業乃有虞湯之禮左丞蕭琛議見賦見賦祖  
義者尚書朝於武宮事光晉策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  
天而不虔親祖宗格於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文  
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  
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  
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  
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適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  
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  
君並皆謁廟文在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  
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馬端臨文獻通考按

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  
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稱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  
也李延壽南史沈文阿傳及文帝即位日講廟尚書  
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人物推移質  
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  
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且叔  
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  
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虛社稷之  
艱難速乎末業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  
兵或踰月即會或崩日稱謂此皆有為而為之非無心  
於禮制也今因諱之日雖仰哀於蠶紱之重猶未序於  
君臣之儀古禮廟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  
廟還而御太極殿以前南面之尊此即周康王在朝  
一二臣衛者也蔡子顯南齊書禮志永泰元年有司議  
應廟見否尚書令徐孝嗣議廟君即位並無廟見之文  
蔡支蔡業乃有虞湯之禮左丞蕭琛議見賦見賦祖  
義者尚書朝於武宮事光晉策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  
天而不虔親祖宗格於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文  
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  
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  
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  
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適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  
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  
君並皆謁廟文在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  
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馬端臨文獻通考按

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  
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稱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  
也李延壽南史沈文阿傳及文帝即位日講廟尚書  
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人物推移質  
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  
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且叔  
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  
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虛社稷之  
艱難速乎末業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  
兵或踰月即會或崩日稱謂此皆有為而為之非無心  
於禮制也今因諱之日雖仰哀於蠶紱之重猶未序於  
君臣之儀古禮廟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  
廟還而御太極殿以前南面之尊此即周康王在朝  
一二臣衛者也蔡子顯南齊書禮志永泰元年有司議  
應廟見否尚書令徐孝嗣議廟君即位並無廟見之文  
蔡支蔡業乃有虞湯之禮左丞蕭琛議見賦見賦祖  
義者尚書朝於武宮事光晉策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  
天而不虔親祖宗格於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文  
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  
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  
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  
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適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  
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  
君並皆謁廟文在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  
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馬端臨文獻通考按

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  
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稱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  
也李延壽南史沈文阿傳及文帝即位日講廟尚書  
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人物推移質  
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  
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且叔  
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  
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虛社稷之  
艱難速乎末業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  
兵或踰月即會或崩日稱謂此皆有為而為之非無心  
於禮制也今因諱之日雖仰哀於蠶紱之重猶未序於  
君臣之儀古禮廟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  
廟還而御太極殿以前南面之尊此即周康王在朝  
一二臣衛者也蔡子顯南齊書禮志永泰元年有司議  
應廟見否尚書令徐孝嗣議廟君即位並無廟見之文  
蔡支蔡業乃有虞湯之禮左丞蕭琛議見賦見賦祖  
義者尚書朝於武宮事光晉策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  
天而不虔親祖宗格於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文  
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  
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  
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  
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適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  
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  
君並皆謁廟文在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  
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馬端臨文獻通考按

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  
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稱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  
也李延壽南史沈文阿傳及文帝即位日講廟尚書  
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人物推移質  
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  
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且叔  
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  
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虛社稷之  
艱難速乎末業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  
兵或踰月即會或崩日稱謂此皆有為而為之非無心  
於禮制也今因諱之日雖仰哀於蠶紱之重猶未序於  
君臣之儀古禮廟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  
廟還而御太極殿以前南面之尊此即周康王在朝  
一二臣衛者也蔡子顯南齊書禮志永泰元年有司議  
應廟見否尚書令徐孝嗣議廟君即位並無廟見之文  
蔡支蔡業乃有虞湯之禮左丞蕭琛議見賦見賦祖  
義者尚書朝於武宮事光晉策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  
天而不虔親祖宗格於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文  
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  
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  
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  
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適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  
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  
君並皆謁廟文在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  
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馬端臨文獻通考按

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  
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稱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  
也李延壽南史沈文阿傳及文帝即位日講廟尚書  
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人物推移質  
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  
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且叔  
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  
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虛社稷之  
艱難速乎末業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  
兵或踰月即會或崩日稱謂此皆有為而為之非無心  
於禮制也今因諱之日雖仰哀於蠶紱之重猶未序於  
君臣之儀古禮廟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  
廟還而御太極殿以前南面之尊此即周康王在朝  
一二臣衛者也蔡子顯南齊書禮志永泰元年有司議  
應廟見否尚書令徐孝嗣議廟君即位並無廟見之文  
蔡支蔡業乃有虞湯之禮左丞蕭琛議見賦見賦祖  
義者尚書朝於武宮事光晉策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  
天而不虔親祖宗格於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文  
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  
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  
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  
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適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  
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  
君並皆謁廟文在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  
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馬端臨文獻通考按

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  
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稱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  
也李延壽南史沈文阿傳及文帝即位日講廟尚書  
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人物推移質  
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  
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且叔  
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  
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虛社稷之  
艱難速乎末業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  
兵或踰月即會或崩日稱謂此皆有為而為之非無心  
於禮制也今因諱之日雖仰哀於蠶紱之重猶未序於  
君臣之儀古禮廟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  
廟還而御太極殿以前南面之尊此即周康王在朝  
一二臣衛者也蔡子顯南齊書禮志永泰元年有司議  
應廟見否尚書令徐孝嗣議廟君即位並無廟見之文  
蔡支蔡業乃有虞湯之禮左丞蕭琛議見賦見賦祖  
義者尚書朝於武宮事光晉策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  
天而不虔親祖宗格於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文  
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  
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  
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  
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適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  
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  
君並皆謁廟文在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  
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馬端臨文獻通考按



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時享禘祫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於宗廟是也如即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雖西漢時人主嗣位亦必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則人主未嘗躬謁宗廟致祭祭以告嗣位宋明唯孝宗以親受禪特行此禮而後則皆以喪三年不祭之說為拘不復舉行此禮然自以日易月之說既定諒間之禮廢久矣何獨於告祭一事以為不可行乎

鄭伯以璧假許田  
傳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注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莫夕王若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為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

疏魯朝宿至邑焉王制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注給養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澣疏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  
疏注時朝至一時異義云公羊說諸侯地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按公羊說歲夏制左氏說周制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注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  
疏曲禮疏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死故稱其字殺梁同左氏說謹按此文左氏說同於公羊注而許氏以為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行之未詳所據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  
注郟本所以有大鼎者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之  
疏漢書郊祀志是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物而上籙曰臣聞周祖始於后稷后稷封於豳公劉發迹於豳大王建國於邠梁文武興於鄆鎬由此言之邠邠梁鄆鎬之國周舊居也邠宜有宗廟豳鎬祭祀

春秋公羊疏

之藏今舉出於邠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梅邑賜爾鸞旒黼黻珣珉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不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述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始周之所以喪賜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於宮廟也  
注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大夫五元士三也  
疏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荀爽九家易解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以為飾也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銅士鐵三鼎形同  
戊申納于太廟  
注周公稱太廟所以必有廟者緣生時有宮室也孝子三年喪畢思念其親故為之立宗廟以鬼享之廟之為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故曰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入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慨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孝子之至也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  
疏注周公稱太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注周公曰太廟魯公曰世室魯公稱宮  
疏注廟之為言貌也白虎通王者所以立宗廟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孝繼養也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  
疏注質家至尊尊五經通義王社籍田中為千畝報功也文家右社稷左宗廟何文家據地而王地道長久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右之質家左社稷右宗廟社皆有壇者舖也通典注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鄭元曰庫門內雉門外也周代文尚尊尊故在右也按公羊魯桓公二年取郟大鼎納於太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是  
秋七月紀侯來朝  
注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蓋以為天子得妻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  
疏白虎通王者之取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俛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於渭明王者必取大國也春秋曰紀侯來朝紀子以嫁女於天子

故增爵稱侯至數十年之間紀侯無他功但以子為天王后故爵稱侯知雖小國者必封以大國明其尊所不臣也王者娶及庶邦者何開天下之善示不遺賢也故春秋曰紀侯來朝文加為侯明封之也先封之明不與庶邦交禮也漢書王莽傳信鄉侯侯終上言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喪紀子稱侯安漢公國未稱古制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終言應禮可許  
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  
傳齊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注齊相也時盟不敵血但以命相誓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也疏爾雅曰齊相也注公羊傳曰晉盟者何相盟也荀子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晉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春秋繁露春秋紀綱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晉命於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曲禮約信曰誓注牲曰盟注注盟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誓之辭尚書見有六篇疏約信曰誓者亦諸侯事也約信以其不能自和好故用言辭共相約束以為信也若用言相約束以相見則用誓禮故曰誓也鄭注司寇云約言語之約束也注牲曰盟者亦諸侯事也注臨也臨牲者盟所用也盟者殺牲飲血誓於神也若約束而臨牲則用盟禮故云注牲曰盟也異義云禮約盟不令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曰諸誓不及五帝盟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盟盟非禮古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飲血所以盟事神明又曰凡國有疑盟盟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按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盟之禮鄭氏不駁從許慎義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讎  
傳諸侯禮送姜氏于讎也注禮送姜氏于讎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  
疏穀梁傳禮送姜氏于讎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門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白虎通父誠於昨階母誠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施聲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聲去不辭誠不諾者蓋恥之重去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郟

公羊疏卷二  
三 紀侯來朝  
疏注質家至尊尊五經通義王社籍田中為千畝報功也文家右社稷左宗廟何文家據地而王地道長久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右之質家左社稷右宗廟社皆有壇者舖也通典注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鄭元曰庫門內雉門外也周代文尚尊尊故在右也按公羊魯桓公二年取郟大鼎納於太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是  
秋七月紀侯來朝  
注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蓋以為天子得妻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  
疏白虎通王者之取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俛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於渭明王者必取大國也春秋曰紀侯來朝紀子以嫁女於天子

公羊疏卷二  
三 紀侯來朝  
疏注質家至尊尊五經通義王社籍田中為千畝報功也文家右社稷左宗廟何文家據地而王地道長久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右之質家左社稷右宗廟社皆有壇者舖也通典注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鄭元曰庫門內雉門外也周代文尚尊尊故在右也按公羊魯桓公二年取郟大鼎納於太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是  
秋七月紀侯來朝  
注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蓋以為天子得妻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  
疏白虎通王者之取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俛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於渭明王者必取大國也春秋曰紀侯來朝紀子以嫁女於天子



傳冬曰狩注狩猶獸也

疏惠氏棟九經古義擗於水經注引云薄狩於菽  
東京賦同徐堅初學記引作擗狩按狩本古獸字故鄭  
箋云田獵擗獸也何休公羊注云狩猶獸也  
注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

疏王制疏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  
為短鄭元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於苗  
選徒翼翼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  
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  
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  
讖緯見讀而傳為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  
穀梁也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注三田者夏不  
田蓋夏時也說苑故舊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  
畝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擾驚  
鳥不搏螻蟻不螫鳥蟲蛇且知應天而况人乎哉是以  
古者必有象牢

公羊疏卷一

七 思進齋書

傳諸侯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  
庖注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臠射之達於右臠中心死  
疾鮮潔故乾而豆之中薦於宗廟豆祭器名狀如鏡天  
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  
大夫六士二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臠射之達於右臠  
遠心死難故以為賓客充備也庖廚也三者第三之殺  
也自左臠射之達於右臠中腸胃汚泡死運故以充君  
之庖厨已有三牲必用狩者孝子之意以為己之所養  
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  
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不忘忘  
武備又因以為田除害

疏諸侯至之庖周易王制三驅馬融曰三驅者一曰乾  
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  
三田

疏注豆祭器名狀如鏡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豆  
瓦豆謂之登注豆禮器也鏡即膏登也疏周禮疏人為  
豆實三而成穀崇尺鄭注云崇高也豆實四升又祭統  
云大人薦豆執校執禮授之執鏡鄭注云校豆中央直  
者也鏡豆下附也又禮圖云口側徑尺黑漆飾中朱大  
夫以上畫以雲氣諸侯以象天子以玉皆謂飾其豆口  
也史游急就章鏡所以盛膏夜然燦者也其形若杆而  
中施釘有柄者曰鏡無柄者曰鏡附謂下施足也  
疏注已有至除害尚書大傳文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注天子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繫官者卑不得專官事  
也稱伯者上敬老也上敬老則民益孝上尊齒則民益  
弟是以王者以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食之於辟雍天子  
親視而割牲執醬而餽執爵而醕冕而總干率民之至  
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有五貴有德為其近於道也  
貴臣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父也敬長為其近  
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弟也禮君於臣而不名者有  
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王謂叔父是也  
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躬是也老臣  
不名宰渠伯糾是也

疏注天子至且字說文且所以薦也張揖廣雅且借也  
曲禮有天王某甫鄭注某甫且字也疏音義隱云且假  
借此字也雜記疏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一十之  
時曰某甫是且字言且為之立字

疏注是以王者至五更白虎通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  
更者何欲陳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  
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離親親割  
牲以養三老尊三老者父象也謂者奉几杖授安車輪  
輪供綬執授兄事五更龍接禮交加容謙敬順頌也禮  
記祭義曰祀於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  
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不正言父兄言老更者何  
老者壽考也欲言其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  
眾也即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言其明於天地人之  
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  
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已父事父一而  
已不宜有三

公羊疏卷二

九 思進齋書

疏注禮君至是也白虎通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  
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  
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  
成先祖功德之加於百姓者也春秋單伯不言名傳曰  
吾大夫之命於天子者也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  
曰公弟叔胥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已父兄  
有醜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  
庶之稱也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以爵祿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注禮七十懸車致仕  
疏白虎通臣年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為職  
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跛踣之屬是以退老去避賢

者所以長廉遠恥也懸車示不用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  
疏伯兮箋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正義  
曰公羊傳曰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鄭答臨碩引  
公羊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霸者之禮  
大雩

傳大雩者何旱祭也注雩旱請雨祭名不解大者祭言  
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  
不一與民失職與官室祭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議夫  
倡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不地者常  
地也

公羊疏卷一

十 思進齋書

疏注雩旱請雨祭名爾雅曰舞雩雩也陸德明釋文音  
于祭名周禮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  
舞雩注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帝之神女巫  
早陳則舞雩注使女巫舞早祭崇陰也疏董仲舒曰雩  
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燕禮鄉飲酒  
大射之歌焉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祭法雩宗祭  
水旱也月令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  
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注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水始所  
出為百源必先祭其木乃雩雩呼嗟求雨之祭也雩帝  
謂為壇於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韜釋  
至祝敬皆作曰盛樂凡雩雩用歌舞而已  
疏注君親至偕與尸子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  
纓白茅以身代牲雩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苞苴行與  
議夫偕與女謁盛與宮室崇與

疏注使童至之雩王充論衡曾對孔子言其志曰葬  
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  
舞雩咏而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  
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  
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  
出也風乎舞雩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  
疏注不地至地也鄭道元水經注雩門南隔水有壇曾  
點所謂風乎舞雩即其處也通典注阮瞻云壇在已地  
按得衛宏漢儀稱魯人為雩壇在城東南諸儒所說皆  
云壇而又作壇又論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衛宏所  
說魯城東南雩壇猶存焉

注日食猶不省文者與大水同禮



疏白虎通曰食必鼓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於社社者  
象陰之主以朱絲管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  
曰日食鼓用牲於社春秋繁露大雨者陰盛陽也陰滅  
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賤傷貴逆節也故  
鳴鼓而攻之朱絲管之為其不義也

六年春正月臯來  
注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八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  
易戒不虞也

疏聘禮若過邦至於竟使次介假道東帛將命於朝日  
請帥食幣注至竟而假道請侯以國為家不敢質徑也  
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

秋八月壬午大閱  
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大簡閱  
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罕希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  
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  
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不地者常地  
也

疏注大閱至稀也大宗伯大田之禮簡衆也注古者因  
習兵簡其車徒之數

疏注孔子至乘之漢書刑法志晉成公作邱甲哀公用  
田賦搜村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  
存王道於是師旅重動百姓罷弊無休師死難之誼孔  
子傷之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師古曰非其不素習  
也

疏注不地者常地也周禮大司馬注天子諸侯蒐狩有  
常至其常處

九月丁卯子同生  
注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各取其所見日也禮世子生  
三日卜士負之衰門外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明當  
有天地四方之事三月君名之大夫負朝於廟以名徧  
告之

疏內則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宰具三日卜  
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  
矢六射天地四方注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  
子所有事也疏蓬是樂亂之草桑木之本新書太卜  
日命云某然後為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  
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  
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  
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

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  
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  
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鹿鹿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  
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西方射西方  
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張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  
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  
左說苑張之為言豫也豫善意也故古者子生三日桑  
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白虎通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  
自紀尊事人者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三月名之  
何天道一時物有其變人生三月目瞭亦能咳嗽與人  
相更谷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  
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為宗  
祖主也一說名之於燕殺名者幼小卑賤之稱也質略

故於燕殺禮內則曰子生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立  
於阼階西南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適子執其右  
手庶子撫其首君曰飲有帥夫人曰記有成告於四竟  
四竟者所以邊經萌芽禁備未然故會子問曰世子生  
三月以名告於祖廟內則記曰以名告於山川社稷四  
竟天子太子使士負之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者何  
也此男子之事也故先表其事然後食其祿必桑弧何  
桑者相逢接之道也保傳曰太子生舉之以禮使士負  
之有司齋肅端委之郊見於天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  
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於天地四方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注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  
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  
仁也

疏司馬法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  
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淮南子故闢敵國  
之君有加虐於民則舉兵而臨其竟責之以不義刺之  
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抉墳墓毋  
刈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  
八年春正月己卯燕  
傳春日祠注薦上非卯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  
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  
疏爾雅春祭曰祠春秋繁露祠者以正月始食非也又  
豆實非也春之所始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可也  
傳夏日祠注薦尚麥魚麥始熟可祠故曰祠  
疏爾雅夏祭曰祠春秋繁露祠者以四月食麥也又尊

實籩也夏之受初也夏約故曰酌實所初酌也  
傳秋曰嘗注薦尚黍稷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  
先熟可得薦故曰嘗  
疏爾雅秋祭曰嘗春秋繁露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又  
机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  
傳冬曰烝注薦尚稻粱烝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  
薦眾多芬芳備具故曰烝  
疏爾雅冬祭曰烝春秋繁露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又  
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畢熟故曰烝烝之言眾也冬  
之物成者眾  
注無牲而祭謂之薦  
疏范甯穀梁注無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禮各異  
也祭筮獨薦薦考妣於適寢之所祭春薦非卯夏薦麥  
魚秋薦黍稷冬薦稻粱制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  
通典魏禮高堂隆云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子  
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成備其仲月季月皆薦  
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  
牲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鴈可也皆有黍稷禮  
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  
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之日其蚤獻  
羔祭韭周之四月則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  
羔開水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仲夏之月天子乃  
嘗魚咸薦之寢廟此則仲月季月薦新之禮也注爾雅  
周禮祭集志曰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加  
薦以象平生之朔食也謂之月祭禮之廟無月祭也凡  
五穀成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禮未薦不敢食新  
孝敬之道也其月朔薦及臘薦薦新皆莫無尸故羣廟  
皆一朝之間祭畢  
注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祭  
於室末之於幽祭於堂末之於明祭於廟末之於遠皆  
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  
疏注天子至再薦王制天子植神廟神廟皆諸侯  
廟則不薦廟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酌諸侯酌諸  
一植一胎嘗禘烝禘又大夫士宗廟之祭有出則祭無  
出則薦注有出者既祭又薦新  
疏注祭於室至差也爾雅廟門謂之廟禮器設於堂  
為廟手外注訪祭明日之釋祭也謂之廟者於廟門之  
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未  
神非一處也郊特牲直祭於主索祭於廟於廟不知神



之所在於被乎於此乎或諸遠人手祭於前尚曰求諸  
達者與所之為言也疏凡廟有二種一是一正祭之時  
既祭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於廟  
注云廟門內平生待賓容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  
釋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廟是求神之  
名釋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有司徹上大夫  
賓尸坐尸佈於堂酌而獻尸卿大夫賓尸禮略不設祭  
於室又不在廟門異於君也

注般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

疏大宗伯注般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  
必先灌乃後薦腥熟疏般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樂  
周人先求諸陰謂未合樂先灌

注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

公羊疏卷一

六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疏禮器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正義君子大夫以  
士大夫常祭少牢遺奠及卒哭耐用太牢故祭用大牢  
而謂之禮也魯子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  
羊曰少牢士之祭牲豕曰饋食既尚書元注釋此諸  
侯大夫士宗廟之祭也太牢者牛羊豕三牲舉牛以該  
羊豕少牢者羊豕二牲舉羊以該豕士祭惟豕故曰特  
牲也饋食者饋孰也大夫少牢亦饋食茲徒言士饋食  
者大夫既舉少牢豈言饋食也天子之大夫祭如諸侯  
用太牢天子之士祭如大夫用少牢

注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  
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

疏禮器少牢饋食禮鄭注目錄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  
禴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特牲饋食禮注目錄特牲饋  
食之禮謂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廟之禮疏由禮云  
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此儀禮特牲少  
牢故知是諸侯大夫士也

注夫婦齋戒沐浴盛服君率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尸夫  
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洞洞乎屬屬乎如弗  
勝如將失之濟濟乎致其敬也愉愉乎盡其忠也勿勿  
乎其欲其饗之也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孝子之至也  
疏禮運疏祭日之且王服袞冕而入尸亦袞冕祝在後  
侑之王不出迎尸故祭統云君不迎尸所以別嫌也尸  
入室乃作樂降神故大司樂云凡樂同鍾為宮九變而  
致人鬼是也乃灌故書云王入太室禋嘗灌之時獻尸  
皆同在太廟中依次而灌所灌鬱鬯小宰注云尸祭之  
啐之奠之是為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後從灌二獻也迎

公羊疏卷一

六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牲而入至於庭故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親執刀啟  
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云血毛詔於室凡牲  
則廟各別牢故公羊傳云周公曰牲魯公駢拇按逸禮  
云毀廟之主昭其一半穆其一半於是行朝踐之事尸  
出於室太祖之尸坐於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  
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故鄭注祭統云天子諸侯之  
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祝乃取牲  
膊骨燎於爐炭人以詔神於室又出以薦於主前郊特  
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是也王乃洗肝於鬱鬯而燔  
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  
牖下后薦朝事之豆遠乃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  
即此禮運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著尊  
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亞獻  
四獻也乃退而合亨至薦熟之時陳於堂故禮器云設  
饌於堂乃後延主入室太祖東面昭在南面穆在北面  
從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以俎爵酌奠於饌南故郊  
特牲注云天子奠尊諸侯奠角卽此之謂也既奠之後  
又取腸間脂燔合馨特牲注云奠謂薦熟時當此  
大合樂也自此以前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尊  
主人拜以妥尸故郊特牲云舉尊角拜妥尸是也后薦  
饋獻之豆遠王乃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獻尸為五獻  
也后又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獻尸為六獻也於是尸  
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獻尸為七  
獻也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尊相因也朝獻謂此王酌  
尸因朝踐之尊也后乃薦豆遠尸酌醴主人主人受  
獻王所以獻諸侯於是后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獻尸

以醴尸為入獻也鄭注司食羹云變再獻為饋獻者亦  
尊相因也再獻謂后酌尸饋獻謂饋食時后之獻也於  
是王乃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獻尸為九獻也後謂之加爵  
齊以獻尸為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  
注四者四時祭也疏數之節廣所折中是故君子合諸  
天道感四物而思親也  
疏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忘  
忘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注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  
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  
注祭必於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也  
疏晏子春秋天子以下至士祭以首時王制注祭以首  
時薦以仲月  
注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

公羊疏卷一

六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疏特牲饋食注士賤職養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  
矣疏鄭云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  
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若大夫以上尊時至唯有事故  
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  
論語孔子云吾不與祭注云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  
使攝者為之不致蕭敬於心與不祭同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傳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  
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注明子尊不加於父母  
疏白虎通春秋世紀季姜歸於京師父母之於子雖為  
王后尊不加於父母通典後漢獻帝皇后父屯騎校尉  
不其亭侯伏完朝賀公庭完拜如眾臣及皇后往離宮  
后拜如子禮三公大臣議或以為皇后天下之母也完  
雖后父不可令后獨拜私朝或以為當交拜也令后存  
人子之道完不廢人臣之儀父子尊不加於父母雖曰  
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欲令完猶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  
私之朝后當獨拜或以為皇后至尊父亦至親交拜則  
父子無別完拜則傷子道后拜則損至尊欲令公朝者  
完拜如眾臣於公宮后拜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禮鄭  
元議曰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  
之父母也天子所不臣者况於后乎春秋魯隱公二年  
紀履緌來逆女冬伯姬歸於紀又桓公八年祭公來逆  
逆王后於紀九年紀季姜歸於京師或言逆王后蓋義  
有所見也女雖嫁於鄰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父母嫁  
於天子者此雖紀女或言曰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  
母也紀季姜歸於京師更稱其字者得行禮而戒之其  
尊安可加父母耳今不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  
臣禮若后適離宮及歸寧父母宜從子禮丞相復事那  
原駁曰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陳事父  
之孝女子子出一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二統耳春  
秋左氏傳曰紀履緌來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敢自  
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禮必三讓之義也祭公逆  
王后於京師尊已成稱紀姜從禮子尊不加於父母之  
明文也如皇后於公庭官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  
斯義何施漢高五日一朝太上皇家令譏子道不盡欲  
微感之令太上皇擁尊卻行稱臣雖去聖久道禮文闕  
然然父子之義五品之常不易之道前為公私易節公

注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

時薦以仲月

注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

時薦以仲月

注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

時薦以仲月

注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

時薦以仲月







春秋公羊疏卷三

莊公

三月夫人孫于齊

注禮練祭取法存君夫人當首祭事

疏喪服小記故期而祭禮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

親親亡至今而期則宜祭疏孝子之喪親應歲時之

氣歲序改易隨時傷感故一期而為練祭是孝子存親

之心故云禮也

注禮飲不過三爵

疏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

言斯禮已三爵而油以退注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

以去矣異義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

夫皆以金士以梓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

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

角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訓也飲

不能自節為人所誘訓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

夏卑伯逆王姬

注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補助為

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

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

疏白虎通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諸侯所以

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貪義也

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春

三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

貢者復有聘者何以為諸侯貢士庸才者貢其身盛德

者貢其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所昭故聘之

也

傳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注諸侯與

天子同姓者

疏白虎通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昏禮貴和

不可相答為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

侯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注禮同姓本有主嫁女之道必開地於夫人之下羣公

子之上也時魯以將嫁女於鄰國故築於外

疏詩殆及公子同歸正義曰莊元年公羊傳說築王姬

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白虎通春秋傳

曰築王姬館於外明不往京師也所以必更築館者尊

之不於路寢路寢本所以行政處非婦人之居也小寢

則嫌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故必改築於城郭之內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注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

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

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

疏曲禮疏公羊說九錫之次與含文嘉不同一日加服

二曰納陛三曰納陛四曰與馬五日樂則六曰虎賁七

日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

略同也按何休注與孔疏不同此公羊說當是章句家

言

注舉證明知追命死者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證不當

復加錫

疏五經異義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

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

刑耶春秋左氏議其錫錫之君無錫錫死者之文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鄆

注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

致奔喪致是也

疏雜記婦人非三年之喪不除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

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

諸侯然注奔父母喪也白虎通婦人不出竟弔者婦人

無外事防淫佚也

五月葬桓王

傳蓋改葬也注改更也改葬服輕不當月月者時無非

常之變榮者改葬爾

疏喪服改葬總注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

也言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故設之如葬時也其莫如大

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總者臣為君也子

為父也妻為夫也必服總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總

三月而除之

四年春王二月大夫姜氏饗齊侯于祝丘

注牛酒日備加飯羹日饗

疏牛人軍事供其備牛春人注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

與食疏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若饗禮有飲酒有食

米故云饗禮兼燕與食也淮南子高誘注酒肉日備牛

羊日備

三月紀伯姬卒

注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總天子唯女之適二王後

者諸侯唯女之為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

疏大功章君為姊妹女子之嫁於國君者傳日何以

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疏國君絕期以下

今為尊同故亦不降依嫁服大功禮弓悼公之母死哀

公為之齊衰有若日為妾齊衰禮與公日吾得已乎哉

魯人以妻我疏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禮弓齊衰

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日由魯嫁故為之服姊

妹之服或日外祖母也故為之服注王姬周女齊襄公

之夫人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

天子為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注以大斂而徙棺日殯

疏釋名衣尸棺日斂斂者斂也斂斂不復見也棺闔也

闔閉也於西壁下塗之日殯殯實也賓客遇之言稍遠

也

注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若存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實

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賓之也

疏白虎通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事有大小所

供者不等也故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

卿大夫三日而殯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

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何夏后氏教以忠忠者厚也日

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階殷人教以敬日

死者將去又不敢客也故置之兩楹之間賓主共夾而

敬之周人教以文日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實客之也

禮弓記日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

殯於西階

冬公及齊人狩于鄆

注禮父母之讎不同戴天兄弟之讎不同國九族之讎

不同齊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

疏白虎通子得為父報讎者臣子於君父其義一也忠

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故日父之讎不

與共天下兄弟之讎不與共國朋友之讎不與同朝族

人之讎不共鄰故春秋傳日子不復讎非子

甲午祠兵

注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

饗士卒

疏宋忠世本蚩尤作兵一弓一矢三矛四戈五戟漢書

郊祀志三日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鄉齊之西竟

也又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擊鼓應劭日蚩尤古天

子好五兵故祭之



注祠兵壯者在南難在前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幼且衛後也

疏爾雅出為治兵尚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注幼

秋公子結駘陳人之婦于鄭遂及齊侯宋公盟十九

注禮君不求駘二國自往駘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必

以姪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姪如

合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

疏儀禮疏古者嫁女必以姪從謂之駘者駘有二種

若諸侯有二駘外別有姪是足以莊公十九年經書秋

公子結駘陳人之婦於鄭公羊傳曰駘者何諸侯娶一

國則二國往駘之以姪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婦者何

女弟也諸侯夫人自有姪并二駘各有姪婦則九女

是駘與姪婦別也若大夫士無二駘即以姪婦為駘

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注以外事不素制不預設故

云爾

疏聘禮無常孫而說注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

必順且說

一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

注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吉事不以

忌凶事故禮哭不避子卯日所以專孝子之思也

疏士喪禮朝夕哭不辟子卯注既殯後朝夕及哀至

乃哭不代哭也子卯祭紼七日凶事不避吉事闕焉

之鳥妻從夫之義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

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又昏禮贊不用死雉故用四

也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元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

偶明陽道之大也儷皮者兩皮也以爲庭實庭實偶也

夏公如齊觀社二十

注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

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

疏白虎通不謂之土何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

眾土也又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

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授神契

曰仲春祈穀仲秋報社稷社稷祭社稷以三牲何重

功故也尚書曰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

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秋丹桓宮楹

注桓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傳言丹

桓宮者欲道天子諸侯各有制也禮天子籩而簠之加

密石焉諸侯籩而簠之不加密石大夫籩之士首本

疏尚書大傳天子之堂其榜天子籩其材而簠之加密

石焉大夫達稜士首本注籩籩之也密石低之也禮器

疏禮緯合文嘉云士首本者士籩去木之首本令細與

尾頭相應

御承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飲食之間其義一

也故后夫人以棗栗段脩者凡兩脩也又取其朝早

起栗職深自正也段脩者脯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親用

幣非禮也然則易用棗栗云云段脩云云曲禮疏脯始

也脩治也棗栗也棗栗也婦人有法始至修身早起肅

敬也按昏禮婦見舅以棗栗見姑以脯脩

注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爲宗子者也族所以有宗者

爲謂族理親疏令昭穆親疏各得其序也故始統世世

繼重者爲大宗旁統者爲小宗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

子則不絕重本也天子諸侯世以三牲養禮有代宗之

義大夫不世不得專宗著言宗婦者重教化自本始也

疏白虎通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

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

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宗弟道

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

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爲小宗五世而遷

者也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

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

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

自爲其子孫祖繼別者各自爲宗所謂小宗有四大宗

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諸侯尊宗明尊者宜







疏傳唐書禮志以爲三年一閏天道小備五年再閏天  
道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閏通計其數一略一詳迭相  
乘矣韋縉奏曰禮有禘祫俱稱殷祭二法更用禘次相  
乘或云五年再殷一禘一祫或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  
法天象開大越皆同皆以太廟禘祫計年有差請以今  
年夏禘便爲殷祭之源自此以後禘祫相代五年再殷  
周而復始

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注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  
二月所以必二十五者取期再期思倍滿三年也孔子  
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  
通喪

疏白虎通三年之喪何以二十五月以爲古民質痛於  
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  
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期斷之父子至尊母至親故爲  
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思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  
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滿三年之氣也  
故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

注禮士虞記日期而小祥曰爲此祥事又期而大祥曰  
薦此祥事也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疏檀弓疏其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  
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禫  
是月禫徒月樂又與上文魯人朝祥而奠歌孔子云贈  
月則其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問傳云三年之喪  
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  
尙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間同又文公二年冬公

子送如齊納幣是信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納  
幣禮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二  
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後平常  
鄭必以爲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  
三月而禫十五月而禫爲母爲妻尙祥禫異月豈容二  
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爲母而禫不伸故延禫  
月其爲妻當亦不伸祥禫異月乎若以中月爲禫爲月  
之中間應云月中而禫何以言中月乎按喪服小記云  
妾禫於妾適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禫又學記云中年考  
校皆以中爲開謂開隔一年故以中月爲開隔一月也  
下云祥而禫是月禫徒月樂是也謂大祥者禫冠是月  
禫謂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爲義事不相干故論語  
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釋亦云是月文公二年

春秋公羊疏卷三  
歸安姚鼐元校

春秋公羊疏卷三  
歸安姚鼐元校

公子送如齊納幣者鄭爲首信公母成風主婚得權  
時之禮若公羊猶議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而其歌及喪  
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  
日成笙歌并此獻于禫之屬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  
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也即此下文  
是月禫徒月樂是也其朝祥其歌非正樂歌是樂之細  
別亦得稱樂故鄭云笑其爲樂也其三年開云三年  
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終除哀去杖其餘哀未盡  
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  
禫其歲未盡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  
喪三年如王肅此難則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  
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再期之大斷也又  
肅以月中而禫按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句

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月中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  
故鄭云二十六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  
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鄭以二十八月樂作喪  
大記何以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似禫後許作樂者  
大記所謂禫後方將作樂釋其內無哭者之意非謂即  
作樂大記又云禫而後禫吉祭而復禫何何以云大  
祥居後發開傳所云者去至室復禫宮之寢大記云禫  
而後禫謂禫後得禫婦人必待吉祭然後復禫其吉祭  
者是禫月值四時而吉祭外而爲之其祝辭猶不稱以  
某妃配故士虞禮云吉祭猶未配

春秋公羊疏卷三終  
歸安姚鼐元校

春秋公羊疏卷三終  
歸安姚鼐元校

春秋公羊疏卷三終  
歸安姚鼐元校

春秋公羊疏卷三終  
歸安姚鼐元校

春秋公羊疏卷之四  
江都凌曙學  
元年春王正月  
傳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注傳公者閔公庶  
兄據閔公繼子無傳不言子傳公繼成君閔公繼未踰  
年君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  
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  
疏白虎通繼世諸侯無子又無弟但有諸父庶兄當誰  
與庶兄推親之序也又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何  
不忍以己一日之功德加於諸父兄弟也故禮服傳曰  
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又諸侯爲天子  
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後漢宋意

傳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禮幹  
闕枝者也通典晉武帝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  
母弟故上繼獻王後穆王常問應何服博士張靖答宜  
依魯傳服三年例宋書禮志孫盛晉春秋曰陽秋傳  
云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以後尊降廢前敬昔魯信  
上嗣莊公以友于長幼而外之爲逆準之古義明謂是  
也

虞師晉師滅夏陽  
傳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  
疏家仲子禮經釋例廷堪按呂氏春秋儀大覽權勳篇  
晉獻公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  
璧以假道於虞而伐魏是晉人平虞享時束帛所加之  
璧爲垂棘之璧所設之馬爲屈產之乘言其良也三傳  
及孟子皆有此文而何休杜預范甯皆不知引享禮  
以釋之疏矣

夏四月不雨  
注時傳公得立欣喜不惟庶眾比致三旱即能退辟正  
殿飭道求已備省百官放使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  
人特減賦天不雨而得澍雨

疏春秋考異郭都信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信公憂問元  
服避舍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責婦女謝放下讓後  
郭都等十三人謀傾人之吏受貨賂趙盾等九人釋更  
蘇之遺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除毒之教所獨浮令  
四十五事日方今天早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罪  
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請已舍禱南郊  
兩大澍也後漢黃瓊傳昔魯僖公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

春秋公羊疏卷之四  
江都凌曙學



儉閉女謂放讓後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邱頭傳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早其災火是故魯僖遣早修政自救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甯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晉書袁甫傳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早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世子于首戴年

注解貴意也言當世父位

疏白虎通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何以知天子之子亦稱世子也春秋傳曰公會于世子于首止

夏公會于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注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

疏通典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葬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葬年以本爵諱不子也左氏說

諸侯未葬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諱於王事不敢申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

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葬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駁曰昔

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

幸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傳九

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于周公齊侯宋子

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邱宋子即未葬年君也出與

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耶鄭駁異義從公羊義

以鄭伯伐許爲非禮及公羊未葬年爲王事皆稱子即

宋襄公稱子陳共公稱子是也左氏未葬年爲王事皆

稱爵鄭駁異義引宋襄公稱子從公羊說以爲稱子禮

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葬之死則

以成人之喪治之注字者尊而不泄所以遠別也笄者

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

以養貞一也婚禮曰女子許嫁笄而禮之稱字不以殤

禮降也許嫁卒者當爲諸侯夫人有卽貴之漸

疏注笄者至飾也士冠禮注笄今之替魏收北魏書劉

芳傳高祖宴羣臣於華林園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

男子則無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

也

也

也

也

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髮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

男子不應有笄若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

時則婦人髮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

人免髮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

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雖初鳴櫛纓笄

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士冠疏凡諸設笄有二種

一是紉內安髮之笄一是皮弁爵弁及六冕固冠之笄

特性疏云冠冕之笄男子有婦人無安髮之笄男子婦

人俱有

疏注不以殤禮降也喪服大功章年十九至十六爲長

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

以下皆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

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

不哭也經麻章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

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喪服小記大夫冠而不爲

殤女子笄而不爲殤射慈喪服變除未許嫁十九猶爲

殤

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

注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傳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

履小節焉十五受大傳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

焉

疏大戴禮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

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注小學謂庠門

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官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

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注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避鄆

子淫佚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故魯鄆子使乎季姬以

絕賤之也

疏白虎通聘適未往而死賤當往否乎人君不再娶之

義也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卒時婦季

姬更嫁鄆春秋譏之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傳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注軍法以

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不成列未成陳也君子不戰未

成陳之師

疏春秋繁露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

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史記

宋世家贊襄公既敗于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缺

也

也

禮義喪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淮南子泓之戰軍敗君

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注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甚之也

疏春秋繁露滅人者不絕衛侯燬滅同姓獨絕賤其本

祖而忘先也

宋殺其大夫

傳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三世謂慈父王臣處

日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

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

疏白虎通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已一體恭承宗廟欲

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故不臣也又

譏宋三世內娶娶於國中謂無臣也又諸侯所以不得

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春秋傳

曰宋三世無大夫惡其內娶也

天王狩于河陽

注一失禮尚愈再失禮重故深正其義使若天子自狩

非致也

疏史記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

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取損之義後有王

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王肅

家語子貢問曰晉文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春秋云天

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

諸侯事天子而已

夏四月丁未鄭伯卒

傳魯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

疏董仲舒曰魯魯爲鄭周公故也不於日之至避王室

也比句而卜之遠怠慢也必更三句禮盡於三也

傳求吉之道三注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

求吉必三卜

疏曲禮卜筮不過三注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

之疏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爲卜日故傳三十一

公羊傳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

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休云魯郊博卜三正三王之郊一

用夏正又定十五年傳三卜之運也何休云運轉也己

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五月得一吉故五月

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

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

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爲郊此公羊及何

也

也



休之義也

傳禘嘗不卜郊何以卜注禘比禘為大嘗比四時祭為大據故之

疏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祀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禘不卜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率執事而卜日大鬼謂先王也王制疏其禘禘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故為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為大禘為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於莊公禘者遷也審遷昭穆遷主遷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太廟遷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為然傳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注禮天子

不卜郊以魯郊非禮故卜爾

疏五經異義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禮天神享人鬼祭地祇率執事而卜古春秋左氏說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下也今春秋公羊說祀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禘不卜魯於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郊從乃郊不從即已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郊傳天子所祭莫重於郊居南郊者就陽位也

疏通典注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鐔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祭天南郊就陽之義也

傳諸侯祭土注土謂社也諸侯所祭莫重於社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祖

疏注土謂社也至於社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郊於北闕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王制諸侯祭社稷風俗通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偏敬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白虎通尚書曰乃社於新邑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荀子郊止乎天子而社止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卑尊卑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鉅宜小者小疏注卿大夫至先祖尸子先王之祀禮也天子祭四極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廟也白虎通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雷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為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雷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竈其祀中雷其祀門其祀井獨大夫以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

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注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

疏陳氏禮書望雖以名山大川為主而其實兼上下之神故詩於柴望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周禮於望皆言一祀而不言祭又典瑞四望與山川異樂左傳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公羊曰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可知矣

傳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注故魯郊非禮也

疏說苑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正古者先王對地則土祭不遍望江漢淮滄楚之望也禘禘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注魯卜郊不吉免之禮卜郊不吉則為牲作元衣纁裳使有司元端放之於南郊明本為天不敢爾天牲

疏穀梁傳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熟淮南子譬若狗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絹以綺縹以朱絲尸祝初移大夫端冕以送

傳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易祭祭大山山河海疏師古曰望謂在遠者望而祭之也陳氏禮書曰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三望泰山河海而已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諸侯之望皆其境內之名山大川也

傳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注此皆助天宜氣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

疏說苑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湯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禮於六宗望秩於山川福於羣神矣

注禮祭天牲角雉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天燂地瘞日月星辰布山燂水沈風霖雨升燎者取俎上七體與其珪寶在辨中置於柴上燒之

疏注禮祭天至角握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燂宗廟之牛角握注禮謂長不出膚禮緯社稷牛角握

疏注六宗大宗伯疏按尚書堯典禮於六宗但六宗之義有其數無其名故先儒各以意說鄭君則以此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六者為六宗按異義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

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陽宗北辰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按夏侯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辰河海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國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元之問也書曰肆類

於上帝禮於六宗望於山川福於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禮也望也福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禮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禮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醴粢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也以月則郊祭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孔昭以為易震巽等六子之卦為六宗光武即位依虞喜禮於六宗禮同大社至魏明帝時召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迎於坎壇祭寒暑王官祭日夜明祭月幽祭星等祭祭水

早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同張融許從鄭君於義為允疏注兩升釋名祭雨日升祭星日布升取其氣之升也布取其象之布也

疏注取俎至燒之崔靈恩三禮義宗凡祭天神有二玉禮神者說事即收祀神者與牲俱燎今國家郊祀天地祀神之玉常用禮神之玉則無請下有司求夏玉造蒼璧黃琮等九器說則藏之其燎玉依常制從之又祭天以燂柴而始然後行正祭

傳河海潤於千里注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於千里疏淮南子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

傳讓不郊而望祭也注讓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書者



惡失禮也

疏春秋繁露故春秋凡議郊未嘗議君德不成於郊也及不郊而祭失祭之序逆於禮故必議之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三十

傳宰上之木拱矣注宰冢也

疏合文嘉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栗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列子孔子曰望其墳宰如也墳如也注宰冢也

注揖其父於師中介冢不拜謂其拜如

疏賈子禮介者不拜孔叢子介冢在身執銳在列雖若父不拜

春秋公羊疏疏卷四終

歸安姚鼐元校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疏通典博士徐禛議曰按魯文公之書即位也信公未葬蓋改元之通宜其親告不以喪聞昔代祖受終亦在諒陰既正其位於天郊必告成命於父祖子莫大於正位禮莫盛於改元傳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長也故君道垂焉

丁丑作僖公主

注為僖公廟作主也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疏五經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否答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東帛依

神士結茅為叢許慎禮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於西園新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為主今山陽民俗祀石主

駁曰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東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為叢大夫以石為主禮無明文孔悝之反廟有主者其祭所出公之主爾又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

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

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于廟以為祭主凡

虞主有桑練主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蒸嘗

祫於廟主之制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一尺皆刻諡於背

注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已下墳皇皇無所見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虞主用

桑者桑猶喪也取其名與其靈物所以副孝子之心疏注禮平明至安神也則喪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注

謂反哭即日中而虞也釋名既葬還祭於殯宮曰虞謂虞樂安神使還此也射慈喪服變除為父既葬日中反

哭諸侯於太廟廟別子為廟大夫亦於太廟廟其非別子為廟大夫於皇考廟上上於皇考廟中士下士於王

考廟皆升自西階東面哭踊虞祭於殯宮疏注用桑者至之心白虎通所以虞而作主何孝子既

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沒棺槨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喪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所以用

桑五經要義主者神象也凡虞主用桑桑猶喪也桑禮

取其名

注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莫處猶吉

疏注禮虞至十三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

疏注其莫處猶吉祭禮弓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莫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注虞喪祭也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卒哭吉祭上虞禮疏卒哭時成爲吉祭卒哭比祔爲喪祭釋名喪祭曰奠奠得也言停久也亦言懷奠合體用之也

注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栗也疏說梁傳立主桑主於虞吉主於練白虎通練主用栗

主而之西壁楹弓疏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廟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廟廟既

事畢反之殯宮按異義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墻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駁之云按士喪禮重與棺相隨之禮棺將出則重

倚於道左棺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祔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

左是鄭既練埋虞主於廟門之遺左也注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

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

正之意也桑猶戰栗謹敬貌上天正之意也疏白虎通祭所以有主者何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

繼心焉論語曰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松者所以自棟動殷人以柏柏者所以自迫從周人

以栗栗者所以自戰栗示不相襲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

以栗古則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按漢安昌侯齊論本問社社字是主字

注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疏後漢書禮志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諡五經要義練主

用栗栗者敬也祭禮取其恭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諡於其背姚氏

疏曰此是禮之逸篇題云士虞記而中廣言天子諸侯

疏後漢書禮志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諡五經要義練主用栗栗者敬也祭禮取其恭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諡於其背姚氏

疏曰此是禮之逸篇題云士虞記而中廣言天子諸侯

疏後漢書禮志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諡五經要義練主用栗栗者敬也祭禮取其恭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諡於其背姚氏

疏曰此是禮之逸篇題云士虞記而中廣言天子諸侯

疏後漢書禮志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諡五經要義練主用栗栗者敬也祭禮取其恭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諡於其背姚氏

疏曰此是禮之逸篇題云士虞記而中廣言天子諸侯



之禮

傳用栗者藏主也注藏於廟室中常所當奉事也質家藏於室

疏穀梁疏其藏之也白虎通亦云藏之西壁左傳疏每廟木主皆以石函盛之當祭則出之事畢則納於函藏於廟北壁之內所以避火災也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

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按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言

堂室恐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漢舊儀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墻壁中望內外不出堂室之上賀循引漢儀云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坐於墻

下

公羊禮疏卷五

注禮作練主當以十二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

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日也

疏春秋繁露亂聖人之制欲久喪而不能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傳大事者何大也注以言大與有事異又從僖八年

禘數之知爲大禘

疏元鳥箋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

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

一禘春秋謂之大事疏大宗伯及王制之注皆云魯禮

三年喪畢禘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

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大事

注喪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於太廟廟中

疏守祀疏鄭知周之二祫是文武者鄭義二祫則祖宗

是也故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云祖宗通言爾是

祖其有德宗其有功其廟不毀故云祫也知遷主藏焉

危也以其當屋之高處也今南方多以竹爲之亦有

木者則謂之軒板

注太祖廟公之廟陳者既陳列太祖廟東鄉昭南

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

穆取其北面句敬

疏漢書韋元成傳昭祭者與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

於大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鄭禮

志此昭謂祭於始祖之廟昭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

祖之祖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

孫爲穆南方北面至此以下皆然從西爲上決疑要注

父南面故曰昭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

注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

疏禮律三年一禘五年一禘鄭注百王通義五經通義

王者諸侯所以三年以禘五年以禘何三年一禘天道

小備故三年一禘禘者取未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五

歲再闕天道大備故五歲一禘禘者取已遷廟主合食

太祖廟中

注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

疏春秋說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書盤庚茲子

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子享之傳古者錄功臣配食於

廟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錄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

勳詔之注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庭以識其人與其

修公以臣繼公猶子繼父故閉公於文公亦猶祖也

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顯有貴賤耳自

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

疏左傳正義公羊傳曰野者何升也禘祭之禮審諸昭

穆諸侯已毀未毀之主皆於太祖廟中以昭穆爲次序

父爲昭子爲穆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孫從王父以

次而下祭畢則復其廟其兄弟相代則昭穆同班近據

春秋以來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

同北面西上僖是閔之庶兄繼閔而立昭穆同班位次

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又禮父子異昭穆兄弟

昭穆同故閔僖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當閔在僖上今

升僖先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注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日又禮先納采

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

疏春秋繁露春秋禮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之法不過

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日今按經文乃四十一月方娶

娶時無喪出其法也矣何以謂之喪娶曰春秋之論事

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

也且文公以秋禘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太蚤春秋不譏

其前而顧讓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

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娶



二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傳成風者何信公之母也

疏服問疏曰妾先君所不服也者天子諸侯為妾無服

唯大夫為貴妾服總故知妾先君所不服云禮庶子為

後為其母總者按喪服總麻章云庶子為父後者為其

母是也云唯君所服伸君也者若其不為後則為母

無服故喪服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練緣今以為

君得者總麻服是伸君之尊也君既服總麻是近臣得從

君服也此謂禮之正法云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

鄭既以正禮言之又引春秋之時不依正禮者有以為

小君之服服其妾母者是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是信

公之母成風也又昭十一年夫人歸氏薨是昭公之母

齊歸也皆亂世之法非正禮也喪服疏向來經傳所云

者皆大夫士之庶子承後法若天子諸侯庶子承後為

其母所服云何按曾子問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

云謂庶子王為其母無服按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

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言為君所服

仲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

不可據彼二文而言曾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五

服外服問所文據小君沒後其庶子為得伸故鄭云伸

君是以引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若然天子諸侯禮同與

大夫士禮有異也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注禮諸侯使大夫弔白會葬

疏王制疏其諸侯自相奔喪禮按公羊說道大夫弔君

會其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謂合

大夫弔卿共葬事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正於天子藏於太廟廟每月朔

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

司先告廟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取自

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者朝朝莫夕已死不取讓

鬼神故事必於朝者感月始生而朝

疏太史頌告廟於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

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頌讀為班班

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穀梁疏凡告朔之禮

因聽視此月之政故謂之視視謂之聽聽也其朝廟之

禮孝子緣生以事死因告朔在廟故感月始而亦祭

宗廟故亦謂之朝享其歲首謂之朝正也

注朝者因視朝政爾無政而朝故加朝不言朝者因月

無告朔禮也

疏王藻疏與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

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

朝廟議之御覽與義古春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

事以厚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朝棄時政也

棄時政則不知其所行故閏月不以朝者諸侯歲遠大

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太廟月旦朝廟存神

有司因告曰今月當行某政至於閏月棄殘餘分之日

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議之者是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注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明繼體以繫民臣

疏白虎通父沒稱子某屈於尸極也既葬稱子者即尊

之漸也

注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即位猶於其

身內三年稱子子張曰書云高宗諱閏三年不言何謂

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

冢宰三年

疏注孝子至稱子白虎通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

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諱閏三年是

也論語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

三年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後事即位後既為主

而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

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諱閏三年卒孝子之道故論語

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

疏注子張曰書云高宗諱閏注諱謂曰諱也均洪

喪服變除子為父三月既葬草履內納廬則柱柎屏

屏者廬前屏也其廬所為之屏也而更作外障以為之

作廬先橫一木長椽者地因立細木於上以曲就東墻

以草破之既葬則剪去此草之拍地以短柱柱起此橫

梁之著地謂之柱柎柎一名梁既舉此梁乃得於廬外

作障但下用泥之諸侯始作障者便有屏而未泥之既

葬乃泥之既柱起梁又立小障以障風內中障障正

義諱閏轉作梁謂謂之梁閣廬也小乙崩武丁立發

喪三年之禮

注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

疏史記周本紀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三年稱王乃斷庚

丙之訟後十年而崩諡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

夫人姜氏知齊

注奔父母之喪也

疏禮記婦人非三年之喪不除封而弔春秋繁露婦人

無出竟之事經禮也母為子娶婦奔喪父母變禮也

秦人來歸信公成風之誕

傳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注不可使卑及母也母

尊序在下者明婦人有三從之義少繫父既嫁繫夫夫

死繫子

疏前漢杜鄴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

之道也是以男雖與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陰陰

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父母之德必繫於子册府元龜

梁何修之議夫婦人之道義無自專若不仰繫於夫則

當俯繫於子

世室屋壞

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

公稱官注少差異其下者所以上尊周公

疏穀梁傳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議不修也大室猶世

室也周公曰太廟伯禽曰太室羣公曰宮

傳此魯公之廟也魯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

不毀也注魯公始封之君故不毀也

疏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注

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

魯公伯禽也故工夏后氏世室堂修二十七廣四修一注

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性有白牡此用先王之禮

傳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日生

以魯周公死以為周公主注始受封時拜於文王廟也

尚書曰用命賞於祖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

封魯公也生以魯國供養周公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為

祭主

疏洛語王命周公後作册遺諸傳王為册書使史述諸

伯禽封命之書皆因在孟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王

拜傳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拜而受之注師古

日謂周公拜前魯公拜後

傳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為不之魯欲天下

之一乎周也注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

怨西征則東國怨魯之魯恐天下過心趨魯之故封伯

禽命使遠供養死則奔喪為主所以一天下之心於周

室

疏白虎通周公不之魯何為周公魯武王之業也春秋



傳曰周公為不之魯欲天下於周也子周公南  
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  
我也

傳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犂公  
不毛注曰白牡殷牲也周公用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  
也不以夏黑牡者謙改周之文當以夏騂犂也騂犂赤  
脊則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存為差不毛  
不純色所以降於尊祖

疏春秋祭魯臣湯問曰天子用騂犂魯公不毛周公諸  
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  
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  
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  
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仲舒  
思以為報德之禮

傳魯公康注原者述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  
疏孫侍御志願讀書歷錄釋言原也郭注或說云即  
倉原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原少鮮也蓋原與鮮通  
原有鮮義公羊文十二年傳魯公康何休注云原者述  
新發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謂全是故發但在上少  
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原原者希少之名此其  
証

晉人納接簡于邾婁弗克納  
注時邾婁再娶二子母尊同禮疏  
疏白虎通必一娶何防淫佚也為其棄德嗜色故一娶  
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

春秋公羊禮疏卷五終  
歸安姚元校葉

春秋公羊禮疏卷六  
江都凌駟學  
宣公  
三月遂以夫人歸葬至自齊  
傳大夫何以不稱妻氏既為貶讓妻也喪妻者公  
也則易為貶夫人內無貶於公之道也內無貶於公之  
道則易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  
疏白虎通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已父母者示婦與夫  
一體也

傳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  
也  
疏喪服所喪三月章曰為舊君傳曰大夫以道去君而  
猶未絕羔裘義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  
放乃去白虎通凡待放者其君用其言爾事已行矣魯  
將至無為爵之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論語曰三日  
不朝孔子行臣待放於郊君不絕其祿者示不欲其去  
也道不合耳以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留與其妻是子  
使得祭其宗廟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取  
也王度記曰反之以玦其不待放者本與之物明有分  
土無分民也詩曰道將去汝道復樂土  
注古者刑不上大夫

疏五經異義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  
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謹按易曰鼎折足覆公餗  
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之說駁之口凡  
有爵者與王國族大夫以下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  
云刑不上大夫白虎通刑不上大夫者禮無大夫刑  
或曰皆捷之刑也

傳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注重奪孝子之  
恩也  
疏白虎通臣下有大喪不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  
其大禮說苑古者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桓寬鹽鐵論古  
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  
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之喪乎後漢陳忠傳臣  
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  
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  
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  
是以春秋臣有大喪若三年不呼其門則子雖要經服  
事以是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不使之非也臣  
行之禮也荀爽傳對策曰昔在方進以身備宰相而不

疏曾子問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  
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  
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  
親也此之謂乎注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則卒哭而致事  
雜記曰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  
而卒哭又案鄭康成注既夕禮卒哭三月之後祭名始  
朝夕之問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  
傳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  
也注此說時衰正失非謂禮當然

疏檀弓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注謂既練或  
時為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疏禮運云三年之喪期  
不使公羊傳亦期不使是知期內不使則期外可使也  
而曾子問云卒哭服金革之事無辟此魯侯有為為之  
也表大記云卒哭而服金革之事鄭云權禮也是知卒  
哭而使非正禮也

注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夏日收  
股日丹周曰弁加麻曰冕主所以入宗廟  
疏儀禮周弁股夏收釋名曰股冠名也時禮也禮  
之言發言以覆首也收夏后冠名也言收髮也儀禮  
疏凡冕以木為體長尺六寸績麻三十升布上以元下  
以絳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為爵色為異  
傳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  
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注禮已練男子除乎首婦人  
除乎帶

疏開傳期而小祥練冠經線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  
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  
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喪服  
注麻在首在要皆曰經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  
心也首經象編布冠之欽項要經象大帶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注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舉神也  
疏五經通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天皇大帝亦曰太

疏曾子問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  
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  
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  
親也此之謂乎注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則卒哭而致事  
雜記曰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  
而卒哭又案鄭康成注既夕禮卒哭三月之後祭名始  
朝夕之問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  
傳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  
也注此說時衰正失非謂禮當然

疏檀弓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注謂既練或  
時為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疏禮運云三年之喪期  
不使公羊傳亦期不使是知期內不使則期外可使也  
而曾子問云卒哭服金革之事無辟此魯侯有為為之  
也表大記云卒哭而服金革之事鄭云權禮也是知卒  
哭而使非正禮也

注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夏日收  
股日丹周曰弁加麻曰冕主所以入宗廟  
疏儀禮周弁股夏收釋名曰股冠名也時禮也禮  
之言發言以覆首也收夏后冠名也言收髮也儀禮  
疏凡冕以木為體長尺六寸績麻三十升布上以元下  
以絳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為爵色為異  
傳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  
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注禮已練男子除乎首婦人  
除乎帶

疏開傳期而小祥練冠經線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  
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  
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喪服  
注麻在首在要皆曰經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  
心也首經象編布冠之欽項要經象大帶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注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舉神也  
疏五經通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天皇大帝亦曰太

疏五經通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天皇大帝亦曰太

疏五經通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天皇大帝亦曰太

疏五經通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天皇大帝亦曰太

疏五經通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天皇大帝亦曰太



乙其任日五帝春秋元命包太微為天庭五帝以合時  
紫微宮為大帝中有五帝座座五帝合明天生大列為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帝居也傍兩星巨辰子位  
故為北辰以起節度亦為紫微宮王光輝鳴盛按乾鑿  
度有太乙九宮法鄭注云太乙北辰之神則太乙即北  
辰耀魄寶亦即天皇大帝在北辰者其下行九宮則為  
青黃赤白黑五帝其返而歸於太微則仍為太乙  
注不吉者有災先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復牲卜之以  
為天牲養之凡當二卜而復不吉不復郊祭官名養帝  
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浴者取其潔潔潔三牢者各主  
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

疏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為復牛帝牛必在滌三月復牛  
唯其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注養牲必養二也滌牢  
中所搜除處也疏若帝牛不吉或死喪以為復牛者為  
猶用也謂用復牛而為帝牛其祭禮之牛臨時別取牛  
用之充人掌祭祭之牲牲祭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二  
月享先王亦如之獨斷帝牲牢三月在外牢一月在中  
牢一月在明牢一月謂近明堂也三月一時已足肥矣  
徒之三月示其潔也

注祖謂后稷周之始祖姜嫄大人述所生  
疏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故推以配天焉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  
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按堯典以親九族  
仰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謙云  
庶五廟知不感天而生駁曰元之問也諸言感生得無  
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  
降而生商謂娥簡吞鳥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  
明文劉焯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并有  
父感神而生者耶且夫滿虛之氣嫗胎柔成為己子  
况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  
然矣又何多怪

注配配食也  
疏荀子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  
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楊倞注謂以配天也太祖若周  
之后稷禮記注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  
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郊官告  
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  
注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  
疏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禘

大祭也始祖感天神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  
者無主不止疏外至者大神也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  
祖配天神也白虎通王者所以祭天何緣事父以事天  
也祭天必以祖配何曰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  
主不止故推其始祖配以資主順天意也  
注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故孝經曰郊配后  
稷以配天宗配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帝在太  
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  
疏大傳注凡大祭曰禘自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  
郊配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於則  
靈威仰亦則赤熒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  
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配  
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配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汎配五帝也三輔黃圖周明堂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  
化天子布政之官也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  
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先儒蓋說其  
制不同或曰明堂在國之陽大戴禮云明堂九室一室  
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闕下  
方援神契曰明堂上闕下方八牖四牖考工記云明堂  
五室稱九室者取象陽數也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  
三十六戶牖取六甲之支六六三十六也上闕象天下  
方法地八牖即八風也四牖者象四時四方也五室者  
象五行也皆無明文先儒以意釋之耳禮記明堂位曰  
諸侯朝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明堂也者  
明諸侯之尊卑也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知明堂  
是布政之官也又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則周有明堂也明矣

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注禮大夫妻歲一歸宗  
疏齊衰三月章注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  
民也齊衰期章天子諸侯夫人卒不得歸宗以其人君  
絕宗  
傳子公羊子曰其諸為其雙雙而俱至者與  
疏士昏禮誰何休以為禮無反馬而左氏以為得禮禮  
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經書高固及子叔  
姬來故譏乘行匹至也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注喪紀以服之精粗為序不奪人之親也  
疏荀子吉事尚尊喪事尚親楊倞注吉事朝廷列位也

喪事以親者為主禮記曰以服之精為序也皇侃疏  
喪服以麻為精故鄭注雜記云臣為君三升半微細焉  
則屬於麻是知斬為精齊為麻  
注禮臣拜然後君答拜  
疏士相見禮士大夫則莫擊再拜稽首君答一拜疏君  
答一拜當作空首九拜中奇拜是也大射儀疏三日未  
首君答臣下  
注禮天子為三公下階前席大夫與席士式几  
疏惠氏棟禮說此坐朝之禮燕饗行之王饗諸侯乘車  
送逆燕禮賓入及於公降一等而揖之則有下階之禮  
凡大朝覲大饗射及封國命諸侯皆設席大朝覲者諸  
侯因會同而行朝覲之禮也若夫路門視朝君臣皆立  
未聞設席亦不下階孔子見哀公公問儒行蓋燕朝也  
路門內之朝太僕掌之故曰更僕更僕者久立將倦太  
僕二人相代而更於是為孔子布席於堂而與之坐焉  
此古禮也及秦而亡  
傳趙盾巡迴北面再拜稽首注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  
曰拜手  
疏大祝一曰稽首三曰空首注稽首拜頭至地也空手  
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疏稽首拜中嚴重臣拜君之拜  
三日空手拜者君答臣下拜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  
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如是相禮諸侯於天子臣於君  
稽首禮之正  
傳方食魚飯注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此之謂也  
疏詩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箋云彼讀如魚飯之慎正義  
說文云魚水澆飯也從夕食言人且則食飯不可停  
故夕則食飯是為飯之別名  
注禮大夫駟乘有車右有御者  
疏曲禮注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  
式則下步行疏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  
在右也又詩云左旋右抽鄭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  
右也太僕云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如今道引也道  
而居左自御不參乘王也亦有車右焉  
注禮器記曰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  
尺  
疏禮器疏天子之堂九尺此周法也白虎通天子之堂  
高九尺天子尊故極陽之數九尺也堂之為言明也所  
以明禮義也禮記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  
尺士三尺



傳聞階而走注階猶越遠不服以次

疏燕禮記疏凡升階之法有四等連步一也乘階二也

懸階三也履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若禮記檀

弓云杜其入寢應階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

足越三等若公羊傳云越階避靈公階階而走是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入

注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急行又為君當使

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尙不當反况於疾乎

疏白虎通大夫使受命而出聞父母之喪非若命不反

者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

反聘禮若有私喪則哭於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眾介

先衰而從之注私喪謂其父母哭於館衰而居不敢以

私喪自聞於主國服因於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

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

辛巳有事于太廟

仲遂卒于垂

注取加字者起與齊所氏明為歸父後大宗不得絕也

疏石渠禮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

配以後大宗否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適子不為後者

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

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宜帝制曰聖議是也

壬午猶釋萬入去篇

傳釋者何祭之明日也注禮釋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

神爾天子諸侯曰釋大夫曰對尸士曰安尸去事之殺

也必釋者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轉忘故因以復祭

禮則無有誤敬慎之至殷日形周日釋釋者據今日道

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形者形形不絕據昨日道

今日斥尊言之質意也

疏商頌序云絲衣釋賓尸也鄭箋釋又祭也天子諸侯

日釋以祭之明日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日釋商謂

之形疏釋祭之禮主為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

日為之別為立名謂之為釋言其尋釋昨日卿大夫禮

小同日為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曰賓尸耳牧人注

宗廟有釋者孝子求神非一處疏今日之祭於廟明日

釋祭在廟之西室郊特牲疏是求神之名稱是接尸

之稱求神在室釋尸在室祭義注此時君牽牲將薦毛

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釋日也備尸主人獻尸主始

自東房薦韭菹醯醢饋尸之時先獻後薦上大夫饋

尸即天子諸侯之釋也

注祭必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

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

疏山禮疏天子至士皆有尸故祭統云祭之道孫為王

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為子行父北面而事之注云

子行猶子列也祭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

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處事尸之

禮也雖取孫列用卿大夫為之故既解注云天子以卿

鄭箋云諸侯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天子既然明

諸侯亦爾故大夫士亦用同姓適者曾子問云無孫取

於同姓可也

注夏立尸殿坐尸周族嗣六尸

疏禮器周坐尸謂備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

而卒祭殿坐尸周族嗣六尸疏族嗣六尸謂於終時聚

羣廟之主於太廟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嚮為發

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為嗣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尸

凡六在後禮之東南北對為昭穆更相次序以嗣也殿

但坐尸未有族嗣之禮而周益之也然大胎多主而唯

云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

注于謂楹也為人并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

為武樂為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

之云爾

疏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注于盾也干戈萬舞象武也

樂典河間獻王樂記德莫如文羽箭象焉荆莫如武干

成象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

讓其義一也出則民莫不聽從入則民莫不讓服是故

五帝用羽三王用萬

注箭所吹以節舞也吹箭而舞文樂之長

疏文王世子秋冬學羽箭注羽箭箭舞象文也箭師掌

教國子舞羽吹箭左傳疏鄭元云箭如管六孔何休云

吹之以節舞也故吹箭而舞謂之文舞

傳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

人語

疏莊子廢於一堂釋文廢置也鄭志答張逸云廢置也

於去聲者為廢謂廢置不去也九經古義令去樂注云

去樂廢之也春秋傳曰于午猶釋萬入去樂萬言入則

去者不入藏之可知案古人皆謂藏為去春秋傳云去

樂卒事又云枋焉以度而去之公羊傳云去其有聲者

皆謂為藏顧炎武云漢書蘇武傳擣野鼠去中實而食

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連傳皆藏去以為樂師古曰

去亦藏也魏志華陀傳去藥以待不祥臣松之按古語

以藏為去

注禮大夫死為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

卒事卒事而聞之者廢樂

疏漢書王嘉傳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為下御坐則起疾

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

以義諫之以行通典東晉元帝姨廣昌君喪未葬中丞

兼道表云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况餘事

數梁傳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

注凡祭自三年喪已下各以日月廢時祭唯郊社越禘

而行事可

疏鄭志答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禘祭之

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又云宮中五社在喪內亦祀之漢

書郊祀志李奇注引棺車謂之禘當祭天地五祀則越

禘而行事不以私喪廢公祀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而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注雨不克葬者為不得行葬禮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

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不得行禮則不葬也

疏王制疏與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

夫臣賤不得以雨止數梁說葬既有日不為雨止左氏

說卜葬先速日辟不悞也言不悞汲葬其親不可行事

廢禮不行庶人不為雨止許慎謹按論語云死葬之以

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氏左氏之

說鄭氏無駁與許同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注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

疏五經異義云諸侯有妾母喪得出朝會否春秋公羊

說妾子為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

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善之左氏說云

妾子為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

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即妾子為君義如左

氏鄭元駁云喪服總麻庶子為後為其母此義自天子

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宣公所以得尊其妾母故庶

為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返故也因是言妾子

立母卒得為之三年於禮為通乎其服之閒其出朝會

無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晉師敗績

年



傳鄭伯內祀

疏爾雅禮禘內祀也注服衣見禮曰內祀

傳左執茅旌注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議祭者

祭行也月令孟冬之月其祀行注行在廟門外之西夏

官大馭注祀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苦芻棘柏為神主按

男巫旁招以茅招即迎之義也古者用茅招神表位亦

以為主士虞記祭於直注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

尸以事其親為神疑於其位設直以定之耳楚語屏攝

之位注照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廟皆所以明尊卑

為祭祀之位近漢亦然此指表神位之所在非為神主

也若五經異義云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敷此直以

茅為主矣今者用茅旌以迎道神或即以茅旌為道主

也

注斷曰藉

疏司巫及藉備注藉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

承藉者今館也士虞禮其利茅長五寸束之實於筐注

直藉着也疏易云藉用白茅无咎坤雅孔子曰茅之為

物薄而用可重也茅體柔而理直又潔白故先王用之

以藉亦以編酒

注不斷曰藉

疏左傳宣十二年前茅無注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議

史記宋世家武王伐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

陳氏禮書茅之為物柔順潔白可以施於禮者也後世

祭有藉蓋茅旌

注斨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斨

疏亦特牲割刀之用斨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斨

也釋名刀到也以斨伐到其所以擊之也其末曰鋒言

若鋒刺之毒利也其本日環形似環也

注諸侯自稱曰寡人天子自稱曰朕

疏爾雅釋詁朕我也白虎通或稱朕何亦王者之謙也

朕我也獨斷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

號之義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舉陶與帝舜言曰朕言

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為

稱漢因而不改也

傳使帥一耋老而後焉注六十稱耆七十稱老

疏錢少詹大斯答問曲禮七十曰老公羊疏乃云今曲

禮七十曰耆豈徐彥所見本特異乎曰陸德明釋文云

本或作八十曰耆九十月曰耄徐所見者蓋即此本故引

也

以禮何氏六十稱耆之異曰後人轉寫誤入為七十耳

十日耆見於毛詩故訓傳又見於許氏說文厥後劉熙

釋名王肅注易郭璞注爾雅皆主此義易大耋之嗟鄭

氏注謂年七十亦與毛許義不遠曲禮有曰耋二字

者當是古本而陸以為後人妄加蓋失之矣何氏六十

以上稱耆之說與陸為舍人注爾雅相同服虔注左傳

又云七十曰耋蓋漢人說耋義各不同要當以八十為

正也

注自以手持旌也編廣充幅長尋曰旌繼旒如燕尾日

旒加文章曰旒縹革鳥曰旒注旌首曰旒

疏釋名龜蛇為旌旒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

祭度事宜之形兆也白旒縹也縹縹也縹縹也縹縹

為旒以縹色縹其邊為縹尾也縹所建象物縹也支

龍為縹縹也縹作兩龍相依倚也鳥為縹縹也縹也

軍吏所建急疾趨事則有稱縹也縹有縹氏之旌也注

旌竿首其形樂樂然也

傳左右為軍退舍七里

疏淮南子武王於是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揚之

注揚揮也舍次宿也

注艾草為防者曰厥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扈炊烹

者曰養

疏韓策卒不過三十萬而厥後負養在其中漢書陳餘

傳有厥養卒注厥取薪者也厥雅厥養役使也孫子

魏武帝注養二人主炊司馬法炊家子十人厥養五人

無汲五人

注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

疏詩造舟為梁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

舟箋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疏故王基云自

殷以前質略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

太姬重初行造舟造舟即制之以為天子禮者尊卑之

差記以為後世法是也王侍郎引之述聞家大人曰造

之言曹也相比次之名也故薛綜注東京賦曰造舟以

舟相比次為橋也李迥孫炎皆言比舟正釋造字之義

冲遠不得其解而轉謂為至爾雅釋文訓造為作宜十

二年公羊傳疏引舊說訓造為詣又轉訓為成皆由不

知造為比次之義故望文生訓而卒無一當矣

王札子教召伯毛伯

注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子者王子也天子

不言子弟故變文上札繫先王以明之不稱伯仲者辟

同母兄弟起其為庶兄也

疏白虎通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

故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

之稱也

初稅畝

注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

疏詩頌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先禮而後表格於上下無不

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與焉頌聲乃作

注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

弁雖阜陶制法不能使強不陵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

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

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十一而稅也

疏尚書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於十稅一謂之大桀小

桀少於十稅一謂之小桀小桀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

作矣故書曰趙維有胥賦小大多政五經異義今春秋

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十一大桀

小桀十一稅天下之正十一行而頌聲作故周禮國中

國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

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

每乘二百四十斛釜米十六斗謹按公羊十一稅遠近

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

注廛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

為一井故曰井田廛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

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差地氣二曰無費

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

為市故俗語曰市井

疏詩外傳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為井廣三百步

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為一畝廣

百步長百步為百畝八家為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

十五畝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廛舍各得二畝

半入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

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

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廛疆場有瓜後漢書劉寵傳注

謹按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

為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廛舍五畝成田一頃十

五畝入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廛舍在內貴人也

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

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日

通貨財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風俗通謹按



古者二十畝為一井因為市交易故稱市井

注種穀不得種一畝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

穀遺廬舍種桑栽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蠶

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後食肉焉死者得葬焉

疏穀梁傳古者公田為居井廬菑非盡取焉注損其廬

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椒桑以備養生送死食貨

志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

力耕數耘收獲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

果瓜瓠於園場雞豚狗彘無失其時文修蠶織則五十

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按食貨志不言種椒桑當依

穀梁注作椒

注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

疏穀梁注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以共五口父母妻子也

食貨志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男為餘夫亦以口受

田如比土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

注十井共出兵車一乘

疏何休墨守公侯方百里按諸典籍每有千乘之義若

不十井為一乘則不合論語注包氏曰古者井田方里

為井井十為乘鄭康曰古者十井出車一乘千井出百

乘孟子曰千乘百乘之家謂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也

此古者封國之制也

注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

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墾墾不

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財均力平兵革素定是謂

均民力疆國家

疏食貨志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

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

人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

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

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

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曰爰

其處

注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

疏食貨志在壘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

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

戶也

注入家共一巷中里為校室選其耆好有高德者名曰

父老其有辨發位健者為里正皆受俸田得乘馬父老

比三老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之吏民春夏出田

春秋公羊疏卷六

秋冬人保城郭川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且開門坐塾

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燧者不得入五穀畢人

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

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

所怨恨相從而歌詠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

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開求詩鄉移於邑

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闔戶盡知天下

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入歲

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

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成貢

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

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

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潦湯之旱民無近憂

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

疏食貨志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稱登一級至鄉而為

鄉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

焉春令民畢出在塾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國之日舉

雖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

婦子幸為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遠賦習禮文

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

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 蕪蕪輕重相分班白不提

擊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

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燧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

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是月餘子亦在

於序室入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

長幼之節十五入太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

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

小學諸侯成貢小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

士行同能備則別之以射然後命焉孟春之月羣居

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

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闔戶而知天下此先王

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公樂業先

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濟萋萋與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

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

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載黜陟餘三年食進業

日登再登日平餘六年食三登日泰平二十七歲遺九

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

後仁此道也

夏成周宣謝災十六

注宣官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

疏五經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

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

按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

而後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毀

注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謝

疏月令注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寢廟是接神之處其處

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而言為卑故在後但

廟制有東西廂有序簾寢制惟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

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也爾雅云門謂之

臺有木者謂之榭榭射禮注凡屋無室曰榭漢書五行

志榭者所以藏樂器宜其名也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射卒十七

注禮盛德之士不名天子上大大夫不名

疏白虎通盛德之士不名魯賢也春秋日公弟叔射

甲戌楚子旅卒十八

注旅即莊王也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明當誅

之

疏坊記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注楚越之君僭號稱王

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

其僭號也

歸父還自晉至榭遂奔齊

注榭地日暉今齊俗名之云爾將祀歸故設榭重形歸

辟歸也禮必歸者如嬰兒之慕母矣成歸成三日五哭

歸之禮禮臣為君小服斬衰故成歸比二日朝奠哭歸

三日朝哭歸奠不復哭歸去事之殺也

疏士喪禮注成歸三者三練凡九歸也植弓俯踊哀之

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注算數也疏植心為解跳躍為

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極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

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為準節文章準節之數

其事不一每踊一踊三踊九踊都為一節士舍死日

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奠奠而踊明日小斂小斂

而踊又明日大斂大斂又踊凡三日為三踊也大夫五

踊舍死日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奠又一踊至三

日小斂朝一踊至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

當大殯時又一踊凡四日為五踊諸侯七踊舍死日六

春秋公羊疏卷六



日而殯初死日一殯明日又一至三日小斂朝一當  
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又一至六日朝不殯亦  
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殯周禮王九殯舍死日八日  
而殯死日一明日奠一其間二日為二至五日小斂為  
二其間二日又二至八日大斂則其朝不殯也大斂時  
又一凡八日九殯故云為之節文也奔喪注三日五哭  
者始間喪訖夕為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  
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為  
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  
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疏三日五哭者謂初間喪一哭  
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總為五哭

春秋公羊禮疏卷六終

歸安姚元枝

公羊禮疏卷六

歸安姚元枝

三月作甲元  
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上使也注四井為邑四邑為  
丘甲也譏始使上民作錫也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  
若位曰士二曰辟土殖穀曰農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  
物曰工四曰通財賈貨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後財用足  
疏穀梁傳作為也上為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上作甲非  
正也丘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  
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國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  
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司甲注  
甲今之鎧也疏今古用物不同其名亦異古用皮謂之  
甲今用金謂之鎧

公羊禮疏卷七

歸安姚元枝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置子袁婁  
傳晉卻克投戟遼巡再拜稽首馬前  
疏大祝疏軍中得拜者公羊之義將軍不介冑故得有  
拜法白虎通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屈節卑  
體尊事人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  
尚書曰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  
言首謂頭也禮曰首有髮則沐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  
名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  
傳達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日與頃公相似衣服與  
頃公相似

疏坊記注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爾  
疏公羊成二年牽之戰達丑父為齊頃公車右也衣服  
與頃公相似是在軍同服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  
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  
稱車右其餘則曰駟乘駟者三也蓋取三人為名義耳  
注禮皮弁以征  
疏白虎通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幘何伐者凶事素  
服示有懷槍也伐者質故依古禮禮曰三王共皮弁素  
幘服亦皮弁素幘又招虞人以皮弁知伐亦皮弁  
注迂迎卿主迎者也聘禮賓至大夫率至於館卿致館  
宰夫朝服致館於館明至於館  
疏聘禮大夫帥至於館卿致館又宰夫朝服設於館注食  
不備禮曰飧又厥明訝賓於館注以君命迎賓謂之訝  
訝迎也疏周禮掌訝云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  
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年  
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官則為謂之新宮不忍  
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注以無新宮知  
宣公之宮廟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  
也謂之新宮者因新入官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  
有所改更也善得禮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痛  
哭之  
疏注謂之至改更也禮學上晉西兩雅正義太平御覽  
引舍人云古者徹屋西北辟以炊沐汲者訖而復之古  
謂之屋蕪也釋名曰西北隅曰屋蕪禮每有親死者輒  
徹屋之西北隅蕪以禦寇者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  
滿蕪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於西北隅  
今撤毀之示不復用也按士虞禮云祝反入徹設於西  
北隅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隅蕪用饗之是  
為蕪所引之禮也劉與舍人同義唯曰雨漏訓屋漏為  
增成其義爾詩疏引孫炎云屋漏者當室之所白日光  
所漏入案有司徹云有司官徹饌於宮中西北隅蕪注  
云於此尸設改饌當室之白曾子問陽厭之事云當室  
之白蕪注云得尸明者也蓋西北隅為幽隱之地漏見  
日光故為當室之白孫炎義本康成也  
疏注善得禮至哭之穀梁傳新宮者廟宮也三日哭哀  
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禮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  
為無讓矣注宮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以哀哭  
為禮白虎通何以言災有哭也春秋曰新宮火三日哭  
傳曰必三日哭何也禮也災三日哭所以然者宗廟先  
祖所處鬼神無形體曰今忽得大火得無為災所中故  
哭也

公羊禮疏卷七

歸安姚元枝

鄭伯伐許年  
注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  
以著其惡  
疏春秋繁露春秋曰鄭伐許矣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  
僑侯遠卒鄭師伐之是伐也鄭與諸侯盟於獨以盟  
而歸諸侯於是鄭伐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  
信無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  
不于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二年不拜其  
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詩云高宗諫閔三年不言居喪  
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  
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  
鄭伯以辱之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年  
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官則為謂之新宮不忍  
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注以無新宮知  
宣公之宮廟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  
也謂之新宮者因新入官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  
有所改更也善得禮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痛  
哭之  
疏注謂之至改更也禮學上晉西兩雅正義太平御覽  
引舍人云古者徹屋西北辟以炊沐汲者訖而復之古  
謂之屋蕪也釋名曰西北隅曰屋蕪禮每有親死者輒  
徹屋之西北隅蕪以禦寇者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  
滿蕪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於西北隅  
今撤毀之示不復用也按士虞禮云祝反入徹設於西  
北隅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隅蕪用饗之是  
為蕪所引之禮也劉與舍人同義唯曰雨漏訓屋漏為  
增成其義爾詩疏引孫炎云屋漏者當室之所白日光  
所漏入案有司徹云有司官徹饌於宮中西北隅蕪注  
云於此尸設改饌當室之白曾子問陽厭之事云當室  
之白蕪注云得尸明者也蓋西北隅為幽隱之地漏見  
日光故為當室之白孫炎義本康成也  
疏注善得禮至哭之穀梁傳新宮者廟宮也三日哭哀  
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禮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  
為無讓矣注宮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以哀哭  
為禮白虎通何以言災有哭也春秋曰新宮火三日哭  
傳曰必三日哭何也禮也災三日哭所以然者宗廟先  
祖所處鬼神無形體曰今忽得大火得無為災所中故  
哭也



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  
宮非禮也注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  
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有德  
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  
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  
之士一廟立武宮者蓋時衰多廢人事而好求福於鬼  
神故書而重之滅孫許伐齊有功故立武宮

疏注禮天子至一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  
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  
廟無太祖與二昭二穆而已疏按禮緯稽命徵云唐  
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于孫五殿五廟至  
子孫六鈞命訣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

至于孫五殿五廟至于孫六廟六廟至于孫七廟據此  
為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  
其廟不毀以為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  
故為七也

疏注賦孫許至武宮左傳季文子以寧之功立武宮非  
禮也疏廣慶云章之戰賦武宮以求勝故立其宮  
衛人來賂入

注禮君不求勝諸侯自賂夫人  
疏白虎通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後尊之義不可求  
人以爲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賂可求人爲士不可求  
人爲妾何士即尊之漸賢不止於士妾雖賢不得爲適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注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廟成婦  
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採禮而必三月者取一時足  
以彰其潔且爲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婦  
人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

疏注古者至之義也白虎通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  
安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婦人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  
沒亦婦入三月奠采於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  
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曾子曰女未廟見  
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疏注父母使大夫採禮而致之坊記子云昏禮婿親迎  
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氏婦  
猶有不至者注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夏  
五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

春秋公羊禮疏

違而致之也曲禮納女於天子口備百姓於國君曰備  
酒漿於大夫曰備掃灑注納女猶致女也婿不親迎則  
女之家道人致之此其辭也疏時宋公不親迎故魯季  
孫行父如宋致女是也

疏注必三月至成婦禮昏禮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  
乃奠菜疏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以成之  
故也此言舅姑俱沒者若舅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  
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  
然如常禮也曾子問疏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  
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是故成九年  
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

又應八年鄭公于忽先配而後鄭以祖爲祖道之祭  
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爲配合而後乃爲祖道  
之祭如鄭此言是皆當夕成昏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  
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  
鄭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故服注云季文子如  
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異義也

齊人來賂入  
傳三國來賂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  
以衆多爲侈也注伯姬以至賢爲三國所爭賂故侈大  
其能容之唯天子娶十二女

疏白虎通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注天有十二月萬物必  
生也後漢荀爽傳眾禮之中昏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  
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  
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衆節宜其氣故能豐子孫之  
祥致老壽之福術斷帝嘗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

明者爲正妃三者爲次妃也九嬪夏后氏增以二二而  
九合十二人春秋天子一娶十二夏制也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年十五

傳爲人後者爲之子也  
疏後漢安帝紀禮是弟之子猶己子春秋之義爲人後  
者爲之子注爲人後者謂出繼於人也

注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  
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

疏徐氏讀禮通考按卿大夫以下繼世與天子不同天  
下不可一日無天子國不可一日無若若故繼世不立  
則取於旁支以弟後兄可也以兄後弟可也甚至以叔  
後姪古亦爲之君之生存既已盡臣其諸父昆弟身沒  
而旁支人繼必爲之服斬衰既爲之服斬衰即立祖禮

春秋公羊禮疏

事之可也大夫則不然以別子爲祖亦不能臣其宗族  
繼世相傳以宗法齊之而已春秋之法大夫以罪廢逐  
不得入宗廟即思其先世而爲之立後亦直以廢逐者  
之兄弟代主大宗之祀世及相傳而不及於廢逐者之  
子姪者正所以嚴昭穆之序也魯於叔孫氏嘗逐倫如  
而立其弟豹矣於臧氏嘗逐紇而立其兄爲矣於東門  
氏則逐歸父而立嬰齊其事正同不聞約彌倫如爲彌  
紇而顧必以嬰齊歸父此魯人之制舉也其意若謂  
吾逐歸父以其父故父之罪大不可後當後其子爾乃  
不自知其已悖典制矣故何氏以爲亂昭穆之序失父  
子之親

九月辛丑用郊年十七  
傳郊用正月上辛注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  
氣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之魯郊博卜春三月言正月  
者因見百王正所常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  
者春秋之制也正月者歲首上辛尤始新皆取其首先  
之意

疏注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白虎通五帝三王祭天一用  
夏正何夏正得天之數也天地交萬物通始終之正故  
易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

疏注正月至之意春秋繁露郊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  
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  
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  
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故故易始歲更  
紀節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  
歲之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  
也

傳或曰用然後郊注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名也  
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  
山必先有事於鹽池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  
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謹之以不郊乃讓三  
望郊郊不得讓小也又夕牲告牲后稷當在日上不當  
在日下

疏注齊人至鹽池盧植小戴禮注配林小山林麓配泰  
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嶽之宗故有  
事將事之先即其漸天子則否

疏注又夕牲至日下周禮充人展牲則告牲注鄭司農  
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牲告展牲  
者也元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之禮曰宗人視

春秋公羊禮疏



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後漢書禮志正月天郊夕牲  
畫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進熱獻太  
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舉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興有  
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畫  
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熱獻送神還有  
司告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畢注周禮展牲  
干寶曰若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曉五刻夕牲公卿  
京尹宋官悉至壇東就位太祝吏率牲人到榜應儀令  
跪曰請省牲舉手曰膺太祝令繞牲舉手曰充太史令  
牽牲就庖豆酌毛血其一奠天神坐前一奠太祖坐前  
今之郊祀也北魏書禮志帝曰夕牲之禮無可依準  
近在代都已立其議殺牲禱神誠是一日之事終無夕  
而殺牲待明而祭員外散騎常侍劉芳對曰臣謹按周  
官牧人職正有夕展牲之禮實無殺牲之事祕書令李  
彪曰夕不殺牲誠如聖旨未審告廟以否臣聞魯人將  
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官注曰先人以此推之應  
有告廟帝曰卿言有禮但朕先以郊配意欲廢告而卿  
引証有據當從卿議

一申公孫嬰齊卒于軫軫  
傳非此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  
夫曷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  
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於軫  
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  
夫然後卒之注國人未殺君命不敢使從大夫禮  
疏王制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雜記大  
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載以其軾後如於館死  
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為幘而行至於家而說幘載  
以輪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  
殯士輔車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年  
注齊姜者宜公夫人九年穆姜者成公夫人也傳家依  
違者襄公服穆姜喪未踰年親自伐鄭有惡故傳從內  
義不正言也  
疏劉智喪服釋疑答問云高曾祖母俱存其卑者先亡  
則當厭屈不替魯穆姜在而成公夫人薨春秋書曰葬  
我小君齊姜舊說云妻隨夫而成尊姑不厭婦婦人不  
主祭已承先君之正體無疑於服重也  
昔人滅鄭年  
注昔稱人者昔公子鄭外孫稱人者從昔無大夫也言  
滅者以異姓為後昔人當坐滅也  
公羊疏卷八  
疏通典後漢吳商異姓為後漢曰或問以異姓為後然  
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  
不服也答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  
無後立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屬骨血之恩無絕道  
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  
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  
今出為異姓作後之子其子亦當從於父母服之也父  
為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之子  
父雖服之大功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為父小功  
則子皆宜降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總麻也范甯與謝安  
書曰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  
世行之甚眾是謂逆人倫亂昭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  
義也晉書賈充傳及范甯疏以外孫稱謂為黎民子奉  
充後郎中令韓咸中尉曹珍諫韓曰禮大宗無後以小  
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為後之文無令先公懷廟后土展  
史書過豈不痛心愧不從秦秀傳及充范甯疏曰充舍  
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為後悖禮瀆情以亂大倫昔魯葬  
外孫昔公子為後春秋書昔人滅鄭聖人豈不知外孫  
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傳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疏曲禮國君去其國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注死  
其所受於天子也疏異義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  
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氏說昔太王居豳狄人  
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知是有去國之義也許慎  
說按曷曰孫遜有疾厲高臣委吉知諸侯無去國之義

也鄭不駁之明從許君用公羊義也然則公羊之說正  
禮左氏之說權法  
襄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傳三軍者何三卿也注為軍置三卿官也  
疏明堂位疏魯是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故公羊傳司  
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  
大夫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首子邾婁子薛伯杞  
伯小邾婁子于澠梁年  
傳君若贊旒然注旒旒旒旒旒旒之辭若今俗民就壇  
為贊壇矣以旒旒喻者為下所執持東西旒者其數名  
禮記玉藻曰天子旒十有二旒諸侯九旒大夫七旒五  
疏注若今俗民就壇為贊壇矣賈誼治安策秦人家  
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賣注應劭曰出作贊壇  
也師古曰謂之贊壇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  
體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  
疏注以旒旒喻者為下所執持東西旒者其數名詩商  
頌為下國綴旒箋云綴猶結也旒旒旒之垂者也正義  
曰又襄十六年公羊云君若贊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  
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明以旒旒為喻故易傳以  
綴猶結也旒為旒旒之垂也秋官大行人及攷工記說  
旒旒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旒旒云練旒九是旒  
旒垂者名為旒也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年  
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齊也此受命于君  
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齊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  
夫也注禮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為師唯義所  
在士句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思動孝子之心義服諸侯  
之君是後兵寢數年故起時善之言乃者士句有難重  
廢君命之心故見之言至殺者未侵齊也  
疏注禮兵至所在淮南子凡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  
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  
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  
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  
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  
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  
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固不可從外制也軍不  
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  
已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



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  
而行乃爪鬚設明衣也豈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  
斧鉞白虎通不臣將帥用兵者重士氣為敵國固不可  
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威一其令春秋之義兵  
不稱使明不可臣也又大夫將兵出必不御者欲其  
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明  
進退在大夫也

疏注士句至善之蕭望之傳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國  
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  
子諒足以動諸侯白虎通諸侯有三年之喪有罪且不  
誅何君子恕己哀孝子之恩慕不忍加刑罰春秋曰晉  
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旋傳曰大其不伐喪  
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八年  
乙未楚子昭卒

注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葬以閏數卒  
不書閏者正取期月明期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  
死月不得數閏

疏通典簡文帝崩再周而週閏博士謝攸孔架議案左  
氏春秋經魯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  
楚子卒其間相去四十二日是則乙未閏月之日也經  
不書閏月而書十二月明閏非正宜附正之文其不日  
二十九年正月是附前月之証又禮記曰喪事先遠日  
則祥除應在閏月尚書左丞劉遵議喪紀之制歲數者  
沒閏而三年之喪閏在始末者用舍之論時有不同惟  
當本乎閏之所繫可以明折衷經傳具四時以編年一  
時無事經書首月及其有事隨月而此初不書閏者以  
以閏附正月不應時見唯魯文公六年書閏月不告朔  
指見告朔之餘無事也又文公元年閏三月故傳曰於  
是閏三月欲審所附此明証設此閏遺喪者取其周忌  
應用來年三月既合喪期大數得周忌定日何休亦以  
為然朝論同之不嫌原其所由在乎閏附前月而不屬  
後故也始喪在閏月以附前祥除過之豈得屬後立閏  
有定所而施用有彼此求之理例殊不經通且喪疑從  
重不貳之道祥用遠日禮之正典應謂周忌故當七月  
二十八日大祥應用閏月晦既得周忌之正不失遠日  
之義禮之遠日誠非出月過閏而然蓋隨時之變耳劉  
遵用閏月祥散時常侍鄭襲議云中宗肅祖皆以閏崩  
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爾閏附七月用之何

春秋公羊疏卷八

疑荀司徒亦以閏堯荀家祥亦用閏之後月諸荀名從  
相繼習於禮學故號為名宗議者引周官左氏而非公  
羊穀梁今按周官左氏傳所書自書閏月中事閏月長  
三十日三十日中何得無事不明閏月非附月之理也  
議者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過閏之年便二十六月三  
年之喪不應以閏為月議者稱禮傳終身之喪忌日之  
謂不惟用年子卯之謂代不用子卯閏月及大月三十  
日亡至於無閏之年及與小並都是無忌所以古人用  
子卯也簡文皇帝七月二十八日崩已未之日今年已  
未在他月今者不能變改閏附七月己未在閏今者用  
閏益合遠日之情也吏部郎中劉耽議以為喪禮之制  
周年沒閏者議以閏非正月故略而不數是以邱明謂  
之閏三月公羊則曰天無是月由此言之閏無定所隨  
節而立其名稱則在上月是以卒於閏者則以所附之  
月為周至於祥變理不得異豈有始喪則附之於前祥  
變則別之於後以例推之禮所未安且夫禮雖制情本  
復因情制禮若情因事申則古人順而不奪是以每於  
祥葬成用遠日斯所以即順情因可申之故數年則  
沒閏喪禮所不嫌附於前月春秋之明義應謂閏祥用  
閏月晦既合經傳附前之義又得遠日申情之旨且喪  
宜從重古今所同詳尋理例謂此為允太常丞殷合議  
謂忌不可遷存終月也祥不必本月尚遠日也謂宜以  
七月二十八日為忌閏月晦而祥尚書右丞葉謙議尋  
博士所上祥事是專用與商議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  
氏注及禮之遠日也禮稱三年之喪十三月而小祥二

十五月而畢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此喪  
服之大數周月之正文也又云喪以月者數閏以歲者  
不數閏是為有閏則十四月而祥二十六月而除不用  
喪月之常數所以重周忌之正也夫祥除之節喪禮之  
大終身之哀忌日之謂喪中過閏禮不可略周忌之月  
不可而移故緣情以立制變文而示義也至閏在喪表  
三年之限已全周忌之正已得何故於此而復延月耶  
議者據左氏之閏三月公羊無是月穀梁附月餘日以  
明閏非月數皆應屬前之証按推考分度隨以置閏閏  
月之所在年中無常要當有繫以名其所在三月後謂  
之閏三月非三月也天無是月非常月也非無此月所  
在無常也穀梁亦云積分以成月經傳之文先儒舊說  
並不謂閏是餘日不別月數而以六十日為一月也三

公羊疏卷八  
疑荀司徒亦以閏堯荀家祥亦用閏之後月諸荀名從  
相繼習於禮學故號為名宗議者引周官左氏而非公  
羊穀梁今按周官左氏傳所書自書閏月中事閏月長  
三十日三十日中何得無事不明閏月非附月之理也  
議者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過閏之年便二十六月三  
年之喪不應以閏為月議者稱禮傳終身之喪忌日之  
謂不惟用年子卯之謂代不用子卯閏月及大月三十  
日亡至於無閏之年及與小並都是無忌所以古人用  
子卯也簡文皇帝七月二十八日崩已未之日今年已  
未在他月今者不能變改閏附七月己未在閏今者用  
閏益合遠日之情也吏部郎中劉耽議以為喪禮之制  
周年沒閏者議以閏非正月故略而不數是以邱明謂  
之閏三月公羊則曰天無是月由此言之閏無定所隨  
節而立其名稱則在上月是以卒於閏者則以所附之  
月為周至於祥變理不得異豈有始喪則附之於前祥  
變則別之於後以例推之禮所未安且夫禮雖制情本  
復因情制禮若情因事申則古人順而不奪是以每於  
祥葬成用遠日斯所以即順情因可申之故數年則  
沒閏喪禮所不嫌附於前月春秋之明義應謂閏祥用  
閏月晦既合經傳附前之義又得遠日申情之旨且喪  
宜從重古今所同詳尋理例謂此為允太常丞殷合議  
謂忌不可遷存終月也祥不必本月尚遠日也謂宜以  
七月二十八日為忌閏月晦而祥尚書右丞葉謙議尋  
博士所上祥事是專用與商議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  
氏注及禮之遠日也禮稱三年之喪十三月而小祥二

年之喪禮之所重其為節文下事 制亡在於閏喪者  
之變祥除之事無復本月應有所附以正所附閏在三  
月後附於三月喪紀無逾順序有節合三傳三禮意也  
若閏非月數皆屬以前功服葬月何以數之於葬則數  
於祥則否用舍二義未安也四事連日言月中之遠耳  
若連一月當是遠月豈遠日之義耶下葬之遠不出於  
月卜祥之遠而乃包閏卜同遠異復非所宜也按何休  
云閏死者數閏以正周月非死月不得數大較雖同但  
其年無閏而以乙未為閏之日考較經傳未之詳耳商  
抹尋便為正義不亦謬乎閏在喪中略而不計祥除值  
閏外而不取重周忌也閏亡無正推以附前喪期不閏  
順序不悖合禮變也鄭襲難范寤曰以閏三月五日死  
者當以來月何月祥何月為忌日答曰謂之閏月者以  
餘分之日閏益月耳非正月也非正月則吉凶大事皆  
不可用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者不數以閏月死既不  
數之禮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然當以來年四  
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所謂忌日者死者之日月耳  
今以閏月來年無閏月安得有忌日耶當以後歲閏月  
五日為忌是五年再有忌日也難曰忌日之歲終身之  
感罔極之恩不離一日今須後閏則三年之忌不亦遠  
乎傳稱子卯不樂謂之疾日先儒以為甲子乙卯誠如  
是宜以日辰為忌過之而感耳御史中丞譙王臣恬  
議云夫閏非正數故附前月為稱至於月也豈得為一  
臣請以宿度論之閏所附且盡之夕宵猶見乎又閏之  
初豈不始曉以茲言之可不為兩月耶天無是月正數  
耳非無此月也若用閏祥則虧二十五月之大斷失周  
忌之正典出於祥月非卜遠日之謂二三無據義實致  
疑愚謂正周而除於禮為允會稽內史都督書云有別  
書並諸議具三禮証據誠所未詳然恐祥忌異月於理  
既為不安文十三月而祥二十五月而畢明文煥然而  
閏在周內舍而不數者則閏正月連舉便應以十二月  
祥於時則未及周年於忌則時尚平吉若由天無是月  
故略而不計則凡在五服應皆包閏具如足下所論若  
云情重則宜包情輕故宜數是為制之由情而未本乎  
歷數必天無是月則雖情有輕重而舍閏宜一旦齊衰  
之制過閏而包降為大功則數而除天性候同而包數  
異制以月為斷者數閏以年為斷者除閏推此而言則  
除數所由蓋以所過為分斷非本情之所以以後月為  
周者故是上之所論以吉為忌於理不通故耳云閏在

公羊疏卷八



周後將其喻至於凶事尚遠蓋施於卜日葬制無定期故不得即申物情務從其遠耳若理例坦然義無疑昧豈得不循成制而以過限為重或謂閏者蓋年中餘分故宜計其正限以補不足今再周無閏則不補小月之限閏在周後使欲以六十日為一月者當以既已遇閏便宜在盡其月節故也月節之難足下釋之且節必在閏月之中則合月從節即復進退致闕尚書僕射謝安等參詳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詳除必正周月請依禮用七月胸至尊釋除編素俯就即吉詔可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注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善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贊存之故言在 疏鹽鐵論春秋存君在楚白虎通書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至正月朔日乃執而朝賀其君朝賀以正月何歲首意氣改新欲長相保重本正始也故草臣執贊而朝賀其君後漢書禮儀志每月朔歲首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贊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惟百官賀正月注決疑要注曰古者朝會皆執贊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漢魏雜儀其制正旦大會詔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為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不以貨沒禮庶羞不踰性宴衣不踰祭服輕重之宜也 闕試吳子餘祭

傳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注刑人不自賴而用作閻由之出入幸為所殺故以為戒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故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不繫國故不言其君 疏君子至道也穀梁傳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曲禮刑人不在君側注為怨恨為害也春秋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祭統曰關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注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 疏注刑人至所之白虎通古者刑殘之人公家不畜大夫不養士遇之路不與語放諸境墉不毛之地與禽獸為伍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諡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

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注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選老大夫為傅選老大夫妻為母

疏宋災至賢也白虎通夫人無諡者何無諡故無諡或曰夫人有諡夫人一闕之母修閨門之內則羣下亦化之故設諡以彰其善惡春秋傳曰葬宋恭姬傳曰其稱諡何賢也 疏注禮后至身也漢書張敞傳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軒下堂則從傅母苟爽女誠聖人制禮以昭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母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室知必為災傳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為高也

疏注選老至為母白虎通因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至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姆何尊之也春秋傳曰傳至矣姆未至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傳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注聚斂也相聚斂財物 疏大宗伯以禮禮哀圖敗注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於澶淵宋災故是其類大行人致禮以神諸侯之裁注致禮凶禮之弔禮禮禮也補諸侯裁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疏通典後漢安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以王禮葬於春秋何義也何休答曰春秋未踰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稱子從大夫禮可也後漢周舉傳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堯成王欲以禮葬之天為動變及更以天子之禮天即有反風之應北鄉侯親為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諡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對曰昔周公命命之應降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他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諡災眚之來弗由此也

公羊禮疏卷八 歸安姚氏某 元校某

春秋公羊禮疏卷八終 歸安姚氏某 元校某



昭公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元

傳曰為什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注十井為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時秦伐自廣大故曰千乘

疏禮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注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刺其有下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

叔弓帥師疆運田

傳疆運田者何與晉為竟也注疆竟也與昔是正竟界疏大宗伯大封之禮合眾也注正封疆溝途之固所以合眾其民太注大封謂竟界侵削下以兵征之若叔弓帥師疆運田是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魯人叔弓卒去樂卒事十五

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注恩痛不忍舉畢竟祭事

疏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宋書禮志永嘉中敬時常侍江統議曰陽秋之義去樂卒事是為吉祭有廢樂也

傳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主謂己主祭者臣聞君之喪義不可以不即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者古禮也古有分土無分民大夫不世己父未必為今君臣也

疏曾子問曰大夫之祭屬祖既陳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禱之日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按此與傳異義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二十

注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久宜為君者持棺絮從所以備不虞

疏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神從注親身棺曰梓文王世子其在軍則守於公禱疏在軍謂庶子之官從公出行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

傳母兄稱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注據立適以長惡疾謂疇疇禿禿不逮人倫之屬也

春秋公羊疏卷九

疏穀梁傳曰有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輒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時衛侯元有兄輒白虎通世子有惡疾廢者何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春秋傳曰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注公子不言之兄弟言之者敵體辭謙於尊卑不明故加之以絕之所以正名也

疏坊記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注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其非此則無嫌也疏明彰疑別嫌恐尊卑相僭使人疑感之事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楛滅後陳夏駕二年

傳其言滅後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者皆曰獲注大夫不世故不別死位

疏載輿箋滅者歸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正義曰若本國難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於位曰滅即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楛滅之類是也

天王居于狄泉

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注時庶孽並篡天王失位徙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敬其難而事之

疏白虎通王者有三年之喪夷狄有內侵伐之者重天誅為宗廟社稷也春秋傳曰天王居于狄泉傳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齊侯唁公子野井五年

傳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

疏考工記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為此記者見時有之耳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意亦是也疏子家駒曰天子僭天謂侯僭天子彼云僭天者未知僭天何事要在古人衣服之外別加此天地之意亦是僭天故云意亦是也後漢書五行志注春秋考異郵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貢禹傳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天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

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疏洪州判願禮經宮室答問問庫門之制曰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家不臺門是天子諸侯庫雉路三門皆有

臺也爾雅謂之臺禮器孔疏爾雅臺闕為基基上起屋曰臺門亦特牲經之於庫門內庫門既可經祭則其門堂之制常亦與廟門同考工記唯言路門應門容敵而不及雉門庫門明雉門庫門之大與路門同也問雉門謂之觀又謂之象魏又謂之闕其制可考否曰禮運仲尼與於婚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鄭注觀闕也孔疏云出遊於觀之上者謂出廟門往雉門雉門有兩觀左氏定公三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明雉門與兩觀連也大宰正月之吉乃縣治象之屬於象魏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左氏孔疏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其上懸治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

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

傳乘大路注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疏白虎通路者何謂也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路者君車也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玉路大路也為車為轎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

傳朱干玉戚以舞大夏注干楯也朱飾楯也斧也以玉飾斧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已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東夷之樂曰柝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柝

疏注干楯也至樂也明堂位注朱干亦大盾也成斧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五經通義成斧干盾也玉取其德干取其仁明當尚德行仁以斷斬也

疏注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五經通義樂者所以象德表功因事之宜受命而任者六樂焉以太乙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護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為之制以樂其先祖崔靈恩三禮義宗周公制禮用六代之樂因時祭祀分而用之祭之尊卑凡有六等故用六代之樂配十二調而作之一代之樂則用二調遠取黃帝者以舞樂之始與於黃帝奏者謂堂下四垂鐘磬之調歌者謂堂上琴瑟之音但一祭之中皆自為二調庭奏者當以陽聲為調升歌者當以陰聲為聲周人用六代之樂祭天雲門

疏注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疏洪州判願禮經宮室答問問庫門之制曰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家不臺門是天子諸侯庫雉路三門皆有

疏注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五經通義樂者所以象德表功因事之宜受命而任者六樂焉以太乙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護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為之制以樂其先祖崔靈恩三禮義宗周公制禮用六代之樂因時祭祀分而用之祭之尊卑凡有六等故用六代之樂配十二調而作之一代之樂則用二調遠取黃帝者以舞樂之始與於黃帝奏者謂堂下四垂鐘磬之調歌者謂堂上琴瑟之音但一祭之中皆自為二調庭奏者當以陽聲為調升歌者當以陰聲為聲周人用六代之樂祭天雲門

疏注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五經通義樂者所以象德表功因事之宜受命而任者六樂焉以太乙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護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為之制以樂其先祖崔靈恩三禮義宗周公制禮用六代之樂因時祭祀分而用之祭之尊卑凡有六等故用六代之樂配十二調而作之一代之樂則用二調遠取黃帝者以舞樂之始與於黃帝奏者謂堂下四垂鐘磬之調歌者謂堂上琴瑟之音但一祭之中皆自為二調庭奏者當以陽聲為調升歌者當以陰聲為聲周人用六代之樂祭天雲門

疏注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五經通義樂者所以象德表功因事之宜受命而任者六樂焉以太乙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護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為之制以樂其先祖崔靈恩三禮義宗周公制禮用六代之樂因時祭祀分而用之祭之尊卑凡有六等故用六代之樂配十二調而作之一代之樂則用二調遠取黃帝者以舞樂之始與於黃帝奏者謂堂下四垂鐘磬之調歌者謂堂上琴瑟之音但一祭之中皆自為二調庭奏者當以陽聲為調升歌者當以陰聲為聲周人用六代之樂祭天雲門

疏注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五經通義樂者所以象德表功因事之宜受命而任者六樂焉以太乙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護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為之制以樂其先祖崔靈恩三禮義宗周公制禮用六代之樂因時祭祀分而用之祭之尊卑凡有六等故用六代之樂配十二調而作之一代之樂則用二調遠取黃帝者以舞樂之始與於黃帝奏者謂堂下四垂鐘磬之調歌者謂堂上琴瑟之音但一祭之中皆自為二調庭奏者當以陽聲為調升歌者當以陰聲為聲周人用六代之樂祭天雲門

疏注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五經通義樂者所以象德表功因事之宜受命而任者六樂焉以太乙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護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為之制以樂其先祖崔靈恩三禮義宗周公制禮用六代之樂因時祭祀分而用之祭之尊卑凡有六等故用六代之樂配十二調而作之一代之樂則用二調遠取黃帝者以舞樂之始與於黃帝奏者謂堂下四垂鐘磬之調歌者謂堂上琴瑟之音但一祭之中皆自為二調庭奏者當以陽聲為調升歌者當以陰聲為聲周人用六代之樂祭天雲門

疏注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五經通義樂者所以象德表功因事之宜受命而任者六樂焉以太乙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護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為之制以樂其先祖崔靈恩三禮義宗周公制禮用六代之樂因時祭祀分而用之祭之尊卑凡有六等故用六代之樂配十二調而作之一代之樂則用二調遠取黃帝者以舞樂之始與於黃帝奏者謂堂下四垂鐘磬之調歌者謂堂上琴瑟之音但一祭之中皆自為二調庭奏者當以陽聲為調升歌者當以陰聲為聲周人用六代之樂祭天雲門

疏注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五經通義樂者所以象德表功因事之宜受命而任者六樂焉以太乙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護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為之制以樂其先祖崔靈恩三禮義宗周公制禮用六代之樂因時祭祀分而用之祭之尊卑凡有六等故用六代之樂配十二調而作之一代之樂則用二調遠取黃帝者以舞樂之始與於黃帝奏者謂堂下四垂鐘磬之調歌者謂堂上琴瑟之音但一祭之中皆自為二調庭奏者當以陽聲為調升歌者當以陰聲為聲周人用六代之樂祭天雲門

疏注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五經通義樂者所以象德表功因事之宜受命而任者六樂焉以太乙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護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為之制以樂其先祖崔靈恩三禮義宗周公制禮用六代之樂因時祭祀分而用之祭之尊卑凡有六等故用六代之樂配十二調而作之一代之樂則用二調遠取黃帝者以舞樂之始與於黃帝奏者謂堂下四垂鐘磬之調歌者謂堂上琴瑟之音但一祭之中皆自為二調庭奏者當以陽聲為調升歌者當以陰聲為聲周人用六代之樂祭天雲門

疏注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五經通義樂者所以象德表功因事之宜受命而任者六樂焉以太乙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護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為之制以樂其先祖崔靈恩三禮義宗周公制禮用六代之樂因時祭祀分而用之祭之尊卑凡有六等故用六代之樂配十二調而作之一代之樂則用二調遠取黃帝者以舞樂之始與於黃帝奏者謂堂下四垂鐘磬之調歌者謂堂上琴瑟之音但一祭之中皆自為二調庭奏者當以陽聲為調升歌者當以陰聲為聲周人用六代之樂祭天雲門



五 歸安縣氏

地以成池宗廟以大磬不用時王之樂以三樂其道最  
美故三祭用之宗廟加九德之歌彰明德祖之德也大  
蜡盡天地四方之神而祭之其樂亦盡用四時之謂凡  
四方十二辰則有十二律陰陽相配二道共作一代之  
樂故為六樂大蜡之祭則盡用之合天地四方之神合  
六代之樂故終不過六

疏注東夷至日昧明堂位昧南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  
也疏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  
地而生樂持牙舞助時生也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  
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味味味也萬物哀  
老取晦昧之義也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樂曰禁言  
萬物禁藏樂持干舞助時戒也白虎通云朝離則林離  
也鈞命訣亦云東夷之樂曰味南夷之樂曰南魯詩傳  
以雅以南雅任朱離

傳八份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  
疏禮器擊玉磬志于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  
禮也注言此皆天子之禮也  
注弔亡國曰唁弔死國曰弔弔喪王曰傷弔所執纆曰  
纆

疏詩載馳驅歸信衛侯傳弔失國曰唁梁賀連禮統  
弔生曰唁弔死曰弔生謂之唁何非為喪之位哭泣之  
事但嗟嘆以言故謂之唁弔死謂之弔何素有厚恩禮  
無服屬但致傷哀痛毒故謂之弔  
傳再拜頌注頌者猶今叩頭矣謝見唁也  
疏檀弓拜稽顙哀戚之至也  
注草葦器也圓曰箒方曰筓

六 歸安縣氏

疏曲禮注箒筓成飯食者圓曰箒方曰筓疏箒筓竹器  
也

傳與四脰脯注屈曰脰伸曰脰  
疏說文脰脯也段大令玉裁注許書無脰字脰即脰  
也何注公羊曰屈曰脰伸曰脰脰就一脰析言之非  
謂脰有曲直二種也曲禮曰左胸右末鄭云屈中曰脰  
屈中猶言屈處末即申者也士虞禮曰設俎於薦東脰  
在南鄭云胸脯及乾肉之屈也曰左胸曰脰在南則胸  
在脯端明矣鄉飲酒記曰薦脯五挺橫祭於其上注引  
曲禮左胸右末鄉射記薦脯五挺橫長尺二寸注橫猶  
挺也然則每一脯為一橫謂之一挺每橫必有屈處故  
亦可謂之一脯

注禮器版方曰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

疏大戴禮壺脰脰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計  
五升壺腹脰五寸急就章壺圖器也腹大而脰既謀  
三禮圖方壺受一斛腹圓足口皆方圖壺受一斛腹方  
口足皆圓畫雲氣

注饌熱食饗熱未就未成也解所以致稷意  
疏廣雅熱食謂之饗詩箋者答始至主人所致之  
禮也按饗讀若雙

注稷糈也  
疏賈誼時乃糈糈後漢隗囂傳囂病且俄出城糈糈  
鄭眾周禮注糈糈大豆及米也說文糈乾飯也  
傳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廷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  
稽首以任文

疏問喪疏按深衣篇云績紵緇故知此紵深衣之紵  
按深衣紵當旁此云深衣之裳前者既按之恐踐履為  
妨故解為裳前也其實紵象小委屬裳處者狹旁與在  
前俱得在名但所按之處當紵也按公羊傳云昭公以  
任文於齊之唁禮亦謂裳當前者也

七 歸安縣氏

疏禮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注祭於公助君  
祭也與命疏少半是上大夫祭用元冠朝服玉藻疏三  
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

傳昭公蓋祭而不嘗注食必祭者謙不敢便嘗示有所  
先不嘗者待禮讓也  
疏膳夫疏凡祭皆祭先造食者曲禮云殺之序備祭之  
論語疏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  
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  
傳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末之敢服注膳厚也  
禮天子朝皮弁夕元端朝服以聽朝元端以燕皮弁以  
征不義取會獸行射

疏注禮天子朝皮弁司服厥朝則皮弁服注視朝視內  
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為裳上冠禮  
注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皮弁之衣用布亦  
十五升其色象焉

疏注夕元端玉藻卒食元端而居注天子服元端燕居  
也左氏解詁禮衣端正無殺曰端

疏注皮弁以征不義取會獸行射司服凡甸冠弁服注  
甸田獵也白虎通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之  
名也弁之為言琴也所以琴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  
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也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  
素積者積素以為裳也言要中辟積至質不易之服反  
古不忘本也戰伐田獵此皆服之又王者征伐所以必  
皮弁素積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悛悛也伐者質故衣  
古服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

八 歸安縣氏

注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元端以燕禮冕以朝天子以祭  
其祖廟  
疏注諸侯朝朝服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朝服  
冠元端素裳也

疏注夕深衣玉藻夕深衣深衣二袂經齊倍要社當旁  
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袷尺二寸袷廣寸半  
深衣疏凡深衣皆用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庶人  
吉服亦深衣著者之在表也鄭注目錄名曰深衣者謂  
連衣裳而純之以采也亦有表則謂之中衣以素純則曰  
長衣也疏又云所以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中衣下裳不  
相連此深衣裳用連被體深遠故謂之深衣

疏注神冕以朝天子以祭其祖廟玉藻神冕以朝注朝  
天子也神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親禮侯氏神冕釋  
幣於廟注神冕者衣衾衣而冠冕也神冕之為言坤也天  
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神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  
服焉疏今云諸侯告廟用神冕者將入天子之廟故服  
以告廟

注卿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廟  
疏禮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注祭於公助君  
祭也與命疏少半是上大夫祭用元冠朝服玉藻疏三  
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

注士爵弁服以助公祭元端以祭其祖廟  
疏注士爵弁服記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注弁爵  
弁也冠元冠也疏士以爵弁為上故用助祭也弁師注  
士變冕而爵弁疏制如冕但無旒為異士冠禮注爵弁  
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其布三  
十升凡冕以木為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積麻三十升布  
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其制大同唯無旒又為  
爵色為異又名冕者冕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  
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大宗伯疏凡言士者無問天  
子諸侯士例皆爵弁以助祭也

九 歸安縣氏

疏注緇衣裳五經要義緇者舜所制也太古之時未有  
布綿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後至舜冕  
服既備故復制之示不忘古制名有三朝廷則謂緇  
宗廟謂之鞞鞞者大帶之飾非鞞也天子朱鞞諸侯  
赤鞞亦成色也

疏注元端以祭其祖廟士冠禮注元端即朝服之衣易  
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裳者前元後  
黃又注元端士入廟之服也疏按持牲士禮祭服用元



端三禮周諸侯朝服之元冠士之元端之元冠諸侯之

冠弁此三冠與周天子委貌形制相同

傳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注行禮賓主當各有所稱時者

侯以諸侯禮禮接昭公昭公自嫌失國不敢以故稱自

稱故執謙問之

疏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注喪謂仕失

位也魯昭公稱於齊曰喪人其何稱疏引公羊証失位

者稱喪也表記無辭不相見也無禮不相親也

傳既哭以人為舊注舊周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舊戚

儀

疏考工注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為舊寧舍注陳列周衛

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也中庸注築墻立板亦曰表

冬黑弓以濫來奔三十

傳賢者子孫宜有地也

疏王莽傳春秋善善及于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孟子

注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

世功也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

有土之義也

傳何賢乎叔術讓國也

疏蜀志秦必傳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

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

賢叔術之讓

傳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注禮也

疏喪服注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妻使食子疏

三母之外別有食子者二者之中先取士妻無堪者乃

取大夫妾不並取之

春秋公羊禮疏卷九終

歸安姚觀元枝采

鳳進疏

春秋公羊禮疏

卷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春秋公羊禮疏卷十

定公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傳不養城也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為天子治

城各有分丈尺宋仲幾不治所主

疏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魏志揚州刺史劉馥高為城

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為備及吳固合肥天

連兩城欲崩於是以致葺覆之

疏注禮諸侯至所主漢書五行志宋仲幾亡尊天子之

心而不衰城注師古曰中幾宋大夫衰城謂以差次受

功賦也衰音初為反一曰衰讀曰衰衰城謂以草覆城

也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

戊辰公即位

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易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

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注正棺者象既小斂夷

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盡始死

之禮禮始死於北墻下浴於中雷復舍於屬下小斂於

戶內夷於兩楹之間大斂於阼階殯於兩階之上祖於

庭葬於墓奪孝子之恩動以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

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

日大斂夷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凡喪三日

投子杖五日投大夫杖七日投士杖童子婦人不杖不

能病故也

疏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後漢書禮儀志三公奏

高書願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於柩前請太子即皇帝

尊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人會如儀太尉

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

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

疏注正棺至之禮雜記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

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載以其綏復其精有綏

細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至於廟門不設精遂入適

所殯唯精為說於廟外注廟所殯宮牆裳帷也適所殯

謂兩楹之間去精及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後或

為徹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戶亦俛之於此

皆因殯焉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至阼

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

之於中不忍遠也

疏注禮始死至以遠白虎通人死必沐浴於中雷何示

江都凌暉學

深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於屬下沐浴於中雷何示

屬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

墓所以即遠奪孝子之恩以漸也

疏注童子至故也問喪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

故為父直杖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

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

羸以杖扶病也白虎通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

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以杖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

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傳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注雉門兩觀皆天

子之制門為其主觀為其飾故微也

疏其言至微也穀梁注雉門尊兩觀卑卑不可以及尊

故不得不先言雉門而後言兩觀欲令兩觀始災故災

在兩觀下爾

疏注雉門至其飾闕人注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

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日路門路門一日

單門元謂雉門三門也春秋傳曰雉門災及兩觀疏元

謂雉門為三門者破先鄭雉門為二門必知雉門為中

門者凡平常諸侯二門有皋應路詩云乃立皋門皋門

有亢乃立應門應門將將者是也若魯三門則有庫雉

路故明堂位說魯制三兼四云庫門天子皋門則庫門

向外兼皋門矣又云雉門天子應門則雉門向內兼應

門矣既言庫門向外兼皋門雉門向內兼應門則天子

五門庫門在雉門外明矣明堂位雉門天子應門疏言

魯之雉門制似天子應門爾雅觀謂之闕注官門雙闕

說文云闕門觀也釋名云闕在兩旁中間闕然為道也

禮記疏引白虎通云闕者何闕疑也闕者所以飾明別

尊卑也三禮義宗雉門雉也其上有觀闕以藏法象

故以施政教為名也周禮曰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闕

也崔豹中華古今注闕者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

所以標表官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

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

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萬民焉若龍闕畫

蒼龍白虎闕畫白虎元武闕畫元武朱雀闕畫朱雀二

枚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兩觀在縣東南五十步定公二

年雉門及兩觀災即家語孔子義少正卯之處也

葬劉文公

注舉采者禮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

葬劉文公

注舉采者禮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

葬劉文公

注舉采者禮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

葬劉文公

注舉采者禮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

葬劉文公

注舉采者禮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

葬劉文公

注舉采者禮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

葬劉文公

注舉采者禮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

葬劉文公

注舉采者禮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

葬劉文公

注舉采者禮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

葬劉文公

注舉采者禮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

葬劉文公

注舉采者禮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

葬劉文公

注舉采者禮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

葬劉文公

注舉采者禮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

葬劉文公

注舉采者禮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

葬劉文公

注舉采者禮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

葬劉文公

注舉采者禮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

葬劉文公

注舉采者禮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

葬劉文公

注舉采者禮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

葬劉文公

注舉采者禮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



子使大夫為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時劉卷以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地書葬起其事因思以廣義也稱公者明本諸侯也

疏尚書大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弟賢者守之世世以嗣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與滅國繼絕世白虎通諸侯入為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不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威德入輔佐得兩食之故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蔡邕議按古之以子配者魯之季文子孟懿子衛之孫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曰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莒楚師敗績

注禮天子雖弓諸侯形弓大夫嬰弓士盧弓疏荀子天子雖弓諸侯形弓大夫墨弓禮也行葦疏雖是畫飾形弓注形朱弓也

從祀先公年八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

疏後漢質帝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

監竊寶玉大弓

傳寶者何璋判白注判半也半珪曰璋白璋天子青璋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璋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我養士攸宜是也禮珪以朝璧以聘璋以發兵

疏注半珪曰璋春官疏按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兩圭半四圭又云圭璧以祀日月是一圭半兩圭又云璋邸射以祀山川是璋又半一圭故云半圭曰璋

疏注傳獨言璋至是也春秋繁露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云躋躋辟王左右奉

璋奉璋我養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

疏注禮珪至微召白虎通何謂五瑞謂珪璋璧琮璜也禮曰天子珪尺有二寸又曰博三寸刻上左右各寸半厚半寸半珪為璋方中圓外曰璧半璧曰瑗圓中牙外曰琮禮王度記曰玉者有象君子之德燥不輕濕不重薄不撓廉不傷死不掩是以人君寶之天子之純玉尺有五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也伯子男俱三玉二石也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為珪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珪以為信者何珪者兌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信莫著於作見故以珪為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為言圭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禮順備也位在東方陽見義於上也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地道安甯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於陽也陰德感於內故見象於內位在中央璧之為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摺用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珪所以徵召何珪者半璧位在北方北方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陽何陽始物徵未可見也珪者橫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橫於黃泉故曰珪珪之為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璋以發兵何璋半珪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何陰始起物尙微未可象也璋之為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故謂之璋璋以起土功發象何璋之為言宗也象萬物之宗象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象也位在西方

方西方陽收功於內陰出成於外內圓象陽外直為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五玉所施非一不可勝條略舉大者也

傳禮記曰青黑緣者天子之寶璽向書中侯有元龜青純蒼尤背甲刻書上躋於壇赤文成字周公寫之漢書食貨志曰元龜距冉長尺二寸五釐日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說文龜龜甲邊也从龜丹聲天子巨龜尺有二寸諸侯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論衡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於蓬萊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著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遲留歷歲久長故能明審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墜費年十二

傳孔子行季季氏三月不違日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墜師師墜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尺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者缺而面以受過也

疏家不藏甲禮運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魯君漢書母將降傳春秋之詛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

疏邑無百雉之城坊記都城不過百雉注雉度名也高一尺長三丈為雉百雉為長三百丈方五百步疏與義古春秋左氏說云百雉為長三百丈方五百步者六尺為步五六三十故三百丈為五百步詩疏王愆期注公羊云諸雉皆以為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為三

如是大通諸雉唯與鄭板六尺不合耳

疏注天子至過也水經注叔孫氏墜師今其城無南面蓋缺之以象軒城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服年十四

傳服者何俎實也服曰服熱日燂注實俎肉也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

疏殺梁傳服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日服熱日燂白虎通朝用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因留助祭宗伯疏按異義左氏說服社祭之肉盛之以俎宗廟之肉曰燂社稷之內曰服之驗也而公羊殺梁皆云生居俎上日服熱居俎上日燂

壬申公薨於高寢年十五

疏說苑春秋曰壬申公薨於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易為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日高寢二日左路寢三日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一柯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路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柩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於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注禮有不弔者三兵死歷死溺死



不弔三畏壓滿也畏者兵死也禮會子記曰大辱加於  
身支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為昭穆之尸食  
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鄭注畏者謂人  
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也服者行止危險  
之下溺者不乘輪船者也

辛巳葬定如

注曾子問曰竝有喪則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  
輕而後重其奠也其成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疏喪服小記父母之喪借先葬者不虞耐待後事其葬  
服斬衰注借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  
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疏葬母既竟不即虞耐而更修  
葬父之禮也所以不即虞耐者虞耐稍飾父喪在殯故  
未忍為虞耐也待後事者後事謂葬父也葬母竟不即  
虞耐待葬父竟先虞父乃虞母所謂祭先重而後輕也  
曾子問疏皇氏云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為首莫是奉養  
故令重者居先也周禮之喪服答問葬奠之禮何先何  
後答曰父母之喪併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成也先重  
而後輕葬服斬衰

春秋公羊禮疏卷十終

公羊禮疏卷十

歸安姚元校

九

春秋公羊禮疏卷十一

江都凌曙學

哀公

五月辛卯桓宮傳宮災

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注據禮親過高祖則  
毀其廟

疏左傳魯廟災孔子在陳曰其桓僖乎服虔解謂季氏  
出桓公又為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俱在迭毀故不言

及桓僖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  
加桓僖也兼梁傳作主壞廟有時日注親過高祖則毀

其廟

六月辛丑蒲社災

注按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為有國者戒  
疏白虎通王者諸侯必有誠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為

善者得之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掩其  
上柴其下郊特牲記曰喪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也

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著明誠當近君  
置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為宗廟之屏示

廢之也

閏月葬齊景公

傳喪易為以閏數喪數略也注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  
故并閏數

疏白虎通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葬也葬者  
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禮士虞經曰吉

基而小祥又葬而大祥射燕喪服喪除三年周喪喪數  
沒閏九月以下數閏也

齊陳乞弒其君舍

傳與之玉節而走之注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留其半為  
後當池之合以為信防稱矯也

疏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注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  
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

制如王為之以命數為小大陳祥道曰漢竹使符銅虎  
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唐符書即掌節節班

右而藏左先王之節蓋亦如此

注葬而小祥服葬者除

疏釋名葬而小祥亦祭名也孝子除首經服練冠也祥  
善也加小善之飾也

注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

疏鹽鐵論古者庶人魚菽之祭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徵取其財物也古用田賦者若  
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  
井雖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  
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

疏大宰注元謂賦曰率出泉也今之算民或謂之賦此  
其舊名與疏鄭君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

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為算賦師注且以制貢賦也疏但  
地之所出唯貢而已口率出錢及軍法乃名賦鄭并言

賦者以民有地貢即有錢賦及軍賦故鄭兼言賦也又  
異義第五田稅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

桀小桀減於十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天子之正十一  
行而頌聲作故周禮國中園廩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

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賦一井九夫百  
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粟二百四十六釜米十六

斗按公羊十一而稅遠近無差漢制取租有上中下與  
周禮同義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注禮不聚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為同宗共祖亂  
人倫與禽獸無別

疏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聚於吳為同姓也  
謂之吳孟子春秋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喪不

當議謹按易曰同人於宗各言同姓相娶吝道也即犯  
誅絕之罪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

晉魏多帥師侵衛

傳二名非禮也

疏越絕書賜見春秋改文尚質讓二名與素王亦發憤  
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五經異義公羊讓二名謂

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傳然則執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  
言之注據天子諸侯乃言狩天王狩於河陽公狩於郎

是也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  
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

疏大戴禮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傳狩者言王之時田  
也冬獵為狩孔叢子縣子問子思曰顏淵問焉邦夫子

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  
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

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變  
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



也三統之美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淮南子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宋書禮志黃武元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聖代之美事為後上制法也傳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注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後乃至

疏五經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左氏說麟生於火而遊於土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備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為孔子瑞陳欽說麟西方毛蟲金精也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為口故麟來謹按公羊說即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有梁以為古四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為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為瑞以應孔子至駁曰

元之聞也洪範五事二曰言言曰從從作又又治也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亡已有聖德無所施用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少從以為天下法故應以金獸性仁之瑞賤者獲之則知將有患人受命而得之受命之徵已見則於周將亡事勢然也與者為瑞亡者為災其道則然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如此修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說密也何法登微祥記曰應麟者毛蟲之長也仁獸也牲曰麟開元古經麟引禮記曰王者之嘉

注尚書曰簡韶九成

疏樂典河圖獻王樂記凡樂有本有文惟韶大備六府三事本也簡韶九成文也金石之縣十有六聲詠九歌焉清角以轉之流徵以載之變羽以叙之三才之道也

宮往而必反商分而實合臣之承君爵地之承天也故曰樂者象也韶者繼也宮唱商和是謂善本非徒美其聲容也祭配大饗歌然後為然後獻鳳則大合樂禮肅知也雅雍如也一唱三嘆使人繼其聲斯善歌者已

故天有九野地有九州歌有九德舞有九韶擊石拊石以歌答舞和以鐘鼓自變始氣形於聲謂之變變形於舞謂之成究於九而反乎一則大樂與天地同和矣一

變羽合角而徵動水火之府也舞人自南徂西為一成二變角合徵而宮動水土之府也舞人自西徂東為二成三變商合羽而角動金木之府也舞人自東徂北為三成四變徵合宮而商動火金之府也舞人自北徂南為四成五變宮合商而羽動水土之府也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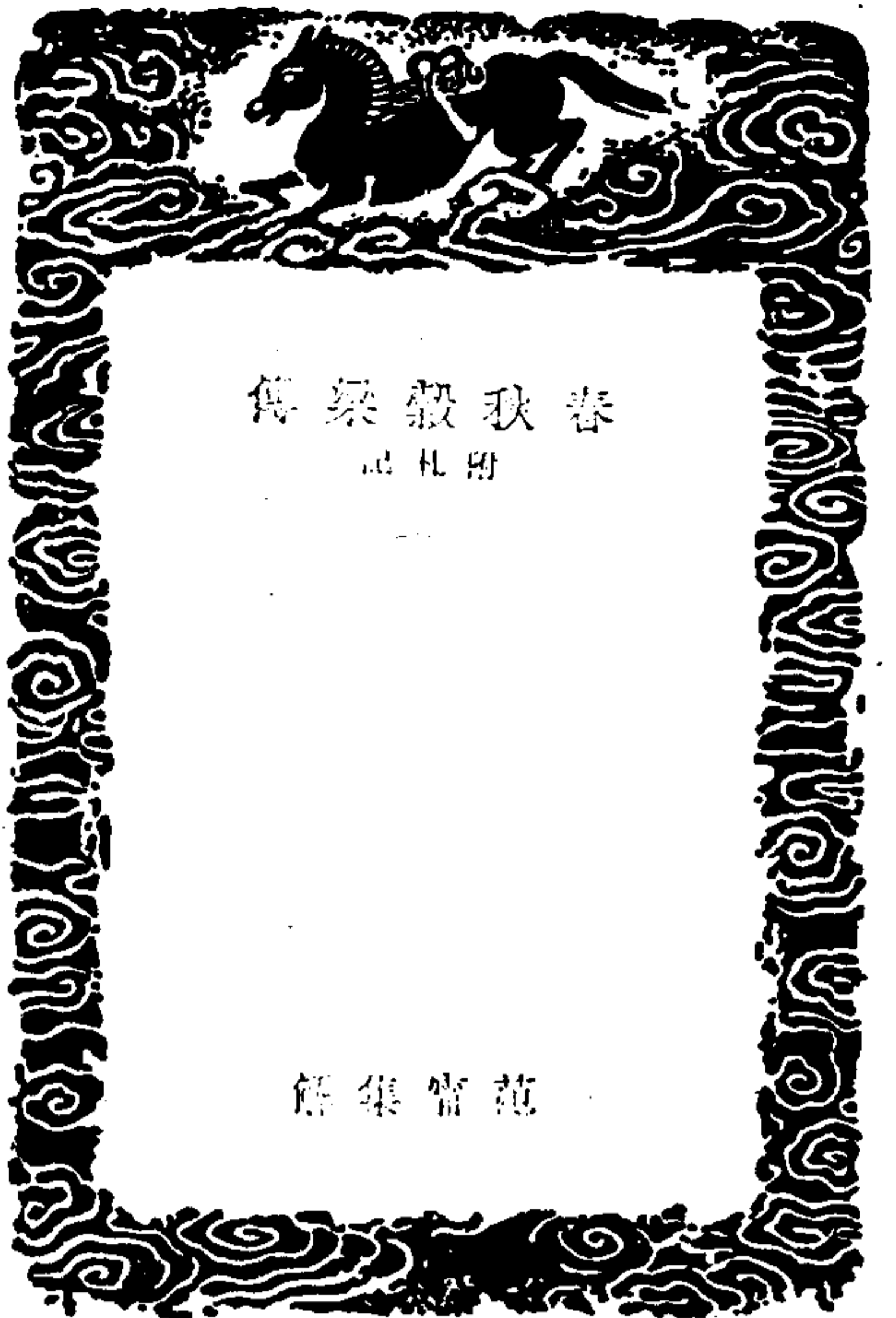
人自西徂中而東為五成六變清角明流徵天氣下降

而民德正矣舞人自東徂南為六成七變宮徵相交五材並用而百穀昌矣舞人自南徂西為七成八變流徵承清角地氣上齊而民用利矣舞人自西徂中而東為八成九變宮角徵羽各復其初天地新合而民生厚矣舞人自東側向北為九成

春秋公羊禮疏卷十一終

疏安姚觀元校





春秋穀梁傳

卷九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

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

公羊穀梁二書書肆苦無善本謹以家藏監本及江浙諸處官本參校頗加釐正惟是陸氏釋音字或與正文不同如此序釀嘲陸氏釀作讓隱元年嫡子作適歸合作魯召公作邵桓四年曰蒐作度若此者眾皆不敢以臆見更定姑兩存之以俟知者紹熙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書

春秋穀梁傳

春秋穀梁傳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

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

於我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

春秋穀梁傳序

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

強通者也

所數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

宋人執鄭祭仲

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賤之也

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

突歸于鄭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

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

惡祭仲也乃曰反惡祭仲也

祭仲也祭仲也祭仲也

祭仲也祭仲也祭仲也

祭仲也祭仲也祭仲也

祭仲也祭仲也祭仲也

祭仲也祭仲也祭仲也

祭仲也祭仲也祭仲也

祭仲也祭仲也祭仲也

祭仲也祭仲也祭仲也

祭仲也祭仲也祭仲也

祭仲也祭仲也祭仲也

祭仲也祭仲也祭仲也

祭仲也祭仲也祭仲也

祭仲也祭仲也祭仲也

祭仲也祭仲也祭仲也

祭仲也祭仲也祭仲也

祭仲也祭仲也祭仲也

祭仲也祭仲也祭仲也

祭仲也祭仲也祭仲也

祭仲也祭仲也祭仲也

祭仲也祭仲也祭仲也

祭仲也祭仲也祭仲也

祭仲也祭仲也祭仲也

祭仲也祭仲也祭仲也

祭仲也祭仲也祭仲也

祭仲也祭仲也祭仲也

祭仲也祭仲也祭仲也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夏五月

鄭伯使其弟禦來盟

諸侯之尊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

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

來盟前定也不日則定之盟不日

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

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

立乎定哀以指隱相隱相之日遠矣

夏五傳疑也

御廩之災不

志數此其志何也

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當可

也志不敬也

天子親耕以共粢盛

王后親蠶以共祭服

國非無良農

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

親者也

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當也

曰甸粟而內之三宮

三宮米而藏之御廩

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

御廩之災不

志數此其志何也

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當可

也志不敬也

天子親耕以共粢盛

王后親蠶以共祭服

國非無良農

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

親者也

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當也

曰甸粟而內之三宮

十有五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

及齊侯宋

公衛侯燕人戰于柝

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公衛侯燕人戰于柝

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公衛侯燕人戰于柝

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公衛侯燕人戰于柝

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公衛侯燕人戰于柝

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公衛侯燕人戰于柝

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公衛侯燕人戰于柝

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公衛侯燕人戰于柝

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公衛侯燕人戰于柝

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公衛侯燕人戰于柝

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公衛侯燕人戰于柝

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公衛侯燕人戰于柝

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公衛侯燕人戰于柝

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公衛侯燕人戰于柝

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公衛侯燕人戰于柝

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公衛侯燕人戰于柝

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公衛侯燕人戰于柝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

伐鄭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其疑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五月丙午

及齊師戰于郎

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

及當有人公親帥之

六月

蔡季蔡之貴者也

自陳陳有奉焉爾

蔡已

蔡已

蔡已

蔡已

蔡已

蔡已

蔡已

蔡已

蔡已

蔡已

蔡已

蔡已

蔡已

蔡已

蔡已

蔡已

蔡已

蔡已

蔡已

蔡已

蔡已

蔡已

蔡已

蔡已

蔡已

蔡已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承侯于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齊侯使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季康子之母來朝































子微諸侯不享觀相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相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觀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鄭伯逃歸不盟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事已皆聚故書逃傳例曰逃義○楚人滅弦弦子奔黃郛國也其不日微國也○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

虞公貪得馬之寶棄兄弟之親拒絕忠使下執上非謂子晉是以謂之微國也○江澤曰春秋有州公非公虞公凡三公非爵也傳以為下執之辭實因微國之五諸侯民皆稱曰公存存王爵之限也則申其臣民之稱州公舍其國故先書州公郭公蓋而歸鄭故先名而後稱鄭公夏陽士則虞為滅國故宜稱虞公

三人殊而一致三公并而同歸生死齊備春秋所履之稱及下齊稱同舍音捨外昌充反執不言所於地也

○地也○晉也○包襄於晉故執在虞執而不書其地也○包襄於晉故執在虞執而不書其地也○包襄於晉故執在虞執而不書其地也

公何也○據十九年宋人執猶曰其下執之辭也○其君執猶曰其下執之辭也○其君執猶曰其下執之辭也

其猶下執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其君執猶曰其下執之辭也○其君執猶曰其下執之辭也○其君執猶曰其下執之辭也

故從晉命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言明日喻其速○為于為反又知子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新城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據元

伯伐鄭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秦曰諸侯伐國而不言圍邑者鄭伯之罪也○皆以為伐者之罪也○此

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善救許也○冬公至自伐鄭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朝有○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盩母

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盩母○盩母某地○盩母上音如字又音音○衣裳之會也○曹伯班卒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洮音○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鄭伯乞盟以向

之逃歸乞之也○乃謂五年逃首戴之盟齊相為兵車之會于此鄭伯自來所以神一人之惡申數人之善○先惡後善及下同朝服直通反齊侯反以向齊侯反又作朝注同得與音讀使諸侯所使反乞者重辭也○人道貴讓故重是盟也○海前注歸乞者鄭其所而請與也○不自來蓋為之也○故以重言之○洮○夏秋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禮記曰禘于大廟曰禘○禘于大廟曰禘○禘于大廟曰禘○禘于大廟曰禘

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在正嫡之稱以妾為君則上下無別雖其母是也其父曰非正也禮有君之母亦作嫡稱尺讀反別彼列夫人之我我可不夫人之乎○夫反為其于德反德音思○夫人之我我可不夫人之乎○夫

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鄭曰君以易夫人君以不得以易夫人也成風以文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四年喪五年葬傳例其葬事○氏姓以明君之非正也去起反○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于岐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御說魯大夫也○夏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

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葵官周地名天子三公不字宋天子之卒通于四海○宰葵卒葵之卒三公論道之官無事于會盟家宰葵卒葵之卒三公論道之官無事于會盟家宰葵卒葵之卒三公論道之官無事于會盟家

也未葬之辭也禮極在堂上孤無外事今皆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橫木如梓漆之曰殯故人殯于棺後也○棺其反禮記云在棺曰殯○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女子許嫁不為殯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女子許嫁不為殯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盟于葵亡相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何休以為即日為美其不日皆為惡也相公之盟不日以為美義相和也鄭君釋之曰何之盟不日因始信之自其後相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之美之自此不復○葵亡之盟陳牲而不殺○所無血之盟鄭君曰盟牲諸侯用牛大夫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壹猶曰母難泉難於男反難也

母以妾為妻母使婦人與國事○女正位於內○甲子晉侯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諸侯在言國人不君之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以尊及卑也荀息閉也○卓勃○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二君累於卓子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據有其殺

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殺奚齊卓子者欲以重耳為君重耳與卓子文志反又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魏得魏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魏姬欲為亂而生而里克○魏姬力也反伐魏所得也○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字又枯路反下同○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魏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故諸侯宮官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

世子之官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此麗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貴○貴難地也○女音次下皆同祠酒謂求及覆酒也○以脯與太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逢於為君君謂然

數曰吾與女未有過切○吾與女未有過切○呼火故反字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傳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

母以妾為妻母使婦人與國事○女正位於內○甲子晉侯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諸侯在言國人不君之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以尊及卑也荀息閉也○卓勃○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二君累於卓子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據有其殺

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殺奚齊卓子者欲以重耳為君重耳與卓子文志反又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魏得魏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魏姬欲為亂而生而里克○魏姬力也反伐魏所得也○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字又枯路反下同○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魏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故諸侯宮官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

世子之官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此麗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貴○貴難地也○女音次下皆同祠酒謂求及覆酒也○以脯與太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逢於為君君謂然

數曰吾與女未有過切○吾與女未有過切○呼火故反字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傳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

母以妾為妻母使婦人與國事○女正位於內○甲子晉侯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諸侯在言國人不君之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以尊及卑也荀息閉也○卓勃○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二君累於卓子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據有其殺

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殺奚齊卓子者欲以重耳為君重耳與卓子文志反又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魏得魏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魏姬欲為亂而生而里克○魏姬力也反伐魏所得也○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字又枯路反下同○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魏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故諸侯宮官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

世子之官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此麗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貴○貴難地也○女音次下皆同祠酒謂求及覆酒也○以脯與太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逢於為君君謂然

數曰吾與女未有過切○吾與女未有過切○呼火故反字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傳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



























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

盟，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

告朔，子諸侯，諸侯受乎禘廟，禮也。

公不視朔，公不視朔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師上。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不貳事貳事，經喪也。

自古為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

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伐宋。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冬，公子遂如齊。

亦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也。秦伯瑩卒。

商人。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得臣如齊，使舉上客，而不稱介。

介，故列而數之也。

不日，故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宣公也。

賊絕而罪惡見者。

姪婦者，不孤子之意也。

一人有子，二人緩帶。

則共養。

則共養。

則共養。

則共養。

則共養。

則共養。

則共養。

則共養。

則共養。

則共養。

則共養。

則共養。

則共養。

則共養。

則共養。

則共養。

一曰就賢也。

如齊。苦弑其君，庶其。

春秋穀梁傳卷第六

經傳參詳貳伯字

注參詳壹伯玖拾伍字

音義壹詳單伍字

余 佈刊于家塾

春秋穀梁傳 卷六

一七五

春秋穀梁傳宣公第七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也。與門音。

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

緣姑言之之辭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放猶屏也。

平州。

西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

秋，邾子來朝。

遂侵宋，遂繼事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蒙林伐鄭。

其地何則，著其美也。

宋人伐鄭，伐鄭所以救宋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

者不與之辭也。

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

衛人陳人侵鄭。

秦師伐晉。

晉人。

秦師伐晉。

晉人。

秦師伐晉。

晉人。

秦師伐晉。

晉人。

秦師伐晉。

晉人。

秦師伐晉。

晉人。

秦師伐晉。

晉人。

秦師伐晉。

晉人。

秦師伐晉。

晉人。

秦師伐晉。

晉人。

秦師伐晉。

晉人。

秦師伐晉。























春秋穀梁傳襄公第九

范甯集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吾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擊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貽卒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之也秋公至自晉晉荀營帥師伐許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謂子巫如晉外不言如而言如為我事往也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

七年春鄭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夏四月不特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齊人鄭伯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濕

九年春宋災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齊人鄭伯



















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齊桓公姓白狄也地居中山故曰與夷狄並伐者何以不狄也齊桓公姓白狄也地居中山故曰與夷狄並伐者何以不狄也齊桓公姓白狄也地居中山故曰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音費。夏四月楚公子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溪乾溪楚地也自

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稱人以衛人殺呼于濮是也今此實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稱人以

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以再如晉不得入故同

葬蔡靈公變之不葬有變之謂改葬也春秋葬者皆葬蔡靈公變之不葬有變之謂改葬也春秋葬者皆

春秋穀梁傳 卷十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未卒二月癸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朝直夏六月甲戌朔

陸渾戎滅於時子嬰見則曰滅於時子嬰見則曰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魯出奔宋自

二十有三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

二十有五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



























三年解三穀... 解正者注

不氏族以下至嫌字... 五年解則于

七年解有時... 傳邑也

桓公元年經正月公即位... 二年解為親

七年解不言朝... 八年解到京

解在郕... 解所置

莊公元年解二十九... 傳躬君

解與士... 紀邾邾國也

三年解齊侯... 解郊牛

夜中星隕如雨... 七年經

失星... 十二年解材狼

中夜... 十四年解宋公衛侯

解推桓... 十七年解得執

十八年解食虧... 若入竟

十九年傳其遠之何也... 二十三年

年解比行... 二十四年傳日之

八年經藏孫辰... 二十有九

年解未詳... 解之

信公元年解言桓容... 二年解不悞

八年解是妾不為夫人... 十年解固以

年傳吾若此入而自明... 十六年傳六鷁

十二年經三月... 十七年解無君

宋公... 二十二年解桓公之子襄公

二十三年解桓公之子襄公... 傳故父

二十四年解惡之也... 二十有五年

年經楚人... 二十七年解譏斯

二十八經齊師... 解所昭

齊則... 解大平

三十二年解文憲... 三十三年解縱

文公元年解成衛地... 經商臣

四年解問者... 傳以晚

六年傳夜姑... 傳之事

文不數所古反... 八年解鄭地

十年傳弟兄... 傳佚宕

月... 十四年經六

宣公... 元年解宣公裁立

解止以父病... 六年傳來盟者

八年傳以譏... 經萬入去

此四字於... 九年經楚子

十年解傳例以下... 十二年解之

惡罪非余... 十五年傳其日

十八年解戎... 十七年傳終身

年傳亦奔... 經至揮遂奔齊

成公元年解又加... 解姪子字也

年傳壹戰... 解善言高侯

年解所馮... 七年解改下

五年解見疏... 九年解不復

存公... 十六年解衛是

襄公元年經荀罃... 二年經庚辰

解稱其... 三年經自晉

立... 九年經祀伯

年傳何也... 十一年解凡

萬... 十七年經圍桃

解京城... 十九年

後... 二十五年解同盟

殺... 二十七年解獻公

解上仁... 傳氏姓



姓二十九年經九月  
昭公元年經三月  
七年傳平者成也  
九年解比夷  
十年解見  
十一解以絕  
十二解以絕  
十三解以絕  
十四解以絕  
十五解以絕  
十六解以絕  
十七解以絕  
十八解以絕  
十九解以絕  
二十解以絕  
二十一解以絕  
二十二解以絕  
二十三解以絕  
二十四解以絕  
二十五解以絕  
二十六解以絕  
二十七解以絕  
二十八解以絕  
二十九解以絕  
三十解以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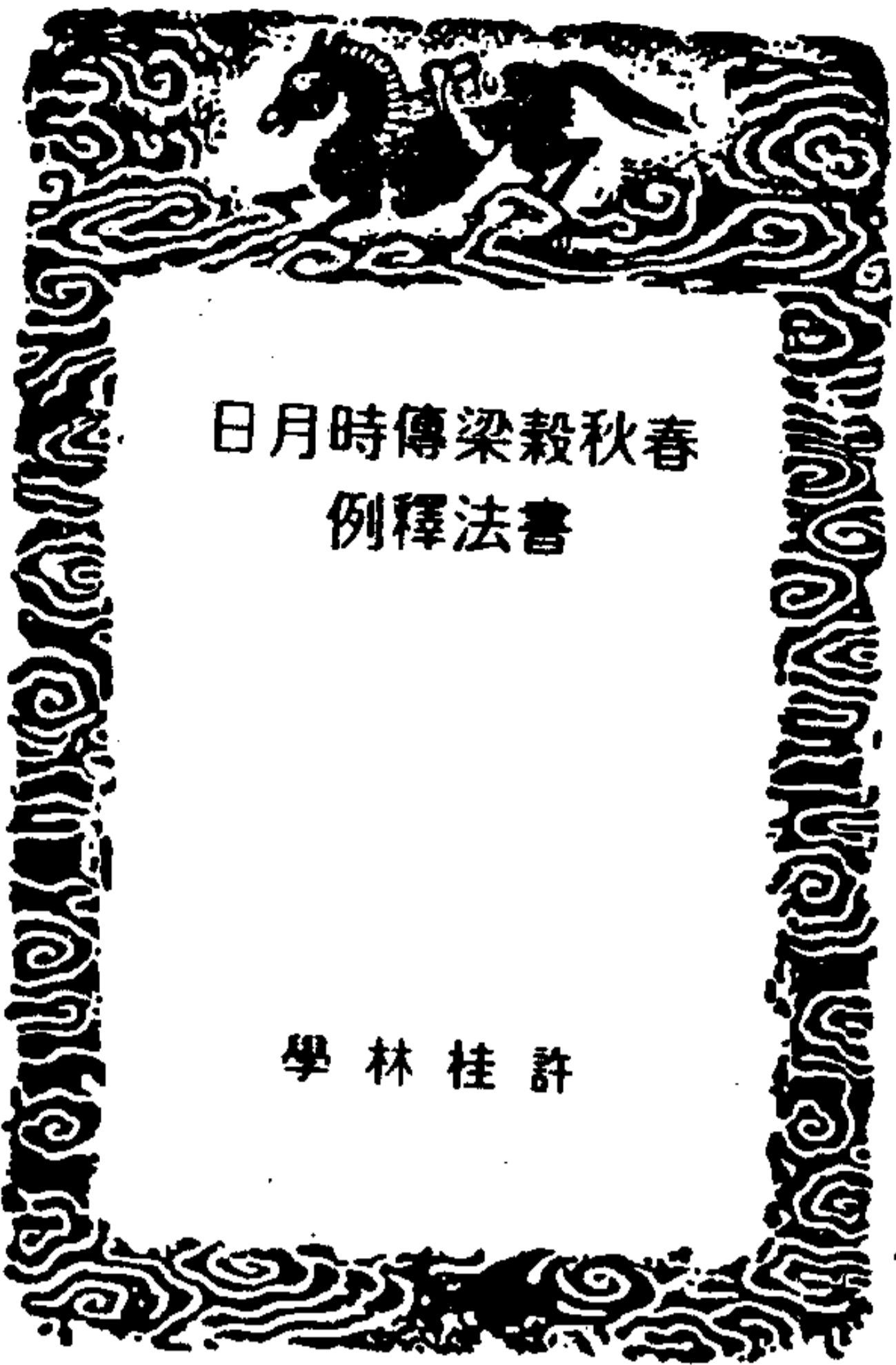
定公元年傳此大夫  
九年解比夷  
十年解見  
十一解以絕  
十二解以絕  
十三解以絕  
十四解以絕  
十五解以絕  
十六解以絕  
十七解以絕  
十八解以絕  
十九解以絕  
二十解以絕  
二十一解以絕  
二十二解以絕  
二十三解以絕  
二十四解以絕  
二十五解以絕  
二十六解以絕  
二十七解以絕  
二十八解以絕  
二十九解以絕  
三十解以絕

春秋穀梁傳

解當有  
昭公元年經三月  
七年傳平者成也  
九年解比夷  
十年解見  
十一解以絕  
十二解以絕  
十三解以絕  
十四解以絕  
十五解以絕  
十六解以絕  
十七解以絕  
十八解以絕  
十九解以絕  
二十解以絕  
二十一解以絕  
二十二解以絕  
二十三解以絕  
二十四解以絕  
二十五解以絕  
二十六解以絕  
二十七解以絕  
二十八解以絕  
二十九解以絕  
三十解以絕

經籍訪古志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晉范甯集解每半板十一行行十八九字注雙行  
二十七字每章附音義每卷末有經傳注及音  
義字數又記仁仲比校訛余仁仲刊於家塾十  
二卷末記國學進士余仁仲校正國學進士劉  
子侯陳幾張甫同校議郎蔡書武安軍節度判  
官廳公事陳應行來校蔡書武安軍節度判  
紹熙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跋序後及卷  
尾有余氏萬卷堂藏書記表端捺金澤文庫  
印此本係榮學士邦彥舊藏往年符谷望之與  
松崎傑堂謀就阿波國學俾一書生影鈔毫髮  
盡肖宛然如宋槧今猶藏在求古樓致清揚州  
汪氏重刊宋本公羊傳亦仁仲所校刊與此同種





春秋穀梁傳時日月  
書法釋例

許桂林學

漢書儒林傳云宣帝即位開徵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  
韋賢夏侯勝及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  
氏乃齊學也宜與穀梁自瑕邱江公受學於申公傳於  
榮廣皓星公二人申公與榮廣亦皆魯人案齊魯之學  
俱親受於子夏約學於齊為較近故鄭氏云穀梁四時  
田者近孔子故也惟公羊先立學官師說久著穀梁至  
漢宣始立賈逵傳云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范序自魏晉  
以來釋者十家隋書經籍志云至隋寔微今殆絕無師  
說自隋至今又千二百年近儒於公羊左氏二家不少

穀梁釋例 阮序

一 何休堂集

著錄而穀梁無肄業及之者誠以師說既沒而時月日  
之書法說者又每多轉轉余輯學海堂經解千數百卷  
於穀梁學獨無專家道光二十年見鎮江柳氏撰穀梁  
傳學余舉善經近孔語特為序之今讀許氏桂林所作  
釋例有引公羊互證者有駁公羊而專王者大旨具見  
所作總論末據鄭氏穀梁善於經之語以為時月日即  
著經之一是亦篤信鄭學不為無根之譚與柳氏書可  
相輔而行也許君海州人太平寰宇記海州為春秋魯  
國之東界詩魯頌至于海邦海邦即今海州之地若魯

地而修魯學可謂近孔之實證矣有海邦好古者繼許  
君而傳授之則申公韋賢之師說且不難按籍考也桂  
林為余門生湯敦夫所取之士湯喜其對策嘉慶壬申  
冬余閱兵至海州曾因凌仲子先生見所作宣西通二  
卷已採入續時人傳今又獲觀此冊他時有刊入經解  
續集者是則余所深快也  
道光二十五年秋揚州阮元

穀梁釋例 阮序

二 何休堂集

太史公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春  
秋者杜預所謂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  
年此魯史記之法也若晉乘楚檣杙則不至斯義矣春  
秋何以託始於隱謂為東遷及隱讓國而作皆非也意  
者東遷後四十餘年諸侯無大變更其盟會赴告皆有  
時月日可稽可以著吾史法又特載夏五郭公之闕文  
以明或月或不月或不日皆筆削而非闕文也審  
是則穀梁氏之傳為清而不短矣夫事實存國史而褒  
貶在單詞舍國史而讀春秋指某事曰此聖人之褒也

穀梁釋例 阮序

三 何休堂集

指某事曰此聖人之貶也必有憑空結撰而不能衷諸  
是者矣或有謂以名地見書法者名字繫乎爵位地  
名分乎畛域且人名去不知為誰地名去不知何國安  
能成文然則有所與諱抑損之微言其在時月日乎而  
或者疑之孔子未修春秋豈先設此條例則甚矣其說  
之固也夫聖人之作易也何有承乘比應古人之作詩  
也亦何有賦比興而其義類卒不出乎此蒸研經者參  
互考訂以探作者之用心而求其合遂如陣伍之不可  
紊法律之不可改也其離與合在信之篤與不篤耳月  
南篤信穀梁氏之學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豈惟有功  
於穀梁其於春秋亦庶幾鼓芳風以扇遊塵者歟至謂  
公羊為穀梁外傳左氏因公穀曼衍近於武斷然漢儒  
治經弊在黨同伐異而經學立後人治經弊在隨聲是  
非而經學廢月南殆猶有專門之風故特標舉為成學  
治古文者勸焉陶山唐仲冕撰

穀梁釋例 阮序

四 何休堂集



近日為公羊之學者多無人措意穀梁者得大著剛揚前哲經訓條理精密論辨明允實足嘉惠儒林鄙意如漢唐人家法有不合尊見之條亦為回互更善丙子八月朔星行頓首

穀梁釋例序

五

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正人事也然必天統正於上然後人事正於下聖人書法於年月時日之閒必非偶然乃後人不得其說徒加以附會穿鑿及不能通則謂聖人本無意焉夫聖人豈無意者抑閒之治春秋如斷獄左氏案也公羊判也穀梁律也世未有不明律條而能據案以判是非者則治三傳必先穀梁年月時日之閒何可不加之意乎月南是書詳為釋例為穀梁之功臣究春秋之微意亦可以規其學之深矣潞河白銘拜跋

穀梁釋例跋

六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春秋三家信難蜂出鄭君獨謂穀梁善於經然則治經者舍穀梁奚從明穀梁者舍年月日時奚從且小與小敏故不書日左氏曾發其例固非一家之學也孫素好鄭說無以發明今獲觀月南先生釋例渙然冰釋而廢疾益起若其類別之詳審引信之簡明以況武子其庶幾焉劉原父言寫於日月焉在其嘗也甘泉汪喜孫記

穀梁釋例跋

七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海州許桂林

總論

穀梁傳與公羊傳皆謂春秋書法以時月日為例而穀梁尤備先儒多譏為迂妄桂林通案經傳而疑其說之不可廢也張晏謂春秋萬八千字李善謂今闕一千二百四十八字自晏時至熹時闕字如此向非穀梁有日月之例則則則昧不日公子益師卒不日蔡侯胙卒不日壬申公朝於王所不繫月必指為張晏以後闕文矣自

穀梁釋例總論

一

穀梁有傳葉夢得俞樾之徒雖疑此諸經為缺而自不敢決人亦莫信其有功於經一也春王正月秋七月穀梁皆有傳而桓四年七年無秋冬昭十年定十四年不書冬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無事乃不發傳言其故知此實作傳後缺文程端學疑春秋多孔子修成後所缺以駁穀梁日月例於理難通桂林以穀梁無傳者證為作傳後所缺於事較確而先儒謂桓無秋冬貶其尊立莊書夏五月譏娶魯女昭不書冬在娶孟子之歲謬悠之說不攻自破其有功於經二也桓五年甲戌己丑桓十二年再書丙戌非穀梁有傳則以為脫簡人孰能難要齊卒於狸舂在公至後非穀梁有傳則以為錯簡世莫由辯考定武成移易大學之事必當先見於春秋一經矣其有功於經三也後儒以日月義例為朱子所斥隨聲附和而不顧其安如公子益師卒不書日傳以為惡劉氏權衡以公孫放仲遂季孫意如皆惡而卒書日叔孫得臣不聞有罪而反不日服之此本何休說鄭君釋廢疾已辨之竊謂所謂惡者非必身有大罪左氏此傳云公不與小敏故不書日即穀梁所謂惡也蓋譏君

穀梁釋例總論

二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失親親敬大臣之禮如此則意如書日得臣不書日何傷乎又如僖十四年冬蔡侯肝卒傳云諸侯時卒惡之也劉微以為非而謂臣子慢則赴不其月日不知臣子慢即穀梁所謂惡也已說本在穀梁彙括之中而遂駁穀梁已覺輕妄顧棟高並駁微說以為千里告喪豈有忘記月日之理即使不具魯君臣亦當細加考究乃出於策此尤學究迂拙之談彼國告喪不具月日魯之君臣從何考究將移書彼國問其月日耶抑遣人鄰國問其赴告之文以相參證也恐無此政體矣穀梁例災異甚則月不甚則時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季本謂不書月日為闕文棟高亦信之以為豈經一時皆雨也然則隱二年春公會戎於潛經一時皆會戎乎五年春公觀魚於棠經一時皆觀魚乎以此類推春秋闕文殆居其半是為王安石斷爛朝報之說復揚其爐也程端學謂春秋闕文皆孔子修成後所闕尤不可通三傳各相傳受而經文不同者不過人名如祝吁作州吁隱如作意如地名如屈銀作厥愁浩油作泉颺公伐齊納糾左氏多字字不至而復公羊少而字莊十六年盟幽公羊有

穀梁釋例

三

公字左氏無曹伯之類而最易訛誤脫落之月日三傳皆同其無脫誤審矣穀梁明著月日義例居要煩深得經旨如丙戌盟於武父下書丙戌衛侯卒穀梁特著之曰決日義也蓋再書丙戌見此必當書日者也隨石於宋五之後書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都穀梁特著之曰決不日而月也蓋特書是月見此必當書月者也公羊以是月為晦夫春秋即不書晦而晦亦有干支何不仍書甲子若乙丑乃變文曰是月乎文公則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僖公則書正月不雨四月不雨

六月雨若非喪與詞何不曰自正月不雨至於五月乎他如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祭西大雨震雷庚辰大雨雪皆書日以見意之明證也許世子止之獄歐公疑之疑其同乎弑故直以為弑也穀梁以時葬辨其異則義正而事明矣是其有功於經尤偉也先儒據所說為無意義者桓盟不日而葵邱書日其例不一因謂日月或有或無皆據舊史常用公羊年遠不詳之說不從穀梁不知晉伯諸盟皆日而桓盟不日不云信之不可也桓盟不日而葵邱書日不云備之不可也外盟如曲沃孔

穀梁釋例

四

子身當其時而不書日瓦屋之盟遠矣乃書日此不用穀梁外盟不日以謹參盟之始而書日不可也汪克實乃云自文公而上一百十四年書日百有七十宣公而下二百二十八年書日二百二十年數略同而日數近倍程子謂因舊史理或然也夫一百十四年比一百一十八年少十四年而二百二十比百七十纔多五十使云近倍譬如人方二十二歲便向一十七歲人自誇年數近倍責以父事之禮有不祭然者乎且以外諸侯卒一例言之文以前書日二十七不書十四宣以後書日五十三不書二十未甚懸絕也隱公時宋繆蔡宣皆書日昭公時甚近晉平又伯主而不書日謂非晉政之衰

臣子偷情赴詞率略乎竊謂經本謹嚴傳亦精簡舉隅莫反治絲益勢一壞於范徐諸子開生穿鑿再壞於啖趙以後好為議論本義既失轉辨轉晦如舊人入向傳云入者內弗受趙匡以為用兵之事安有彼國願受不知傳本義謂彼無罪不當受兵也子同生傳云疑故志之趙匡謂為委巷之談不知傳本義正以委巷之談多疑莊公為齊襄子特記此以釋疑也傳例大夫日卒正

穀梁釋例

五

也諸侯日卒時葬正也正之為言常也言此常理也常

例也注家於大夫之正以為賢季友賢矣公孫茲亦賢乎於諸侯之正以為承嫡宋繆公日卒傳云正也繆公乃宣公之弟卒而殤公以兄子嗣立孰為承嫡乎衛人立晉傳云不宜立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是宜不正矣而丙戌衛侯卒書日九足見正非承嫡之謂觀僖四年許男新臣卒疏反覆陳說徒滋繳繞經生之見謂於文儒不得謂無故矣穀梁子受業子夏孔門文學科也深得古人為文體要以其所論推其所不論省文互見條理自具觀其與公羊為同門各自為傳而詳略亦復相備則其本傳之不為繁贅宜矣桂林謹述時月日例惟取傳中所有條而列之有疏證而無枝蔓其范註中所論之例別為傳外餘例附後不敢以涸也竊嘗讀三傳而疑公羊穀梁二傳為一人所述其書彼詳此略異同互存似屬有意如穀梁葬宋繆公傳危不得葬也穀梁師會伐鄭傳不稱公子與乎弑公故也其故皆詳於公羊傳舊人臧縉穀梁但云立異姓以泄祭祀而公羊叔孫豹卻世子巫如晉傳詳言其故穀梁具大夫穀梁但云為曹驪崇而公羊於曹驪出奔陳及曹殺其大夫兩傳詳之其兩傳義異者則穀梁之義多正公羊之論多偏蓋以穀梁為正傳公羊為外傳如左氏之與國語耳漢書藝文志有穀梁外傳三十篇在左氏微鐸氏微公羊章句穀梁章句之閒則係疏證之書前人有疑公羊穀梁皆姜姓者以二字翻切皆為姜字似非偶然桂林疑即一人寓此二姓壽夢為乘勃鞞為披古豈有之不必以翻切始孫炎為疑也穀梁為子夏弟子傳有稱尸子沈子者有稱穀梁子者而五稱孔子曰

穀梁釋例

六

子傳有稱尸子沈子者有稱穀梁子者而五稱孔子曰



一稱子曰哀元年四月辛巳初傳中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其稱子亦當為孔子乃穀梁子問子夏之詞其為孔門嫡傳無疑世乃謂左氏親見聖人竊謂左氏左祖晉三家齊田氏必六國時避禍昔人疑為六國時人良是蓋其人負絕世文才就公穀二傳左右采獲因而曼衍成一家書如傳稱郤子登婦人笑於房前後無言卻克跛眇之文則何者可笑乎此用公穀之說而失為照應者也崔杼弑莊公羊無傳穀梁但有莊公失言注於崔氏八字公羊齊人且無所聞而左氏敘述瑣

穀梁釋例 總論

七 傳推堂

細附極之歌賜冠之舉干振之請此即有百二十國寶書亦所不應紀載者左氏與國之人何從得之得毋因穀梁一淫字生此文情乎是因公穀之說而巧為傳會者也鉏麇雖輒公羊皆無名左氏有之公羊之勇士某與盾言而白刃猶無姓名左氏之鉏麇不見趙盾退而觸槐其言誰聞之而其名誰問之鬻桑之餓人左氏已明著靈輒之名而後乃云問其名居不告而退是用公穀之說而失於檢點者也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敘故不書曰此用公穀之說而暗為注釋者也有用公穀之說而更易詞語者公即位而欲求好於和即及者內為志之說也有因公穀之說而張皇潤色者盟于召陵吳人楚之類是也有因公穀之說可疑酌為改易略近人情者星隕如雨節季姬來甯之類是也有公穀所略而乘之為詳者鄒郚陵諸戰之類是也有公穀所詳而避之為略者春王正月祭伯來之類是也有公穀所有則不道者俠為所俠亦為郭公之類是也有公穀所無則自為者公會齊侯鄭伯伐許之類是也有因公穀難通自釋前後經文出新義者因前有裂繻改紀子伯為子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穀梁釋例

傳推堂

案

帛之類是也有自出新義又覺難安更出別義高於傳中待後人采取者如尹氏卒改為君氏又於隱公愛傅內為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之語是也從來文人之心翔天入淵無所不至鑿空而造人名造地名鑿空而為夢境為繇詞可驚可喜不必盡事實也八世之卜二豎之夢藥京廬小王桃甲諸人恐或子虛烏有爾別詳於桂林所撰疑左二卷中要而言之左氏似因穀梁公羊而成穀梁似以公羊為外傳說春秋者其惟穀梁為優歟漢鄭君碩學大儒作六藝論獨稱穀梁善於經其必有所見矣夫善於經者時月日書法亦其一也而可識為迂妄乎哉

穀梁釋例 總論

九 傳推堂

帛之類是也有自出新義又覺難安更出別義高於傳中待後人采取者如尹氏卒改為君氏又於隱公愛傅內為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之語是也從來文人之心翔天入淵無所不至鑿空而造人名造地名鑿空而為夢境為繇詞可驚可喜不必盡事實也八世之卜二豎之夢藥京廬小王桃甲諸人恐或子虛烏有爾別詳於桂林所撰疑左二卷中要而言之左氏似因穀梁公羊而成穀梁似以公羊為外傳說春秋者其惟穀梁為優歟漢鄭君碩學大儒作六藝論獨稱穀梁善於經其必有所見矣夫善於經者時月日書法亦其一也而可識為迂妄乎哉

穀梁釋例

譚壁玉生覆校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海州許桂林學

提綱

春秋書時月日有正例不用正例者或謹之或危之或美之或惡之或備之或略之或著之或非之或信之或閔之  
雖無事必書正月不自正則不書非正始則不書  
雖無事必書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  
閏月不書朝於廟則書喪以閏數則書

穀梁釋例 提綱

傳推堂

日事遇朔日朔遇晦日晦  
即位不書日書日謹之也著之也  
公如往時致時正也往時致月危致往月致時危往往月致月有懼焉爾又日惡之也非如而日如則亦書月朝時正也惡之故謹而月之致天子而朝則謹而日之又不整月也觀亦朝類也惡之則謹而日之  
盟渝不日卑者之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外盟不日而參盟之始謹而日之內不與其盟善亦謹而日之齊桓之盟不日雖內與亦不日信之也葵邱之盟日美之也備之也  
郊不時則書時月甚則書日恐不時又演祭則書時月日嘗不時又不敬則書時月日  
大閱以崇武謹而日之  
侵時惡之故謹而日之  
戰書日日其戰也日其悉也  
敗不日疑戰也其日成敗之也夷狄不日  
潰例月甚則日惡之故謹而日之  
日入惡入者也

穀梁釋例 提綱

傳推堂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取邑不日不正之則謹而日之

滅國不日微國也又曰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滅夷狄而書月其君賢也滅中國而書時非滅也

日入惡入者也

日歸見知弑也亦惡之也

大夫出奔謹而日之正其罪而日之

諸侯日卒正也出行未踰竟亦書日踰竟則不日夷狄不卒卒而不日進之則日時卒惡之也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天子志崩不志葬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諸侯葬時正也月葬故也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而為賢者崇亦書日弑君賊不討不葬而子弑父者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亦月葬非弑則時葬內女不日卒而月葬閔之也

弑謹而日之未成爲君不日中國子弑不日夷之也夷狄子弑日謹之也

殺諸侯稱月稱日謹之也殺亂臣賊子書月謹之也

日食晦言日不言朔食二日言朔不言日夜食不言朔不言日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早時正也零月正也零不月而時非之也

地震謹而日之山崩書日重其變也有崩道則不日

大災異曰次月次時

蠲災甚則月不甚則時

書時略也書月日詳矣書日書夜中書日中書日下復

益非常之至也

月或書夏五而不云月日或連書甲戌己丑闕文或傳疑也

疑也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述傳 海州許桂林學

正月

隱元年春王正月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

隱十有一年公薨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

公羊傳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月

隱九年秋七月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桓元年冬十月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

四時具而後爲年

公羊隱六年秋七月傳云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

然後爲年

閏月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

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

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

之爲言可以已也

公羊傳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何爲不告朔天無是

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

通可以已也

桂林案左氏云閏月不告朔非禮也又曰不告朔

朔棄時政也與穀梁異公義同然而直以不告月

爲不告朔則與左同觀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

穀梁釋例 述傳

曰視朔此獨云告月似穀梁兼發不告月之義爲

優矣

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傳不正其閏也

公羊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母爲以閏

數喪數略也

桂林案九月癸酉齊景公卒並閏月數之爲五月

而葬穀梁此傳文略者喪事不數之義已著於文

六年閏月不告月傳也

又案右兩閏月皆在歲終左氏所謂歸餘於終文

疑也

疑也

疑也

疑也

疑也

疑也



元年左傳云於是閏三月非禮也經不書閏月書二月癸亥日食四月丁巳葬僖公二月癸亥朔無閏則四月無丁巳知實閏三月矣范注宣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有云閏水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蓋史策常法又引公羊閏月不書證春秋書日有在閏月而不冠以閏者范誤以日食晦日為本月之晦然義有足采附著為考春秋日月者備一說焉

穀梁釋例 述傳

四 傳推定

僖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傳日事遇朔日朔

公羊傳備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

桂林案公羊以朱襄不鼓不成列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迂儒之見以穀梁口事遇朔日朔為長

成十有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鄆傳日事遇晦日晦

桂林案春秋兩書晦此及僖十五年己卯晦庚寅伯之廟公羊兩傳皆云晦者何其也以書記異

也穀梁此云日事遇晦日晦而已卯晦亦云晦其也自亂其例最為可惜總以僖十六年經書正月

戊申朔逆推而上十五年九月己卯正當晦日益見日事遇晦日晦於義為確

即位

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傳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子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因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母之殯而弔猶不敢况未殯而臨諸臣乎

公羊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於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沈子曰定君子國然後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

桂林案即位例不日故桓文宣成襄昭哀七公書即位皆不書日獨此書日穀梁發二義一明先君無正終後君無正始故曰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又

穀梁釋例 述傳

六 傳推定

日踰年即位厲也一明殯然後即位之義故曰若之也又曰於厲之中又有義焉周人有喪以下四折沈痛可補禮經所未備後世奪情起復之流讀之得不怡然生哀歎而口悔乎

又案公羊言錄乎內謂詳錄內事著合乎殯然後即位之義同穀梁惟引沈子說兩相外互

公如

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傳公如往時止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

定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傳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公羊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傳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

桂林案此往時致時皆正故穀梁無傳公羊謂陳佗外淫與左殺異此又以陳佗比莊公好言淫亂非事實也

穀梁釋例 述傳

七 傳推定

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傳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日如不叛京師也

桂林案例往月危往京師無所危故曰公如京師不月後書七月公至自伐秦蓋用往月致月惡之例惡其以伐秦便如京師故不以京師致而以伐秦

朝

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傳諸侯來朝時正也桓二年七月紀侯來朝傳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略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

僖二十八年壬申公朝於王所傳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共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至善以內日惡以外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於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於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己傾矣

公羊傳其口何錄乎內也

文公釋例 述傳

傳推定

傳推定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桂林案朝時正也與公如往時正也例同公當如京師而此朝於王所故傳云逆辭桓二年紀侯來朝惡之故謹而月也此書日惡可知矣又不贅月重惡之也通計春秋諸侯朝聘以時書者二十餘書月而繫於他事者七其書月者六桓二紀朝傳若惡之之例倍十四六月季姬使節子來朝惡越禮也定十五年五月子來朝執玉高仰惡失禮也成六月邾朝三傳皆無傳成七曹朝左但云曹宣公來朝成十八八月邾朝左但云宣公即位來見與無傳同穀梁以已具於朝時正也惡之故謹而月之兩例故後不贅觀成十八年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相連并書而一時一月豈得謂無義例哉來與朝同故介與白狄書時而祭伯來以非王命書月實來以盡我書月實來范注云來朝例時月者謹其無禮是也

盟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昧傳不日其盟渝也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於暨傳同 莊十九年公子結殺梁釋例 述傳 九 曹惟堂 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於暨傳同 莊十九年公子結殺梁釋例 述傳 九 曹惟堂

滕陳人之婦於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傳其不日數渝也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亥同盟於柯陵傳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 秋公至自會傳不日自伐鄭也公不周乎伐鄭也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不周乎伐鄭則何為日也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傳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

桂林案此盟渝不日一例柯陵之盟傳文屈曲以明不渝故書日耳因是以推盟唐盟泮來盟越盟雄等凡書日者皆不渝者也定四年宋鮑之盟不日注不日者後楚伐蔡不能救故  
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傳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 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虢父盟傳不言公處父仇也為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 成三年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傳其日公也

穀梁釋例 述傳 十 曹惟堂  
桂林案此卑者之盟不日一例卑者書及而不書日今書及書日非卑者也故知為公及盟莊二十二年申及齊高後盟於防可例推  
桓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禦來盟傳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盟傳前定者位也其不日前定也 文七年公孫敖如魯位盟傳位也其日位何也前定也其不日前定之盟不日也 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傳同鄭禦  
桂林案此前定之盟不日一例前定之盟我往為位盟彼來日來盟故例同僖四年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穀梁傳謂以桓公之得志為僅矣不日非用桓盟不日例蓋用前定之盟不日例  
隱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於瓦屋傳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 昭十三年甲戌同盟於平邱傳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

桂林案此外盟不日一例曹南鹿上清邱曲濮皆不日平邱之盟公不與是亦外盟也日以著其不與也

故後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於陳傳又云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於柯傳曹刺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 二十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於陶傳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信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邱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諸善加於牲上豈明天子之禁日毋亦泉毋訖羅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公羊莊十三年盟柯傳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請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劔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墉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曰

願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操劔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莊二十三年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於屈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試也曹子曰我試者非彼然我然也 僖九年蔡邱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曹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其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



何猶曰莫若我也

桂林案此桓盟不日之例兩同盟於幽賈澤首戴  
南母洮牡邱皆不日本例盟渝不日故著桓盟不  
日信之也一例本例外盟不日故著桓盟雖內與  
不日一例而葵邱之盟又獨書日故特著美之備  
之兩義公羊則日危之也又是一義惟莊二十三  
盟屬穀梁無傳應取公羊危之之說以補焉范甯  
以霸王降心親與之盟臣子所慶文亦宜詳故特  
謹日以著之不如公羊之說足與穀梁相輔也

穀梁釋例 述傳

三 傳 惟 宜 堂 叢 書

郊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夏  
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  
不從乃不郊傳同 成十一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  
郊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  
郊不從乃免牲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  
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傳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  
未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  
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

貞元年饑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傳郊自  
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  
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未承春之始蓋不可矣  
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 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  
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  
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  
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公羊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傳曷為以夏五月郊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三卜之運也

桂林案定十五年五月郊穀梁無傳傳亦在貞元  
年辛巳郊下所謂五月郊不時也凡郊書時月日  
皆以著其不時

成七年春王正月饑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饑鼠又食其  
角乃免牛傳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具解角  
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

桂林案此饑鼠食郊牛角不書日例

烝 嘗

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傳烝冬事也春與之志不時也  
桓八年夏五月丁丑烝傳烝冬事也春夏與之獻祀也  
志不敬也

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庚災乙亥嘗傳御庚之災不  
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  
也天子親耕以共桑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  
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  
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  
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庚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  
庚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穀梁釋例 述傳

三 傳 惟 宜 堂 叢 書

桂林案此三經左氏公羊皆不以時日爲例冬烝  
而書春書夏確爲書時以譏書日蓋亦惡之故謹  
而日之也壬申乙亥尤足證以日爲例乃經之本  
旨矣

嘉禮

莊二十四年戊寅大夫宗婦親用幣傳親見也禮大夫  
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  
數羔鴈雉雁婦人之數棗栗服備用幣非禮也用者不

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桂林案親亦朝之類也但事在大昏禮成後故另  
列於此備嘉禮一門

大閱

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傳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  
明諭國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爲崇武故謹  
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

公羊莊八年甲午祠兵傳何言乎祠兵爲久也曷爲  
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

穀梁釋例 述傳

六 傳 惟 宜 堂 叢 書

桂林案甲午治兵書法與壬午大閱相似穀梁於  
治兵傳曰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  
善陳者不戰意善善之而不善書日之義公羊明  
書日之義故附宋以補之

侵

莊十年二月公侵宋傳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  
齊又退侵宋以取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

桂林案定八年正月二月皆書公侵齊彼傳既於  
公如例著往月致月惡之之義侵齊月亦惡之也

趙穿侵宋秋侵齊等書時其常也僖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侵蔡蔡潰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

也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  
也不著侵例時而此書月之義蓋亦如葵邱盟書

日取於美之備之也范注傳例曰侵時而此月蓋  
爲潰亦通

伐

附公羊莊二十八年春王正月甲寅齊人伐衛傳伐

伐 傳 惟 宜 堂 叢 書

三 傳 惟 宜 堂 叢 書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

桂林案公羊此傳可補穀梁之闕但其云至之日也者謂至日使伐以著其暴夫公羊以泓戰為正而此為暴然則孔子當云齊桓公譎而不正宋襄公正而不譎矣恐非聖人意也案左氏此伐乃齊桓討衛數之以王命雖左氏云取賂而還或非事實要其為伯討名則正矣書曰蓋亦備之也

宣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傳績功也功事也日其事敗也 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於鞏齊師敗績傳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

公羊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傳為後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為日也

穀梁釋例 述傳

大 傳 推 堂 疏 證

十三年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莊九年庚申及齊師戰於乾時乃至城濮鄢陵艾陵諸大戰秦晉韓殺彭衙令狐諸戰皆書日穀梁於鞏邲發傳餘可推桓十年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注結日列陣則日傳例日不日疑戰也故傳曰來戰者前定之戰也而隱十年壬戌公敗宋師於菅注云敗例日與不日皆與戰同參觀後敗例日見又案桓十二年十有一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傳云非與所與伐戰也虞信云此傳解經書下

日之意疏以為非信蓋用公羊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後日之例彼為恃外此為不和危之

耳

莊十年公敗齊師於長勺傳不日疑戰也 莊十年公敗宋師於乘邱傳同 僖元年公敗邾師於郟傳同 莊十一年戊寅公敗宋師於郟傳其日成敗之也 公羊僖三十三年辛巳晉侯及姜戎敗秦於殽傳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

穀梁釋例 述傳

五 傳 推 堂 疏 證

桂林案右詐戰不日為一例穀梁云疑戰謂不烈日而戰以詐相襲也其云成敗之也者言不以詐相襲得敗師之道故書日也詐戰不日定例也公羊於殽戰之日著其變例則亦惡之故謹而日之之義也

成十二年晉人敗狄於交剛傳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

桂林案右夷狄敗不書日為一例蓋以非詐戰而不日故著此例

公羊文十一年甲午叔孫得臣敗狄於鹹傳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

桂林案此公羊別發大之一例與穀梁成敗之也例不相悖而可相輔

洩

成九年庚申莒潰傳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為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桂林案注謂潰例月甚之則日齊桓侵蔡蔡潰上係正月月例也此書日甚之也

穀梁釋例 述傳

三 傳 推 堂 疏 證

人

隱十年壬午齊人鄭人入邾人者內弗受也日入惡人者也 僖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晉侯人曹執曹伯界宋人傳同 宣十一年丁亥楚子入陳傳人者內弗受也日入惡人者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為中國也 定四年庚辰吳入楚傳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吳宗廟從陳器楚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眾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公羊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人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

桂林案穀梁人楚傳曰易無楚公羊人蔡傳曰至之日皆言其暴仍即日入惡人之例以例推知桓

穀梁釋例 述傳

三 傳 推 堂 疏 證

二年九月人杞無惡也范注於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云人例時惡甚則日次惡則月於無駭帥師人極云諱滅同姓故變滅言人因用滅例卑國月以為極蓋卑國

隱八年庚寅我人舩傳人者內弗受也日入惡人者也公羊傳云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

桂林案前人陳人楚為人於彼之入此入舩為人於我之人故別錄焉公羊別發難也一例與穀不

穀梁釋例 述傳

三 傳 推 堂 疏 證

於我之人故別錄焉公羊別發難也一例與穀不



恃而可相輔

取

隱十年辛未取郟辛已取防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  
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 文  
七年三月甲戌取須句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  
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

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泲水傳其不日惡盟也

桂林案此取邑不日謹而日之變例與盟渝不日  
例相通此年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魯取邾

殺梁釋例 述傳

田方盟而執君取地是渝盟也故祝柯之盟不日  
此取邑亦不日而傳曰惡盟焉

公羊辛未取郟辛已取防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  
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謹

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  
不書於內大惡謹小惡書 公伐邾三月甲戌取

須胸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

桂林案公羊取郟取防傳既以再取邑為小惡書  
而不諱矣取須句又以書日為諱內惡之意使若

公春伐邾而他人以甲戌日取須句為例不一不  
如殺梁皆云謹而日之也

滅

莊十年齊人滅遂傳其不日微國也 僖五年楚人滅  
弦傳同 僖二十六年楚人滅麇傳同

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傳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

嬰兒賢也

襄六年莒人滅緡傳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緡

春秋殺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春秋殺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知  
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緡非滅也立異姓以泄祭祀  
滅亡之道也

桂林案春秋滅國楚人滅江楚人滅六吳滅巢皆  
書時所謂夷狄時也齊師滅譚齊侯滅萊晉荀息

帥師滅陸渾戎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吳滅徐  
皆書月而楚之滅舒庸舒蓼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皆前書有月繫於他事以莒人滅緡前書秋葬杞  
桓公滕子來朝傳云書時例之亦書月例此所謂

卑國月也且傳於滅潞氏固云夷狄不日不云不  
月陸渾甲氏不足為疑蔡公孫姓帥師滅沈楚子

滅蕭楚子滅胡皆中國謹日之例與衛侯殺滅邢  
楚師滅蔡楚師滅陳同疏於滅蕭引徐邈云書日

者蕭君有賢德注於甲氏云滅夷狄時賢嬰兒故  
滅其餘邑猶月皆非也至甲午遂滅傅陽范以時

實吳會諸侯滅傅陽取以中國之君從夷狄之主  
故加甲午使若改日諸侯自滅傅陽滅卑國月此

日益為遂耳案傳但言遂直遂也不以中國從夷  
殺梁釋例 述傳

狄也蓋謂不藉吳力故加遂字以著之不係書日  
之義其書日者傅陽雖微國而當孔道滅之足以

制楚故大之也

桂林又案滅潞氏夷狄皆書時月而書日一變例  
也滅緡中國當書日而書時又一變例也公羊襄

五年叔孫豹邾世子巫如晉傳云外相如不書此  
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持為

率而與之俱益身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始乎  
晉也莒將滅之則身為相與往始乎晉取後乎莒

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  
其出也此傳止可與殺梁作注

入

莊二十四年丁丑夫人姜氏入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  
惡入者 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

何也 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  
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

人不儻不可使人與公有所約然後入

桂林案公羊與殺梁義亦不悖但殺梁見其大公  
殺梁釋例 述傳

羊見其小耳桓之夫人姜氏至自齊文之遂以夫  
婦妻至自齊成之儻如以夫人婦妻至自齊皆

曰至而不書日獨此書日書入殺梁日入惡入之  
說信矣齊小白入於齊不書日似為無惡殺梁特

著大夫出奔反以好日歸以惡日入之例不以日  
月為例許叔入於許鄭伯突入於櫟衛侯入於夷

儀皆其類也

歸

襄二十六年甲午衛侯復歸於衛傳日歸見知弒也  
桂林案本例以好日歸以惡日入今書日是與日

入惡入同例公羊於鄭世子忽復歸於鄭著例曰  
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

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如衛侯朔入於衛出入惡  
也陳侯吳歸於陳出入無惡其義足與殺梁相輔

惟衛侯復歸於衛公羊以為惡則其說迂曲不  
如殺梁用日入惡入之例為直捷凡某人入於某

以叛皆入者出入惡之例紀季以歸入於齊公羊  
賢紀季而不著入字之義較為不備殺梁用入者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內弗受之例見齊受人之邑而滅人之國於義弗當受是也

又案桓十一年突歸於鄭傳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詞也注傳例曰歸為善自某歸次之此傳曰歸易詞也然則歸有二義不皆善矣

奔

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傳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為信故謹而日之也

襄二十三年乙亥滅孫統出奔邾傳其日正滅孫統之出也蓬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桂林案春秋內大夫書奔六叔孫僑如出奔齊書

日與滅統同例歸父公子然皆書月不書日以其見逐於季氏閱錄之而不必正其罪也惟公子慶父似當與僑如同例而亦書月不書日見魯人之失賊不討也其外大夫奔注有兩條莊十二年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宋久不討賊致令得奔故謹

而月之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注徐邈日月者蓋三卿同出為禍害重也

穀梁釋例

卒葬  
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傳諸侯日卒正也 八年六月乙亥蔡侯考父卒傳同 莊元年十月乙亥陳侯林卒傳同 桓十二年丙戌公及鄭伯盟於武父丙戌衛侯晉卒傳再稱日決日義也

桂林案此諸侯日卒正例隱八年辛亥宿男卒桓十七年丁丑蔡侯封人卒之類皆此例再書丙戌

以見書日例必書日此最見日月例不可廢也

宣九年辛酉晉侯黑臀卒於慰傳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 襄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操傳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

桂林案此即日卒正例卒於外有疑於異故著之

髮原卒後襄八年經有夏葬鄭僖公故又云日卒

時葬正也取後時葬以證其正許男新臣卒不日為其踰竟許男甯卒於楚亦踰竟又書壬午日者經書卒于楚是踰竟已見不必不書日也昭二十

穀梁釋例

三年六月蔡侯東國卒於楚注不日在外也則仍用踰竟不日常例

僖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傳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

桂林案此言小白前於入國貶不稱公子已見不正故此從常例與子般卒傳不日卒故也有所見則日意同

宣十八年甲戌楚子呂卒傳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簡之也

桂林案傳意夷與中國不同故別著此例實則進之即用日卒正例耳

莊十四年冬蔡侯肸卒傳諸侯時卒惡之也

桂林案此時卒惡例與日卒正同例

桂林又案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無傳范注引蔡侯肸卒傳諸侯時卒惡之也又引晉侯黑臀卒於

扈傳其日未踰竟也以爲新臣卒於楚故不日非惡也蓋謂未踰竟則日新臣踰竟故不日耳疏又

因范注日卒正也正爲承嫡故其說反復糾纏徒多詞費竊謂此與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皆當依傳與蔡侯肸同例又有卒書月者如成十五年六月宋公固昭十四年八月莒子去疾定十四年五月吳子光襄十八年十月曹伯負芻傳但言日卒正則月卒亦與時卒同爲惡之參考三傳吳

光負芻者也宋公固卒有湯氏之事莒去疾卒有蒲餘侯之亂似足徵書月爲惡矣穀梁於葬宋共公傳云月卒日葬非葬者也見月卒亦非正也

但考宋莊曹莊蔡景晉平等皆月卒秦哀許襄許元皆時卒似不可云皆有罪或有亂若謂舊史多

闕孔子及見乃得詳錄則隱公時宋穆蔡宣皆日卒桓公時曹小國而終生亦日卒秦景晉平曹悼曹靖等皆在昭定時許元公卒在哀十三年正修

春秋時矣此必不可通之說當以因赴告文而書之爲是赴告不具日甚則不具月着之春秋即見

臣子怠慢或國家擾亂所謂不日卒惡也傳自通而後之說者寡之爾

穀梁釋例

莊三十二年乙未子般卒傳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自所見則日 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傳子卒不日故也

襄三十一年癸巳子野卒傳子卒日正也

公羊文十八年子卒傳子卒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

桂林案有子卒例子般卒傳云有所見則日注謂閔不書即位可見其弑弑

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

上者見以災卒也



桂林案右內女卒例火為小災不書日故特發此傳明日為伯姬之卒

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傳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傳大夫日卒正也稱

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 秋七月

甲子公孫茲卒傳大夫日卒正也

成十六年乙酉刺公子偃傳大夫日卒正也先刺後名

殺無罪也

成十七年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於

穀梁釋例 述傳

三 傳推堂

經傳十一月無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其地未踰竟也

公羊公子益師卒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經辭所聞

異辭所傳聞異辭

公羊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於經傳非此

月日也易為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易

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

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於經

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日吾固許之反為

大夫然後卒之

桂林案右大夫卒例公子益師不日卒惡也依卒

無係卒其類也公子季友日卒正也隱五年辛巳

公子驅卒其類也公子偃見刺以無罪亦用日卒

正例公子賈有罪則書日不卒成刺之不用日卒

例矣但所謂惡者非必有罪之謂即左氏所謂公

不與小斂是也壬申公孫嬰齊卒於經辭杜注左

云日誤何以三家皆誤公羊傳最詳明足以申穀

梁之說而補左氏之闕也益師不日公羊以為遠

文從罕列述傳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夫公子驅亦遠矣而書日叔孫得臣亦近矣而不

書日定五年丙申季孫意如卒注謂明定之得立

由乎意如春秋因定之不惡而書日以示威亦猶

公子非桓之罪人故於桓不貶

文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卒且葬寘王傳天子志

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

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

桂林案通春秋書王葬五四月書月獨此書日穀梁

於此發傳言書日之義其葬桓王傳但云志葬危

不得葬故危而月之於日之甚矣可互推也桓王

七年而葬匡王四月而葬簡王五月而葬景王三

月而葬其危易見襄王七月而葬似合於禮故穀

梁特發傳以著其危公羊於此傳云王者不書葬

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蓋以

此經為我有往者則書而不著書日之義說者以

桓王有王子克之亂景王有王子朝之亂襄王時

無是何得反云危其竊觀是年春毛伯來求金乃

知襄王之崩諸侯無一往贈賻者求金以葬必不

得已魯以求金故使得臣往而王以為大德遂有

蘇子女栗之盟則其危可見夫適遇事變其危出

於有因初無變故而幾不得葬其危為甚信乎穀

梁之說為優矣

定十五年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傳葬既有日不

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戊午日下稷乃

克葬傳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

宣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燕雨不克葬傳葬既

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庚寅日

中而克葬傳而緩詞也足乎日之詞也

桂林案右內葬因雨著變例書日中日下稷謹之

至也

隱三年癸未葬宋繆公傳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 傳

三十三年癸巳葬晉文公傳日葬危不得葬也

公羊葬宋繆公傳葬者易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

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慢之也

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

而日危不得葬也

穀梁釋例 述傳

三 傳推堂

桂林案此諸侯日葬故也例公羊之說足輔穀梁

此經為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

隱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傳月葬故也 隱八年八月

葬蔡宣公傳同 莊三年四月葬宋莊公傳同

公羊葬蔡宣公傳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

告

桂林案此月葬故也例蔡宣三月而葬依公羊例

當是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今別若卒赴而葬不

告之說乃知據赴告書月日亦周人舊說足輔穀

梁蓋時葬為正而以月赴即穀梁所謂故也

成十三年冬葬曹桓公傳葬時正也

桂林案此葬時正也例時正故月日皆為故

成十五年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傳月卒日葬非葬者

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

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為賢

者崇也

桂林案此一變例也本例諸侯日卒正也月卒無

文時卒惡之也日葬故也今共公月卒而日葬疑

文從罕列述傳

反尋堂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於危不得葬故著變例紀叔姬月卒日葬傳云閱紀之亡此與紀叔姬同義蓋閱共姬之守禮遇災因詳共公之葬所謂為賢者崇也其云非葬者係言本例日葬必有故此非葬有故也注以共公昏亂本不宜葬於事無證於義未安

襄三十年冬十月葬蔡景公傳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

桂林案此又一變例也凡君弑賊不討不當書葬况世子行弑是無葬之者矣故曰不葬然世子不子景公不得謂無民特書其葬不忍使父失民於子其義正而大矣然必書月以著行故

昭十九年冬葬許悼公傳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弑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職貫成章不就師傳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與不問友之罪也名與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醫藥累及許君也

桂林案此又一變例也葬時正也弑而葬書時見殺梁釋例述傳

非弑也左於此傳云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公於此云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三傳皆同而殺梁著日月例尤明歐陽公不信三傳毅然斷止以似作嚴正則行之以是聽獄必有失入之愆矣

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傳不正其閏也桂林案此亦一變例也蓋非月葬故也而月之葬其閏之不正耳已見閏月內

莊二十九年十月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癸亥葬紀叔

姬傳不日卒而日葬閱紀之亡也

桂林案右內女葬例此與不日卒故也日葬故也

二例意同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傳於葬云失國故隱而葬之不言日葬之義互見此經也

弑

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傳舍未踰年其日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之不日何也未成君也

殺梁釋例述傳

襄二十六年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則傳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

桂林案據此二傳弑日正也則不宜立疑其與舍同故又發傳以明之州吁以下中國弑皆書日惡之故謹而日之里克弑卓陳乞弑茶不日與舍同亦未成君也

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因傳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

桂林案中國弑例日謹之也夷狄弑例不日略之也中國臣弑君日子弑父不日比之於夷也夷狄弑不日如莒弑其君庶其吳弑其君僚之類辭弑比微國亦用夷例

昭十九年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傳日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日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勉哭泣歔歔粥隘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

桂林案依蔡世子般例此亦子弑比之夷宜不日今書日是用正卒例明不弑也

昭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弑其君虔於乾谿傳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

桂林案夷狄本不日此傳明比不弑欲多其證故兼弑君者日正例言之一曰言歸非弑蓋傳例以好日歸也是不弑一驗一曰歸一事弑一事而遂言之是不弑二驗不日為三驗實則書歸已見不弑此特偶用中國弑君者日通例不足疑也惟宋弑梓曰中國弑不書日而昭公在位已歷九年非未成君例若云不正則有衛剽例若云無道則有州蒲例然傳無文恐是脫二字耳

文元年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傳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夷狄不言正不正

桂林案夷狄臣弑不日故子弑特謹而日之蓋甚之恐或以許世子止傳日弑正卒也為例故又曰夷狄不言正不正以明之注疏於弑例多引卒例為說弑豈可與卒為例此不可通之甚也

附駁顧棟高許世子止弑其君論三傳皆言止不弑君策纂從之是也顧棟高乃復揚歐陽氏之餘殺梁釋例述傳

論迂而無當徒滋煩擾其言晉國之大猶求醫和醫殺止非素習方書精通藥劑者而不延醫診視率意自為是以君父為嘗試藥因有平人服之無恙而投劑失宜遂至立斃者不得以嘗藥解弑君之罪也夫略習方劑自謂神效欲試其方者此人情之所有也以砥毒毒其父與欲試方劑而誤弑其父此罪情之宜別也書為弑君飛天下後世人子之侍疾不得其道者也日弑時葬又使後世知世子實誤而非本心也止初不詳慎恃其才藝妄



進方劑及病不起悔而哭泣噎不容粒此又人情所宜然也顧氏乃云尤為誣妄然則止若如商臣輩悍然即位反為非誣妄乎止誤以藥弑父此其罪不可不正然不得與操刃弑父者遂無別此又王法所必然也顧氏乃云如穀梁言止為孝子加以弑名此周與來俊臣所不為何其言之過乎又謂誅一無罪以教萬世聖人用心不如是之迂曲何其言之率乎誤殺人不得謂無罪誤殺父得云無罪乎誤殺父者亦治以弑父之罪此三代至今

穀梁釋例

述傳

法令所同得謂周與來俊臣所不為乎至謂國人不容逃竄求免不得以不立其位謂與商臣祭殺不同又以許素屬楚地無足資故楚獨不討一似曾日擊其事者以與稟察相難尤為枝離乃自謂標出以告後之善讀左傳者桂林亦嘗謂左傳矣傳云盡心力以事召合藥物可也哀世之輕妄以弑父而且以自殺其身特著此以告萬世之欲為孝子而不知其方者也桂林讀左氏傳至宋穆公召孔父屬殤公鄭成公疾不忍背楚其王蒙君尚謂其弟負數處厥常承睫欺左氏有至性故其文惻惻動人如此盡心力以事君一語亦見仁人孝子之心而顧氏以為可定讞案殆亦慘戮少恩人哉

殺用

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傳其月謹之也昭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傳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僖十九年己酉邾人執緡子用之傳微國之君因邾以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文侯畢引述傳

已博雅堂叢書

求與之盟人因己以求與之盟己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即其鼻以蚺社也

桂林案州吁弑歷八月而後見殺注謂謹記其時月見討賊緩慢宣十一年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歷八月矣楊疏以為不能自討藉楚之力禍害必深故書月為謹之用亦殺也昭十一年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此滅當書日用亦當書日統於丁酉矣兩書用皆係執用此外執諸侯十一無書日者知此書日為用非為執也

日食

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傳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

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穀梁釋例

述傳

公羊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傳其則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日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

桂林案穀云食晦日者疏引徐邈說證為前月晦本無可疑而疏至百餘言猶云未審范意考范於宣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注云此丙辰晦之日也已已在晦日之下五月之上推尋義例當是問

月是范以丙辰為四月晦矣若為前月晦則己巳乃四月十三日蓋范不知推步法也食既朔為二日公羊所謂朔在後也蓋朔本在晦日而日官誤推後一日合朔於是日食在朔前其實真朔在前非日食在朔前乃推朔者誤也日官誤推前一日合朔於是日食在朔後真朔在後故日食失之後蓋日食必於合朔時也因是知穀梁公羊皆通日官之法而顧安樂說公羊乃有十四日日食之語良可開笑禡

穀梁釋例

述傳

早雪不雨雨

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傳旱時正也

僖十一年八月大雩傳雩月正也雩得雨日雩不得雨日早

成七年冬大雩傳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雩也定元年九月大雩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早求者也求者請也占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故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詭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桂林案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雩辛又雩傳但云雩者有中之餘也又有繼之辭也公羊云

文侯畢引述傳

已博雅堂叢書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又雪者非雪也散以逐李氏也不言書上辛幸  
辛之義以雪月正也觀之知書日亦不正

僖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傳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  
雨傳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六月雨傳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文二年自十有一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傳歷時而言不

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文十年自正  
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

閔雨者無志乎民也  
公羊自十有一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傳何以書記異

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為以異書大旱之日短  
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

也  
桂林案公羊此義與穀梁異不如穀梁為長穀梁

說最足證日月為衰敗義例之所在也文十三年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無傳例同

又案傳稱雪得雨曰雪不得雨曰旱故以旱雪雨  
不雨并為一例

穀梁釋例 述傳

災異

隱九年癸酉大雨震庚辰大雨雪傳志疏數也八日  
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傳  
恆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

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歇春秋著以傳  
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者為爾何用見其中

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恆星之隕何也我  
知恆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

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  
謂之隕豈雨說哉

公羊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傳恆星者何  
列星也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雨者何

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  
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何以書

記異也  
桂林案右異之見於天者隱五年螟傳曰甚則月

不甚則時竊謂此通經書災異總例也小災時次  
穀梁釋例 述傳

災月大災日故癸酉大雨震庚辰大雨雪傳曰  
八日曰大變皆著書日例也恆星不見一經曰昔

曰夜中是並書其時刻矣非常奇變故特詳之范  
注乃用左氏星隕而雨之說解經非穀梁意穀梁

經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彼而字不得作如字  
也書公如大夫如者不一而足不可作而字也公

羊著如雨非雨之說又引不修春秋之文足明穀  
梁本義蓋公穀同門皆得之子夏故其說相輔者

為多昔人以左氏似戰國人在公穀後或以星隕  
如雨太不近情酌為與雨偕之解以求可信不知

漢元延中隕星四面耀燿如雨下又見漢書天文  
志矣公羊雖妄亦不能自造不修春秋之詞觀此

修改證以筆則筆削則削之語豈真時月日一從  
舊史無所去取乎蓋修之為言有損無益舊史或

皆具月日孔子修之或謹而日或危而月義例存  
焉爾

春秋以時刻書者又有葬頃熊書庚寅日中葬定  
公書戊午日下稷皆非常也

穀梁釋例 述傳

文九年九月癸酉地震傳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  
而日之也

僖十四年辛卯沙鹿崩傳林屬於山為鹿沙山名也無  
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

成五年梁山崩傳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  
桂林案右異之見於地者傳例大異曰小異不日

沙鹿無崩道而崩故謹而日之梁山有崩道故用  
小異例不日

僖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月六鵝退  
飛過宋都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於宋四境

之內曰宋後數散詞也耳治也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  
六鵝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詞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

物鵝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曰之鵝微有知之物故曰  
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鵝且猶盡其辭而况於

人乎故五石六鵝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敬曰  
都

桂林案此物異也公羊記聞見亦與耳治日治  
同惟以是月為晦日其言曰是月者何僅連是月

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  
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桂林案震夷伯

之廟已卯實晦日公羊說非也  
又案注云石無知而隕必天使之然故詳而日之

鴨或時自欲退飛是以略而月之益穀梁之例記  
異以月日分大小無知而隕其異大故日有知而

退飛其異小故月  
昭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傳其志以同日也

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

穀梁釋例 述傳



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為四國災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

桂林案此火災也

隱五年螟傳蟲災也其則月不甚則時 桓五年冬傳

同 僖十五年八月螽傳同

桂林案此蟲災也

傳疑

桓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鮑卒何為以二日卒之  
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己丑

殺梁釋例 述傳

究

丑之日得不知其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

公羊易為以二日卒之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

死而得君子疑為故以二日卒之也

桓十四年夏五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

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臨桓隨

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公羊夏五者何無聞焉爾

桂林案春秋闕文傳惟兩處此外如莊二十二年  
夏五月或下有闕文桓四年七年不書秋冬昭十

年定十四年不書冬當係脫文顧棟高作闕文表

列百餘例凡盟不書日卒葬不具月日諸侯卒不

名日食不書日不書朔皆指為闕文可謂果敢而

室矣如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皆兩月類日食齊

履謙以為傳寫之誤履謙知術之士不見術家推

食不食之事乎古術最疏推十月食而日於九月

食史官不敢不并存之彼於日食且不敢云月食

之矣若云傳說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十月實

當庚辰朔襄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八月實當癸

殺梁釋例 述傳

究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已朔傳寫訛而干支巧合有是理乎

殺梁釋例 述傳

譚學玉生覆校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海州許桂林學

傳外餘例

夫人如 莊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注夫人  
比年如莒過而不改無禮尤甚故謹而月之

文九年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疏引范氏例云夫

人行有十二例時此致而書月者蓋以非禮而致

故書月以刺之

外相朝 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注外相朝不書過我

殺梁釋例 傳外餘例

一 兩惟堂疏其

則書例時

聘 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聘例時

會 隱二年公會戎於潛注會例時 隱十年春王二

月公會齊侯鄭伯於中邱注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

雷雨之異以見弑弑之異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

危之 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於垂注傳例曰往月

危往也桓大惡之人故會皆月以危之 桓十年秋

公會衛侯於桃邱弗遇注桓弑逆之人出皆有危故

會皆月之衛侯不來無危故時

平 定十年公及鄭平注平不日者亦有惡

遇 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於清注遇例時 僖十四

年六月季姬及緡子遇於防注遇例時此非所宜遇

故謹而月之

夫人戮 莊四年春王正月夫人姜氏戮齊侯於祝邱

注凡會書月者時事有危難於公發例亦無所不關

王使 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則注天王使不正稱月

今無君不稱使故亦略而書時

疏云毛伯來求金亦此例

殺梁釋例 傳外餘例

二 兩惟堂疏其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卷之三

歸 隱八年三月鄭伯使宛歸鄭注凡有所歸例時  
疏云此月者為下人鄭月疏又云以桓易天子之  
田謹而月之非范意也

宗廟 隱五年考仲子之宮注失禮宗廟功重者月功  
輕者時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榭是也

桂林案莊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榭書月定  
元年立煬宮疏引范例云刻榭功重故錄月

桓二年取郟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注日之明也  
甚也

祭祀 桓八年正月己卯烝注失禮祭祀例日得禮例  
時定八年冬從祀先公是也傷八年秋七月禘於太

廟用致夫人月者謹用致夫人耳禘無違禮  
逆女 隱二年九月紀履緌來逆女注不親迎則例月

重錄之親迎則例時又見隱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  
於紀注 成十四年秋叔係僑如如齊逆女注親迎

例時大夫逆皆謹月以譏之下云九月僑如以夫人  
婦姜氏至自齊一事不二譏故此可以不月也宣元

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亦以時逆而月致義與此同  
穀梁釋例 傳外餘例 三 隱七年春王三月

送女 桓三年九月齊侯送姜氏於謹月者重錄之  
符 桓四年春正月公狩於郎注蒐狩例日而此月者

重公失禮也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於郛傳曰齊人  
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然則

言齊人者所以人公則譏已明矣狩得其時故不月  
桓七年己亥焚咸邱注口之謹其惡

桂林案此火田亦狩類也  
隱七年夏城中邱注城例時

隱二年鄭人伐衛注伐例時 隱四年春王二月

萬人伐杞取牟婁注伐國及取邑例時此月者蓋為  
下戊申衛君完卒日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緣

下事當日故也日必繼於月故不書月事實在  
先不得不後錄也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

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注盟國之君傾眾悉  
力以伐強敵內外之害重故謹而月之定四年伐楚

亦月此其例也 僖十四年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  
徐邈曰齊桓末用師及會皆危之而月齊桓政行

天下其得失皆治亂所繫故春秋重而詳錄所善而  
穀梁釋例 傳外餘例 四 隱七年春王三月

著所危 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  
伐齊注伐喪無道故謹而月之

莊三年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注徐邈曰傳例往  
月危往也

桂林案此公如例似不可用之大夫會伐  
隱五年宋人伐鄭闞長葛注闞例時

疏云上有日月者為公子闞卒此雖例時不可去  
上文日月此疏第一說其第一說以此為久闞故

謹而月之  
桂林案傳曰此其言闞何也久之也是不以月譏

久宜十四年秋九月楚子闞宋疏引徐邈同此第  
一說

克 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注段有徒眾攻之  
為害必深故謹而月之

救 莊六年春王二月壬子突救衛注徐邈曰諸侯  
不奉王命朔遂得篡王威屈辱有危故月

遷 昭九年許遷於夷注許比遷徙所都無常居處薄  
淺如一邑之移故略而不月

穀梁釋例 傳外餘例 五 隱七年春王三月

桂林案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疏引范略例言亡  
遷三好遷七惟許四遷不月以其小略之

諸侯奔 襄十四年己未衛侯出奔齊注諸侯出奔例  
月衍結怨於民自棄於位君弑而歸與知逆謀故出

入皆日以著其惡  
諸侯歸 僖二十八年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於衛注

徐邈曰凡出奔歸月執歸不月奔則國更立主故君  
還入必有戰爭禍害所以謹其文執者罪名未定其

國猶追奉之歸無犯害故例不月  
執 桓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注執大夫者有罪

者例時無罪者月此月者為下盟 成十六年九月  
晉人執季孫行父注行父得執政鄭其身執則危及

國故謹而月之錄所受也  
立 隱四年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注立納人皆其也

大國尊例月小國時  
公薨 桓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注魯公薨正

與不正皆日所以別內外也  
夫人薨 隱二十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注夫人

穀梁釋例 傳外餘例 六 隱七年春王三月

禮例日  
周大夫卒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注王子虎卒

不日此日者錄其恩深也  
內女卒 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注內女卒例日伯姬

失國略之故月  
昭 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注賵例時書月以謹其晚  
有年 桓三年有年注有年例時

大水 桓元年秋大水注大水例時



丙災 桓十一年八月壬申御廩災注丙災例日

疏引成三年甲子新宮災

外災 莊二十年夏齊大災注外災例時 昭九年四

月陳火注何休日月者閔之

凡注稱傳例為傳所本有者不錄

穀梁釋例 傳外例

七

穀梁釋例

譚瑩王生覆校

右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四卷先師許月南先生所著也第一卷為總論第二卷為提綱第三卷為述傳第四卷為傳外餘例總論一卷先述穀梁之有功於經者三端次辨趙匡劉微程願學汪克寬顧棟高諸說之誤終論左氏公羊之異同蓋即以此篇為自序也提綱一卷舉其大端述傳一卷析其子目所分之門類大率相同正月例第一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例第二閏月例第三朔晦例第四即位例第五公如例第六朝例第七盟例第八郊例第九禘嘗例第十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身之考

分爲 嘉禮例第十一 提綱以觀附於朝後述傳因春秋

別例於此以 大閱例第十二 侵例第十三 附公羊 戰例

第十四 敗例第十五 潰例第十六 入例第十七 此滅入

取例第十八 滅例第十九 入例第二十 此出入 歸例第

二十一 奔例第二十二 卒例第二十三 提綱分卒葬爲

弑例第二十四 殺例第二十五 附用 日食例第二十六

旱雩例第二十七 附雨不 災異例第二十八 提綱有地

括於災異之內 傳疑例第二十九 若夫書時月日正例

及不用正例列於提綱之始書昔例及夜中日中日下

稷例列於提綱之末而述傳內不列之者以其爲全書

之通例不專屬於一門故有綱而無目也傳外餘例一

卷則以傳無明文而僅見於范注者附之於後夫人如

例第一 外相朝例第二 聘例第三 會例第四 平例第五

遇例第六 夫人饗例第七 王使例第八 歸例第九 此歸

人歸之例不同 宗廟例第十 祭祀例第十一 逆女例第

十二 送女例第十三 狩例第十四 城例第十五 伐例第

十六 圍例第十七 克例第十八 救例第十九 遷例第二

十 諸侯奔例第二十一 諸侯歸例第二十二 執例第二

十三 立例第二十四 公薨例第二十五 夫人薨例第二

十六 周大夫卒例第二十七 內女卒例第二十八 昭例

第二十九 有年例第三十 大水例第三十一 內災例第

三十二 外災例第三十三 凡注稱傳例爲傳所本有者

則不復更錄焉此書寫稿初成先生遺歸道山故本無

目錄先生之兄石華國博亦吾師也將梓先生遺稿奉

命校刊既竣敬識數語俾易檢尋至作書大旨則游夏

不敢贊一辭已詳見諸家之序矣道光甲辰冬受業甘

泉羅士琳謹跋

右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一卷 國朝許桂林

撰案桂林字同叔號月南又號月嵐海州人嘉慶二十

一年舉人羅若香續阮文達時人傳稱其至性純粹丁

內艱以哀毀卒生平博綜羣書好學深思體素弱不耐

勞然不能無所用心若靜攝一二日輒病唯讀書始精

神煥發故日以誦經爲事人以疑義就質有問必答謫

然示人以可親談他事未數語便覺氣餒兼治六書九

數著有易確二十卷毛詩後箋八卷春秋三傳地名考

證六卷漢世別本禮記長義四卷大學中庸講義二卷

四書內論二卷許氏說音十二卷說文後解十卷太元

後知六卷參同契金隄大義二卷步緯簡明法一卷立

天元一導竅四卷摺對八卷半古叢鈔八卷味無味齋

文集八卷外集四卷詩集二十六卷外集八卷駢體文

四卷靈齋詞一卷及是書刊行者僅十之一耳竊

嘗思覽數百年來治穀梁傳成書者絕鮮昔番禺亡友

侯君謙康撰穀梁禮證一書余嘗刻之嶺南遺書第五

集中似可與是書相輔而行噫闕千秋之墜緒鼎與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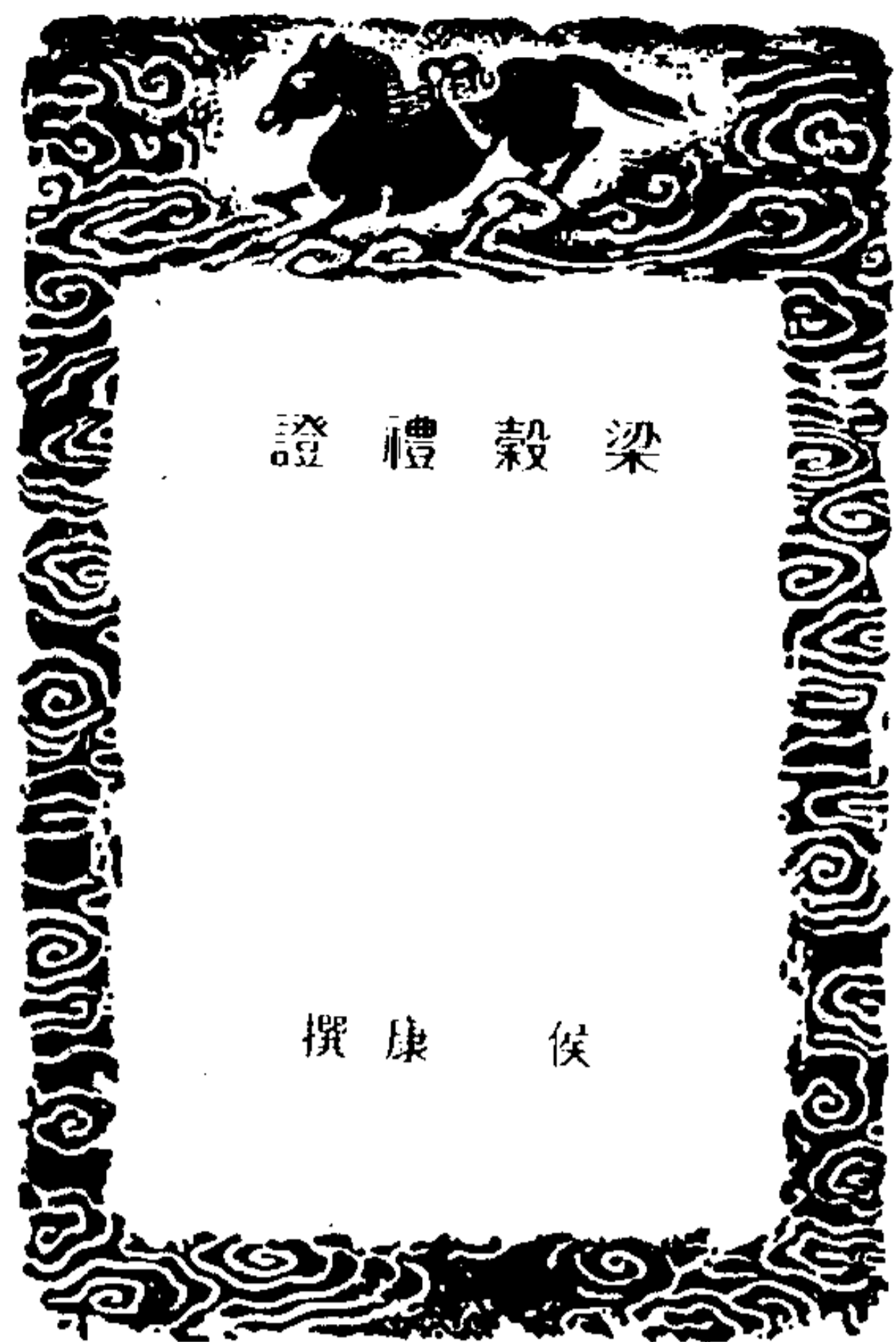
吳粵之間而余皆得而付之剞劂亦一重文字香火緣

也咸豐甲寅孟冬之吉南海伍崇曜跋

身之考

身之考





梁穀禮證卷一

番馬 侯康 君謨撰

傳讓桓正乎曰不正注隱長桓幼

證曰公羊于立適之外別有立子以貴之法蓋以左右  
膝及適姪姊及左右膝姪姊分貴賤也左氏義則云太  
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又  
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是除立適  
之外樹立長不復問母貴賤矣隱桓之母穀梁無文據  
左傳隱公聲子子桓公仲子子禮諸侯不得再娶仲子  
雖有手文之瑞不得為夫人則隱桓俱非適祇當分長  
幼不必分貴賤此注所云事與義皆據左氏也若公羊

穀梁禮證卷一

謂桓母右媵貴當立非穀梁義也

傳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注妾不得

體君故以子為氏

證曰宋書臧熹傳載晉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宜太后議

議曰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為號又云繫子為稱

兼明母貴之所由此則母以子氏之例也

而此數語則穀梁義故顧氏曰知錄亦謂惠公仲子猶

晉簡文帝母鄭氏之稱簡文宣太后又惠氏春秋說云

易象陰繫于陽春秋母繫于子故母以子氏其名正矣

鼎之爻辭曰得妾以其子无咎此之謂也注傳妾不得

體君儀禮喪服傳文

禮贈人之母則可贈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

證曰通典載徐邈答徐乾書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

義故曰贈人之母則可徐邈亦注穀梁者據此文是宰

咄歸贈未嘗失禮蓋仲子為孝公妾則不可贈為惠公

母則可贈穀梁之例雖妾母不得傳夫人而君母與眾

妾究當有辨以儀禮喪服篇準之庶子不為君則為母

無服但練冠麻衣緣緣庶子為君則為其母總是禮

不同也故徐邈謂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非如公羊

說妾子為君母得傳夫人也庚蔚之云公羊母以子貴

者明妾貴賤若無適子則妾之子為先立又子既得立

則母隨子貴豈謂可得與適同耶此解當即徐邈義

朱馬曰贈

證曰禮記少儀贈馬入廟門雜記上介贈執圭將命曰

寡君使其贈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

于中庭是贈用馬也贈亦兼用車何邵公以無車者為

周制有車者為春秋制此是公羊禮例穀梁當不爾難

記疏云禮記陳乘黃大路則周制有車穀梁直云乘馬

曰贈無車者文不備也至馬必以乘者楊士勛疏云士

喪禮贈用兩馬此用乘馬者禮大夫以上皆乘四馬按

此本公羊注而五經異義引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

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禮王度記天

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

是何氏注公羊反不從公羊說而從毛詩說豈以義固

有未安與說苑修文篇說贈馬之數云天子乘馬六匹

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士二匹下士一匹劉向習穀梁

者則此或穀梁說與易孟京春秋公羊禮王度記同也

然自何邵公鄭康成兩大儒皆謂天子乘四馬後儒多

因之穀梁禮既無顯證故楊疏亦祇從常解矣

衣衾曰襚

證曰禮記雜記禭者執斂服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

禭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禭者降受爵弁服于門內露

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于中庭自西階受朝服

自堂受乎端將命子拜稽顙如初據此是諸侯相禭

有冕服爵弁皮弁朝服等五等而說苑修文篇說禭

衣之數云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附大夫到

踞士到體視雜記所云殊簡略以事理推之襲衣小斂

大斂衣皆禮服畢具不應禭衣獨文繡一襲雜記似為

近之至雜記又云諸侯相禭以後路與冕服禭得有後

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證曰公羊亦云譏始不親迎是二傳義同也五經異義

引禮記說天子親迎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

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理諸侯有故若

疾病則使大夫迎上卿臨之許君從左氏義鄭駁則

從禮記及公羊傳說按齊風著詩刺不親迎毛傳以三

章為人君禮然則天子當親迎與否毛義未知云何至

諸侯不親迎則毛以為譏不得如左氏說有故得使上

大夫矣韓奕詩韓侯迎止于蹕之里亦諸侯親迎之明

文說苑修文篇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

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

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

室數辱之產未諭于傳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

敬拜祝視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

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為宮室無二爾心無

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

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于大門夫先升與執轡女乃

升與轡三轉然後夫下先行按此言諸侯親迎禮最詳

足補昏禮之闕劉向習穀梁此或穀梁逸典與餘義詳

桓八年

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注夫名者所以相別爾居人

之大在民之上故無所名

證曰稱天子為大上者荀子君子篇莫敢犯大上之禁

注大讀為太太上至尊之號是也但楊倞讀大為太范

氏則讀如字故左傳襄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禮記曲

禮太上貴德二大字皆讀作泰而訓為帝皇之世此傳

解作天子似當與彼處有別則范讀是也

解作天子似當與彼處有別則范讀是也

解作天子似當與彼處有別則范讀是也

解作天子似當與彼處有別則范讀是也

解作天子似當與彼處有別則范讀是也

解作天子似當與彼處有別則范讀是也

解作天子似當與彼處有別則范讀是也

解作天子似當與彼處有別則范讀是也

解作天子似當與彼處有別則范讀是也

解作天子似當與彼處有別則范讀是也

解作天子似當與彼處有別則范讀是也

解作天子似當與彼處有別則范讀是也



經夏四月辛卯尹氏卒注不書官名疑其諱世卿

證曰楊疏謂諱世卿穀梁無傳惟據公羊故云疑也按

異義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賢塞路專

政犯君故經諱周尹氏齊崔氏也是穀梁之諱世卿固

有明文特非見于傳耳

傳未卑喪孤未附注平王之喪在殯

證曰白虎通傳疏篇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備王者

謂備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

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

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踐阼爲主南

面朝臣下俯王以發號令也惠氏士奇春秋說曰天子

穀梁禮證卷一

諒陰三年不言王言謂之命諒陰不言焉得命大夫

然則未卑喪統指三年以內注謂喪在殯者據此時事

言之實則既葬仍不得謂之卑喪也左傳云王未葬亦

歸死者曰殯歸生者曰葬

證曰御覽禮儀部引春秋說題辭曰知生則葬知死則

葬鄭君注少儀賂馬入廟門云以其主于死者注賂馬

不入廟門云以其主于生人小爾雅賂賂死之謂之

賂皆與此傳同而荀子大略篇賂賂所以佐生也賂賂

所以送死也說苑修文篇云知生者賂賂知死者賂賂

賂賂所以送死也賂賂所以佐生也又似賂非歸死者

之名白虎通引平辭曰知生則賂其文本既夕記抱攷

既夕禮兄弟賂賂可也注賂賂于死生兩施公羊隱元

年注知生者賂賂知死者賂賂據徐彥疏及穀梁隱元

年疏所引則賂賂本作賂賂年左傳釋文賂賂本作賂

是何亦以賂賂生與鄭義合荀子說苑專屬之佐生

穀梁專屬之歸死各明一義實非有違但以訓詁求之

春秋說題辭廣雅服子慎何邵公皆訓賂爲覆當是覆

被亡人之意傳疏屬之死者何名尤當矣

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

證曰禮記少儀臣爲君喪納貨負於君則曰納甸于右

司是臣歸君賂之禮也求賂之非公穀無異說左氏雖

穀梁禮證

穀梁禮證

于此年無諱而于家父求車毛伯求金兩言非禮則諱

可通于此矣乃惠氏士奇據周官土訓詔地求謂王者

於諸侯本有求之之道似因一字巧合從而爲之辭未

可遽易古義也

傳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注雅曰正謂嫡長也

證曰此與公羊立適以長不以賢同義何氏晉言云不

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白

虎通云曾子問立適以長不以賢何言爲賢不自不可

知也尚書曰惟帝其難之此二傳之義可相通者至公

羊謂立子以貴不以長非穀梁義穀梁于庶子不分貴

賤則立子亦以長此注嫡長二字當對文長謂庶長嫡

子固是正無嫡而庶長當立亦是正此即左氏王后無

適則擇立長年約以德德約以下之說年約以德似與

此傳不與賢相反然唯無適可立又無長可立而後出

此則有嫡長者與正不與賢明矣何氏晉言云君之所

賢人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鄭君箴之曰立適固

以長矣無適而立子固以貴矣若長約貴約何以別之

年約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

眾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按此說足

申左氏而仍參用公羊立子以貴之說則義終室礙蓋

擇賢之法必施于長約貴約兼者也左傳第云年約以

適之下則皆是而長約貴約兼者必庶子不分貴賤者

庶子其貴約矣而長約貴約兼者必庶子不分貴賤者

也今立子以貴則是不同母者長約而貴必不約同母

者貴約而長必不約立子以貴不以長爲異母者言若

分先後其斷無擇賢一法此公羊之義有不可強合于

左氏者鄭君欲會通爲一誠不必也就二義相衡公羊

較密但穀梁似同左氏不同公羊

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

證曰公羊傳注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

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按何休謂妾母得爲

夫人此公羊義非穀梁義也其謂特廟而祭則與穀梁

同宋書禮志四載虞祿議孝武昭太后附廟之禮云春

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官

而公子主其祀晉書簡文宣鄭太后傳宋書祿傳載

徐邈祿諱宣太后不宜配食元帝亦引考仲子之宮

爲證乃宋儒陳氏傳良謂古者妾附于妾祖姑無妾祖

姑則易姓而附于女君仲子之宮別廟非禮按陳氏所

引喪服小記文泛指妾母非指庶子爲君者之母不得

相難且即使指庶子爲君者之母而子則立廟以祭

至孫則毀其廟而附于妾祖姑本凌曠公于義自可兼

通妾祖姑無廟而得附之者雜記上疏引與蔚之謂爲

壇祭之是也

於子祭於孫止

證曰公羊傳注亦有妾廟子死則廢之文是二傳義同

穀梁禮證卷一

也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注以其非正春秋

傳曰于子祭于孫止漢書章帝成傳于成言古者制禮

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于寢身沒

而已又匡衡告謝段廟曰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

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

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公子爲後則此傳之庶子爲君

者是也李奇解作去其儀禮喪服傳所謂庶子爲父後

所生而爲大宗之後非是皆用穀梁說宋書禮志四孝

武帝孝建元年有司奏章皇太后廟毀置之禮宋文帝

親執虔祀事異前志此却不用穀梁說蓋後世妾母追

尊雖別立廟無別主祭之人已不盡合穀梁公子主祭

之義義恭因之遂謂事異前志并欲不毀則失禮之中

又失禮焉穀梁所不與也

經初獻大羽注羽翟舞者所執

證曰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

所以象文德之風北狄也毛詩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

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

也知翟羽舞也鄭君無駁而簡兮詩箋復不易毛傳翟

翟羽也之文則同許無疑

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

證曰公羊傳與此同注法八風六律四時白虎通天

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

穀梁禮證



風六律四時也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為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為行諸侯四四為行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獨斷天子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八者象八風所以風化天下也公之樂六佾象六律也侯之樂四佾象四時也皆同公穀義蓋今文家言左傳及馬融論語注蔡邕月令章句俱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則古文家言御覽卷五百七十四引禮記云天子宮懸大夫判懸二面舞行八佾諸侯判懸三面舞行六佾舞行四佾今記無其文未知何音獨斷月令章句同出中郎而博采古今文蓋義可兼通無容專執也據白虎通文則大夫以下無舞佾

注八人為列又有八列八八六十四人  
證曰白虎通公羊左傳二注皆以每佾人數如佾數穀梁傳未有明文注但舉八佾之數不舉六佾四佾而首以八人為列一語統之則似謂凡佾皆八人馬融注論語亦如是杜之說似非馬義宋書樂志一載太常傳隆說曰杜預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六常以為非夫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為例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預以為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義甚允又

殺梁禮證卷一

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級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既降二列又列魏絳二人近降大半非唯八音不具于兩義亦乖杜氏之謬可見矣按傳氏此辯極詳明且可知范注上本服虔不可易也孔穎達申杜義謂女樂二八非二佾鄭人豈以二佾之樂賂晉侯晉侯豈以一佾之樂賜魏絳按王逸楚辭章句云二八二列也大夫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也章昭晉語注云八人為列倘八音也則舊解皆以二八為二佾王逸引事不誤若謂二佾非諸侯

禮不宜賂晉者則歌鐘二肆亦是卿大夫之判縣也注不言六佾者言佾則于在其中明婦人無外事獨奏文樂

證曰此全用何氏公羊注文凡舞執干戚者武舞也則執干執羽箭者文舞也佾則文武之舞皆有之故言佾則于舞亦在內無以見其獨為文舞此釋經不言六佾而言六羽之義也若然祭統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大武者武舞大夏者文舞似八佾專用之文舞者彼注云文武之舞皆八佾互言之耳又曰唐會要卷三十二載韋萬石奏曰古六代舞有雲門大咸大夏大韶等是古之文舞殷之大濩周之大武是古之武舞備先相傳國家以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舞若以征誅得天下則先奏武舞據此是大濩者武舞也而周禮舞大濩以享先妣與此注不合竊疑此注固未當也韋萬石所引儒先之說出五經通義見藝文類聚卷之九云禮記云禮記之其論最精周家以武得天下故舞樂重武而輕文明堂位祭統皆先言舞大武後言舞大夏且舞大武用鬯服舞大夏用皮弁九重武輕文之明徵周先妣美姬感神靈而生后稷為王業所由基自宜用其所重若仲子妾母耳禮可從殺故獨用其所輕非以婦人無外事也如注言則美姬與仲子同是婦人不應文武異制矣

殺梁禮證卷一

伐不踰時戰不逐奔  
證曰白虎通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望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寶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荀子議兵篇王者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瀆軍不留眾師不越時鹽鐵論執務篇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過矣又蘇役篇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皆伐不踰時之義也司馬遷仁本篇古者逐奔不過百里縱殺不過二舍是以明其禮也又天子之養篇古者逐奔不遠縱殺不及不遠則難

誘不及則難陷皆戰不逐奔之義也  
經叔姬歸于紀注叔姬伯姬之姊至此歸者待年于父母之國六年乃歸朕之為言送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證曰左氏公羊注皆同以為待年而不言非禮白虎通姪婦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于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是公羊家說勝得待年故何注無貶辭此注譏其非禮于殺梁無文恐是范氏禮例耳非必殺梁義待年之說當從白虎通若然江有汜箋云江水大汜水小然而並流似嫡媵宜俱行又云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已異心使已獨留不行彼以不俱行為嫡罪者彼勝年已及期而嫡妒忌不與偕故其後也悔若年幼而待年固無嫌也

鄭者鄭伯所受命于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注諸侯有大功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許慎曰若令諸侯京師之地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國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  
證曰此五經異義所引左氏說而許君從之者也異義別引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此許所不從鄭君無駁意亦同許孔氏廣林曰王制云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于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特云方伯知羣侯不得有矣觀禮云天子賜舍若皆有朝宿邑何必每朝更致按此論足申許說而公羊注云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為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乘數而已蓋陰破許君之疑何據泰山下湯沐之邑宿之邑共千八百國未然王制言視元士而元士受地不過方八十四里有奇然王制言視元士而元士受地又視附庸則非方二里之邑明甚據王制朝宿之邑亦名湯沐者左傳疏云向京師主為朝王從王巡狩主為助祭祭必沐浴隨事立名朝宿湯沐亦互言之耳疏又云定四年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于有閭之士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曾王之東蒐有閭之士

殺梁禮證卷一

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特云方伯知羣侯不得有矣觀禮云天子賜舍若皆有朝宿邑何必每朝更致按此論足申許說而公羊注云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為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乘數而已蓋陰破許君之疑何據泰山下湯沐之邑宿之邑共千八百國未然王制言視元士而元士受地不過方八十四里有奇然王制言視元士而元士受地又視附庸則非方二里之邑明甚據王制朝宿之邑亦名湯沐者左傳疏云向京師主為朝王從王巡狩主為助祭祭必沐浴隨事立名朝宿湯沐亦互言之耳疏又云定四年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于有閭之士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曾王之東蒐有閭之士



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祜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路遠故兩皆有之按此論受邑之制尤詳因備錄焉衛康叔以懿親而兼懿德故亦受賜如魯鄭矣

詰誓不及五帝

證曰偽古文大禹謨有禹誓師事彼疏云毅梁傳詰誓不及五帝不及者言于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毅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楊士勛此疏亦引大禹謨文而釋之曰舜是五帝之末命禹但征是禹之事故云不及五帝按此二疏皆不知大禹謨之偽從而為之辭者也孔氏并詆毅梁妄言尤謬司馬遷天子之義篇有虞氏戒于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于夏商周皆言誓于虞獨言戒是即詰誓不及五帝之明證或據墨子兼愛下篇云不惟泰誓焉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眾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侮亂茲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眾對諸華以征有苗是偽古文賈本墨子然墨子非記事之書容可以後世名儒加之前代若史宜紀實不得漫云誓也

毅梁禮證卷一

西

用殷祭文  
前代若史宜紀實不得漫云誓也  
班固與引洋子若  
德帝者之上儀諸誓  
用殷祭文

盟詛不及三王

證曰釋此傳者皆以周禮司盟親禮祀方明為疑楊疏云周公制盟詛之法者謂方岳及有疑會同始為之耳不如春秋之世屢盟故云不及三王也秦氏惠田云古者諸侯盟禮皆因朝覲天子而後脩之以獎王室睦鄰好春秋之世諸侯不尊天子而假此禮以行之故荀卿毅梁子有盟詛不及三王之論非古無是禮也其說皆極有義惠氏說謂秋官之盟五帝用之虞禮六宗周禮有義禮方明一也以六宗為方明恐非定論不取從然猶謂二書與毅梁本未嘗相違也周禮儀禮皆周公所定二書雖為太平制作而周公已逆知人心不古必漸有疑貳因制為盟詛以示要約其時已在文武後此正不及三王之明徵何反以為難乎禮弓周人作會而

毅梁禮證  
卷一  
西

民始疑注會謂盟也淮南子記論謂殷人誓疏毅梁傳云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者五帝三王身行德義不專用詰誓盟詛故云不及與此不同蓋亦以周人作盟則不得云不及三王因謂其不專用盟詛以釋不及之義可謂曲費調停不知此亦據周公制禮後言之與文武無涉也至水經河水注云周武王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尚書所謂不謀同辭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按此說殊附會孟盟古多通用孟亦作盟猶豈又因同盟得名耶公羊者不盟結言而退蓋亦指三王時交質子不及二伯

證曰尚書大禹謨疏云毅梁傳交質不及二伯左傳平

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按五帝三王皆天子則詰誓盟詛不及當統天下言一伯僅諸侯則交質不及宜獨據其身不得以周鄭相難也荀子大略篇亦有毅梁此三語二伯作五伯當謂夏昆吾商豳彭大韋周齊桓晉文若據春秋時五伯則楚莊王伐鄭潘危入盟子良出質不得云不及矣

傳南氏姓也季子也注南季天子之上大夫氏以為姓也

證曰氏以為姓三代以下盡然春秋時似未聞也南季

當是以姓為氏非以氏為姓通志氏族略有以姓為氏

一條所引證諸人在春秋時者有姚句耳子錡商雖無

以必其出自虞舜殷湯然要為持之有故又漢藝文志

儒家類有羊子十八篇七十子以後人此以羊姓為氏

也潛夫論志氏姓篇謂晉祁奚為黃帝子十二姓祁姓

之後此以祁姓為氏也鄭君駁與義云世本之篇言姓

則在上言氏則在下司馬貞釋之謂五帝本紀云禹姓

姁氏契姓子氏棄姓姬氏夫舉姓而下配以氏字可知

古人姓氏容有合而為一者然則南氏姓猶云姓南氏

耳古人名字上皆繁氏不繁姓南離本是姓而其後既

為氏則下可繫字曰南季矣或曰古人民族謂之庶姓

禮記大傳其庶姓別于上注云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

姓疏云庶姓別姓也則氏族之謂也據此是氏亦可併

姓氏姓猶氏族二字祇同一義似亦可備一說也

又

云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然則姓可併氏氏亦可併姓傳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注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患問問以論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質慶以贊諸侯之喜致贈以補諸侯之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寧所未詳

證曰此范據五經異義文也異義公羊說天子無下聘

義周禮說問問以論諸侯之志許慎從周禮說鄭君無

駁意亦同許慎據此知公羊與毅梁合而何邵公注天

王使凡伯來聘云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

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于太廟則亦不從公羊說何注

禮又從異蓋周禮以下聘是蓋義有未安雖專家不能

常與何注以下聘為異數蓋義有未安雖專家不能

墨子也秦氏惠田云毅梁說于禮無據范氏證其非可

謂不易之論矣特以時聘殷類為天子下聘于諸侯則

非蓋周官之問問即天子下聘之事對文則大曰聘小

曰問散文言之則問即聘也時聘殷類自是諸侯聘于

天子不容混而一也按此條疏則尤細第范意當亦以

問問為下聘非以時聘殷類為下聘連引禮文語偶未

晰耳

又日後人主毅梁之說者若胡氏安國云隱公即位九

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

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如隱公者貶削地可也刑

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為不正乎按傳泛言聘諸侯

非正不專斥聘隱則胡說非也又萬氏斯大云毅梁傳

曰聘諸侯非正其言良是大行人問問以論諸侯之志

不曰聘而曰問尊卑之別也東遷王室既卑害禮傷尊

聘問下同列國春秋因事書之以著其衰按傳先釋聘

為問而後言其非正則非無聘有問可知萬說亦非也

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

證曰諸侯相朝之期周禮大行人以為世相朝襄二年

左傳亦云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與周禮合

然周禮第舉其大者言之此外仍有五年一朝之法昭

三年左傳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

一

毅梁禮證  
卷一  
西



而聘五歲而朝王制注謂此晉文霸時所制然魯語曹  
 謂曰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曹樹在晉文  
 前且併為先王制則非始自晉文又文十五年曹伯來  
 朝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鄭君  
 疑是夏殷禮意春秋之初大國有援此禮以徵朝于小  
 國者及晉文初霸以往來太數因復周禮五年之舊而  
 子太叔遂專屬之文襄耳曹伯朝魯在晉文後而魯五  
 年再朝者彼族謂或從時令  
 章是也至成十二年左傳世之治也諸侯問於天子之  
 事則相朝也不言朝期而第云問于天子之事蓋周公  
 制禮雖定為世朝及五年一朝而或王事靡盬則可俟  
 他年具見古人懷柔至意此傳云天子無事諸侯相朝  
 即成十二年左傳之說其實朝期仍當有定也但穀梁  
 朝期于傳無徵故祇據他經傳釋之當亦不相遠耳  
 傳極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注諸侯無專立之道必受  
 國於王

證曰禮記王制諸侯世子世國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  
 以君其國詩無衣傳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成為君曰  
 虎通爵號論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  
 命于天子所以名之為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上  
 受爵命于天子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  
 是皆謂諸侯襲位當受國于王也

穀梁禮證卷一

證曰五經異義引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稱名之孔子  
 云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穀梁說既沒傳字而不  
 言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  
 傳其字許同左氏穀梁說以為論語傳鯉也死時實未  
 死假言死耳鄭康成亦同左氏穀梁之義以論語云鯉  
 也死是實死未葬以前也按玉藻士於君所言大夫沒  
 矣則傳諡若字此蓋因人君不忍傳名故士亦以諡若  
 字為傳是亦穀梁說之一證也

穀梁禮證卷二

番禹 侯 康 君 讓 撰

傳孔氏父字諡也注孔父有死難之勳故其君以字為諡  
 證曰隱八年左傳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杜注從字  
 字句經哀十六年左傳疏引鄭康成讀則從諡字句絕  
 儀禮少牢饋食禮注云大夫或因字為諡春秋傳曰魯  
 無駭卒請諡與族公命之以字為展氏是也細審傳文  
 及禮注似展即無駭字杜預謂無駭公子展孫未知所  
 本如其說則展是名非字且是王父之名傳當顯言之  
 今但云公命以字為展氏則是無駭字可知無駭字展  
 即諡展因為族不然羽父請諡與族曷為但賜族乎

穀梁禮證卷二

此字諡之一證也禮記禮弓上魯哀公諱孔某曰天不  
 遺者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注尼父因其字以  
 為之諡哀十六年左傳疏駁鄭注謂禮記惟說諡辭不  
 言作諡然諡之訓諡見于說文會子問注引春秋公羊  
 說諡諡制諡于南郊論衡道虛篇諡生時所行為之諡  
 是諡必有諡甚明孔子固以字為諡者也唯以字為諡  
 故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後魏孝  
 文太和十六年改諡宣尼曰文聖尼父皆不敢舍尼為  
 諡此字諡之又一證也孔氏廣森經學危言云古人諡  
 諡字與號同義般制生有名死則以其字為號若湯名  
 履沒號帝乙文王之父名歷沒號公季凡商之諸王以  
 甲乙丙丁併者皆其字也指之廟立之主而配帝言之  
 即其諡周人始有大名細名之禮然亦唯天子得司之  
 若侯國卿大夫既卑不得請諡于王其君又未敢自為  
 諡定則仍殷之舊以字易名而已故眾仲曰諸侯以字  
 為諡謂諸侯賜其臣諡之禮也春秋以來列國除制卿  
 大夫亦以行制諡唯宋大夫孔父字諡哀公諱先聖以  
 先聖每自稱般人故仍以宋諡孔父之法諡之齊攷列  
 國之臣見于左傳者唯宋卿無諡世本敘大夫世系皆  
 云某子某生某子某獨宋則言某父悉以字諡者也足  
 徵宋君雖請諡于周而其國中自秉殷禮按此說甚  
 翔而確蓋此正是殷尚質處然則孔父字諡亦沿宋國

舊章范氏謂因有死難之勳恐未必然傳文氏字當依  
 段氏王叔說以為衍文

證曰儀禮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注主人婿也婿為婦  
 主爵弁而纁裳纁裳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冕服迎  
 者鬼神之鬼神之者所以重之親之然則冕而親迎天  
 子諸侯大夫統此矣但冕服之差等賈孔二疏不同郊  
 特牲乎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  
 而可以不致敬乎疏云士昏以爵弁是士服之上者則  
 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以五冕色俱乎故總傳乎冕也哀  
 公問疏亦云冕而親迎天子則衾冕諸侯以下各用助  
 祭之服故士昏禮主人爵弁服是也以此二疏言之則  
 上公親迎用衾冕侯伯冕子男纁冕孤希冕卿大夫  
 乎冕此一說也賈氏士昏禮疏則謂孤卿大夫士為臣  
 卑故纁冕助祭之服天子諸侯不須纁冕宜用家祭  
 之服五等諸侯乎冕家祭則親迎不過乎冕惟天子服  
 衾冕即引郊特牲乎冕齊戒句為證此又一說也然如  
 賈說則自五等諸侯與卿大夫皆無別且賈先言有孤  
 之國孤纁冕無孤之國卿纁冕後又云孤卿雖纁冕助  
 祭親迎亦用乎冕臣不得過君故也是自相違背如由  
 前之說諸侯乎冕親迎而臣反纁冕必無其理由後之  
 說孤卿既不用助祭之纁冕又不用家祭之爵弁元端

穀梁禮證卷二

而用乎冕亦殊進退無據賈徒泥乎冕齊戒一語致此  
 釋而孔氏已早為釋之則謂諸侯以下皆用助祭服  
 無可疑矣若然天子與上公同衾冕仍復無別者此亦  
 窮于禮之不得不然因勝于公侯卿大夫全然無別者  
 也下文八年楊疏亦同孔義而未取賈孔二疏詳辨是  
 非故今具釋于此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注春而言狩蓋用冬狩之禮  
 證曰左傳云書時禮也杜注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  
 夏時孔氏廣森云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周禮仲冬以  
 狩田經書春正月公狩其實一耳逸周書曰亦越我周  
 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塗二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



祭享自夏焉據此諸說是正月本當言狩而云用冬狩之禮者蓋花意以穀梁時田皆用周正不用夏正時田之例傳無明文而略見之于時祭說詳下此穀梁之不同左氏者雖其義視左氏為短而家法實知是不可強合也若公羊注亦譏此狩不時而謂當用夏之孟冬又別一義

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  
禮曰尚書大傳云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為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禮讓肥美公羊注白虎通云王者祭宗廟親自取禽者何尊重先祖必欲自射加功力也若然周禮獨于夏苗冬狩言享酌享者彼

是因田而薦非宗廟正祭春祭社秋祭方特以時當夏亦非方社正祭冬仍蒙酌祭之名耳若宗廟正祭則四時皆取之于田不獨不夏即下文一為乾豆是也

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注田取獸於田因為苗除害故曰苗蒐擇之舍小取大狩圍狩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

證曰公羊無夏田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注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狩冬曰狩何氏穀梁廢疾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為短鄭君釋之曰四時皆田夏殷之禮按當作周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器器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驟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

于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緯緯見諸而傳為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按公羊善于緯故中多緯書說不如穀梁為時王正禮左傳爾雅太平御覽引緯詩內傳皆四時田但傳名與穀梁異耳隱五年左傳疏云白

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為之生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為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眾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使任者也盧氏文補校本釋下有去字以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本疏下文觀之作釋去者是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為

田何為田除害也攻白虎通多公羊家言而此獨從穀梁以其義本勝耳周易解二月卦曰田獲三狐異七月八月卦曰田獲三品屯十一月十二月卦曰即鹿无虞此著三時田也師比皆四月卦曰田有禽曰王用三畋此著苗田也文王作爻辭當用殷禮而夏亦有田知此制殷周同矣田苗蒐狩之名義宜從白虎通蓋彼既述穀梁則所傳者或穀梁師說而隱五年左傳疏議之謂苗非懷任之名何云擇去懷任秋獸盡皆不獲何云蒐索取肥不知班固以擇訓苗非以懷任訓苗苗之為擇猶爾雅傳訓老為擇說苑修文篇苗者毛取之何氏公羊注苗毛也明當毛物取未懷妊者彼難以苗屬春與穀梁不同而解苗字義則同至蒐之為索亦是常訓杜預注左郭璞注雅因傳文言春蒐故謂索取不任此傳言秋蒐故謂蒐索取肥皆因時立義又安見秋獸之必盡肥乎范注舍小取大與班固略同公羊注亦云蒐苗其大惟以苗為苗苗除害則本杜預郭璞若鄭康成孫炎解苗謂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此又別一義

又曰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微禽獸者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網此夏網二字當從波氏釋以為行文不然何不依四時為序而序于冬狩之下且備稽經傳夏不名獨此明是漢人不曉公羊無夏田之例而妄加之又因苗已屬春遂妄以網屬夏而不知於經義皆不合孔氏廣森據此謂公羊師說亦有四時田非也又說苑修文篇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日蒐夏曰苗秋曰狩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

圍澤不檢羣取禽不廢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鷹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讓遇逐不出防此苗獨蒐狩之義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擾驚鳥不搏蛟龍不蝚鳥獸蠢蠢且知應天而况人乎哉按此文先言四時之田而後言夏不田殊相乖錯盧氏羣書拾補據孫志祖按云此所引傳

乃公羊桓四年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之文也下文蒐在苗後又云夏不田是用公羊之說後人誤據周禮左傳以改此文不知其前後反成差互矣春蒐者春字誤當作秋今攷探盧說是也說苑解苗字用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檢羣士不取鷹卵三語是以苗屬春不屬夏之明證且全文亦祇釋苗蒐狩三名而不及網後乃申以夏不田一段此純用公羊說也劉向會治公羊見六後乃治穀梁故著書不專主一家要知繁露說苑此兩條皆公羊家言而為漢人應改反有類穀梁愚懼後人不察或引之以解穀梁則適為攻穀梁者所借口故諫為辯之如此焉

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證曰秦氏蕙田云四時用三即夏不田之說傳意謂有此禮而不常用也可與月令孟夏毋大獵相發明按傳言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則夏田豈不常用者哉用三即指乾豆三事周易王用三驅馬融注三驅者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君庖穀梁之用三猶周易之用三驅與王制歲三田之文相似而實不同鄭君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為田即一曰乾豆之等此以王制似未盡合故孔疏謂釋廢疾是深塞何休之言當以王制注而以解穀梁則甚合月令孟夏驅獸毋害五穀母大田獵既曰驅獸非田而何周禮大司馬注夏田主用車示取物希所謂毋大田獵者蓋如此未可附會夏不田之說也唯秦氏謂四時之田有詳略之別此論甚善周禮蒐于農隙捕于既烝狩于畢時獨不言夏蓋因其禮略之故不容執此一語盡疑穀梁及周禮左傳爾雅矣

總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注宰官也渠氏也天子下大夫老故傳字  
證曰公羊注意與此同白虎通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于天下故傳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孫氏志補云案旁與帝之命官于伯

田殊相乖錯盧氏羣書拾補據孫志祖按云此所引傳

田殊相乖錯盧氏羣書拾補據孫志祖按云此所引傳



夷傳曰命伯而不名注疏皆無解  
疑白虎通所云乃古書說相傳如此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陽不言邾咸邾何也疾其以火  
攻也

證曰六韜有火戰一篇是其時已有火攻然據篇中武  
王太公問答則孫防歐人之燔吾軍而非已欲燔敵人  
之軍可見王師所不用也至孫子火攻篇則云凡火攻  
有五一日火人二曰火積三日火庫四曰火庫五日火  
隊其下論用火之道尤詳蓋居然以此制勝此衰世之  
法非王者之兵矣

八年春正月己卯燕燕冬事也春與之志不時也  
證曰楊疏謂燕合在夏之十月故何休云祭必于夏之  
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是也今正月為之違月隔年

故傳曰春與之志不時也按如此解不時于義自可通  
蓋晏子春秋董子繁露鄭君王制注皆謂祭以孟月與  
何邵公合則此燕在夏之仲月誠為不時然穀梁之義  
似不盡于此也穀梁之義以時祭當用周正不用夏正  
何者若用夏正則此年之燕在夏時猶是冬不過差一  
月耳其為不時小而傳已有譏下十四年秋八月乙亥  
嘗則是夏正之六月其為不時大而傳反無文是穀梁  
義以周八月可嘗而周正月不可燕時祭用周正明矣  
據上四年公狩于郎注則時田亦同

又曰晏子董子鄭康成何邵公皆以為時祭在五月服  
虔以為在仲月南師以為得祭天者祭宗廟用仲月不  
得祭天者用孟月見王制杜預又分為上下限以孟月中  
氣為上限仲月初氣為下限至仲月中氣乃過限而不  
時諸說紛紜如此穀梁未知云何但謂穀梁時祭主夏  
正則此傳僅可通于孟月之說謂其主周正則兼可通  
于仲月之說也

經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注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  
敵無親迎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致京師而備后知天子不  
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大如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陰  
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之明文矣天子雖尊其于后  
猶夫婦夫婦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禮記哀

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傲然作色而對曰合二  
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  
已重焉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  
天子則誰乎

證曰此駁五經異義文也文王為諸侯世子而得證天  
子禮者其說已具楊疏故白虎通云天子下至士必親  
迎授綬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詩  
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亦以此詩  
證天子親迎矣左傳桓八年疏又譏鄭注禮以先聖為  
周公駁異義以為天子二三其德哀公問疏則謂事合  
兩義故彼此各舉一邊是左疏所糾亦不足疑也周氏

柄中云天子親迎禮無明文士昏禮父醮子而命之迎  
若宗子父母皆沒則不親迎以無命之者也由此推之  
天子不親迎可知諸侯即位而娶無父命有王命則親  
迎宜也若天子則真無命之者也按元儒敖氏繼公已  
有無父命則不親迎之說為盛世佐所讓緣其立此論  
者蓋因士昏禮記于無父一段與不親迎一段文勢相  
連遂疑不親迎之禮即為宗子無父者設耳不知二事  
文雖相承義實不屬觀賈疏自明不得引為天子不親  
迎之證也漢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為天  
子無親迎平帝時詔光祿大夫劉歆定昏禮四輔公  
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亦不上及天子  
蓋皆用左氏說而參校經典終以鄭駁為長但其禮亦  
有可變通者何邵公桓八年注言當親迎襄十五年注  
又言禮逆王后當使三公彼疏云蓋謂有故之時疏  
當以此為定然則天子即不親迎亦未為不可但鄭駁言正  
禮不言變禮耳

經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注禮有九錫一曰與馬二曰  
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  
曰斧鉞九曰和鸞皆所以褒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  
重故命有多少

證曰范氏引九錫以解經則意謂此即九錫中事九錫  
與九命先鄭合為一後鄭分為二說詳曲禮上疏楊氏

釋范氏此注謂亦以九錫與九命異其說良然楊又謂  
九錫亦是賜命之類故引之則似謂范意不以錫命當  
九錫而第牽連引之者殆非也楊氏此說蓋因曲禮疏  
申鄭義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錫今魯未  
為牧伯不應受九錫耳然此在鄭注無明文而早麓詩  
疏云禮緯含文席上列九賜之差下云四方所瞻侯子  
所望宋均注云九賜者乃四方所共見公侯伯子男所  
希望由此言之七命皆得賜按禮緯既兼言侯子則非  
獨七命得賜即五命亦得賜王制制三公一命卷若有  
如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  
過五命又統承有加則賜之下則此皆謂賜衣賜衣雖  
不在命服之列而仍視其本國命數為差故云不過此  
即七命五命皆得有加賜之明徵孔穎達解有加則賜  
引禮記衰衣以釋之攷禮記上復諸侯以衰衣冕服爵  
弁服注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衰衣亦始命為  
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衰猶進也是諸侯皆有衰  
衣鄭駁異義引王制云三公一命衰若有功則加賜衰  
衣本之謂與一曰衣服是也按下衰字當作衰不減文  
可解衰衣視冕服稍尊故諸侯相繼不以衰衣而以冕  
服然不必在衰冕之上即未受衰冕之侯伯子男俱有  
之雜記疏疑衰衣是冕服之最上者蓋泥于牧伯始得  
加賜之說也白虎通又引親禮天子賜侯氏車服路先  
設路下四亞之及采菽詩路車乘馬子衮及黼以明車  
馬衣服之賜則更舉尋常冕服皆歸之九錫不獨衰衣  
矣竊疑九錫中唯弓矢斧鉞和鸞等為異數其餘祇是  
常典凡經傳言錫命者皆九錫中事功德極隆者全錫  
之其餘原不必全錫故范云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  
有多少白虎通引禮說九錫皆隨其德可行而賜亦不  
必全錫之意曲禮疏謂牧伯始加九錫者徒見諸書言  
賜弓矢斧鉞和鸞者皆是牧伯不知此固九錫之至尊  
者耳若車馬衣服等賜則不必牧伯也

受命  
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注賈人于朝與士共  
之當名而錫也周禮大宗伯職曰王命諸侯則饋之是來



證曰詩彤弓贈彼洛矣采菽韓奕皆言錫命諸侯之事  
而其詩云我有嘉賓君子至止君子來朝韓侯人覲則  
皆是往受命非來錫命也諸詩所云錫命其事亦殊  
贈彼洛矣則因諸侯初立來朝故鄭箋云此諸侯世子  
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白虎通云世子三年喪畢上  
受爵命于天子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  
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尊也故詩曰錫命  
有絕謂世子始行也采菽詩則是尋常朝覲而復有錫  
予儀禮親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路先設西上路下四  
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即詩路車乘馬兮袞及黼者也  
彤弓韓奕則因有勳德而或錫以弓矢或命為侯伯何

禮記卷二

書文侯之命正兼此二事而平王有歸視爾師父往哉  
之言則亦文侯往受之于周也在春秋時王使召伯來  
錫文公命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王使召  
武公內史過賜晉惠公命王使太宰文公內史與賜晉  
文公命則則初即位禮也王使召伯與賜齊桓公命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文公為侯伯  
則命侯伯禮也其因朝而錫命者茂有間焉天子使召  
伯來賜成公命王使劉定公賜齊靈公命則文于三者  
皆無當蓋春秋時不行受命之禮而惟天子之所遣使  
故廢有定期殺梁于此年及文公元年成公八年皆發  
傳言非正也其論其偉若左氏則于諸來錫命者皆無  
議辭何邵公文元年注云古者三載放績三放黜陟幽  
明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亦第議其錫  
命之早不議其來錫之非皆不如殺梁義正大無衣詩  
疏謂王賜諸侯命有名而賜之者有遣使賜之者殺梁  
之言非禮意豈不舛哉贈彼洛矣詩疏又謂諸侯臨年  
即位天子遣使就國賜之命圭如文元年天王使召伯  
來錫公命者是其正若不得命則除喪自見天子按此  
說亦祇可施于左氏不可施于殺梁蓋殺梁之義諸侯  
必親往受命而未除喪無朝天子之禮即無臨年錫命  
之禮也禮既見天子日朝見春秋之義三年除喪  
之後乃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子或遲時至竟故  
得見故當以白虎通及贈彼洛矣箋所云為得殺梁義

殺梁禮記卷二

也至白虎通又謂童子當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國命  
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為禮此義未可知于殺梁云何無文  
以證

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反矣  
證曰白虎通大夫功成未封而死不得追爵賜之者以  
其未當股肱也春秋殺梁傳曰追賜死者非正也五經  
異義春秋公羊殺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命追錫死者  
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  
左氏讀其錫墓狀之君無錫錫死者之文也按此條未  
見許氏所從亦未見鄭駁何邵公謂生有善行死當加  
善證不當復加錫本公羊說也杜元凱注引昭七年王  
追命衛襄為比近人孔廣林亦謂在古則高圍亞圍死  
為追命于禮無非當從左氏然二圍受命雖見竹書紀  
年而無以決其為生前為死後追命之說出自杜注彼  
疏云今王追命襄公而云不忘二圍知其亦是受殷王  
追命此杜以意言耳二圍之追命無文也然則此特會  
意之詞其實二圍或生時錫命今引以為言于義亦得  
又攷王制疏引七年左傳舊注謂高圍亞圍周人不襲  
其廟報祭之又引馬融說周人所報而不立廟據此二  
文是不忘二圍者因上文言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  
右故不敢忘先王耳非以其曾受追命之典也外傳言  
報高圍不言報亞圍馬融及舊注兼言之或別有所本

禮記卷二

傳以是為尸女也注尸主也主為女往而以觀社為辭  
證曰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  
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蓋燕祖齊社國  
之男女皆聚族往觀與楚宋之雲夢桑林同為一時之  
盛猶鄭之三月上巳士與女合會于溱洧之類觀社者  
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殺梁以為尸女信哉故曹劌  
謂之不法以此杜預注非按杜據襄二十四年左傳齊  
社蒐軍實使客觀之以注此經草昭孔晁國語注並同  
與墨子之文未嘗相背蓋男女所以屬觀于社者因其  
蒐軍實而莊公觀之則意不在軍實而在女子故曰尸  
女此二義之可相兼者惠氏本墨子以釋殺梁精確不

殺梁禮記卷二

易而杜注亦無容非也

經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注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  
之于太廟立之以為夫人 傳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  
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注夫人者  
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  
其母是卑其父故曰非正也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  
子為後為其母總是妾不為夫元明矣

證曰五經異義引公羊說妾子立為君母得稱夫人殺  
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為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  
也以妾為妻非正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為夫人  
母以子貴禮也許君從公羊左氏義鄭君駁云禮喪服

禮記卷二

父為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眾子則為之期明無二  
適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為夫人妾  
子立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則鄭從殺梁義范云庶子  
為後為其母總者出儀禮喪服總麻章傳曰何以總也  
與尊者為一體不取服其私親也范云禮有君之母非  
夫人者出禮記服問篇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  
唯近臣及僕駟乘從服唯君所服也彼注云妾先君  
所不服也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言唯君所服伸君也  
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蓋  
鄭以小君不在則庶子王僅得為母服總小君在則為  
母無服曾子問所謂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是也若服  
小君之服失禮備甚故云益不可古人嚴嫡庶之辨如  
此惟殺梁深得禮意公羊左氏皆不及故鄭駁異義從  
之但鄭又謂倍公妾母得為夫人者緣莊公夫人哀姜  
有殺子般問公之罪應貶故則又為變通之法揆之殺  
梁并無其說  
又曰通典載晉孝武帝追尊生母李氏為皇太妃徐邈  
與范甯書訪其事甯答謂子不得以爵命母又曰禮有  
君之母非夫人者以此推之王者之母亦何必皆后乎  
所謂尊母非使極尊號也並后匹嫡議存春秋謂宜稱  
皇太夫人下皇后一等位比三公此君母之極號也稱  
夫人則先后之臣也加皇太則至尊之母也公羊傳母

殺梁禮記卷二



以子貴當以此義為允按范武子深明穀梁故能援正  
典以定大事如此惜當時不能用至范引公羊母以子  
貴則欲為兩家詞人宋庠蔚之云公羊母以子貴者明  
妾貴賤若無適子則妾子為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  
子貴豈謂可得與適同耶或風研夫人非禮之正徐邈  
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此二說皆欲以公穀貫通  
為一與范意同但據五經異義則母以子貴實當如何  
休注妾母得為夫人之說不可強合于穀梁耳

秋八月大雩雩月正也雩得雨日雩不得雨日旱注禮龍  
見而雩常祀不書雩者皆以旱也故得雨則喜以月為正  
也不得雨則書旱明旱災成

證曰雩祭有二左傳龍見而雩月令大雩帝用盛樂此  
常雩也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  
則舞雩稻人旱暵共其雩斂此旱雩也穀梁之義以春  
秋常雩不書旱雩乃書此傳云雩月正也成七年傳云  
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定元年傳云雩月雩之正也秋大  
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今以其例求之經春秋書八  
月雩者四倍十一年襄二十八年昭三年二十四年是  
也書九月雩者七倍十三年襄八年十七年昭六年十  
六年定元年七年是也此皆雩月得禮之正者也書秋  
十二年是也書冬雩者一成七年是也此皆雩時不得  
禮之正者也書七月雩者二昭二十五年上辛大雩雩  
辛又雩是也穀梁以秋雩八九月皆合禮則不合禮者  
獨在七月而仍書月者為季辛又雩而書若上文不系  
月但云秋上辛大雩有日無月則不辭矣故雖書月仍  
不得為正此穀梁禮例也月令疏云春秋周七月八月  
如其說則定元年傳秋大雩非正者當屬何月乎故知  
凡書秋大雩穀梁皆以為在七月即皆以為雩若昭二  
十五年書法又早雩必以八月始者禮記玉藻云至于  
八月不雨君不舉注謂此建子之月至建未之月然則  
七月雖早人君向未不舉故亦不行雩祭穀梁禮例與  
玉藻合若鄭君注月令謂凡周之秋三月而旱亦雩雩  
禮以求雨非穀梁義也

經夏大旱注傳例曰得雨日雩不得雨日旱  
證曰注所引傳十一年傳例乃雩祭例也據其文似此  
年夏會經雩而不得雨者然定元年傳云其時窮人力  
盡然後雩雩之正也則八月九月始可雩說詳傳夏非  
雩時又據春秋攷異郵及月令注冬及春夏雖早有雩  
無雩是夏不得行雩禮審矣然則此書大旱未必雩不  
得雨當是雩不得雨耳春秋書雩不書雩傳因即雩以  
見例雩禮雖小異其為求雨則同故雩不得雨亦與  
雩不得雨同科傳不復晰言之矣  
會葬之禮于郢上  
證曰通典載徐邈答徐乾書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  
義故曰贈人之母則可又會成風葬著言禮也按徐邈  
亦注穀梁此文復承穀梁之下則似謂穀梁以會葬成  
風為禮然穀梁之義妾母不得偁夫人則其死也羣臣  
尚且無服王人豈合會葬此傳但泛舉會葬之禮非以  
是為禮也然且不明斥為非者以其義已見禘于太廟  
秦人歸櫨二傳無復言之耳徐邈此說蓋參用左氏  
後儒不得以此誤說穀梁范氏莊公元年注以天王之  
尊會人妾祖母之葬誠失禮矣此則穀梁義也  
冬無為雩也  
證曰月令注云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疏云雩之  
與禱所以異者攷異郵說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  
封內大夫禱所食邑又傳公三時不雨帥羣臣禱山川  
以過自讓凡雩必先禱故此經云乃命百縣祈祀山川  
百源始大雩帝是也禱者不雩雩公二年冬十月及三  
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為禱祭不為雩以為雩月故不雩  
不雨故知為禱祭  
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  
證曰尚書大傳云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  
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  
為田除害鮮者何也秋取嘗也秋取嘗何以也習鬪也  
者男子之事職鬪不可不習故于按狩以閱之也閱之  
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

艾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為獲質以為繫流旁握御  
者不得入  
證曰車攻詩傳云田者大艾草以為防或合其中褐纏  
旃以為門委獲質以為轅門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  
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與此傳大同彼言  
夏苗此言秋蒐知四時皆無異制矣又周禮山虞若大  
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大司馬  
虞人萊所田之野即此傳之艾蕭以為防也大司馬以  
旃為左右和之門即此傳之置旃以為轅門也據詩禮  
注疏防中南北立四表積二百五十步東西之廣步數  
未聞一偏當容三軍此據天子田獵言若侯國其門南  
向並開二門則用四旃  
車軌應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  
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獻不獻不獻  
證曰車攻詩傳云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  
道也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獻不獻不獻說苑修文篇百  
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獵蒐  
狩之義也易比卦王用三驅失前禽鄭注云禽在前來  
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惟背走者順而射之不中  
則已是其所以失之按以上三說皆與此傳同唯毛傳  
又有踐毛不獻鄭君亦言禽在前來者不逆射旁去又  
不射禽在前即是面傷旁去即是踐毛詩疏云面傷不  
射之謂禽在前今字而此傳無踐毛不獻文偶略  
耳  
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于射宮射而  
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  
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證曰書傳詩傳俱有其文據儀禮周禮注則此乃主皮  
之射也儀禮鄉射禮記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  
者又射不勝者降注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  
于獲也尚書傳曰戰鬪不可不習故于蒐狩以閱之也  
閱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所餘獲陳于澤然  
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

艾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為獲質以為繫流旁握御  
者不得入  
證曰車攻詩傳云田者大艾草以為防或合其中褐纏  
旃以為門委獲質以為轅門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  
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與此傳大同彼言  
夏苗此言秋蒐知四時皆無異制矣又周禮山虞若大  
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大司馬  
虞人萊所田之野即此傳之艾蕭以為防也大司馬以  
旃為左右和之門即此傳之置旃以為轅門也據詩禮  
注疏防中南北立四表積二百五十步東西之廣步數  
未聞一偏當容三軍此據天子田獵言若侯國其門南  
向並開二門則用四旃  
車軌應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  
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獻不獻不獻  
證曰車攻詩傳云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  
道也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獻不獻不獻說苑修文篇百  
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獵蒐  
狩之義也易比卦王用三驅失前禽鄭注云禽在前來  
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惟背走者順而射之不中  
則已是其所以失之按以上三說皆與此傳同唯毛傳  
又有踐毛不獻鄭君亦言禽在前來者不逆射旁去又  
不射禽在前即是面傷旁去即是踐毛詩疏云面傷不  
射之謂禽在前今字而此傳無踐毛不獻文偶略  
耳  
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于射宮射而  
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  
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證曰書傳詩傳俱有其文據儀禮周禮注則此乃主皮  
之射也儀禮鄉射禮記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  
者又射不勝者降注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  
于獲也尚書傳曰戰鬪不可不習故于蒐狩以閱之也  
閱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所餘獲陳于澤然  
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



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也鄉  
之取也于園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于澤宮揖讓之  
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以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  
射與周禮鄉大夫之職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  
庶三曰主皮注云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  
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按據詩書二傳則此射有鄉  
大夫士在列而鄭注言庶民無射禮則有主皮者蓋鄉  
大夫士禮射張侯庶人不得與惟田獵分禽之射庶人  
則得與故庶人無禮射而獨有主皮之射非謂射于澤  
宮之時庶有庶人而無鄉大夫士也天子取禽三十者  
車攻詩箋言每禽三十疏謂以君之徽不宜諸種止取  
三十故以爲每禽焉則宗廟賓客君庖各十也

穀梁禮證卷二

主

傳

穀梁禮證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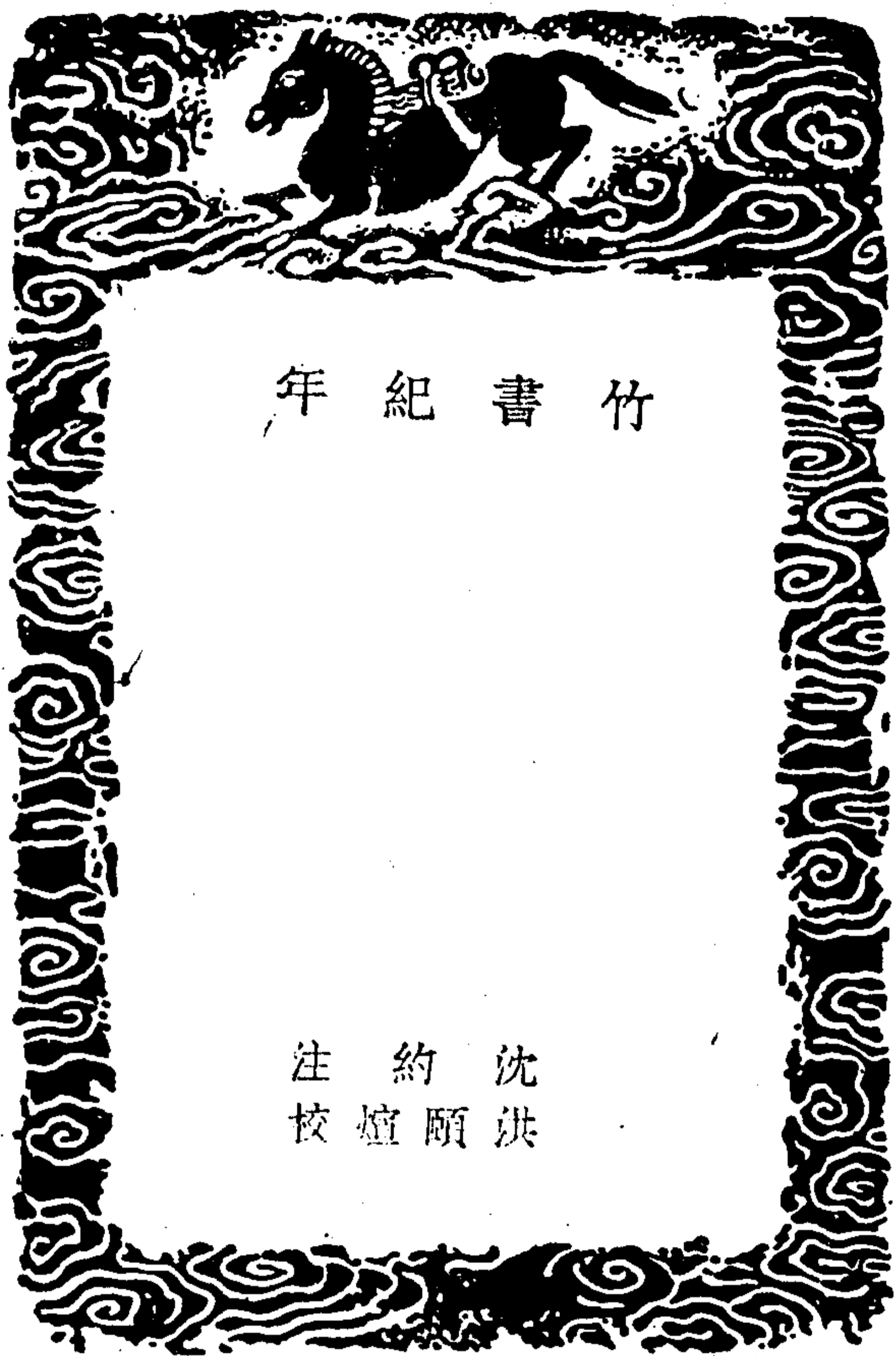
譚瑩玉生覆校

右穀梁禮證二卷 國朝番禺侯康君謨撰按左傳發凡  
杜預謂皆周公禮典碑起見易象春秋亦謂周禮在魯孫  
復作春秋尊王發微葉夢得識其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  
自抵牾蓋禮與春秋本相表裏故自宋張大亨春秋五禮  
例宗魏了翁春秋左傳要義元吳澄春秋纂言明石光霽  
春秋鉤元 國朝萬斯大學春秋隨筆毛奇齡春秋毛氏  
傳惠士奇半農春秋說皆於典禮三致意焉而三代之文  
章禮樂猶可以考見其大凡然要皆詳於左氏而略於公  
穀夫典制莫備於左氏而義理莫精於穀梁惟公羊雜出  
厥師時多偏駁耳是書據穀梁以證三禮而排詆公羊者  
獨多惜其未完而竟卒此絕學也爰與孝廉弟子琴大令  
假得叢稿釐爲二卷與春秋古經說並刊焉道光庚戌大  
暑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穀梁禮證

傳





竹書紀年

沈約注  
顧煊校

校正竹書紀年序

今本竹書紀年二卷不知何人撰集案晉書東晉傳云晉太康二年盜發魏襄王墓或言漢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隋書經籍志紀年十二卷新唐書藝文志紀年十四卷今本紀年止二卷其誤一東晉傳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杜預春秋後序云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晉國起自獨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襄王之二十年據此二說東晉杜預所見紀年本起自夏殷至周幽王以後以晉紀年晉滅以魏紀年今本紀年乃起自黃帝至魏今王二十年幽王以後皆以周王紀年其誤二水經丹水注引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汶水注引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我師伐齊我者晉也沁水注引梁惠成王元年趙成侯假韓懿侯若伐我葵河水注引梁惠成王二年齊田壽帥師伐我圍觀我者魏也若如今本用周王紀年則我皆為周文義盡失其誤三今本有沈約注案梁書沈約傳並不注竹書紀年隋唐志亦無紀年沈約注今本注文多與宋書符瑞志相同疑皆後人闖入其誤四然今本頗信其非出於偽撰者史記魏世家集解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郭璞注山海經引竹書昌意降居若水帝乾乾又引顧頡產伯蘇是維若陽與今本同與東晉杜預本異隋書經籍志有竹書同異一卷疑當時所得竹書傳寫各異其

竹書紀年序

本亦不能盡歸於一今本或猶是和嶠郭璞所見之舊其證一新唐書劉昫傳云昫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殷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如齊人獲於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知按春秋經傳而為也今本文法大略相似是今本所存其未見前人所引者亦不能遽定其為後人掇拾他書所為其證二今本夏殷後皆有總記年數幽王後亦云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小王下云自東遷以後始紀晉事王即位皆不書疑今本唯東遷以後周王紀年是後人所改其餘皆紀年原文其證三沈約注雖由後人偽題韓愈黃陵廟碑引竹書紀年云帝王之崩曰陟史記夏本紀集解文選六代論李善注引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皆作紀年是舊本紀年本有注文唯為後人所歸亂耳其證四據此則今本紀年雖經後人變改殘闕失次非偽書可比庚申夏顧煊游學武林添潤如觀察屬重校是書因仍取今本歷證羣書所引訂正於每年之下并補脫五十餘條注中有明見於宋書符瑞志者削之其可信者存之明知非汲冢之舊亦聊存梗槩而已書成因序其大略如此嘉慶七年三月二日臨海洪頤煊撰

竹書紀年序

竹書紀年目錄

卷上

- 黃帝軒轅氏 帝少昊氏
- 帝顓頊高陽氏 帝嚳高辛氏
- 帝堯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
- 帝禹夏后氏 帝啓
- 帝太康 帝仲康
- 帝相 帝少康
- 帝杼 帝芬
- 帝芒 帝泄
- 帝不降 帝扁
- 帝履 帝孔甲
- 帝昊 帝發
- 帝癸 殷商成湯

竹書紀年目錄



外丙 太甲 小庚 雍巳 仲丁 河澶甲 祖辛 陽甲 小辛 武丁 祖甲 庚丁 文丁 帝辛 卷下 周武王 康王 穆王 懿王 夷王 宣王 平王 莊王 惠王 頃王 定王 靈王 敬王 貞定王

仲壬 沃丁 小甲 太戊 外壬 祖乙 開甲 南庚 盤庚 小乙 祖庚 馮辛 武乙 帝乙

成王 昭王 共王 孝王 厲王 幽王 桓王 釐王 襄王 匡王 簡王 景王 元王 考王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 慎觀王 隱王

竹書紀年卷上

臨海 洪頤煊 校

黃帝軒轅氏。史記魏世家集解引和嶠云紀元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

元年帝即位居有熊。初制冕服。

二十年。汝雲見。以雲紀官。

五十年秋七月庚申。鳳鳥至。帝祭于洛水。徐文靖本作五十七年。

五十九年。貫胸氏來賓。長股氏來賓。

七十七年。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山海經海內經注引同孫之孫本無帝字。

一百年。地裂。帝陟。

帝王之崩皆曰陟。書稱新陟王。謂新崩也。帝以土德王。應地裂而崩。葬。羣臣有左徹者。咸思帝德。取衣冠几杖而廟祭之。諸侯大夫。歲時朝焉。韓俞黃陵廟碑引竹書紀年云。帝王之崩曰陟。太平御覽七十九引。推朴子曰。汲冢中竹書。黃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即木為黃帝之像。歸時侯朝奉之。據



二條。此非注文可知。今本帝後總論。或年下附注。疑紀年原文如此。後人傳寫。誤與注文相亂。今惟刪去宋書符瑞志并約按諸條。皆存之。

帝少吳氏。吳項本無此五字。路史引紀年云。黃帝死七年。其臣左徹乃立顓頊。雖無所見。本疑亦無此五字。

帝顓頊高陽氏。

元年。帝即位。居濮。

十三年。初作歷象。

二十一年。作承雲之樂。

三十年。帝產伯鯀。居天稷之陽。山海經大荒西經注引。伯鯀下有是維若陽四字。

七十八年。帝陟。術器作亂。辛侯滅之。

帝嚳高辛氏。

元年。帝即位。居亳。

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郃。吳本范欽本。本作有郃。

四十五年。帝錫唐侯命。

六十三年。帝陟。

帝子摯立。九歲而廢。

帝堯陶唐氏。

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諸書引竹書紀年皆無甲子紀年。惟爾雅律歷志引竹書紀年。堯元年。其子。路史後紀注引帝堯元年丙子。與今本同。命羲和歷象。

五年。初巡狩四岳。

七年。有麟。

十二年。初治兵。

十六年。渠搜氏來賓。

十九年。命共工治河。

二十九年春。儀儂氏來朝。貢沒羽。

四十二年。景星見于冀。孫云一作景星出翼。影。

五十年。帝遊于首山。乘素車元駒。

五十三年。帝祭于洛。

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史記五帝本紀。高祖本紀。正義兩引。俱作后稷放帝于丹水。山海經海內南經注云。竹書亦云。放帝朱于丹水。丹朱稱帝者。謂漢山陽公死。加獻帝之諡也。郭璞所見本。帝下無子字。

字。今

六十年。命崇伯鯀治河。

六十九年。黜崇伯鯀。

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錫虞舜命。

七十一年。帝命二女嬃于舜。

七十三年春正月。舜受終于文祖。

七十四年。虞舜初巡狩四岳。

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

七十六年。司空禹伐曹魏之戎。克之。

八十六年。司空入觀。費用玄圭。

八十七年。初建十有二州。

八十九年。作游宮于陶。

九十年。帝游居于陶。

九十七年。司空巡十有二州。

一百年。帝陟于陶。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竹書云。帝陟于陶。復無堯丹朱。使不得與父相見也。史通疑古篇引汲冢書云。舜放堯于平陽。雖說引汲冢取語云。舜放堯于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因堯為號。蓋者。恐斯異說。頗以編受為疑。廣去明集十一引汲冢竹書云。舜因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因堯城。皆與今本異。據史通所引。是項語之文。

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讓不克。朱遂封于房。為虞賓。三年。舜即天子之位。為虞賓三字本。脫。从。本。本。

帝舜有虞氏。

元年己未。帝即位。居冀。作大韶之樂。

三年。命咎陶作刑。北堂書鈔十七引。同。吳本。咎作。咎。

三年。命咎陶作刑。北堂書鈔十七引。同。吳本。咎作。咎。







二十年 寒浞滅戈。

二十六年 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

二十七年 澆伐斟鄩大戰于維。覆其舟滅之。

二十八年 寒浞使其子澆弑帝。后緡歸于有仍。伯靡出奔高。

斟灌之墟。是為帝丘。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伯靡歸有仍氏。

夏世子少康生。丙寅年。

少康自有仍奔虞。乙酉年。

伯靡自高帥師。澆之師以伐浞。世子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

甲辰年。○文本作文。从矣本徐本范本改。

伯子杵帥師滅戈。

孫本與下文連為一讀。

伯靡殺寒浞。少康自綸歸于夏邑。乙巳年。○夏世子以下五條是後人所附。

帝少康。

元年丙午。帝即位。諸侯來朝。賓虞公。

二年。方夷來賓。後漢書東夷傳注引云。少康即位。方夷來賓。

三年。復田稷。

后稷之後不留失官。至是而復。爾雅釋詁注引竹書云。不則之。呂孫延此說文。

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

十八年。遷于原。

二十一年。陟。

帝杼。

元年己巳。帝即位。居原。太平御覽八十二引同。

五年。自原遷于老丘。太平御覽八十三。路史後紀十四。注引丘作王。御覽引自下脫以字。

八年。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山海經海外東經注引。征上有柏杵子三字。

十三年 商侯冥死于河。

十七年 陟。

杼或作帝宁。一曰伯杵。杵能帥禹者也。故夏后氏報焉。

帝芬。

元年戊子。帝即位。

三年。九夷來御。後漢書東夷傳注引同。

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鬲夷闢。山海經海內北經注云。穆天子傳所謂河伯无夷者。竹書作夷夷。

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于有蘇。

三十六年。作囿土。

四十四年。陟。路史後紀十四注引同。

芬。或曰芬發。

帝芒。

元年壬申。帝即位。以元珪賓于河。北堂書鈔八十九。路史後紀十四引同。

十三年。東狩于海。獲大魚。北堂書鈔八十九。路史後紀十四。注引同。與本徐本范本皆作冬時。

三十三年。商侯遷于股。

五十八年。陟。太平御覽八十二引同。

芒。或曰帝荒。北堂書鈔八十九。路史後紀十四。注引同。與本徐本范本皆作冬時。

帝澆。

元年辛未。帝即位。

十二年。股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

十六年。股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緡臣。

股侯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緡臣殺而放之。故股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



其君縣臣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與故股人報焉。山海經大荒東經注引此。竹書自中葉以上皆同郭璞注。山海經在沈約前則此條之非注明矣。又郭注云。河伯與牛皆人姓名。見汲冢竹書今本。

無價牛。

二十一年。命賦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今本白夷以下作玄夷。風夷。口黃夷。從後漢書東夷傳注引改。路史後紀十四注引下有蘇是。風從四。

二十五年。陟。路史後紀十四注引作二十一年陟。

帝不降。

元年己亥。帝即位。

六年。伐九苑。太平御覽八十二路史後紀十四注引同。

三十五年。殷滅皮氏。

五十九年。遷位于弟局。

帝局。

元年戊戌。帝即位。

十年。帝不降陟。

三代之世內禪。惟不降實有聖德。

十八年。陟。

帝廬。

一名亂甲。太平御覽八十三引此。作紀年下同。

元年己未。帝即位。居西河。山海經海外東經注引作亂甲即位。

四年。作西音。昆吾氏遷于許。

八年。天有妖孽。十日竝出。其年陟。山海經海外東經注。開元占經六。太平御覽八十三引。作天有妖孽。十日竝出。皆與上文帝即位居西河連為一條。惟通鑑外紀一引。十日竝出。下云其年亂甲。與今本合。御覽引道。

出下有又。官本有十日。迭次而逝。連照無窮。十四字。

帝孔甲。

元年乙巳。帝即位。居西河。廢豕韋氏。使劉累養龍。

三年。王敗于賈山。

五年。作東音。

七年。劉累遷于魯陽。

九年。陟。殷侯復歸于商丘。

帝吳。

吳一作阜。

元年庚辰。帝即位。使豕韋氏復國。

三年。陟。

帝發。

一名后敬。或曰發。惠。太平御覽八十三引同。

元年乙酉。帝即位。諸夷賓于王門。再保墉會于上池。諸夷入舞。北堂書鈔八十二引同。後漢書東夷傳注引無再保墉會于上池七字。孫本無會字。

七年。陟。泰山崩。

帝癸。

一名桀。

元年壬辰。帝即位。居斟鄩。

三年。桀傾宮。文選東京賦注引汲冢古文云。夏桀作傾宮瑤臺。與百姓之財。七發注引汲冢古文云。桀作傾宮瑤臺。與今本異。

來賓。

十年。五星錯行。夜中星隕如雨。地震。伊洛竭。

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緡氏逃歸。遂滅有緡。

十三年。遷于河南。初作塗。

十四年。扁師師伐岷山。注云一作山民。

癸命扁伐山民。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一引作岷山。山民進女子桀。一。百三十五引補。二人。曰琬曰瑛。后愛二人。女無子焉。斷

其名于若華之玉。若若琬華是琬。而棄其元妃于洛。曰妹喜氏。以與伊尹交。遂以亡夏。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集解引郭璞云。



殷家竹書云。桀伐岷山云云。又山海經西山經注云。岷山。嶺南之華英。故家書。所稱者。王之玉。今本曰。妹喜。以下作於。何宮。神瑤。益。居之。从。御。覽。一。百。三。十。五。引。改。

十五年。商侯履遷于亳。成。湯。元。年。

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

二十年。伊尹歸于商。及汝鳩汝方會于北門。

二十一年。商帥師征有洛。克之。遂征荊。荊降。師。字。本。脫。从。孫。本。補。

二十二年。商侯履來朝。命囚履于夏臺。

二十三年。釋商侯履。諸侯遂賓于商。

二十六年。商滅溫。

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韋。商帥取韋。遂征頗。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二十九年。商師取頗。三日並出。費伯昌出奔商。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于河。

三十年。翟山崩。殺其大夫關龍逢。商帥征昆吾。

多。賚。殷。英。

三十一年。商自隴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腰。商帥征三腰。戰于邲。獲桀于

焦門。放之于南巢。太平御覽八百八十。路史後紀十四。引紀年。夏。桀。末。年。社。祭。其。年。為。湯。所。放。今。本。無。此。文。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史記夏本紀集解。文選六代論。注引此。皆作紀年。晉書東晉傳。引紀年。篇云。夏年多殷。今本仍殷年。夏。非。東。晉。所。見。本。也。

殷商成湯。

名履。太平御覽八十。引紀年。云。湯。有。七。名。而。九。征。

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始屋夏社。

十九年。大旱。氐羌來賓。吳本作。來賓。

二十年。大旱。夏桀卒于亭山。禁弦歌舞。道本禁弦歌舞。四字。別。為。一。條。

二十一年。大旱。鑄金幣。孫本無。此。年。

二十二年。大旱。

竹書紀年 卷上

竹書紀年 卷上

二十三年。大旱。孫本無。此。年。

二十四年。大旱。王禱于桑林。雨。

二十五年。作大濩樂。初遷狩。定獻令。

二十七年。遷九鼎于商邑。

二十九年。陟。

外丙。

名勝。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元年乙亥。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二年。陟。

仲壬。

名庸。

元年丁丑。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杜預。春。秋。後。序。引。命。卿。士。伊。尹。後。序。引。同。

四年。陟。

太甲。

名至。

元年辛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杜預。春。秋。後。序。引。命。卿。士。伊。尹。作。仲。壬。即。位。與。此。不。同。出。伊。尹。以。下。皆。同。

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天大霧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春。秋。後。序。引。無。天。大。霧。三。日。文。意。

覆。士。賦。序。注。引。謂。作。既。成。宏。明。集。十。一。引。據。家。書。云。伊。尹。自。其。立。後。太。甲。潛。出。殺。伊。尹。而。用。其。子。

十年。大變于太廟。初視方明。

十二年。陟。史記魯世家。宋。隱。云。紀。年。太。甲。唯。得。十。二。年。

沃丁。

名絢。太平御覽八十。四。引。作。沃。丁。絢。

元年癸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咎單。

竹書紀年 卷上



八年，祠保衡。孫本同作嗣誤。

十九年，陟。

小庚。

名辨。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注云即太庚也。

元年壬子，王即位，居亳。

五年，陟。

小甲。

名高。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元年丁巳，王即位，居亳。

十七年，陟。

雍已。

名他。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元年甲戌，王即位，居亳。

十二年，陟。

太戊。

名密。

元年丙戌，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陟、臣扈。

七年，有桑，殺生于朝。

十一年，命巫咸禱于山川。

二十六年，西戎來賓，王使王孟聘西戎。

三十一年，命殺侯中衍爲車正。

三十五年，作寅車。

四十六年，大有年。

五十八年，城蒲姑。

六十一年，東九夷來賓。

七十五年，陟。

太戊遇祥桑，側身修行，三年之後，遠方慕明德，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商道復興，廟爲中宗。

仲丁。

名莊。

元年辛丑，王即位，自亳遷于囂，于河上。太平御覽八十四引無于河上三字。

六年，征藍夷。後漢書東夷傳注引云：仲丁即位，征于藍夷。

九年，陟。

外壬。

名發。

元年庚戌，王即位，居囂，邳人桀人叛。

十年，陟。

河亶甲。

名格。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元年庚申，王即位，自囂遷于相。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三年，彭伯克邳。

四年，征藍夷。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五年，佻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佻人來賓。

九年，陟。

祖乙。

名滕。太平御覽八十四引作祖乙。

元年己巳，王即位，自相遷于耿，命彭伯、韋伯。

二年，把于耿，自耿遷于庇。

三年，命卿士巫賢。

八年，城庇。

十五年，命邰侯高圉。

十五年，命邰侯高圉。

十五年，命邰侯高圉。



十九年陟。

祖乙之世商道復興廟為中宗。太平御覽八十四引紀年是為中宗一句是知前後三條皆非注文。

祖辛。

名且。

元年戊子王即位居庇。

十四年陟。

開甲。

名胤。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元年壬寅王即位居庇。

五年陟。

祖丁。

名新。

元年丁未王即位居庇。

九年陟。

南庚。

名更。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元年丙辰王即位居庇。

三年自庇遷于奄。自庇字本脫从太平御覽八十四引補。

六年陟。

陽甲。

名和。

元年壬戌王即位居奄。太平御覽八十四引作居奄。

三年西征丹山戎。孫本作二年山海經大荒北經注竹書云和甲西征得二丹山。

四年陟。

盤庚。

名旬。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史記股本紀正義引竹書紀年云盤庚字也。

元年丙寅王即位居奄。

七年應侯來朝。水經注水注云漢書古文殷時已有應侯漢書地理志以漢注引古文亦云。

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股。太平御覽八十四引作自奄遷于北蒙。尚書盤庚正義引漢書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股。股在鄆南三十里東竹書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遷居說以為居於股御覽所引正與東竹所見本同史記項羽本紀案漢引漢書古文亦云盤庚自奄遷于北蒙曰股漢南去鄆州三十里今本竹書下七字。

十五年營股邑。

十九年命邠侯亞圉。

二十八年陟。

小辛。

名頤。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元年甲午王即位居股。

三年陟。

小乙。

名斂。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元年丁酉王即位居股。

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

十年陟。

武丁。

名昭。

元年丁未王即位居股命卿士甘盤。

三年夢求傅說得之。



六年命卿士傅說視學養老。

十二年報祀上甲微。

二十五年王子季已卒于野。

二十九年彤祭太廟有雉來。

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

三十四年克鬼方氏彘來賓。

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

五十年征豷韋克之。

五十九年陟。

王殷之大仁也。力行王道。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大小。無時或怨。是時與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光。南不過荆蠻。北不過朔方。而頌聲作。禮廢而復起。廟號高宗。

名昭。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元年丙午。即位。居殷。作高宗之訓。

十一年陟。

祖甲。

名載。太平御覽八十四引作帝祖甲載。

元年丁巳。王即位。居殷。孫本作丁未誤。

十二年征西戎。冬。王返自西戎。陽甲西征。得一片山。○據山海經大荒北經注。乃初甲非陽甲也。此後人探山經注。誤附于此。已見上。

十三年。西戎來賓。命邠侯組紉。

二十四年。重作湯刑。

二十七年。命王子囂。王子良。

三十三年。陟。

王在野。及即位。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追其末也。繁刑以備遠。商道復衰。

馮辛。

名先。太平御覽八十四引作康辛先。

元年庚寅。王即位。居殷。

四年。陟。

庚丁。

名選。

元年甲午。王即位。居殷。孫本作王辛。

八年。陟。

武乙。

名選。

元年壬寅。王即位。居殷。邪遷于岐周。

三年。自殷遷于河北。命周公奭。賜以岐邑。

十五年。自河北遷于沫。

二十一年。周公奭父薨。

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于畢。克之。

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

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五十畝。馬十四匹。太平御覽八十四引作馬。王季歷馬十四匹作八。

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俘二十翟王五字本脫。從王。王敗于河渭。大雷震死。

文丁。後漢書西羌傳注。太平御覽八十四引俱作太丁。

名托。

元年丁丑。王即位。居殷。

二年。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敗績。後漢書西羌傳注引作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

三年。涇水一日三絕。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爲牧師。後漢書西羌傳注文選與引注引牧上有成字。

五年周作程邑。

七年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克之。後漢書西羌傳注引作周人。

十一年周公季歷代醫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季歷。後漢書西羌傳注引作周人伐醫徒之戎克之捷其三大夫史通疑古史無說補周引皆作文丁殺季歷。

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因而死因諱文丁殺季歷。

十二年周文王有鳳集于岐山。

十三年陟帝乙。

名羨。

元年庚寅王卽位居殷。

三年王命南仲西征昆夷城朔方。吳本徐本拒作拘。夏六月周地震。

九年陟帝辛。

名受。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同。

元年己亥王卽位居殷命九侯周侯邳侯。

三年有雀生鵠。

四年大蒐于黎作炮烙之刑。

五年築南單之臺雨土于臺。開元占經一百一引紀年云帝辛受時周大監今本無此文。

六年西伯初禱于畢。

九年王師伐有蘇獲妘己以歸作瓊室立玉門。文選東京賦注引汲冢古文同。

十年夏六月王畋于西郊。

十七年西伯伐翟冬王遊于淇。

二十一年春正月諸侯朝周伯夷叔齊自孤竹歸于周。

二十二年冬大蒐于渭。

二十三年因西伯于羨里。

二十九年釋西伯諸侯適西伯歸于程。

三十年春三月西伯率諸侯入貢。

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畢得呂尚以爲師。

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有赤鳥集于周社。孫本鳥作鳥。

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

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

三十四年周師取著及邳遂伐崇崇人降冬十二月昆夷侵周。

三十五年周大穡西伯自程遷于豐。

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西伯使世子發營鎬。

三十七年周作辟雍。

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孫本無大夫二字。

四十年周作靈臺王使膠鬲來玉于周。

四十年春三月西伯昌焉。

四十二年周武王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尚。元年。有女子化爲丈夫。

四十三年春大閱峽山崩。

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

四十七年內史向整出奔周。

四十八年夷羊見二日竝出。

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王囚箕子殺王子比干微子出奔。

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新唐書歷志竹書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而管子及家語以爲十二年蓋通成君之歲也太平御覽八十四引帝乙二年周人伐商疑卽此年傳寫之脫。

秋周師次于鮮原冬十有二月周師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

自成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史記歷代本紀集解引同自成二字从文選六代論注引補殷本紀正義引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後殷年之滅七百七十



三年更不徒都。封時大。其邑南距朝歌。老  
隴部郡及沙丘皆爲離宮別館。今本無此文。

### 竹書紀年卷下

周武王

名發

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姆野。水經謂水注初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遂分夫之明。水經謂水注初

同。淇水注。受立受子祿父。是爲武庚。夏四月。王歸于豐。饗于太廟。命監殷。遂狩於管。作大武樂。

十三年。巢伯來賓。處殷于太廟。遂大封諸侯。秋。大有年。

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禱于壇墠。作金縢。

十五年。肅慎氏來賓。初狩方岳。誥于沫邑。冬。遷九鼎于洛。

十六年。箕子來朝。秋。王師滅蒲姑。

十七年。命王世子誦于東宮。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五十四。吳本徐本俱作九十四。跡史實釋引作五十四。

成王。

名誦。

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禱百官。庚午。周公誥諸侯于皇門。夏六月。葬武王于畢。

秋。王加元服。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東。

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都。以叛。秋。大雷電以風。王遣周文公于郊。遂伐殷。

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于衛。遂伐奄。滅蒲姑。

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夏四月初。齊姜。王師伐淮夷。遂入奄。

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

六年。大蒐于岐陽。

七年。周公復政于王。春二月。王如豐。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甲子。周文公誥多士于成周。遂城東都。王如東都。諸侯來朝。冬。王歸自東都。立高圉廟。

八年春正月。王初置辟親政。命魯侯禽父齊侯伋。遷庶殷于魯。作象舞。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廟。初用勺。肅慎氏來朝。王使榮伯錫肅慎氏命。

十年。王命唐叔虞爲侯。越裳氏來朝。周文公出居于豐。

十一年春正月。王如豐。唐叔虞嘉禾。王命唐叔歸禾于周文公。王命周平公治東都。

十二年。王師燕師城韓。王錫韓侯命。

十三年。王師會齊侯魯侯伐戎。夏六月。魯大禱于周公廟。

十四年。秦師圍曲城。克之。孫本作齊師。冬。洛邑告成。

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鳳凰見。遂有事于河。

十九年。王遷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官。黜豐侯。

二十一年。除治象。周文公薨于豐。

二十二年。葬周文公于畢。

二十四年。於越來賓。孫本作作于。

二十五年。王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冬十月。歸自東都。有事于太廟。范本吳本徐本有作大。

三十年。離戎來賓。

三十三年。王遊于卷阿。召康公從歸于宗周。命王世子釗如房。逆女。房伯祈歸于宗周。

三十四年。兩金子成陽。







十八年春正月王居祗宮諸侯來朝。

二十一年祭文公薨。

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

三十五年孫本作一十五年荆人入徐毛伯遜帥師敗荆人于冻。

三十七年廣韻二十二元注引作十七年太平御覽三百五引作四十七年藝文類聚九初學記七文選江賦注引同今本伐楚二字本脫从藝文類聚引補文選俱大起九師東至

于九江叱鼉鼉以為梁此本作梁从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改北堂書鈔十六鼉鼉七十三又引作梁與今本同遂代越至于紆紆見路史國名紀六注荆人來貢。

三十九年王會諸侯于塗山。

四十五年魯侯澆薨。

五十一年作呂刑命甫侯于臺。

五十五年王陟于祗宮。

共王。

名繁。

元年甲寅春正月王即位。

四年王師滅密。

九年春正月丁亥王使內史良錫毛伯遜命。

十二年陟。

懿王。

名堅。

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即位天再旦于鄭事類賦法一引同太平御覽二引作正開元占經三引作天作皆無下二字

七年西戎侵城。

十三年翟人侵岐。

十五年王自宗周遷于槐里。

十七年魯厲公擯莒。

二十一年虢公帥師北伐犬戎敗還。

二十五年王陟。

懿王之世與居無節號令不時黎壹氏不能共其職諸侯於是攜德。

孝王。

名辟方。

元年辛卯春正月王即位命申侯伐西戎。

五年西戎來獻馬。

七年冬大雨雹江漢水牛馬死是年成王生○孫本電作注中八字皆作正文

八年初牧于汧渭孫本作下

九年王陟。

夷王。

名變。

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即位。

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瓊玉資于河用介珪北堂書鈔三十一太平御覽八十五引同

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于鼎太平御覽八十五引同史記正義引作則齊哀公鼎

六年王獵于社林獲犀牛一以歸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引作獵于社林得一犀牛

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後漢書四光傳同注云見竹書紀年

伐庸至于鄂孫本無此字冬雨雹大如礪初學記二引同楚子熊渠

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王陟。

厲王。

名胡。

元年戊申春正月王即位作夷宮命卿士榮夷公落。

楚人來獻龜貝。

楚人來獻龜貝。

楚人來獻龜貝。

楚人來獻龜貝。



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齊獻公山孫本無山字薨。

六年。楚子延卒。

八年初。暨勝。芮伯良夫戒百官于朝。

十一年。西戎入于犬丘。

十二年。王亡奔。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十三年。王在。共伯和攝行天子事。史記周本紀卷四引作共伯和于王

位。莊子讓王。爲釋文引同。

十四年。獯狁侵宗周西鄙。召穆公帥師追荊蠻至于洛。

十六年。蔡武侯薨。楚子勇卒。

十九年。曹夷伯薨。

二十二年。大旱。陳幽公薨。

二十三年。大旱。宋僖公薨。

二十四年。大旱。杞武公薨。

二十五年。大旱。楚子嚴卒。

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

大旱既久。廬舍俱焚。會汾王崩。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歸國。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道遙得志于共山之首。水經渭水注云。共縣故城。即共和之故國也。共伯既歸帝政。道遙于共山之上。疑此紀年之文。

宣王。

名靖。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卽位。周定公召穆公輔政。復田賦。作戎車。燕惠侯薨。

二年。錫太師。皇父司馬休父命。魯慎公薨。曹公子蘇。其君。隨伯強。

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後漢書西羌傳云。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爲戎所殺。注連下。數條云。並見竹書紀年。此作三年。疑誤。齊武公薨。孫本無齊字。

四年。王命蹇父如韓。韓侯來朝。

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獯狁。至于太原。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荊蠻。

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

西戎殺秦仲。後漢書西羌傳。此句當在上三年下。廣安明集十一引竹書云。自秦仲之崩。本無年世之紀。又云。史記竹書曾云。秦無歷數。周侯附。疑。楚子新卒。

七年。王錫申伯命。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

八年初。考室。魯武公來朝。錫魯世子戲命。

九年。王命諸侯于東都。遂守于甫。孫本守作。詳。

十二年。魯武公薨。齊人執其君。厲公無忌。立公子赤。

十五年。衛懿侯薨。王錫懿文公命。

十六年。晉遷于絳。

十八年。蔡夷侯薨。

二十一年。魯公子伯御弑其君懿公。戲。

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

二十四年。齊文公赤薨。孫本作齊侯赤。

二十五年。大旱。王禱于郊。廟。遂雨。

二十七年。宋惠公觀薨。孫本無觀字。

二十八年。楚子狗卒。

二十九年。初不耕千畝。

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初。樂記二十九。太平御覽九百七引。作有兔舞。疑。

三十二年。王帥師魯。殺伯御。命孝公稱于夷宮。陳信公孝薨。有馬化爲人。

三十三年。齊成公薨。王帥伐太原之戎。不克。後漢書西羌傳。王遣兵伐太原。或不克。在使秦仲伐戎後二十七年。事當在上三十年。

三十七年。有馬化爲狐。開元占經一百八引。作三十三。搜神記云。周宣王三十三。幽王生。有馬化爲狐。今本疑誤。燕僖侯卒。孫本無燕字。楚子鄂卒。

三十八年。王師及晉。樛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通。後漢書西羌傳。作王師敗。疑。

三十九年。王師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通。

四十年。料民于太原。戎人滅姜邑。晉人敗北戎于汾隰。後漢書西羌傳云。晉人敗北戎于汾隰。戎人滅姜侯之邑。范史所引。本竹書紀年之文。今本二句。疑誤。







二十五年，晉文侯蒞，秦初用族刑。

二十六年，丙申，晉昭侯元年。晉封其弟成師于曲沃。

三十二年，晉潘父弑其君昭侯，納成師，不克，立昭侯之子孝侯，晉人殺潘父。

三十三年，癸卯，晉昭侯元年。楚人侵申。

三十六年，衛莊公卒，王人戍申。

四十年，齊莊公卒，晉曲沃桓叔成師卒，子驪立，是為莊伯。

四十一年，辛亥，莊伯元年。春，大雨雪。

四十二年，狄人伐翼，至于晉郊，宋宣公薨。吳本孫本，宜作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諡之。

四十七年，晉曲沃莊伯入翼，秋，孝侯，晉人逐之，立孝侯子卻，是為鄂侯。

四十八年，戊午，晉鄂侯元年。無雲而雷，魯惠公卒。

四十九年，己未，晉魯公元年。○杜預春秋後序引紀年云：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春秋後序引同。

五十一年，春二月乙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王陟，桓王。

元年壬戌，水經注引，作莊伯十二年。十月，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谷。水經注引同。翼侯使曲沃之禾而還。水經注引，相一作相，○水經注引，不祀年，成作城，至相而還，作至，則庭乃返，今凡不祀年者，俱不先標所

二年，王使虢公伐晉之曲沃，晉鄂侯卒，曲沃莊伯復攻晉，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下本有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谷十四字，疑上

三年甲子，晉哀侯元年。○杜預春秋後序引紀年，晉國起自惠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是不真，侯小子侯紀年也，為非漢原文。

四年，曲沃莊伯卒，子稱立，是為武公，尙一軍。水經注引，在下，西人乘京上。

五年，曲沃武公元年，○水經河，芮人乘京，河水注，水經注引，作武公元年。荀人董伯背叛曲沃。河水注引，曲沃二字。

十一年，晉小子侯元年。○水經河，曲沃獲晉哀侯，晉人立哀侯子為小子侯，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萬出奔魏。今本作的伯萬出奔魏，無上二句，从河水注引補。

十二年，水經河水注引，作晉武公八年。秋，秦伐芮，四字本脫，从路史，國名紀五注引補。冬，王師秦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冬字从路史注引補，河水注引作周師圍魏，路

十三年，水經河水注引，作晉武公九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晉曲沃滅荀，以其地賜大夫原氏，是為荀叔。漢書地理

十四年，王命欒仲伐曲沃，立晉哀侯弟緡于翼，為晉侯。

十五年，晉欒仲元年。

十六年，春，滅翼。

十七年，楚及巴伐鄂，此年全脫，从路史國名紀五引，補作桓王十七年，孫本亦有。

十九年，鄭莊公卒。

二十三年三月乙未，王陟，莊王。名信。

元年乙酉，曲沃尙一軍，異于晉。

四年，齊襄公滅紀，邢邵都，此年全脫，从史記秦本紀正義引補，據左傳事在此年，今本紀年已為後人亂，凡無年次可考者，今略依左傳史記年次，下做此。

六年五月，葬桓王，王本作公，从吳本改。

十五年，王陟，藍王。名胡齊。

元年庚子春，齊桓公會諸侯于北杏，以平宋亂。



三年曲沃武公滅晉侯緡以寶獻王王命武公以一軍爲晉侯。

四年晉武公二十八年晉猶不與齊桓公之盟。

五年晉武公卒子詭諸立爲獻公。王陟。吳本無此年齊人殲于遂。此條本脫唐書劉昫傳云昭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從後人追前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襄其師皆孔子新意知按春秋經傳而爲也據左傳事在此年

惠王名聞。

元年乙巳晉獻公元年晉獻公朝。王如成周周陽白兔舞于市。水經漢水注引作晉獻公二十五年正月魯人伐晉因有白兔舞于市見下文

二年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引作晉獻公二年王子頹亂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爲蜮射人。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引皆同

九年晉城絳。絳本作降從吳本范本改

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滅耿以賜大夫趙夙滅魏以賜大夫畢萬。鄭棄其師。此條本脫唐書劉昫傳引補左傳在此年

十七年衛懿公及赤狄戰于洹澤。杜預春秋後序引同云陸渾宮爲洹即左傳所謂洹澤也吳本孫本無戰字

十九年水經河水注引作晉獻公十九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河水注杜預春秋後序引同虢公醜奔衛獻公命瑕父呂甥也于虢。

都。河水注引同獻字本脫據都作陶都从河水注引改

二十五年水經漢水注引作晉獻公二十五年春正月狄人伐晉。王陟。漢水注引下有周有白兔舞于市見上

襄王。

元年庚午晉獻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立夷吾二年。辛未晉殺里克

三年雨金子晉。秦取靈丘。此條本脫古文苑注一置右廣川書跋引此作秦穆公十一年今據補

七年秦伯涉河伐晉。史通疑古篇云汲冢竹書與春秋紀年之記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其本國皆無所隱今本無此文

八年隕石于宋五。此條本脫史通惑經篇云觀汲冢所記多與春秋符同執我行人鄭襄其師隕石于宋五諸如此句多是古史今補秋我行人不知是何年之文附見于此

十五年水經河水注漢水注引作晉惠公十五年晉惠公卒子懷公圉立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白衰皆降爲水。

盟于軍公子重耳涉自河曲。河水注引秦穆公帥師公子重耳涉自河曲乃謂秦穆公使公子絳來與師言次于郇。

十六年乙酉晉文公元年晉殺子圉。

十七年晉城荀。漢書地理志臣瓚注引汲冢古文云文公城荀

二十年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杜預春秋後序引同

二十二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南鄭。水經漢水注引張下有陽字

二十四年晉文公卒。

二十五年甲午晉襄公繼元年

三十年水經洛水注引作晉襄公六年洛絕于洹。洛水注引同

三十一年晉襄公卒。

三十二年辛北晉襄公夷皇元年

三十三年王陟。

頃王。

元年癸卯。

六年彗星入北斗。王陟。

匡王。

元年己酉。

六年王陟。晉靈公爲趙穿所殺趙盾使穿逆公子黑臀于周立之。



六年。晉成公與狄伐秦。獲秦驪。殺之絳市。六日復蘇。

七年。晉成公卒于懸。

八年。壬戌。晉景公卒。

十八年。齊國佐來獻玉。晉紀公之獻。杜預春秋後序引同。

二十一年。王陟。

簡王。

元年丙子。

五年。晉欒公卒。

六年。辛巳。晉厲公卒。

十三年。晉厲公卒。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水經泚水注引同。

十四年。己丑。晉悼王陟。

靈王。

元年庚寅。

十四年。晉悼公卒。

十五年。甲辰。晉平公卒。

二十七年。王陟。

景王。

元年丁巳。

十三年春。有星出。晉女。十月。晉平公卒。

十四年。庚午。晉昭公元年。○河水赤于龍門三里。河水注水經河水注引同。

十九年。晉昭公卒。冬十二月。桃杏花。

二十年。晉頃公卒。

二十五年。晉頃公平王室亂。立敬王。

敬王。

元年壬午。

八年。晉頃公卒。

九年。庚寅。晉定公卒。

十四年。漢不見于天。

二十六年。太平御覽十四引。晉青虹見。太平御覽引無晉字。

二十八年。水經洛水注引。洛絕于周。洛水注引同。

三十三年。開元占經一百十三引。西山女子化為丈夫。與之妻。能生子。其年。鄭一女生四十人。二十死。此年全脫。從開元占。

三十六年。水經淇水注引。晉定公二十八年。今本。淇絕于衛。淇水注引同。

三十九年。水經淇水注引。晉城頓丘。淇水注引無晉字。

四十三年。宋殺其大夫。曼于丹水之上。水經澗水注引。丹水。澗水注引。丹上有宋大水三字。與上文異。疑下出公五年重文。

四十四年。王陟。

元王。

元年丙寅。晉定公卒。

二年。晉出公卒。

四年。於越滅吳。

六年。水經洛水注引。晉治絕于梁。洛水注引無晉字。丹水三日絕不流。洛水注引同。

七年。水經洛水注引。齊人鄭人伐衛。齊鄭伐衛。齊鄭伐衛。荀瑤城宅陽。此句本脫。從水注引補。史記補列傳正義引竹書云。宅陽一名北陽。疑此兩文。

王陟。



貞定王。

元年癸酉。於越徙都瑯琊。

四年。史記越世家案。十一月。於越子勾踐卒。是為莢執。次鹿野立。案。隱引。引作晉出公十年。

六年。水經河水注引作晉出公。晉河絕于虜。河水注引。無晉字。

七年。水經汾水注引作晉出公。晉荀瑤城南梁。汾水注引作晉。伯瑤城高梁。

十年。於越子鹿野卒。不壽立。史記越世家案。隱引。云鹿野立六年卒。

十一年。晉□□出奔齊。

十二年。河水赤三日。晉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丘。水經水注。初學記八。太平御覽六。四。引同。晉字。從初學記。太平御覽引補。

十三年。水經洛水注引。晉韓龍取秦武城。洛水注引。秦武作盧氏。

十六年。晉出公。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智伯。并其地。此條本脫。史記晉世家。襄公四年。趙襄子云。案。隱云。如紀年之說。此乃出公二十二年事。今據補。又。晉世家案。隱云。按紀年。晉伯瑤在成公二年。今本無此文。

十七年。晉出公薨。乃立昭公之孫。是為敬公。史記晉世家案。隱引紀年云。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為敬公。與今本異。 衛悼公卒于越。此條本脫。史記

新世家出公季父駢攻出公。而自立。是為悼公。悼公五年。卒。案。隱紀年云。四年卒。于越。據此。紀年。案。當在此年。今補。

十八年。已丑。晉敬公元年。○孫本無此年。

二十年。於越子不壽見殺。是為盲姑。次朱勾立。史記越世家案。隱引紀年云。不壽立十年。見殺。是為盲姑。次朱勾立。

二十二年。楚滅蔡。

二十四年。楚滅杞。田莊子卒。此條本脫。史記田完世家案。隱引紀年。齊宣公十五年。年。田莊子卒。今據補。齊宣公之立。當在貞定王十年。

二十五年。田悼子立。此年全脫。史記田完世家案。隱引紀年云。田莊子卒。明年。田悼子立。今據補。案。隱云。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作世本及記史者。不得錄也。而莊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

代而有齊國。今據世本。世宗。帝王。趙之滅。唯感十代。若如紀年。則悼子及侯刻。即有十二代。乃與莊子。史。谷。說。同。紀年。亦非。案。今本。威烈王十七年。田悼子卒。田侯刻立。在安王十九年。中。尚。說。田。和。一。代。也。

二十八年。晉敬公。王陟。

考王。

元年。敬公十。魏文侯立。史記晉世家案。隱。按紀年。魏文侯初立。在敬公十八年。今在十三年。誤。

十年。楚滅莒。

十一年。晉敬公卒。

十二年。晉幽公。魯悼公卒。

十四年。水經濟水注引。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丘。取穀密。遂城之。取穀密以下本脫。從濟水注引補。

十五年。王陟。

威烈王。

元年丙辰。

三年。北堂書鈔一百四十。晉大旱。地生鹽。北堂書鈔引。地。下有。其。字。

五年。水經沁水注引。晉丹水出反源。沁水注引。作丹。水。出。反。源。

六年。晉大夫秦嬴賊幽公于高寢之上。史記晉世家案。引大夫作夫人。 魏文侯立幽公子止。

七年。壬戌。晉烈公元年。○水。趙獻子城泜氏。泜水注。引。韓武子都平陽。泜水注。引。同。

八年。水經河水注引。趙城平邑。河水注。引。同。

九年。水經丹水注引。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丹水注。引。同。

十年。燕文公卒。次簡公立。此年全脫。史記燕世家案。隱引紀年。文公二十四年卒。簡公立十三年。而三晉會。邑。為。諸。侯。簡。公。之。立。當。在。此。年。今。據。補。文。公。之。立。當。在。考。王。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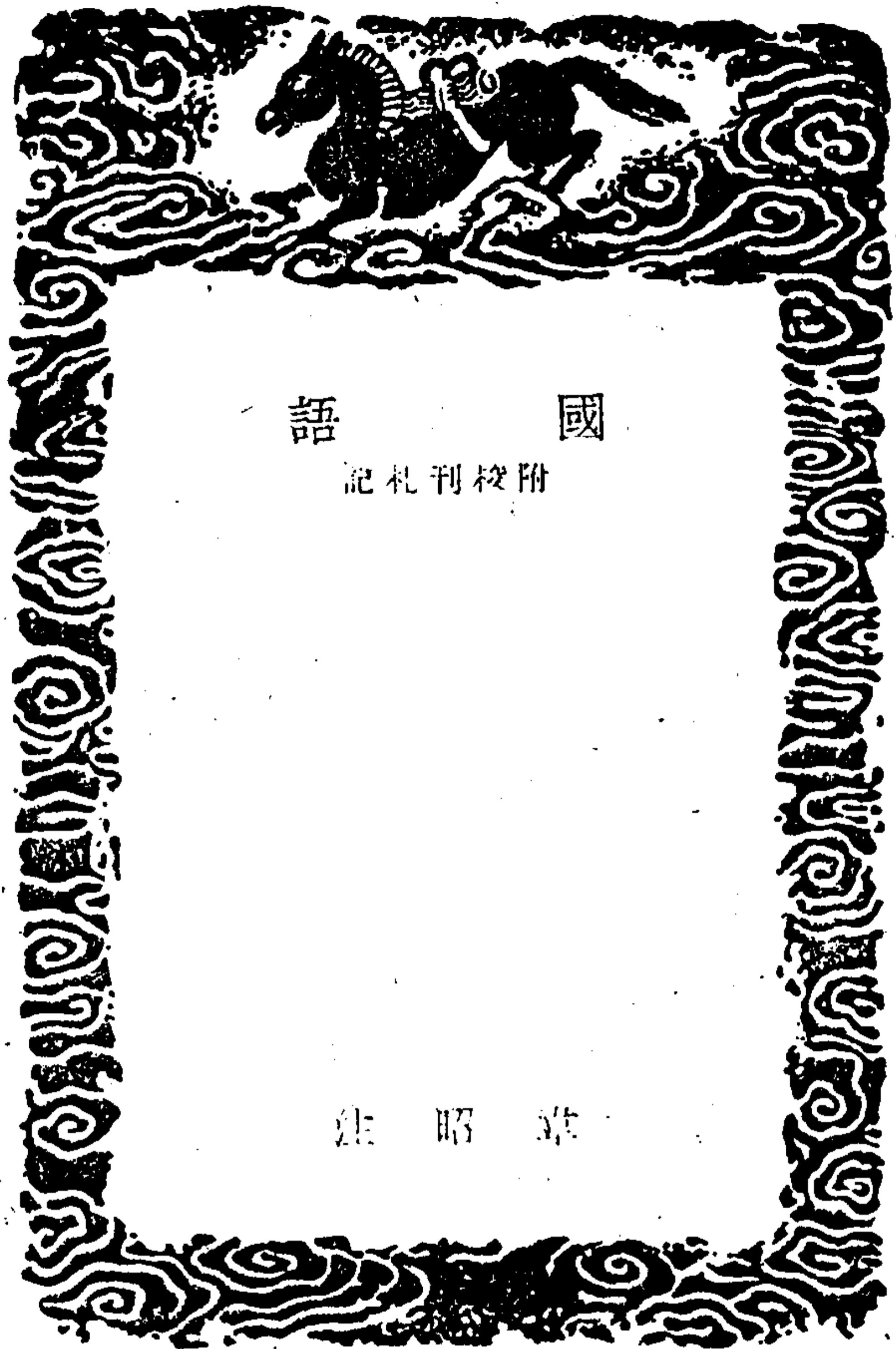












國語目錄

- 錢序
- 段序
- 章序
- 卷一 周語上
- 卷二 周語中
- 卷三 周語下
- 卷四 魯語上
- 卷五 魯語下

- 魯語下
- 卷六 齊語
- 卷七 晉語一
- 卷八 晉語二
- 卷九 晉語三
- 卷十 晉語四

國語  
附校刊札記

章昭注

- 卷十一 晉語五
- 卷十二 晉語六
- 卷十三 晉語七
- 卷十四 晉語八
- 卷十五 晉語九
- 卷十六 鄭語
- 卷十七 楚語上

- 卷十八 楚語下
- 卷十九 吳語
- 卷二十 越語上
- 卷二十一 越語下
- 札記

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

國語之存於今者，以宋明道二年葉本為最古。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舉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及皆免。而卜拜二事，證今本之誤，是固然矣。予於敏求所記之外，復得四事。周語，晉獻曲注，曲樂曲也。今本曲皆作典，高位實疾顛，今本顛作債，鄭語，依時歷華，今本華作莘，吳語，王孫維，今本維作雄，此皆灼然信其當從古者。今世盛行宋公序補晉，而於此數事並同今本，則公序所棄，未免失之。猶至如荆嬀之譌，為荆嬀，補音初無割字，是公序本未誤，然不得此本，校書家未敢決割之必為荆，予嘗論古本可寶，古本而善，乃真寶，於此本見之矣。吳門黃孝廉蕘園得是書而寶之，又欲公其寶於斯世，乃令善工，重彫以行，別為札記，志其異同，凡字畫行款，壹從其舊，即審知豕亥，爛脫，但於札記正之，而不易本文，蓋用鄭康成注樂記中庸之例。宋世館閣校刊經史，卷末多載增損若干字，改正若干字，其所增改，未必皆當，而古字古音，遂失其傳。予嘗病之，讀蕘園斯刻，歎其先得我心，可以矯近世輕改古書之弊，其為功又不獨在一書而已也。嘉慶五年三月十二日，竹汀居士錢大昕書。



## 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

乾隆己丑予在都門時東原師有北宋禮記注疏及明道二年國語皆假諸蘇州滋蘭堂朱丈文游所照校者予復各照校一部嗣奔走四方無讀書之暇辛丑乃自蜀歸金壇又遇橫逆侵擾不能讀書壬子乃避居於蘇頗多同志黃君蕙圃其一也常熟錢氏從明道二年刻本影鈔者在其家顧君千里細意校出讀之始知外間藏書家國語皆自謂明道二年本而譌謬奪屛參差乖異皆傳授而失其真者也今年蕙圃用原鈔付梓以公同好此書之真面目始見因思北宋禮記注疏當年惠松崖先生用吳金哲舍人所藏刻本照校流傳今刻本開在曲阜孔氏安得如國語之不失其真也或曰此本瑜瑕互見安必其勝於宋公序氏所定之本耶余曰凡書必有瑕也而後以校定自任者出焉校定之學誠不到則或指瑜為瑕指瑕為瑜而瑜類更甚轉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學者隨其學之淺深以定其瑜瑕而瑜瑕之真固在今公序所據之本皆亡惟此歸然獨存其謬誤誠當為公序所黜而其精粹又未必為公序所采是以蕙圃附之考證持贈同人此存古之盛心讀書之善法也古書之壞於不校者固多壞於校者尤多壞於不校者以校治之壞於校者久且不可治邢子才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以善思為適不聞以擅改為適也余既喜是書之出也因舉余舊得是書之難蕙圃今刊是書之意用揭於篇首嘉慶五年歲在庚申三月長塘湖居士段玉裁序

## 章昭國語解敘

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來王左丘明因聖言以據憲託王義以流藻其淵原深大沉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與經藝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於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謬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為之訓注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於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為已憊口矣然於文閒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間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尙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為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理解猶有異同昭以末學淺聞寡聞陪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諸家並行是非相質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切不自料復為之解因賈君之精實探虞唐之信善亦以所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為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我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必察之也



國語卷第一

周語上

穆王將征犬戎... 先王耀德不觀兵... 觀則玩... 玩則無... 是故周公之頌曰... 夫兵戢而時動... 動則威...

韋氏解

國語 卷一 周語上

國語 卷一 周語上

忠信非世德... 不忝前人... 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 而加以慈和... 事神保民... 莫弗欣享... 王非務武也... 勤恤民隱... 而除其害也... 夫先王之制... 邦內甸服... 邦外甸服... 侯甸男采衛蠻夷... 甸服... 侯服... 采服... 衛服... 蠻夷... 甸服... 侯服... 采服... 衛服... 蠻夷... 甸服... 侯服... 采服... 衛服... 蠻夷...

國語 卷一 周語上

三































































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 也。謀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此六者皆君之德也。故臣也。訪問之曰。和為每懷。...

季武子為三軍。有武子。魯文子之子。季孫夙也。周禮天子六軍。魯伯禽之封。...

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三軍也。若元侯有卿。則令卿帥其軍。...

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救邠十四年。晉使六卿帥諸侯之大夫伐秦。至涇水。無肯先渡者。...

襄公如楚。及漢。開康王卒。欲還。公孫也。漢水名。康王楚之子。康王昭也。...

其衆未敗。何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為。姑從君乎。...

不武。帥大難以懼小國。其誰云待之。無二心。以楚大國為難。其誰能待之。...

可。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下。方城。楚北山也。...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使季治逆。季治。魯大夫。季氏之。追而予之。...

利。何必下。則。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又。何。謂。焉。...

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

諸。侯。矣。不。值。為。大。夫。也。夫。服。心。之。文。也。身。必。服。之。如。龜。也。...

則。我。求。安。身。而。為。諸。侯。法。矣。法。免。之。君。子。是。以。忠。作。得。真。以。亂。事。也。...

武。子。勞。之。日。中。不。出。日。中。早。至。日。中。也。穆。子。怨。其。人。曰。可。以。出。矣。...











才也。才，天所賦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  
其屍授之。使子齊，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為戮，欲得生自戰之，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  
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東縛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壘三浴之，以香湯洗之，  
桓公親逆之于郊，逆也。郊，而與之坐，而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高者，田狩  
畢弋，田獵也。狩，守而取禽也。畢，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崇，高也。九妃六嬪，唐書曰：九妃三嬪，  
非禮制也。嬪，婦之屬，尊卑如婦也。陳妾數百，列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遊車之  
數，戎士待陳妾之餘，戎車待遊車之數，優笑在前，賢材在後，優笑，借也。是以國家不日引，引，申也。不月長，其  
也。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也。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  
以成名，周管子之先也。故功也。昭王、穆王，雖有所謂，猶能世法文武之常典。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  
命會也。叟，老者也。比比方也。校，考也。設象以為民紀，設象，謂設教象之法於象也。周禮曰：正月之吉，始法也。  
也。則考其德，行也。德也。與賢者，設象以為民紀，於象也。設象，謂設教象之法於象也。周禮曰：正月之吉，始法也。  
權以相應，用也。用也。權也。比級以度，比，其家也。度，法也。本末，本也。末也。正也。勸之以  
賞賜，糾之以刑罰，糾，班序也。班，序也。毛，以為民紀，統，列也。項，也。白，黑也。幼，有等也。以治民之經紀，桓公曰：為  
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三分國都，以內也。伍，五也。鄙，以外也。謂  
王，謂若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也。若工，就，陵為之終，終，也。而慎用其六柄焉。六柄，生  
殺貧富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四民，謂士、農、工、商。雜處，則其言曉，其事易，曉，說也。公  
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開燕，士，講學道者也。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  
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羣，集也。開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若言敬，其幼者言悌，少  
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遷，移也。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也。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  
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謂四時各有其宜也。辨其功苦，辨，別也。功，半也。權節其  
用，權，平也。節，其平沈之均，論比協材，論，擇也。比，其善也。也。且暮從事，施於四方，於四方也。以飭其子弟，  
也。節，節其大小輕重，論比協材，論，擇也。比，其善也。也。且暮從事，施於四方，於四方也。以飭其子弟，  
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陳，亦示也。功，成功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謂四時所  
資之，而監其鄉之資，資，視也。資，財也。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荷，負也。肩，肩也。服牛，服牛，謂牛服也。  
也。以服箱，以周四方，周，編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市，取也。賤，賤也。鬻，鬻也。服牛，服牛，謂牛服也。  
相示以賴，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  
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謂四時各有其宜也。權節其用，未耜耨，耨，  
也。也。所以，所以，謂其器用，小大，謂之宜也。耨，耨也。及寒，斂，斂，除田也。寒，謂季冬大寒也。以待時耕，耕，謂立及耕，深耕  
而疾耨之，以待時雨，疾，速也。耨，耨也。時雨既至，挾其槍，槍，耨也。耨，耨也。以待時耕，耕，謂立及耕，深耕

國語卷第六

齊語

桓公自莒反於齊，桓公，齊太公之後，桓公之子，桓公之弟，桓公小白也。初，桓公立，其政無常，桓公曰：亂  
殺無知，逆子糾于魯，莊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大，使鮑叔為宰，鮑叔，齊大夫，桓公之弟，桓公曰：亂  
夫歸，逆小白于莒，莊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使鮑叔為宰，鮑叔，齊大夫，桓公之弟，桓公曰：亂  
之庸臣也，庸，凡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  
則其管夷吾乎，管夷吾，齊卿也。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寬，則得衆，惠，則足。治國家不失  
其柄，弗若也。柄，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  
勇焉，弗若也。軍門，立於軍門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三君皆云：濱，近也。管仲，桓  
公中鉤，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叔  
對曰：請諸魯，是時桓公使鮑叔殺管仲，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施伯，魯大夫，桓公之孫，桓公之孫，桓公  
不子我矣。若之何？鮑叔對曰：使人請諸魯，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羣臣，故請之。則子  
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































使屠岸夷屠岸夷晉大夫也告公子重耳於狄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非亂何入，非擾何安？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鉢。鉢，道也。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樹木也。始不固本，終必搖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長，長民也。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以喪爲樂也。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也。怠，懈也。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易，反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不我導，不從我也。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偃曰：犯也。重耳與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刻也，不可犯也。刻，鋒也。父母死爲大喪，讓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酒掃之臣，酒，灑也。死又不放泣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敢，辭也。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固，定也。親衆，親衆也。善鄰，善鄰國也。在因民而順之。因，民所愛而苟衆所利，鄰國所立也。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稱，亦使蒲城午。呂甥，卻稱，皆晉大夫也。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內主也。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無常，無常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危，危也。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也。索，求也。方亂以擾，執適禦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無愛虛以求入。外，外諸侯也。內，內大夫也。既入而後圖聚，入國乃圖。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君死自立，則不敢，則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徑，徑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各有心，則民各有心也。盡請君子秦乎？秦，秦國也。大夫許諾，乃使梁由廬告於秦穆公。梁由廬，大夫秦穆公伯也。天降禍於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之紹緒。紹緒，紹緒也。昆裔，昆裔，昆裔也。昆裔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託，託也。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喪亂並臻，喪亂並臻也。士死曰不祿，君死曰不祿也。以君之靈，鬼神降衷也。衷，善也。罪人克伏其辜，罪人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待君命，待君命也。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梓收其遺遷裔，而建立之。梓收，梓收也。以主其祭祀，且鎮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懼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視，而羣臣受其大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視也。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也？羣隸，羣隸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乃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子明，秦大夫百里孟明視也。公孫枝，秦公孫子也。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立？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立也。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使之二公子，以爲朝夕之急。使之二公子，以爲朝夕之急也。大夫子明曰：君使孰也？君使孰也，君使孰也。孰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實謀，微知禮可使，敬不墜命也。微知禮可使，敬不墜命也。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熟弔公子重耳於狄曰：寡君使熟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熟弔，熟弔也。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也。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亡人無親者，被不孝之名，然後有是故置之者，不殆。然後有是故置之者，不殆也。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也。人實有之，我以微俸，人孰信我？人實有之，我以微俸，人孰信我也。有命，反國之重耳，身死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有命，反國之重耳，身死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也。再拜不稽首，起而哭。

易位而退而不私，易位而退而不私也。公子熟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勸我矣，我助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狷潔，狷潔也。則大事不行，重賂配德，已之德也。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微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熟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汾陽，地名也。不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負蔡，地名也。君苟輔我，蔑天命矣。蔑，無也。無天，亡人苟入掃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無天，無天也。君實有郡縣，郡縣，郡縣也。且入河外列城五，河外，河外也。列城五，東臨黃河，西臨黃河，南臨黃河，北臨黃河，東臨黃河，西臨黃河，南臨黃河，北臨黃河。君實有郡縣，無有難急也。無有難急也。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珩，珩也。而小詩傳曰：上有珩珩，下有雙珩。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請納之左右也。公子熟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役爲後也。君起而哭，愛其父，孝也。退而不私，不役於利也。退而不私，不役於利也。公子熟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載成，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置仁，置仁也。則不如置不仁，以猜其中也。則不如置不仁，以猜其中也。且可以進退，改易也。臣聞之曰：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仁置德，武置服也。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實爲惠公。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特於晉？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也。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不好弄戲，不過所復也。怒不及色，怒不及色也。及其長也，弗改，故出亡無怨於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能侍乎？其誰能侍乎也。君子曰：善以微勸也。







荀使晉來不說惠公不報秦施今不若子之... 我誰與是故汜舟於河歸維於晉... 六年秦歲定惠公六年晉僖公十五年... 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 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 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

君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君之不置德而置服也... 吾又奚言哉殺其內主謂也背其外路也... 君之指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溲而止... 慶鄭曰釋來救君也亦不克救君遂止于秦... 君與逐出之與以歸之與復之孰利公子執曰殺之利... 也恐知國家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不若殺之... 之君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讎雖微秦國天下孰弗患... 徒殺之也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 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智也公孫枝曰恥一國之士... 若不可必為諸侯笑戰而取笑諸侯不可謂武殺其弟... 再施不遂也不可謂智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曰不若... 使子父代處秦也國可以無害是故歸惠公而質子圍... 東之政在魯信十五年

公在秦三月內傳公以九月開秦將成乃使卻乞告呂甥... 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 且賞以悅衆衆皆哭焉作輟田... 呂甥致衆而告之曰吾君慚焉其亡之不卹也... 外若何衆曰何爲而可以還君呂甥曰以韓之病兵甲... 焉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爲州使州呂甥逆君於秦穆公... 其小人不念其君之罪而悼其父兄子弟之死者... 楚又交輔之也其君子思其君且知其罪曰事秦有死... 吾固將歸君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曰不免君子則否公... 君而與報秦子圍是故云故言其君子則否曰吾君之... 焉惠莫大焉納而不遂廢而不起以德爲怨君其不然... 客饋七年焉子羊爲一年... 惠公未至蛾析謂慶鄭曰君之止子之罪也... 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有大... 不來將獨伐秦其師不得君必死之此所以待也... 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至于絳郊聞慶鄭止使... 始入而報德不降而背秦降而聽諫不戰... 其故敗既敗而誅又失有罪是失有罪不可以封國... 下有直言臣之行也... 析曰臣聞奔刑之臣也... 之謂能救罪以報讎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 安成而反之不信成平也與秦始平失刑亂政不威... 殺孺子子圍也秦復惠公而不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 聞賢於刑之梁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 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 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 夷也僞言誤衆死今鄭失次犯命而罪一也鄭擅進退... 而罪二也女媧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

國語 卷九 晉語三 惠公

國語 卷九 晉語三 惠公

國語 卷九 晉語三 惠公

第一九



























































































































校刊明道本章氏解國語札記

國語自宋公序取官私十五本校定爲補音世盛行之後來重刻無不用以爲祖有未經其手如此門道二年本者乃不絕如線而已前並取勘公序本皆謂爲勝然省覽每病不盡傳臨又屢失其終未有得其要領者不烈深懼此本之遂亡用所收影鈔者開雕以傳世其中字體前後有歧不改畫一闕文壞字亦均仍舊無所添足以懲妄也謹字之餘頗涉補音及重刻公序本綜其得失之凡而札記之金壇段先生玉裁嘗謂國語善本無逾此其知此爲最深今載其校語惠氏棟閣本借之同郡周明經錫瓊家亦載之以表微參管窺者以某案別之旁述見聞則標姓名諸注疏及類書援引殊未可全據故多從略總如干條爲一卷至於勝公序本者文句煩簡偏旁增省隨在皆是既有此本自當尋校而得苟非難據不復悉數矣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吳縣黃丕烈書

倣口矣別本標下不空不烈按此本同附音疑此亦是音印本標下不空不烈按此本同附音疑此亦是音

卷第一

耀德案依毛本集解也解也補音懋正今補音作茂解同不烈案以古字改解除疑補音作昔我先王世

國語札記

二四一

國語札記

二四二

后獲... 解... 則增修... 伯士

解... 則增修... 伯士

解... 則增修... 伯士

解... 則增修... 伯士

解... 則增修... 伯士

解... 則增修... 伯士

解... 則增修... 伯士

解... 則增修... 伯士

解... 則增修... 伯士

解... 則增修... 伯士

解... 則增修... 伯士

解... 則增修... 伯士

解... 則增修... 伯士

解... 則增修... 伯士

解... 則增修... 伯士

解... 則增修... 伯士

解... 則增修... 伯士

解... 則增修... 伯士

解... 則增修... 伯士

解... 則增修... 伯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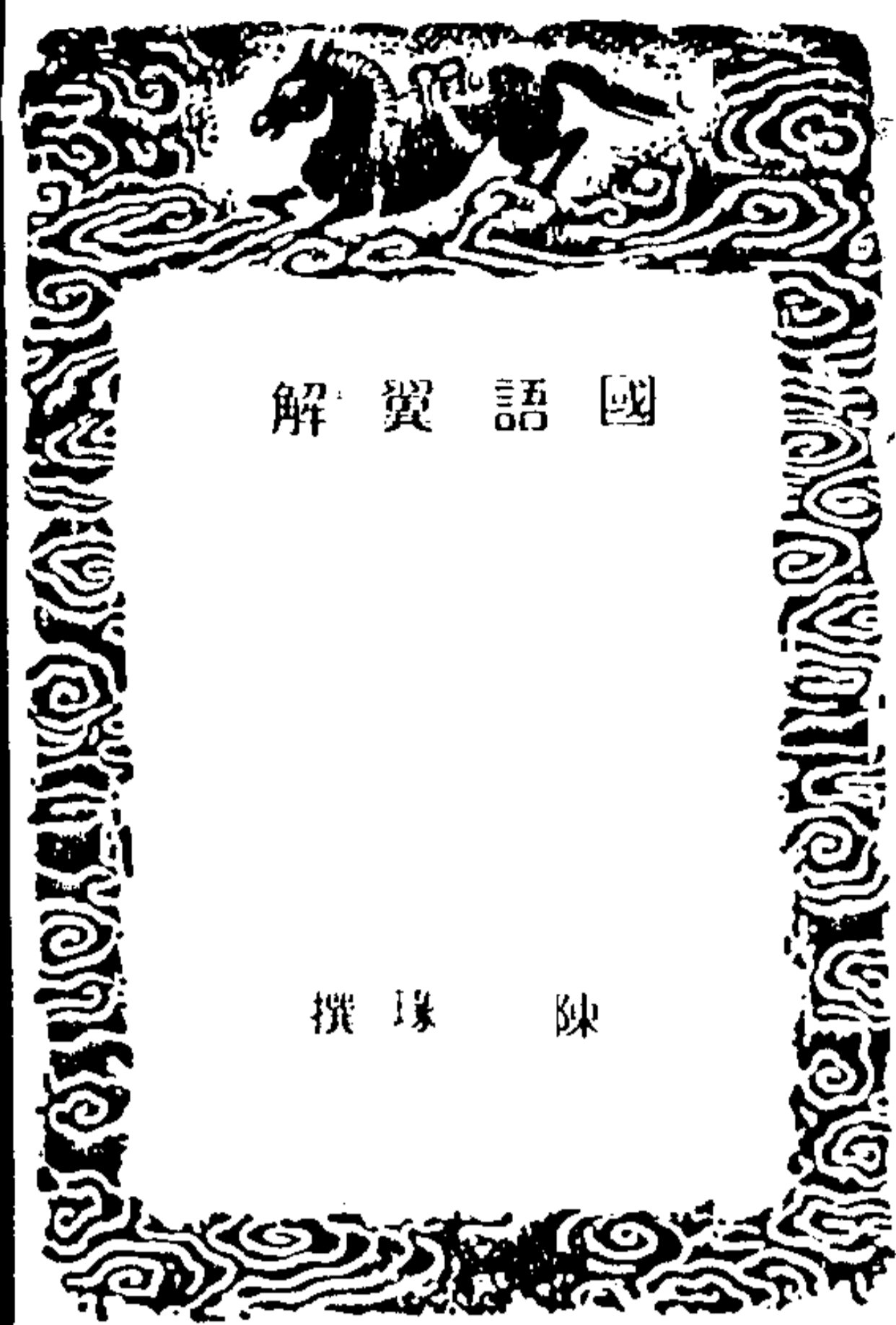












國語翼解卷一

陳瑛撰

國語翼解卷一

嘉定陳瑛撰

周語

夫兵戰而時動 解戰聚也

爾雅釋詁戰聚也說文戰藏兵也詩曰載載干戈戰通作戰  
尙書輯五瑞史記作掛五瑞集解引馬融云掛斂也釋詁戰  
本與斂收等字同訓聚說文斂收也珠案戰本爲凡聚之義  
而許君藏兵之訓戰專屬兵言義尤長左隱公四年傳云夫  
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觀則玩 解玩聚也

易繫辭所樂而玩者馬融曰玩食也左昭二十六年傳玩求

無度服虔曰玩食也韋氏於音語注云玩偷也案食偷聲相

近食噴義相成故內傳云賄貨無厭說文玩弄也玩食也春  
秋傳曰玩歲而歲日既習狀也春秋傳曰既歲而傷日是玩  
與玩俱通文選注玩猶愛也又云猶愛弄也戲猶悅也漢  
皆相因

玩則無志 解遺懼也

爾雅釋詁遺懼也易震卦象藩崇鬱百里大雅江漢徐方震  
驚方言懼驚也遺懼猶震驚也

是故周公之頌曰 解文公周公且之謚也頌時通之詩武

王既伐利周公爲作此詩巡守告祭之樂歌也

案詩序時巡守祭告樂望也韋不明言詩序而說以之合

據此亦可以破鄭漁仲魏黃初四年始行詩序之說

肆于時夏 解于於也  
案此解全依本經毛鄭爲義其云于於者錢詹甫云于於兩  
字義同而音稍異尙書毛詩例用于字論語例用于字唯引  
詩書作于今字母家以於屬影母于屬喻母古音無影喻之  
別也

懋正其德 解懋勉也

說文懋勉也案懋勉猶勉勉也聲並相近

阜其財求 解阜大也

書周官阜成兆民言大成也秦風驪驪孔阜言馬甚肥大也  
爾雅釋地大陸曰阜言陸之大者也皆以阜爲大

纂修其緒 解纂繼也緒事也

纂續同音亦同義說文續繼也書仲虺之誥續禹舊服關風  
載續武功皆訓續爲繼禮祭統則云纂乃祖服漢書班固敘  
傳纂纂之緒皆以纂爲續緒事也本爾雅釋詁周官宮正云  
稽其功緒

奕世載德 解載成也

書乃廢載歌傳言續歌以成其義也

勤恤民隱 解恤憂也隱痛也

說文血部卹心部恤俱訓憂也都凡如有隱憂毛傳隱痛也  
禮檀弓拜稽顙哀成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孟子王若隱  
其無罪而就死地漢書韓安國傳此仁人之所隱也皆以隱  
痛爲義

邦內甸服

解於甸服引商邦畿千里下言侯甸衛折圻夷折鎮折甸  
作圻案折即畿左昭二十一年傳天子之地一圻言方千里  
也故司馬掌封疆之兵甲曰圻父

說文讓相責讓也周官宰救萬民之哀惡過失而誅讓之左

信五年傳公使讓之杜注讓責之案讓以讓責爲正義畢讓  
指讓皆字之假借漢書杜讓之容作讓則畢讓亦當爲讓

師傳德而守終純固 解師循也純專也

禮王制命卿簡不帥教者以告鄭注帥循也又漢書循吏傳

謂以寬厚清淨爲天下帥注帥遊也遊猶循也說文專从  
帥專聲徐慎謂爲常倫切後人遂作純專是純專一聲案古音  
皆重唇純當爲職倫切音諄則與專近純專者以同聲爲義  
也

其有以禦我矣 解禦猶距也

以距訓禦爲扞拒之義距與拒通釋名距拒也

有三女奔之 解奔不出媒氏也

周官媒氏奔者不禁義謂不禁其爲人妾也曲禮曰奔則爲  
妾

唐風見此祭者傳三女爲祭一妻二妾也

邵公告白

案書召誥詩召南皆作召甘棠箋云召伯姬姓名奭食采于  
召廣韻邵邑名又姓出魏郡周文王子邵公奭之後是邵召  
通用也史記白起傳周邵呂望之功亦作邵與此經同又內  
傳召陵史記亦曰邵陵

君能彈詭矣 解彈止也

玉篇彈止也左襄二十五年傳自今以往兵其少彈矣注彈  
止也案爾雅釋詁尼定也郭注尼止也亦定也釋文謝羊  
而反顧奴奴反尼與彈音近孟子止或尼之  
猶其原應之有衍沃也 解廣平日原下溼曰隰下平日衍有  
澆曰沃

國語翼解卷一

廣平一語本爾雅釋地文說文遠廣平之野釋名廣平日原

原元也如元氣廣大也說文隰阪下溼也溼由溼也从水一  
所以澆也澆而有土故溼也釋名下溼曰隰隰也熱溼意  
也左襄二十五年傳并衍沃往衍沃平美之地小爾雅澤之  
廣者謂之衍說文沃澆溼也

周書說梁公 解夷謚也

周書諡法解克殺政曰夷安心好靜曰夷 傳正義引作安  
夷好

夫榮公好專利 解專擅也

禮坊記示不敢專也中庸既而好自專皆曰專擅也左桓十  
五年傳祭仲專注亦曰擅也











周語

兄弟讓國 解國也

經注國俱當作國說文四部文俱當為說文俱不從也  
戴吉士曰衛雅釋言國也毛公傳小雅兄弟國于國國也  
也鄭康成注曲禮復毋求勝復國也二字轉注義出爾雅  
韻云俗作復若人作復其韻音復後漢祭邑傳重阜自復  
用

祀緇山大姐

春秋左氏傳作鄒倍四年鄒子來朝注鄒國在琅邪鄒縣說

國語解卷一

國語解卷一

文亦作鄒姓國在東海故梁作緇倍十四年傳季姬及緇  
子遇于防史記亦作緇吳世家取齊師於父漢至緇注琅  
緇縣又夏本紀禹為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為有緇氏鄒  
為正字緇為假借字

昔陽之亡也由仲任 解陽姓之國取仲任氏之女為陽夫  
人唐尚書曰陽為鄒武公所滅

日知錄言姓本於五帝見於春秋者二十二姓之國有鄒  
偃陽而不及陽唐尚書以陽為鄒所滅即指春秋隱元年鄒  
伯克於陽之鄒杜云今潁川鄒縣縣釋文於陽於建於然

三音廣韻二仙收鄒云鄒陵縣名又於晚切亦作偽去聲二  
十五願收鄒云地名在楚地是則路史國名紀所云楚之鄒  
都襄陽之宜城也說文鄒南郡縣孝惠三年改名宜城則楚

地之鄒與鄒地之鄒陵有別後漢郡國志潁川郡鄒陵春秋  
作鄒俗作偽今鄒陵之鄒作偽與鄒國志同

百姓兆民 解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  
書平章百姓傳曰百官族姓酒誥曰越百姓里居

王其以我為魁乎  
爾雅釋言魁怨也說文魁恚也

請隨焉 解賈侍中云隨王之葬禮昭謂隨六隨也  
左傳二十五年傳云請隨惠徵士云杜依賈遂以為王之葬

禮章昭曰隨六隨之地見周禮此可備一說珠案賈章之說  
皆是也其說章用賈義即以本經證之本經云王勞之以

皆是以其說章用賈義即以本經證之本經云王勞之以

國語解卷一

國語解卷一

地衛請隨焉王不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

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  
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云云據此則晉  
係請六隨之地故王據天子規甸之制以折之然晉既辭所  
勞之賜地而不受矣又何取乎六隨之地請隨者蓋請六隨  
之地開地通路為天子之葬禮本經又云亦唯是死生之服  
物宋章是晉請於六隨開地以為葬禮故王又引死生之服  
物以示之章於下注云宋章采色文章也死之服謂六隨之  
民引王極輅也然則天子之葬禮曰隨者於六隨之地開地  
通路即謂六隨之民引王極輅非僅指地及泉隨之謂章既  
據周禮以六隨為隨未嘗不兼用賈氏葬禮之說

而縮取備物 解縮也  
案縮字之義玉篇曰退也止也儀禮注曰從也孟子注曰義  
也無以引為訓者戰國策縮于財用則置高誘曰縮歛也  
之反也章以引訓縮取相反之義為訓猶亂訓治之例然不  
如依爾雅義為長釋詁縮縮亂也注縱放舉縮皆亂法也此  
經蓋謂晉文亂法以取備物故曰縮取說文亦本爾雅為義  
云縮亂也

今將大泯其宗廟 解廟門謂之廟  
說文作樂門內祭先祖所以彷彿也重文為廟小雅祝祭于  
廟傳廟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使祝博求之門內之旁  
禮器設於堂為廟乎外注廟明日釋祭也謂之廟者於廟

門之內因名焉正義曰廟有二義一正祭時祭神於廟復求  
神於廟門內一明日釋祭時設饌於廟門外西至今日廟門  
謂之廟蓋專指廟門之祭言之猶曰廟門之祭謂之門內外  
也

將蠶夷戎狄之屬不虔  
魯語利庚天刑章彼注云虔敬也

且夫豈有為民哉 解裔民謂凶惡之列放在荒裔者也  
史記五帝本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賈逵曰四裔之地去  
王城四千里

定王享之備焉 解亦升也升折知之備也  
爾雅釋詁悉進也此以雙聲為義禮月令大飲悉正義亦云

國語解卷一

國語解卷一

孫升也升此性體於俎之上此性體為義進與升同義說文

添火氣上行也  
王公立飲則有房添 解房大俎也詩云豨豆大房謂牛解其  
體升之房也  
案古音多重唇古讀房如旁故房義亦為旁說文房室在旁  
也釋名在邊曰旁玉篇旁猶側也非一方也古讀方亦重唇  
儀禮大射禮左右曰方注旁出也房有旁義故半解其體曰  
房添俎於下文故設餼膳焉解曰餼半體也禘全體也故王  
公立飲則有房添  
夫戎狄冒沒輕儷  
案輕儷猶輕儷也錢少詹曰鄭注表記儷焉為可輕儷之貌

蓋取儷膳聲相近曰沒猶蒙昧亦聲相近  
奉其犧象 解犧尊飾以犧牛  
說文釋酒器也从酉从月周禮六尊犧尊象尊尊尊尊尊太  
尊山尊今周禮作獻尊鄭司農讀獻為犧案鄭志若張逸  
問曰犧讀如沙風皇也刻以象之象于其形姿或有不  
作獻字齊人之聲誤耳阮謀禮圖云犧尊飾牛先鄭禮注云  
犧尊飾以翡翠諸家俱以飾為義鄭志謂刻以象之象而取  
其形姿象亦以飾為義證以韋氏此解益信惟王肅則云齊  
子尾送女有犧尊以犧牛為尊蓋謂尊形如牛而背上有尊  
滿好與鄭立異故多異說

野有廣積 解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庚昭謂此庚廣積也詩  
三言孫之庚

案唐說非也包咸論語注杜預左昭二年傳粟五千庚注俱  
云十六斗曰庚唐尚書同誤蓋讀庚如較以儀禮廣之實  
當庚也其實庚之實當以攷工記庚實一級為庚級斗二升  
則庚為二斗四升十六斗也此經亦不當以庚實之多少  
為義說文庚水槽也一曰倉無屋者釋名庚俗也言盈裕也  
盈積之言也盈裕不可稱受所以密積之小雅曾孫之庚傳  
爾雅曰庚實蓋據此為義又隋書天文志天右西南四星曰  
天庚積儲粟之所

俯而春鳩  
案春鳩即春築也左宣十一年傳春鳩春築方夏築也注

國語解卷一

國語解卷一



關西兄弟相呼為榮雅作如煙曹遂築樹於祖  
故津云其備存樹將以築作也

九年楚子入陳 解既滅陳而復封之故曰入也唐尚書云遂  
取陳以為縣也

案春秋宣十一年經書丁亥楚子入陳杜以為楚欲縣陳後  
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此與申同義然唐  
尚書未檢春秋而有此誤乎夫傳明云因縣陳今縣陳矣  
因縣今縣者已然而之詞也蓋已規畫其地為郡縣之制以夷  
於九縣也王聞申叔之言而善之曰反之可乎反者反其民  
人土地也而其已分為縣陳之制不待反也故亦未嘗改也  
又案惠徵士左傳補注因縣陳云廣韻縣郡縣也釋名曰縣  
懸也懸于郡也古作寘楚莊王滅陳為縣縣名自此始也是  
劉熙亦以寘為已縣陳矣故唐尚書云然

且其狀方上面銳下  
狀之為言陳也狀陳雙聲莊子自狀其過不狀其過言自陳  
不陳也史記夏本紀縣之治水無狀索隱曰言無功狀蓋無  
功可陳也左傳狀晉令曹以罪自獻陳也古者聘問之辭  
書于簡牘以自陳於與國通謂之狀今諸侯大夫聘於天  
子亦謂之狀玉簡狀形也又書狀

使卻至告慶于周  
周禮小行人之職曰若國有福則令慶賀之注徒稱曰慶加  
物曰賀則慶賀天子待諸侯之禮也故首使卻至告慶于周

晉不知乘 解乘陵也  
乘食陵切乘陵同音故以陵為義

旅力方剛 解旅眾也  
旅力句木小雅北山之詩錢詹事曰一句而一雙韻一雙聲

王侍御懷祖先生亦曰旅力一聲之轉耳毛傳以為旅眾也  
失其義矣案說文曰春骨也重文作齒云春骨則力壯月  
齒本一字齒骨為旅尚書旅力既愆亦有齒作旅眾氏眾也  
之訓本毛傳而不得其義

兵在其頸  
說文兵械也左定十年傳齊使萊人以兵劫孔子以公室  
曰士兵之世本蚩尤以金作兵其有五一弓二矢三矛四戈

五穀蓋古者謂器為兵不若後世之以卒伍為兵也證以此  
經益信月令命將帥選士厲兵後世以卒伍為兵始此  
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

小醜言醜類之同等者左定四年傳云將其醜類禮學記比  
物醜類方言醜同也東齊曰醜侈卿則謂卿之有世祿者書  
周官祿不期侈是其義也

佻天之功 解佻偷也  
說文亦曰佻偷也左傳曰貪天之功案佻偷貪三字皆一聲  
之轉

吾非替史焉知天道  
錢少詹曰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虧盈而  
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遺覺吾非替史焉知  
天道竊焉知天道古文尚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  
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康成注論  
語云天道七政變通之占與春秋身義正同孟子云聖人之  
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故  
韋氏棟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為義太師注如師  
曠歌南風而知南風不競

目以定體 解體手足也論語曰四體不動也  
案於義當引中庸動乎四體孟子猶其有四體也今引論語  
者以論語在前也

管侯爽一 解爽當為爽字之誤也  
案爽爽非字之誤亦字之假耳爽爽聲轉故義可假即以  
爽字本義言之釋言爽差也或也詩女也不爽傳亦本爾雅  
為義云差也爽二者言音侯視與步有差或方言爽過也義  
亦同差誤下章經傳不爽解

厚味寔脂毒 解脂也讀若廣音脂焉味厚者其毒也  
鄭語毒之旨脂者其殺也滋速草於彼注曰脂極也塚案極  
从亟聲極猶亟也又案漢書五行志味厚者脂毒注脂久也  
味厚者為毒久也郊特牲猶明清與醴酒于舊澤之酒也注  
為其味厚脂毒也釋文釋音脂厚義云脂久也久酒有香皆  
以久訓音久亟以相反為義聲亦相近

天六地五數之常也 解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地有  
六五數之常也

五行全木水火土也  
漢書天文志引此文志并引春秋傳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以  
足成其義案文見左昭元年傳杜預曰金味辛木味酸水味  
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晦明而生孔氏正義曰先  
儒以為雨為木味風為土味晦為水味明為火味陽為金味  
而陰氣屬天不為五味之主此杜所以不用也錢少詹曰周  
禮大宗伯賈疏左氏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即五行之味  
也鄭義太陽不變陰為金雨為木風為土明為火晦為水與  
春秋孔氏正義所云不同當以賈氏漢志又云夫五六者天  
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曰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  
天地之道畢虛康曰天陽數奇一三五七九五在其中合六  
甲之中惟甲寅無子故有五子傳天六云云承上此十一者夫子  
皆有焉然則天六即謂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之  
六甲也地五即謂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之五子也數之常  
猶云天地之道畢蓋十一乃五六之合為天地生成之常數也

文王質文 解質文其質性有文德也  
楚詞情滿悲憤質之不信兮王逸注質性也淮南說林少自  
其質本質質而兼稜高誘注並云質性也禮器增美質鄭  
注亦云質猶性也質性有文德謂生知安行也一說質本也  
質文謂有本有文也易繫辭以為質也虞注質本也

過乾之否 解乾初九九二九三變而之否也  
惠徵志左傳補注王允曰卜曰逢欲日過尚書金縢曰乃逢

是吉今尚書作并之字案訓漢高祖誦邦荀悅曰之字國  
惠帝諱盈之字亦此類案說文過逢也逢過也二字相  
轉注史記魯世家乃見書過吉左傳過黃帝觀于阪泉之兆  
是卜筮皆可曰過說文之出也有雙連義惠說是

配而不終君三出焉 解乾天也君也故曰配配先君也不終  
子孫不終為君也乾下變而為坤坤地也臣也天地不交曰否  
變有臣象三爻故三世而終上有乾乾天子也五體不變周天  
子圖也三爻有三變故君三出於周也

豫案案氏解甚迂曲音友王映江曰配謂坤為乾匹也周天子  
乾也晉諸侯坤也以坤配乾有得晉國之象然若晉以配周者  
一人而已三爻並變陰以配上卦之乾則晉國非一人所得







本書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家為巫史民濟濟  
盟神其神雜糅項受之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孫復育重黎  
之後

及夏商之季

釋名叔父之弟曰季父季父也甲乙之次癸最下季亦然也  
王侍御曰凡言季稷木之義也

或在賦賦 解賈侍中云一稱之發廣尺深尺為賦百步為賦  
照謂下曰賦高曰賦賦也書曰異賦同類

案賈說本考工記匠人又漢書食貨志亦云后稷始開田以  
二和為耨廣尺深尺曰耨書漆味論距川傳云一畝之開廣  
尺深尺曰賦步百為畝則司馬法之文也蓋說則本爾雅為

國語翼解卷二

古

義釋上如賦賦上郭注丘有隴界如田畝高曰畝則下曰賦  
矣乾鑿度聖人賦流大道謂疏流通流注者皆曰賦故下曰賦  
也蓋賈以賦文言率以對文言也異賦同類則書歸禾序文  
許叔重於說文曰部長稱度書曰仁開獲下則稱長天今書  
無此文見書傳錄事謂許君往往取經師之說為經之正  
文今韋氏以書序為書曰正同許例詩於日部相下引易曰  
家之

由欲靖民也 解靖治也

詩小雅俾予靖之傳靖治也案靜治聲也故聲於上文始基  
靖民既解日靖安也而於此復列以聲為義

民之憲言

爾雅釋詁說光也郭注引詩學有維熙于光明郭學士引此  
經及韋解而申之曰鄭康成虞翻俱以熙為光古者光  
字通用荀子禮論積厚者流澤廣大薰作流澤光故釋詩  
枕充也戴吉士謂枕即橫案記說以立橫鄭注橫充也孔子  
閒居篇以橫於天下鄭注亦曰橫充也案古今本必有作  
被四表者橫被廣被也後漢書馮異傳橫被四表班固西  
賦橫被六合漢書王莽傳昔唐虞橫被四表高誘淮南子  
讀枕車之枕是漢人橫枕通用也先大夫曰限經音義卷十  
四作枕古文橫橫二形聲類作枕車下橫木也珠案說文引  
詩兕觥作兕觥釋畜回毛在青圃廣釋文廣音光  
室家之憲 解室相也

國語翼解

卷二

周禮天官之屬有內春外饗

其飾彌章 解彌終也言見禍亂之戒不忍懼備省也

詩豳風月傳彌終也猶省當作修省

至于今未弭 解弭止也

王篇弭止也春秋襄二十五年傳兵其少弭矣杜杜亦云弭  
止也

而少光王室 解少猶裁也

我有節省之義與少義相因又裁通維廣韻維也亦少寡  
之義也呂氏春秋長見篇至於對存高誘注觀裁也漢書董  
仲舒傳注屋少也廣雅董少也

王無亦鑿于黎苗之王 解黎九黎苗三苗

禮內則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義氣體而不乞言

身登除潔 解登懼也

左成十四年傳云大夫聞之無不登懼案段大令曰懼从  
雙省聲說文懼懼也引春秋傳曰駟氏懼今作從廣韻引作  
駟氏懼先大夫曰昭六年傳登之以行漢書引作懼懼音  
義登古文疎懼從三形說文心部又有從驚也讀若棟

重之以敬 解敬謹也

說文敬相雜錯也漢書董仲舒傳賢不自混蓋古者有  
之者止作有說文有啖也敬亂之敬从攴作敬其从水作清  
以為混清之義者則字之滋益也廣雅敬亂也

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 解盛德二后也謂成王即位而郊

見推文武受命之功以郊祀天地而歌之也

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故康 解言昊天有所  
成之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  
身也賈鄭唐說皆然

自詩序以至漢唐諸儒皆以昊天有成命為郊祀天地之樂

歌文王受天命成其為王業其詩作在周公成王之世解於

成其王功非謂成王身特詳言之者以下文有是道成王之  
德也 解曰是詩道文武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云云恐誤

認成王之功為成王誦也然宋儒即據是道成王之德二語

定昊天有成命為祀成王之詩蓋早見及之

熙廣也 解熙司農云廣當為光虞亦如之

爾雅宮中街謂之堂說文堂宮中道從亞象宮垣道上之形

樞門樞也蓋樞義微則此同聲為讀

樞保明德 解樞抱也

說文膺胸也膺也故即以懷抱為義書曰保抱攜持

以維厚民人者 解混同也

廣雅釋詁混同也王侍御曰混與混同方言混同也宋書  
之謂曰混或曰混

關石和鈞 解關門關之征石今之斛也言征賦滿鈞則王之  
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

珠案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橫衡字異義同古書多通用  
則以後說為長關訓衡則石與鈞為對文漢書鈞者均也陽

施其氣險化其物者皆得成就平均也權與鈞重萬一千

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六旬行八節之象

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

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為石者

四時之象也蓋石與鈞皆量度之名故當關之和之關衡也

衡平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

較澤肆既 解肆極也既盡也

爾雅釋言肆力也郭注肆極力說文訓究為深肆極也廣雅

釋詁既盡也案肆肆極三字聲俱相近下文其錫也無日矣

解錫盡也則錫極亦字異義同

而為潢汗也 解大曰潢小曰汗

說文潢積水也潢濁水不流也一日窟下也水積則大下則

小故韋氏云然案潢汗聲相轉故義相因

而駢其人也 解駢猶屏也一日駢滅也

方言駢掩也廣雅釋詁駢也亦曰駢也 廣雅駢隱也駢

也義皆與屏相近又廣雅隱駢也王侍御曰短牆謂之隱屏

風謂之依其義一也練案孫子行軍篇軍行有險阻溝井設

葦山林駢者武武帝注云駢者可屏風之虞也此以屏

訓駢之明證其云一日駢滅也亦見廣雅釋詁夷滅也駢與

依夷皆同音

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 解清濁律中之變黃鍾為宮則濁

大呂為角則清也



五聲之用益以二變爲七音其下於後曰變徵高於清宮曰  
變宮七音相生之次宮徵商羽變宮變徵七音清濁之次  
宮商角徵羽變宮而八十四聲旋宮之法則以七音相  
生爲次黃鐘爲宮林鐘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  
應鐘爲變宮旋宮爲變徵次則大呂爲宮又次則太簇爲宮  
夾鐘爲宮姑洗爲宮仲呂爲宮樂家爲宮林鐘爲宮夷則爲  
宮南呂爲宮則大呂爲角矣又次則無射爲宮應鐘爲宮而  
八十四聲旋矣夫南呂爲宮承平夷則爲宮夷則爲宮而黃  
鐘爲角南呂爲宮而大呂爲角則大呂之角實承平黃鐘之  
宮也故曰大呂爲角則清也又呂氏春秋適音篇曰黃鐘之  
宮聲之本也清濁之衷也音律篇曰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  
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  
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呂  
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  
鍾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  
應鐘爲下蓋爲上爲七者以半律上生爲下爲五者以全律  
下生也江氏永曰黃鐘生林鐘不以全律下生而以半律上  
生則黃鐘之宮位乎清濁之間在其前者有林鐘夷則南呂  
無射應鐘五全律爲濁而下生乎清在其後者有大呂太簇  
夾鐘姑洗仲呂蕤賓六半律而上生乎濁也是則清濁之間  
本是黃鐘之宮而大呂夾鐘之後故章以黃鐘大呂分清  
濁也

國語翼解 卷二

律度量衡於是平生

之羽黃鐘爲宮則在戊子若黃鐘爲商則在庚子爲角則在  
壬子爲徵則在甲子爲羽則在丙子黃鐘爲五子五子爲五  
聲也  
鐘之槐竹 解趙謂爲之孔也  
儀禮鄉飲酒二人皆左何誌後首撻注趙瑟下孔也  
而行之以瑟八風 解東北曰艮爲砲爲融風  
案八風詳見淮南天文訓許叔重注亦備詳八卦方位及八  
音之器惟融風淮南作條風許注曰艮卦之風一名爲笙也  
錢教授曰史記律書云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怡  
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東北曰炎風高  
誘曰炎風即氣所生一曰融風是條風即炎風融與聲相轉  
融與聲通若火始 條者謂也調即融矣周語云立春五日  
警告有條風至亦即此風也易通卦驗云立春條風至未均  
注云條風者條建萬物之風是也樂記云具主立春樂用埙  
此用笙者服虔左氏傳注具音宛其風融槐即笙  
且民所曹好 解曹臺也  
詩公劉乃造其曹傳曹臺也史記平準書分曹循行郡國注  
曹臺也楚辭招魂分曹並進注曹謂也義皆相近  
爾老考矣 解八十曰耄  
曲禮八十九十曰耄錢詹事曰陸德明釋文本或作八十曰  
耄九十九曰耄禮記古本也毛傳說文及王肅注易郭璞注  
爾雅皆主曲禮爲義漢人說耄服虔馬融曰七十何休曰六  
十義各不同要當以八十爲正也陸案耄亦當主曲禮九十  
爲義說文亦云年九十曰耄釋名云七十今律云八十耄  
亦各異要當以九十爲正也  
律所以立均出度也 解均者均鍾木長七尺有絃繫之以均  
後漢律志志冬夏至陳八音聽五均注均長七尺繫以絃以  
節樂音  
古之神醫 解死以爲樂祖祭於醫宗  
解本周官大司樂文禮明堂醫宗殷學也注樂師醫職之所  
宗故謂之醫宗  
天之道也 解天之數不過十二  
案數不過十二故甲乙之幹十寅卯之枝十二地以承天也

國語翼解 卷二

漢志中十二以三統乘四時周官相氏十有二歲十有

二月皆其義也  
夫六中之色也節 解十一月云云  
漢書天文志云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  
得林鐘初六居之首陰之變皆參天兩地之法也孟康曰三  
三而九二二而六參兩之義也  
所以宜養六氣九德也 解十一月陽伏於下物始萌  
案十一月陽氣動于黃泉入地中八寸一分故制爲陽律之  
首候之而其管長九寸以九自乘之得八十一蓋由十月陽  
氣窮于地上迫地面四寸十分故以應鐘候之而應鐘之數  
四十二以四十二較八十一不及者三十九則此三十九者  
減應鐘本律三分爲十一月律氣應之限其應鐘之四十二  
分居十月十一月之間即陽氣從下而處也蓋十一月之律  
八十一減五爲大呂此陽氣之驟長也自後每月減四至仲  
呂則減三爲蕤賓所長微矣自蕤賓以後月減三分至應鐘  
盈月又減三分而陽氣復萌矣  
四間林鐘 解六月林鐘坤初六也  
案六律首十一月以十一月之律爲乾初九由是而正月九  
一二月九三五月九四七月九五九月上九乾貞於子也六  
呂首六月以六月之律爲坤初六由是而八月六二十月六  
三十二月六四二月六五四月六六坤貞於未也  
昔武王伐殷歲在轉火 解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十一月  
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爲十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火也  
錢詹事曰此周人據周事必無差誤以三統推之得是歲  
積次四百五十五定次七起星紀算外遠在轉火又以六十除  
積次餘五十五起丙子算外太歲在辛未他書或云己卯或  
云辛卯皆非也又推得是歲殷十一月辛酉朔其月二十八  
日得戊子歲是也蓋謂距首積日一十九萬二千六百六十  
四也據晉以積日通爲一千五百四十二萬三千八百八十四分  
如月法前一得積月六千四百四十二不盈月法者餘數二  
千一百二十以月法乘積月以日法除之得二十九萬二千  
三十七日以六十除之得三千一百七十六餘三十七故錢  
氏以爲殷十一月辛酉朔小餘六十七又以日法除不盈月

國語翼解 卷二

漢志中十二以三統乘四時周官相氏十有二歲十有











以爲爲非

海鳥曰爰居 解爰居雜縣也

爰居雜縣見爾雅釋鳥郭注國語曰海鳥爰居漢元帝時琅

琊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釋文引李巡云爰居海鳥

也禁光曰似鳳皇急就謂之乘風又莊子至樂稱有海鳥至

於魯郊雉御而觴之於廟云云郭學士曰因魯祭爰居而

相傳爲此說也釋文引司馬彪云爰居舉頭高八尺案玉篇

作鷓鴣廣韻作鷓居非

越哉越孫之爲政也 解越迂也

史記孟軻傳迂遠而闊于事情案迂闊即迂越也禮運越鳥

疏布春秋傳大路越席皆讀越爲闊越闊過韻字

夫祝國之大節也 一節

案此經文義與小戴記祭法篇略有異同戴吉士曰國語疏

郊宗祖報五者禘郊與宗祖之名異有虞氏郊禘殷人禘

魯在禘未可知也虞舍其先世而宗禘是亂宗屬矣非也使

魯爲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頌中言美姬言后稷竟無一語

上溯及魯且美姬有廟而魯無廟若曰履跡感生不得屬之

魯則明明非其祖之所自出曾謂王者事祖禘之大事而

可蒙昧其聞乎

使書以爲三策 解策簡書也三策三卿卿一通也謂司徒司

馬司空也

案策策冊三字通用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解注簡記策書

也孔冲遠左傳正義云簡札燹畢同物而異名單執一札謂

之簡連編諸簡謂之策案邑謂簡古制長尺四寸二寸短

者半之此經不以單札連編及尺寸言小雅出車畏此簡書

傳云簡書戒命也此章義所本也又案魯之命卿春秋於莊

元年書單伯左氏以爲周大夫公羊以爲魯大夫之命於天

子者自東門氏臧氏失官三卿爲三家世職故杜洩謂季孫

曰吾子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 解弛毀也宅有司所居也

史記河渠書延道池分離官流注河道皆弛毀爾雅釋言居

宅也堯宅嶠夷史記作居嶠夷案所居之位皆曰宅尚書

使宅百揆是也朝廷治事處曰官玉藻在官言官是也則官

如今之衙署宅則有職事之臣世居之室故曰有司所居左

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

嘗禘蒸享之所致君昨者有數矣 解秋祭曰嘗夏祭曰禘冬

祭曰蒸春祭曰享享獻物也

爾雅釋天春祭曰祠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蒸周官大

宗伯曰以祠春享先王以禘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蒸

冬享先王春秋繁露四祭篇云四祭者春曰祠夏曰禘秋曰

嘗冬曰蒸是諸書皆以春祠夏禘秋嘗冬蒸爲四祭詩曰禘

祠蒸嘗是也今日夏祭曰禘者本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

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之文也鄭注云此蓋夏殷之

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禘祭義注云周以禘爲殷祭更

名春日祠詩天保疏云周公去夏禘之名以春禘當之更名

春祠蓋禘禘禘之名周公制禮所改也其曰春祭曰享者

於古無微珠案四祭皆曰享周官以祠以禘以嘗以蒸皆曰

享可證章意亦不足以享爲春祭之名因經文嘗禘蒸享連

文而順秋嘗禘冬蒸之文以爲言曰春祭曰享耳故於嘗

禘蒸無說而於享特著享獻物也何以申明其意又案解曰

賈唐二君云臣祭致肉於君謂之致昨昭謂此私祭而致肉

非所宜以爲解也致君之昨者謂君祭賜胙臣下掌致之

也此經非釋祭也故章不及辨別殷祭周祭而本王制以解

之既本王制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句有明文致昨爲君祭

非私祭明矣 爲享致君氏特著享獻物也四

字疑古者潘祭曰祠又曰享也

蒸將賸傭公 解傭升也傭侍中云蒸準也謂夏父弗忌進爵

於公將傭傭公於閔公上也唐尚書云蒸祭也昭謂此魯文公

三年喪畢祭先君於太廟升重廟之主序昭穆之時也經曰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賸傭公是也傭閔之兄繼閔而立凡祭

祀秋曰嘗冬曰蒸此八月而言蒸用蒸禮也凡四時之祭蒸爲

傭傭曰大事者給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

合食於太祖賸傭公逆祀也逆祀者先廟而後祀也

惠徵士云古文左氏說曰賸登也登傭公於殿公上逆祀也

案登升同義說文枘之重文爲枘案章氏不用賈氏依左

氏及公羊爲蒸周制三年喪畢禘祭之後乃於於太廟本

謂之吉禘春秋閔二年吉禘於莊公是也禮記疏引禘禘志

云春秋傳二十三年十二月葬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于

太廟公羊傳云大享者何禘也是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當禘

明年春禘於羣廟傭傭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去前禘五

年以此定之則新君二年禘三年禘閔以二年吉禘故左氏

曰遠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公羊文二年傳何休云殷

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又公羊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

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

其在左氏古文家說大事於太廟之義則曰太廟周公之廟

實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於太廟故

言大事也章又言四時之祭蒸爲傭傭者太平御覽引白虎通

云蒸之爲言眾也冬之物成者眾何休云冬薦尚稻雁蒸眾

也氣盛親冬萬物畢成所薦眾多芬芳備具故曰蒸是則魯

極備物以行給祭也賸傭者何升也逆祀者何先廟而後祀也

皆公羊文二年傳文也

其天札也

左昭二年傳云民不天札故章以唐未名曰天之義爲失之

既其葬也

案既暨同音此處既義當爲暨及也說文既小食也讀爲餘

暨作原經傳俱作既如暨

被燬徹于上 解徹達也

說文徹也廣韻徹達也達也又左傳徹七札焉注發達七

札也

古者大寒降土始發 解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

後也土始發謂建寅之月始始震也

漢書天文志元枵中危初大寒終于危十五度謂管中營室

十四度營於於奎四度錢府事曰古以殷祭爲正月月中雨

水爲一月中節夏小正正月啟蟄春傳啟蟄而郊杜云夏

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致工記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爲云

啟蟄五春之中也月合五春之月蟄始始振仲春之月始雨

水皆其證也孝經緯立春十五日爲雨水十五日爲驚蟄緯

書出于東漢則先雨水後驚蟄亦其時所改矣今此經及解

俱以啟蟄爲正月中也 漢注注稱驚蟄今日雨水雨水今日







之聖皇帝信聖天子之聖天子信聖是秦漢以後惟至尊稱  
聖故章曰古者

子之隸也 解隸役也

儀禮既夕隸人溲廁注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晉  
語其猶隸也後注云隸今之徒也

有執戈之前言也

易曰故惑之或之者疑之也

殺邦故而代之

楚人謂未成君者為放左氏莊十四年傳云生堵放昭元年  
傳云葬王於婦謂之郊故即此經事十三年傳云葬于放於

皆嘗嘗故

以會大事 解大事盟也

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會盟必有司徒故云盟

日中不出 解日中早至日中也

詩簡兮云日之方中知錄云左氏傳卜楚邱曰日之數十  
故有十時而杜元凱注則以為十二時雖不立十二支之日  
然其日日中者午也自夜半至入攷之史記天官書曰日  
至食食至日昧日昧至備備至下備下備至入日素問氣

法時論有日夜半曰平旦日出曰日中日日昧日下備  
案左氏傳言日中如宣公十二年傳云右廣初駕數及日中  
左則受之以至於昏曰初昏謂日日中日中日昏是三分日而  
日中為中也是猶禮文王世子篇云雞初鳴及日中及莫亦

一曰三分而以日中為中也

夫棟折而榑崩吾懼屋焉 解屋也

說文筆迫也在瓦之下勢上韋氏意蓋言棟折榑崩吾懼為  
瓦下勢上之筆耳故以筆訓屋榑榑弓云榑木其榑乎說  
文屋也連文次壞字云敗也亦一義也又字書訓筆為棟  
狹屋同音故屋訓筆

信抑闕矣 解闕缺也

闕缺以同音為義說文缺器破也玉篇缺虧也少也廣韻缺  
器破禮記子人自闕注闕謂毀也禮運三五而闕注一

盈一闕屈伸之義也義皆相因

時政舉行 解時政時舉也

時政舉行 解時政時舉也

時政舉行 解時政時舉也

時政舉行 解時政時舉也

時政舉行 解時政時舉也

時政舉行 解時政時舉也

時政舉行 解時政時舉也

時政舉行 解時政時舉也

時政舉行 解時政時舉也

時政舉行 解時政時舉也

時政舉行 解時政時舉也

時政舉行 解時政時舉也

時政舉行 解時政時舉也

說文踣一足也方言踣奇也梁楚之閒凡全物而體不具謂  
之踣踣樂之西邪凡胃支體不具者謂之踣踣說文足多指  
也漢書禮樂志跋行踣注凡有 而行者稱跋行也跋與  
跋同淮南原道訓云跋行踣息韋以為踣蹇者廣雅釋詁  
蹇也王侍御云跋之言傾欲也引此經并韋解作踣蹇謂即  
書大傳之其踣書大傳云禹其跳鄭注其發聲也踣步足不  
能相過也王云其蹇古字通蹇梁傳所云兩足不能相過齊  
謂之蹇也蹇蹇蹇蹇有司跋倚以臨祭說文跋蹇也廣雅蹇  
與踣連文又玉篇音踣有居綺邱奇一切則踣跋音亦相近  
椅止晏琴焉 解從後曰椅

案椅與上文踣同為傾欲之義廣韻椅牽一脚也左氏襄十  
四年傳云臂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椅之爾雅云牛角一俯  
一仰椅蹇相近故云從後

木后之怪曰夔夔 解木后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  
山纒音驢或作倮音陽有之人而倮身能言或云獨足夔山  
精倮人倮而迷惑人也

說文夔神也如龍一足从久象有角手人面之形又神異  
總西方深山人長尺餘身捕蝦蟹以食名山後同說文  
夔夔山川之精物也淮南王說夔夔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  
赤目長耳美髮國語曰木后之怪夔夔夔夔張衡南都賦  
追水約兮夔夔注亦云山川之精物也左傳作因兩史記  
孔子世家作罔罔又或作罔罔徐鉉曰俗

土之怪曰羆羊 解唐云羆羊羆不成者也

廣韻羆土中怪羊說文無羆有羆羆羆也羆羆羊也羆羆  
馬也羆羆牛也羆羆相訓是獸羆之屬从賣之字有羆羆之  
義故以羆羆未成爲羆也 爾雅羆羆注羆引公羊傳曰羆  
本爾雅作羆羆公羊傳羆者之形相  
羆而羆亦是羆羆之義羆羆者之羆字

主亦有以話肥也 解大夫稱主妻亦如之

左傳十九年傳范宣子謂荀偃曰事其君不如事主又昭二  
十八年傳成歸謂趙盾曰主之與也近文德矣杜注謂曰大  
夫稱主恩謂妻亦如之如諸侯之夫人曰小君曰君夫人妻  
也

吾聞之先姑 解夫之母曰姑及曰先

爾雅釋親稱夫之母曰姑及曰先姑郭注別國語爲妻  
邵學士曰吾妻則曰余惟爾爾先姑

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禮也  
邵學士曰士皆禮舅姑既及婦入三月其祭祝辭曰敢其  
祭於皇舅某子敢告於皇姑某氏是婦初來時雖舅姑既及  
祝其猶稱舅舅若姑婦人以不違事舅姑爲不幸也

吾聞之先子 解先子舅季倬子也

邵學士曰稱先子爲先子者從其夫而稱之也珠案士昏禮  
與某之祝辭曰皇舅某子則婦可稱其舅爲子

康子在其朝 解大夫之家亦稱朝論語曰冉子退朝左襄三十年鄭伯有  
夜飲擊鐘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往其人曰吾公在堂谷皆  
自朝布路而罷

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 天子之謂外朝曰外朝小司寇掌  
其政朝士掌其法斷獄訟及詢非常之朝也

合朝事於內朝 解內朝在路門內也

珠案此文王世子之內朝也所云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  
上注內朝路門之庭也蓋在路門以內路門以外之庭故東  
說云然若梁人及玉藻之內朝 或謂之內朝或謂之內朝  
之外庭蓋若士所謂司士正其位而君臣日見之朝然則內  
朝一在路門內一在路門外固異朝而同名也

自朝以下合官職於外朝 解外朝君之公朝也

案外朝者君若所設之公朝也故工記外有九室九朝朝也  
注外路門之表如今諸曹治事處玉藻云君日出視朝退道  
路寢禮使人視大夫此時當在治事處也詩維衣箋云卿  
士之節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虛也孔冲遠引工記及注  
而申其說曰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禮舍以治事也  
合家事於內朝 解大夫內朝家朝也

案能朝大夫夕治家事私家之朝耳玉藻云將進公所宿  
齊房外寢沐浴史進象筮香思對命既服習昏觀玉尊指  
私朝婦如也豈車則有先矣注指私朝者與其家臣指而往  
朝於君也以上下外能豈車之文證之知其爲私家之朝

大司馬職

大司馬職

大司馬職

大司馬職

大司馬職

大司馬職

大司馬職

大司馬職

大司馬職

大司馬職

大司馬職

大司馬職

大司馬職

大司馬職

大司馬職

大司馬職

大司馬職

大司馬職

大司馬職



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 解庀治也

案此所云外朝即君所設之公朝內朝即私室之朝庀治也者左襄九年傳云官庀其司襄二十五年傳云楚子木使庀賦蓋謂治之使具也

擇瘠土而處之 解瘠確為瘠

左氏傳曰土瘠民貧漢書景帝紀郡國或瘠墮無所農注確謂確確瘠薄孟子曰地有肥磽左思吳郡賦曰同年而語豐碩以散文言皆瘠弱之義也

沃土之民不材

淮南地形訓正南次州曰沃土左襄二十五年傳楚為掩為

國語解卷三

九

司馬并衍沃平美之地 書而講貫 解貫習也

釋詁貫習也鄭風射則貫兮釋文古亂反習也左昭二十六年傳云貫讀鬼神說文引作貫讀云貫習也孟子我其貫貫小人乘趙岐注習也又左傳射御貫及以盈其貫杜注俱云習也詩六月正義引書大傳云貫之何習之也說文又有貫字亦訓習也是貫通即貫也漢書貫讀傳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則貫亦同字案漢書貫讀傳習者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

王后親織玄統 解說云統冠之垂前後者昭謂統所以懸瓊當目者也

說文統冕冠塞耳者瓊以玉充耳也韋本說文為義故與冠垂之說不同玉篇統冠垂也

加之以紘纒 解冕曰紘紘纒之無紘者也從下而上不結纒冕上覆之者也

禮雜記管仲饗朱紘注冠有符者為紘紘在纒處兩端上屬下不結儀禮士冠禮其紘也注紘纒詩齊風冠纒雙止傳冠纒服之尊者球謂紘紘皆以組為之所以結冠於人首紘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結之於領下垂其餘若止屈組為紘而不垂為飾則纒之無紘者矣玉藻前後延注延冕上覆也古止作延說文無延玉篇作延冕前後垂覆也鄭之內子為大帶 解大帶纒帶也

國語解 卷三

禮大夫大帶四寸纒帶君朱緣大夫玄華士纒帶二寸注士

帶之辟則內外皆纒是謂纒帶大夫以上帶皆廣四寸案士特言纒帶者注所謂內外皆纒也大夫以上第言四寸之廣而不及辨色其亦纒帶可知特非內外皆纒耳若纒帶則有朱緣玄華之異也故章云纒帶士冠禮云纒帶素鞶一說大帶正服之帶纒帶纒服之帶

命婦成祭服 解祭服玄衣纒裳也

玉藻衣正色裳閒色鄭注謂冕服玄上纒下書顧命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傳形纒裳正義云禮祭服皆纒裳形赤也纒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形為纒又玉藻記曰諸侯玄端以祭禮冕以朝鄭氏孫氏次字皆讀端為冕鄭曰諸侯非二王後皆玄冕而祭於己孫曰玄冕祭朝之下也其祭先君亦禮冕矣或吉士曰冕爵弁之衣皆玄抑當云玄衣以祭半凡朝祭之服上衣下裳幅正裁故冕服曰端冕朝服曰端委士冠禮爵弁服纒裳純衣士昏禮主人爵弁纒裳是爵弁者必玄衣亦必纒裳故章曰玄衣纒裳蓋爵弁服禮又謂之玄服也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 解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諸侯之士玄端委貌

郊特牲曰三王共皮弁素積禮說皮弁白鹿皮為之其服則十五升之布也三代皆以此為再加之冠服士冠禮皮弁素積是也珠案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禮以合諸侯皮弁以視朝於太廟則皮弁者為天子之視朝諸侯之視朝之服

而章以為天子之士者蓋天子視朝時君臣同服鄭亦以皮

為諸侯視朝章以皮弁為天子視朝俱本玉藻為義章與鄭正合又裘服注云祭服朝服皆積無數則祭服皮弁皆積積無數餘不云者舉皮弁可知也又郊特牲云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親皮弁素積而祭祭義云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則皮弁又為天子諸侯之祭服鄭特牲委親周道也注委親或謂玄端珠案雜記言委武玄端左傳言太伯端委以治周禮又云弁冕端委以治民又冕平仲端委立於虎門則委親言委分舉云玄端委親者言玄冠玄端耳特牲傳食禮所謂主人冠玄端是也士冠禮曰服玄冠玄端委親

國語解卷三

三

子者是也或吉士曰文王世子云若內豎善疾則世子親者玄而善於此見玄端玄冠諸侯以下齊服而士則以為祭服特牲饋食禮又云其祭也賓及兄弟皆朝服玄冠又謂纒於士之朝服必言玄冠者士以冠冕大夫以上弁也纒則玄端玄冠士之祭服而玄以為朝服也珠案禮又言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亦士玄冠而祭之說

門與之言 解闕也

說文闕闕門也廣雅闕闕也取經音義卷七引三倉云闕小闕門也又引字詁云闕今作闕王待御云闕之言攝也說文攝裂也珠案廣雅闕闕也說文闕闕也

宗不具不釋 解釋又祭也唐尚書云祭之明日也昭謂天子

請侯曰釋以祭明日卿大夫曰賓戶與祭同日此言釋者通言也 闕釋釋天釋又祭也郭注祭之明日釋釋復祭又云周曰釋注引春秋經曰壬午猶釋用領序云紘衣纒裳戶也鄭箋釋又祭也天子諸侯曰釋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戶與祭同日曰公羊傳釋者何祭之明日也何休注禮釋祭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釋大夫曰賓戶士曰具戶去事之役也必釋者戶屬昨日先祖食不忍祀故因以復祭禮則無有誤敬慎之至邪學士曰天子諸侯謂之釋卿大夫謂之賓戶釋與賓戶事不同矣而詩序云釋賓戶者釋祭之事主為賓事此戶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為之別立名為釋言尋釋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為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為賓戶耳序言釋者此祭之名賓戶此祭之事珠案唐尚書通言釋之名章則以名為釋而實為賓戶者所以合於何鄭諸家之說釋又名形爾雅又曰南日形書曰高宗形日從形事以之轉音非正音形同尋音即尋釋之美

釋不盡飲則退 解說曰飲宴安私飲也昭謂立日飲

坐日宴言宗具則與釋釋畢而飲不盡飲禮而退恐有虧飽之失皆所以遠嫌也 飲說文作飲養食也小雅飲酒之飲傳飲私也不脫履升堂謂之飲箋云私者固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飲禮也

國語解 卷三

三



章中其說謂立曰飲者周語云王公立飲章彼注云禮之立成此爲飲又曰夫王公諸侯之有飲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而己章曰立成不坐也蓋立成飲禮且不盡飲禮而退以飲之不服履升堂也若更坐而與所謂晏笑宴樂者則更有醉飽之失而無別矣

無招鷹

馬融長笛賦云招鷹擗標

有隼集於陳侯之庭 解隼鷲鳥也

說文隼鷲鳥也周官豎氏掌攻猛鳥鄭注以猛鳥爲鷹隼之屬小雅凱彼飛隼隼隼疾之鳥也

格矢貫之石若其長尺有咫 解格木名若楛也以石爲之八寸曰咫

說文若石可以爲矢楛夏書曰梁州當作貢若丹春秋國語曰肅慎氏貢楛矢石若案書又云惟簡籍楛傳楛中矢幹八寸曰咫者說文咫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又尺字訓云周制寸尺咫尋常切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

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 解展重也

書旅獒 虞學士曰傳古文皆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展親章訓展爲重首爾雅釋言珍重也案展珍聲相近

笑吾子之大也

錢詹事曰今本大下多一滿字非古書大與泰通泰即汰也

植弓曰汰哉叔氏

今吾子之教官僚 解唐云同官曰僚昭謂此景伯之屬下僚耳非同官之僚也同僚謂位同者也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

案唐所解左氏文七年傳義荀林父曰同官爲僚我嘗同僚故也章所解亦左氏義昭七年傳曰隸臣僚僚臣僕注僚勞也共勞事也僚在僕隸之間故曰下僚

季康子欲以田賦 解田賦以田出賦也賈侍中曰田一井也

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匹牛三頭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也昭謂此數甚多似非也下雖云收田一井凡數從夫井起故云井耳

案春秋之世列國更有更張而周制軍賦之法壞齊管仲作內政官呂甥作州兵楚蔣掩作井收鄭子產作邱賦今李孫

大四百一十六

欲作田賦漢書刑法志云古者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改馬四匹牛十二頭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是爲乘之法 買本此爲義而謂周制則四邱出一乘今季孫一邑出一乘也夫十井出一乘包城之說也百井出一乘馬駟之說也 鄭康成小司徒注云井十爲通十爲成出革車一乘則亦主百井之說今以一井而

出十六井之賦則四井而出六十四井之賦是四井出一乘也單謂此數甚多者以軍賦之法諸家異說不得以春秋

之加賦謙周初之定法

出穀禾秉爲石米不是過也 解岳庚也聘禮曰十六斗曰庚

案庚當爲穀廣穀同音可假然庚實二穀與穀實十六斗之

數不同

則苟而賦又何所焉 解苟且也

說文苟自急救也苟急聲相近案此經當以苟急爲義

益陽蔡 芳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國語翼解卷三終

執枹鼓立於軍門 解軍門立於營爲軍門若今牙門矣 周官掌舍爲帷宮設旌門又云設車宮轅門注王行止食息張帷爲宮樹旌以表門止息險阻之處軍以爲備則仰車以其轅表門今幕府亦稱轅門牙門 注同於張委五經文 是以濱於死 解三君皆云濱近也

史記貨殖傳鄒魯濱洙泗蓋言地近也

三豎三浴之 解以香塗身曰豎亦或爲薰

豎即豎靈即豎靈從靈省分豎靈從靈省文豎字當从酉作

豎其作豎者隸之變也豎與同字亦同聲詩大雅逸駒在豎爾雅豎赤苗同有門音以其取聲於分文也分文與豎聲韻故豎有豎音亦有豎義豎爲香草古人祓除以香豎蒸灼之

故謂之薰

樽本豎末 解樽等也

說文樽等也廣雅釋詁樽齊也釋言樽齊也又說文剛斷也

義同

雜處則其言噴 解噴亂貌

說文噴噴與之言一曰雜語讀若噴

使說開燕 解開燕猶清淨也

小戴記有孔子聞居仲尼燕居舊說謂退曰燕退燕曰歸案

士之開燕學記所謂修游息也

辨其功苦 解功半也苦難也

攻工記曰辨其苦良又天官酒正注云作酒有功治之巧夏

官司兵注功治上下功苦即功治也謂良與惡也事以年謂

功脆則苦亦謂夏惡年則堅緻脆則脆敗苦又作格苦格治

三字並同

負任擔荷 解背曰負肩曰擔任也荷也

小雅我任我負左傳池于負荷又作何無羊何義何並傳

何揭也箋何可反揭亦與負義同義戰國策馮煖于足乘其

車揭其劍史記東方朔傳數舉揭揭而去

服牛解馬 解服謂牛服車也解馬車也

大四百一十六







解刺擊也

說文刺擊也左昭二十六年傳云苑子刺林雍斷其足擊斷義同

方舟設舟乘梓濟河 解方併也編木曰舟小舟曰梓

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首總頭形爾雅釋言舫舟也釋水庶人乘舟郭注云水中鐘棹詩谷風方之舟之釋文引孫炎云

方木置水中為舟也又引郭璞云木曰舟竹曰筏郭學士曰舟筏同音伐樊光爾雅本作舟方言云舟謂之舟釋謂之

後國語注又言編木曰舟小舟曰梓舟方舟音義並同甲不解擊兵不解擊殺無弓服無矢 解擊所以盛甲也擊所以

以敵兵也設弓衣也服矢衣也

案盛甲蔽兵止取纏繞掩覆之義古者行軍自有盛甲之物司馬法云固守衣裝五人左氏襄二十四年傳云躍轉而鼓

琴杜注轉衣裝也是衣裝即所以盛甲者躍轉下文云皆取

實于囊而胃樂記云側載于戈包之以虎皮名之建囊注囊

韜兵器之具兵器皆用鍵囊閉藏之則謂名囊與兵器同名

囊周頌載囊弓矢是囊為結束之總名左成十六年傳云中

項伏殺又下云納旌于囊中則旌衣亦名說文說弓衣也

小雅象爾魚服囊服矢服也周禮夏官司弓矢作箭節注箭

盛矢器也矢器亦名房左宣十二年傳抽矢斂納諸廚子之

房注房箭舍又案盛音為成轉為藏音為衣轉為隱音

韜說文韜劍衣也服音伏皆以聲為義

黃服大輪龍旗九旒渠門赤旂 解唐尚書云大輅非也賈侍

中云大輅諸侯朝服之車謂金輅鈞鑿纒九就龍旗九旒也渠

門亦旗名赤旂火旗也昭謂龍旗畫交龍於纒也正幅為纒旁

屬為旒鈞事領之鈞鑿馬大帶纒當習則革為之皆以五采剛

兩旗所建章蓋申說渠門之義即旌門也

牛馬選具 解選數也

書盤庚世選爾勞傳云數也左昭九年傳弗去懼選杜注懼

數其罪而責之也案選與算一聲之轉漢書公孫賀傳賀

斗省之人何足選音義與算同說文算之重文為算古从算

之字與从算通用

公與之繫馬三百 解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

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注牢閑也繫

於閑中而養之案齊與衛以祭祀之牲牲繫馬以概其餘

也左傳曰牛羊豕彘狗皆三百

縶繫以為奉 解縶繫以縶繫不用絲取易共也縶文

周禮典象望布縶縶之麻草之物說文縶縶也廣雅釋器

縶縶也王侍御曰縶縶謂縶縶文如縶也說文縶文縶

也釋名縶欲也其文欲邪不順縶縶之縶縶也有基文方文

如基也基與縶通

細載而歸 解細索也

案細索聲相近廣韻十七準細束也力準切同輪玉輪束

禾也廣雅索謂之縶說文索縶背繩也淮南子原道訓短袂

攘卷以便刺舟卷與索同細索皆卷束之義

晉語 故壹事之 解壹事之事之如一也 案壹一古今字詩壹發五祀詩文稱詩作一發廣雅釋詁壹

魯近服多骨鯁猶弄者狡猾神侮也

戎夏交梓 解梓交對也

凡从卒之字梓副也萃聚也梓合也俱與交對義相近

遲而不知胡可聖也 解遲快也聖防也

玉篇遲快也楚謂疾行為遲春秋傳曰何所不遲周禮雍氏

掌溝澮澮池之禁郭注雍謂隄防止水者今从土

備之為瘞 解瘞差也

左傳十三年傳使事齊楚其何瘞于晉杜注瘞差也

昔夏桀伐有施 解桀禹十七世

殷羊伐有蘇 解殷辛湯三十世

案夏十七世殷三十世俱本史記為次惟漢書三統世經云

凡殷繼世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錢詹事曰漢志蓋兼

太丁言之

而安俘女 解軍獲曰俘

說文俘軍所獲也春秋傳曰以為俘敵

非吾宅也 解宅居也非吾所安居也

爾雅釋言宅居也義與宅岫夷史作居郁夷

不跨其國 解跨猶據也

案跨之義當為踞其云據者據踞同聲通假也

多而驟立不其集亡 解驟數也集至也 左實十一年傳晉能驟來注晉以諸侯之師更番而出故能















火後十二年歲復在壽星必獲諸侯經有明文據以為解者  
三統超辰之法也歲在大火於子支為壬戌歲在壽星於子  
支為癸酉 其算例以上元積年滿歲星歲數主之餘數為歲  
多少從星紀算即  
自是年歲在何度

非以伏為樂 解樂也  
案樂樂猶樂也周書曰邦之樂懷錢詹事曰樂懷聲聲蓋  
言非懷安于伏也  
蓄力一紀 解十二年歲星一周為一紀  
案歲星者木星也木三金四皆生數三四相乘為十二三統  
術曰木金相乘為十二是為小周小周乘坤策為二千七百  
二十八是為歲星歲數

野人舉塊以與之 解塊也  
說文塊塊也塊塊也博物志徐州人謂塵土為塊塊  
歲在壽星及鴉尾 解自軫十二度至氏四度為壽星之次自  
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鴉尾之次  
案軫宿共十七度角十二九九至氏四度壽星之次共四宿  
三十一度張宿共十八度翼十八至軫十一度鴉尾之次共  
三宿三十度

姜氏殺之 解殺又欲去  
方言東齊謂謂之倩案即婿之轉聲  
不遠致處 解敬也  
案小雅本經毛傳曰敬跪也爾雅釋言亦曰敬跪也郭注云  
小跪說文跪長跪也跪拜也左傳疏引李巡爾雅注曰敬小  
跪也又釋名曰跪危也兩膝據地體危也起敬也故一舉  
體也爾雅士曰敬一舉體即小跪也案謂敬跪跪皆同聲  
為義

公子幾矣 解幾近也  
爾雅釋詁幾近也案幾近亦聲相近為義左襄二十一年傳  
云楚不幾十年義亦為近也  
歲在大火關伯之屋也 解自氏五度至尾九度為  
大火之次  
案氏宿共十五度房五心五至尾九度共四宿二十度為大  
火之次左昭元年傳云邊關伯于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

為商星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  
還軫 解軾車後橫木還軾輪回車  
說文軾車後橫木攻工記與人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軾圓鄒  
注亦云軾與後橫者也 說文士曰與下四面材合而收與謂  
其傳 珠案廣前軾轉也動也楊子太玄經云軾轉其道還軾  
謂回轉也軾轉聲亦相近  
不能蕃庶 解無豐也  
爾雅作無蕃語無豐也說文作無豐也从大冊數之積也林  
者木之多也尚書曰庶草繁無今本洪範作蕃庶蕃字與  
義同蕃為謀體增加字庶則假借字也  
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  
禹貢荆州之貢故曰君地生焉禹貢旄旆作毛左氏傳亦作毛  
史記夏本紀與此同作旄旆旄毛古通用  
其波及晉國者 解波滋也  
古音支歌不分此亦以屬韻為義也  
其左執鞭弭 解爾雅曰弭無絛者謂之弭  
說文弭弓無絛可以解者紛者既夕禮有弭飾焉鄭注亦云  
弓無絛者謂之弭皆與爾雅同爾雅郭注引左傳執鞭弭為  
義杜注亦云弓無絛陸德明則云弭弓未案釋名云弓未曰  
箭又謂之弭以骨為之滑弭也邵學士云弓未亦名弭故  
禮稱射者執弭爾雅所釋蓋與有無絛者對文言之  
右屬雲霧 解雲矢房難弓致也

不遠其媾 解媾厚也  
案西風毛傳本訓媾媾也此云厚者亦以屬韻為義  
二帝用師以相濟也 解濟當為濟濟也  
案濟濟聲同義亦相假史記項羽本紀漢軍卻為楚所濟莊  
子人聞世其君因其修以濟之皆以濟為濟此則以濟為濟  
濟滅猶滅也濟又聲相轉也  
姓利相更 解更續也  
案更為慶之假借字書乃收載歌傳續也說文慶為續之

說文鞬所以載弓矢釋名馬上曰鞬鞬建也弓矢並建立其  
中也廣韻馬上盛弓矢器案鞬亦弓矢並受不專納矢詩曰  
載鞬弓矢  
載鞬弓矢  
不遠其媾 解媾厚也  
案西風毛傳本訓媾媾也此云厚者亦以屬韻為義  
二帝用師以相濟也 解濟當為濟濟也  
案濟濟聲同義亦相假史記項羽本紀漢軍卻為楚所濟莊  
子人聞世其君因其修以濟之皆以濟為濟此則以濟為濟  
濟滅猶滅也濟又聲相轉也  
姓利相更 解更續也  
案更為慶之假借字書乃收載歌傳續也說文慶為續之

集德而歸 解載祀也  
爾雅商曰祀唐虞曰載載祀同為年歲之名今以載祀為祭  
祀之義六書之假借也  
公子賦河水 解河當作河水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河彼流水朝  
宗于海  
案左傳亦作河水杜預以為逸詩義取朝宗于海夫杜既以  
為逸詩又焉知所逸之有朝宗于海句乎不如依韋氏河水  
之說為長  
倘有晉國 解倘上也  
尚上同聲通用書序曰倘書者上也以堯為上始而書其事  
也說文倘自也庶幾也此經當據庶幾為義  
得貞屯悔豫皆八也 解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  
曰皆八  
悔說文从卜作悔易卦之下體也經傳皆作悔假借也錢詹  
事曰春秋之世三易尚存其以周易占者數爻變則以象辭  
占如內傳貞之八外傳屯貞悔豫皆八是也不變之卦不云  
七而云八者固而神七也卦方以知八也六爻易以貞九六  
也七為筮之數卦之未成者八為卦之數卦之已成者故春  
秋內外傳不言七而言八也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 解內傳魯僖二十三年九  
月晉惠公卒而此云十月賈侍中以為閏餘十八閏在十二月  
後魯失閏以閏月為正月 案閏月本傳 晉以九月為十月  
而閏也案伯以十二月始納公子公子以二十四年正月入  
晉案東

案案賈氏閏餘十八之說誤以三統推晉魯二十三年為入  
統餘年一千又單大乘以章月除以章月得積月一萬二千  
四百四十二閏餘十二又以四分術推晉魯二十三年得元  
餘九百八十七如法乘除得積月一萬二千二百單七閏餘  
十二凡閏餘十二以上其說有闕今閏餘得十二推置閏  
在何月法當置十二以章月十九流之得數七是為流餘乃  
以流餘七為二率以每歲中氣十二為三率而以每歲閏餘  
七為一率推得閏年為十二則是年為閏十二月賈云閏在

案案賈氏閏餘十八之說誤以三統推晉魯二十三年為入  
統餘年一千又單大乘以章月除以章月得積月一萬二千  
四百四十二閏餘十二又以四分術推晉魯二十三年得元  
餘九百八十七如法乘除得積月一萬二千二百單七閏餘  
十二凡閏餘十二以上其說有闕今閏餘得十二推置閏  
在何月法當置十二以章月十九流之得數七是為流餘乃  
以流餘七為二率以每歲中氣十二為三率而以每歲閏餘  
七為一率推得閏年為十二則是年為閏十二月賈云閏在

案案賈氏閏餘十八之說誤以三統推晉魯二十三年為入  
統餘年一千又單大乘以章月除以章月得積月一萬二千  
四百四十二閏餘十二又以四分術推晉魯二十三年得元  
餘九百八十七如法乘除得積月一萬二千二百單七閏餘  
十二凡閏餘十二以上其說有闕今閏餘得十二推置閏  
在何月法當置十二以章月十九流之得數七是為流餘乃  
以流餘七為二率以每歲中氣十二為三率而以每歲閏餘  
七為一率推得閏年為十二則是年為閏十二月賈云閏在



十二月後者以閏月後于十二月故也如史記漢書之言後九月也惟傳二十三年為閏十二月其明年傳之二十四年三統為庚寅至朔... 月如置閏在九月後歲不可無九月安得改九月為十月... 伯以十二月云云實蓋謂公子人乘泉在正月內傳因并... 秦伯納之繫於正月而此云十二月乃秦師發行之日則又... 以為晉之十二月即魯十二月晉魯同失一閏豫讓以晉魯... 為同失一閏是也此十月當依內傳作九月懷公殺狐突內... 傳在冬之後十一月前則十月月中事也惠公之卒更在殺狐... 突前一月有餘其為九月甚明十字之誤也賈說外極... 子犯授公子載璧 解載記也... 記明道本作祀形相涉也豫案壁曰載璧者子犯蓋以臣從... 君遷軫云云記載於壁上以授公子子授璧即以所不與舅... 氏同心者有如河水記載於壁上而沈之河傳故謂之載璧也... 有如河水 解如往也 不濟此河往而死也... 如往爾正禮帖文錄案詩曰有如曠日左傳曰有若大川如... 與若同義猶云此也謂所不與舅氏同心之言有此河水共... 聞之也章解太曲... 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 解歲在大梁謂... 魯僖二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之次也 魯僖二十四年歲星去... 大梁在實沈之次 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自畢十二... 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 豫案以四分以後諸術上溯僖二十三年為甲申二十四年... 為乙酉今日大梁則于支為庚辰實沈則于支為辛巳蓋三... 統超辰法也

國語翼解 卷四

六度并宿共三十三度大梁之次始於胃七度第十一終畢... 十一共三宿三十度實沈之次始於畢十二度第二終九終并... 十五共四宿三十一度... 甲午卒於康廟 解甲午魯僖二十四年二月六日... 豫案以三統術推之僖二十四年正月小二月己未朔月中... 無甲午及下文辛丑壬寅甲辰丙午丁未戊申等日從己未... 逆推至丙午乃正月五日也從正月庚寅朔順推至甲午亦... 逆推五日四分術較三統止差一日甲午正月四日今云二... 月本諸內傳晉魯於上年放失一閏也又云六日不知何據... 杜氏長歷日與四分術同不過以正月為二月耳... 爾射余於屏內 解爾射之屏謂諸侯內屏... 爾正禮官屏謂之爾今日爾謂之屏者互文以見禮節爾正... 官爾之室室爾之官之例也禮緯含文蓋有天子外屏諸侯... 內屏之說荀子大略謂同鄉特性室門而旅者鄉注引爾正... 為義孔穎達謂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 外而近廡門... 若干二命 解于犯也... 王待御禮祖云奉二君之命以殺文公不得爾之犯命于猶... 與也于古通作問左傳內食者謀之又何爾焉注問猶與也... 問于古同聲故後世有干與之語豫案命制自君非臣下所... 敢與也故古語有與謀無與命于二命章意以伯楚之師至... 中宿至為犯獻一宿三宿之命參內傳以作解雖不可易... 古者奉君之命先期不及期皆為犯王說非... 將以已丑葬公宮 解已丑魯僖二十四年三月朔時以為二... 月晦... 明道本作三月晦豫案以三統術推之僖二十四年二月大... 三月小從二月朔己未順數至晦為戊子三月朔為己丑三... 月晦為丁巳四分術較三統差一日二月晦為己丑三月朔為... 庚寅三月晦為戊午然則章云己丑魯僖二十四年三月朔... 蓋以三統推得之也時以為二月晦非兼取四分術二當依... 明道本作三時字乃內傳二字之每誤內傳曰三月晉侯潛... 會葬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宏廟當此所以著其失爾也... 元年春 解文公元年魯僖二十四年賈侍中云是月失閏以

國語翼解 卷四

二月為四月故曰春而不言其月明四月為春分之月... 是月失閏明道本作是月閏豫案置閏若在是月當以四月... 為閏三月今賈云以三月為四月則作失閏是明道本誤奪... 一失字然失閏者上年失閏十二月非是年三月當閏不閏也... 當云上年失閏此以三月為四月賈云是月失閏未分析又... 案是年至朔同日無閏餘三統術是年為庚寅至朔置冬至... 大餘六加中大餘三十置策小餘一千四百六十三之加中... 小餘二千有二十得大餘三十七小餘一千六百二十一知... 大察在辛酉日也二日又以中大小餘得加大餘六十六去之... 小餘滿元法從大餘得大餘七小餘三千六百四十一知... 置在辛卯日也三日以中大小餘得加大餘三十八小... 餘一十有十四知春分在壬戌日也五日賈以四月為春... 分之月置閏尚在春分前杜氏長歷推是年閏四月庚寅朔... 則又于春分後置閏矣... 厥施不可使仰 解厥施瘁者... 說文作麗麗蒼諸也詩曰得此麗麗今詩作威施聲之轉也... 太平御覽引韓詩云得此威施薛君云威施蟻蝻喻醜惡也... 說文又云蠹光蠹蒼諸也其鳴倉諸其皮蠹蠹其行先光蓋... 即威施也故不能仰爾雅曰蠹蠹蠹諸... 益陽蔡 芳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國語翼解卷四終

國語翼解 卷四







殺老牛其之致尸 解尸主也

爾雅釋詁尸主也郭注引左傳為義此則文書序康王既尸天子殺梁隱五年傳云卑不尸大功左氏宣十二年傳云旻子尸之襄二十七年傳云非歸其尸盟也皆言主也學記當其為尸鄭注尸主也為祭主也

育門子 解育長也  
說文育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子今書作育釋文云馬曰育長子案爾雅釋詁育長也馬以長為義是馬亦本作育也今此經曰育門子解曰育長也正可為教育子當作教育子之證

使乘老延君譽于四方 解延陳也  
爾雅釋詁延陳也郭曰鋪陳也  
歌鐘二肆 解歌鐘歌時通奏肆列也  
及賈鐘 解鐘小鐘也  
案歌鐘即周禮所掌之編鐘蓋小鐘而編次成列者鐘亦為小鐘則率于周語解曰云鐘大鐘也鐘小鐘也大小對文而後人亂據周禮儀禮鄭注鐘如鐘而大之說疑與鄭不合不知鄭以鐘為大者大于編鐘也率以鐘為小者小于大鐘也集古錄云古樂鐘皆側懸與今異惟編鐘更小于鐘故可以側懸而編次成列惟鐘小者大鐘而向大者編鐘故特為一器而不問有編鐘大小之說鐘自為鐘鐘自為鐘編自為編與鄭並無不合也

輅車十五乘 解輅廣車輅車也十五各十五也傳曰廣車輅車清十五凡兵車百乘清偶也  
周禮車僕廣車之萃注兵車也說文輅兵車也案左宣十三年傳廣有一卒服虔曰左右廣各十五乘又宣二年傳分為二廣杜亦曰十五乘為一廣是鄭以輅納晉國其十五乘為一列故內傳謂之廣車耳又以十五乘為一列又謂之為輅車則輅車廣車同為兵車無異制有異名耳故曰清偶也十五曰廣與輅亦十五為偶耳周禮蓋其清制清讀為準與純通純義為偶鄭射禮二算為純投壺二算合為一合皆偶字之義也

亂兵不輟 解輅止也  
輅車十五乘 解輅廣車輅車也十五各十五也傳曰廣車輅車清十五凡兵車百乘清偶也  
周禮車僕廣車之萃注兵車也說文輅兵車也案左宣十三年傳廣有一卒服虔曰左右廣各十五乘又宣二年傳分為二廣杜亦曰十五乘為一廣是鄭以輅納晉國其十五乘為一列故內傳謂之廣車耳又以十五乘為一列又謂之為輅車則輅車廣車同為兵車無異制有異名耳故曰清偶也十五曰廣與輅亦十五為偶耳周禮蓋其清制清讀為準與純通純義為偶鄭射禮二算為純投壺二算合為一合皆偶字之義也

輅車十五乘 解輅廣車輅車也十五各十五也傳曰廣車輅車清十五凡兵車百乘清偶也

廣韻報已也玉篇已止也論語殺而不報鄭注報止也是遂成而遂權 解遂申也

廣韻遂達也玉篇遂通也皆與聲義相近  
切韻倫數而遺之 解倫理也  
女工記析幹必倫鄭注謂順其理也又曲禮殺人必于其倫注類也案倫理類皆聲相轉  
慮戒圖以待之 解戒猶救也  
案儀本以規戒為義救亦以誦救為義故儀亦訓救儀事曰左傳救事之菽杜注謂救成前好菽救聲相近說文無菽字當即菽字  
在周為唐杜氏

廣韻杜姓本帝堯劉累之後出京兆漢陽襄陽三里上文在夏為御龍氏解據傳曰其後曰劉累學擾龍于豕龍氏  
周于伯華 解伯華羊舌赤  
赤為盛陽之色盛色謂之華故赤之字為華公西赤字子華亦其義也  
懼子之應且增 增當為懼  
內傳云實應且懼周語亦有應且懼文惠徵士所謂是當時有此語也  
平公射鴉 解鴉鴉小鳥  
爾雅鴉鳥鴉鴉謂鴉一名鴉耳鴉又作鴉亦謂之鴉鴉左傳疏引買遂服虔說謂鴉以聲音為名也  
撫而泣之 解撫拊之也  
撫拊同 拊同義說文拊拊也拊拊也撫安也一日循也方言拊撫疾也  
拊拊即利而舍 解言人引車就水草便利之地而舍之  
周禮秋官仲夏教芟舍注云讀如芟沛之沛芟舍草止之也甲有草止之法甘棠召伯所芟傳云草舍也說文芟為芟之假借此經所云舍者蓋即芟舍也  
疾避扞衛不行 解書則候遮夜則扞衛謂羅網附也  
說文引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吹以守故軍中以狗附為扞衛取其守也  
置節繩 解置立也繩謂束節而立之所以編酒

論語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商頌置我穠故鄭義置讀曰植立也金縢植壁秉圭鄭注植古置字說文植或作植是置置通也左襄三十一年傳其君弱植正義云不樹立也周禮人節節節讀作芽是地產芽禹貢荊州包匭菁茅左宣十二年傳前茅處無注時楚以茅為旌義又僖四年傳前貢包茅不入注謂束草而灌酒也楚本音操師古漢書注云菘菘古通菘菘者撮取束而置之以編酒也  
斷其椽而簪之加密石焉 解簪也密細密文理石謂砥也說文斲謂斲也禹貢砥簪丹注云砥細于砥又李善注引買遂服虔注云斲也  
古通菘菘公孫龍字子石  
趙文子與叔向遊于九原 解原當作京也京音基地  
趙文子與叔向遊于九原 趙文子曰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于九京也注九京山名在今絳州晉大夫葬地在九京京即原字又後漢魏期傳破更始將軍東東觀漢記云京作原古通用珠案原京聲相轉今怗日而歌 解怗怗也歌遲也  
說文怗食也春秋傳曰怗怗而歌日飯習厭也春秋傳曰既感而惕日雨稱春秋傳一為外傳一為內傳內傳見左氏昭元年傳外傳即此經日歲至身內傳杜注戰渴食也易繫辭所樂而玩者馬注左昭二十六年傳玩無度服虔注俱云玩食也怗玩皆通又韋氏周語注玩也珠案食為聲相近食則義相成說文欲飲也蓋久渴聲即飢渴又

國語釋詁卷五  
九  
為易說文也本有為義公羊隱三年傳不及時而日渴拜也何休曰渴喻急也此云渴者相反為訓也又渴亦訓食同渴飲俱通  
拱木不生危 解拱木大木也  
左傳三十二年傳爾墓之木拱矣注合手曰拱郭璞爾雅注亦云兩手合持曰拱孟子曰拱把之桐梓故曰大木蓋拱木亦古有是言也  
松柏不生埤 解埤下濕也  
司馬相如子虛賦云其埤濕則生菹葢菹  
菹葢不健以過于朝 解葢葢葢前夜  
周禮中車漆車葢葢注謂漆車黑車漆則漆葢以為之

國語釋詁卷五  
六  
輅車十五乘 解輅廣車輅車也十五各十五也傳曰廣車輅車清十五凡兵車百乘清偶也  
周禮車僕廣車之萃注兵車也說文輅兵車也案左宣十三年傳廣有一卒服虔曰左右廣各十五乘又宣二年傳分為二廣杜亦曰十五乘為一廣是鄭以輅納晉國其十五乘為一列故內傳謂之廣車耳又以十五乘為一列又謂之為輅車則輅車廣車同為兵車無異制有異名耳故曰清偶也十五曰廣與輅亦十五為偶耳周禮蓋其清制清讀為準與純通純義為偶鄭射禮二算為純投壺二算合為一合皆偶字之義也

輅車十五乘 解輅廣車輅車也十五各十五也傳曰廣車輅車清十五凡兵車百乘清偶也

論語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商頌置我穠故鄭義置讀曰植立也金縢植壁秉圭鄭注植古置字說文植或作植是置置通也左襄三十一年傳其君弱植正義云不樹立也周禮人節節節讀作芽是地產芽禹貢荊州包匭菁茅左宣十二年傳前茅處無注時楚以茅為旌義又僖四年傳前貢包茅不入注謂束草而灌酒也楚本音操師古漢書注云菘菘古通菘菘者撮取束而置之以編酒也

斷其椽而簪之加密石焉 解簪也密細密文理石謂砥也說文斲謂斲也禹貢砥簪丹注云砥細于砥又李善注引買遂服虔注云斲也  
古通菘菘公孫龍字子石  
趙文子與叔向遊于九原 解原當作京也京音基地  
趙文子與叔向遊于九原 趙文子曰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于九京也注九京山名在今絳州晉大夫葬地在九京京即原字又後漢魏期傳破更始將軍東東觀漢記云京作原古通用珠案原京聲相轉今怗日而歌 解怗怗也歌遲也  
說文怗食也春秋傳曰怗怗而歌日飯習厭也春秋傳曰既感而惕日雨稱春秋傳一為外傳一為內傳內傳見左氏昭元年傳外傳即此經日歲至身內傳杜注戰渴食也易繫辭所樂而玩者馬注左昭二十六年傳玩無度服虔注俱云玩食也怗玩皆通又韋氏周語注玩也珠案食為聲相近食則義相成說文欲飲也蓋久渴聲即飢渴又

國語釋詁卷五  
九  
為易說文也本有為義公羊隱三年傳不及時而日渴拜也何休曰渴喻急也此云渴者相反為訓也又渴亦訓食同渴飲俱通  
拱木不生危 解拱木大木也  
左傳三十二年傳爾墓之木拱矣注合手曰拱郭璞爾雅注亦云兩手合持曰拱孟子曰拱把之桐梓故曰大木蓋拱木亦古有是言也  
松柏不生埤 解埤下濕也  
司馬相如子虛賦云其埤濕則生菹葢菹  
菹葢不健以過于朝 解葢葢葢前夜  
周禮中車漆車葢葢注謂漆車黑車漆則漆葢以為之

國語釋詁卷五  
六  
輅車十五乘 解輅廣車輅車也十五各十五也傳曰廣車輅車清十五凡兵車百乘清偶也  
周禮車僕廣車之萃注兵車也說文輅兵車也案左宣十三年傳廣有一卒服虔曰左右廣各十五乘又宣二年傳分為二廣杜亦曰十五乘為一廣是鄭以輅納晉國其十五乘為一列故內傳謂之廣車耳又以十五乘為一列又謂之為輅車則輅車廣車同為兵車無異制有異名耳故曰清偶也十五曰廣與輅亦十五為偶耳周禮蓋其清制清讀為準與純通純義為偶鄭射禮二算為純投壺二算合為一合皆偶字之義也

國語釋詁卷五  
六  
輅車十五乘 解輅廣車輅車也十五各十五也傳曰廣車輅車清十五凡兵車百乘清偶也  
周禮車僕廣車之萃注兵車也說文輅兵車也案左宣十三年傳廣有一卒服虔曰左右廣各十五乘又宣二年傳分為二廣杜亦曰十五乘為一廣是鄭以輅納晉國其十五乘為一列故內傳謂之廣車耳又以十五乘為一列又謂之為輅車則輅車廣車同為兵車無異制有異名耳故曰清偶也十五曰廣與輅亦十五為偶耳周禮蓋其清制清讀為準與純通純義為偶鄭射禮二算為純投壺二算合為一合皆偶字之義也

輅車十五乘 解輅廣車輅車也十五各十五也傳曰廣車輅車清十五凡兵車百乘清偶也



但此則王之喪車耳若庶人乘役車則棧車以下改工記棧車欲命注為其為革執不堅易坍塌也故僅以熟皮蔽前後如黑車耳

假貨居賄 解居蓄也

泉陶讓德遷有無化居注化易也謂交易其所居積也漢書食貨志富商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徐廣曰廢居貯蓄之名有所廢有所蓄言乘時射利也

委質而策死 解言委質于君

案質以物相贖之質本讀陟利切左傳曰周鄭交質故昭三年傳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孟子不傳質為臣質幣之質皆作質然質為俗字學為正字錢詹事曰儀禮士冠士昏二篇皆

國語翼解卷五

用字獨士相見篇皆作質蓋張酒所改唐石經本作摯蓋合摯質兩字而為外執外具也

獻子曰不為具於子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 解獻伯禽之曾孫微公之子獻公具武獻公之庶子武公故

左桓六年傳云先君獻武廢二山案魯世家魯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子考公就立考公即位四年及煬公既立兄弟相及非子煬公即位六十年子幽公宰立幽公即位十四年及微公弟立微公即位五十年子厲公翟立厲公即位三十年七年及獻公具立是獻為伯禽之曾孫也獻公即位五十年子桓公執立執立即位二十年及武公就立是武公為獻公之庶子嫡子則微公也

執而紛于庭之槐 解紛懸也

聘禮賄用史紛注紛紛為之今之縛也

聞沒謂叔寬曰 解聞沒問明

王尚書曰沒味一聲之轉而義同春秋襄二十四年左傳何沒沒也沒沒猶味味也周語冒沒輕僂冒沒猶冒味也車解訓沒為入義稍疏矣

者其股肱 解者致也

周頌者定爾功傳者致也左宣十二年傳者味也注者致也致討于味皆讀為軫視切又曲禮六十曰者正義者至也至老之境也

郵無正進 解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也

郵無正進 解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也

案內傳作郵無恤恤本訓賑周禮任恤注恤振憂貧者正即振之同聲假借故郵無恤又作郵無正疑未敘定其云郵良伯樂者則王尚書謂春秋時自有一人而兩字者如鄭罕達字子姚一字子賸其證也爾雅釋詁恤憂也無恤斯樂也良樂一聲之轉而其義相近良之為樂猶梁之為樂也淮南要略篇康梁沈酒高誘注云康梁耽樂也

少登于難 解登猶離也

案離讀為離偶之離登應作登讀為音古音微與文通蓋有門音故轉為音若門若音即其義亦為門若音皆物之偶儻者也故曰猶離也

可以繼而鳩趙宗乎 解鳩安也

左隱八年傳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注鳩集也襄十六年傳敢使魯無鳩乎注鳩安也案安集義同

吾伏強略血 解面汗血曰略血

略乞格切與略同音略也唐書諸子建成傳王暴疾略血數升與面汗義別疑趙簡子略血而汗于面

吾兩戰將絕 解戰將也

內傳作兩戰說文戰車駕具也引軸也詩秦風陰飜綏續所以引也疏曰左傳注在臂曰綏然則此皮約馬臂而引車軸也

駕而乘材 解乘轅也

乘本有陵義故以轅訓乘言較轅也說文轅車所設也

以諄趙映之故 解諄佐也

玉篇諄佐也案諄佐聲亦相近

志父寄也 解寄寄請也

史記酷吏傳請寄無所聽注請寄猶囑託也

請與之戲 解戲角力也

案內傳城濮之戰子玉使謂晉曰請與君之士戲語意正與此同惠徵士補注據朱國楨曰戲者兵也之戲也一日兵也三軍之號所云戲下是也若云以兵見云耳解者謂得臣輕用民命便解作戲弄之戲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杜征南獨不下一字已得其解矣惠氏之說得之然據此輕率氏角力之說義更明

從入于海為蛤唯入于淮為蜃 解小曰蛤大曰蜃

月令注大蛤曰蜃則蛤蜊為一物以大小異名耳任昉述異記黃雀秋化為蛤春復為黃雀從五百年化為蜃蛤是雀亦化為蜃也特從見耳唯則一入大水即化為月令紀之

宗廟之犧 解純色為犧

盤庚犧牲曲禮犧牛閭宮駢犧注傳俱云純色曰犧德不純 解純壹也

酒醴純其蒸黍稷傳為純一之行一壹同

非德不當雞 解當猶任也

玉篇當任也左傳十五年傳重怒難任注任當也

寄也俱 解但俱不從人也

從也之訓

高山峻原 解峻峭也原陸也

史記酷吏傳吏務為峻峻注峻峭也爾雅釋地廣平曰原平曰陸陸部學士據經傳諸說謂原陸皆高而廣平者此則原陸之高而峻峭者故以陸訓原原陸一也

蝻蟻蜂蟻皆能害人

廣韻蝻以切音蠶毒蟲名玉篇蝻含毒蛇也蝻有別出蝻蝻之外者亦名蝻故能害人

汝民之膏澤以實之 解汝膏也膏澤

方言前也爾雅水離曰屬那疏也釋文離或作滌廣韻淋也廣韻離音離離飲酒盡也離離皆同音義前與盡亦聲相近汝亦聲則汝離亦聲之相轉故讀若離而亦以轉音為讀也

主茅隴而食溱洧 解茅隴山名

後漢郡國志河南尹密縣有大隴山山海經大隴之山其陰多織多美豎蓋即茅隴也案隴或音隴或音隴與茅聲近疑山以雙聲名

以燿燿大天明地德 解燿大也燿明也

說文燿明也春秋傳曰燿燿天地今三傳無此文先大夫曰



當是語語滄崖大天明地德文而許以己意為詞也王侍  
御口廣雅與說文同訓滄則焯之假借也珠葉班固幽通  
賦黎高耀于高辛兮亦假焯作滄蓋本鄭語也

夏禹能單平水土 解單盡也  
小雅俾爾單厚箋單盡也郊特牲惟為社事單出里注亦云  
盡也

周棄能播殖百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 解百穀黍稷稻粱麻  
麥菽菽糜胡之屬蔬草菜之屬可食者

說文穀類也百穀之總名周禮太宰三職生九穀注司農  
云九穀黍稷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一說無秫大麥而有粟  
又膳夫食用六穀注黍稷粱麥苽稌又疾醫五穀養其病注  
麻黍稷麥豆是九穀六穀五穀說本不一章解云云蓋謂黍稷  
等皆大名也豫案說文秬黑黍秠一稂二米糜稌也稌黍屬  
秠稌之不黏者秠稻之不黏者稌稻紫莖不黏也秠稻屬秠  
稻屬稌赤苗黍也白苗黍也黍黍名務穰數名穰芒粟  
也乾堅麥也來周所受瑞麥赤豆也若小水也種早種也種疾  
孰也種先種後孰也凡六穀之別二十餘種而大小豆之得於  
目驗者赤白黑黃碧褐綠紫其形色之異亦有十餘又白黍  
黃粟見內則黃黍見內則注赤黍見非子是每穀有十數  
種也五穀六穀九穀皆約舉其大名析言之殆不止於百矣  
以生柔嘉材者也 解柔潤也

豫案小正薇亦柔止傳草新生曰柔頌人手如柔黃傳如黃  
之新生凡新生之草皆鮮潤故草訓潤說文粳燒種也廣韻  
粳田不耕而火種史記楚越之地或火耕昭嶽天地之光明  
以生柔嘉材即火耕燒種之所自防也

曹姓鄭苞 解陸終第五子曰安為曹姓封於鄭  
史記楚世家五曰曹姓注引世本云曹姓者鄭是也索隱引  
系本云其五曰安是為曹姓球案鄭苞一聲之轉漢書地理  
志城陽國高故國盈姓三十世為楚所滅少昊後左傳魯公  
孫敖所娶呂女有戴已聲已此苞為己姓之的證章不能解  
苞字苞必鄭字之誤也鄭即小鄭杜預列國譜云曹姓戴項  
之後則為鄭之別封者固不待訓釋也

國語彙解

卷五

國語彙解

而近項重 解項重童昏

重疊疊其義相近重疊之旨重疊也說文重疊也一日  
不明也易象象釋文引廣雅云重疊也鄭風狂童之狂也且  
毛傳狂行童昏所化也晉語童昏不可使謀童古字通  
正七體以役心 解役營也七體七發也目為心視耳為心聽  
口為心談鼻為心芳也

夜營以雙聲為調周官疾醫兩之以九發之變注陽發七陰  
發二正發日七者在頭尾見故為陽發案上文和五味以調  
口和六律以聽耳七發已正其三矣則傳云七體殆非七發  
之謂也七體蓋指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說呂覽情欲篇其  
情一體也注體性也文選王文憲集序夷雅之體注體性也  
呂覽上德篇此之謂順情注情性也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民  
有五性喜怒哀懼愛惡是古時情性為通語體可謂性則體  
亦可謂情明矣役心與調口術體聽耳皆修身之學也  
平八索以成人 解平正也八索 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  
巽為股離為目兌為口坎為耳艮為手

內傳八索九邱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釋名索索也八索  
著素王之法也則八卦之說以著於竹素故云八索近儒以左  
傳周索戎索為八索之二索案周索戎索列國奉行子革以八  
索為遠於所招則是書非即周索戎索蓋明書序說最允當六  
子各三索見於說卦加以乾坤二索故為八索謂撰著求卦之  
書兼三易言也平辨也平辨八卦以定吉凶以前民用開物成  
務莫大乎此故曰平索以成人章但以八體當之失其指矣

建九紀以立純德 解九紀九藏也正藏五又有胃膀胱腸膽  
也 賈唐云九紀九功也  
九藏周禮疾醫注正藏五與胃膀胱大小腸章并大小腸而  
列膽者蓋據白虎通大腸小腸心之府膽肝之府而分合之  
也案案九藏在人不得建立九功六府三德之成功不可云  
純德九紀蓋即宋陶謨所云九德立禮為立賢無方之立九  
德先王建為取人之紀者也三德有家六德有邦翁受敷施  
九德成事所謂以立純德也下文曰夫號石父禮昭巧從之  
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判同也謂幽王不建九紀以立純德  
也九紀即九德明矣

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妖確 解賈唐說皆以萬萬為億鄭

後司農云十萬曰億萬億曰兆從古數也經常也妖確也數極  
於妖萬萬光本字妖明曰妖  
徐岳術數記遺曰黃帝為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  
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變之若百十萬曰億十億曰兆  
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百萬萬曰億萬億曰兆  
萬萬光曰京也 字內則注左成二年傳注云京各本皆京  
則與京同京與兆同京與萬同京與億同京與兆同京與京  
胡取乎三百億兮毛注曰萬萬曰億比即中數也鄭注云十  
萬曰億此即下數也徐授受記云億億曰兆兆兆曰京此即  
上數也豫案賈唐從中數與毛豐年傳數從萬至萬曰億說  
同鄭君詩箋從下數內則注萬億曰兆從中數兼引之故  
混稱曰從古數其實上中下三數皆起於古先子曰數有十  
等億兆京埃種壤溝澗正載是也京經音相同經入之經當  
是數名不得謂常楚語觀射父曰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  
經入賦數以奉之賦即賦字亦即該字經字正以數名次第  
不可移易故與史伯言一例也太平御覽七百五十引風俗  
通十十謂之百十謂之千十謂之萬十謂之億十謂之兆十  
謂之京十謂之經十謂之埃十謂之溝十謂之澗十謂之澗  
十謂之澗十謂之澗十謂之澗十謂之澗十謂之澗十謂之澗  
假借妖確者王尚書伯申云凡字從亥者皆有妖確多大之  
意說文妖確非常也妖確也小爾雅正該也廣雅妖多  
也廣韻妖盛也並聲近而義同故章云數極於妖也下文九  
藏之田解曰九州之極數妖與賦一也萬萬光曰妖即萬京  
日妖是事亦從中數廣韻五旨引風俗通云千生萬萬生億  
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神神生垓垓生壤壤生溝溝生澗澗  
生正正生載載地不能載也故章云自十等至千品萬官轉  
相生  
而與制同  
制與事古通用漢書蕭何傳上以此制制任關中事師古曰制  
讀與事同史記吳大伯世家乃求勇士事蕭索隱曰事一作  
制制子榮等篇信而不見敬者好制行也亦以制為事後少  
詹事制制事皆傳之假借說文辨也

國語彙解



依備或施 解依備或施皆優笑之人

古樂人名伶侏侏或侏古文作侏侏見詩得此此處皆屬

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

解山桑曰

說文山桑有黏文者爾雅桑葉注林中作弓攻工記弓

人取幹之道術為上桑桑又次之

化為玄龜 解龜或為蛇蛇皆象龍

說文蛇象龍也注鳴者方言守宮秦晉西夏謂之守宮

或謂之蜥易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蝶蝶是蜥即蛇也漢書

東方朔傳云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跋跋腹腹

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易又說文曰在壁曰蜥在草曰

國語彙解卷五

易善蜥與蜥易本為一物因所在而異名耳

未既既而遺之 解既既曰既未盡既既未畢也女七歲而

史記周本紀釐水為蠶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既而遺之

說文既既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說女七月生齒七歲而

毒之既既者 解精熟為既既也

廣雅釋詁既既也方言自河以北越魏之間火熟曰既既

曰精久熟曰既既熟曰既既其通語也月令乃命大酋辨注

酒熟曰既既高誘呂氏春秋仲冬紀注云既既米麴使之化

故謂之既既與昔通周官酒正昔酒鄭注昔酒今之昔久

白酒郊特牲舊澤之酒注為其味厚脂毒也釋文脂音昔

義云脂久也久酒有毒漢書五行志味厚者脂毒注脂久也

是舊脂皆以毒久為義又周語厚味實脂毒注云脂至也

此云極者極猶至也至久亦以相反為義至久極皆相近

其既既太子 解既既也

莊子天下篇弱于德強于物其途既矣史記封禪書自古以

雍州積神明之陳注皆曰既也陳既亦聲之相轉

不三稔矣 解稔年也

說文稔稔也左襄二十七年傳不及五稔注稔年也熟也

殺一熟為一年

楚語

國語彙解卷五

廣雅釋詁

而為之善善而抑惡焉 解善善也抑貶也

方言自國而西秦晉之間相謂曰魯左襄十一年傳獎王室

無謂茲命注獎助也助與勸義相近後漢蔡邕傳人自抑損

以塞咎戒注損也退也與貶義相近

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 解世謂先王之世聖也

昭顯也幽闇也昏亂也為之陳有明德者世顯而幽闇者世廢

也

周官小史實繫世注父子相繼為世世所自出為繫繫定之

則知本原之所自此以昏明為言蓋教之以知其世世之短

長也下云教之訓其訓真玉帝之書系周官外史掌三皇

五帝之書則教之世即小史所真之繫世教之訓真即外史

所掌之書皆世臣之職也

較而不羈 解羈固也

魯語使長監于世故能羈固不解以久莊子壯德篇羈羈

因羈

否則被 解被懼也

方言被懼也秦晉之間凡愧而見上謂之被又吳質答東阿

王書被然汗下亦愧懼之義音麻

請為若屬 解亂而不損曰若若不辜曰屬

案解語本周書說法解孔泉注云不能以治損亂賊良善人

可不謂若乎 解既既能改曰若

解亦本周書說法解注曰言自知也

國語彙解卷五

及群

禮聞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正義曰二十五

子尚良食 解尚猶也

尚猶猶為義言勉強也今以勉強與屈強分為上去兩首

古音則均為巨兩切

使不規東夏 解規有也

說文規有法度也規為正圓之器以正圓則圓有法度矣遂

以為凡有之義

在中軍王族而已 解唐云族親族同姓也昭謂族部屬也傳

曰族皆以其族大公行

惠德士曰車說也是也劉光伯曰族者屬也非謂公族之兵

楚必款之 解款猶食也

說文款神食氣也

緇然引領南望 解緇猶也

較梁莊三年傳改葬之禮舉下緇也注緇猶也案釋所

緇同聲符名緇猶酒酒柔而無文也緇猶緇也皆雙聲文賦

面緇總于尺素

子本款然 解款款貌

案款款同是心秋聲之字然韻書分為兩音一列平聲十

八九款款也一列上聲三十小款容色變也經傳亦屢言款

然禮哀公問款然作色列子仲尼篇款然有問楊子法言款

如也注款然謹也款字見禮鄉飲酒義秋之言款也注款讀

國語彙解卷五

為羣此云羣貌者蓋韻書未出以前款款羣一也亦無清濁

輕重之分也

使富都那豎贊焉 解都閉也那美也

漢書司馬相如傳車從雍容閑雅甚都又上林賦妖冶嫵都

都亦美也那風洵美且都那豎贊都豎也

而使長擬之士相也 解長擬美贊也

說文使長壯儼儼也春秋傳曰長儼者相之今左氏昭七年

傳作擬與此經同杜注擬也珠案說文擬毛儼也儼

也擬與儼同為聲字音同而義微異蓋取長壯者相以不成

狂若云長贊亦何取乎爾故惠徵士引其曾祖樸菴先生之

言曰謂擬為贊杜氏之臆說也陳司馬曰杜訓擬為贊非

說似本韋昭楚語注球又案經師傳授不同許所見本亦人

作儼儼所見本从形作儼且美詞釋之訓似亦本說文儼與

贊一也非望文生義也

縮于財用則匪 解縮言取也

說文縮亂也一日亂也爾雅釋詁縮亂也郭注亂法也此云

言取者蓋謂亂取諸財用也故不直取曰言取

縮者縮離 解縮也

玉篇縮也案屈原以憂愁寢寢而託為歌詞曰離離

使民為焉 解焉花也

案此亦以縮為訓也焉花同音言有滿耳耗義為虛

為取為焉

國語彙解卷五

廣雅釋詁



故先王之為臺榭也 解積土為臺無室曰榭

爾雅釋宮園謂之臺郭注積土四方釋名臺持也築土堅高  
能自勝持也月令仲夏可以登臺榭正義積土為之所以觀  
望積土為臺謂門臺也禮器天子諸侯臺門鄭注闕者謂之  
臺詩釋文引孫炎云闕積土如水道可以望氣祥也是城臺  
為闕以其在城門宮門故云積土若苑圃之臺則非積土爾  
雅又云四方而高曰臺是也呂氏春秋高誘注云積土四方  
而高曰臺亦言城臺門臺臺加木為榭是臺上架木為榭也  
爾雅又云無室曰榭禮記疏云李巡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  
榭書疏引孫炎亦云榭但有堂也左宣十六年傳云成周宣  
榭火杜注宣榭講武屋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孔疏云  
屋歇者無壁也如今廳事也

靈王城陳蔡不美 左氏傳釋文云義音鄭正義曰古者漢陳之字亦為鄭故魯  
頌楚辭急章與揚芳為韻近世獨以為地名宋玉招魂  
肥牛之腥腸若芳和酸若苦陳吳矣

至于手拇毛脈 解拇大指也 說文拇將指也爾雅將大也易咸其拇趾子駢拇枝指則以  
拇為足大指

大蔭掉小 解掉作也 史記孟嘗君傳過而朝者掉臂而不顧漢書蕭通傳生一  
士伏軾掉三寸舌皆謂作也

國語解卷五 處暑之既至 解處暑在七月節  
淮南天文訓立秋加十五日斗指甲則處暑音比始洗漢書  
天文志鴻尾中翼十五度處暑孟康曰于夏為七月商為八  
月周為九月

畜簞之既多 解大曰簞小曰簞 說文簞籬人飛簞也廣雅簞籬也簞也王侍御據此  
簞解以為義而申之曰上文簞籬五篇簞小簞也 已舉小簞  
之名則此簞非復籬矣

左史術相廷見申公于魯 解子魯仲申公史老也  
王尚書曰魯當為魯從魯首从且文聲隸變作魯今作魯  
有門音故轉為魯音即借其義以為魯之魯楚史老字于

國語解 卷五

大三百八十二

齊是也唐宋以來不達六書諸君之例說文例錄事字而乘  
參遂謂不合六書徐鉉又以疑字當之  
于是作疑或以自傲也 解昭謂詩大雅抑之篇也疑讀之  
曰抑

抑抑抑抑抑同故義亦同齊風抑若揚兮美目揚兮揚是類  
之別名抑為揚之貌言美之盛也

謂之春聖武公 解證法曰威彊齊德曰武  
論法者周書證法解也孔晁曰思有德者皆也

至于日中吳 廣雅釋言吳跌也說文吳日西也日在西方時側也周官  
司市注云日昃時中史記天官書食至日跌為積漢書天  
文志作跌

巴浦之犀犀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璣也 解犀犀牛也  
規諫也璣所以塞耳  
說文犀長鬣牛也玉篇獸如牛而尾長名曰犀說文璣以玉  
充耳也詩賦風玉之璣也傳璣塞耳也衛風充耳璣璣傳云  
充耳謂之璣天子玉璣諸侯以石是璣本以玉后為之而更  
取諸牙角之類獸又禮檀弓練角璣注小祥後以角為之是  
古自有牙角之璣也

屏風之位 解昭謂屏風也無形如今要扇  
周官司几筵王位設籬依前南鄉籬注依如今縹素屏風  
也曲禮天子當依而立明堂位天子負斧依鄭注斧依為斧  
文屏風于戶牖之間鄭學士云縹素以屏風况依者縹漢制  
言之縹素釋文云縹倚也在後所依倚也屏風言可以屏障  
風也律亦縹縹制言之要縹即屏風說文縹也禮月令乃  
修闔扉束簞補亡詩八風代扇屏風設于戶牖之間障風以  
代扇故又謂之要扇

日月會于龍蛇 解謂周十二月夏十月日月合辰于尾上月  
令孟冬日在尾  
漢書天文志析木初尾十度立冬孟康曰于夏為十月商為  
十一月周為十二月錢詹事曰日月之會謂之辰合辰謂合  
朔所入恆星度分也日月合辰乃月行週道及于日計一  
月之朔實日行二十九度又于五百三十九分度之八百十

國語解卷五

大三百八十三

七月行三百九十四度千五百三十九分度之千二百有二  
除周天及身分十五人尚為二十九度八百七十七分而又與  
日合故三統術推合辰所在星置積日統首以本至所以統  
法乘之以壹法乘小餘而并之盈周天除去之不盈者合盈  
統法得一度數起率牛算外則合辰所入星度也  
天明昌作 解謂天氣上也是月純坤用事  
珠案以卦氣言則十月之卦良既濟噴噴大過坤所謂六日  
七分也以爻辰言則坤貞于未于十月建亥則坤之六三也  
此云純坤者則以十二辟卦應十二辰坤息于十月也坤以  
陽盈主十月與乾以陰虛主四月二卦為日月會者出乾入  
坤也十月之律應鐘四十七分三釐十月陽氣窮于地上道  
地面四寸二分其短于十一月之律三寸九分中開四寸二  
分即陽氣從下而上之處也故曰天氣上也  
從其上下 解億安也  
左氏昭二十一年傳心德則樂又三十年傳益姑德吾鬼神  
注俱云億安也

糶一德 解糶糶也德器也  
說文糶糶米麥也糶時乃糶糶注云糶糶穀也周官  
邊人糶糶粉糶糶云糶糶大豆與米也程微君云糶有糶  
粉者有未糶粉者其未糶粉而亦可和水者則鄭氏注六飲  
之涼云糶糶若糶飯糶水是也說文糶飯若糶與糶並言  
則乃屬糶員屬糶

國語解卷五 道殣相望 解道塚曰殣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  
說文殣道中死人人所覆也詩曰行有死人尚或殣之今詩  
作殣傳云路冢也玉篇殣路塚也廣雅殣塚也知毛傳本作  
殣後來轉寫作塚耳說文殣塗也殣塚俱云塗也殣塚聲同  
義別

前世之崇替者 解崇終也詩云曾不崇朝  
衛風誰謂宋遠曾不崇朝傳云不終朝而至也

與哀感喪 解塗木曰殯  
釋名于西壁下塗之曰殯  
不樂逸聲 解逸淫也  
淫逸亦以雙聲為義

國語解 卷五

大三百八十三



能作訓辭以行事于諸侯 解言以訓辭交結諸侯

錢詹事曰諸侯之世諸侯以邦交為重論語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則稱之使于四方不能專對則謂之公羊傳大夫出使君命不受解聘禮記無常禮而說論語曰辭達而已矣正與禮經相表裏是則能作訓辭以交結諸侯聖人且許之故楚以為賢而實之也

又無以寡君為口實 偽古文尚書應詔曰子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又有數曰雲連徒洲 解楚有雲夢數澤名也連屬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徒其名也

爾雅釋地楚有雲夢禹貢荊州云雲土夢作又職方荊州云其澤數曰雲夢說文數大澤也楚有雲夢是雲夢本一數也

後漢左氏昭三年傳王以田于江南之夢定四年傳楚子步睪濟江入于夢中雲夢二字分舉唐人遂改禹貢之雲夢土作又為雲土夢作又謂夢在江南雲在江北邵學士曰史記夏本紀述禹貢云雲夢土為治漢書地理志引禹貢云雲

夢土作又但連舉雲夢左氏之雲夢分舉不過偶從省文耳唐人據以改禹貢為從古本尚書不足信也珠案此經亦省文但舉雲字而連舉以雲夢解之是亦雲夢不當分之一證

又漢書地理志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荊州穀鄉康成職方注應劭風俗通義高誘淮南注郭璞爾雅注俱本之韋氏

穀澤名之訓亦本漢志數與澤異詩釋文引韓詩章句云禽獸居之曰穀鄭氏家宰注澤無水曰穀澤廣注水鍾曰澤水

希曰穀蓋澤為大穀穀則卑溼之地草木禽獸養其間至于水潦既降彌望皆成浸巨澤與穀遂無別矣水中可居者曰洲本爾雅釋水說文同洲作州徐鉉曰今從水洲作州非

是釋名方言孔晁周書白州北閩注俱云水中可居曰州也水中之洲狀若覆釜九河之覆瀾亦以水中有州可居名之也徒其名者徒即禹貢之土作人也徒本从土土之字林

變作徒後儒不知徒之即土而解禹貢之土作又為土見而可耕始也疏矣

珠足以禦火災 解珠水精故以禦火災

說文珠蚌之陰精也春秋國語曰珠足以禦火災案古者以

國語翼解卷五

玉作珠故字从玉自璣珠入頁而取精于物陸佃謂龍珠在

領蛇珠在口魚珠在眼鮫珠在皮鼈珠在足珠珠在腹凡有珠之物多水族故曰水懷珠以水克火故珠以禦之

沈諸梁聞之 解沈諸梁楚左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王尚書曰爾雅釋宮楹謂之梁梁梁謂之梁凡言梁者皆有高意故沈諸梁字子高也

通兩者高也 梁亦高也 展而不信 解展誠也 衛風展如之人兮小雅展也大成皆謂誠也方言荆吳淮汭之閒謂信曰展則此云展而不信者猶言信而不信也正楚言也說文誠信也

而未嘗有所挫也 解挫挫折也

改工記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鄭注挫折也李軌讀為相加切說文挫推也聲相近為義也

百夫決拾 解決鉤弦拾拾桿

小雅決拾既伏傳云決鉤弦也拾逐也儀禮鄉飲禮祖述遂注遂射講也以車為之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也所以被

廣故衣也此云拾桿者禮內則右佩決桿注拾拾也言可以桿也案韜轉聲為桿桿桿一也

安受其爐 解爐餘也

大雅具爾以爐傳曰災餘曰爐左襄四年傳收二國之爐注爐遺民遺餘也

駢起死人而肉白骨也 解駢是也

邯鄲自詭伊阻堯伊當作駢駢是也

頓顛于邊 鄭氏儀禮禮注云頭觸地無容也

以該姓于王宮 解該備也

廣雅釋詁該備也釋言備該咸也王待御曰釋言本方言又咸亦備也樂記咸地備矣是其義玉篇該備說文該兼該也

秦賦與該通 孤埋之而孤捐之 解捐發也

說文捐振也捐振也捐振以雙聲互訓捐發則以疊韻為訓也

玩吾國于股掌之上 解膝本日股

小雅赤芾在股毛傳股本日股案股膝以下骨也

而日以憔悴 解憔悴瘦病也

廣韻憔悴瘦也錢詹事謂說文建領節被萃之異文珠案小雅或盡瘁事國左昭七年傳引作憔悴惠徵士云漢書引此詩作盡頹如頹日頹古悴字盡憔悴亦相近應本作頹

日長炎炎 解炎炎進貌

案以炎炎為進火曰炎上之義炎庸辭相近書曰若時登庸

國語翼解卷六



謂登用之即登進之義也

為尾端推為蛇將若何 解尾小蛇大

尾說文作虫一名蛇傳三寸首大如擊指詩疏引舍人云

一名尾江准以南曰蛇江准以北曰尾孫炎云江准以南謂

尾為蛇廣三寸頭如指指有牙最毒都學士曰吳語為尾

推為蛇將若何是尾非大蛇也

尾足以為大度子 解度度也

書西伯被執不度天性史記集解引鄭注云不度天性爾雅

釋言度度也

解荒空也

案詩外傳四駁不升謂之荒荒荒一十四年傳云四駁

不升謂之康荒荒注以為虛也是荒即康也釋文引郭氏音

儀云康本或作荒荒亦邱墟之空無大雅表居困卒荒邱蓋

荒虛也小雅實之初筵酌彼康爵美亦云康康也康又與際

通爾雅釋詁康康也說文康木虛也周書註法解云康康也

荒以空虛為義則當讀荒

以何音開 解開也

陳為陳之古文王肅陳開也左隱五年傳首于農說以講事

也注陳開也

國為石郭陳以象帝舜 解開也陳也

管子山權數篇北郭有極開而得龜者住野地至泉曰國王

簡陳陳也郭蓋義相近

說文以與而去之 解撲塊也

說文撲塊也重文為扑維南說林訓土勝水非一扑塞江

今王將復天而伐齊 解復連也

說文復不聽外也即連之義

乃使行人奚斯傳言于齊

續事曰行人奚斯即檀弓之行人儀也奚斯與胡并言之

則成儀字

乃訊申胥 解訊告讓也

爾雅釋詁訊告也訊今本誤誤作訊後漢書注引爾雅作訊

告也爾雅引訊以訊止王連楚詞章句引詩詩于不願今陳

風詩作訊訊吉士曰訊乃詩字轉寫之誤毛詩云訊告也

國語實解 卷六

韓詩云許諫也皆當為許諫音與華韻音信同也于詩

義及音韻成杆格矣又爾雅正其音用訊訊亦許之誤也

韓詩曰許告訊問兩字形聲俱異無可通之理六朝人多習

韓詩以卒為卒遂與孔相假陸元明不能辨正干墓詩云木

又作許音信徐息梓反告也于爾雅正云音信徐息梓反告

也陸氏知于韻緩不改字之說讀許為訊訊夫師學士曰吳

語乃許申胥今亦誤作訊矣學記多其許亦誤許為訊惟韓

嚴審朝許而夕替莊子山木篇恍然而許之墨子非命篇百

姓之許也尙未盡誤皆為告也

譬如農夫作耦 解二耦為耦

攻工記匠人二耦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說又未廣五寸

為伐二伐為耦君周頌十千為耦箋云耦廣五寸二耦為

耦月今修禾耦注耦者未之全也廣五寸諸家之說皆同也

而不自安折也 解折猶靜也

莊子繕性篇以恬養志注恬靜也說文恬安也

盛以應而投之于江 解鳴鴉革囊

史記伍子胥傳作鳴鴉革注云取馬革為形也又楊雄酒

箴自用如此不知鳴鴉蓋謂盛酒者也案鳴鴉鳴鴉革囊

齊為鳴鴉子皮

沿海折淮 解沿順也逆流而上曰折

爾雅釋水逆流而上曰折折順也而曰折折說文沿緣而

下也沿向也逆流而上曰折折左氏文十年傳楚子沿漢而

江杜注沿順流而逆流亦謂春風作逆河

將夾漢而折我 解旁擊曰折

說文折廣也春秋國語曰彼將而折我案許氏據此以釋折

之為廣則折我者謂牽曳之使勢分廣也玉篇折廣大也又

應與折同唐書王忠嗣傳單折與掩之異掩之義與折相近

王安挺志 解挺寬也

月令挺重四挺注挺寬也

據挺拱橫 解唐尚書云德康戰也應可展以為橫計兵名籍

也周禮師田以籍籍

魏師田以籍籍本周官小宰之職注云籍籍也籍計也合也

合計其土之卒伍屬其兵器為之要籍也案廣雅十二齊收

國語實解 卷六

稽古矣切十一聲又收權廉切音康唐尚書則讀稽為啟

故以為稽也

建肥胡 解肥胡胡也

韓古之徵說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為符信見崔豹古今注吳

建肥胡以題行頭官師之徵號也

案文庫之渠 解文庫渠之有文理者

案庫角之異者謂之文庫伊尹朝獻商書令正南以文庫為

獻是也

案南建鼓 解鼓晉鼓也鼓建謂為楫而樹之

案周禮晉鼓之制長六尺有六寸與上提鼓不同

望之如茶 解茶芽秀也

鄭君周禮地官掌茶注云茶芽秀也又鄭風有女如茶箋云

茶芽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漢書禮樂志顏如茶光逐塵塵

動曰茶野茶白華也爾古曰言如茶茶之柔也茶者今俗所

謂茶葉也

皆謂知以振振 解詳知謹呼也

如本謂金鑄器口此云詳知者知叩同聲蓋叩擊金鑄以應

謹呼也

然而不可徒許也 解徒空也

爾雅釋詁徒徒也郭注空手執也毛傳徒徒空 廣韻徒

空也

請員于陽卜 解員正也員曰卜以火爇爇故曰陽

說文卜灼判龜也象爇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縱橫也員卜

問也从卜員以為員故曰請員于陽卜

訊讀曰至 解訊告也

訊亦訊之說

君有短垣而自踰之 解垣者險防

案垣本卑也高曰墉卑曰垣垣垣易越牆人之越垣也

乃退就其而會 解就就也

說文據在上曰據史記李廣傳與府省約文書據據案據曰

凡將軍謂之據府者蓋兵門合應據據故稱據府古字據用

據在莫耳

不實不忍 解實救也

國語實解 卷六







欲其旅進旅退 解旅俱也

禮樂記進旅退旅鄭注旅俱也

而為樂邑辰宇 解辰屋宇也宇邊也

說文辰屋宇也宇屋邊也釋名字初也如鳥羽翼自覆被也

故肆云以屋宇之餘庇覆矣

君其次也 解次舍也

案次舍本以星之疏次言月今日窮于次注次舍也後遂以

為凡次舍之稱周禮云次舍之祇寡左傳云一宿為舍再宿

為信過信為次此則以次為舍以舍為釋

靡王躬身 解靡損也

職國策真人屋于內而國靡于外荀子君道為無靡費之

用注注謂靡損也

事不究 解究窮也

爾雅釋言究窮也說文窮極也爾雅究與鞠同訓案鞠與究

極窮皆聲相轉杜預春秋序曰究其所窮

無曠其家 解曠空也

舉爾謙無曠庶官傳曠空也漢書賈山傳曠日十年注師古

曰曠空也案曠空雙音為曠

民眾殷 解殷盛也

說文作樂之盛解殷易曰殷薦之上帝

以為亂梯 解梯階也

說文梯木階也釋名階梯也如梯之有等差也孫子九地篇

如登樓而去梯階

因陰陽之極順天地之常 解陰陽謂剛柔晦朔三光盈縮用

兵利鈍之常數

案日行遲月行疾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故日之盈斂一於月道斜交平黃道凡二十七度小餘過日

之半日追其道一終日月之會凡二十九日小餘過日之半

以起朔本無光光日之光而月乃有光人自地視之惟于望

得見其光之盈朔則日之盈月其光滿日下民不可得見餘

以動見而闕此晦朔盈縮之大略也因其恆順其常者如內

傳陳不違晦之類

國語解 卷六

信輔道 解相導為輔道也

爾雅釋詁輔道也釋名注輔道也說文輔道也新通

作耶輔信也書曰耶成王康冷作耶又通作佛周頌敬之云

佛時仔肩耶斐佛輔也書大傳古者天子有四輔臣前曰

疑右曰丞左曰輔後曰疑是輔皆為輔也廣韻毗輔相助

也新也

皆曲相御 解御將也

廣韻御進也小雅飲御賄友傳御進也周頌日就月將傳將

進也御與將同訓進故曰御將也

其適相非

珠案論語無適也無其也義之與比德君讀適為故讀其為

孰曰其無所食其也何晏其義曰君子之於天下無適

無其無所食其也唯義之所在也此云無適相非者言有所

食其而非義之所在也

道固然乎 解固故也

禮投壺固以請注固之言如故也如故者重辭也

至于玄月 解爾雅曰九月為玄

爾雅釋天郭注引此經為訓詩疏引李述云九月萬物畢盡

陰氣侵寒其色皆黑孫炎云物衰而色玄也

既飲不及而論 解飲大也飲謂盛饌

案說文飲小貌春秋國語曰飲飲不及一食飲飲同音通假

飲大者太玄經飲羊之殺注飲羊大羊也詩訓小此云大亦

相反為訓飲則飲之謂飲也者左傳二十五傳云趙衰

以食飲從趙衰時有此語也說文謂為食形相涉也今刻

本又省書作一

天道皇皇 解皇皇明也

案皇皇猶煌煌也小雅朱芾斯皇皇皇煌煌也陳鳳明皇皇

煌玉簪煌煌光明也說文煌煌煌也文選白虎通皇皇也說

之為皇者煌煌人其遠也又太玄經西皇皇小雅皇皇者

華皆皇之省若禮經大雅之穆穆皇皇正作皇爾雅所謂皇

皇美也又魯頌烝烝皇皇美謂當作皇爾雅在也禮弓之皇

皇如有望義又同柄柄

國語解 卷六

案所謂之常周官司常日月為常又曰王建太常釋名日月

為常謂書日月于其端天子所建言常明也康亦謂之常小

雅是常謂日月為常康亦謂之常也康者康所謂子欲觀

古人之象也

用人無私 解無射的也

司馬相如上林賦發矜什注所射的為矜

五年復反 解五年再問

易曰五歲再問饋事曰聖人不過言大略耳若以章問

十九年七問之率率之須五年又五月而得再問

先人有言曰 解先人詩人也

說文先之从儿兒大徐以為之在儿上見先也是先人

之即以之為義釋名詩之也志之所之也先與詩同取義于

之得亦相近故以先人為詩人

又安知是談者乎 解談巧辯之言

說文謂便巧言也周書曰微哉善言善言善言也周書曰善

巧言珠案說文雖用孔氏古文亦兼取伏生今以存異本

公羊引書作談善言何休曰談談淺薄貌王逸楚辭章

句引書作談談善言王光祿曰談談作善善亦即善也

國語解 卷六

國語解 卷六

國語解 卷六

國語解 卷六

國語解 卷六

國語解 卷六

國語解 卷六

國語解 卷六

國語解 卷六

國語解 卷六

國語解 卷六

益陽縣 芳初校

南海縣 崇德校

番禺縣 陶祥再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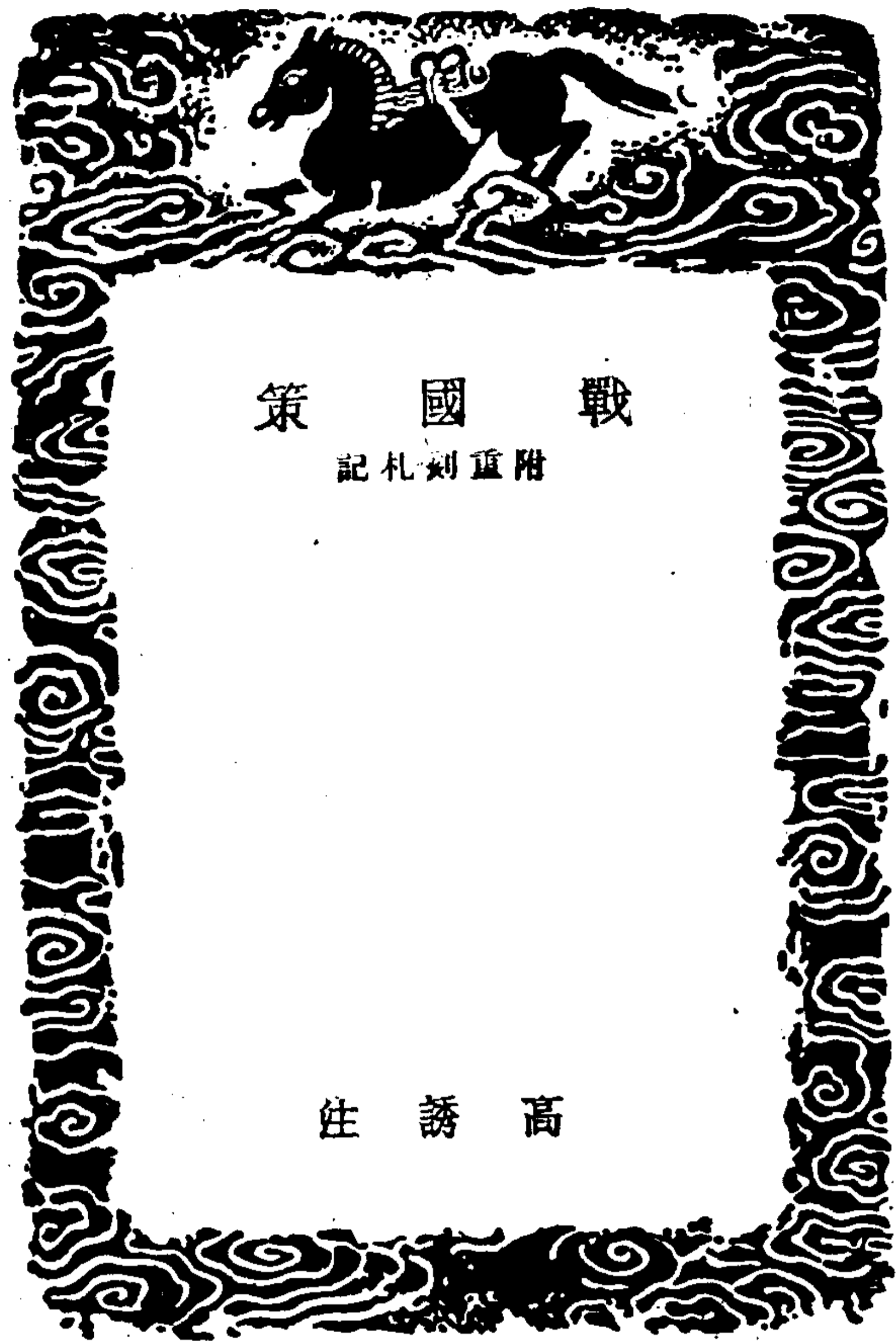


國語翼解

跋

國語翼解六卷今所見史學叢書流傳之本皆缺卷二之第九第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及卷四之第二十九第三十卷五之第十五第十六凡共八頁檢六九齋撰述稿所附國語翼解十六卷頗多不同廣雅書局之史學叢書輯刊於光緒間六九齋撰述彙爲陳氏生前手定所附國語翼解則於卒後由王宗濂氏所編定者前於廣雅者數十年道光二十九年王氏有跋曰國語翼解初無編第但國別爲說今次爲十六卷宗濂搜采先生簡札綴輯增成者也據此知翼解初稿不分卷第則史學本之分爲六卷當亦後人據初稿所編次故與王氏綴輯者多寡不同也茲依王氏本補史學本之缺頁其內容皆有增益故篇幅較多何者爲綴輯簡札所增則不可知矣





戰國策

附重刻札記

高誘注

戰國策自劉子政校定。至宋嘉祐間。已多散佚。今所傳者皆出南豐重校本。高氏注。附時止存廿一篇。今應存十篇。以高注淮南相校。頗有繁省之殊。似十篇注尚非足本也。自鮑彪注盛行。交乘高氏注。又擅易篇次。好古者病之。唯刻川姚氏本。刻於紹興十六年。校勘精審。最爲藝林所珍。近雖重刻揚州。而於文句可疑者。往往轉取鮑本。殊非不知蓋闕之義。黃君茂園乃取家藏宋本。重鈐諸堅木。行款點畫。豈仍其舊。其中烏鳥魚家。審知譌跡者。別爲札記。綴于卷末。而不言移易隻字。吳正傳所云存古闕疑者。今於茂園見之。洵書城中快事也。伯聲跋疑舉。惠爲武后造字。予謂劉校高注。在兩漢時斷無此等近。別字。而六朝人喜造新體。如先人爲老。巧言爲辨之類。一忠當網。草書臣字相似。附會成之。陸德明論語釋文。惠兩見。皆云古臣字。則非昉于阿武矣。韓朋即公仲侈。侈與朋聲不協。當是例之誤。隸書多似用。故朋僞爲侈。朋用本一字。用與憑聲相近。故亦稱韓憑矣。尋釋之。次。偶舉二事。質諸茂園。頗有以教我。也。癸亥仲冬竹汀錢大昕序。

戰國策目錄

- |       |        |        |
|-------|--------|--------|
| 東周第一  | 齊五第十二  | 魏二第二十三 |
| 西周第二  | 齊六第十三  | 魏三第二十四 |
| 秦一第三  | 楚一第十四  | 魏四第二十五 |
| 秦二第四  | 楚二第十五  | 韓一第二十六 |
| 秦三第五  | 楚三第十六  | 韓二第二十七 |
| 秦四第六  | 楚四第十七  | 韓三第二十八 |
| 秦五第七  | 趙一第十八  | 燕一第二十九 |
| 齊一第八  | 趙二第十九  | 燕二第三十  |
| 齊二第九  | 趙三第二十  | 燕三第三十一 |
| 齊三第十  | 趙四第二十一 | 宋衛第三十二 |
| 齊四第十一 | 魏一第二十二 | 中山第三十三 |



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弄仁義而用詐誑，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國皆例為侯王，詐誑之國，與立謂集作立，為強，是以傳一作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流，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併爭，權蓋為戰國，貪婪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謂集作巧，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非相於世，而游悅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謂集作元蘇秦結謂集作元之，時六國為一，以價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關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秦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而有之，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於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效，仁義之化，以絕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遘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疎，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辜，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守，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謂集作下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謹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謹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作類字一本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補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有夫字。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謂集作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謂集作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聽。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兼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左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



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為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且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為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爲執圭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對曰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實事公中慕公之爲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遠效黃巢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韓一木改作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案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爲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爲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對曰無往周君曰善乃止其行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於秦於秦史屬史屬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弗去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楚攻雍氏周根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爲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周最謂石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以齊事秦必無慮矣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共之爲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藉恐客之傷己也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周文君免士去士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詳譽忠臣令

戰國策卷第一

東周

高誘注

秦與師臨周王後語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名也當知字或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王後語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與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劉曾集一作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誠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後漢語作葉之庭注云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爲大王患之大鼎者非效醢靈將甄請耳耳可懷挾提擊以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與馬逝皆集作灘然止可至一作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本凡字凡一鼎而字雖而作鼎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































孫衍攻甘茂之於內故曰內而外與韓修為怨韓也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戰攻曰宜陽也是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秦衆盡怨之深矣無事得里疾公孫衍無以復謀伐宜陽怨深之重也

宜陽之役楚辭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王也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為韓氏先戰言楚不能為韓戰也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也韓楚必相御也韓楚相御也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楚雖與韓合不有餘怨於秦無怨亦可復合也故曰以是知其相御也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強也與寡人爭辭寡人敢窮焉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健強者健強也與寡人爭辭寡人敢窮焉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言也健強者健強也與寡人爭辭寡人敢窮焉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言也健強者健強也與寡人爭辭寡人敢窮焉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

甘茂亡秦且之齊也且之齊也出關遇蘇子蘇子也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去猶遣之也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甘茂亡秦且之齊也為秦所逐也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重公於齊也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恆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殺塞谿谷後語也今

天下何從亂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相迎之一作相齊甘茂辭不往蘇秦代為謂王曰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相迎之一作相齊甘茂辭不往蘇秦代為謂王曰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相迎之一作相齊甘茂辭不往蘇秦代為謂王曰齊王曰

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相迎之一作相齊甘茂辭不往蘇秦代為謂王曰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相迎之一作相齊甘茂辭不往蘇秦代為謂王曰齊王曰

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相迎之一作相齊甘茂辭不往蘇秦代為謂王曰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相迎之一作相齊甘茂辭不往蘇秦代為謂王曰齊王曰

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相迎之一作相齊甘茂辭不往蘇秦代為謂王曰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相迎之一作相齊甘茂辭不往蘇秦代為謂王曰齊王曰

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相迎之一作相齊甘茂辭不往蘇秦代為謂王曰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相迎之一作相齊甘茂辭不往蘇秦代為謂王曰齊王曰

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相迎之一作相齊甘茂辭不往蘇秦代為謂王曰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相迎之一作相齊甘茂辭不往蘇秦代為謂王曰齊王曰

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

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

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

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

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

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

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

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

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

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義一作不義



齊趙合其謀君必深矣。挾君之難。以謀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奮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為萬乘。遠逾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

魏有文子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曰。辛張陽母澤說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載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擊領。然而臣有患也。無一六上十。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此臣之甚患也。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是令張儀備字。之言為禹。而務敗公之事也。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薛公之為公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觀張儀備字。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也。而公請之。以自重也。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公不若母多則疾到。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公不若母多則疾到。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公不若母多則疾到。

謂魏冉曰。為君慮封。若於除宋。重齊。須殘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時也。已。謂魏冉曰。楚破秦不能與齊。秦三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與。齊秦交爭。韓魏東馳。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苞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權縣宋衛。宋衛乃當阿甄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秦身能與齊。韓魏支分方成。齊腹之地以薄郵。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秦王欲為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謂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翁其心乎。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進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在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業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為也。語曰。人主者。實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實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權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望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為其測策也。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為其測策也。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為其測策也。

生。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變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欺之於君。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聞。於王心耶。已。其言臣者。將賊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以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一

戰國策 一卷五 秦三

戰國策 一卷五 秦三

戰國策 一卷五 秦三

戰國策卷第五

秦三

薛公為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謀君必深。君不如勸秦王。令弊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皆強。秦王畏管之強也。必重君以取管。齊子皆弊邑。而不能支秦。管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為功。操管以為重也。一本口。破齊定封。而秦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

秦客卿造謂魏侯曰。秦封君以陶。耕君天下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伯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地人不能為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魏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昔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以非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







能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為言，張儀之力多，且削地而無而字，以自賊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則王之求於韓者言可得也。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懷璞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也。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唐雎載管樂，予之五十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與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十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乎？曰：然。又即邯鄲乎？曰：然。趙亡，秦王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以以字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邯鄲，漢中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有邯鄲，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邯鄲困，本無邯鄲三字，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為趙，天下之民，不樂為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一幾何，作無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因為武安功。

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汝南，二下，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愛，其相望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愛，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為子，為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與即為為二字，梁餘子同也。臣何為憂？秦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何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况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秦為一，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笑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為汝南虜也。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母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其夕，某儒到，作子內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操椎，衆口所移，毋忽而

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棼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楚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遇惑，或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

見昭王，使人宣言以威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宜言有欲者，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何君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知，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與天下終，豈非道之符，而盡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矣。應侯知蔡澤之欲因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母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盡

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固，一毀譽，必有伯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忘若此三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無成無悔，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有而字，不能存殷，子胥知，而字，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惡，作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而字，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問，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聞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也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

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適於天下，輕諸侯，凌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作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及道理也。夫商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



















































齊國唯恐失會集本。夫字。法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是劉本無是。王不好士。宜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麒麟耳。劉本有之。王固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集本無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宜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故有問。字劉本有所以。字劉本有所以。也。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微其瓊環。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作。弗朝。何以正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戰國策卷第十二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官。而願為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舉矣。今先生設為不宦。營幾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舉也。田子辭。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一本無。與我赴諸侯乎。左右嘿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壓。而君鵲鷲有餘食。下宮糶糶執戈綺殺。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齊五

蘇秦自燕之齊。見於華章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生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卒。秦勿庸稱也。以為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其一本無。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蘇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劉本有王曰。對曰。夫約然一本無。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傾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賦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

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蘇秦一本無。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與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剗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既行告週於魏。魏王身被甲底一作。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一本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曾力下。有於字。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一本出。下。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陳黃城。故剛平之歿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乘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曾本無。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



此六者而求伯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控。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獨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伏，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控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夫字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事是字。以乘強適能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讓而至，伯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僅靜而寡信諸侯。僅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撥禍朽腐而不用，幣帛燭蠶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強字。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驎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骨力勁，非賢於騏驎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謂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伯王也。去字也。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本本作折轅而炊之，殺牛而饋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弱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醮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斷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穡，撤舉衝櫓，家難忍，身窟穴，中能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也。日一作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

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北一作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三本於齊者，何也？不審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鶴的一作非各極到一作告作，罪於人也，便引弓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為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帥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閭閻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枉一廷，席之一字上，故鍾鼓等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者，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一字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一本以拒之，忠至則趨則趨一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矣？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操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覆筮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之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曰：一無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以一作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目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投已而走也。目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一本下更有此謂虛賢也。

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目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弊也。故合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目兩弊也。且魏令兵以深割趙。趙見亡形。而有作知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目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目為趙救。趙特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弊。而齊秦慮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離城之間。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目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人也近苦矣。夫苟不難為之外。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渴井。其鄰人見狗之渴井也。欲入嘗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嘗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魏之寶器。目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欣欣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而已。曾已作也。不然。無目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目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目要女不敵席。龍臣不避軒。女不敵席。男不避輪。或出於此。軒輪相近。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目深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乙曰。三。願君必請從死。目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聞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驪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雲霓。兕虎嘯之聲。若雷霆。有狂兕特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壹發而殪。王抽旃旄而仰兕首。仰天而笑曰。

戰國策卷第十四

楚一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為楚謂宋王。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矣。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五國約。昭奚恤謂楚王曰。五國目破齊。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韓氏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目利其心必營我。悉兵目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失牛聞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目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也。目齒於齊。齊之反趙魏之後。而楚果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一對曰。此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目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



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目身試問一作式。黃泉。辟蠶。論曰。曰。王先用黃泉。辟蠶。王作事。以功。黃泉。辟蠶。新序作蠶。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江乙為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竟。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城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請其宅。以下其罪。客因為之謂客。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何為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謂作請。而不得有說也。非故如何也。

城渾出周。三人偕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夷國。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自弱新城圍之。蒲反。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則楚王何不目新城為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為具驢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

果以新城為主郡。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為楚使於韓。矯目新城陽人子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子之。以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城陽人。臣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且子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得一。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子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如知事。君小不如知處室。甘茂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滑於越。而納句章味之難。越亂。故楚南察湖。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以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亟速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與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陰。之塞。鄧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為王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鄧陽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魏。代良馬。必實於外廄。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壤。秦有舉已。則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不可與深謀。與深謀。則秦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海。今君主君。欲一。天下。安請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正。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樂。樂死。主嚴以明。將知以武。雖無出兵。而秦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伴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則秦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辭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馬汗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陰。之塞。鄧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為王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鄧陽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魏。代良馬。必實於外廄。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壤。秦有舉已。則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不可與深謀。與深謀。則秦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海。今君主君。欲一。天下。安請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無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弊，而令天下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為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儂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儂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麗，好說習音者以惟從之，資之金玉寶器，率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楚王必愛秦女，依強秦以為重，挾寶地以為資，勢為王妻，以臨于楚，王惑於虛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儂曰：『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子曰：『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損楚之貴，外結秦之交，青張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儂遂說楚王出張子。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也，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儀曰：『以張儀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儀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儀果大重。」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為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倍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陰之，子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子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追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王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作令，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川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於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

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雖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佛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

戰國策卷第十五

楚二

魏相翟強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下也，字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為其行人，隨魏之相，齊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博里疾，質首之響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楚令欽翠以六城賂齊，一本下，太子為質，昭雎謂欽翠曰：「秦恐且因欽翠，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地以取別，一本作收，蘇厲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敗，公不如令王重賂蘇厲，蘇厲使入秦，秦下有一本，字恐，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病視伐楚，楚令昭雎以十萬軍漢中，昭雎勝秦於重丘，一本下，蘇厲謂宛公昭曰：「王欲昭雎之乘秦也，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為公令辛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四國伐楚，楚令昭雎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侯不欲，桓威為昭雎謂楚王曰：『唯戰勝有乘字，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馳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能，而以本。」



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與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陰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女阿謂蘇子曰。秦柄柄別本。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為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

### 戰國策卷第十六

#### 楚三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為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憫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為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為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鬻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為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故。故欲歸。子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嬰。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闕。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嬰。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嬰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嬰而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嬰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嘗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楚王令昭唯之秦。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唯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唯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唯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二人字。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復唯。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韓亦不從。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為王弗取也。惠子為儀者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為事之故。棄所貴於韓人。臣以為大王輕矣。且為事耶。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為子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為儀之貨。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五國伐秦。魏欲和。他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魏。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為子先戰。折兵之半。調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北無首。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魏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調和於魏。

陳軫告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為求地甚力。左與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



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曰：儀之言為資，而得復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目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知，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類於麋。麋知獵者張罔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罔而進之，糜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罔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侈之知，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為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觀中國之難，所欲者不取，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樂茶葉字之所以能為者，以散其佐之也。夫一桑之不如，如二字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舉，而令臣等為散乎。

### 戰國策卷第十七

#### 楚四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誦為信，舊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少為多，知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曰載。載，大名無所冠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唯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魏王遣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與，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與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目事親，忠臣之所目事君也。鄭與知王目己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與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與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與曰：其似惡聞君王之鼻也。王曰：悖哉，令別之，無使逆命。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知困，而交絕於后也。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祿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祿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都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關，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晉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綫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切之上，而下為蟻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日俯啄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切之上，目其類為招，查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醜，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黃雀，其小者也，黃鶴因是，以游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鯉鱉，仰嚼鵝雁，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矰矢，治其綯繳，將加已乎百切之上，彼微矰，以石維繩也。引繳繳，折清風而抃矣。故查游乎平水，江河夕調乎平水，鼎鼎夫黃鶴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隴乎巫山，飲茹菴流，注云：茹菴，巫山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宜王，繫已以三，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從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戴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函塞之內，而投已乎阻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一字，執珥而授之，為封之二，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為樽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樽里子矣。卓滑因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曰：二，之，堅也。六十而齒相靡也。今富強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強，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遂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辛戎告楚曰：母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第1019號

46A







棘門外於是使吏滅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為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為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迺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為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圖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我作一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敵楚也。敵楚見強魏也。一本敵楚見強魏。其於王孰便也。下云云。

續越絕書。隋經籍志稱為子貢作。今雜記秦漢事。疑後人所附。不敢盡信。史記戰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之名。止見於此。其畫策終始。信如此。皆出於女環。尤為異也。至言烈王死後。李園相。春申君方封於吳。又立其子為假君。皆與史記國策不合。聊記于此。以廣異聞。

### 戰國策卷第十八

#### 趙一

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沉者三板。元和趙襄已破晉。知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郝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趙亡。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曰。生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知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郝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三國三家雖懸。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統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聽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趙而出。郝疵謂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知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郝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為人。好利而驚復。復則作偵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

聽。必鄰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勿與。趙腹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下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晉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王將軍駙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失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狄蒿苦楚圍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鑿鑿之勁。不能過也。君曰。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韓魏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為人。處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知過。知過曰。韓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韓門之外。其志於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者晉陽三年矣。且暮當拔之。而嬰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遠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腹。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韓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也。知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



天下者約兩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乘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慎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乘服。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也。子何為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憤然有決色。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傷。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張孟談使厚以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勢。而耕於負親之土。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執謀我。為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晉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說知伯。知伯寵之。及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問曰。欲為知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知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髮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而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乘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讓。子之為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受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流涕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無所傷。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哀故略之耳。今本無此。乃後人所附。說苑。襄子自置車中。水漿不入口三日。以禮豫讓。

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勳。彼將知矣。對曰。利之也。必輒。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秦韓圍梁。燕趙救之。邯山陽君曰。梁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構三國攻秦。

腹擊為室而鉅。刺放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室之鉅也。腹曰。臣編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幣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為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蘇秦說李兌曰。魏陽。元。和。姓。蘇。秦。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能。車。馬。桑。輪。蓬。篋。麻。勝。負。書。擔。爨。燭。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關。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之。事。見。我。則。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窾。夜。半。土。梗。與。木。梗。聞。曰。汝。不。如。我。我。者。李。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環。汜。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滯。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換。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命。明。日。復。來。見。我。也。蘇。秦。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聽。君。堅。舉。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視。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察。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秦。得。以。為。用。西。入。於。秦。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倍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會深凌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伴示趙。魏。恐天下之驚。故微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特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於國都。邯鄲而壤擊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唐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皆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強秦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







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趙王因起兵南成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印劉改印而多求地。

### 戰國策卷第十九

#### 趙二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劉到去。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忠。効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探交。探交而得則民安。探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鹿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陽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寶。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

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劉到去。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據滹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滹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者。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劉到本支秦。必入臣。韓魏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一本無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一本無。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劉到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見破於秦。此一本無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語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美宮室。聽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一本改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曰。夜務以秦權。恐獨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曾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償畔秦。今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涇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撥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伯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秦攻趙。蘇子為一本無。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講。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生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舉主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能。趙怒必於其邑。趙僅存者。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











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都平君喟然大息曰：單不至也。

趙使機郝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機郝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曰：請無急秦王。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且不聽公言也，是事而不成，魏冉固德公矣。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地以字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秦攻趙，蘭離石祁拔，趙以公子卬為質於秦，而請內焦。黎牛狐之城，以易蘭離石祁於趙。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綰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蘭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蘭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為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侍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蘭與。趙奮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蘭與，反攻魏，魏大敗秦師。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當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為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為辭，則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怨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遠齊，遠齊而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齊事我，且我順齊，齊無而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敵秦也。趙必為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敵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王因饒中山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圍樂中山，中山必亡。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魏因富丁且合於秦，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教子欽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故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為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矣。平原君請作，曰：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

### 戰國策卷第二十

#### 趙三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晚貸，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續云：荀子注，引作吳干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區，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是有是兩者，無鈞準，雖須臾，一作：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為此鈞準，雖須臾，一作：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一作：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



敵守而秦能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燕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敵。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趙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樂期。而樂肉至。樂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使人索六城於趙。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是人不能死。而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佈說也。秦既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都作教。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字通亡字。其力尙能造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觀之攻。啓關通敵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乎。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能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罪。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與。則是弃前貴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敵。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

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佈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秦一得趙之敵。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五城。并力而西擊秦也。本去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舉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此本去也。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關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之患。平原君之力也。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聞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為相國者。以親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感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命。乃不受封。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媾。虞卿曰。夫言媾者。以為不媾者軍必破。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耶。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鄧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內鄧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鄧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主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秦知字。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成字。趙卒不得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后許之媾。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陽。作漢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借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其人是在。勝也何敢言。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



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劉作請為紹介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眾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奔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賂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賂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臣田嬰。齊後至。則斬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仲魯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者。僕耶。辛垣衍曰。然。魯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之鄂。文王之紂。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羑里之車。百日而欲舍之。紂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子筓。饗衽抱兒。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筓。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郟。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而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醜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官。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矚於清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容抑強齊。四十餘年。而秦不能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為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眾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傳也。士也。何以致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曰。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隨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圍之具。其將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辟。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先生一作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子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忽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慎慎。乃蓋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椅也。衛靈公近雍疸。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君。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日子曰。夢見君。而君言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燭則不然。前之人燭。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燭於君者。也是以夢見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疸。彌子瑕。而立司空狗。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齊一作之所以事王者。知也。色老而衰。知老而多。以日多之知。而遂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齊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齊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齊之軸今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齊以事能。重責之。未期年。而齊亡矣。苦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合從。而獨以趙惡秦。何也。魏殺呂遺。而天下交之。今收河間。於於一無是與殺呂遺何以異。君唯釋虛偽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乎。收河間何益也。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為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愕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賈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賈已貴矣。昔者文王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卒斷紂之頭。而縣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王不能與文信侯相抗。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為君不取也。

魏甦謂建信君曰。人有假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蹄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蹄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蹄。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蹄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且日贊羣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置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為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敵。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為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 趙四

為齊獻書趙王。使臣與復丑無此以。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實而臣竊惟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臣以齊循作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為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之故。重王。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得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知不足也。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秦之齊乃據一作。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而陰構一作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臣為足下謂

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為趙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教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而陰繫之於秦。已謂。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高。為薛。以為趙蔽。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何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如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車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盧園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破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甲未嘗不存。不至於王之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一作。處於趙。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善韓徐以為上交。韓一作。王固可以反疑齊乎。於魏王聽此言也。甚。其欲事王也。甚。循一作。其怨於趙。臣願王之曰。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於趙。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五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順也。甘之。則天下皆個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然後王擇焉。

王曰。臣之所以望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為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攻宋也。而宋從太子以為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臣為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為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時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以奉陽君甚貧之。唯一作。得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姑待已。耕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則足下縱潰而決天下矣。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趙欲構於秦。楚與魏韓將應之。秦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以為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始。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構。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始。則陰不可得已矣。君雖有變。則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構。則願五國復堅約。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免。齊王必無召服也。使臣守約。若與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使約。五國復堅而資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守約而構。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歸重者矣。後合與歸重者。皆非趙之



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台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台衍術，交兩王，王賁韓他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二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疆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三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信秦，秦秦字，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上六字，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而陽高，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燦燦矣。國燥燥，於秦兵分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曹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弊，救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秦按為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知，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宋，惡公子牟夷，然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車反入梁，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虞卿請，趙王曰：人之情，寡朝於人也。趙王曰：人亦寡朝於人耳，何故寡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為從主，而遠者范座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座於魏，范座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座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徒執范座，而未殺也。范座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范座之身，夫殺無罪范座，座無辜，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大王美之，難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主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使。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座，座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內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座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此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遂言之王而出之。

燕封宋人榮登為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令盧高、唐平、原陵。地城邑市五十七。

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令。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也。且君奚不將奢也？奢管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退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擊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以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其於奢不然，使安平君君，固不能當榮登，使安平君君，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作然者有一也，使安平君君，則奚以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兩敵府庫，虛兩國，交以習交，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夏軍也，縣釜而炊，得三城也，城大無過能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施齊人戎郭，宋突，謂仇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墜。趙以武后所製字，實華作地，史稱音乃云古地字，見戰國策，抑別有所據。今國策中地字甚多，問作墜字，安知非自武后時傳寫相承，加臣作愚以明會，對所校亦所未喻。然古文地字乃作墜，又墜冠于瓦倉子，皆有墜字，姑存。

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必效。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救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為為字，謂趙王曰：齊畏從人人字，之合也，故效地。今聞趙莊賤，張勳作漢勳，齊必不效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而貴之。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駟謂國柱韓向曰：臣請為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為交，終身不敵，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一本無此字，為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為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對曰：秦三以廬卿為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為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為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為燕也。行逐愛弟，又兼無燕，秦臣竊為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免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廢鹿，陰移而授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趙王曰：甚善。馮忌曰：以上五字，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王曰：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

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令。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也。且君奚不將奢也？奢管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退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擊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以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其於奢不然，使安平君君，固不能當榮登，使安平君君，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作然者有一也，使安平君君，則奚以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兩敵府庫，虛兩國，交以習交，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夏軍也，縣釜而炊，得三城也，城大無過能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施齊人戎郭，宋突，謂仇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墜。趙以武后所製字，實華作地，史稱音乃云古地字，見戰國策，抑別有所據。今國策中地字甚多，問作墜字，安知非自武后時傳寫相承，加臣作愚以明會，對所校亦所未喻。然古文地字乃作墜，又墜冠于瓦倉子，皆有墜字，姑存。

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必效。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救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為為字，謂趙王曰：齊畏從人人字，之合也，故效地。今聞趙莊賤，張勳作漢勳，齊必不效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而貴之。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駟謂國柱韓向曰：臣請為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為交，終身不敵，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一本無此字，為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為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對曰：秦三以廬卿為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為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為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為燕也。行逐愛弟，又兼無燕，秦臣竊為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免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廢鹿，陰移而授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趙王曰：甚善。馮忌曰：以上五字，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王曰：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



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劉作法。實作有所謂桑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桑。劉作者。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乎。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暈於外。續云。東坡本日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往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為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辨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親。本無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歡。若使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西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使使。劉本無之便於禮。騰哈使使。劉本無之噉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幣而厚遇之。

趙使姚賈約韓魏魏魏以友。劉作之舉。茅為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劉作之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招之。劉此二字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曾去宋之交。令仇郝相宋。樓緩相秦。楚王禽趙。宋魏之和卒敗。

秦召春平侯。因留之。世鈞為之謂。一作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賈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於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詈。一本無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無。一本無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

太后。太后曰。老婦恃登而行。曰。日食飲得無羨乎。曰。恃。一本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養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官。沒宮味。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劉作而泣之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為。曾作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集賢院第二十一卷全不同疑差云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夫鄴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多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秀之幼也。似禾。驢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無一作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毀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一作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信一本無不足保也。是一本無伯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有字一本無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特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應山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也。木也。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於北。禽樂祚。魏王說。迎郊以賞田百萬。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而面不倚。撓揀而一本無不降者。此與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脈形。益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已一作軍。軍之力量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敵之不敢怠慢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何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與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已一作軍。軍之力量也。王曰。公叔痤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掠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雖一以爲人。己意有既。以與人。己意多。公叔當之矣。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座有御廡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出奔西之秦。秦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蓋。南有鴻溝陳汝。南有許那昆陽邵陵舞陽。東有淮泗沂黃。黃水

戰國策卷第二十二

魏一

知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怨。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知伯必懼。懼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知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知伯。君何釋以天下圖知氏。而獨以吾國爲知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知伯大說。因索蔡。蔡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知氏遂亡。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己也。皆朝魏。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觀語作堵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以上三字食之。其且一作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海鹽無味。鹽無味。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漿。蓋方千里。蓋名雖小。然而廣田廡舍。田舍。曾無所蓄。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謀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媿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此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荅頭二千萬。奮擊二十萬。斷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辟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土。以求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縣絲不絕。楊楊奈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恐計。奉明約。在大王。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蓋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西與韓。北與趙。東與齊。境卒成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廩。不下十萬。魏之荏弱。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涇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漿。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言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魏之兵南而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奢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反。成而封侯之。是故天下之遊士。莫不日夜益。願傾目切齒。以言從之。更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奉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慙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董慶爲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肝夷干夷爲董慶謂曰。

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爲將內之於齊。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會。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

蘇秦拘於魏。欲走而之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爲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也。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秦也。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秦。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荏廣矣。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飲食而無事。無事必來。犀首曰。行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爲行具。犀首曰。諾。謁魏王。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又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使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令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爲求墳墓也。甚力之。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

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倍。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滿者。不可不察也。鄭疆出秦曰。應爲知。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鄧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果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謂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爲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重家。而巳。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况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郡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知術也。又非皆同也。是有其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

張子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



















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入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乎。曾入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二百乘。以從之。一本無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一本無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魏將與秦攻韓。朱已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誠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惠。劉作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發死。後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其親戚兄弟若此。而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太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或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蓋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使事。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關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而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劉作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放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刑丘之城。境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河山以關之。有周韓而聞之。從林軍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垂都。焚林木。伐鹿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關。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關之。無周韓以開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劉作異日者。從之不成矣。劉作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厲行頓刃。以臣之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之內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魏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楚大破衛。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一本無矣。本亦

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曾作陰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爲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問陽始。曾作衣乎。臣爲王不取也。魏王乃止。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曾作晉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爲腹心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號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也。魏太子在楚。謂樓子於鄴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爲和。以張子之強。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爲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爲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爲和。合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爲相矣。臣意秦王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爲公說之。乃請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無以爲罪。有皮氏。國之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爲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攻。曾作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慮翟強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王兵之辭也。是弗救矣。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爲和也。怨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樓慮欲合秦楚。外翟以輕翟強。公不如按魏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樓子與楚王必疾矣。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爲合於齊。外於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內得樓慮翟強以爲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曾作陰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爲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問陽始。曾作衣乎。臣爲王不取也。魏王乃止。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曾作晉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爲腹心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號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也。魏太子在楚。謂樓子於鄴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爲和。以張子之強。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爲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爲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爲和。合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爲相矣。臣意秦王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爲公說之。乃請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無以爲罪。有皮氏。國之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爲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攻。曾作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慮翟強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王兵之辭也。是弗救矣。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爲和也。怨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樓慮欲合秦楚。外翟以輕翟強。公不如按魏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樓子與楚王必疾矣。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爲合於齊。外於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內得樓慮翟強以爲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戰國策 三 卷二十四 魏三



可恃者。或以年殺不登。穡積竭。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質秦。而久不可知。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心為命也。臣以此為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客謂司馬食其曰。慮久劉無以天下為可一者。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為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一本添實為刑。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而以資子之讎也。

魏秦劉作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也。穰侯攻大梁。乘北鄆。魏王且從。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得許鄆陵以廣陶。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鄆梁必議。議則君必窮。為君計者。勿攻便。

白珪劉作謂新成君曰。夜行者能無不劉作為。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

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梁。劉作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魏也。今幸而歸字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劉無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為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為之奈何。昭忌乃為之見秦王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為政。是參行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哉。秦王曰。不誠也。曰。天下之合也。以王之不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以為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為王計者。不如齊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荆齊不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秦王乃止。

秦趙構難而戰。謂魏王曰。不如齊趙而構之。秦王不構趙。趙不以毀構矣。而構之。秦趙必復。必重魏。是併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齊趙攻荆。欲焉而收荆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待劉作之也。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為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太一本添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

戰國策卷第二十五

魏四

圖文獻書秦王曰。昔竊聞大王之謀。出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地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為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必能救。地可廣大。曾無大字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為武教。得密須氏。而湯之服桀矣。今秦國與山東為讎。不先以弱為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衰。秦果南攻藍田。鄆郢。

八年圖文謂魏王曰。昔曹特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特齊以悍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特。鄭為魏以輕韓。伐榆關。而韓氏亡鄆。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殺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其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為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



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彭啟資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子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樓梧部一作約秦。魏將令秦王遇於境，謂魏王曰：遇而無相，秦必置相，不聽之。一本無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之上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是無齊也。秦必輕王之強矣。有齊者，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雍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芮宋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發地。秦王於秦，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謂臣曰：子言無秦，而發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也。為魏謂楚王曰：索攻魏於秦，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隨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遂伐齊，與魏便地，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謂魏王曰：鼻之與強，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令鼻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強之入無蔽於秦者，強王貴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自圭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侯一作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多以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求質於秦，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攻合，則王重矣。

秦拔事邑，魏王令之謂秦王曰：王歸事邑，吾請先天下構魏。魏王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構。夫亡事者，宜割二事以求構。夫得事者，安能歸事乎。

秦能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慶恐魏王之構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會無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皆曰：王弱也。王不弱，二周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為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用資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周肖謂宮他曰：子為肖謂齊王曰：肖願為外臣，令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周寂善齊，范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之，因使其人為見者，齊夫聞見者，因無敢傷張子。周寂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為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為王通天下者，以周寂也。今周寂通齊，

人入齊，齊無通一本添於天下矣。敵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大國欲急兵，則趙趙而已。秦魏為與國，相與同也。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道之。唐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警策之臣無任矣。任能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為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警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一作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且之說也。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其為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一本無其道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一本添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一本無父攻子守，人大笑也。是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東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也，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救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謀解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一本作之。為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服縗素，辟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罪。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一本添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襄裳而趨王。臣亦猶獲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禁諂也固矣。其自繁繁也完矣。一作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效者庸必得幸乎。假之



得幸。庸必為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知之術也。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一本無。弗能棄之。劉無。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一本作。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情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故舉曰。與嫪毐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為嫪毐功。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國質嫪毐。以嫪毐勝秦。王以國質嫪毐。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為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毐善秦。而交為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毐。天下必合。一作。呂氏而從嫪毐。則王之怨報矣。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生。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謂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生。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佛然怒。謂唐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彘敵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祿降於天。劉作。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稿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諒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 戰國策卷第二十六

韓一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成臯。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川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臯。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臯始。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蘆曰。子皆國之辯士也。為人臣子者。言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劉無。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距作結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矜戰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伯字博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鵝雁當敵即斬堅甲盾鞬鐵落革抉吠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躍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夫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魏氏家訓引作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此說後詳作民之所食大抵豆飯魏氏家訓引作飯飯後後飯飯魏氏家訓引作菘蕘一歲不收民不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斯徒負髮在其中矣為除守衛亭郵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擊之士踴躍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魏氏家訓引作者不可稱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擊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誣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為敵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張儀謂齊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是公無患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不如資昭一本無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秦攻陘韓會無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竊為王弗取也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臯魏順謂市丘君曰五國能必攻市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為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

鄭張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冷向謂鄭張曰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鄭張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先楚也今已令楚王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為楚也

鄭張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大宰曰公留儀之使者張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而作一本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秦王怒張儀走

宜陽之役楊遂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印魏氏家訓引作乃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

秦圍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蘭離石祁以質許地則樓緩必敗矣收韓趙之兵以臨魏樓鼻必敗矣韓為一一本作韓魏必倍秦甘茂必敗矣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之須秦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赫為公仲謂秦王曰明也願因茂以事王秦王大怒於甘茂故裡里疾大說杜聊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明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假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為之假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為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為厲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



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假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弊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遠肆意於秦。弊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韓。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劉作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以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與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怨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明也。願車見公仲。公仲不見。願車謂公仲之謂者曰。公仲必以率為陽也。劉作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仲奮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謂者。以告公仲。公仲避起而見之。

韓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闕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楚非以當韓也。子為我謂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其知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變。劉作也。而公必之。是自為貴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謀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吾其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令收之甚難。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對曰。公何不以秦為韓求。願川於楚。於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向子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郝甘茂之無事也。

或<sup>韓</sup>字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聽郝以離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楚趙皆公之讎也。臣恐國之以此為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為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為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之為秦王臣也。公臣請為公謂秦王曰。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為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

齊不敢戰。不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為不忠。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齊王言救魏。以勤之。齊魏不能相助。久離兵。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為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鄰。一作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為令韓中立以勤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言甘茂薄而不敢獨也。此二人王之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秦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為有陰於秦魏也。且非景鯉。為謂楚王曰。臣以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劉作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正之大賢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明矣。齊楚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

王曰。向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夫越趙魏而關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弊楚也。強楚弊楚。其於王孰使也。

或謂魏王。王傲<sup>韓</sup>之內。其從於王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之舟上。擊之。臣為王之。楚王骨臣反。乃行。春申君聞之。謂使者曰。子為我反。無見王矣。十日之內。數萬之衆。今涉魏境。秦使聞之。以告秦王。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

魏<sup>一作</sup>魏。魏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為強。而君用之弱。其於魏也不然。先君者。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踰兵於灑陰之塞。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且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郟陵與梧。割以于秦。去百六十里。臣之所見者。秦楚圖之日也。已。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蘇代為<sup>劉</sup>字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明之反也。當仗趙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助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助。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揚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動，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曰：收其質，猶有約也。公仲怒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以字公不如而以國合於齊。楚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後。復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地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鈞宜之救韓，王取秦曰：為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韓王之心，不可解矣。王何不試以襄子為質於韓，令韓王知之，不取三川也。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高，必以兵臨魏。公何不令人說昭子曰：戰未必勝，請為子起兵以之。魏子有辭以毋戰，於是以太子扁、昭揚、梁王、皆德公矣。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說秦王曰：留馮君以善韓。韓非上知也。三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慮楚之能揚河外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為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為韓求武遂於秦，秦王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主也。韓得武遂以恨秦，毋秦患而得楚。韓楚之縣而已。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辯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援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令我使鄭立韓援而廢公叔，請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為公也。臣之強之也，亦以為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為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其使之必疾，言之

### 戰國策卷第二十七

#### 韓二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轍。韓又令向新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厲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轍，臣聞之，唇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向子之言是。召向子入，宣太后謂向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神加妾之身，妾困不疲，本作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兼，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向新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知作之王也。韓之急，緩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掉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轍，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誠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轍以救韓。



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強為楚王使於韓。矯劉改補以新城陽人。合世子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

曰：臣之矯與之。以為國也。臣曰：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韓氏急。必縣命

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走而不死。今且以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必分對

曰：事不成。身必危。何足以圖國之會作。全為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

齊明謂公叔曰：齊遂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公何不令齊王謂楚王。王為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

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不聽。是有陰於韓也。

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

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

子。太子必移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為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為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

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勿殺。伯嬰

恐。必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為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

權。內無父兄之乘。必不能為亂矣。此便於公。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為韓求質子於楚。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

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為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資魏。魏氏不敢東。是齊孤也。公又令

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巧楚。楚王必重公矣。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

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教公仲謂魏王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公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為之請太子。

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而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魏於魏。

而德王矣。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辛戎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

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邑。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

者先亡。此王業也。

冷向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令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

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鄭。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

矣。楚令其歸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故幾瑟之冷向謂伯嬰曰：太子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

也。

也。是太子反棄之。韓咎立為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燕

母依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劉改補也。一本無。以為戒。不立。則曰來劫賊也。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圍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國乎。曰：可。王

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圍盜乎。曰：可。曰：以正圍盜奈何。頃問會作。有鶴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

王曰：謂之鶴。曰：謂之鳥。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從吏。必曰：廉潔勝任。今

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鳥不為鳥。鶴不為鶴也。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

救解。於是嚴遂懼。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軋深井里。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

者之間。嚴遂陰交於政。以意厚之。政問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

請。於是嚴遂乃具酒。餽政。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政母壽。政驚。愈惟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

固進。而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且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

嚴仲子辭人。因為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乘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夫

人。嚴繼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邪。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

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政母死。既葬。除服。

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

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

匪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嗚呼。然而上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

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

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衛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

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

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

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者甚衆。政直入。上階刺韓傀。傀走而

抱哀侯。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政大呼。所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

政屍於市。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政師劉有聞之曰：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

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於之陸。是其軼貴。而高成刑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為我

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軋深井里。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密

衛聞之曰：非獨政之能。乃其婦者。亦列女也。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婦不避洎隨之誅。以揚其生

也。



隨之。是韓以天下事韓作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變。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伐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為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為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甚所愛。何也。蘇秦為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為於秦也。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也。韓故已攻宋矣。其西面事秦。以萬乘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中國白頭游救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駟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駟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秦之合者。何也。則皆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或說韓王曰。秦王欲出師於梁。而欲攻韓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闕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為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病作痛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己。必折為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為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成韓梁之西邊。非為此也。山東舉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韓字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倖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弊事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免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為王之明。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穆公一勝於韓原。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下。韓改子此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千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為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

戰國策卷第二十八

韓三

或謂韓公仲韓作曰。夫變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變子之相似也。得以其道為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東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為魏從也。則韓輕矣。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欲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為秦魏之和。成固為福。不成亦為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東之。是韓為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貴於秦。操右契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主。裂地而為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則秦魏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善秦。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韓作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



人大敗亦請男為臣女為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

東孟之會孫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就哀侯而禮之立以為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為之先也是故哀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哀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為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哉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為也雖為桓公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而不知尊哉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哀侯以為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今強國將有帝王之禮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為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降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強國無下之事成則有禍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韓陽使於三川而欲歸足強為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使且共貴公子王於是召諸公子使於三川者而歸之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然而見親秦計之非金無以已也故賣美人美人之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賈之三千金韓因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從是觀之韓亡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為金以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故善為計者不見內行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速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戰勝攻運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公仲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以為不然則蓋一本同作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齊楚恐四講於魏而不告韓

或說字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為者為有醫腫也使善扁鵲而無醫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為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願君之熟計之也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陘而恐楚之怒也唐客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陘也非弊邑之所憎也韓已得武陘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為楚計今韓之父兄得乘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不善楚王曰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士仕唐客於諸公而使之主韓楚之事韓相公仲珉使韓修之秦請攻魏秦王說之韓修在唐公仲珉死韓修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為魏罪韓修韓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使者曰秦之仕韓修也以重公仲也

今公仲死韓修之秦秦必弗入入<sub>付有下</sub>又奚為挾之以恨魏王乎韓辰忠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修韓修且伏於山中矣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懼也令安伏召韓修而仕之客卿為韓謂秦王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誦之秦之強首之者珉為疾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坦<sub>會作</sub>遠薄梁郭所以不及魏者以為成<sub>對作</sub>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以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羣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為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臣從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sub>劉本</sub>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湊以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費則為大臣不敢為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為能矣外內不相為則諸侯之情偽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其請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羣臣之知無幾於王之明者臣故願公仲之國以侍於王而無自左右也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時豎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為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何也成陽君為秦去韓公時豎楚王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為公患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或<sub>魏本</sub>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山陽君因使之楚

趙魏攻華陽韓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荅曰事急願公雖疾為一宿之行田荅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荅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為公之王使乎冠蓋相望告弊邑甚急公曰未急何也田荅曰彼韓急則將殺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謂陳軫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齊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sub>三本同</sub>敵秦是齊不窮也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矣以強秦而有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謂公說趙王韓氏遂向晉於周周成恢為之謂魏王曰周必寬而反之王何不為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曰諾成恢因為謂韓王曰遂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張登請費繆曰請令公子年謂韓王曰費繆西周繆之東周繆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為三川之守是繆以三川與西周戒也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效先王之器以止王韓王必為之西周聞之



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爲之謂三本同。安令曰。公孫基爲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法。因避之。

魏王爲九里之盟。且復天子。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本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建信君輕韓。趙救爲謂建信侯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今君之輕韓。照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從則韓輕。橫則韓重。則無從輕矣。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鄢。蔡郢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懼。段產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爲野。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邯鄲中。能無讓君於王。而不能令人毋讓臣於君。願君察之也。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鄒云取千里馬。一編此字。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趨寧長。故趨寧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趨寧長也。

### 戰國策卷第二十九

#### 燕一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疋。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粟粟之利。民雖不由。作粟粟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復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塗。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與號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趙。強國也。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兌因爲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爲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取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編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故爲君計。善蘇秦則取。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疑蘇秦。則君多資。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

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謂文公曰。不如以樂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待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樂請於齊。趙本更添二字。聞之。遂出兵救燕。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妃。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襲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王曰。按戈而卻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鳥喙者。以爲難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增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虜。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鳥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之已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樂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矣。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順首塗中。頗爲兄弟。而請罪於秦。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本云也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禍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食。汙武王之義。而不臣焉。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則而不來。抱梁柱而死。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殺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楚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趨。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入。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



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賜卮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僮而藥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藥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廚人曰。卽酒酣樂。進熱飲。卽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飲。廚人進。因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與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池效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與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豈夷辟處。雖大男子。我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大客幸而救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宮他為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坐。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為之也。王何為不見。魏王曰。因見燕客而道之。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願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開其過。不欲聞其善。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代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代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扎曰。有大數矣。妻自組甲。耕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患國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敵齊。則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糧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罷弊。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而舉五千乘之勁。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王曰。吾聞齊有清

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弊。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弊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距。王自治其外。臣自報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

燕王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增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納。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春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為吏。人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而効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增老不聽政。願為臣。國事皆決于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惘惘。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已殉國。樞難數月。死者數萬。燕人惘惘。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代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代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哈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為燕昭王。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厲。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持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哈問曰。齊王其伯也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己而讓位。燕大亂。齊代燕。殺王哈。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

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壘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此。蘇子。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之宋。宋善待之。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納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拙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



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觸視指使。則賂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胸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離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昔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劉作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

齊代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秦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雖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疆。而世負其既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知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買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乎。則莫如遙伯齊而厚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資之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今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為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以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則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秦齊也。猶釋弊。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伯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安。夫去尊事而就卑危。知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知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

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魚。史鮑。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其信如尾生。高廉。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魚。史鮑。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愛不足乎。對曰。以自愛為足。則秦不出殺。齊不出營。丘楚不出。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愛故也。若自愛而足。則臣亦之。周負籠耳。何為煩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魏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其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轡伐齊之心。而恐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於戰。劍登丘東轡而歎。是以恐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豈嘗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愛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妻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盧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父。逐吾主母者。寧伴隨而覆之。於是因伴僮而仆之。其妻曰。為子之遠行來之。故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為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論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人。疋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世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



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三本同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日寡人固與韓且絕矣。魏均險，魏郢隆，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與國而合於秦，因以秦郢隆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請於魏，至公子延，因厚首陽行而攻趙，兵傷以離石，遇敗於馬陵。魯改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魯改委於魏，已得請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因則使太后讓侯為和，嬴則兼欺與母，適燕者，日以膠東適趙者，日以濟西，適魏者，日以葉蔡，適楚者，日以秦郢隆，適齊者，日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盡入其字，結母不能制，身不能約，龍買之戰，岸門之戰，封陸之戰，高商之戰。上八字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坐，三川晉國之賦，三晉之卒，秦既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代為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為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借趙者，蘇子也。今齊王召蘇子，使不伐宋，蘇子也。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蘇子也。今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吾必守子以甲，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出為之以成所欲，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今齊趙絕，可大紛已，持臣非張孟談也。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為智伯者矣。

奉陽君告朱謹與趙足曰：齊王使公王曰：命說曰：必不反韓，今召之矣，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令不合燕，今以燕為上交，吾所恃者順也。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為謀，見之知無厲，今賢之兩之已矣。吾無齊矣。奉陽君之怒甚矣。如齊王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因是而倍之，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則一也。死不足以為臣忠，逃不足以為臣恥，為諸侯，不足以為臣榮，被髮白漆為厲，不足以為臣辱，然而臣有忠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而後相效，是臣之患也。若臣死而必相攻也，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知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為不若逃而去之。臣以韓魏循，自一齊而為之取秦，深結趙以勤之。如是，則近於相攻，臣雖為之累燕，奉陽君告朱謹曰：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弗予相，又不予卿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故臣雖為之不累燕，又不欲王。伊尹再逃湯而之桀，箕子再逃紂而之，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為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吳與伯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者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張儀逃於楚，白珪逃於秦，望諸相中山也。使趙劫之求坐，望諸攻關而出逃，外孫之難，薛公釋戴，逃出於關，三晉稱以為士，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為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

### 戰國策卷第三十

#### 燕二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積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積，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瀆。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知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字曾，有下，積道，南陽，封，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鈇戈在後，決榮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骨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罪，秦欲攻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



齊敗之。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留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且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且立於市。入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日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為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留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齊王大說蘇子。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古也。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為寡人為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道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收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為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sup>會作</sup>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為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以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臣臣之所重。處重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刻刻者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為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命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宋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王不與齊謀。則與趙謀。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遂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大馬蹙。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合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辭臣。則臣請歸事。臣苟得見則益願。

陳翠合齊。燕將介燕王之弟。為質於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亦則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懼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願驚之餘食。不宜懼。懼者。憂公子之且為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其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坐百里。以為人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羣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為質也。且以

為公子功而封之也。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束車制衣。為行具。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且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齊人有時復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者此也。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而先使除患無至者。今予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弊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承王之西。<sup>會作</sup>北。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悅。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sup>即</sup>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欺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燕之弊。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者。<sup>會本</sup>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怨。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之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命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也。而驟勝之遺事也。閉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命。具符節。南使臣於趙。趙願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命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sup>會作</sup>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葡丘之植。植於汶皇。自五百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







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遂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樂腹以四十萬攻鄒。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樂腹於鄒。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腹入趙。燕王以書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竭其誠。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豈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以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心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於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墉。所以合好掩惡也。豈不能相和。出語隣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讎。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隱心以成而過。不願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聞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秦并趙。北向迎燕。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為一。而天下服矣。茲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為秦也。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郢。秦趙有郢。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為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為秦。北下曲陽為燕。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燕趙同力。必不復受於秦矣。臣切為王患之。秦王以為然。起兵而救燕。

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謀。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請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惓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驥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驚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於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俱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使人疑光。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荆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其意不廢。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臨漳。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恐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共問諸侯。諸侯得合從。其價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荆軻。卿留意焉。允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問。供太牢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且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五百金。請將軍。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將軍



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持其匕首。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二。殺人不敢與視。乃令秦武陽爲副。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以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卿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豈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作。爲慷慨羽聲。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畏秦大王之威。不敢與兵以拒大王。作逆軍也。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及獻燕之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下。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畢使於前。秦王爲軻曰。起。取武陽所持地圖。軻取圖。舉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絕袖。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恐急。劍未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還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軻。秦王之方還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遂拔以擊軻。軻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剪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

戰國策卷第三十二

宋衛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說。許救甚勸。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愛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弊。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公輸般之機也。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墨子墨也。百里。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而起代宋。宋非有罪也。故曰。宋何罪之有乎。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故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文軒。文也。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綆。一。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何等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之江漢。魚鼈鼉鼉。爲天下饒也。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楛楛。梓。梓也。宋無長















戰國策 三序錄

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敵。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橫捭闔。論說相輕。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殺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并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為是說者非難。而為是說者為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為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堯舜夏商。積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登諸廟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歐陽文忠公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淫淫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存。而氣餘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鍾子諶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駁駁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之于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復復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圖其上云。

王覺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為之序。世久不傳。始得錢塘顏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雖雜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為改易。仍從其舊。蓋慎之也。當戰國之時。強者務并吞。弱者思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橫。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與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憤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證前本之失云。清源王覺題。

孫元忠書閱本戰國策後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即取會業三次所校定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資

重校戰國策序錄

會子固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謬誤。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率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為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忠。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



本參攷。比輩所校。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百五十紙。遂為定本。可以修寫。黃本入秘閣。集賢本竅脫漏。然亦間得一兩字。癸酉歲臣朴校定。

右十一月十六日書閣本後 孫元忠

孫元忠記劉原父語

此書舛誤特多。率一歲再三讀。略以意屬之而已。比劉原父云。吾老。當得定本正之否耶。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耐。南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玄有失得。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恐殊為疎略。後再扣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堊堊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竇華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內堊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堊。乃古地字。又堊字見元倉子。鵬冠子。或有自來。至於忠字。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僧行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有所見耶。孫舊云五百五十紙。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定。雖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正。悉注於旁。辨藥水乏為漬水。案字之為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為矢。史記正義。竭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先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余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為無補。尚觀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暨父題。

###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并札記序

曩者顧千里為予言。曾見宋槧剡川姚氏本戰國策。予心識之。厥後遂得諸鮑綠飲所。精墨精好。蓋所謂梁溪高氏本也。千里為予校盧氏雅雨堂刻本一過。取而細讀。始知盧本雖據陸收先抄姚氏本所刻。而實失其真。往往反從鮑彪所改及加字并抹除者。未知盧陸誰為之也。夫鮑之率意竄改。其謬妄固不待言。乃更援而入諸姚氏本之中。是為厚誣古人矣。金華吳正傳氏重校此書。其自序有曰。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大於闕疑。知言也哉。後之君子。未能用此為藥石。可一慨已。今年。命工繼悉影撫宋槧而重刊焉。并用家藏至正乙巳吳氏本互勘。為之札記。凡三卷。詳列異同。推原盧本致誤之由。訂其失。兼存吳氏重校語之涉於字句者。亦下己意。以益姚氏之未備。大旨專主師法乎闕疑存古。不欲苟取文從字順。願貽諸好學深思之士。吳氏校。每云一本。謂其所見浙建括蒼本也。今皆不可復得。故悉載之。宋槧更有所謂梁溪安氏本。今未見。見其影鈔者。在千里之從兄抱冲家。其云。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補註。標舉行間。情乎不并存也。非一剡小小。有異。然皆較高氏本為遜。故不復論。嘉慶八年八月八日。吳縣黃丕烈撰。

卷上起東周第一。盡齊第四十一。

卷中起齊第五第十二。盡魏一第二十二。



重刻刻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上

新離重校戰國策日錄 此目錄蓋右定著三十三篇... 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 國作... 不得施謀有設之強... 無不烈矣無字是也... 東周 夫秦之為無道也... 之上作沙不烈矣此不當... 者稱此作已... 吳氏補曰... 秦王不聽... 當此句有缺... 善遂下水... 日前後... 不慮矣又有請... 戰國策 四 札記卷上

不烈矣... 即此也... 卷非于... 解之亦... 且身危... 最於齊... 齊合... 行周... 補曰... 有秦... 國一... 伐齊... 今... 有... 昌他... 字... 嘗... 有... 之使... 西周... 於... 史... 武... 別... 武... 文... 政... 本... 是... 拘... 非... 可... 王之... 戰國策 四 札記卷上

西周 而取宛... 於... 史... 武... 別... 武... 文... 政... 本... 是... 拘... 非... 可... 王之... 戰國策 四 札記卷上



河南不烈案史記有兵字 臣能為君取之脫君字不怨且誰怨王今本王作乎 周君形不不利事秦今本下有  
 字雖本有烈字乃烈案此小字因下文而衍今本以秦字句絕而利淵固以為樂字則與上為不烈案吳氏說非  
 是詳高注姚校皆當作私秦 歲八十金有許字 是上黨每患也今本每作無 而許之成也本無故易成之  
 曰烈案舊日字多為日者因趙以止易也趙下本有吳字無也 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趙改德  
 計者君如不使周最趙改最 悍請命王進之以地請地本無吳字 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趙改德  
 正以利害為利趙改利 而臣為不能使矣在能字下且輕秦也 且公之成事也且絕本  
 改事成不烈案是字亦趙改 不善於公且誅矣今本公下有者字乃  
 秦一 固大王仇讎也有之字 迫則杖戟相權趙改相權 羸滕履躡羸滕履躡  
 秦正曰一本作漢吳氏 而目擊黑曰趙改黑曰 狀有歸色趙改歸色 不得輒改高注即其說矣 蘇秦曰  
 歎曰然字趙本有魏不以為我為叔趙改叔 黃金萬溢為用趙改萬溢 此道進桑戶樞樞之士耳今本樞  
 說諸侯之王今本王 天下莫之能抗本無吳補一 以季子之位尊之無蓋可忽乎哉 有以字  
 反覆東山之君趙改東山 吳補曰高注當非王詳其意當不以為非也 言不審亦當死吳補曰  
 亦 張儀說秦王曰吳補曰 世有三亡吳補曰 張軍數千百萬吳補曰  
 西南面是下文有 世有三亡吳補曰 張軍數千百萬吳補曰  
 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 而皆去走不能死吳補曰 罪其百姓不能死也趙改罪其  
 正作 其上不殺也此六字 趙本無不殺也其 不攻無攻相事也趙改不攻  
 案不當又形近之 趙本無不殺也其 不攻無攻相事也趙改不攻  
 詭策文多用及為有 趙本無不殺也其 不攻無攻相事也趙改不攻  
 注當無高 一可以勝十趙改一 比是也趙改比 是貴也趙改是  
 吳補曰 濟清河濁吳補曰 比是也趙改比 是貴也趙改是  
 同取洞庭五都吳補曰 比是也趙改比 是貴也趙改是  
 五都即燕及蘇秦傳之五都吳補曰 比是也趙改比 是貴也趙改是  
 清同字也吳補曰 比是也趙改比 是貴也趙改是  
 收亡國案今本 此固已無伯王之道吳補曰 大王以詐破之吳補曰  
 氏正曰 韓作郭是故兵終身暴靈於外今本 大王以詐破之吳補曰  
 日也 士民潞病於內吳補曰 大王以詐破之吳補曰  
 山東河間 踰羊腸降代吳補曰 大王以詐破之吳補曰  
 呼池以北 趙改池為池吳補曰 大王以詐破之吳補曰  
 功之心 新序作挾戰吳補曰 大王以詐破之吳補曰  
 須天下 徧隨而伏吳補曰 大王以詐破之吳補曰

乃攻邯鄲乃攻邯鄲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乃引退并於李下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補曰韓作子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三年亦兩 襄主錯龜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字一舉下 文有以主為謀不忠者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擊兵勞乘兵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案史記亦作 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以攻字通當是 請秦王曰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本有殺外亦未是 王割漢中以為和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之善用兵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楚不烈案史記作楚亦何以移為忠乎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為子車約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韓楚王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見樂向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文為字下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秦二 亦無先齊王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無大齊王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因而不烈案史記作爭管子將刺之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同不烈案史記作爭管子將刺之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止之史記作爭管子將刺之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儀之謀也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魏約代韓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但此與原首別一人即公孫孫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朋字焉故也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日趙本因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無茂是蓋字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其健者來使者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城之鬼谷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乃攻邯鄲乃攻邯鄲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乃引退并於李下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補曰韓作子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三年亦兩 襄主錯龜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字一舉下 文有以主為謀不忠者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擊兵勞乘兵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案史記亦作 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以攻字通當是 請秦王曰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本有殺外亦未是 王割漢中以為和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之善用兵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楚不烈案史記作楚亦何以移為忠乎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為子車約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韓楚王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見樂向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文為字下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秦二 亦無先齊王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無大齊王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因而不烈案史記作爭管子將刺之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同不烈案史記作爭管子將刺之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止之史記作爭管子將刺之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儀之謀也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魏約代韓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但此與原首別一人即公孫孫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朋字焉故也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日趙本因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無茂是蓋字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其健者來使者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城之鬼谷吳補曰 秦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補曰



秦三 操晉以為重也... 秦三 操晉以為重也... 秦三 操晉以為重也...

秦三 操晉以為重也... 秦三 操晉以為重也... 秦三 操晉以為重也...

秦三 操晉以為重也... 秦三 操晉以為重也... 秦三 操晉以為重也...

秦三 操晉以為重也... 秦三 操晉以為重也... 秦三 操晉以為重也...

秦三 操晉以為重也... 秦三 操晉以為重也... 秦三 操晉以為重也...

秦三 操晉以為重也... 秦三 操晉以為重也... 秦三 操晉以為重也...

秦三 操晉以為重也... 秦三 操晉以為重也... 秦三 操晉以為重也...

秦三 操晉以為重也... 秦三 操晉以為重也... 秦三 操晉以為重也...

秦三 操晉以為重也... 秦三 操晉以為重也... 秦三 操晉以為重也...

秦四 秦取楚漢中... 秦四 秦取楚漢中... 秦四 秦取楚漢中...

秦四 秦取楚漢中... 秦四 秦取楚漢中... 秦四 秦取楚漢中...

秦四 秦取楚漢中... 秦四 秦取楚漢中... 秦四 秦取楚漢中...

秦四 秦取楚漢中... 秦四 秦取楚漢中... 秦四 秦取楚漢中...

秦四 秦取楚漢中... 秦四 秦取楚漢中... 秦四 秦取楚漢中...

秦四 秦取楚漢中... 秦四 秦取楚漢中... 秦四 秦取楚漢中...

秦四 秦取楚漢中... 秦四 秦取楚漢中... 秦四 秦取楚漢中...

秦四 秦取楚漢中... 秦四 秦取楚漢中... 秦四 秦取楚漢中...

秦四 秦取楚漢中... 秦四 秦取楚漢中... 秦四 秦取楚漢中...































































